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ZB20/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615 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五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鈐山堂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明〕嚴嵩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增修本

..... 一

崔氏洹詞十七卷附錄四卷

〔明〕崔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鎬等池州刻本

..... 三五三

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一）

〔明〕湛若水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楷刻本

..... 五〇九

鈐山堂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明〕嚴嵩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增

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鈐山堂集

三十五卷》提要

鈐山堂文集序

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學士介谿嚴公以其鈐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於天關授以首簡叙之於時水也以病廢文字十餘年矣焚香對書再拜再拜復再再拜上以答公禮數之殊也亦以賀公求言之篤也曰推公此念人將輕千萬里來進之以嘉言矣况受知如水者乎展而讀之凡爲賦詩古律絕句七百八十頌序

金華集

六序

前

記碑五十有九內制講章二十有七雜著二十有五銘四十有三曰富矣哉集乎嫻矣哉文乎有詩不戾乎風雅漢唐矣有言不戾乎訓誥詔令矣於是心悅而神怡焉恍然如入陶朱之室開寶藏之庫萬珍爍灼光彩奪目令人應接不暇又慨然若自失也乃作而颺言曰蓋嘗大觀天地間文而已矣文即道之著也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故或識其大或識

其小大小一文也一道也道生天地文在
天地天地生聖人文在聖人是故經乎天
而文緯乎地而文觀乎人而文三才之道
文而已耳天之覆幬也地之持載也日月
之代明也星辰之朗耀也雲漢之爲章也
風雨之潤賁也雷霆之轟烈山峙之巍巍
也川流之粼粼也昆蟲之嚶嚶也草木之
夭喬也堯之光被四表也舜之重華煥乎
其文章也禹湯之文命之聖謨之嘉言之

鈴山集

卷一

前二

洋洋孔彰也文武之不顯丕承也皆文也
然天地萬物所以覆載所以代明所以决
烈所以章所以流峙所以鼓耀天喬聖人
所以光被所以重華所以文命洋洋孔彰
所以顯承其必有所爲之者矣詩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是故天地聖人文焉盡之矣知天之所以

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鈴山之文所
以爲文矣或曰請問其所以曰神而已矣
夫神者道之妙也文之本也子不聞鈴山
之降神乎吾於留都已形于詠歌矣介翁
生而神氣以靈䟽朗開豁童言宿生之事
矢口成章之能應機萬變之妙辛甘調劑
之宜履歷于艱難乞媚于

天子良工心苦人莫與知然則非公之神之
精之爲之乎曰請問根本之說曰子謂參

鈴山集

卷一

前二

天之木果假外而爲之者哉所由本根也
得天之氣受地之質氣質合一生生不測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能由根而幹而枝而
葉而華實以參天夫華實也者文之類也
根本也者所以爲華實之神之類也知本
之所以爲華實則知鈴山之文所以爲文
矣水也年將九十矣亦伏生言語支離之
時豈復有文乎哉據案隨筆書之重以報
公之禮意之隆也亦將以來天下之善言

從水也始輦太平之基於無窮而太平一
老亦得以安卧於無窮無虞之天也是故
力疾爲鈐山堂文集叙

嘉靖三十年歲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叅贊機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修

國史 經筵講官林下年末八十六甘泉生

湛若水頓首謹書

鈐山堂集

序

前四

鈐山堂集序

鈐山堂集集少傳介谿嚴公所著爲文者
也公嘗曰先民有言志士惜時吾少固多
疾憂然六籍之文不敢後也揆政應物往
往發而爲文故作書且滿笥要未能極吾
所欲言若夫殫忠事國之義亦畧盡於此
覽者其或有諒吾之志也已治嘗侍於公
聞而嘆曰夫文者人之英華也山川之靈
實權輿之矣宜春郡之東鈐山在焉其奇
秀蟠合異靈鳩毓固東南瓌雄選區也在
昔楊文貞公實生于郡之鳳臺而少傳公
今復崛起乎其間俱以弱齡神悟揚休禁
林終陟元輔而文名著盛一代相炳映也
其大都同若此豈非山川之靈全畀而駿
發之與何騰凌竄絕橫亘而莫之京哉治
嘗讀少傳公之文觀其權古苞道齎事攝
藻無不合作者及輔

今上入而護保

聖躬出圖議庶政日不暇矣顧其文並工錦

陳帝業經制人文祇應

明命陳說化理咸中典則雖震衝盤結事匪
故常罔不取裁衷臆油然有餘力也其聲
鬱律而不怵其出泔淡而有餘若斯者由
神情之定乎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
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神定矣其聲出鬱
律而端泔淡而不窮不期然者耶故以予
觀于公之文則其神可知矣夫神者所以

鈴山堂集

卷一

一

強立萬事也今天下事若有紛綸歲蹊蹶
盤瘡痍渙漫不起者非夫明作振理安所
不蹶耶公之在相位也因變循形煦育虛
蒸挺于無端攻于無名而協中以爲極至
若鎮定撼擊解紆紛錯調劑燥濕茹納聞
黷其獨運之智蓋有人不及知而公亦不
自以爲言卒之狂譟者息紛亂者止而翕
然大同

今上厲精之化加乎百王非公所神明之

其何能臻茲哉是故文章德業二者其
相用也伊訓說命金縢立政諸篇猶之乎
文耳而翊戴商周之業格于皇天者亦不
出此夫公之盡勞休功施之

宗社被之天下流聲乎無窮固有不俟于文
者然而茲集也其大足以定國是責王猷
聲歌所發亦足杼軸天人經緯風雅百代
之下考德業者徵焉將不流今而傳後哉
嘗觀古之相天下以文著見者寡矣其以
文名者類皆困窮拂鬱濩落而無所庸焉
豈文章德業不能相有耶抑所際合者之
難耶公於

鈴山堂集

卷一

一

今上君臣之間志道孚合謀猷符契得失不
能疑其心讒搆不能離其交夫然後能兼
美二者而大焉是豈徒人事哉將必有爲
之權輿者矣詩曰維維降神生甫及申山
川之謂也集以鈴山名觀者能不有感于
斯乎集凡三十有二卷賦頌若干篇五七

言古體詩若干篇五七言律絕句若干篇
序記碑志若干篇內制及講章若干篇南
宮奏議三十卷歷官表奏十卷亦類附焉
刻在乙巳之歲

嘉靖乙巳三月之望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會典副總裁兼修

玉牒茶陵張治拜撰

鈴山堂集

序

鈴山堂集序

浚川子曰君子修辭要在訓述道德經
人紀垂示政典尚也必品格古則而後文
之美備故曰理勝則傳又曰言之不文行
之不遠予讀大宗伯介谿嚴先生之集見
其詩思冲邃閑遠在孟襄陽伯仲之間文
致明潤宛潔揆之歐陽子稍益之奇未嘗
不歎服其體格古雅而卒澤於道德之會
也雖然此自其文體擬論之爾予嘗謂君

鈴山堂集

序

五

子之文根諸德性學術之造詣者深乎極
矣苟於是二者有歟雖其才智足以立言
不蕩於淫靡則芥於蕪穢不刻於佻巧則
痼於淺率不迂於事情則迷於時宜不惟
無以考德論學以之敷政軌物亦無所於
達矣是故君子病之今觀鈴山之集辭旨
冲淡者則知先生之純素雅則者則知先
生之正直簡嚴者則知先生之整肅溫潤
而韞蓄者則知先生敦大而渾厚朗練而

有劑量者則知先生炳於幾先而時措
乎茲於道於治其庶幾矣夫安得而不傳
使遺之後來必卓爲世模倘代夫王言必
有光綸綍此予之竊觀於先生者也世之
君子當有契於予言

嘉靖十二年歲在癸巳五月庚戌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叅贊機務儀封王廷相序

予每遇誦介谿宗伯詩輒興歎曰泊乎希

鈴山堂集

序

六一

乎而古之遺音焉然僅一也而今得鈴

山堂集乃詩若文咸備窮日之力且誦且

歎而弗能已於言聞崆峒子評介谿詩曰

淡石潭翁又曰達達者其詞和淡者其詞

平夫和平而後謂之至也大圭不琢琢則

理紊大羹不調調則味漓上古之文而洋

洋而噩噩而優柔平中其大圭大羹之存

乎自夫騷工墨匠矜奇角巧僞以剗剗

以漓醇淳以蝕雅缺然希聲之不復存也

幸而有和平之音其於古作者之志則

矣是集也玄不崇虛深不探冥博不闢靡

奇不銜怪變不習誕葩不離實密不繁節

健不耀銑思冲冲爾情熙熙爾風融融爾

氣灝灝爾光淵淵爾正猶廣座之中呼者

歎者譟者號者奮袂並起撫而止之而從

容以言旣和且平則呼歎譟號咸失其音

矣夫行空谷聞人足音猶愕而喜况油然

而聞古之遺音乎予固于是而三復焉

鈴山堂集

序

七一

嘉靖辛卯仲秋既望

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蘭谿唐龍序

鈴山堂何宗伯嚴公里居也集何公製也

錄公製表公里居何重公也劉子序曰美

哉製乎泖泖乎聲哉雍雍乎度哉燁燁乎

文哉鋪采摛繪麗詞興旨楚漢之遺軌也

宣志理情和聲昭則魏晉之遺音也詮詞

命意闡道倡義陳時類事披悃繹素絕塵

唐宋振響周秦者也允哉詞苑之鴻裁藝
林之懿範矣夫追之琢之文之至者也金
之玉之質之至者也公靈含玄悟遂詣精
蘊純粹冲和妙厥致矣是故發爲藻華抽
運妍巧播之篇簡超契冥贖胡言弗燦胡
辭弗章是故神馳八極心遊萬仞經緯
傳馳古驟今謝已披之朝華啓未振之夕
秀而流彼無窮辟之金追而玉琢之非文
之至者哉吁美哉製乎深其造矣

鈴山堂集

二序

八

嘉靖壬辰冬十二月朔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大使劉節序

綰從大宗伯介谿嚴公燕暇出示鈴山堂

集稍讀一過曰盛哉公之文也庶幾時弊
不入歟蓋古之爲文者其大先於言行之
實其次則在事物之情方其時制度定禮
義則聲教明風俗同而道德一故其文精
實簡確醇厚含蓄平易明白使千載之下
讀之猶足興起雖至閭巷婦女田野鄙夫

鈴山堂集

二序

九

出言成章亦非後世學士大夫之能及其
存於載籍詩書間者皆可見也或有聲牙
信屈如三盤十誥者乃當時榜示因其方
言使之易曉其後史官節畧有若此者豈
爲文之體固如是也蓋今之爲文者不本
言行之實不求事物之情功利是謀得失
是計尚模擬者其辭誕騁私意者其辭昧
徇俗好者其辭亂務奇怪者其辭艱崇組
繪者其辭靡惟誕故虛泛而無實惟昧故
是非失其真惟亂故流蕩而莫歸惟艱故
寒塞而無用惟靡故淫侈而寡要所以叛
道失經誣世病國爲生民害而莫之已也
公以清明俊朗之才加以研精韞積之深
故其文之峻潔簡練豐腴委曲則嘗師法
韓歐故其詩之中淡沉婉清新雋永則嘗
出入盛唐諸家力去近習成一家言君子
固稱之綰亦何云且公負廟堂重望遭逢
聖明以文敷治行當入贊

皇猷陶鎔天下之士而滌濯之其爲斯文之
慶何如縮劣不足知公幸嘗辱教故書綴
集末以俟

嘉靖癸巳夏至前二日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序

論者曰天之將達是人也先屈之其將亨
是人也先困之君子之自處不然達矣而
具未周復屈可也亨矣而中未實復困可
也夫江避礙於三峽而永河洄流於九曲

鈴山堂集

八序

十一

而廣君子之修也挈於心以協之天下鑑
之古以參之斯世去其所不可不去存其
所不可不存則其發爲功煥爲文動四方
而垂千禩矣太保大宗伯分宜嚴公踰冠
舉進士上第讀書中祕試常冠吾曹自故
相李文正而下咸偉其才已直史館穹秩
可以契致而公歸棲鈴山之下結茅植檉
耽書履素積簪弁而冠鵷閑甘脆而茹
杆思樂爲詩若干首銑誦之曰清

繪不浮其質斯肥於山林者乎居十餘年
應召還館已使粵藩掌留院教國子貳吏
禮之卿遂長南曹如其貳者焉道路所經
官常所激僚友是酬爲詩若干首感喻乎
交際訓敕乎生徒納乎治理爲文若干
篇銑誦之曰辨于體裁而藻思綴循乎典
常而玄倪寓詩其唐之春容文其漢之簡
健斯施諸廟堂者乎今

聖皇在位修正禮樂詢咨文儒公被

知遇

鈴山堂集

八序

十一

股肱攸屬

聖心之所制作羣僚之所建白疇士遠臣之
所條上公隨方而應執矩以裁可同否否
允稱

德意蕃錫累諭騰章奏謝將續續之孟子謂
造道資深然後左右逢其原哉銑考古
之君興緒植業隨材而授若夫禮樂必俟
儒者孟分合天人知徹幽明體無述作敬
貫清直一革一因上造下循或張或弛善

登辭止故曰明乎郊社禘嘗者治國其
示掌於戲公之文之用至是而大矣哉

嘉靖己亥孟秋日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安陽崔銑序

鈴山堂詩序

詩三百凡各道其心之所欲言而已耳無
定體也詩有體後世泥古而忘已性情者
爲之也泥古則困頓規矩而於辭有不達

鈴山堂集

序

十一

忘已性情則淫靡趨向而於心有不盡楚
騷不必泥風雅漢魏諸選不必泥騷唐宋
李杜蘇黃諸律不必泥選縱橫高下各自
成家讀之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心聲之發
所以同于人也何害其體之不同今歲首
夏嚴太史介谿先生過臨江出示鈴岡詩
一帙偉携入山中續讀一載見其格致高
古韻度深遠畧無齊梁以下光景及近時
膚之習疑其有從入手處而氣機圓轉

鈴山堂集

序

三

精彩華妙往往自見於繩法之外有非前
人漂沫所沾泥蓋自漢魏以來作者門戶
闕闖已熟而思以奮自起立別爲一體者
鈴岡山名先生所居近之景趣擅一邑之
奇旦暮遊息其間芳潤熏淑有不知其意
與境會言笑成聲者矣夫是雖作者亦已
忘言也偉非作者安知夫言之有得哉管
倚行墨之下時見一斑終非所以論先生
也雖然至治之聲也終當出鳴大和以備

一代之雅鈴岡林澗豈得專夫金膏水碧
之玩也哉

正德乙亥冬十一月十日

中順大夫鶴慶知府前工部郎中鷺沙孫
偉序

鈴山堂集序

自楨承乏翰林好覽觀當世之作者顧其籍多不盡有居數歲乃始獲鈴山堂集讀焉鈴山堂集者今少師袁州介谿嚴翁所為詩也夫

明興百八十年矣而作者代起猶之霞蒸雲變爛乎域中然問之學士或予或否揆之古昔或合或鑿若斯集者寔所希遺觀也夫古者今之範也君子之言也非法不道

鈴山堂集

序

十四

故美而傳今夫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若釋規矩而自創則拙此道明於弘治之間於時作者數人興而鈴山在其中故蒐奇抉異博者能之淫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以約是二者非好古篤力弗至也凡鈴山之作三者具焉是故言出而人誦之鈴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詞尚法亟稱之語在漁石唐翁序中楨既讀鈴山集乃後又會長老先生習鈴山事者論道之也初翁童

此稱神既入詞垣即用才顯名乃復即謫

告返故所居鈴山之東堂而繹業焉蓋七年往也於是蓄日以邃詞日以昌迹遠而名顧近處深巖而朝士大夫慕焉尋乃將兩都歷數階迨今相且四十載餘矣為言累百千澤溢而流貯廣而發要自鈴山始也故總其凡盡繫之鈴山號曰鈴山堂集云歲乙巳楨得請且行從故事即辭於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歸序矣始翁居山中

鈴山堂集

序

十五

有日者談公貴翁拒之詩元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見載集由是言之當是時翁於詞篤矣弗以富貴淆厥志也君子立言而垂不朽者誠非易哉嗟乎弘治時士先實後名用本達末然又皆安於退養之節如此云

嘉靖丙午三月望翰林檢討關西晚生王維楨頓首謹撰

鈴山堂詩集序

昔人云詩必窮而後工又云詩非能窮太待窮而後工耳其說至爲無稽尚論諸古臯陶喜起之歌八伯慶雲之詠周公七月之風召公卷阿之諷皆身在巖廊而業當鼎軸者也下迨春秋會盟征伐交聘宴享或自賦詩或引古詩非列國之卿則相禮之使也三代而下若漢之韋孟匡衡江左之沈約王儉篇詠之富傳于藝苑在唐則

鈴山堂集

一八序

六

曲江燕國之二張巨山文饒之兩李又悉功著槐衮而詠播藻繪豈必鶉衣百結而後吟商聲首肯闌干而始出秀句乎乃知斷髭聳肩嘔心搖首者乃自貽其感而非本性情者矣詩能窮人與窮而後工之二說豈其然乎愚捧讀元老介谿先生嚴公鈴山堂詩而有發焉公起家翰林蜚英宇內方其翔鵬署而徊鸞坡講金華而議白虎已睢然負霖雨之望及登紫廬坐黃閣

鈴山堂集

二序

十七

目侍賡歌重興雅頌春容大篇則憂學乎韶濩緣情綺靡則煥耀乎國風郊島之寒瘦元白之輕俗皆不入其胸次而染其性靈若夫穿天心出月脇牛鬼蛇神時花美女又所謂駭而不可施之廟堂而唾去於藩籬之外者也蓋其志則師乎陶伯周召而其體與辭則友乎韋匡沈王二張兩李也亶其傳乎往年唐子薦歸自京師相見出此集觀之愚妄有批評子薦取而鏤之以傳不謂無鹽之突西子也且屬以序愚也空谷藜藿之與居大荒猿鳥之爲伍齒危髮禿植落十盡序也敢乎哉以唐子請之再而公不遑遺簪弗敝履且有台音之詒芻言之取也敬事操觚贅諸末簡若夫勲庸之偉翊贊之崇國史當自書之無俟愚喙云

嘉靖丙午夏五月望成都楊慎謹序

鈴山堂集序

丙辰之秋貞吉以使事至京謁少師介翁於直所翁之論文更僕而不倦也暨別去貺以家集而示之手策曰子盍批注之以數語復予也蓋翁意欲鄙人之序其集端耳是集也合若干卷翁之嗣君工部左侍郎德求刻於家塾者海內之士見且不得亟況得掛葭莩之名於其端哉爲是惴慄者久之乃投記以復翁曰惟公以道輔世

鈴山堂集

序

六

佐

聖惠生民矣而又工古人難工之辭成一家言炳然澤於仁義矣而又得古人難得之位功言并隆美矣盛矣世尠匹矣僕也雖欲附於青雲之士而愧未覩於大方之家自顧求一言之合道而不可得固不足重於斯文也翁再以策督之愈切知不得謝乃申前意以序之曰古之士其文辭卓絕者其自謂也皆曰吾非學古人之辭爾也

乃吾學古人之道期以逢王治世而惠生

民也吾之文辭非直如古人之章句爾也

乃求如古人之能達其意而止者以爲之

宗也夫古人之意豈非以之治世惠民之

道哉是道也知學之者固難學成而遇主

者尤難也是故有道成而位不至則退以

昌其辭者矣抑有身達而辭未工則進以

任其事者矣茲二者古今人皆有之而并

得之者則尠矣何則位之至不至者懸於

鈴山堂集

序

九

遇也辭之工不工者束於才也遇因於天而才成於人誠不可易易而并得之也惟公則於并得之中復有異焉何則公身之達皆知因於天而思誠不匱公之所以承天者深也公辭之法皆知成於人而彌老益工天之所以縱公者全也其若是孰能匹公也哉在公之前者李長沙爲近之然其際稍艱而言未甚昌也其惟東里乎在東里之前者王臨川爲近之然其意稍執

而業未甚光也其惟六一乎夫六一宗退之而成其爲歐者也東里宗永叔而成其爲楊者也公之於二賢雖未可謂數數然宗其道也然其立言有法能道其意指之所在冠冕佩玉有經綸康濟之氣倫吹韶鳴無摛智擢賢之陋韜光芒於深泓之內行紆餘於雅健之中半詮而備庶德一言而通衆方酌之不竭而引之彌長者何其相類也吾聞古之人其取名也庶若是雖

鈴山堂集

二序

辛

謂公宗於二賢而成茲能事其有不可者耶嘆抑豈矣功言并隆才遇兼美上下數百年得三人而已耳然皆出於環廬陵數百里之內也而臨川長沙相次近焉又何盛哉予于是知湖南多君子矣

嘉靖己未三月望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蜀東後學趙貞吉頓首譔

鈴山堂附錄

像贊

禮部侍郎像贊

禮部右侍郎增城湛若水

夫何死之清人乎胡然而仙乎胡然而神乎目之炯然如曙辰乎胡容之儼然如循循乎胡拱之翼然如申申乎中若惇惇而存存乎迺遶之三匝三肅而歛襟焉非介谿先生之真乎夫其中惇惇而若存存也非作皇吉士讀書中秘沉潛經笥翰苑校藝淵乎其文思而不可涯涘乎其儼然而若循循也非司成且瞻博約是兼文行雙漸帝褒有師範端嚴也乎其拱翼而若申申也非秩宗三禮謙恭自致惴惴惟是反覆疑義慮遠而邃也乎其目之炯然也方將坐廟堂輔天乎以營四方同仁於一視矚乎望洋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以回蒙龐也乎

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堂邑穆孔暉

鈴山孕靈挺生儒碩際昌運爲國寅育有儼斯像著德于色形臞神爽威儀抑抑生本夙知學充其賢操翰兩京文聞四溢進講經筵啓沃惟益總教成均主懷其德師範端嚴爲帝所識拔佐邦禮寵秩攸

錫端委廟堂百辟承式年過五十玄髮長澤乃知天
壽允惟平格

公爲祭酒
皇上有師範端嚴之象故云

國子司業汝南林時

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賢才之生有關氣運尚矣
故易贊泰亨書稱帝賚斯其較然其著者也嘗聞
弘治乙丑春將試士 孝宗祈天冀真才薦焉乃
令果彬彬在 位號得人矣公又特焉表見者也
茲謂關諸氣運非邪時往從館未寔向慕公逮公
掌國監獲侍教焉雖不佞亦庶幾知公者爾覽者

鈴山堂集 附錄

將有考於斯夫贊曰

列星寄說松嶽降申將興治乃眷斯人文擅國華
學探幽蹟其行有常其儀不忒樂善之量求道之心
凡我君子罔不是欽顏而睟然衣冠顯若百世高風
聞者可作

翰林侍講學士鄂渚廖道南

瞻彼君子之範允矣古人之心遠而望之身若不勝
其衣而端恪凝重近而即之若不出諸口而溫厚
和平鈴山毓秀詞苑蜚聲司玄王之五教嗣形伯之
音含道之腴履德之貞若公者豈非懷鵬鳩之金

被戮之文而爲後學之儀刑也哉

南京吏部尚書像贊

南京吏部右侍郎蕭田林文俊

冢宰介谿先生嚴公像 文俊不佞敏以數語贊之
語既不工而又愧知公之未能盡也贊曰

矍然其貌而內則腴眇焉其軀而志則大其學務深
造必與古人而同歸其行不詭隨每以流俗爲可哂
文章古雅世之敦彛謀慮老成國之蒼蔡守不變于
險夷事不擇乎利害清風直節百僚是師正論謹言
一人攸賴嗚呼是爲嚴公之行而世稱以爲介者乎

鈴山堂集 附錄 三

是以道結於 聖明望傾乎中外然士大夫爲世道
計者尚惜其留署之淹而企其端揆之拜也

南京吏部右侍郎婺源潘旦

形臞於鶴神清於仙和則春溫介則霜嚴持己以敬
待人以謙中道而立無黨無偏從容矩度百僚具瞻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郡顧璘

淳風既邈士德斯易行歸青黃文有枝葉穆穆太宰
履道爲則慨然遠相舍華撰實志軌先民學苞群籍
溫恭有儀小心翼翼行顧其方言慎其格固有城府
弗作險棘爰葆中和成是正直狂瀾砥柱清廟珪璧

宣著屢昭 帝眷有赫風彼四海永歌平格

南京太常寺少卿高陞呂柟

貌麗而清言溫而肅行如雲翔立如鶴矗下士忘疲
好善若粥斯其人蓋欲以天下為度而思使閭閻遐
荒皆厭梁肉者乎

南京國子祭酒鉛山費宗

為龍為光如金如玉和匪尚同貞不絕俗外也不岸
中也無谷有典有則華國之文有倫有要經世之勲
儀刑譽髦領袖縉紳 聖皇所毗君子攸珍偉茲風
采天下想聞何以畀之入觀楓宸永錫難老以弼

鉛山堂集

附錄

四

一人

南京國子司業泰和歐陽德

泊乎其類山澤之臞瘠乎其歎道德之腴行不詭隨
可否從違之必協於義大有典則疾徐豐約之各極
其趨嚴方苑棲而罔擇於枯世多巧逢而寧取其愚
茲為詞苑英儒士林折模宜其寅亮公孤輔蔽帝圖
若夫幼悟性殊嗜學忘劬今人與居古人為徒所謂
一驥徐驅百駕區區望塵瞻如十駕而不可逾者乎

南京吏部主事門人趙文華

照芳春陽淑氣晬盈肅兮秋容天高雲澄顯顯夫子

大鈞之英仁舒養含淵角山庭遺時 明聖蔚著

傾立德與言示之準繩德立維何外和内勁威儀抑
抑正己物正言立維何發幽鳴盛廉藻雄詞珪璋交
映人方疾馳以取售我則居常而守靜人方恣睢以
擇利我則遜處而無競人方夸詡以自用我則謙冲
而廣聽殆休休其有容直易退而難進故景仰者咸
願昂鉉之司而親炙者熟識丘樊之興然夫子於斯
二者又曷嘗有所將迎也耶

門人泰和陳昌積

叙曰昌積嘗謁廬陵忠節祠而觀歐陽文忠公像

鉛山堂集

附錄

五

矣聳眉修目面若脂澤有文章相及登楊文貞公
堂而見其廣目方頤面闊齒露髭鬚背頗偃僂然
豈天授之背將表見其負天下重器耶諺所謂至
人無貌良然世多言鈴翁夫子長身矗立瞿瞿不
勝衣眉疎如無為壽鶴相乃今重瞻望其狀貌清
若文忠而背負若文貞也彬彬然鞠躬君子哉至
其文章經緯澤業謨明為祭酒而作士為吏部尚
書而總正公方薦紳學士類能言之昌積弗述惟
述其行事似周公者以證其貌如心云贊曰

奕奕鈴岡萬生麟鳳發聞弱歲器邁黃張既施文德

素模四方木天壁水虞敦夏瑋尚書山立鶴相龍光
似美周旦豈曰歐陽何以似之忠義黃兼亦由吐握
好士思皇又何願之入調陰陽名器居賢定重廟堂
平格天壽永錫民康漢張安世黃香俱童著殊才

禮部尚書扈 蹕圖贊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上海陸深

此公扈從南巡時耶思袍冕耀離佩陸離孤卿重望
文武兼資 天子神聖省方以時公在左右禮樂是
司六飛晨渡卑駢夕馳據鞍握筆草奏陳詞密承顧
問特受 眷知其望之者曰此神仙中人以予度之

鈴山堂集 附錄

乃當代之名臣也耶

行樂圖贊

前人

龍重鳳姿嚴廊在上高才古調清廟餘響壽與休哉
大宗伯像此文章禮樂之司而霖雨鹽梅之望也

少師大學士像贊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靈寶許讚

著于面藹清淳可挹之容周于身儼雅敬可度之儀
豈瀛洲繪真之仙彥抑凌煙圖貌之英者皎如文鳳
紫宸煌煌之瑞采昂然青麟丹陛挺之異姿豈獨

元輔介翁之像 天朝柱石之資衮衣垂帶退食
遲鎮重嚴廊正氣逼凌於霄漢恢弘化理豐功銘勳
於鼎彝文體煥天葩而華國詩聲戛瓊珮以鳴時原
其夙夜盡瘁密勿論思 一人以毗百辟是師宜乎
聲名洋溢而福履綏之也歟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南郡張壁
精明之氣升于列宿降為碩人才猷完代其文燁燁
其德振振遭我 神聖乃掌邦禮乃握衡鈞雍容廟
堂東帶山立端笏垂紳巖石具瞻江河默運宸寓同
春 天子萬祀公多受祉壽考無垠

鈴山堂集 附錄

七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華亭孫承恩

有儼其儀有肅其容凜出壑之清水挺凌寒之孤松
處心青天白日接物和氣春融其樂善也孜孜乎人
已之兩忘其事 上也惇惇乎夙夜之匪躬恢遊刃
於盤錯屹砥柱於撞衝付世事於是非榮辱之外約
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多士以為儀刑四海賴其惓
懷若夫挽彭蠡於筆硯躊躇虛岳於心胃昭回製作
為宗工則希韓歐而追逸駕挹李杜而企高蹤也

又

惕乎其若畏也奉天明於咫尺欽乎其若退也防其

意於滿溢毅然其若承也以一身負天下之安危然其若惘也一心繫生民之休戚不為異者應事處物之常不苟同者持已檢身之則彼其端拱徐趨垂紳正笏人皆仰其著廟堂之風猷至於出塵遺俗逸思高情吾又識其慕林泉之清適也

南京吏部尚書長沙張治

雕而若鶴之立勁而若松栢之植湛而若登冲而若適形於圖史者其貌可識也若矩而方若繩而直其思焉若惕其恭焉若翼循循湜湜靡愆而忒得於瞻仰者其儀可則也揚休台衡表正百職禮興樂崇與

鈐山堂集

附錄

八

帝合德佐明天工贊育萬物如玉如金天下所式見於相業者竹帛可書而鼎彝可勒也若夫大寵若抑大權若釋聞惡若疾聞善若即事可告天而不求乎人知我鑒以日而不忤于爾室每當劇而居難運于將而獨割至遺大而投艱恒匪躬之是惜苟吾志之可究務竭盡乎吾力或事會之未能弗違寧於居息此其獨苦之心非丹青可狀豈言說之能竟其萬一也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華亭徐階

彰耀而澤洵粹美之內涵氣清而勁凜剛貞之天

正瞻平視秉明照以無私疎立歛容履貴盛而恩抑拳拳乎興治建功之心翼翼乎履繩蹈矩之實亮天之工庶績以之咸釐定國之是衆志由之不惑聞望重乎珪璋忠誠貫乎金石噫古有大臣儼然正色茲惟吾介翁之為德歟

南京禮部尚書進賢萬鏜

吾聞之其心肅者其容敬其心莊者其體舒其心達者其顏沃其心邃者其神完其心定者其氣勁其心憂勤者其貌癯夙夜惟寅以事一人非肅乎曠度平平不陂以側非莊乎虛明畢照事至沛然非達乎

鈐山堂集

附錄

九

精詣研思學深得非邃乎孤忠屹立百撼靡搖不亦定乎遺大投艱每忘寢食不亦憂勤乎擬諸其形容象其德美非吾介谿先生而誰耶說形惟肖股肱乃良山甫令儀百辟斯式先生之相業不其比隆耶可示者貌托諸丹青自信者心質之蒼旻丹青有輝爰得其似蒼旻無言疇識其真然則識之者惟聖天子之明與夫同志者之英耶

吏部尚書建安李默

維南有衡盪為蜿蜒勃鬱糾幽莫之或宣卓彼鈐臯篤生哲賢焱發全涌應時奮騫文經武緯天挺奇氣

徽失崔嵬霞同綯蔚以琢以追金玉斯貴肅如霜
溫與春暈矩不遺步言必擇安和衷復坦廓摧嶢岼
遊銛盤錯意舒神完孰為後周松筠歲寒穆穆相君
爰立 帝側吐詞為霖澤被四國卑躬下士日靡遑
息豈曰恤私敬以崇德厥敬伊何執圭捧盈居高慮
滿寵至若驚忠純粹白珩於 明明顯允今儀載世
法程貌恭行肅考 視履勲蓋前聞道遠遐軌辟乎
盎然維有斯似我儀圖之光映千祀

工部員外郎門人泰和陳德文

肅乎其栗而寬恪乎其恭而安 聖眷隆膺恒兢業

鈴山堂集

附錄

十一

而抑畏政機密贊顧力瘁而心殫賴天佑其椿松之
茂而 上鑒其葵藿之丹是以震撼不搖擬風波獨
立精堅莫澤如白璧斯完親風度者愛其藹春陽之
煦景德輝者美其振威鳳之翰施霖雨於天下正纓
笏於朝端宅有虞之百揆總成周之六官方之於古
謀斷兼資乎房杜文章上繼乎歐韓庶其垂竹帛而
耀琅玕也歟

鈴山堂集總目

卷一

賦

卷二

詩

卷三

詩

卷四

詩

卷五

鈴山堂集

天總目

詩

卷六

詩

卷七

詩

卷八

詩

卷九

詩

卷十

詩

卷十一

詩

卷十二

詩

卷十三

詩

卷十四

詩

卷十五

鈴山堂集

六總目

二

詩

卷十六

詩

卷十七

詩

卷十八

頌

卷十九

序

卷二十

序

卷二十一

序

卷二十二

記

卷二十三

記

卷二十四

內制

講章

卷二十五

鈴山堂集

六總目

三

講章直解

卷二十六

雜著

卷二十七

雜記

卷二十八

神道碑銘

誌銘

卷二十九

誌銘

卷三十

誌銘

卷三十一

誌銘

卷三十二

誌銘

傳

卷三十三

序表

碑

卷三十四

神道碑

卷三十五 三十六

鈴山堂集

天總目

目一

神道碑

卷三十七 三十八

神道碑

卷三十九 四十

誌銘

鈴山堂集總目終

鈴山堂集卷第一目錄

賦

祗役賦

景雲賦

恭和 聖製奉 聖母舟行賦

嘉禾賦

橫山賦

鈴山堂集

天卷目錄

鈴山堂集卷第一

賦

祇役賦

上纂昨之七年余承乏禮卿之佐祇役顯陵發自國門馳燕趙之郊遵衛涉漳經鄴城踰大河而南趨襄鄧以入于郢周爰咨諏有懷靡及延覽古跡慨然遐慕爰敘行歷而作賦焉其辭曰

歲屬著雍日離鵠次皇帝升法宮御宸扆有詔若曰朕賴先德獲纂天序睠惟顯園越在郢里霜雨悲懷歷遑寧止爰飭崇儀備典昭祀咨爾禮臣其

鈴山堂集

卷一賦

往予使於是日拜稽首對揚王休承皇命于當

宇兮備大使於山陵寶冊授以燕賜兮資金幣

之爛盈引閣門而陞辭兮戒祖道而南征爾乃抗節

都亭騰符赤縣臺省徵言公卿張餞肝飲物以舍郊

兮周禮雜帛爲物大夫建物儀禮舍于郊風展載而

趨傳涉漂河之修梁兮窺黃流之奔駭虛溝橋河名

小黃河其流濁也洄桑乾之經恒兮合衛河而赴海

漂源出西山桑乾山經太行山入橋平直沽與衛河

合而入海顧天府之都會兮歸堂陞之雄壇蘇秦謂

燕天府之國袁宇記云一大都會梁襄云地處雄要

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陞范鎮賦傳大興

中都之息足兮眺廣陽之故績中都春秋時名有廣

陽故城今良鄉縣心遲遲而有違兮還慕瞻乎京邑

簡書畏而遑處兮騁周道其焉廢日履上谷而慕

楊盧兮路厥鄉而起式上谷秦郡名今涿州楊震丞

守盧植丞人書余茆于宥戒兮戒官戒五代鎮名今

安肅條保定之夕屆誦橫翠之雄賦兮信控扼之險

隘劉因作橫翠樓賦自秦漢而爲鉅鹿兮底五代而

歸胡界中國望兮吐蕃宋陵悲兮虛塊劉因賦控扼

門之右塞引雉距之清流倚太行之宏觀接易水之

鈴山堂集

卷一賦

二

長洲秦爲上谷鉅鹿二郡五代割屬契丹宋欽陵慶

陵安陵在馬隋山路之昧塞兮橫唐河平倒馬唐河

在唐縣西十三里倒馬關名從葛洪與太一兮紛合

沓而屏野葛洪太一皆山名關西南層巒疊嶂此特

其高者倚堂閱古之若新兮並不敝于嘉山美名卿

之偉略兮炳圖籍之班班嘉山定州山名閱古堂韓

魏公帥州時建繪古今名賢事于壁閱恒山之隩區

兮嘆孿武子之霸烈嗟李牧之將才兮迺信讒而取

滅真定漢恒山郡浩滹沱冶河合兮絙金隄其隄

元史滹沱河本微與冶河不相通後二水合其流始

金大畏爲患何滿悍而遠水兮信王命論之
非惑光武兵至河視水合遠渡伊倉卒具平麥飯兮
乃名亭而載德馮異爲光武具麥飯于此有麥飯亭
最趙州其作國兮停余車其興思何虎狼之強敵兮
獨持壁而完歸示死國之有人兮陰折衝而申威視
却霸之賈環兮厥勢難而功奇彼以竄父例責兮惡
知乎立國之權機趙州古趙國晉韓起聘鄭欲賈鄭
商人環子產不許曰恐爲晉鄙也楊龜山以大王事
伏責完壁之過萃大行雄鎮邢臺兮漳水汨其帶紫
順德府爲古邢國登臺以惆悵兮感蔓草兮流塵
鈴山堂集 卷二
當妖曼之悅陳兮豈識夫異代之悲辛邯鄲最臺趙
王歌離地聞漳河其總余纒兮俯清濁之異同驚疊
疊其家連兮迺知曹計之云窮漳河二源出山西曰
濁漳出平定曰清漳俱入衛河道旁有曹操疑冢七
十三處厲猛氣之飄疾兮窺神器乎梟雄苟有愧將
焉逃兮藏天下其疇託唾偽迹而驅馬兮突古安里
之城屹彰德安里城文王演易處盡忠誠以蕩蕩兮
遭厥難焉而彖易發天秘以開人兮俾三綱九法乎
無斁卒化德以悔悟兮昇伯鉞以謝失何史臣之厚
誣兮仗閼散以賂釋偉湯陰之正氣兮孕精忠之武

穆憤二聖之莫反兮指朱仙而奮義使金牌之不出
兮豈唯故置之能復何宋帝之遺親兮使吾人顧天
而莫贖卒英烈耿天地兮忤奸人兮世戮岳武穆湯
陰人沐淇衛之降災兮悅殷憂而歛歔火朝觀而道
第兮野彌望而墜藝無列樹與川梁兮塗積骸而忍
視是歲衛輝以南皆旱災俠繪狀以陳圖兮黥發粟
而矯制爰觸目而惕中兮徒慙乎古之爲使濟榮澤
而南逝兮越洪河之浩渺陽侯怒而天吳號兮羗視
魄而震撼蓋五千里而達中土兮踰九折而出西微
非都實其疇第兮靡昂霄其焉考都實元人窮河源
鈴山堂集 卷二
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得其說爲河源志世言河九折
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陟鄭郭而躋
丘墳兮想裴相之平淮唯廟堂之成斷兮知人善任
而無猜何彥章之忠勇兮罹金虎而功隲若子皮之
授政兮更千古而微儕裴度平淮西時駐節於鄭州
西門和義橋後人立祠於此王彥章爲後梁鄭州防
禦使將戰馬踣被唐莊宗擒不屈死葬此歐公爲記
鄭子皮知子產賢授之政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朝
發軔乎新鄭兮應國御而告曠葉縣古應子國嘉
水之渙渙兮濟余興於溱洧之澤閱歷孰匪古事兮

心賞貴於所欽登高丘而眺昆陽兮髮毛豎而魂
想漢丘之決戰兮犯初鋒於尋邑虎豹象羆其咆哮
兮猛士雲屯而川溢眷炎昨之載興兮豈僭竊之能
敵崑崙之截業兮地綿亘而趨南都南陽也古稱
南都倏岡斷而盤回兮隱卧龍之故廬地志卧龍岡
起自嵩山綿亘數百里至南陽而止回旋如巢然諸
葛亮草廬在焉想疆理之區畫兮咸分鼎之弘圖威
三顧而一出兮果靡言而不符城南許而曰樊兮峙
荆襄之屏翰義雲長之困仁兮慨英富之死戰關羽
關曹仁於此張弘範攻樊城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
鈴山堂集 卷二賦 五
樊破則襄亦下以舟師截江統師薄樊城陷漢英
死焉牛富率死士巷戰進退民居燒絕街道赴火死
振吾纓而斯濯兮鑒清漢之洌洌源嶧冢而入江兮
會沮泌之諸流漢水源出隴西嶧冢山由漢中流經
均州光化襄陽東南至宜城大別山入江臨山南之
層觀兮造襄土而停輈襄陽郡治有山東南道樓唐
李陽冰篆南觀羣山北望原為一郡之勝美哉邈
乎茲土之舊也挾巨浸以池面崇山以為郭崑崙
岡而橫亘沛檀溪以邪絡益夔而徹梁洋兮極湖
湘而控宛豫曹操嘆為金城兮司馬謂為要地曹操

通山馬山實金城千里魏司馬懿云集寇要地鎮有
祐而歸心兮羊祜士得侶而倍氣陶侃虞議定而鄧
完兮虞允文岳志決而金避岳飛城東南之根本兮
何宋人之失計今古同於一覽兮撫長川而嘆逝釋
余馬于宜城北兮斯惟善謔之古驛彼放鵠而揭籠
兮雖辯士而於國益宜城縣北二十里古善謔驛今
名潼口驛有淳于亮墓在驛即亮放鵠之所於是商
秋肅節玄雲霈陰涼風淒其薄體濛雨鬱兮下零春
庭楸之墜葉兮感賓鴈之遺音未境入而墳壇兮在
畫堦而北帷不假宮而布幕兮式三展而登輿儀禮
鈴山堂集 卷二賦 六
使者及境畫地為階惟其北不為宮布幕展習其禮
邦郊近而物張兮候人辟為前驅修閭帥而追胥兮
野廬環而守涂按館致餼官正泄事司事至而請期
余乃沐薰而戒具笳吹雷動部乘雲屯嚴鼓載奏冠
裳駿奔庭燎炎晰而燭天簫管軒磕而聲山曳雲稍
而拂電樹虹旂而隱轡華翟奕清瑟雍雍春醴維
醇燔炙亦從陳殷薦于寢廟兮上徽稱于祐
主寶冊讀而帛焚兮易宮懸而萬舞拓園陵之舊
觀兮飾宮寢之新度侔崇侈于天壽兮效大亨于
皇祖于斯時也屬工役課章程百伎呈材大功以

成鸞翬飛以鳥革峭繩直以準平差我鸞
嶙連侯王而特出譎帝職而鴻紛據坤靈之傑勢承
蒼昊之精殷苞陰陽之神化含元混之細熅甘露被
于楸櫟玄醴涌於唐陳朱桂蓊鬱于平城蘭芝鼓祥
風而激芬馥強扶其左右禹強北方神名堪垓呵其
域局堪垓太山神名永安固以祉福為社稷之基
寧爾迺登白雪兮激皇華撫陽春兮動虞賡訪解珮
之浦尋聊屈之岑訊五龍之堰沿龍鳳之潯盤踞聳
觀汚隆測景浮漢江兮連滋泗阻石城兮臨京嶺嗟
乎偉哉夫此郢方兮在春秋而虎視兮霸齊晉而莫
鈴山堂集 卷二賦 七

景雲賦

有序

聖天子即位十有七載明飭庶治協和兆民既正
郊祀既崇 廟祀迺稽古禮發綸音尊 嚴父以配
帝開明堂而大享歲在戊戌月惟季秋百物告成
報禮斯舉先三日己丑日正午天宇澄霽有五色雲
氣抱日光采絢爛熠燿如綺臣民瞻呼父之不息考
諸載籍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
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嘉氣也太平之應援神契曰天
子之則景雲出遊信斯言也允符今日之徵況自虞
廷歌罷官紀不述者閱三千年于茲矣恭惟 聖上
夙秉純孝肇興瞻儀方當庀事之期即協天心之豫
明德達於惟馨靈符昭乎有象式美虞黃之化維新
河洛之章臣嵩忝備禮官恭承盛事謹撰景雲賦一
首奉紀殊祥竊附於古詩人頌德陳事之義賦曰
於 明后之御天兮儼穹窿而下親昭景雲以垂象
兮光煜郁而紛繽初網緼其射采兮候蓬勃以景煥
恍騰龍以擢形兮若翔鸞之 翰既霏廓而氛澄兮
亦葩蔚而柯散俄捧日以昭回兮歟繞空而粲爛非
煙霧其曷類兮苞五色而融成映臺觀而掩鬱兮獨

光綸乎紫庭泉印首以駭目兮感庶事之無遺
增籍其何祥兮乃孝德純至而格天玉燭輝燦以
礪兮光華亘手九延彰聖化之洪龐兮昭文命於萬
年惟 郊祀暨 廟享兮秩百禮而率舉羗明堂之
未備兮 聖心鬱而未遂物阜成而曷報兮荷生成
其孰主 皇考淵德以啓 聖考上巍巍而爲伍盡
我將而我享兮父 昊天其來子爰卜吉而告虔兮
神髣髴而延佇候嘉悅以生色兮舒雲章而爲祥默
無言而示兆兮旌帝德之輝光昔帝堯之沉璧兮感
斯瑞之昭格虞陳詩以作歌兮曹榮光之四塞黃合

鈴山堂集

卷一

九

中

宮之初構兮亦發材而彰德猗我 后之聖神兮軼
遐軌於百王聿崇禮之肇稱兮紛來籍乎殊祥粵昔
事 帝園丘兮垂寶露之穰穰何先後之一揆兮信
感通之不爽也歌曰倬彼景雲龍之翔兮榮煒煌煌
爛天章兮天心寵嘉 聖孝備兮 聖德廣運望如
雲兮臨照四方光八表兮於萬斯年旦復旦兮

恭和 聖製初夏奉 聖母舟行賦

嘉靖丁酉孟夏初吉 皇上有事 山陵既乃駐蹕

金山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御龍舟汎于西湖亭至

養以尊安屈昌辰而娛侍於是 上親灑宸翰製

賦一首從官詞臣咸踊躍忭蹈而恭和焉高謨曰
踰國門而西驚兮歷岡阜之表長屈迎夏之九辰兮
協帝德之盛陽金山轟而住麗兮巨浸匯以汪洋御
龍舟而臨汎兮震鏡吹之嚶嚶牙檣耀日以聯集兮
羽葆承風而飄揚惟 皇大孝隆至養以奉 慈懽
兮豈汾遊之可方凌浩渺而翔空明兮俯雲影於天
光慶四海之寧謐兮民熙物阜嘉股肱之得人兮主
聖臣良冠百王以首出兮咸一德而允臧乃 聖心
猶倦倦兮粵稽古而圖治灑宸翰之謙冲兮同堯舜
儆戒之弗忘仰 聖神之廣運兮配天罔間期懋敬

鈴山堂集

卷一

上

下

於無數兮皇國是匡諱曰四月維夏景物嘉兮爰奉
慈顏悅且康兮法 祖用賢懋治功兮乃賡載歌
以永傳于來世兮

嘉禾賦 有序

皇上至德格于三靈嘉祥應于嗣歲乃甲辰秋八月
帝苑之田穀生一本雙穗計六十四本臣當獲奉命
同諸臣觀之同本異岐厥 挺出厥實駢垂誠希世
之上瑞也蓋閱歲而再 倚歟休哉謹拜稽首而
述賦曰

維 聖皇之御極兮恒志存乎四方念民食之維寶

兮祈上天之降康猗精運而誠感兮肆受福于我時
迺嘉禾之凝凝兮俟帝畝以呈祥曰一本而雙穗兮
何生殖之異常矧數擬於八八兮備義畫之陰陽將
神明之樹藝兮抑方宿之垂芒迎金風而薦實兮浥
玉露以含芳慶豐穰于農扈兮擬倉廩于茨梁豈周
禾之足稱兮匪漢麥之可方知太和之攸萃兮表至
眷于玄蒼重曰惟 聖至仁撫四方兮一德升聞格
九光兮雨暘均調地獻祥兮嘉禾丕生徵百昌兮神
人胥慶樂且康兮惟 聖萬壽福無疆兮

橫山賦

鈴山堂集

卷二賦

七

吳之東南有山曰橫山者州之望也山有五焉境號
幽邃廬子師陳構室居之廬子名繁仕籍而志隱巖
石子乃爲辭以慰喻之云

伊橫山之神秀真吳會之奧區轟巖巒之合杳渺林
岫之縈紆石湖南阻震澤東望澄景泓渟層波廻漾
哀猿吟兮翠屏白鳥宿兮煙浪樹崑崙以膠枝石磴
礫而成象標五馬而得名乃鬼迹而殊狀爰有飛流
懸瀑減瀨淙界青谿而成所帶銀河而瀉空入樹
灌生馥蔚菁葱鳳翎連娟擢修竹車蓋偃蹇團喬松
至若朱霞曜岡白雲縣嶺蒙曉暎之丹氣暖皓暎之

素景雖赤城兮鑪峯曾不足喻乎茲境故方輿紀圖
僊隱遺蹟羽士修宮禪伯留錫抗宇崇靈明覺洞室
或憑崖岸之清峭或翳篁械之蒙密輿稽馬雲宋代
之賢登慰茲山樂而賦焉摠英詞於篇翰寄妙賞於
風煙地得人而逾勝迹因文而迺宣曠之千祀乃屬
廬子吐蕙含珉凝章挺思結雲松之高盟攬薜荔之
頽址爾乃決榴翳披蒙茸疏芳沚掇幽叢遵歲修之
往躅肇營考於新宮專一壑之特勝翕衆美之來宗
苔軒貯月蘿幌留風林宵宵兮可以觀妙雲溶溶兮
爲之盪胃窺墳素兮長圍振荷衣兮遙峯及夫金門

鈴山堂集

卷二賦

七

薦書華省遙屬繡襦瓊裾文茵川嶺掄材江介賦政
關澳志與事以時違俗嬰情而相逐睠望故岑愁焉
勞心結思蘅若軫懷谿林驚帳蕙之夜鶴變園柳之
春禽撫絲桐而獨和倚尊酒而孤斟折瑤草而自惜
乃獨以寄夫微音乃謠曰湖上山兮瀾白雲湖洲草
兮春復春臨滄流兮弄明月攀玉樹兮懷佳人嗟夫
寓形宇內殊族萬科志士弘濟達人寤歌耦耕沮溺
環轍丘軻慨流坎之靡形貴所立之弗磨履貞信以
爲途庶吾行之無頗

鈴山堂集卷第一

鈴山堂集卷第二目錄

詩

雪霽登鈴山

登郡城南樓見仰山遲遊侶

覽遊大仰山宿東谿方丈

仰山置酒

大仰寺

仰山尋鄭谷畫堂

謁古廟

出仰山

鈴山堂集

卷二目錄

一

過長陂

阻雨不得登蟠龍

途中晴

山塘

蒙山石門梁孟敬先生隱處

仰天岡

泛舟

鈴閣對雨

鍾山遊眺

鈴閣秋集

登宜春臺

東溪晴泛

江臯

郊行

洞靈觀

東堂新成

賜告

晨起

春日

讀易

鈴山堂集

卷二目錄

二

感述

有喜致醉

春曉歌

夜譙歌

乙亥年雪

霰

伐園中木

雨後南池

夏日間居

對雨

秋夕間居對雨

郊園

觀雨作

齋中讀書

望鈴山

觀馮式實禹鈞事述詠

月夕黎君見尋

中丞劉公廬洲宴集

仁館聞雨

宿鴈洲

鈴山堂集

卷目錄

三

登高值雨留山舍

集劉大別業

喜友人至

中秋陳大參分司同楊太僕宴

秋夕東堂同傅館長兄宿

鈴閣同劉子集咏

應和見尋

將赴京作

將赴京登郡城春臺作

登春臺貽錢別駕

對雪贈客

答符子

鈴山堂集

卷二目錄

四

鈴山堂集卷第二

詩前集

驚沙孫偉

升菴楊慎評點

雪霽登鈴山

千峰積瑤素寰宇映空明仙人好赤脚獨躡層水行
登石疑瓊島高樓思玉京勁風仍振木朗月已輝城
永夜山中宿山泉松澗鳴句句欲活神爽飛越

登郡城南樓見仰山遲遊侶

樓壓春城迴山連曉霧寒身高百林上興遠一峰端

鈴山堂集 卷二詩

盤踞開雄鎮登臨聳鉅觀所歡猶未至惆悵凭欄干

覽遊大仰山宿東谿方丈

夙駕踰城廓決策戒行遊良朋欣屢集積潦况初收
二句鳴鳥盈芳甸嘉樹蔽層丘覽籍眷名蹟茲焉獲所求
披榛陟危磴拂石漱寒流暝投東谿宿密竹僧廬幽
松嶺露微月蒼蒼烟露浮

城中望靈山縹緲隔雲霧沿迴至山麓山形始呈露

大仰摩青穹鳥道不可度卻仙與木平俱峰名隱若森

拱護嵐烟迷近遠明靄變朝暮伊余猿鶴姿探賞愜

幽懷巖巒紛合沓一步屢回顧徘徊青蓮宇延佇古

松路緣葛或塞崖飛泉亦當戶永念區中人疇能息
塵務

仰山置酒

春遊入古寺息駕在山阿不飲杯中物其如山色何
泉聲間鐘磬草色上烟蘿向夕嵐霏起諸峯猿嘯多
屬辭景山遊情戶外介溪性符如是

大仰寺

株林勝境隔人寰古樹高花隱石闕流水聲中一犬
吠白雲深處數僧閑龍潭路黑烟常覆螭首碑荒宇
已斑明月驢車入城去却從塵裏望山間

鈴山堂集 卷二詩

仰山尋鄭谷書堂

遺墟那復辯巖石但蒼莽遐想嘉遯年雲霞結真想
餘輝貫草木秀句在穹壤泠泠韶濩音千秋寧絕響
謁古廟二首

緣迴數里道盤互百重山攀林興不極沿流趣自閒
雲度肩輿裏花明叢竹間神宮藏閬苑寂龍井鎖潺湲
時見林中侶相攜採薇還

茲山饒靈異古廟極巍崇下有千尺潭深黑蟠蛟龍
興雲雨曠歲闔境歌神功神功既莫測民祀當無窮

出仰山

遠遊遵石磴，悵望別雲松。老僧不出戶，齋閣自鳴鐘。
鐘聲在山間，客子出山去。細雨濕春衣，新寒入高樹。
此中風景斷塵凡，回看翠壑鎖烟嵐。劉郎不記來時路，
千樹桃花隔水南。與致酒

過長陂

長陂鳥鳴初日暄，遊子度嶺窮攀援。行尋歇馬廟名訪新廟，望近蟠龍村名識古村。春深尚喜林花盛，雨後忽驚溪水渾。野老相邀具雞黍，解鞍時復過柴門。
詩意渾然又在工巧之上

阻雨不得登蟠龍

鈴山堂集 卷二詩 三

溪上風雨來颼颼，笠竹亂油雲翳層峰對面隔霄漢。
鳥道紆百盤，龍門在天半。佳期恨緬邈，寒望增婁斷。
下馬憩林居，一顧屢長嘆。自無飛仙術，安得凌絕觀。
山半有龍門關

途中晴

山游苦奔峭，會意樂有餘。大仰尋真隱，蟠龍迴我車。
濕雲收絕壁，高柳媚清渠。陂岸生新水，期來坐釣魚。

山塘

山塘深且廣，邈迤抱山麓。隔浦見人家，依依桑柘綠。
一落烟水寒，遠塘飛屬玉。詩自見不待洗鍊

六句詩推唐章應物劉文房最佳此得其三昧

蒙山石門梁孟敬先生隱處

東蒙擅奇秀，萬仞削蒼壁。陰崖閟浮雲，陽谷曜初日。
遙思石門叟，長歌倚巖室。歲遠跡已陳，春草綠如積。
情屬不淺亦不能辭

仰天岡

石磴盤秋蘿，危亭出峯樹。行人上山道，望望雲飛處。
洞口晚鐘聲，林僧獨歸去。

泛舟

泛舟無俗情，水送復山迎。江色迷朝靄，松陰轉午晴。

鈴山堂集 卷二詩 四

鈴閣對雨

穩依危石纜，深傍綠蕪行。吾已忘機事，沙鷗莫漫驚。
白霧湧巖扉，迴颼吹客衣。萬松鳴雨急，孤閣到人稀。
眺迴迷前浦，憑高失翠微。惜春今已晚，虛負採山薇。

鍾山遊眺

可憐春岸飛鷗鳥，又見春山長薜蘿。峰勢插江谿路，
小峽門橫石水聲。多平沙覓句看雲立，極浦迴舟載酒過。
見說此溪多釣伴，月明來聽扣舷歌。詩自見不待洗鍊

鈴閣秋集

鈴岡高樓足大觀，況逢晴日倚欄干。竹林啼鳥關關

事石磴松風生畫寒病身自喜逢秋健攜手聊尋畫
日款萬事浮生空役役擬從山客借蒲團

登宜春臺

沙清江練繞城迴霜淨花枝拂檻開山閣晝閒宜對
酒病身秋盡始登臺瀟湘木落聞猿嘯彭蠡雲長見
鴈來郡僻漁樵堪卜隱時危戎馬轉興哀

東溪晴泛

鍾峽出秀浦碧潭無限清日浮江色動舟蹴浪花輕
盤石思垂釣滄浪愛濯纓沿洄意未極川暝月華明

江臯

鈴山堂集

卷二詩

五

巖溜崩奔雨風松浙瀝清遠峰晴木暗清夏暑雲高
同節菖蒲近觀農稼穡微吟未歸去落日照江臯

郊行

沙路平如掌郊行吟望餘山圍四野碧河抱一村斜
松徑入僧寺草屋見漁家春風幾日到村園桃李花

洞靈觀

玉女已仙去仙丘尚此中龍吟山洞雨鶴舞石壇風
更代流傳久浮生夢覺同還尋煉丹處雲水夕陽空

東堂新成

種樹乘陰開沼漁數椽聊此卜幽居諸峰稍識嵐霏

外三逕新鋤灌莽餘窮巷頗迴高士轍藜牀時讀書
人書欲因蘿薛辭簪弁慙愧承恩在玉除

無端世路遶羊腸偶以疎慵得自藏種竹旋添駒
逕買山聊起讀書堂開窓古木蕭蕭鎖隱几寒步寂
寂香莫笑野人生計少濯纓隨處有滄浪

賜告

春去復秋至愁多與病連屏居臣分淺賜告聖恩偏
闕望長迴首巖棲不記年時聞起桴鼓未暇枕書眠

晨起

枕畔聞啼鳥覺來春思閒行藥過石壁倚檻望雲山

鈴山堂集

卷二詩

六

春日

春日宜春睡夢醒時輾然處身無遠略憂世但長生
池濕青莎雨鶯啼綠樹烟近知理俗事學種南山田

讀易

徑轉頻移柳齋荒自補茅過從無俗客迂僻少深交
先雨鸛鳴垓知風鵲構巢行藏吾已任莫問易中爻

感述

結茅楚水楓林下擁膝長吟任此身一官繫籍逢冬
病數口攜家食舊貧谿圃秋深菊容淡石田春暖藥

萬新時危獻納思無術悵望中原傷戰塵

有喜致辭

三十年過方有子却論情事集悲歡總叨先德宜昌

後每爲身愁欲廢官書他日期堪付堂構茲丘幸

苟完庭中翠竹紅葵色乘醉邀賓秉燭看

春曉歌

雞鳴喈喈逢逢晨陽喜春霧濛濛衣啓戶候晴色山

頭雲興轉深黑花潭柳嶼空復期躡屨攜壺難自得

瓦溝急雨鳴徹宵征人在途泥沒腰忽憶此時京國

侶策馬披氈趁早朝

鈴山堂集

卷二詩

七

夜讌歌

瑠酒清蕙肴盈錦鐙瑤席張四極華歌妙舞百伎呈

夜行遊兮悅明星奉君王觴前致誠上天垂休惠我

明黃河之水今再澄天雞鳴海鳥升願君舉觴且留

情樂哉時平方太平

附錄全是古樂府而情緒婉約更感人

乙亥年雪

燕京雪花大如手寒沍江南未嘗有近來江南雪亦

如燕京前年豫章東抵鄱湖水戰爭傳耳共駭故

老創見心猶驚今年大雪連三日陌上深踰二三尺

葭管春回氣轉寒柴門暮掃朝仍積朝飛暮積無已

時四野濃雲一色垂共道城中愁桂玉虛從江畔覓

花枝陰陽自古皆常度物候今看却殊故警史何由

訊咎徵病夫默坐憂時事

附錄直欲以野村之辭相勝感時傷事之體只須如是

霰

野霰朝仍集山雲凍不收家貧念藜藿寒至想衣裘

戎馬多征檄江波有釣舟短歌成獨醉聊得坐消憂

伐園中木

松柏儲棟梁棗栗充豆蓬樗榆竟何益歷歷蕃中園

葉大苦蒙翳材枉空攀踈能令地脉耗亦使陽和偏

呼童礪斤斧爨燎供炊煙去莠植嘉穀斬茅秀蘭荃

鈴山堂集

卷二詩

八

栽培與傾覆在理固宜然不材世所棄剪伐何足憐

雨後南池

鳴雨夜不止春波漫綠塘細浪搖孤嶼廣岸映迴牆

乍宜添水檻還能受野航蒲荷紛擢秀槐柳儼成行

虛疑泛瀛島深擬對濠梁臨流興不極日暮歌滄浪

夏日閒居

卜築遠闌市虛堂近高林池塘新雨過夏木綠以陰

初日照前牖唧唧語鳴禽聽之頗怡悅足慰靜者心

對雨

蒼苔起前壑白雨映中林曲池通寒氣高館足秋陰
把帙引眠思焚香清道心庭邊有老樹蕭瑟伴閒吟

秋夕閒居對雨

一雨洗炎暑高齋坐寂寥聲傍竹近寒色映空遙
頗襲圖書潤還霑枕席飄興幽忘點櫺巷僻謝招要
蘭曉光逾碧荷秋葉互凋未須揮短簑涼意晚蕭蕭

篇淨楚

郊園

柴扉在深木無人晝不開山園修竹罅泉鳴亂石間
倚杖翫蒼翠臨風聽潺湲一瓢掛高樹日暮灌花還

鈴山堂集

卷二詩

九

自然道實境
非強作者韻度

觀雨作

東峰雨色遠前溪野樹江船望欲迷卷幔忽驚山霧
入近村長聽水禽啼清憐松菊長茅屋深愛湍流滿
稻畦故人門巷隔車轍多病青尊不可攜

齋中讀書

柳邇柴門關向東竹垣高樹引清風林巾送客行常
遠屋裏看山興不窮唯須藥物供身病且愛閭閻屬
歲豐世事浮雲那足問此生拚老魚叢

望鈴山

郭東草堂無俗器畫屏靜對青岩峩峩燈隔樹影明
滅霜鍾吼空聲振搖蓮秀虛疑太華出桂幽實愛小
山招爲貪鶴背思千里擬接虹梯問九霄

觀馮式寶禹鈞事述詠

還妾當年不計貲一商陰德世難之狀元已報神人
送鄰里來談夢兆奇

定數難移豈信然但修人事可回天寶郎夢得先靈
告三紀延年五桂傳

月夕黎君見尋

蘭舟遠汎故情慳柳邇相邀月色寒貧居市近能呼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十

酒傾性人逢不整冠黃花醉可簪烏帽水檻閒宜弄
釣竿不是同心念幽獨碧山那得共君看

中丞劉公廬洲宴集公子與子姻也

東郭築堂好中丞載酒來盃長燒燭坐門正逐江開
瓊樹欣相倚霜威許見陪還知綠野醉真勝習池回

江館聞雨

江迥風連屋庭喧雨到牀寒聲雜松竹遠勢動瀟湘
暮燕翻應濕林花落盡香問奇那有酒春棹易相將

風有餘

宿鴈洲

山登極巔
水亭荷芝開
松傍應憐鴈洲宿絕
清曠清澗屢寒涉綠

登高值雨留山舍

未遂觀奇願來過靜者居涉溪雲逐馬下榻雨鳴除
公子攜松醞鄉人饋鯉魚山寒春漏永莫遣綠尊虛
集劉大別業

別業春山裏松筠開翠微文觴坐群客此會昔應稀
澗雨桐花濕樓晴燕子飛主情殊未已乘醉出荆扉
喜友人至

下馬柴門日已曛燈前悲喜話同群空江歲晚無來
鈴山堂集 卷二詩 上

客遠道情深獨見君瓦甕細傾山郭酒黎牀閒臥石
堂雲莫言古調祇自愛且誦新篇慰我聞

中秋陳大參分司同楊太僕宴

涼夕逢秋半仙盃坐漏長未須延桂魄卿月在薇堂

有此者

秋夕東堂同傅館長兄宿

紙窓銀燭雨聲前草屋寒栖共老仙不覺對牀中夜
語青綾仍似玉堂年

鈴閣同劉子集咏

樹引有輿入山當對酒吟泉流一壑經雲度數峰陰

茲地塵境絕逢君坐語深誰言簪綬者同有薜蘿心

應和見尋

逶遲松桂林之子能尋遠道驚長別幽期感素心
楚臺臨月迴章水渡烟深何物酬佳興風塵彈玉琴
將赴京作

七看梅發楚江濱多難空餘一病身闕下簡書催物
役鏡中羶貌愧冠紳非才豈合仍求仕薄祿深悲不
逮親此日滄波理征棹回瞻松栢自沾巾
將赴京登郡城春臺作

浮生奔走徧塵埃重對鄉山病眼開北望幾回仍赴
鈴山堂集 卷二詩 上

關南還今日始登臺衣江晴抱星辰下燕鴈寒衝霽
雨來攀磴俯林堪極目抽毫作賦歎非才

登春臺貽錢別駕

府公地主催科劇高閣看山引興來三峽波濤深送
酒萬峯嵐翠迥登臺黃花似與秋期約塵世難逢笑
口開遺德古來韓廟在為尋荒碣斷蒼苔

對雪贈客

江南素無此大雪一夜覆地忽三尺平明走覓江上
村不辨東阡與西陌眼看世界入混茫蔽野垂天同
一色訪舊虛迴剡曲舟開門正臥袁安宅山中占

已開梅甕裏新醪未潑醅祗應吟倚湖邊棹何用歌
斟帳下盞

答符子

新題十幅寄鈴岡白鴈西飛雲路長因憶對牀孤燭
夜一簾松月照山堂

鈴山堂集

卷三

七

鈴山堂集卷第二

鈴山堂集卷第三目錄

詩

仰山酬贈韓劉二子

贈西泉子

酬別劉梅國兄

夏曰江亭贈客

奉答符少參先生見質生男之什

奉酬空同先生垂訪見詒

鈴閣贈傅侍御兄

答友人

鈴山堂集

卷三

一

次韻田水南兄見訪

贈陳大參

鶴泉堂贈別

送曹侍御歸朝歌

酬別張侍御

送顧使君華玉赴全州

贈相命顏生

別友人

雪後鈴山寄友

寄陸太史

酬鴈洲寄

寄謝子

思友人

江行寄朝望

早春郊園寄友

劉子久有登遊衡嶽之興書來訊子京行答贈

林丘者劉子書屋名也

鈴閣登詠

黎侍御新亭

吳偉畫

鈴山堂集

卷三目錄

二

山水畫

張氏林亭

觀王陽明書石刻

廬陵謁忠節祠

入白芒小陂

苦竹山

板陂鋪

野泊

宿山寺

昌峽

下浦

夜宿報恩寺

水南寺諸君子餞子京行即席賦

暮到防里

楊樹嶺

早發鴈洲途中作

促縮

宿大樸同年陳玉夫宅玉夫詩云東

至廬陵

夕次藤橋還寄城中同好

鈴山堂集

卷三目錄

三

過周文襄公墓下

過劉子煙墓

船發信州新兩江漲送張使君

嚴陵祠

魏塘獨宿寄陶員外良佐

夜行吳江

如松江訪陸太史先申寄贈

崇溪宴集贈侯使君

丁使君泛舟宴餞

松江龍華寺留別

金山

揚州別舍弟

晚次寶應湖阻雨憶舍弟

清河阻風

鈴山堂集

卷三目錄

四

鈴山堂集卷第三

詩前集

鷺沙孫偉

升菴楊慎評點

仰山酬贈韓劉二子

迢遞窮山裏君能枉見尋松門駐雙騎羅逕鳴孤琴
衣上雲嵐色林中經梵音應悲市朝客誰到白雲深

贈西泉子

到君衡門下修竹兩三竿高已遠人俗貧能慰母懼
邀予進草飯夕語坐蒲團真與時相棄泉巾獨自冠

鈴山堂集

卷三詩

酬別劉梅國兄

故人千里別何意到空林觀榜曾隨驢遺詩比贈金
青天尋蜀道夜雪度山陰明發巴陵渚烟波愁我心

夏日江亭贈客

江喧過雨時綠樹搖南颺歸客乘流下扁舟向我辭
臺臨春望迥山繞旅行遲無限蘼蕪草因君寄所思

風韻
通古調

奉答符少叅先生見賀生男之什

今旦啓茅宇把酒對花枝門見孤懸日堂開履滿時
主人洗愁病野客同襟期家事區區爾能勞長者知

二

剝啄驚敲戶緘題重越疆將雛新曲妙遺鯉故情長
兒子咄豚犬瓊瑤借寵光夜闌還擊節轉益病夫狂

奉酬空同先生垂訪見貽

病來渾與故人疎珍重能勞長者車地僻柴門堪繫
馬家貧蕉葉可供書鶯花對酒三春暮風雅聞音百
代餘長願飲河心自足却慚和郢曲難如

鈴閣贈傅侍御兄

素琴遠抱有餘情草閣孤峯眼共明黃菊幾逢詞客
病綠尊今對故人清留君小作山中宿念我虛題榜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二

下名信有膏肓在泉石十年從宦竟無成情生自好
山遊處處見山情極目秋空萬里明石磴屢緣心未
倦松亭小坐思尤清林中久負幽人約壁上新題過
客名自是登高能賦手看君四韻已俱成

答友人

一官廁朝籍出入承明墀十年卧林巷恍若與時違
當時同升侶往往列金緋吾豈薄榮利貧病恒相羈
清晨開明鏡了了見鬢眉自非食肉相藏拙安所宜

次韻田水南兄見訪

諸公天上多臺省此客江邊祗草堂駒馬看花空昨

夢把書牽犢笑年光興高肯復維孤舫身病仍滯
十觴麋鹿故應耽野性鳳麟端合瑞文章謂田也

贈陳大參

江頭畫舫繫殘年江上梅花明遠天園林客到已搖
落溪谷鳥飛多變遷山村日落豺虎亂郵渚雲深鴻
鴈偏寄謝紫微賢猷伯折衝千里在尊前

鶴泉堂贈別

朝出兮江許送子兮延佇山泠泠兮多風霧冥冥兮
霏雨野闌寂兮無人子獨歸兮何所庭有鶴兮壑有
泉我欲與子兮期周旋目踟躕兮耳潺湲嘯傲于此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三

忘其年子不來兮心煩冤着語婉然

送曹侍御歸朝歌

豫章城頭班馬鳴六師夜洗章江兵江亭走餞威冠
蓋繡衣御史趨承明奉使三年勞遍歷臨戎六月訖
專征露剡才聞馳捷奏天書過及荷褒榮高堂老人
今白首門倚秋風知望久靈鵲朝喧舍北林青驄晚
繫離前柳橐中金幣帝所錫起舞稱觴為親壽親壽
君恩日共新南山北闕慶千秋願將忠孝酬今代早
見功名勝古人

酬別張侍御

春風曾駐木蘭舟，使節直看萬里流。
海傳孟詩興滿滄洲，天寒江縣城空閉。
秋早山田未收多，病有懷談真盡送君分首重淹留。

送顧俠君華玉赴全州

吳客孤帆楚水涯，碧雲千里度長沙。
湘山獨夜看明月，莫聽猿聲易憶家。

贈相命顏生

掃榻雲林白晝眠，行藏於我固悠然。
元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

別友人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四

此夜孤燈共草堂，明朝雙屐度滄洲。
亦知心跡無南北，未道相違是兩鄉。

雪後鈴山寄友

江上日日吹北風，茅屋擁被卧如弓。
楚鄉物色是燕北，晴雪樓臺似畫中。
病骨總緣詩思瘦，屏居長與歲年窮。
羈裝貂帽憶京國，羈馬朝天過苑東。

寄陸太史

客舍燕臺對雪眠，別來心跡兩茫然。
青山有地淹貧病，白日無情換歲年。
驚馬極知難附驥，玉堂真嘆遠瞻天。
新詩海內流傳遍，憑寄楓林水石邊。

酬鴈洲見寄

南山有松松有蘿，昔日結交今謂何。
但使同吟白雲嶠，何須獨上金鑾坡。

何處雲山足馬歸，暮雲相望兩依依。
憑君慰我尺素寄，日日江樓有鴈飛。

北風吹雪滿汀洲，欲折梅花不自由。
無限離情渺難寄，題詩更上一層樓。
寄思不等開韻調自別三詩盡得唐人三昧而機杼則自出也

寄謝子

謝公江海士，鍛羽在空林。
高卧不出戶，閒堂春草深。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五

積霖注南國，馳波渺夕陰。
相望一水隔，方舟不可尋。

陽似孟

思友人

衡嶽無來鴈，江潭有蟄龍。
愁邊波浪濶，夢覺雲山重。
定識相逢語，未知同病容。
因思遺遠道，何處採芙蓉。

江行寄朝望

挂席愛滄茫，江天足晚涼。
移城去遠，入浦雲長。
起鶴橫烟嶼，飛鷗逐野航。
勞君送我，江蓬裏自衡錫。

昔人謂好詩如神九世八句近之傳世何必有多

早春郊園寄友

東郊柳色遠依依，忽憶佳人候竹扉。
曲雪深回夜，杜陵花發典春衣。
閒思步屨尋芳草，醉愛携壺上翠微。
不是賞心緣節物，頻年離索故交稀。

劉子久有登遊衡嶽之興，書來訊予京行答贈。

林丘者劉子書屋名也

端居心賞若為酬，瘦馬螺川感昔遊。
芒屐可能窺嶽麓，青黎元自照林丘。
鳴聲每聽春山鳥，清興空回雪夜舟。
若與故人論出處，閒身仍被白雲留。

鈴閣登詠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六

石室巖逕薛蘿封，鐘磬遙聞最上峯。
雲淨芙蓉列遠岫，天晴風雨起長松。
真仙定擬過笙鳳，樵客何因識洞龍。
高閣我來忘幾度，每來拄笏坐從容。

黎侍御新亭

曲逕看花入幽亭，載酒開興高志。
主客地勝有池臺，曖曖樹帷合逶迤。
江練來已方元亮，隱松菊遶園栽。

二

城居厭煩煩來此，灑塵紛江月夜深。
到野禽松上開，逕幽憐草色谷密。
想蘭薰百里滄波棹，佳期一訪。

吳偉書

郭熙之死誰復同，湖湘小仙今代雄。
慣將健筆寫素江山，平遠稱尤工。
洞庭瀟湘渺何許，積水長天迷處所。
沙邊老樹總呼風，波上輕雲初散雨。
短棹扁舟競往還，垂綸者翁意愈閒。
晴牕展玩心眼亂，興在滄洲千里間。

山水畫

長松拂雲生，畫寒沙上卓。
閣俯江湍幽，人竟日少塵事。
白鳥青天到倚闌。

張氏林亭

十載重來笑語親，水亭山閣幾增新。
輞川自卜王維宅，錦里誰分杜老隣。
歲課園丁收芋栗，日招溪叟坐松筠。
却笑阮郎知此路，碧桃花裏雨迷津。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七

觀王陽明書石刻

作宰廬陵縣，陽明稱古風。
起廢葺宮宇，節用恤瘼恫。
刻辭詔後來，茂石當庭中。
已嘆仁言博，兼憐書蹟工。
來遊非在日，懷覽意何窮。

廬陵謁忠節祠

兩間王氣此諸公，萬古香名一宮人。
代綱常元未墜，侯邦章典故應崇。
冠裳列宿輝光動，朝世滄桑運劫空。
二百里來瞻廟貌，不堪庭木起秋風。

歐陽文忠修周文忠必大胡忠簡公楊忠憲公

聖楊文節邦人文忠烈天祥李忠文時勉劉忠

愍球

入白芒朱陂

岸岸溪流急山山篁竹多盤迴遵石徑迤邐度松坡
深嶺皆宜木高田亦種禾喚鳩梅雨暗飛燕麥天和

池卜晴蛙語村防夜虎過稍看民樂土還苦吏催科
世事關愉戚生涯學醉歌清溪足紆紆吾欲買漁蓑

苦竹山

苦竹山高書景遲木陰蔥蒨動南颺草間鳴雉忽飛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八

起傲兀籃輿度嶺時

板陂鋪

到處雲山是舊逢幾家茅屋數株松郵亭下馬午時

飯隴上輟耕談老農

野泊

野外蕭條燈火稀空江孤艇暫相依年荒觸目俱堪

駭隔岸燈原驅虎歸

宿山寺

野寺入林辟江城擊柝重艱虞逢世事愁寂任浮踪
煩暑蚊喧壁微明馬度松踟躕獨不寐兀坐聽樓鐘

昌峽

霽曉渡昌峽蒼山烟霧開中流萬石開隔水一舟來
祠古還依嶂林幽忽放梅故鄉知信美臨眺轉徘徊

下浦

古市江船集平橋野店開沙中辨遠樹雲裏望層臺
茲郡饒奇勝吾生歎去來明興陟丹壑秋日淨浮埃

夜宿報恩寺

落日解裝投上方還尋老衲借繩牀春寒自酌山城
酒夜靜猶聞竹院香危坐萬緣心境淨不眠孤枕漏

聲長因搜短句了清景人事詰朝酬應忙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九

水南寺諸君子餞予京行即席賦

莎岸松門溪寺幽日高烟霧隱林丘城居出郭應難
數旅適逢春可自由青嶂白雲晴入座落英飛絮遠

隨舟誰能去國忘羈思謾引離尊惜勸酬

墓到防里

林飈生暮寒溪石渡清湍烟火高門近風霜古木殘
升堂列酒饌叙舊集悲歡愛此銀燈爛離顏惜共看

楊樹嶺

楊嶺際曉來肩輿度深寂崖高日色薄簷葦風淅淅
清冷涉幽澗攀確緣絕壁環顧間無人山禽自啁啾

新泥松樹下得見虎跡行侶時嗷呼銅鑪煮茶
緬予鴻雪踪夷險備所歷翻慚一身安

早發鴈洲途中作

螺川竭遊訪鴈洲復躊躇夜投林下宿曉發霜中車
回道過谷口青楓寒正踈哀鴻噉廣澤猛虎臨路衢
所歷多險艱抱未可舒寄言同心侶何用獨離居

促縮

促縮復促縮暮投主人宿羅垣對空池落葉響敗屋
拈盃當炊爨爨薪代秉燭如聞旁舍言野冠或宵伏
世慮嬰我懷默坐候天旭寓出旅况資而不佳

鈴山堂集

天卷三詩

十

宿大樸同年陳玉夫宅玉夫時往江東

故人何所之門館閉芳池解名登共歲多病別經時
獨買金陵棹遙憐瓊樹枝山牕今夜月空照客相思

至廬陵訪劉子也

青螺白鷺入我夢河上松間騎馬來問俗初經永叔
里吟詩真憶長卿才衣冠古郡高風在車馬寒城短
日催今夜故人桑落酒不知懷抱若為開

夕次藤橋還寄城中同好

惜別忘前路暝色過藤橋問誰家宿村燈隔水遙
弊裘風正急客思酒初消謾聽空堂雨對牀非昨宵

新自

過周文襄公墓下

尚書舊里說山前松栢陰陰有墓田何止鄉邦崇威
烈吳人碑碣更林然山前周氏里居吳中諸郡皆有文襄祠

南圻治賦閱星霜功在朝廷未可忘中秘儲才得公
等貽謀端合拜文皇文廟選進士二十八人入閣讀書公乞與乃增為二十九人

過劉子燠墓

欲贈徐君劍挂向隴頭枝隴水自東逝我悲君不知
船發信州新雨江漲還寄曹使君

乘溜放船去空江迷霧雲岸回青草色波動白鷗群

鈴山堂集

天卷三詩

土

郡早初聞雨途窮忽見君應知三日雨天為答憂勤

二

已失玉溪雨還望靈山雲川陽夕明滅巖樹春氣融
狎藻鳬相屬摩霄鶴不群鼓枻已宵逝攬袂轉思君

嚴陵祠

嚴陵七里灘疊嶂俯澄灣雲物澹堪賞風標邈未攀
龍飛初白水魚釣但春山千歲見孤廟蒼蒼烟霧間

魏塘獨宿寄陶員外良伯

泊舟魏塘渚蕭蕭孤葉風剪燭紅藥亂浮杯綠蛩空
曉吟依雪鷺遐想接烟鴻還將此時興書寄海雲東

夜行吳江

官船新穩官河平籠燭牽桅中夜行孤蒲野水不知處明發說到闔閭城

如松江訪陸太史先申寄贈

孤岸雨聲急松門烟浪深沿洄趣易懷懷望思難任雲物中夏賞湖天孤嶼吟曖曖沙中樹悠悠波上禽臨溪聽黃鳥拂石理瑤琴總多山水興兼慰別離心

崇溪宴集贈使君

佳遊歷松郡雅集過崇溪碧條臨池淨垂藤入徑迷林香花代發庭曙鳥先啼畫省班嘗接滄洲影獨栖

鈴山堂集 卷二詩

行春人吏懷聽雨客懷悽野沃饒杭稻時平撤鼓聲文叨下客會尊喜使君携稍學泉上釣言留竹下題興幽忘去棹烟景在林西

丁使君泛舟宴餞

異鄉逢子得同遊祖帳邀賓設餞留錦席移尊遙出浦綠陰牽舸漫隨流殘花悵望迷幽嶼淥水逶迤接遠洲爲約別時須酌酹前程莫遣有離憂

松江龍華寺留別

野寺行送客東津潮滿時傍花吟駐棹掃石坐傳卮細雨晨鐘濕輕雲午閣移欲別還留語重來未有期

二

石橋僧院古松間人跡稀樹涼風漸瀝江暝雨霏微夏木欣聞鳥春山憶采薇應隨京道者緇塵滿素衣

金山

寺擁金山古江流碧海深千年此形勝詞客幾登臨波浪浮香閣魚龍聽梵音晨風渡舟楫真有濟川心

楊州別舍弟

作伴來吳越那堪此地分遠同廣陵月獨向楚山雲客路頻加飯文場早策勳要寬千里念時遣尺書聞晚次寶應湖阻雨憶舍弟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廣陵舟裏連余枕寶應湖邊隔雨風人世百年誰骨肉天涯此路復西東中宵憶爾心俱折逆旅無人信莫通身跡半生成底事祇餘泥雪歎飛鴻

清河阻風

淮浦清河三日住北風高浪可憐生魚龍遠水深疑聞星斗中天迴覺明永夜鄉山頻入夢誰家船笛更飛聲微名顧我堪慚歎六月携家萬里行

鈴山堂集卷第三

鈴山堂集卷第四目錄

詩

郊祀

拜陵廟作

謁泰陵

西陵觀月

下陵作

謁陵途次東子淵太史

酬庵西侍讀見贈上陵之作

酬未齋宮諭見贈

鈴山堂集

卷四目錄

酬石門侍讀見贈

宿昌平劉諫議祠次韻贈蒲汀學士

正德戊寅正月七日駕自宣府回前期頌

廷臣服色是日大雪百官迎德勝門外首

奉觴致辭稱賀即事紀述

回鑾詩

賜衣

徐氏北樓

雨

登報國寺殿

久聞和李宮諭

除夕和石潭學士時車駕狩于榆林

元日用前韻

送客

符子發京南邁予日思之恨不能從作此訊寄

再至都下子容侍讀兄叙舊見貽用韻和酬

少傅靳公歸丹徒

贈董宮諭

崔子謝病還鄴懷寄

贈劉使君之成都

鈴山堂集

卷四目錄

贈汪尉

送進士陳則英歸覲

奉同溫宮諭移疾寺居之作

倫編修歸娶例贈

贈致政李尚書

湯處士

溫宮諭省覲

送王提舉

贈余太史副憲廣東

登慈仁寺閣餞楊殿撰

徐侍讀別後寄贈

胡建士出宰東陽便省尊翁金憲送贈

贈劉

張侍御謫判晉州

贈侍御乾德

贈王克明進士之吉郡

集壽僧房錢少司成汪先生之南京和席間韻

賦少師楊公石齋

題李學士畫

瞻辰樓

鈴山堂集 卷四詩

待曙樓

題楊時瀛州別業

聽琴

漁父

李學士薇園秋霽圖題贈

傳制遇雨紀事

鈴山堂集卷第四

詩前集

漁石唐龍

升菴楊慎評點

郊祀

天行駕鳳虬春祀重圓丘殿幄紅雲繞壇松壁月流
馨香薦明德穰簡集洪休萬國觀成事宮庭慶玉旒

拜陵廟作

六帝神遊迴諸陵御氣濃泉飛千尺瀑枝偃萬年松
一自仙城閉徒看雲壑重遺弓小臣抱悵望鼎湖龍

鈴山堂集 卷四詩

謁泰陵

先朝趨禁陛今日上陵臺詎識龍驄遠猶疑寶扇迴

雨垂蒼栢淚風動碧山哀千歲岐周下空傳鳳鳥來

二

季年深望治帝德日光輝聽攬收群策憂勤總萬機

最傷憑玉几那復見宵衣慟哭朝陵使秋晨真幣歸

三

問士晨頒策焚香夜祝天恩同滄渤水東去無迴年

袞舄紅雲裏園陵白露前神遊念王室龍馭儻來還

乙丑廷試官中書天
有願得真才之語

西陵觀月

萬古秋天月西陵午夜看影流蒼栢鱗光滿碧雲端
節序逢搖落山河對鬱盤憑高瞻玉宇正憶鳳樓寒
下陵作

歸驛悵何適遲回陵路東還循白石逕遙下翠微宮
冉冉開松霧飄飄墮澗風今宵有佳興明月萬山中
謁陵途次柬子淵太史

公我相攜義朝陵復此行暫違清禁直重問碧山程
聽雨驚宵夢看松愜野情喜隨冠蓋入立馬萬峰晴
酬庵西侍讀見贈上陵之作

鈴山堂集

卷四詩

二

時秋重祠事五喜得山行是日愁霖淨風煙破曉晴
看雲千嶂立臨水一詩成爲誦瓊瑤句渾忘羈旅情
酬未齋宮諭見贈

先皇陵殿枕秋風下馬來瞻夕照紅流水猶疑響環
珮長松只訝擁虬龍雄關北踞通秦塞靈嶂西馳遶
漢宮欲寓神功鐫嶧頌綠崖蒼壁倚人空

栢林谿路轉紆餘怪石凌空不受塵常作大邦勞眷
顧民於此地敢樵蘇峰巒四合看屏障水樹千重入
畫圖人世丹丘驚險絕仙山蓬島訝虛無

酬石門侍讀見贈

勸屋秋霖作夜驚出城晴旭稱郊行謾於夷險感身
事却以憂歡見友情山月解裝陵屋白瀾風騎馬栢
林清浮塵擾擾非吾意臨羨滄州愧濯纓

宿昌平劉諫議祠次韻贈蒲汀學士

秋原六轡詠如絲蓬閣金蓮下直時貪看碧山頻駐
馬喜過琳宇謾題詩周田禾黍民歌歲漢室園陵吏
奉祠仙侶別離知不慣玉堂明月定相思

高館茶煙裊鬢絲話清漏轉多時塵埃偶下留徐
榻蘭柱重吟屈詩浮世光陰悲逆旅大邦名哲仰
新祠叫閣莫上憂時策倚檻遙興萬古思

鈴山堂集

卷四詩

三

正德戊寅正月七日 駕自宣府回前期頒賜
廷臣服色是日大雪百官迎德勝門外首臣
奉觴致辭稱賀即事紀述

彪衣麟袍夾路來飛魚繡蟒皆新裁千官盡出都門
道萬乘遙從朔野回瑞氣晴浮丹鳳闕先聲曉過白
龍堆東風吹雪度城隈流英落絮舞徘徊王春玉曆
三陽動人口仙童七葉開列炬通城明似晝騰車廣
陌沸成雷騎管下令羅霜仗帳殿留歡捧御杯小臣
獻壽頌休哉 陛下神武英雄才龍庭驅醜虜塞
滅氛埃寧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鴻名駿烈垂千禩

帝德皇風被九垓

回鑾詩

長楊騎火紅漢帝夜還宮觀兵誇出塞獻捷賀平戎
旌竿颭飛雪鏡吹喧高空百琛陳闕下八駿遊寰中
千歲昇平樂歡譙曲難終

賜衣

宮衣錦段新宜賜偏臣鄰繡紋盤虎豹金彩織麒麟
詔向龍沙遠頒從玉陛均拜登齊闕謝愧省獨牆循
士節論辭受君恩愛笑顰禮看超等級勞豈効涓塵
荷德乾坤大庾財府庫貧先朝題歲月諸道貢奇珍

鈴山堂集

卷四

四

宅

貂座儀章濫鵜梁調諭陳縉紳皆用武輦輅尚留巡
暗憶垂裳治虛慙挾纊仁日占青海使寒望翠華春
未厭干戈後私嗟章甫身

徐氏北樓

徐君北樓上今賦北樓詩舊賓客頻異狂歌酒莫辭
簾開新月色菊對晚霜枝勝地今皇國休歌王祭詞

雨

暑雨新秋劇茹廬濕不禁氣蒸時見日陰積轉成霖
雲霧北山密烟波南國深牀頭有濁酒獨酌散幽襟

二

日日浮雲色深疑失太陽葉深聽更急慈意仰何長
鄰屋垣頽共泥塗馬去妨庭間獨鳴鶴爾亦念高翔

登報國寺閣

毘廬閣望盡京華樓閣參差雲霧遮雨雪高城催歲
暮音書故國渺天涯

代北風煙迷處所雲間孤影見鴻飛閣中錦字空相
憶塞上金鞍仍未歸

后皇開山祗樹林直布大地皆黃金朱甍矗起雲天
麗翠木環園石道陰

南去北來何日了勞勞千古更魂消才過報國松間

鈴山堂集

卷四

五

寺又度盧溝月下橋

古有勞勞
銷魂二亭

冬閨和李宮論

歲閨移陰律寒深值晚冬市廛連九陌樓雪俯千墉
宮醞閒能醉鄉書病懶封虛慙殿門籍寂寞卧高春

除夕和石潭學士時

車駕狩于榆林
正德丁丑

更燒殘燭坐虛庭起視明星在遠天客夜杯盤隨俗
舉城春花柳向誰妍愁心暗逐堦燈老芳訊頻經臘
月圓身事流年那可消算山終愧古人賢

元日用前韻

椒觴柏酒對春筵樓雪宮雲倚曙天後飲屠蘇驚老

大驛看花笑新妍青山近郭浮煙通
景園已見三陽開道泰早聞連茹進才賢

送客

春來每日晴明少送客城陰騎馬遲
返照沙邊寒欲飲行雲江上曉頻移
謾勞藥果供愁病且折花枝賞別離
故里交親如問訊石泉山月負幽期

此訊寄

符子久暮登京南邁予日思之恨不能從也作
此訊寄
北風日日河水壯愁病思君萬里行江上歸帆何日到天涯
旅夢幾回成青春自改浮雲色幽谷虛傳好

鈴山堂集

卷四詩

六

鳥聲通密總貽猿鶴笑以山空翠蘿情

垂至都下子容侍讀兄叙舊見貽用韻和酬

遠別豈知仍聚首相過不厭屢迴車江湖句憶停雲
裏數業心悲覽鏡餘海內故交誰在眼病來癯貌極
憎予摧頽敢附青霄翼忝竊還登白玉除

少傅靳公歸丹徒

黃閣絲綸貴東山水石情留侯終謝病疏傳早辭榮
江寺移丹近城居種竹清揮金會鄰曲舉酒話昇平

贈董官諭

賜別潞州鳴騶指越鄉恩輝馳滿路顏色奉高堂

賜錦裁春服官醪獻壽觴五色文章貴天池待鳳凰

崔子謝病還鄴懷寄

相送出郊寺獨歸愁郭門春城涉遠道朝雨戀芳樽
幽夢時或到素心誰共論若為經濟畧歸卧水雲村
贈劉使君之成都

爾向蠶叢去榮分竹使符沂江瀧石險入郎鶴琴孤
雪嶺看松日蓉城坐畫圖文翁有石室千古在成都

贈汪尉

裘馬去翩翩人稱縣尉仙榜歌津柳外官舍海雲邊
魚鱉環溪市蕪設入野田相送憶佳政無為別興牽

鈴山堂集

卷四詩

七

送進士陳則英歸觀

長安闕下送離觴才子寧親赴北堂已喜登科同片
玉曾看作賦比長楊歸帆夜度閩川月舞袖春攜漢
殿香暫到故園非久別雲霄計日待鸞行

奉同溫宮諭移疾寺居之作

九衢車馬暗塵氛仙客西堂白雲靜愛市朝堪吏
隱勝將泉石與僧分澄心何處花水秘曲朝披貝
葉文獨有可人期不至素琴誰送立斜曛

倫綸脩歸娶例贈

捧詔辭東觀鳴騶下南川皆言歸駟日不羨棄繻年

寒度梅花嶺春歌桃葉篇知君世良史來續子長編

贈致政李尚書

時士皆求遇明公屢乞身三朝均雨露八座切星辰
闕望辭明主林歸復幾人青宮增秩重綠野構堂新
柳映懸車夕花明放棹春今朝國門道歎息望行塵

湯處士

此生已老蠹魚間猶抱遺經手自刪他日襄陽訪耆
舊龐公知在鹿門山

溫宮諭省親

巴道瞻雲迴燕關立馬寒行辭青殿直歸奉綵衣歡
鈴山堂集 卷四詩 八

送王提舉

裝車候明發薊城煙露寒壯心悲遠別苦節耐微官
天地重溟盡江山百粵盤攜家赴蠻徼南斗望長安

贈余太史副憲廣東

含香舊仙吏何事下蓬萊斧鉞移南海星辰別上台
嶺遙思馬度關曉見梅開五典敷文教三長歎史才

一去青冥鶴芝田遲樹回

登慈仁寺閣餞楊殿撰

獨鳥層雲盡驚鴉落木多登高堪一賦送遠奈愁何

市空塵霧僧房自辟蘿臨觴勸取醉此地幾經過

徐侍讀別後寄贈

行輶望已遠悠悠那復親微霜映郊樹斜日暗京塵
身病嗟行役情真念吐申惟應梅驛使頻寄薜園春

二

昔約去同載君去我留仍寧知赤驥尾不得附蒼蠅
對酒歎宵月買棹怯寒水忽枉河洲翰離思渺然增
胡進士出宰東陽便省親念憲送贈

渡淮津吏識客似棄繻還作宰銅章貴寧親綵袖班
沙明巖子瀕花暗發州山應嗣霜臺美寧勞百里間

鈴山堂集 卷四詩 九

贈劉卿

春棹問南宮符臺拜列卿波晴搖浦樹草綠上宮城
勝得江山覽閒兼吏隱名風埃日驅馬攀望羨君行

張侍御謫判晉州

舊日埋輪使中朝仰姓名忽聞遷客詔獨問晉州程
暮雨留看劍長河對濯纓浮榮是何物且慰病身輕

二

聖明恩意厚謫官亦王畿莫下楊岐淚旋看賈傅歸
城臨漳水靜樹遶晉山微悵惜三春曉風花幾片飛

贈侍御乾德

西蜀觀風使春明別帝鄉法星移益部仙鶴下瞿塘
晚驛催霜節秋燈檢皂囊潘輿况扶持桑梓有輝光

贈王克明進士之吉郡

豫章十二郡廬陵實壯哉藝文今代咸忠節古祠開
山擁青螺出洲分白鷺迴接外自茲去人稱理劇才

集壽僧房錢少司成汪先生之南京和席間韻

野寺攜尊訪昔遊石堂風雨坐相留簷前老樹身全
濕竹裏深煙氣暗浮多病此時須勸酒異鄉何處復
登樓平生詞賦關幽興無奈江離遠去舟

君去扁舟碧水陰古蘭幽杜藹芳襟移榻野鷗陪宴
鈴山堂集 卷四詩 十

坐開尊江月照離心春鶯自解遷喬木海鶴誰應別
故岑悵憶先朝供奉日西清鐘漏隔花深

賦少師楊公石齋

自昔愛此石齋居因得名省身成砥礪比德象堅貞
色染雲嵐古陰留竹栢清補天功已鉅曄海力猶勃
瑞擬川珍貢高看國柱擎鐫崖方紀頌漱渚詎關情
願以如磐固千秋奉 聖明

題李學士畫

杏閣依青嶂蘿軒俯綠隰路迷仙子宅花暗羽人丘
水訝伊瀍關山疑鄩杜幽傍崖交雜樹懸石下飛流

谷曉催禽曉晴郊曉喚客遊誰言居士署長止
瞻辰樓

高樓薄秦清宴坐接仙庭風傳丹禁漏天拱紫微星
樓下長安道車馬塵冥冥

待曙樓

聞鐘起振衣展席坐東扉松巖微月墮花林芳露稀
悟澹境方寂遣俗慮應稀稍稍晨光集衆禽川上飛

題楊時明瀛州別業

別業踞仙洲仙人洞壑幽巖迴疑徑斷林抱見溪流
竹隱橫琴坐花隨放棹遊終期謝簪綬掃石卧茲丘

鈴山堂集 卷四詩 十

聽琴

聞客清宵撫玉琴露涼新月在高林憑君洗淨松風
耳無限人間鄭衛音

漁父

滄洲漁父人不識日暮移舟煙水寂沙頭野飯暫維
稍蓬裏天涼自吹笛笛聲嘹唳度江門荻花楓葉滿
秋村溪邊雲月長相待 功名安足論

李學士微園秋霽

玉堂仙人入直還盡日閒園惟閉關展席平臨堦下
樹開簾遙對几前山紫微陰深日卓午石榻微涼過

鳴雨噴道聲飛泉瀑寒雲根色壓蒼苔古仙人步歷
出幽林長嘯時聞鸞鳳音手揮綵筆吟芳桂目觀飛
鴻彈素琴琴書偃傲有餘清竹窓今夜月華明誰言
西掖絲綸貴更有東山蘿薜情

傳 制遇雨紀事

三殿初開夜漏遲從臣猶肅漢官儀喧呼馬僕燈沉
陌零亂鷄班雨滿墀

每歲宗藩當遣使錦旄龍節載恩輝去年冊禮彌年
舉 聖駕新巡漠北歸

至尊新免 人皇喪傳制分封舉舊章周宗盤石千

鈴山堂集 天卷四詩

年凶漢使星輶滿路光

向夕鳴鞭下建章平明飛輅出長楊冠軍常侍俱承

寵白馬金鞍從武皇

鈴山堂集卷第四

鈴山堂集卷第五目錄

詩

秋使靜江先憶鈴山草堂

夕次通州懷京邑僚友

天津

雨夕作

夾溝驛聞曹太僕舟過追候不及寄之

過彭城

呂梁題陳工部觀物亭

高郵湖夜泛

鈴山堂集 天卷五錄

揚州

西湖杭守置酒

九日將至衢州寄楊使君

十日李使君郡齋宴

玉山館吳仁甫太史

奉題閣老費公至樂樓

龍津驛逢錢使君

同徐郡侯登淩淩亭

登宜春風雨枉諸公出餞別後懷寄

宣風館

夕次宜風館見壁間題韻輒次一首

盧溪謁周元公祠

夕次醴陵

行經長沙江寄易太史

淶口驛

衡山舟中卧病

謁南嶽

宿雲開堂

宿雲開堂聞提學常甫兄行部奄至遣書迂之

登嶽愁半山亭

鈴山堂集

卷五目錄

二

經湘南寺

下祝融宿南臺寺

嶽下逢常甫兄

南臺寺同常甫兄宿聞欽之兄自攸縣來會

嶽下答常甫兄見贈

雲霧堂逢欽之

常甫憲副欽之翰檢與予先後登嶽欽之獨值

雨是日予與常甫坐候雲開堂因賦二章

往歲西泉子約予同遊衡嶽而予不果西泉子

有詩見懷茲登上封追憶前韻和寄西泉子

方廣寺宋晦菴南軒二先生所經衡守計使君

期遊

宿方廣寺讀朱張二先生唱酬集

經西明山

再遊水簾洞

胡文定公書院

南嶽道士

觀音巖僧

衡州

鴈峰寺易太史計使君集

鈴山堂集

卷五目錄

三

花藥寺

衡州與易太史別

長至祁陽縣行禮時車駕北征

題瀟湘樓

鎮國山亭

永州城西朝陽巖踞湘水上景號奇絕太守何

君携酒巖上

尋愚溪謁柳子廟

見梅花

全州道中

宿深溪館

全州古松歌

湘山寺唐無量壽佛示寂地

過盤石太守華玉賦詩處

山棗驛夜坐

興安縣

白竹舖

公安何公太古令睢寧有致雨城蝗瑞麥三異

政令子方伯廷佩請予賦詩

兩廣大都憲楊公母夫人壽祠

鈴山堂集

卷五錄

四一

太府宴

官署梅花一株盛開

題雙松卷

賦胡明府歸樂堂

瑜大行宗之靜藩祭蔡別贈

鈴山堂集卷第五

詩使集

漁石唐龍

升菴楊慎評點

秋使靜江先憶鈴山草堂

南濟江湘去意賒草堂秋色滿煙霞還家偶值陶潛菊奉使真隨博望槎市近親賓能載酒逕深旌節故穿花祇於泉石應堪老未倦風塵空自嗟

夕次通州懷京邑僚友

蕭條古臺上雲日蔽秋陰已判同人袂偏傷獨客心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一一

天津

壞窻微月度高樹早寒侵沉念待明發東山蘿薜深雙流赴海奔形勝此中存潮汐浮元氣金湯峙國門亭秋葉盡落江曙景逾昏厭聽城笳起邊愁入夢魂

雨夕作

秋氣總成悲那堪積雨時客衣新授褐林葉故辭枝關塞書難問風波鬢易絲停舟聞夕鴈渺渺向南馳夾溝驛聞曹太僕舟過追候不及寄之

沛江秋水驛門深斜日扁舟度柳林河漢易成千里

隔雲山難寄萬重心

過彭城

十月彭城水臨觀勢渺漫客帆牽柳杪日夕畏風湍
汴泗流爭長魚龍卧未安無人守茆屋寂寞傍江干

呂梁題陳工部觀物亭

風葉飄搖秋意深古牆幽竹自森林閉門吏散焚香
坐誰識亭中靜者心

高郵湖夜泛

四望渺無際中流揚素波寒衣露華重開帆月色多
病骨成蕭爽秋光入盪摩漢槎天上客歷歷近星河

揚州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二

觀憶瓊花色橋憐萬柳陰蕪城舟夜月懷古一悲吟

勝蹟那堪問長江獨至今波間飭龍艦早晚翠華臨

上將南巡

西湖杭守置酒

朱幡翠幌在蘭舟綠水澄潭寫我憂雲破樓臺明曉
日筵開簫鼓競中流煙中櫺選藏山寺蹟際菱歌起
釣洲古木蘇堤頻悵望看君為政繼前修

九日將至衢州寄楊使君

節序信流邁川途仍阻修那知逢九日復此對孤舟
村晚楓鳴葉沙寒鴈叫儔爛柯應在眼未插菊花遊

在衢州

青鞵那經眼空尊解浣愁招尋從令節歡識阻良儔
寂寂隨寒鴈茫茫泛夕流繁香未衰歇歸賞故林秋

十日李使君郡齋宴

未對重陽菊還逢地主杯風光寧自異懷抱轉須開
戶引清香入山邀好月來巖城看未鎖燈火逐江回

玉山館吳仁夫太史

辭燕仍伏暑度越已深秋並署欣今命聯舟感昔遊
節過黃菊雨詩記玉山郵客路同知己清尊合勸酬

予昔計偕北上與吳同載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三

奉題閣老費公至樂樓

衮繡辭天寵巖巖選地偏橫林水石處曾憶釣遊年
旋馬開新築焚魚樂靜便峰晴窻列障松暝鶴栖煙
意狎親魚鳥神怡對簡編褰幃川霧濕搖筆逐花燃
白傳香山社歐公潁水田傳家餘故業經世賴高賢
應有青藜使來尋閣上仙

龍津驛逢錢使君

袁山借寇何由得鄱水逢君本未期為政風流應兩
郡懷人雲樹總多時滄江暮雨維舟揖古驛殘花對
酒卮知已難同嘉會少孤帆欲別更遲遲

同徐郡侯登浚渠亭

渠在郡城西唐刺史李將順所鑿其利目為

李渠久湮徐浚之築亭其上傍有龍祠

徐侯亭子李侯渠水石新呈宿莽餘秋淨野田聞鶴

語雲深山洞隱龍居驅馳暫駐三湘節登賦初陪五

馬車此日佳遊習池共他年故事峴山如

發宜春風雨枉諸公出餞別後懷寄

出郭眾峰暝蕭蕭風樹鳴嶺危攀磴上橋斷涉溪行

四壯勤王事三湘問楚程郡齋山霧裏回望渺層城

二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四

嚴程不可住風雨且須行驛荷群公餞山憐候吏迎

亂峰連霧色深樹隱溪聲夙有遐觀志因忘故土情

宣風館

宣風館前新雨晴南北平分水陸程客心不柰寒溪

水一夜潺湲樹裏聲

夕次宣風館見壁間題韻輒次一首

下馬疎林新月痕隔籬呼酒問清渾江流萍實此鄉

路祠隱瀟溪何處村塵裏征驂來去壁間題墨半

明昏舟軌欲掛湘江水平蘭杜難招楚客魂縣有萍實橋相傳是

王得萍實於此盧溪鎮有周元公祠

盧溪謁周元公祠

古鎮無監稅高賢有奉祠位卑名德重世遠士民思

風月盧溪迴衣冠宋代遺傳駭肅瞻拜敢惜去程遲

夕次醴陵

晨裝去萍邑夕駕憇長沙湖江通兩鎮井里帶千家

楓岸霜鳴葉盧洲月映花即看臨桂水還喜泛星槎

行經長沙江寄易太史

酌酒看花興每濃十年林卧阻遊從常參玉署歸難

並遠使滄江去未逢世事總知榮木槿愁心空惜老

雲松湘園門巷雲陽麓日對秋屏翠幾重雲陽山名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五

淥口驛

爐寒夜坐湘山榻霧重晨開淥口船寧知東觀神仙

侶未了南邦道路緣湘山寺名

衡山舟中卧病

三日病思伏在牀藥物到口不敢嘗蓬間坐失湘山

翠枕上但憶湘流長曉報昏霾江氣惡臨蒸自昔歎

殊方

謁南嶽

濺澣石瀨交寒溜瑟瑟松枝來遠風村經獨樹柴荆

外路指千峰霧靄中

三日齋心屏俗輩清朝病眼洗衡雲叮嚀入谷停驂
唱恐驚此中猿鶴群

萬壑雲嵐浩蕩開千重泉溜瀉縈迴始憐奇僻非人
境塵迹何緣此度來

宿雲開堂

寢寐名山遊茲夕山下宿虛館絕浮埃沉沉在幽谷
瞳矓星映除颯爽風動木耳目澹無營靜嘿寡所欲
院寂疑清香更長續明燭慚無昌黎誠晴晦安可卜
明發戒僕夫願恣雲霞矚

宿雲開堂聞提學常甫兄行部奄至亟遣書迎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六

之

夜聞臺端檄欲駐湘中船良遊匪夙約茲會豈天緣
狂思忽如醒孽衣不得眠紙窗露微月髮髯至我前
紅日出東方曉山映澄鮮高吟振衣去期子層雲顛

登嶽憩半山亭

孤亭翠嶺上層雲煙靄微茫萬里分仙家鳥道迴莫
到石壁猿聲清忽聞幽泉樹杪飛殘滴瑤草巖中吐
異芬看拂丹霄朱鳥近焚香先禮祝融君

經湘南寺

半嶺遙聞深逕鍾石堂蘿薜護青松草堂邀客供僧

若此是雲中第幾峰

丁祝融宿南臺寺

山殿隱蒼蒼禪燈照寂寥亂峰臨宿靄古木認前朝
挑水忽相失浮丘還見招欲跨松巖鶴吹笛遡丹霄

嶽下逢常甫兄

白玉堂中鷓鴣群十年江海歎離分豈意與君逢此
地亂山携酒看飛雲

南臺寺同常甫兄宿是夕聞欽之兄自攸縣來

會

香閣珠林倚半天兩人相對嶽峯眠老林葉燭翻疑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一

夢繞猿窠竊似下仙雲伴瘦筇過絕壁風傳清嘯隔
蒼煙攸江自有山陰興莫更虛迴半夜船

嶽下答常甫兄見贈

楚鄉杯酒故情濃猶似長安日過從知己日年憐幾
在勝遊今日歎難逢吟看夜棹淩溪邊月坐對寒流石
上松昨暮祝融應慚別回瞻雲壑已重重

雲霄堂逢欽之

遠信初聞近復疑西堂清怨獨吟時須更松逕傳銀
燭頭倒風亭洗玉卮

常甫憲副欽之翰檢與予先後登嶽欽之獨值

雨是日子與常甫坐候雲開堂因賦二章

祠謁朝景暉峰登雲物變今朝山中客零雨罷登
踐林深崖路窄幽賞不可過磴滑危難步谷暗近莫
辨茲山號靈幻頃刻殊隱見叨余上晴巒萬狀悉輪
獻愧乏摘毫賦琢句被崖辭君侯擅風騷曾中富溪
嘯佳辭出天巧不復勞洗鍊岳巒閱輝彩草樹迷蔥
蒨豈被山靈妬或遭造物譴並觀欣茲奇獨往惜已
殿期君嗣芒屨言保筋力健

晴登適可想雨望奇莫云三子本同志所歷各不群
浴溟初杲日觸石忽膚雲連峰彌靈壑八垠渺氛氲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八

掀林怒颭激懸壑流泉奔噴色啼玄狄虎豹夾路聞
俯視臨萬仞悄愴驚心魂平生幾奇遊擬刻石上文
虛館遲回車乘燭冀同論

從歲西泉子約予同遊衡嶽而予不果西泉子

獨遊有詩見懷茲登上封因憶前韻和寄西

泉子

幸了登山願慚輸作賦能自驚疲病力亦上最高層
境迴知凡隔神閒上壽增西巖清夜月應照客吟曾
絕頂有巖陡絕壁立繫徑如線側足乃可度日拾
身巖前石梁橫焉曰定心橋俯瞰萬仞同遊者

瞻掉目眩莫敢正視予延竚橋上久之傍一老僧
曰觀子神閒其壽徵與并記於此

方廣寺宋晦菴南軒二先生所經衡宇計使君

期遊

涉礪登巖費遠尋古松寒寺入榛荆昔賢對榻聞高
咏太守移尊非俗情幽蘭谷裏堪紉佩淥水潭邊可
濯纓林暝杳然迷所適上方臺殿有鐘聲

宿方廣寺讀朱張二先生唱酬集

南嶽衆峰寺寺期會緣高窮上封覽靜寄南臺眠
湘南與依空瓊瑣不足傳方廣嶽西麓踰勝由名賢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九

朱張兩夫子杖屨來當年高辭貴巖石老宿依寒壑
而我二三子景行志彌堅躋攀越林澗悵望迷雲煙
不見谷中人但聞山下泉馳驅限于役申日輶車旋
幽境夙所尚塵累何當捐

經西明山

崖登渺奇興況喜故人同石路寒山重萬木中
幽花晴泣露高樹晚多風勞思何能洗幸不空

再遊水簾洞

此是朱陵第二遊恍疑雲水闕仙丘磴盤鳥道蘿煙
冥潭隱龍宮雨氣浮聞有高人眠醉石擬將俗耳洗

寒流崖崖細認題名字昔色蒼蒼萬古秋
巨石巨
退醉石
四

胡文定公書院

文定祠堂衡嶽下嶽雲祠榜映崔嵬千年終
室長遣山靈護綠苔

精思妙契了殘編杖屨南山二十年鉛槧未終還仕
籍風塵顏面愧高賢

南嶽道士

焚香松下迎官長捧爵爐前禮嶽君青鞋不畏蒼崖
路日日峰頭行白雲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十

觀音巖僧

自云家世本湘川來住名山斷俗緣只借蒲團供宴
坐不管巖花易歲年

衡州

積水長天盡深冬暮景催吾仍問南去鴈向此中回
嶽晚和雲立花寒對驛開侍臣清禁上荒微幾時來

鴈峰寺易太史計使君集

石林香逕乍聞鐘落日來登回鴈峰星軺玉節道路
遠洞庭瀟湘雲霧重川長不見傳書鴈寺古仍餘夾
道松寒宵秉燭留連話為惜佳人此地逢

花藥寺

昨暮鴈峰宴今晨花藥來似携餘興往更待好懷
樓閣盤幽嶂香煙上古臺楚地多奇勝吾慚作賦才

衡州與易太史別

輶軒導嶺路別棹倚川浮蕭條風壤異婉婉歲年侵
疇昔懷同侶茲卿逢所欽清芬襲嘉惠逸響激瑤琴

復感承明直何如湘水吟荅齊攸江上憶爾會相尋

長至祁陽縣行禮時車駕北征

使節祁陽逢至日縣庭班列覲天光即看暖入深宮
線正想風飄合殿香塞馬力應疲雨雪江鴻書不到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十一

衡湘寒雲落木催愁劇魏闕滄洲引睇長

題瀟湘樓

永州

山色青瑤潤江光素練長誤疑看圖畫乃覺臨瀟湘

鎮國山亭

朱甍開邸第竹逕得山家桂種瑤臺樹蓮開玉井花
傾杯移渤澥染翰動龍蛇疑有神仙過鸞簫隔彩霞

鎮國山亭
草書

永州城西朝陽巖踞湘水上景號奇絕太守何

君携酒巖上

危石野亭雲外賞澄潭仙舸鏡中回朝陽巖洞堪留

客湘水湘山對舉杯

尋愚溪謁柳子

柳侯祠堂溪水上溪樹荒煙非昔時世遠居民無冉
姓蹟奇泉石空愚詩城春湘岸雜花木洲晚漁歌清
竹枝才古來多謫官長沙猶痛賈生辭

見梅花

歲盡荆南霜霰稀天晴山霧濕人衣馬上朝來如見
雪因傍梅花過翠微

全州道中

梅花千樹雪松葉萬溪雲湘源行日日賴爾灑塵氛

鈴山堂集

卷壽

三

宿深溪館

相臯風物晚淒淒候館星輶日向西白屋扉臨一水
靜蒼山路入萬松迷寒衝毒霧霑衣潤暝坐幽篁廳
雨低不見此中猿鶴侶恐棲蘿月在深溪

全州古松歌

全州古松大道邊白晝暝色行蒼煙谿迴路轉不知
數直至興安陰接連蛟龍擎空勢欲舞往往呼號作
風雨大枝屈鐵少枝盤偃蹇寒突怒如相忤時復一株
羅樵斧槎牙無枝形獨古誰裁此松經幾禩國初大
守名猶記章守勝蹟曾留學士題前公備繁陰長其

行人憇松風冷冷山寂寥松月皎皎明清霄想山
中風月下定有鶴仙吹玉簫

湘山寺唐無量壽佛示寂地

湘山臺殿翠微連石塔禪身坐儼然祇樹天移兜率
境金燈焰續會昌年詩紀實景不易

雲嵐坐湧巖扉暝辟荔行遮塔逕斜兩日炎州病如
洗湘山寺裏見梅花

過盤石太守華玉賦詩處

盤石江山雨瀟瀟行客雙旌走馬遙醉起題詩臨峭
壁令人却憶顧東橋

鈴山堂集

卷壽

三

山裏驛夜坐

行路岐仍渺渺拍林風雨更朝朝清溪傍竹聽蕭
瑟小驛燃燈坐寂寥湘浦葉飛驚歲晚鈴山家在憶
蒼苔垂垂一樹梅花白賴爾能將旅思消

興安縣

興安城郭枕高丘湘灘水分南北流萬里橋頭風雪
暮不知何地望神州城西有萬里橋昔人以師至此萬里因名
破屋古松喧夕籟遠峰寒霧起層陰梅花兩岸灘江
水歲晚隨到桂林

白石舖

敵車停白竹舖寒庭馬度黃荆岡江分二水湘灘
外路迤孤城雨雪傍巒洞雲霞隱僻絕野田松竹連
青蒼遙看溪嶂憐佳境却畏風煙歎異鄉

公安何公大古今睢寧有致雨滅蝗瑞麥三異
政令子方伯君廷佩請予賦詩

中牟循吏績江陵長者言如聞何令事不愧古人賢
爲政寧求異躬行可格天棠留睢水上碑照峴山前
兩廣大都憲楊公母夫人壽詞楊太師文敏之

孫也

中丞繡斧移南粵壽母霞觴宴北堂貞史百年刊閭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五

範相門三世引書香祥暉映海扶桑近春色臨堦玉
樹長何止庭闈奉牲鼎待看勲業在旂常

太府宴

峰攢錦石當軒秀霧隱晴花拂檻高鼓角聲中催送
酒松杉影裏借揮毫

官署梅花一株盛開

只怪幽香生別院不知春已在南枝繞樹百迴吟看
汝天南日暮酒醒時

題雙松卷

庭中雙松柯葉何青青歲晚巖居子相期來斲苓

賦胡明府歸樂堂

燕輿風埃萬里餘羊腸歷盡始回車竹泉蘿月皆幽
事桂嶺星巖仍故廬

喻大行宗之靜藩祭葬別贈

宗藩勤卹典漢使下彤墀雲捧青霄節山開碧殿祠
桂江題句勝滕浦繫舟遲聞有慈幃別重歌四牡詩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五

五

鈴山堂集卷第五

鈴山堂集卷第六目錄

詩

晨觀風洞登疊綵樓歷拱辰亭亭為鎮守傳中

貴所創巖巒奇聳千里在目諸巡院有詩予

輒次韻是日介行登賦不盡興也

題風洞

題虞山廟

虞山宴別 二首

暮次靈川懷寄大參師舜憲副天益二鄉丈

除夕全州少司徒梅軒將公邀集少傅敬所公

鈴山堂集 天卷六目錄

之兄也致政官傳張公涇川在座有詩次韻

二首

全州歲夜

元旦全州行慶禮

元日燕官傳涇川公第用韻

拜誄涇川公見贈

附錄贈詩

發湘江

石期驛逢李明府

早齋與計使君泛湘江遂登望嶽亭觀武侯廟

新成 二首

予少孤多病恒有憂生之嗟今年四十矣日月

干邁祿不逮養學未有聞使經衡山適逢初

度矢痛申情爰成茲詠焉 三首

歸次醴陵

慧力寺

移疾慧力方丈呈郡中諸君子

不寐

夜至太平觀 二首

陳節推父在南昌寄贈

鈴山堂集 天卷六目錄

贈陳侍御原習

郡內逢春

廬洲宴集值雨贈羅使君

過雙龍寺

山行贈仁甫 二首

寄仁甫

題黃氏池亭

雨望

贈張秀才

春日遊石乳洞

遊洪陽洞

杉江羅使君宴別

師儉堂

雙谿

題龍封君願貞卷

蕭氏鳳山別業

郡學羅守新肄樂請予觀賦

閱武亭置酒

曉登春臺二首

和唐侍御晚登春臺

鈴山堂集

卷六目錄

三

曉登春臺用韻

惠上人房

夏夜府公辱過

酬羅使君仰山之招

鈴山夜別簡侍御得寬字

陽春書院唐朱二侍御邀集

薛樓宴集次汪戶部希會是日出師捕安義之寇

寇

夜登明遠樓同王陽明中丞唐朱二察院

龜峰寺

上巳玉山集

塔山望

自西湖入靈隱上天竺

嘉興三塔寺留別朝儀子謙二使君年丈

虎丘寺侍少傅守谿公遊奉太常韻

東平遇雨

蓮花旋舟泛

盧溝橋

憶鈴山寄溪亭明府

南京戶部後池雙蓮同幹大司徒王公邀賦

鈴山堂集

卷六目錄

四

鈴山堂集卷第六

詩使名華

漁石唐龍

升菴楊慎評點

晨觀風洞登疊綵樓歷拱展亭亭爲鎮守傳中
貴所創巖巒奇聳千里在目諸巡院有詩予
輒次韻是日介行登賦不盡興也

孤亭絕嶂倚南天碧樹蒼崖共莽然八桂雲山供作
賦群公尊俎坐籌邊嚴城鼓角傳清曙落日帆檣出
斷煙王事未能窮勝覽北風搖撼下湘川

鈴山堂集

卷六詩

蒼茫寒霧起遙天歲晏憑高思渺然夜發仙槎南斗
外春瞻御座綵雲邊湘源水色浮晴雪桂嶺花枝拂
瘴烟莫怪題詩惜幽賞子長奇興在山川

題風洞

寧知巖洞古平臨闌闌中梵閣開丹鷲仙梯躡彩虹
遙峰晴吐霧陰磴靜含風安能賦招隱來扳幽桂叢

題虞山廟

重華千載後遺廟在南夷絃想薰風奏庭思鳳鳥儀
斷碑苔蘚合幽洞薜蘿垂髯移仙駕乘雲度九疑

虞山宴別

臘二十五日發桂林方伯何右司憲使宗君重太

參彭君慶憲副張君祐陳君伯獻都帥戴君儀王

君繼善偕錢虞山廟之南薰亭上既謁廟乃宴乃

往觀于廟後之韶音洞既醉賦詩留別諸君子

山隱韶音洞江橫舜帝祠旌旄動出餞巖石借題詩

客路春梅色湘洲碧草辭都忘去程暮留賞更傳卮

二

贈言紛授簡祖席迴臨城奉使憐遐域得公荷別情

灘波經地險桂樹向冬榮勝會知難再相思一寄聲

暮次靈川懷寄太參師舜憲副大憲二鄉丈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二

天南歲晚更依依朔雪寒雲遶樹飛投館驚看風土
異臨觴悵惜故人違情同灘水仍西注才似春鴻向
北歸想見郵亭頻駐馬獨吟千嶂已斜暉

他鄉相見故人稀聽唱驪歌欲濕衣數酌猶臨碧
坐兩輿空指暮林歸池臺月浸薇堂影繡衾霜得

嶺威長路題書祝餐飯壯圖勲業莫相違

除夕全州少司徒梅軒蔣公邀集少傅敬所公

之兄也致政官傳張公涇川在座有詩次韻

二首

除日他鄉倍憶家聚星高會轉宜誇能堪黃閣留

席正清尊遺歲華青蔥色凌階下雪玉梅香破臘
前花烟霜旅棹催晨發已報春風動水涯

臺閣勳名重 帝家不因榮盛有矜誇那知守歲逢

椒頌却喜登堂咏棣華吟就謝池憐夢草醉歸唐苑

憶看花履端更有明朝慶皇澤春陽總未涯

全州歲夜

殊俗聊相值空堂誰與同燈明深雪裏歲盡漏聲中
野暗孤城析庭高古樹風頻年遠爲客此夕意何窮

元旦全州行慶禮

燎火通宵設軒車拂曙來正隨雙節動雪映百廬開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三

聖壽齊高華春陽編草萊翠華天北極應指塞垣回

元旦燕宮傳涇川公第用韻

午橋來訪晉公家重德高名豈浪誇開筵竹松便逸

隱登堂山水占清華宜春總換桃符帖迺俗先傳彩

勝花願借栢觴增五福直從滄海詠無涯

碧潭青嶂遶千家風景真堪對客誇海內衣冠尊洛

社天南旌節駐皇華春從陰谷潛回律雪應豐年密

作花他日勝遊那可再繁帆重醉粵江涯

拜訓涇川公見贈

曾隨玉署瞻先達愧謁龍門已後時往事殷勤勞賸

諸非才流落負心知湘山夜雨 觴父灘浦春冰
棹遲別後雙魚難定覓但吟佳句一相思

附錄贈詩

弁序

涇川病叟張潔

回首玉堂天上遊驚看玉樹過南州登科豈必傳三
唱受卷曾知讓一籌館閣栽培他日地文章經濟古
人流湘山夜雨皇華驛傾倒能令老病瘳

編修嚴君維中弘治乙丑進士是科予爲受

卷中見其制策驚人擊節稱賞既而不得預

一甲之選爲之扼腕太息往事不足深究予

謂乘除物理之數君所就當未可量書此識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四

贈以爲後來左券云

發湘江

人日移舟湘水畔東風吹浪散寒陰城邊栢葉留春

酌沙際滄浪清客吟烟村小逕通漁浦石壁迴谿曉

竹林時向舟人問佳境前程幾處費登臨

石期驛逢李明府

清苦東安令心期得共論官看銅綬貴貧惜布袍溫

野樹依巒嶂春江對驛門天涯一攜手風雨送離尊

早霽與計使君泛湘江遂登望嶽亭觀武侯廟

新成

倚棹江天豁移尊卓閣幽到窓分嶽翠當檻瀉滌
春至花經眼秋深月滿樓使君時對客詩興遶滄洲

二

川接沅湘會城臨棟宇開武侯今寂寞公為掃莓苔
世遠懷龍卧江春識鴈回天涯山水郡落日進餘杯
予少孤多病恒有憂生之嗟今年四十矣日月
于邁祿不逮養學未有聞使經衡山適邁初
度矢痛申情爰成茲詠焉

婉孌為童子父母不暫離出門十顧望恒恐兒寒饑
受氣素薄弱既長猶尪羸多疾貽親憂焉保黃髮期
餘山堂集 天卷六詩 五

庸知四十載老大生髭鬚中朝玷榮祿出使萬里歸
公廚飯白粲文錦褰華衣衣食豈不美親養弗可追
初度臨茲辰愴惻有餘悲海波逝莫回悲傷竟何為

二

飭駕辭桂嶺弭棹越江湘我行幾何時已涉萬里疆
萬里豈漫遊王命肅所將咨詢徧原隰登眺窮崖岡
聞昔太史公足跡好瓊奇東遊探禹穴南浮踰九疑
山川激壯氣一以昌文章報予誠薄陋懷古意慨慷
男子始生朝孤矢懸門堂眷言四方志豈必懷故鄉
曉彼孤黃鵠矯翮雲天翔下燕雀空枵

三

弱齡不量力高視慕前儔學道思理人洗心念寡尤
奄忽踰四齡此志但悠悠聰明異前時行業不加修
抱冊時呻吟寧免遺忘憂雕蟲技何補食粟顏堪羞
中夜起長嘆反躬時內省宣父戒無聞漆雕慙未信
勲業弗及時白髮忽生鬢嗟彼萬里道中途可旋軫
願言加餐飯努力桑榆晚

有古選風

歸次醴陵

悠悠駐雙騎翼翼抗前旌雲物媚清旦山水映孤城
平野楚烟碧高峰松雪明客愁渾欲失已入故鄉程

鋒山堂集 天卷六詩 六

慧力寺 臨江

古道蒼松轉重洲碧水連橋傳伏馬地臺憶讀書年
客舫平沙倚禪燈夕嶂懸馳驅愧塵鞅棲息歎何緣

移疾慧力方丈呈郡中諸君子

時有寧藩之變

城市誰能此地遊石堂禪榻借深幽藤蘿月上諸峯
靜樓閣風迴古木秋病身偶似維摩室客思應同王
粲樓已惜浮萍自流轉却扳叢桂更淹留
漫懷陶謝與同遊悵惜青山古寺幽江縣羽書頻報
警石門蘿薜自宜秋孤城片月聞吹角落日千峯對
倚樓瀟水驛亭舟楫地異時尊俎記相留

不寐

羽檄連宵至徵兵列郡聞乾坤遂戎馬雲日更炎氛
食祿寧辭難臨危好策勲燈殘僧閣夜孤枕百憂紛
夜至太平觀

曉色山徑入鐘聲林杪來道人驚客至燭下松門開
瑤席凝芳篆琳館絕浮埃塵襟藉消豁天明車騎催

二

群仙朝上帝高居儼太清玉池泉不涸玄圃樹長榮
劍作蒼龍躍笙同彩鳳鳴倘因值靈藥此地問長生

陳節推父在南昌寄贈

鈴山堂集 卷六詩

郡閣蕭條畫掩扉窓中林岫待玄暉東湖亦是桑乾

水應望袁山日憶歸真唐公

贈陳侍御原習

木落歲年晚空江忽到公世途千轍異高論一尊同
懷玉幽人志纓冠國士風重溟隔南紀瞻望渺行馳

郡內逢春

春日春臺宜引望萬家城郭慶春新彩旛花勝巧隨
俗折葉梅枝清傍人離離雪樹開晴旭冉冉風烟度
野津遠沾郡邸賓筵醉轉覺鄉園物候親

盧洲宴集值雨贈羅使君

名園邀客綠尊開紅旆行春五馬來江道
席山寒霧色隱樓臺庭中翠蔭延修竹林下幽芳折
老梅為報青陽布新令滿城甘雨使車回

過雙龍寺

入谷風雷重開門松寺深灘流萬木罅蘿擁衆峰陰
湫鶯仍寒浴潭龍或夜吟楚地多風雨春山不可尋

山行贈仁甫

萬峯雲度壑孤寺雨鳴溪馬渡溪前水疑憐錦障泥

二

共宿東窓下中宵雷雨聞風塵運雙劍好為拭龍文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寄仁甫

簞木翳深嶺獨行千嶂間溪山正奇絕霖潦倦躋攀
聞子渡前壑日暮臨河還相思阻幽夢一夜雨潺湲

題黃氏池亭

黃生池閣清獨宿怡我情高窓延霧色曲澗遶泉聲
鄰里間能過鷗魚近不驚永學溪中釣寧求世上名

雨望

高樓集飛雨半入空濛間梅痕低暎水
境寂渾饒睡杯深忽破顏五嶺愁難望烟中疑翠鬟

贈張秀才

吾愛張明府承家不乏賢芳蘭臨謝砌白璧照藍田
暮雪明書幌春鶯對別筵天池待鳴鳳綵翼看騰翾

春日遊石乳洞

踏險通靈室賞勝得仙谿紫泉飛作雨玉髓積如泥
暫駐心寬爽重尋巖逕迷擬結丹霞想來從靜者棲

二

地隱林巒秀春餘草木芳古巖宜置酒清溜忽霑裳
有象名難具無言趣轉忘末云歡賞罷歌吹送殘陽

遊洪陽洞

二仙何代隱巖阿澗綠山青長蘿蘿塵世總經桑海

鈴山堂集

天卷六詩

九

變丹丘長占水雲多天台到擬逢桃實石室歸疑爛
斧柯思向此中尋靜侶因牽俗累欲如何

杉江羅使君宴別

乳洞初旋蓋郵亭復此延夜歌臨浦月春賞寄雲泉
賓從滁山醉風流峴水傳所嗟牽遠役安得重延緣

師儉堂

山泉野飯聊今夕金谷銅駝非故時隨緣自有數椽
足題儉直成一字師

雙谿

宛似名山入武谿花源仙艇記還迷春圃剪蔬逢客

至午憲九藥聽鶯啼

題龍封君順貞先生

學道人未識端居道俗紛靈龜導真息玄豹養深文
履坦自多古逃名世却聞當時讀易處幽室灑蘭芬

蕭氏鳳山別業

卜築傍幽深烟霞費遠尋窻喧石礪水檻落翠峰陰
巢鷁依新主谿花發故林應招白雲侶終日伴閒吟
郡學羅守新肄樂請予觀賦

竭聞金絲奏洋洋貴舍中跡類觀周廟神疑遊澤宮
徵師來獨遠享聖禮攸崇茲郡慙遐僻居然鄉魯風

鈴山堂集

天卷六詩

十

偉哉賢守化不美蜀文翁

閱武亭置酒

山擁賓筵翠城圍將壘高天清鼓角雲日麗旌旄
箭迅穿鴻鵠杯香蟬蛻取醉自茲別臨岐贈寶刀

曉登春臺

樓閣山寒裏肩輿衝曉來仲冬群木下初日萬峯開
平野何寥邈層城亦壯哉予心慕奇勝欲別更登臺

二

山暝烟嵐合城高睥睨齊攀躋興不極曠望意還迷
風懷荆吳際星文翼軫西遺祠深木裏來客拜昌黎

和唐侍御晚登春臺

春臺夕上興猶奇
落木蒼蒼白日遲
行傍逕梅詩自好
坐看松嶂楫頻移
江城曉霧威迥山
閣開尊月色宜
莫爲浮雲望天際
恐增愁思倚闌時

曉登春臺用韻

翠嶺烟開楚望奇
綠江天盡鳥飛遲
松杉覆郭冷風起
樓閣當空淑景移
巖樹故因時序改
山雲豈與俗情宜
雙峯寂寂應相對
悵憶高人獨往時

惠上人房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十一

絕壑聞流水香牀住
半天林間飛蓋入
松下看雲眠谷鳥
知春候墨花識靜緣
冥心遺所適
豈必定中禪

夏夜府公辱過

山月照庭際如傳松
桂神到門銀燭遠
常席錦袍新自惜
迂疎舊多慙寵顧
頻荒居寡承奉小酌
愧情真酬羅使君仰
山之招

開緘見月生幽思
清曉雨聲翻屋來
千峯古木啼猿處
空憶題詩坐石苔

鈴山夜別簡侍御得寬字

柱史來天上相過
坐夜開霜威清爽
假月色好同看

晨渡河水壯春浮
楚澤寬臺臣網紀
地送子見才難

陽春書院唐朱二侍御邀集

陽春院裏花仍發
不飲其如春色何
高臺曲沼人能到
遲日濃烟景自多
猶憐綠水飛鴻鴈
更着蘭舟採芰荷
章都昇平異前日
時邀驄馬一相過

薛樓宴集次汪戶部希會是日出師捕安義之寇

城外章江碧草春
城頭高閣綺筵新
野航受客還依渡
江燕穿花不避人
山川南國登臨在
今古浮雲感慨頻
戰舸眼邊連夜發
捷書早報放吾輩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十二

夜登明遠樓同王陽明中丞唐朱二察院

迢夜肅已靜朗月照
重湖風憇倚天漢
星嶠臨蓬壺的的徐
亭樹寥寥霜暑烏微
言歡欲奉清賞未云
徂

龜峰寺弋陽縣

森森蔭水柏暝暝入
山烟始驚靈境絕
忽步翠微先異狀
群峰出幽探萬慮捐
心期駕鸞鶴從此問
真仙

二

鳥鳴芳樹暗雲度
碧峰陰春益林巒秀
山園洞壑深青蓮
窺色相綠竹動謳吟
人世那逢此丹谿一
臨

上巳玉山集

巖亭何盤鬱汀洲復渺綿江深迷草樹林霽淨風
蘭葉修春襖楊花對別筵不醉河陽酒愁心益惋然

二

懷玉今辰到官亭憇晚晴連山雨渺渺獨樹花盈盈
對酒三春暮離家一月程舊窓園木暗惆悵忽聞鶯

塔山望 玉山縣

初聞流泉響漸入深林間靈峰窈窕塔竹徑欸禪關
曉暖花覆谷空濛雨映山回看萬壑裏雲霧渺人寰

自西湖入靈隱上天竺

蘇橋初進艇靈峰忽振衣三竺開丹鷲諸天在翠微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三

澗水浮花片松磴鎖烟霏屈折巖扉到蕭條苔徑歸
藉草還留酌聞香頓息機

嘉興三塔寺留別朝儀子謙二使君年丈

三塔移舟望若仙窈林翠壑俯江烟鷺花對酒城春
麗鍾梵登樓海日先世路無端頻送客空門不礙擬
逃禪與君又是燕吳別衝雨開帆各惘然 寺園有
照樓

虎丘寺侍少傅守谿公遊奉次高韻

禪逕香臺訪碧山玉堂黃閣奉台顏乍揮藻翰花爭
麗又脫朝簪鶴並閒林下看雲松影靜巖邊着屐巖

痕 明仙舸中流坐瞻送官袍月下還

渾渚遙迤草樹重上方臺殿隱孤峰清潭養壯吳城
月虛籟寒生梵院松窓瞰浦雲宜引望石留僧講
遺蹤移舟更欲歸城市惆悵青山日暮鐘 山巔有兩
名千頃雲

寺前千人石
生公說法處

東平遇雨

急雨來東郡蕭蕭亂入雲禱祠諸路見亢旱一春聞
風疾吹疑斷天高灑易紛都饒萬民望吾亦洗炎氛

蓮花淀舟泛 雄縣

沿洄洲渚異演漾水雲空綠荷初冒日青蘋解起風
冥鶴橫天迥眠鷗炯雪同會意聊自適望美轉難窮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四

盧溝橋

派波興行客汨汨無時休倪蟠明積雪虹欽巨長流
曉月迷征騎春沙壓弊裘經過道傍寺喝思且淹留

憶鈴山寄溪亭明府

小逕升堂綠檜長翠屏終日對鈴岡丘園物色閑閑
在朝市風塵事事忙尚憶琴尊同笑語最憐風雨發
舟航朝來馬上逢鄉使為寄新詩當八行

南京戶部後池雙蓮同幹大司徒王公邀賦

朱夏尚書省池蓮表異祥絳葩開並蒂青乳結連房
曉夢紅雲展披繡翠蓋長文儻紛比翼振驚儼分行

引類何猜妬凌波故頤頤靈妃泛湘浦趙女入昭陽
照月平分影迎風倍有香瑞呈蛟室外盛過經湖傍
早曠憂方劇芬敷理詎常氣和占聖世地重切公堂
嘉禾歆連理靈芝頌九光予慚職歌頌詞實濫華館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五

鈴山堂集卷第六

鈴山堂集卷第七目錄

詩留院集

初拜留院少師相公贈詩用韻拜酬

奉酬汪石潭宗伯

奉酬翟石門兄

夕次潞河懷寄館閣僚友二首

奉迎 慈聖歌

東昌驛下逢少保鵞湖相公赴召敬抒贈贊

德州董子廟

翰林齋宿

鈴山堂集

卷七目錄

汪司成學省齋宿寄贈

禱雨曉出神樂觀

欽佩南原草堂集別

黃伯固奉表入賀餞以是詩

張子常甫自翰林出督學旋以病告寄贈

新作院署之堂汪司成先生有詩用韻和酬

和郭司業官舍聞咏

酬和少宗伯汪先生省中步月見懷之作

石潭先生榮進吏侍兼副史局用韻酬贈

送王中丞赴召

贈林大理茂貞

楊侍御使蜀

待月集宗伯鳳山邸第

送禮侍吳公赴召

蔣戶侍省墓送贈

贈邵僉憲

奉送司寇趙公入覲

贈寇京兆

贈邊太常黎銀臺北覲

暮春神樂觀錢方使君

鈴山堂集

卷七目錄

二

贈少司寇胡公赴召

贈太宰羅公歸省

大司馬廖公致政

贈楊月湖先生

寄壽少傅遂翁先生

大宰楊公考績送贈

送司徒秦公入朝

觀雪登清涼山錢茶司徒

送魯給事之江西

贈寇都憲赴朝

送邊都憲召掌北臺

顧山人壽詩

朱潤軒壽

徐氏東園觀梅

喜雨二首

喜雨和胡都憲

喜雨和汪宗伯

喜雨和秦宗伯

喜雨和郭司業

贈友

鈴山堂集

卷七目錄

三

簡尚賓將歸賦贈

贈葉刑部

吳司空舊家嘉魚有東湖徙居蒼梧作東湖書

院命予賦

題羅太守畫

聶君持梅雪卷請題走筆贈之

無錫茹氏惜陰樓其先世所創民澤請題

酬陸司業見寄秋懷之作

登金陵觀音山

和顧東橋憲晨遊天界寺之作

寄壽高仰峯先生
蔡氏澹水軒

鈴山堂集

卷七目錄

四

鈴山堂集卷第七

詩留覽

漁石唐龍

升菴楊慎評點

初拜留院少師相公贈詩用韻拜酬

金鑒之閣在天開玉署晴雲覆禁槐薦賦敢晞文似
三之急之帝俞哉鴻鈞播物寧論德豹管窺斑却
張之堂歌喜起五星重聚鳳凰來

奉酬汪石潭宗伯

八之高之禮紀攀兩朝清望重於山招延雋老皆登
鈴山堂集 卷七
用端量非才合置閒駑駘豈復思千里廣廈終期庇

萬間誰意用儒逢世理一尊相屬重開顏

奉酬翟石門兄

承明別棹問南京誰道君猶美我榮戀闕已瞻紅日
定之言之仍喜玉堂清鳩巢計晒經營拙魚飯心憐去
佐之要之十七年中同宦侶細論離合倍關情

夕次潞河懷寄館閣寮友

朝遊燕臺上夕宿潞河濱空洲牽積水廣陌足流塵
情憶離尊滿年傷別袂頻玉署星辰之合之月露新

鴻濟泰胡籍文館則英靈羅施攀松栢殷倚接

鳥有同栖樹魚憐獨上潮江海參辰隔流盼極春寶

奉迎 慈聖歌

綠水雲搖帳殿開龍艘日照錦帆來千盤玉膳分船
進百騎銀璫奏御回

御氣金門起鸞蟠至尊當殿候鳴鑾玉食直移九州

養龍樓長奉萬年歡

濮園議禮伸輿論代邸崇恩本聖情正陽文母遵門

入五鳳英皇却輦迎

是禮官議
母從東安門入

御批從正陽中門
上出迎至午門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二

東昌驛下逢少保驚湖相公赴召是日大行人

齋勅迎勞適至敬抒贈賀

直道誰云竟忤時如公親結九重知大賢出處關朝

運聖代謀謨重鼎司龍紙纔開天咫尺使輶重遣路

逶遲試論再入中書事文呂于今復見之

路公文
穆也

德州董子廟

董生讀書處寂寞臨高臺門牆窺孔室編簡拾秦灰

業守三餘積官存一畝開墨池春草遍園木晚禽來

獨有賢良策人稱王佐才

翰林齋宿

郊裡元歲感聲明玉署深寒宿舊京長樂聽鐘天已

遠鍾陵對雪夢猶清池頭星斗歸環珮城上風雲戰

旆旌鷄侶此時皆侍從綵毫春色賦初成

汪司成學省齋宿寄贈

清宵琴鐸靜齋廬悵望無因奉起居寺近獨吟孤嶂

雪燭明親校六堂書雲中比翼瞻鴻鴈河畔開絨憶

鯉魚漸擬謝池春草發清詩幽夢復何如

禱雨曉出神樂觀

燈火嚴城啓樓臺祕苑通精明石壇月婁斷栢林風

望極仍延佇憂深尚蘊隆辦香勤祝史何以格皇穹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三

欽佩南原草堂集別

梁苑乘驄馬秦淮掩竹扉因憐奉丹詔不得羨荷衣

古屋秋山近清池夕鳥飛故人從此去吾至欲何依

黃子伯固昔為兵部郎官率同列諫止巡幸被

杖斥歸今上登極起為南京大理丞奉表

入賀錢以是詩

明到鳳樓聽漏日漢儀重覩淚堪垂伏蒲舊侶誰同

在薦葉芳名帝獨知驂駟逸步詣長道鷄鶩崇班戀

赤墀憑將金鑑千秋錄為獻南山萬壽卮

張子常甫自翰林出督學旋以病告寄贈

登朝與子最情親
院宿郊遊事已陳
蹇失鳳池官自好
重歸山逕業猶貧
遍栽松菊疑真隱
且廢謳吟惜病身
燕乳蝶飛烟草綠
相思難寄秣陵春

新作院署之堂汪司成投贈佳篇用韻和酬

偶鋤荒圯得清深
更置芸編對素琴
涼吹瀉軒翻竹韻
朝陽臨砌捧葵心
高依鳳闕知天近
淨掃蜂窠與月侵
幸有大賢攜晚進
文觴幾度愜幽尋

金鑾西畔玉堂深
鳳沼雲泉滴暗琴
已藉典謨開駿業
更留烟月寄閒心
池栽脩竹藏鸞語
亭覆荒碑見薛侵
牛渚故逢仙子問
桃源不遣世人尋

鈴山堂集

卷六

四

和郭司業官舍閒咏

堦西衆山處
重到有餘情
地近名賢宅
庭栽古栢成
夕嵐迷疊嶂
秋雨過高城
最愛攤書坐
窓燈映竹清

大宰羅整菴昔居此有所植相存

二

前日瀛洲侶
同來白下居
真能忘爾汝
時復到堦除
魚筍供常宴
朱鉛校古書
南都官况僻
暫免聽朝車

三

池寬新雨後
山翠夕陽時
秀句無心得
幽懷只自知
暮鐘來古寺
秋槿徧疎籬
欲踐移尊約
新涼月色宜

酬和少宗伯汪先生省中步月見懷之作

南宮風露湛清寒
華月當窓轉玉盤
始信仙蹤隔塵上
漫憐浮世有悲歡
茶烹石鼎分池雪
香爇金鑪和澤蘭
忽荷雲章寄瓊署
欲携春興伴花壇

夜深高咏在虛亭
無柰蟾光影竹青
對樹棲鴉眠自在
倚城更柝語丁寧
歌餘白雪翻瑤瑟
興入滄洲拂畫屏
人事故逢清景少
賞心長爲碧雲停

石澗先生榮進吏侍兼副史局用韻賀贈

鳳日龍霄近欲攀
仙蹤元只在蓬山
盡誇榮寵從今盛
長擬門庭似舊閑
羣才總屬陶鈞地
一字猶嚴嚴斧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五

斧間當日相從今
遠別玉堂京月夢清頻

送王中丞赴召前在豫章有平難之績

繡斧清霜避樓船
綠水開風雲千層會
麟鳳衆賢來投老
仍嚴召當途賴上才
向來籌策地投檄
淨烽埃

贈林大理茂貞

爾別河橋繫我思
柳枝攀贈綠烟絲
中興奏議看前輩
南國聲名重棘司
今古祇應榮節槩
聖明奚啻負恩私
明庭此去觀夔契
好續徂徠聖德詩

楊侍御使蜀

江草萋萋江水長
使軺聞欲度瀟湘
開帆夜坐星霜

色載筆春吟杜若香絲繡過家非舊服早襄還闕
新章西州五月無炎暑應避青驄滿路霜

待月集宗伯鳳山邸第

風梧翻夕簾雲葉漏輕光東林初上月華館更留觴
寅清欣務簡宴語接宵長方占德星聚復咏棣華芳
時公弟
初至

送禮侍吳公赴召

文昌星彩動南宮徵拜三卿寵數崇承旨故隨宗伯
後致辭初入謝班中披雲近覩長安日擊水高搏渤
海風朝省事頻聞日少回看烟月憶江東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六

蔣戶侍省墓送贈

楚江秋潦淨巴嶺夕雲重烟鳥隨孤舫鄉山到萬峯
窓園餘舊菊墟墓長高松國計遙相待期君隔歲逢

贈邵參憲

幽蘭閔芳馨白壁懷堅貞端居不踰閭奕奕當世名
剡薦馳雲陛鶴書貴柴荆直道昔忤時今爲士所榮
始感白日照親見黃河清恭翼承皇命慷慨發脩程
馳車列城避鳥道千峯行水郵經楚甸海嶠浮昆明
飲水徇苦節擊集蜚英聲揮手自茲別許身良不輕

奉送司寇趙公入覲

蒼公得句銷鳴球司寇引杯蒼絲舟金函奉表江東

發銀漢乘槎天上遊六月滄洲不知暑夜泊風烟渺
何許遠勢斜分清泗流新涼早入長楊樹美公懷抱
有餘清臨流見月幾詩成調高白雪誰同和行愛青
山自問名公今去國已經時星履重來上赤墀臯陶
淑問持邦憲闕道清忠結主知純皇當日擢羣
英三十餘年並列卿廟堂正藉經綸業江海猶傳冰
蘖聲

贈寇京兆

宦情鄉思渺難裁悵望春帆帶雨開芳草不堪頻送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七

客暮雲何處獨登臺閭闔解說循良政廊廟元須卓
異才借問府中林館勝棠花應候使車回

贈邊太常參銀臺北覲

兩卿南國望同上赤墀行接羽鵷鸞貴論言玉雪清
冠裳臨偉饒風雨發嚴程遙羨川途興新詩幾許成

二

莽莽龍河雪雙帆幾日開亦知從此別已是隔年回
珂馬春城並衣冠曉仗催驛亭梅柳色來往送行杯

暮春神樂觀餞方使君

登臨南郭久相期忽漫看山是別時童子正宜春服

咏使君莫爲一尊辭林中坐石焚香靜花裏穿雲
洞遲欲贈美人無編紵石壇折取古松枝

贈少司寇胡公赴召

秣陵佳勝幾招邀公去風騷歎寂寥耆俊總登公鼎
地乾坤今觀聖明朝鵬擊水辭瀛海鷁排雲上
紫霄黃花送酒期留醉滄浦鳴榔惜去遙

贈太宰羅公歸省

寧親詔賜驛舟行祖席南都盡列卿裴宰重名懸水
鑑秦公家範列簪纓日臨化國春逾永星映澄江德
共明已報遠書傳勿藥要知虛席待持衡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八

大司馬廖公致政

兩都清望許誰先留鑰恩深遽引年陵路曉辭松罷
雪江船春坐水連天山林歲月從今得編簡敷名與
世傳舊里龍灣草堂勝手栽松菊故依然

贈楊月湖先生

塵外高蹤何處尋白雲依岫鳥歸林才於濟世施難
盡學爲逢原得最深獨抱章編開自註靜觀庭草坐
長吟門牆已隔春風地江漢徒勞費寸心

寄壽少傅遂翁先生

朝望重經綸地五畝情怡水竹間天下正須安石

起洛中猶放凍翁閒詩尋丁卯橋邊宅丹放金焦寺
裏山毬馬輝如尊俎勝隱園高會渺難攀

大宰楊公考績送贈

相業當朝文敏最直看家學到今公笏牀經笥傳何
遠岐鳳郊麟瑞本同政以經綸歸重望久知清白振
高風國恩世受何爲報多在山公啓事中

送司徒秦公入朝

紉履乘春上玉墀梅花度臘送行庀承明宣室元相
待驚渚鍾陵無到時江上流移何日少眼中經濟屬
公宜東曹齋閣松陰在幾借前籌退食遲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九

觀雪登清涼山餞秦司徒

巖壑風烟積樓臺氣色寒祗園最高處飛雪更宜看
鶴近瑤空舞花依綺席漫中臺趣嚴召南斗寄餘歡
送魯給事之江西

送別逢春望轉迷柳條紫綠草新齊回看紫禁烟霄
上獨宿征帆楚水西事往不堪聞戰伐憂分行可慰
黔黎城邊高閣臨江在間對山雲續舊題

贈寇都憲赴鎮

上谷風烟鉅鎮開雄關疊嶂鎖秦關山川故識鸞輿
幸戎落新驚繡斧來旂牧總叨明聖力保釐多倚憲

臣才秋城落日烽塵靜倚危樓登萬里臺

送邊都憲召掌北臺

詔書宣召北門歸戀關懷鄉願不遠行愛雲山過舊
里步紆星履上彤闈朝廷正倚臺綱重天日長瞻帝
座輝雄峻古稱一獨坐官寮回首避霜威

顧山人壽詩

最憶蕪城車馬地草堂花竹淨風烟地偏塵市同真
隱貌古衣冠似列仙清愛暑簫吹海月靜看玄鶴舞
芝田綠蒲青文俱生色歲歲開尊今日前

朱潤軒壽

仙山堂集

卷七詩

十

仙鄉獻壽逢新歲同里相過總近親行樂不妨時序
改交驩惟有酒盃頻化橋燕能留客對水看山不
負春闈說揮金多義事江城無限待鋪人

徐氏東園觀梅

東閣開筵雪樹春主清花意共清真似憐標格初經
眼自識芳香久襲人驚移天上種珊瑚不受世
間塵習池賓客俱名勝誰尚從知德有鄰

喜雨

南國夏無雨鍾山朝出雲精虔三日禱甘澍萬家分
野愛商羊羽池憐蜥蜴場羣康衢今日頌一飯是吾君

二

雨清雨至蕭颯浣煩襟開軒進荷氣閉院靜聽
鳳沼流泉細形樓隱霧深隱几聽脩竹何異在中林

喜雨和胡都憲

沾席敲窓慰客心院池新水坐來深煩襟正解塵中
渴好事如聽谷裏音霽霽總隨和氣洽蕭森時逐遠
風沉天公只借須臾力明日郊原看綠陰

喜雨和汪宗伯

懷望星河作夜晴曉聞零雨度高城乍迷雲岫氛氳
合亂入槐軒浙瀝鳴正有清涼破炎毒可無新句答

仙山堂集

卷七詩

十二

尚情郊原明日堪攜酒自喜吾兼吏隱名

喜雨和秦宗伯

焦枯何計訛吹噓一雨全勝萬斛珠看舞商羊應得
意聽鞭蜥蜴最憐渠涼開竹簟眠方穩日飯盤蔬味
自腴志喜有詩傳畫省邑人慚和郢歌餘

喜雨和郭司業

入秋忽聽翻江雨長夏空瞻落檻雲頓失塵埃淨如
洗乍迷山翠杳難分民情正望倉箱富神薦猶憑黍
稷芬更喜清涼慰幽獨簡編遙夜坐膏焚

贈友

大江渺千里金陵麗五雲枉棹特垂訪念子意何勤
久客懷故知相見各欣欣且復話鄉邑不厭窮朝暉

二

留都羅群署詞林最蕭闕古屋陰槐栢時見簷前山
圖史紛座隅披翫豁心煩與子坐永日清風竹珊珊

三

北風吹層波高帆疾於馬矯首望雲山日夕到鄉舍
親友慰遠歸春杯正堪把故園多所歡薄宦何爲者

簡尚賓將歸賦贈

相留忽是一年期落葉西風話別時賓館寂寥寒榻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十一

祥

在吏情涼薄故人知舟衝霧雨帆飛遠書憶鄉園鴈
到遲明日古槐修竹裏玉亭吟坐復同誰

贈葉刑部

把酒逢宵月登車犯早寒遙迤涉遠道日夕望長安

霜蹄看驥展風翮次鵬搏以我僻居者殷勤懷所歡

遲歸秣陵署高咏對雲巒

吳司空舊家嘉魚有東湖徙居蒼梧作東湖書

院命予賦

問訊東湖第司空此卜居清瀾堪悟道石室可藏書
野綠開裴閣花香引邵車蒼梧轉奇勝風景似嘉魚

題羅太守畫

何處林居好移來屏壁間風泉留噴薄雲霧鎖孱顏
谿憶浮槎到峯疑采藥還郡齋收印坐知爾飽看山

二

谿山盡瑤素曉霽更宜人
不悟梁園雪虛疑芳樹春
剡舟乘興逸郢曲和歌新懷君當此夕難辭渴心塵

聶君持梅雪卷請題走筆贈之

驚沙尺書何日傳聶君近泊金陵船到門覽刺亟出

近丰度雅樸神脩然書云此君樂幽尚十年寄跡江

湖邊平生愛梅有真癖梅雪自號爭清妍瓊姿綽約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十三

種萬本茅屋正在春風前芒屨緩步石逕月拄杖獨
往青林烟有時臨流發孤嘯風致髣髴疑連仙只宜

跨驢學肩聶那復騎鶴思腰纏青蚨沽酒與之醉散

髮岸幘歌青天吁嗟聶君亦不俗揮毫贈爾梅花篇

無錫茹氏惜陰樓其先世所創民澤請題

如翁讀書處高樓名惜陰捲幔燈烟在開軒草帶深

古人勸志業我輩得規箴爲誦陶公傳千秋見苦心

酬陸司業見寄秋懷之作

書囊藥裹鎮吾隨岐路東西豈預期多病祇憐癯滑
在素心惟荷故人知遊魚遠水書難寄碧樹高雲

每邊簾幕掖垣追逐地欄斷虛薄恩私

雲海滄茫隔鳳臺兩年剛得一書迴敢將膠漆期君
並莫爲陰晴與世猜往日詩篇常在把幾時尊酒定
重開龍山又是榮華錦珍重登高作賦才

登金陵觀音山

江閣憑虛似幻成綠崖蒼壁有人行波晴日抱龍
窟天險山圍睥睨城萬里濤瀾爭赴海八埏琛帛盡
朝京誰能不到層軒坐臨水看雲失宦情

和顧東橋憲長遊天界寺之作

素衣不受_上塵侵虛谷超遙見此心苔徑客吟猿鶴

鈴山堂集

卷上

十四

靜石牀僧定薜蘿深高賢有意依蓮社開士何年建
鷲林更借玉琴酬雅興欲憑_上草寄幽尋_前全括

寄壽高仰峯先生

勲業三朝重年齡八表高名應書汗竹壽及薦蟠桃
天遠冥鴻跡池新綠鳳毛聖明頒異寵賜誥貴林臯

二

鄉里論耆舊惟公五福完壽鄉餘日月憲府重衣冠
老鶴昂仙骨貞松耐歲寒青雲誇令子更折桂枝看

三

昔奉秋堂宴公歌雲海篇追趨懷杖履瞻望禮星躔

臺傍重門近洲分碧水連秣田新報熟歌醉入豐年

蔡氏濬永軒

路草眠牛集雲松弔鶴來黃山開碧嶂蒿里闕層臺
哲士今亡矣高風日遠哉淵源尋舊德梁木歎遺材
不見丘原起惟餘風樹哀諸孫寒食裏日暮莫椒回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圭

鈴山堂集卷第七

鈴山堂集卷第八目錄

詩

奉送大宰楊公赴召

送汪吏侍先生

至日信州懷寄汪石潭宗伯

弋陽遇贈舜卿翰檢兼寄用修殿撰

送凌司訓

兩泊鳳洲酬寄朝望太守

遊洪陽洞

曉濟鄱陽湖

鈴山堂集 卷八目錄

泊弋陽江

夕會顧官諭兄結蘇驛下

姑蘇城中少傅王公怡老園子貞中舍邀集

怡老園後池集

虎丘臨眺和朱侍御 二首

題悟石軒

賦少宰汪公西溪草堂

盤谷歌爲司寇高公賦

題胡使君司泉

蕭子卜居梅林賦贈

學士崦西兄論秀選朝太京江有詩見寄次韻

奉酬

閣學吳公省墓例贈

贈張建寧太守

送葛刑部慮囚

經筵呈館閣寮長

經筵進講畢還至國庠會寮屬諸生聽講

送李若溪僉憲

送羅南康使君

贈柳州桂二守

鈴山堂集 卷八目錄

贈簡少府

贈鄭南昌復官昔與逆藩之難

大理湯公壽詞

送趙司空致政

送秦司徒致政

送鄭刑部之南京

送吳學士視篆南京

陳監丞父壽詞

弗氏橫林孝友堂詩爲學士鍾石賦

經筵宴罷有述

賞荷劉司空部署次韻

夏日李公薇園燕集次徐少宰

徐養齋方棠陵偕至喜而有作用浚川少司馬

韻

鳳圖爲宗伯序菴公題

九日登戒壇寺閣

和陳司馬元日早朝

寄壽少傅本齋謝公二首

贈別汝湖學士

庵西徐少宰省中藤花開有詩予同作

鈴山堂集

卷八詩

三

寄贈宮保白樓吳公

贈劉梅國都憲

贈許學士歸省

贈費司訓之山陰

答用修見贈

用修殿撰惠予詞中雲松竹筆

用貞中舍贈雲根竹茅筆各一

夢竹卷題贈兩世貞光祿

鈴山堂集卷第八

詩留阮藻

漁石唐龍

升菴楊慎評點

奉送太宰楊公赴召

豕德家聲遠登賢國論公泰應占世運聖已識淵衷
聽履星辰切持衡水鑑同構堂齊柱石補袞藉山鼎
熙洽隆殷祚高明達舜聰平章均四海峻絕冠群工
霖雨收輿望丹青肖祖風四朝推練達一節想清忠
播物鴻鈞大掄材杞梓充山濤能薦士王旦不言功

鈴山堂集

卷八詩

一

猷告寧聞外謨詢待折中正容亡儉側軫慮切瘝痍
祖席逢秋淨王畿屬歲豐競看威鳳集周雅咏梧桐
送汪吏侍先生

叨隨鍾阜瞻依近悵別江波跋望勞長奉清言過玉
署重聞仙步上銓曹時艱可睹紆籌定國議新陪出
論高願坐廟堂同水鏡總收賢俊入甄陶

至日信州懷寄汪石潭宗伯

至日題詩信州驛泊舟虛館近寒汀江潭歲晚蛟龍
蟄巖壑霜餘檜楫青鳴玉尚思金殿直移文深憶草
堂靈謝公正在東山畔日對雲峯看翠屏

天畔登臺望北辰三迴已隔御筵春
水霜暗惜年華老棋局頻看世事新
安得梅花逢驛使欲憑瑤草寄
佳人白鷗片片風湍急掣柁衝星下遠津

弋陽遇贈舜卿翰檢兼寄用修殿撰

京國何時出舳舻此地逢批鱗叩龍闕
翊翼下鰲峰天地生全德江湖汗漫蹤
相留話今夕明發楚雲重

二

兩賢俱侍從萬里各風埃鳥道青冥外
誰憐逐客來醉歌頻擊劍愁望且登臺
珠樹同棲鶴蓬山遲爾回

送凌司訓

鈴山堂集 卷八詩

二

沅湘從此去孤棹雨冥冥烟嶼宜春望
林猿足夜聽青雲誰假翼白首嘆窮經
明日河陽酒思君草色青

雨泊鳳洲酬寄朝望太守

厭驛高城雨還維古驛舟瓊枝那近眼
烟浪遍生愁

二

鴉濕波翻木鷗喧雨滿洲離心何處是
暝色載孤舟

三

鳳洲幾回至一至情眷眷佳期渺未忘
薄別寧當怨

四

山閣憶春臨渚花宜晚望不共灤西遊
空懷鄂中唱

遊洪陽洞

鶴馭鸞驂去不回林扃岫幌客頻來
洞門日照烟蘿發巖竇泉飛雪屋開始
驚奇僻非人境更愛攀臨坐石苔迴輿
出谷千峯暝猿嘯禽啼萬壑哀

曉濟鄱陽湖

鳴榔發荻浦擊楫過蘋洲晶霞日爛
盈盈天漢流遠帆征未息高鳥去何求
汗漫江湖志吾今幾度遊

泊弋陽江

客思增悽斷風湍渺宿留雲來津樹黑
雨集浦帆收作宦逢揚閣辭家感麥秋
龜峯嵐霧裏心賞若爲酬

鈴山堂集 卷八詩

三

夕會顧官諭兄姑蘇驛下

共憐揮手別蒼峯烟水吳洲此夕逢
世事祇應論塞馬春雷正合起潭龍
坐闌紅燭談猶健折贈瓊枝意自重
借問昔時鸞鶴侶幾人同聽鳳樓鐘

姑蘇王少傅怡老園子貞中含邀集

宛似入雞山寥寥雲壑間攀松上巖翠
憩石坐苔斑香漢清班接林園樂事關
昔遊陪劒履輝赫想台顏

怡老園後池集

竹逕蘿烟翠重行尋幽洞失前峯因攀
巖下叢生桂故識雲中舊種松樓臺碧
水虛相映單馬高門日

自容猶道綠尊歡未盡別來深院起歌鐘

虎丘臨眺和朱侍御

泊舟禪逕石門通徙倚湖天望不窮正掃書壇拜和靖猶開梵塔禮生公汀洲晚浸蕪菁水臺殿晴呼松栢風惟羨觀風驄馬使清遊麗句滿吳中

翠嶺晴烟鎖鷺峯玉泉陰洞隱龍宮高攀雙樹青冥上俯瞰三吳宿霧中沙浦斷雲低度鳥石林修竹靜吟風禪房水石佳遊在塵世滄桑浩劫空

題悟石軒舊傳生公說法石為點頭軒以是名盤石寺門前相傳聽法年襲訛僧善幻賞勝客猶憐

鈴山堂集 卷八詩 四

松桂流寒月藤蘿起夕烟未須談寂理聊此息塵緣賦少宰汪公西溪草堂

山輝知玉韞淵靜識龍居古邑名賢里膺門幸到予開堂瞻劍履登閣覽清虛積翠羅千嶂分流貫二渠夕雲生畫障春水動鷗魚庭愛森瓊樹門看擁駟車玉牀留貯笏丹壁會藏書直道中朝仰高名北斗如鳳凰需寵詔蘿月卧林廬理愜心彌逸神閒體自舒萍遊奉佳論臨別意躊躇

盤谷歌為司寇高公賦

樂清山水天下奇中間若嶼更逶迤坤靈勃鬱萃元

氣何人上築開新基高公百年草堂在林色川容未

曾改地隔桃源長子孫村標盤谷名江海盤谷幽棲自隱君後人濟濟藉芳薰一溪森梓橫青野九畹蘭蓀結綠雲堂下陰森滿松栢風雨冷泠護幽宅歲時蘋藻薦明馨階前半是朱衣客司寇承恩著錦袍江山掩映羅旌旄後來傑出况非一上下彩鳳看翔翱禮成叙飲復酬倡接盞飛觥各相向里閭風猷出故家朝廷禮樂歸群望吁嗟乎湛恩餘慶奕世存路人盡識于公門請君試聽歌盤谷昔日三槐安足論

題胡使君可泉

鈴山堂集 卷八詩 五

秦安卦山北相傳有異泉胡公讀書處釣月弄潺湲漱玉雲根爭牽蘿雪瀑懸夜絃翻雅調春甕瀉芳洄江海羣餘澤山林結靜綠鑑澄心比瑩膏潤喝同蠲地以高賢勝圖將美蹟傳次山文筆健巖石幾銘鐫

蕭子卜居梅林賦贈

溪上梅花玉作林溪邊茅屋苦寒侵孤山倚棹逢詩興額上移家見客心日晚漁歌來浦溆雪晴花色上衣襟風塵擁傳勞為郡時向滄洲寄一吟

學士庵西兄論秀還朝次京江有詩見寄次韻

樂淵

悵望使星天漢上欣傳書札沓雲邊即從玉樹看顏色却以飛蓬感歲年南國文章留藻鑑北扉冠佩近鑪烟追攀莫及空相憶吟對寒流月滿川

閣學吳公省墓例贈

出郭烟霜破曉晴賜舟津吏報嚴程青春故及還鄉樂黃閣應看扈聖榮家有絲綸三世貴學惟忠孝百年情天平泉上知回首手種松楸次第成

贈張建寧太守

武夷烟月鎖潺湲露冕春行碧嶂間粉署却辭仙直遠滄洲故與吏情間朝廷政賴循良寄閭巷風從揖

鈴山堂集

天卷八詩

六

讓還精舍考亭松桂在爲收遺籍副名山

送葛刑部憲因

久持憲簡推高步遠下星軺捧德音渙使光華聯命出虞廷欽恤霽恩深春從化筆回膏澤日到園扉仰照臨共道千門多世德駟車重駐越江潯

經筵呈館閣寮長是日予與費官贊講尚書說

命孟子國君進賢二篇

獨楚何語可聞天敬展瑤篇洞案前從諫願逢明后聖審官期用國人賢壺添玉漏移晴旭香近金爐引瑞烟幸奉太陽依未照愧從滄海託微涓

經筵進講畢還至國庠會寮屬諸生聽講

翠華仙殿說經回冠帶橋門講又開豈有涓埃裨聖學獨慚模範育英才雲龍嘉會逢明代奎壁祥光應上台聽誦唐虞風噩爾載歌琴瑟思悠哉

送李若溪僉憲

別君南國若爲情聚首無端復送行同里衣冠知己少外臺風紀拜官榮枕櫛夜宿蠻中驛金鼓晴登嶺外城儒術古來經世用直看尊俎坐談兵

送羅南康使君

猶煩領郡赴江干千里南州路未難遺愛舊栽棠樹

鈴山堂集

天卷八詩

七

徧別懷今放酒盃寬山深洞可尋名蹟家近書能慰母歡見說府中公事簡五峯蒼翠倚樓看

贈柳州桂二守

南登桂嶺道却上楚鄉舟賦就江籬晚書回旅鴈秋山形攢劒戟方語雜旂裘好種江邊柳還將惠化留

贈簡少府二首

御史一源
之仲父

客舍依蓮宇清風滿竹林愧予懷短刺長喜得幽尋旌節梁園迴雲山楚甸深別離明月共千里寄同心
爾向滇中去官程柰遠何雲峯當馬峻霧樹聽猿多

郡僻逢迎簡天南氣候和相期敷惠政早入遠人歌

贈鄭南昌復官昔與逆藩之難

黃綬欣看復在身却論前事益沾巾江關亂後餘殘
鼎棠樹春來泣故民人情閱世從翻覆直道憐君有
屈伸已喜拜恩同雨露可堪回首憶風塵

大理湯公壽詞

廷尉當朝彥榮名晚節全棘堂卿月迴天署法星懸
魏闕班頻入巴山使久旋邊陲經畧後旒冕對敷前
議政過松掖聽經侍翠旂禮看優寵渥貌不怠恭虔
利鐸餘盤錯貞松閱歲年書雲逢令節彌誕秩初筵

鈴山堂集 卷八詩

却老傳直訣陰功格上玄于公曾活獄貢禹解惟賢
宅蔭宮槐近窓迎海日先願言躋壽域長此奉堯天

送趙司空致政

巖然冠紉漢司空出入三朝操履同事忤貴人知節
際心憂王室見清忠俞章賜允 皇仁大薦剡留賢
物論公遙羨高躋去塵網雲霄萬里一冥鴻

送秦司徒致政

履聲長聽殿東墀但席春明是別時去國二賢輿論
惜登庸八座大名垂雲霄路隔冥鴻遠江渚情牽碧
草思莫謂東山成穩臥蒼生應有謝公期

送鄭刑部之南京

人事無端類轉蓬更勞分署過江東三年臥病烟霞
隔尊酒逢君笑語同地勝湖波浮几席秋深庭菊傲
霜風蕪城亦是紆乾路望近橋陵紫翠中

送吳學士視篆南京予舊領此職

二年相逐喜同聲幾度塵沙並轡行新握院章當妙
選重吟江樹動離情蓬瀛地接金鑾近城闕天開碧
嶂清借問舊堂情竹在壁間虛薄愧題名

陳監丞父壽詞

壽酒新開秋露盤草堂高隱碧雲端花邊玉杖閒堪

鈴山堂集 卷八詩

拄篋裏丹經老自看濟郡伏生還授學鹿門龐叟只
遺安膠庠有祿能分養恬淡無心羨達官

費氏橫林孝友堂詩爲學士鍾石賦

地擅溪山美鄉稱德義門衣冠先澤遠詩禮古風存
瓜蔓綿相引槐陰綠正繁傍巖開甲第統砌樹芳藜
疊嶂芙蓉峙飛流玉練奔楮亭春秀若績石夜聞猿
蘿幌攤書靜萍池洗墨渾釣遊仍舊里騰翥並天關
黃閣崇師保中朝偉弟昆朝回珂滿路燕集醴盈尊
遺範元無改殊恩詎可論祇應傳五桂名比竇家村
經筵宴罷有述

袞席龍盤展仙班驚列行賜筵沾玉醴歸袖帶爐香
身到鈞天近恩垂湛露灑聖朝儒學貴虛薄愧明揚

賞荷劉司空部署次韻

東省盆荷初夏開綺筵晴旭淨風埃氣和嘉瑞先時
見地迥靈根近日栽鏡水綠雲頻對酒露盤仙掌獨
登臺尚書星履朝天罷每爲紅芳竹逕來

夏日李公微園燕集次徐少宰

堂軒地迥開新築松檜年多長舊園涉逕忽驚炎暑
失尋詩故與俗情違池邊折芰留連坐竹外移燈酌
酒歸遙想紫微花上月清宵獨對謝玄暉

徐養齋方崇陵借至喜而有作用王浚川韻

徐養齋方崇陵借至喜而有作用王浚川韻

徐養齋方崇陵借至喜而有作用王浚川韻

徐養齋方崇陵借至喜而有作用王浚川韻

江上新傳李郭舟鶴汀鳬渚羨清遊誰知今雨來千
里似憶佳期渺十洲梧竹越山樓絲鳳風雲天路引
驂騑相留擬下南州榻醉裏狂歌海月秋

鳳圖爲宗伯序菴公題

鳳飛千仞宿崑丘饑食竹實渴飲滄海流人間此物
不易見云胡得之置在中堂幽巖然注視使我疑文
彩照座光陸離初驚素壁開丹穴忽辨朝霞捧赤曦
騰輝絢景瀟東海積石方壺渺焉在羸女簫聲隔彩
雲緌仙笙韻流蒼靄憶昔重華稱盛治覽德呈祥曾

一至周京載見岐山鳴邇來千載不復聞其聲
粉墨丹青空爾形方今聖人在位寰宇清謠廓氣

曉登休明鏘鏘韶濩諧靈奏鵲鵲鳴充王廷吁嗟

乎人中之鳳乃所珍我愛南宮上卿美且仁格天事

業歸寅直華國文章重縉紳昌辰更賦卷阿什化日

高翔阿閣春

九日登戒壇寺閣

梵閣千峯裏征驂九日來松蘿禪逕入龍象法筵開
黃菊寧簪帽青蓮獨上臺如堪授直戒吾此息氛埃

二

徐養齋方崇陵借至喜而有作用王浚川韻

徐養齋方崇陵借至喜而有作用王浚川韻

徐養齋方崇陵借至喜而有作用王浚川韻

塵跡何因到名山不易逢谷深微辨徑寺近始聞鐘

古樹寒飈急幽軒夕翠濃菊觴違雅集相憶在高峯

是日學士汝湖
邀集予不及赴

和陳司馬元日早朝

袞袍當殿識威嚴黃表開函近御筵舜曆堯章欣載
紀日華天表慶同瞻赤葵心向青陽吐豐章恩隨湛
露霑聞道塞垣新撤警聖謨賢略已先占

寄壽少傅木齋謝公

孝廟看遺老明公獨巋然向非平格壽那觀中興年
劍履重趨闕純誠自格天要知敦薄俗湖上有歸船

二

再入中書日諸生得重親代宗瞻氣象龍馬美精神
正喜謀衡室旋聞偃渭濱高樓限巖壁壽竿若為陳

贈別汝湖學士

少年擢第勝瓊枝同在清朝白玉墀漸老不堪仍送
別後期何地更傳厄橫經帝懷皆稱貴載筆綸閣已
訝遲剡水越山深駐馬因看春草一相思

崦西徐少宰省中藤花開有詩邀予同作徐昔

侍外舅守溪公授經于此今繼踐其職云

華省曙沉沉朝回坐密林竹風增爽氣花露淨朝陰

鈴山堂集

卷八詩

七

軒靜馴孤鶴牀空對素琴昔言公輔貴仍有薜蘿心

二

地是留棠舊人應比玉清獨攀東省樹猶憶下帷情
蘿映攤書靜花增采翰明天庭多雨露歲晚共芬榮

寄贈官保白樓吳公

却憶吳門豪上居草堂高閣瞰清虛青宮舊識尚書
履石室應藏大史書開檻海鷗依釣席移尊山鳥依
籃輿鴻賓鳳翥誰堪似鄰桂莊椿慶有餘

贈劉梅國都憲

保釐東土新恩下制置江淮後命催當署棠陰隨處

滿自天龍勃兩迴開樓船聽雨看吳岫淅淅秋
沛臺報國總需劉晏策逢時不羨賈生才

贈許學士歸省

銀魚學士今公輔青霞又入真地便紫誥黃麻罩雨
露瓊林瑤草傲風烟萊衣拜慶承恩詔艷菊攀英薦
壽筵暫向故園榮畫錦即歸蓬閣賜金蓮

贈費司訓之山陰

遊吳還適越心賞寄風烟世業稱韋相諸生仰鄭虔
客帆秋草外官舍海雲邊送爾增遐想重歌棣萼篇

答用修見贈

鈴山堂集

卷八詩

三

雞鶩爭稻梁鳳凰食琅玕感惻念物理沉寔結憂端
俛仰宇宙間知己良獨難我友在遠方欲往從遊盤

岷江阻奔洶劒嶺間噴吼緬懷九苞質詎接雙飛翰
睽離驚歲改棲息謂形單斷苓春雨暮采菊秋露漙

明后應天曆衆賢集衣冠奄忽千里至執手平生歡

濯纓升博望踴躍遊長安愧比蕭父妾芳馨託幽蘭
幸容竿跡濫莫遣膠盟寒晤言期誰與懷抱為君殫

再次

昔行湘江曲萬竹青琅玕低枝蔭水石高葉拂雲端
竊適心賞趣寧辭行路難灘波渺萬里桂嶺鬱千巖

風溪渡颿爽雲嶠嵒嶠會意輒廢駕放歌或滿
形勝豈不美但愧言詞單竭來故山住兩見白露溥
睠言懷魏闕復此彈塵冠休文自多病劉琨故少歡
京國多貴遊閉門臥衣安贈君湘川竹貽我握中蘭
蘭流香氣馥竹凜清風寒貞素各自保精衷詎能殫

三

夫君起西蜀謁帝陳琅玕妙齡賜上第聲名動朝端
遂令海內士嘖嘖稱才難譬彼珊瑚枝置之亦瑛盤
清輝映皎潔修幹交噴噴賤子忝官署往往接英翰
珠玉富璀璨覺我形寒單開絨清風穆入手垂露漙

鈴山堂集

卷八詩

古

耿耿蒼小佩我我切雲冠池看鳳毛貴庭憶彩衣歡
蒼生望安石才人羨子安秘林應擢桂謝砌總生蘭
巨川須拯溺廣廈思庇寒致身立津要早願勲猷殫

用修殿撰惠予蜀中雲根竹筆

西蜀雲根修竹清管城新製比南金携來尚帶岷峨
色賞劇全傾翰墨林欲賦遠情牽渭樹合裁天詔灑
商霖虛心直節元相倚珍重佳人贈愛深

用貞中含贈雲根竹茅筆各一

青茆束束銀兔毫雲根修篁鸞鳳毛娟娟柔翰利所
操攜持蜀山越江濤投贈直比金錯刀翰林文價顧

爾曾念我寒思增鬱陶

夢竹卷題贈胡世貞光祿

君家竹林何處所萬玉蕭森作風雨夜間鄉夢遶園
扉曉望征帆渡江水悠悠堪濯纓羨君風致有
餘清玉堂延閣辭分直鳬渚鷗門思結盟忠安公後
重家聲千萬里身寄陵城雲泉自占江南勝軒蓋寧
論世上榮世間萬事何反覆平地波瀾變蠅玉君今
歸去耳不聞把筆題詩倚青竹

鈴山堂集

卷八詩

五

鈴山堂集卷第八

鈴山堂集卷第九目錄

詩

發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諸公會餞于

報國寺

登昆廬閣

寅長方李二公黃徐二少宰至勝泉寺餞別

勝泉寺宿

夕濟黃河

鄭州察院

中秋新鄭提學高子大賓集飲

鈴山堂集

卷九目錄

峴山謁羊侯祠

九日獨詠

初謁官保九峰孫公

題官保孫公宜晚亭

安陸陽春臺在

潛邸之西

皇考嘗登陟有

賦都院行署實枕其麓往年南塢賈公以禮

侍奉冊命寓止茲署有詩後六年門人萬

亦忝此官來奉冊命觀壁間次韻

吉祥寺

晚次普門寺是日發郢諸公餞於池河

晚次襄陽

使歸途中作

裕州阻雪

保安驛遇張內翰南使

行次汝墳

渡冰志險

立春日至京先寄嶗西少宰

九日天壇登集酬夏桂洲都諫

陵祀奉簡聞司寇唐中丞

泰陵果園夕餞感述

鈴山堂集

卷九目錄

二

陵祀夜歸

昌平學官劉諫議祠簡吳學士王徐二太史

清河村舍與聞唐二公小酌

送林石崖都憲

贈陳都帥

贈王太常之閩藩

夏學士榮賜犀帶并手勅褒諭賀以是詩

奉和序翁先生從遊西苑視榷

奉詔陪祀穀祗壇西苑遊囿汎舟太液和亭

溪學士

贈管銀臺

賦練塘卷李御史父

初入銓曹

赴任南禮部九卿命錢下馬福庵次韻留別

過東昌壽許學士尊翁九十

安山待聞

曉行南湖寄友

重經石佛閣望岸傍閣而賦之

將至徐州風阻野泊聞陳水部筆舟來會作此

寄之

鈴山堂集

六卷目錄

三

徐州陳水部萃墨亭留題

夜至淮陰中丞劉公臨訪遂譚臺院

譚張總戎宅

揚州別鄧太僕以正因寄玄菴楊學上

泛鴛湖

謁孝陵

南宮初上

送何司空

贈潘吏侍同年

顧戶侍考績補贈

序翁相公惠寄對月日懷之作依韻拜酬

留都諸司拜進元日賀表僕忝官禮曹當職題

署攝事訖敬識一詩

金陵城西泛舟太宰劉公邀集

觀音山驚磯臨眺

觀音山次紫巖太宰

觀梅花泉同紫巖太宰

牛首寺

曉登朝天宮西開集雲還坐東麓亭有作

和浚川大司馬

鈴山堂集

六卷目錄

四

和紫巖太宰

和玄菴少宗伯

和鈞谿少司馬

全山堂集卷第九

詩使郵稿 留省稿

升菴楊慎評點

發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諸公會錢子

報國寺

雙龍御節下重霄九棘芳筵集上僚冠蓋寵行賓禮
重山川銜命去程遙天香清梵留僧室霧樹啼鶯別
市橋幸遇 聖明崇孝理願從南國采風謠

登昆廬閣

遠目窮秋望高牕試醉攀鱗列城肆莽莽抱京山

鈴山堂集

天卷九詩

一

沙磧來鴻細松陰處鶴閑邸裏從此去旌旆幾時還
寅長方李二公董徐二少宰至勝泉寺餞別

古寺郊園勝名卿寵餞過還同習池醉更唱渭城歌

渭影依松桂潭香折芰荷暮歸 遠奈此別愁何

習池渭
城奏合自佳

勝泉寺宿

相送各已返獨宿在招提鐘 城迥星河隔樹低

方欣市喧寂轉覺客懷悽因 勞者深慙蘿薜棲

夕濟黃河 榮澤縣

秋叢沙路莽難分拍岸驚濤駭客聞千帆浪裏惟

影一鴈天邊自叫群漫灘積水渾無地極浦青山半
入雲借問榮城在何處不堪荒戍閉斜曛

鄭州察院

使節晨驅初渡河宋京梁苑日經過停車最愛茲軒
樹維楫猶驚昨暮波暑路塵沙淹渴思晚雲臺榭起
悲歌晉公祠墓千年在悵望秋烟隱薜蘿 州南有裴晉公墓

中秋新鄭提學高子大賓集飲

此夕中秋月來從鄭邑看冰輪出海淨桂子落雲寒
暫對儒臺酒聊尋旅夜懽如何千里別兒女憶長安

二

鈴山堂集 天卷九詩

二

倚檻浮雲暝開樽片月隨陰晴那可定會合正難期
桂苑曾題柱梁園好賦詩相留惜佳景明發路逶遲

三

途倦風塵色堂清燈燭光倏逢秋月滿轉覺旅行長
螢度露高幔蛩鳴出壞墻坐聞鐃吹發留賞盡餘觴

峴山謁羊侯祠

晉代傳遺愛羊祠獨至今峴山南郭上千古一登臨
未下看碑淚猶懷仰止心湯湯德澤在日暮漢江深

九日獨詠

齋館坐空寂雨聲荆楚秋風高木葉下天遠漢江流

佳節思道菊新寒理褐裘從來慣為客展卷自怡

二

地近宣城酒秋高宋玉臺臨觴那取醉作賦轉興哀

浙浙浦楓落冥冥湖鴈來陽春堪極目雲霧曉須開

陽春臺名

初謁宮保九峰孫公投贈

昔窺東閣恨無因得使南邦喜見親清漢波深龍久

卧碧雲天杳鳳難馴功成名遂昇平世溪泛山遊嬰

鑠身却到錦堂叢桂重帝臺風月自為鄰公第在陽春臺之南

題宮保孫公宜晚亭取杜句而名

鈴山堂集

八卷九詩

三

中

翠屏無限好歷歷近青冥落景閒宜對高歌醉自聽

浦帆依鳥盡巖桂向人青黃綺疑公是終朝輔漢庭

安陸陽春臺在 潛邸之西 皇考嘗登步

賦今都院行署實枕其麓得年南塢賈公以

禮侍奉冊命寓止茲署有詩後六年門人高

亦忝此官來奉冊命親壁間題敬和一章

皇居帝邱接仙臺使節春曹步武來 睿藻昔曾留

翠嶽塵踪不敢浣蒼苔龍文御氣氤氳合璽冊天書

煥爛開畫省玉堂傳盛事和家衣鉢歎非才

吉祥寺

曠何盤鬱林澤亦芊綿驚峰銜殿閣珠樹倚風簷
此地逢昌運 先皇有賜田永戴堯天日流輝照法

晚次普門寺作是日發郢諸公餞於池河

郢樹山應隔池河酒尚醺獨尋谿寺宿疑遠世人群

古桂寒禽聚虛堂夕磬聞神宮更瞻眺御氣繞重雲

二

騎擁巖旌合鐘鳴松寺深煙霞盤石磴臺殿聳珠林

未息征途駕偏憐閱世心郢邦今帝里簪使幾經臨

晚次襄陽

鈴山堂集

八卷九詩

四

朔雪荒臺獨鴈飛楚鄉凝眺轉依依天連浦溆惟寒

水山隱城皋已夕暉旅客競尋澗口住釣船閒傍鹿

門歸龐公舊隱巖屏在悵望無因得息機

使歸途中作

來日炎輝雪飛星軺江漢遠駢空山驛傍春梅

靜荒徼人逢漢使稀南國音書憑旅鴈上林花色待

朝衣眼中菑穰堪垂涕細寫封章達禁扉

裕州阻雪

玄陰疑北陸皓雪遍中衢整駕遲明發覽望復踟躕

野曠屬飈急陣荒饑鴈呼甘至衝炎日還今逢歲旦

遷轉無停跡，輶經多畏途。臨餐乃三嘆，溝中盈載夫。

保安驛遇張內翰雨使

驛榻風燈倚暮寒，庭松積雪皓宜看。使華遠下金鑾直，家慶先承綵服懽。江鴈引帆過鄂渚，死花迎佩憶長安。扈從正待揚雄賦，感激須彈貢禹冠。

行次汝墳

汝墳百家市，依依墟土間。野曠豁予目，青見車前山。嵩嶺露微雪，伊流瀉潺湲。倏感炎燠改，俄興旌旆還。遇勝初會意，省留仍慘顏。慙乏拯人策，默默但憂歎。渡水志險難，梁澤

鈴山堂集

卷九詩

五

洪河水上度，回望使人驚。寒日無朗照，哀鴻有斷鳴。垂堂孝子戒，叱馭古人情。天末風雲色，蕭蕭送遠征。

二

遠役逢年暮，危途感命輕。長河蟠地險，積雪與天平。逆旅悲今古，浮雲是利名。昔聞高蹈者，被褐偃柴荆。

立春日至京先寄崦西少宰

星輶計日覲神京，彩勝迎春在客程。沙上柳松烟霧色，水邊樓閣鴈歸聲。陽回海宇人皆樂，雲近蓬萊眼倍明。畫省故人勞見念，清詩早爲卜旋旌。公贈詩有蘭橈應逐

早春回之句

九日天壇登集酬夏桂洲都諫

仙都樓閣堪凝望，諫署牽觴得盡歡。九日舊從塵事過，八埏今向眼中寬。風來碣石驅濤壯，日上扶桑影樹團。君擅高才能作賦，吾憐短髮未畝冠。明良一代唐歌盛，禮樂千年復古難。即擬秦壇陳藁藉，早聞闕闕獻琅玕。

八座軒裳吟對酒，佳辰此會若爲歡。鳳飛正借高梧近，鵬運真同碧海寬。青楓極浦遙連影，細菊重巖巧綴團。桓孟高風追落帽，夔龍勝集慶彈冠。層城烟霧將歸遠，郢曲陽春欲和難。莫把茱萸問誰健，共看顏

鈴山堂集

卷九詩

六

色比琅玕

陵祀奉簡聞司寇唐中丞

秋日野晴朝露晞，六陵如黛淨煙霏。村原幾處臨寒水，臺殿千重鎖翠微。頻來古寺能留榻，久客緇塵欲化衣。西省內臺俱重望，叨陪鵷序有光輝。

秦陵果園夕憇感述

秦園衆峰裏，冬晴雪樹稀。宮監樓巖翠，山禽下夕暉。攀蘿悲隔世，種木見成圍。悵憶臨軒日，瞻天淚暗揮。

陵祀夜歸
繁星橫列炬，流塵起飛韉。遶樹遠鐘微，露衣零露重。

四望碧山椒山深夜寂寥雲興歸縹緲
重泉光景匿蔓草蛩聲唧唧唯有朝陵使年年來此夕

昌平學宮傍有劉諫議祠翰林諸寮陵祀則寓

止祠下予昔備員史官嘗兩至焉追憶舊遊

簡吳學士王徐二太史

瀛館虛塵榻香燈伴古祠衣冠秋祀到風節里賢思
堂近棲鸞樹泉分采藻池俊僚來袞袞仍續舊題詩

二

謝公墩尚在賈傳井依然問訊祠前柏懷予繫馬年
並遊看玉樹分直想金蓮已是仙凡隔衰庸愧後賢

鈴山堂集

卷九詩

七

七

清河村舍與聞唐二公小酌

十里清河去未遙暖烟秋色過楓橋柳條驚風故零
亂茆屋枕溪還寂寥誰家砧杵敲寒練客子風塵換
敝貂乘興且傾黃菊酒還家負憶紫宸朝

送林石崖都憲

中丞出鎮在扶風共說登臺兩世同入語宣廷催擁
傳霜威滿路避乘驄管纓纓繼芳躅
制崇宵旰憂勤問民瘼幾回
大明宮

贈陳都帥

平生仗奇節感激與誰論報主丹心切
戎戎偉績存

營鐙百陣合漕渠萬舟屯受詔辭皇邑驅車還里門
龍泉別壯士春草憶王孫聞有飛章薦重來謁至尊

贈王太常之閩藩

未論海嶠與宸居同是君恩感激餘地僻雲霞三島
近官清琴鶴一舟虛省薇書永消爐篆山荔風香引
傳車知爾茲行暫分手即看宣拜紫泥書

夏學士榮賜犀帶并手勅褒諭賀以是詩

賜犀新寵冠朝行飛白宸奎照玉堂霄漢渥恩承湛

露瓊闌清論滿朝陽君臣合契同魚水廊廟掄材有

棟梁留與詞林傳盛事要知明主重惟良

鈴山堂集

卷九詩

八

奉和序翁先生從遊西苑視教

行宮別殿接嚴宸詔賜同遊禁苑春龍渚泛舟呼力
士御厨分膳輟饗人陽和茂對皇情豫雲漢昭回聖
藻新政以艱難知稼穡共言魚水喻君臣

奉詔陪祀敕祇壇西苑遊矚汎舟太液和臺

溪學士

祇壇奠璧曉光初法駕臨疇宿雨餘幕近爐烟浮羽
仗林晴花色上簪裾身逢廣樂鈞天盛世際淳風太
古如農畝起家陪帝籍江鄉春事憶鄰居

偃居春汎渺銀河桃杏紅芳水綠波日出芙蓉開帳

殿風迴笙吹繞雲羅汀洲鳥藻榮光滿樓閣烟花
景多不是傳宣承帝澤豈緣天路得經過

贈管銀臺

奉使持天節寧親捧壽不傳車寒色送歌吹夕陽催
驛傍河津轉關迎隴月開留歡猶未盡計日漢庭回

賦練塘卷李御史父

悠然練塘上拂榻坐清風綠樹重於蓋澄流映若空
魚來深石下鳥度夕陽中獨有乘驄客看雲憶雨東

初入銓曹

肅穆堂堦迥陰森柏檜齊吏人依鶴立鳥雀傍林棲

鈴山堂集

卷之詩

九

水鏡懸清鑒絲綸照紫泥天曹元峻絕何意得攀躋

中堂有
宣廟勅諭

鑪篆銷寒晝濡毫削奏書多慙華省貴祇擬列仙居

心結靈冰裏恩垂雨露餘如何報 明主薦士滿公

車

赴任南禮部九卿會餞于萬福巷次韻留別

五雲回首望宸宮感激 皇恩覆載同身比馬牛難

報主心隨江漢亦朝宗錦豐收擬周京重禮樂親知

舜典崇自是臣勞均出入豈將鴻跡嘆西東

星輅駐節倚禪宮祖席登筵八座同禁苑鴛鴦鸞

遠留都程榮愧稱宗正逢春郭烟花麗更屆天卿禮
數崇已滿長安辭日下獨看雲樹賦江東

是日太宰
晉侯具

過東昌壽學士許龍石先生尊翁九十

地是登瀛里春當獻壽辰鳳書聲詔重鵬錦製袍新
祿符千鍾養天扶百歲身古松仍偃蹇老鶴倍精神

仙色霞瓊椿陰上繡茵欲知恩慶遠東海正無垠

安山待聞

客思去匆匆川程渺未窮水生波蕩潏日出景冥濛
花發當春樹舟牽逆浪風頗覺征途倦情非少壯同

鈴山堂集

卷之詩

十

疏行南湖寄友

遠樹猶含霧澄流欲颺帆檣飛鳥外簫鼓曙烟中
映帶江林出縈迴島嶼通無因寄相憶春草正蒙茸

重經石佛閣望岸傍閣而賦之

梵閣臨江記昔攀白雲蒼檣鎖禪關波瀾極浦浮高
棟霧靄疎林出斷山盡日帆檣經樹杪早時鐘鼓落

人間塵勞未息堪惆悵又送官航此路還

將至徐州風阻野泊聞陳水部拏舟來會作此

寄之

津程望近轉離憂高浪煙汀阻宿留刻渚正憐人

從春山真憶鳥相求雲飛沛里風仍起江送萬里舟
自流聞說冬曹新政好極知才是濟川舟

徐州陳水部萃墨亭留題

高浪軒中沸層樓畫裏開浦雲千嶂合漕東萬艘來
墨萃刊亭石風歌上沛臺樹連平野盡江逐古管回
碭澤煙霞改桓山松栢哀莫倚登樓賦還資理國才

夜至淮陰中丞劉公臨訪遂譙臺院

鳬渚風燈亂傳呼繡斧來那知維月舫更得近霜臺
披豁聞高論將明仰上才華觴春漏永懷抱政須開

譙張總戎宅

鈴山堂集 卷之四

士

祭戰元戎第文觴得暫過鳥吟春樹遍花映夕堂多
家世張車騎勳名馬伏波淮洲見明月其奈別離何

漢車騎將
軍安世

揚州別都太僕以正因寄玄菟穆學士

養拙慚吾道茲行偶共君長途欣並舫此路惜離群
樹隱煙中郭帆飛海上雲因聲寄玄老公暇好論文

泛鵞湖

樓榭開煙霧汀洲似畫圖城陰度緯窳天影入虛無

岸迥傳清吹波深洗玉壺茲晨春日好留與在鵞湖

謁孝陵

二
龍劍風塵靖羅圖日月光山空颺吹急蕭颯動宮牆

二

社稷戎衣起梯航玉帛朝睹河功戴禹瞻廟祀宗堯
石馬嘶空翠金燈照寂寥遙看鍾阜上御氣滿層霄

南宮初上

謬忝文昌入虛懸禮樂司居當分陝地榮及履星時
位重才非稱恩深報未知願奉惟寅訓還陳匪懈詩

二

爽氣澄秋朔朔光動省闈竹風來錦席花霧上朱衣

鈴山堂集 卷之四

士

北斗躋衡峻南曹領務稀 聖明謨典在萬世敢愆
違

送何司空

冬曹公報政鍾阜我移官傍樹開新築臨觴叙舊歡
宦途勞涉歷世澤盛衣冠豈乏春華好青松耐歲寒

贈潘吏侍入覲

少宰今時望風儀八座看留曹稱水鏡北闕待鵞鸞
振鳥秋塵淨登車曉月寒同年滿朝署相見慶彈冠

顧戶侍考績補贈

民部知名久清朝最老成松當臺壑古米貯玉壺清

國計分留署秋帆上帝京贈言慙我後叨此繼同聲

序翁相公惠寄對月見懷之作依韻拜酬

遠傳仙翰到南宮安得清光此夕同氣味略云關並

臭瞻依真以岱爲宗冰銜寵帶銓衡重衮席榮躋殿

閣崇共賀太平今有象德星環聚五雲東

公新改吏部

留都諸司拜進元旦賀表僕忝官禮曹當職

題署攝事訖敬識一詩

表函遙賀謹題封黃袂親緘獻九重下土葵心惟向

日丹霄雲氣總成龍青陽啓律歡稱壽紫禁趨班憶

聽鐘八座二京分職幸涓埃無補愧登庸

鈴山堂集

卷九詩

三

金陵城西泛舟太宰劉公邀集

疊嶂澄江遶帝州金尊錦席在蘭舟正逢吏散軒裳

集況是郊晴霧雨收隔岸帆檣迷浦溆傍城樓閣帶

林丘名都勝槩還今賞赤壁高陽空昔遊

觀音山驚磯臨眺

高雲石壁相因依側倚蓮宮臨驚磯畫棟巖巒開險

絕滄州煙樹隱窳微鯨鯨吹浪三山動帆舶乘風萬

里歸日晚川長堪悵望天青無盡鴈孤飛

觀音山次紫巖太宰

危欄高棟俯江深羅逕松門勝可尋祇死白雲生靜

思石谿紅葉動秋吟遙岑不改鴻濛色清嘯如傳鶴

鳳音軒蓋擁林鐘磬發山僧應記宰官臨

天末長雲逐鴈來江間波浪起孤臺初晴風日邀登

閣勝地山河對舉杯着帽山公期取醉揮毫李白故

稱才極知人世間情少多謝霜前白菊開

觀梅花泉同紫巖太宰

聞道幽香臨絕澗偶尋遺跡一相過風前雪樹花難

覓岩上鐫題字半磨苔逕客行青嶂遠石堂僧占白

雲多塵驛此地應稀到洞口年年長辟蘿

牛首寺

鈴山堂集

卷九詩

古

絕嶺雙峰天闕開禪房幽洞鎖莓苔巖巒路轉孤雲

近松栢風生萬壑哀當日翠華臨別殿

武廟南巡駐蹕茲山

年威鳳起層臺細觀惟有階前樹歷盡人間累劫灰

有貞觀年杏樹大數圍

曉登朝天宮西閣集宴還坐東麓亭有作

江郭晴煙翠且重山城紫閣坐高峰杯前木落蕭蕭

影天外鴻歸渺渺蹤御氣尚浮宮苑樹寒聲遙送石

門鐘偶尋玄圃逢瑤草擬接丹霞訪赤松

和浚川大司馬

霧閣雲窓拂曙開白沙青嶂遶城回鼉鼉浴日江光

動龍聲嗟空海氣來萬事糾紛堪息駕百年佳勝偶
登臺還籌作賦公能事莫厭頻來把酒杯

和紫巖太宰

仙家樓閣隱差義麗景祥煙入檻多劍失正憐龍久
化臺空猶憶鳳曾過冶城遺事遙難問十廟精忠耿
未磨風物豈殊挑洞宴陽春重和郢中歌此地乃冶城舊址有貞祠

和久菴少宗伯

晨象高雲覆閣陰冥冥宿霧映江深叢篁暝帶林烟
碧獨鴈寒隨浦樹沉天上樓臺堪悵望水邊亭檻足
鈴山堂集 卷九詩 五

幽尋共來佳麗金陵地重對樽前謝眺吟

和筠溪少司馬

冬日邀賓東麓閣凍雲簷日共淒涼天連水蕙段
淨霜落千林橘柚黃暫對碧山心自逸獨攀瓊樹意
倚長風烟遠日增幽思身病逢誰亦盡觴

鈴山堂集卷第九

鈴山堂集卷第十目錄

詩

大祀齋居

齋居奉以久菴寅長紀贈

寄贈鍾石翰長

寄贈介立舊寅長

次紫巖太宰齋居韻

次曹學士齋居

次胡太常齋居

予昔在翰林禮部楊月湖汪閒齋二先生齋居

鈴山堂集 卷十目錄 一

邀予詩會今二公已下世矣感舊述情而題

此句

至日群公集靈谷寺

靈谷寺次浚川大司馬韻

次久菴少宗伯

晨經鳳臺門

登雨花臺

過永寧高座二寺

送司空泰公赴召

贈士鳴年兄

金陵歲夜

樂道吟

東園燈宴

贈參贊王公浚川

哭東井內兄

上陵作

宿鷄鳴山

省中元會

元旦 孝陵陪祀

元日父菴少宗伯九峰太常集飲

鈴山堂集

天卷首錄

二

鈴山 御書樓成自述短詩

題顧中丞山居

和太宰紫巖送春四首

寄歐從龍侍御

致政劉光祿偶見遂別賦贈

送黃少司徒

寄壽張允敬同年

寄題歐侍御碧谿草堂

題石灘卷

石川詩

送盛程齋都憲

送胡司寇

奉送浚川王公赴召

賀紫巖劉公叅贊留務

王銀臺北上識別

題晏守備畫

送大司寇周公致政

九日金陵城西泛舟同顧中丞

陳中丞年兄陞大理卿贈別

贈陳虞山中丞之南贛

鈴山堂集

天卷首錄

三

大司馬劉公宅翰林諸寮修瀛洲之會限韻

答潘石泉年兄見贈

院堂之集予以病不赴次韻答諸公

大司成陸公枉駕鈴山草堂作此寄謝

送大理周公赴召

送張中丞赴召北臺

會林介立先生宅限韻

贈林大理次崖

鈴山堂集卷第十

詩南徐

升菴楊慎評點

大祀齋居

省閣南宮靜台堦北斗齊露承金掌近天傍玉繩低
院寂人稀語松高鶴對樓舊編間自校窗火照青藜

二

坐漏頻移榻聽鍾更振衣月疑開寶扇雲意閃朱旂
禮樂今周祀河山舊漢畿翠華天北極遙仰六龍飛

三

鈴山堂集 卷十詩

露筍分朝饌鑪沉煥夕並地嚴增闕寂味澹謝芳華
澄漢懸珠斗層霄駐彩雲百辟同明德千春奉聖君

四

忝竊紆朱綬棲遲記玉堂鍾陵山上月重此對清光
白日看駒隙青雲愧鷺行所嗟心寸草何以報春陽

予昔掌留院去後
八載來領禮曹

齋居奉同父菴寅長紀贈

松栢高姿蘭蕙薰荂齋北郭舊論文寧非夙世神仙

侶華省青精更對君
公昔官嘉興屬就
居北郭山下

叔度令予鄙吝消英詞往往奏英韶文章已見遐

古禮樂還應翔 聖朝

寄贈鍾石翰長

咫尺南宮近木天羨君官府是神仙鸞鳳會整青霄
翼山水還留白雪篇

玉署清銜直似水文章南斗價逾增古槐脩竹清陰
裏散帙談詩記我曾

寄贈介立舊寅長

學省清遊易歲年留臺重望借才賢鸞鸞故集丹山
樹奎壁還聯紫極天麟閣石渠須制作碧山滄渚寄
延緣懷人正有停雲思撫景空彈白雪絃

鈴山堂集 卷十詩

次紫巖太宰齋居韻

遙想春壇燔壁夜彩雲晴說帝城春帷宮御氣臨黃
屋閣道爐煙上繡茵翠管銀鬚霑舊椒花栢葉獻

年新留曹自是均勞地珍重台衡報主身

省閣松陰動日華仙卿高詠興無涯正逢山翠開書
幌擬近池波著釣槎闔闔北雲頻望闕烟花南國更

移家甘盤舊學留宸眷早晚徵綸拜寵嘉

次費學士齋居

玉堂幽事鎮相關雪名雲篇興未慳春檻烟花迷紫
禁夕簾蒼翠滿鍾山綸闈世掌看新命講殿晨趨

舊班見說天庭起黃色北扉應待鳳書頒

次胡太常齋居

容臺齋後靜鐘薰江郭晴煙霽瑞氛自識仙曹堪隱
吏偶過僚署喜論文海中鶴馭通三島天上彤樓麗
五雲鄰並最歡依玉樹別來三日倍思君

予昔在翰林禮部楊月湖汪閒齋二先生齋居

邀予詩會今二公已下世矣感舊述情而題

此句

劍水煙雲寶氣消龜峰猿鶴已難招讀罷舊題空淚
落省闈風竹晚蕭蕭

鈴山堂集

卷一詩

三

至日群公集靈谷寺

青霞宿霧淨朝陰長笛洞簫悲遠林雲竇泉流一壑

靜石門路入萬松深迴廊古壁留名畫蔭葉冷風助

梵音此地嚴巒足幽勝歲時攜酒一登臨有吳小仙畫壁

至日上方吟送酒盡看鸞鶴在煙霞陽回解谷時方

泰山繞鍾陵境自嘉林下幽香逢蕙草水邊春信見

梅花習池賓客今名勝轉覺風流興未涯

靈谷寺次浚川大司馬韻

深冬翠壑尚春姿八座輿駟共此時今代珠林開淨

境千年金塔禮真師泉邊倚榻逢僧話樹底穿雲

為知蓮社虎溪俱勝事不妨重作後遊期

次父菴少宗伯

上方臺殿聳蒼蒼近松門路轉遙山抱玉陵增氣
色磴盤琪樹入雲霄巖花當日迎龍馭澗水千年落
鳳韶林下誌公呼不起空餘遺事說梁蕭高皇嘗幸此

晨經鳳臺門

臺鳳久寂寞門今尚得名崗巒拔地峻竹樹帶煙晴
寒日一以眺白雲空復情萬峰天外色一一抱神京

登雨花臺

雨花朝獨上寒望盡皇州獵獵海風至冥冥江霧流

鈴山堂集

卷一詩

四

樓臺開秘苑城郭枕高丘今古浮雲色長歌寄此遊

過永寧高座二寺

永寧峰寺僻高座亦為隣曲徑無人到雲松自可親

黑花飄法界幽草發新春安得遺塵事林中結淨因

送司空秦公赴召

又看冬省承優詔更折春梅送別筵江寺勸杯曾對

雪鳳樓鳴玉再朝天舟經故里迂仙棹衣近金鑪上

御煙想到禁庭多雨露一時卿望盡才賢公昔被召司徒僕會

錢清涼寺值雪

十年鍾阜重遊地正喜從公索別何垂老再逢宣室

召祖庭猶唱渭城歌南宮書接天顏近西苑春祠水
樹多周歷五曹誰得似聖朝勲業著嵯峨公歷任兩京五部

贈士鳴年兄

簪蓋欣相倚其如此別何江湖夢思在霄漢威名多
暮渚吟薜杜春山隱薜蘿賜環知有日行矣養天和

金陵歲夜

舊都遺俗是昇平又聽盈門鼓吹聲柏酒競傳知臘
味土牛初獻歲春耕萬家梅柳開煙市雙闕星河隱
鳳城萍海客遊今老大自慙瘴瘴玷華纓京北役民以鼓笛管國初故事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五

木爐松火照春城夜雪寒燈對舊京霜髮暗催人易
老天涯獨宿夢難成因懷泉石違初志愧乏涓埃答
聖明燒竹引杯聊餞歲望鄉瞻闕總關情都人燔松枝照夜

樂道吟

朱郎神仙館芸窗翰墨林簡編求至理泉石散幽襟
點瑟聲塵間顏瓢味可尋獨攀叢桂隱時對白雲吟
鍊氣餐霞滋肅心翫兒陰東平為善意千載嗣徽音
經語何嘗不可入詩如此點瑟顏瓢是也唐詩亦有山之瑟賜也穠佳句可以並觀

東園燈宴

芳節誰招宴東園公子家殘雪十日釀燈燦九枝繁
林榭凝歌吹樓臺滿月華習池風景異留賓未云賒

贈參贊王公浚川

聖朝留鑰付元臣位望南都領縉紳身繫安危稱大
老道弘風雅作詩人指麾貔虎千營靜蘇息瘡痍萬
戶春共道政成催入輔漢家勲業待麒麟

哭東井內兄

纓纓除目便終身襖被囊書紙舊食新授景陵山縣
長晚登京兆貢科人騰閣行義稱鄉黨每見文章重
縉紳天道茫茫那可問傷心歸櫬暮江濱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六

二年京國走紅塵客舍相依意自親往事恍疑春作
夢浮生空憶幻為身可憐丹旆題新秩謾說烏紗換
舊巾銅綬向來消不得紆朱拖玉是何人

上陵作

十載朝陵路重來識翠微聽泉經石澗攀栢候金扉
麋鹿能迎客山雲故上衣那能不老舊侶覺全稀

宿雞鳴山

寺峰雲霧裏重借石堂眠猶似當年到燈懸古佛前
省中元會

獻歲三陽恭祝

聖萬方歡卿雲朝氣合繁星夜炬

擬延閣鐘漏華省肅鷄鳴金塘初變柳玉砌
蘭秩禮崇元化備瞻泰春官

元旦 孝陵陪祀

玉殿中峰裏煙開雲樹春盤鳥棲露靜潤鹿向人馴
弓劒陵園閱旒衣歲日陳萬年周鼎地奔走備王臣
元日又菴少宗伯九峰太常集飲

竹煙松雪散餘寒莫笑桃符慶慶端天地萬年吾道
泰陽和四海聖恩寬增齡更藉椒觴勸應俗先傳綵
勝看喜並德鄰能枉駕正依雲閣共彈冠

鈴山 御書樓成自述短詩

鈴山堂集

卷十詩

七

樓成東園定何如細帙牙籤盡賜書延眺巧當山色
處對揚榮荷 聖恩餘三春花氣薰蘭茝五夜虹光
映斗墟留與後人傳世澤要知經訓是箇翁

十載虛叨列近臣寶函宸翰拜恩頻雲霞捧出天家
製琬琰藏為奕世珍萬古江山開棟宇百年忠孝報
君親願將天保歌周曆夜傍奎躔禮北辰

頻隣松竹是吾廬廿載辛勤此卜居山近雲煙浮几
案門深賓從擁軒車敢將新構誇倫奐但願淳風挹
壺間他日若論歸老計鄰侯惟有滿家書

題顧中丞山居

城居厭煩鬱遙在碧山樓石徑雲俱靜松窓路轉遙
到來峰歷歷吟處草萋萋我憶聞高論春醪遠為携

二

桃樹仙人宅春山不可尋偶隨芳草去言到白雲深
片月窺羅幌啼鶯遶竹林亦知難久卧四海望為霖
和太宰紫巖送春四首

風晴芳絮繁書幌日晚餘花照酒卮傳語吏人休白
事宰公方詠送春詩
江寺花枝開不稀背巖幽渚闌芳菲東君有意如相
惜莫遣風吹片片飛

鈴山堂集

卷十詩

八

未因春別恨匆匆酌酒看花興轉濃聞說郭西花更
好與公同上最高峯
便買春醪日典衣及時行樂莫相違白鷺洲前寧久
駐紫微紅藥待公歸

寄歐從龍侍御

壯心黃鵠青冥上舊業蒼山楚水南誰道向來經濟
畧種畬栽樹伴農談

致政劉光祿偶見遂別賦贈

碧山高榻卧清風幾許音書渺未通舊日綈袍仍戀
戀百年塵路苦匆匆華軒濫處真慙鶴世網難離

美鴻明日吟詩向何處白雲江上倚孤蓬

送黃少司徒

去國十年仍赴召遭逢今記漢儀新煙花對酒留春
棹劍佩衝星上紫宸館中朋輩誰同在白下交期我
重親臺省故人如見問爲言閒僻稱吟身

寄壽張允敬同年

吾愛張平子餐霞東海陰異方仙客授高行里人欽
久稅林中駕彌清塵外心無因介眉壽遠寄鶴飛吟

寄題歐侍御碧谿草堂

柱史谿堂何處尋石潭沙島靜陰陰扁舟客到柴門

鈴山堂集

卷十詩

九

近芳樹鶯啼草屋深霜簡皂囊酬夙志渚蘭汀上寄
閒心濯纓擬和滄浪曲抱膝還爲梁甫吟

題石灘卷

吾愛石灘子爲賦石灘吟雲波晴瀟瀟練風瀨暗鳴琴
澹逸鳬鷗侶青蒼楓栝林塵纓何日濯訪爾草堂深

石川詩爲婺源汪子賦汪子思親所嘗遊也

義取無停轡川流靡迴波朝見枝上花暮觀葉辭柯
伊昔親在時杖屨此婆娑奄忽逝如期忍賦詩寥
極浦菱荷發清瀾鳬鴈多向來釣遊處白石橫秋
憇石復懷川攬涕傷如何

送盛程齋都憲

欲尋東海黃金龜仍向羅浮碧玉峰人世塵勞知已
息仙山靈藥會相逢

銀魚錦豸承恩日綠水丹山歸隱時逍遙且喜從吾
好寵辱由來非我知

送胡司寇

長干寺裏幾迴來折柳尋花醉此迴同榜四人公復
去後期何地更嚙杯

奉送浚川王公赴召

皇構滇梁棟天達侍鳳鸞聖衷勞側席時望切彈冠

鈴山堂集

卷十詩

十

霄漢恩波近江湖別路漫所嗟從教遠長展卷詩看
二

雄峻稱三獨清忠仰百寮天書新寵渥霜暑舊風標
威振臺綱肅春行郡國遙向來經濟望好答聖明朝

紫巖劉公叅贊留務賀贈

玉堂延閣舊儒仙華省三臺次第遷待入鳳池司帝
制整持龍節掌兵權案區人物甄陶內建業山河控

制前並道全才齊吉甫早聞功德格皇天

王銀臺北上識別

舊來共秣陵居每誦清詩歎起予晚歲欲歸金石契新恩重下紫泥書驛驢逸步諳長道鶴鷺崇班上玉除薊北江南相憶否還將尺素付雙魚

長安里第似幽居水石流傳亦到予芳會更移泉上酌舊題多認竹間書能留嘉蔭堪憩護適閒心草

未除君去好隨天闕鳳五臺終釣楚江魚王郎第長安街山池

甚勝予代居之

題晏守備畫

汲泉抱甕誰家婦伐嶺負薪何處翁要識民間貧苦事此圖長置此堂中

鈴山堂集

卷十詩

十一

當午鋤禾婦子同力田心只願年豐人間最苦惜農事看取幽詩七月風

送大司寇周公致政

海東歸駕杳難攀松桂清陰滿舊關老境正逢開口笑畏途誰得乞身還花邊曳杖吟隨鶴湖上移舟坐看山簪笏有人能繼美恩波長在五雲間

九日金陵城西泛舟同顧中丞

松塢顧中丞吳郡施子仁攜酒邀予自石城沿水西門經朱雀橋入通津門歷覽諸勝抵暮而返昔人九日有登高之會吾儕周覽名都登艫展席

郭紫紆水天容與亦一勝矣乃賦近體二章贈之同好以附彙更故事云

蘋洲荻浦水雲長素舸筠簾水雪光霞氣入江明島嶼浪花霑席淨琴觴伴人泛泛鷗何逸媚石輝輝菊自芳非是龍山吹帽客還將幽意寄滄浪

龍河西渚石城隈九日風煙霽色開帝苑樓臺雲裏見澄潭鳬鴈鏡中回青溪渡轉橋橫木朱雀航空月暎苔千古風流今獨勝中丞與客泛舟來

陳中丞年兄陞大理卿贈別

卿月昭回入紫微法星迢遞別南圻江波共惜仙帆

鈴山堂集

卷十詩

十一

遠臺路爭看繡斧歸松栢晚當水澗立鷗鷺春傍禁城飛江東雲樹遙相憶榜下同年太覺稀

贈陳虞山中丞之南嶺

清獻祠前秋水清鬱孤臺上暮雲平江關粵嶠開雄鎮璽勅兵符借老成正以冰霜論節操須知魚鳥避威名天南舊路君應識惟喜梅花管送迎君嘗謫官嶺南過此

大司馬劉公宅翰林諸寮修瀛洲之會限韻得

詩四首

鍾山晴對草堂青勝日芳筵更此庭花霧竹煙籠氣色漢雍唐省備儀形直令渾噩追三代坐見文章倡

六經却憶北扉供奉日幾回鐘漏候明星

十年重見柳條青剩水殘山舊所經勝會正看鵲作
侶瘦軀翻訝鶴同形情娛尊俎堪移日地遠江湖漫
聚星食飽事閒兼吏隱不知何以答虞庭

菊叢橙實競寒青客舍鍾陵歲幾經玉署俊遊論接
武金蘭交契到忘形盍簪瓊樹羅玄圃張樂冷風起
洞庭已報奉階呈國瑞夜闌搔首望天星

烹茶燒竹坐談經正愛清香滿戶庭賴有琴觴能遣
俗都無案牘可勞形上林梧竹棲群鳳東壁文章紀
二星他日漢家麟閣上願期勲業在丹青

鈴山堂集

卷十詩

三

答潘石泉年兄見贈

塵壒驅馳愧我形髮衰非復舊時青偶隨冠佩登仙
署未有涓埃報帝庭省閣優閒無吏牘山川名勝有
圖經江湖敢替憂君念夜夜頻瞻紫極星

院堂之集予以病不赴次韻答諸公

玉堂開宴勸杯寬彩筆題詩灑墨乾繞檻山圍錦繡
障過簷竹長鳳凰竿舊遊夢憶仙曹隔此院舊領雅會
身懸病崇干八座軒裳俱俊望蕪段那得倚琅玕

大司成陸公枉駕鈴山草堂予遠寓金陵無緣

攀逐感別增情作此寄謝次原韻

簪禁儒仙徽省使近傳旌節過林丘青苔地僻無人
掃翠竹天寒可自留想復移舟空對雪誰能載酒共
登樓為吟佳句增惆悵目極孤雲楚水頭

浦東我昔登公堂豈意公猶度我鄉海內交遊同骨
肉天涯涕淚各參商關山落日雲千嶂河漢懷人水
一方水玉丰神鸞鳳羽百年愚谷借餘光

攀留能愛小山叢此日相過似夢中萍海漫憐身作
客杏園俱憶聲成翁多慚華省迂高駕可笑貧家只
素風想見江山入題品玉堂椽筆是宗工

送大理周公赴召

鈴山堂集

卷十詩

古

亭晚離尊集波晴錦纜開使旌移北斗卿月近西臺
奏獻平天憲登延簡上才寧知湘水客重覩漢庭來
公前言
事被謫

送張中丞赴召北臺張舊以翰林例出補外乃

獨有今召

舊日並辭金馬客天書榮召似君稀獨憐一鶴歸灑
島却領群星入太微西臺執法搖霜筆東掖趨朝著
豸衣共說為儒堪重寄益看吾道有光輝

會林介立先生宅限韻

眼中世事何多虞置酒高堂聊燕娛衣冠朋輩幾寥

風雨林花半有無
生人情致何所似
炯炯清水
玉壺愧予寮案平生分
邊爾雲霄萬里途

贈林大理次崖

廷尉平反力有餘
書簾朱墨更忘劬
存疑遍示諸生
錄傳信新刊兩寺書

芹曝猶堪獻至尊
皇王治道有新論
漢庭帝鑒明如
日次第還行賈誼言

鈴山堂集

卷十詩

五

鈴山堂集卷第十

鈴山堂集卷十一目錄

詩

入省十四韻

瀛洲會限韻二首

省中齋宿

省中池亭作

皇儲恩例賜給二品誥命感忭有作

聯日奉常穆公宅集會限韻

元日費林二翰林集飲

初歲於省中作

鈴山堂集

卷十一詩

人日翰林諸寮於漱寓山池為瀛洲之會

元夜集宗伯甘泉公宅

雲谷寺

題顧中丞載酒亭圖

生日自述

觀音巖同王司馬作

西園賦贈徐六公子用陳傅諱韻

暮春集鷄鳴山閣

寫真自題

送許仲貽赴舉

除夕

元日作

元日羅子印岡以詩見寄次韻答之

歲初視篆呈潘公寅長

新年鄉會

人日宋中丞讌集

侯中丞讌集

和侯中丞元夜喜晴

和顧中丞出息東郊田舍

生日效長慶體

鈴山堂集 卷三目錄

江閣春眺

觀音山作

金山寺

贈王翁

尋方伯張公溪隱居

憇舟九石潭下登張侯廟有作

行經傍羅江懷寄黃費一太史

廣陵往觀甘泉山精舍馬趙二戶曹携酒同酌

桓山集宴

恭聞 駕謁 長陵寄呈盧從夏公大宗伯

晚次潞縣值雨是日聞 車駕還京

潞河

通州通惠河登舟作

贈曹大參仲禮并東高大參子業

鈴山堂集 卷三目錄

三

鈴山堂集卷第十一

詩南銓集

升菴楊慎評點

入省十四韻

斗極三辰峻天曹六職先官為巖石地政自 祖皇
年定鼎乾坤闢開堂水鏡懸百司存法守一敬啓心
傳堂後敬亭驚寒慚非據鴻私荷再遷兩都仍踐歷
孤跡寡階緣天日逢 明后璫璵免雋賢吹竽容竊
濫推轂廣登延每切循墻懼方叨泣席專敢期攀鳳
羽榮得上星躔齋閣山如畫留都境若仙簾垂鍾阜
鈴山堂集 卷二詩 一
月鴉散石城煙簿領頻多暇寅恭敢怠虔惟應論晚
節松栢誓同堅

司徒許公宅修瀛洲之會限韻二首

瀛島書傳白鶴先佳展展席對江天官梅東閣催詩
興客舍并州感歲年嘗菓味分霜後橘烹茶香泛竹
間泉杏園繪事風流在此會他時合共傳宣德間諸老南

杏園雅集圖

看出駝峰酒送泉新詩珠玉盡堪傳空江木落年華
晚幽樹梅開淑氣先鍾阜移尊聊此夕玉堂載筆是
何年司徒門第今韋杜時論真同尺五天

省中齋宿呈同寅潘公年丈用元青二韻

大祀恭傳 帝命先兩人聯宿省堂年浮賡淑氣初
回煢燭壁榮光遠燭天檻近靜移蒼檜月亭空寒浸
碧池泉連宵促席聞佳話茗碗蔬盤得共傳
蕭蕭林葉墜高庭寂寂燈隱幕青畫省竹松仍坐
漏紫壇冠珮盡衡星 聖明禮樂追三代薄劣遭逢
起一經清廟告成當有頌黃虞致化本無形

省中池亭作

一泓長湛鏡中天欄檻憑高得月先祗道省中持簡
牘不知窓外有林泉幽篁拂座能蠲俗老檜凌霜不

鈴山堂集 卷二詩 二

記年誰信仙曹兼吏隱詩成莫遣外人傳

皇儲恩例賜給一品 誥命感忭有作

賜誥新恩出帝閣幾回榮寵到私門錦鸞織處天章
麗犀軸頒時御墨溫先世總看暈雨露微生何以答
乾坤百男萬壽吾 皇祝夜禮星垣稽首言

西蜀旬宣惟我祖替纓餘澤到諸孫琅函錦字尚書
誥秀水鈴山世德門蓬舍儘堪容駟馬圭田元可薦
蘋繁四年兩度逢恩慶重見天光賁九原

臘日奉常穆公宅集會限韻

長安門館鳳池通幾許招尋令節同海內故交還備

肉天涯萍跡漫西東樓正借高岡樹鵬運宜搏
海風聖主聰明過堯舜欲於何地獻愚忠

元日費林二翰長集飲

栢葉細傳元日酒相過喜是玉堂人他鄉對客情偏
洽帝里逢春賞更新紫禁祥煙低拂柳鳳池細水欲
含頻年華物色看流轉珍重尊前報主身

初歲於省中作

獻歲開元祚麗景耀神京彤庭祥霧合鍾山佳氣盈
天曹肅弘敞巍閣峻且清北瞻鳩鵲觀東瞰鳳凰城
修廡儼槐栢列署映瑤瑛虛薄蒙皇眷繆此忝持
銓山堂集 卷七 三

衡趾昔繁名拮一一惟國楨蟠木詎爲用華章忽溫
嬰本乏資世器幸遭休運明螢光思向日涖滴愧輸
瀛夙夜懷山甫懿德誠可經

正月七日翰林諸寮於敝寓山池爲瀛洲之會

闌韻得七言近體二章

人日邀賓共草堂登雲巖石動輝光因攀梅蕊生詩
興更藉椒花獻壽觴天近鳳池通雨露氣催鶯谷轉
春陽高才盡是雲霄望薄劣慚隨鵷鷺行

客邸長安水竹居能堪八座擁朝裾慢亭正啓神仙
宴花遲初停長者車幽洞駐雲迷紫翠碧池消雪漾

清虛莫嫌非薄無供給留取新題石上書

元夜集宗伯甘泉公宅得五言體

瑞雪南宮夜華燈共此筵絳葩燃夕艷瓊舞春妍
應節辛盤出留歡栢酒傳坐中皆郢曲歌詠答韶年

二

帝城春信早春園趣不稀池煙凝竹色庭雪助燈輝
氣煖浮蘭醴花寒落毳衣清言歡未極玉漏轉微微

靈谷寺二首

蓮宮青嶂合松門石逕通窈然深谷裏疑與秦人逢
澗底藏餘雪窻中列秀峰寂寞支公宅惟聞朝暮鐘
銓山堂集 卷七 四

二

谷寺新春到山深嵐霧寒蒼松立萬壑寶塔青雲端
不覩崇官麗那知法界寬夙有煙霞好登臨寄一歡

題顧中丞載酒亭圖

紫芝題墨千年勝圖向衡山賞更新萬壑雲松一茅
屋就中疑是草玄人元人俞紫芝題
扁文徵仲畫

松塢高眠深閉關清詞白雪落人間我欲相從迷所
適却隨芳草到春山

生日自述

童稚簪囊抱一經宦途奔逐鬢還星風雲自幸逢明

世羸病那知介晚齡寒雪映巖松色定早春當檻柳
條青晨觴未許兒曹送追憶劬勞涕暗零

五十五年初度日他鄉踪跡尚流萍關心萬念悲身
事竊祿三朝愧寵靈晚歲冰霜恒自保世途巖險
故曾經遲回退食江湖遠省閣鐘峯吟翠屏

觀音巖同浚川王司馬作

久懷名山遊登賞春已暮言尋紫芝約頗適滄洲趣
巉巖石抱城泯泯江流霧翹礪挹飛泉攀蘿陰芳樹
臨川足魚鳥攬澤多蘅茝興發揮綠觴浩歌誰與晤
弱水隔煙濤蓬瀛渺天路豈無乘鶴僊雲中自來去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五

人世多羣塵流光草間露嘉會良足怡轉盼已成故
何當果雲松脫跡葆貞素

臯林媚晴春宛若綺繡錯岷江滙洪波九派悉輪約
不疊萬古磯懸崖出飛閣崖中白衣士趺坐澹虛泊
祇苑遺俗氛巖花自開落俯窺群象杳仰視天宇濶
昔賢幾登臨異代不可作竭來奉佳遊轉使吏情薄
欲釣任公鰲還夢坡仙鶴青山何寥寥白石亦鑿鑿
寄謝同心侶且永今夕樂

附二詩
皆有選意

西園賦贈徐六公子用陳侍講韻

幽人宴息在林園不信城闌車馬繁鏡裏芙蓉臨玉

樓閣俯青原荒臺去雲俱寂茂苑鸞鳴日
自喧合有神仙來此地時占紫氣候前軒

暮春集鷄鳴山閣

勝侶携尊興不違春山高閣坐忘歸濃煙密樹深相
映麗日澄湖迥白輝清磬乍隨僊梵遠異花時仿佛
筵飛真從畫裏看京邑更與攀蘿上翠微

寫真自題

二極中間賦此形漫勞圖史付丹青裴卿獨笑非冰
鑑方朔虛疑是歲星事可告天惟自信志期希古不
違寧華簪朱紱吾何意乞取煙霞養性靈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六

送許仲貽赴舉

高亭擊劍酒盃深極浦維舟風雪陰積水不堪連暮
色歸鴻應是帶春音雲霄獻納升東觀泉石棲遲別
故林共道孫弘工射策莫令經術負初心

除夕作

甲午

盃湛燈明深客堂促陰浮跡笑塵忙病來漸覺形容
老靜後渾於歲月忘星斗逼簷知夜永壠畦融雪卜
年康朝衣細整聽鍾漏正想氤氳漢殿香

元日作

乙未

客居鍾阜二移歲官閣梅花暖自芬欲試綵毫詩每

就重斟栢葉酒初醺春城萬尺催簫鼓露景千峰
雪雲竊祿自慙無寸補聖朝功德冠華勳

元日羅子印岡以詩見寄次韻答之

正元天氣兆和豐旭日卿雲瑞靄同綈宇啓春回物
候玉書頒澤起疲癯侵堦細草痕微綠露仙桃萼
漸紅却愛巢由歌帝力康衢新詠寄南宮

歲初視象呈潘公寅長

赫篆池冰暖開堂雪樹青春光動八極休氣協三靈
北闕垂恩露南宮聚德星同志欣寮案撫忠報帝庭

新年鄉會

鈴山堂集

卷七

七

敷歷群公在吾鄉不乏賢蓋簪逢帝里投轄啓春筵
栢葉隨罇細梅花鬪勝妍留權非易得四海是堯年

人日宋中丞讌集

此日逢人好邀賓荷主賢臺霜凝畫戟庭栢近芳筵
雪擁千門曙春增萬象妍曾同杏園宴相對惜華年

侯中丞讌集

中丞今峻望南國盡稱賢楚水移家久霜臺共此筵
飲豪觴令促坐久燭花妍蓬質慚難並青松耐歲年

和侯中丞元夜喜晴

九衢華月霽燈宵帝里韶年景自饒吳地歌聲

子夜漢家樓閣入煙霄三陽淑氣迎黃道四時
樂聖朝正喜中臺布時令盡看南畝事春苗

和顧中丞出息東郊田舍

息駕追風遊藝疇戒春作繼爾已眠驚探穀忽成鵲
林英紛委地柰此風雨惡芊綿原隰引聯絡溝塍錯
疊石群岫移殊非數椽縛寧希金懸肘賴有田負郭
燦燦霞冠岑涓涓泉赴壑雖雉當坐隅嗥犬出叢薄
牀橫元亮琴架貯韓康藥雅志璞仍懷浮榮徒應脫
豈異子雲居草玄甘寂寞

清旦漱玉齒焚香諷道書朗吟百神衛萬遍祛災虞

鈴山堂集

卷七

八

至人昔有語上智乃如愚心虛神以存累遣體應舒
大隱在城市豈必侶樵漁林卧觀衆芳水木及春餘
青陽忽已暮不樂復何如覽鏡彫朱顏髮白不滿梳
興來理瑤瑟且復對浮蛆誦君東郊作吾亦賦歸歟
生日效長慶體是歲予竊祿留曹三載矣

年過半百仍加六貪戀清時未拂衣朱紱拖身官秩
貴青雲屈指故交稀遊魚在藻思誠渥病鶴乘軒分
却非待得銓曹書滿日只應便掃故園扉

雨春眺

冉冉松雲開閣扉冥冥煙浪遶亭磯穠花錦石春能

巖磴逕香臺
未稀鷗鷺不驚塵
事逐江山無路
人非離燕千里
汴洲晚悵望征帆帶雨飛

觀音山作

山岵青蓮宇
江間白鷺洲
中天橫積翠
百谷滙洪流
俗遠因成寂
林深易得秋
誰能來月夕
吹笛起潛虬

二

千峰遙翠合
九派迅流奔
積氣浮潭浦
殊狀變朝昏
巖幽藏綺閣
蘿懸翳石門
歎逝徒延佇
悟寂與誰論

三

晨霽煙景豁
平流淨如掌
魚鳥遂飛潛
丹艚相下上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九

具美信難期
朋宴娛春賞
何當風雨具
來聞驚濤壯

金山寺登賦

披雲躋絕壑
蹇蹇離石門
上方孤磬發
令我澄心魂
苔壁風煙古
龍湫霧雨昏
摩訶銘難辨
開金蹟尚存

二

浴日鯨波迴
含風鷺嶺孤
春洲足煙雨
客思渺平蕪
天影遙連海
山形盡入吳
復此弭蘭楫
因悲芳歲徂

贈王翁坐極

方袍鶴氅白
綸巾來往人間作
至人借問碧桃今幾
發東風一百九迴春

海上靈山那可尋
人間至藥幾時成
翁能授我長生訣
便欲相隨隱姓名

尋方伯張公合溪隱居

漱瀨交文渚
列樹間平疇
雙澗緬迴合
中隱林廬幽
結駟臺省別
巾車山澤游
停雲思彌積
伐木意相求

憇舟九石潭
下同合溪方伯登張侯廟有作張

侯者南唐時將有功封侯方伯之遠祖也

靈峰開峻宇
危磴俯澄灣
鳥道風煙上
停艚得共攀
山春谷彩媚
天迴水容閒
知有仙人過
吟留雙樹間

二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十

山隱張侯廟
洲傳九石潭
碧溪環島嶼
高棟鎖煙嵐
靈旆風雲擁
神輿虎豹驂
千秋奉明祀
遺澤在江南

行經傍羅江懷寄黃贊二太史

沿沂多異狀
九潭清我心
巖松冠朝旭
河柳變時禽
霞爛初成綺
溜遠忽鳴琴
知有玄豹隱
求之雲霧深

冲懷結烟素
一寄瑤華音

暮春廣陵往觀宗伯湛公甘泉山精舍馬趙二

戶曹携酒至同酌

地以高賢勝
春逢淑景和
愛山因獨往
載酒得同過
周覽乾坤大
幽尋水石多
咏歸堪自樂
鳴鳥亦成歌

五

嶽麓名非不龜山道可宗堂軒開峻構劍履寄高蹤
壇香有千歲江花能百重塵縷如可脫五意會相從

題桓山馬水部張戶曹宋兵憲邀集

桓卿爲石室聞在此山間愚蹟無人問禪林客自攀
斷碑荒蘚合深洞碧蘿閒千古悲涼意斜陽獨鳥還

二

群山連積水凝望渺煙氛鹿走通壩草龍嘘大澤雲
霸圖雄業改殊俗劍歌聞吊古情難極馬高酒易醺

恭聞駕謁長陵寄呈扈從夏公大宗伯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上

松柏橋陵地千官扈聖來騎營丹旆繞帳殿碧山
開靈雨能隨輦祥風不起埃駐鞍頻賜對獨有禮卿

才

園廟崇明祀君王舉曠儀侍行慈聖喜宣旨近

臣知霜露玄宮閔星辰玉座移百年今父老驩親漢

旌旗

晚次灤縣值雨是日聞車駕還京

松塢雨瀟瀟公庭坐寂寥城荒民戶少沙曠旅程遙
渠喜通泉溜畦憐潤麥苗夜聞鑾輅返魂夢繞丹霄

潞河

解裝潞河許豁然襟抱開闊萬室豪傑入終求
塵陸今如海黃金昔有臺鳳城雲霧裏瞻望氣佳哉

通州城北新濟通惠河以達漕粟入京免陸運

之勞是日登舟有作

昔上輕飛盛今來航素波中流牽錦纜臨泛興如何
柁轉郡樓失蓬開山翠多宛似吳堤上垂楊隱權歌

二

一開復一開牽舟苑柳陰惠通名聲昔疏鑿利從今
波浸城皇遠源分死內深極知邦計重真說水如金

水自內
死流出

贈曹大參仲禮并簡向大參子業

嶽伯中州彦文章有舅風破浪鯨力健馳野驥群空
翰死名無忝藩垣位已崇相逢仍遽別投贈意何窮

空同李于
之甥也

芾曷辭大陞旌麾指晉所但筵霜賜醴夙駕拂征衣
過雨關塵淨經霜隴葉飛同遊有南適知詠省中薇

鈴山堂集卷第十一

鈴山堂集卷第十二目錄

詩

丙申孟夏蒙恩以禮書兼學士領史職初入東

閣有作

奉和 聖製西苑觀蓮

聖駕朝陵歌

駕祀七陵奉勅居守京城即事有述

居守京城贈同事靖遠伯王公

曉登 長陵陪祀

宿 景陵朝房作

鈴山堂集 卷十二目錄

奉命視部篆殿任本主桂翁少傅

攝事西陵行次舊功德寺作

西山雜詩

遣祭 皇子於西苑長春宮是夕寓宿苑中紀

述

奉和師相序翁閣中盆荷初開

被 旨待朝鮮使臣宴

侍讀屠文升奉使汴藩便道過家省覲賦贈

九月十日同凌川會桂洲宅席上次韻

元夕學士未翁宅燈宴次韻

譙錢大司徒李公於禮部次留別韻

寄朱給諫伯雨

同年張少叅兄挽詞

贈袁西園節推

贈蕭二守赴任濟寧

送進士盧本伯宰嘉興

送楊惟明

同顧學士於神樂觀賞牡丹

聽歌玉娥兒詞

和少傅相公西苑祀歸之作

鈴山堂集 卷十二目錄

和少傅相公 景神殿上香

送李正郎之廣右提學

贈用之

贈呈立赴曲江丞

送陳子新知州

和少傅相公九日邵園集飲

登報國寺閣次韻

送虞大理侍養南歸

少傅桂翁寄黃太史伯真余同作

感述

得中峯少宰書却寄之

報國寺閣餞都憲白川周公還南京

鈴山堂集

卷十三目錄

鈴山堂集卷第十二

詩 南宮

升菴揚慎評點

丙申孟夏蒙恩以禮書無學士領史職初入東

閣有作

碧霄何意得重攀九轉丹成列上珰金簡玉書題冊
府霧牕雲閣住蓬山擬修麟史才難稱自領冰街夢
亦間講帷舊臣江海別濡毫猶得奉天顏

奉和 聖製西苑觀蓮絕句

匝岸細荷萬蓋新翠華初駐綠池濱皆言今日風光

鈴山堂集 卷十三詩

一

好宿雨全消御路塵

水容花色競鮮新綺榭珠樓天漢濱正值早秋風露
澹涵空一鑑淨無塵

聖駕朝陵歌

閣道朝懸日月旗歲蕤朱鳳引文螭橋陵霜露脩殷
祀原廟衣冠陋漢儀

沙河士馬若雲屯萬姓環門識至尊青天突起迎鑾

殿此地今爲駐蹕村

萬杵沉沉片月前龍旂不動宿寒烟起傍營門瞻北
斗休氣榮光燭遠天

山來紅門勢若躡登登石路入雲根穹碑層構中天
起聖德神功萬古存

神宮鐘動啓金扉祝帛祠官候袞衣風靜燎凝煙靄
靄林深松裊霧霏霏

陽翠高高萬壽宮蜿蜒崗阜擁虬龍瑞日乍停雙鳳
輦絳雲長護萬年松

遙望慈恩寶扇張帷宮初進紫霞觴聖人愛日心無
倦轉覺銅龍書漏長

太師少傳承恩重造膝三臣對夜分銀璫遺賜人皆
羨前席論言世莫聞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二

駕祀七陵奉勅居守京城即事有述

鳳城樓堞隱寒空玉帳旌麾颺曉風新菊凝香隨步
輦靈峰積翠遶離宮龍雲瑞氣來皇邑霜露秋容感

聖衷芸閣侍臣勞簡命擁旄持節愧何功

畫戟連營警衛重翠華今夕駐行宮朝頒璽勅綸言
重夜鎖金城節制雄風清刻漏來天上霜白星河遶

禁中 皇德萬年同郊鼎漢家誰數武師功

居守京城贈同事靖遠伯王公二首

居留藉總戎簡命冠羣公斧鉞行軍令詩書振祖風
玉鞭光指月龍劍氣成虹迂薄欣懸事多慚衛霍功

御前書
公驛也

白馬玉連環城巡遍九關月臨霜仗肅風裊戍旗間

閣道星辰上橋陵霧靄間明朝書笏記同候 屬軍
還駕還京居守官致
詞奉迎 賜酒飯

曉登 長陵陪祀

絳節霓旌擁 聖君翠崖丹壑上層雲松林日出浮
佳氣沙寒霜飛淨遠氛瑤草總承恩露重黃花猶傍

御爐芬幸隨天仗觀殷祀不向風歌數漢汾

宿 景陵朝房作

六載橋陵得再攀石房仍宿翠微間拜瞻松柏驚時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三

序來往風塵笑病顏帷殿六龍頻駐輦羽林千騎通
遮山太平儀典今看盛薄劣虛慚侍從班

奉命視部篆歲除日履任奉呈桂翁少傅

亭玉張筵迥袍緋擁綬新丹霄通雨露華省切星辰
拔擢慚非分遭逢慶此身所希陽道泰明日萬方春

省中來玉亭
少傅公所題

二

南省今重入春陽動粉闌氣隨鶯谷轉花傍雪筵飛
齋署更新榜廳槐過舊圍總多耆俊在虛薄冒恩輝

三

少傳知予久交承分愈親聖朝無闕典何力繼表
甜閣棠依席尋詩鶴近人極知三禮重夙夜奉惟寅

四

弱冠遊文苑載筆遂時英敢期周典禮仍備漢公卿
辛苦思身事恩榮荷聖明坐憐松雪晚真有歲寒情
攝事西陵行次舊功德寺作

湖寺春禪到高秋得重尋川原通遠色巖嶂鎖寒陰
麈尾塵中駕猶憐物外心彩雲松栢裏長候翠華臨

二

蘋際冷風起颯然湖上秋遠波明島嶼層霧隱林丘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四

馬下溪田熟鍾鳴谷寺幽馳驅念子役心賞若為酬

西山雜詩

本朝陵墓壯西山松栢神宮未可攀獨有中官奉祠
祀石房煙火翠微間

玉匣珠襦掩夜泉世人那見鶴歸年秋來十里金山
道華表參差夕照前

無窮臺殿倚山椒土價黃金向此消常侍不來僧獨
在遊人還自說先朝

澗松巖石蔭秋蘿貪看青山寺寺過歸鳥數行西日
外樹煙橫碧晚鍾多

方池湧出玉流寒耐可溶溶一鑑寬塵事歸人留不
得欲歸還復倚欄看

金代遺蹤寄草萊湖邊猶識釣魚臺沙鷗汀鷺尋常
在曾見龍舟鳳舸來

湖上閑雲對草亭兼葭淅瀝暎寒汀千峰萬壑看難
盡白鳥雙飛入翠屏

萬峰蒼翠入雲端極目江山此鬱盤地隱西湖成澤
國天開薊苑作長安

白羊山路白雲中鳥道羊腸一線通豈有胡兒能牧
馬萬年天險限華戎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五

豈成

遣祭 皇子於西苑長春宮寓宿苑中紀述

望見飛虹白玉橋水邊臺殿影青霄那知苑內來留
宿月白霜清共此宵

西內新移 皇子喪禮卿臨奠捧宸章蕙肴蘭醑
曾來享轉益 皇情一倍傷

上親製文曰遣禮卿高致祭

繚繞香花覆玉幃瑤壇夜醮禮虛皇可憐今夕長春
殿坐聽經聲月轉廊

高殿虛廊燈燭光殘河欲沒倒蒼蒼長安萬戶營
裏不信蓬萊刻漏長

奉和師相序翁閣中盆荷初開是日翁六載考

續

芙蓉香謁玉堂風麗彩還迷曉日紅天禁移根恩木
異蓬山歌瑞句尤工凌波雜珮搖湘岸擎露金盤出
漢宮願借碧觴留勝賞况逢黃閣奏元功意廟自禁中移植于此

綸閣揮毫坐水風晴花新上賜袍紅物華自解呈嘉
瑞袞職惟應代帝工天上恩波涵鳳沼簾前香霧隱
仙宮極知退食從容地調燮全收鼎鉉功

被旨待朝鮮使臣宴

鈴山堂集

天卷五詩

六

百伎充庭奏管絃大官供饌列芳鮮島夷職貢虔臣
節天驛恩華寵御筵寰海車書應會極聖朝功德
正齊天微臣邦禮叨從事拜舞重歌既醉篇
五位衣裳坐聖人殊方玉帛走蕃臣海嶠日出頒
封舊閭闔雲開獻壽新堦羽舞時知舜德衢尊斟處
荷堯仁皆言夷夏為家日同醉鈞天湛露春

皇儲大慶侍讀屠文升告賜汴藩便道過家省

觀賦贈

誕瑞元良重頒書郡國遙使旌遴玉署皇澤霈丹霄
寶服雲龍麗宸章日月昭宗藩均慶賜寰海遍歡謠

賢方歌咨男多競祝堯天枝千葉茂璇律萬年調

才子華簪稱詞林俊望超鳳毛呈異彩瓊樹挺清標

摩節梁園道風煙洛水橋染衣塵駭鳴驛馬蕭蕭

汴水連雲起河水逐帆津湊沉湮履嶽上岩堯

覽勝才能賦尋幽會處招龍梅勻細草渠柳變芳條

禾里山連舍江門月映潮宮袍裁書錦壽酒注春瓢

戀別頻看劍承歡更駐輶起居榮八座封錫賁三朝

氣挾湖山動恩垂雨露饒筵開青鳥度樂奏紫霞飄

白髮仍將母青宮特簡寮禁林春色滿側耳聽回鑣

鈴山堂集

天卷五詩

七

作次韻

高城過雨浮埃爭東閣留賓綺席開紫艷未呈芳節
菊黃封先出內家醅幽懷晚逕頻移榻醉眼秋山獨
倚臺退食相過應不厭共看名籍在蓬萊

遼憐顏嶺三秋改悵望風煙萬里開病客未能忘野

興玉人猶喜對仙醅霜晴白鴈來沙磧日晚祥鳥下

石臺朱綬繆慙隨萊引可應重問北山萊

元夕學士朱翁宅燈宴次席上諸學士韻

德星池館五雲通翠管銀罍照綺筵伶部按歌傳錦
瑟御厨分賜金錢夜看燈月明於畫人在蓬瀛

看仙共喜恩波逢聖世願將歌頌答韶年

登堂頓覺消塵思獨樹梅花清傍人物色每驚遊宦
侶風光先透帝城春何郎詩興留東閣杜老醅香送
隔隣歲歲傳觴還此夕綵燈花勝闌鮮新

仲春五日讌餞大司徒李公於禮部後堂次留

別韻

暖煙晴樹動春妍勝日南宮共此筵宗伯正同周典
禮司農新領漢縑錢金甌姓字需賢佐玉府班儀列
上仙三紀詞林今八座與公重數孝皇年

寄朱給諫伯雨

鈴山堂集 卷三詩

秣陵煙月歎離居長憶招邀筍輿塵世萍踪難自
定故人歡好已全疎尋山寺隱松蘿勝坐竹池涵
席虛別後此心何所寄江鴻頻展八行書

同年張少叅兄挽詞

遠書昨歲渡江湖萬里驚聞引薤簫其語對廷弘治

日杏園前伴已蕭條

白璧青銅亦自珍暮年朱紱水雲身堂前尚有薇花
月不見當時作賦人

贈袁西園節推

昨來同駐潞河舟今去君爲領外遊從此向南書

雲山無限水悠悠

宦情離思入風煙把酒相看各惘然今日黃金臺上
別與君重會是何年

野性自期盤谷隱誤恩重作鳳池遊因君思逐飛雲
去直到鈴山樓上頭

贈蕭二守赴任濟寧

使君出佐古名州鉅野婁城接魯陬庭中好種甘棠
樹他日能將惠化留

鏡吹喧喧濟水頭赤旗纓帽引官舟津亭送客歸時
晚可得閒登太白樓

鈴山堂集 卷三詩

送進士盧木伯宰嘉興

慷慨賈生能抗疏蕭條宓令獨鳴絃琅玕貯腹應無
數留取重來侍帝前

烟水吳門暫駐橈到官惟有兩程遙但教得祿爲親
養不用逢人歎折腰

送楊惟明

疋馬雙旌逐曉風楚雲湘水思無窮遙知驛路經行
處多在春山萬木中

同顧學士於神樂觀賞牡丹次韻

何處高吟對物華石林來訪地仙家桃源景勝迷

昨日檻風亭處處花

荏苒風塵度歲華春晴下馬醉誰家官曹出郭應難
數惆悵尊前雙樹花

聽歌玉娥兒詞閣臣應制作也

玉娥不是世間詞龍艦春湖捧御卮間巷教坊齊學
得一聲聲出鳳凰池

陽世是
宮詞體

和少傅相公西苑祀歸之作

攝祀元台重秉春淑氣和苑芳花露早汀曉水烟多
稼穡勤周峻明良協舜歌欲知回袞烏天路近星河
和少傅相公 景神殿上香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十

片月斜明古樹蒼玉京樓閣迴含京神輿欲降浮龍
氣寶殿初開引御香直以精誠將祀命極知趨走奉
恩光歸來彩筆題新句人世驚看五色芒

送李正郎之廣右提學

冠蓋三春別雲山百粵程草齊疑礙馬花暖欲啼鶯
簡擢儒臺重遲迴省署清相知誰復似不盡送君情

贈用之

志業平生遠發軔壯茲行過家娛彩服入郡引前旌
夕浦船依市春山柳向城楚邦民俗好應慙宦遊情

贈呈立赴曲江丞

童稚情憐硯席親雪窗螢館共悲辛那堪至思前
事忍向天涯別故人對酒莫辭寒夜醉折梅應寄遠
江春河陽小試君休歎遙聽賢聲慰吏民

送陳子新知州

金陵共爾論文日十載重逢白髮新擢第舊傳三禮
學分符今牧兩州民青楓粵嶠鳴騶遠綠水燕河舉
棹頻南去故交知漸少題書還憶鴈聲春

和少傅相公九日邵園集飲

侯家池館閑芳園上相能來共綠尊看竹未須詢地
主結茅真擬學山村松根坐石雲隨几谷口鳴騶鶴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十一

避軒退食自公多暇日為將歌頌答君恩

只疑風景是陶園九日閒情對菊尊綠樹籬邊斜有
逕青烟郭外近依村歌聲緩送鸞簫曲仙馭高臨紫
氣軒豈似齊山吟落照共瞻霄漢奉明恩

城東奈有辟疆園座上能虛北海尊慣見漁樵談勝
事勿驚車馬駐深村林風不厭吹烏帽瀑水尤宜落
綺軒最喜年豐禾稼熟野人含哺頌君恩

登報國寺閣次宮保朱齋韻

鷺林朱閣重霄近俯見風烟接地浮金闕舳舻深隱
霧碧山紅樹迴舍秋可憐車馬陵東別未羨衣冠峴

首遊人事塵勞難可到鳳城斜日重回頭

送虞大理侍養南歸

賜歸直慰北堂歡色養無心戀達官獻壽總宜萊子
服趨朝曾識惠文冠山中逸興思攀桂溪上秋芳詠
采蘭聖主恩深閭閻遠幾回清夢憶鳴鑾

少傅桂翁寄黃太史伯直余同作

忽報遠書傳鳳閣遙憐高客臥雲山青萍綠綺誰應
惜藥圃茅堂相對閒長爲風烟增悵望漫於時序感
容顏故人擬薦揚雄賦早晚重來謁帝關

感述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上

長安滾滾化衣塵侶逐私嗟作宦身驚寒敗方燕市
駿蛾眉曾學楚宮人謾於情事朱絃在信有交游白
髮新玉樹上林無限好寄言鸞鳳莫相嗔

得中峯少宰書却寄之

越客初逢得起居夜燈頻展入行書故人滄海身猶
健舊德中朝席尚虛世事無端還失馬碧山多興欲
焚魚謝公自有蒼生望旅逐無能獨愧予

報國寺閑錢都憲白川周公還南京

來登梵閣諸天上暫借文觴此日留落木寒山堪望
遠疎花錦石自宜秋風塵荏苒催雙履廊廟周旋

已報旌旗戒明發更攀蘿薜寄清遊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上

鈴山堂集卷第十二

鈴山堂集卷第十三目錄

詩

元會

齋夜二首

人日同鄉宴集

官保顧公吏侍張公被命授文僕承乏禮曹知

貢舉顧公有詩紀遇志感余嗣和焉

四月八日欽蒙於長陵召對恭紀二絕

祇役城園暫遊西山寺

平坡寺

鈴山堂集 卷十三目錄

寓宿碧雲寺

香山寺來青軒

九日南內召對

奉命視牲

奉勅充知大禮上冊使

書事十三絕

奉和桂翁郊壇喜晴 奉天殿捧詔

歲除日省中晚歸

除父家宴

元旦賜酒饌

是歲予賤生六十甲子矣感述舊情而作

禮部舊無朝房子疏請命工曹特建適春祀禮

宿簡張蔡二寅丈

扈蹕紀 賜十九首

中丞顧公寄詩次韻答之

賀序翁新第落成

賀桂翁新第落成

冬夜宴別彭太史使楚

春日偶成

贈陳子器

鈴山堂集 卷十三目錄

符子太僕出守韶郡賦贈

贈王太常之南京

奉和桂翁閣蓮六花之作

儼山學士以漆鏤八仙盤贈用韻本謝

奉酬儼山肩川二學士同年

鈴山堂集卷第十三

詩

升菴楊慎評點

元會二首

戊戌

正元鐘鼓動長安率土朝天若會端瑞氣先浮白子
殿晴光欲上五辛盤梅風應律韶年麗節屋迎陽聖
澤寬先向御簾陳賀表繆司邦禮備春官

紫宸樓閣霧中看寶扇龍旗拂曙寒燕律吹葭錢冰

雪漢庭鳴玉引鵷鷺身當奏對瞻天近世際雍熙報

主難虹渚七迴逢大慶萬方嵩祝一聲歡時皇第
十子生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一

齋夜二首

玉漏南宮夜星河迥寂寥輝輝庭雪積冉冉樹烟銷

大禮嚴 皇諭清齋肅署寮 聖躬傳勿藥凝思睇

丹霄

入院烟霜暝開窓栢檜深地嚴知俗遣夜久覺寒侵
禮樂逢 明主乾坤抱寸心擁書清不寐風鶴送餘

音

人日同鄉宴集

此日舊傳人共得小堂初喜客相過椒觴栢葉修春
酌錦瑟銀箏起夜歌萬井煙花芳節好百年桑梓

情多正逢休沐堪乘興駐燈前白玉珂

宮保顧公吏侍張公被命校文僕承乏禮曹短

貢舉予三人者弘治乙丑同年進士也 孝

皇賜第距今三十有四年矣顧公有詩紀遇

志感余嗣和焉

三十年前戰藝場最榮今日共春堂恩霑醴宴花明

席詔鎖文闈棘遶牆闕盡沙金知力健坐闌宮燭覺

宵長鳳池老手夔龍望蚤見華蟲補舜裳

射策當年獨擅場偶慚疎朽亦升堂親承賜第臨軒

陛設逐看花過苑牆晨鏡照霜華髮改晚葵傾日赤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二

心長 泰園春草年年綠拭淚瞻天憶袞裳

四月八日欽蒙於 長陵殿門左召對

陵殿東頭御幄垂爐烟高拂午松枝中官呼召黃袍

坐此是新承顧問時

龍幄近瞻顏咫尺玉音親聽語分明不知何幸紆

皇眷無限依依犬馬情

祇役戚園覽遊西山諸寺

東峯西崦鳴鍾近寶刹珠林處處來松逕駐驂僧吹

發石谿流葉寺門開始驚鳥道看難到漸入雲根興

轉催年去尚嗟筋力在夕陽重上最高臺

平坡寺在西山之巔境甚奇峻築礎而陟

萬壑千爲禮侍一至十年矣

入門雙樹欲參天爲禮雲峯一爽然長向省曹迷簿
領忍令心賞負風烟靜聞經梵千林上徙倚蒼茫獨
鳥前再入南宮谷巖改山僧猶記昔遊年

寓宿碧雲寺

樓閣盤蒼巘香燈隱翠微竹間泉溜發臨賞澹忘歸
立沼窺魚泳俯檻見雲飛一向巖中宿蓬心自覺非

香山寺來青軒題

再到層軒坐諸峰盡若迎勁風山木振初日殿鴉鳴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三

澄廓邀殊觀高閒寄遠情惜無謝客賞况乃趣王程

九日南內召對

重華宮中翠輦來翔鳳樓前彩仗回正是傳宣當九

日賜醪全勝菊酒杯

奉命視牲

觀闕層城峻郊宮複道開市烟當樹合炬火逐塵來
牲帖犧人報騶聲騎士催夜歸題笏記候曉奏蓬萊

奉勅充知大禮上冊使連日召對 玄極殿

精一堂 文華西室恭紀一首

親勞御筆題宗伯幸際昌期侍 聖人朝發玉書傳

近憫夜燔蒼壁助精禋園丘扈蹕天行肅溫室
晝接親無涯莫報乾坤賜匪懈真忘夙夜身

書事十三絕

爐香拂座月窺簷帶玉袍排列貴闈爲報四臣宣已
至近前輕揭翠旃簾

南郊冊禮是新儀 聖主從容得面咨一一榻前親

指授却教傳與太常知

玄極紅雲捧帝居天牌新製煥金書肇成大亨稱嚴

配典禮分明復古初

丹陛前頭催設位伺官祝幣列參差我 皇肇舉無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四

前禮親率諸臣演大儀

堂開精一連皇極寶閣金題入紫烟自是鈞天難

可到幾回身侍 玉皇邊

百子螽斯望接連 皇家胤嗣本縣延行從毓德

宮前過知是軒龍啓瑞年

太子宮也

右掖龍燈半掩門對回 玄極已宵分遲迴暗記

絲綸語此語人間未遣聞

每夜燒燈頻草奏夜分直到 御前開中官門隙爭

傳通知是南宮禮疏來

法駕前陳炬火開千官騎從出蓬萊勅使殿頭先發

備拜冊 南郊當夜迴

星漢昭回夜景澄靈風不動燎烟凝遙望衮衣重
獻泰壇高處幾回登

黃輿設帳傍丘壇絳蠟金爐夜不寒衮黼纔臨催入
對樂章親製賜傳觀

春卿傳詔捧雲盤日照金龍繫綵竿十道使華嚙命
出萬方雷雨布恩寬

黃綾寫頌奏金鑾興新成際會難御筆已批留史
館又教抄在禁中看

奉和少傅桂翁郊壇喜晴 奉天殿捧詔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五

冬裡麗日輝晴晝聖主精誠信格天已向卿雲歌舜
瑞還將華嶽祝堯年皇風渾渾噩噩追三代陽德亨嘉進
衆賢獨有相臣分真獻紫壇簪珥上鑪烟

莫壁南郊祀九成肇陳瓊冊薦鴻名萬方濺澤頌皇
詔五夜精裡竭聖情淑氣正隨葭管動日華先上衮

衣明殿頭鵠立知元輔親佐唐堯致太平

大享欣瞻聖典成惟寅愧忝秩宗名詔從廷授叨餘
寵詩得緘題荷故情繆隨鵷鷺顏方覲每奉瓊瑤眼

倍明豈意陋庸遭盛際與公親見泰階平

歲除日省中晚歸是日 上手札曰諭秩宗有

先祿酒饌之賜

樓臺宮烟暮景斜手封儀疏未收衙 君玉賜得
年酒助與椒觴夜頌花

御札十行勞賜諭秩宗三禮愧非才不知何語堪聞
聖疏對哺從閣裏迴

除夕家宴喜弟姪遠至

京華屢見流年換弟姪新從故里來乍覩別顏應自
喜細論鄉事轉堪哀盃浮綠蟻團圞坐花覆銀缸爛
熳開薄劣誤承 皇眷厚滄江空問釣魚臺

元旦賜長春酒并先祿酒饌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六

宮醪玉饌連翩送勅向天厨賜五臣酒出長春名本
異賜當元日寵尤新仙桃醉領東風暖豐草恩霑湛
露均願奉陽和同壽域還歌天保答皇仁

是歲己亥予賤生六十甲子矣感遇述情而作

此詩

幸到六旬初度日衆中吾亦白頭人濫隨鵷序升朝
久謾對椒花獻壽新樽斚豈堪爲巨室草心長許奉
陽春楚山風樹思親淚魏闕星霜報主身

禮部舊無朝房予疏請命工曹特建蓋異數也

落成春祀齋宿奉簡張蔡二寅丈

直廡新敞禁垣西宮月臨窓苑側齊玉漏曙闌
報碧梧春借上林棲殊恩正荷幃懷賜勝蹟須留
月題鵷侶同心俱雋望五雲簪珥得相携

玉樓金閣眩東西咫尺官城北斗齊峰遠雪雲迷夕
望庭幽鳥月伴寒棲遲迴省署年頻改惆悵春襟句

自題夙夜此身憂責在綠尊虛負碧山携

曉星殘月在簷西起望天街簾仗齊瑞雪靜含鵲
影綵雲深護鳳凰樓南宮禮樂逢昌運上苑烟花續

舊題誰信燒燈催草奏每看堂印夜中携

扈蹕南巡自出京至在途蒙 恩賚諸物各恭

鈴山堂集

卷三

七

紀一絕以志榮感其 恩優待品等物尤多蓋
不能悉紀也

賜大紅羅飛魚服

駕發日
左順門宣賜

官羅五綵出天機錦浪神魚爛滿衣知爾乘雲露頭
角便從天上赤龍飛

賜方袋銀刀筋三事

駕發
日賜

芙蓉為畫錦為 分筋銀瓢摠繫將已是三迴活

御賜每隨天仗 恩光

賜壓袋銀錢

安肅行宮賜大小十
二文文曰嘉靖年

御帑朝分殿袋錢白金新鑄倍光鮮五銖永作人

寶四子今題嘉靖年

賜銀鍍金酒盃盛以沙金漆盤

真定
行宮賜

銀盃捧出競傳看色間黃金映赤盤長路風塵勞

聖念宮醪引滿不辭乾

賜御筆詩

三月朔禁澤渡河
御製七
言絕一首書賜五臣各一幅

灑翰親承御榻前 聖皇初述渡河篇祇應百世藏

為寶此是南巡扈蹕年

賜梅蘇丸

途中凡
數賜

煉蜜調梅細作丸白凝霜雪畫團團馬上採囊時一

嚼送得清香入肺肝

鈴山堂集

卷三

八

賜解勞湯

鈞州行宮賜藥一果
湯

歷歷山川信所遭馬前塵土滿征袍服勞自是微臣

義藥裹深蒙 賜解勞

賜綵裝松竹梅鸞帶

綵裝鸞帶倍鮮華 面授行宮拜寵嘉為最歲寒同

節操竹青松翠間梅花

賜畫面扇并象刻壽仙綴子

襄城
行宮賜

五明綵扇製還新象綴銀環價倍珍揮愛虞薰時解

恒捧看官月近隨人

賜花線絲并金甌寶石提繫

奉天賜

五絃線線織條長金作條環七寶裝就中獨有

貴觀看中間一線光

賜磁器甌碗十二件承天賜舊邸所藏也

幾年陶器尚收儲拜賜 先皇舊帑餘捧持但覺恩

為重寶愛深知玉不如

賜御資銀途中屢賜白金二百兩餘此銀一錠計五十兩舊藏新資銀及嘉靖年製七字

書生未識篆金富 聖主多慚惠養私擬作他年遺

老計買山誰道更無貲

賜馬承天賜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勅賜天閑玉鼻驂便教騎在 駕前行過都歷塊還

輕健疑有風雲足下生

賜筆尖武當山中產形如指尖甚奇上命中官特藏賜一包

解簾龍孫露玉尖分明生就指纖纖靈山異產天家

賜肉食那知此味兼

賜面衣駕發承天賜拍鄉又賜

扈蹕初從江漢歸長途終日馬駢駢冰綃不受紅塵

沈謝得 君恩賜面衣

賜袖香駕發承天賜諭凡日用碎途中塵穢

龍腦修和集異方官中熏奉 御衣裳自從分得

君王賜袍袖携歸不斷香

賜煙墩帽并金相寶石帽頂一座

賜來大帽號烟墩云是唐王古製存金頂寶裝齊戴

好路人只擬是王孫

賜代衣銀宜城行官召對遇雨衣盡沾濕賜白銀三十兩諭凡日用以代衣

造膝從容奉 密言晚來衝雨出宮門賜金為代衣

沾濕感德身同挾纊溫

賜酒竹葉清真珠紅二品

御厨官酒出黃封碧漉紅香昔未逢共道 皇恩比

春色一分斟處十分濃

鈴山堂集 卷三詩

中丞顧公寄示長沙道中詩輒次韻答之

保釐風采重臺臣功在朝廷德在民筆底總持三尺

法湖南遙布萬家春盡指厨傳無煩費還載圖書只

舊貧儒術由來須世用北山猿鶴可相嗔

賀序翁閣老新第落成

京國園廬三十載新堂今敞相臣居沙堤路迴回蓮

炬祭戟門高擁駟車握髮并延朝客坐濡毫時答

御函書甲樓地接堦除近几席追從日未虛

賀桂翁閣老新第落成

相國新開甲第雄平沙隄接鳳池東寶幽龍札來天

上書樓朱甍出霧中朝罷御烟捲素綉冷餘花日正
無龍麒麟抱送天應眷看取千年社稷功

冬夜宴別彭太史使楚

別調參差絃上聲燕臺歲晚送君行寒星曙雪催程
遠玉節金書奉使榮宮錦駐輶家暫到楚蘭弭棹賦
初成未能便逐歸驂去後鶴松關苦繫情

春日偶成

不知身事竟如何無限春心負薜蘿林岫鳥還知力
倦園亭花發奈風多閒搔短髮從渠變每得新詩祇
自哦憑仗一生忠信力豈驚人世有風波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十一

贈陳子器赴政和令

送君闕海去把酒意茫然邑小尤堪治才高誰爲憐
武溪看畫舫嶺入風烟萬里遲雙鳥何年向日邊

二

二鳥來南國文章五色奇胡然滯遐舉分飛殊路岐
夜歌聞白雪春賞惜瓊枝薦慚無力空吟餞別詩

子器同第子虛文學
並稱子虛今學進士

符子太僕出守韶郡賦此以贈符子昔嘗作倅

於韶也

韶陽人吏拜旌麾爲政風流記昔時新佩魚符稱劇

更重來竹馬候童兒花間露冕春行縣燭裏攤書夜
坐帷若見龍頭梅發處因題佳句一相思

過從未厭客長安誰道新恩阻舊歡他日故山還結
社清時榮路且彈冠猶憐寶劍橫秋水自許青松耐
歲寒垂老不堪仍遠別送君惟有勸加餐

贈王太常之南京

廊廟只今公望屬暫勞征旆過江東舊京禮樂仙曹
貴瀛海風烟別路重陵祀曉隨鍾阜月郊巡時掃泰
壇松送君憶我曾遊地惆悵因憐雪上蹤

奉和少傅桂翁閣蓮六花之作

鈴山堂集

卷三詩

十二

九重城隔金扉路六萼蓮開玉井花義畫正符陽道
泰越妝偏助賞心嘉簾虛翠蓋搖波影閣迥紅香近
日華珍重化鈞調變在年年芳節瑞天家

儼山學士以漆鏤八仙盤見贈併侑以詩用韻

奉謝

燕肆雕盤價比珍多情投贈况佳人爲盛玉羊擎方
重細酌宮醪賞更新捧愛洞仙朝獻壽醉看歌席夜
生春他年綠野堂中物留伴詩翁後樂身

用韻奉酬儼山甬川二學士同年

杏園席上題名處晚歲登朝復幾人空望裏浮踪那可

定鏡中華髮自應新松當雪潤猶含翠桃熟堪食
記春曾是十年江海別喜君重到鳳池身

鈴山堂集

不卷三詩

主

鈴山堂集卷第十三

詩

鈴山堂集卷第十四目錄

聖駕幸承天發京作

扈從次涿州

趙州

彰德六言

扈從見道傍梨花

河上歌

恭和 御題漢江

恭和 聖製初閱純德山喜而自得

鈴山堂集 不卷十四目錄

長陵奉安 成祖尊號碑

扈從經九龍池

元日於 文華殿賜諭賜酒饌

見口丞之河南

唐見唐詩 李士見贈韻

又次甬川張少宰

和宗伯託翁南宿浣花草堂

記象入室事

偶誦姑蘇蔡九達詩寄謝

贈王侍御按閩中

送劉節推之本郡

白貞夫皇甫子安二郎中謫官詩以贈之

再贈貞夫

書奏吟

待朝鮮使臣宴

贊治堂賞蓮次席間韻

胡少叅汝茂自楚藩以詩惠寄用韻酬之

吳給諫出叅藩政賦贈

贈劉以道僉憲之閩中

龔母壽詩爲論德鳴治作

鈴山堂集 卷十四

二

宮寮燕集詩

送華侍讀歸省

錢子中挽詩

早春送孫志高編修南還

送張濟甫提學

送曹際卿大叅

禁工部自南都來話舊述情

刑部楊郎中出守夔郡作詩贈之

贊治堂續賞荷之會有懷崔公後渠

鈴山堂集卷第十四

詩南官藁

升菴楊慎評點

聖駕幸承天發京作

禁城鍾動啓金扉鳳輦時巡出帝畿黃紙特頒都護

勅緋羅齊賜從臣衣祥雲捧日浮丹仗芳樹和烟隱

翠微遙想江湘歡父老 漢皇今覩沛中歸

扈從次涿州

此夕行宮駐六飛帳幕星列滿郊圻雲峯積翠能隨

華花雨含香故拂衣萬古風烟傳鹿野百年父老見

鈴山堂集 卷十四

一

龍旂郢園陪從今 皇孝太覺甘泉賦獵非

趙州夜發

趙州城南騎火明鳳蹕鳴鑾中夜行揮鞭曉問邢臺

驛一日還過百八程

彰德六言

十載乘輶此路而今扈蹕重過渺渺山圍鄴郡飛飛

摩竭漳河

見道傍梨花

萬枝瑤雪倚風斜似浣明粧候 翠華日涉郵程春

已暮今朝初見馬前花

河上歌

大明八葉聖人生曾見黃河水至清千年襄漢榮光
起此日風雲大駕行

汾水衣冠若景從千春稀事此時逢洪波浴霧樓船
發白日中流翔赤龍

靈河西上遠黏天鳳舸龍橋入紫烟周王圖馬汴川
地漢主風歌入沛年

恭和 御題漢江

郢州城西流漢江浮天玉練隱波光流虹貫渚成皇
瑞飛鳳迴岡作帝鄉

鈴山堂集

卷古詩

二

恭和 聖製初閱純德山喜而自得有序

嘉靖己亥春仲我 皇上躬巡楚服至于舊藩之

邸乃三月十有四日壬午恭詣純德山之陽瞻拜

神寢畢乃循山之脊而東尋徑歷阜以周視陵脉

地形于時 上御龍騎臣郭勛朱希忠崔元夏言

及臣嵩皆騎以從但見崇岡隱起疊阜盤互如龍

遊鳳躍蜿蜒抱護風氣完萃金城翠鬱黃屋丹瓦

輝映於青松碧嶂之間信天造之吉壤也 聖情

孔怡喜而自得爰製五言古詩一章翌日出以示

臣等仰惟 皇上爲 二親之重勤萬乘之尊計

視山陵履荆榛冒愆日而弗以爲勞孝思純至

千古帝王所不能及者而惟茲純德之山我先

皇帝龍藏之所安悅尊處幾二紀矣儲秀發祥顯

有徵應茲惟 聖斷慎重弗移蓋國家萬世無疆

之慶也 猥以禮官叨預扈侍謹拜稽恭和而謹

叙其事庶幾備紀錄以貽于永世云

恭覽周神寢迴徑歷羊腸伊昔著嘉名兆稱天子岡

勢連嵩華遠水遶湘流長蟠互丘巒勝榮休王氣昌

龍藏忽二紀松栢皆踰牆上帝悅明德眷此受命鄉

惟盤壯南服允作萬世防慎固永弗移山祇告五皇

鈴山堂集

卷古詩

三

鍾靈發禎應天定非人量河山亘終古孝德無遺忘

扈從謁長陵奉安 成祖尊號碑紀事十首 亥

九月二
十八日

文祖長陵壓厚坤萬峯騰躍此峯尊重磨琬琰刊鴻

號八葉皇家有 聖孫

縹緲仙城霄漢間鼎湖龍去若爲攀岡頭幸木橋頭

水曾見金輿駐碧山

忽上高樓凌紫氛俯看松栢渺重雲金書特薦千年

號御氣長成五色文

六陵秋色到蒼楹萬壑雲風動地生白日魂搖寒起

累始知身伴赤龍行是日

恩從幄殿對回深訓慰從容示玉音孤跡豈知勞

聖眷忠誠那敢替初心感思殿召臣等入對上諭曰卿勉盡忠誠勿介意

人言嵩頓首謝

山南山北夜鳴鐃宿處星河傍紫霄飛將管門符號

令赤旗千騎影蕭蕭

松曉露寒巖徑僻乘輿忽駕欲何之悼陵園廟秋峯

裏聖主恩深一顧時廿九日上召五臣入曰往陳后陵一花

向夕鳴笳下翠峯玉驄騎出御園松塵沙百里行應

盡丹鳳城邊聞曙鐘上東馬十里至紅門夜行達旦入京

鈴山堂集

露表風帽夜深寒玉輦前頭對據鞍詔許五臣披暖

耳陽和真藉聖恩寬

甘泉騎火燭天來萬轂喧喧隱若雷玄武門開寒漏

微都人爭候屬車迴

這從經九龍池

九龍池上駐龍旂檜殿蘭宮鎖翠微日出綵霞籠瑞

氣霜迎黃鉞肅天威雲中羅逕千盤合谷口風泉百

道飛塵跡此中難可到况陪仙蹕奉恩輝

元日蒙召五臣於文華殿賜諭賜酒饌於殿

西廂霑醉而出恭述四絕

首領元聖諭寶璽出殿中開承恩特恩

今年春日薦春觴共沐恩光近御床頃擬椒花堪獻

歲心同葵萼總傾陽

起草殿廬催入對喜看春色在揮毫寒消墨沼龍香

潤日上觚稜鳳闕高

聖主履端膺萬福起居先遣近臣知正朝雲物偏佳

勝試筆先裁祝聖詩

送魏中丞之河南

星軺建節赴南河嵩嶺橫雲洛水波闕下絲綸親捧

詔澤中鴻鴈久興歌清霜更助臺威重化雨能敷聖

澤多此去願紆宵旰慮待歸鸞掖共鳴珂

恩賜麒麟服大儼山陸學士見贈韻

宮衣擎出聖恩新雲錦輝裁五色麟敢以軒裳誇物

采極知魚水喻君臣文明有象方呈瑞和氣攸鍾本

配仁犬馬此身難報稱祇將詞詠振

恩袍草色照人新組繡鸞角麟命服故應旌上

德寵光何意及微臣馴遊徵王瑞衣被終身荷

聖仁留與南宮傳盛事後來名德價逾振部卿則無賜辭者

後賢始云

又大甬川張少宰韻

淺薄何堪春過處，蓬繡麟分出賜袍。紅周郊遊處，積祥
集厥筭頒時品式，崇豈有文章禪聖治，直於奔走策
微躬，推衣未報。君王惠結綬，徒希國士風。

和宗伯託翁雨宿浣花草堂

卧聽西巖風雨生，草堂蕭颯一燈明。並枝宿羽深愁
濕，遶竹飛泉倍覺鳴。仲蔚蓬蒿迷宅徑，少陵花鳥入
詩情。不知此夕陽春句，誰和朱絃曲裏聲。

記象入室事

仲春望夕陪祀宿內舍，忽風象折戶突入，卧內號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六

叫躑躅勢甚危惡，予默坐念程伊川渡漢江事，良
久象人來拽之以出，幸以無恙，因記于此。

獨宿直廬，逢象闌忽來入室，遶床鳴，平生危險更嘗
遇事合驚時亦不驚。

猛象咆哮，君合避，只須屏息坐帷中，漢舟幾覆，心無
怖記，取程家主一翁。

予昔卧病鈴山，有終焉之志矣，既而復玷朝籍，

不自意叨竊至今，偶誦姑蘇蔡九達往年爲

予作鈴山堂詩，有他年玉帶歸山靈，喜無媿

之句，感念其情，因紀一絕併寄謝蔡君。

痛骨那堪玉帶圍，在山心事出山違。中郎有句能成
賦，泉石他年待我歸。

贈王侍御按閩中

斧鉞下南天，登壇望若仙。觀風臨海嶠，執法動星躔。
遠道佳眠食，當塗賴俊賢。濡毫多逸興，寄我武夷篇。

送劉節推之本郡

遙向宜陽郡，行瞻翼軫星。雲程催逸駕，霜刃發新硎。
杭稻垂山郭，枌楊臥訟庭。送君鄉思集，相見故山青。

白貞夫皇甫子安二郎中謫官詩以贈之

二子南宮彥，輝連瓊樹枝。赤墀鳴玉地，粉署握蘭時。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七

佐郡才何屈，登途意轉遲。臨分贈長劍，持此慰相思。

再贈貞夫時甫遷官秩遽有左官之命

聞禮稱才子，含香作正郎。所期趨鶴禁，何意別鵝行。
郡占山橫翠，亭秋樹帶霜。中朝昆李在，宵夢憶連床。

書奏吟

書奏南宮夜，孤忠祗自憐。此心惟報主，何語可回天。
驚力衰年後，鴻儀遠古則。誰知避人吏，撫枕一潸然。

待朝鮮使臣宴

文軌通函夏，衣冠捧御筵。萬方來貢日，四海太平年。
湛露承堯酒，薰風被舜絃。溫陪欣頌賞，竊吹仰鈞天。

二

御醴傾銀甕宮花剪絳羅夾衛陳警衛當席擁笙歌
化洽提封遠恩霑賜宴多還聞使臣語東海不揚波

替治堂賞蓮次席間諸學士韻各一首

南省清芬雨露邊微歡來賞后池蓮即憑酒盞消炎
日最愛花枝拂曙烟名籍早為同榜客衣冠齊列大
羅仙薰葭顧我空形穢愧倚臨風玉樹前

右次詹事陸公儼山

向來雲臥鄴城邊纔得君王賜炬蓮誰擬著書忘歲
月尚看揮翰落雲烟舊栽桃樹非前主新着宮袍是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八

謫仙馬首獨歸情脉脉為君惆悵晚花前

右次少詹事崔公後渠

春藕移栽近日邊花開不數越溪蓮光搖玉簫清無

暑香逐金爐煖帶烟興至故應忘主客官閒真得似

神仙懷賢合作甘棠看又落風神夢覺前

連為公署部印時所

右次太子賓客張公甫川

盆池仙萼傍南宮綠樹涼生滿院風勝日琴觴邀上

客清朝簪組盛群公近人海鶴閒過砌多事園蜂競

遶叢暫喜近來曹務簡不妨相勸醉顏紅

右次少宗伯張公陽峯

胡少參汝茂自楚藩以詩惠寄用韻酬之

郢上春逢今忽秋年光真共水東流芙蓉遠道能相
贈瓊玖清詞不易酬觴對鶴樓人已遠文題蘭省石
還留期君共結明庭綬未向關河嘆阻修

題名為文以記

君為精勝時當立石

自笑茆齋映雪人謾披陳蠹學經綸幸於禮樂逢

明聖豈有文章動縉紳秉燭夜堂還草奏攬衣朝閣

更迎賓南宮故舊勢相問潦倒風塵白髮新

吳給諫出參藩政賦贈

紫薇旌節旬宣地青瑣衣冠侍從年吳苑書遊人似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九

玉楚帆西上水如天子年戀闕江湖遠召伯留棠惠

化傳題柱盛名今不淺海邦新勒使夷編

君奉使朝鮮其所著

作國人刻梓以傳

贈劉以道僉憲之閩中

南徼持風紀中臺輟俊賢拜恩分雨露執法動星躔

九派揚帆外三山攬纜前威傳風偃草操凜月行天

邪畏神羊觸喬惟谷鳥還列城皆擁傳遙夜尚窺編

候館明丹荔靈峯肅紫烟舶通滇海客筵會幔亭仙

未厭飛蓬遠惟聽薦藁先臨分贈長劍揮手帝城遠

龔丹書詩為諭德鳴治作

御恩重青鸞送喜頻馳榮逢聖代獻壽及佳
子當朝彥宮臣簡命新龍頭殿選釐禁得儒珍
苦熊丸訓芬芳俎豆鄰關睢稱婉德蓁葉咏宜人
年喜稀齡屆天於景福申仙孟疑露菊家饌膾江鱗
愛日情彌愜瞻雲意轉頻裁詩寄南極遙祝鳳池濱

宮寮燕集詩

孟冬廿一日集燕詹府之堂卿保而下三十有三
人皆宮秩也尚書霍公實爲之主大宰許公首倡
紀會之作予輒祠和焉

宮城佳氣鬱蒼蒼八座華裾照羽觴夏室謳歌歡有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十

子虞廷入拜佇惟良筵開玉署蓬瀛裏地切金莖雨
露傍廊廟衆賢今彙進帝圖皇曆自遐昌

古松寒柏對青蒼地主高情勸累觴聖世鳳麟爭睹
瑞崑岡輿璧總稱良門臨玉澗來天上樹擁金隄近
席傍淺薄豈堪塵寵秩也陪星履躡文昌

起瞻東震氣逾蒼盛會難逢更盡觴馮翼願同周士
吉股肱惟藉舜臣良晨趨劍佩鑪烟上晝接威顏黼
座傍少海前星占國瑞天長地久仰時昌

送華侍讀歸省

渡江汀草發春色近庭闈况是神仙吏遙從霄漢歸

錢子中挽詩

抱志豈不廣其如值數奇山陽舊行處鄰笛使人悲
素簡留丹篋新花發故池何因慰滇漠拭淚一題詩
早春送孫志高編修南還

送張濟甫提學

學憲從來重君當拔擢新簡書還自長鉛槧轉須親
秉燭儒臺夜停車越水春要令全浙士文體盡還醇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十一

送曹際卿大參

楚楚今藩伯星輶去若仙名高稱吏部境勝入湘川
江靜深含綠峯晴迥帶烟旬宜多惠政要使遠人傳
葉工部本道自南都來話舊述情因有此作錄
似葉君并寄謝南都諸故舊

吏散長安日杜門故人相見髮開尊人情棘上青蠅
變身事池邊老鳳蹲閱盡世途惟自信別來幽抱可
誰論留都知舊勞相問渭樹江雲入夢魂

刑部楊郎中精于醫術嘗已予疾於艱亟茲出
守夔郡作詩贈之

其詩刺史專城貴為惜佳人萬里行朝後劉門健
騎暮經巴峽聽猿聲名山采藥烟霞迥燕寢發香几
清清衰病藉君留不住青精黃獨倍關情

蒼治堂續官荷之會有懷崔公後渠大韻二首
畫省新荷綠滿池露紅重發最高枝因攀上客勞軒
蓋更續前題感歲時坐近風香開翠幌飲留霞色對
瓊巖妨賢此地能無愧回憶滄洲意轉遲
地靜宮城傳午漏樹深齊閣引涼颺還拈劇飲追河
朔每誦高塗出鳳池瑞露乍疑金掌重仙歌欲度綵
雲遲美人南國遙難並折贈無因寄所思

鈴山堂集

六卷上四詩

三

鈴山堂集卷第十四

鈴山堂集卷第十五目錄

詩

賜遊小山并金海泛舟至廣寒殿詩有序

恭和 聖製朝泛舟于金海

恭和 聖製中秋思 母歌

侍 上金海放燈

辛丑三月十七日直宿 無逸殿奉 旨同閣

老瞿公詳定進士試卷

詳定試卷 上命中官齋賜丁香花一枝并金

花筒簪之恭紀四絕

鈴山堂集

六卷上五詩

禱雨金海祠上香作

夜叩金海祠同五臣舟還

奉 命永明殿先聖堂代拜

登憑虛山殿在永明殿之南巖洞甚奇

萬壽日賜宴內殿賜官製彩花并栢葉一枝金

筒簪之

元夕侍宴幽風亭觀燈

壬寅正月

嘉靖壬寅三月四日直宿西苑時雨適澍上

召賜酒仁壽宮中恭述二章

勅賜禁中乘馬

太液乘舟

侍上登苑中閣

駕還仁壽宮召入賜飲白酒兼賜時服緋羅

彩補

賜遊清馥殿

少師桂翁壽詩

桂翁壽詩同諸學士作

賜川扇

送太宰許公致政

送教刑部兩浙憲囚

鈴山堂集

卷五音錄

二

送錢刑部之四川

贈別張銀臺歸吳

直宿無逸殿次少師桂翁韻

九日少傅相公集飲次席間韻

十日翊國太師京山都尉集飲用前韻

晚秋時菊盛開復有紅葵一株作花次韻儼山

學士

劉起之儀部出副閩憲有贈

送董子儀主事

送寇貞外陽之浙江僉憲

贈張長史時言

太子賓客張公母夫人九十壽

寄贈南大司成龔先生

看新曆自感

鈴山堂集

卷五音錄

三

鈴山堂集卷第十五

詩 南宮稿

升菴楊慎評點

賜遊小山并金海泛舟至廣寒殿詩 有序

嘉靖辛丑二月二十三日 上命勲輔及尚書蕭

七臣同遊小山在 仁壽宮之西中官導引入清

虛門磴道盤屈贅甍皆肖小龍文疊石為峰巉巖

森聳怪奇不可名狀元氏故物也中官云元人載

此石自南至燕每石一准粮若干俗呼為折粮石

盖務極侈靡近歲重葺一亭 上扁曰鑒戒亭取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殷鑒之義云亭中設櫺貯書 上至以備覽攀磴

陟山嶺曰清虛殿俯瞰都城歷歷可見山腰累石

為洞刻石肖龍水自龍吻出噴灑若簾其前為曲

流觀甃石引水作九曲流觴皆雕琢奇異布置神

巧又南為瑤景翠林二亭中架石梁通東西兩池

金鱗遊泳其大者可尺許奇石錯列古木森蔚

望乃往觀省耕亭 上即隙地墾田督農耕之臨

闕則坐此又鑿井灌畦為井亭衆稱讚良久乃列

坐松栢間享酒饌中官相與勸酬甚懽既又傳

旨賜登舟泛金海往觀于廣寒山舟蕩槳持楫者

皆中使水光盪漾遠近亭殿隱現金碧交輝恍若

身造瑤池弱水之間也舍舟登岸以陟廣寒之殿

絕頂巍峙高入雲漢山麓為臺為洞為堆雲積翠

之坊周覽畢復賜酒饌坐松栢間皆醉飽而出群

臣莫不感 恩懷德以為希世之遇臣蒿何幸獲

預斯列謹各紀一詩而識其事如此云

清虛殿

皇宮西畔閼層丘別有天門洞壑幽玉樹金亭雲霧

裏年年此地奉宸遊

鑒戒亭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二

巖松總是和雲種湖石猶疑縮地來 聖主揭名存

鑒戒簡編時向此中開

水簾洞

玉龍噴水當幽洞飛下青巒注碧池池中金鯉閑游

泳聖澤長涵自不知

曲流觀

濺玉飛瓊出洞來巧穿渠石自縈迴春來耐好浮花

片為進 君王萬壽盃

瑤景翠林二亭

山連瓊島宜飛鳳水作金潭會濯龍 聖主經年

遊琪花瑤草若爲容

省耕亭

枯椿聲處起高亭新構宏規出聖情歲歲柳陰晴日裏翠華來此看春耕

廣寒殿

差我臺殿倚層巔古木長雲上界連太液無風開玉鏡時時飛翠落晴淵

金海

堆雲積翠岩堯巡王棟金鰲死轉橋坐倚古松宣賜宴醉臨盤石待回恍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三

恭和 聖製朝泛舟于金海二首

太液波澄曉鏡舒滿汀芳露濕紅蕖樓臺隱映移天上草樹龍葱帶雨餘雲中扶輦來祥鳳蘋際隨舟躍錦魚此日宸遊歌聖藻應知朝野共歡娛

龍舸中流四望舒水容波色淨仙槎紅搖錦繡千重裏露浸玻璃萬頃餘巖畔青松停瑞鶴洲前翠荇觸遊魚蓬丘閭苑非人境萬歲千秋奉聖娛

恭和

聖製中秋思 母歌

人間此夕逢三五皓魄堂空初過午玉宇瓊樓景色佳誰道吾 皇心獨苦皇心獨苦兮應奈何對景傷

膺兮念慈母慈母當年復且顧仙界一旦如乖離

值中秋可嘯歌雖然昨夜生陰雨我皇感此重愴悽

欲捧瑤觴共誰語彷彿如瞻天上容徘徊尚憶生前

語六季吾皇真聖子聖子懸懸望母歸鳳輦龍輿日

幾歸直駕紅雲謁紫清紫清闔闔九門通玉几聲音

非杳冥恍然慈訓時時聆秋光春色有代換聖情痛

慕還無終長歌特製名思母至言歷歷流肺腑目

昭回天地文仁民致治本親親皇風帝德過堯舜臣

拜稽首歌聖人

侍 上金海放燈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四

紅燈焰焰水波微此夕真從天漢遊鸞簫鳳管鳴仙吹錦纜龍旗引御舟

恍驚華渚流虹照死是綵山駕鳳羣仙人指點瑤池

上萬朶金蓮頃刻開

辛丑三月十七日直宿無逸殿奉 旨同閣老

翟公詳定進士試卷遂命充讀卷官故事禮

卿不得與進士宴命云

殿閣簾簾蠟炬紅題初拆御前封燕臺驪牡還求

駿禹穴風雷欲化龍直以文章需俊傑要將忠孝答

遭逢掄材自是台司事慚備春卿得濫從

詳定試卷 上命中官齋賜丁香花一枝并金

筒簪之恭紀四絕

麗色繁香簇絳霞中官肇賜御園花欲知簪處君恩
重看取金筒壓帽斜

宜春苑裏丁香樹帶露籠煙錦作團不是天家親折
賜何因得借一枝看

御苑名花萬樹開重重金屋鎖樓臺忽報風香來滿
簪歡從天上戴春回

四十年前射策人晚遭明聖寵恩頻宮前手把花
枝看復似瓊林醉後春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五

祥

禱雨金海祠上香作

石磴松林金殿開禮臣恭捧御香來 聖主憂民望

甘澤龍官莫待玉符催

赤符仙篆下金波燭焰爐香遶樹多最是片雲將雨
至忽教吹散奈風何

寶淵金海是龍宮水殿長吹夜夜風何事老龍猶未
起不將霖雨代天工

夜叩金海祠同五臣舟還

宮前玉漏千門鎖樹裏紅燈幾處張祇役不辭舟路

遠廣寒山下月蒼蒼

秋風蕭瑟樹煙多綠水澄潭足菱荷離恨夜深來太
液共揺仙艇坐星河

奉 命永明殿先聖聖代拜

永明頻代拜秋晨復此來燭裏金門啓松間寶殿開
香煙羅几席雲霧隱樓臺明祀崇群聖靈章出帝裁

登憑虛山殿在永明殿之南巖洞甚奇

峯殿鬱蒼蒼登臨近九霄曙煙籠闕迴殘月帶城遙
翔鳳金爲閣飛虹玉作橋乘輿罷遊幸花色爲誰鏡

萬壽日賜宴內殿賜宮製彩花并柏葉一枝金

筒簪之

鈴山堂集

卷五詩

六

祥

酒開天甕綠醅濃帽插金花柏葉重願祝 聖齡如
此柏青青不改四時容

元夕待宴幽風亭觀燈

壬寅正月

節值燃燈夜金宮賜御筵千年逢此席萬壽願齊天
瑞擁堦雲雪芳含花樹煙無窮太平曆長奉聖人前

二

霽雪動春容卿雲護九重翠華臨鳳闕火樹照鰲峯
應澤皇情豫深祥御氣濃承恩歌既醉稽首祝華封

三

金海開芳殿初春翠輦過九門通夕炬雙闕近天河

御酒垂玄渥宸襟洽大和共忻陪睿賞何幸沐恩波

四

蓬瀛開玉樹樓觀壓金鰲積霞臨暉淨華燈影殿高
瑞煙浮綵仗春色上仙桃齊獻南山壽筵前拜袞袍

五

絳蠟千枝鳳金橋萬道虹瑞雲華蓋上明月禁城中
鎬宴沾同樂堯年慶屢豐宸遊端可頌俚曲愧難工

嘉靖壬寅三月四日同勳輔五臣直宿西苑時

雨適澍上召賜酒仁壽宮中 諭曰寒春

宵分召卿等飲一鍾朕手注之酒殿中少看

鈴山堂集 大卷五詩

七

待雨畧住出銀鍾帶歸 聖恩隆渥前代所

未有也恭賦近體二首志感

春殿宵寒捧賜膠東皇時降雨如膏人間樂歲占葵

麥天上恩波醉碧桃度苑暗聞仙漏轉拂簾初識御

香高恭承示諭 皇情重此夕千年豈易遭

雨夜承明催入召親勞 御手注堯尊需雲湛露恩

同渥桂殿蘭宮景自溫盛事故須傳汗簡微生何以

答乾坤歸來更捧銀盃賜世世珍藏示子孫

勅賜禁中乘馬

天閑神駿 勅教騎長奉傳宣過苑堤因是翠華

寢近柳邊深隱不聞斯

太夜乘舟

蘭舟演漾水雲空花葉田田島嶼風棹入瓊波最深
處玉樓金殿影西東

孟夏初夕侍上登苑中閣

寶閣璇霄上重城鳳苑西 聖容瞻更密天路到應
迷檻拂煙虹麗窓懸日月齊翠簾紅燭裏何幸得攀

躋

帝苑開金閣仙臺駐玉鑾山鄰飛鳳島路接會真壇

眺迴星辰滿憑高氣色寒叨隨 六龍御真在五雲

鈴山堂集 大卷五詩

八

端

駕還仁壽宮復 召入賜飲白酒兼賜時服緋

羅彩補

上閣登初罷西宮勅又催香羅頒寄服玉醴酌天杯

魚鑰通宵啓金蓮伴醉回將何報 明主竚立重徘徊

徊

賜遊清馥殿

帝苑雲霞麗仙宮洞壑幽春生翡翠殿花滿鳳凰樓

瑤草迎宸蹕瓊波待御舟共傳 今聖孝當日奉

慈遊

十里宜春苑金堤覆綠楊水涵瑤殿碧花簇錦臺
馳道通長樂離宮接建章微臣一何幸留賞沐恩光

少師桂翁壽詩

德以精靈降賢為邦國珍商巖先夢說松嶽會生申
帷幄開黃閣冠裾上紫宸垂衣逢上聖調鼎寄元
臣溫室承顏密明光起草頻珪璋才獨擅魚水契無
鄰掀揭鵬圖大翱翔鸞羽振泰階扶景曜鰲極握洪
鈞禮樂回三代絲綸暢八垠巖瞻擊固杜壽曆紀莊
椿佳郎傳朱夏長庚耀紫旻恩波天上洽雲物望中
新履集南宮威觴連北斗醇美微池浴鳳祥協紱隨
鈴山堂集 卷上壽 九

桂翁壽詩同諸學士作

劍履從容漢殿東絲綸密勿禁闔中元台位極三公
貴大雅詞稱百代雄壽酒當杯分湛露薰絃應曲奏
南風蟠桃已熟三千歲麟閣真收第一功

賜川扇在西苑作

聖恩宣賜揮炎扇貢篚初從蜀國來忽引清風生玉
殿還擎寶月下瑤臺

錦江鸞扇鬱金香黃帕擎來近御床竊祿南宮無補

繼年年頒賜沐恩光

太液池邊暑氣生海榴英簇絳霞明蜀王新貢金花
箋御苑傳呼賜禮卿

送太宰許公致政

宛洛風煙繫夢頻賜歸今得自由身三朝柱石收公
望兩世銓衡秉國鈞辭闕祖筵歌漢傳入關仙氣報
秦人極知感激君恩重夜夜巖扉望北辰

送教刑部兩浙憲因

西曹冠蓋乘春發白馬翩翩草色青原隰光華持漢
節簡書欽恤奉虞庭臺端秉燭頻看牘湖上移尊暫

鈴山堂集 卷上壽

駐舫共說九天携雨露一時沾罷向東溟

送錢刑部之四川

使節初從東浙歸又看銜命下彤闈明經斷獄曾何
忝擁傳還鄉倍有輝北極星辰移益部層霄雷雨灑
圜扉平反有奏還相寄遙睇江關朔鴈飛

次韻贈別張銀亭歸吳

離心不可極回首暮江濱滄海栖鷗鷺中朝惜鳳麟
山吟招隱句亭學章玄人還憶長安邸相過意每真

一

草閣東吳地清川白石渚看雲塵慮失對酒別愁繁

聖代多徵詔君才豈卧林滄洲瞻魏闕真有子牟心

直宿 無逸殿次少師桂翁韻

倬直幽風殿焚香禱雨壇每勞宸訓敷真沐聖恩寬
廣樂聞天近金莖逼露寒九重憂旱切瞻麗望雲端

二

日月開仙苑星辰拱帝壇晝陰猶自閣宸慮若為寬
夜久天香靜風多水殿寒因題鳳池句花色起毫端

九日少傅相公集飲次席間韻

上相肯迂蓬巷轍佳辰聊薦菊花杯中台瑞氣龍葱
合南谷霜英爛熳開謾引綵毫珠玉在緩歌金縷管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七

一

絃催共言休沐皆君賜秉燭留歡未擬回

十日翊國太師京山都尉集飲用前韻

太師國戚俱尊寵此日能同濁酒杯節過重陽芳菊
在堂臨西郭古槐開爭誇座上金貂貴莫問樓中玉
漏催更喜捲簾明月上艷歌聲裏舞行迴

晚秋時菊盛開復有紅葵一株作花次韻儼山

學士

久客長安即似家秋深開遍一庭花幸逢枉駕同星
聚便擬携尊坐日斜興到總宜揮薄翰語闌因任落
爲紗菊芳蘭秀俱堪愛長爲佳人感物華

小堂幽學野人家天上朝回日對花最愛老萊宮
亦可勝芳菊遶欄斜風香送筆濃薰玉霜影臨窓巧
映紗書報所知頻悵望莫將心賞負年華

劉起之儀部出副閨憲有贈

春明斧鉞下青霄海國花深擁使貂得路驂騮標格
健乘風鸞鵠羽翰遙能將藻思譬三禮却假霜威布
六條願有至言來助我自慚無補聖明朝

送董子儀主事

鳳凰樓閣隱金扉美爾含毫近紫微已信長鯨橫碧
海更有雲錦出天機星軺奉使榮何忝彩服寧親願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七

一

不違借問海山南去鶴乘風早向帝城歸

送寇員外陽之浙江僉憲乃父昔守寧波也

宿昔侍嚴駕却駐海州城今來持憲簡重問浙鄉程
政憶留棠舊名看擢桂榮珪璋懸世瑞鴻鸞列朝英
車接熊幡貴冠義多角明驛花迎擁傳湖水照揚旌
行部遺黎識觀風宿蠹清曉裝凌霧重春舫壓波平
蘭署含香地旗亭惜別情臨分何以贈努力振家聲

贈張長史時言

魯衛親藩大衡廬楚道長除書登國傳歸棹指江鄉
仙輦濃堪致家音近易將河間今禮樂陪從有

翰林張東白先朝望獨尊百年喬木里儒業有諸孫
簪組恩華繼文章大雅存贈言情緒緒曾出李膺門

太子賓客張公母夫人九十壽

得見萱齡躋九袞佳辰壽寧若為歡官宿祿養堂開
玉天語恩褒誥捧鸞海熱蟠桃忘歲月院深慈竹報
平安庭闈樂事中朝美忠孝榮名百代看

寄贈南大司成龔先生

詞林舊譽重珪璋師席居賢國倍光學館化行周胃
子制科名起漢賢良絃歌夜對金陵月袍袖春携玉

鈴山堂集 卷五詩 三

殿香欲寄別懷增悵望海雲江樹故微茫

看新曆自感用韻

此身夙夜但惟寅又見彤庭授曆新楚嶠憶家頻
歲燕郊吹律早知春君恩天地應難報世事陰晴
未足嗔年去桑榆欣自暖夢餘蕉鹿勘誰真

鈴山堂集卷第十五

鈴山堂集卷第十六目錄

詩

詔賜金海乘涼詩十首

恭紀 恩賜詩二十九首

再奉 旨金海乘涼舟泛和京山太傅

奉和桂翁 無逸夜直之作

帝壇入拜

奉酬岱屏都尉

早入承天門見鴉次韻

東閣閱庶吉士卷簡同事諸先生

鈴山堂集 卷六目錄 一

無逸殿直舍和少師公韻

禱雪直宿死中奉 詔詣都城隍祠行香以子

夜將事

海天春曉圖歌

步虛詞

贈董內方庶子

送許龍石少宰之南都

奉次少師桂翁 賜宴紀恩

再次桂翁鄉會即席韻

甬川張公閱僕舊作繆荷堪重次韻為謝

鈴山堂集卷第十六

詩南宮稿

升菴楊慎評點

詔賜金海乘涼詩有序

嘉靖辛丑六月二十六日勲輔四臣同尚供事西苑直宿無逸殿時溽暑蒸煥上命中官導五臣每以已未申前於金海邊乘涼是日出迎和門登舟泊水雲榭觀臨濟亭入椒園至崇智殿畫棟雕甍金碧輝煥蒼松翠柏盤鬱垂蔭不復知有暑氣明日由建臺坡陟昭和殿又經樂成殿

鈴山堂集

卷十六

觀稼亭又明日往觀于太素清菴二殿歷寶月會景秋輝涵碧諸亭每至一所擇茂蔭授几而

休焉時荷花盛開雲錦極目澄漪倒影恍然如在蓬萊仙境也伏自思念離宮秘苑非凡跡所至荷蒙皇上寵恩之厚今春二月既賜遊小山茲復賜遊金海連日汎流經壑以遍歷內苑之勝遭逢之盛在古鮮儼誠何幸而得此也忻感之餘恭賦近體詩十章以識其盛而境物繁縟應接不暇愧紀不能悉云

木陰深靜鳥聲和溽暑全消爽氣多太液池頭夜裏

雨微風新綠水增波

百尺含風清暑殿千尋積翠廣寒宮
颼颼涼意知何許盡在鳴蟬萬木中

長松影裏頻移席紅藕香中謾駐撓
玉殿金亭來避暑若非綠福也難消

翠木陰陰碧水流渚風汀日淨雲沙長
安萬戶炎蒸裏始信瑤臺是帝家

椒園臺殿鬱嵯峨別有重巖隱薜蘿
坐久不禁清徹骨水雲寥闊樹風多

舳舻照日山蔽殿鑑影沉煙柳拂堤
蘆葦叢深丹忽鈴山堂集 卷六詩 二

到水禽驚起遶林啼
趨臺坡轉石林斜更覺清涼一倍加
靜聽鳴鶯升別

樹遠看栖鷺立浮槎
樓臺一一明如畫水樹重重靜若帷
人意願同天意

樂文王臺沼本無私
高松碧殿陰陰覆曲水金亭宛宛開
竟日攀臨知未

盡萬花深處一舟迴
水邊龍艦金屏護樹裏虹橋翠幃過
歸去莫言天上

事逢 闕渺星河
恭紀 恩賜詩

嵩尚蒙 聖眷便殿召對西苑宿直借
敷五

其果茗酒饌天厨日給金幣器物尚
方珍賜不可勝紀間紀數事得近體詩
二十九首

賜玲瓏雕花玉帶
積素含輝雪色明尚方寶帶琢瑤瑛
殿庭賜處皇

恩重尤價寶論十五城
賜金織蟒服
官恩宣賜蟒衣新玉帶金章併在身
度德自知難稱

服遭時深幸得攀鱗
賜金嵌寶石斗牛絛環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三
寶環分賜黃金爛珠顆勻圓石瑰奇
如龍水獸疑騰

躍什襲尋常不敢覲
喜雨賜飲酒又 皇女生賜白金彩幣

直宿殿廬聞好雨四郊沾足慰 宸心
承恩既醉官

壺酒逢喜還分御幣金
賜香
賜來龍掛御奩香焚向齋廬坐夜長
人間塵暑俱消

盡身在釣天玉案傍
賜五味湯 寢宮垂花簾下飲之

中侍高擎五味湯垂花簾下賜沾嘗
如何說得天漿

味噴勿生涼齒頰香

賜酒饌瓜果等物中官日給勅免具謝

翠甕分醴山上尊玉盤傳膳給朝飧甘瓜脆果頰頰
賜勅遣諸臣免謝恩

賜花金筒簪之丁香零落香豈萬年松凡三被
賜

丁香折得宮園馥草移來楚澤春青愛萬年松色
好君恩又見一回新

賜畫扇二十四孝人物

宮扇新裁素楮清丹青仍肖古人形揮仁要絲綵中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四

暑勸孝還同座右銘

賜雨苗一枝

太液浮舟花滿池曉紅芳濕露濃時雲錦萬叢誰敢
折特荷金筒賜一枝

賜畫扇有木刻海榴罍墜子一罍可寸許穴其

腹歲象刻物器一百事工巧異甚

燕士刻猴能集棘藝稱工巧古難之請看扇墜木罍
子百什中藏物物奇

賜畫扇水精蠅墜子

玄蟬戢羽不聞聲彩扇綵縹刻水精玉露清風俱冷

手不知長夏有炎蒸

賜 睿宗皇帝御書大字八音梵諧天光雲影
於 文華殿面授

灑翰含春舊邸睿墨存奎光虹彩照乾坤已欽典樂
虞廷訓還誦真儒喻道言

賜渾銀盤一

水同潔白玉同堅若比蟾光亦爛然叮嚀莫謾題生
菜元奉瓊羞在 御筵

賜 御製朝泛舟于金海詩一軸

錦軸瑤籤捧御書樓船秋日泛龍池吾 君不事橫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五

汾樂為憶 慈遊轉益悲

賜 皇祖御註道德經一部

道德真文授五千至人曾憶度關年金函玉宇 高
皇註萬古神謨日月懸

賜銀套杯六小大各異以禮樂射御書數字別
之

銀質金書六字文酌時隨量淺深分貴同玉瓚咸為
寶德比醇醪飲自醺

賜刻花合香牌子

合香牌子黃金縷佩向衣間鵲異分宮中總愛宜男

下雙孩是刻文

賜葫蘆畫八幅

水樹煙雲列畫屏良工高殿寫丹青內家母愛胡蘆
樣寶玩時時對寵靈

萬壽日賜喫麵青磁龍盤盛之

仁壽宮中稱萬壽仰瞻天表祝華封 旨傳賜喫長

生麵捧出蟠花御盤龍

賜金箱奇南香帶

奇南作帶赤金箱鈎繫雙螭白玉光出自昆岡呈寶
氣束當朝署散天香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六

祥

賜獨角獸補子

獸名獨角狀猶龍彩補恩頒組繡工疑有風雷起鱗
甲擘雲翻浪欲騰空

賜御用藥煮酒一瓶

御醴芬香味獨珍一壺宣賜殿頭春功可益元存麴
藥藥能祛疾備君臣

賜御藥如意飲五貼 諭曰能治百病以八月

望日修合

按得千金御藥方合時分取桂輪香 聖人一體
臣義百病祛除保壽康

賜鵲林茶葉精笋尖皆武當山中所產

綠茗黃精下笋器遠從湘水貢 玉庭沾管一二皆
仙品露乳煙姿孕嶽靈

賜銀豆

白金鑄鑄能為豆百顆勻圓白雪同若為種在南山
下乞與民間作歲豐

賜銀八寶亦曰八吉祥錠勝珊瑚犀角珠子名

狀各異

忽驚海藏遺珍貝見說宮中號吉祥因是玉皇朝絳
闕天花片片落霓裳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七

賜嘉靖錢撰文賞也

新鑄青銅嘉靖年 聖恩頻給撰文錢原非萬選詞
林手滿囊持歸一振然

賜貂鼠煖耳祀 玄極夜寒也又謂 陵騎從

再賜

扈蹕監祠夕殿中滿衣星露滿墀風春融為我消寒
列貂帽深恩被紫茸

七月十六日再奉 旨金海乘涼舟泛和京山

太傅

傳宣再許內園遊避暑龍池暫放舟蓮葉花連千幰

錦標桐葉報六宮秋便思解綬親魚鳥却恐浮槎犯
斗牛涉比巨川期共濟 恩同滄海歎難酬

奉和桂翁 無逸夜直之作

無逸今宵直還依紫禁高大官頻給膳中使特頒醪
坐久銷鐘篆寒深益毳袍廣庭霜月淨玉兔見秋毫

二

鳳閣詩頻出陽春調自高死花催染翰官月對傾醪
學士金蓮炬仙人獸錦袍起居勞聖問賜札 帝親
毫

帝壇入拜次前韻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八

旆轉冷風肅壇開紫炁高竹宮燔制幣瑤席奠仙醪
月色遙臨伏天香細入袍中央居太乙五色現靈毫

奉酬岱屏都尉

直廬宵命酌都尉興能高主第珍移饌官壺玉賜醪
地嚴聞警蹕情洽聚冠袍文雅今誰敵詩成縱彩毫

早入承天門見鴉次韻

喧鴉爭入帝城飛映霧翻林颺曙暉宮女乍聞驚夢
起省郎紛逐散朝歸聲傳萬井含鐘杳影落千門帶
月稀還向昭陽自來去綠窓凝望重依依

東閣閱庶吉士卷簡同事諸先生

東閣掄材奉詔同禁庭佳氣霽雲虹御題捧出綸章
煥筆陣驅時白戰雄光動夜濤珠出海暖回春死鳳
來桐太平休遇知難報願得真賢答 聖衷

無逸殿直令和少師相公韻

保直承明幸接廬內房新賜更移居大官日逐頒饗
饌中使時常給掃除御案絲綸開玉札上清文字理
金書分明身到鈞天上傳和仙歌白雪餘

燈燭通宵晃禁廬霧窓雲閣近宸居瑞煙入座香浮
苑寒影窺簾月到除綬嶺乍聞丹鳳吹穀城先訪赤
松書歸來未向人間說天語親承燕對餘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九

禱雪直宿苑中奉 詔詣都城隍祠行香以子

夜將事

燈火中宵出苑西寶香龍札 帝親題北陰朔氣催
瓊雪上界真符煥彩霓市靜斗星還歷歷祠深松柏
故凄凄九重此夕憂民意銀漢瑤光望轉迷

海天春曉圖歌為桂翁作

頻霞紫炁搖青葱曦輪湧出扶桑東電電騰掀巨鰲
踊光彩下燭馮夷宮洪波浩蕩浮元氣浴日涵空濤
無際碣石晴吹萬里風方壺曉落中天翠是時青陽
宮德澤千巖衆壑皆春色天桃露嶼絳欲迷芳草煙

丁綠堪折懸泉挂壁古松青香霧環洲桂樹榮島嶼
淑舶雲中見漢杜秦橋天際橫別有仙臺香靄間丹
崖翠谷渺難攀貝闕崑崙凌五嶽銀宮晃耀出三山
紫芝瑤草紛開謝鶴馭虹旌自往還中有仙人毛骨
輕還丹玉液鍊初成朝騎白鹿過玄圃夕嚙金精住
赤城我本丹丘生骭髀山澤形混迹縻塵網束書遊
玉京蜃市觀溟濶鳳願麟洲採藥負初盟誰將縑素
寫雄觀令我一見心眼亂髮鬢乘濤泛太瀛便欲凌
風生羽翰主人幽思在雲煙黃扉退食心悠然鴻鈞
已屬調元手花甲初逢獻壽年年獻壽奉瓊筵大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十

隱金門是列仙日採芙蓉朝帝闕還看渤海變桑

田

步虛詞

高高黃金闕隱隱白玉樓中有虛皇居華景陰丹霄
朱陽洞明境青炁散空寥寤寐思真域但覺形神超

二

絳宮吸靈氣玉訣飛天罡翕爾生光電依然躡洞陽
赫奕三皇錄燦爛九霞章飛神朝玉闕羽蓋凌扶桑

三

振佩入瓊都雪扉是幾重鸞情依日觀鳳想結霞路

蓬壺澄真識心齋清道客五色金光發相將隨赤

四

凌晨吸丹景入夜漱玉泉百關彌舒曠靈臺復湛然
冥思玄霄上馳神玉闕前無勞生羽翼自可揖真仙
贈童內方庶子

賜歸乘傳倍恩光綠山青入楚鄉驛路草齊吟駐
馬渚亭花發醉留鴈誠知筆裏驅雲夢早向池邊識
鳳凰望苑賓寮應共待好持經術輔元良

送許龍石少宰之南都

香案携經直九重留曹聊復借高蹤渡江風送仙舟

鈴山堂集

卷六詩

十一

鵲望闕雲蟠帝宅龍東郡掃松還駐節北書將橘謾
題封舊遊回首難忘地坐倚修篁夕翠濃南吏部後
堂有竹一

林予昔領此
曹想之故云

奉次少師桂翁賜宴紀恩

鳳麟瑞世真賢出日月光天景運開身輔虞廷興禮
樂手調商鼎到公台賜筵玉醴頻繁送褒詔龍箋煥
爛裁盛典本朝曾幾見日寮回首歎臣哉

聖朝褒禮重元臣南省衣冠慶此辰農野氣和初得
雨帝城花滿騰留春玉堂黃閣敷肅盛翠金銀罍明
澤新歷考中書誰似者直從郭令到公身

再次桂翁鄉會即席韻

德星明處畫堂深咫尺煙霄喜盡簪
聖競瞻阿閣鳳得賢寧羨隗臺金
西江文獻元稱盛東里勲名復見今
瑤瑟夜歌催逸興彩毫春色動高吟
滿座春杯豈厭深百年嘉會此冠簪
却慚葭質叨休玉永荷洪鑪得鑄金
廊廟聲華公振古虞周禮樂聖逢今
吹噓幸接南宮席潦倒空廚下里吟
帷幄謀謨帝眷深殿頭鳴玉領纓簪
看來錦繡官裁琳捧出駢蕃御賜金
促召每聞忙入夜留懽酬得暇逢今
已陪魚藻霑恩宴更惜鶯花洽醉吟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七

甬川張公閱僕舊作繆荷獎重次韻爲謝

老來虛愧度芳辰童子曾矜得句新
賜帛幾人論將相謝公雕蟲當日費精神
鏡中短髻頻添雪陌上繡衣謾化塵
蒲柳體資山澤興敢鏡時傑畫麒麟

寄贈槎溪王翁

問訊金陵河上居別來風景復何如
群鷗自占溪翁席駟馬能停省客車
雲樹江東頻入夢寒鴻天北漫題書
極知泉石身閒樂不向中朝羨佩魚
遠別無因問起居開函初喜得雙魚
鏡中華髮年何似湖上扁舟晚自如
身健底須求大藥眼明猶復

殘書近聞欲返槎溪棹故里雲山亦有餘

鈴山堂集

卷六詩

三

鈴山堂集卷第十六

山堂集卷第十七目錄

詩

元日賜栢葉詩

紀賜十二絕

被命靈濟公岳三宮廟上香夜行作

內直次韻

扈從夜歸經太液池

曉出長安見西山

西苑廬豆花

內直對雪有慶雪銀幣之賜

山堂集 天卷十七目錄

初誕孫賀賓集用往歲生男韻

誕第二孫疊前韻

子昂馬圖題贈大梁李中丞

贈仇總兵鎮守甘肅

贈別張雨川先生之南都

贈華學士視篆南院

贈僉憲白汝衡

少傅相公二郎偕第進 暮春宴城東王氏園

紀賀

蒙守范君擢憲副九江

侍御楊明夫歸宜春因憶郡中園廬賦贈止

侍御唐子薦謫判滄州作此慰之

贈馮侍御督學南畿

贈白因夫

贈子器之任建安舊任

贈易栗夫提學

寄陳顯仁僉憲同年

高氏義塾詩為致政司寇南屏作

送許仲貽之南京奉常

送胡少叅之蜀

山堂集 天卷十七目錄

送王克齋都憲總督漕運

以下帶付東林寺僧并紀以詩予昔讀書此寺

送憲副教君員之兵備蘇州便道省覲

送熊元直翰檢奉使還南昌

新治長安街西屋

內直守歲作

元旦紀事二首

冬夜宴別翰林邢伯羽熊元直給諫何思問

冊使諸藩給諫何時賓則出勘宣大功次

贈凌明府之宜春

詩餘

宮保王公浚川憶留都舊遊與采蘭花一闕見

贈輟次韻答之

月夕期浚翁文會疊韻

答張少宰用川疊韻韻字從歲奉使湖南與少

宰會衡岳下登覽彌旬

和東坡大江東去詞三首

憶舊遊呈陸儼山學士

儼山學士示病中詞一闕乃有辟穀尋山之語

予廣其意而慰答之

鈴山堂集

卷七

三

少宗伯孫先生和東坡詞見贈依韻奉酬

鈴山堂集卷第十七

詩南宮稿

升菴楊慎評點

元日賜栢葉詩

嘉靖壬寅正月一日欽蒙 皇上賜召勳輔同嵩

五臣于無逸殿饗以醴宴 諭曰以茲元旦召卿

等至少待亥刻歸庶吾君臣相慶嘉日焉已而出

金簡簪栢葉一枝賜各戴以歸臣嵩謹拜稽述古

詩四言一章識感遇云

王正啓祚青陽肇曆秘苑天開帝宮晨入 帝有綸

鈴山堂集

卷七

一

言曰慶元日爰奉明恩恭承寵錫其錫維何惟栢一

枝凌霜挺翠萼露含滋采自玄圃捧出瑤墀金簡簪

戴煒燁其光君子有酒稱彼瑤觴堅貞比節森鬱呈

芳以勗臣德以介元祥君子萬年壽考不忘

紀賜十二絕

賜銀牌子刻平安二字

銀榜頒恩重椒觴取醉歡新年占百福天語賜平安

賜銀像生人馬并太平牌子四

白金作像生奇巧出新製中有四雲牌幀觀太平字

賜金壽仙二

金就兩仙人黃金不壞身然信但了了那記壽鄉春

賜銀孩兒七

賜出銀孩美取義在宜男感恩先祝聖敬效華封三

賜新製貂鼠暖耳

貂帽頗需賜今春新製奇傳宣宵入直戴月出官墀

賜絨錦護膝一雙

鮮華新製錦軟暖厚鋪綿長跪謝宸渥造膝玉墀前

賜銀魚百尾

寶坻產嘉魚纖纖白似銀貢來供玉食何意得嘗珍

賜長春酒每夕一尊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二

直舍燈明裏遠隔應制文宵寒霜漏永賴此助微醺

賜酒蠍一甕

入手霜螯美言從海市來甘香分御甕約客共春盃

賜橄欖

青果來閩嶠分珍出御函誰知辛苦後滋味有餘甘

賜御前色絲畫人物元宵卓燈一對

繪綵雙燈爛分輝自御筵玉堂留盛事何異賜金蓮

賜青油雨笠

帝宮催夕召蕭瑟雨聲來詔傳青笠戴賜酒殿中回

被命靈濟岱岳二宮廟上香夜行作

列騎驛洋墻秉炬繁繁星未陌何迢迢遷迤記所經

初辭苑西直忽逗城東垌祇果承宸命宵駕不遑

寧清都闕真境瓊闕入紫旻雲徑深窈窕樓觀鬱亭

亭岱岳崇祠祀容衛儼百靈松檜羅茂陰鬼物多裨

形伐鼓聞層閣焚香趨廣庭夜久新雨歇河漢轉西

榮運漏漸已徹嚴城猶未扃於焉紀于役聊以奉惟

馨

內直次韻

苑外層樓畫景移坐來直舍已多時天壇高處團黃

幃惟見爐煙上玉墀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三

閣道傳呼彩仗移四更金海月生時歸來無逸衣裳

冷還傍星辰宿殿墀無逸殿名

扈從夜歸經太液池

波上千燈迴御舫柳邊雙仗引官駟清蹕一聲來欲

近驚起鳬鷖過遠洲

承恩長得禁中遊騎通天閣十二驪行過荻叢風漸

浙不勝秋興滿滄洲

曉出長安見西山

六街盡日塵濛濛遠翠當前喜一逢知是昨宵新雨

過碧雲淨看芙蓉

山微林綠於簪纓，似可攀忽爾見山還自。
樂何況仙人住在山。

西死區豆花

荳花紅白滿秋天，開傍金扉色倍妍。內死頻來還羨
汝，因看籬落似村田。

區豆花開煙露繁，却從禁苑憶鄉園。那能歸種南山
舍，步遠深叢未敢言。

內直對雪有慶雪銀幣之賜

撲窓聞暮雪，直宿殿廡深。瑞集驚堆玉，恩承喜賜金。
三登占大有一德，奉惟欽調燮，曾無補。惟勤夙夜心。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四

初誕孫賀賓，冥集用往歲生男韻二首

垂老見孫聊自慰，更勞上客爲予歡。極知所得多叨
幸，况復非才屢進官。乾坤錫佑嘉祥集，門戶關心始
願完。寶軸牙籤過萬卷，賜書他日要渠看。

在公夙夜真忘寐，剛爲茲辰罄一歡。天道總容仁有
後，世情徒羨貴爲官。堂開綠野歸難遂，桑植成都志
易完。獨有寸丹期報主，向來心事任人看。

誕第二孫再用韻

又傳熊夢符新兆，更藉犀錢續舊歡。身事總知堪付
子，老年因歎未休官。棠留錦水祥源遠，先高祖爲桃
四川方伯

熟丹丘福果完爲謝，少陵歌抱送新詩。都下盡傳看

甘露長春皆上賜，朝回開閣更留歡。欲知湯餅筵

中客盡是蓬萊闕，下官鳳沼敢云雛。再浴監田因喜
壁雙完，一年兩度孤懸日，佳氣充閭次第看。

子昂馬圖題贈大梁李中丞

卷中此馬畫者誰，毛鬣欲動骨法奇。人素能收上閑
駿，意態便欲隨風馳。天閑十二紛相藉，想是郊晴初
出牧。大宛雄姿宿應房，渥洼異種龍爲族。金羈玉勒
不須誇，且看連錢五色花。歛見麒麟出東掖，還疑驂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五

騏涉流沙沙邊青草茸茸起，上有垂楊覆河水。困人
騎放綠陰中，參差驟叱成雲綺。我觀此馬皆能過都
歷塊捷有神，安得蕃息日適河之濱。榆關已撤烽煙
警，梁苑因同首宿春。吳興妙手誰堪伍，道墨流傳自
今古。人間驚輩徒紛紛，哲匠旁求心獨苦。擬將此幅
比瓊瑤，寄贈佳人雲路迢天關。昔曾窺立仗，霜臺今
復憶乘軺。親持黃紙臨中土，白日旌旗照開府。臯
事業待經邦，韓范威名先震虜。氛祲潛消塞北場，河
山坐鎮亦封疆。戍卒歸來放戰馬，高陽今作華山陽。
吁嗟平霄肝憂勤猶拊髀，殊勲早奏明光裏。願徵願

拔入禁中坐令天下之馬休逸皆如此

贈仇總兵鎮守甘肅

出鎮河西當妙選眼中韻畧似君稀總戎正佩新金
印平虜猶傳舊鐵衣鏡鼓時驚關月落旌旗遙拂隴
雲飛欲知皇化今無外首看春濃戰馬肥

贈別張甬川先生之南都

四十年來同宦侶幾人還聽鳳樓鐘叨依玉樹形難
並欲賦江雲意轉重南國持衡勞水鏡中台補袞待
山龍百齡壽母躬扶持此樂人間豈易逢

贈華學士視篆南院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六

北門學士金蓮貴南國佳人玉樹清藝苑文章懸藻
鑑僊都樓閣住蓬瀛鈎簾鍾阜窓中近對酒澄江鳥
外明問訊玉亭修竹裏向來虛薄愧題名院有玉亭
題名予昔
視篆
于此

贈僉憲白汝衡

白雪詞高振國風千將豪氣擅文雄當時門下慚知
遂今日吳中真識家鴻雪漫憐孤跡遠驪尊休惜百
分空岱宗渤海東巡地滿路霜威盡避駘

少傅相公二郎偕第進士燕春宴城東王氏園

肥

春園開宴滿歌鍾盛事嘉辰豈易逢名向御毫題

重恩從官醞賜來濃浮煙故傍池邊柳鳴雨先傳閣
外松更對翠峰移錦席幸於休沐得從容

帝京春望倍春光況際恩華合盡觴聖久稱黃閣
老登科新愛綠衣郎近天章杜風雲會聯榜郊祁隸
萼芳自是丹山雙鳳羽碧霄同日覩翱翔

袁守范君擢憲副九江贈以是詩

歌襦棠郡留遺愛建節霜臺拜寵榮此去威名廬岳
重向來風節秀江清春城祖席維征騎曉驛樓船動
水程別後相思何處所煙消滄浦暮潮平

鈴山堂集

卷七詩

七

侍御楊明夫歸宜春因憶郡中園廬賦贈此句
宜春臺望倍春輝羨爾春還願不違奉使獨乘桓典
馬過鄉先著老萊衣驚啼別嶠歲修竹路隱重江出
翠微問訊草堂松菊在待予端乞 聖恩歸

侍御唐子薦謫判滄洲作此慰之

君為懷遠吏我美懷遠政剖判若神明百姓稱衡鏡
并稅均以完比屋無喧競刻石紀去思至今留頌詠
一為柱下史持節按三秦澄清歌攬劍彈擊見埋輪
世途多險難大行在平陸屈子畏讒譏賈生遭放逐
朝遊金門署暮向滄洲宿君今滄洲去不用歎飄蓬

莊生齊寵辱老氏一窮通翻飛自有日加飯保珍身

贈馮侍御督學南畿

學憲名高衆所宗更勞旌節過江東神謨敬覩諸曹制文體全祛六代風臺裏奏彈封白簡江間吟眺對青楓慈萱日有平安報楚水盈盈入望中

贈白因夫

督府遷官好南還慰爾心岸花牽別思池草發新吟帆轉毘陵近江通建業深公餘饒酒賦隨處得登臨贈子器之任建安舊任政和而有聲也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八

政溪山應續考亭文仙鳬自識雲邊路逸驢寧隨櫪下群遺愛好栽棠樹遍相期騰踏上青雲

贈易栗夫提學

含香頻直省中廬三禮周旋克相予辭闕紫泥承勅諭行臺朱墨校文書尋詩却對花溪月叱馭還驅棧道車漢室文翁風教在爲看遺俗近何如

寄陳顯仁僉憲同年

當年同日觀秋榜往事無人可共論惆悵西昌八枝桂如今惟有一枝存

高氏義塾詩爲致政司寇南屏作

讀書歸卧南山日義塾開堂傑構新家有詩書遠澤人於耕鑿適天真雲風洞壑能成趣桃李門庭勝得春何止儀形在廊廟德風還見淑鄉隣

送許仲貽之南京奉常

當年曾賦送君詩傾蓋真爲國士知芳桂早魁千佛籍翔鸞今接九霄儀園林門帶金陵市俎豆山留玉殿祠想見畫遊多樂事清標誰不羨瓊枝

贈以詩

送胡少叅之蜀

罷起郎官草榮分岳伯符儉知魚飯美清伴鶴琴孤鈴山堂集 卷七詩 九

古陌題堪續甘棠惠自敷江間雲鳥陣一訪武侯圖

送王克齋都憲總督漕運自舉進士至今予三

贈詩矣

釋褐今看入座時都門重續送行詩歷敷歲久官何忝經濟才優衆共知節鉞兩淮開督府輓漕千里集舟師暫勞國計輸籌策星履重來上玉墀

以玉帶付東林寺僧并紀以詩予昔讀書此寺

寺東林記昔遊芙蓉爲徑竹當樓同時學侶誰還在屈指如今五十秋

讀書徒步問程迷夜叩林僧借榻棲焚膏尚自驚

夢刻竹何因有舊題

千年香火梵王宮人去人來自不窮
鴻雪行蹤那可問特留玉帶鎮山中

送憲副教君貴之兵備蘇州便道省觀

渝水蒙山墟上居彩衣計日拜庭除
寒星擁傳催旄節朔雪趨程奉簡書
城隍三吳開府地戰收千難用兵餘
海邦坐鎮無戎檄聖代鯨波已晏如

送熊元直翰檢奉使還南昌

燕臺冰雪歲云除梅柳春堤引駟車
奉使暫持天上節儲才曾讀禁中書
洪厓山對滕王閣綠水橋連孺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十

子居共道世恩承雨露早知文舉重璫璣

新治長安街西屋

長安第宅頻更主此地流傳亦到予
巷僻能來長者轍門高曾識相臣居

還依綠樹留賓榻滿插牙籤貯賜書愧荷

聖恩歸未得暮年猶自玷朝裾謝公木齋費公

鷺湖毛公瑞

內直守歲作甲辰

除夕留西內君恩賜饌來既分辭臘麵亦進宜年盃

列炬官墀映傳籌禁漏催爐殘知夜永鍾動識春回

上音口調

元日紀事

籠燈拂騎趨南苑魚鑰金門次第開
歲歲元正蒙遣命永明殿裏上香來

栢林椒徑逕經過院院焚香燭焰多
行到鳳樓天未曉千官簪笏候鳴珂

冬夜宴別翰林邢伯羽熊元直給諫何思問

冊使諸藩給諫何時賓則出勘宣大功次

此夕漢京惟聚首德星還共使星明
玉堂青瑣歸英望龍節仙輶賦遠行

絕塞曉煙收戰馬上林春木待遷鶯
驅驅總入皇華詠願采民風慰聖情

鈴山堂集

卷七詩

十

贈凌明府之宜春

雲中仙舄幾時回闕下離尊且共開
賦稅及時宜報政江山多勝可登臺

栖遲愧我懷鄉念撫字勞君作吏才
已築野堂開將徑此身何日賦歸來

詩餘

官保王公浚川憶留都舊遊製木蘭花一闕見

贈輒次韻答之

記當年携手陪夜醉愛春遊看驚清波晴鳳臺花暗

覽勝尋幽屢在佳人投贈青玉案瓊玖愧難酬野客

高白雪巴歛堪息吟謳塵勞奔抗幾時休重回

頭歎往事成陳風流雲散煙浪悠悠不知今夕何夕
重來此燕月對清秋謾憶丹山碧水却憐高蓋華軒

月夕期浚翁文會疊前韻

咲萍蹤南北賴陶謝與同遊正鳳閣紉書烏臺執簡
地峻人幽却喜自公退食多暇日心賞若爲酬但得
高朋嘉話底須趙瑟秦謳眼中世事醉中休向城
頭見宿雨清塵明蟾出海良夜悠悠已辦金魚玉珮
沽美酒高咏薊城秋聊共西堂秉燭且須南陌停輶
答張少宰甬川疊前韻予往歲奉使湘南與少

宰會衡嶽下登覽彌旬

鈴山堂集 天卷七詩 三

念楚天衡嶽弭使節奉山遊正天柱開雲朱陵飛瀑
洞古峰幽元是金蘭契誼重會合紆綽逴相酬人道
玉堂仙侶詩成四野傳謳別來夢想未能休却轉
頭看世事如棋年華似水鴻燕悠悠何意仍携末路
吟老圃黃菊耐深秋共向彤庭結綬還來紫陌聯輶

和東坡大江東去詞三首

憶舊遊呈陸儼山學士

記得當年携客棹曾覽吳淞風物黃浦磯邊芳草逕
因叩朱門素壁宛似遊仙真同憶戴夜泛山陰雪擁
觴竟句不讓一時才傑祇今遙指江雪重吟海

高興依然發四十年來同宦侶不覺離星滅槐省
垂魚鳳池鳴玉相對俱華髮君恩報了五湖重訪煙

月

儼山學士示病中詞二闕乃有辟穀尋山之語

予廣其意而慰答之

玉署仙翁緣底事身病偶須藥物杜老吟詩因太瘦
却憶尋山面壁世事浮雲利名蝸角去住憐鴻雪荆
州爭奪空嘆昔時豪傑只須滿引金尊高彈錦瑟
四座燕歌發秉燭觀遊聊此夕莫問人間興滅松栢
凌寒桑榆收晚勳葉看黃髮木天蘭省正要平分風

鈴山堂集 天卷七詩 三

月

少宗伯孫先生和東坡詞見贈依韻奉酬

蚤歲相逢知風骨自是玉堂人物二十年來官未調
與在丹崖青壁雲海爲家柴門擁褐高卧素安雪青
宮華省一時登用才傑好似鵬鵬乘風驛驢騁步
得路爭先發共喜虞廷逢聖治關塞虜塵新滅幸接
仙寮欣披藻翰森爽清毛髮寅供三禮光近九天月
月 陽日三填 詞皆合作

鈴山堂集卷第十七

鈴山堂集卷第十八目錄

頌

大禮告成頌

聖壽無疆頌

萬壽宮頌

零殿紀成頌

靈雪頌

禱雨靈應頌

禾麥重祥頌

白鵲頌

鈴山堂集

卷六目錄

一

鈴山堂集卷第十八

頌

大禮告成頌有序

蓋主上執珪璧于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是歲戊戌則恭拜玉冊尊上泰號厥典鴻鴻曠乎無前先是上萬幾之暇凝神穆清默平深思親灑宸翰咨于三三大臣上意若曰我國家丕受大命太祖創業成祖繼志垂七聖以至于今海宇宴清協氣洪輿萬寶崇成者上穹之保艾也夫人君嗣天稱臣稱子秦漢以降世主惟務已崇侈而皇皇上帝大號弗薦匪尊匪親厥義謂何既又曰肆予冲人不績鴻業獲承燕翼者二祖之付畀也皇考之啓佑也而神功聖德微稱未協厥義謂何吾欲以季秋之月辛巳尊上成祖睿考之稱以仲冬之朔辛未尊上皇天上帝皇祖太祖之稱三三大臣頓首仰讀稱善以及在廷之臣悉若悉欽皇上廼勅禮官具儀來聞復抒睿思親製冊表厥義弘遠厥文煥敷廼前期甲子以尊上天稱預告群神于南郊之前丁卯勅召諸臣曰太師勛爲知國丘拜冊總禮使曰少傅言爲同知冊監禮使曰公希忠侯元爲捧冊

是受使三書高宗恭道素與曰太子太孫
為上香詣燎使曰公浴伯錚鍾為 北郊 大社稷
帝社稷遣告使曰大宗伯嵩為知 太廟上冊監
禮使暨捧 八帝主官俱遜簡以充發輿之夕凡事
于郊者人授簡一 御筆署曰敬之群臣震懾奔走
率職庚午始晦是夜既丙至于南郊 皇帝御大次
端默凝几若覲若思繁儀未畢精意已塞嚴鼓載作
千燎具揚 皇帝被袞執玉升于泰壇于時也五曜
垂映穹宇朗清煙篆裊芬燈燭榮輝髣髴天神陟降
在上禮成 皇帝迴軫旋官是日既午再事于 廟
鈐山堂集 卷之十 二
于時也瑞靄商雲和風煦日髣髴 祖考悅懌來假
嗟乎非至德純孝其孰能動天之速如此哉天其以
是寵綏我 皇上永命我國家億萬載無疆之慶哉
昔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先王齊明
以享帝夫帝之享不雖聖人未由知之惟休徵者其
享之聲也洪惟我 皇上禮行于大享而景雲瑞禮
行于冊拜而氛祲銷陽景煥茲非以行與事示之之
驗乎臣承乏禮官與聞大典謹備著其實于以昭景
貺告成功拜稽首而獻頌曰
皇矣上帝於穆不已實昇聖德立民之紀民紀維何

三本曰始賦理成形萬化攸成莫大匪天莫尊
惟 皇教事憲法述古謂天子我一氣相承大號未
欽夙夜靡寧誕告在廷罔不欽若肅肅宵邁執事有
恪牲幣矢虔冊于皇天天帝歆受億萬斯年皇歸自
郊載見 烈祖奏禮陳儀饗豆有楚皇在清廟穆穆
雍雍皇后助獻命婦亦從凡此駁儀維聖之謨秉心
淵塞匪觀是圖膺思先天鴻猷復古其命夙夜惟敬
作所萬邦作孚受天之祜禮臣司章敢頌純嘏
聖壽無疆 頌有序
臣聞功高不宰若其積斯功德無疆者其徵必壽
鈐山堂集 卷之十 三
故天皇萬八千歲帝癸百有十年皆登不老之鄉並
在長生之域矣載觀往牒詳攷遐年則知代有明王
必昭於天通時逢景運每見於靈符是故軒轅開統
而之祥少昊之迹唐堯著赤龍之感商王本
玄鳥之詩無不其第一也洪惟我 皇上二極
凝真千齡壽祚元始之上德躬自然之大道化協
無為之妙心涉有象之初乃仲秋十日寔維誕聖之
期時也序移玉律運撫瑤圖垂衣裳而御紫微開閭
闔而臨黃道虹氣薄霄三靈欣可接嵩聲動地萬
國之慶皆同藏山秘澤之珍五穗連枝之異並至

其壽不與是豈非昌時之嘉應祺壽之玄符也哉
若夫臣子之義對寵靈揚休命祝華封於堯年歌天
保於周代斯固就日之微忱祈天之宏願也臣嵩謹
拜首稽首而獻頌焉其詞曰

皇明八葉景命維新篤生我后乃聖乃神大寶初
升靈符載啓仰正天軸遐清地紀中襟內蘊神化旁
宣包羅象外希夷帝先赫赫天都洋洋神宇享報有
嚴精煙畢舉祈穀重農祀雲閣雨以育群黎以安萬
寓禮豐珪幣樂盛篋簋虔情感福休氣致祥秀岐挺
異嘉穎擢芳年登大有化極明昌五令乘秋千齡毓
齡山堂集 卷之六 頌 四

聖紫電晨輝瑤星夜映雲聚璿華河澄水鏡天地交
歡華夷協慶惠覃窮髮燕及左衽職方納貢王會輸
琛郊馴奇獸苑集祥禽露湛弄英風調舜琴政台清
寧域躋仁壽鴻業彌光燕貽孔厚岡陵匹永松栢儼
茂大德難名古今罔紹慶流有截道入無垠祚軼巢
氏齡踰燧人佑命其申蕃登孔錫受天百祿以莫不
益我 皇萬壽與天無極

萬壽宮頌 有序

維是宮乃我成祖文皇帝基命肇興之地舊名曰
仁壽 皇上臨御于茲既閱數載荷天之休膺受

福壽罔不迪于吉於是嘉進其名曰萬壽宮宮之饒
爲五福殿又次爲百祿宮並以昭申錫之帝命表弘
遺之祖烈也爰卜剛辰奉揭新額煥赫穹窿拭目政
觀臣嵩仰而歎曰自昔君天下者必起自厥先興業
造功震耀區宇是以本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
孫孫承之無極洪惟我成祖文皇帝建都燕冀通
啓不基征服綏來基隆天聲以致際天不冒亘地砥
屬稽其肇跡之地實惟茲宮焉九葉龍興恭遇我
皇上以上聖纂鴻業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祚以來
繁臺殿館弗之有御獨念是宮爲 皇祖肇基福域

萬壽宮頌 卷之六 頌 五

乃久適於居而三靈協佑百神效職日星軌道光明
清潤風雨若時歲乃以稷豈非天心篤厚眷顧有在
邪臣考詩書所稱曰萬壽無疆曰欽時五福曰受天
百祿蓋人主所以承天而臨御其臣民三者備矣斯
可謂久安長治我皇上取義定名蓋欲敬保天監
而期綏安於 祖宗所受于天之民也豈專已享而
已哉自今而後聖躬恬順保合太和介軒轅之昌等
引虞舜之修齡諸福之物可致之詳引之而愈盛則
天下臣民何其幸歟古詩頌者所以美盛德告休徵
也臣是以不勝惓惓謹拜手稽首作爲頌詩以獻

虞其辭曰

赫赫皇明膺運握符於烈 太祖金陵關都 成祖
繼天燮伐大定駐蹕全燕莫鼎凝命周宅錦京殷居
毫邑履重馭輕四方之極有宮穹穹禁苑之西名曰
仁壽高朗軒夷是惟斯官肇基帝跡創始鴻圖貽謀
燕翼爰二百年我 聖龍翔受命中興于 二聖有
光以聖繼聖克復其始迺後斯宮迺慰迺止金梁駕
漢玉棟干虹王氣榮光鬱鬱葱蔥 皇曰我 祖明
德斯肇予實嗣之曷循曷紹累厚增高重基疊構特
易隆名嘉進萬壽壽考維祺自天之祐承以五福範
鈴山堂集 卷六 頌 一

衍筮疇康寧好德申命用休百禄承次坤儀用彰安
貞之吉應地無疆南闢端門麗于陽德南門法天行
健四隅咸宅耀曦左門秩秩寅賓出日亦有輝朗右門
名素月澄璧陰陽之精左右互弼 皇居皇處匪曰
豫佚景綜萬幾咸釐庶蹟志加窮閭念軫民食亭翼
幽風殿峙無逸南闢穀壇以祀于稷北隣桑壇后歲
親蠶德如關雎教形葛覃允矣風化匹于二南維詩
農桑王業之自 皇宅于茲肇修苑事分條建規神
弊輿滯 皇心翼翼齊明莊栗昭事上帝靈威可贖
賜福降祺百神咸衍于 列祖享祀一堂衣畫

然珥璫瑤瑤天眷 聖皇而安而室俾爾熾昌俾爾
多益長發其祥金斯蠶蠶天眷 聖皇壽萬斯年綏
以繁祉受祿于天天耀景星地溢醴泉玄龜薦瑞朱
草皇鮮四方賀焉四夷服焉我 皇御曆曷有極焉
微臣稽首敢獻斯篇

雪殿紀成頌

嘉靖癸卯夏四月丙戌我 皇上新作雪殿成昭靈
貺也先是壬寅之夏時雨偶愆旱熯為沴 皇上為
民軫念即苑內之太素殿建壇致禱于神而甘澤隨
霈歲以有秋於是仰帝眷之洪垂嘉神君之效職思
鈴山堂集 卷六 頌 七

以崇厥報者迺發淵衷諏剛日即舊基構靈宇以尊
事于神焉其地匯以金海帶以瓊山連漪澄浸鏡涵
一碧之天峯巒翠嶺蒼戴三山之軸宛然蓬島瀛洲
閨風玄圃之上允為仙聖之所宅神明之攸萃也既
成規模闢偉地位肅嚴前為雪禱之壇其後為太素
殿以奉 祖宗列聖神御齋館列峙榜揭輝映臨海
為亭曰龍澤曰龍湫東為弘濟祠經始昨秋至是而
告成焉臣謹按先王制禮法施于民禦大菑捍大患
者則祀之故山林川澤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靡
不載在祀典周禮孟夏大雩為民祈祀山川百源

皇上竭一誠以感通代萬方而祈福斯建
昭昭神靈必永依于斯動彰顯應時雨時暘為祥為
吉以遂我皇上之所祈矣臣式瞻鴻構恭覩駿儀
敬作頌辭用紀成績其辭曰

於赫上帝制運太清為民選辟以宰群生於穆我
皇統乾作聖圖治保邦夙夜維兢粵在昨歲亢燠荐
臻皇曰艱哉曷拯我民爰事于神既禱既禋百神
效靈龍澤隨需歲登豐穰民罔菑害皇曰休哉明
明帝資曷其欽承以報神惠迺命司空迺相厥土鳩
材庀工作此殿宇神贊其謀地呈其吉始自去秋功

金山堂集

卷六

八

成不日虹梁架漢霞棟干霄璿宮寶殿矗屹岩堯三
成絢錦九陛駢玉鳳彩龍文怵精炫目工徒告訖皇
情豫懽陳儀備典奉以攸安妥侑有所神則來格九
光璿璣萬靈翕赫風馭雷車洋洋在列龜鼉龜魚百
恠蜿蜒恍忽變幻瀟灑周旋滴滴寶淵神龍之宅飛
騰大空妙化頃刻時作甘霖以救旱竭我皇乾乾
敬恭明神一念所祈惟國與民惟聖威神惟神輔德
歆乃精誠報以休澤休澤維何介福寔多出入詞護
保合太和雲行雨施應禱而致醜胡寇賊潛驅默制
弘殖天民永綏皇祐鎮我大明億千萬祚

靈雪頌有序

皇上寅奉天命憂閔元元先是庚子之冬愆暘告尤
時雪不降皇帝曰嘻茲惟歲稔茲惟民艱予職元
后厥罪在予乃竭誠禱既歷兩旬雪猶愆期二氣
交而弗融群情沮而無懌皇帝齋心靡懈益虔露
禱摠誠為民請命至德感召彤繒有孚乃以改歲正
月朔旦玄雲四布瑞雪斯降初霏微以灑空遂濛密
而布宇于時五漏漸稀四門甫闢萬邦來同百寮咸
集寒色凝曙輝積光瑤白玉之墀色映黃金之闕雍
雍者滋豫肅肅者增慄咸獸舞雀躍欣欣然而相告

鈴山堂集

卷六

九

曰美哉祥乎斯聖王之瑞乎夫元日者履端之始三
白者豐登之兆憂民者帝王之先務敬天者君人之
大德也仰惟皇上道超邃古念軫烝黎慶逮遐方
精通無朕天威憐而旋享蒼生罪而還福視湯罪已
而澤降景仁言而災退寧不有過之哉臣當職在秩
宗預聞祥祲謹按西京雜記有曰太平之世雪不封
條凌弭毒害而已茲者豐隆按候滕六兆祥辰協三
元瑞呈盈尺傳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然則茲雪之
應誠聖德昭著高穹降格國家億萬載太平之休生
靈有永之福其端在此也昔南宋孝武時元日飛雪

集衣時以爲瑞賦詩稱賀矧今 聖主爲民憂動所
感非前事之比臣用是不揣蕪陋謹援據古義拜手
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 聖皇覆育我民爲民祈食用禱于神粵歲之
冬雪不時降恒暘作沴民憂失藝亦懼疢癘 帝曰
艱哉哀我農夫變不云恤時予之辜惟 皇默顧群
祀攸秩融假靡寧將事有惕惟精乃通維一乃格曷
其應之月正元日日元日惟戊亥靈斯集藹藹浮浮灑
灑奕奕庭列瑤堦連璽重璧既濡既渥具曰沾足宜
我來牟寔含茂育嘉谷茂止百室盈止乃京乃坻自
鈴山堂集 卷六頌 十

禱雨靈應頌 有序

洪惟我 皇上德備聖神道參天地恪存一敬對越
三靈乃嘉靖癸卯夏四月不雨 聖意廼曰禮有太
寧茲維時矣爰按儀禱澤祈穀實以裕生民聖躬勤

夙夜齋惕禱之三日爲五月丙午入夕靈雨
戊申雨復降綿延竟日不疾不徐旣優旣渥朝野臣
民鼓舞懽頌是誠大眷聖德豐年之祥兆太平之嘉
應也於是臣等恭拜稽首颺言而作頌曰

於穆上帝佑我 皇明基承熙洽治底隆平聖治旣
至聖心愈惕謂國依民謂民依食雨暘時若寔賴神
功昭貺妥靈肇作新官按禮陳儀曰大雪祀古有舉
之曷其敢廢爰諏吉日保穀祈豐披誠歷愴以告皇
穹皇穹來歆萬靈咸集海若承符川祗效職隨隨鼓
旂屏翳噓雲九龍澍澤時雨惠霖雨之未臻陽亢陰
鈴山堂集 卷六頌 上

禾麥重祥頌 有序

夫天心與人事流通君德與休徵協應茲理著明不
可誣已然王政多端而食貨之資爲急祥類非一而
麥禾之瑞爲先洪惟我 皇上欽若昊天勤恤民

於凡陰陽寒暑雨雪之候稍有愆越輒齋心竭誠禱
干上帝是以三靈協應六氣調平雨暘時若年穀豐
登乃是歲之夏嘉禾產于內苑同本雙穗者多至數
十又麥禾一本二穗或四五穗者並產于泰岳之陽
守臣以進聖心感悅臣謹按春秋于他穀不書而麥
禾不成則特書之是故民食者聖人之所重也瑞應
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故瑞應之來惟
其所召粵自夏初 皇上祇禱禱雨為民已而甘澤
大降中外固已預卜有秋之望矣乃今禾麥並瑞天
眷不違地寶斯獻 皇上茂德所致豈不彰彰明甚
鈴山堂集 卷六 頌 三

矣乎昔我 太祖高皇帝時定鼎則寶雞之來聯穗
而生治成則龍門之禾合仍而茂然亦異地殊時至
我 皇上盛美重祥則繼 聖祖之盛而兼隆者矣
况夫靈鍾內苑見聖化重稽之始焉秀稟東岱見生
德發育之盛焉州名泰安見太平極治之符焉薦之
昊極獻之清廟于以彰天貺慰祖靈誠越千古而僅
見掩百王而獨盛也 敬述蕪頌肅備康衢之謠庶
效詞臣之職云耳頌曰

有禾油油于帝之疇同本異莖既碩既修龍枝濯露
瓊粒凝秋有麥穰穰于岱之阡兩岐旁秀五穗連

亦有嘉穀珠實金駢融氛液瑞有輝其鮮
以告司牧司牧曰嘻是謂瑞祉師曰函圖以獻天子
惟此穀麥民食攸資二瑞祥臻並產一時自古未有
皇則獲之於維玄穆顯相我 皇詔降嘉種畀此
下方於 皇克敬寅保明命昭事翼翼夙夜維兢山
澤受方雨暘戒令物異匪稱年豐為寶 皇有茂德
格于 穹昊薦之 列后疑疑煌煌有秩斯祐申錫
無疆昭受天貺以告萬邦

瑞應白鶴頌并序

嘉靖十年七月有白鶴二產于河南之懷慶鄭王詠

鈴山堂集 卷六 頌 三

日馳使獻之闕下 皇帝受觀疑穆謙冲曰於惟嘉
哉茲惟上天降祥以佑啓我國家茲惟 皇祖 皇
考茂德垂陰以肆于眇躬其曷敢承乃詠日獻之
廟獻之 兩宮又明日詔群臣百寮觀于朝以同其
休群臣百寮忭踴喜躍舉手加額以謂我 皇上神
德聖功格于昊穹昭茲瑞應猗歟休哉於是禮部
嵩不揣無陋謹作頌曰

於赫 皇明我 后中興景命既集大業是承惟
后濬哲恭已萬國聖敬日濟王猷允塞丕顯文謨丕
承武烈法天之道順帝之則惟十之禩肇肅郊禋

坤交泰日月貞明九功惟叙百禮告成天監在下明德惟馨爰有二鳥來獻其禎自彼宗藩貢于帝庭其鳥伊何曰維靈鵠皓質白章其儀濯濯 皇帝曰嘻是天之祐昔在 文祖天命二鳥降于京土肆乃獲予觀載翔載集載鳴載舞維飛越裳鸞振西靡翩彼二鵠實備斯容覽德而至希代乃逢乃命奉常醴齊染盛薦于清廟肅肅其敬乃獻 慈宮燕喜欣欣以介眉壽弗祿來成乃卿士百辟歡忭稽首對揚王休天子萬壽 天子萬壽坐于明堂去譏遠惡顯忠遂良天耀前星煜煜煌煌 明受命溥將自天申之降

鈴山堂集

卷六

高

福無疆微臣作頌以生萬方

鈴山堂集卷第十八

序

文華盛紀序

贈石潭汪先生序

贈大宗伯夏公序

送丘潮州序

送翁少叅序

贈李宗介序

送僉事李君序

贈王子儀序

鈴山堂集

卷九

一

贈胡用甫序

贈嚴明府序

鈴山堂集卷第十九目錄

鈴山堂集卷第十九

序

文華盛紀序

文華殿爲我朝列聖講學之所皇上懋崇正學慎徽彝典顧殿之東室舊設佛像乃命撤去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數聖人製主設位而祠焉冬十二月丁丑惟奉安之期夜漏四十刻上親奠告輔臣禮卿講讀儒彥咸預在列籙豆必芬鎗燭榮輝仰瞻在上如數聖人復生既上御西室天顏睟怡玉音煥發進諸臣而諭之曰朕奉聖

鈴山堂集

卷九序

宅

師以爲景慕進修之地然啓沃交修實望于卿等罔朕棄於時諸臣咸欣踴感奮自慶夫千載一時之遇禮部尚書臣時退則恭錄聖製祠告之文祇承之諭及諸臣陳謝之疏刊爲書以昭示天下而謂其僚蒿曰子宜叙夫所以刻茲編之意臣蒿謹拜稽言曰皇上茲舉也而衆善具焉正祀一也原統二也納誨三也佛氏之說乖義敦倫誣惑民志夫正祀則異教屏矣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居君師之位出治教以行道於上周公孔子雖無其位而有其德制禮述經以明道於下聖聖相承繼天立極實啓道統

之傳此萬世帝王之師也夫原統則聖學明矣山嶽集土壤以成其高河海得衆流以助其大明王藉賢正以弘其德昔高宗於傳說期之以啓心沃心喻之以鹽梅舟楫夫納誨則衆善達矣夫是舉也三代而下吾未聞矣嗟夫非大聖人其孰能與於斯此天所以開億萬載太平之休豈偶然之故哉夫摹天地繪日月則難爲工皇上聖德峻功宏謨盛製詎可以言詞殫述茲紀也特文華之一事耳而下土之臣誦不煥之文仰惟皇之極其有不遵義迪德復性合中者乎臣無似願與臣庶共勉之茲固臣時所以刻

鈴山堂集

卷九序

茲編之意也

贈石潭汪先生序

石潭先生既謝事居蘭坂之上境號殊絕兩溪環流奇峰萬疊烟靄蒼翠恍與世隔良田平野魚稻蔬果無求于外而足予往歲北歸自上饒趨弋陽捨舟問道所由以候公時日將晡山行三十里深阻蒙翳稍近聞溪流澎湃洶號萬木間涉溪尋徑以抵公之廬秉燭促席語如夢寐翌日周覽溪上還坐層碧之樓公指山雲語予曰子知夫雲乎始觸石冒嶺才膚寸晷耳稍洩洩然蓬蓬然其氤漸增其層見溢出輪囷

壘積瀾漫湧鬱隱見諸峰間積已條散或散而復積
頃刻萬變而吾得靜觀焉蓋樓之勝於是為最故以
層碧名焉嵩起慨然曰公誠樂于此乎夫君子遭世
之理奮庸熙績使君受其益德澤加于當時名聲流
于無窮是故嘉唐虞於上世思殷夏於中古許身稷
契邁迹房杜斯哲人之令徽心士之休烈也其或遇
合乖於幾微常變形於造次江海懷魏闕之憂平居
興漆室之歎則有撫景不怡當食忘味者矣若夫茹
芝商巖洗耳賴瀟灑鹿之與處猿伏之與居置理亂
於弗聞託高閣以自佚韓子所謂獨善自養不憂天
鈐山堂集 卷九序 三

低雲歸兮何所忽聞寂兮山之岵寔靜卷兮何心我
驥我吟兮我道與伍嗟山人兮列僊佩明月兮靈冠
騎玄鶴兮下上斷松苓兮永年群龍兮滿朝威鳳兮
天路蹇胡為兮山中獨淹留兮遲暮攀雙桂兮瓊枝
望雲山兮孰知我思

贈大宗伯夏公序

今 天子以上聖之資稽古崇禮圖惟治功期登斯
世於三五而猶以知人得賢為務之先公卿而下或
謀揆政治或正定禮樂或廣歌風化皆得密邇衮黼
親承詔諭其有奇才瓌行足當大任者必簡在 淵
鈐山堂集 卷九序 四

衷既久而親試其然然後超用以觀厥成若今大宗
伯桂洲先生夏公其一也公始起官給事中正色立
朝知無不言辨忠邪抑僥倖糾弊懲軍國大政獻替
為多歸然諫垣之望然未有以表異也會建議親蠶
及郊廟諸禮一日 天子召見便殿賜敕若曰爾自
居言官多所建白皆為國為民甚有裨益而耕蠶二
事又見所以為朝廷廣思忠愛之心朕特嘉爾忠
四品服色降勅褒諭於是在廷之臣莫不動色悚嘆
以謂 上簡注於公者久矣自是親寵日隆未幾
侍讀學士仍掌諫垣又特賜金犀束帶未幾陞少詹

事召八翰林爲學士未幾進貳禮部遂正位家伯未
父期年超進六列晉錫便蕃冠絕倫類觀公所遇合
豈非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哉高嘗感於古君臣之際
矣雖有興理願治之君而不得其臣德業無自而弘
雖有懷奇抱傑之賢而不遇其君謀謨無自而著夫
辛野膺三聘之勤板築副爰立之望不可尚已後世
若唐太宗馬周一見歡若魚水言聽諫行顯爵美秩
畀之無所惜宋哲宗拜蘇軾翰林學士賜對衣金帶
夜召禁中嘆曰奇才使二臣者不遇二帝亦坎壈羈
旅沈鬱庶僚耳然周以常何之薦軾以神考之知若
鈴山堂集 卷五序 五

公者非有因緣憑藉之資崛起恒列躋于大僚必實
惟 聖天子知人則哲之明遠追古帝王而非後世
之君所能及也高憶公始釋褐時嘗召試館職有司
者偶失選掄當時論者深致夫遺珠之嘆詎知夫材
鉅者用宏積厚者發駿天之成就英賢固自有在耶
公方爲霖爲礪撫堯舜君民之志匹休古名臣之業
以贊翊我 聖天子中興之盛治所謂馬周之奏疏
蘇軾之文章蓋不足爲公道矣而遇合之奇適有類
類者故予特備論之以詒諸吾黨之士相與慶公之
有遭而觀其成焉

送丘潮州序

潮爲州在南海萬里外限以五嶺匯以重溟鳥道蔽
日鯨波浴天島夷卉服言語莫辯前代仕者恒弗樂
至其地韓文公至其地人始知書則去中國遠且陋
故然矣 明宅有天下環海內外視同戶閩置吏分
治其守長缺率簡廷紳有文行材諳者往踐其任擁
傳褰帷崇顯威重與內郡埒潮之士觀藝上國射策
決科召居金馬石渠之署彬彬然與國士偕焉夫其
生窮海之崖革擴陋之習興文儒之教非皇化遠被
耶化之所被雖草木頑類飛走異彙罔不咸若今之
鈴山堂集 卷九序 六

惡溪有冥頑不靈爲民害如鱷者乎異時鱷雖冥頑
不靈爲民害韓公文而驅之鱷輒避徙去異類猶爾
矧今士皆知學文教蔚興時乎然則潮之俗易諭其
民易格其爲令易行化易洽可知也禮部員外郎丘
君主靜擢守潮州君之去也無惜人不樂至之嘆奉
宣 天子德意治教斯民吾知其易易然矣予聞潮
之東有山焉韓公嘗登覽植木其上邦人因稱其山
爲韓山木爲韓木景仰嚴祀有堂有祠君子流風遺
澤爲世所慕如此主靜其尚往而求之哉

送翁少參序

德進也必有漸乎王者制用賢之典布內外
百執事以分理天下之務掄材計考小大承序摩以
歲月使其人安乎其卑而渙之以久觀乎其成而無
艱乎其速涵濡培植以粹其德也更嘗練習以達其
材也砥礪濯磨以潔其操也三者君子所以漸於進
也易漸之諸文皆取象於鴻夫鴻之為物時至而群
序自干而磐而達有漸進之義焉今夫木之始生也
拱把尋丈耳其既盛也鼓之以雨風飽之以霜雪厚
之以土壤挺然勁蔚然喬矣其久也橫澗絕壑干雲
霄而蔽日月矣無他進有漸也君子蓄德居善以馴
鈴山堂集 卷五序 七

贈李宗介序

宗介將之泰安之任今大宗伯序菴公其伯兄也公

將之曰士筮仕得五品秩為大夫出專方州不已
乎饑寒疾痛下有欲也於我乎求遂簿牒期會上
委也於我乎責成不已難乎夫履寵思辱居難思殆
子如何而可宗介聽以請曰願有教也他日公語諸
嵩曰吾弟猶介人也少從吾學日坐一室執冊而讀
思顯顯焉疾風冥雨之弗知也非其人不妄與之交
性所不合不與之言吾患其不諧於政也嵩曰夫猶
孔子之所取也宗介誠猶於守官也公無患耳矣夫
人之性各有所受也尚大者喜功其智足以集務其
弊也或放而不制惡通者明節其執足以矯俗其弊
鈴山堂集 卷五序 八

送李君序

也或隘而少容均之非中也然君子曰與其放也寧
隘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夫不為者有
所執也猶然後能執夫苟有執矣必能決擇於是非
取與之間不為物屈不為利疚將於道幾矣而奚有
於從政哉雖然吾有以告宗介詩有之曰申伯之德
柔惠且直宗伯公明德令望令直粹然中正而
天下儀焉宗介其亦歸而求之哉凡與宗介遊者皆
公之門人及禮部之屬也各賦詩餞之嵩承公命序
之

李君宗周將之四川按察之任人或曰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戶祝不越俎以代之夫俎豆軍旅異習州邑蠻貊異觀禮樂政刑異施今之按察冠惠文衣纁乘傳按行所部察冤抑糾貪墨其官刑官也李君造屬乎春官之署耳熟典章自習儀數倫異周旋優柔平中行不矯厲言無朴器一旦操吏案與珥筆者侶責以獄訟之事無乃異乎予曰不然也夫禮與刑其異體同用也經緯品節整齊民志是之謂禮束縛芟刈禁戢奸慝是之謂刑昔者聖王防民之欲爲禮以制之爲之宮室車輿之居有等爲之衣裳組紱之服

鈴山堂集

卷五序

九

行觀之矣
贈王子儀序
洞庭山在震澤中氣狀淑特涵浸曉鬱爲吳興區少傳守溪公以名德大老實居其間高風峻節震耀海內天子特遣大行人持詔即山中之廬致存問焉欲起而授之政公曰吾老矣不可以復冒寵祿展脫世故惟與沙禽野老追逐於雲月之間嗚呼其誠樂於此山者耶君子進則坐於廟堂得君行志致理於天下退則處丘壑著書明道以覺來世公在正德初入筦機務值權姦柄國奉身而退蓋歸十有餘年日

鈴山堂集

卷九

十

林者五皆公之門人也其三人同里云

贈胡用甫序

祿與位世所慕以爲榮者也父母以是望其子子之欲孝者以謂非是無以慰悅其父母之心讀書爲學纂言爲文凡以爲仕祿之具而已是故雖有賢者不能以自振也昔者七十子之學於孔子也其得以孝稱者曰曾子閔子而已曾子弊衣而耕于魯之野閔子辭季氏之宰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夫二子者未聞其祿仕也學於聖門德成爲大賢名在萬世其所以爲孝者如是耳矣今世之士不務曾閔之學必謂祿仕爲足致孝其親則是今之士之孝其親顧獨優於曾閔者邪廬陵胡用甫氏始舉于鄉既而連舉進士不第來南雍學于後渠崔子之門崔子者文學論議高一世罕所許可獨心偉用甫語與終日用甫嘗學於西泉劉子爲古文詞簡健有法又嘗學于陽明王子習其說而宗之夫學以適道則不該取正於君子則是非不謬德以彌之藝以祿之祿與位雖未至其得爲用甫病耶用甫間來語予曰二親年並六十羈業于茲不能有所順適其志若欲得子文爲壽者予故以是說張之書以壽翁孺人且

人曰無徒榮彼而易此也

贈嚴明府序

予聞今之最吏也曰其賦集也其訟理也其役均也其豪右戢而善良者植也賦之弗集訟之弗理役之弗均豪右肆而善良者弗植斯誠曠其職宜殿且罰賦集而已矣訟理而已矣役均而已矣奸戢暴禁而已矣亦吏之常耳不足道也昔者君子之論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夫仁義塞其中忠敬廉讓出於躬而孚乎其入所謂行與德也可尊者也師辨樂祝史辨祀吏辨文法所謂藝與事也可後者也先王之世右賢左能其始也考行于里其舉而授之位也則公卿庶士皆得其才後世科目取士之制興而國論不及乎里巷之實士之進者類以淺薄浮蔓之文而其試吏也又嘗出其辨智敏給之才皆足以取譽故雖有好修之賢而才與藝或詘則世稱之者亦少焉嚴君季祥歸安人也數舉進士不利乃就常格得一令補吾邑君之爲邑四年矣集賦理訟均役戢暴不遺餘力校其能固不盡出世吏下也然君子所稱異於是曰君操志謹潔自其窮時物無苟取無飾行無詖詞其爲仕也約其身以及其妻子

不敢嫌其意之欲爲每飯脫粟安之嗟夫其所謂行
成而好修有里巷之實者耶君將奏績於朝予故
著是說以張之俟夫司陟明者擇焉

鈴山堂集

卷九

三

鈴山堂集卷第十九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目錄

序

贈太子太保元輔李公序

送戶部尚書秦公序

贈大宗伯月湖楊公序

贈大宗伯張公之任南京序

少司徒吳公考績序

少司空寇胡公赴召序

贈陸選之序

贈李運司序

鈴山堂集

卷一百一

一

贈易揚州序

贈蕭提學序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

序

贈太子太保元輔李公序

海之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天下之水至自江淮河漢譬若輸約然方其破崖斷辭封邑排沙石委折而東下亦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江之水不與淮謀河之水不與漢謀輸約於海若同心然是故有容莫如海今夫大雅宏達之君子蓄德積望登庸廟朝為天子之相環天下士奔走王國何啻江淮河漢然其輸約於天子之相也各以其道至智者以謀勇者以功瓌鈴山堂集 卷二十 一

藻者以文忠樸者以德而皆天下之才也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至而相道愈光足故晏然廟堂不動聲色士無賢不肖樂出其門下武夫隸人亦莫不想聞其風采覩之為快而天子實特以為安此其樹風聲而布德澤也豈不遠哉嘉靖十年 天子虛內閣之位久難其選中外之士相與議曰必序菴李公其人而已而 上出手勅果柄用李公上則相與賀曰是所謂休休有容者非耶公昔起翰林為編脩已頎然有公輔之望及陞侍讀論德學士歷二十餘年乃晉貳禮部遂正位宗伯常 聖天子禮樂維新之日贊

大議傳典正祀

上每有密諭親瀝

宸翰稱絕大

宗伯而不名特賜玉帶

章

璽書褒諭今晉秩

保眷遇益隆而公謙慎抑畏常如一日未始少易其素平居無疾言遽色掩覆人過推引後進樂善如不及以故縉紳之士覲德誠服者不謀而同詞焉昔之論相道者必以蒐揚善類集眾思廣忠益為賢然則光輔太平弼諧 中興之治公其果慰於士大夫之望哉公河間任丘人也其地實在瀛海之間嵩常以謂雄波鉅浸吞吐匯積鍾美孕粹必有異人者出焉觀於公偉度弘量其信然矣河間之仕于 朝者謀

鈴山堂集

卷二十

二

屬言於嵩以為公賀嵩昔在禮部獲辱寮案涵沐淵懿竊自謂知公之深而識其大者故借海為喻

送戶部尚書秦公序

禹宅百揆臯陶為士夷夔典禮樂垂共工益掌山澤聖人之於國也用當其才而已矣夫舜之時賢才豈可勝用哉然選於眾以為是數職者非禹臯陶夷夔垂益不可也而禹臯陶夷夔垂益者卒守其職而名後世然禹臯陶夷夔垂益之才豈顧偏長於是哉惟上所用試而輒效故賢才之名世也藝周於用而已矣嘉靖改元之初 天子遴柬名德以補庶位一

諸賢集進論者欣欣然謂有虞廷之風焉予時錄以
奏公自都御史巡撫湖南召爲戶部侍郎公始舉進
士爲戶部屬即有名而久於其政其來戶侍也其尚
書爲孫公事多咨公以行今年二月拜爲南京大宗
伯其秋八月改大司馬奉勅參贊機務閱兩月竟召
爲大司徒蓋公之才無所不能而司徒之任必授之
不釋者詢謀僉同歷試既效之意也今天下大政寄
六部司徒掌邦計財賦調度金穀出入緒錯務殷其
任爲難比歲不登財匱而經費不給尤難也然則調
劑管度使公私給足而民賦可經官用有節而侈濫

鈴山堂集

卷三

三

以革非公其誰賴哉夫器隆然大者所受必弘山嶽
之崇鉅也出雲雨而被四海公充養有道其德粹然
謀謨經畧民物陰受其福而不自以爲功所謂藝周
於用治職而名後世以匹休古大臣君子之事者焉
不佞竊以是望公於其行也同留務魏國徐公保定
侯梁公來屬贈言遂書以爲贈

贈大宗伯月湖楊公序

政與學有二乎哉儒者明於仁義禮樂通乎古今治
亂之理以至損益廢置始終緩急之宜無不知之其
處一室而慮周乎四海九州之遠其出而效用小之

鈴山堂集

卷三

四

蓋司之務大之首丞弼之任無所施而不可何則
其爲道也兼乎實用而非空言其爲事也達乎至理
而非文具後世論政者乃或不本於學而志道者或
不及於事蓋有繩趨尺步爲謹嚴棲谷隱爲高辨文
作義爲與間試之政或迂僻固滯而莫能通至若應
時達務剴繁理劇者問之大道則又忽焉不加之意
而政與學二矣豈不重可歎哉大宗伯月湖先生楊
公蚤有志乎斯道其學以伊洛考亭爲宗而潛心當
世之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筭數之微
莫不論著商確條理粲然要其所自得者深矣考公
仕宦所履歷在諫垣劇切時政凡所建白關涉大計
歷卿寺進貳禮部皆居南都號簡逸而嘗兼攝工刑
之政即究意殫力若真爲之迎刃發斲人輒稱善尹
京府時利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爲者蓋公
之學歛而愈章施而不窒明體以達用者乎然嵩嘗
以謂百司之務凡有材智幹局者皆能之至於文章
言議推理明法援古據義於以決疑定是論道弘化
者非儒學之臣不能也若公則真其人矣公平生論
治以君德成就必講學親賢爲要前後章疏屢屢言
之今天子進學之初取西山真氏大學衍義錄

切要釐爲節畧上之使進而居密勿從容之地沃心
輔德裨益不少惜公既老而歸矣古之君子負先殯
君民之志者不必其道之果行其退而寓諸著述以
明斯道於來世使推考其蹟而行之其所及者尤遠
則公之用所未究者其有待於此乎公行矣南都之
公卿自居守之長至百執事悵悵然以儒者之去爲
惜所謂疑孰與質政孰與諮而處考德問業之士孰
與依歸矧蒿也鄉後進尤不能釋於情者故敬以是
贈焉於乎公其何以教之哉

贈大宗伯張公之任南京序

鈴山堂集

卷三序

五

荆與岳跨漢之南爲州壤表而流匯炳靈毓秀而元
夫鉅人出焉有若文定楊公居鼎鉉典密務有若文
僖黎公登廷魁位宗伯兩公相望後先文章德業輝
炳一世乃後四十年則有今陽峯張公云公舉進士
甲科讀書中秘既乃職太史拜官諭學士揚英振翹
文望蔚起 皇上緝熙聖學簡儒臣六人日侍講幄
公參其間公器貌端厚進趨雍雅敷陳古訓明黜劉
切 上每注聽焉冊立 皇太子妙選官府庶僚公
以侍郎學士兼詹事府少詹事隱然公輔之儲矣會
南大宗伯缺員下廷推至再凡擬四人以上 上特

以換公蓋重其選也公與文定生同邑而髫髻時及
受業文僖之門文僖固嘗以國士奇之妻之以其孫
女今之往也實踐文僖舊所居之位行且被召命入
輔左右駸駸乎匹休文定之芳躅矣嗚呼惟楚有國
固多賢也乎哉夫賢才之生也資以爲世用不獨爲
其一鄉之重而已而自一鄉論之其風氣之感召師
友之淵源容有不可誣者公往在詞林涵養有拔見
諸落沃論譏者彬彬乎其盛矣而施于有政寔自今
始今兩京六曹並峙體勢惟均南京爲我 皇祖肇
造之區品式章程具在有司百餘年來防禁滋弛禮
文百度諸司庶府求正而取咨者惟公是望也公往
哉出其素所閱歷諳練之餘若駕輕駟就康莊若執
著蔡定衆志不但作式留都且爲他日贊元經化之
地矣當也獨縻于茲幸公之共寮家獲麟擢羽之
益爲多而今則遠別以去能無介于懷哉故於九卿
諸大夫之合餞以觴也特以是道公之行詩曰維
降神生甫及申言生有自也又曰維申及甫惟周之
翰言出有爲也

少司徒吳公考績序

處煩任重令修而政通民輯而邦理功之著也夫是

之謂才守道直已細矜而獨慎德立而譽光節之義也夫是之謂行才行備夫是之謂士然予觀夫士友年壯志銳意有所慕立名喜功之氣勝踴厲奮發以美才奇節自見世多有之歲月既移所慕者復能不自怠者鮮矣歷蹈禍難頓踣困躓始終不自悔者其尤鮮哉南京戶部右侍郎東湖吳公早有卓行舉進士即上書言民所利病已駕軋行董既而歷郡邑陟藩臬副都臺出入兵戎錢穀之寄幾四十年前後抗疏論事無慮數千中間忤權閹得罪幾斃蓋今天下論舉難事劇司有餘力者論特立果行禍變不懼者鈴山堂集 卷三序 七

卓識烜赫可集事於一時而無建於永圖矯依功德可徵譽於一時而不競於晚節者其視公何如也當明聖渴賢之日衆方期公益究厥施以謀謨廟堂使天下陰受無智名無勇功之福亦公之志也而近且累疏辭位茲以考績經謀歸卧則賢者出處衆人固不能窺其際邪雖然公豈得終辭哉敬以是道公之行

少司寇胡公赴召序

昔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有犯蹕盜環者帝欲重其罪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又曰法如是足也帝許之申屠嘉爲相大中大夫戲殿上則檄召因辱帝至遣使往謝丞相夫臣之執法也犯顏強諍而不爲拂君之從善也改容異志而不爲難是故臣主之名俱榮政令一朝廷尊而天下治後世尊君卑臣之分嚴而左右讒間之說勝夫分嚴則情志隔矣讒間之說勝則是非眩矣天子曰辟予曰勿辟由是辟焉爲濫罰天子曰宥予曰弗宥由是宥焉則爲縱惡是有逆耳之言有親從之失而君臣之道多不克鳴呼難哉嘉靖二年秋刑部尚書見素林公既去上博采廷議以左都御史蓉溪金公爲尚書東

孟公廣平胡公則通遷為左右侍郎胡公自南京刑部特召以入君子曰其民之望乎其國之榮乎其刑平乎其弗濫弗縱矣乎胡公往年為都御史巡撫大同抗疏諫武皇巡遊拒逆彬之邀饋被斥卧家士論避之公性周練自始仕至今所治皆要劇有聲望而飾之以文濟之以遠度茲往也有餘力焉況當明天子聽言急治之朝諸君子同舟共濟之美則享有其榮而無其難也庶將見之乎

贈陸選之序

選之拜福建按察之命其寮諸君相率請予言以為

鈴山堂集

卷三序

九

贈予聞之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選之受易學於尊翁憲副妙齡擢上第伯季駢列華要稱文章家子則何能有所增益哉選之為儀部二年當聖天子稽崇古制遠覽哲王廼議祀天禮地朝日夕月皇后始蠶于宮原徵建嬪御為宗社長慮維時百禮叢舉古儀罔攸見尚書李公受上密命宸翰日馳乎南宮之署公討析疑義區畫詳定入贊大猷不遺餘力而選之實分理厥務崇牘書奏或受公意指或自出創構簡故實據經制倉卒取具事理粲然而詞誼勁切敷奏惟允予叨部貳愧不能出一語為助然則予

獨能有所增益哉雖然予亦安能已於言夫世所難得者精明博洽敏贍之才既得之矣施於有政若健翮乘長風高屋建瓴水驅駟馬騁康莊恣所往而莫之禦也然君子之論屢歎夫才之難得又病夫時之難為夫強明矯拂直己而自遂奮不度時勢之宜其失也激嬖媚脂韋懷利而避害昧是非決擇之正其失也隨隨不足道也而激豈事之得哉誠得夫大雅明哲之君子相與同舟而濟庶幾協靖共之誼敦匪懈之忠不要譽而亢不枉道而同以登濟茲治君殆近之矣乃遽別以去予能無介然于懷耶序以贈其行嗟乎選之何以處我

鈴山堂集

卷三序

十

贈李運司序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財者王者所恃以合天下之眾也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聖人思理財之難故制為法纖悉備密擇吏而慎守之故吏者天子所恃以守天下之法也更不良則法廢而莫守法不守則財弊而莫理財莫理則天子不得享其利貴倖強右之而蟠互牟斂其間非獨貴倖強右牟斂之隴晦川澤之賤夫皆能私其取予騁智擅力以恣其非望之欲甚則由是啓釁而貽害夫廢法為治雖弄斧猶難之

虎世主橫濫不經之費欲持此而幸天下之給足其
將能乎今之鹽課國用所需財政之大者也特置運
司以領之其長曰使曰同知皆秩高而位寵常選諸
吏有材諳勞績者表用之戶部郎中新城李君擢爲
兩浙運司同知君初爲令爲州守爲揚州同知以入
戶部前後皆有賜政君皆優爲之場爲兩淮運司所
治君往居其間則其吏能否政利病修廢蓋習見飢
聞之而槩於中久矣蓋今百司具有已成之法惟明
習慎操之自足以致治況以君屢試既效之能雖政
其無難矣乎部寮諸君子來求予贈言故以是書之

鈴山堂集

天卷三序

十一

贈易揚州序

四海九州之遠閭閻幽隱疾痛之情勢有所不得達
於天子之庭天子以拊循安集寄之於刺史縣令刺
史縣令於民近而易知也其情幽隱疾痛得於目易
見也以易見之近告易知之事由是下之情得不鬱
而上聞君之澤得不壅而下究雖有水旱凶荒之變
而民不病故曰天子所與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
已今州縣之災甚矣淮之南北連數州之境亢旱淫
潦夏秋相仍暴殄蕩廬籽柚蕭然流離傭丐殍死者
屬於道藉使令查弗治守貽弗恤如吾民何易君之

守揚州也始至則親以身當風炎日燠之毒以行
羣祀浹旬當饋而數方寢而不寐又已責弛禁抑價
平糴列狀書奏天子於是寬蘇之詔有賑濟之
使夫苗沴堯湯之世所不能無也惟得人焉以求拯
補之術則民恃無患雖飢且瘠而不至盡委溝壑而
今世吏其漠然者固無足責幸知其急而欲拯之者
其力與才又不足以集事如易君者既不忽於民而
力又有餘則爲之民者庶幾其有賴乎初君將之官
尚賓卿鄭公屬爲贈言諾焉而未及復也及是揚
之士以君治狀來告則以是爲贈庶幾以慰君之志

鈴山堂集

天卷三序

十二

而相其勤焉耳

贈蕭提學序

人才風俗之未盡復古也其有由乎古之教也以德
今之教也以法以德者其本在躬行入於人者漸而
須其遲久之功以法者其要在禁制吏不得久其職
而責效於欲速古之人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也詩
書六藝之文祭祀鄉射讀法之儀春秋合樂攷藝選
言之政以至論獄出兵授捷之法教之之術無所不
具也磨揉遷革使易其志而卒歸於善自其動作食
息身心性情之始而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其究也公

鄉士庶皆得其才仁讓孝悌忠篤之風興於家而
於鄉邑於乎是豈一朝一夕之致哉後世學校之設
自國都以至郡邑聚徒而教之擇吏以司訓勅品式
法意猶夫古也而士所習者文焉已矣有司者操尺
寸以臨之視其藝之工拙功力之勤惰評譴而勸懲
之已矣其所以長育成就之實則非古也蕭君子雖
之督學南畿也數爲予道陳克菴戴恭簡之賢二公
者嘗以御史督學於斯者也陳公動則古人力變茲
習以身爲教令諸生讀小學習冠婚祭儀後遷副使
提學河南戴公考校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遜不

鈴山堂集

卷三

三

色拒而終一無所撓後遷副使提學陝西二公敷歷
中外稱爲名臣而學政尤著跡其所爲先德義而後
文詞先化導而後防督皆世所不暇爲者於是知蕭
君善自擇而慕焉者也君之擢河南也仍以副使督
學又適與二公類夫君子之尚友也苟擇其善而師
焉無不至也況又進焉吾安知其所先後哉抑吾聞
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難也蓋其所操以爲評臨懲
勸之具者不得不任乎法而人之責乎已者備舉
法而繩之不幸一不當其意則怨且譴隨之況起
撓之矣非篤信不惑強立無懼者其不怠且沮乎

從哉弗怠弗沮尚父而須其成焉庶幾吾見復之
盛矣

鈴山堂集

卷三

四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一目錄

序

袁州府志序

雲臺編序

嬰臺百問序

雲臺編後序

代祀贈言錄序

周氏族譜序

龔氏譜序

碑

鈴山堂集 卷三目錄

嚴州夏公祠堂碑

定遠今唐君遺愛碑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一

序

袁州府志序

郡有志猶國有史也古者列國皆有史晉乘楚檮杌
魯春秋是也後世作於朝廷者曰史於四方者曰志
明興四方之志蓋爛然矣法雖與史異而疆域見
焉土風物產著焉創建詳焉食貨兵防祠祀政教寓
焉名臣指士貞媛之風美列焉而後之曰史者所采
錄又多於此焉據則志於四方固亦史也袁為江右
大郡政賦視古侯國所出才賢文學忠節行誼之士
鈴山堂集 卷三序

炳靈毓秀彬彬所萃法宜有志故有志譌舛闕誤
者病之歲于申蒿養疴鈴山太守姚侯惟寧以書來
屬輯志謝不敏不獲於是稽郡乘觀星野攬披子史
傳記之說網羅金石之文旁聽博聞山氓故老之談
以輔益其事以為志是故首之圖境土別矣次之表
沿革識矣次之創建食貨諸目官政具矣次之名宦
人物觀法者可考矣又次之文藝古今之制作備矣
既成而諦觀焉復自慙曰是惡足謂志夫志繁則複
簡則遺索則失序昧則弗章衍文采則罔實溢美則
近諛徇情則曲任已則愚一有于是則弗公弗公則

無以示遠而垂戒夫惟不繁於辭而其事備也不濫
於序而其統正也不侈於文而其體質也不牽浮議
不休貴勢不比親暱而予奪公其守嚴也書其美則
惡者戒書其得則失者彰而勸戒之義昭也夫若是
者志之善歟史之義歟雖然予何能焉竊欲勉焉耳
矣志凡卷十四目四十有一姚侯倡之未幾去今守
徐侯宗獻卒成之振一郡墜典使文獻足徵二侯之
功寔為大協贊其成者郡貳守黃君信通判毛君鵬
錢君士宜而與予同事者郡學生歐陽誠云

雲臺編序

鈴山堂集

卷三序

二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歎吾哀為州僻
在江介波瀾澄複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
都官郎中鄭谷摘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帙
每得一篇咸可膾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
每為之浩歎相傳州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予
攀磴踐棘往尋之不可復識徒見泉聲巒彩悄愴幽
邃殆非人間意其時謳吟嘯歌斯境有助歟夫詩之
道難言矣非天景勝奇無以發靈智非功力深到無
以造微曠予讀都官之作精刻洗鍊時有月露煙雲
之思末夜靜吟至謂得句勝於得官則其平生殫力

於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筆出語未得古人一字而
遽已訾病之豈可乎哉此集予往得之吳中故少傳
王文恪公公本錄自秘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
其為缺三之一刻之庶幾以補是州文獻之闕遺云
耳

嬰童百問序

嬰童百問十卷今柱國少保太宰許公疏進于朝
制下禮部爰加校正鋟諸梓以傳云原夫醫之道三
墳五典厥惟濫觴素問靈樞繇斯論著秘啓造化德
濟含靈法天德以好生本神道而設教上古聖人所
創立傳流邈乎遐哉弗可尚已自茲以還民鮮龐樸
六慾干於時診百邪伐其天和所貴仁指迭興廼克
漸次敷治在商則尹製湯液以開識藥性在秦則和
論六氣以參兩變動下歷漢晉唐宋嚶嚶味餘著為
方論如金匱鉤玄如蘭室秘藏如靈苑秘錄簡帙繁
浩無慮數十百家獨念嬰兒脉證內經不載其說僅
自中古巫妨氏著願願經以占壽夭歷世相授醫訣
斯興則又散漫難考檢閱彌艱或有證無論熟究病
根或有論無方奚從質据矧夫嬰兒腸胃嬌脆胎氣
稟受時令寒暑燥濕不齊病不能言疑似莫辨醫之

鈴山堂集

卷三序

三

謬論豈不倍見其難哉許公自爲翰林編修時得此書既以識其考據議論精密周詳有足以補岐黃之所未發翊獎調之所未至蓋注心於是久矣顧當聖明御極體天地曰生之仁憫生靈札瘥之患昨者疫氣流行致厘宸慮手檢方書親加劑量以救藥生靈而公首以是編納忠上進蓋所以仰體聖衷擴施元化衛民命而壽國脉此大臣君子之事也綸音嘉答特賜布諸天下斯世斯民獲是書之全活其嬰幼俾免天關豈非幸哉公河南靈寶人也父子兄弟並位卿保玄成篤世德之懿公著兢家聲之美流鈴山堂集 卷三序 四

雲臺編後序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之先賢以爲若一藝名于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滅不聞況夫有大勲德節義者乎及在秘閣閱所藏宜春志集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僖宗時獨能知足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其時貪得躁進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于韓公之祠則其行之可賢又如此而世徒

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乎此孟子有尚論其世之歎也予故并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代祀贈言錄序

異時朝廷之士有銜命于外者則其同好必相與飲餞賦詩道揚論慰勤勉篤厚若古蒸民崧高之流所以宣其勞相其職美其去祝其還也劉公爲符卿當今天子踐祚受詔往勤祀事于江漢之南于時公卿大臣館閣曹署之彥咸歌之夫雲龍協運昭利見

鈴山堂集 卷三序 五

之機茅茹彙征侈同升之慶驂駟儼服原隰增輝則抒授簡之情聯穆如之頌不當然也歟國家歷世旃豐爰及近歲崇極而圯明聖祠起清廓氛曠登于休明海內拭目嚮風承德觀夫麟鳳遊於省臺羣帛交乎巖壑庸非休否爲泰之時乎夫常變靡形利復相代酷暑起於溫旭微霜至於堅冰是編所紀風淪乎治世之音也然考世道升降賢才盈縮士氣興沮人事離合則欣慨係之矣後之覽者寧不有感於斯

周氏族譜序

維周氏居分寧世有譜五世貞溪翁創之七世可
翁重修之南山來軒兩都憲公又繼修之而今大司
寇泉坡公實會粹而大成焉爰自岳守世傑子曰文
勝參謀帥幕留居分寧是爲一世著本始也自世傑
而下載以昭穆聯以字行繫以生卒年月著以佳隱
履歷迄今十有三世區分明列明系序也錄封贈之
誥勅論祭之文侈國恩也錄誌狀表碣傳贊名鉅之
作紀先德也惇善作則垂訓後昆作正家之規凡十
有二條示範守也而譜之法備矣公自佐藩長臬恒
以此帙自隨既而入拜卿正職典邦憲簿牒之所省

鈴山堂集

卷主序

六

決章疏之所敷奏盤錯糾紛固有寧逸乃克以其餘
力從事毫翰以迄成茲編其爲志不亦勤矣哉然予
觀之周氏厥先雖代有聞人詩禮繼承科第相望而
篤瘠之祥迺始大發於泉坡公登踐八座碩大顯融
蓋前所未有者矣古者卿大夫紀德昭世於國則太
史有世家之籍矧於家可無譜而譜之輯公能不獨
任其責哉大臣進則爲國陳立綱紀秉執文法以又
安宗社退則居鄉黨訓飭來裔以昌導俗化公近者
以陳謝奉 旨得歸其鄉其子弟後進得公之歸聽
其言議視其行履而有所觀法以興起于孝忠敬

之俗他日 聖天子特召公起而膺天下之重寧不
自其成教於家者而推之哉譜成公謂高使并以言
故爲之序

龔氏譜序

夫譜辨世次序昭穆紀先德尊祖合族疏戚不紊燕
祭以時喜慶而憂吊尚讓與睦而家政行焉故譜不
徒作也安溪令龔君栗夫其家吉水之南白沙龔坊
世有譜久且壞君曰所貴乎家者善有繼也教有率
也忘善澤斯墮矣湮教衆斯乖矣墮而先辱乖而習
移我儀圖之以訓我有家庸非吾之責乎於是始作

鈴山堂集

卷主序

七

斯譜君昔以盛年舉鄉薦業修而志銳期邁往自樹
然屢試于春官弗利卷其環竒僅試一邑今既倦且
歸矣其志乃勤勤於斯舉孔子曰是亦爲政嗚呼觀
於其家而昔之爲邑可知矣世之君子必有悲君之
立志者矣

碑

嚴州夏公祠堂碑

嚴郡治之東有堂焉曰夏公之祠夏公諱鼎字汝梅
嚴信貴溪人也弘治丙辰進士茲仕爲嚴州府推官
卒歲且四十年矣州民思之築祠以祀公祠成浙憲

長李公墓祥雲 吳侯世澤書來告高請書其墓
石曰嚴為郡當甌睦之衝民訟海內為公入其疆
省方觀風則慨然曰民固悍而悍哉夫民誦則難御
惟悍近直惟便近朴可導矣吾聞刑以弼教然教亦
可省刑乃務為躬行以德先之條具約束開示禍福
凡其俗之暴偷踰侈為訟萌者遏之稍知畏法者慰
撫之悍頑者亦不即加法必使退而思之至不得已
而後寘于刑至死刑則惻怛哀矜達于面目曰吾求
生汝而不得也每兩造具備片言贊成健訟之夫望
公之色縮舌汗慄不能出詞或有赴郡之庭中道而

鈴山堂集

天卷主碑

八

反者旁郡民求直於上官輒云欲得夏推官夏推官
云嗟乎獄者民之命也衡鏡稍失死生懸殊是故聽
訟為難然夫子曰必也使無訟乎若夏公者既優於
聽斷而尤務化導其民以正其源庶幾厚廩德義君
子之風矣嵩晚進不及望公之履絢然嘗聞公姿貌
魁特其文學蔚瞻可以職侍從遇事風發言議侃直
可以司諫諍彌綸經濟之略可以需公輔而官止一
州牧年下壽以卒厥用弗究君子惜之雖然儲休委
祉乃有今少傅公夙授庭訓清忠欲議贊 今天子
禮樂之治茂建格天之勲光寵顯大震耀百世則公

亦何必身自為之邪昔宋歐陽觀為綿州推官嘗夜
燭治官書為死獄求生實生文忠公修為有宋名臣
少傅公起諫垣入翰苑至位政府文學論議履歷無
不似文忠而隆遇過之若公治獄一事與綿州公又
實同符語曰有陰德者後必大詎不其然世之為吏
者眎此可以勸矣公志古行方每與俗忤自嚴稍遷
知臨清州惠政尤多尋以勞瘁卒官臨清之民亦祠
公河堤之上蓋公所至德澤在民如此高不佞景贊
休烈敬縷堅石而作迎享辭一章使郡人歌以祀公
其辭曰

鈴山堂集

天卷主碑

九

莫桂酒兮椒漿公儼若兮降斯堂官師兮帝傳曰王
為擊兮玄衮及黼皇贈兮奎章煥日月兮照下土治
我民兮有德卧析楊兮弛徽纆孰曰天道難謀兮觀
公之後兮昌大有赫春山白雲兮桐江綠波昔衍遊
兮憇以婆娑延齡兮有懷公弗我來兮傷如之何

定遠令唐君遺愛碑

唐君治定遠之三年而報政于 朝定之民瞿如怒
如而皇皇如曰公歸不復也已則和與聯狀署名詣
部使者乞留之弗得則相與捧土聚金而築生祀之
祠則匍匐走留都乞予書其祠之碑而旅進懇于廣

皆首耆舊之老予驚問狀曰吾儕小人足未履公
府目不識都閭今而越江濤冒霜露以來者凡以吾
令君之德我也自令君之來吾邑也而士者興學農
者力田訟者得所想而平鰥寡者有養役均而勞者
休征寬而供者省廢墜者舉流亡者復苞苴弗行悃
悃無華要其心誠乎愛民者也惟其誠故所圖惟注
措經久弘遠匪飾文以要譽條畫利病抗言於上官
必使無遺便乃已嗟乎今則去我而靡所依矣是故
物代遷易非石無以紀聲采陳列非文無以揚吾聞
之令君者公門下士也故敢有請焉予視其貌樸而
銓山堂集 卷五碑 十
察其言信也然告之曰置吏以爲民食祿而勤事乃
吏之常耳祠非所尚也且夫國有典憲課有殿最惟
昭惟公其何庸茲曰祠也繫吾邑人之思爾矣他不
敢知也蓋屢至而請益勤戶部正郎張子國紀則文
相之以請嗟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觀于定遠之民非耶先民之言水也曰載舟亦覆舟
民猶水也撫之則恩恩則懷懷則去而思佛之則
怨則謫謫則懼其去弗速也蓋昔者周人思召公
愛其樹而不忍傷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去
猶愛矧曰其人或者謂賢聖遠逝教道陵夷民志不

純化理乃望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碑而志之匪
直以慰定民之思嗣吏於斯者得所覽觀矣君名錡
字子薦滇南晉寧人嘉靖丙戌進士今擢爲侍御史
其德業日進也予未測其所至銘曰
邈彼日南粵古梁州篤產俊乂中土是速入對于廷
出宰畿縣臨濠之墟奕奕豐甸君寔爲之不亟不徐
民之所適君樂與趨君來于定民始閔閔絃誦闕稀
萊蕪四境作之飾之必膺其聰雉之闢之俾即于豐
道帶綢繆條休明易風民所洞隱若切其躬定人恬謳
莫厥攸處如暘得醒沃以時雨野積稅稻庭卧析楊
銓山堂集 卷五碑 七
三感協應五瑞凝祥民曰唐侯邦家之光豈弟君子
神介爾福進陟內臺 天子耳目民曰吁哉奪我父
母孰哺孰衣疇卹我後定邪崇崇爰作新宮協志貞
義不勸而同密邑懷仁中牟紀異召國留宗峴山墮
淚懿德是好今古斯民刻文在石永世靡涇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瑞州府通判姜榮仁甫之妻竇氏死節事聞 詔賜
碑旌門表之曰貞烈正德七年夏尚書禮部符下省
府太守鄭侯璠合部吏士耆民言曰自古貞媛烈姬
歷歷可數而史冊相望今觀尚書章奏所稱不

為盜汚死節者山西之郡多至三十二人瑞賊燭
彌年攻剽淫暴甚獨寶厲不可辱之節凛然儔伍間
豈怵威顧身比比然抑造次引決畢命草莽不幸不
為人知者或多也賴天子神武殲殲群兇平亂既
成彰善斯舉而安侑弗飭其奚以激勸于后其度地
變淺石屬辭史氏以稱明詔褒寵節義之意於是
高安令翁素使來謁辭謹按寶名善惠京師崇文坊
人也嫁為仁甫妾仁甫以冬官主事出判興化尋改
瑞州華林賊乘間來攻瑞城仁甫方署事亟挈郡符
付諸寶出集兵捍賊賊斧垣入寶度不可復脫匿
鈴山堂集 卷三碑 上
潛符賊執之又執其子婦懇釋之獨執寶行高安
民盛豹一父子亦在執寶語賊曰此人可遣還報諸
官官必以多金來贖得金強得我賊如其言寶耳語
盛曰我不死者以郡符未也女還處
無念我我即死矣至花塢
遂投井死賊相顧駭歎去六年五月十二日也明日
仁甫求以歸面如生殯城南僧院今祠在瑞城東迎
恩門內志而係之詩詩曰
皇降下民厥賦惟鈞嗟茲寶姬稟德淑靈蒸蒸在門
好靖寡言爰侍君子守官來筠筠襲茲婚締空家

林麓嘯呼成群乘間竊發遽侮于垣氛焰翕張
載驅啓行仰天大呼有淚盈眶詎敢愛死以汚大羊
緊那有符君子界我符存罔負我死其可懣懣者村
曰于花塢有列彼泉是我死所奮身一躍目不見水
窮豈匪卹義之是取如金出治如玉全璞如彼松栢
挺然衆落古有二寶投崖而噴爰有彩鸞赴流以盡
烈烈寶姬匹之曷敢駢美載藉以昭于後惟杜史郡
伯抗疏首稽天子亦惻制書輝煌表厥里宅廼相
城東作室嚴嚴玄櫺縣門有奕像瞻邦人至止烹牲
是祀旨酒既清邊豆維楚鼓鍾送尸款款歌舞天
鈴山堂集 卷三碑 十三
子萬年金湯四維邦之清寧人以完婚爾有室女娟
娟秀眉閨闈不出豈識志恩刻辭堅珉以載帝德
以揚令芬以示民則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二目錄

記

日鑒堂記

袁山新營所居記

恩賜堂樓名額記

縣車堂記

思勉堂記

別號志

古城新第記

榮賜樓記

鈴山堂集 卷三目錄

介福堂記

愛賢堂記

遐觀亭記

寄適園記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二

記

日鑒堂記

詩敬之篇曰天維顯思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記者曰
成王訪落之詩也君道也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人
君事天常若陟降於五之所謂而無日不臨監于此
焉夫人臣之事君即君之所以事天者也君曰天爲
高遠而莫予監也於是乎般樂怠傲違天厲民者有
矣臣曰君爲高遠而莫予監也於是乎泄沓施緩徇
私蔑公者有矣是故知夫出往遊衍莫非天也而祇
鈴山堂集 卷三主記

袁山新營所居記

予始卜居鈴山然邑濱河恒有水患每霖潦
及舍壁之半於是始謀卜居郡城郡之西故有官廨
歲久圯而徙併他所或曰靜僻可居嘉靖庚子夏入
直于官營茲址而居焉址以丈計橫四十有奇縱如
之北枕城麓東舊為窪池則實以厚土西鄰官局則
限以崇垣其南居民數家咸願樂售又買之則闢以
通衢加延袤焉予比歲荷蒙 皇上恩眷隆渥因悉
出賜金以佐凡費始作正寢之堂東為祠堂祠後為
書堂東北建樓以尊貯 上賜密諭之札 御筆之
詩累賜之誥勅而樓曰瓊翰流輝堂曰忠弼者 上
鈴山堂集 卷三 三

恩賜堂樓名額記
嘉靖癸卯五月二十六日萬具疏言臣比年蒙 皇
上所賜手諭聖製充溢私篋又蒙節賜玄象昨以祿
賜所積于里第建樓用謹 宸奎之藏茲已落成伏
乞 聖恩賜之名額不勝幸甚是夕召對于璵霄殿
上面定樓名曰瓊翰流輝其奉玄像之所曰勅賜
延恩之閣以黃帖一手書賜之高頓首謝時天顏
豫滿復以堂名請 上曰卿事朕克盡忠悃盍以忠
名而其一字未定 上握筆凝神構思徐曰再思
鈴山堂集 卷三 三

期與名堂之義實互相發而於忠之一字每致意焉

皇上之心是即大舜之心也顧臣庸鄙猥瑣庸處政府懷負乘之慙每受宸渥切冰淵之懼輪涓涓以益巨海持燭火以助太陽其將能乎惟是忠誠一念夙夜盡瘁期質神明堅確弗移可貫金石斯則臣之所自勉自信而弗敢有負者也因伏自念雖臣孱陋不足以仰承大賜然聖主所以寵嘉愚臣之至意不敢不志之以昭示來世嗟夫宸章奎畫並河漢以爭輝寶刻璇題揭江山而改觀用是摹勒御筆鏡諸琬琰而謹叙拜賜之歲月如此云

鈴山堂集

卷三記

四

縣車堂記

昔者夫子之訓以里必擇仁袁州古宜春郡其風氣茂密城郭完固其人力田勤生粳稻魚筍果蔬之利足以自資故重違其鄉溪瀨湍急大舟不得進四方工巧奇靡之貨不至故民不見可欲土俗愿樸鮮囂僞器曠之習蓋庶幾所謂仁里者矣而其岡巒迴擁林壑映帶雲煙寂而泉石嘉郭郭井邑若在屏障圖畫之間又有足樂也且吾家鈴山往來不百里而父母之邦也予童而遊焉壯而從仕周徧兩京餘三十年務劇形勞思抗志於埃壘之外矧年既老而髮種

種髮揆之止足之義於退休為宜故擇地于郡治之

西使營一區而將老焉而題其西圃之舍曰縣車堂或聞而咻之曰子乘軒曳裾拖玉紵朱致身重位策足高衢秘苑宵直皇宮書題晉錫便蕃顧問勤渠雖有林泉其得樂諸名堂之云其不欺予哉予嘿不應嗟夫君子進則服勤盡忠于君退則忘名求志乎已迹雖不同惟義之安而已予也潛志山澤馳思丘樊招雲月於東溪侶猿鶴於北谷浩歌永言乃其本懷徇祿忘返是惟深耻獨以誤荷聖天子殊眷隆渥義不得遂其私鞠躬盡瘁乃其分耳萬一他日仁

鈴山堂集

卷三記

五

思勉堂記

聖訓也是維嘉靖己亥九月廿八日皇上有事山陵駐蹕感思殿召勲輔臣勲臣希忠臣元臣言臣鼎臣暨禮官臣嵩入對榻前指授諸所罷行事宜既五臣退上獨留嵩論曰卿勉盡忠誠人言勿以介意只要盡職嵩感激致詞頓首謝蓋先是有不悅於嵩者言官希其意會考察論及嵩

簾櫳翫詆擊甚力賴上洞知其誣不聽既累賜
中旨慰留茲又特賜面諭勞勉之如此云臣退伏自
思念簡冊所載前世材賢之士及勲德大臣受人主
知者何限然或一遭謗毀欲辯無由在宋慶曆時雖
以歐陽修之賢受知仁宗且橫惟口語目為奸邪尋
不免滁州之行乃若嵩之卑鄙贅瑣荒劣繆摯擯斥
棄逐乃分之宜顧荷蒙皇上庇護保全恩眷愈厚
視修所遭不覺異霄壤哉此實遇我皇上容蓋如
天地故小善弗遺明照同日月故煥言弗惑嵩也曷
克以欽承之夫忠者盡己之謂誠者不欺之謂此為
鈴山堂集 天卷主記 六

人臣者事君之道當然也臣自蒙皇上簡任禮官
以來適禮文事殷百責叢委每便殿召對夜分始出
諭札日數下章疏題覆取具倉卒蒿本無他能惟是
夙夜盡瘁罔躬之恤朴忠孤跡恃公道與神明而已
凡所擬奏殫盡心力必據理之正語皆由衷間有違
拂上亮其誠不罪也忝冒寵私踰越恒品然眾所
嫉忤亦由之嗟乎高昌能報上哉亦惟聖訓是
繹是思惟忠惟誠勉盡職業圖報於萬一耳矣至於
毀譽利鈍非臣之所能知也謹恭錄聖諭度諸堂
中而題其額曰思勉云

別號志

古者父命之名朋友則以字稱今世士大夫於名字
外又創別號其始二三元老為後學所尊稱近歲則
凡壯宦皆有之故雖以予之謫劣亦不能獨違於俗
因自號曰介谿近又更號曰勉菴云介谿云者予家
谿田之上有磐石巨水中因以名志居地也然予意
不唯是蓋嘗觀于先正凡所自號恒寓意箴儆而匪
取適泉石之謂夫介者戒也谿者欺也大學論惡意
以毋自欺為戒斯義也守已事君交友之鍼砭藥石
也予欲自誦之以有儆焉耳勉菴云者嘉靖己亥予
被時論皇上召見而諭之曰卿勉盡忠誠人言勿
以介意予退而名其堂曰思勉遂以名菴志感恩也
且服膺聖訓而時自省焉嗚呼聖賢之訓明如日
星君父之恩同于天地予也一息尚存此志靡懈嘉
靖壬寅夏五在告病起偶書

古城新第記

雲寧殿喻北隅支阜衍迤廼紫翼赴折而西南曰古
城之巷有丘突如有泉瀏如泉上堂寢門序鬱如萃
如而有山林之觀者侍御黎君乾兆之居也始君謀
營室視斯地有異狀問之某氏之遺址也其泉旁

氓侵削幾半園分而室跨以君之亟酬其直也感
貴焉積歲月侵者復分者各踣者撤中作堂曰蒙耕
蒙耕者君舊業在邑北蒙山下示不忘本也又曰仕
而休有明農之意云其東依山作樓曰明恩尊賜
於其上登于斯樓則凡五星之峰九十九折之水皆
得平觀而俯視之作寢堂曰成教寢稍前即蒙耕也
翼以兩廂曰正蒙曰務本北作軒曰習靜軒北作重
屋曰習勤鑿井而汲曰我泉井北迤東藝果蔬作圃
圃後通衢作市區皆繚以甃垣而堂之西作門曰總
繡門外作樓者三以俟賓至而休者子姓學者困積
鈴山堂集 卷三記 八

二十稔而締構始備其勤如此吾既無所用於世則
庶幾優游而終老焉子幸為我記其成使後有考也
嗟夫君子懷抱奇傑事功德業期以為世用也若夫
考槃樂泌隱居獨善者之為耳侍御以名進士歷臺
察貞憲育英聲望蹕絕要欲橫厲遠騁自表見顧遭
讒罷歸無所事事獨竟其力於斯以隱處為樂豈其
志哉雖然昭榮而蓄德勤穡而敦教含章而寄幽垂
統振緒則所以貽其後者遠矣吾聞位不滿德者後
將大侍御溫厚而發之薄用宏而出之微吾將覘其
食報於後之人也已姑記之以俟
鈴山堂集 卷三記 九

榮賜樓記

古者人君有賜於其臣乎曰有賜衣裳以章德也賜
弓矢鉞鉞以專征也賜鉅璫以祀也賜籍示訓也周
武王賜臣以大訓以肅慎之矢密湏之鼓咸以崇勸
功德非是者弗與古者人臣有報賜於其君乎曰有
衣服服以拜賜車馬乘以拜賜召穆公受周天子之
賜作廟器銘而藏之晏子為齊相弊車羸駟而君子
譏之以為隱君之賜少傳大學士序菴李公為公
天子所簡任眷寵優渥晉錫便蕃公於是作榮賜之
樓其始建書院尊其中為珍謨之亭珍謨者上所

賜名也亭之後則爲斯樓棟宇雲矗簷阿鳥翔軒敞
壑密迥軼浮壇宸章奎翰問政之札救天之歌同遊
之賦褒忠之勅赫奕昭回於是乎在瑤編細帙織文
之服篚頒之幣牧貢之金爛盈充斥於是乎在公之
言曰上德至矣時也何足以欽承之惟是昭遇揭
虔志吾無窮之感云耳其召穆之遺意也歟洪惟我
皇上天縱聖智知人則括廷臣鑒別慎所許可異
寵殊錫唯鉅老二三少傳公純誠忠敬溫文端亮夙
夜匪懈以能迎天之休爲宗伯爲元輔贊翊禮樂彌
綸王度推引善類劑量吏治嘉猷日告上皆虛已
鈴山堂集 卷三記 十一

介福堂記

兩洞庭山居震澤中其西山之麓今少宰徐公之居
也公始家食奉母太淑人爲堂而居之當澱紫峰之
陽前臨太湖巨浸溶漾林岫鬱紆島垣洲渚盤互交

映嘉禾美竹清秀敷舒凡觀望浮海之勝堂獨得之
肯甘滄瀛無求於外而足山之人曰太淑人稱備福
矣而公之心怒乎其未有懽也公起翰林自編修侍
讀歷學士官詹至今官積二十餘年遭聖天子銳
意文治公日侍講幄啓沃之功懋焉由是賜誥贈祖
若考皆如公之官而太淑人始有今封宸章煥賁公
涓日選使馳歸爲壽曰乃今有以慰吾母者爰摘諸
中語名其堂曰介福云山之人咨嗟忭欣彙有頌言
昔戾茲堂以衍以敷今肅瞻哉帝製之褒水關若
廣山增而高堂之翼翼以降以陟淑哉夫人宜受天
鈴山堂集 卷三記 十一

愛賢堂記

自東之東有小堂 其名之曰先爲少傳東萊毛

公謝文正公贊文憲公相沿以爲居第者也歲父紀
甚予貴而新之夫三公者當代之賢輔也文章功業
在人耳目而予昔筮仕詞林皆嘗望其顏色炙其誨
論者斯地也賢蹟之所寓也昔皮子作七愛之詩慕
房杜以爲賢予竊取斯義故堂以名焉或曰鴻跡難
期萍居靡定長安宅第凡幾閱主矣爾意于茲不已
惑乎雖然姑以志吾之所好云耳且吾之居于斯也
凡紆軫而惟駟者皆朝之宗工彥士也就芝蘭之馥
資麗澤之益以足吾之所好而聞吾過增吾之所弗
及皆於是乎在是故仰法于前則事得我師近取諸
鈐山堂集 卷三 三

退觀亭記

鑿南廡之壁爲牖閱其前則爲隣某氏之圃有麥在
上茁出青翠如剪有杏花綃艷繁郁如雪雜樹數
株離離然立其旁近屋室鱗比櫛次蟲蟲相望又其
前則都城言言橫亘若屏舉目而望則見夫天之高
日星之燦煙雲風雨之明竊變幻鳥群飛而高逝曠
焉朗焉得大觀焉嗟夫昔之居此者環堵以室四兩

無所達目無所覩固蔽塞而昧昧也今不出戶而得
寥廓之觀雖處塵市若出林垌憑欄舒嘯景物森羅
胸臆煩擾之累豁然而釋竊有獲於居高明遠眺望
之義故名曰退觀亭云

寄適園記

獲地爲園中樹一亭以資燕息種竹數挺雜蒔護卉
以供怡翫命之曰寄適夫結林木以延清避喧囂而
借豁此恒情之所欲也然而委質王室夙夜在公萬
務嬰其慮百責萃其躬聞召命則行不俟駕草奏記
則筆不停揮雖欲寓情衍衍棲志恬曠豈可得哉園

鈐山堂集

卷三 三

名寄適予未嘗得一日之適聊志斯語以代解嘲云
嘉靖乙巳仲夏日記

翔鶴記

嘉靖丁酉予承乏禮部上方肇興禮樂秩群祀日
召輔臣暨禮卿入對日或再召三召或夜分始退予
時寓居都城西四里許使者宣召旁午每輿隸弗
及則單騎疾馳因始賃屋西長安之衢以便趨入方
營構之初予扈 蹕南行予番董治諸役以已亥三
月十日舉梁于正寢梓人綯人受指集事適有群鶴
來自雲外下止於居址之上旋遶翔鳴良久乃散衆

駭異之曰鶴不恒至也至必於茲地茲時不後不
先若相約期得非瑞徵乎故咸有斯干之祝予歸自
承天舊亟語所由迺告之曰鸛集鳥流古有其事作
善降祥惟人自致于時保之勿喜勿恃是歲七月二
十五日落成始入居因紀其歲月如此

鈴山堂集

不卷三記

一四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二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三目錄

記

南京工部新建器皿廠記

贛州府重修二學記

袁州修城記

安慶府堂記

方氏祠堂記

潘氏祠堂記

泰和縣陸侯祠堂記

朝昕亭記

鈴山堂集

不卷三記

一

開齋記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三

記

南京工部新建器皿廠記

今兩都並峙歲供應器皿共一萬計南部視北例三之一然其責均其料直綱運之費恒倍蓰焉每歲掌故來告會物庀材頒于群工以謹百事是故祀于宗廟燕于公宮實于王寢凡器厥有常制罔敢或踰疑土爨金敷采設色刮磨斷削凡技惟良惟勤其弗良且勤厥有常罰罔敢弗共當發運兵曹暨給舍監院執簡而臨之咸引數其實課日授使獻焉夫君人者鈴山堂集 卷三記 一

統馭四海爲民主惟正之供雖上古聖王猶不能母賴民力以自奉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故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其由來者遠予讀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木工石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至周官考工記未嘗不歎聖人制法之詳且密也孟子謂萬室之國不可一人陶器不足用也夫以一家言之必什物疋焉而後一家之用足推之于國可知矣况有天下者乎前此工作寄於司空之置叢累突囂器成則山積兩廡以需發運紛沓散委不便防察大司空崔公

文奎喟然有意其圖之也謀諸少司空吳公廷璣以克協會得隙地於玄津橋之西高燥直方衡闊五十三尋其深長倍之郎中方君選喻君智主事教君英實勸營度乃建斯廠修垣旁繚重門外植中爲視事之廳東西序爲燕休之堂爲候吏之室廳事之後斗折直中爲甬路衛列爲房凡十連連各十楹工執藝皆在焉區分阡陌列闕達邃深汲有井滌器有池庖庖有所祀土祇有祠玄津濬濬長橋卧波縈艦橋南發運則舉趾可登嘉靖癸未冬十月甲子告成乃合宴于堂既退舉欣欣然曰惟茲奉王制循典貢至重鈴山堂集 卷三記 二

贛州府重修二學記

王政首學校天下郡邑皆立學以尊祀先聖敦教化

重人才也而其職修舉繫於天下郡邑之吏然予觀
今為吏有恭有肆故學有修廢矧江右兵興吏簡卒
伍治芻糗提輜鼓日認認然詩書俎豆將有不暇究
意焉夫忠信薄而仁義廢民不興行寧獨其過亦教
學弛吏失職也而茲贛郡乃有二學修云二學昔郡
守曹侯訓斥景德寺之基徙置歲久弗治廟祀弗虔
前後吏欲舉焉弗就正德甲戌巡撫都御史蔣公昇
始詣學慨焉議興茲役太守邢侯珣適至曰吾職也
亟奉公意稽羨市材募勤庀役蠲吉始事而以同知
趙侯本泣茲役二學中合為廟凡所宜有成一新有
餘山堂集 卷三 記 三

盟燎之位有牲殺之所有堂有齋有觀射之圃有儲
經之閣有庖廩之次有門有綽楔傍有八賢祠考成
祭千廟命真偉耀城級坦修笙鏞協和牲幣飭嘉先
是汀寇竊發贛人患之曰學將壞成已而卒成寇亦
亡患提學僉事田公汝籽涖學嘉茲功曰是知務所
先矣乃命學官諸生具事本末來諸余書勒諸石先
是二學興替學故有記備失不書書今所修學系之
詩詩曰

猗歟學宮祀教實崇宜崇而比曷以為理振敝舉廢
不曰在吏吏眎睟貽累政相繼惟此二學邢守所作

守昔下車適寇為虐阻山負嶺數起鼓將中丞
學是圖守曰休哉拓地比徒咨爾民庶寇來在吾
民曰德我不誠用勤頌言盈城寇偵弗來版幹奔鋒
尋引斧斤駢集旅會百堵具興乃正廟序廟序翼翼
乃作二學二學秩秩生師攸處有堂有室爰有俎豆
亦有書詩以祀以教俾勿忘襲文治燭興遠自茲始
百爾有政視此成美

袁州修城記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素之城壞太守江東羅侯輅始
至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餽餽耗竭民用告病侯曰

餘山堂集 卷三 記 四

吾政未集而勞民不可乃已責弛禁均役清訟罷勾
攝之卒節賓客之費是歲留而不害稼有秋侯乃進
吏士耆民言曰惟設險守國繫城惟茲城壞掌故之
令其責在予予曷敢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而才者曰
爾其董而役植表定位析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
爾義名乃召匠氏而諭之曰江惟良惟堅無苟補塞
頽漏以速弊無玩無怠苟以速弊與玩怠有罰乃用
祝幣告于城隍之神曰定相厥成以利我民惟神之
休閏秋之吉萬堵並作工徒子來侯識慮審確才敏
而志銳始自隱度規費所出民弗知也比庀事之日

榷禁之用畢具木石瓦甃填委山積百爾所需慮出計措無糜於官無病於民侯素精悍夜分視事罪罰所入一付工所秋毫不私佚道使民不俟督迫相貲出力固有或後越三月而工畢君子以謂羅侯善爲政也維素州古宜春郡其有城最號堅險昔人謂必知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信然觀夫崇墉疊雉層樓周闕遠近迴合綿亘矗屹被以休阜阻以川坻隱然與區也往時鄰壤有潢池之變素獨安枕無恐民纍纍然道相屬襁負而至曰素有城可恃也其形勢既足相援其民亦樂於耕耨以自足土沃無外慕則溢鈴山堂集 卷五 五

附書諸執役名氏則列于碑之後

安慶府堂記

今郡守惟古刺史之職地方千里生齒以萬數聽命質成於刺史之堂刺史能慘舒休戚之及有警也定難持危民命攸賴是故刺史秩尊而繫重前代剖符錫服或車蓋駟馬或加號持節視其室有軒轅之穹密攝其衣有芾舄之嚴麗物采容衛咸稱而備夫豈私其人哉蓋曰使民安其田里無愁歎之聲者良守長而已 皇帝宅位十有二載重恤民隱思責効守臣詔書勞勩勅勅監司見待特異其禮維時莆田姚侯正以地官正郎出牧安慶下車問俗率職底功踰年百廢具興顧治事之堂歲久圯甚瞻視弗嚴侯則喟曰是惟吾寮屬之于斯吾政教號令之于斯弗即弗圖予則有愆乃始經度聿新斯堂博敞豁明體大勢尊故所瞻陋倏然煥崇考之圖記元韓建守郡有捍敵完城之功忠宣余公嘗以大節揭名斯堂其後忠宣盡節赴難視建尤烈耿光懿馥實遺此邦登斯堂也撫前人之業而寓景行之思焉夫君子居其位則思勤其事稱其任則可享其榮堂之渠渠君子攸事靡勿義冠環矚而高居可無思乎其思維何我服

華我饌飲豐 上恩之遺民力所供何以承之曰愛
與忠列屋連甍煙火萬家鷄鳴犬吠達乎邇遐何以
撫之俾罔怨嗟長江天塹樓櫓千雉屏蔽國門金湯
之時元失其政生靈糜敝所在擾焚梓鼓幡幟悲哉
二忠抗力盡瘁凜凜生氣萬古攸祀嗟乎教化者爲
治之先務也忠義者人臣之八閑也古之人福慶流
于家宗聲名光于史冊有不在茲乎夫是道也使踵
此位登此堂者允迪弗斁豈惟諸君子無窮之聞抑
我 國家無疆之休焉懷寧何令繼高使來請志成
績斯舉也庸訓于有政故詞弗以頌

鈴山堂集

卷三

七

方氏祠堂記

嘉靖癸未冬十月南昌方氏祠堂成方氏故有祠創
於陰陽正術君鳳君沒越正德己卯逆藩變作而家
及於兵祠因以燬今卒復之者君之子侃也嗚呼豫
章之禍慘矣乃予聞諸里父老言未嘗不於邑大息
焉方濠稱兵東下時悉輦金帛婦女與俱其廝養下
卒留城中若固棄之耳諸郡兵薄城門闐然四開無
與守者濠阬安慶而歸衆素怨其殘虐無聞志因成
禽倖耳當事之臣不務禁戢其師乃益燔民居株橈
焚夷鋪張据獲以侈功伐由是閭里蕭然鞠爲荆榛

鈴山堂集

卷三

八

危礫之區嗟夫豈非斯民之重不幸哉當是時侃以
太學生卒業京師亦被逮繫賴 今上登極昭雪而
歸而視其故基則蕩然墟矣侃念祠祀之墜父祖之
所貽至此而俱熄也撫景徬徨盡然以悲拊心疾慮
閔閔焉圖復其初既節縮凡費奄壤庀材弗遑他役
而首建茲祠夫人事興悴相尋故家巨室不能保其
常隆而無替也惟夫世德之積者厚其發源深其植
本固則雖頓踣困仆而弗實益振焉方氏之先出山
東汶上諱原鼎者官饒州路總管子孫遂家鄱陽復
徙今南昌國朝永樂間以政以安兄弟並領鄉薦所
居有樓以雙桂名以安生子忠正術之父也宦學相
承其由來也遠至正術君以卓行稱于鄉學士東白
張公負道德峻望特重君與爲婚姻四方縉紳士道
過洪城必禮君之廬君醇誠而樂易仁惻而惠施白
沙陳先生以謂比德於春稱君曰春野手書二字遺
之聞見素林公爲傳其事流風遺韻人至今道之不
衰猶休匯澤渟渟演迤未竭也祠復也可以觀德矣
侃確石求予文以著弗朽歷數歲而請益勤察其志
有足哀者夫黍離興宗國之嗟鴻鴈遂于垣之樂觀
於一家而國之理亂可知也故書之而附予所聞者

如此使後之人得觀焉祠凡若干楹堂三楹門城隍廟
庖溜率仍舊址而規模損什之三四稱力以備物君
子曰方氏之子於是乎能禮祠成之後十禩癸巳春
三月記

泰和縣陸侯祠堂記

陸侯諱震字汝亨金華蘭谿人初仕為泰和令其治
行稱最其故老髦士談侯者曰正德紀元逆瑾柄政
擅威福自恣吏重足立嘗以醴通誣民償及責徵需
補庫期限嚴甚他邑皆急取諸民以逭罪罰侯至則
毅然曰為民父母眎患而弗能拯如吾民何力白當

鈴山堂集

卷五記

九

道直其誣而計補公帑民賴以甦鎮守中官歲索貢
緇亦為告免得弛其徵縣濱大江索丁夫者無寧日
一裁損之忤權貴弗恤也閩廣流寇次境上居民洶
洶時議城各邑吏久怠愕貽不知所措侯料兵制守
先事為備賊既不敢入而日夜究切廣積儲勤構度
未幾城成財力皆所規措而民弗與焉其為民捍患
興利如此其為兵部主事也 武皇將北狩廷臣迭
關交疏請留侯言獨剴切以故得死墀下而天下想
聞其風采得其書讀者莫不吐舌嗟異以慕侯之為
類也其見義忠憤如此夫士平居問學懷書 筆

志懷患不得位以施及其得位多畏懼廟堂之
不能不易其素者鮮矣若敢往奮激寧忤權貴
而不忍以病吾民與負所學者尤鮮也予聞侯
暇則引諸生講磨理學崇表風節毀斥淫祠攘觝
釋諸所為一出於正孔子謂學道則愛人而論事君
曰勿欺也而犯之侯其一 嗚呼庶幾凜凜士人之
美節矣縣舊有侯生祠在治之西偏蓋民士懷其德
私肖像祠之今正德庚辰監察御史唐君虞信出
之升貞憲稽賢因民所嚮以徹吏治勅有司元宇
宜守者歲時真績長吏率諸生行禮祠始者為
山堂集 卷五記 十

潘氏祠堂記

祠堂上宗廟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至於士皆有廟
無人祭于寢後世廟非賜不得立先儒以為情靡
也於是斟酌古禮為祠堂之制以廣夫士庶人之
孝而達卿貴仕得通行之是故以奉先則幽者欲
族則渙者萃以建宗則統者一君子之欲

於是亦得自遂矣微桃溪之潘文獻宗也其始關三
山人唐末避亂而居歙後諱逢辰者上書闕下不報
徙而隱歙是為桃溪始遷之祖傳四世至初公益大
潘氏之業潘之祭則歲首有團拜之儀寢堂有懸像
之祀祀畢有饒餘之飲繇宋歷元至于今率行之世
遠族蕃廳事至不能容亦有謂其簡略非制正德間
前按察僉事珏倡修譜牒嘗欲會族建祠未果而卒
按察之從弟今少司馬公珍從子少宰公旦始議捐
俸圖成之乃以謀于其族之長且賢者又以謀于其
族之仕而有祿者議咸如少司馬公少宰公乃相宅

鈴山堂集 卷三記 十一

干溪之朱紫嶺負陰面陽雙渠合流群峯挿天下者
曰祥諸宗所至道里均焉鳩工庀材是斷是處室
楹龕咸應軌法中以奉始祖考妣再世而下則標祀
其有齒德官勲及文學科目者則封典者各以昭穆
而咸祔廊廡庫厨倉廩書塾繕飭具完繚以周垣題
其門曰桃溪潘氏祠堂云二公以嵩庠末客屬為之
記夫古禮之不復久矣昧者安陋訕者限財弗得者
限制故舉世行者鮮天子之卿秩視大國之公潘氏
之法固已得準古五廟之祭矣內而兼少宰司馬之
祿外而合都憲獄伯郡牧之祿宜為此無難焉或者

以謂服盡之祖遠而不祭有後之宗疎而不得為
以為祀止高曾固也然充類析義疑有未盡故程
謂祭先之道但可知者無遠近多寡皆得祀此沂流
而源推枝于幹所謂報本合羣之道也詩曰縣縣瓜
瓞民之初生言乎積而大也潘之初祖叩閭建疏功
罔被于斯人遺休明德積數十葉乃光顯碩大在今
日為極盛所謂德厚流光盛德必百世祀者是已沿
情定義不規規于合古而惟求當於吾心蓋亦君子
所不廢焉潘氏必有以處此矣乃若少司馬少宰二
公勛庸位遇日大而隆於以贊翊我 皇上惇睦昭

鈴山堂集 卷三記 十二

明之治則又自其施于家者始而群從競爽聯華姬
美乎古頴川高陽之宗榮祚彌遠宗祊彌輝君子當
有嗣而書之者祠作于甲午之冬十月迄工于乙未
之夏四月云

朝昕亭記

太傅張公於賜第之西作朝昕亭有客過而賀焉曰
美哉亭乎觀名可以思義矣太傅公曰何哉爾所謂
義者客曰台閣之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是謂晨明
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臨于會泉
是謂蚤食臻於衡陽對于是者是謂正中靡于鳥次

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薄于虞淵淪于蒙谷是謂
是故朝昏晡曉有循環之義焉茲公之名茲亭也其
然乎太傅公曰善哉善哉善言必再客曰台聞之古
者諸侯朝而辨色端委立朝畫而考職陳力就列夕
省典訓懲愆思咎而後即安卿大夫朝稽其政浚明
官箴書量其食宣序民務夕覈其業庀修家事而後
即安士朝而受業簡以法坤畫而講貫易以法乾夕
而習復仁以法聖而後即安是故夙興夜寐有惕厲
之義焉茲公之名茲亭也其然乎太傅公曰善哉言
乎善言必三客曰易有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鈴山堂集 卷三 記 上

閑齋記

銘善亭

少宗伯汪公以閑名其齋於是學者稱爲閑齋先生
而其義或末之能悉也蒿間侍坐請焉公語之曰予
知夫學乎夫學以治身而已治身之道凡於食息起
居之小以至用於家國天下之大無須更可去於誠
所謂誠者實理在已無非僻邪妄之干而已易乾之
文言曰閑邪存其誠吾始讀易至閑之一字惕然悟
曰茲非學之要乎吾取以名吾齋雖然閑之功難哉
嘗試思之容貌欲其正也而或失於暴慢思慮欲其
整也而或失於繁亂語言欲其重以舒也而或失於
輕疾以至飲食起居事物應接之際無不欲得其宜
鈴山堂集 卷三 記 十四

也而或失於恣肆迷惑若是者皆誠有未至也誠未
至者邪之爲害也是以君子之學貴閑閑云者如
所以止水如垣墉以禦寇私欲之在外者禁之使不
得入則天理之在內者不待存之而自存矣昔者成
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太公欲勝怠義勝欲夫子告
顏淵非禮勿視聽言動制也勝也勿也皆閑之義也
而敬爲要敬則一一則天君泰然百邪退聽而無所
事於閑矣嗟乎此聖學也而予也竊有志于是而末
能焉予其爲我記之蒿嘗從公翰林見其指事陳義
醇深雅厚則以爲妙于文詞敷導諷諭剴切明暢

以為優手勸講見公居甯監正規端則整肅嚴毅
以為子範模見公剖紛應遽周練明達隨所施而
克當也則以為長於經濟而不知其本原之地所有
養者有其要操修者有其實守之貞固故發之闕碩
若是也且公作堂於雙溪之上而名之曰閑初則公
既以乾之九二閑其身又以家人之初九閑其家矣
吾聞君子身修而家齊則國天下治平由之他日欲
觀公輔德格天之業者其殆權輿于此乎請遂以公
言記公之齋而因以示夫學者使相勉於是學也成
已及物亦公之志也歟

鈴山堂集

卷三

五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三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四目錄

內制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章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敬紀文氏冊文

廟建勅

金海司印神文

金海祠諸神文

經筵講章

鈴山堂集

卷三目錄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四

內制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伏以坤懿正位允儼宸極之尊廟序迄成式徽靈休之盛惠澤既均於海宇慶儀當展於宮庭恭惟昭聖皇太后陛下柔順承天安貞配地夙贊伯考治登沕穆之風誕育皇兄運撫盈成之祚憑几肆揚於末命奉符爰及於冲人曆數恭膺眷佑荷皇天之錫艱虞底定謳歌同有衆之心功存擁翊以難名禮竭尊崇而莫罄乃命魚落成之日屬星虹應瑞之期擬申鈴山堂集 天卷三內制

章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伏以新一代上儀宗廟告落成之慶協三靈丕佑乾坤屬亨泰之期昭事有嚴群情交豫既荷歛福受釐之錫宜殫歸美報德之誠恭惟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仁出天成德齊坤載相我皇考君于郢邦誠訓肅於後宮賢淑聞于天下顧惟冲眇上荷劬勞爰膺天與神授之符適遘龍變雲蒸之會惟木有不

元良之國本以貞乃夙夜之慈懷少慰奉紫庭之鑒恭陳燕賀鏤瓊玉之冊祇薦鴻名庸伸臣子之誠抑風民庶以孝謹率文武群臣敬奉冊寶加上尊號伏願惟祺有倂俾熾無疆皇運熙明永享蘿圖之固子孫千億方觀椒實之蕃臣御名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朕荷三靈孚祐九廟居歆誕降元祥肇端國本駸威之慶發於宮闈無疆之休延于宗社考古之憲母以子貴是宜茂慎典冊進峻封稱以對揚天休增重震

鈴山堂集

天卷三內制

二

器咨爾昭嬪王氏生有淑德侍于皇宮稟乾坤之粹靈淵懿可度鍾日月之明潤柔嘉有章頃者授弓矢於禋祠占熊羆於吉夢首毓軒龍之秀聿開樞電之祥惟天祐於余家惟爾集于大命庸示寵靈之渥用升位序之崇特遣使持節進封爾為皇貴妃錫之金冊金寶於戲品冠六儀協輔星辰之位名超九御升綸狄之華爾其益懋恭勤逾迨祇畏往昭朕命永綏遐福欽哉

敬妃文氏冊文

制曰皇宮六寢崇建淑媛之官天極四星光著列妃

之象所以協宣陰教贊佐后勳朕稔有國之壽章秩後庭之位號咨爾文氏蚤膺妙選久侍宸闈柔順而允輯令儀敏慧而克贊內治居蹈箴圖之戒動循珥珮之和是宜顯錫徽章特升華序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為敬妃於戲等威既峻進參禴翟之榮錫命惟隆誕受冊書之寵其率循于懿範以益勉于精勤祇服茂恩永綏慶祚欽哉

廟建勅

朕惟禮時為大祀典國之大事也苟不安於人心終難協夫禮意我國家宗廟之制自太祖肇基之初

鈴山堂集

卷三

三

首建四親廟其後更制時奉殷薦同乎一堂當其始事豈不博采遐觀卒從同堂異室之規以示酌古准今之義暨我成祖定鼎于茲廟寢之營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裕以享緝于純嘏則有由然夫萃之為亨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七廟之文是用創興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成祖以六世未盡之親而遽遷世室不獲奉於三昭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宮遂致紊於班祔武宗朕兄也不得用為一世顧居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義斯為戾矣往者回祿之警天與

祖宗實啓朕心茲當重建之辰所宜釐正以鼎圖新制又我皇考睿宗廟于都宮之外朕每事廟中者廟未備豈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於祫祀同享而奉主往來深為瀆擾茲禮官等會議欲奉處於孝宗同廟雖為兄弟同世之義然題扁各殊終未為安朕是究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夫禮非天降迺起人情祖宗列聖懼聚一堂斯實時義之為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為太廟後為寢又後為祧時祫祭享奉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成祖及群廟我皇考睿宗獻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獻既畢則奉列聖神主各歸于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列聖在天之靈懽忻右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誠矣便如期興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故諭嘉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便如期五字御筆增

金海祠叩神文

嘉靖二十年五月初六日皇帝遣某官等代禱于北嶽之神北鎮之神北海之神西湖之神玉泉山之神名山之神大川之神曰嗚呼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凡陰陽闢闢雷雨發生必神以執其機權司其號令

者也朕本愚昏繼元后之位居億兆之上夙夜兢兢以不克奉天保民是懼粵自去冬少雪二麥不滋爰及今年歷春徂夏甘澤愆期恒暘作沴近畿泉源又涸田畝失耕兼以徐呂之境河渠斷流漑輓弗至夫稼穡乃民食所資運漕則國脉攸繫天之降咎至於如此揆厥所由實朕政積繆戾澤罔下究之所致也朕昨者嘗躬禱於上穹徧走於羣神矣而精誠靡孚神不顧答聞之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惟諸神受上帝之命索籥陰陽呼吸雷風轉災沴為禎祥易焦涸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制

五

金海祠謝神文

此以盛夏之辰久苦亢陽之沴稼穡蒸稿將致饑饉河渠斷流漑輓艱阻朕職元后撫綏下民心焉靈廟不皇寧處乃請命上帝敷告群神賴上帝之仁羣神之靈憫人之窮垂賜歆顧旬餘日內靈澤敷甘狂霖息異致一和以消百沴因否往而驗泰來神錫之休大矣夫無德不報則為酒醴牲饗以報神之賜其敢不虔爰命重臣恭詣祠下以謝惟神闡惠濯靈尚終賜霈澤界之有年謹告

經筵講章

四書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制

六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這是孟子告齊宣王以用人不可不謹的言語如不得已足謹之至的意思卑是卑小踰是過尊是尊大踰是踰遠戚是親近孟子說賢才是人君致治之具而尊卑踰戚尤國家名分所關但人之賢否不同故於進用之際不可輕忽須是再三詳審如不得已一般謹而又謹方可進用蓋尊大之臣賢而用之固是常禮然或尊者未必賢則必就卑小之臣擇其賢者

而用之是將使卑者得以踰乎尊親近之臣賢用之亦是常禮然或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臣擇其賢者而用之是將使疏者得以踰乎戚夫用其賢而或畧其定分取其才而不拘乎常禮是豈可以輕忽而不致其謹乎然所以致其謹者何如且如進用一人左右近臣都說這箇人賢未可便以爲賢而遽用之衆大夫都說這箇人賢也未可便以爲賢而遽用之蓋以左右近臣其言未可深信諸大夫雖職在薦賢然其中亦或愛憎不同必是一國之人合口一辭都說這箇人賢然後從而察之夫國人皆曰賢則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制

七

其論可謂公矣猶必察之者蓋世間自有一種人能同乎流俗使人人愛之如鄉原本不忠信却似忠信本非廉潔却似廉潔若用着這等人豈不壞事須是審之於衆而斷之於心親見得其所謂賢者直箇是有名有實之人然後用之則於賢者知之明任之重而不賢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惜乎齊王未之知也臣常因是而論之人君之治天下莫貴於知人之明蓋知之不明則邪正混淆黑白莫辨或有非人廁乎其間則所任雖專不惟不足以成乎治而實足以僨乎事矣然君子每難於見用

而小人不耻於干進二者尤在於人君審察之如何爾仰惟皇上登崇賢俊旌別人才一賢之進必合衆論之公一職之遷必察其人之素四方萬國固已顯然嚮風仰戴歡欣之不暇矣尤望終始此心終始此道使倖進者無所容於時效用者得以行其志則堯舜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至願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制

八

本賢而有德之君以恭敬之實心行恭敬之實事雖居崇高之位而虔恭寅畏表裏如一蓋不徒致飾於威儀言動之間以儉約之實心行儉約之實事雖享富有之業而撙節愛養無處不然蓋不但致謹於宮室車服之用惟其恭是以能推手足腹心之義於大臣則敬之於羣臣則體之凡所以待士者皆有禮而無或慢矣惟其儉是以能推保民如子之仁於微末則緩之於稅歛則薄之凡所以取民者皆有制而不取過矣夫有恭儉之實德又有恭儉之實政則賢才樂爲之用而匹夫匹婦無不各被其澤爲國之道又

豈有加於此哉。臣觀孟子此章首以恭儉爲言。而其下文特詳於取民之制。蓋恭以禮下。固人君使臣之道。而民惟邦本。其取之之制。尤不可以不加之意也。三代而上。口有定分。賦有定則。豪強者不得以兼井。貪暴者不得以多取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有由然也。嗣是而後。若漢之文帝躬行玄默。專務德化。身衣弋絺。以爲敦朴。爲天下先。而又今年免田租。明年問疾苦。可謂恭儉之實矣。當時海內富庶。興於禮讓。亦豈倖而致哉。仰惟皇上齋莊中正。節用愛人。勤恤民隱。圖惟治道。有志於隆古帝王之盛。不但文帝而已。尤望此心。此政。終始弗渝。所以綿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伏惟聖明留意。

鈴山堂集

卷之四

九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這是孔子贊美堯舜的言語。孟子引之以闢許行。所謂人君與民並耕之說。惟字解作獨字。則是法蕩蕩是廣大的意思。君哉是言能盡君道。巍巍是高大的意思。不與猶言不相關。孔子說帝堯之爲君至大而

無以加。然何以見之。彼物之高大。莫過於天。惟堯之德。以天爲法。而無差殊。故其德業之盛。著於當時。見於天下者。徧覆而無迹。匪被而無方。蕩蕩廣遠。人雖欲著言語去名狀。他亦不可得。亦猶萬物於天。但見其大。不可以言語形容。故曰。民無能名焉。帝舜之爲君。能盡君道。高大而不可尚。然何以知之。彼位之崇高。莫如天子。舜受堯之禪。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若可樂矣。舜則上受天命。下憫人窮。終日孜孜。以圖治安。視天位若與我不相干涉。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與焉。孔子稱堯舜如此。孟子因申明其說。以爲堯舜

鈴山堂集

卷之四

十

之治天下。一則法天以同其大。一則居位不以爲樂。何嘗不用其心哉。但所急者大。而不用於耕耳。考之當時。洪水爲害。猛獸傷人。民生有不遂矣。堯之用心。惟在求賢。以敷治。使斯民得遂其生。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民性。有未復矣。舜之用心。惟在命官。以設教。使斯民各正其德。堯舜之憂民如此。非事事而憂之也。正惟用心於大。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而其法天不與實在於此。亦何暇於並耕哉。許行爲說之繆。從可知矣。臣嘗論之。聖王之治天下。每勞於求賢。而佚於得人。蓋得人以任職。得一相

以誠則百司庶務自然修舉人主惟恭已南面
無所勞矣豈屑屑然用心於非所當用之地哉仰惟
皇上夙稟堯舜之資躬履堯舜之位道不自大恒
存圖治之心位不自樂每切憂民之念尤望上法天
道下任賢才益弘不冒之仁克謹登崇之選則蕩蕩
巍巍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金山堂集

卷三十四

七

這是孟子述中庸孔子之言推明明善爲誠身之要
的說話上是君上友是朋友親是父母誠是真實夫
人臣在下位必得君上信任他諫行言聽方可治民
苟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
治矣然欲獲上不可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乎信友蓋
已有善必得朋友稱譽薦聞然後見知於上苟不信
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於上矣然欲信友
不可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悅親蓋親者人倫之大
孝爲百行之先苟事親弗悅則所厚者薄而無所
薄友不見信矣然欲悅親不可阿意曲從也其道在

乎誠身苟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
實親不可得而悅矣然欲誠身又不可襲取強爲也
其道又在乎明善苟不明乎善則好善不能如好好
色惡惡不能如惡惡真理欲混淆真妄錯雜身不可
得而誠矣夫能明善以誠身由是施之悅親信友獲
上治民何往而不得其效哉臣嘗推而論之誠身之
義雖通上下而言此章本孔子告哀公問政而發獨
拈出此誠字在人君身上尤爲切要而明善誠身之
功尤不可缺古之人君如堯舜性之不待勉強自然
合理即天道之誠者也如湯武身之不免用那誠的
工夫乃人事之思誠者也當時四方風動萬國咸寧
所以有誠能動物之驗後世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這便都是不
誠了所以治效有愧於古也然則誠之一字豈非聖
賢心法之傳帝王爲治之要者哉仰惟 皇上講學
以明善修德以誠身敬一有箴恬澹無欲遠追堯舜
而陋漢唐於不居矣尤願終始弗渝表裏一致大德
益孚於海宇至誠可通乎神明既優作聖之功自
純王之化矣等不勝至望

尚書

金山堂集

卷三十四

五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這是周書洪範篇箕子對武王的言語昔箕子既總
言洪範九疇有曰五行至此則推行其目說道九疇
之綱其一爲五行也然五行先後以微著爲次天一
生水而其體最微地二生火而其形漸著天三生木
而其形既實地四生金而其體益堅天五生土而其
質至大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鈴山堂集

卷五

三

五行之生序如此然水之性既浸灌滋潤而又奔趨
下流火之性既燥烈炎熱而又烟焰上達木之性既
盤錯膠屈而又條暢從拔金之性既從新可成而又
因故可革土兼五行有發生之德而尤盛於稼穡故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蓋五行之德性如此至於五行之味潤下的凝積久
而作鹹炎上的焦灼久而作苦曲直的醞釀久而作
酸從革的融液久而作辛稼而又穡則可爲察驗而
作甘矣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其味者豈非以其
切於民用哉臣嘗論之五行者氣運於天質具于地

而用資於人者也然必賴人君建極以爲之主威之
以五事驗之以庶徵乃能使陰陽順常天地定位而
其氣不乖其質不變而其用不匱也恭惟 皇上敬
天勤民親賢好學而尤留心洪範特麗宸翰序諸
篇端其求道之誠固以比隆於武王矣尤願顯微無
間終始不渝堯濂雖無不廢微予之嘆湯霖既降猶
加咎已之誠則年和歲豐民安物阜所謂皇建有極
而錫福於庶民矣歷年之永豈周家所得而專美哉
臣等不勝至望

鈴山堂集

卷五

五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四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五目錄

講章直解

大學衍義直解

禹貢直解

無逸殿講章

鈴山堂集

卷第二十五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五

講章直解 文華後殿進講

大學衍義直解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這是商書伊訓篇伊尹以太甲繼湯之後恐其不能繼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名曰伊訓今王就指太甲嗣是繼初是即位之初伊尹與太甲說昔我成湯以德而得天下今王嗣而有之可不知所自乎其要在嗣其德焉而已况今即位之初乃王者之本天命人心爲之一新四方萬國望其更化所以要上繼乃祖成湯之德正在今日即位之始於此不謹其能善其終乎德者何不過愛親敬長孝弟之道便是人君於天下的人老者固無不愛而立愛之道則自吾親始如孝享宗廟尊叙九族是已長者固無不敬而立敬之道則自吾長始如篤念天綱尊事耆耋是已夫立愛惟親則凡天下之有親者莫不以我爲法而愛其親立敬惟長則凡天下之有長者莫不以我爲則而敬其長始於一家而家齊中於一國而國治終而措之四海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皆成湯所

鈴山堂集

卷第二十五

行德而實通乎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伊尹舉之以
訓太甲無非欲其法祖謹初以爲出治之本而其厚
有不可紊者如此厥後孔子於孝經又曰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蓋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
無怨先聖後聖其言若出一揆由此而觀自古帝王
未有含愛敬而爲治者宋儒真德秀引此以衍大學
之義此誠萬世君人者之龜鑑

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鈐山堂集

卷五講章

二

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
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詔求直言仲舒以賢良
對策首以正心之說告武帝誠以人君居崇高之位
操威福之權一日萬機事物沓至欲一一應酬無毫
髮之差難矣其要在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蓋朝廷者
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
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不爲一毫私意所蔽則所
行的事自然皆合於理賞必當於有功刑必加於有
罪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所用

的人自然皆當其才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
位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而百官正矣由是達之萬民
布之四方如風之偃草如雷之動物無一處無一人
莫敢不一於正人事既正天心自協至和薰蒸無有
邪氣千平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
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
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善祥之所
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災異之所由臻也其
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臣嘗論之正心之一言誠萬
世帝王爲治之本然茫無端緒何以爲用功之地哉

鈐山堂集

卷五講章

三

惟真德秀此書發明最切其於正心之要立爲二目
曰崇敬畏曰戒逸欲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
所謂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蓋天理之在此心日
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爲私欲所蔽或聲色貨利或
異端近習或讒佞邪說一有所入此心遂爲之蔽而
不能祛遂爲之累而不能遣天理以漸而泯則私欲
以漸而熾喜怒有偏舉措失當皆由於此夫私成於
一己之微而或以貽天下之患欲遂於一時之暫而或
以致無窮之憂可不懼哉臣願皇上於宮闈深遠
之中心氣清明之際澄神定慮反已靜觀察天理人

欲之分致操存克治之力敬畏愈崇物欲退讓由是以之制事以之用人酬酢萬變無往不得其正則禍祿日蕃乖異自息矣傳曰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伸舒之言惟 聖明留意

禮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王於觴豆於戶牖於劒弓矛為銘焉

鈴山堂集

卷五 書

四

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於鑑於盥盤於櫺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劒弓矛為銘焉這是禮記大戴禮篇載武王問道的事阼者君之階人君即位謂之踐阼師太師是官名尚父是號即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昔武王即位之初召尚父問黃帝顓頊之道而師尚父以載在丹書俾王為三日之齋端冕以迎東面以受至其所告不出敬與義之兩言敬是嚴恭寅畏心有所存主之謂敬則萬善俱立意則萬善俱廢義是宰事揆物皆合天理之謂

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致謹於此武王聞之惕若戒懼於凡几席楹杖觴豆諸器物之間莫不銘之以自警焉蓋恐斯湏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神聖相傳之心法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皆出一道貞德秀所以引之著萬世帝王為學之本也

鈴山堂集

卷五 書

五

漢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傳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賈誼漢文帝時人博學多材為長沙王大傳釐福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祠還致福於天子言受神之福也宣室漢殿名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坐久相親移席而前故曰前席昔文帝思賈誼之賢自長沙徵召入見於便殿首問鬼神之事鬼神者何陰陽二氣之靈造化之迹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為之前席聽悅其言既罷又有不及賈生之歎其必深有感於心矣然昔孔子

論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鬼神之理非
窺冥不可驟語誼之所對史臣不載其詞恐亦未
知鬼神之情狀也真德秀謂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
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愧於古然臣以謂自古
帝王求賢圖治延訪諮詢必君國子民之道何至泛
及於幽遠不切之務哉漢之君臣所以不及於古為
可惜也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
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
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

鈴山堂集

卷五講章

六

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
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
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
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這是董仲舒告武帝的言語真德秀劄其言之尤切
者著于此昔武帝上嘉唐虞欲聞大道之要仲舒對
策說道堯以唐侯而升天子之位舜耕歷山而受堯
之禪其所以致天與人歸光大明昌者非一日所能
蓋積德累善謹言慎行有漸以致之夫言行治之本
者言出於已行發於身是非得失不可掩塞易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
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極著明大雅大明
之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仲舒引此詩言文之翼
翼以見自古帝王莫不致謹於微堯兢兢戒慎日行
仁道舜業業危懼日致孝道是以善積名顯德章身
尊順天命而有天下非偶然也仲舒又言人善惡在
身其積亦各有漸積善如人形之長短自幼及壯日
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如火銷膏日以浸滅人不見
也仲舒乃漢之儒者其告君必以堯舜使帝置仲舒
於左右丞弼之地必能以善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
格其非心安有窮奢黷武之失邪佞譏譖之惑哉惜
乎武帝徒下求言之制而無聽受之實所以不及帝
王之學也

鈴山堂集

卷五講章

七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
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
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
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開門令乘肩輿以
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
以師傅之禮

開元唐玄宗的年號散騎常侍是唐官名主侍
獻納爲職真德秀引唐史中說玄宗皇帝開元年間
謂宰相曰朕每於宮中讀書或於書中道理有所疑
滯於心無從質正咨問可選文儒有學之士使入內
侍讀以便顧問於是宰相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
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
玄宗優寵二臣聽其肩輿乘馬於宮中親送迎之待
以師傅之禮夫玄宗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
美矣使當時得一真儒輔導弼諧以堯舜三王之道
六經孔孟之言日陳于前則明於是非邪正之辨用

鈴山堂集

卷五講章

八

舍不至於倒置聲色不至於潛移矣惜乎無量懷素
不過章句之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
未至是以文物雖盛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梨
園之樂汨亂聰明豔妃之寵蠱惑志意根本蠹而禍
亂作矣故人君之學要當以聖王爲師以治心寡慾
爲主以勤始怠終爲戒然後庶幾其有益也

大學衍義卷第五

這是大學衍義第五卷宋儒真德秀叙格物致知之
要其目曰明道術

湯語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厥猷惟后

湯語是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皇字解做大
字上帝即天也衷即中也恒是常克是能綏是安猷
道也即是那人所當行之道后謂元后即人君也成
湯說惟皇上帝生此下民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信
之理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
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
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人之受於天者清濁
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修道以立
教使人順其有常之性而各安其道君臣安其義父

鈴山堂集

卷五講章

九

子安其親長幼夫婦朋友安其序別信是乃君天下
之責焉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能賦民以性而不
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乃在乎君可見君
道之重如此真德秀謂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
矣厥後詩之秉彝劉子謂民受天地之中其言相繼
而發皆祖於此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
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此自上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說來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孟子說凡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是心而觀之可見情之在人隨感而發所不能無故凡見物之可傷可痛必有惻隱之心耻己之不善憎人之不善亦必有羞惡之心解使去己推以與人亦必有辭讓之心知其善而以爲是知其惡而以爲非亦必有是非之心人若無此四者之心則不得謂之人矣所以明其必有也然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待外求者也由仁義禮智在中故其端發見

鈴山堂集

天卷五講章

十

如此仁是溫和慈愛之理仁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惻隱故惻隱之心爲仁之端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義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羞惡故羞惡之心爲義之端禮是恭敬撙節之理禮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辭讓故辭讓之心爲禮之端智是分別是非之理智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是非故是非之心爲智之端曰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無形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使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哉孟子因論惻隱而悉數此四者欲人察識而

據之下文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其此篇蓋欲人主優游玩索推此心以達諸政事及天下耳

禹貢直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這是史臣記禹濟川的事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留芥故名弱水萬水皆能載此水獨弱而西流其性異矣禹則導其正派至于合黎之山餘波入于流沙之境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鈴山堂集

天卷五講章

十一

汾關之山有水名黑水萬水皆清此水獨黑而南行其色異矣禹又導其經流至于三危之地入于南海之中此水之在外國者禹皆導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永之在北者莫大于河也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卷中龍門山名兩岸石壁峭立河出其下奔放噴薄其勢則因積石導河至于龍門自北而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洛滿以及于大伾焉自東而北又過洛水至于大陸
又北所經播爲九河同逆河以入于海焉九河爾雅
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
六曰簡潔七曰鈞盤八曰隔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俱在古滄德棣州之境海水淪沒今迹不存矣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篴
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
入于海

水之在南莫大于江漢也蟠冢山名在隴西郡氐道
縣漾水所出也源發蟠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
爲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禹自蟠冢導漾

由是東流爲漢水又東流爲滄浪三篴之水則過于
大别之山南入于江東匯爲彭蠡之澤東爲北江而
其流入于海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
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在蜀郡茂州文山縣江水所出也禹自岷山導
江由是東流爲沱水又東至澧澤過九江至于巴陵
之地由東迤邐而來北以會于匯東爲中江而其勢
已趨于海矣九江即今之洞庭沅水漸水元水辰水

敘水沅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也
夫弱水黑水外國之異水也河漢江水中國之大水
也禹濬諸水各有所歸其用功先後之序如此無非
行所無事爲中國之民之除害也夫豈騁其私智而
爲之耶

無逸殿講章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
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這是幽風七月之詩第八章周公告成王言邠民忠
鈴山堂集 天卷五講章 十三

愛其君的事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即今十二
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冲冲是鑿冰之意三
之日謂斗建寅三陽之月即今之正月也凌陰是水
室四之日謂斗建卯四陽之月即今二月也蚤是蚤
朝朋是兩尊曰朋是蜡祭之酒民間自飲之也稱是
舉兕觥是酒器名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薦之
寢廟備君上之用也邠民當夫十二月重陰沍寒冰
可取也則伐冰冲冲取之而以其時正月風未解凍
冰猶可藏也則納于凌陰藏之而得其所所以勸趨
水役者何哉蓋以吾君於仲春之旦將獻羔祭韭以

薦寢廟而行啓氷之祭故先事而爲之備耳至于九月氣肅霜降十月禾稼既登則相戒潔農場之地置朋酒之享所以速畢場功者何哉蓋以吾民感君上之恩將殺羊以獻公堂舉酒而祝無疆之壽及時而盡其誠耳周公迷此欲成王知周家立國之初邠公能重民事其民感激忠愛其君如此也臣嘗因是而論之王者之治在於得民人主之心若能念念在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心誠痛切視民如傷則百姓之心自然親附如一體今考七月之詩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使民衣食給足周之民蒙上之教亦自力

鈴山堂集

卷五講章

五

於農桑之務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等氣象真所謂皞皞如也周家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蓋有由然傳曰農桑爲王業之本先儒張栻以謂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事不師古治罔爲民其治亂興替之源槩可見矣仰惟皇上天啓聖資卓然崛起於帝王數千百載之後而日躋聖德超然獨步於帝王數千百載之前首重農桑敦復古道肇開帝苑建社稷之壇無逸有殿幽風有亭躬視稼穡

稽爲天下先鴻基偉構奠峙乾坤 睿藻宸章輝映雲漢考成之日錫命諸臣燕饗以落之湛恩敷暢和氣流通凡厥臣工不戴夫淪肌浹髓之仁而思盡夫手足腹心之義無疆之頌視此詩所云意豈異哉所以登世熙皞綿祚靈長端有在矣猶願至仁不息大德有終益懋懋德交修之誠坐致綏來動和之効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鈴山堂集

卷五講章

五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五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六目錄

雜文

恭題 勅諭下方

恭祭 顯陵文

衡山祭神文

賜 誥告先祖考文

焚黃告祭文

嘉林修塋畢告先考文

嘉林阡告祭眾祖文

祠堂成奉安四世神主告文

鈴山堂集 卷二十六目錄

改禮部尚書告祖考文

入閣告祠堂文

生孫告祠堂文

考滿加秩告祠堂文

祭汪宗伯文

祭高都憲文

祭黎侍御文

祭內姪歐陽孺文

祭袁翁文

祭安處士文

特恩堂銘

琴硯銘

鈴山堂集 卷二十六目錄

二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

恭題 勅諭下方

惟六年冬十有二月 制若曰 皇考顯陵遠在安陸其命工曹往加修治制視 天壽諸陵而命禮官往督禮儀之事明年夏五月臣嵩承乏禮部於是有督禮之役是秋七月己卯加上 恭睿尊諡當遣官奉謚冊香寶祝帛告于 陵當改題 家廟神位詔臣嵩燕攝以行臣聞命蹙蹙夕裝兢兢靡寧是月癸巳陛辭 上授之勅賜光祿酒饌白金彩幣寶劍為鈴山堂集 卷五 雜文 一

道里費甲午免朝設冊寶輿於 奉天門 上翼善冠黃袍竚立門下司儀導臣至丹陛拜稽而行衛士昇輿大樂前導 上注目送之百官送至 奉天門外追崇大禮也故慎重如是然斯役也例遣中貴列侯 宸斷軼常格獨以屬之儀曹之臣惇禮省銳道路稱忤厥聲燁燁焉厥澤涵涵焉猶歟休哉顧臣庸不肖不克仰承休命覲冒榮遇滋媿懼云耳勅例當進繳臣謹錄其副裝池為軸寶藏之以茲典出後命勅詞所未載謹拜手稽首并誌於此以光昭我 皇上聖孝傳之無窮云

恭祭 顯陵文

天眷明德佑此下人 興雖舊邦其命維新維興有邦自 帝伊始昨壤建藩周魯是似 孝皇維兄憲考之子維 帝仁敬睿哲溫恭恢恢淵度穆穆辟容邇遐慕義海寓聞風純一名齋體道彌固願晦含章獨葆貞素在昔有言大德受命 帝不自躬儲休啓聖明明我 后則篤其慶御曆應圖大寶以正有開必先王業之盛舜孝終慕周典追崇顯號殊稱煥赫穹隆松林之山冠劍攸宅春雨秋霜 宸情永惻乃象諸陵大建廟規司空經營欽正考釐百職內外鈴山堂集 卷五 雜文 二

祇役庀儀金冊玉篆螭首豐碑新宮我我鱗岬雲矗山后獻祥川祇凝福佳哉王氣蔥蔥郁郁 帝神在天彷彿來下玄珪袞裳霽風馬降觀舊都于楚之野下土之臣瞻望靡從空聞成鼎尚擬號于黍稷非腆以薦微衷 帝鑒不遺繁祉是錫綏于 一人康我兆億報德頌功配天無極

衡山祭神文

正德十四年己卯正月丙申朔越二十一日丙辰翰林院編修嚴嵩使還廣右道出衡南敢用牲牢之奠致祭于南嶽衡山之神曰夫有虞望秩衡已肇祀韓

子謂南方之山衡為宗而其神獨靈夫以名山鉅嶽昭貺安靈宜為人所承祀而秩號穹隆封域限隔則非嵩之所得祀也然古之為使者過其境得觀其山川詢其民俗吏治矧祀禮之大乎使徒登遊是務而展祀闕焉不幾於慢耶去歲冬堂道祠下時以王事未終誠積未至弗敢以瀆茲則乃以牲幣見焉者非僭也禮也古稱人傑由於地靈周雅所載崧嶽降神實生申甫以翰周室衡五嶽之一其高大磅礴蟠蜿扶輿為天地間鉅鎮固與崧並也蘊神孕秀鍾為賢豪以翊我國家文明之治固其時矣 天子方勤六

鈴山堂集

卷五雜文

三

師有事邊徼近云駐蹕山陝之間道路傳聞晨夕憂惕蓋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寧則外謐都城久虛窳土靡固則夫上誘宸衷早逐鸞輿莫安區夏神可無意乎夫 聖躬膺櫛沐之勞臣子豈自寧之日高告于神者非濫也分也干冒聰明辭出悃悃惟神其聽之

賜 誥告先祖考文

維嘉靖十二年癸巳十 月乙丑孝玄孫嵩敢昭告于四世尊靈曰茲者 皇祖誕生詔恩弘霽欽蒙賜給三品誥命先祖考純德府君先考仰雲府君俱加

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先考張氏先妣張氏俱加贈夫人恭惟天錫洪恩日臨長王謹以加贈移號改書神板奉安邸舍伏冀尊靈服茲新寵仰惟神主遠在故鄉尚俟他日擇吉改題嵩不勝感藉追慕之至

焚 黃告祭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正月初八日甲子孝子具官嵩敢昭告于顯考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仰雲府君顯妣贈夫人晏氏曰頃者 皇祖誕生慶覃宇內嵩備位留都家卿故我先君先夫人光膺褒贈秩號有加茲以考績過家祇奉綸書恭伸燎祭仰惟尊靈尚克歆此不顯休命惟是孤藐祿不逮親永念劬勞不勝感慕摧咽之至

鈴山堂集

卷五雜文

四

嘉林修塋畢告先考文

維嘉靖十四年十二月日孝子南京吏部尚書嚴嵩敢昭告于先考尊靈茲者修砌先塋恭樹誥命碑文安列石器俱已完備切惟 上肖生年十六而孤閱四十年而位至留都家卿考以還乃克奉 天子之寵靈衷其祿人以舉斯修章赫奕泉壤增榮鶴表巍我江山改觀是豈不肖之能實惟我嚴訓遺慶之

所致也茲幸迄工謹以牲醴用伸告祭萬不勝感慕
摧咽之至

嘉林阡告祭眾祖文

維茲嘉林自我曾祖考重菴府君肇厝玄室其後祔
者累累歲久而叢幾至不可辨識切惟儲休委祉雖
曰先世積德之長實亦山水蘊靈之助也蒿以孤藐
裔孫頃奉先考託體于茲奈何事涉家衆修治弗時
垣墼缺壞榛莽蓬蔚每一造謁恒焉割中茲者荷蒙
聖恩追贈先考吏部尚書法得樹碑神道於是洎
吉命工芟掃蕪穢甃飾新甍特築崇塋以萃凝神秀
鈴山堂集 卷五 五
恭列碑表以侈揚天休仰惟先代多靈窀穸同歲享
祀靡間世世子孫永有依賴茲當工役告完謹具牲
醴用伸告祭伏惟冥靈鑒佑謹告

祠堂成奉安四世神主告祭文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十二月二十八日甲寅孝
玄孫南京吏部尚書嚴嵩敢昭告于四世尊靈曰茲
者營修居第爰倣古禮崇建祠堂于正寢之東恭製
神龕一座分為五室其中 為先祖考妣虛位不
敢設主歲時舉祀則用楮標祀以伸報本追遠之意
其東第一室則奉高祖考四川右布政使平菴府君

妣夫人彭氏西第一室奉曾祖考處士重菴府君妣
孺人黃氏東第二室奉祖考贈南京吏部尚書純德
府君妣夫人張氏西第二室奉考贈南京吏部尚書
仰雲府君妣夫人晏氏祀止四世之制蓋緣情起義
兼用程朱二氏之說而修春秋享祀之儀也嵩也不
肖幸賴先世餘慶以有今日然歷官三十年叨被
聖恩位至二品乃能展其祿入以舉斯禮非敢緩也
蓋有待也涓今吉辰奉安神位仰惟尊靈享安新祠
鑒歆時祀永綏福祉薰佑後人嵩不勝仰藉感慕之
至

鈴山堂集

卷五

六

改禮部尚書兼學士告祖考文

嘉靖丙申五月

嵩以留都銓部三載考績于朝伏蒙 聖恩改授今
職切惟春卿八座崇階學士禁林華選兼此二銜之
重實為儒者之榮是皆我祖考餘慶所被也第惟不
肖孱質荒學醜冒寵靈淵冰是懼祇服先訓惟孝惟
忠靡敢失墜尚惟默相俾永有終謹告

入閣告毓慶祠堂文

嘉靖辛丑七月

玄孫以昨歲八月十五日欽奉 皇上手勅着兼武
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餘官如故切惟少保孤卿官
躋一品晉隆名於秘殿參國論於台司乃儒者之至

榮人臣之極致也而況日承燕對之光時叨音錫之
渥寵恩榮遇特冠常倫高非才涼德曷克臻茲蓋自
我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植本固故幹之茂
發源深故流之長也追惟所自感藉奚勝仰惟先祠
遠在故鄉不克以時祭告茲遣使以香帛牲醴恭詣
里第告于毓慶祠堂伏冀先靈默相俾玄孫克修職
業篤荷天休惟忠惟孝而保令名于無窮焉尚不勝
瞻慕激切之至謹告

生孫告毓慶祠堂文

嘉靖癸卯

高子世蕃以是歲五月二十九日幸生一男側室李

鈴山堂集 卷三 雜文 七

氏出也恭於京邸告之先靈命名曰延慶切念高行
年三十四而得子今六十四而見孫宗桃之託願觀
于成祥兆之來曷云其晚茲實惟我祖宗考妣積德
累仁之所致也謹遣人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歸即里
第毓慶祠堂而申告焉伏惟歆鑒

考滿加秩告毓慶祠堂文

嘉靖甲辰

玄孫茲以一品再考仰荷 聖恩特降綸命加少傅
兼文大學士俸 賜諡追贈 祖祖考皆如其官錄
廕孫紹忠為中書舍人竊惟不肖高起自孤童藹然
弱質不自意遭值 聖明致位宰輔湛恩優渥光顯

一門覃及六世此豈素日不德所能皆賴我祖宗積
德深厚悠遠以式克至今日祇服寵章豈勝感慕仰
惟先祠遠在故鄉謹遣人奉香帛牲醴恭就毓慶之
堂用伸祭告伏惟先世宗親並垂歆鑒以弟五山秀
才附食尚享

祭宗伯汪石潭文

嗚呼天之生賢謂無意耶何崇靈智之先而出凡民
之秀也謂有意耶何畀傑特之才而膏耆老之壽也
惟公位極宗伯之官譽滿時士之口謂將經綸太平
謀謨左右而今則已矣勲業卒莫之究也如公德宇

鈴山堂集 卷三 雜文 八

之粹溫智識之高邁而輔以學問之醇深作為文章
其晶瑩演迤若引星辰而貫河漢其精純幽渺若陳
珪瓚而奏球琳至其析義理之微窺道德之奧則又
縹緲炙輶疊疊而不竭山苞海蓄浩浩而難尋蓋大
江之西鄱湖之東自公之昆季崛起後先映發魁南
宮而首臚唱登玉署而冠詞林世之學者無間乎識
與不識比之崑山之壁河東之鳳咸慕悅而悚欽夫
何事與時違貌先年 公乃解組投閒杜門却掃
自放於為山之野蘭水之濤卒使望謝安者竟莫起
東山之卧而思傳訖者空擬作商室之霖嗚呼廢興

榮悴固有定數而不可易而吾儕臨風想像不能忘情者昔忝遊從之舊有懷公之德音如玉如金誠不見涕下之沾襟

祭都憲高公文

吾郡先達在成化間同起鄉校嗣登進士公與蕭菴梧岡三君子而已夫三君子者筮仕皆有閎卓之才循良之譽颺歷中外顯位崇階無不相似若夫杖履間身丘園樂事壽觴宜書錦之榮恩誥出天門之賜晚福修齡惟公獨極其至譬則冰崖雪霰挺松栢之後凋魯殿烟塵歸靈光之獨峙蓋公天稟完粹貴富弗盈其中宇量深弘喜愠莫窺其涖斯豈偶得而倖致也耶高也生晚粵在弱冠拜公于按蜀來歸之時公折節忘勢弗爲後進之視而即蒙國士之知重以令器殷享之末常得侍几席而望履慕心親彌厚愛父弗移乙酉之秋予赴官於國學庠在餞於江湄臨觴繼命駕逶迤孰知即此而長辭也嗚呼公有遺言託文墓石詎敢以不腆而負所期渺雲波之萬里薦蘋藻之一卮嗚呼者哲思喪天不勅遺嗟斗山之安仰悵薤露之易晞其何能止予之悲哉

祭黎侍御文

鈴山堂集

卷三 六

九

鈴山堂集

卷三 六

十

孝皇之朝獎賢思治公官內臺惟古柱史學問文章才猷政事公實兼之克行其志身冠嶽嶽擊鸞峙出按南圻以造多士權奸擅朝否泰易世方奮而奮中道奄躋負蓄之閔百不一試猗公之才何所弗至其弗至者曰亦命耳乙丑之春予方筮仕京邸游從定交伊始公誠好之遽忘其齒爰託婚姻吾女公子二十年來縈縈靡弛予拙寡助維公是恃孰謂今者公棄我逝展覬叙離貽書滿笥手蹟具存豈忍復視空懷誼愛永隔生死使我涕淚悲不能止予忝國恩擢官禮侍銜命來南山陵之使道路馳驅公私牽制聞計逾年一莫莫致茲遣伴還薄修非祀日月不居窳窳何似惟當勒詞執筆銘誌以報德音庶其在此

祭內姪歐陽孺文

嘉靖甲申

嗚呼爾父爾祖兩世之祀一脉之傳惟子是屬而今已矣嗟呼傷哉昊天不吊以至此極尚忍言哉仲春之初爾從東井叔父偕至予邸勞苦訊問喜見顏色然於時京城疫癘方行爾甫及門吾女屬疾爾素壯悍迎醫視疾周旋不避篤義重親可謂賢矣詎意淒旬之餘爾亦遽疾不起嗟呼傷哉豈世俗疫癘傳染

之說信有之耶然當日感懷更哀事載史傳不誣也即
以予今歲驗之舉嘗疾吾幸無恙則是說者吾不
信也吾歷觀疫者比由起居飲食弗慎所致爾無亦
矜壯忘戒致然邪始自有命邪吾女之疾始者以為
常悔掠療弗亟若惡疾則醫招其良矣藥盡其方矣
殆可以無悔矣而卒亦莫之拯也繼爾而疾者僅僕
又十餘人皆未嘗藥而愈則醫師者其不足恃耶抑
古謂不藥得中醫者理可驗也嗟乎以爾祖爾父之
善仁也而殄其嗣以爾之篤義也而殞其年神理天
道則愴惻茫昧而不可致詰矣三月丙寅之朔屬續
鈴山堂集 文卷五雜文 十一

此詩嗟乎爾安知爾姑與爾姑之夫之悲也耶爾又
安知爾東井叔父之悲也耶

祭袁翁文

去歲之冬予還里閭翁來視予言笑怡愉謂翁康強
無損眠食曾未逾旬遽云屬疾壽躋大耋福履備豐
乘化儵然可謂令終鄉有善士天不憖遺告真堂帷
吁其我悲

祭安處士文

嗟夫大化流運代謝靡停俯雲川之夕逝感露草之
朝零寓形宇內貴德與名苟所立之可述庶既遠而

鈴山堂集

文卷五雜文

十一

彌馨惟君志行之超美義問之藹鬱固已滿縉紳之
譽高月旦之評矣雖乘化之奄速亦存順而沒寧我
懷其人弗履其庭託生芻以寓莫陳玄石而鐫銘亦
可慰君於冥冥也夫

侍恩堂銘

有序

夫尊已之士懼以寵祿浮於行故退抑辭巽之志高
貪賢之主懼以遐迹遺其才故愛惜成就之恩至嘉
靖初載天子選用耆哲揚于庶位高公陳公於時
自滇臬擢長魯藩公曰臣有疾弗克事事再疏乞休
上命即安于家茲疾愈復用之外臣前無此比者

於是高吾公辭顯嗜恬厲難進之節 上崇善處
廣迪知之明風聲所被警動一世君子榮其事相與
名公所居之堂曰特恩而聲詩之後三年公以中丞
之節來鎮豫章高不佞乃作堂銘其詞曰

於惟休哉嘉靖之治日明天開百職庶工用罔非才
維時陳公寔受 上知擢正東國屏翰是資公歸卧
痾抗章謝事 上嘉曰材其未盡試不桶樣代世豈
乏之得一棟梁詎其可遺豫章公來 樂有喜存涉
中丞載張風紀士耻無材耻行弗厲歷 負材有不
永譽維古用賢灼見迪知非 帝之明覽克登茲刻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六雜文 五

琴硯銘

銘斯堂以載 帝德百爾有位惟君子是則
其淳古可以鎮躁忘邪其清潤可以滌神悅思疑傳
舜殿之遺巧出端溪之製具二體而成用配三友而
終事携之玉堂延閣于以養翰墨而裁帝制也

高麗硯銘

遼海東歸 歷歷孔道文明之化邇我 大朝

端石硯銘

予視篆留院大司徒全州蔣公贈是硯乃識以銘
玉堂稿文幾爾是司惟君子之貽世世其寶之

又任國學作

端石靜疑川韞璞藏圭璧甚 濯自南海登于上庫
摘翰鑄詞金璫琳琅厥用乃自毋利其方毋毀其剛
磨而不磷闇然日章吾將師爾以自戒乎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六雜文

五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七目錄

雜記

北上志

西使志

東觀雜志

南省志

內館志

鈴山堂集

卷二十七

一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七

雜記

北上志

予卧病鈴山閣八稔正德丙子春三月疾愈治裝將如京師前期文告先墓廿有五日啓行時郡守徐侯連縣令蕭侯時賓戒舟爲送是日晨雨如注午雨少歇登舟懸察屬暨親友暨家族長少咸餞于舵江之亭始去鄉邑有離別惘惘之思焉二十六日早發雲日澄朗江流盛漲風順舟駛午次白漢舅氏庄宿別二十七日過楊津訪宗羅諸姻楚蒙侍御以舟來逆至新喻士友雜沓來訪留二日是日立夏驟暄詰旦風橫作更復寒凜舟行二十里次嚴家渡憩焉曠時風息楚蒙舟送至此乃別晚行二十里宿安和三十日過羅溪訪同年胡子明秋官宅午次劉家陂易氏親邀餞陸行十五里至其家四月朔日還舟風阻泊泗溪二日初三日次臨江奚二守鉞傳侍御冠卿黃大參文繡孫太守朝望李大尹文振符進士宜臣會餞于瀟灘驛風雨凄橫留二宿初六日風順過豐城晚晴至曲江登江天閣有李子獻吉刻詩觀之初七日過市汭驛至南浦驛都憲孫公璉方伯張公

漢王公啓方大參羅少參中胡憲副銓王憲
鄭戶部王蔣工部位以次來訪且詣 府朝有燕
飯于同年勤甫田公提學分司十三日早發謝貢士
應和表秀才爵舟送至雙港楊樹湖田舍距城二十
里矣午次趙家隈舟人謂候曉乃可踰湖遂止宿焉
十四日晚行湖中並湖多洲間生青篴長數寸舟
人競採之淹爲殖絕香美自此挽舟逆流至鄔子驛
過余家埠岸傍古樹青茂連陰數里清流映帶可愛
晚宿烏江口十五日次龍津驛即餘干河口憲副許
公本謙司允運於此來訪晚宿黃丘舖十六日次安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七雜記

二

仁湍水淺涸易小舟行十里至石港宿十七日次貴
溪十八日次弋陽方伯安福伍公朝信時赴閩任聯
舟行是日過石潭汪氏里第同年有之貢士邀伍公
與予觴于第二十日過叫巖寺觀之寺鑿巖而
屋巖石壁立由寺西扳磴盤折而上甚峻後枕崇岡
爲汪氏先塋踰嶺而北爲閩老費公家塋一大山下
支嶺蜿蜒出田畝間爲高都憲家塋皆往觀之諸山
起伏奔躍峯巒特秀大 逶迤徑巖麓渟渟而去有
石起江心俗名捲續石信天設奇勝也有之送予至
此而別自此行十里江畔有樓名嘉會乃閩老費公

里第登岸尋徑謁公款語抵暮乃還舟二十一日次
鉛山河口伍公自此登陸之鉛山入閩與予別二十
二日次廣信費大史子和李侍御子芳偕會時旱涸
議當陸行予見四山雲合若將雨狀索小舟旦發小
雨行三里野泊雨終夕翌日抵懷玉矣因歎人事通
塞不可料如此同年曹瑞卿二守方早禱憂惕遣詩
慰之二十四日憩玉山館是日離家一月矣二十五
日過山微雨頗涼道中青苗遍野時時徑松林間陰
蔚可愛飯草坪驛未刻至常山錢令憲來迓生員胡
鑑遠遙來見二十六日登舟南行五十里至板巖宿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七雜記

三

二十七日風順辰至衢州與鄭守瑞會驛下遂飲同
年劉太守彥明郡齋二十八日經龍游縣至蘭谿縣
連日析數小舟行沙洲間此縣江水稍深衍有官艦
頗鉅載之晨謁章楓山先生乃行晚次富春驛五月
初一日四鼓發舟風順經七里灘望嚴陵釣臺過桐
廬縣晚抵富陽縣初二日渡錢塘江憩浙江驛舟載
家具入水關予陸行入鳳山門至城中館于市民金
廷秀家內監王堂晃進桂珪侍御鮮巡按見趙巡鹽
春林戶部大輅方伯任公鑑湯公沐大參潘公鐸周
公曾少參楊公清憲使李公承勛憲副馬公卿憲僉

許公議胡公訓都聞陳君善強君龍申君德杭守梁
君竹運使吳君大有皆來訪知食魚鮑即石首鮑也
鮮明其色如金初五日陳都帥善強事與戴刑部時
宗林饒州城為泛濫之集同年謝太史以中寓南關
外訪之翌日三司請公招飲三節觀子辭不赴旦出
城次吳山驛登舟初七日早食發舟次塘西宿初八
日過崇德縣縣令洪異廣人治縣有稱初九日早次
嘉興取道如松江訪三汀陸太史雨行夜至嘉善縣
初十日微雨晚抵松十一日候二守景德邀集棠陰
書院復集同年陶員外良伯第十二日同年丁別駕
鈴山堂集 卷三雜記 四

雷雨早過平望驛過吳江縣晚至蘇城外胥門驛同
年孫侍御夔卿徐郡伯朝儀遣義官吳完來治舟謝
工部廷瑞顏二守如璩李吳縣經沈方伯良臣各來
訪少傅守溪王公里第有怡老園山池甚勝招予飲
徐公招餞于鶴山書院顏二守餞于州宅留凡五日
以待舟故二十六日過楓橋學士陳子雨先生宅遂
至許市王戶部請來訪連日溽暑如焚晚雨因喝稍
紓二十七日過望亭晚次無錫謁二泉邵先生二十
八日次常州同年徐侍御子謙適清戎至餞于毘陵
驛是日小暑節二十九日次丹陽三十日過同年許
鈴山堂集 卷三雜記 五

又篋以舟至唐橋宴別夜分抵上海縣境遲明至浦
東陸文吏里第去縣治尚三里同年宋戶部義卿督
稅于此越江來會有鄞士碧谿張欽能詩同集是日
風雨坐覺淒淒乃知海國夏寒如此十四日早渡江
入上海縣訪諸舊識遂行義卿舟送三十里至龍華
寺宴別夜行月色如晝四鼓泊松城下三汀碧溪二
君送予至此而別郡僚暨孫太史徵甫張給舍時行
吳工部子儀及良伯諸君偕餞于問俗亭下良伯又
餞而前晚宿魏塘十七日還至嘉興李太守道甫劉
二守應魯夜餞于驛十八日午發次黃江涇十九日

七隆張刑部璫孫戶部泰皆來訪初七日泊淮安西
湖風橫力行夜至板開劉戶部友仁來訪初八日過
清江廠王工部銀葉戶部天球來訪風逆宿浦口初
九日渡河風愈逆挽舟力行至清口驛宿連日風橫
淮水漲溢瀕河民舍淪沒茫無畔岸旅泊甚惡初十
日風逆磯水湍悍自清口挽舟力行十五里至湖城
鎮夜中月色甚清臨江蕭生俊劉生寵偶值會宿差
一慰十一日風息行四十里至桃源縣未至五里一
僕喪買棺殯之驛丞朱良豐城人以醫士朱文來饋
藥安東縣於此協濟人夫夜幸戶部東山來泊十二

鈴山堂集

卷五雜記

六

日早發桃源夜乘月行三鼓抵宿遷縣十三日早發
宿遷未刻過直河驛復一僕喪倉卒藁葬之夜四鼓
至邳州時毒暑蒸鬱二僕暴卒以疫舟人怖甚予鎮
以無懼督舟疾馳市香薰解毒諸劑煮而遍飲之幸
無恙然觸暑携家可爲永戒也十四日中官進楊梅
舟泊邳城下索夫銀橫甚則官皆匿同年索戶部遜
夫來訪久之知州高巖來乃得數人行沿途漕舟鱗
集時時突冒叫囂行其艱十五日次房村驛踰呂梁
十六日踰徐州洪管洪陳工部輔遣醫餽藥小雨宿
洪河口十七日泊徐州漕廳下瀾望巨浸渺然廖工

部維修王戶部國寶陳兵備和皆越江來訪十八日
午發至茶城野泊十九日風順過境山過夾溝驛夜
抵沛縣二十日風順過沙河驛過孟陽八里灣諸開
宿南陽關二十一日過棗林諸開泊趙村開煩暑夜
不能寐五鼓啓開行至濟寧泊南城驛下總河工侍
趙公來訪同年李工部希獻及饒郡汪節推希周偶
值聯舟行二十二日次大長溝獲麟古渡二十三日
晨雨稍涼朱戶部寅留分署小飲即行晡過袁家口
聞同年孟望之侍御謫令汶上以公事適至秉燭觴
語夜分乃別二十四日過安山驛至安平鎮二十五

鈴山堂集

卷五雜記

七

日次東昌二十六日次臨清原兵備軒部署等貢劉
寅蘇輔何文邦皆來訪大熱夜驟風雨二十九日立
秋風雨發臨清時衛水驟漲黃流湍悍兩河漕舟鱗
集予所乘舟敝朽而舟卒驚往往觸撞呼號險怖爲
甚午過渡口驛晡至甲馬營驛七月初一日曉霧過
梁家庄驛至德州初二日過良店驛午過連窩驛夜
行次新橋驛予舟不能進李注及青縣二里忽
初三日過磚河驛過興濟縣晚及青縣二里忽
驟風雨舟不及維繫纜一短檣及青縣二里忽
李汪二君迎勞相慶如更生初四日過流河驛風逆

舟時時迴旋不能行晚力行至靜海縣初五日五鼓行過楊青驛至天津汪戶部希會邀集初六日過丁字沽風逆且憊且行至桃花口宿初七日過楊村驛有寇焚劫近村民家予等泊北蔡村不敢行更番坐警達旦初八日至河西務翟戶部鴈邀集初九日兩宿和合驛初十日搬淺野宿此地多寇十一日午至張家灣十四日入都城凡在途三月餘炎暑鬱蒸憂悸萬狀古謂路難信哉瞻望觀闕於五雲之表平生知舊執手契闊之餘於是亦少慰云

西使志

鈴山堂集

卷三雜記

八

正德十三年秋冊封諸宗藩正副使各十三員予充副使同正使建平伯高震如廣西靖江府先是有孝貞皇太后之喪上皆素服避殿輟視朝及是歲祔畢始從吉典七月三日庚子告廟傳制晡時鳴鼓駕陞殿方闢門忽大雨如注朝臣立東角門趨趨不前衛士督趣就班雨益驟庭中皆水拜興無序未及宣制衛卒昇輿出夜深黑喧闐如沸予出東長安門水深尺餘輿皆失與吳仁甫翰檢徒行至禮部兩靴為水所浸坐門下脫靴傾水扭轍復穿濕靴詣禮侍王鳳濱先生廂房得袷裘易濕

鈴山堂集

卷三雜記

九

衣疑齋王少宰同使事亦至取酒各手數杯領冊歸舍已二鼓矣辛丑諸使出城壬寅夜大雨癸卯黎明復雨雨止予始啓行顧官諭九和陸太史子淵柴給事德美邀予同俞國昌大叅餞于崇文門外太史劉應占舒國蒙崔來鳳又餞而前泥淖行甚艱晚憩通州察院家人昏黑乃至行李夫舁各不相及比旦勒州夫送之稍稍俱集督磚華工部湘來訪工侍趙公汪侍御景顏各遣卒護送甲辰登舟乙巳城中人來云車駕將北巡召內閣書勅九卿科道官伏左順門下哭留予歎駭久之申刻發舟行二里至長店止宿建平高公待予於此丙午晨發經和合驛灤縣官送夫皂旣而輒逸去夜至河西務王戶部廷珪遲明來訪曉雨午晴次楊村驛戊申風順午至天津胡兵備被逮去衛官匿索夫不得此地皆戎籍無民差頑礦素然管倉郁戶部深來訪已酉小雨發天津二里過建平親識苑舉家飲晚晴楊青驛宿草間多蚊撲面嗜膚拂之不去竟夕目父曉四更時雨啓行次奉新驛蒸熱暴雨復霽宿辛亥五鼓行過流河驛驛前湍流洄洑舟涉不可定晚行二鼓抵興濟縣乾寧驛驛空舍間無一人岸傍人云驛官事

匿民舍樓中堅壁不出慰諭之乃以空頭印紙開文
絕而下久之得夫甲妻組繫之乃始得夫壬子曉行
午次滄洲宿癸丑晨過磚河驛風順次新橋驛甲寅
次連窩驛夜分月色如晝乙卯晨過安陵巡司午過
良店驛晚行將及德州二十里許日沒昏黑擇夫穿
柳林中蒙密錯忤咫尺不辨有數槩船奕奕下江中
人語暗寂火光時隱見頗疑有異逾時月出漸高驛
官秉燭來迓次德州漏下廿刻矣丙辰早食發德州
晚次故城縣泊梁家莊驛驛疲供億官以印納州去
夜半漕運都憲臧公舟至胥會乘月起行丁巳風逆
鈴山堂集 卷五 雜記 十

孫江郡學生所居土屋二間詢之許太史思仁云公
自翰林出副憲皆無背黃旗諸子頗習侈靡公亡家
遂落予昔爲諸生蒙恩最厚求公墳在城西遠不可
拜法然涕下而已晚行三十里周家店宿甲子風逆
過七級阿城荆門諸閘過安平鎮沿途漕舟及蘇常
糧艘叢雜行甚艱棘乙丑過安山驛驛屬充府東平
州州治距河十二里以老人領夫皂於此接連夜宿
靳家口丙寅晨過開河驛野多牛羊馬驢市積魚稻
過分水廟廟前兩水分流皆就下此地獨隆然高南
北各十里置閘開啓水泄則舟淺閘民舟壅滯有留
鈴山堂集 卷五 雜記 十一

見江上黃旗 御舟二艘有司宿戒以備巡幸者
夾溝驛微雨晚行至境山宿辛未五鼓行六十里天
明至徐州大水浸民廬舍泊漕運廳下遇同年俞僉
憲子宜俞云曹太僕汝學同行昨午先發予惜不及
會寄以詩署州事胡二守堯元管洪陸工部金管倉
康戶部浩蔣戶部彬徐人趙昌齡馬宗周皆渡江來
訪午發次呂梁踰洪宿驛下壬申風橫留飲陳工部
憲觀物亭中午行至新安驛宿癸酉經邳州至直河
驛宿甲戌過宿遷縣至崔鎮店宿桃源縣吏卒來候
乙亥過桃源縣風逆晚次清河舟已泊適風少息舟
人謂可渡河鳴櫓挨柁下中流如飛河流濫溢無際
入淮河口驚喜交集雖幸就平安而實冒險可懼哉
丙子過清江浦午次淮陰驛都憲叢公臧公總兵顧
侯丁戶部致祥周刑部鏞薛守鑒來訪予皆報謁過
同年胡重器僉憲及杜舉人瀾家丁丑發淮陰行廿
里遇蔡衡仲太史飲舟中風靜過寶應湖水天一色
空曠無際漁艇上下波中飄浮若飛有巨網列晒如
林橫洲渚間宛見圖畫過槐角樓鎮風急水湧石岸
礮礮不可住撐舟行十里許入港乃即安流月波相
盪夜景澄明夜半至界首驛宿戊寅次高郵遇吳戶

鈴山堂集

卷五 雜記

三

部仕同泊州守朱良州判楊節來見行廿里遇袁衛
漕船鄉人競至相慰勞石揮使方留酌因止宿焉夜
半月出乃行己卯過邵伯途間禾黍盈疇蕎麥綴花
甚秀到此始是江南景矣將至揚州十里許河水涸
運舟商舶叢集且歇且行良久乃得渡泊廣陵驛楊
侍御朝鳳劉節推一正沙憲副立之安黃門汝礪謝
生時濟會驛下辛巳如儀真夜分乃至王都帥佐會
舟中甲申發儀真復從故道至瓜州盤壩乙酉渡江
入京口陸侍御行之遺舟送子夜行黎明次丹陽葉
侍御忘來訪夜至毘陵驛丁亥問道如江陰訪故工
部郎中曹公家公宰吾邑有遺愛子進士弘毅之子
友也發舟出西水門溪港支錯行野田間禾黍蘆葦
蔽蔽有聲秋思益清行達旦抵江陰曾令崇張少叅
允敬蔣進士虞中皆會觴于驛夜行五十里達旦至
曹公里第拜夫人于堂穀之前數日如蘇城不及會
予即辭行庚寅晨至無錫遂行晚次濟市辛卯次蘇
州徐邵伯朝儀顏二守如曩部使朱參黃景星同年
袁戶部經皆會甲午小雨月舟亭下崦西徐侍讀
王子貞中含携酒來穀之亦會于此聯舟信宿是
日別晚至吳江乙未過平望夜至嘉興丙申夜至

鈴山堂集

卷五 雜記

三

林丁酉過崇德夜至德新關戊戌撤壩次吳山驛入
城次武林驛三司諸公來訪九月朔日己亥藩臬郡
公醵燕都司之後堂杭守留公克全丁二守文範同
年也邀遊西湖庚子早出湧金門憩吳氏兩山書院
小飲數行乃登舟緣蘇堤歷孤山岳墳觀大佛寺至
寶叔塔抵幕而返辛丑出城至浙江驛登舟風順夜
至富陽壬寅晚至桐廬癸卯過嚴陵祠登之讀湛子
祠記晚至嚴州鄉里胡少參斯靜朱憲僉克諧二公
行部於此偕來訪自桐廬至此灘石悍激水清駛見
底易小舟翌午始行乙巳午至蘭谿遣吏如金華訊
鈐山堂集 卷二十七雜記 五
東陽二尹叔丈翌午吏回太守歐陽賜之遣使致書
餽丙午至龍游是日重九以詩寄楊節推時明丁未
衛守李遜卿郡齋留集戊申晚泊常山河口詰旦登
岸欽同年吳侍御德輝察院庚戌晚次玉山王甌濱
禮待吳仁甫太史使 益藩先後偕至會于此辛亥
留玉山分守少參許公効廉招予飲時父旱谿涸登
陸如廣信壬子至廣信守巡劉大叅文莊王憲僉崇
仁駐此偕會王吳二先生於此取道龍虎山赴益予
往拜閣老費公乃行癸丑次傍羅口甲寅次弋陽宿
小憩乙卯次貴溪黃太史慎卿夏大行公謹畢工部

汝霖同集時溪水涸淺范尹汝和假予官艦僉議不
可行夜中風雨凄橫新漲湍洄灘稜俱沒中流自在
不費推移亦偶然之幸也丁巳晨過安仁晚將至龍
津廿里野泊戊午早至龍津驛饒郡二守錢汝和署
餘干縣來致燕餞宿驛下已未至鄒子驛庚申過湖
至趙家隈辛酉至南昌又五日而抵家

東觀雜志

正德十二年丁丑正月朔早西北風寒勁晝晴是歲
當天下朝 覲時鳴鼓至一更初朝散朝臣吏卒
相失譟聲如沸有官被踐死午門外初二日有 旨

鈐山堂集

卷二十七雜記

五

如南海觀獵在都城南七里召府部大臣科道官其
急十三日祀南郊畢畋于南海夜漏下十刻 駕還
宮翌日慶成宴曉時始宴宴畢月已高矣八月一日
車駕出次昌平轉通州霸上畋南海十三日還廿
八日 駕復出九月一日次宣府十一月廿九日長
至 駕在宣府是日百官詣奉天門行五拜三叩頭
禮先後雜至班行斷續司儀者不問正德十三年戊
寅正月朔日 駕在宣府百官行禮如長至皆不賀
節早西北風薄寒晝晴 駕將還京有 旨頒賜廷
臣服色初五日司禮監官於左順門唱名頒給內關

二品皆蟒三品皆飛魚四品及翰林學士至侍
讀皆麒麟五品堂官六科長皆御翰林史官給事中
郎中員外郎皆處計五千疋有奇可謂章服之濫惟
御史多初六日 駕次懷來城七日早晦百官出德
勝門候 駕皆服所賜服色緋金倚殺大帶加帽予
與劉編修元隆獨青衣同官頗誚讓之晡時 駕至
文武大臣具彩障製文跪道左捧觴稱賀大雪漏下
廿刻 駕還宮蓋自去秋八月廿八日至今四閱月
矣八日大雪九日 駕出齋宮十日大祀畢遂如南
海觀獵十一日夜二鼓 駕還十二日慶成夜分乃
鈐山堂集 天卷五雜記 五
宴廿日賜廷臣以南海所獲麋兔廿一日召廷臣觀
所獲夷物頒賞大臣并科道官銀牌內閣金牌此答
醵金製綵稱賀者他官未預賀者不及是日申刻
上車騎馳出德勝門去矣從騎惟四人餘以次追去
二月十日 太皇太后崩逝十二日聞喪為始十三
日百官素服黑帶詣清寧宮門外聽遺詔時 駕在
宣府是日早晴辰刻忽大雪交下已而復晴已刻
駕還未刻宣遺詔畢十四日如前儀十五日成服百
官各斬衰杖朝夕哭臨三日四月初七日風霾晝翳
日色白暈無光六月十二日 大行梓宮發引 上

從至昌平廿四日 大行神主祔廟早晴陪祭執事
官候于廟西初刻 上至甫降輦升階及門忽大雷
電雨如注燈燭昏滅朝臣衛士奔走避雨班行淆亂
禮儀廢省聊取終事而已七月初三日傳 制行冊
封禮予受命如廣西靖江是月 車駕復出明年已
卯有寧藩之變

南省志

正德十二年丁丑禮部嘗會試以考試官請二月六
日命下大學士戒菴靳公小詹學士東江顧公為考
試官予叨與同考是日午刻儀部主事倪本端以幣
鈐山堂集 天卷五雜記 五

至予家初七日陞辭宴禮部入院復宴至公堂乃鎖
院入簾八日出初場題曉時主考二公遍視各同考
房滅火局吏于房內乃偕詣聚奎堂序坐故事主考
上坐同考翰林年深二人前對坐餘皆傍坐是歲二
公持請前席四人膝子冲洗馬崔子鍾侍讀陸子淵
編修而予亦與焉揭書出題畢即付一刻且刻且印
不停手各色匠厨人役金竈食飲諸物畢具一堂燈
燭輝映煬燎薰炙予等坐達旦疲其用黃紙書進呈
題納筒裹以黃袱五鼓擊板揭簾大宗伯至立簾下
距內丈餘執事者以筒授宗伯捧而出不交一言禮

部提調官領題出散諸士予等乃揖而退蓋嚴密如此十一日出二場題十四日出三場題皆如之初十日戌時分初場數卷入十一日數十卷入後乃漸多詩房共卷一千四百予房南一百二十五卷後取十四北一百十三卷後取九中四十卷後取三共二百七十八卷共取二十六名十六日午時二場卷入十九日寅時三場卷入閱卷至廿四日畢廿五日各房以所取卷俱呈主考官詳批定名次成草榜午刻知貢舉禮部二公監試二侍御皆入序坐主考官同禮部四公上坐二侍御前對坐提調官以墨卷入各同考

鈴山堂集

卷五

六

先生以所取硃卷對號卷堆積諸箱搜閱甚艱偶一號不對即棄不敢取五經置朱箱五三場取中對號俱同取中者納諸箱主考官知貢舉監試官各用封紙署判貯堂中廿六日拆卷填乙榜廿七日填正榜以第十七名爲始填畢又以第六名爲始填至第十六名既乃拆五魁每拆一卷唱名衆共稱爲佳士然後取者乃自慰予謂有司求士之切甚於士之求知於有司也榜成已暮乃宴宴畢退舍東裝京師人以報榜希厚利先賂印匠多印計錄名紙伺啓閣得紙疾馳去報早則金多亦有惡少伺于途擬什其人奪紙

以去者夜二鼓門伺者久不勝分則擲瓦石以入此出問者驢譟擁試官馬途塞不得行劉舜臣給事被擁逼墮馬深塹中此甚危惡每歲常然亦不能禁也三鼓抵舍旦陛見賜宴禮部廿九日謝恩

內館志

正德丁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予受命教內館初六日入館故事詣崇聖堂謁先聖畢升堂內侍諸生行四拜禮皆立受司禮諸中貴散居十門各遣學長致刺不親往司禮執筆者九人居河濱各親往具贊帕投刺帕皆辭是日提督解太監銘具宴其後銘奉使代

鈴山堂集

卷五

九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七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八目錄

神道碑銘 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少

保謚端敏秦公神道碑銘

明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李公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敏

趙公墓誌銘

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洞雲先生張公

神道碑銘

鈴山堂集 天卷天目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公墓誌銘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八

神道碑銘 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少

保謚端敏秦公神道碑銘

嘉靖甲辰正月廿有一日尚書鳳山公薨于第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下所司議祭葬如例既乃贈

少保賜謚端敏制得柩碑神道於是公之子都事汴

以文請於予予往與公同仕兩京幾二十年道義交

相好也其奚可以辭按狀公諱金字國聲常之無錫

人也系出宋國史院編修直龍圖閣少游先生觀之

鈴山堂集 天卷天目錄

後先生坐黨籍屢徙道卒葬高郵其子湛倅常州還

葬錫之璨山因家焉遂為無錫秦氏公生而穎異過

人弱冠舉應天鄉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授戶部福

建司主事監督倉場糧斛差檢勘順天災傷融敏精

幹即斬然穎脫矣總視諸司章奏事無難易纂畫悉

當還貢外郎郎中丁父憂起復除郎正德間宦戚秦

乞鹽引每從中報下阻商耗邊鹽法壞公當署堅

奏格之擢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嘗一時中州之士

出公門多顯者初公同邑邵文莊公督學有聲至是

人則稱秦邵云陞左叅政分守大梁道劉賊起略河

洛間將薄封丘公設法防禦會衆將宋振提師南下
因邀與合陣遇賊于陳橋奮擊大破之土人立祠祀
公陞山東布政右使尋轉左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湖廣至則屬地方連年大水饑饉公蠲租賑
濟察罷貪吏上便宜八事再上十事其書在國史以
文多不載又盜賊數起公擒賀璋廖琪于江討猱牽
于彬桂平叛苗于香爐峯民賴以寧宸濠變起車
駕南征諸宦寺權要人並緣爲姦橫求有司權勢赫
壓公抗奏却之諸求少戢在楚餘七年威聲惠流績
譽大振嘉靖初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尋轉戶左是

鈴山堂集

卷之六

二

時公攝部篆清理皇莊整飭鹽法申鹽引前禁督追
逋負蓋公既習知諸務而益殫厥心力補弊興滯榮
然改觀焉錄彬桂諸平賊功陞子錦衣百戶世襲公
辭乃詔進俸賜白金彩幣拜南京禮部尚書旋改南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不踰年召爲戶部尚書條奏國
儲數事今尚循守不變丁亥年六十有一上疏乞歸
賜書書乘傳歸命有司歲給興隸朝臣自宰執臺
諫皆以公行能最高年又未艾不宜苟遂其退請留
公不報公既歸言者不止復起爲南京戶部尚書
廟工興改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尋加太子太保再

改南京兵部尚書以年七十告謝再疏甚力上知
不可留溫詔賜歸仍給興廩如初公平平生志務經世
博極天下之故識達時變而守之以正平居溫溫樂
易當其職守毫髮不可奪歷兩都五部卿正忠勤一
節雖退老猶慮切天下事性寡嗜好焚香一室左右
圖書自娛親課諸孫學業知舊問遺手自勒狀作家
乘建四代塋域祭祠祀淮海先生配以先世有德者
四人名曰五先生祠以風示族里蓋歸然鉅公長者
矣爲詩文純雅可誦所著有鳳山詩集撫湖政要安
楚錄雜著稿臺自奏議諸疏類稿多梓行于世曾祖

鈴山堂集

卷之六

三

諱物初祖諱景薰父諱震皆累贈至太子太保南京
兵部尚書妣皆一品夫人配鈕氏累封一品夫人子
二人長泮鄉貢士先卒次泮廕授南京後軍都督府
都事其葬之月日與子姓嫻嫻之詳具在太宗伯費
公誌中茲不著著公之大者以書諸墓上之石而系
以銘曰

秦肇龍圖有斐今德文實擅宋名迺齊軾用弗究施
卒死於謫天祐善人懿爾孫子疑疑尚書迺誕厥社
十世而發振其家祀始仕爲郎今問孔揚允文允武
何用弗臧教被中上多士斯皇河洛之墟大盜披攘

會爾鳴鐸干戈用張訖誅叛亂封丘之陽爰自旬宣
以撫荆楚豹服有韜錫以鉞斧熊旂為章寔總貔虎
彼蠢有昏負是采阻三犁逆巢民有寧宇惟是楚人
式歌以舞天子召之卿貳即序敷政優優不吐不
茹歷正諸曹鞠躬盡瘁未老告休逝其與處廷有與
論列疏留公歸而再起勳望益隆仍司邦計復典司
空保釐舊京宮保加崇公再歸矣弗祿康矣耆德壽
俊民之望矣俄焉長逝乃盡傷矣崇階美謚稽實易
名高明令終世莫與倫其倫惟何山甫其人夙夜匪
懈明哲保身陳詞著德以刻穹珉厥聲鴻鴻百世孔
鑒山堂集 卷五 墓誌銘 四

明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李公墓誌銘

正德間公為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嘗因天變上勤
政事戒逸遊重爵賞抑奔競四事不報自是公決意
求退章六上皆有旨慰留之最後請益力乃報可特
加太子少保歲給輿皂仍賜勅給以歸於時廷中
稱歎謂有急流勇退之風厥後權竊柄逆濠構亂
乘輿數出大臣恟恟危懼始皆服公之先見云公卧
家餘二十年年八十有五景泰丙子正月元日為公

之生其卒 庚子五月五日也計閱 今上皇帝

詔有司給祭葬如例又特贈公太子太保賜謚莊簡
嗚呼若公之為清德懿行鉅公者矣公諱浩字師孟
姓李氏世為山西曲沃人以書經舉成化癸卯鄉薦
明年登進士第初授都水主事管呂梁洪故有役夫
數千辦待幸銀錢歲若干緡公至悉罷之止令於農
隙耕辦備用而已署鄰巨豪伺官府短長前任者多
為所持請於公不敢近改戶部主事丁父憂服闋改
兵部車駕主事陞員外郎奉勅清理畿內諸土田奪
豪右侵佔者若干頃還之民陞職方郎中為尚書鈞

鑒山堂集 卷五 墓誌銘 五

陽馬公所稱重委攝諸司章奏 冊封代府溧陽王
充副使凡所餽贈拒弗受陞通政司右叅議轉左叅
議持節充正使封晉府雲丘王歷陞左右通政順天
府尹時久旱疏論畿甸民所疾苦事當罷行者詔嘉
納之逆瑾擅政無名需求甚急公一切裁抑數與面
議可否侃侃不阿聞者頸縮而公不為沮瑾乃日使
偵公過失然竟無所得也居二年改通政司使轉兵
部右侍郎尋轉左兼理武職貼黃嘗攝工部篆修朝
陽門城垣通州新城公咸督其工乃疏慎郊圻固封
守革冗費修戰具數事多見採納以山東盜平陞鑄

一級賜白金彩幣丁繼母許淑人喪賜祭葬給驛以歸服闋召拜禮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食一品俸賜金綺斗牛服色未幾疏乞去位公去後臺諫累疏薦公當復用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公器宇魁岸論議偉出雖退處丘園每聞朝廷一善政輒喜見顏色篤厚倫理有弟客死收恤其孤如己子歲時事先必謹著家訓以示子孫雖隆貴自奉無異寒素好學問文章雖老不勌所著有南莊稿歸田集藏於家曾祖諱思賢祖諱齡考諱禎高密縣丞皆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祖妣賀妣鄭皆贈淑人配因氏累封淑人

鈴山堂集

卷之六

六

贈夫人子男四長曰金即弟死撫爲己子者也仕爲宜君知縣次鏞河南道監察御史次鎮國子生次鈞秦府左長史孫男六承光承德承華承詔承賜承寵孫女六曾孫二曾孫女六御史君以辛丑某月日葬公子某山之原而奉狀屬以銘萬昔在翰林嘗得望見公之顏色公得謝歸嘗賦詩以道公之行者茲重以御史君請銘奚以辭銘曰

公生有徵吉夢是占厥夢維何有遺之衡公沒不亡去而上昇又曷徵之群鶴降迎維古異人發祥匪偶受氣稟精亦孔之厚屹屹李公三晉所

和藹

令德在躬祗事 三后荐登八座大受之用罄無不可乾崇適驢大阿倒持衆懷睢盱獨炳先幾揚策都門脫屣名路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既壽而康天歸百祥澤不永施厥後乃昌佳城鬱鬱其藏有石勒銘告幽以示無極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敏趙公墓誌銘

今上即位之初曠咨雋賢登于大僚維時趙公以茂德耆望簡在帝心擢南京刑部尚書尋召掌北曹公抗顏執憲棘棘無少避雖微有室迂而勁正不回無

鈴山堂集

卷之七

七

何引疾乞休詞極懇切 上重違其志詔給驛以歸有司具輿皂月廩皆逾恒品陛辭 上復製古體詩十韻親灑宸翰以賜大臣謝事得賜詩近所未有蓋異數云九廟成詔進階榮祿大夫備禮存問公優游林下享年八十有四以嘉靖丁酉七月九日卒計聞贈太子太保謚康敏遣官營兆恩禮備至可謂榮名完節福履令終者矣公諱鑑字克正青州壽光人也幼從父隸籍京衛遭母喪 免喪爲學宮弟子舉山東鄉薦登成化丁未進士 授知蕭山縣在縣廉愛有惠政去後民思祠之擢監察御史歷視馬政鹽法奉

命按宣大時虜酋火篩犯境朝命平江伯陳銳等帥兵討之師久不進公疏劾之又陳方畧甚悉於是兵將奮勇連戰皆捷虜為遁去公為御史久數推京寺要職值逆瑾用事出公知安慶府旋改順德府瑾誅乃擢浙江叅政陝西右布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歲大侵公疏請出內帑賑之及貸富人貨緡易粟隨所在給以粥食全活甚眾又令官給牛種勸之使耕次年遂大穰又浚渠招屯募民益兵邊務大修又却吐蕃復哈密奪地璽書嘉勞改視南京院事復命理閩浙鹽法入視院事轉大理卿公於法比素精數

鈴山堂集

卷六

而宅心平恕為刑書會吏治諸巨種按伏咸得其情逆濠之變宗室坐繫者眾公疏止坐元惡請釋其餘逮者以故獲全者二百餘人一日待漏直廬朝士有恃寵徑入託之私者公叱之曰此豈汝寄請地耶聲色俱厲聞者壯之公素性好士樂善雖面折不能容人之過而怒過弗藏故人弗怨之臨事決議能以二三語折衷靡不服學士石熊峯稱之曰清慎忠實時以為實紀云祖諱鐸著諱福累贈如公官氏贈夫人元配劉氏繼許氏贈封皆夫人子男三岳以蔭歷官都勻知府次岳國子生女四適孔淮

元佑鮑文臣李洞子昔官南京翰林公折行輩禮之至是太守君書來屬為銘曰公之遺命也嗟乎豈以予為知公者哉然不可辭序而系之銘曰

伉伉司冠履方蹈占正色廟堂孰余敢侮人亦有言仇直罕容道行志得惟聖之逢公疏引年翩其解組帝曰嘻哉去我賢輔陸有秉傳廷有賜詩皇眷優常聞者嗟咨卹典貴終易名節惠吁嗟良哲可式有位

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洞雲先生張公

神道碑銘

鈴山堂集

卷六

九

洞雲先生既薨之二年今少宰公貽書其友嵩曰邦奇不類少也未嘗一日就外傳大人授之經始學為文擊節擴塞俾知向方有所過僻因事示戒徐誘而默喻之及既仕猶然夫蓼莪我九我教不與焉若邦奇則罔極之痛尚何言維墓碑有文焯德發潛垂世弗朽者惟子是託矣嵩謝非其人蓋閱歲而督命益嚴廼考次行錄得先生治身行己之悉而謹志其大者序而揭諸墓序曰先生諱時敏字日新姓張氏寧波鄞人也聰明沉厚毅然不苟戲笑早入縣庠通易詩二經遠近爭迎以為師慕聞來學造就日眾少宰公

親承指授陶鎔淬濯遂大成其器文聲重館閣而生
生屢試有司輒弗偶其內修之行既足稱于家邦而
世之有權力聲氣者知先生莫能深故卒以窮始先
生以爲君子之學要自期於古人立身如程明道濟
世如韓魏公范文正公避俗如陶靖節自約如馬少
游恒舉以爲法讀書匪尚博識經史要語切於心身
者書諸楹壁而時觀之允迪之蓋先生所自志者如
此其於世俗得喪歡戚不以屑意也先生弘裕以容
衆於嚴以正物全己以守貞純儉以存戒謂鈍爲利
謂拙爲巧謂朴爲華凡先生之行已居鄉及所以淑
鈴山堂集 卷之五 十一

其子者皆出於長厚誠恕足以平怨釋欲革儉二枝
消鄙敦薄挽末俗進之古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先生
博極羣藝陰陽星曆山經地志姑布子卿之術靡不
通曉然鮮言之爲詩冲澹和平所著洞雲稿藏于家
初以少宰公貴封翰林院檢討繼加四品風憲服郊
恩進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先生素志經濟
及受封則絕意世故日與親舊觴詠自適於溪山雲
月之間享榮養者二十有五年年七十有二嘉靖辛
卯二月甲申以疾卒 上聞賜諭祭命有司營葬事
乃以是年十二月丙申葬于蕪港祖塋之次祖諱純

父諱忱贈如先生官配沈氏封孺人進封淑人先生
二邦彥惠而蚤卒次即少宰公次邦詔邦禮側室董
出女二學生秉穆徐楨堦也孫男子中子釋子兆子
望當聞諸古之士學成而道德明秀則進爲公卿大
夫暨百官之選其後國論不及乎里巷之隱士之修
己者恒詘於程試之文顧以先生之材與行而不見
知遇不克少施于時則爲善者何以勉焉雖然乃有
今少宰公有道而文爲時名卿嗚呼蘊必發其在茲
乎序而系之銘其詞曰

崑岡之璞瑜瑾內全瑩瑩精氣浮于山川徂徠之松
鈴山堂集 卷之五 十一

礫何千尺凌傲雪霜其姿鬱鬱胡不珪璫薦之清廟
胡不棟梁于彼鴻構猗嗟先生行古道方材宏莫用
匿耀含章惟其不有以惠後昆是生少宰實大其門
過庭受誨匪色匪言如彼蒙泉弗汨其源渾渾其積
蔚蔚其宣文世宗之行世嚴之惟其身教式穀似之
天曹嚴嚴百辟具瞻甄別賢類以贊化元猗嗟先生
迹晦道光爲不自躬獻 嗣長榮莫與夷眉壽多祉
湛恩洪龐未見其 以詔來祺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公墓誌銘

嘉靖己丑三月一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仰峯先生

高公卒于家惟國家於大臣之終具有卹典於是
詔命有司營葬仍命官諭祭如制是年十月某日葬
公千里澤布于社貽書京師以公遺言謂嵩使誌諸
墓始公識嵩於諸生中薦寵之頃被召國學公送之
彬江之許執手語曰吾老矣不及兄子墓石之文惟
子是託也嗟乎予曷可以不銘公哉予又曷忍銘公
也哉謹按公諱琬字德資成化戊子占江西鄉試戊
戌登進士歷知松陽上海二縣召爲南京貴州道監
察御史陞松江知府陞西湖南廣參政右布政浙江左
布政已而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公器貌端重爲

鈴山堂集

卷五

三

政矜嚴持大體曉達民事慎飭名檢所至舉其職而
上海松江之政尤稱最上海松屬邑也地大賦繁公
至減官糧加耗奏以餘糧編銀顧夫民稱省便官稅
微解歲有羨餘數百金前政者例受之公初不入于
心則斥以建學舍齋閣解字館傳之敝圯者鋤抑豪
強發擿姦伏屢辨疑獄終其任無敢干以私聞父喪
即日奔歸民懷慕齋餽追至其家一峻拒之爲御史
風裁潔峻出按蜀戎籍持平不苛稽審有法衆號得
體適松守缺松人咸願得公爲守語聞吏部以公往
蓋公前在上海威信既孚於民又熟其利病及爲

益邁往踔厲凡所興革弛張舉措務建經久長利期
無遺便乃已用文學飭吏治考大成之樂間詣學官
飲射讀法率學官弟子親爲講說課試高等者慰寵
之飭陸宣公周文襄之祠表忠節貞孝百廢具興松
故饒財俗尚侈靡公身爲儉約先之食不重肉客至
豆觴魚鱸果脯一飯而已禁饗燕俳優雜劇不一陳
於前考公所爲庶幾君子德義之風矣撫卹時劇寇
劉七猖獗連河鄧襄蜀數州患之都御史彭公澤專
總制公受勅調漢土兵併力追勦計畫勞勩渠黨就
獲璽書獎勵有襲衣白金之賜衆方多其功顧爲言

鈴山堂集

卷五

三

者所抑得旨召公將別用之公還過家即卧不復仕
矣有司議平賊功猶以白金彩幣即其家賜焉今
上登極推恩廷臣公雖家卧援比以請詔賜誥進階
通議大夫祖諱原亨考連江丞諱仕忠皆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某氏妣胡氏皆贈淑人
蓋異數云家居十有五年年八十有五履行重一時
前後部使數致粟帛禮於其廬高氏之先出安成之
官橋有諱隆者來家宜春與中表劉以文厚善以文
無嗣隆以次子原亨嗣之遂冒劉姓即公之祖也公
三世皆仍姓劉嘉靖壬午祖領鄉薦會試禮部始以

明姓高公

遺湘卒遺孤禧公撫之如子宦邸與社就外傳長
夢以室服月惟均禧今聽選監生其他親族賴公賑
贍殯厝尤衆頌自公視之皆常行不及悉書也公元
配戚氏繼王氏皆贈封淑人子男四長即社次陰陽
訓科祚次祐蚤卒次福女適都御史張公鳳子汝功
指揮使石公方次子宮俱國學生孫一人曰元銘曰
抑抑高公維行之持綱彼玉雪弗受磷緇爬梳濯濡
威惠並施厥政在民既去而思位方日融器也大受
鈴山堂集 卷三 墓銘 古

退處而休厥用弗究公雖告休受寵無已金幣詰書
即命于第考終大耋福履具完 皇有異恩賞于九

原納銘昭德以告弗諼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八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九目錄

誌銘

南京大理寺卿孟公墓誌銘

南京大理寺卿傅公墓誌銘

前大理卿湯公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易君墓誌銘

御史楚蒙黎君墓誌銘

廣西左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江西左布政使邢公墓誌銘

鈴山堂集 卷三 墓銘 古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南京大理寺卿孟公墓誌銘

公起家河南年二十三舉進士爲行人時公之內弟何子仲默方有俊名與其群李獻吉王子衡崔子鍾田勤甫及公日切劘爲文章揚摧風雅以相振發酒食會聚婆娑酣嬉以相樂時稱十才子已而公選入內臺爲御史即抗疏論劾當道大臣用是下詔獄謫桂林郡學教授天下又皆高公之節而諸子者亦各以氣節自著不獨稱才也公由桂林稍遷汶上知縣

鈴山堂集

卷二十九

嘉興府同知擢湖廣按察僉事持憲專決耻唯恭遜意小拂即日單舟徑歸引疾致仕嘉靖更化錄聞廢諸賢乃起公山東僉事陞布政叅議陝西叅政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尋改督儲南京公居南京一日聞太夫人居家疾劇即解印馳歸或以職守難之曰吾安能顧此耶會政公總理河道命下值郊恩賜封躬捧冠帔至家踰旬太夫人乃殂時論謂公孝感所致云嗚呼士平居學問談理道至居位臨事擇利害爲趣舍惴惴恒患失之考公所歷履直自遂邁往弗回志節可槩見所謂篤信好學者非

鈴山堂集

卷二十九

取假令公履高位當大窮其不爲惟性安恬獨勝必矣是歲三月公服闋拜南京大理卿衆謂駸駸用矣到官甫五十日遽疾遂不起則豈非命也夫其可悲已公諱洋字望之姓孟氏生成化癸卯五月二十三日卒嘉靖甲午七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二孟氏其先金山人曾祖真童國初爲永平衛千戶祖勝調信陽以功進指揮僉事故今爲信陽人考諱山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孫氏封太恭人配何氏封恭人生子朴而天公居憂時以弟澤子祀爲後今側室一子措方在抱於是一媵方娠也公其必有後乎公坦易諒直與人交無諂容無詭辭居官務大體所至聲色不動而績効畢著平生俸入以義散俱盡死之日至無以爲歛方屬疾即以後事屬都憲顧公華王及通政林公懋易二公者日往問焉其終也視其歛焉凡歛之具吾同年各出金爲購留都諸卿皆賻焉於歛之十日何恭人携其子自信陽馳至都憲馬公敬臣則自淮具舟以歸公之喪將以其年月日葬何恭人曰夫不幸不可但遂祇無傳乃請于顧公述狀而屬藹爲銘嗟夫子其不銘公哉銘曰相古達人以死爲息孰爲短修悲也奚益嗟公德名

巖巖有立將明將昌胡奪之亟往寧爾丘永保終吉

南京大理寺卿傅公墓誌銘

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滇南既被命改南京大理卿當行矣尋甸武定土酋倡亂抄掠諸部圍逼會城勢張甚公曰吾可諉而去乎是時公已被疾乃力疾巡城發部兵以討賊賊尋破優詔嘉獎有白金綺幣寶鏹之錫公經理條畫起居無時既行至鎮遠則疾甚弗起嘉靖戊子五月廿一日也年六十有七計聞詔有司營葬事遣官諭祭如制公少刻苦為學家貧寄食京師以羽林戎籍補順天府學生領京闈

鈴山堂集 天卷五墓誌銘 三

鄉薦丙辰登進士授大理評事詳諫不私遷寺副繼遷寺正奉命慮囚于河南再泄湖廣多所平反逆瑾擅政嘗欲脫人于罪公持弗可瑾怒中以他事逮公繫詔獄謫浙江布政司理問已而復逮至京禍出巨測或勸可賄免者公委順守正一無所移人咸危之然公居官素防檢密無可掇撫瑾終莫能害也擢山西按察僉事陝西兵備副使調廣西右江有平賊功進俸一級陞貴州叅政改察使廣西右布政使雲南左布政使拜都憲即撫其地公所為政拊羅瘝之選按貪暴之吏前後數任皆在邊方勞効畢著比及內

召而公弗祿矣公諱習字本學姓傅氏南昌進賢人曾祖諱原益仕為廣西太平知府祖諱德威父諱明昌以公初命贈為大理評事公娶萬氏封孺人二男子縝守忠皆縣學生女一適府學生熊梅孫男蟾孫女二長適黃墨次許聘太守萬公鉉之孫拭傳與萬世為婚姻守忠今南臺總憲治齋公壻也公之卒也惟守忠在側扶柩歸與其兄以某年月日葬公李坡橋山之陽而來金陵以求予銘嗚呼公起諸生徒步宦學屢踐艱棘終以就立顯庸于時庶幾堅忍果毅致遠受大者矣乃論次行事而銘之銘曰

鈴山堂集 天卷五墓誌銘 四

維傳之先說相有殷克邁種德代襲其芬公奮自田畝躋羈旅文優以仕若契而取奸人擅朝重足屏息率其方剛威我弗惕旬宣列省績美具稱書載俊乂詩詠國禎大卿既命丞務獲起劬亂削平惟義之濟鞠躬盡瘁奄忽殂終裏尸萬里孰謂非忠刻銘于幽善履孔最以告後人傅氏之隧

前大理卿湯公墓誌銘

六年夏晉有疑獄天子下三法司集議群臣連奏讞不稱上旨皆坐免官時大理卿湯公與在遣中父之上意明羣臣無他漸次召復而臺諫部使事

言湯公賢宜復用章凡數十上公里居六載嘉靖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竟以疾卒春秋七十有三云又三年乙未正月十二日葬于邑故山之原公仕而廉雖踐大卿無厚蓄以故父弗克葬其葬也禮弗克備其孫世賢謀于叔父雨曰葬宜有銘以昭德垂遠可弗圖諸乃以其姻張太史袞所述狀以來請銘公諱沐字新之姓湯氏常州江陰人也幼時讀書學文不假強教舉成化丙午鄉薦第六人弘治丙辰登進士第選爲崇德令其爲政威惠信著吏急民寬褒延庠校風移化行比其去民思之爲其立祠其召爲監察

鈴山堂集

卷五墓誌銘

五

御史舉彈無所避其陞湖廣按察僉事既行矣逆瑾方擅政怒不已附復斥爲武義令瑾敗起爲廣東僉事督理鹽課洎剔抉摩宿弊澄革遷福建副使當朝覲故相楊公一清柄銓衡舉天下方面治績超最才可用者數人疏請表異公名在列陞江西按察使浙江廣東左右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巡撫四川芒部寇亂治軍行師謀慮精審地方底平重書勞美賜白金帑召掌廷尉公安貌凝重吏治精達任公竭節議法處令爭棘不撓上方篤于委任顧以一眚廢則所謂命也非歟公歸屏居

城南野服課農訢訢自適邦大夫見語不及私見不善中疾之若將浼焉即面不忍顯白人更稱長厚微時所識被褐蓬藿之賤必俯問其廬姻黨旅會視毛燕坐汲引後進勸飭指誨惟恐弗及公素彊無疾方被疾度不能起親治後事甚悉猶口誦三詩以國恩未報爲恨曾祖諱真隱德弗仕祖諱鏞父諱虞並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胡氏贈淑人元配陳氏贈淑人先公二十年卒公終身不復娶旁無媵侍焉子男二長雲七品散官先卒次雨太學生女適義官周都孫男二世賢適長承重次世勛三孫女適夏

鈴山堂集

卷五墓誌銘

六

尚綱何應期朱仲曾曾孫一舟公内外行完崇約惕盈施於有家榜其堂曰知艱自爲文遺世賢曰守此足以保躬矣世賢蔭補國子好學而文予所教諸生也以公遺命請予爲銘銘曰

惟昔江陰仕鮮顯榮八座登朝奮始自公惟公之興莫匪躬致德立位來若契而取終焉奄躋失署亡資衆論則歸豈足瑕疵考其初終淑善可儀天不憖遺君子之悲庶以檢已儉以師後公名不忘世以永紹

翰林院檢討易君墓誌銘

君長沙攸縣人易氏諱舒誥字欽之弘治乙丑進士

選爲翰林庶吉士三年授國史檢討君始業進士不
工爲古文辭既入翰林始盡棄其前所學慨然慕古
人所爲而力追之取左氏先秦西漢之書晝讀夜思
鉤玄致隱沈浸酣鬱久之於文大有得也爲詩妙悟
超詣上逼晉唐而書體尤工由是名譽暴耀振發聞
海內儕輩屈伏莫與之京矣蓋君所自力者如此爲
檢討踰年以忤逆瑾意調南京戶部主事瑾誅乃復
爲檢討謁告歸省念二親年高留侍不忍去計家十
有四年絕意榮利隱操沉靖臺臣部使交章薦之既
而居親之喪將釋服人以謂君自是可出而仕且顯

鈴山堂集

卷五墓誌

七

用矣竟以嘉靖丙戌十二月十三日寢疾終于家年
五十有二云嗚呼天之生夫人也既畀之才矣而不
副之以須臾之壽使少待以酬斯人之望竟何意哉
竟何意哉予往歲奉使桂林與君會南嶽下今少宰
甬川張先生時督學湖南適偕會留憩浹旬窮嶽之
勝而別余三人者同爲臨別相好也及予桂林還則
又問道于攸攀磴緣崖巖遂以造君之廬歎語再
宿乃別然孰意自此而悲夫君嘗生二男子皆
殤卒以無嗣今治君之墓而來請銘者壻陳惟健也
曾祖諱耀祖諱顯考諱萬福贈如君之官母劉氏配

蕭氏封皆孺人君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
毋墳高山之陽以蕭孺人附銘曰

蹇于仕不慙施以年而且無子嗚呼欽之行過乎古
人而文高乎當世其傳在此抑又奚悲邪

御史楚蒙黎君墓誌銘

世所稱以謂難得者精明博洽強幹之才既得之矣
遭時純熙居可爲之地奮庸效績致君子理而澤加
於生民豈非士者所願哉然是數者恒患於莫能兼
夫時難得而易失也名難成而易毀也用舍易遇愛
憎殊好是故雖有難得之才而罕究其用或連蹇弗

鈴山堂集

卷五墓誌

八

遂以沒此有志之士所深以爲惜也黎君諱鳳字乾
兆自爲諸生博學工文詞已有俊名舉弘治丙辰進
士授行人拜河南道監察御史當是時孝宗皇帝
御天下圖惟治理獎寵臺諫君感激自效論諍諤
無所避明習吏治事至能洞燭顛末長憲者有大事
必召君議君操牘書奏援据古義傳以文法時出新
意以佐其說橫貫起絕儕輩莫能及也及出按南畿
剔姦振弊發擿隱伏有豪右武斷根節盤固更數政
莫能治君至即寘于法威震遠邇尋改督南畿學政
掄材造士人稱公允蓋君遭時行志要欲邁往自樹

慕古名人所爲而才克濟之無何正德之初權姦相國挾宿憾竟假考察斥君歸矣嗟乎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吾不知其何如也君既歸學士大夫惜君者多擬薦之然格於例終莫之遂君惟自放於山泉雲石間卜居古城構蒙耕之堂日引親舊觴對爲樂或時慷慨譚吟紆其所懷語及弘治間事未嘗不觸觸感惻肅然以悲云君世家新喻北蒙山下學者稱爲楚蒙先生所著有蒙耕錄奏議詳刑諸藁藏于家曾祖諱敏才祖諱明啓考諱紹魁贈如君之官母劉氏封太孺人君兄弟五人其季曰龍乾德踵君舉

鈴山堂集

卷五

九

進士爲御史至廣西按察副使君初娶教氏繼李氏贈封皆孺人子曰天監邑學生子晉也君生成化乙酉六月十一日卒嘉靖丁亥十一月廿四日得年六十有三以卒之三年庚寅月日葬祔祖里冷塘先御史府君之墓左君嘗囑其子曰吾衰罕人知脫不諱當求汝外舅銘吾葬至是天監奉遺命以請嗚呼予尚忍銘君也哉然肩忍不銘乃書之庶幾以識予之悲而慰君於地下銘曰嗚呼君何歸乎芒乎昧乎其神曷之而形返茲土惟耕在蒙惟墓在祖尚永其承以受多祜

廣西左布政使陳公

中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陳公嘉靖乙酉四月十五日卒於南昌之里第楚新建縣之觀音山越六年辛卯正月二十二日夫人彭氏卒于其子刑部主事冠之官舍而冠扶柩歸以是年月日與公合葬乃來求文以作公碑謹按大夫公諱奎字文表始爲諸生學成久弗試部使以年例黜之或曰名士可失乎復之遂領省薦登弘治己未進士除廣濟知縣爲縣有名召爲監察御史時逆瑾用事公往覈甘肅邊儲忤瑾意撫公微過逮赴詔獄久之得白擢山西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廣西左使凡仕二十四年其行事可紀者衆矣在廣濟廉正率僚屬戒私謁俗號罷訟常伺吏得失爲傾陷計公治其桀黠者數人群黨爲戢刊諭俗之文教民行冠婚諸禮改作廟學貿民地以廣黌舍淫孽相勤學者由是日起歲大侵貽書富民咸願出宿時助賑全活甚衆罪贖所入至瓜代粟積不下數萬邑人銘其政于石在御史論事無所避出按廣西風采整峻監臨試事稱得士在山西築城南關工費甚鉅公規畫有方城成汾河大決將逼城民惶擾不知所爲時方歲凶公出廉粟

鈴山堂集

卷五

十

二千七百有奇募貧氓計口日給令濟河導流由故道城得不滅而餓者亦賴以賑屢殄劇寇而不任其功公前後所歷皆憲職慎於刑獄精斷明恕寬正吏牘運筆如流吏抱案植立不得出一語屢獻大辟可疑者率破械釋之而姦賊之吏則按劾無少貸蓋公施於政者如此然以性執直不能隨世俯仰為貴要所忌獲不根之謗言者論公前在河南嘗為逆藩市馬朝廷下所司考驗無幾微實跡雖事枉得白而公已倦且休矣屬疾方劇冠適奉使南方間道歸侍公無他語但敕以守官報國建制從儉而已夫人新建

鈴山堂集

卷五

七

右族有純行內外稱賢子一人即刑部冠也女適上舍生方俛子一桂孫男三日賜曰貺陳氏之先為江州人後徙吉水五世祖天錫徙南昌天錫生子隆子隆生銘銘生聰浙江餘姚縣簿公之考也贈為監察御史嵩聞諸君子之論曰大夫公飭已厲行期自樹遇事敢往有為乃一遭污鱗卒黯抑終其身惜哉嗟夫愛憎異情則譽毀易論今之士其不幸而蒙此者亦多矣豈獨公哉論次終始作為銘詩庶幾以詒於後世銘曰

仕既孔材兮克奮于時端厥衡策兮周道以馳前無

禦者兮後忽忘之我脩不苟兮有碎繼吁嗟

芳銘以余辭

中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致仕邢公墓誌

嘉靖壬辰夏六月三湖先生邢公卒于當塗之私第其年冬十一月塋高淳之花弄岡子鄉貢士埴進士址以予舊嘗知公來請銘予曰昔在已卯豫章之變公等合謀舉義大難以夷厥功偉矣顧抑於吏議公老三湖材用弗究君子惜焉論次公之行事以顯其來其誰曰不宜謹按邢氏其先河間人有諱弼之從家當塗湖陽寔始祖也曾祖諱震祖諱純皆不仕考諱愚贈南京刑部主事公諱珣字子用始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改刑部轉真外郎郎中復改戶部忤逆瑾褫職為民瑾敗復起除工部前後皆職留署名稱尉起擢知贛州府事壤接閩廣嶺嶠險絕多盜有劇盜滿總等公推誠諭撫之率眾來降授以廬舍給牛種俾居耕豐其犒賜他盜起乃藉以禦盜修古鄉社約大新學宮飭周元公趙清獻之祠文教事興焉正德丁丑南安龍川群盜雲擾據橫水岡左溪諸峒時調楚兵來征公為設方略督士眾悉擒之已卯逆濠遣使齎重賁誘滿總兵為助滿執使者

鈴山堂集

卷五

七

公曰吾固集集換待之爾云何皆頻首
自勅時都御史王公守仁知府伍公文定起義吉安
公即日部兵來會次樟樹鎮時徵諸郡兵尚未至公
曰賊雖出城慮我師掩其後逗留不前今須馳據南
昌否則賊兵還復入城猝難攻矣乃即拔兵三日夜
抵南昌諸兵入城縱殺公曰王公出令禁之軍乃定
濠至安慶聞城破復還屯黃石渡距我師時伍公兵
爲前哨始交鋒失利公倉皇馳援親執旗麾兵進刺
其渠帥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諸兵對江而陣時南
風甚疾公遙望賊在下流舟相尾曰是不可用赤壁

鈴山堂集

卷五

七

策乎即絙葦灌油罩小舟薄之炬舉風迫烟焰蔽天
賊亂溺死相枕藉濠遂成擒事聞詔即陞公江西右
叅政時城新破民物創痍又浚水爲災二三巨璫屯
兵久駐倉暴加慘公拊循經畫勞甚今上登極首
議賞格言者謂公等縱部兵殺掠太多議久不決公
亦屢疏乞休乃詔陞公左布政使致仕公歸口不言
功有問者亦不答也杜門坑經史自樂修家譜買田
置義倉以濟族人之貧公久湮者各表石識之公
性剛介寡合然遇人以誠有君子長者之度焉爲文
筆典實精確所著采芹餘興北行紀事秋臺小記

居歸間二錄水曹日記章貢雜錄江藩歸田野
語藏于家生天順壬午七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一
配安人楊氏子五長暨次填次址次坊次府府學生
女一嫁士人劉輅銘曰

維古郡國民兵是職于以附衆于以威敵今之邦侯
壤地攸似簿書其營邊卹武事顯允邢公奮起于時
文治武功式克蕪之虔萃寇區殄敵數起撫順摧寇
所向披靡惟公之謀決勝制奇渤海潁川芬烈與夷
漢滇不道亂我天常我致其身義旅肅將赤旗陽陽
軍于黃石煙塵晝冥雷掃霆擊惟公之忠毅形於色

鈴山堂集

卷五

七

革其勳勳以定反側天眷聖明宸極有歸江漢廓
清天日澄暉惟天生賢寔以資世平國大難若儲而
俟帝曰休哉惟爾膚功何以報之嶽伯之崇公則
來歸角巾私第避寵辭榮人孰我忌惟其名德福祉
優優永世弗忘紀石茲丘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九

山堂集卷第三十目錄

誌銘

參議符公墓誌銘

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參議徐君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朱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伍公墓誌銘

南京守備晏公墓誌銘

知府馬公墓誌銘

知州郭君墓誌銘

鈴山堂集 卷第三十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

誌銘

參議符公墓誌銘

公少刻厲讀書寄食城北浮屠足不踰戶閭數年學

大進以禮經占弘治乙酉江西鄉試明年舉進士

南省第五人選知溧陽縣法古爲政論民重禮敦俗

自勞農田濬築陂渠濬洩以時旱潦有備鉏止豪右

屢察疑獄脫繫人於死徭役編審有法吏不得爲姦

修學舍祠名宦鄉賢立貞女廟作義阡遷葬八十餘

塚溧人鐫石頌焉陞高州同知丁父憂服除補辰州

鈴山堂集 卷第三十

改作黔江淑浦二學以乘山川之秀召吏民子弟親

爲講說誘勸以文藝學者日起正德己巳擢爲廣西

按察僉事分巡左江會監賊構亂一日謀報賊衆分

攻平南貴桂三邑公即督兵馳至平南江伺賊半渡

擊之斫其渠魁中流渰沒不計其數自始發兵及後

賊所以破滅皆如公計衆謂公偉者料敵制勝乃爾

潯衛將有與卒訟田而久不決以危言脅公不爲動

竟質平焉潯民奏田少稅多期得賦公曰必使田

浮則欺上必使稅浮則損下當驗實使田賦兩平耳

已而田果不少衆帖服公乘險阻冒瘴癘經累勦

既陞浙江參議旋改山東皆不往請老而歸蓋公
爲政志在便民有所建置期必行雖忤上官意不少
恤不能効世吏飭厨傳將迎所至有聲蹟而貴勢多
不合以此淹久無助處之裕如也公不苟取予在漂
陽於廨後得古藏銀悉易穀以賑貧民居家盈縮無
所問家人時以匱告徐曰若等自經理之可矣杜門
脫物十有八年足跡不一至城府提學使者請主白
鹿書院亦以疾辭朔望謁先祠坐堂上率家衆道古
今孝友節義定規約數十事俾世守之公於書無所
不觀自經史子集至於天文星曆地里醫卜罔不研

鈴山堂集

卷三墓誌銘

二

究手自鈔錄垂老不輟其於學大有得也所著有活
溪存藁若干卷選唐宋元國朝近體詩歐蘇文選醫
家纂要地理集奇諸書藏于家公諱觀字衍觀學者
稱爲活溪先生姓符氏世家新喻之金田祖諱剛考
諱勤皆鄉里長者考以公故贈溧陽知縣公生正統
甲子八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五嘉靖戊子九月三
日卒配張孺人先卒葬潁江之南楊家寨卜以卒之
明年月日啓壙而合葬焉二男子錫銑也錫好學以
文藝著稱通判韶州徵爲太常典簿至是錫奉狀拜
泣請予銘公之墓予觀士大夫能學不厭及仕號爲

廉靜謹潔不爲利疚雖處隱約不以爲悔風範行誼
足儀鄉里後進者吾唯知公而已論次其世而系以
銘非獨慰其子乃亦以詒於今之士銘曰
符公樸迂貌也癯家食無儲富藏書爲吏淹徐耻競
趨威行惠濡弊以祛歸老一廬靜恬愉惟學忘劬行
璠璣鏡石埋詞賁幽墟

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參議徐君墓誌銘

君姓徐氏諱璠信之其字也十歲能屬文倪文僖公
一見奇之謂其叔祖助教公曰徐氏有子矣受叔父
僉憲公訓學益進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

鈴山堂集

卷三墓誌銘

三

攝監收倉粟能革諸弊給賞遼東官軍被檄興疾不
以勤辭授知華容縣屬歲歉寬禁緩責勞徠賑卹全
活甚衆縣有黃洋渡雨潦時至冒其旁田溢爲巨浸
君問知其弊乃發卒隄築延數百丈仍歲大熟民則
歌呼曰德我者徐公平由是相與名曰徐公隄云均
編籍之役置平糴倉治狀稱最入爲南京戶部主事
改工部分司儀真丁母憂服除補南京刑部陞員外
郎郎中君治職勤敏奮欲有爲操憲任法里中舊故
請謁拒閉強明自信者也然擢貳浙藩未幾輒告罷
嗟乎遇合興廢不可違於命蓋久矣况持獨恃難合

之見以居群觀儔輩之地雖慎履矜行猶難之世寧謂君爲同列所中傷或置懟愠其間豈知命之謂哉君去官家居益貧然不以屑意時集名雋彈碁賦詩噓衍竟日未卒數日猶然忽告君被疾遽歿遠近歎息咨閔焉其卒之日嘉靖三年四月某日也距生景泰庚午年七十有五徐氏蘇人入國初爲江寧人曾祖諱朴祖諱本父諱溥皆弗仕父以君故封刑部員外郎娶其氏生子四人忠道忠謀忠爵忠誨女適士人林陸孫男女各三人君善於爲文尤喜作歌詩所存有石林藁若干卷是年十月某日墓于某山祖塋

鈴山堂集

卷五

四

之次太宰建安楊公謂嵩曰信之吾同年友也于浙又嘗爲僚信之直厚而簡易不爲城府交父能敬仕而才惜弗究其施也其卒吾無以慰其孤惟墓有石將子是託焉明日諸孤奉通政參議黎君狀以至申公命乃銘詞曰

車堅御良周道孔夷孰遏孰擠而蹶其馳嗟乎徐君委順何尤太宰篤舊予闡厥幽

贈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朱公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僉事朱公今巡撫湖廣都御史克諧之父也奉政公以正德辛未三月二十日葬

宅東之先塋十有七年矣嘉靖丁亥十二月十八日都憲自河南叅政還遷墓于南昌廖方山之原啓夫人馬氏之壙合而窆焉禮也至是都憲告予曰先親之不幸不肖孤禍之也不肖守官不良致蹈禍責生不得榮養其亡也囊無銖金篋無匹帛以歛嗚呼其可哀也惟是墓未有銘非敢緩蓋有待也茲願得子銘追納諸壙中庶幾以慰吾親於地下以塞吾悲蒿哀其詞諾焉蓋都憲於正德間以選爲御史舉職無所避忤逆瑾意勒停家居怒猶未釋復責輸邊粟數百石當是時顛沛播越甚矣夫人聞報憂悸遂至大

鈴山堂集

卷五

五

故奉政公謀嚮貸以給其費雖勞瘁窮阨而不以咎其子曰是道當然也及瑾誅詔起都憲于家而奉政公不祿矣嗟夫居位盡職仕者當然也自都憲嬰瑾之禍爲善者懼矣及起官郎署歷藩臬聲績懋著陟今官大顯于時誥書追榮其親然後論者曰履正終吉天於善人無不報而固有遲速焉故予於書公之墓也首著其事如此以爲世勸而後叙次其世而系以銘公諱層字大霄進賢朱坊里人也宋德祐時諱雲字德敏者無嗣以女弟之子豐城袁氏敬叔爲嗣今朱姓敬叔之後也四傳至國初諱夢炎字仲雅者

仕至禮部尚書從弟舜字仲韶以明經舉本縣儒學訓導伯仲聯美家有廣庭植桂二株人號雙桂朱氏訓導生子文宏文宏二子次曰繼初繼初生孔寬公之父也公蓄德厲行稱鄉里善士夫人協力儉勤植其家公生年月日享年七十又六夫人前卒戊辰冬十二月七日年七十子二人長即都憲名廷聲克諧字也次廷用孫男璽珽璇璣珊珍琮曾孫男七尚幼云銘曰

朱世大家顯自尚書八座奮庸以有令譽衣冠之傳徽久弗嗣爰復其初暨公有子權疆所忌夙與旣逢鈐山堂集 卷三墓誌 六 教以義忠曷怨曷悃屯艱榮觀物理相紹孰知公榮乃在身後 皇有錫命秩號賁幽昭德琢辭以勵好修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伍公遷墓誌

公卒且葬二十年矣是惟正德庚辰之歲子湘濡視地於里歐源江鳳山下謀改墓冬十有一月壬申乃葬乃奉書加幣告于太史氏嵩曰先公祠德象賢實大有家爲孝子涖官有惠政爲良守長有捍賊功爲名監司維是遷厝有誌敢以請惟伍氏遠有代序自臨清丞諱洪者國初進士公之高祖也曾祖諱綸祖

諱冕任至樂清令贈監察御史樂清生二子長封員外郎諱體祥次御史諱驥公之考也公諱希閔字仲孝舉進士釋褐得隨州守縣隨州拜福建按察僉事奉勅專駐上杭上杭者御史公所嘗建功之地也蓋天順間有寇起上杭御史時按閩督師討平之染瘴瘴與疾還京歿朝廷命立祠置祭賜額褒忠至成化間杭復有寇劉昂起攻城劫獄江廣按壤爲之動搖省臣合請廷議增設兵備憲臣往往治吏部以公名上遂拜焉公至謁祠而後臨政其爲孝子以此隨湖廣大州也然民罕土著多遠方商販朋比爲姦有猾商

鈐山堂集 卷三墓誌 七

欲奪鄰賈財得正者毆斃之以訟賈賈不能辨將誣服公坐猾商而賈獲免富室姦婦無子其所贅婿與夫之兄子夜入室殺姦婦橐其財而詐以盜訴公疑非盜詰其情得同謀誅之旱勞民多潰散公撫字有方流亡孱復生齒日繁其里戶二曰歸仁歸化者公所增也其爲良守長以此劉寇之發連結武平永定衆至十萬議者欲殲三邑公至則力止之以討賊自任乃首務招服放免者以千數渠魁投見勞以酒食俾擒賊自効立二團營招撫脅從者居之以散其黨其驍警弗下者廼擣果擒之未幾漳寇溫文進又起

公親統精銳兼道倅至一鼓平之分巡汀漳詢民瘼
劉蠹弊斥貪墨理冤抑禁賭博風采整肅當道屢疏
薦杭人肖公像即褒忠之後堂祠焉其爲名監司以
此公丁繼母憂還甫禫巡撫汀贛都御史金公澤言
上杭自公去嗣職者不勝任桴鼓數起請還公舊治
詔如金公言於是公在杭九十有二年每給由輒奏
留之最後以地方告靖得行過家即引疾乞休矣公
少與從兄方伯公孟賢並稱穎異業春秋有名其所
著訂學者傳以爲式既歸構別墅置橋時方伯亦謝
政觴集怡怡如也其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六日其

鈴山堂集

卷三墓誌

八

卒弘治己未六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三夫人王氏
有淑德子男二曰湘濡也銘曰

伍氏大姓顯人世多御史暨公父子甲科烈烈御史
按治于閩披攘大盜義聲以振 帝曰忠哉捍患勤
事杭土之南作廟攸祀後二十年公繼其來考冠纁
服以涖丘臺行亭嚴嚴實通公祠攝事致謁庸謹孝
思革其動勤綏以靜治卓緒殊聞公考是似公昔戾
止邦人又寧公之歸矣桴鼓數興材之具宜而弗遠
至位止焉斯惟命之制公歿既久遷墓在茲惟名弗
數乃刻銘詩

南京守備晏公墓誌銘

嘉靖甲午六月十有二日南京守備司禮太監晏公
卒于位年七十有二公性恬約被服儒素非賓會食
不重味一室蕭然圖史外無他玩好歿之日幾不能
殮衾櫬敝䟽取足歛形已矣留都公卿百執事下逮
閭閻卒伍之微咨美悼歎之弗置嗟乎賢矣公諱宏
字約之其先楚人也幼入禁庭侍 孝宗皇帝於春
宮弘治初以舊勞累陞至太監賜蟒衣玉帶內府乘
馬雅善書法 孝皇特賜端硯以寵異之勅督京通
倉儲菑革積弊關節弗入人目爲晏御史 孝皇賓

鈴山堂集

卷三墓誌

九

天公悲號孺慕奏乞司香 泰陵居三年遂乞養疾
杜門越十有三年 今上龍飛首起公鎮守陝西召
對便殿玉音勞遣之公既至鎮務以德惠拊循其人
興墜補弊不遺餘力貶損驕御廩餼取給朝夕倣古
義倉意置餘原以贍貧乏尤重文教崇飭先聖及武
成之廟增補通鑑綱目小學諸書刻梓以傳治績超
美 天子賜敕嘉獎擢南京司禮太監俾領守備則
雅操彌勵一鎮以靜數以老疾求代溫詔慰留旋召
入典東廠蓋 上意矚注方置宥密而公已病不良
于行矣初公失怙恃莫省所在既貴悲思營虛塚具

衣冠以葬疾革戒家人以賜硯殉蓋其忠孝太節矣
此於是 上聞賜諭祭詔有司給驛歸公之喪葬都
城章華村其孫英哀泣請銘於留都諸大夫諸大夫
合詞曰司禮行應銘銘必得史氏乃以屬嵩高攷前
史闕尹氏若景監繆賢史游呂強之儔皆以懷謹納
忠有所補益名焯焯在史冊乃今有忠公靜廉守職
奉法如晏公者是可使之無傳也哉銘曰

繫古宮卿房闈是職筦執要華沿代靡極于惠于威
叢逞類殖嗟惟司禮廉靜方直處濶弗膏蹈躬允飭
有赫 堯明皇鑒如日屏枉遂良起公遺佚休命肅

鈴山堂集

天卷三臺鑑

十一

將所至宣力三輔懷仁舊京用輯室有餘編囊無羨
積美軼往賢動幾軌則壽考令終矢言報國 帝聞
其咨輿情孔惻章華之村爰卜窆窆我銘曷從惟以
書德令譽弗諉來者斯式

漢陽知府馬公墓誌銘

漢陽知府致仕馬公諱輿字良載正德庚辰閏八月
二十六日卒明年二月十九日葬堰川西山之原適
予北上道嘉興其季弟輅從子郡學生淮奉狀泣拜
請銘嘉守徐侯子謙亦為之請曰此邦之長者也願
無靳於銘予諾焉從其家得公為御史時遺疏而獲

之當孝皇臨御時崇獎言職公威奮自効多所諫
糾劾權倖譴謫無少避慧犯天津陳六事言甚剴切

上皆嘉納焉兩廣都御史秦紘劾總兵柳景不法
事景遂誣紘以自追朝廷貸景而罷紘官公率同列
疏景賊濫貽害邊民紘為風憲大臣明正典章分所
當然其忠所宜獎乃被譴逐其何以慰邊徼人心而
風厲士大夫 上悟置其事而紘後擢為戶部尚書
南京守備內臣驕恣不法鑿石聚寶山之陽公按覈
其罪嘗詰捕微池按江北屯田監權龍汧關風采茂
著時稱之曰才御史云公生而超異器宇宏偉舉成

鈴山堂集

天卷三臺鑑

十一

化丙午鄉薦丁未登進士會 憲廟升遐奉詔採脩
江南實錄還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擢知南陽府
調知漢陽未幾以親老乞休論者謂公可大屬乃早
退弗究於用豈其命耶平居憂先天下每見時艱輒
歎息不置閭閻利弊力白郡縣罷行之長厚和易雖
接幼賤假以色辭覲德飲醇者弗忍欺焉其生正統
戊辰十月某日年七十有三元配沈氏贈孺人繼沈
氏貞靜有至性公歿後悲慕晨夕哭不絕聲後八日
自經死公無嗣今為嗣者仲弟輪之次子坤也馬氏
其先蘇州人公之祖諱榮始遷嘉興故今為嘉興人

考諱襲封監察御史妣葉氏封孺人銘曰

馬侯振振遭帝聖仁正色危言直道以信載其方端弗毀于素漢濱南陽竟與時忤退處而休孰怨以尤順正歸全乃閔茲丘

霸州知州郭君墓誌銘

君諱坤字崇載姓郭氏裔出唐節度使汾陽王世家太原十世祖恩始遷高平乃人稱高平郭氏云曾祖諱欽封監察御史祖諱質河南光州知州考諱定進士歷知通鄭鄆三州事所至舉其職娶邢氏生君君少刻志問學領弘治己酉鄉薦任陝西藍田知縣其

鈴山堂集

卷三墓誌銘

三

民素悍且侈君治悍以法易侈以儉俗稍稍近古宿豪大猾畏君如神明咸遁走境外治以最聞陞霸州知州州畿輔近地多權貴人君鋤梗擿伏弗少貸其在藍在霸並遭災饑祈禱輒應發廩賑貸二方之人德之大盜劉七起境內勢甚猖獗君單騎抵賊所開陳禍福反復懇至賊感泣惶恐約且解散聞者曰是果汾陽裔耶會逆豎索賄于賊激之南下攻屠城邑遠近騷然向使君之謀不挽即禍當不至此烈也有權璫者奪民田君按以法或曰彼且銜公柰何曰吏以庇民乃殃民以自庇邪執不變權璫者竟失田君

亦竟為瑣所中罷去家居不問世事足不履公府口

與所知觴詠自娛而已享年六十有二以嘉靖丙戌

正月廿有九日卒後十有一年以子鑒在諫議賜

誥進階奉直大夫配王氏封太宜人當君之存也太

宜人相以儉德故君雖貧而若裕其後撫二子教以

義方故君雖沒而益振稱賢配焉後君十有九年以

甲辰六月四日卒于京師官邸享年七十有九子男

二長即鑒歷戶科都給事中陞太常少卿掌四夷館

事次鑒戶部郎中孫男曰治泰曰治統於是太常奉

太宜人柩西歸將以年月日合葬於君北莊之墓而

鈴山堂集

卷三墓誌銘

三

請銘於予予聞之語曰有陰德者後必大郭君世為良吏其治人之澤殆不可縷數然仕皆不甚顯又蹟抑以歸乃今太常君伯仲相繼舉進士為卿大夫喋喋未艾天道豈不邇哉誌而追銘之俾為善者有勸也銘曰

汾陽之孫其澤尚存高平以遷曰惟太原延德不替

洽於後昆以威治霸霸民思方盜始起一言可諭

及其既猖三軍莫禦吏率言此罔民之恤君志恤民

力犯權敵鋤強樹良厥政屹屹除彼狼莠嘉穀以植

光鄭之績歷霸再揚三世親民遺清白芳天降餘慶

厥後乃昌福以考終聞則無疆淑配慈倫後嗣同榮
勒珉新阡以永弗亡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一

四

卷第三十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一目錄
誌銘

封翰林院檢討郭君墓誌銘

封尚寶司少卿徐君墓誌銘

贈南京工部員外郎葉公遷墓誌銘

榆次知縣崔公墓誌銘

適齋簡先生墓誌銘

拙齋袁翁墓誌銘

安處士墓表

汪處士墓表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一

劉處士墓誌銘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

明故封翰林院檢討郭君墓誌銘

君諱錦字尚綱姓郭氏南昌豐城人也世居縣西北十里曲江之上兒時舉止嚴整不肯同群兒戲里中長者多器之父淇川翁諱俊嘗行賈吳越間致饒裕以貲授君使習賈君雅不喜賈又不善權子本低昂歲餘貲貨遽耗請於淇川翁曰此非兒所能願改從業儒淇川翁許之君於是負篋徒步從師受易又受春秋已又受尚書精於尚書工爲文詞顧就試有司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連弗利則嘆曰敗於賈困於學命矣夫於是今贊善君希顏生六齡矣穎異絕倫君感夢有異徵乃又歎曰吾聞積不厚不發窮不極不通意者其在吾子乎遂杜門不復就試以尚書授希顏朝夕講辯鉤引穿貫奧析隱測而希顏克傳其學嘉靖壬午希顏年甫十四髮黦然垂領而舉于鄉鄉人觀者駭矚盈渚淇川翁大喜曰夫士惡可弗擇所習邪吾兒果成其志又十年希顏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國史檢討又二年皇太子生君以恩例受封如希顏官又三年冊立東宮希顏被簡陞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

寓書諱諱勉以效忠蓋希顏不獨以文學稱儔輩

其邁往勇特執議侃侃當所自信不少徇于衆嘗折薛學士祀議及監國議下又獨抗疏以爲不可嗟乎固可以觀君之爲教矣君素端肅以禮自將所居曲江介豪族而豪族人嚴重之莫敢有犯平居不干預官府事獨與親知結里社歲時伏臘會飲盡樂飲雖多揖讓愈飭蓋其性行如此去歲庚子九月二日君奄卒于家先是傳君得腹疾飲食頓減希顏悸不自定謀乞歸養而計已至距生成化甲辰八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七曾祖諱原德祖諱惟信皆有隱德配雷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氏封孺人子男四長即希顏次希曾希思俱縣學生次希孟早夭女一適縣學生杜遷善孫男二汝寧汝成希顏解官歸將上某年月日於某山之原以葬而匍匐持其友閔中允所著狀詣予請銘以饒諸石夫以希顏之材之地崇顯可指取有而君則溘然不少待然其後也其所克享者又惡可涯涘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業賈易儒既宦而通操詘致贏利孰與豐山川出雲膚寸晦蒙厥施震霽瀰于太空君子用遇不必自躬式敷貽嗣維以教忠湛恩遐祿未見其終尚焯于

銘告無窮

封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徐君墓誌銘

君姓徐氏諱元相字弘弼常州宜興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特進左柱國文靖公之子也上世鍾離人南唐時九世祖諱綱者尉於吳愛宜興山水之勝遂家焉高祖諱福封戶部郎中曾祖諱鑑永樂間知瓊州府事有惠政民立祠祀之祖諱琳隱德不仕自戶部公三世俱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祖妣妣俱一品夫人君少則穎敏日能記千言爲文出句輒有奇

鈴山堂集

卷三

三

氣而限於足疾因棄學業守家事幹理井井有條文靖公既入相以俸餘建家廟置祭器及爲義田以贍宗族君將事承志有助焉歲歉君發粟以賑貧疫死無歸者具衣棺殯之稱貸弗能償者輒焚其券姻族賔友遠方寒士賴君助者甚衆禁飭童僕母作非法公喜曰是吾志矣公在任雖遠必時致鮮食未致不敢嘗晚年釋去家事放志林壑風日晴和雪月澄朗放舟携壺隨興所至手爲丹青以寄其適足跡不入城府二十餘年預嘗壽藏於紫雲山垣宇幽僻超然

在塵外之觀焉朔望謁家廟畢坐中庭諭子孫

不替先聞配將宜人偕老相敬如賓宜人先卒君無

他侍嫠子文燦由祖恩官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君受封如其官然仕服不時御既年八秩有司奉恩例具冠服粟帛貽君君曰封典可致耄期難逢乃始御仕服論者謂君行不易方性不矯俗樂不失真動不違禮蓋實錄云君生天順辛巳正月四日距卒嘉靖壬寅八月二十八日享壽八十有二子男六長即文燦次文煒錦衣千戶出爲季叔元槩後次文烟廣宗知縣次文煒上林苑監丞次文煒鴻臚通事次文炫早卒女三長適濟源縣丞沈誥次適成國公榮康朱

鈴山堂集

卷三

四

公今太保公希忠之嫡母也次適雲南按察司經歷陳道成孫男十四人曾孫男六將葬太保朱公曰外氏世載令德法宜得銘以彰示永禩乃自述狀而屬銘于予銘曰

徐自遷宜毓靈秀令德起家自瓊守餘慶近祥發而厚篤生文靖相 明后功在社稷昌厥後飭躬訓禮來庭授義洽宗姻達賓友出德方隆復還壽諸昆蟄蟄登章綬紫雲佳城何永入鏡石勒詞示弗朽

贈奉直大夫南京工部員外郎葉公遷墓誌

嘉靖壬午之秋南京工部員外郎葉君鶴以詔例得

贈其考石山翁如已官階奉直大夫距公之卒且葬
七年矣工部視地于邑來蘇鄉之吳塘謀改葬壤厚
流匯者曰祥癸未五月二十一日塋焉既乃礱石
刻制詞樹墓上而屬高誌其世系里居事行以昭示
永久誌曰公諱瓊字廷瑞姓葉氏上饒羊石里人曾
祖諱張福祖諱清父諱志顯娶龔氏生三子伯明德
早世仲殊仕爲永春縣令季即公也端直信厚篤行
友睦兄卒撫姪恩甚嘗割地以益其居民鬻產者必
厚償其值曰彼以貧故也建橋濟涉發儲粟賑災其
貧而弗能償者未嘗問也公以上世皆弗仕永春仕
鈴山堂集 卷五 五

州以至今官而子鏗鉅俱幼有異質績學大成
將日盛公之慶未艾也銘曰

葉系石林肇居弋陽再徙羊石代晦其光積厚發閎
初齋終修簪笏升朝繫公有子子有祿食親則享之
人曰好德公實宜之公歸既完公澤靡竟雲仍毓
以篤其慶榮光下燭錫命自天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榆次知縣崔公墓誌銘

榆次公既卒且塋二十有八年矣子三畏爲南京刑
科給事中而奉其母太孺人楊來居無何太孺人卒
予往吊給事袒括號慟拜且祈曰先君之卒也三畏

鈴山堂集 卷五 五

六

幼愚且賤銘誌未備茲以母喪還將卜日合塋於榆
次公墓惟先生哀而賜之銘予教國學於給事有一
日之雅弗克辭按狀榆次公諱岑字萬峯姓崔氏家
世蠡人曾祖顯祖甫儀皆弗仕考諱翔舉鄉薦爲金
山儒學教諭公承家學繼舉于鄉遊太學大司成稱
其文以示多士士從遊者衆居父喪墓廬講學不倦
數上春官弗第就選爲榆次令邑大捷訟難治公製
裁無留事以其餘力飭學校公署圯敝者一新之督
諸生程課親爲講說訓誘學者日起征虜大將軍師
出境上車徒數萬張其號虎公從容酬給芻糗資

濟有方闔境倚以為安治榆五年惠立厥振旁近
諸邑固不賢榆次公者然公性介特英邁自負以寒
直事上官上官即非禮遇之不為屈既有違言則慨
然歎曰是不可以已耶即日謝事歸蠡其後榆次人
勒石作去思碑又述公治績彙為錄傳焉公卒於正
德丁卯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二子長三聘
次三畏鄉舉第五人進士甲科出宰大谷考最擢今
官授勅命贈公文林郎封母為太孺人太孺人溫慎
儉勤克稱內助卒于嘉靖甲午八月三日享年八十
孫男四孔登孔躋孔升孔愚女三適某某孫女三亦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七

各許聘士族銘曰

崔世迪德業治經傳曰職訓端範刑公生剛明思奮
升再仕弗耀後乃興爰有苞羽翔帝庭如源斯渚
流澄澄銘勒玄石揚芬馨

適齋簡先生墓誌銘

適齋簡先生今大理丞騰芳之父也大理為御史按
汴擢今官念先生年高過家欲留侍先生屢趣之曰
往哉共職圖報無以我為念也於是大理不得已乃
行獨居京師鬱鬱增疾乃今計至先生之卒嘉靖
九年五月三日也年七十有七大理解官歸將以年

月日葬某山之原而屬嵩誌諸墓嵩姻也其奚以辭
謹按先生諱成字緝典以字行臨江新喻人曾祖諱
某祖諱顯漢考諱應夢皆隱德弗仕先生少穎異過
人弱冠即為鄉塾弟子師端嚴謹重里中人爭延致
之久之弗樂羈束棄去携貲一涉荆吳之境間遇奇
勝篇詠逸發已而輒復還曰適意而已豈必窮所至
為快哉先生嘗自謂少無他兄弟未卒所業結屋東
園督諸子績學其間外檻兩芝繼生人以為瑞大理
風稟英特造詣闊肆先生固心偉之曰是當成吾志
已而大理果領鄉薦報至眾賀之不虛生先生曰未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八

也已而舉進士宰石首黃岡二縣已而召為臺有馳
封之典先生皆預策之如所期焉初大理令石首迎
先生就養弗許語之曰累已行端恕人量廣審思事
得作善福興茲而有能為養大矣故大理所歷有善
狀以清白著稱超副九列為時能臣先生之教也先
生自奉甚樸服無華章室靡騰侍至族里周恤加厚
撫外氏之孤正厥孀孀頤有焉元配黎氏同邑步
溪望族有賢行封孺人繼而氏子長即大理霄騰
芳也次縣學生霖次秋芳女適教周翰先生博通書
史旁及山經地志陰陽泰下之學善以時日卦例定

太史歐君崇一所著狀皆合予乃爲銘曰

惟意之爲適匪以好遊惟義之爲訓匪祿養是謀嗟若人兮好脩其藏茲立石銘以闡其幽

拙齋袁翁墓誌銘

分宜異時其俗朴其人淳龐故多壽考拙齋翁雖既老出入里門必步鄉飲禮請不數赴優老恩例受冠帶非其好被服布素鮮綺不肯一御子孫不能強也嘉靖乙酉正月四日以壽終年八十有五云翁諱璋字宗鼎姓袁氏其先自寧州西山徙分宜入國朝族

鈴山堂集 卷三 墓誌銘

元

始大號車田袁氏高祖諱子芳生彥明彥明生象賢領永樂丁酉鄉薦象賢生正理翁父也翁生而敦重不逐群兒戲十歲喪母鞠于祖母夏侯氏夏侯語人曰昌吾家者其此子乎君外樸而中慧遇事剴析有條善治生身致殷富雖歲居月積而施舍裒益相爲流通識度恢濶銖兩不數數較然計所獲乃倍他人數數較銖兩者少時父遺之治粟于莊令取遺利自殖翁卒事無纖毫私曰吾兄弟何可背之人有急難周之恐後里中貧窶待以舉火齒豁暴露掩塋尤舉兄子二人早世翁盡力經紀其喪而撫其遺孤皆有

立其篤於義如此然匪以爲蓋天質也初娶夏氏並有婦德子一人曰怡太學生予少則與太學君同邑校因始識翁翁以家孫應樞求婚于予先祖尚書公曰袁翁令德長者可弗諾諸即主聘焉應樞今選貢禮部孫男六人次應蘭應蕙應槐俱邑學生次應桐應苓女適陳相黃乾曾孫男四銳鏗欽鎬於是翁葬縣西昌田墓木拱矣予嘗許爲銘久未執筆也應樞屢奉父命以請嗟乎德人云亡不可作矣向之朴者日以澆靡叙次翁事而系以銘庶幾以識予之慨慕云爾銘曰

鈴山堂集 卷三 墓誌銘

十

世競利以讐兮吾眎羸而弗取世徇侈以怵兮蹇獨安此素履嗟哉拙翁敦樸自躬如璞未斲有美在中厥丘崇隆厥木蒼葱厥來多祉施于孫子

安處士墓表

江之南有遺佚之士常州無錫侯村里安君嘉靖十三年閏二月癸丑終于里第明年二月乙酉塋于膠山塋之日四方來觀駢軫接轡溢于塗川子裕州大夫遣使告哀乞辭留都於是琢石紀德揭于新阡云君諱國字民泰其先黃姓高祖叔英來繼于安明善氏則是族之本也父諱祚娶司馬氏溫國文正公之

裔是生君君體質豐碩儀止詳華開朗之誠發乎
壯年弱冠爲州閭所服兼覽群籍靡不尋暢恭已飭
行愛衆親仁微密儉清晦而不耀由是月旦高於鄉
評究其所立可謂好禮尚志偉出不群者矣君初承
世基夙號殷裕既自崛起大振原田每每園倉義義
錫川之稼如茨如雲父歿後不數年富侔封君矣然
君志軌先民而不規近俗之陋氣凌物表而希播百
代之風是故知貴勤以食力也故考林澤省農時佃
夫穡人出不息之米以相其役知捐財以植義也故
恤惻嫠賑窮乏焚券盈庭蠲租二萬石養無告之老

鈴山堂集

卷三

七

知禮義以阜俗也故闢門延師號曰義塾以教里之
子弟知景行以崇哲也故飭李忠定張中丞之祠知
利濟以廣惠也故甃通商之磴鑿既旱之渠發濬塘
之粟知篤親以尚厚也故撫猶子之孤賑舅氏之落
賙業師之塾其它義行不可殫述初尚書西蜀李公
巡撫東南講求水利時濬白茆塘方牽作舍之謀屢
休盈庭之議及得君指畫一畧舉措合宜勸懲有法
民勇趨事迄于成功公大喜恨相見之晚冠發海島
中丞伍公延君至幕下策多事平伍公言于朝
爰有銀牌之錫君雅負經略志存拯人俾獲用世

所建立又豈少哉君嘗言曰昔人足蹟半天下而
不出環堵亦吳人已爾乃北遊燕薊攀銀山望天
抵居庸觀日岱宗視禮孔林已而泛大江躡巨廬循
襄漢以憩于武當又道荆溪登龍池涉震澤窮搜天
目諸山乃東至海上掠錢塘探禹穴窺天台鴈宕而
還遊各有圖紀之詩君所爲詩即事暢懷高遠清逸
自成一家言然則遺物超俗可觀於斯矣君舉聞遐
邇所至達官重卿虛館授祭文人騷士雲附景從或
以爲江南大豪不知深慈樂易敬讓以得也方將攀
逸駕於洪厓騁遐轡於關洛凌宇宙以高挹躋烟雲

鈴山堂集

卷三

七

以長遊享齡五十有四遺病而卒聞者慨然君有
子七人如山舉進士甲科入選中秘出領方州如磐
如石如京如岡如陵如其皆競爽雋茂過庭受試學
有造就予以歲丙戌典教國庠如山來立館下溫敏
而有文雖長膏統不見盈侈之色雍雍恂恂有足異
也因撫之而嘆曰蘭生謝庭玉產崑岡其有自乎已
而觀故相遂翁太宰龍濟廖公尚書二泉邵公鳳山
秦公往與君相善咸有論撰炳炳可考於是慨然
君以遠志卓行渚然淪亡微美弗述後將昌傳頌
高蹤式表幽隧用貽于後之有識者云爾其銘曰

於惟安君稟氣淑靈含和匿耀避迹巖高耽慕樂術
貫究典墳振履雲嶽弭棹蘭津坡山之幽桂樹叢生
婆娑謳吟遺忽世纓鳴瑟在御談扇猶新鴻儀零謝
覲德無因懷哉永思刻石紀文身歿名流億載永芬

汪處士墓表

汪處士歙州潛川人也家世以貨雄曾祖彥實祖仕
賢考永德高尚弗仕皆以義聞處士益振其先君之
業能不私其財以賙鄉里歲饑所活甚衆嘗製臬著
之衣千襲以散施貧民夷佛嶺之道鑿石築亭以便
行者率族衆建祠祀先多行義事而罔德色潛川之
鈴山堂集 卷三 誌銘 五

人稱焉蚤年商遊齊魯有鬻息女者處士以金買之
既而母子相携慟哭不忍去處士惻然歸其女而置
金不問民饑無所得食則赴水自湛處士亟募篙工
拏舟拯之義聲震一時齊魯之人稱之如潛川焉處
士享年八十有四終于家其遠邇築獨窮窶之人皆
曰汪公亡吾無所告依而生訟爭弗決者曰安得汪
公在一言即渙然釋矣其貽慕弗忘如此處士諱相
字以輔別號澹菴生宣德乙卯十一月三十日其卒
以正德戊寅十二月十九日配張氏有賢行二子曰
柳曰櫛孫男四文柯太學生文珣文瑄文玠俱郡學

生予往讀少傳王文恪公所著澹菴談藹處士春秋
八十而有童孺之色曰近古之息心人也既已得翁
之爲人同寅潘公歎人也又亟道翁善弗置嗚呼處
士以一布衣而能施澤於人假令有官秩膺民社寄
其不能憂人之憂澤之所及不尤廣耶而世有官秩
膺民社寄者視民之窮非惟弗加恤又從而厲焉則
如處士者其可不表以爲後勸耶系之銘曰

汪自越國肇封于唐烈在王室德庇其鄉繇宋歷元
鄉火嚴祀璽勅金書昭于世世惟公之姓碩大延蕃
其來者遠如流有源孰散其藏而弗自有載其休聲

鈴山堂集 卷三 誌銘 十四

以遺永久惟公懋德是大其門壽豈令終訖訖子孫
倬哉潛川百室攸萃爲善有後惟汪公是視

耕隱劉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進字景暉劉姓本泰和株林與前吏部尚書
劉崧同出南唐學士某之裔祖世明徙家萬安石洲
遂稱爲石洲劉氏六傳曰明德者仕元爲廉訪司知
事於處士爲曾祖祖諱彥達以易經魁江西鄉試仕
終府學教授父諱善慶正統己未進士官至刑部員
外郎娶郭氏生君兄弟三人而君最季髮未植即失
父母獨與二兄居父吏廉寡遺貲君推財聽兄無所

兄泉仕為佳林府同知君念家督在已乃不為舉
子學學為詩甚溺探蒐古籍名家句解節會久之放
意數詞往往不落世調可覽誦又喜讀史研核今往
興衰治亂之故間出已見置論褒貶且慕許由善卷
嚴陵之為人風淪寓遐心焉劉氏世以節縮築富君
尤朴嗇自善故產著益豐然顧義而尚儉伎其女兒
有子曰蕭晁少孤危君取鞠於家為置婚還其奪業
竟得存女兒後性喜客隨具治食為娛酒酣輒誦先
世遺文召諸孫及他子弟聽之自傷早孤遇祖考愍
忌必變服泣奠絕弗修浮屠事厭風水陰陽拘忌之

鈴山堂集

卷三

五

說每曰郭景純乃不自保其躬墓經何可信也世謂
篤論平生絕跡城府終身不註吏議自號耕隱人亦
呼為耕隱先生云君素鮮疾病嘉靖丁酉九月三日
微不適遂終於正寢生景泰甲戌年八十有四配蕭
氏繼配顏氏子男三長椿早世仲梅青田縣學訓導
季杞封文林郎龍溪知縣孫男五長天球次天授舉
進士初令龍溪入為刑部主事次天賜天職天簡將
葬刑部以文林公之命具處士行實乞予銘其言曰
先祖有善弗揚不孝無是而稱之之謂誣不肖不敢
陷於斯二者其友陳進士昌積稱引克合可徵為之

鈴山堂集

雷也可以秉穫潛也可以遠注揭揭處士植義務滋
有善弗施吾見其孫執憲而文是將大其門乎

鈴山堂集

卷三

六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一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二目錄

墓誌銘 表 傳

溧陽徐夫人墓表

封大淑人王氏墓碣銘

太淑人栢氏墓誌銘

淑人王氏墓誌銘

封大淑人李氏墓誌銘

封恭人秦氏墓誌銘

封安人陶氏墓誌銘

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鈴山堂集 卷三十二目錄

安人周氏墓誌銘

封安人高氏墓誌銘

封宜人范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呂氏墓誌銘

御史朱君妻封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唐君妻墓誌銘

華母傳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溧陽徐夫人墓表

南京光祿少卿朝列大夫史公諱後之夫人徐氏以嘉靖十三年閏二月甲寅卒以十一月壬寅葬從光祿公之墓而其子進士際請予詞刻於隧首之石嗚呼光祿公之歿橫罹讒誣聞者傷之矣當是時際子然立外侮叢至坎懍萬狀夫人銜茹悲苦獨撫其子曰往成汝學必力以無墜父志際感奮折節才譽隱起一時名卿文士無不知之者由是舉進士甲科試政銓曹會奉詔使南方便道歸省夫人命服拜床下時天人已寢疾一見歡甚既而悲不自勝母子相泣閭里聚觀歎息曰幸哉有子乃再振厥世夫人之教也蓋越兩月而夫人卒際克盡力後事云徐氏惟中山王開國勳第一世享爵秩碩大顯盛夫人王七世孫太子太傅魏國莊靖公之季女太子太傅成國莊簡公之外孫也慈愛稠息弗輕許字光祿公舉進士為南京刑科給事中有一盛名莊靖公見器之遂許妻焉夫人柔明低憤相其夫以正而順事其姑以敬撫滕御以寬際前配王出也蓋視育之已已所出嗚呼

能不恃其貴富而克盡其行己之道固所弗能而安處之以俟夫天之定此學士大夫之所難也而以女子能之豈不賢哉石門之阡伉儷同藏厥澤孔延來者其昌乎

封太淑人王氏墓碣銘

太淑人王氏吏部侍郎徐公縉之母也始公之考封君諱潮元配沈氏父無嗣聞太淑人在室有賢稱乃受于王之廟而歸太淑人既入門敬以承舅姑恭以順夫嫡徐故碩宗也家食干指泉貨出納之度先祭賓燕之需男女耕織之業僮僕之役其食飲服用盈

鈴山堂集

卷三 誌銘

二

縮之節緒錯絲焚莫之適理太淑人躬任其勞凡所處畫條度整然而沈夫人自讓其能遂授以家政上下仰成焉封君逸老湖山寄興吟咏樂室治圃以奉親爲樂曾不內顧者繁太淑人是賴太淑人生二子長即吏部公次曰紳吏部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以初考得貤封沈而王例不獲封建侍今上于講幄擢貳銓曹於是太淑人始有今封使者捧誥書至第衆以爲榮然太淑人不色喜曰封君之弗逮也既而公遭誣譖乃至落職以歸衆以爲惜然太淑人不色愠曰謗起無稽而成於不察過不在子也君子謂太

淑人明于大誼令于慈誨可不謂賢乎女一適而雍孫男六玄度玄慶玄成玄齡玄理玄佐生景泰壬申四月廿六日卒嘉靖壬寅七月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九葬以明年癸卯二月十日墓在吳縣西洞庭金鐸山從封君之兆吏部以書來告高使刻詞隧首之石嵩獲交於公四十年視若弟昆誼不得辭謹敘而系之以銘銘曰

猗嗟淑人夙稟懿質昔在若考慎所攸匹爰歸于徐宜其家室孝媚諸姑敬順弗失克勤任事肅共翼翼亦既有子展也大成博綜墳籍蔚爲儒英爰自文苑

鈴山堂集

卷三 誌銘

三

遂陟銓衡誥書煌煌言即干第八首金葩龍文雙峙介福名堂維帝之制始造之艱晚則多祉古稱媿耦萬福之原不觀夫人實大徐門以引勿替蟄蟄後昆勒詞貞石以永其存

太淑人栢氏墓誌銘

太淑人栢氏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諱珍父也被選爲憲廟賢妃其姊也榮祿大夫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袁公諱彬舅也初授中書舍人繼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諱其夫也初榮祿公起行伍扈從英宗皇帝北狩艱危翊護實懋厥功天順復辟即拜錦衣

時府恩寵冠一時太淑人來歸其門族類
見其有驕盈之色敬事舅姑順承夫子仁卹姻族內
外稱宜焉生天順己卯七月一日卒嘉靖己丑七月
二十八日其壽七十有一九月二十二日合葬都城
東北花園之原子三人長天章錦衣都指揮僉事管
鎮撫司事次某某先卒女二適都指揮狄唐錦衣指
揮張達孫一人良憑將塋天章以予鄉人也故來請
銘銘曰

烈烈榮祿扈蹕沙漠險難周旋執事有恪虞淵日浴
渤海龍翔錫命酬勲榮戟旂常燕及嗣人休有耿光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婉婉夫人 帝妃之姊來嬪素蒙寵信主祭歲時來
寧列侯戚里文駟雕軒錯繡紛綺維貴弗盈維富弗
有載其德仁以峙永久孰豐其川弗其源都城之
東鬱鬱崇原夫也同藏松楸日繁滌美昭先俾世勿
謬

淑人王氏墓誌銘

淑人王氏京師人歸于張為錦衣指揮使其之次室
年六十有四以嘉靖十年 月十日卒于乾寧之里
第惟張氏為國戚里爵號命書燕及宗親顯盛光大
淑人每至京師入朝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眷之翟離文錦之袍寶簪珠珥之飾饈饌珍異之饌
養子甚厚時顧問家事及閭閻民隱淑人敷對有儀
凡可惠利下人者力替成之人以是稱其賢錦衣君
元配金氏淑人佐之執謙敦素罔有違言門內與與
如也淑人生子一人曰偉蚤世女三人長適魏國公
徐鵬舉次適瑞安侯王橋次適恭順侯吳世興子某
淑人之卒也 昭聖聞計遣中官賜奠賻是年五月
日葬祔于先塋之次於是太師昌國公謀于宗人
曰叔母有賢德葬宜有銘示後迺來請銘銘曰
託靈椒塗慶之多朝于內庭服委佗姻戚來壽車駢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羅流其下世傷如何銘勒玄石永弗磨

封太淑人李氏墓誌銘

兵部尚書楊公總督陝西邊務之三年母封太淑人
李氏卒于固原督府之寢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
四日也年八十有一先是尚書以太淑人年高疏乞
休致歸養 上以邊場事殷詔奪之俸二級既乃黠
虜犯邊公督師擊之績聞詔復其俸加太子少保君
子曰賢哉楊公不遺親孝也勤事忠也至是有司議
太淑人卹典詔遣官賜祭葬如例而厥考贈尚書魏
公歿且葬若干年於是并賜祭以從公之請蓋異數

云太淑人姓李氏家世蒲州人生而雅重不妄發言歸魏翁以孝謹稱翁筮仕幕職歷佐州郡以伉直忤貴倖屢顛沛至空囊以歸太淑人浣衣疏食自若生今尚書公少雄畧負氣蘄然見頭角太淑人雖奇之意嘗抑之不假以色辭尚書舉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僉事副使謫通判起爲山東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遭誣訐家食三年復起叅政河南陞浙江按察使尋巡撫寧夏以陟今官太淑人皆至官食其祿既屬疾念孤翁每欲置義田贍族弗果而尚書已割俸歸管其事則喜曰子克成先志吾無憾矣子男

鈴山堂集

卷三

六

七人長守仁次守義次即尚書公守禮次守智守信守廉守潔女四孫男十五曾孫男二尚書十以年

月

日合祔於魏翁之兆而書末屬銘其墓謹按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豈獨以貴又因以徵其賢焉尚書功在王室蔚爲名卿非母之賢而能然哉若太淑人者是宜銘銘曰

天欲生賢益人國必先令德施訓育於古爲教昌胎腹長而不遷乃習熟呼嗟楊母真令淑相夫歷艱險自服撫成尚書國器夙官箴在堂日祗肅天爲作善昇全福見子八座厚食祿龍章褒錫恩輝煜況成美

志惠里族勒銘玄室流馨醜

封恭人秦氏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黃巖劉公舜弼巡撫河北歸之明年爲嘉靖壬寅五月二十七日喪厥配秦恭人于家公哭之哀明年月日祔葬於先墓韓山之陽而其子貢士承裕入京師泣告子曰承裕奉父命乞吾母之銘所以慰吾父之思也予悲其言不能辭按狀恭人秦氏世家山西蒲州父諱某仕至陝西按察副使初按察公爲御史居京師與刑部郎中劉北村先生友善先生仲子今都憲未授室間以婚請按察

鈴山堂集

卷三

七

公諾焉秦家蒲劉家襄垣兩翁雅相契合婚媾惟良不以千里爲遠也恭人歸劉氏年十六而內外稱其有禮事姑張夫人每飯必親操金齏烹調之不取以他事解而姑安其孝都憲未第時家稍不繼恭人即脫簪佐費及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給事中旋以言被謫稍弗憚恭人趣之泣任曰君豈不安於命哉其後歷藩臬至今官恭人皆從行隨事規益而夫賴其助此公之所以哭而哀者也恭人卒時年五十有二生三男子長承裕弱冠舉于鄉次承華承祥劉氏自北村先生科第起家伯子紫巖公仕至吏部尚書

予與同官翰林歲丁丑與都憲同校文禮聞契分夙厚故銘也不可以辭銘曰

懿哉夫人婦所宗以榮繼與繁其功姑婢內事竭孝恭相厥君子敬以忠關雎雞鳴有古風孰窺其庭肅而雍衆流象賢常奮庸惜哉中殞壽不崇韓山峨峨鑿斯宮勒詞鏡石垂無窮

封安人陶氏墓誌銘

臨守徐君用中之母封安人陶氏以嘉靖癸未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之私第方是時安人年六十九矣先是君曰謀歸養疏再上求致其事不得請常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一

悒悒不自聊及聞計祖括號慟以書告其友高曰微官羈人爰及大故傷哉上明年甲申之十一月某日附于考建安訓導封刑部上事諱某之墓而屬高誌其葬按陶氏常州武進人安人之考武岡州學正諱永以行義聞于鄉博極羣書尤邃於經及門受教多名士安人生于武岡之學舍少則淑慧以習於父母之教也故能通書史大義仰俯有儀以閑於婦之則也故舅姑謂得賢婦妯娌敬事恭謹為以為女師以安於夫之貧也故績紉儉勤出奩具以相其費而不言刑部素伉直非是是無所苟合為建安安人

諸士以嚴安人曰是吾父嘗然及聞其數以言

司則止之曰卑位伉言非福也蓋歸乎刑部由是罷

歸以就其子之封蓋孺人之為女為婦者如此生子

四人長學蚤卒次即臨江君名問用中字也次思次

辨臨江廉靜而文志期古人於世所謂毀譽欣戚一

不以屑意蓋有以自養者識者以是知母之能教也

女二適劉宗陽吳仁孫男四天叙天秩天衢其一尚

幼銘曰

命於朝寵服以宜里有色養婦子嘻嘻殖祿考終無

盛與夷仕則遠違朝夕孔悲刻銘幽宮慰其子之思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九

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太孺人阮氏故儒家女延平守孫公諱某之次室實生今春坊中允承恩嘉靖初元上登極推恩以受今封太孺人始入門事嫡姚宜人得其歡心姚嬰未疾臥床褥太孺人晨夕侍湯藥靡懈病亟以子曰桓甫者囑太孺人曰是累汝矣可善視之太孺人鞠養顧復以有成立延平公即世內外多故太孺人幹理勤瘁中允君以故得專力問學起家進士入中秘文譽著聞于時太孺人性煦煦慈愛婢僕不忍譴呵寒

必預治服履遺之見里中寒餒者憮然憐之
之身務儉約寸銖尺帛不忍妄費雖受封冠帔朱袍
罕御以布素終其身焉初中允君官翰林乞歸侍
久之不忍去太孺人屢趣之曰爾荷國恩宜自効毋
以我爲念中允君不得已行歲餘輒復思歸嘗冊封
安南及校文南畿皆假道一歸省最後則疏乞終養
詞甚懇切上許之歸踰年太孺人卒享年七十有
七於是太孺人稱備福中允君稱孝矣孫男克紹克
懋次尚幼明年某月日葬蟠龍塘延平公之墓中允
自述狀以予舊同史局來請銘銘曰

鈴山堂集

卷三

十

孰昌厥家萬福攸始奕奕宮臣夫人之子匪家之昌
維國之光爰以子貴錫命斯皇維詔後人刻銘以
葬

安人周氏墓誌銘

安人周氏泰順知縣劉君桐之妻南京刑部郎中夢
詩之母也刑部以主事初考例得貤封其親當是時
泰順自守其職毋徇被勅有令封曰安人云安人靜
而正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蓋泰順爲諸生也
貧而專於學既領鄉薦爲校官河南夏縣浙天台
邑其貧猶然也而敦學弗怠安人能以勤儉相之統

續細綴敝衣菲食未嘗有怨尤感之色已而君擢
宰漳浦泰順兩邑及子成進士官于朝豐顯矣安人
處之未嘗易其素也泰順始迎二親至官邸食其祿
其後春秋高不能復至安人獨留家以養敬恭朝夕
未嘗有違志而舅姑安之忘其子之在外也安人生
子四人長即刑部次夢禮夢賢次夢弼蚤世嘉靖甲
申四月十八日安人卒於永新之私第年五十有四
蓋刑部敏銳踴躍絕弱冠筮仕劇曹迅邁有聞遠且大
未艾也而安人弗待矣生成化辛卯九月二十四日
葬於某年月日墓某山之原銘曰

鈴山堂集

卷三

十一

循其約弗墮履處其肅弗銜盈德維令慶以增刻茲
銘美可徵

封安人高氏墓誌銘

安人姓高氏福州候官人封戶部主事莊君文玄之
妻南昌守惟春之母也曾祖諱旭提學江西按察僉
事祖諱某承事郎考諱某清遠教諭安人在家以能
事其繼母爲父所鍾愛歸于莊能以事父母者事其
舅姑舅姑安之其處妯娌和而有節其御臧獲嚴而
有恩雖處豐裕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治宿祭中
饋之事既老猶身親之家衆有能者不付也戶部君

曰余教桐江瓊海出而訓課諸生樂與賢士大夫遊
能不以内事嬰吾慮者吾妻有助焉耳比余乞休歸
吾妻喜慰過於居官蓋世人之所慕榮與利者安人
無嗜焉其端雅修潔天性獨得也生二子惟春舉進
士筮仕戶曹歷知黃州南安南昌三郡治行稱最次
惟慎安人以嘉靖五年七月十二日卒于家春秋五
十有三明年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於是戶部自述
其妻之世出行事授之南昌以來乞銘銘曰

陰教之興女有圖史師氏命之罔匪內事世弊俗嬗
茲道以弛於惟夫人稟受天至菲食卑躬靖慎明智

鈴山堂集

卷三 誌銘

三

言循于經行協于軌弗勸而能允也女士配淑胤賢
有顯厥世尚配古人輝光無止

封宜人范氏墓誌銘

宜人范氏太平知府龍公夔之妻太常寺卿暹之婦
上林苑監蕃育署錄事復初醫學正科復祚鄉貢進
士復禮之母也范氏之先蘇州常熟人祖隸尺籍於
錦衣衛遂家京師是時太常公以能書直內閣兩家
往來宜人之父諱順知太守必貴故歸以其子宜人
入奉舅姑并曰親操恭儉有制外內稱賢太守始領
鄉薦累上春官不偶不能無尤感之色宜人數慰喻

之曰幸無贖所業觀君器貌豈得終抑耶
果舉進士高第歷官郎署出綰郡符勤慎著稱皆宜
人有助焉生于四人其季復祐亦例受冠帶蚤卒女
一適都憲高公仲子祚孫男四曾孫男一於是太守
謝政歸卒十餘年矣宜人壽至七十有七見其子列
仕籍名薦書諸孫玉立衍衍愉愉媚于朝夕嘉靖丙
戌四月十七日卒于宜春之里第是歲九月日啓太
守公之墳而合墓焉其葬也諸子以銘爲請銘曰
有幽新宮袁水之鄉曰嬪邦侯終也同藏吁嗟夫人
有德有祉異恩斯來吾見其子

鈴山堂集

卷三 誌銘

三

封太孺人呂氏墓誌銘

太孺人呂氏世家鎮江贈監察御史曹公諱綬之妻
南京太僕少卿倣之母年七十三以嘉靖癸巳三月
十日卒明年十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子三人長即
太僕舉進士爲御史才名聞于時仲曰倣其季曰儒
蚤卒女二適林禧施良孫男六人恒悅悅恬懷慎孫
女五人適朱節費悅王思范曉錢某太孺人明慧而
仁恭慎以有禮始入門事姑嚴氏承顏色教令能得
其權相御史公得輔佐之宜公蚤世撫教諸子備歷
勞勩曹氏中落矣乃豐顯裕盛子姓蕃衍有今日實

太孺人之力焉將葬太僕以予同年友也故求屬以銘銘曰

油雲膏施百穀泄泄相我御史夫人之懿夫人頎頎明飭靜嘉蓄澤肇祥以啓有家爰有美子維國之華爲中執法糾慝正邪出使入侍里第來過車服駢羅京江之涯 皇有命書金葩珉首閣老宗工撰言爲壽剖牲考鍾黍稷遶豆告其先人奏假在廟京人聚觀太息嗟咨誰之瘁矣碩茂榮滋偉歟夫人德實致之于前有繼于後有貽說諸孫服習書詩考終得願萬福如茨其來未艾視此銘詞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南

監察御史朱君妻封孺人墓誌銘

御史朱君士光奉命按吳道聞其配姚氏之喪泣自書狀走使入金陵以來請銘曰吾妻新昌人宋狀元勉之後也自其爲女十一歲無母能事父而孝理其家而整撫其幼弟妹食飲衣服不失其時比歸予年始十六能以事父者事吾先大夫太恭人以理父家者理吾家予少也若多疾吾妻規諫調護有隱德焉尤能相勉以勤予少時讀書膏火進飲餼有常度予成進士令旌德海鹽二邑吾妻皆隨能荷舍以嚴口惟市蔬必記籍至門擊析咎鑄納焉僮母得踰閭海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五

臺也前之爲今多坐累弗振其得以御史自予始使予守官幸免於過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居臺遇事利病得朱未敢以嘿即涉譴拂叵測或憂之吾妻弗吾過也及予免先大夫喪將入京則止之曰君言職也顧今得言耶尚出耶往食祿而憂焉若守此田里逸身而薄享以遺爾子孫也是歲庚辰 先帝南巡郡邑繹驤而嘆曰我爲婦人而得從子隱幸矣其智性明識理道多此類予居再期 今上登極乃出出後巡離山西一年入臺又一年乃有今命斬取道還家而吾妻亡矣悲夫吾妻之葬也子其爲我銘焉嘗觀於今士大夫材行器業有聞于時非獨自樹礪要亦有內助焉然內行弗克彰觀其夫所既立與其所稱而思者其賢可知矣孺人生子一人曰詒女一人適吾友傅御史冠卿之孫纓期年而纓卒誓守不二孺人憐其女之孀也數勞苦慰勉之從其志生某年月日卒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八葬以某月日墓某山之原銘曰姚世望筠篤生夫人邦伯維舅御史是嬪少則來歸已享其貴匪貴之享職縫主饋兩邑之治去常見思臺中之議嚮屬弗隨維克相之厥聞以馳約取深虞

亦審其時士也則難矧女之爲易以傳之跡此銘詩

鄉進士唐君妻朱氏墓誌銘

唐與朱同望晉寧而同出於浙江之嚴州其先在

國初俱發戍雲南中衛領屯種由是居晉寧兩家同里間相好也孺人之父諱克瀛景泰中領省薦仕定州訓導兄諱鳳成化甲午與唐君以敬又同領省薦以敬爲其子佐擇婦聞孺人賢遂委禽焉蓋孺人之未行也克開內則鍾愛於父若兄稱賢女既歸也舅判成都從姑在宦邸孝謹無違禮稱賢婦相其夫力學有文領弘治壬子省薦克世其業稱賢妻迨其夫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六

一

之歿也執舅與夫喪稱未亡人遺孤者三長曰鉞次曰錡次曰鐸皆甫髫髻保抱携持矢濟艱難而迄見其子之成於是稱賢母焉孺人生成化辛卯十月十有七日卒嘉靖戊子二月二十有五日年五十有八錡舉進士甲科觀政戶部聞孺人訃奔歸以明年己丑某月日合葬于某山之原予教國子錡爲諸生館下知其文行奇之故孺人之葬也錡拜泣奉狀以請予銘其友戶部主事孫君道夫實著狀詞之以請乃爲銘曰

誨子而彥服位仕朝弗享其榮告也劬

世則多

云胡弗悲倚嗟孺人銘永其垂

華母傳

華母孺人姓鄒氏常州無錫人也華與鄒同望于錫兩家皆豐財產而孺人之父曰某娶王氏尚書文肅公女也孺人始往來外氏容櫛端雅進止有度文肅異之於是華處士東洋君久無子晚得子曰鯨愛之爲擇所配聞鄒女賢而文肅於華君故厚善即媒往求焉議以克協孺人來歸上下莫不贊賀姑年高有疾孺人事之怡謹盡孝或淹月衣悅不釋姑臨終祝曰新婦事我善願新婦有子婦亦如新婦善事我也

鈴山堂集

卷三誌銘

七

一

東洋君卒鯨治葬與祭咸中禮孺人實相之而鯨下果人也遇事敏敏直氣昌辭乞乞期自樹顧遭訟繫連歲不得白歸乃以疾終孺人含茹悲苦公私酬應持危舉墜督教諸子使就學爲鄉里善士東洋君之業弗衰焉初鯨生子八人女五人而側出者四男一女孺人愛視之如一孺人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家嘗火什器俱毀孺人無戚感之色曰物存毀有數惟省已答譴而已孺人卒時年五十有七八子者長曰延壽次延禧延慶延祚延禮延福延祿延緒論曰先王之世非獨外治蓋亦有內教焉故女子必

有師圖史陳誠蓄德勸志化行閭門後彤史職廢婦
則姆訓不及於家若今鄉孺人之賢無假輔告動應
禮法非其待於天然歟抑陶淬漸習族類顯碩有
自哉

鈴山堂集

不卷三書錄

六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二終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三目錄

碑 阡表

勅修棗林祖塋紀 恩之碑

嘉林阡表

慈德阡表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恭肅周公墓表

南京戶部尚書約菴周公墓表

贈尚書實菴胡公墓表銘

畜德發祥之碑

鈴山堂集

不卷三書錄

一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二

碑 阡表

勅修棗村祖塋紀 恩之碑

惟我祖考純德府君既卒且葬之三十有八年其孫
嵩叨爲 天子輔弼之臣既得 賜誥累贈府君少
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惟是先塋
在故鄉蕪陋久不治嵩謹具疏言臣少失怙賴祖教
育成入臣甫得第祖隨故彼因貧乏聊且營葬每圖
改遷未能如願此臣平生固極之懷比聞塋被水嚙
愈加傍徨弗克寧處切念臣祖倚蒙 皇上推恩賜

鈴山堂集

卷三十二

一

官一品而丘壠荒穢有同民庶臣恒焉割中不孝之
罪無所逃焉顧臣以職守未敢暫離即欲改葬無可
託之人伏望 聖慈矜察暫准男少卿世蕃回籍代
理其事存歿感幸之至 上曰嵩輔政有年勤勞素
著伊祖職著工部遣官造葬仍賜祭二壇不爲例而
蕃 欽准賜假以行遣工部貢外郎周徽董治塋役
遣布政參議方任袁州府知府徐慎 諭祭雨露之
恩詔被幽壤山川草木俱有榮耀焉益令臣寮父母
授計者例得祭葬至於上逮先祖 卹典追賜則宜
無此比也於是蕃恭捧 綸命抵家用持特告于府

君之墓始 卹典追賜而諸諸宗老謀諸姻戚及

士大夫咸謂體魄安厝已久輕動非宜惟增拓規制
修飭墳壙視塋後水所衝噬之處實以厚土周迴繚
以崇垣中闢和道樹 詔錫之碑前作拜享之堂凡
所建造一從 典制以丙午四月始事十月迄工闕
壯遂固風氣完萃鬱然改觀矣蕃事竣還京臣父子
詣 闕下頃首謝書乃涕泣言曰嵩也不天早失慈
父笑然孤童子不自意遭際 聖明致位崇顯獲
微寵靈及追崇其先豈嵩之能定賴我祖宗積德餘
慶之所致也維我 高祖平蕃府君位至方岳邁績

鈴山堂集

卷三十二

一

儲休寔啓有家肆及我 祖蕃德行善志樂布韋不
求聞達財讓諸父橫逆不 厚惠施不可殫述語
在汪太史誌中雖生平遵晦一命未沾而褒大顯榮
荐加身後然則天 福善既久益章詎不有徵也哉
惟嵩之弗類忝竊高位受 上殊采報稱未能徒感
且愧謹敘述 鴻典爰識歲月勒諸貞石昭示方來
世世子孫仰戴 天恩於無疆云

嘉林阡表

嘉林者嚴氏之先塋在焉岡阜嶺旋慈不深秀說者
謂爲吉壤故 嘉林云始自 嚴大父今贈少傅

諱璉葬于斯弘治乙卯先君歿其年八月十五日

于斯先君歿後五十年以嵩入內閣累贈至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護身殿大學

士初任禮部時先君贈太子太保得學士張肩川先

字初撰神道之銘迺今錫命有以迺再伐石樹墓上

以昭聖恩而不肖當泣血自為識曰先君歿時不

肖孤年甫十六是歲寒當大比提學莆田黃先生按

縣既考預就試矣先君忽遽疾度不起撫而語之曰

吾期汝一第以成吾志今若此命矣又曰凡學不日

進則日退業無墮於垂成志固盡於自足即汝他日

獲成吾志者吾目瞑矣言已潛然而泣嗚呼今尚忍

言哉先君能詩善屬對性嚴毅弱冠出教童蒙諸生

櫟楚不少貸不肖始能言坐置膝上口授之書督課

寒暑不輟不肖方亂書史皆成誦亦能為文先君喜

語先夫人曰惟教此子他不足計也乃益禮致良師

訓之集諸學徒而館餼之雖貲耗弗計鄉人群驩誚

之忌者計散其徒以撓敗之而先君志益堅先夫人

忍貧助之亦無少懈鄉邑鮮得異書間得一書手自

抄錄俾習讀焉常曰世人恒市腴田以遺子孫吾惟

遺汝一經用世澤物具在此矣因自號仰雲以見志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三

三

一

嗚呼此先君之為教不肖如此也先君歷覽史傳嘗

舉古人孝義事而力行之得甘肅不奉親則不先

嘗處二弟犯侮弗校其遜忍有人所不堪者嫺族有

急難援赴恐後家無餘蓄而輟已以賙匱乏常如不

及然性疾惡數面斥人過里中有為不善者惟恐先

君之聞之也有售田者增直償之曰彼為貧也多

行善事而口不言曰所謂陰德者施於冥冥不求人

知耳比卒遠近聞者嗟悼不置遠方遊士泣造墓下

瞻禮而去日相續人始知先君有隱德云嗚呼此先

君之為志行如此也嵩也將何以克紹先德而敬承

明訓也耶先夫人晏氏慈德淑行別有表蓋先君歿

後三年不肖舉于鄉又六年成進士列官于朝初

贈先君翰林編修加贈禮部左侍郎又贈南京吏部

尚書又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五贈

今官於是不肖孤泣而言曰古所謂賢人君子者非

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惟以不失其良心克全夫天理

民彝之正耳事親孝兄弟友待物仁臨財讓急困義

無為其所不為能忍其所不可忍雖鄉魯上賢之至

行不過此耳惟是數者先君實允蹈之宜有貴位享

遐福而年纔四十有三齋志以歿不亦悲夫雖然幸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三

四

一

賴 聖天子推錫之典宰階顯號光寵光大貴於無窮語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信哉昔在乙未之歲不肖孤以南平吏部考績過家獲躬掃先塋稍加開治詎今又十年始克以一品追命之榮刻之珉石而具列先君行義之槩以表諸阡以志夫小子蒿之遭時竊位幸有今日者皆仰承先君之遺云耳嘉靖二十六年歲在丁未四月既望男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 謹書

慈德阡表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三

五

惟我顯妣夫人之歿且葬距今三十有九年矣不肖出從仕塋域曠焉久弗治嘉靖丙午男太常少卿世蕃蒙 恩賜假歸廼命以特牲告墓涓日鳩工畚土芟薿闢其式廓壤樹封植增厚而勒石題曰慈德之阡既不肖孤泣血自為識曰夫人姓晏氏世家新喻祖諱大章以富聞嘗出粟賑饑 聖書旌其門考諱仕望鄉里稱善士不肖聞諸宗老曰夫人來歸事舅姑盡敬養之禮饌饋必親執事必率先曰吾家婦也處妯娌無犯迕之氣取與必以讓寺親黨敦睦嫺仁恤之行惠愛必周恭惟 先君孝友毅直動式古訓

勇為義而怯於利雖出至性而夫人有損之遺及先君教不肖歷艱匱之苦不幸先君背撫其遺孤舍茹辛楚抱病疾之戚當此之時親屬橫侮屢至夫人但安受曰蒼蒼者侯其定也不肖孤免喪踰年幸領省薦夫人悲不自勝曰先君弗及見也及上春官總戀不忍別母子相持悲泣見者為惻既幸舉進士入官翰林迎夫人就養居二年以先祖之喪歸歸又明年而夫人疾奄至大故荐罹酷罰呼天之痛無所及焉夫人慈愛異甚當疾革尚慮傷子之懷給以少間絕時盼睞者久之嗚呼痛孰甚歟夫人生正統丁卯二月二十九日卒正德己巳六月二十五日得年止六十有三以明年庚午八月二十八日葬于里社下金鉤形與先君嘉林之阡異兆而相望先是霖雨彌旬當葬之日白日杲杲葵畢雨復如初夫人以不肖貴仰荷 聖恩推錫累贈至一品夫人然念少也孤雖得祿仕先君弗逮養母雖逮養弗久且初仕而貧卒之日無以為斂不自意 聖恩至今日受 上恩渥祿賜豐盈飫其家人昔 文正有忍令若曹享富貴之語予同其情焉爰述斯文以示子孫以志吾終天之哀其諸懿行見於侍讀徐南峯先生所述誌則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三

六

不復書云嘉靖二十六年歲在丁未四月既望男具
官嚴嵩謹書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恭肅周公墓表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周公以嘉靖丁未正月二十九
日卒于位 皇帝既加贈太子太保議謚恭肅賜之
祭命以其喪乘傳舟濟而歸已又遣有司治其葬地
於是嗣子國南乃請予表其隧公之為南司寇也蓋
致其政且數年矣其復起而為司空治河于濟俄兼
右都御史而督漕于淮當是時 聖天子將大計朝
吏之治而汰其不肖者而都察院吏部實柄其事於

鈴山堂集

卷三

七

是召為左都御史堂院其明年合凡京朝官聽察其
賢否去留之而公則欽承 聖天子明命詳為廉覈
留其賢者而降黜其不肖者天下翕然謂至公至明
而吏治一清又明年進冢宰堂銓而大計天下之吏
亦然然為宰纔兩閱月以疾告遂至不祿天下惜焉
公世吳江人諱用字行之初舉進士授行人以材掄
為南京兵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禮科遷廣東叅
議浙江按察副使丁內艱服闋改山東臨清兵備尋
遷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提督軍務南贛居二年召管院事未幾陞吏部

侍郎轉左以註誤調南京刑部右侍郎明年轉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管院事陞南京刑部尚書會 廟

災自陳致仕乃復起而至正位冢卿前後歷官蓋四
十餘年所泄有茂功警名其詳具狀誌余不論論其
大者正德間天下所疾苦莫如逆豎妖僧然時方用
事氣勢薰灼人莫之敢嬰公獨抗疏諫迎西番法王
及劾中貴人擅政不法乞貶竄以謝天下處嶺以南
最久蓋人人有父母之愛番禺盜作亂親履行間督
兵剿之級幾千號有大踰然盡縱其所獲配類之可
疑者而不肯妄戮一人以彌千級之數又見其寮坐

鈴山堂集

卷三

八

未有首功當免輒以已所斬級投而掩之以故公蹟
不見旌於 朝而物論則歸之臨清多盜公諭使相
首免罪而盜以戢又抑鎮守中貴人橫征傳給民賴
其便洛中大饑公為方伯清戎責不在已然急民之
窮不忍安坐以視則為躬循閭閻設方畧賑而活之
盜萃汀贛之間為患積歲公不怠捕告其屬各務
澄其源既經沈蠲通而德化四流於是盜黨自悔欲
來乞生公因召令自翦其黨不悛者而盜悉平民之
得所與否大抵係守令歲遺臺臣出按苟不舛於揚
激則守令得而民安矣公堂廉獨切切以誠臺臣故

事太宰典銓少事等不與之官公獨脫去
格志已以相質斷必當乃止落六所濫鑑無不合於
輿論公素鮮嗜欲官落泉時即獨居不以家隨是以
既老益強凡享年七十有二曾大父景芳大父瑄父
昂皆不仕而大父父則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右都御
史二妣皆贈夫人配施氏封孺人加贈夫人子四人
國南右府都事兆南太學生式南乾南縣學生孫男
八人孫女二人公有至性少時父母疾嘗割股進愈
之而絕不以言及後居二喪哀毀逾禮終三載不御
酒肉端慙自持不苟笑言自律甚廉自奉甚約誠可
鈐山堂集 卷五 九

南京戶部尚書約菴周公墓表

太子少保南京戶部尚書約菴周公以嘉靖丙午八
月八日卒明年丁未月日葬其墓也詔遣官諭祭營
兆域孤保有贈易名有謚於是公之子督府都事杜
請予書其墓道之石公諱金字子庚約菴其號也其
先周平王子封於汝以國為氏至晉荊州刺史訪始

家于常州國初公曾祖彥居以間左起充實京師
占籍金陵公既貴乃復居于常祖道信考廣實皆累
贈如公之官妣贈皆夫人初公以正德戊辰進士釋
褐即拜官瑣闥英資茂植膺受殊選更工兵戶三署
多所建白咸切事體中機宜若征寇方畧及將士賞
格皆見施行有都督馬昂者進女弟宮中公抗疏論
之竟得旨黜昂罷其女中貴人以迎佛監織暴橫而
諸邊鹽引奏討殊濫又武學生請更考察制並列狀
刺其違繆無所回疑又數請臨視常朝總攬權綱及
汰冗食募丁壯言雖不盡用時論偉重矣遷貳僕卿
鈐山堂集 卷五 十

儼詞藻清敏而特有政事材觸之微隱而析慮克周
投之難遽而注措無撓自始仕至登八座凡更十二
秩三十有八年而居財賦兵戎之司為多經綽之密
制置之詳識辨履霜斷收迎刃所至安其惠利衆務
罔不成集此皆當世君子所睹記也故茂烈勤于王
室閭閻著于邊陲聲名流衍於無窮有不待表而後
見者然老成淪喪著蔡無從斯重可惜也故為著其
大者伊表之墓上

贈尚書實菴胡公墓表銘

實菴胡公生洪武之丙子歿景泰之乙亥詎今閱九

鈴山堂集

卷三

十一

十餘載矣其善積慶流自天甲錫以有今南京兵部
尚書南山公起家甲科敷歷中外勲望卓偉為時鉅
卿而胡以顯大語有之百歲種之以德觀于實菴公
詎不信哉公諱崇信以字行江西南昌人也世居鳳
凰坡下考曰彥良以居積富公善繼承多積而能施
往往與人緩急聞義舉欣然從之嘗歲獻發粟五百
石貸饑者例得冠帶及樹碑公謝曰行義而媒利非
吾志也鄉人誦以為賢生有至性事父母安其孝樂
與高人處坐客常滿雖座客常滿與會止清談相樂
戒勿作伎樂戲劇之事未嘗忤物終其身不與人訟

時里士曾一本有重名慎許可乃獨稱實菴公之賢
雅相契厚所居窓几明淨器物古雅焚香淪茗琴書
自適忠厚質朴以韋布終今尚書之篤厚清純惻惻
無華其觀法家庭蓋有自也嘉靖乙巳朝廷推恩贈
實菴公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配吳氏贈夫人子
曰仲倫累贈亦尚書孫男三人長即尚書曰訓由進
士授行以歷御史僉事參政布政積至今官以六載
考績特恩加太子少保次曰詔衍樂縣丞曰誥安寧
典史曾孫十四人長曰溥國子生次文清縣學生淳
驛丞文光文淵俱縣學生瀾洛沔洲汲淮汴汴玄孫

鈴山堂集

卷三

十二

七人長曰時次吳中丙午鄉試承曉暉賜朱余嘗觀
于史傳王烈當漢中興辭榮不仕躬耕以老至其孫
祥覽而世始大實菴公生當我明興運隱遯自甘
厚積不施以發於其孫矧曾玄繁盛福履悠長胡之
顯大非偶然爾矣將不頡頑匹沐王氏耶始公之歿
也墓未有表至是尚書以考績入京具牒屬予書之
以刻於墓上之石墓在南昌之灌城鄉塔子橋銘曰
胡始肇姓出自有虞而家豫章代業文儒於惟實菴
秉行貞孤神秀內蘊忠信外孚事不酬德竟老一隅
鄉有公平百歲範模有偉賢孫才為時需既掌邦七

復興兵權濬指發祥如水斯瀦如彼巨幹乘業弘
匡阜之南爰有重湖高叶崔魏水抱山紆德人之藏
過者式諸

畜德發祥之碑

少宰學士泰和歐陽公以歲辛丑葬其考巖溪翁于
萬安之獅嶺又十年庚戌奉其妣蕭淑人合焉則斷
石於墓前之享堂篆其額曰畜德發祥初公舉進士
守六安奏績得封翁如其官四言者 誥中語也公
自六安陟南部已而徵入翰林為史官為國子司業
祭酒以至今官掌詹府事又得贈翁及祖考如其官

鈴山堂集

不卷五

三

妣皆淑人蓋至是天恩褒寵彌極隆矣公既以是
名其碑而走書京師請余為之文易大畜之象曰君
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卦之辭曰不家食
吉利涉大川則知懷博達者積善濟之猷秉淵懿者
存時出之用志得於漸鴻則揚輝天陸道行於遇雨
則沛澤衆中所謂畜則發理也其或遜志殫於墳籍
篤行邁於里閭井渫弗汲而川導其澤嘉木隱谷而
幹達其榮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後人亦理也巖溪翁
豪宕而不羣警敏而力學佔畢以呻日能累牘濡毫
所就立可千言給廩寓庠有聲鄉校生徒從業濟濟

及門數奇弗售活焉而隱且蚤失所恃焉潯陽之
孝事繼母無履霜之詠讓產迎兄則趙彥霄之恭還
橐焚券則劉永一之義里人相卻喻之以理景王烈
之風嗣子入仕督之以廉慕姚璿之美此非所謂能
識前言往行而體諸身者耶是以少宰公夙擅庭芳
蔚稱邦彥守牧著績待從升華虎觀橫經 儲宮翼
善清階躋九列之崇寵錫被三世之命而彌綸襄贊
之業方起未艾巖溪翁雖榮不自躬而顯融光大自
少宰公發之所謂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允合乎蓄之
道也已 皇綸所褒豈不有徵哉系之詩曰

鈴山堂集

不卷五

四

惟天眷德厥惟有常道積施溥德厚流光或躬弗逮
迺胤而昌翼翼巖翁質稟英茂涵泳學海翱翔文藪
兩校著聲一第弗偶行乎鄙里孝義寔敦迪子以道
罔惑羣喧規仕諄諄庶仁之言爰有好速克婉厥德
勤儉惠慈閑家有則寔啓指嗣邦家之特政邁方州
才雄詞苑辟雍作程官詹視篆秩副餘衡望隆台鉉
再世三命 皇澤演迤猗歟德人天寶佑之褒詞隆
奕 皇則畀之孰云作善而遇其施如彼嘉植碩茂
其枝如彼源泉百穀以滋永耀無極視此銘詩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三終

山堂集卷第三十四目錄

神道碑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護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毛公神道

碑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靖賈公神道

碑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神道碑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

大學士石門先生翟公神道碑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贈少保謚文簡張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謚文簡許公神道碑

山堂集卷第三十四

神道碑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護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毛公神道

碑

東海之上岱岳之墟融結郁勃含靈毓粹乃生元臣

以佐大君惟東萊毛公蜚聲臺閣定策中興祿位嚴

崇名壽鴻顯其在 孝廟擢穎詞垣簡侍東觀羽翼

啓導蔚然公望其在 武廟歷踐省署存履台衡正

色直言匡扶鼎社 今上皇帝神聖明睿褒隆勲德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

宸章備其揄獎大齊焯於始終二十四年乙巳六月

六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

天子震悼恩卹隆備迺有仲子太僕卿渠繫然在疚

遣使託嵩銘諸墓道公姓毛氏諱紀字維之世爲東

萊掖人曾祖伯全祖福英隱弗仕父敏舉鄉薦教授

杭郡學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俱贈一品夫人公幼則侍父

于杭篤志力學弱冠舉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

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授檢討同考丙辰會試陞

撰充經筵講官選侍東宮講讀賜五品服修大

典書成陞侍讀賜給驛歸省再同考乙丑會試 武

廟即位進左春坊諭德兼侍講賜金幣丁父艱服闋

值逆瑾竊政削其春坊銜 孝廟實錄成陞侍講學

士充日講官尋陞學士擢戶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

丁母艱服闋改吏部左侍郎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事賜玉帶時遣使西域齎番供公奏言西番佛國遠

在數萬里外 祖宗朝雖許入貢賜法王國師名號

特藉以羈縻番衆今不爲邊患而已齎供媚之失天

朝體又以儲嗣未建疏乞早定大計以學士司誥勅

仍掌府事賜麒麟服蟒衣絛環繫帶等物於是勅兼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 二

東閣大學士入閣供事隨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

士賜蟒衣半牛服錢寧等數導 上巡幸會逆濠之

亂倡親征議 上御文華殿宣內閣九卿科道官於

左順門傳旨促令撰親征詔公等力言不可免冠伏

地泣諸司皆泣 上諭各官退復降手勅欲出師自

稱威武之號公奏曰人君爲天下主不宜自貶下同

臣庶 上意稍悟三載考滿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車駕幸宣大駐蹕居庸公力疏請還木幾卒以征濠

議南幸公等奉勅居守憂勤備至懇請回鑾章數十

上 武皇晏駕公等密疏請于 昭聖皇太后決

奉迎 今聖天子入承大統于時逆彬統京營遣軍

及錦衣官校威焰特盛禍機叵測復密請懿旨先擒

彬黨令邊軍官校各散歸中外始安 皇上入登大

寶開經筵勅同知經筵事纂修 武宗實錄命充總

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 上念定策功勅封公等伯

爵疏辭改陰錦衣一職世襲又改歷文職五品 上

引前代漢文加封平勃等功及我 成祖封尚書茹

瑋故事俾勉承恩命天語懇至皆力辭免六載考滿

改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上召公等至平臺議

廟號稱謂衆久不決公以疾面陳乞退 上知其志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 三

決疏入乃允致仕命有司給月米夫役陞辭賜白金

綵幣寶鈔公既歸臺陳累疏奏請起用山東撫按官

秦公年登八十詔賜羊酒存問仍加給夫米等數甲

辰太僕君以公年高乞假歸省 上特許之居無何

而公計至矣距生天順癸未七月十有七日享年八

十有三配官氏累封一品夫人前卒子男六長葵順

天府推官次聚戶部員外郎次繁和州知州次渠太

僕寺卿次業次集左府經歷女二長適按察檢校劉

朝次思尚知府李光祚孫男十一人延熙延魁延厚

延慧延清延年延致延祀延太延康延慶曾孫男三

人公器宇凝重燕居無褻容素不言人過不妄交際
士夫至萊者必造其廬第以刺客之而已平居手不
釋卷老而愈篤作文渾厚典實一根於理所著有鰲
峯類稿密勿稿辭榮錄聯句私抄歸田雜識歲於家
嗚呼公位極人臣年躋上壽諸子接武仕籍豈天獨
厚之耶抑公盛德承休而百順自鍾焉耳夫仰述前
修用章國紀以鑒示將來史臣職也後學者之責也
嵩乃為銘曰

世履承平優游廟堂謹守畫一中智可當比時艱屯
鮮不什僵猗嗟毛公社稷之望養德初簞循性中行
鈴山堂集 卷三 四

講幄進規直言琅琅逆取恣睢不柔不剛隨事周旋
與道弛張佛供有表儲建育章寒蹇謬謬為龍為光
台輔既陟群孽方猖駕言親征以逞民殃公諫不止
爰持其綱居守兢兢六典有常庶幾弗墜以勛以助
辛巳之變群心惶惶密勿決策奉堯于唐大明御天
群陰伏藏功成不居鴻飛冥翔大耋踰壽綠野徜徉
厭世長歸白雲之鄉東海之濱松楸蒼蒼有鬱佳城
公魄永康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靖賈公神道

碑

今上皇帝入嗣大統曠咨元僚興致化理維時少保
大學士賈公以宿學重望簡致左右數召見諮問平
臺譙對親灑宸翰賜詩褒諭公年六十四以老請詔
給驛以歸歸二十年癸卯之冬入年八十河南守臣
以聞詔遣官存問加月廩歲夫又四年丁未之秋公
以疾終計聞詔贈公太保賜謚文靖賜祭營葬如例
上之所以優禮元老大臣者恩禮始終而公可不
謂希世之遇哉公之嗣孫中書舍人瑤以墓道之文
為請昔在弘治乙丑公同考禮闈萬實蒙選錄既官

鈴山堂集

卷三

五

詞林歷監部暨入內閣皆公所踐歷之地典刑在望
風槩如存樹石勒文以表諸神道非嵩則誰宜為謹
按公諱詠字鳴和河南臨潁縣人也初舉弘治己酉
河南鄉試第一丙辰登進士次翰林庶吉士授編修
充經筵講官公儀觀秀偉長身玉立識者知為公輔
之器以忤逆瑾改為兵部主事稍遷禮部祠祭員外
郎瑾誅還公編修尋遷春坊中允兼修撰轉侍讀
學士掌南京翰林院拜南京國子祭酒故事諫官御
史有關選國子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毋不得選公
疏以南北一體宜稍采擢以勵有志詔可為南祭酒

二年轉北祭酒而父樂菴翁年九十有五公便道歸
壽其親于穎上穎人榮之遂留穎擬草疏終養而父
以疾卒服除會上登極擢為禮部左侍郎奉命詣
承天恭上 皇考獻皇帝尊號賜白金文綺改吏部
左侍郎尋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專管誥勅纂修武廟
實錄克副總裁官居數月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叅預機務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尚書如故復修 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光祿大夫
柱國屢被鞍馬金帶寶鏤襲衣玉帶麟蟒飛魚之賜
公在內閣端嚴持大體然數抑貴倖如奏止中侍奪

鈴山堂集

卷三

六

牧馬草場不得與貧民爭利勸貴請荊州莊田復奏
罷之皆以公有古大臣風然當是時方更化興治士
皆喜趨事功好紛革而公更醇德雅度挈綱經元納
之太和而不為聲聞其所匡維調護甚多人不及知也
要其惻惻誠厚卓然稱鉅人長者而落落不苟合在
位二年竟謝去雖不究厥施而脫屣榮名田野詠謠
有洛社之風焉公性耿介初在翰林惟扁門讀書不
從同舍宴游為文章醇雅暢達無艱深險僻之語嘗
同考會試主應天鄉試及武舉試各一又主考會試
凡程文一出天下誦之所取士徧列中外至今稱得

人雖老猶著作不倦耳目益聰明四方求文者踵至
揮毫運思酬答如平時居鄉抑畏真坦若未嘗居顯
官者歲遇三節必朝服躬詣縣庭行禮旦起入家廟
焚香再拜薦饗必慎立義田義塚以仁其族先世遺
產盡讓其諸兄可謂篤行君子者矣公生天順甲申
十一月六日卒以嘉靖丁未八月三十日享年八十
有四曾祖諱景山元季行省叅政祖諱彬考諱瑛三
世皆贈如公之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元配張氏累封
一品夫人繼室趙氏公初有子曰葵曰營蔭補國子
生皆殤今以從子芳為後芳子瞻蔭授中書舍人女

鈴山堂集

卷三

七

五長適舉人王儒次周府奉化梁江次李森次王庭
次谷衮孫女三長適趙中次陳二典次皆芳出曾孫
男二鑰驊之子以公之後歷為中書舍人至是考等
以某年月日葬公勅修重村之阡諸乃掩涕而為金
銘銘曰

維質之先肇迹膠東天祐聿起世績成功桓桓行省
始徙穎中篤祐流慶以待於公維公挺生河洛之秀
神明內蘊淵穎天授發解鄉闈蜚英文囿晚膺爰立
機政是司洵美且仁麟儀鳳師如何勇退曰惟止足
身退名完不可以祿亦既歸止且次之陽綠野平泉

樂壽且康進作舟霖退為綺皓自天祐之福履壽考
公神不昧上返列星遡瞻元德慨想儀形後有考者
視此刻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神道
碑

國家設科取士得人為盛然登廷魁至宰輔者凡七
人若文康顧公其一也聞諸故老言 孝宗敬皇帝
乙丑試士日於宮中焚香祝天願得真才是年得顧
公為進士第一公儀狀瓌奇風格峻偉觀者謂為公

鈴山堂集

卷三

八

輔器公諱鼎臣字九和蘇之崑山人也授翰林修撰
未幾 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講再轉奉坊諭
德歷十餘歲 今上即位首被知遇簡侍經筵日講
進學士 上懋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經史公因進
講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 上注聽嘉悅諭輔臣
曰鼎臣解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為正心之助 上
迺親灑宸翰自註釋心箴又註視聽言動四箴及製
敬一箴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亭立碑鐫
刻五箴以示學者是公之講心箴啓之也 上又曰
洪範一書於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實為親切令與

臣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為務學
治之助復慮詞訓繁多命公撰次節畧以進舊例每
寒月免講 上以洪範未終篇乃不輟講詔免公常
參專直講讀 上奉先聖先師位祀于文華殿東室
而數御西室召公等十臣令敷奏經義公撰中庸首
章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功化之極不
可安于小康 上稱善 上於西苑作無逸殿成命
輔臣及公坐講周書無逸篇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
士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籍田特命與九推
廷臣莫不動色悚嘆謂 上寵異儒臣如此自是晉

鈴山堂集

卷三

九

吏部侍郎拜禮部尚書領掌詹府事兩被 上教庶
吉士于翰林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公始也公
雖職在文翰數奉 召對預密議簡在 聖心既久
執政有不樂公者數沮其進用戊戌八月始勅公以
太子太保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眷遇彌
隆被賜宸翰經籍銀幣玉帶麟蟒飛魚之服多不可
悉紀已亥二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
士 車駕將幸承天勅公居守京師公條奏軍國重
計七事 上悉從其請賜印記一其文曰經緯首選
上曰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

公輔 皇儲持挈綱維京師肅然以馭下過

致有煩言再疏乞休荷溫旨慰留明年感疾久不瘥

上屢遣中官齎手札賜問以太醫往視賜藥劑往

米諸物疾革陳遺疏勸 上親賢圖治願養聖躬詞

誠懇篤降詔褒答而公竟卒庚子 月 日也享年

六十有八計聞 上軫悼賜祭葬如制贈太保謚文

康遣行人護喪還公傑特有大志留心經世隨事獻

納多見采用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奉其祀大同軍

變請誅止渠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多奏水災疏陳

生民困窮之狀請遣使賑卹而公生於東南見財賦

銓山堂集 卷三

日蠹民力日屈則一舉奏焉晚歲履政府將大有為

然僅二載卒于位時論惜之云曾諱大本和諱良

考諱恂三世皆累贈如公官姓皆一品夫人明朱氏

累封一品夫人四子長履方舉鄉薦履祥履貞履吉

孫男四人諱亨尚寶司水次謙益餘二尚幼曾孫男

五咸和咸平咸康餘皆幼履方等以 年 月

日癸公于震澤潭山之原木幾履方亦卒於是諱亨

以神道之文來請於予 舉進士附公榜末同館閣

幾三十年同時儕輩凋謝殆盡嗚呼予豈忍遂銘公

之墓耶蓋予嘗感於君臣之際矣明王非得賢無以

弘其德詰士非過君無以顯其功 皇上天經

聖資緝熙帝學而公以名儒職勸講啓沃之功懋焉

淵衷孚契始終褒榮君臣相遇於是為盛則予豈

得不銘公之墓耶銘曰

截彼潭山震澤之潯孰崇其封顧公之墓公起倫魁

躋位丞輔嘉靖初載 聖學日新便殿時御列侍儒

紳公執經史婉切敷陳 帝聞而嘉賜札褒美曰茲

正心庶助予理寒寒顧公可屬大事遂典機衡以相

天子摠誠納誨陳力宣猷如室作棟如川作舟

孝皇之遺視古豐芑逮事 今聖允諧魚水虎闥講

銓山堂集 卷三

藝宣室論思公所遭逢千載一時士子時莫難遇

主矧惟 神聖豈倖可致叙列初終以告來世

大學士石門先生霍公神道碑

故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霍公

以嘉靖丙午 月 日卒于家明年 月 日公子

進士汝儉汝孝錦衣千戶汝敬等奉柩葬于都城崇

文門外樓子莊祖塋之次而屬書諸神道之石公

諱鑾仲鳴其字學者稱為石門先生其先山東諸城

人也曾祖諱吉勝起人村而諱勳始遷順因居

而積勤勤考諱瑄義重神都名高閭左三世隱德以

公貴皆推贈如公之官妣皆一品夫人公資體凝
歸若山立問學成於迅昂素履安於隱約屬弘治乙
丑策士特占上第拔處木天陪遊虎觀正德間逆豎
竊柄一時文館舊流多被斥逐公由編修改司寇屬
已而光復舊物荐升華貫校文彰得士之休修史得
纂言之體公素明經術選侍講幄莊粹著於儀容清
暢發於音吐聖心簡在重瞳屢回遂由侍讀拜翰
林學士尋陟少宗伯宸眷眷隆金甌卜相霖雨需賢
擢吏侍兼翰學入內閣預機政于時館寮咸有爰立
之望而公獨膺特達之知既進大宗伯兼文淵閣大

鈴山堂集

卷五

三

學士位列公槐文叅視草平臺召對後死命遊唐喜
起之歌沐蕃庶之錫至銀文圖書之賜有清謹學士
之稱屬以內難解官持服雖三年不過君命而九重
每注皇情比及大駕南巡即家拜命授鉞行邊西
涉河湟北踰代朔碣石崑崙輶車遍歷燕然瀚海
戰遙臨方同尚父之鷹揚旋屬召公之駕還關拜
恩勅公仍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入閣辦事天顏密勿造膝日勤聖眷優渥論思時切
是歲壬寅上念公勤勞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公自正德丁卯授秩詞垣惟守制數年暫

居家食餘皆班駘仙遊職典官仕四十年官從一
品寶翰奎文屢承天藻金幣蟒玉疊奏秘藏寵遇之
盛茂以加矣甲辰解政歸第方怡水月於平泉丙午
寢疾夢楹竟躡星辰於箕尾距生丁酉享壽七旬同
志倍傷朝紳咸悼高也蚤依瓊樹同沾賜第之榮晚
附青雲叨陪樞席之末顧薤露其先晞奄木稼而遽
作典刑徒遠風範攸存爰勒貞珉為紀豐德樹之墓
道俾詔來禋云銘曰

翟起有家青海之隅爰從豪右內徙神都星精示兆
嶽降應符惟公挺生聿起文儒學海浮濤文鋒迅驅

鈴山堂集

卷五

三

登陪庶列荐陟榮途鵬運滄海鳳鳴尚悟帝簡良
弼召贊許謨爰躋鼎鉉遂執衡樞精白彌勵勤誠弗
渝奄忽何之哲人云徂長川東逝落景西晡仡仡高
墳都城之郭勒詞考德永示弗誣

明故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贈少保謚文簡張公神道碑

嘉靖乙巳八月十九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大
學士南郡張公卒于位計聞上深軫悼命禮卿諭
祭工曹營葵遣行人護喪歸其鄉贈少保賜謚文簡
嗚呼公可謂始終榮遇者矣公疾革遺言吏部

龍湖張公爲狀少傳許公爲銘而屬書諸神道之
石嵩於公有自關秦宋之誼有鐵礪括羽之益其奚
可辭諸按狀公諱璧字崇象世家南郡石首曾大父
必順大父子言舉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僉
事父維舉鄉薦歷官山西叅政俱累贈如公官曾大
母王氏大母呂氏母王氏俱累贈夫人公蚤擢省闈
屢試南宮不利則益肆力問學晝夜探索僑寓京邸
起居服食人所不堪時學士劉五清汪石潭有聲詞
垣公皆師友切磨二公每語人曰是當鳴世才也辛
未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文望益起甲戌乾
銓山堂集 天卷五 五

清宮災公上修德勤政講學三事壬午 今上龍飛
首開經筵公與進講器貌端肅儀矩偉然敷陳古訓
明鬯剴切時司寇林見素以事待罪公講君使臣以
禮有耆德舊臣當加敬禮之語 上爲之改容乙酉
被命以宮諭出典南畿文衡一時髦俊多在甄錄戊
子丁大叅公憂卹典加厚命給驛還初公之入翰林
也大叅翁時宦山西因入賀萬壽卽歸因公每
圖歸省翁遣書止之曰勉事職勿以吾爲念故公雍
容館閣歷清華僚御文司綸誥主考禮闈勞績懋
焉庚子南京大宗伯員缺詔下廷推至再凡得四人

以請 上特授公公廉謹自持於凡宿弊剪除而振
飭之癸卯召還北部適議建 太廟群論紛紜公酌
議以對制遂定欽天太監監院率多冗員順天鄉舉
舊多冒籍公奏覈去五十餘人宿弊一清會內閣缺
員公與河南許公一時並用人望翕然頃之公病瘡
不能視事 上遣御醫診視中使齋賜粥米牲豚諸
物存問疾竟弗已卒于宣武里第享齡七十有一惟
公荆衡標望秉迪舊耆德性醇厚器宇凝重恂恂與
物無競天下稱爲長者而期其大用以弼成休養惇
大之治而溘然以逝士論惜焉自講筵迄於拜相其
銓山堂集 天卷五 五

間白金文綺銀瓢錦裘及經籍之賜多弗可悉紀累
荷遣祭分獻代拜陪祀之命而賜見 皇太子於臨
保室尤爲異典云元配黎氏繼配黎氏俱先卒贈夫
人今配趙氏公卒後具疏 上請亦得給封夫人公
初有子天麟廕補國子生年二十八卒公哀痛殊切
乃以弟瑤之子天鶴爲嗣又以族子天與之子世胤
爲天麟嗣仍奏補廕女四長適太學生素本初次適
濮州知州李炯次適叅將馬金子呈圖次適知縣劉
橋子承嗣公既歸將以 年 月 日與黎夫
人合窆于邑南之馬鞍山予既論次其世及最公德

美之器且大者而復系之以銘其詞曰

巖巖嶽嶽既魏其巔雄鎮南紀峻極于天大江來荆
洛秀炳靈流匯環峙人傑蔚興文定台鼎文信宗伯
功業比隆後先有赫倬哉張公學本家傳沈酣經籍
文望蔚宣粵在太史衍行雍雍秉筆不阿獻納惟忠
聖明御極首重講幄公恭其間格心啓沃甄才南
畿程別固遺驪彩其收天馬呈奇旋掌邦禮公位存
起聿新政教振飭綱紀兩都荐歷績用有成綸章特
下再擢台衡公居台衡靖共爾職亦烏從容小心翼
翼帝眷孔殷忽頽梁木天子震悼卹典攸篤於
鈴山堂集 卷五 六

維張公揭德振芳遠紹前躅跡于廟堂重厚淵弘不
見其涖彼謗謝者疇能與似文同七里維公之原豐
碑勒銘過者式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謚文簡許公神道碑

嘉靖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少傅大學士許公卒于

家先是乙巳冬公遽疾乞骸骨甚切 上慰留亦其

切乃連疏懇辭 上不悅曰少傅卿之職耶其辭

今歸公行而病增劇既還里 上聞舊恩

起又四載嗣子俱起復來京師乃始 告歸

歸顛末 上嗟悼曰少傅果非負朕者乎悉復公

官仍贈少師賜祭葬謚文簡恩禮備厚蓋至是而公

不獲已之情 皇上眷不忍釋之意益章章焉乃與

則請予書諸墓道之石予與公同在秘閣交誼最深

胡可以辭公諱讚字廷美河南靈寶人也先世曰威

者仕元為兵馬元帥西征過靈寶愛其土風家焉八

傳至教諭聚生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襄毅曰進襄

毅娶於張繼娶於高生公性警悟博學弘治乙卯以

戴禮魁於鄉明年登進士授大名府推官召為監察

御史襄毅位冢宰公例當避臺秩廼改翰林編修時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

十七

逆瑾擅政怒襄毅不已附証以他事矯 詔罷之而

並出公為臨淄知縣丁襄毅憂服闋陞浙江按察僉

事陞副使理海道改山西督學政至則先德行而後

文藝士習丕變歷陞四川叅政按察使浙江左右布

政使召為光祿卿轉刑部侍郎拜尚書是歲議郊禮

分合公上疏曰分祀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

用之妙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慎茲大

典先是揚州商素英者 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恭

怙權璫勢矯 詔藉其家至是英妻訴聞屬公訊理

權者日偵伺鼓譟為挾持計公不為動竟實恭重典

當是時復有薛侃迎 親藩之議詹啓訐銓部之詞
張紳之薦劾朝紳劉永昌之誣詆省閣皆事關國紀
運及大憲其衆諸司恐懼失措公從容裁決持法甚
平務存大體 上悉從之而縉紳賴以安改戶部尚
書河南軍餉舊允於大名府小灘有奏改他鎮者公
曰利不百不變法乃今增役創署勞費且十倍勿改
便又有議令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為殿最者公曰
預備既有倉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歛勿從便兵
部議與甘肅屯田發銀三十萬兩公曰兵弱虜強士
不得耕徒損國儲非計凡所規措務循舊則數報罷
銓山堂集 卷三十四 十六
新議曰母徒徇名貽害也以鹽法久滯疏陳諸弊列
通商事宜皆經久可行聞高太夫人病疏乞終養不
允令給驛歸省高卒哀毀踰禮時吏部缺尚書廷推
數人 上皆不許詔特起公俟服闋蒞事既至乃首
疏決壅滯公薦舉復久任停無故改調之途抑奔競
濫陞之習 上皆嘉納六載考績加太子太保己亥
冊天禮成加少保扈從 聖駕南巡疏節程途以保
聖躬 上褒答勞錫之辛丑 廟災引咎乞罷詞
甚切 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雖從公請而意不釋
吏部復缺尚書廷推數人又不許仍起公蒞事至

條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以一品大戴考
績加太子太傅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乙
巳 太廟成加少傅無何疾作乞休遂有賜歸之命
歸出賜金通惠鄉族曰吾不忍自私也又助修孔廟
山川壇歲旦暨 聖節必扶掖北嚮稽首祝賀不少
廢疾革則謂諸子弟曰吾父子兄弟俱列上卿吾以
涼德受 主上寵甚渥知甚深故數履危機卒賴保
全今已矣爾輩有官守者當思圖報遂卒距生成化
癸巳七月四日得年七十有六公歷官五十餘年晚
荷隆遇凡大典禮多遣命將事其錫予飛魚之服銀
銓山堂集 卷三十四 十九
彩帶及白金綺幣不可勝紀公兄弟八人兄誥南
戶部尚書弟論兵部侍郎餘並登仕籍配李氏累贈
一品夫人先卒夫人生子二長甫早卒次即與承蔭
歷官知府未任改禮部員外郎以四品服辦中書舍
人事女三婿都指揮張蘆臣監生張良士舉人王陽
孫男二茂祿茂禎公德性溫粹意氣凝定坦夷康樂
而涇渭不淆直率徑盡而應變無窮蒞官翼翼小心
以不欺不怠為主在吏部前後凡十年每銓注必論
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嚴諸司公
而恕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好著

述老而不倦所著有松皋集續集讀史詩論五經臆
說三曹奏議若干卷嗚呼公之德澤在四方勲績在
省閣孝友在家庭懿行不可殫述乃予特撮其大者
云爾銘曰

嵩華之間河洛濱桃林葱鬱佳氣屯元戎卜宇貽厥
孫有來八葉開祥源名世者出勲業掀纓紱軒駟輝
盈門公尤行業軼弟昆粹姿雅韻同璵璠銓衡繼秉
譽望尊遂參鈞軸入台垣聽言藹若春風溫謙議勃
發洪河奔豐功偉績銘彝敦上書謝病卧丘樊抱忠
耿耿歸幽窀 上聞悼卹恩禮繁心事皦皦如朝暉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 一
浩然正氣還乾坤直騎箕尾謁 帝閭扶翊邦國保
元元神之下上公猶存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四終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五目錄

神道碑

明故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莊羅公

神道碑

明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

子太保謚文敏李公神道碑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賓客南京兵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謚文定張公神道碑

明故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

禮部右侍郎謚文裕陸公神道碑

鈴山堂集 卷三十四 錄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少保謚文襄

唐公神道碑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五

神道碑

明故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莊羅公

神道碑

有明宿德碩儒曰太宰整菴先生羅公以嘉靖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公致仕天子特給月廩歲隸以示優禮既登八袞詔遣守臣奉牢醴及門存問仍加賜廩隸至是計開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葵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莊蓋褒賢崇德之殊數也君子謂惟公實克稱之公風格峻整操貞肅鈴山堂集 卷五 進則崇節振邁而毗於國退則遵養純固而施於鄉談道著論則言為代之師躬實踐則行為物之軌好學不倦不知其衰耄之將至者耳公諱順字允升吉之泰和人少即端重殊異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舉弘治壬子江西鄉薦第一明年入奉廷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每朝退即閉戶讀書不事交謁已疑然有公輔之望推南宮司業正容端則六館以肅蘭溪章公懋為祭酒深見信重事多咨公而行以父果齋翁年高得請歸公留侍父之不忍去因䟽乞終養而逆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

聯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今上即位轉左侍郎前後連攝部篆甄別人才咸極精當時論稱重充實錄副總裁是時栗翁年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即馳䟽乞休便養詔允之既而召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翁憂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䟽懇辭於是得肯致仕蓋公審時直已不苟慕榮利如此自是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數十上無識不識罔不冀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患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鈴山堂集 卷五 二 流之弊將墮入虛誕作困知記若干卷其言義精微衍與根極理要辯釋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其毫釐千里之繆時習波頹我幾無易於感道之不明智巧橫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而有餘其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辯之者考公平生自史館以歷國學則士行雍規由以不變山奉常而陟少宰則官常國是倚之取平中更有抑秉志弗渝榮進屢辭去就惟潔然公雖蚤退而考論政務之得失究心生民之休戚固未嘗一日不以天下為念也每平日正衣

冠升學古樓群從入叙揖畢端坐觀書雖獨處無惰
容食恒二簋服無侈麗居無臺榭集無聲樂宗戚
率之而興於孝敬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僅孺
罔不守其約而歸於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三人並起
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氏憲使公亦未老乞休德義
相淑怡怡如也方屬疾乃自作誌繼以二絕皆正家
之語疾收舉手正巾而卒曾祖諱寧祖諱鐸縣訓
導父栗翁諱用俊由鄉舉歷任國子助教祖及父俱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妣皆淑人元
配曾氏繼配李氏贈封皆淑人子二人長琰引禮舍

鈴山堂集

卷之五

三

人次琬馬湖知府孫男七人僭份企僊位似曾孫
男一人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邑桃園之原子琬銜
哀屬辭刺諸隧首之碑萬昔繫籍諸生嗣在詞垣曲
承獎挹顧茲無似有忝誨言爰述燕詞以列休美而
著其所以為學者特詳焉亦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維聖有學一理萬殊明誠兩進斯壹其趨世則多岐
所尚滋異欣妄嗜新其說孔熾不有碩哲孰閑斯潰
翼翼大宰夙志斯道深造敏求繇壯至老不踐宰政
卒隱其身名振當世行四古人困知有記昭我塗軌
折衷群言析入

年踰踰脩不已公雖退休

皇卷愈降昔也存問光
綸今也卹哀澤濡泉局進則伊臯退則關洛衛道立
言以惠來學典刑日遠梁木斯摧勒此信辭萬禩無
陳

明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

子太保謚文敏李公神道碑

嘉靖甲辰七月一日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蒲汀
先生李公卒于都城之里第享年六十四其年 月

日癸于城東樓子庄之原其葬也詔工曹營兆禮

卿諭祭宮保有加贈之官文敏有易名之說可謂榮

鈴山堂集

卷之五

四

哀備至也已維李氏之先山東濮州人高祖諱義洪
武中以人材徵辭不願仕充錦衣衛校尉義生俊俊
生賢相繼補衛役占籍京師行高名卑至公之考杏
岡先生諱璣舉弘治丙辰進士仕至資政大夫戶部
尚書遂以大其門厥考若祖贈皆如其官公諱延
字夢弼其始襲世德之懿浚之淵洪以博其慶後
學之芳殖之茂實以暢其華踰冠遂舉弘治辛酉
薦明年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入翰林
脩當是時以妙齡魁上第地望高華詞采駿發若虎
鳳躍而鸞驚耀儔輩讓其先登章縫歆其世美然公

負直不阿致忤權宦有兵曹郎中之改逆暨既殲舊
物旋復於是翺翔禁庭揚厲詞苑經帷勸講則善道
日陳史局編摩則閑詞獨擅文闡校閱則品藻稱當
由春坊中允進侍講學士休聲載起顯位伊始於是
有南銓少宰之擢丁尚書公憂繼丁母憂服闋簡貳
夏卿旋改春部遂正拜司徒督儲于太倉視農于西
苑公本侍從儒臣未經民務然所試輒效若老於吏
事者於是仍兼學士加太子賓客有入視部篆之拜
公經營國計料理邊儲殫竭心力舊病間作抗章乞
休於是有所碧山之棲其所隱處鑿山架亭花木森秀

鈴山堂集

卷三

五

峯壑遶軒泉石在戶公酷嗜法書名畫日娛其中以
肆繙閱杜門却掃遵晦辭榮然臺諫有連疏之薦絲
綸有光起之命時方引領商鼎調梅巨川作楫詎意
其萎入夢不愁與誅縉紳之士咸悼歎焉公自史館
至學士凡分校禮闈者三主應天試者一主禮闈試
者一中以病在告者六載連居二艱暨乞休家居復
五載故論者不能不以未究其用爲憾然以公之材
襟被夏曹則暢理甲兵之務綰符民部則優通錢穀
之方遇事必解才猷練達不獨以淵學英藝見稱而
已至其衡量所收知名實望之士列朝著布藩維者

相望則其功之所及於邦國烝民益不可泯也公亦
奚憾哉公前配倡氏繼夏氏劉氏贈封皆夫人有子
曰重恩先卒次孝元廕補國子生聘銜聖孔公聞韶
女俱劉出女三長適都御史張檣子文進次未字次
許聘尚書鄭近菴子珠惟皆乙丑歲公分校禮闈予
時在諸生後翰林有遊從之雅禮曹有寢案之誼孝
元以神道之文爲屬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尚書六卿率屬分治司徒地官以掌邦計衆選於才
軼登大吏能陟惟艱矧乃相繼悠悠李祖積行純異
以材見徵寧役弗試暨于聞孫寔大而肆再世崇階
先後是似詩詠緇衣周鄭之世荷嗟李公厥美攸嗣
公起文儒振藻奮藝乃飭兵戎乃理民事迨乃恢恢
綽有餘地晚釋鞶帶從心所嗜逸步斯淹長川永逝
帝命有隆褒卹旅至城東之塋壤樹以制豐碑哉
義螭首雙峙述行紀詞用詔來禩

明故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

禮部右侍郎謚文裕陸公神道碑

儼山先生陸公既卒且葬其子相屬予書諸隨首之
碑於是輯裒公遺文刻之曰賦詩歌行樂府曰表疏
頌贊議辯銘辭記序雜文碑誌表狀凡一百卷又所

鈴山堂集

卷三

六

著述曰詩微曰書輯曰道南三書曰河汾燕閒錄曰
史通會要曰蜀都雜抄曰平湖錄曰詩準予得徧讀
之曰富哉文也然而辭博宏富馳騁恣肆若泉涌而
山出其紀載時事沉鬱雋永若水涵養而有餘味其
詩清拔俊逸若芙蓉之濯朝露而丰茸豔彩奪目可
謂虎踞詞林鸞翥文囿者矣公始發解南畿舉進士
入翰林文章名即軒然重天下是時 孝皇御極朝
廷清明百官各安其職得以其餘肆力於簡冊翰墨
之間諸司各屬往往名雋崛起而與館閣之士爭衡
而並馳公於時翹然特出揚英振華每篇章一出人

鈴山堂集

卷三五

七

爭傳誦之蓋公於書無所不讀抉隱而鉤其玄與李
空同徐迪功諸子上下其議論至於字學妙通鍾王
比於趙松雪公每臨書日數百字過同舍見者几輒
縱筆塗寫旁若無人既本於天質之高邁又輔以學
力之勤篤得於朋友之切劘故其問學之宏博書法
之精絕皆有所自世之士束書不觀獨學寡聞欲望
公之堂與其可得耶公磊落瑰奇嬉笑成文有蘇長
公之風其品臨古今商確事理賞析文義辭識書畫
古器談鋒灑然一座盡傾天下之士聞其名者往往
揖其貌聽其論而驚以伏也公自翰林為陞國子

司業丁父憂家居數年以廷臣薦起入備講讀遂陞
祭酒一日經筵進講內閣閣公講章輒如竄易公講
畢面奏云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
其愚 上雖可之而經筵面奏非故事公出上疏謝
罪 上覆批答以講章內閣閣看係舊規不必更改
果有所見當別具聞公感激條奏有關聖學事凡千
餘言上之當路益忌之疏下吏部左遷延平府同知
蓋公奇節高行不苟同於衆類如此陞山西副使提
學陽曲生員父為知縣笞死訴于御史趙反抵生罪
公曰父死非辜人子不共戴天奈何罪之與力辯不

鈴山堂集

卷三五

八

合即上疏劾趙趙亦劾公已而科道官勘實趙謫外
任公得復職補浙江副使仍理學政陞江西參政陝
西右布政未履任轉四川左布政公自翰林出敍歷
藩臬即刑名錢穀甲兵之事若素習然在江西決淹
獄數十民德之蜀威茂諸夷作亂朝廷命將進勦公
移文總兵何卿凡數千言洞悉夷情曲中事機當事
者多采用其議復悉力調度兵食未幾夷患悉平召
為光祿卿內閣疏薦領修玉牒改太常卿兼侍讀學
士扈駕幸承天給行在印御筆署公銜去侍讀二字
改行在翰林院學士陞詹事府詹事 宗廟災詔百

官修省於是公疏乞休詞極懇切乃得旨致仕云
呼始公入翰林以文學名繼出補外則優政事晚歲
召還既升華選曾幾何時乞身以退所謂討論潤色
之才彌綸經濟之用皆未之究豈不重可惜哉公諱
深字子淵姓陸氏學者稱為儼山先生其先華亭人
曾祖曰德衡始遷居上海之洋涇祖諱璿考諱平俱
贈如公官前母瞿氏母吳氏俱贈淑人公生成化丁
酉八月十日其卒嘉靖甲辰七月二十五日也享年
六十有八配梅氏封淑人子男一即楫蔭補國子生
好學而文得公家法女一適貴州布政司副理問瞿
鈴山堂集 卷十五 九

大江之東環吳淞蘊靈標異秀所鍾寔生哲人為時
宗崛起一代稱文雄弱齡獻賦明光宮雲夢七澤蟠
心胸揮毫落紙輝晴虹厥聲四溢何泯泯文章有道
用乃弘屬詞紀事氣以充美哉東序列大鏞爰振文
鐸鳴西廡倏然翺翼下鰲峯武夷雲谷留其蹤五臺
三晉馳行驄岷峨萬疊觀芙蓉晚歸西掖慶遭逢
屬車南狩載橐從玉堂視象承恩隆邁歸三逕哦菊
松浩然雅志猶冥鴻大星夕隕邁閔凶天下學士皆
哀恫公神洋洋升大空或乘麒麟跨虬龍下上寥廓
隨雲風俯視衆世塵濛濛厥名不滅垂無窮

鈴山堂集

卷十五

十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賓客南京兵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謚文定張公神道碑

嘉靖甲辰十一月七日留都大司馬甬川張公卒于
位訃聞上悼惜詔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文
定謹按純德不爽曰定蓋美稱焉而得此者鮮矣以
丁未正月六日葬公鄞縣雲龍溪之金文山嗣子子
中來請文以刺諸神道余與公同舉進士同破選入
中秘公年少於余而器度溫粹造詣純篤予邈不能
及也中更多故晚歲方幸同升詎意遽先以沒則予
何可不銘公亦何忍遽銘公也哉公諱邦奇字常甫

系出宋魏國忠獻之後始祖原一淳熙間自臨安徙
槎湖遂世居鄞曾祖諱純祖諱忱考諱時敏鄉人稱
爲洞雲先生予嘗銘其墓祖父俱以公貴累贈太子
賓客吏部左侍郎蕙翰林院學士公弱冠舉于鄉即
有重名與同邑聞靜中汪與成余子華相麗澤時稱
四友後皆至顯官公始爲翰林檢討居三載以親老
疏乞便養出補湖廣按察副使督學政公重行誼精
鑒別風教大著旣又以親久居楚思鄞謀乞解職予
使廣西與公遇於衡嶽之下留處十日其後公遂歸
鄞是時公杜門却掃娛親著書有終焉之志矣迺益

鈴山堂集

卷五

七

務覃究性命之學所著大學中庸五經諸說學者傳
之嘉靖改元用席文僊薦復起爲四川提學至則闢
大益書院選髦俊以受其業楚蜀之士出公門多顯
者公以親年益老復乞休銓部奏改提學福建便之
尋擢左春坊庶子蕙翰林侍讀未至陞南京國子祭
酒公身示教不設複楚四方士濟然雲集慶得師焉
陞南京吏部右侍郎丁父憂服闋召爲吏部右侍郎
轉左即攝部篆抗節持衡雖牽連弗撓既而以本官
蕙學士掌院事簡充經筵日講纂修玉牒戊戌主考
會試所錄多名士已亥冊立 皇太子特加太子賓

客掌詹事府事 上南狩承天命攝禮部篆嘗遣奉

先代祀涇藩題主先師釋菜皆被特命恩遇甚隆是

時公母太夫人年踰九十公懇疏乞歸 上不允溫

旨慰答曰大臣祿養壽母自古治朝則有之時以爲

榮歷侍郎九載進禮部尚書仍掌詹府事然公恒思

將母而南銓部奏遷公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南京兵

部叅替機務公至簡上伍飭法禁威讐惠浹兵民肅

然居數月竟以疾逝距生成化甲辰五月得年六十

有一元配王氏繼陸氏贈封皆淑人子男六子中出

爲伯兄後而以公蔭授中府都事次子釋國子生次

鈴山堂集

卷五

三

子觀子恩子楨子昭女三余九章陸滄萬來章其婿
也公天性純孝事親至老彌篤初仕時伯兄自家來
視得疾道亡公感痛終其身事嫂如母與人交和平
長厚未嘗與物忤以故人皆敬樂之爲文章根切理
要豐蔚典則所著有觀先紆玉養心環碧等集若干
卷行世讀其書當有識其所存者云論者曰乙丑之
試得士爲多若公尤卓偉不磨者也然柄用方隆而
奄忽徂終俾朝失良臣士所痛也範凡百君子固不與
然悲焉銘曰

士所自力在行與文本實既端斯顯於閭鄞有

純稟天至惟古是師卓有立志踐揚中外翰苑儒林
遂陟成均育俊達材惟 聖簡知荐膺寵秩慎密溫
恭實時正直詩詠孝德如珪如璋允也吉士邦家之
光雲龍之原谿谷盤鬱永安其藏過者爲式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襄

唐公神道碑

今制大臣於歿既得請祭葬矣其易名以謚則稽德
視功出 宸斷不輕畀也凡館閣侍從之賢廼得謚
文部院諸曹間有得此者自 祖宗朝迄今不數臣
焉若吏部尚書唐公其一也公少從學楓山章文懿

鈴山堂集

卷三十五

十三

公之門得其淵源學優行縝爲文章謹嚴典重有左
氏先秦之風精詣閎肆號稱作者敷歷中外隨試輒
効聲望偉然而西師俘馘之功爲多 上賜謚曰文
襄君子謂公足以當之無忤云先是公任冢宰遘疾
乞休弗許固請忤 上意詔削官以歸公昇出都門
二十里逆旅舍中亡矣後四年其仲子汝楫舉進士
第一授翰林修撰始具疏叩閣述公前疾及道卒之
狀以明不欺 上復公官加贈少保遣祭營葬徽典
駢及存歿湮鬱一旦伸雪時論快焉汝楫則詣予泣
請文以作公碑公諱龍字虞佐浙蘭谿人也曾祖諱

仕新祖諱賢思州推官考諱學以公貴贈光祿太
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妣皆一品夫人公正德戊辰
進士釋褐知郟城縣郟單散流賊且至公集壯丁守
無敢睨城第掠境上去公追殺數十人賊怒復還公
督戰又斃其驍勇數人以有功旌稱能令召擢內臺
風裁峻整按滇南數上封事諫巡遊斥嬖倖率人所
難言之剴切按江西逆濠之變甫平禁兵在境爲
患公禁不得逞疏請班師民獲安堵守正助逆之人
明析功罪無遺愚無枉良又人所難處處之克當稱
名御史督學於關中也校文貴雅正品士先器識稱

鈴山堂集

卷三十五

十四

知人掌憲於三晉也義感囚徒明燭誣獄稱名執法
以太僕卿徵尋擢命都御史總漕運既又以副都御
史召入臺又擢吏部侍郎會關中告饑西陲多警
上知公可屬以大事也拜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
督三邊軍務公馳赴賑卹病者興流者復一時將佐
推誠置腹咸樂爲用乃閱兵三萬出塞直指陰山軍
容震耀虜驚遠遁自是犯寧夏則有柳門之捷犯延
綏則有清水之捷吉囊自將十萬犯安會則有興武
有乾溝之連捷一呼而將上群附二旬而露布三騰
前後奏記爲俘獲爲首級幾數百奪夷器無算兵部

上其功有爵封武廕之請不報 召還為刑部尚書

劉源清以討亂卒過嚴劉淑相以奏許執政皆坐重

典公論救得末減執憲持法權勢庇援無所避 九

廟成覃恩宥大禮六獄諸臣得放歸者二十餘人公

有力焉而公以母太夫人鄭年八十餘懇乞終養

上賜給驛歸朝野榮之然臺諫僉謂公當及時柄用

不宜聽其自便薦章交上 上亦思公起為南京刑

部尚書尋改南京吏部未行改兵部尚書趣令赴任

公感激奉太夫人以行至則謂制敵在任將請待邊

吏文法少寬故諸宿將逮繫廢黜者皆得錄用加太

鈴山堂集

卷三十五

十五

子太保家宰員缺輿論屬公公既受命一以以人事

若為任甄才望恬退拔滯幽廢於公疏舉四十餘

人無何天不慈遺攝人云某議與不議感其情焉所

著有易大旨歷官奏議源石集行世分三以嘉靖

丙午七月十九日距生成化丁酉享年七十配徐繼

劉先公卒贈封皆一品夫人子男七汝器國子生次

即汝楫次汝舟舉人次汝梅汝渭汝淮皆學生女

一適國子生朱朝尹孫男十二人女三人皆予為編

修公為侍御史獲往還以文字相益德義及予

公邑必登堂拜母交好垂四十年而公不可作

能無悲乎公懿行不能悉著其大者以示後而公

母太夫人友見汝楫登第年九十五而終亦以汝楫

疏請得蒙 卹典榮哀備至足以慰公於冥漠矣汝

楫乞假歸葬公子近郭觀山祖塋之次從公志也銘

曰

有偉唐公時鮮克儔保入王室文武具優如堂隆棟

如川巨舟發為文詞商鼎夏官如彼武庫而森戈矛

作時宗工媲美前修釐政治事剴決靡留張弛咸宜

不競不綽施以治軍條策畫籌決勝躡踵褫魄旃裘

功弗及賞歸怡林丘國倚老成維舊是求入正銓衡

鈴山堂集

卷三十五

十六

俊又甄收碩人云亡邦家之憂 帝念往勛無德不

酬錫贈易名寵數疊稠豐碑琢詞言樹道周以揚其

休以告諸幽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五終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六目錄

神道碑

大明追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昌化伯邵公神道碑

大明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

公謚榮康朱公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駙馬都

尉京山侯贈左柱國謚榮恭崔公神道碑

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掌錦衣衛事贈

太子太保陳公神道碑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六

一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贈太保謚恭襄公神道碑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六

神道碑

大明追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昌化伯邵公神道碑

聖天子弘化中興因心篤孝蓋嘗仰體 皇考獻皇

帝追本之意以遵奉 聖祖母太皇太后者無所不

至又推 太皇太后所自出凡褒卹典禮循先朝待

外戚故事而行者亦無所不至故昌化伯邵公暨夫

人楊氏寔維 太皇太后之考妣也先是公與夫人

俱早逝權厝於錢塘北山之青芝塢乃嘉靖己亥公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六

一

之孫錦衣指揮臣輔具疏以聞詔守臣擇地于西湖

南屏山之麓而改葬焉既命工曹往董其役又賜諭

祭一十四壇給供祀田八頃建祠墓下賜額曰發祥

表以石坊中爲勅命碑亭繚以石垣湖山抱揖寔據

佳勝而臣蒿承命撰文樹諸神道謹按邵公諱林字

懋清一字宗茂其先洛陽人也曾祖某徙揚之興化

縣祖壽再徙杭城父義母彭氏公少而岐嶷長而魁

梧倜儻有大志好善敦義楊夫人式克相之嘗夢鳳

鳥翔于其庭而 太皇太后生天順庚辰被選入內

庭事 憲宗純皇帝誕育 獻皇及 岐惠王 雍

王進封貴妃於是贈公為昭勇將軍銀衣衛指揮使楊為淑人 今上臨御上 皇太后尊號曰壽安皇太后已而加 孝惠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進贈公為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昌化伯楊加贈夫人自公高祖王父而下咸錫贈封而官其子姓諸從湛恩鴻龐覃被一門於戲盛矣昔有周詩人詠歌文王之德必本於摯仲氏壬又曰思齊太王文王之母以見文王之德之所由成實由於聖母之德行純備有以致之也我 皇考之德上媲文王 太皇太后之懿增光京室植本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六

二

渚源鍾靈發祥繼繼生而有作非公與夫人協德之慶哉 謹拜手叙次如右而為銘曰

維昔太姒嗣徽周姜詩思齊姬祚以昌維我 太后姜王是則寔生 睿考備有聖德自天眷命溥發其祥應圖受祉肇啓我 皇惟 皇達孝推本所自賁錫公門施及孫子爰命有司飭其祠墳殷禮備陳俎豆欣欣公歿雖久厥澤惟新顯盛光大世莫與倫屏山蒼蒼湖水之深伉儷同藏風氣攸萃輔臣之勤石道周永示後人以贊頌休

大明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燕太子太傅成國

公謚榮康朱公神道碑

榮康朱公以嘉靖丙申春將事 孝陵道病召還其年七月六日薨于正寢計聞 上震悼輟朝賜棺殮命有司治築諭祭如制贈太保榮康其賜謚也其子希忠等以 月 日既葬公于懷柔縣北澤山欽賜先塋之次及希忠嗣爵以恭恪慎勤為 上所特眷簡入內直朝夕左右加食祿至一百石賜肩輿賜內乘馬仍推恩錫其三世於是榮康公得進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燕太子太傅誥詞有曰丕懋之勲揚于當世未盡之祉發于後人蓋異典云希忠將樹隧道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八

三

之碑以彰榮寵昭先德乃詣予請曰先人奄棄希忠等幼稚未能即事墓隧之表用是久虛深惟先德弗耀遐永是懼敢茲以為請予昔忝榮康公數得承顏色知其平生而與今太傅公在直共事重之姻好則所以書公之碑者其曷可辭謹按朱氏之先鳳陽懷遠人六世祖亮任燕山護衛副千戶子能嗣其職從成祖決策靖難功第一封成國公追封東平王謚武烈子勇嗣從 英廟北狩死兵間追封東平王謚武愍子儀嗣留守南京卒謚莊簡子輔嗣繼守南京加太子太傅佩平胡將軍印卒贈太傅謚恭僖長子

麟嗣麟卒無後而公恭僖次子也乃嗣兄爵公諱鳳
字鳴周早通書史勤學好問識達大體以清慎自持
風雨寒暑不廢朝調初管五千營改議修馬政覈軍
實撫疲繭蓄壯銳營務事新又上備邊禦虜七事皆
精練剴切爲當事者所格然言官自是交薦公矣是
時上方勵精鑒別群臣以公爲才寵異之禮部請
朝儀詔以公勲舊重臣充班首上親祀郊廟以公
守承天門凡舉大祭祀皆遣公行禮冊封宸妃充正
使屢荷金幣蟒服鎧劍書籍及人口之賜冊封荆王
復充正使所過州郡嚴約下人贈遺皆却焉甲午春
鈴山堂集 卷三 四

公視護其喪以歸仍持服三年曰吾兄之無後也
庶弟繼教養尤至群從貧乏者爲經紀其婚喪姊妹
已嫁而貧者亦然性儉約無他嗜好獨重詞翰而先
世手澤珍惜尤甚蓋公率德敦行樂善蹈仁厥用弗
究壽僅五十一而終時論惜之然有今太傅公受知
聖上寵綏眷遇之隆世無其比則豈非天道福善
之驗哉公元配白氏尚書恭敏公珪之孫繼徐少師
文靖公溥之孫又繼楊及陳而白楊皆封成國夫人
陳爲睢寧伯榮靖之曾孫今加封成國太夫人子男
三長即太傅希忠次希孝以平陰死事錄授錦衣勲
鈴山堂集 卷三 五

衛今官都指揮使管衛事次希祖孫男一人時泰銘
曰於赫文祖造我邦入靖內難開虞唐天挺羣策
隨龍翔東平武畧何洸洸推堅陷敵維鷹揚肝列茅
土爵以王盟存帶礪券冊藏平陰邁會時勳勳授兵
沙漠殂窮荒慶流胤嗣燁以昌五葉濬發稱榮康
補內蘊含文章 皇曰臣哉爾惟良大廷朝謁首班
行屬司材官柄蹶張明裡遣代奉珪璋恪恭精白忠
勤將急難喜施義問彰鍾祥篤集歸我方是起太傅
金玉相入侍帷幄日贊襄 帝追先烈恩隆漢龍章
褒錫泉臺香穹碑屹立山之岡勒銘載德揚耿光世

世與國同無疆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贈左柱國諡榮恭崔公神道碑

嘉靖己酉夏六月 日京山侯崔公卒于位計聞

皇上嘆悼輟視朝一日錫之贈諡賜諭祭一十六壇命工部給棺槨營葬事公在弘治間尚 永康大長公主 孝宗皇帝之女弟也先是戊申十月王薨賜葬于都城南下馬社梓子口之原至是啓壙而合葬焉其隧上之碑宜有文公予驥微以請於予比年予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六

六

與公同內直又與公甥壻衍聖孔公聯姻好弗可以辭謹按狀公諱元字懋仁太原代州人也曾祖諱璟隱德弗仕祖諱震山東泰安州判官考諱儒太學生三世俱以公貴贈京山侯加贈太傅兼太子太傅妣俱夫人公少從泰安公宦邸受毛詩尚書泰安公夢有異徵曰是當大吾門平果被選尚主拜駙馬都尉公美姿儀博覽群籍善詩成畹諸貴皆自謂莫及公卿大臣折行輩與之交賢聲翕然聞于時敏慧有謀朝廷每有大遣命必屬之正德己卯江西逆濠圖爲不軌 武皇命公偕都御史顏頤壽齋勅往諭行至

聞濠已反乃旋 武皇晏駕公承 昭聖皇太后

懿旨齋金符詣興邸奉迎 今上皇帝入嗣大統

上一見知公可屬大事凡有謀議輒咨詢之嘉靖改元以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京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誥券奉命護 孝惠皇太后梓宮葬茂陵又奉命之安陸奉迎 獻皇帝神主來京命掌宗人府事上冊皇天泰號命公充捧冊表受使禮成加太子太傅 上南幸承天命公偕勲輔五臣扈蹕騎從途遇親王朝見命行殿侍班上渡河侍舟中賜詩命和 車駕還京遂命護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六

七

獻皇后梓宮南附 顯陵事竣慰勞有加自是召直內苑時承顧問公明言典制凡有敷對固不克當上意又時時撰進文字悉見采用命乘馬禁中泛舟太液命代拜先聖先師于永明後殿命護 聖烈皇后梓宮葬永陵 皇太子加冠命充堂冠使 上念公等侍直勤勞加公太保再加太傅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又歲加食米一百石他如白金綺帶玉帶麟麟之服上尊珍饈異恩蕃養不可勝紀生成化戊戌十二月一日暨卒享年七十有二公母弟三人兄登進士歷官山東叅政充興鄉薦次光皆早卒公撫其孤

咸成成立代之親族待以舉火者尤多云長子鳳徵
娶尚書劉公舜卿之女長女適安昌伯錢惟圻封大
人皆主仕俱早卒次子驥徵側室周出公卒後上
特恩擢為錦衣指揮僉事次女適平江伯陳公長子
王謨嗚呼自古尚婚帝室者亦繁矣若乃偕老齊壽
具膺福履會邁與運簡託心膺茲其尤鮮儷者哉銘
曰

汾晉毓秀昴辰發祥姿挺鸞鵠才美珪璋為帝之
甥館于貳室玉帶蟬冠威儀抑抑運邁昌辰翼龍
以升勅符載捧江漢徂征迺爵通侯金書錫券酬勩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六 八

褒功 帝隆其眷出護鑾躡入奉禁廬夙夜在公勤
誠弗渝梁木云摧華榮奄瘁纓綬含哀 當寧興喟
都城之南鬱起高墳過者下車眎茲刻文

明故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掌錦衣衛
事贈太子太保陳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維時扈從諸臣從龍而起蒙藉
寵靈荐陟華顯流光錫祚垂裕無窮豈非千載一時
之遇哉若右都督掌錦衣衛事陳公其一也公諱寅
字敬夫其先山東武定州人曾祖玘洪武中以功授
燕山左衛副千戶因家京師祖貴父政皆世其官弘

治庚戌 獻皇帝之國政以才選授管群牧所事卒
于官公襲父職年二十四即小心勤事朝夕弗懈人
咸以遠大期之既扈蹕來京遂陞錦衣衛指揮僉事
有詔公等子孫皆與世襲尋命公提督官校管理京
城街道又以督理諸大工宗廟及皇史宬成陞指揮
使管西司房事九廟成陞都指揮同知掌本衛事慈
寧宮成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衛事奉先殿
成陞都督同知皇穹宇成陞右都督 上恭冊皇天
太號以公等扈從行勞加服色俸級而前後所蒙白
金綺幣及羊酒等賜不可勝紀公重厚簡默器度恢
弘果斷剛方事無留滯隨所任使克舉其職以故受
上簡知眷寵特異云歲乙巳公感末疾具疏懇乞
解任允之仍命支月俸量給軍校應用公寢疾逾五
年嘉靖己酉五月二十八日卒于第距生弘治乙卯
十一月享年五十有五公少孤克自樹立事母張太
夫人至孝撫弟吳友愛備至官躋武階之極而謙約
畏慎安靜老成乞身蚤保優游以終可謂福履之盛
也已曾祖祖考皆封如公官姓皆夫人配蔚氏封
夫人子男二長翺翥授錦衣衛指揮僉事管南司事
次翺女一長適都督沈三交尚幼公之卒也 上聞

悼惜遣官諭祭營葬如制仍加贈太子太保其年

月 日葬于都城崇文門外西郊亭之原而躬請予書諸墓道之碑乃叙而銘曰

龍躍兮郢中率雲附兮景從公乘時兮奮庸首翊戴
方輔忠掌禁旅兮維熊恒夙夜兮匪躬沐恩渥兮優
隆何乘化兮長終 皇軫念兮哀惻賁典兮營封
侈千載兮遭逢勒銘示兮無窮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燕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贈太保謚恭襄張公神道碑

嘉靖壬寅冬十月三十日大司馬東瀛張公卒于位

鈴山堂集

不卷五

十

明年二月二十二日葬于都城南魏村社之原嗣子
子中等以大宗伯費公所述公事行來泣告曰惟先
公受聖恩致位本兵夙夜兢兢以不任付託是懼頃
因邊患竭心籌思廢寢與食占于疾危馴至大故庶
幾所謂鞠躬盡瘁者矣惟是墓隧有碑而無辭以白
先公之心不肖孤厥罪云何敢用以請予與公同舉
進士同官于朝幾四十年義惡乎可辭謹按公諱璣
字廷獻姓張氏河間滄州人曾祖諱聚國初以功陞
潘陽左衛百戶尋陞府軍左衛副千戶祖諱能考諱
傑代繼其職三世俱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

信兵部尚書妣俱贈一品夫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

選為吏科給事中歷兵科都給事中擢通政叅議左
右通政太常寺卿陞通政使公體貌豐碩音吐洪暢
進止有儀常奏事廷中 皇上輒注目視之以戶部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延綏寧夏軍餉改督宣大軍
餉大同軍戕其帥據城以叛時議將闔城屠之人心
震恐叛者繼起 上既以失事者置之法遂命公為
兵部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制其地公計擒其渠惡
二十餘人而盡釋其脅從者民乃安堵遮道羅拜肖
公像祠之由是 上益簡注知公可大屬矣及還用

鈴山堂集

不卷六

土

廷推提督兩廣軍務會兵部尚書員缺銓部擬四五
人 上意獨屬公行未數舍召還乃拜為兵部尚書
公既受任殫力圖事安南以其國亂不修職貢者二
十餘年於是黎氏以其變來告詔與師討之下禮兵
二部議前後凡數十疏乃得俞旨遣文武重臣往宣
布德威莫氏遣使叩闕持表以降公預力焉諸邊奏
報至雖事孔棘公鎮之以靜凡所題覆書畫審固動
中機宜嘗條陳十六事 上皆嘉納行之內中秋虜
吉囊等屢寇邊境公選將肅械先後遇敵于賀蘭諸
山于延綏芹菜河蕞黎川于寧夏斬獲首級數百丁

西吉囊刺不台再入寇大同又斬獲二百餘人
彩幣一子爲錦衣千戶世襲公嘗涉邊境具知
輿地阨塞又周於咨謀故能料敵制勝如此公毋奏
用開帥邊吏畧其細行惟取其有智識勇畧足以事
事者江洋冠聚衆千人稱亂守臣請兵討之公舉革
任都指揮湯慶以往人或難之公曰使詐使貪兵家
常理吾知其能集事耳慶果報平寇公所任人多類
此當是時 上以本兵務重專意屬公雖時有煩言
而 宸眷益隆委用益堅先後乞休凡十餘疏俱荷
溫旨慰留 車駕幸承天以公留守京師既進位官
鈴山堂集 卷三
保一品復進少保授光祿大夫柱國從 山陵持
賜飛魚服其他賜賚不可悉紀在部八年事體明練
酬應曲當字量恢豁不見喜怒之色雖有犯者亦莫
之校屢獲邊功受上賞福澤克溢光裕前後雖有智
所能或者謂公器大蓄厚福量所鍾亦詐不爲哉生
成化丁酉 月 日卒之日享年七十元配王氏
繼楊氏贈封皆一品夫人有子四人口子中
戶今累陞錦衣指揮僉事曰子和 舍人
錦衣副千戶曰子直冠帶總旗女進 舍人
四人曰繼文國子生曰繼德次尚幼論者曰天之生

於世豈不多乎顧所享豐齊薄厚每不齊公起諸
生致位六卿階一品秉國戎政受 上眷注廷臣如
公者不多見及其卒也 上爲愴然輟視朝一日賜
祭九壇贈太保賜諡恭襄恩禮終始極其完備矧夫
子孫衆多又皆孝友謙慎克保厥家由是而觀公之
得於天者厚矣是豈人力之所可強而致哉予故論
次揭諸石而復系之以辭用以慰公於冥漠其辭曰
帝都之東瀛海洙蘊靈毓秀厥有自公生魁岸偉幹
體端厚嶷重若山峙諫垣銀臺歷長貳廷中奏對稱
上旨重瞳屢回勞注視戶曹再命給饌餽狂童叫
鈴山堂集 卷三
驩猶莫制轉危爲安出謀智殲厥渠魁從閭治西民
德之競祠祀惟 帝簡知眷日起拔置樞曹典兵紀
肅肅在公靡怠易運籌策陳大計猛將材官或跣
弛公能用之隨器使西掃長蛇北封豕日南東首獻
其贊遠言雖煩據形似 帝明弗貳保終始既踐卿
保蕃寵祉貴壽考終復多嗣簪組蟬聯賞延世具集
諸福疇克爾城南之阡魏村里 皇典卹加恩備至
宜有紀述詔來襁予忝執筆在太史

附

墓誌銘

明故太保兼太子太傅平江伯贈太傅謚武襄

陳公墓誌銘

太保平江陳公薨 上驚問輔臣高曰圭何遽歿耶

上神聖文武志殲胡夷而公方受倚注用見悼問
乃命有司治塋 賜祭十五壇贈太傅謚武襄其子
王謨得給驛奉輓歸塋皆殊數也謨且行來乞銘于
予初予為祭酒公始襲封習禮成均有師生雅既顯
用事予伯謹如一日誼故厚已而締婚益親方期其

鈴山堂集

卷三

十四

功業未艾而奄忽以逝予哭之哀蓋予以老辭四方
乞文之請久矣謨泣曰先君昔備行間頗以微勞自
見幸假寵靈思竭力禦虜報 聖主有志弗就居未
嘗不歎歎慨今已矣非翁言無以慰地下嗟乎予
其可辭哉公諱圭字世秉廬州合肥人也始祖恭襄
公瑄有大功于洪武求樂問實始封平江伯高祖佐
曾祖裕皆嗣伯爵祖鐸考麟以公嗣季父熊襲封皆
贈伯爵祖妣妣皆贈平江伯夫人公始領宿衛掌京
營僉書中軍府用臺諫交薦出鎮兩廣為總兵官會
封川寇猖獗公上疏請剿督諸將分道攻擒其渠魁

鈴山堂集

卷三

十五

斬數千級俘獲甚衆加太子太保復平柳慶里隆等
賊斬獲如封川加太保復戡賀連賊如柳慶蔭一子
錦衣百戶三捷皆賜金綺時交夷范子儀等寇欽廉
諸郡黎收寇瓊崖相犄角為應援公移文安南都統
曉以利害使縛子儀來獻而亟出銳師攻黎軍黎勢
孤援失不能支擒斬尤多遂靖交寇復蔭一子錦衣
百戶加祿米歲四十石粵于今為要荒封川諸處皆
遂洞深青崖壑蚪互諸蠻夷所窟穴或乘間出剽如
飄風攻其東則西遁戢其左則右發號難剪除而前
政徒擁兵為尊大有警蓄縮委艱其下士無肯為用
力者則咸謂賊難制獨公善方畧精騎射常與士分
甘均苦聞賊所往擇甲上馬彎弓注矢向賊為衆先
士皆增奮無不一當百者在粵且十年諸所殲小賊
不可勝數其大者如前四征皆蒙瘴霧深入所嚮必
克鋒莫敢當 上知公才可任召還掌後軍府會虜
數閱諸邊而逆臣鸞勾引入犯驚既伏法 上益矜
正京營之制飭諸武備而提督者難其人本兵疏舉
二人皆不允 御批特以授公公入營問所利病條
去其甚者事皆與更始將士懽呼稱慶及申號令整
約束紀律甚嚴今總督尚書許公論時協理戎政與

公期戮力滅賊公嘗傾囊養敢死士于家所費不貲士皆投石超距方虜犯荊荆攻浮圖峪甚急公毅然請出戰木兵以大将居守不宜輕動上知公忠勇特許之廼營于都城外廬溝值虜退而止次年虜復犯古址或議當九門列營為備公以徒示弱無益竟不樹營而虜亦去蓋其識緩急當機宜如此築京師外城公實董其役城成加太子太傅又陞一子錦衣百戶云公生正德己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嘉靖甲寅十二月十八日年四十有六元配徐氏太師定國公光祿女繼配仇氏皆封伯夫人再配張氏子男五

長即王謨嗣伯爵次王烈王猷王制皆錦衣百戶次王言女一許聘子孫尚寶司丞紹慶公自幼敏慧喜親墳吏性樸茂如儒生似不能言至其操執剛挺凜不可奪雖謙抑禮士而耻媵姁趨媚之為不肯苟失足於人以故取忤當途屢有建白為所抑然公自遂弗悔也夫人仇者逆鸞女弟也公深嫉鸞鸞數入密疏言公短幾中奇禍賴上明察愈益重公益公以忠誠幹畧受上簡知非有左右先容之者公感激殊遇以身徇國真有馬革裹屍之志庶幾所謂國之蓋臣者嗟乎今安有若人哉此予之哀之匪為親贈

之私也先是有大星隕光亘數十丈占者謂應在大將其然豈偶然哉謨等以明年乙卯七月初二日葬公于南京大寧山祖塋之次銘曰

陳始恭襄昌運是翊治漕通道允底厥績名在冊書萬世無斁爰暨數葉式襄是承出鎮南粵益懋威聲孰不為順叛孽以興斧鉞戟戡受命專征乃奮其武架八其阻震如雷霆疾于風雨繫其鯨鯢靖我疆土帝嘉虎臣疊奏膚功曰尔其還以翼朕躬猷我方棘修我兵戎公來自南于帝之所有嚴有翼爰整其旅撫劍長視目無醜虜我既有脩虜亦遠迹將犁漠庭勒功燕石何志之銳乃奪之亟大星隕墮壯業以隳天則弗吊人也何為我懷于公志在匡國矢其謀猷忌者所抑其不能者曰匪我力弗靡其剛弗毀其方矧是正直士行之身刻銘示後公也弗亡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七目錄

神道碑

明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謚襄毅潘公神道碑

明故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吏部尚書謚莊靖宋公神道碑

明故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陶公神道碑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公

神道碑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七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七

神道碑

明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謚襄毅潘公神道碑

嘉靖辛丑夏 詔重建 太廟遴選採木大臣僉議

工部侍郎潘公前建 七陵及 奉先殿實董採木

之役績有成效宜無踰潘公者而公謁告居里於是

得 旨起公于家公受命過發沿襄漢涉風濤衝冒

霧露以往來川貴之間深林穹谷鳥道巘巖崎嶇之

境躬自援歷不以勩辭公計慮精審區畫有條徵發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七

不滯以故人樂於從事不二年獲尋丈大木三百有

奇餘木皆稱 廟成賜白金綵幣進工部尚書回籍

需用未幾起公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提督兩

廣軍務公前在蜀過勞得疾至是疾益加行次饒州

乃連疏乞休歸而以嘉靖甲辰九月十一日卒于正

寢計聞 上深憫悼命有司諭祭營葬特贈官保一

品謚襄毅蓋異數云公諱鑑字希古徽之婺源人初

家食與從父今少司馬珍兄少司馬旦弟僉憲選更

相切磨薦志績學年十四代父兄執門戶後上書縣

令試其文奇之既領應天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

授南京大理評事麻寺副正福其按察使丁外艱復除四川改浙江僉事陞貴州按察副使丁外艱復除河南信陽兵備陞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陞江西右布政使四川左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遂改工部右侍郎督木以至今官公初在閩有寇蘇秉規糾亡命稱大噍哪擾海島爲患公分巡其地討平之南安盜起攻仙遊城將官受檄逗遛不進乃自擐甲檄興泉民兵伏其歸路邀擊斬獲殆盡福州戊卒作亂勢猖獗公設方畧擒捕會邵武卒亦叛則單車馳往諭之而叛者始定於是公名藉起撫蜀以諸縣鈴山堂集 卷三十一

衛賦輕重無等吏緣爲奸爲畫一法者之令甲賦賴以平鹽井麗江兩酋相仇殺公約雲南撫臣持檄諭之即解請內轄關南寇馬興率衆逼蜀境蠻落十五寨咸負山谷相結爲援公以計緩之密授總兵等方畧以兵塞諸要遂帥精騎擣其巢事聞賜白金彩幣公在蜀久知地里險易察於民俗之宜周知夷情之變凡撫循安輯通商便民及詰兵控夷之政大者驛聞小者案舉其治蜀論者謂有張乖崖之風焉督木事完奏言湖廣川貴諸府其民疲於採辦困憊不得息請量議蠲復朝廷從之兩廣之起 上意簡在

特重用之而公弗祿矣公儀觀修挺性夷易不爲危言激論而耿介壁立不可干以私治官如家恭勤潔白之操始終一致焉生成化壬寅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曾祖諱濟祖諱遺安父諱琦祖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祖母呂氏母施氏俱贈淑人配呂氏封淑人子二長溫次澄俱廕補國子生女三孫男三孫女一溫等將以 年 月 日葬公于 山之原而諱予請銘其神道予徃交于潘氏諸公而司馬公希周又同年同僚實以書來請故銘不得辭銘曰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一

棠棠潘公定望新安譬彼喬木碩大以繁維三司馬乘時蔚起同本殊幹爲材匪異公年十四斬然脫穎上書公庭規切時政粵旣登第官績四敷刑察冤獄兵殲叛羗在蜀歲多治績尤最表警其威民懷其惠國有大役起公于家董治得宜人罔怨嗟棟梁鉅材萬里雲集清廟告成 帝心有擇乃頒綸命晉位司空寵賚駢蕃以旌厥功惟計在國不爽錙銖惟志在民利安是圖內直外方肅肅其度秉執有確不茹不吐大受方隆遽弗憇遺庸告後人文列在碑

明故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吏部尚書謚莊靖宋公神道碑

嘉靖丙午之冬，上召南京兵部尚書宋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公以疾辭，不允。時當天下諸司述職聚闕下，臺丞實與銓部同職，考察公至，則力疾稽牘，評臨臧否，手披心計，殫日夕，由是疾增劇。乃丁未正月之八日卒于京師里第。上聞震悼，命有司諭祭，營葬如例，而贈公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蓋異數云。於是公次子鄉進士介慶奉柩歸豫章，而葵謂蒿於公同鄉，又同弘治乙丑進士請書神道之碑，憶與公賜第後，仕宦中外垂四十三載，當時同輩存者

鈴山堂集 卷三

四

無幾而公又不可作矣。烏能已於情邪？謹按公諱景字以賢，世家南昌，奉新曾祖惟寧，祖鑑，有厚德能施其鄉。考迪嘉妣徐氏，公既貴，累贈其祖與考，皆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妣皆夫人。公少孤，嘗于學弱冠爲諸生，試每居首，器體凝重，識者占爲公輔之器。弘治辛酉舉江西鄉薦，再會試，擢上第授河南睢州知州。治行卓聞，改河南道監察御史，是時瑾竊柄，公慨然引疾去，家居十四年，足不及城市，將終焉而物望鬱起，提學田公汝籽巡撫盛公應期先後疏薦起爲浙江按察僉事，未踰年闕母病，棄官歸。太夫

鈴山堂集 卷三

五

人卒，哀痛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服除，陞山西副使，分州介休饑民相聚爲盜，殺地方官，勢張甚，撫按檄公往征之，督率行伍躬冒矢石，擒獲其渠魁，釋降附宥脅從，民賴以安。青羊山賊陳卿亂，公又合兵討殄之。奏以潞州爲府，而創立平順縣，皆公之功。爲多陞山東叅政，改福建尋陞四川右布政使，俱未赴。改山西左使，公以晉陽地瘠賦繁，民多逃竄，地畝虛稅，責償平民，請召人佃種，而坐以輕折，又定九則徵派之，例以祛里胥積弊，咸著爲令。轉南京光祿寺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革攬納禁糧，長揭債減呈遞樣米，謹通關之驗收，京儲以清。改左副都御史，佐理院事，歷陞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工部尚書，時脩南京奉先殿及舊邸世子府，又遣黃船公節費料十之七八，事竣有白金文綺之賜。改南京吏部，旋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至即奏裁守備，參隨人役考選武職，清查快船困弊，精覈養馬利害，戎政肅然。公履行端嚴，執守堅確，人不敢干以私，然貌恭氣和，於物無忤，故賢者樂之，而不善者亦未嘗有怨焉。官雖久自奉不異布素方，聖明倚毗，召正臺端朝野瞻望，而公以一疾不起，哲人云亡，豈非世道之大恫

哉公配張氏累封夫人子男五長垂慶蔭爲國子生
次即介慶次承慶縣學生次和慶具慶女二孫男三
卜以其年月日癸公某山之原余叙而系之銘曰
宋有廣平式懋高風載其勲伐爲唐宗工顯允莊靖
名德攸同金錫玉振精美明通初筮河郡繼展臺驪
祲氛蔽日林莽潛蹤旣起從政一節匪躬其勤三晉
秉憲即戎開府荆邑誕著膚功乃貳邦刑乃正司空
冢卿司馬保釐舊宮維茲都臺執法在中 帝命維
何曰維清忠一陽占候公來自東公來自東四牡麗
麗而弗我留駕言長終宮保晉秩美謚筆崇瞻彼玄
鈴山堂集 卷七 六

堂有石斯簞樹文撰德以告無窮

明故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吏部侍郎王公諱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公之行
義孚於鄉而聞譽重於當世偉矣昔在正德辛未之
歲舉進士選入中秘時山東寇亂欲奉祖母避地江
南上疏乞補學職詞極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應天
學二載陞南京儀部主事召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
選中更憂制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潔大學士西
樵方公上言王其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官僚勸
講之職乃擢春坊左諭德公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

器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
當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薦雖
不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耻之人於是得
旨允以病歸公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跂其復用
居一載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是
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蓋
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是時自公卿以至臺諫
薦疏日至嘉靖丙午起爲南京太常卿未至遷南京
戶部侍郎尋改禮待召掌北雍履任三月改吏部右
侍郎然僅閱月公以屬疾遂不起矣公貌厚而氣溫

鈴山堂集

卷七

七

學篤而志遠始也馳騁詞翰旣而嘆曰此無益也乃
遂研精於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旣又取論
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
固如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
者則深耻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
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老釋
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凡其言議不隨時苟同
故能表見輩流大自樹立不爲利害所動進退從容
累遷銓曹兩任國子執法端教表率人才期於俗變
風美入官雖久自奉如寒素是以君子察其行而考

其言推其用心而需其柄用以福生民利國家而天
不愆遺遽云以歿嗚呼夫豈斯人之不幸哉公所著
書有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等億諸史論斷大
學衍義論斷批點六子書及韓柳歐蘇文若干卷公
於書無所不讀精擇強記妙契疾書其所論著義理
深到剖決明當自陰陽律曆醫卜農桑刑名地志之
類靡不通貫曉悉焉曾祖諱復禮祖諱綸考諱琮贈
吏部郎中配李氏生公公生成化丁未享年六十有
一卒嘉靖丁未七月二十一日訃聞詔賜祭葬如例
元配李氏封宜人繼張氏子男三人長幼康舉于鄉

鈴山堂集

卷三

八

次幼廣幼庶女適曹珮往予承乏吏部以侍郎掌部
事時公為驗封郎中特越常序奏改公為文選予以
此忤用事者至是幼康以神道之文為請曰知先人
者莫如公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世每遷誘襲利僭見所可赴若湍奔往往競取以爭
喧有篤君子視浮雲避遠聲利耳不聞退然雅志樂
丘樊玩心高明究典墳卓爾大雅寔不群成均銓署
楊令芬貪者可庶薄使敦翮兮謝世遺垢氛有考其
不在斯文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陶公神道碑

敬皇帝在御承 列聖理化熙洽之餘恩仁深流風
教彌篤學士大夫多端恪鯁亮而一出於惇實發諸
言議施諸政事隨其所處咸有利於國家生民雖歷
險難不易其志其用不窮蓋至于今人倫風軌未嘗
不賴之也以予所知若前給事中今少司馬南川陶
公非所謂若人者耶公諱諱字世和起浙省解元登
弘治丙辰進士選入中秘已而授職諫垣公遇事敢
言首疏乞緝熙聖學以裨治道又欲以大學衍義置
禁中以備退覽至 武宗時權奸擅政事多內降公
直言駁正無所回休其疏有曰遠讒佞以一政令修

鈴山堂集

卷三

九

人事以弭災異戒逸遊以保治安皆指切時政而戒
逸遊一疏斥言大闢丘聚劉瑾輩蠱惑之罪是時瑾
等日伺公所為思有以中之久無所得乃以他事杖
公落其職隨有旨責廷臣朋黨罷輔臣劉謝二公及
知名士五十有三人而公猶列名其中既又搜織逮
公下之詔獄與尚書劉公大夏潘公蕃同謫戍肅州
公怡然就道在肅日與二公酬詠或感物興懷縉纁
忠厚托諸比况有古作者之意焉瑾誅放還家居若
千年為嘉靖改元 今上皇帝嗣位采錄天下舊德
名人乃起公臬司由僉陟副荐陞藩岳之長始任江

右繼則皆在河南澤敷政行乃擢中丞督理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至則條數事奏行曰重守令專分守寬農民懲貪吏凡以重本厚生防患去惡為務兩廣總督員缺遷公少司馬仍兼臺秩往蒞之先是群盜久負逖阻不可悉平公隨在撫剿賞罰信必所向克捷前後俘馘以萬計所輯寧菁峒以千計公推讓群力不以自張雖荷恩賚金幣而人以謂未稱其功也以毋喪歸服闋起公入贊兵本公閑達機宜羽儀朝行物望攸屬嘉靖辛丑以廟災陳乞避位遂致仕歸君子惜之云公誠篤毅直而遇事審慎發必當理風

鈴山堂集

卷三

十一

節在諫垣善政在蕃服勲績在臺憲而行義在鄉黨弗履考終靡憾也已陶系出靖節之後有為台守者因家于台自台徙會稽之陶家堰曾祖諱仕成祖諱壽考諱慥咸有隱德祖與考以公貴俱贈兵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妣章氏封太淑人配沈氏繼配楊氏贈封皆淑人子男三長師善次師賢皆國子生次師蓋孫男十三人大壯中順天鄉試次大原大升大受大臨大節大成大恒大猷大欽大典公以嘉靖丙午十一月二十八日終于正寢年七十有三訃聞詔賜祭葬如例以其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龔余

登朝與公相後先獲質其風采言論及觀履險大節屹然壯之蓋未嘗不歎夫豐邑之遺也今追懷耆宿不可作矣師善請書諸神道之石予重有感焉能不為之辭銘曰

惟聖有言仁必以世明運洽隆曰在弘治出議盈庭藹藹多士顯允陶公惇良茂達蚤升峻科亟踐諫闥帝學緝熙至道陳納臺臺夙宵慮其遺闕群賢竊柄炎聲沸天公諍不憚直也如弦卒罹毒詈投戍遐邊人則曷堪公不為病流離艱羈不廢廢詠六龍時升氛曠清廓俊乂咸登起公臬岳爰自江右又歷河

鈴山堂集

卷三

七

瑞榮間以流惠孚孔宣乃界旄鉞往蒞虔臺建策發政務先綏懷遂陟貳卿司馬之職仍建臺蘇百粵是即既什而亨物望所歸荐荷皇眷還之夏間縣車乞身以佚以息弗究厥施論者為惜邦失老成士懷遺直勒辭豐碑觀示無極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公

神道碑

公諱載字文載初舉進士名君琰武廟御賜今名蒲州垣曲人也曾祖諱郎登洪武初進士為監察御史北平以風裁著稱祖諱信隱弗仕考諱鼎以

公貴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母普氏繼母衛氏贈侯
宜人公中正德丁卯鄉試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陞
員外郎郎中奉命督漕上疏極言漕政利病名藉藉
起陞陝西叅議撫治商洛嘗剿劇寇有白金寶鑑之
賜土魯番侵奪哈密為邊患總督濠菴楊公知公才
薦為甘肅兵備副使時議者欲掩魯番擊之公言外
攘必先內治宜實糧餉利器械固堡寨謹斥堠用間
謀及倣趙充國墾田故事食足兵乃可舉否則虛內
事外徒啓邊釁疏上議遂寢公於是銳意屯種開墾
召商實粟塞下期年而士氣大奮所戰克捷番酋牙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一

木蘭帖木哥等率眾降者萬餘人又酌屯田便宜十
數事條上俱獲允行陞陝西叅政仍兵備甘肅遂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仍兼理屯政公稽歲
所入以革宿弊人不能為欺邊方素不知學為擇師
儒以教學官弟子諸番入貢每乞增額公奏請遵定
制驗放以省供億減益引課令本折兼輸以便商賈
虜至督將士出戰凡所斬獲親覈功次以明激勸守
邊數年政績大著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操江既去任循陳海務十二事曰自所已試者俾
後人中之耳然是時言者擿他事劾公奉旨聽勘久

之事得白眾望公起復用而尋已不祿矣公生成化
壬寅九月初五日卒嘉靖癸卯十月二十五日享年
六十有二訃聞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葬復以邊功
錄其子應豐為國子生蓋異數云配呂氏有淑行累
封恭人子男一即應豐再娶許氏皆太宰襄毅公孫
女也於是少傅松臯翁屬高第諸神道之石曰趙吾
姻也予重翁命不敢辭又昔在禮部得公建議諸疏
閱之蓋公器局闊大有經畧材而文學亦優瞻所著
有西戎議畧兵備督儲巡撫諸奏議及畫脂漫興解
頤諸稿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鈴山堂集 卷三十一
三
緊古充國治兵最良舉田塞下制伏戎寇明有中
丞夙閑將畧治職邊陲干城是託蠢彼番夷寇我疆
場眾議出師公戒先食野有耕穫廩有峙儲邊患以
寧羗酋來歸孰構煩言而成營轉人譽用多卒枉以
直公則臥家眾望復起天不憖遺一疾而止帝曰
念哉其有武功殊章異渥以貴其終蒲山之原仡仡
新阡氓勒有詞過者式焉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七

鈐山堂集卷第三十八目錄

神道碑

明故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

贈光祿大夫謚文通費公神道碑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陳公神道碑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贈工部尚書潘公神道碑

明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翁公神道碑

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顧翁神道碑

鈐山堂集

卷第三十八

一

明大中大夫光祿寺卿致仕西愚陳公神道碑

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東厓

公神道碑

鈐山堂集卷第三十八

神道碑

明故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

贈光祿大夫謚文通費公神道碑

江右仕族之盛其在廣信若鉛山之費少保兼太子

太保尚書大學士鰲湖公以倫魁至元輔致謚文憲

其從弟鍾石公復以官端翰學荐陟宗伯加少保兼

太子太保終于位天子賜以卹贈之典易名文通

後先競爽慶鍾一門嗚呼感矣而考公之先積德深

厚所由來者遠曾祖諱榮祖諱應應應生五子曰

鈐山堂集

卷第三十八

一

珣及瑞並發賢科曰瑄舉進士其二隱德不仕而曰

璠者文憲之考曰璵者公之考俱贈如子之官時人

擬之燕山五桂云公諱棠字子和幼嶷重如成人讀

書強記臨文屬對出人意表舉丁卯江西鄉試辛未

會試廷試咸居高等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時逆濠

陰蓄異志謀復護衛文憲在位持不可公娶同郡婁

郎中性之女濠妃之妹也故有連濠屢以意屬公公

外遜色詞而實陰折之濠因切齒賂中貴出內批勒

文憲與公皆致仕乃益毒敷于公家門戶幾不保濠

敗今上皇帝入正大統薦者誦言公等守正被禍

詔起文憲及公俱還原職公入侍講筵領修武宗

實錄成陞春坊贊善尋陞南京尚寶卿改春坊庶子

兼侍講掌南京翰林院事陞南京通政改南京國子

祭酒文憲再召未入京北祭酒缺朝議將移公補之

公以嫌辭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改南京吏部右侍郎

蓋公六轉居南既十載餘矣於是召為兵部左侍郎

上念公舊講兵貳非宜適翰林直缺內閣以公

請改禮部左侍郎郎兼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命公署國

子監事既乃拜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甲

辰廷試充禮部尚書是年秋禮部缺尚書遂命公管部

鈐山堂集 卷之三

事 太廟成加太子少保丁未加太子太保賜飛魚

服數奉召入西內賜直廬其他服采金幣之賜不可

勝紀戊申八月加少保蓋是時公受上殊眷即有

爰立之命而是歲二月之十三日公忽遘疾以

卒論者惜焉上聞而問曰案得何疾猶以撰文金

幣追賜其家公之在翰林也以經術勸諫色溫氣和

規益婉切為同列所稱服為文章平正雅暢詞采溢

發於凡應制之作無不克稱上意識達政體居南

雍嘗陳六事居宗伯以地震陳六事悉見允行與人

交和厚易直推賢讓善人樂親之公生成化癸卯二

月距卒享年六十有六元配婁氏繼吳氏俱贈夫人

子男五長懋學以廕授左府都事陞後府經歷調詹

事府主簿次懋升懋謙同壽有壽女三適太學生詹

翔驚餘幼懋學卜以年月日葬于邑山之

原而拜泣請墓碑憶在正德丁卯之歲予為編修公

計偕來京以文憲之意來訪于予公時妙齡秀發德

器粹溫予固深重之其後予掌南部公任翰林居相

連也出入時接軫相得其懽逮今凡四十年同時交

舊鮮有存者宜懋學之有請於予也然公歷官行事

之美與夫宸眷寵錫之隆顧又不可勝書書其大

鈐山堂集 卷之三

節亦足以槩公平生而傳信後世也已系之銘曰

繫費之先由蜀來遷于信之鈐方爰家橫林世載德

音發源洪深方倫魁上公位致顯庸碩大以崇兮逆

藩猖狂危殆張疇扼其吭兮大義獨持罔恤爾私

屢蹈于危兮迺遵昌辰皇運維新既詘而信兮經

幄論思成均作師令聞以馳兮颺歷兩都春卿贊謨

荐加三孤兮顯顯德門萃美弟昆莫之與倫兮皇

眷特殊期秉政樞局不少須兮有位有年有嗣而賢

世澤之延兮佳丘孔安豐碑桓桓名以不刊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贈工部尚書潘公神道碑

公諱曰字希周世居婺源之桃溪里稱望族從父珍官少司馬從兄鑑大司空從子漢大司徒暨公駢武天朝文昌正貳冠珮相映一時仕籍鮮與倫比公賦資淵篤績學醇貫持行飭於勤愍圖事徹於機宜初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能慎著名陞郎中督運真州時流賊嘯聚運道多梗公悉心督理轉漕無滯擢守漳郡郡故多海寇聚散出沒洪洋絕嶼莫可驅除然非土之豪黠陰爲之主彼亦莫得肆公至庶知其狀取豪黠數人寘之法寇以不來丁內艱服闋復守鈴山堂集 卷三八 四

邵武時中官鎮守及市舶橫括民錢物公裁之不得逞閩俗訟奸株蔓連牽至數歲或不解公痛爲懲創變其俗歷陞浙江按察副使江西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嚴繩寬布官舉其方法立而惠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平劇寇功 詔賜金幣改留都理卿復改少宰召入爲少司寇山西慶成府宗藩相訐久持未決公奉 命往鞠得實以聞再勘永和府事人咸稱平改少司馬復兼中丞往督兩廣軍務時安南不庭詔用廷議起大司馬毛公伯溫率師討之毛方在制公適道其里見公語之曰安南恃其險

叛服不常久矣若兵興禍結連歲月未可解資餉不繼奈何公宜終喪辭諸朝可得緩師俟其聞命求貢因而撫之此萬全策也語不合去至廣因得安南不貢狀上疏言夷狄之國本無人倫莫登庸之篡黎氏亦季犛之篡陳氏也今若緩師移檄以問其罪彼必畏懼修貢俾無失臣禮而止不問其他此帝王治夷以不治之法也疏入毛公遂劾公不任戎務 詔公回佐留都部事公曰吾謀既不用祿可苟乎遂拂衣歸然安南之事後亦如公議云公家居十餘年不復至城府獨聞人有急周之惟恐後歲早徒步率鄉

鈴山堂集

卷三八

五

人禱雨爲粥糜以哺餓者父之家日落而公陶陶然終其身不以爲憂也以嘉靖己酉八月十有二日卒距生成化丙申享年七十有四訃聞 朝廷勅營葬諭祭如例特贈工部尚書加等也大父貴廉父傳賢並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毋戴氏配程氏贈封皆淑人子男四長曰縉錦衣衛經歷次紳次絲郡庠生次綸女三孫男一縉等將以某年月 日葬公于郡城北飛布山之麓具狀來京師請予銘諸墓道考公歷官所至以剪茲平惠著稱至安南之征兢兢焉執止戈之義是非拙於用大其爲 國家計深遠

矣雖以是歸不再出公之心豈復有所不足哉余既為公同年友又嘗同官留都不敢謂不知公者銘其可辭銘曰

榮陽之潘有鴻厥緒派流新安越茲誕晉中臺六曹秩號空懸叔姪弟兄翩翩其羽惟公茂樸篤敬自臧握蘭畫省飛隼雄邦寇攘以遠險健為良兩郡稱理其聲洋洋乃陟廉訪乃登翰藩乃擢中丞建牙鄖山既撫流集亦定寇姦帝有褒異頒長理貳銓陪都進列入佐伏卿獄我王裁卓其章微晉秉鉞施往臨日粵西之公不王皇赫

鈴山堂集

卷八

六

是卜篆辭于碑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陳公神道碑

公姓陳氏諱經字伯常其先自閩徙家南州益都故今為益都人公之祖諱俊以孝弟力田隱於鄉父諱

尚義輕財號海春翁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公舉正德庚午山東鄉試甲戌登進士第觀吏部政乃奏記蒙宰楊公論說時政數千言楊公將重之選補兵科給事中嘗奉命查盤剽永遼東軍儲先是按事者毋以嚴法繩下人用不堪公所至綜覈得宜洞究奸弊而不事苛刻陞右給事中皇上登極首論新政其一為端大本以隆大化勸上法古帝王守祖宗成憲其一請究治先朝遺奸言皆剴切時論譴之陞通政司右叅議歷左通政冊封鄭藩充正使陞通政司使尋轉禮部左侍郎仍掌司事四方

鈴山堂集

卷八

七

所上章奏躬自檢閱不憚煩勞陞泰儀度秋秩上每屬目器之已而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兼管西苑農事歲運邊餉仰給太倉公殫力會計整頓宿弊公私允賴苑田產嘉穀多岐之瑞賜白金彩幣會通政使缺廷議以公閑於其職復推公改禮部尚書仍掌其事未幾詔改兵部尚書入柄本兵兼提督團營軍務時值邊警條上軍國要務七事詔皆允行時公歷二品已六載特加太子少保公感知遇殫盡智慮調度防邊諸務至廢寢食竟以積勞致疾家因乃具疏力辭上允致仕特賜給驛以去比年廷臣鮮有獲

此典者實異恩也公去父之上意猶念公不置今年總督倉場員缺詔復以戶部尚書起公于家命下公先期以疾卒矣嘉靖庚戌二月四日也距生成化癸卯十二月三日享年六十有八於是其子工部都水主事夢鶴請乞卹典上詔所司諭祭營葬如例初公被徵恙易簪之前日忽令家人具盥櫛正衣冠北向舉手加額曰吾受國厚恩平居未嘗行一不義存一不仁以負朝廷嗚呼可謂得正而斃者已公性誠篤簡伉立朝垂三十年門鮮干謁性嗜吟咏意不求工而泊然自適所著有待旦堂集出塞集近雲樓鈐山堂集

卷三

八

稿東渚小稿并奏稿若干卷藏于家配蘇氏有賢行累封夫人子三人長即夢鶴次夢草以廕任宗人府經歷次夢瑛女三俱適仕族孫男女五人夢鶴等卜以年月日葬公雲門山之原而詣予請文其墓碑予與公同朝夕不克辭故序而銘之銘曰由閩而齊厥系縣居齊積德世有傳慶鍾尚書仁且賢策名科甲聿騰芳瑣闥獻聲隆然銀臺奏事近上前雍容雅度儀閭愆春卿司徒位屢遷擢任司馬握戎權云胡疾遽賜歸田帝恩舊德仍憐憫天書冊徵寵命宣寫不待兮忽殞年雲門有宅東海壖

恩光赫奕燭幽泉銘詩紀德豐碑鐫

明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翁公神道碑

嘉靖己酉秋八月七日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梅齋翁公卒于家再越月計至京師兵部尚書萬達公嗣子也袒括為位以哭公卿大夫咸往吊予往吊則泣拜曰萬達不孝縻于官守不獲躬視含斂罪莫可贖惟是神道之文所以不朽我先人者惟公是祈焉予諾之蓋尚書負文武才頃歲經營四方南定交趾北禦強胡勲烈懋著比入柄本兵天子倚重至形諸宸札謂干城之託不可釋公乃今遭大故以去則

鈐山堂集

卷六

九

所以表先德以慰其孝思者予曷可以辭哉按公狀諱玉字文璜梅齋號也先世莆田人有秀峯隱士雄者始徙揭陽之鮑江子孫家焉雄四傳至可鄉人稱為義叟者公之父也自秀峯至義叟代有陰功而義叟尤嗜書好古顯顯守善然義叟鮮兄弟卒以寡助阨于讎家公生而閎朗有志問學為父辯冤詣吏十又八年已乃家計窘甚又連值大喪不克卒業猶時時誦說經義授里中子弟秀峯隱士之徒鮑江也曰此地濱海山攬有其勝他日必生碩人而公以已廢學弗克成祖志為憾及尚書生有奇質則撫之曰

其在茲兒乎乃自誦說經義以授尚書海鄉居人漁
尚書幼時戲漁公見恚怒曰而不聞考亭沙中畫卦
事而顧以居人之業戲邪坐客有言顯貴人富田宅
者尚書侍側公正色曰丈夫際世運當轟轟有所樹
立豈以是為哉尚書登進士第服官政公自家貽書
必勉之庶慎副憲廣西時左江有兵事公書以安殺
為戒故尚書征斷藤轉南大未嘗上首功安南之役
建議撫納卒不煩師平定亂國守其家訓也尚書歷
官又歸俸于公公為置義田供祀事卹族之孤寡貧
乏者又購地建亭月日集父老讀鄉約其中以化導

鈴山堂集 卷之六

十一

鄉人平生足跡罕至郡邑嘗以尚書巡撫陝西一就
養所過有致金為壽者公從容謝却不為露陝士夫
聞公來幸一見既見公容止楚楚無不歎服者會尚
書受命督朔方軍公乃歸鮑江公初封承德再封
中憲每念我叟不及命輒愀然不樂比封通議大夫
兵部右侍郎又進封尚書皆得贈義更如所封乃始
大書曰足酬吾願也尚書既聞喪陳情乞卹典天
子從其請詔賜祭如例嗚呼榮矣論者曰公之居
鄉也歲歉為有司上賑事序給惟不足益以已貲
鄉人多所全活盜劫其鄰公纓冠往諭曰虐貧不仁

盜愧謝解去即海寇過公里亦相戒勿犯與漢史
陳太丘事適相類若公者豈非篤行君子哉公生成
化甲午九月距卒享年七十有六配許夫人有間行
早卒尚書母也繼楊恭人又繼黃夫人子四長尚書
次萬紀萬程萬達女五咸適名族往年尚書葬許夫
人于鐵場山之陽至是奉公為禮也其銘曰
行已而為君子錫命而至上卿 恩封屢貶卹典具
膺凡今之氓胡不作善於公是徵述行有文觀者其
興乎

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翁翁神道碑

鈴山堂集 卷之六

十一

南京刑部尚書顧公應祥往年以都憲巡撫雲南聞
母夫人之喪不候代奔歸主論罷職久之 朝廷召
起再撫雲南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召為刑部尚書復
改南部以前三品秩滿追贈祖及父皆為南京兵部
右侍郎於是例得樹碑墓道公乃自述狀告于嵩曰
不肖踰伏山林一十五載榮進已絕望矣其獲有全
茲者 明天子起廢之恩也先君之遺也墓石之文
敢以請嵩與公同年進士誼不可辭謹按翁諱景字
永暉世家蘇郡長洲隨伯父仕湖州娶於烏程楊氏
遂居烏程再徙長興性恬澹不嗜利顏所居之齋曰

恬靜以見志精岐黃之業志在濟人不責其報生子而才雅有植槐之志乃躬自訓迪不遺就傳尚書領鄉薦翁挈之北上尤督課其業戒勿接人事尚書舉進士孝廟上賓奉命採史事於南畿翁與俱南暇則令習律例及為饒郡推官翁復至任恒以平恕哀矜為訓然密處廨舍三載即僚窳無知者尚書被徵以年未三十授錦衣衛經歷翁乃得封如其官既歷陞山東按察使翁又以例晉服色與子同然翁素性中約廉介取予毫髮不苟室廬田產如布衣時無增益者一監司行部至里人有以事干者懷金為壽翁

鈴山堂集

卷三

三

竟拒之曰吾訓子以廉乃自驕乎尚書雅重精練固廊廟器而所以淬礪成就之者由於翁也又自滇南罷歸翁安之曰蒙譴以親可無歉已尚書侍色養十餘年翁壽躋耄耋步履食飲強健如少壯家庭之間蓋訢訢然樂也嘉靖己亥四月日以疾卒享年九十有一高祖壽一祖伯通皆隱弗仕考諱昇贈如翁官娶楊氏初封安人後贈淑人生子四長應禎次即尚書次應時縣學生次應元國子生以年月日癸子山之原銘曰

惠施不言寓跡在醫訓子而學身自為師子出與出

子隱與隱弗以利遷安于義命惟是善積於廖不飾碩大其門爰及尚書如堂斯構如舊斯稷壽越九齡福履康樂湛恩鴻龐厥在身後既晦用章時乃天道樹之隧首昭德有文顧渚之陽令懿永聞

明大中大夫光祿寺卿致仕西愚陳公神道碑

陳氏世家餘姚以官業稱公諱煥字子文居隣學官曰吾西家之愚夫也因自號西愚曾祖孟雍贈吏部文選郎中祖雷封彰德府同知父廷敬薊州判官公為湖廣叅政時以大廟恩得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孫氏母于氏皆贈淑人公初以禮經魁浙士既舉

鈴山堂集

卷三

三

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遭艘干淮丁內艱服闋補營繕未幾疏改南京由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歷禮部主客儀制郎中陞廣西右叅議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右叅政江西按察使布政使入為光祿寺卿致仕公天性醇厚居官以仁恕為心至義所不可不為苟同當在淮時武宗南幸巨闢悍將從所過大索賂莫敢違者公曰禍福命也何以賂為弗賂亦不及於禍在廣右分守郴州猺獠出沒為患叅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公謂之曰猺不可盡雖兵之不能止其患不如諭之義以恩信撫之遂與希儀入其境

諸酋長更爲約不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令擁與
送出境竟不犯柳州滇南士習異中土公之教切切
惟安貧惟執義以廉節爲先率之自躬士由是知方
焉歲已亥今上駕幸承天所過有司或坐供張不
具得譴湖廣撫臣以奉迎事檄公公條其鉅細固不
飭備復奉檄督修顯陵公殫力程工務極壯固稱
上意而諸監視及承事者因緣乾沒皆不得肆告
成詔進一階有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
幾覆衆擁公泣公乃命舟人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
無虞任江西獨四年安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其

鈴山堂集

卷三

占

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司抗乃建至庭下察之憫人
也貸其死咎之卒改行爲良民所行每若是光祿典
內府諸羞饌中貴率溢額以需公披籍應之中貴頗
不便因構語中傷之公於是浩然有歸志會歲考察
諸大臣例得自陳公稱老乞歸甚懇上乃可其奏
公歸則開園于舊第之西南壘山鑿池時花木構亭
其中中有八景皆以愚名自爲文記之歲時約里中
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稱曰余醉愚
醉也然則公誠自託於愚者耶其爲士者曰西愚公
豈真愚耶嘉靖庚戌十二月三日卒享年七十有三

配胡氏封淑人子五人長陞早世次坪次陞皆舉進
士坪延平知府陞翰林編修次觀國子生次陞女一
人適建寧知府王正思孫男四人銖銖鈇鈇曾孫男
三人清瀛澤公之所履兩逢大狩一治顯陵他
人或惴惴慮不免而公皆因之以有譽名柳夷之畫
宣恩以樹威漢江之危急人而忘已吉蒙之獄捐文
以得情蓋仁厚成性而智足以行之閱材遠識固去
倫類什伯至其胤嗣昌繁科第踵接則所以章及人
之報紆用世之猷者有在矣公葵有日陞乃馳書京
師以少宗伯孫君狀請余述文樹之墓道予素辱公

鈴山堂集

卷三

五

知愛陞又爲諸生肄業館下誼弗可以辭銘曰
稽山盤延東海之浹介爲姚江英賢疑疑有偉陳公
鍾其粹美如玉之溫若絲而理者聲省署分秩蕃宣
惠流菁峒信解戈鋌乃登學憲振鐸南瀛教隆風節
士化陶埏荆爲潛邸園陵之邑車駕赫臨百需
孔亟公履裕如悉辦以集孝典隆成帝恩駢及江
右之政號稱優優郡邑承訓兵民仰流入長光祿不
副其猷浩然止足得告而休惟公所乘明達敦良在
繁益重任重彌光宦轍所至惠愛洋洋蠻貊可行顛
沛不忘公之施用不老者存公之福澤裕其後昆繩

純紳烏郁蘭孫述此銘詩刻在墓門

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東厓翁

公神道碑銘

夫有強毅剛達之士出則經營四方隨試而效歸則悠然自適於丘壑之間若無與世故者此其志有不羣所養有不可涯溪者矣至乃履險難弗克大展其用矣奄忽而逝曾不少待嗟夫天之生才何其難而奪之何其易耶東厓翁公之歿也其弟國子生萬程使來告哀而以神道之文為請公負文武才干城之寄維公是賴迺天不勑遺可不為天下慟耶予鈴山堂集 卷三六

託交于公號知己文忠子可辭公諱萬達子仁夫潮州海陽人也翁之世系予嘗銘其先尚書梅齋公之墓已詳蓋自梅齋而上世有隱德公生而舉止不凡梅齋異之曰是將大吾門乎弱冠文名籍甚嘉靖乙酉舉鄉薦明年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以才陞梧州知府梧民夷雜居號難治莅郡四年威惠並著安南久不貢詔出師問罪即擢公廣西按察副使經理其事督兵於南寧公密募敢死士入莫登庸地盡得其購藥淬刃置毒上流截簡陽馬及賂聞更詳傳製廣東以挽我諸狀乃下令敢有與賊通者

戮于市能擒賊獻者賞百金龍州馮祥州土舍趙楷韋應李震為賊腹心日伺我事竊告之公白督府曰三兇鼎立二州之間威不可宿勢不可迫應懷懦寡慮須旦夕擒斷其中堅則柑蒙可次第獲也督府即以屬公三賊者果就縛論死二州以定左江斷藤峽徑蠻據險梗化非一日矣適僉弟曰公丁者謀衆弱亂公計擒之乘勢攻諸巢賊皆破遁斬獲無數撫其餘黨向順者三千人藤峽悉平四峒介思明忠州之間所隸不常府與州互事莫能歸一公建議以其地割屬南寧特設撫民通判一員治之築城署分保甲

鈴山堂集

卷三六

七

峒民懽躍稱更生土人黃賢相素號莽稱兵脅衆至是亦還所侵地登庸聞內寇輯寧乃始大恐請納款如期會陞公浙江參政督府上疏留公改仍廣西參政是冬登庸請開乞降詔罷安南為都統使司有登庸以不死授使職治其地是役也兵不血刃事以輯寧公之功居最擢四川按察使陝西布政使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幾擢兵部侍郎兼都御史總督宣大大同宗室有潛謀勾虜為患者公廉以聞明正其罪既而議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幾二百里增墩臺深壕營工鉅而費省邊民賴焉數

歲虜不敢現即少鈔掠無能深入曾家庄之捷尤
偉謀報虜寇官府時大同帥周尚方幸宣府之無
備而已獲安惡謀者之泄也杖而繫之獄公知其情
馳疏告急請即以尚文責往禦賊朝廷從之勅尚
文兼程赴敵公廼躬擐甲督兵為援虜不虞其猝
至也大驚宵遁公又督尚文追擊出境捷聞上嘉
悅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柄本兵在鎮以
築邊獲奸奏捷錫金幣者六廕子者二公惟一子辭
廕不允乃請以廕其弟萬程焉在本兵數月奔梅齋
公之喪明年虜犯畿甸廷議咸請以兵革停情起公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八

文

上特召為兵部尚書驛使數輩趣之公聞命哭辭
几筵即日就道遠不能即至上屢問曰翁甚至
未耶既至上章待罪命奪秩候用數日命以兵部右
侍郎兼都御史經畧紫荆諸關公墨綬治軍事心苦
形瘁足疽忽作疏乞歸終制而疏中字訛誤上怒
斥為民先是逆黨奉命廣州其麾下卒擾民公嘗笞
之又得其素登庸之賂竊故切齒恨公數中傷之公
去踰年竊以逆戮公之忠誠益著上亦思大用公
會本兵尚書員缺遂起公于家無何命下而公不建
英公謀慮精審元氣斷據積書奏論議泉湧蠶發

不可制故能建國權動有成算古稱王佐才
近之矣襟度坦夷與門人故交談經論文聲價不
凡好山水興至窮幽探勝泊然忘歸其免歸也慕武
夷鯉湖之勝携僕遠遊旬日抵清流疾作謂僕曰亟
返吾將逝矣舟次上杭而卒疾方劇仰天嘆曰已矣
乎受國厚恩無以報也問家事不答卒之二日方抵
家而殯越四日而命使臨門遠近聞者莫不咨嗟涕
洟感上之不忘公而惜公之不及見也所著有稽
憲集平交紀畧總督奏議若干卷咸于家公生弘治
戊午距卒嘉靖壬子享年五十有五張氏先卒繼

鈴山堂集

卷三十八

文

孫氏贈封皆夫人子二長思仁早卒次思佐甫八齡
廢國子生女二許聘都御史鄒守愚之子迪參議劉
子興之子宇泰公既卒家人請乞卹典上詔所司
諭祭營塋如例卜以年月日葬公于
山之原公所自營者銘曰
海山奧區純江之涘炳靈萃英生此國士材閎器碩
允武允文服勤中外以建茂勳督師于南南土底定
專閫朔方恒以謀勝邁膺宸眷兵本是司國有柱
石士有蔡著讒忌屢嬰忠誠彌勵進不辭難退則勇
逝帝曰念哉公于家一節詰人而享不遐千里

鍾山堂集卷第三
錄
未酬或在天壤與元氣游或驅風霆揮斥八極以殛
施以殛王室勒文樹石永昭德馨我詞弗作以告
于冥

鍾山

卷第三

錄

鍾山堂集卷第三十八終

墓誌銘

鍾山堂集卷第三 錄

明故衍聖孔公墓誌銘

明故安平侯方公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

子太保謚文恪溫公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張公

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襄簡

高公墓誌銘

鍾山堂集

卷第三

一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潘公墓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墓誌

銘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明故衍聖公墓誌銘

先聖孔子修明帝王之道以詔後世繇漢以來世主
既崇祀之又爵其裔孫一人使主祀事曰褒成奉聖
文宣代殊其稱至宋始封衍聖公然猶兼領他職或
止署爲郎其秩視上公品高位重專宅闕里以恭奉
廟祀惟我朝之制爲然其所以崇寵之者視前代爲
至弘治末衍聖公弘緒以疾告於是成庵公以世嫡
承襲其爵公諱聞韶字知德宣聖第六十二代孫也
鈴山堂集 卷九

年弱冠召至闕下美風儀 孝宗皇帝召賜玉帶麒麟服人咸榮之時少傳西涯李公名重海內登公于門歸以其子一時傾動朝著有冰玉之稱焉正德改元視學召公爲分奠官命坐彙倫堂聽講賜茶仍賜宴禮部賜衣帶寶鏤丁卯入賀賜御製迴文詩庚午復入賀屬疾命醫診視頒賜上尊珍饌夫人以歸卒于京邸詔遣官諭祭歸其喪賻給甚厚 皇上兩視學皆驛召公觀禮而常賜外加賜金織麒麟緋服一襲及冠帶各一以示優異公每值 萬壽聖節則奉表入賀比歲患疾艱於拜起然尤力勉以來甲

辰復來 上溫旨慰之免其朝賀踰年疾甚卒于家
丙午二月十一日也計聞詔賜祭葬如例公生成化
壬寅八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李即西涯公
之女繼配衛宣城伯璋之女封皆夫人男子二人長
曰貞幹今襲封衍聖公次曰貞寧女一人許聘尚書
李公廷相子孝元孫男一孫女二公性質敦重不苟
言咲識達世故施于有政厥績爲多孔氏祭田蠲租
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學錄一員典教事鄒縣故有
子思子祠特授公弟聞禮爲五經博士使主祀事皆
從公之請也闕里故有志殘缺公嘗請于西涯公輯

鈴山堂集

卷九

之以成鉅典劉賊之變疏請城闕里而遷曲阜縣創
義倉以歲給三氏子孫之貧者其所建立章章如是
事繼母袁夫人及生母江以孝稱居喪一準禮制而
友愛其五弟尤至弟皆先卒撫其孤如子敬禮士大
夫來謁闕里者皆款接盡懽焉將以明年 月 日
葬孔林家塋之次貞幹等以狀來屬銘銘曰

維孔有家寔肇洙泗聖有遺澤施于世世崇德象賢
纓組攸嗣爵之上公始我 明制洵美成公宗聖主
祀溫溫其恭淑慎爾止歲朝京師固有禮享有牲
醪居有賜第都人來觀宣聖之裔曷不復來流云其

近 皇有異恩軫卹彌至焯德贊林刻銘以誌

明故安平侯方公墓誌銘

嘉靖丙午二月四日安平侯方公以疾卒計聞 上為悼惜遣中官及祠部郎中一員泣其喪命工部營葬事賜諭祭凡十有八壇既又賜謚榮靖蓋公在朝廷為椒房之親恩禮優重宜也公諱銳字廷器世為應天江寧人祖諱臯占籍錦衣衛因家京師考諱永妣陳氏公體貌豐厚為人敦重質實其始浮湛里中有相者言當大貴公曰吾得為太平間民足矣 皇帝嗣位九年詔禮部遴選官嬪於是今 皇后以公翁山堂集 卷三十一
長女入選初冊立為德嬪公以恩授錦衣衛鎮撫尋陞正千戶 后既正位中官公陞都指揮使從車駕南狩遣拜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既封安平伯復進封安平侯實食祿一千七百三十石追贈曾祖祖考皆如其爵妣皆夫人公起徒步至通侯寵異冠一時在恒情鮮不沐侈踰溢公獨持以謙焉居常自韜戢 上嘗賜之第公取足居息不欲大為營造服用自常賜外未嘗過求非分由是廷中推賢元配夫人孫氏先卒繼夫人侯氏嗣子一人曰承裕今甫七歲女適張弘縉冠帶旗次石瀾錦衣千戶皆孫出又

次尚幼許聘靖遠伯子王學禮側室王出公生於成

化丁未十一月十五日得年六十以是年三月二

十七日甲申葬公於朝陽關之車營而葬有銘以請

於予維方之先世有隱德其所由來者遠乃發祥委

祉篤生 聖詒以母天下公貴處戚畹而能執禮守

分不褻不矜尤士大夫之所難法應銘銘曰

於惟化基厥由后德內教肅成用儀四國塗山啓祚

夏業以昌太姒初生在洽之陽倬彼安平籍世餘慶

毓德軒龍坤儀啓正徹侯賜爵五等之崇錫之土田

車服是庸公則祗祗似不能言腹龍以約處盛彌謙

鈐山堂集 卷三十一
胡不大孝奄忽云逝 后聞震恫屢使來視 皇有

詔命恩卹備至儀曹司空襄其後事嗟哉榮壽弗祿

考終刻文茲石公問無窮

明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

子太保謚文恪溫公墓誌銘

嘉靖癸卯七月二十五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溫公卒于蜀之里第計聞 上命有司給祭葬如例

贈太子太保賜謚文恪溫公諱仁和民懷字也高祖

子成仕為蜀遂寧知州因家成都華陽曾祖諱良蜀

府奉祠副祖諱彥中蜀府良醫有四子長曰琮官至

布政使季曰鹽河南恭議而公恭議之子也舉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逆瑾意出補戶部主事
瑾敗復為編修進侍讀充經筵講官丁繼母張夫人
憂服除進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上選用公等六人
日侍講幄賜金綺束帶陞侍讀學士修武宗實錄
充副總裁擢吏部右侍郎兼學士仍侍日講修獻
皇帝實錄復充副總裁公念恭議公年高奏乞貤封
以已之官從之未考滿得封典蓋異數也上將大
用公有尼之者乃以專管誥勅入東閣而公乞歸養
甚力命馳驛以還加賜白金文綺公綵侍逾二年封

鈴山堂集

卷三

五

侍郎公卒朝廷賜祭葵服滿後數年始就徵如前官
命史館經理御文又命攝吏部事拜工部尚書仍兼
學士改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加太子少保車駕
南巡奉勅留守京師駕還皇太子遣公奉迎於
涿州上賜白金綵幣勞焉已而特命公充監禮使
扈視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顯陵勤勩備至事
畢賚錫有加當是時上眷注甚隆而公以病疏再
上乞歸甚懇上惻然許之賜寶鉉給驛以行命有
司俟病痊奏用恩禮甚厚近年所未有也公舉止端
重有大臣體沉深善謀數抗論國事大同之卒擁兵

阻城公請當以恩問代藩遣官因視卒罪狀可撫則
撫之便又寧夏撫臣以慶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牆
因與兵案誅從反者而公言事未彰白未可即禁錮
請勅戒諭王不悛而後治之以明朝廷議親之仁既
而遣官簿問王果得赦而夏人免于兵家圖像以祀
曰活夏城者溫公也公博學強記為文辭號稱爾雅
嘗同考官會試者再主考應天順天鄉試各一辛丑主
任侍從清選官至六卿然弗及大宛厥施論者惜焉
生成化乙未十二月十有八日享年六十有九元配

鈴山堂集

卷九

六

何氏繼丘氏贈封皆夫人子二人顏順俱舉于鄉穎
廕補國學生女七壻王麒彭鶴年徐昱張守身何察
其二在室孫男一孫女三公卒時顏試禮部問計哀
泣以銘請于予予昔入院踵公後今四十年來同遊
之彥颺逝雲散不可復得矣予也薄陋何能為後哉
而誼弗可辭為之銘曰

倬彼岷峨雄蜀方炳靈萃秀發厥祥名材異產詎可
當挺生播人國之望為梁為柱為圭璋為琬琰筆白
玉堂手製雲錦分大章日侍帷幄陳嘉謨三簪帝紀
金匱藏顧後多收麟與鳳更據遠畧弭兇疆銓曹司

空存歷賜秋宗三經并文昌翽然謝病歸故鄉文星
夜隕天西史厥施不竟眾悼傷卹恩謚典輝彞章吁
嗟百世有耿光勒銘玄室昭弗亡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張公
墓誌銘

公諱子麟字元瑞其先代州人永樂中以間右徙實
真定遂占籍澤城曾祖玘祖得才父欽皆隱弗仕以
公貴贈封皆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母
劉氏生公穎敏異常年十九舉于鄉登成化甲辰進
士授南京大理評事陞寺副寺正凡居理寺十年擢
銓山堂集 卷五

守汝寧歷山西叅政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湖廣入爲刑部侍郎督尚書加太子太保公
歷事 四聖更踐中外四十餘年其在理寺剛直精
慎刑讞駁正無所依避以平允稱汝寧之政訟平賦
均膏濡弘洽報政則拜 孝皇燕服之賜解任則遺
汝民銘頌之思時以爲天下循良之首山石澤潞等
郡歲饑公志切焚溺濟以便宜亟於傾廩緩於稽券
所活民以數萬計厥後刑部內出歲復以行諸山
右之法賑之所活民又四十餘萬是固諸備備戒
戎律飭官常撫居勦叛舉良剏閭不秋然各究其

實爲方伯河南鎮守巨璫恣橫不法公獨執其黨屬
罪之而地方以寧及爲刑部屢更諸大獄若逆藩儲
濠及逆瑾寧彬輩相繼不軌公優然決斷悉抵于法
論者謂非守有定植才無卻流不能及也今上即位
特加眷遇屢荷白金彩幣寶鈔羊酒玉帶蟒服之賜
至於賜給人口及歸省給鈔爲路費咸爲殊典公貴
時二親在堂生膺一品之封朝廷命有司具牲米存
問恩榮特異公以親老乞休皆溫旨勉留最後得請
歸養天語諄切促其復來而公浩然雅志優游林下
者二十餘年享年八十又八以終計闔賜諭祭者九
銓山堂集 卷五

遣官營葬可謂禮備至也已公生天順八年八月
三日卒嘉靖二十五年六月五日元配谷氏封一品
夫人子男二長九鼎以廕授前府都事次九容早卒
女三長早卒次適某孫男二將以某年月日葬公
于邑西先塋之次九鼎來請銘爲之銘曰
法以威克當仁則廢澤以愛周於義則蹟有偉張公
柔惠且毅明執邦刑窳窳無滯亦有惠綏渙其下濟
顯秩亨階繇所自致 皇眷優隆錫寵蕃異才孰異
之受夫之器福孰綏之展也純備荆石幽堂告于無
既

聖憲實政大夫刑部尚書

高公墓誌銘

公自刑部政歸優游林下者十有八載嘉靖丙午三月二十二日卒距其生天順辛巳正月四日壽八十有六其子知府廷紳卜其年月日葬于祖龍盤谷之左以予素知於公適來屬銘公姓高氏諱友璣字肅政温州樂清人也出宋太尉瓊之後南渡時高氏以宣仁戚里曰世則者官至節度使節度之孫曰新七者愛樂清盤谷之勝家焉子孫蕃衍人姓其地曰高畧入國朝諱官者為華亭今官生諸生河娶

鈴山堂集

卷三

九

于陳生公生有至性母病朝夕湯藥不解帶以孝聞既舉進士例得歸省及奉銓檄赴選途感異夢覺而驚遂復歸而母疾危克送終盡禮人以爲孝感服除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治獄詳明諸司章奏悉資詳定擢守九江治蹟爲十三郡最三載陞廣西叅政管田州府事田故夷方險也上官岑猛若坐與族類構爭削秩詔以漢官撫之前官懼而逃席西撫按疏上謂非得優幹局識權變之人不可公考績至京遂有是命衆謂史臣測爲公危公曰臣子委身之日也單車入田境宣朝廷德威示

順之利害始猛見公猶擁兵入衛久之乃遂款効束身聽命公言學訓士置保五縣其衆歸被虜男女以數百計田人帖服竟不煩兵而寇寢事平活千萬人之命事聞朝廷宥猛且復其官因徙公內地顧忤權倖意仍以知府調衛輝居衛踰年陞江西左叅政轉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公洞達政體剴裁如流所至赫赫有聲然數裁抑貴倖以事降二級致仕既復起爲兵備郴桂副使外艱未赴又用薦起爲山東叅政轉福建布政召爲光祿寺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轉右都御史總督漕

鈴山堂集

卷三

十

運江淮故盜徒出沒爲患公請兵討誅之入而拓徠其衆革驛傳費宿弊一清事具江淮海障錄中在漕三年進南京工部尚書改南京工部已而召入北曹居三月餘謝歸公平居色溫禮恭至臨事則疑疑操執不渝雖屢蹶而興無所依違姘姘故資又而後大用既用而不後入學士大夫想聞其名累形薦膺有冥鴻千仞之思焉祖及父以公貴皆贈資政

南京工部尚書贈夫人公既致仕以俸入

疏食終其身孝恭誠樸出於天性然也配黃氏累贈夫人先卒子男四長廷紳舉鄉薦歷官徽州府廷實當塗縣主簿廷舉德府良醫廷愉養利州知州女二適義官方不國子生李如山孫男十六人曾孫男十三人於是廷紳以公計聞詔賜祭贈太子少保謚襄簡銘曰

高起太尉為宋宗臣碩大以蕃德懋宣仁節使南邁開家海濱濬指發祥篤生偉人秉心淵塞植節嶙峋鉅才洪度展也經綸單車入田蠻僚率肩保障江淮歷試益振八座累遷一德貞純歸老眉壽儼古大椿鈴山堂集 卷五 上

傳野騎竹曾邦泣麟公神歸天形返茲電盤谷逆邈滄海淪淪我我高墳松桂聿新紀德弗謫斷此堅珉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公墓誌銘

嘉靖丁酉朝廷以安南國久絕朝貢議發兵往問其罪是時吉囊方窺代郡烽堠屢警兵部侍郎潘公上言今天下之患北固為急南夷越在萬里自相纂奪以為故常遣使諭德意不服然後用兵未晚也今合門庭之寇罷民而事遠畧力分施玩非計之得也奏聞上謂安南不庭義當征討而公職佐本兵不宜

沮撓以惑人心詔奪官歸其後以兵書毛公伯溫視師南中宣布德意而安南尋以納款一如公言公罷逾月言官交章乞還公久之得致仕撫按薦章亦累十數上吏部列名起公俱未報而公臥家踰十年竟以不祿訃聞上乃詔有司給之祭葬仍贈右都御史公之為忠皇上固知之矣公諱珍字玉卿姓潘氏世居婺源縣桃溪里公嘗建祠祀其先祖予為記其始遷仕系詳在記中祖諱思文考諱坦俱贈兵部侍郎妣俱贈淑人公登弘治壬戌進士知諸暨縣諸暨號難治公治有狀民父母戴之既去為立祠樹碑

鈴山堂集 卷五 上

紀其績陞大理評事歷山東按察僉事劉賊之攻山東也虜食秣馬犯于闐里公憤然曰以先師之宮而吾有司無救于盜賊之患乎乃奏徙曲阜縣並闕里城之陞本司副使兵備遼東丁外艱改福建尋陞山東按察使咸著茂等之績而歷山東最久東人至今思之不忘陞湖廣布政使時方營顯陵供費鉅萬皆取給湖藩公議節縮糜濫并請九江潯墅二關鈔銀佐之無加楚賦詔從其議湖民若輸宗室祿米當歲會則近省郡縣民緣吏為奸乃坐其輸於遠郡遠郡民苦之祿不時給上下俱困公為均其道里贏縮

之著諸令甲自是公私皆稱便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故有邊塘袤數百里久圯不治虜得窺伺爲患前巡撫治之功又不就公議請日役卒凡若干萬人分六營防守親督巡其間五旬而訖工詔勞公金幣內艱去位起南京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兵部天下方以大用屬公未幾而安南議興遂以去位焉公恂恂樂易而中實狷介遇事毅然爲之不爲威惕利回所著有愚衷錄省愆錄兩峰存稿年紀諸書凡若干卷咸于家皆本諸事情非空文無實者也公卒成化丁酉五月二十六日卒嘉靖

鈴山堂集

卷五

七

戊申七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配張氏累封淑人先公三歲卒子男二長鏊貢士次鏊廕補國子生女一適戴緋孫男一榮孫女二鏊等以其年月日癸公于邑烏塘之原乃奉給事中游君震得狀走京師詣于乞銘泣曰先人有遺命敢以爲請公昔爲兵侍南都予寔爲南吏書而公族子旦爲吏侍日往來論議相好知公爲深頃嘗請乞用公不獲如願而今不可作矣尚得列其行事于石俾有聞于後世亦庶以慰公之靈銘曰

孰爲仁里考亭桑梓有鬱山

英賢聿起孰爲德門

辰叩閣上書不用寒寒者長賢澤彌隆祀享百世啓其聞孫爰躋膺仕佩仇讎云奮批逆鱗師征勿亟交夷來賓位詘道伸身退三用薦書日騰士望攸重天不憖遺而遽奪之命也嗚呼弗究厥施堂封在斯吊者來會帝有卹恩公其永慰

銘

吳公諱瀚字受夫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吳人國初曰阿寅翁者以從戎隸河南衛遂家于洛焉曾祖諱成祖諱興父諱全俱以行誼聞于鄉母李氏於成化丙

鈴山堂集

卷五

七

午六月廿八日生公後以公貴父祖俱贈中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卿母祖母俱贈淑人公少敏慧日誦數千餘言博覽群籍發爲文辭迥出流輩與弟瀛同舉鄉薦又同第進士公初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性素介直自負慨然有埋輪之志會中官廖鵬播虐河陝事發逮詔獄群黨猶曲護之冀得末減乃抗疏列鵬罪狀竟寘重典時論快之陞江西按察僉事公所蒞湖西訟訴繁委乃省文例詳聽斷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嘗平反疑獄其人感泣繪公像祠之陞湖廣布政叅議守辰沅諸郡歲旱率吏民徒步雲禱雨隨至

沾足郡人謂頌其事時流殍載路遺于撫臺發廩賑貸議欲行勸公曰勘則遲久亡者過半矣竟發之撫臺益重公疏薦其賢陞陝西副使整飭延安兵備有妖賊聯黨爲幻山沒無常悉計擒之陞陝西行太僕寺卿復陞山西按察使公法比精練爲衆推服凡大獄訊決固留罔無淹禁陞右布政使轉左使是歲虜酋擁衆寇太原城素無備公乃擲衆分部固守而躬督糧出犒師已而援兵四集士獲宿飽衆賴以安又議築外城以固保障晉人至今德之陞應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畿甸兼督三關值邊疆多

鈴山堂集

卷九

七

壘遣戍靡常乃廣積貯修械器簡士馬嚴校閱匝月而戰守之具各備又以馬水口李家鎮爲宣大要衝乃剷壁築垣增屯置戍備戒孔嚴後虜果至浮圖峪不得入議者以二堡經畧爲有功焉無何以事忤時議詔回籍聽用於是公乃還洛屏迹山墅人罕見其面撫按薦公經濟可以匡時清忠可以勵俗宜亟起用以慰人望而公竟以疾不起矣嘉靖庚戌八月八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公簡重沉密遇事能斷雖糾紛盤錯從容暇裕不動聲色以更能稱于時性樂易不自岸異人尤樂從之事親孝處諸弟友愛

第伊瀛早世育其遺孤躬爲嫁娶與季弟不異爨俸羨悉付之不問出入雖通顯澹素如布衣時喜聲律晚益工集古句千餘首彙帙歲于家配王氏累封淑人生子二長三樂領省解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官駕部郎中次三聘舉人孫男三長本善次本德次某孫女五人三樂既聞計將歸匍匐請予誌諸墓中之石蓋昔在中秘書考其業於誼不得辭又其姻今大司馬鳳泉王公所述狀事覈實可徵故序次其事而系之以銘亦以慰其子之情也公癸以卒之明年月日墓在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鈴山堂集

卷九

七

吳氏居洛寔聲其世弗顯自公始仕以學植身施于吏治更歷諸藩盤錯屢試其休聲所至有稱孰謂不顯位陟公承厥用木竟後迺事典慶流奕奕有永其承

鈴山堂集卷第三十九

山堂集卷第四十目錄

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翁墓誌銘

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李君墓誌銘

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前縣令裴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古庄張翁墓誌銘

贈鴻臚寺署丞黎天監墓誌銘

亡女素室 贈安人墓誌銘

鎮遠侯太夫人墓誌銘

封一品夫人李氏墓誌銘

鈴山堂集

封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封夫人楊氏墓誌銘

英國太夫人曾氏墓誌銘

成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鈴山堂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翁墓誌銘

楊翁諱暉字用昔刑部左侍郎行之父也世家順

天通州曾祖諱榮甫祖諱秀考諱禮妣唐氏寔生翁

翁少學儒棄去不欲仕然行中舉進士治邑稱最擢

御史翁封御史由御史歷太僕大理少卿僉都御史

翁又封僉都御史通州去都城六十里翁年九袞精

力逾健往來城中率馳輕騎竟日返無倦容或謂有

攝生術叩之則搖首不答予聞而奇之每從行中問

鈴山堂集

起居曰吾父日再飲脫粟冬一裘夏一葛之外無長

物也間又得其誌行數端歲入必先輸公曰畢此可

以卒歲無憂里中有不平從翁質一言無不帖服者

嘗得遺金求其主還之主分金為謝弗受攷其處于

鄉于家庭者皆君子長者事書所稱攷好德非耶嘉

靖辛亥二月九日翁無疾而逝距生天順戊寅享年

九十有四訃聞 詔遣官賜祭配陸氏贈恭人子男

五長即行中才望著于時次行直行恭行恕行簡女

二適薛棟孫七衣立玄元彥享下曾孫男二陸恭人

先公三十年卒薨州城東祖塋至是啓窆合葬焉

以卒之年五月九日行中以狀來謁予銘夫世所希慕而難得者莫若壽壽之所難者莫若健樂無肯災安享令終也古稱有道之世民罔扎瘥林藪則多黃髮鮐背之老爲世休應翁生長都邑完厚貞固壽躋期頤豈非聖化溥濡休養所致哉而其遺行可稱者又如此夫禮重高年文闡有德銘何以辭銘曰
閱齡踰九壽以康天篤其祐躬允臧 恩封諭祭來宸章潞河之渚宗哉岡玄宅厥儷宜偕歲勒銘紀德垂休光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李君墓誌銘

鈴山堂集

卷四

二

君卒之十年其子璣官春坊中允國子司業以省母得請歸而速予追銘君之墓蓋君初卒京師中允已屬予銘至是申前請說不得辭焉按狀君諱萬古字惟一豐城之湖茫里人也湖茫之李自唐及宋文屬日蕃入 國朝以科第起家者二十餘人他仕列中外亦駢附映發其占籍吾袁州仕爲太平府學訓導曰萬魁者君之前母兄也君以兄業儒乃獨理家務素志濶遠不喜逐時利又弗善節縮以故生業日窘然不卹也即又以遠大屬望璣歲大比璣就省試期當報至君輒翹企望里門俟之已而璣果舉于鄉入

對大庭制策滾滾千餘言言皆規切時事 天子手

批其文曰謙特置高第唱名儲養中秘授翰林編修於是君來就養京邸遇 青宮恩封如璣之官拜命闕下觀者莫不歎豔以爲榮曰李君果成其志君素善飲飲則行巨觴酣歌爲樂嘉靖丁酉九月卧中忽仆地尋感風痺蓋自是多在床褥越二年已亥疾加劇遂不起閏七月初九日也曾祖諱杲祖諱琢考諱仁母鄒氏君早失怙而能致其哀塋葬地徒步遠涉至血趾不顧養嫠母克盡其誠一果肅微物不先母食事太平甚恭於財利厚捐而約取一日縣索逋急

鈴山堂集

卷四

三

兄憂無所出乃盡出私奩以輸他日析產語累不及前事於是族人無少長翕然稱君孝友爲難當旦出得遺金于道求其人而還之見人窘即分貸之貸而負輒置不問博通書史考究前聞動稱古人思與之齊性坦易不設機阱與人交遇事可否盡誠忠告蓋君之道信于家庭而稱于鄉黨者如此生成化壬辰八月二十九日壽六十有八癸以 年 月 日墓在 山之原配封孺人朱氏子男一即璣一女適同里余橋孫男二曰庚曰度夫古誼曠遠俗競利趨務封殖取盈孰有視豐財而棄高識遠覽如所稱

於李君者哉大江之西世有處士若徐穉蘇雲卿杜清碧之流皆獨行卓出表冠人群生爲一世之模矻遺百代之軌若李君者殆聞風而興者耶矧中允君英特有文蔚著時望所以大君之世當未有涯浹則較君所得不旣多乎廼爲之銘曰

世競趨而我後人方取而我否嗜義若飴臨利弗苟棄以取贏其得孰厚吁嗟若人善信孝友其聞孔昭其行靡疚其澤之延維理可究銘以識其歲期永弗朽

明故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前縣令裴君墓誌

鈴山堂集

卷四

四

銘

君諱爵字仁夫姓裴氏裴自魏晉以來世爲右族唐貞觀志氏族以忠賢貴戚入高等史傳所載公卿臺省勲德聞望後先相屬而皆稱曰河東裴氏宋末有自河東徙澤州者名其地爲河東村後遷下村又自下村遷大陽里者自君之高祖諱榮始也曾祖諱彥祖諱廣三世同居父諱椿由大學生承清豐性孝居母喪廬墓三年 詔旌其門君十二隨父廬墓讀書輒自喜綴文十五隨入京父徙蒞任君獨留京從師取友夙夜勵學不輟學成而歸未冠舉鄉闈然屢試

禮部弗第廼選令徐之豐邑邑病於水民艱食君緩征節用除煩振乏爲築堤通道民得利往來無沾沒之患學官暨諸司行館皆規措創飭民不知勞有犯私鑄者覈吏金求脫即縛吏正其法治諸豪民之武斷者境內肅然旁邑徭賦恒倚君以平 武宗南巡有司憚供億數道避巡臺以君接備徐洪沽頭夾溝一路處辦有濟諸惠政在豐人至今稱之值父憂歸服闕起令臨漳以母憂歸起令吳橋吳橋近畿輔多侍衛將軍及宦寺前令率爲牽撓不得展君飭已既肅又精吏事豪右帖服居二載政平民安常晏坐堂上若無所事事者歷三任屢受當道獎異屬當上九載績君顧幡然曰旣老何以仕爲上疏乞休不待報而行乃首治諸祖塋立祠堂置祭田歲時奉祀一用朱氏禮出貲修孔聖殿社學鄉賢祠之家範鄉約鄉人歸其厚君孝友出天性而承於家訓居二親喪寢處苦塊至終喪未嘗入私室教諸弟以學庠士及門者甚衆子三人宁府學生字宗皆中鄉試字舉進士入翰林文行著稱以 太廟恩君得與翰林檢討如字之官先配楊氏繼邵氏贈封皆稱人君自致政歸不復入公門鄉飲禮請亦不赴惟與里中士夫作者

鈴山堂集

卷四

五

壽會為樂素鮮疾疾三日以嘉靖辛亥六月廿又六日卒距生成化戊戌月日得年七十有四女四李惟孝龐教王鶴齡李惟岳壻也孫男四本立本固本正本一孫女四曾孫指曾孫女三字寓京聞計將歸奉柩以明年月日于楊孺人墓合葬而匍匐造余泣請為銘余故重其世系君為賢令宇又在門甚久不獲辭銘曰

八裴著族三眷分名德顯遐代有聞令君繼蹟揚清芬惠施三邑政已勤飄然稅駕還榆枌有嗣卓犖才不群瓊樹挺出于青雲恩馳綸勅迴龍文慶鍾來

鈴山堂集

卷四

六

禩方阜殷德壽考終無不欣永宅安固斯其墳

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古庄張翁墓誌銘

光祿少卿張君鎬初舉戊戌進士予適視事禮部明年予以扈從聖駕南巡至定興縣有司為具餐設次於少卿宅其父古庄翁出見言貌淳樸承按甚備時倉猝僅禮之而去比後少卿每見恒得問翁起居狀今年秋少卿憂去則翁以孟秋之十日捐館距成化丙戌享年八十有四少卿下以是歲九月之吉奉翁與其妣封安人李氏合葬于邑陽村白溝之陽而匍匐以墓道之文為請予既識翁於少卿還往厚誼

不得辭翁姓張氏諱景芳字德馨保定定興人也其

先居陝西涇陽在宋有仕為評事者三世同居詔旌為義門公翁考諱材母劉氏以從戎入京卒葬定興翁僑處筑筑奉其母無有顧之者堅忍含納力勤服儉刺志經營遂能因旅作家而家日底於裕歲侵出粥飼饑所全活者甚多會大疫復施之藥死不能具棺則助之葬又創修板橋拓官路以便行者建義塾教里中子弟晚年致行益高為邑人所敬服諸爭訟者詣翁得一言即解去風義聞於一時咸稱張翁長者云翁平生訓子極篤少卿奉教自擢第初任戶部郎

鈴山堂集

卷四

七

督餉雲中習知虜情地形與將材高下遂擢為職方郎凡所揆擬動中機宜由是蔚有聲稱擢今官定興距都城僅數舍食飲之奉克以時致翁雖老康強無恙其卒也無他疾迺所謂壽考令終者耶配李安人享年七十有一先翁數年卒子男四曰錦蚤世次銓次即鎬次銓縣學生女四俱適農家孫男十二曾孫男十三曾孫女七計翁男女外孫而下凡六十四人昔周人以瓜瓞論民之初生言其初小而末大方翁之生于京師徙于定興嚶然孤子門祚僅若綴旒乃今德慶流衍及於其身親見子孫之衆多而又得光

祿君之駿發夫豈偶然之故哉然予聞翁性慈善每戒人毋殺牛曰用其力而食其肉吾不忍也他至鷄豚亦不輕殺里諺有張道人之稱夫固積德行善之有自歟銘曰

其質敦龐天錫之良其行允臧履善執方其後允昌濟發厥祥陽村之原封之若堂銘以載德翁也弗亡

贈鴻臚寺署丞黎天監墓誌銘

黎生天監字保之臨江新喻人父監察御史諱鳳問學優洽居臺中舉職有聲儕輩多推讓之然以讒落其職竟齋志以歿天監以弘治甲子十一月十七日

鈴山堂集

卷四

八

生于京師邸第子始舉進士與御史君友善予有息女因許大監婚焉天監童時儻不群既長為邑庠生學稍有成御史君歿予乃携之入京從輪粟例卒業太學連試京闈弗第天監刻意古書法搦管作字清勁有法其作行草逼真義獻會朝廷選能書者天監試在選中每入直禁內日給大官之饌累荷白金彩幣及衣布之賜蓋將有品秩矣無何遘一疾竟以不起嘉靖壬寅七月十五日卒卒之時年三十有九耳嗚呼可哀也蓋天監以吾女偕處京邸女屢產子不育以憂傷致疾先是戊戌九月二十五日

天監喪其配又久無子於是亦以憂致疾嗟乎壽夭得喪命也而乃以此嬰疾自傷其生感也予嘗謂御史君之材賢厥用弗究將貽後人以食其報而復有此不知天之道何如也天監側室陳氏生一子曰伯承今甫六歲聘參政南昌劉起之之女或者曰幸哉其有此也而天監歿後朝廷念其勞特贈為登仕郎鴻臚寺署丞蓋異恩云嗟乎歿而有知其以此自慰乎哉抑更以悲耶於是予遣人以天監之喪歸將以年月日同妻葬于山之原遂執筆誌諸墓其先代世系載予所誌御史君墓誌不著著其歷

鈴山堂集

卷四

九

履生卒之槩而系銘焉銘曰

汝父坎懷弗售其志汝復隕年弗待于嗚呼奈何天實為之兩世我銘其可悲

亡女素室 贈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嚴氏諱咸宜吾長女也其母一品夫人歐陽氏初乳而生嫁于素今工部員外郎應樞其夫也高州府推官封南平刑部主事修論舅也弘治己未七月初二日其生得年四十有三嘉靖辛丑十月二十三日其卒也卒之五年廟享覃恩安人其封號也始予與刑部居同學友善君之父出齋翁諱璋者

德長者以應樞長孫介媒求婚先祖少傅公諾之應樞早失母彭而祖母夏乃保抱鞠之女及門事夏孺人甚謹疾侍湯藥偕寢處經年不少懈而事庶姑禮曲盡如姑故素之宗稱焉應樞為諸生久不第會有詔令有司歲集試諸生拔其高等者貢之與進士卿舉三途並用於是應樞被選入貢卒業太學數年選為湖州府推官以女偕行時女已屬疾至湖之境疾甚僦菱湖港民舍居而卒遺言曰與夫子茹苦二十餘年吾止此命也惟吾父母恩不能報舅不得終事子婦之道未盡請薄棺歛取緣麻束身以示執鈴山堂集 卷四 十

豈不傷哉生一子鏗年十七學已向成以念母致疾後二年卒一女適左方伯李公澗山長子慶餘既嫁亦卒是益可傷焉今一子曰鈇側室王出也應樞在湖三年能其官為當道所交薦陞南京刑部主事歲餘改工部今奉使歸 年 月 日啓女之殯葬于 山之原吾哀女不永年祿食不沾恩封莫待蓋人世之極可悲者矣廼從其志為誌納諸墓使有知殆亦可以自慰也夫銘曰清冷兮語言婉婉兮淑資孰來而生兮其去何之貴也弗偕兮命止于斯其歲永固兮誌以此辭鈴山堂集 卷四 十一

鎮遠侯太夫人薨誌銘

太夫人姓蔡氏諱叔能尚 淳安大長公主駙馬都尉震之女太傅鎮遠侯謚榮靖顧公士隆之配今管右軍都督府事鎮遠侯蒙之母也成化甲辰十月日太夫人生其始生也 憲宗皇帝 孝莊皇太后遣中使以白金綵幣為賜既長明慧端莊選所宜歸以歸顧氏其歸榮靖也 孝宗皇帝 孝貞皇太后賜金幣為食具太夫人雖處貴戚入門而執婦道事舅姑盡敬待姻族有禮御下以仁戚里稱焉榮靖以總兵官督漕于淮暨督兵平寇于狼山扈從 武

廟于南巡已而出鎮于湖湘勲績懋著而在淮十年
太夫人皆從教育諸子愛以公禁戢家衆不得妄出
入以嚴公無內顧得以竭力王事皆夫人之助公既
老召歸京師而慶蒙嗣奉勅守備留都繼充總兵官
仍督漕于淮清謹爲時稱重夫人之教然也始以榮
靖貴封爲鎮遠侯夫人繼以蒙進封爲太夫人嘗朝
章聖皇太后於宮中班第一進止閒雅章聖問
而嘉之命賜茶及金錢一是歲戊申六月之十九日
太夫人疾卒得年六十有五其卒也賜諭祭三壇命
工曹給開塋夫役褒䟽請給假治喪及奉柩還葬于

鈴山堂集

卷四十

七

揚州詔皆九之子男六長即蒙次字密案寵女二錦
衣衛都指揮使王槐都督僉事蔣華其璿也孫男四
承光承業承學承問孫女五長適錦衣衛千戶馬世
胤餘皆幼於是以年月日啓榮靖之墓而合
封焉大理少卿沈君良才曰顧氏父子治淮廉靖不
擾淮人至今思之述太夫人事狀蒙以請予銘迺
爲銘曰

仁柔明祇淑慎其身也翟弗有華肅雖來嬪也洵美
帝甥爲侯夫人也桓桓榮靖維國虎臣也兩世鎮淮
令聞以振也崇封榮寵祿備中也多代之遠遠迄

其真也廣陵之濱以啓榮也合璧同藏綏慶無垠
也

封一品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河南洛陽縣人歸于靈寶許氏今少傳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松臯公其夫也
先任吏部尚書今贈如松臯之官謚襄毅公諱進其
舅也初夫人之父諱祥任山東濟南府推官時襄毅
爲山東憲副與濟南雖司屬相臨而昔同試鄉闈各
負文譽以意氣相得聞李有女賢乃爲少傳公請婚
而李許焉及歸事其姑太夫人高以孝敬不見其怠

鈴山堂集

卷四

七

處妯娌以輯睦下逮其庶以慈不見其戾周親黨以
惠不見其靳少傅公登進士自爲推官徵入臺察改
翰林編修僉事副使參政布政以至侍郎尚書夫人
皆隨任所至戒內外以嚴節用度以約其貴也歷膺
誥封齊榮極品朝章聖皇太后於清寧宮從皇
后於北郊又從內苑採桑侍宴親蠶側賜綵段寶
絨福履顯盛而夫人持身以抑不見其有驕盈之色
也夫人始生子曰備早世次曰僊陰授中府都事陞
經歷再陞辰州府知府以夫人病不能赴任奏改禮
部員外郎掌中書事仍給正四品服色女三側室王

氏出夫人撫育不異已出孫男一曰茂楨夫人之卒也
也以嘉靖乙巳八月二日距所生成化甲午四月二
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二少傅公謂高曰吾室與吾處
五十五年矣中間予父子兄弟遇遷謫南北奔走艱
辛顛困吾室同之時乏婢僕則身親所事鮮貨用則
恬淡自怡未嘗有分毫外慕蓋助於吾者實多予比
蒙朝廷厚恩祿入既豐僕御頗具夫人可以自適而
染患瘵痺今又棄予以逝此予之痛而何能已于懷
也於是自述狀授高使爲之銘嗚呼觀於公之所稱
述所傷悼則夫人之賢行從可知矣癸以某年 月
鈴山堂集 卷四 五

日爲之銘曰

偕處其隱約兮弗以隕獲既其貴羸兮弗以汰
肆偕老而永好兮安弗祿之康懌胡淑儀之先逝
顧內寢之伶俜 皇特異於卹恩兮救工曹而
事式嚮用於茲福兮曰榮哀之備至嗟夫子之悲傷
兮局慰厥思惟令德之不忘兮視此銘辭

明故封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陳氏廬州人福建都轉運使諱某之女嫁
於馮爲兗州府推官諱某之冢婦贈監察御史諱某
之配 今大理少卿天馭之母也初兗州與運使

公同里閭雅相友善各擇配其子而孺人來歸既歸
姻親內外莫不贊賀御史公力學自樹流輩咸出其
下乃試有司屢不售憤欲棄業太孺人舉昔賢楊雄
梁鴻坎壈不遇譬解之御史公應貢爲上舍生太孺
人從雖困處無悔尤怨感之色已而天馭舉于鄉又
舉進士授大理評事改授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遂
擢大理丞以至少卿才望重于時父母之教然也太
孺人以嘉靖庚戌正月四日卒于家生成化壬寅五
月二日壽六十有九子男二長即大理君次太學生
天駿女一嫁爲生員張儒妻明年某月 日癸于郡
鈴山堂集 卷四 五

之某里某山之原大理以修撰王君所著狀明銘于
予昔大理歸省太孺人予嘗贈之詩知其能孝也銘

曰

斯有馮陳族茂世殷令德是好爰締婚姻夫人寔生
稟德惠純婉婉有儀柔靜以仁夫君業成試屢弗
兩賢之言諷諭攸篤古有樂羊厥配稱淑學績中輟
斷杼爲勗漢世賢母作戒不疑聽讞稱平母聞以怡
茲惟夫人式教似之相其夫君安義弗踈雖詘于躬
鍾其嗣續執法中臺作士南服晉武法曹屢緩疑獄
僉曰仁哉壽母是祝相古淑哲今聞孔貽嗟咨夫人

弗愧女師用昭厥懿篆此銘辭

封夫人楊氏墓碑銘

夫人贈禮部尚書忠烈孫公之配也公巡撫江西正德甲卯值逆濠之變死之夫人含茹悲苦撫孤持危者六十餘年已而見諸子貢顯衣緋垂金曾玄纁膝科為蜀司參政者二十五年而終然由前夫人之德由後夫人之教已其未亡之年一如夫之賢之日於乎言不虛也為忠臣婦者矣嘉靖公丑五月五日夫人卒于里第等疏聞上特賜祭葬歸柩附公之塋仍賜並祭公

鈴山志

卷四

六

蓋異數也於是堪等以片如大學士李公所為事狀屬予書諸墓上之石予在江右蓋公所成仁之地悲昔感今於女其奚可辭按狀夫人姓楊氏其先關西人八世祖諱蓋之仕于浙卜居餘姚族姓蕃碩為邑中稱最祖諱宜振以子貴封工部主事老諱苓配陳氏生夫人夫人幼即端靜淑慧父母謂此女有貴相必以偶佳士父之得忠烈公婿焉夫人既歸事舅贈尚書歸隱翁及姑李夫人恪盡婦道公以是得事問學毛子魁鄉舉癸丑進士登弘治甲子歷藩人皆從而公所至勵清操聲稱藉甚贊助為多正德

乙亥公擢副都御史撫江右舟至錢塘遣夫人歸公

獨往夫人已喻其意歸而隱憂戚戚後果聞變夫人慟絕復甦曰吾門江許之別為求訣也即命諸子水陸分途赴難未幾賊擒克以視還寧黨議曰九柩自外入俗所忌蓋止之夫人毅然曰吾夫捐身殉國而柩不入中堂非禮也即不列吾母于甘之矣竟奉厝正寢朝夕哭踊盡禮進詩于公之曰吾不難一哭而死所以終子喘息以爾曹未成立也言已撫棺哭諸子環跪而哭或舉事畢堪詣闕謝恩受蔭為錦衣千戶

鈴山志

卷四

十七

樞真春官公史為子附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諸子進養夫人京邸公退必相聚列侍呼諸孫前戲以為如夫人顧感愴猶昔每遇公忌日輒悲咽廢食先是天人家居扁七十歲辰宗戚集而往為夫人者子孫皆曰夫人常惻然而散其八十九也公卒其年而往賀夫人戒如前夫久年明步履履能平土無疾疢不近醫藥至卒其年天順壬午月日初以公即宜人後晉今封生三子堪累官至都督陞尚寶司卿陞由春坊中允國子祭酒

吏部左侍郎 孫男十人鎮光祿寺署丞早世

子生鏞舉人銓 聚錦衣千戶鑒國子生鏞舉人與鏞

同科鏞進士改 庶吉士鈞順天府學生鏞鏞尚幼女

二曾孫男十有 一人如海如瀛如漢如津如湯如瀚

如游如源如沛 如江女五玄孫男二應桂應松女一

予謂恩錫隆而 未艾 皇上之報公者已為備至嗣

續蕃而多賢天 之所以祐公者又如是其單厚也夫

人皆目睹而躬 承之可以歸報公於九原無憾矣公

墓在慈谿龍山 之陽蓋奉勅遣官營兆時則少師遂

春楊公銘其墓 少傳木齋謝公表其隧而公之履歷

鈴山堂集 卷四十一 六

在國有史在郡 邑有志在家有傳予為序忠烈之編

已詳茲以夫人 附不重及云銘曰

國有純臣兮家 則令妻敬順無違兮厥媿孔宜江許

訣別兮義不及 私抗逆以殞兮臣節凜而天鑒懿德

兮福履綏之既 壽且康兮卒履期頤迺篤其慶兮維

後之貽軒駟盈 里兮莫盛與夷 帝念大忠兮祭典

並施玄室同歲 兮安固于斯

封英國太 夫人張母曾氏 誥

英國太夫人今 太子太保嗣英公溶之母也嘉靖甲

寅六月二十日 卒英公奏狀乞假治喪事 上允之

遣禮卿諭祭於其家命有司營葬事合於先公榮和

之壙卜期有日矣英公介都督陸公以來請銘曰予

先世數傳皆尊官大人銘予獨得後吾母哉意甚懇

至不可辭按狀太夫人曾氏世家都城父諱某母某

氏生而慧淑異常榮和公元配游無出聞夫人賢遂

禮聘焉既歸授以家政閭內外雍肅無間言而潔虔

伏臘中饋井井榮和公治戎政服勤在位無內顧憂

公疾夫人侍不離側疾則撫幼孤襄事終其身不服

純采者二十餘稔英之先始封為河間忠武王諱王

繼定興忠烈王諱輔繼宣陽恭靖王諱懋繼榮和公

鈴山堂集 卷四十一 九

諱崙溶既襲英爵請母封於是進封太夫人太夫人

被九命珠翟冠服迺嘆曰為婦人者一旦有此敕溶

務敦詩書盡職業報國無忝爾祖以故英公疑疑有

立迺以恭勤祗慎受 上知眷凡戎祀大典奉命攝

其事克稱 上旨恩賚甚渥足以徵太夫人之教矣

太夫人性樂儉素遺言治喪無過侈卒之日距生弘

治庚戌九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子男一即英公

娶夏氏太保慶陽伯諱良之長女女一適都督同知

袁公長子錦衣鎮撫良孫男五長元功次元德元

增元福元祿孫女三葬以是年 月 日塋在京

西鄉連三岡祖塋之次銘曰

英氏啓封自三王勳在 帝室銘旌常代積忠孝祚
允昌珥貂橫王先朝行夫人慈儉行有常視古賢母
惟敬姜爰以子貴受 封章躬被命服何煒煌性嗜
樸素戒厚戚嗟哉懿德士所臧祖域有兆京西鄉
勅恩賜葬輝山岡嗣公純孝盡以傷乞銘史氏昭遺
芳勒之玄石垂無疆

成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六夫人陳氏贈太傅成國榮康朱公之配今太傅兼
太子太師成國公希忠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希孝
鈐山堂集 卷四十

之母也太傅以元勳入侍內直有年每趨跼廷陛色
和而禮恭 天顏為霽今年春太夫人寢疾太傅憂
形於色 上覺其異常問輔臣蒿所以蒿具實對
上廼時諭太傅歸省然竟至凶訃屬時方 大慶百
司止常封不敢以聞 上知之諭輔臣曰希忠之私
令所司如例舉諸郵典而後以聞 上所以加禮歟
賢體其私而念之君臣一體之誼至矣既又特賜祭
七壇齋糧布各五十石足又給軍夫護送其喪 天
寵隆異常代鮮儷焉於是太傅兄弟以九月十七
日奉柩入夢于榮康之墓而屬蒿為之銘太夫人先

世邳州睢寧人曾祖諱政以靖難功封睢寧伯歿謚
榮靖賜第家于金陵父諱鉞母伍氏榮康初配白徐
楊俱早世太夫人入繼其室能以順為婦治家以謹
以嚴榮康曰吾不以家為郵得盡力於官者夫人之
有相也榮康薨嗣公兄弟方壯太夫人茹哀襄大事
悉準於禮而勵其子以學親督其課既嗣爵諄諄訓
誡俾竭忠報國尤敦愛親故賑郵孤貧曰兄享厚祿
時時荷 上賜予惠隱弗施可乎蓋太夫人之性行
可稱者如此而嗣公兄弟篤孝友內外無間言雖處
貴盛謹默謙抑有漢石氏之風其得於母之教者不
鈐山堂集 卷四十

誣也太夫人卒嘉靖甲寅七月十三日距生成化甲
寅 月 日享年六十有一榮康有子三人其季
曰希祖側室出太夫人視之如一孫男一曰時泰聘
太保左都督陸公炳之女孫女一歸予次孫錦衣千
戶鵠予與太傅偕內直寅誼為篤姻好有加於大夫
人之莖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母惟睢寧伯爵肇封成國世嗣為今上公偉歟夫人
貴胄焉出作配君子榮康之室婉婉今德柔色淑聲
寵祿光大弗侈弗盈有美嗣公忠也而謹簡在 帝
心入直禁近以攝祀享以詰兵戎恪勤祇命夙夜在

公亦有難弟宿衛督府聯玉朝行衆威與伍帝嘉
女子錫命之華詩書兩及玉首金葩夫人寢疾命于
歸時比其終也軫卹彌至禮臣承 詔特邁前文涯
典隆頒先事後聞佳城崇崇澤山之北從先榮康永
裕爾後

鈴山堂集三十五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嚴嵩撰嵩字惟中分宜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
大學士事迹具明史姦臣傳嵩雖怙寵擅權其詩
在流輩之中乃獨爲迥出王世貞樂府變云孔雀
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然迹其所爲究非
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咏雖工僅
存其目以昭彰瘴之義焉

崔氏洹詞十七卷附錄四卷

〔明〕崔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鎬

等池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洹詞別本

十七卷附錄四卷》提要

崔后渠洹詞叙

安易崔后渠先生通五經而尤

精於詩易或出或處隨時製作

著為洹詞十二秩郁郁乎灝灝

乎將以翼經而揀行其亦豎儒

者之志與夫行則又厭改違則

立厥言茲生文矣言之無文行

邇弗遠夫經緯之文發於邃學

遠國之懷必自旅次匪道積厥


躬者其誰克之而徒以批談緯

物勸說經世予未見其往也夫

闡厥要旨之謂說紀實垂訓之

謂記申答彼此之謂對數厥終
 始之謂序質問遺蘊之謂書程
 事較功之謂銘述行揚實之謂
 表援古刺今之謂箴或勵乎已
 或惕乎人或就乎事或感乎世
 皆出乎衷者至真而見乎遠者
 中款其無以譁世而亂真者乎
 故非聖人之志以法非彞倫
 之典以履非六經之文以
 則非洙泗之學以效是故后
 渠先生文則六經學闡洙泗
 明國之儒一人而已予嘗枕味

其詞爰重刻之梓人告成迺贅
 誕言以鄙諸右
 昔嘉靖己酉夏五之吉武安后
 譔紫堊王引年謹序



崔氏江詞目錄

卷之一 禮集

序

乙丑同年便覽錄序

贈陳編修約之序

楊子新襄序

贈李曲籍序

士林贈別詩序

贈陳千序

贈劉宣城詩序

別石樓李老先生序

送馬食舉序

對江話別詩序

賀吳御史考滿序

河東書院志序

贈董先生序

瞻辰樓詩序

贈王嘉興序

送李運判序

崔氏江詞目錄

東溪君壽序

賀徐母郁太安人受封序

孫太史歸省詩序

刻文章正宗序

贈袁大理序

直隸驛傳事直序

贈太司徒秦公赴召序

雅述序

卷之二

序

贈太司徒李公歸蒲汀序

賀宮保浚川王公序

贈鄭中丞並所治序

雙谿陝西奏議序

贈葉虞衡考績序

贈太守馬君序

贈劉大理赴召序

贈太司徒獻臣考績序

贈太子石階閣公考績序

贈太司徒桐溪錢公考績序

黃氏擇善堂序

贈午山馮御史序

忠誠錄序

周易餘言序

贈高生序

送何仲子知巢縣序

賀鄭都指揮序

贈劉千戶序

卷之三 樂集

序

喜寧詩序

西涯樂府何氏解序

贈陳知縣序

贈劉子德符序

崔氏江詞目錄

贈鄭知縣序

海春翁壽序

寧山楊氏族譜序

慎言集訓序

二程文略序

贈中丞黃公伯魁歸序

王文莊公文集序

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贈戴尹序

贈高令序

贈解太守序

靜脩文集序

鈴山堂集序

中說考序

中庸凡序

懷郡三瑞集序

研岡年音序

贈良醫張文序

鄴渠序

卷之四

序

蔡氏圖解序

贈夏子敦去序

原道釋序

壽彭母序

胸菴文抄續集序

刊陶詩後序

贈楊明甫序

士翼序

贈少參郝公之閔中序

絕句博選序

贈張長史序

賓封君胡公就養序

胡氏集序

文苑春秋序

古文類選序

贈胡中丞序

贈大中丞簡公序

賀大守王公序

贈左丞陳公之晉陽序

蘇氏詩序

崔氏洎謝

目錄

三

卷之五

記

似隱樓記

自卷記

鄒守閔雨記

昭賢祠記

社學記

教養樓記

汝南兵備道題名記

穎濱書院記

蔡院題名記

世身堂記

惠民閣記

崇武堂記

蔡公禧雨記

翰林院庶吉士題名記

南京工部旗衛司題名記

蘇州史治路記

世氏小宗義田記

卷之六

射集

記

岳郭王廟記

張知州祠記

四使園記

安陽縣脩學記

明倫堂記

百泉書院重修記

四貞祠記

六書故後記

休寧縣脩學記

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

心州水田記

城南漏澤園記

杜長垣名亭室記

近田記

山雲亭記

卷之七

崔氏洎謝

目錄

四

書

答薛君采之中庸凡書

答薛考功君采書

答許侍郎廷英書

答王憲副德徵書

與何太常粹夫書

上西相國書

與太宰整菴羅公書

復河南憲司書

答顧東橋侍郎書

答魏莊渠太常書

答李太常伯華書

與梁宗烈書

卷之八

論

魯非公論

中生論

里克論

趙盾論

李札論

魏徵論

宋復麟論

孫承諭

許衡論

朋黨論

卷之九

傳

劉封君傳

愚莊居士傳

孫忠烈公傳

吳尚書傳

趙先生傳

劉少傅傳

傅尚書傳

卷之十

御集

解

崔氏洄詞

目錄

五

獲麟解

關雎解

春秋楚卒解

象山學辨解

問言解

何士字解

說

中旒說

說交贈馬敬臣

說鉉贈林子茂貞

說竹

廣志贈劉遠夫

本言贈上黨栗氏

錄贈言

狀訓導贈言

卷之十一

問答

便答

問答

石崇對

孝答贈二陸守

問政贈方鍾

干問贈劉溪子歸園

疏奏

奏乞養疾疏

自陳疏

患病乞休奏

災異自陳不職疏

看朱衣巷的確回奏公移

篇

五吏篇

祿賢篇

卷之十二

祭文

祠堂成考文

赴召告考妣墓文

崔氏洄詞

目錄

太

祭張西渠仲脩文

祭瑞菴馬公文

祭外舅李恭敏公文

祭張守天澤文

小祥祭妻文

祭孫汝宗文

祭穆玄菴太常文

碑

李公碑

元城縣脩學碑

張侯碑

九江通判杜公墓碑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碑

夫人薛氏墓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君神道碑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嚴公

神道碑

卷之十三

題跋

書王端毅公奏議後 書王中丞均徭規則後

書楊東里東郭倡和圖後

跋蒙傑錄 書程子易傳後

序樂趣卷 讀尚書正文

王山人薄命辭跋 書周文襄事狀後

醉翁亭記跋 沈諫議奏狀跋

書祭行事後 大酉書院錄後語

書甬川春秋說後

崔氏通詞

目錄

七

卷之十四

書集

墓誌

明封太安人于母樊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君墓誌銘

陝西按察司副使葛君墓誌銘

前陝西按察司僉事薛澤張先生墓誌銘

按察司副使水南田君墓誌銘

文林郎漢中府推官李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彰德府推官葛君墓誌銘

許樂菴墓誌銘 董湯民墓誌銘

誥封一品夫人鄭氏墓誌銘

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誌銘

亡友張仲傳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

漳涯先生配夫人劉氏墓誌銘

南京光祿寺卿張公墓誌銘

張舍人墓誌銘

王恭人墓誌銘

張錦衣墓誌銘

孫汝宗墓誌銘

楊公墓誌銘

欽縣教諭贈監察御史潘公暨配孀人張氏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

趙岷南先生墓誌銘

顯妣淑人李氏述

亡妣丁千戶妻崔氏墓誌

長兒潯墳誌

卷十七

墓表

張先生墓表

李君墓表

長汀縣主簿墓誌銘

梁古谷先生墓誌銘

劉以道墓誌銘

殷近夫墓誌銘

衡州府同知姚公墓誌銘

大目錄

人

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盛莊敏公墓表

杭州府知州呂君墓表 劉通判墓表

奉訓大夫知壽州李君墓表

附錄卷之一 鈔集

雜著

經筵講義二篇

政議十篇

附錄卷之二

雜著

松窗贈言八十一章

附錄卷之三

雜著

自述三首

雜著

講義十二首

評文論學四首

喻問二篇

附錄卷之四

雜著

三生錄

周秀才誄

味泉發

業兵議

辨似

辨異

醫案圖說

煙責

喻刑

經施

序醫

別友

論益

記我

崔氏河訓目錄卷之二十一終

崔氏河訓卷之二

序類

乙丑同年便覽錄序

黃御史希武編次乙丑同年錄，獨馮無錫景祥刻之，而以序屬銑吾三人者，皆見於錄中，故也。凡舉進士必有登科錄，姓名郡邑之類，皆在焉。復編此者，以省叙也。以省叙者，便覽也。其便覽者，為有事於四方者也。同年有世講之義，自吾之身而即忽且忘焉。至薄也。過其里廬而若罔知塗之人也。以同年流而為塗人，其可悲也已。是故開卷之際，存者沒者，升與沉者，感其所遇之異而吾則無異視也。率吾黨而敦友道者，必是錄矣。夫友道有二焉：禮也，義也。其情篤者，其禮完；其分深者，其義重。禮不完，則隙之所由生也；義不重，則市道之為也。是故生相問也，慶相賀也，沒相弔也。是之謂禮。進必相引，以賢母或妬也，退必相要，以正母或係也。患難必相扶持，以全母或陷且棄也。是之謂義。皆將於是錄考焉。於戲，率吾黨而敦友道者，必是錄矣。夫

贈陳編修約之序

陳子使河北，弔銅雀之荒，覽蘇門之勝，感嘯臺之教，慕安樂之達，說明月之秀，蒐太行之雄，峻已息駕於後渠，與予酌酒賦詩。談經推事，乃悠然思蹶然興，遂逗旆於柳，抗志於古，初於戲陳子陳子生才匪難，成才乃難。勵學匪難，知學乃難。世之君子，不有志於經世者乎？稽故典，協時式，索民隱，摘發疵，夫謬於衡而游其權，難與言化，非失之外，與不有志於自治者乎？守靜然

玄微遂將廢群長俟獨悟夫沃其根而剪其枝雖與言非失之內與夫自是弊之大行至涖泗之協言道可裁而學有微矣正已所以正人也事物所以定內也考德乃以教績也故曰仁知合內外之道也觀視之有本末攻之別先後焉爾適燕者必問陸於北適越者必問津於南反之則進愈疾遠愈速聖賢際津之指南也聖賢豈常存哉存其道於書苟長緒索之煩就省曠之徑慕遠古之名創師心之論徒以譁世而已烏可試而感邦乎予老且病矢言采華於名山養性於澗曲陳子英英乎用世之志績學內署可弘矣龍欠潛而章器備渾而利陳子慎守哉

揚子折衷序

崔氏洄詞

禮集卷之十一

二

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之過也賢者其索隱究理之不可知也賢者其苦節行人之所難能也務其所不可知則妄誕倡其所難能則詭異與親近必衷履常友累非達之斯民者也聖人憂之而因彘以訓中若夫採紫亂朱故偶襲真此不待教而放之矣昔魏尚浮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夷攘之姚興仗其胡神譯其文梁衍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溪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行說詡章益無忌憚苟不當意雖聖亦斥未久皆絕不傳近年忽梓其書士尊尚之者又陋程朱已朽之物重爲道盡彼何人哉整菴公關陸楊之學謂用之於陸井泉於楊則篇摘而綴數之不煩三公上華又其近乎說嘗觀揚

氏之書其旨二曰心卽道曰誠意其援儒一曰心之精神是聖挾三者之非而其書不足辯也惟天爲虛有形皆實虛之所包無形之所納有限是故園中窺外其方盈寸心之舍也神明於之固徹靈覺斯之謂心以涵一理而應萬事此無形理亦無形上與太虛其數流通而無間渾爲一體理卽性也喜怒哀樂其實也仁義其德也性發爲道民共由之謂心卽道可乎人之聞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善性不泯也珠溷汚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營謀曰意志直而意岐皆心也無志苟立無意焉爲志以道寧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爲槁木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于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

崔氏洄詞

禮集卷之十一

三

推數究理不以物疑蓋言心之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通者神所遇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者遇事不亂聞盜不懼蓋習於禪定者一家之學思以易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似者文之單詞片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何儒家大慧之教然也湛子之辯曰何思何慮在乎故一不識不知任乎順則無聲無臭言乎天載斯言也學有的進有地終有止夫縱意者數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不以我也一也則也天之載也奔之作歌康哉豫矣欽衷自如文王伐密赫赫怒矣穰谷固爲學者拾級升階積步入水到渠成匪聚行漆乃其淺高獵速暗億襲取頭左陋行等實地譬之卽空而見花不食而覺飽是病也彼楊子者攻課

試以取官窮籍典以傳誠白功相之窮手備臣之貶周迎使之
儀章且民之政舉廢排規非意執刀之輕誠言賢過子所好仁
同異為取舍遂取舍為善惡斯其即心是道者抑充其類則夫
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地然則楊子之無意
其諸自道乎蓋無誠意也

贈李典籍序

高陵李先生守典籍三年考績得上考將還南監司諫呂道夫
借銑往餞之李先生吾友呂大史仲木之外舅也吾友之賢夫
下莫不聞先生恬雅沈篤見客者消其各接言者去其躁昔孔
子櫛子賤謂魯有君子焉夫君子者立教則變宋有石介者直
講也太學自介興故道有可算不許乎其官人有可師不賴乎
崔氏直謂

禮集卷之十一

四

其勢先生之職典籍也自經而下咸在焉凡數拾萬卷矣當年
不能誦其辭累世不能究其學太史公已病之夫先王之遺存
乎經耳學者倦於行於是乎泮性命之談亡其本於是乎長筆
草之飾始也以經進而中也與經戾是故習詞賦曰屈曹而已
矣不曰風雅習文章曰遷固而已矣不曰典詰習訓詁曰王鄭
而已矣不曰役軻習事功曰律例而已矣不曰經術習玄理曰
虛靜而已矣不曰考第習通變曰謀術而已矣不曰仁義甚者
勦古義而易其文卑已就而高論代增人行假以名世學者皆
眩迷而不知要銳聞之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而後始可
誦法夫慕父母者孝子之行役六經者醇士之學故經行而
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國家可從而即

也

士林贈別詩序

夫用深藏而後能大器久淬而後能利故金刀割而必缺小智
驟而多僞龍物之神者也雷陽之通者也非潛則不躍非收則
不亨故君子始學而中愁如也既學而皇皇斯進已成學而瞿
瞿如弗及夫學故將以求用也變形無所備勢無安先特則失
之棘後事則失之廢故幾者難能也譽誘必惡毀意達必惡塞
故誠者難能也酌會聚情因物立度故才者難能也公輸子之
為方圓天下之巧也方其未習則掘雖有上知之才日遊市肆
貨其精於六藝之業則否矣今之翰林職文而未與政也然其
進也為元輔為太宰為宗伯為司馬學士貢先生之南也京之
崔氏直謂

禮集卷之十一

五

贈陳子序

陳子文相居諫垣奏事忤旨繫獄兩月除名其母氏訃又至陳
子罪躬省欲其友崔仲子饒歎曰儒乎陳子之為大夫也雖然
天豈重困善人乎哉士惟米之養已住利而舉妨際乎而志輕
舉妨多舛志輕多舛故却而後能進降而後能伸終而後能達
天之大人人也松栢在山歷霜雪風日之摧折數百年而材棟
梁任之而况於人乎天豈重困善人乎哉世之成務者曰明曰
直述幾失會罔正惑徑其名篇首杜我地人志附味其名篇

說有不能行倪不能伸予於對事見陳子之明日練而中予於
杭論見陳子之直曰罔畏威而曰然明生於思塞於德直出
於理敗於氣思通微者也理幹事者也恃德必疑疑則狃任氣
必侈侈則凌人者人將疑之凌人者人將凌之當事而使人
疑且凌於是乎怨起而謗騰下謹而上眩矣夫思不精則明不
遠理不充則直不大欲精以充學哉學哉

贈劉宣城詩序

成都劉觀陽在南京考功七年初為主事臬山林公為太宰敦
綽雍容密際覆汗止貴大指有長者風觀陽承之無常人曰君
行何類宰也曷易觀陽曰唯唯規其行事無易後拜郎中野亭
劉公為太宰剛峭嚴冷程功剔細細小不忽有大臣節觀陽持
崔氏洎詞 禮集卷之十一 六

別石樓李老先生序

自銑事先生十又三年入則聆教誨出則仰聲光願望倍虔銑
弗逮矣先生方引翼之銑升沉數易先生直以大者期之此皆
視為偶然之逢弗齒也夫古人師友誼篤酬知感遇遽華然惟

不朽是圖私德不與焉未嘗不感激慨歎思友其人於千載之
上顧歲改事移志荒而早行懦而却文支蔓而弗成章誠恐一
且滅沒無所藉以見古人非先生孰成之先生又還朝矣蹟蹟
且不暇何能進也然先生教誨度望銑得識而修之否雖日侍
先生無益也今

天子朝夕想像賢臣之風采喜先生於既見矣少宰之職統百
官掌邦治夫統百官巨衝也掌邦治總責也非剛明平直如先
生弗勝古賢臣之業要其極如天地然舉天下物物在其中非
徒期期一世之上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以為得也
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祛難也抑之者至始也隨之者
至盡也非老成遠密如先生將無價事矣乎於乎此先生當往
崔氏洎詞 禮集卷之十一 七

送馬舍事序

南京御史大夫嚴入府中盡啓故牘程其屬功能之高下將薦
之備陟焉適閱案問曰往巡江上副倫要旅使行如歸何烈也
遣馬御史平從史跪檢已仰對曰是也往理戎賊賦足而下不
驚何惠也遣馬御史平從史又跪檢已仰對曰是也適冒盜匿
獲隆兇蔽愆卒置於理聞者愉愉何明以執也遣馬御史平從
史如前對大夫曰於良御史與若速具疏吾上之未上馬君已
拜江西舍事人莫不以爲當也君方欲長日求未備諸御史具
其事授銑曰先生故職文字其將有益於馬君也銑曰唯唯君
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不見而論者其也不歷而億者

珍也夫去歲其過乎則平下其過乎思獨其過乎明終事其
過乎執四者人之美行也若既舉之君具人也江西楚也具楚
之民其習好同御史金華外內對其職業同以四美而行乎
二同之間君何患乎無政也君字善徵蔡丑進士

對江話別詩序

對江話別贈顧開封也開封爲郎厥有盛名通聞於上陟守大
郡大名若則思實任重則思才實不修則名隕才不稱則任債
是故惟君子能憂之亦惟君子能告之告之故求言之示不忘
焉於乎吾觀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僚友之詩其辭明其旨切
交游之詩其辭婉其旨遠執友之詩其辭揚其旨深明以切者
警之也易事者踰難事者立是忠言也婉以達者風之也讀之
崔氏渾謂

賀吳御史考滿序

吳守御史三年考績部署考曰明以待陟崔子之友御史孟
無涯子曰吳子政以成身思以榮親洋聞者咸善榮賀以
相之辭以章之其諸古之道與崔子曰然無缺爲成不辱爲榮
君子願乎哉有成而見榮則遂心而揚其業必顯夫知缺者知
成者也知榮者知榮者也斯君子賀之矣今之貴治者曰部曰
科曰臺部知行言弗給議者弗深罪之科知行未昌言未寄
焉御史得言且行者也夫飾義者我也非夫人也不見則不能

不勉則不敢思利於家則傷國思安其身必危君銑聞之言之
道二曰教曰勸貴乎防行之道二曰激曰揚貴乎化豫而止之
謂之防然而移之謂之化防莫如隄化莫如風隄固雖狂流必
順風鼓雖微草必變夫患成而救之則鮮裨善治而勸之則鮮
復其名曰慢臣世興行而纖惡可激也故刑煩而疑世絀邪而
巨善可揚也故賞寡而沮其名曰棘臣慢臣廢棘臣素是故防
生於明化生於公明公生放畏

河東書院志序

昔者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修禮樂之文明仁義之實從者三千
人及其之列國也或崇或沮或召或間夫治世之教也上主之
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錯同行
崔氏渾謂

錯者格夫子感稷之夢歎曰天下其誰能宗予蓋傷其不得
同也張御史仲修巡河東鹽以暇日作河東書院既成作至三
篇曰賈取諸山野曰力取諸逸夫曰範取諸古曰文翰取諸今
之立言者曰晝取諸經史御史謂賈士樊君瑩曰隆也竊懼夫
繼者或踵予跡而或障其術以厲人也又竊懼夫議者以此爲
疣事曰今之學之政之存也均之重隆之罪也夫故志之云爾
崔銑仲危父序

贈董先生序

士之道有五遇五不遇器大則適於用則遇多謀而慎發則中
則遇明於義而晦其迹則不取猶則遇守介而不回則事立則
遇多諾而寡忤用以輯功則人不忌則遇器大或不屑小物必

近疎則不遇謀心勝則多疑求全之心勝則後時必近近則不遇
遇時近或越於禮必近蕩則不遇介者多異必近矯則不遇諸
者尚何必近依則不遇故過治亂之幾也子曰同心之言其其
如蘭昔車千秋常臣也一言合而相董仲舒儒也汲黯手臣也
終身而猶猶有甚焉晏嬰不知孔子司馬光則夷狄慕之故君
子不求諸人懼喪乎其已不執其偏懼賊乎其全文中子曰執
方之謂器通變之謂道君子可與語道矣夫董先生者壽張人
御史建中之父也先生樂易高義若常晏如出而求仕授吳江
主簿先生無慍色石川殷子雲嘗曰先生其內足者乎又曰先
生其有政矣內足者往無不利執曰然

瞻辰樓詩序

崔氏洵詞

禮集卷之十一

十一

瞻辰樓者徐子之居也徐子居禁垣之南修文而尚安今之名
士咸往焉徐子與之登樓賦詩以舒羈旅之懷崔子讀其詩而
歎曰悲乎吾之人也變因乎其時止隨乎其寓情發乎其感情
也者抑之則鬱聚之則滯於是乎登高騁望抗志於古而寄情
於物是故望雲者思其親懷土者傷其寄感時者啓其用玩物
理者覈其妙瞻延閣者欲獻其忠於是乎言以抒其情求言以
盡其感使知者見之誅其言則志可知也察其志則世可知也
於民教有補焉夫倡騷於化世謂之莊憂鼓缶於曷日謂之喬
樂痛微而號者痛之招豫初而鳴者豫之樂故賢愚同情所興
者正而已矣憂樂同言所異者和而已矣子云閨帷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

贈王嘉興序

王嘉興汝言之爲御史也按蜀值蜀用兵御史發朋欺而治之
雖求鉞者罔不惴惴圖後功予聞而壯之越一年予見御史于
呂涇野太史之來涇野與予論兵皆主嚴御史曰情不易白事
難劇其勢情乖事而法焉違予又歎御史仁也越三月御史
被命知嘉興其鄉人呂九川司諫思所以贊嘉興之政之成俾
予告之世之論御史者曰執法論知府者曰牧民夫范影以定
形雖專弗其執方以求運雖旁罔濟嘉興爲御史不忘乎仁則
爲牧可知已昔唐柳仲郢先治京兆矣嚴又治河南矣寬疆分
而受氣別俗異而爲政因一門之中十室之邑賢不肖異焉獲
於一而欲榮於萬利乎已而遠齊乎人敗之必至也崔氏鑄鑑

崔氏洵詞

禮集卷之十一

十一

送李運判序

李祐判運司郭价以豫之王人饒于如崔銳明述二父之德告
于祐曰君祐惟乃父暨銳父罔不厲于清忠大著多績于先朝
肆君祐暨銳傳厥父學爲子卿以遂有今官在昔古漢則有若
王吉氏有若袁安氏子暨孫數世顯大倍于其先人不乃飾車
馬侈服用怙勢作威名補用察于厥時孝罔以有位惟其賢永
緒罔以富惟其約惟運司叢賈貨上下恬恬誕惟賄圖官鮮
以崇顯矧曰有功芝生于穢克祥慶家滋蒿于蘭晚丕乃荒厥

聞於乎民匪說詭惟寧于公政能自辟惟秉于平宦匪惡廉惟
敗于多欲名以宣行亦急於名氣以相節亦戾于氣勝名惟實
正氣惟志罔自盈以歎爾僚允乃功

東溪君壽序

東溪君大都督劉君廷器也東溪君為錦衣衛百戶佐西廠為
十戶理北司刑為指揮主衛事當丁卯巳巳之間繕紳之禍棘
矣東溪君獨尚寬未嘗輒言按人刑加于不可已從減罪加于
不可宥從輕予守太史與聞國議民風然未聞有不可東溪君
也夫人主之尊天也執政之勢焰也天不可跋焰不可逼一言
而生沒係一事而安殆分是故特肺腑之戚居禁從之親握瓜
牙之威司刑罰之柄四者其風議計謀得施於人主與執政者

崔氏洵詞

禮集卷之十一

十一

也齊景公得安子而刑省主鳳得社欽而舉才夫景帝兄也舉
孝王弟也武帝父也戾太子子也景帝將按誅梁王田叔能釋
之車千秋則嘗悟武帝之疑大子矣而疏可遺平而親可賴乎
錦衣衛李天器謂予曰鑒聞君子之德之既及人也天則錫
之福人則彰其美都督公今年十月十一日五十三春秋矣既
貴而康已受報於天公之德無紀則無以見公之福之宜也先
生靡有遜焉

賀徐母郁太安人受封序

徐母以其子騰部主事明之善其官也封太安人詩曰維株之
枝其葉蓬蓬幹其枝枝葉其葉枝以葉衛而茂幹以枝庇而
堅故曰更田者以自養也是故子之少也母育之子之壯而有

正也母乃依之夫仕者正行以尊其教君則錫名以顯其德如
族則榮之條則賀之由是凡為母者安於慈而為子者力于學
矣故推封之典明主風譽之道也詩曰伐木斯矣析薪拖矣取
末者猶愛其本故與士者必感以心夫子之於親親不欲其榮
也榮則孰不欲其尊也尊則孰不欲其久且昌也非忠不可致
非諫不可有無是二者其親雖居之不能說其心是故賀者獎
其始思掖其終事親者履其榮思去其辱

孫太史歸省詩序

是歲春太史孫君汝宗念其母張太孺人之缺養疏求歸省
上允之已賜鈔為旅資館閣自爾老而下贈得三十三篇統歸
讀之曰至哉上之仁也公不格其私慈觀群公之贈也榮不

崔氏洵詞

禮集卷之十一

十一

先其誼夫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臣者民之表也是故臣不可以
不慎昔司馬相如之歸也飾與馬富從侍以自矜于其鄉夫漢
之士學經而尚行獨相如以浮倡之買臣莊助効之而俗靡故
臣不可以不慎也民之表也夫汝宗之歸也入庭上壽相志為
怡有持冊之禮焉將以觀其孝秩簋列俎追遠感今有展墓之
禮焉將以觀其誠慕尊編羞勸長撫幼有合族之禮焉將以觀
其弟慶存慰往嘉善矜愚有悼故之禮焉將以觀其仁言檢容
循遠聞近即有居鄉之禮焉將以觀其信夫孝匪直養而已矣
必敬其身夫婦匪直合而已矣必敬于鄉孝立則忠遂矣鄉信
則朝達矣是故可以求上之仁可以當國老之贈

刻文章正宗序

文章正宗者宋真希元氏之編也。艾燕屏異得以其經而正之。其亦聖人之志與。夫物生而有情。情而思。思而斯生。言矣。訥者弗達。陋者亡采。則亡以敷事。而喻物。斯生文矣。文言之善者也。而貴於正其情。夫幽賸之理。彰於顯詞。遼遜之懷。發於堂序。雍遜之談。驗於遐歲。非遂於道者。其孰能之。而徒以模襲之。勛記問之。富億中。暗投吾未見其可也。夫獻忠之謂疏。恤隱之謂詔。申彼此之意。實問遺之。蘊之謂序。之謂審。紀故未賢之謂記。之謂銘。引思暢和之謂詩。言斷而意續。發凡以該。目或婉或著。或喻或質。或因乎人或就乎時。出之至真而發之當物。及乎教息而學消。質衰而詞是工。是故久漸美。化勛憑典刑。以推強狂而稽賊。敗此左氏之文也。押闕飛舞。亡問和正而主於售其

崔氏洄詞

禮集卷之一

十四

術此戰國之文也。援經議制。夷厥藻績。此漢之文也。綜倚群言。辯而委辭。此韓愈氏柳宗元氏之文也。君子於是焉考變而徵實。左取其禮。漢取其朴。韓取其昌。而因以見先王之教之遠且該也。今夫登者必陟。其難行者必有其家。非可以息趾於巖麓而發軔於旅次。苟未崇志於先王之術。以參伍夫歷代之變。予恐其不特諺於其言。而己。隆薦焉。敬臣以按察。副使督學山西。既用六經教士。凡禮之凶。詩書之變。俗之所廢而急於求仕者。一切復之。隨彼時義。通刻是編。以則諸生。白于其長是之。其僚皆來。贊工兩閱歲。而梓人告成事。

贈老大理序

正德丁丑春。史銑謝病。將歸。御史許子章。子以幣來。錫予門表。

子考績。署上。上表于明。敬而恕。任而不激。凡吾御史。率取中焉。夫有美者。揚之。禮也。表于欲子之言。敢以請。子謝曰。病者。潰思。疎者。聞。雖不可與議政也。許子曰。雖然。表子必欲子之言。子曰。願諸之。何如。二子許諾。已。王予以俾。來安陽。言之已。表子首秩。大理丞。予雖然曰。已。則病且遠矣。而乃聘君子之。美不機於蔽。賢者乎。予不敏。固嘗聞之矣。大理獄。獄以司寇。古云。獄者。民之大命也。單辭寡。而難信。兩辭備。而難負。狡者似情。訥者似偽。聽而不寬。是牾民也。寬而不察。是曠民也。古之法。所以遠獄也。今之法。所以密獄也。其於恕。寡矣。是故謂之濫。先王之密。辨五服焉。其明服也。閱二情焉。曰。故曰。誤誤者。宥而志可。新故者。罪而防可。固防固。近乎本志。新近乎化。故曰。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

崔氏洄詞

禮集卷之一

十五

懲和夫。縱其惡。而刑之。如薙草焉。斯刻矣。不死其情。而德之。遂制辟焉。斯躁矣。矜其明於要。而不閑且憚焉。斯忍矣。然後法密而訟愈煩。夫疾之在身。惟恐其不去。是故周。慮曲防。患終戒。始以是養身者。身心安。以是履民者。民不犯。故曰。若有疾。惟民其畢。華各民之生。衣與食也。上。匱民之生。而責其非市。日行戮。不可止也。敦禮則分不踰。明耻則志不偷。謹嫌則閑不毀。厚生則用不乏。由是善行可興。而刑可省。故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表子字醇夫。晉隸在戊寅歲十月。史銑叙在二月。惟史銑謝病。惟二年。

直隸驛傳事宜序

夫政敝于興。舊于民。能于偏。役于官。瘼于憚。作乎法。求于能。繼。

平善宜于民而不必已其繼者之仁乎蓋內今之術術也故驛之罷民莫棘焉定戶給馬而富流于墜罷役入銀而利漁于官過者涌沸則顧他馬而費不貲中使索打乾廐役得乘傳而歛始劇權人以驚而復上賈輕幣而苟具余帷而法格驛官之食不與焉嘉靖改元來軒先生周公儀巡撫畿內踰年作驛傳法謀于侍郎彭君朝極驗于知府王騰數人定而後請報可而後行其法括銀準于賦市馬貴于官裏飾厨之費罷乘勢之傳袋募造于專司饒費以裕驛使杜私請損冗濫令下民翕然稱便焉性歲予以史事被召北上過公于真定公告予以所欲為予善而促成之夫更常之事非泥者之思也與民之政非官崔氏通訓 禮集卷之一 十六

贈大司徒秦公赴 召序

上召南京兵部尚書鳳山秦公為戶部尚書公聞命而踰如也已受命而僂留都諸公咸贊曰恭各以作者達其辭上公徐公梁公以侍讀嚴子太宰楊公而下以少宰汪子鴻臚大夫劉公暨其鄉士仕者以予銑夫贈言之道視其情以為禮象其體以為言敵者以勸達者以政多聞者以古練者以典公績懋而行尊銑也下秩而寡陋等則他山之石非可以加諸珠璣也雖礪

奚用之無以則以迂乎今之所謂尚書者析一相而六之也正君出謀申禮立度以安利天下非稽例而仰成順旨而下簿書也食乎其國之須而匿者乎司食者今相之棘且劇者也昔公之為郎也管司之積而敷寬以不竭雖然今非弘治之靖也其托而蕩之者不可勝數利熾而公煌官且而民牧所宜庚政甲革可無襲矣論者曰節用節之誠是也祭賜之腴 慈官 乘輿之供百官之祿邊障之需如之何其缺也論者又曰裕民誠是已經賦之費水旱之侵役力之勞移亡之戚如之何其全也今也夫水也微於川則溢於谷土也夷於高則增於卑國用乏於濫民產斂於陵及之得理財之道焉故聖權者足用也均分者富民也廣惠者宜相也夫既錄取於民矣腐蠹於苟略侵削於豪猾夫既夕滅於官矣外漁於賂率內散於倖員凡以權之不韋也蟻穴潰隄突隙焚屋固隄者大是防完屋者隙是慎故禹無水害而徐生無屋災權者固國之防而滅其焚者也人生不能不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而愈窮故人之害無分為大田之生穀也善治之則入必數量一歲而再稔之不善治者常饑治民者定分而已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斗區豪植乘困而弱之商以饒而制賈然後有備富者矣由是伐鐘以燕車振上而修服舍凡可及能者莫之禁也彼得克於貧窮國乃不得而有之夫上之責於民者賦與力爾足矣任其自之爾非有隱情定制以中之故分不均則移亡之驅也君之有相者為其獨而弗運也相之盛其屬者為其眾而弗任也任之易且當也

夫人引於才而將於飾故取人者去其承而賞其直直者有方
方者有遠計有遠道非皆就計而俸譽乎聞之弋鳥以羅張目
者網而獲鳥者萬目之功未聞一目而獲之者是故辨于衆而
美歸于我公於心而利普于天下詩云伐木許許言衆重者必
以衆力也

雜記序

涪川先生王公嘗作慎言十三篇深探隱化暢發玄旨學者莫
不誦誦之先生又出其雅述二篇悼後人之襲述示行者之廣
余修身理國之具循級蹈實銑辱交於先生四十載論心論義
而一歲現至忘爾汝不特形骸先生東介後素推枉犯難在困
無憂在達無樂耽文味道少勉耆化故能關已塞之路昭不礙
崔氏洄詞 禮集卷之一 十八

之歸焉夫聖哲之訓精充于字載汗其牛不啻足也而後賢一
出必更有作往往發其未及而救其或或斯蓋日新之盛德生
生相禪而無已也譬之日月無容代照一爾光景未耀人樂之
而不欲焉夫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驛等故
思窮於微眇行忽於疾徐辭微乎宇宙心光於日月聽言可聞
考實蔑然讀雅述者宜知切已求要其冠民之旨也

崔氏洄詞卷之一

崔氏洄詞卷之二

序類

贈大司徒李公歸蒲汀序

古之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其戾然非所謂精言也蓋夏而
獨鳴日南至而鴈北向蓂之秀梅之華則其功漸歛而微以
代謝豈待夫草長木密霜落水結而後見乎夫二儀之噴惟兩
而已兩者對立化化無窮天之道曰陰陽為寒暑為消長而休
咎以其感入之道曰仁義為仕隱為進退而得失視其履君子
握其環中以制變幾欲動而已道之故智名潔操人靡得而稱
焉蒲汀先生李公蔚冠對策天子擢置鼎甲壯年守學士掌
制檢士台鉉通只乃退而家食者數年起貳吏部又退然後自

崔氏洄詞

禮集

十九

宗伯貞拜司徒公資識高明砥節堅直優學供仕才猷充裕今
夏又謝司徒矣然未及耆也兩冷田而齋澤舟望澤而停橈去
就如脫悔吝奚生銑也往長南雍愧德不類又念先人之毫得
請還郡既而思曰進退殊遇然其匪學也孝弟忠信淑諸人者
即其女當天下致吾君於尊榮云爾顧才劣力弱莫自矩焉求
類於古之人胥白氏樂天可法矣昌諫於元和嘉謨於長慶杭
之守香山之遠不附淫朋不固浮利晚間於德裕而不相然杯
酒留連詩興諧謔莊士耻聞之其歌鼓缶而儼然不能終日者
乎宋司馬氏君實可法矣自判并州已陳大計翰林樞府將而
華之居洛十五年童孺慕名一日入朝徒衛願留著述通鑑龜
羅典冊究圖治亂品裁體要爰雜異端起而相元祐君子曰丹

造宋矣。嗚呼！臣竊以故通者聖皇命元輔之薦，遂統翰林，幸復立先生門牆，以終教。先生不待司徒大夫而下，思公之德，不忘乃授簡於銑，俾係之詞。

賀宮保浚川王公序

粵稽古建官至周，乃得而詳云：是時區萬國立，諸侯國自為紀。王察其臧否而慶讓之，自三公以下理其畿內千里而已。德以師師，何密糾也？道是肆肆，何任術也？秦置郡縣，漢因之，遂作百代之常舉。天下制於廊堂之上，推細詳其米鹽，羣民及於夫里。設左右相總其要，提領疏目御史大夫督其成，繁奸糾濫一除。陽歲曰章矣，一慘一舒化曰樞矣。於是創制裁法，防逸弭隙，而臣各奏其能以進士之品，靡得而齊焉。皇祖折相為六柄，專

律氏渾湖

禮集

二十

於上都御史之設，無更也。浚川先生王公少負濟世之略，已究造聖之學，入登清貫，出牧旬邑，藩臬宜力方鎮，經營利刃，割不格於盤錯，良弓發成中於正鵠，暨長內臺治禁兵卿士服其潔履。朝廷資其大猷，三考陟明，加秩太保，斯師傳之德，選乎先生益弘任哉。公嘗督學內服，所成士自大光祿趙君而下，俾銑制言賀公銑辱公之友四十年，誦厥富篇，庶幾素業允哉。命世之儒，銑也。踰伏山林，研精墳籍，古臣之道，嘗樂聞之。蓋上默移而下顯，諱貴協情而賤用已一人一心也。衆人亦一心也。一物一體也。萬物亦一體也。血氣貫而周脉絡，獨而固志意合而乎好惡平，而當昔稷之力穡，弗曰鄙事而希禮樂，益之虞山，弗曰賤役而慕百揆，盡其才而就其緒，譬之舟子或舵或棹或帆或

縵中流，雖風竟登彼岸，惟和故公惟公克誠，君降心以從士聞風而化民，獲情依國賴賴，餘今夫擇落，猶茶垢移景，隨可謂速矣。然以此感彼，有問焉。色厲而人畏，語安而人憐，可謂速矣。然以此感此，猶須也。聞震而懼，雖過廟而肅，如夫何德夫何飭是故未言而信，其具未動而順，其向斯功格于天，世流其澤矣。

贈鄭中丞菴所治序

今天下內無兇外無敵，刑無重譬之木，然根大幹繁，未免蠹生。其間故消患於萌止，僻於漸，惟都御史是憑，是信，蓋藩臬尊而不專，按臣嚴而速代，然也。江閩之交，山峻水深，午衙離居，商賈之叢，則奸生心而欲擅官守之間，則事相牽而競能盜乘其隙，以力致富，穴管竹之茂，恃巖石之難攻，伺便而出，急則避之，歲

律氏渾湖

禮集

廿

久勢成，噬臍其救。朝廷設都御史菴之固，將合兩域和群屬，一事權協恭以靖由，是可以飭戎旅，息爭訟，平財賄，化居滯，凡皆採之未然，非待其橫而後制也。盜之生有自矣，官取其有而濫用之，貪陷之法而盡釣之，則民蕩然無以生，乃知上不恤之而起，離志凡可以避害而苟全者，曷不為也。夫舍其室廬之安，棄其桑麻之美，甘於鋒鏑之冒，樂其竄伏之恐，豈其性哉。凡兵之動，驅民涉火，悴于轉輸，竭于治餉，算幼弱以充丁，市產積而完征，即不淹歲月，不犯秋毫，而先困矣。况夫勝敗之難測，機會之多，苟微乎微乎，起於豪忽，危乎危乎，變於立談，故無貴乎。求先彌之，無基立功一求靜之，利民奚益，與肅克靜兵戡，而後行，門境刑即寢，而信微庶生不弭之邪，何障無功之功斯然。

雙谿陝西奏議序

以將子問雙谿張子德微父巡陝之疏作而曰良哉憲史也夫
 惜哉之違將以固 皇室之垣而永鴻祚者乎陳民瘼之悉
 將以殿國之巨鎮而協多助者乎揀兵廣儲我國謚原情施刑
 彼誤釋通者六軍克捷諸夷大剋九重弘養百僚合慶雙谿子
 略其獲誠之功辟其失律之譴推美於衆辭已之賞處勝若負
 視勇如怯周防遠圖永為底戢蓋區區相代交綏非帝王制夷
 崔氏洹詞 禮集 廿二

贈葉眞衡考績序

夫一心可以事君專志可以作事故位任迭更幽有恒操職守漸弘持乃定準乃其道之謂也非其榮之謂也夫君胡為乎有臣代終焉爾民胡為乎建長足怙燕爾事上莫若忠流衆莫若直忠也者循乎正而翼之直也者因其生而遂之上尊下乂流澤而殷邦臣之身無所利焉予分曹子南稽當世之故則自昔山棲而遠於時者十六年矣士習日高而文崇益古不無賢衰

之數則與世之君子及諸躬行收實既素俾固有似賴云司
空諸大夫告予以肯溪葉子本道之賢也葉子之卽虞衡也約
財而器中程致山澤之產而財孔良工以時舉 皇則齊之未
虞衡也戒寧國究源弊而戎備行長則薦之未貳郡也守均州
檢其狹土寡民已其濫征繁役言于其上抑中人之橫而削其
冗置民則安之乃又壯之葉子乎何其善於官與其諸一心而
專志者哉春正月上旬葉子考績大司空署上上大宰卽其考
而陟之葉子其自此升乎哉昔養氏之射楊也百發咸雋行其
恐其紐於中而失勝王良之御也刮泥登陀苗蚤不轔輪輟偕
力已躋於莊何哉肆騁不迪是故受命倂僇鼎貯饁粥君子是
以知正考父之有後於宋也

崔氏漁詞

禮集

十三

贈太守馬君序

古文有之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蓋言集彼衆善成我一德也人非生知於理必有蔽於事斯有礙於行不能無謬夫人之才也以類或通於此在彼則塞或敢於大至細則踈吾則兼有之以迹之動感覺之昭以容之虛納見之實散則會曲則全故君子多識畜德大舜好問為知昔子貢問為仁蓋仕於衛也夫子誨之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時惟衛多賢史魚蘧伯玉子荆者夫子亟稱而且定交說侗三子之一長足以扶國之危而持君之亂方人而悅不若已者子貢之患也夫用其國之賢之素履而加之民則咸習而安之而出其學於夫子者皆偏而文陋且夫天之燥濕異氣也地之山川異制也民生其間

異俗而剛直其情修教因其教政其宜非之謂以人
治人以類是類者乎則天下可坐而理而矣有於一方哉高陸
馬子約氏舉進士為地官下大夫進而守汝南馬子端毅士也
而進於治管今咸減下田之稅而平沒三階之匪才而續登
入都獄王觀之談明而執司大吏之制實而潔馬子之師淫野
公也淫野吾友之篤行而窮經抗節而履約馬子之司徒桐溪
公也桐溪吾友之練達而切理明介而肅括夫二公之道達之
天下也馬子其師之而歸鄉也化不惠治朝嚴夕辦汝南其將
為漢之類川南陽故吾讀以慶吾鄉之遺也

贈劉大理赴 召序

夫人者有生之最靈也資物為養而任知以致故蔽體而費百

崔氏直詞

禮集

廿四

工炊羹而和五味然必羣居而後勝物備事則有喜怒交爭之
變斯制刑罰止辟之典昔者聖人設卦天水曰訟夫兩其畫則
上剛下陷兼其象則內險行健此訟之滋而斷之難也利口巧
詞指廣如蠱拙性嗜言申情如飭朋欺合微以負一家後蘇環
匪以掩叢屈加以厚勢臨之巨害極之非夫明慎不撓鮮不炫
矣說者曰刑貴寬寬以矜民又曰刑貴嚴嚴以懲亂皆一曲之
見而非通方之論也夫賕而舞素強而橫擅恣作民迷夫視邦
憲若是者寬之是逞其虎也故陳球治紹人鍾離意昇係至誤
宜昌禁過當入逮縱其惡而奄擊置其生而甚責若是者嚴之
是弋宿鳥也故戴貞放校人徐弘敏辦餘慶夫后之尊天也刑
之災焰也天不可瀆罔不可通倉卒震怒開釋無從緩要待情

可舒解是故勿逆其情勿就其威竭誠協恩公啓忠故張
弔罰犯罪舉明收楚獄若夫法有不可泥宜有不可遽運權今
道移輕就重若田叔之上梁事用意宛轉旋委蛇豈其長者
哉雖然刑者一成不易之術也與其盡也牢餘與其容也牢漏
昔唐臣謂其國刑輕簡萬姓歸心洽於骨髓其後累遭大難旋
起旋徵征伐代有供膳迭行梓柚云空曾無離怨我 皇朝作
律惟則有虞平用常制則除慘毒五官專司惟刑更立理寺糾
正部院自皆以上皆職自卿以下皆勅海內樂生豈年二百往
正德五年逆閹就捕大司寇怡開劉公舉 詔獨決罪罪釋釋
無出無入縉紳稱平怡開公仲子思存嗣為御史今年自南還
政參議 召為大理少卿思存淳明雅教富於文學頃在御史

崔氏直詞

禮集

廿五

按治省郡著名允慎再以養母退而修學焉思存往哉援經補
律仇孝輸忠漢陳咸戒于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百金之
利勿重比也咸之孫龍及忠代在廷尉既盡仁而俱位尚書又
納忠在于今其郡陵之劉哉通政五泉劉子合公卿大夫錢思
存江之游以思存嘗授經於予俾述其末義如此夫

贈吳司徒獻臣考績序

子言之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聖人制道以宜民要命之云夫計
利於錄重害以泰乘其所可願幸其所難獲宜命之謂哉陽後
而物生陰滋而物殍生入於殍率復於生故利者備害之所成
也害者嗜利之所召也成則居以謙召則正其履 子矣動於
命焉余友東湖公獻臣少厲節而勵學壯也確老也安帶令順

德放邪崇教薄已厚民然而不役民於闢隴侮其上而壓倖都
矣副憲于廣兵威而盜屏法明而奸戢勅中使而逆瑾毒之矣
用兵南昌義感倖賊而競直于倖撫治湖南發逆濠之謀而陳
大計忖于近倖而不用異重於方查兩裔于尚往名著而功縮
位進而身腐夫治之范金齊而後成鍾之染羽清而後入故天
之厚人統施其為將以利往也盤桓其行將以定志也錯互其
過將以全智也惕厲其中將以安變也余聞之見豫之謂智省
括之謂往繫情之謂變執方之謂志四者備矣可與語道可與
立命彼錯然者吾何較焉東湖公為中大夫者又三年例當考
績于朝其鄉諸君子過余郊曰東湖公治行矣詩曰吉甫作
詩穆如清風述贈者之情也又曰其惟哲人順德之行哲君子

崔氏溫詞

律集

廿六

之守也又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表作者之衷也夫士伸於
知己忠告發於信友先生於東湖公之行也可言矣統曰諾

贈汪子宿序

始子宿入翰林卽上疏諫先皇南伐既杖於廷已又詔補
外出守泗州今上召為禮科給事中求便養改南科旋晉官
僉江西按察事其諫弗限於守其政弗襲於常其志弗撓於人
豈非篤學遠受者乎哉夫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疾
也張功則直之固也忠以殺國也非以安身直以永化也非以
勝人故世者處以世後者酢以後非我所能權今夫為其至小
者也然能鑒人之貌而識其向還樓息舉弋羅之所不能及則
人之履愧彼者有之矣况夫負血氣而靈者與故曰有一言

而終身行之者其志乎夫恕并協情酌理之名也敢於任已者
謂人之性其名曰戾易於同人者越中之限其名曰越事勿慮
其不與也貴不匿法勿慮其弛以緩也貴無塞是故無競以為
體無滯以為用無難以為居慎斯道也以往可去忌可息爭可
保直統以是告汪子已次其語文之又籍焉司諫諸君嘗謂予
贈言云爾

贈太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精文比制域民於矩是謂法守之臣以係邦國者也危詞烈政
去民之屬是謂抗直之臣以作邦國者也委國奇中解民之結
是謂運經之臣以彌邦國者也若夫虛中梓外定字傳量正表
於此形范於彼不為福創不故事首追之而後律感之而斯應
付物以能因人是授此社稷之衛古所謂良臣者焉是故略尺
寸之著而然移靡質泯旦夕之効而曲成無盡世不有鑒磨者
乎武而憂之其聲播說而拊之其韻和石何知乎氣可鳴之和
若如取况人吾同類自毛髮之懸至靈覺之則一也外其身以
動之末矣哉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伏其知而不發也不賴乎
言與知者存焉爾弘治乙丑禮部進士三百人統亦別名石塘
聞公甬川張公同邑同舉年才踰冠沉重靜方偉然國器陽明
王子數向予道其賢曰聖雖學作允賴於資如明山二子其希
聖也何有石塘公遂總選司尹兩都貳司寇自長丹拜天官卿
凡公之所蒞人曰務禁難理公則沛如人曰勢臨莫統公則度
有王良之御控轡隨策養民之松縱送宜括而冲襟淵度仰而

崔氏海詞

律集

廿七

望之樂其可親徐而就之俾其難犯噫斯謂良臣哉公武司
滿九載而解尚書今又與久在干南地重事簡而升成謂
其才而托其化也往朝缺餘卿所司累以公名上請而未其
拜夫夫知古昔者乎不患其少之深必須其百圖以揀
補則然平日而華計旬以特乃嫺嫺樸樸大匠不耽焉昔唐楊
紹史稱王佐吏禮秩淹民望益隆設其一日即相沾被弘澤逮
其拜命元助奔士相顧愕貽或減音樂或夷堂堊此何待聲色
然哉今年春石塘公北上公卿饒之江游舉觴而賀曰 聖天
子其喜於南卿之來留司政本則大有慶也

贈大司徒桐溪錢公考績序

昔在正德中造內閣逢率鉅私國權臣氣靡痿西臺御史獨抗

董氏巨詞

卷集

廿九

風節守臺則擊奸按郡則飭政警之會炎騰烟靈光特然其一
則桐溪公云暨乎 聖皇御極拔滯升賢桐溪公自省泉長貳
都憲佐司空又出鎮嶺南然後拜用司徒公發慮明而決執事
純而肅董成制新循憲宜俗是故利刃解錯無不著也湍水赴
壑無所遏也及在司徒大置國計民平可恤不浮羨實用乎可
縮不市小惠諸屬拱手奉條羣工勦力受直夫古言經世必曰
儒也後言腐事必曰儒也夫世豈有二儒乎哉在上為道在下
為器自微而顯在神為精之形為龜由端而緒財者民之大命
也民者國之永基也國非民孰與立民非財胡以生三皇所創
宜有神運天巧而未相網罟是作二帝所通宜有鬼緒環文而
東作西成是秩三謨所陳尚世絕塵之言無不為曰利用厚生

艱食化居云爾大學蓋治生衆為疾戒察難中庸致和擇
厚往重攷士祿故舉育者陳常道也樂利者獲親賢也自夫矯
誕者尚玄虛迂僻者談性命于吾吾靡益生人一日之用斯
儒之靈見輕於世主矣夫今之尚書 皇祖析一相而六之也
其職可界其道則一一者用人是也夫子刪書百代獨存秦晉
以殿王編取其宏綱求臣一箇蓋是人用而天下無遺才矣才
集則嘉會夫邦事何窮已知有限恃已自用所周幾何直任其
頽廢而已為君者以此擇相為臣者以此輔君桐溪公撫真定
嘗為天下名士佚而在野者然皆當路重人所固忌銑名亦玷
刻中忘已之害而憂國之慮忠矣哉夫由銑前所言公有相之
才由銑後所言公有相之道公今往哉 聖天子閱公之績詩

董氏連詞

卷集

廿九

云無以我公歸今寒南士大夫之情也

黃氏擇善序

吳郡黃勉之氏采國語諸賢之閑言可鑒者別為篇洵野子題
曰擇善而引以序曰周道之盛也君作極臣承之里有師子弟
范之逮其衰也斯道不墜在人故發衷吐詞忠而無諂直而有
體述先王而罔身贊夫民合曰聖苟惡其妨已而閉械其舌積
怨之發所毒胡極故召公諫防川太子止雍洛財生之源也富
衆之欲也制治之術也一人專百人散一家實四野虛故良夫
里章列害間沒叔寬寓風尹鐸寬征而趙復由御孫慶道儉振
老懼鰥寡叔向賀貧彼鞅之亂瑤之不仁楚圍之匪人子常之
貪彊宗敵國方視為魚肉何便祖膾其子不得犧於宗廟乃愛

化莠室大臺苗貨無實錄上並伍舉聞且之陳毅則禍宜及之
季文子之節約斯華魯已王爵重授大昏正始穆仲以孝教進
魯侯富辰知程女不可后密母却三祭夏父展謀觀弊鮑叔牙
勸用雖而桓公伯單襄公聞臣語失而料其亂理見先知奚賴
著蔡攷人心有向乃運之舉其兆胡牙驗旋拱抱州鳩得之以
律曆得之以疾展氏得之以淫祀君子見國之莫空虛也廣
為十化之迭運也不有成已能之莫既用也首讓惡其蓋人而
競趙衰祁奚是也伯宗用絳之議而檢之謂之讓善壯馳茲拜
慶趙氏喜其不足古之政者無息皇朝夕孜孜然求民之瘼而
刮剔使蘇然求賢之謀而惠膏之倚相子張引古刺上過改
而美實而良非玩如藍尹臺王孫圉者何善焉嗚呼先王作邦
維氏誼訓 禮集 三十

贈午山馮御史序

往年午閒居沮上則聞午山子之教南畿也屏說誕斥支蔓敦
本崇雅予後 召為南禮官及午山子偕役何容其高明予欽
之其溫恭予樂之其折經辯言予又得三益焉午山子志不在
進而求遐舉兼荷于湖之許其進為聖賢也執禦予少也承教
於父師亦非安為人後者然而上擬古人研精典籍紛如錯如
苦其無要也又改而獨契道真捐書守墨恍乎惚乎其無準
也久之乃喟然曰道無傳矣適無徒矣將奚從曰師夫子聖之
逝矣類莫覩矣將奚求曰誦論語諷其文如面領至言考其行
如目瞻眸容察其因人之教如親誨我夫仁其本也忠信其功
也仁吾之心忠信吾心之固然勿視以為高而避之勿輕以為
崔氏誼訓 禮集 三十

忠誠錄序

武皇在位十年未嗣臣寮請取親藩子入侍寧庶人濠久畜僭
志及是乃厚結嬖幸錢寧及倖胥外廷大臣多與私交者求徵
其子成則濠自取之寧廷利其金寶徒以空言相釣國法嚴執
收干之至戊辰濠回要一事為信內府異色龍威惟賜監國首

畢言於上訓溪忠順王恭殊錫遂用隆為聖書其論亦衆
通訓而深大善又詳伺上南巡則請幸其國時祀泰和除路
左右為助飭苑囿盛玩好以備供御果中則秋主威而今天下
一旦大位可得也已卯議以三月壬子警道發駕恭臣自郎中
以下百五十有五伏闕固留上命廷杖之或罷或降或仍
守職而亦不果行遂計既沮及述又著遂稱兵北上旋即就戮
矣羣臣杖而死者十有一人刑部主事偃城劉校宗夏母毫倪
子不之恤曰事君能致其身理固當然嗟乎史載諫臣之死者
甚夥然皆無益於國君子乃謂其過中已卯春駕出則危在
旦夕駕留則宗社有磐石之安諸臣身死而言聽再逾年
武皇舉萬全之神器授之聖弟表顯忠烈寵賚勛勞正禮修
祀氏洵謂禮集

禮集

三十一

樂幹盡剔蠹皇運萬年民樂抵席之休死而成事古未之有
也嗟乎節義何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士氣何常昌之則
興而効誠推之則阻而獻佞歲丁卯逆瑾讎虐戴銑等始矯旨
擬衣受杖蔡列朝待臣之禮自是死者相繼又十年有已卯
之變然逆瑾寧彬並屠膾刀斧諸臣之心可以獻于先王天
子與哀敘制贈官錄後士乎士乎其慎明於決擇哉宗夏之子
元妻哀錄父事予附末見補作者之缺云爾

周易餘言序

銑重州居陝聞蜀蘇氏茂之講易心樂之先君子亦篤好是經
采長明訓成出手錄及壯仕于京會友釋習官為翰林得閱秘
書至今五十年銑齒六十有三愛慕其行處連無一日而

不體夫易也先儒解釋詳矣矣好奇者求義於象流為說經
飛伏內甲互體五行以彼小術蕪我聖典夫皇羲畫卦文王周
公係詞夫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可爾乃曰有義易有文易
有孔易文矣哉易有聖人之道四今尚象者無其義尚占者失
其法因夫子之贊明三聖之旨以貢夫變以正夫簡傳是者倡
於王弼備於程子斯時亦而易之要也爰述管見于篇以暢二
氏之疑者云

贈高生序

始張西渠病予與王淇東候之予曰天疫為恨諸西渠曰偶不
佳耳予即延醫醫曰傷寒少陽症也下藥而西渠病大作頭岑
岑如戴石氣者人如多孟無遲何大後曰予嘗識高生者善醫
海氏洵謂禮集

禮集

三十一

數有功也已而高生至切西渠脉曰果寒疾也出活人書示諸
君曰是是症是方宜也大後明脉田水南習醫家言諸君善談
理者參雜之予視生色柔而應緩疑其弗勝也泰西潤曰子
以辯言備容者為能乎夫足內者不炫裕行者寡辭辯言飾容
而用折者子以為能乎越二日西渠病稍瘳而中泄予懼謂
生及諸君曰弗可坐待也已生慨然曰報公近臣也傷寒厥症
也吾甚敬近臣而重厥症吾所以求為報公也苟有愈報公者
毋有避也蔡石岡舉醫一人朱給事一人予舉二人次又舉一
人然諸醫言各殊予私論生曰夫傷寒者達則注意則敗是
故治之有命焉僕之術蓋弗謬也最後張復舉一人予候其
至視之肝膽而腸胃已悉非前諸醫論曰濕症也其言支

使不令理視生其偏生色和孜孜剛德不任予罷其人不用政
惑之子歎曰周制家宰統醫師使治其屬止術而稽事夫正術
則下寡岐業稽事則廢亡瀕心禮失而足味真味而業紛業紛
而廢作然後民謹而外彼藝固毋深究也於是咸尊用生使盡
其術越二日而西渠汗矣又三日面不湯矣中堅矣西渠甚德
高生問謂子曰子異生之術乎曰然夫好大言者宕醫也易惑
而移者儒醫也據方而不權者庸醫也好自用而僨者虐醫也
擠衆論以售術而不恤人之死亡者賊醫也均之能殺人也賊
莫甚焉西渠曰然又曰始子疑生何也曰慎之以審其才也子
求醫何多也曰公聽以求全也何卒從高生曰諸君子之明也
送何仲子知巢縣序

崔氏軍訓 禮集 三十四

昔梅溪君汝之聞人也潛不顯行卑不降志節矣伯子景韶學
潤於鄉治立於民才矣季子景明行蹟而執辭美而典名稱奕
如也文矣景賜者梅溪君之仲子也兄韶而弟明敦親而質行
夫世貴之子人寵之已則易之世賢之子人重之已則難之內
外有則出入有長德成而易焉曰重才非拔則不能元宗行非
卓則不能騁軌人重之必望之望之必思罪之矣曰難故紀慚
太丘或劣仲像不可不慎也仲子初仕得果今夫巢畿邑也今
牧官也牧良則欲民能饒能則遠人若是故不雅好者業專不
求名者功真授貴者佞生遺惠者歛急需費則才用足敦禮則
教化行刑罰而威令簡而舉是故可以爲子可以爲弟可以爲
兄教立者忠送弟立者收良

賀都指揮序

在下曰日者約盜之起八人也度險如家治緩益爲萬人大師
而後克之實也勞者下勢者上夫德衰而後有政政格而後有
兵兵息而後有賞故化世不言政治世不言兵操世不言賞賞
而猶失未孰甚焉甘閣丘氏之子也溺其父號於國中曰能救
子者千金漁人援之出閭丘氏之戚攘爲已德其父金其戚而
徒勞漁人及其次子復溺號猶前也國中無應者故信古之所
貴也銃外女弟之夫存亦從師有功自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
銃外舅鶴翁及鄉大夫賀之銃曰爾存功倍於爾者爾知之功
蔑於爾者爾知之思倍當安思蔑當慎自爾祖至爾爲都指揮
三世矣爾父尚行爾家夫盈而能守故有爾今日爾惟嗣德惟
崔氏軍訓 禮集 三十五

贈劉千戶序

劉都督之仲子綸以平盜功拜錦衣千戶通政張獻問于崔子
曰都督緩刑而順憲既崇其爵其子又能奮行間以自見傳曰
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其謂是乎崔子曰余聞之詩云瞻
彼旱麓樛樛濟濟蓋言本盛而物豐殖也夫國之所貴乎世臣
者何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猗異哉故恩深者其國報則堅世守

者其所率則精昔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王之積其受
爵不濫其功皆得世有績以越于四方是以能保家而安民余
聞周季世之大夫世東國政怙其寵祿以汰于國是故大則弱
主次則毀族其何世臣之貴之有焉司馬劉大夫及諸大夫聞
其言而是之遂聞于都督及其仲子

崔氏洎詞卷之二

崔氏洎詞

崔氏洎詞

三十一

崔氏洎詞卷之三

序類

喜雪詩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勸懲者政也動民
之括也毀譽者道也發政之樞也夫之廟堂則得之山澤亂諸
在位則正諸立言昔周公作立政其用人之法嚴矣語宅俊之
德曰常而已夫常人也者心端而敦質量弘而遠猶略急功而
垂末休浪練事而厭餘味被其比法顯能刻情猛威非民之梁
而國之福然世顧以為賢今夫懷焚之際震霆合電一鼓而雨
人孰不快之然未釋而沒土燥不入孰與祁祁三日之霖乎
陽信馬侯守鄴四年郭挾封顯民無侯猛厲而理馬侯休休其
心優優其施刑惡不頗乎普不泛民戴之如父母歲丙戌旱再
雪而再雨戊子已丑北域皆旱且蝗民等而流然洎東敵猶獲
二斛武涉隆慶成一熟柴村木綿不蠲太保之麥兩岐謂非神
相之不可也已丑冬講雪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雨雪庚寅春
正月十日大雨雪二十有二日值候及僚為子壽侯大說諸公
皆舉解賀已而詩興久之可快矣古稱感應之原云天人一理
其言有間焉夫垂之成象結之成形散之成澤智則人參則鳥
獸植則草木合是數者名之曰造化猶百體具而名人也彼
人事而求天道之茫昧曷不於代侯是徵哉

西涯樂府何氏解序

統之使梁也見何子孟春西涯樂府解曰唯涯公能指昔夫

心唯何子能逆涯翁之志可以策可以沮可以發樂府之道其
倘矣乎先王之治天下也曰化曰政曰樂化以遷政以格樂以
興且永成化而達政者樂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
邪善不章惡斯縱矣惡不誠善斯止矣雖堯舜未之能治也夫
樂者聲以宣辭辭以陳事其旨遠其言婉其意切遠則思可深
婉則感可入切則聽可久和于歌被于器始于家極于邦國不
戒而孚不猛而厲是故直而敷者類乎文顯而斥者類乎訐巧
而誘者類乎譴賢而淺者類乎野華而飾者類乎靡斯皆遠于
樂之道矣

贈陳知縣序

孟子曰行有不得及求諸已於乎自夫吾人之不怨也不忠而
崔氏澹淵

樂集

二

黜則疾其君不孝而疏則怒其父不政而沮則虐其民夫民非
冥然若稿木也逸居焚稱所同欲也裂肌落髮所同惡也政辟
而惠勞錯於是乎怨生上之人猶未知反也而怨日甚於是乎
重刑以弭謗舞術以愚其心民乃大不服而健者辯者訟其上
矣幸而訟勝而繼爲之上者猶不知反也則民又訟然後強梁
狙詐之徒逞予聞爲政之道二曰誠曰才誠者主者也才者運
者也夫吾無其愛也而責民懷吾無善教也而責民變吾無定
令也而責民違吾養未周也而責民安吾弛之張之未當也而
責民不服吾賞罰未公也而責民訛雖日戮百人未能濟也夫
鱷物之頑也虎獸之暴也韓愈則驅鱷矣劉昆則嘗徒虎矣况
於民乎故曰小民怨女詈女則自敬德又曰惟民若有恒性關

中陳君以光祿署丞出令大谷天官氏以大谷爲難邑而簡任
君矣給曰馬子思所以贊君之治無蹈乎昔之爲今者之失也
乃授簡於統俾序之

贈劉子德符序

予友劉子德符爲太史八月上疏陳政事者四在 孝皇時覽
而未行在 今上初劉瑾竊政矯詔罷歸瑾敗九所罷者悉還
獨劉子補外藩昔孔子有言魯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
人在邦必達在冢必達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若是乎士之
可達也昔漢文至明主也不盡誼之才則已矣而棄之長沙馮
唐老而後達絳侯之忠豈有他哉而猶見疑夫以先師之道乃
沮於憂憂介夫爾憐憐慨執節而感盜脫竟此及顯徘徊於淮
陽童子憤發於文辭管父感激於鮑叔也語曰閉門造車出門
合轍言所操同也故志殊而趨行及而事言乖而議其公者鮮
矣江舟之渡也風帆之得通河如馳中流而風變折檣敗舟嗟
乎人心之變安可測哉安可測哉故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
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乖其信夫堅
者石也脆者木也山木固力而久積有穿石而升者矣故定志
則向靡不能移明見則紛紜不能惑一守則岐徑不能遷夫急
於名成則必六之休於勢凌則必色之強於交合則必就之人
將以吾爲可罔而欺百至矣是故時者君子因之而非所以隨
也銑聞之通曰聖可通曰賢夫矣小數也巧運于心則從係攻
擊與敵遂也雖曰御百秋亡難焉者拘其奇勿量其工雖終其

崔氏澹淵

樂集

三

身而來爲秋不可得已

贈鄭知縣序

往者湯陰之治政弛而民玩逮其極也隴夫爲聚荷挺而入肆掠酣飲盡夜而出尚可以爲邑乎哉臺臣甚病之乃以鄭子一誠自偃師來鄭子明而健明故精覈病源條矣徒故果確批事振矣舉流而上悅慶得旌揚焉今夫論政者曰寬曰嚴斯二者弗可并施也寬者子民之常道也嚴者摧枉之應權也古之人有言如保赤子彼其煦妪休育猶有天關之患生焉緩且顛越急將何如夫農之耦耜以敗苗也塲之刮蠶以潰肉也庇凶戚良善爲治者惡之昔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已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誦棠之治京兆河南是已一

崔氏直隸

卷集

四

海春翁壽序

古稱海上多僊人蓋有長生之藥焉誕哉斯言夫地畜而產物豐矣氣宣而鍾人德矣性淳而嗜欲節矣是三者其壽之道乎全是三者其海上之民乎銃故北海郡人也先大父暨兩伯父暨先公生於樂安已徙于鄆咸以敦行直心應物不滯而躋遐年先大父暨先公仕矣而以素守官弗徇于好牙不脫口不爲出入不杖見聞不忘鄆人贊曰是奚必僊之矣乎今年夏楊子來令稱其鄉海春翁者能格後母之虐不私毋兄之取

物弘而攻其過處心曠而平其施年及精力如昔先公云海翁有子曰伯常經起家進士積官至九卿天子詰其才能以其官官其父噫何我北海之多德人哉夫大道隱而表言售本皆迷而旁譏訛莊周曰其官乎其淳也老耳曰無爲言乎其任質也守其樸而昧其新明於已而略乎變然猶施諸日用釋者曰真者變形登僊無爲者絕事忘念杳哉茫乎不可致詰於是乎又爲異端之賊矣

寧山楊氏族譜序

予讀詩至裳裳者華歎曰懿哉先王之德乎允哉後世之涼乎先王崇高極其富貴仁慈煦乎昆蟲自居曰賴多賢成之非眇躬所自能是故延賞之典行焉嗣賢必繼位否則祿之故賢者

崔氏直隸

卷集

五

得竭其忠而民獲佚其庇及乎小人得志世主始其使彼彼則植黨自固汲幽致邀而舊世絕宿望廢賢者之嗣不敢自替而著三英焉曰魯曰章曰儀與實之勝也章行之裳也儀德之附也君子有之此克似之矣今之武官猶古之典也而以修縱其業者什之六七寧山楊指彈願以賢聞位祿兼事文修其世譜榮於仲得者微之始也詳於欽者官之始也自是而下五世矣重適不遺其支紀出并標其配內婦錄其父女歸略於甥不妄附不溢稱可以占知其有三英是故樹功長舉譜斯重矣故疏恤匪譜斯行矣

慎言集調序

君子然焉可乎曰不可若是其慎也謹而不鳴人則廢之君子

言焉可乎曰不可若是其恒也昏難之啼人則歎之故言惟其當而簡告人以善所望就其能規人之過其誠浮於詞析疑母質陳義稱古夫言將何為哉聲心表行而已矣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怠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也故曰本之則無如之何歲辛卯夏予稼于柴村憲司李子繼先寄我慎言集訓覽而說之曰教子子發其力於言乎指我列方樹標直枉倫類區別旨趨條貫今年壬辰夏教子督學蒞鄒適我家塾教子肅括而安明盡而婉予私語諸生曰教子具人師匪徒精乎古訓乃允蹈之

二程文略序

學者之讀論語也其猶庶物之育於造化乎餐其和為至飲不知其自也探其原若無涯不憚其難也若家語之所輯戴記之所存說苑之所撰何其費詞與而小康之歎德怨之報流於老氏然必七十子之傳也况其他乎秦漢而來皆知師孔氏用於世者其言無考顯而著書莫粹於程氏然遺著雖於般手文集間多闕佚未若論語之精也既也用其管明效茲肱力輯為程志文略大歸數聞儒教平切良行可名宋之一經矣夫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皆為之略臆而采成則庶乎文約而功省銳也望諸後賢云爾

贈中丞黃公伯魁歸序

君之於臣以用為禮遂其志則舍可也臣之事君以進為忠存其防則退可也予嘗覽先古之文考核典藉之故思自重君

斯賢之矣臣見重國斯為矣然自周季以來卿相大夫貪榮固位應身而亂邦者何限良史志士歎臣節之不立致主憑之靡託闢揚幽滯標表清尚下孤趙而上介推仰四皓而抑三傑已受賂於異端放言嘲哂創立殊稱巢父許由上誣堯舜夫君臣之交秩之天也進退之決立之聞也用舍之審相之宜也天不可易聞不可踰宜不可覆昔者錢宣靖之勇退崔清獻之力辭黃將矣爵位不能餌人主翻然而禮下懦夫勃然而奮志易損之願曰利貞弗損益之斯義也可不明於臣乎今聖人在位嘉靖茲世修禮正樂罔安簡陋登善拔英罔拘階序近者揀尺材於廢棄搜餘力於耆老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而都御史復黃公伯魁上疏東歸黃公在給舍摧強枉而顯忠直在巡撫飭兵戎而鮮貪穢政簡而括體靜而威吏民咸安將有鼎鉞之授乃遽欲帆於順流也屬於尚往昔諸君自方伯宋子而下留公已難道公不樂思永公名於後人須發善頌於作者專使持述德之章來我後渠俾係一言云爾

王文莊公文集序

成化中容思先生段公之治南陽脫略簿書宣揚教化拔才於幽冀流貞於閩閩作士二人焉曰文莊公王公諱鴻儒字懋學曰舉人張氏諱景純字文粹段公之教兩公也聞賢執禮連聖涂俗習盜竊一切剝剝兩公之學容思也言擬行模心融應豁然公咸資稟稟為思致精密傳貫百氏本主六經張氏本仕而卒文莊公起進士為地官郎出督學政入晉監師已貳太宰十北

守司徒于南政有繁簡地分通選而服儒術者弗因官報暗述
古昔不謬方名旁舉僻隱若稱章句發興喻物咸成斐然故
詩達蘊抱罔溢員也文切事理罔挹也授典相時罔間協也
正謫申旨罔錢細也可以翼經可以裨傳可以播聲序可以真
宦仕文莊公既歿之十有四年其少弟懋德守廬梓而梓焉往
者銳在翰林公守少宰晏衍公談龜測厥縣公問朗光大言無
支浮目所覩覩步必履之是時邊武得權政門頗難公瘋憂飲
泣雖在貴顯而困葛藟受嚴却介之義為絕養交之私上下遠
近或稱爲大雅君子云嘉靖癸巳春正月甲寅朝列大夫南京
國子祭酒致仕相臺崔鏡序

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崔氏祖訓

卷集

八

昔者夫子立教洙泗之間闡天下之其賢道一而已成列四科
賢有所差別而然敗蓋皆不失其本心而已心者仁是也仁者
天德是也是故蘊之不移已擴之則普物即事以體道也澤人
以立我也修文以限止也不然流於朴且靡術而緩會是以爲
道乎鏡考執於宋得尹師魯之文所尚節義所長論兵明出事
先任而無黨遺構不怒處終而精故制簡而切旨不繁故言不
踴其所不能其亦孔氏之政乎當宋代談經作傳猶前中政者
奚啻百家然自三四儒之外許魯齊謂補近理而大亂其從於
程氏者尹彥明稱服幾幾行一手故言純乎經道行乎當其思
難噫何尹氏之多賢歟

贈戴尹序

秋嚴戴字之治杞也童蒙與學正俗乎獄錄飾以文表正以廉
未休歲而茂聲御史舉典揚清戴子寔收杞西岡張天秩氏樂
其庇民恩終厥永專使問其道於我嘗讀文公朱子書告其門
人吳氏曰初官受獎可以思懼矣勿使過情而躁進焉夫豈非
慮而朱子言之人情警於抑而放於順肆於譽而救於毀君子
之言曰寧抑而濟母順而溺寧毀而周母譽而缺夫御者之適
折阪也正轡緩緩策徐驅安矣忽而蹈於康莊而肆騁不迪
也是故敬慎以爲居法守以爲用孫讓以爲體虛靜以爲心得
勿驩如矢勿戚如以退爲本以卑爲安戴令率是道也可臺可
省可卿可相真不負東魯之士也夫

贈高令序

崔氏祖訓

卷集

九

夫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
之理造化之權也天才乎人而曲以成人遂於時而違則合身
下者其道上身喪者其道敗故柳茂旬月而爲薪松閱百年而
斯棟方枘枘於圓鑿泛免乘於流水是以馬遷蔡伯夷之論董
生賦感士之篇也負薪者不拾遺金丐食者不視差來斥跖之
徒曰盜必怒譽市之童曰聰必遜可以存性而悟命矣仁者壽
而類則否聖者尊而孔則遠命也參互而不齊也仁如顏而不
貳聖企孔而從吾性也精一而可貞也不齊者任之可貞者據
之是故原憲請結駟之幹于木甘踰垣之隘而況不爲二子邪
天以寒暑中人善室樹者避之地以江湖沒舟攻楫權者濟之
無束手而待者故君子窮則安通則利所用非窮通也自得其

性為爾黃次公繫而受經張子詔請而却舉其天傳返古沙而
建策蕭長倩起抱關而輔以夫去就惡可一端而取乎鑑不為
人之妍媸而亂其照權不為物之輕重而決其平故矍之屈者
伸也龍欲躍者潛也不厭疏櫛焉飲漿梗必駭危險方恤坦途
士焉往而非德之資邪冠氏高子英特抗直富才明政兩邑宜
之而沮於臺察夫計高子之望系所不達哉天其欲王高子舉
高子善承哉

贈解太守序

客曰齊土之民可與行政乎荅曰可必也道以勤是故攻本務
廣商販山澤之產官無私焉老與弱者守之疆與少者作之細
大咸修勞來不息可以富民矣客曰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荅

曰可必也道以儉是故重力農抑趨末市里之饒豪無擅焉

與多者寡之弱與少者益之較與禮讓嚴刑限界可以化民矣
昔孟子車氏當攻戰之世思以其道揀天下談故必曰性善稱
先王必曰堯舜考其實用田桑畜牧生之也老享帛肉少脫饑
寒負戴之代行止之徐教之也推其效則曰保四海此豈高遠
難能之事哉自西京以後如是者鮮聞焉何哉清於文詞急於
功利營則之燕者南其轅轅愈疾去愈速行日者畏其景避愈
驟景愈著蓋乎之持論若此云成成冬東平辭于佐吾郡之四
年矣嘗知解州夫解今之所謂沃土也地雖瘠而易財商居皆
而競息禱祀之踰制倡優之濫靡古賢遺風變矣解子生
焉氏之鄉尚華鄒之訓以起賢之類哉往者久矣張仲修之治

說也建學儲書士彬彬乎文近年吾友白仲木之過判也舉
正業士勃乎向道矣解子問諸民而永其休都矣哉

靜修文集序

伯夷薄周食首陽之薇而死管寧盜視曹氏迄不受爵靜修劉
子解元人之召夫三子者篤念故國義存華夏豈曰山棲谷汲
尚冲樂退而已哉劉子則又研精聖典發揮大道聲之為詩經
之成文雄渾明切不蹈陳言其詞如西山之歌其誼祖春秋之
旨予每撫卷太息恨無知者茲應召過雄瞻望靜修之里如起
諸九原為之執轡欣如也旅次略撰數言門人劉格適倅茲邦
託之梓于篇首

鈴山堂集序

論者曰天之將達是人也先屈之其將亨是人也先困之君子

十一

之自處不然達矣而具未周復屈可也亨矣而中未實復困可
也夫江避礙於三峽而水河洄流於九曲而廣君子之修也望
於心以暢之天下鑑之古以念之斯世去其所不可不去存其
所不可不存則其發為功煥為文動四方而垂千機矣太保大
宗伯分宜嚴公踰冠舉進士第讀書中秘試常冠吾曹自故相
李文正而下咸備其才已直史館等秩可以與致而公歸棲鈴
山之下卜居介谿之涯結茅植椽耽書校素橫簪弁而冠帶閑
甘脆而茹糲糲思樂澹為詩若干首統謂之曰清婉而澗不浮
其質斯肥於山林者乎居十餘年應召還館已使粵藩掌制院
教國子臧吏禮之鄉遂長南曹如其代者焉道路所經官常所

激俗友是訓為詩若干首感喻乎交際訓教平生徒數內平治
理為文若干篇統誦之曰辯于體裁而薄思緻循乎典常而玄
倪萬詩其唐之春容文其漢之簡便斯施諸廟堂者乎今 聖
皇在位修正禮樂詢咨文儒公被知遇股肱攸屬 聖心之所
創作羣僚之所建白疇士憲臣之所脩上公隨方而應統矩以
裁可可否允稱德意蓄錫累論騰章 奏謝將續梓之孟子
謂造道資泮然後左右逢其原置哉統考古之君興緒植業隨
材而授若夫禮樂必俟儒者蓋分合天人知微幽明體兼述作
敬貫清直一革一因上遺下循或張或弛善登辭止故曰明乎
郊社禘嘗者治國其如示掌於戲公之文之用至是而大矣哉

中說考序

崔氏道詞

卷集

十三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溷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衆乎
由魏晉而宋天其間道也已矣是故長玄虛而盛齊戒競救伐
而攻譏詐言道則惟空寂為文則飭藻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
師孔子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
謀邦欲亂則退而懷之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傳乎罪之者曰
僻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謂之非何也昔
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且三千篇列國之史載經四代
之禮樂兼學之夫上古之治朴而陋不可復也中古之治文而
驕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偽不華以偽簡可習也約
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邪是故秦中鴻外可矣祖頌序君悔

爾可殷興護假仁竊禮可與存義氣變清而事改化消薄而武
低吾不可如之何也已而藝倫攸彰將欲採於文創不巨則痛
不深懲不刻則勸不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鑒於亂以有其治譬
諸膏梁藥石養生者弗偏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駁矣文則
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失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故若馬遷班固者
疵謬不殫舉視丘明且劣矣夫兩漢尚行尊經罕無一言之幾
於道者不然則民憂其迷派亂與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
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醇駁相淆又或依倣論語為書讀者厭
之統為別白其詞權量其旨類分為三曰內曰外曰襟內篇九
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
出後人所附混為標簡則杜淹之誕為世家凡二十篇間為發
蘊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具勝繁列可以羽翼孔氏傳諸其

崔氏道詞

卷集

十三

人

中庸凡序

聖賢者書林時獎正辟學而已中庸是也言大而實功約而該
渾渾兩洋洋洋洋分句析則文斷而意離統貫紐之暇謹錄戴
記元文綴數言於每行之外聯其相承之義性道諸字之訓後
人取義紛如乃考其文之所起及其旨之所竟皆迷夫子論定
之言弗敢亂以意見他說名曰中庸凡言不能詳也聊其家塾
示我弱子棠溪云爾嘉靖庚寅秋七月己酉和堂後學崔統書

懷郡三編集序

凡下等之達也必乎之良也積于二紀之清見懷民止始

矣哉。此於寇虜。竭於官漁。劫於閭閻。日者人患少損而天乃災之。旱靡遺。蝗靡餘。穗壯者樂土。是往疫者連村。或盡。已丑歲一泉王于宗周來守。甫踰年而有瑞麥。又踰時而有瑞禾。瑞瓜歲則熟。亡則還。民乃與王于立方而不誦。執介而莫奪。宜民者行。厲民者罷。體周物我。順洽遠近。災沴化祥。枕落聲答。於是乎舉騰而寵錫。既而錄薦剡。哀頌章。揖揖乎成帙矣。嗟乎。造化之機。闔闢相推。則災祥拾出。災可鑠金而始生焉。災適列庸而復生焉。是故聖狂轉念於杪忽。臧否改迹於云爲。和灰易微於茫昧。休咎變微於物類。王于慎守哉。

研岡岳音序

杜子應詔北上。過我臺居。示我著文十秩。崔子覽而說焉。夫仕多廢業而子緝之。文久溺俗而子振之。其詞正暴而懷才。其志闢道而憂世。匪直執焉而已。粵自魏晉而來。文其敝矣。夫其詞行而靡如其義。寂如也。其意紛而挺如。其道駁如也。故君子鄙之。爲不足學焉。夫文以適用。用以弘道。無古無今。執難執易。義精則言俞簡。約實則旨自遠。達於理而多變。發其情而轉幽。由是隱化昭乎。顯行神乎。談之厭厭乎。動之躍躍乎。昧者友是。惟以亂夫猜鄙。以庸其雅。淺以混於明。艱以迷乎奧。文之見輕。有由來矣。論者曰。經無文法。言其無文而非法也。猶曰。天無度。言其無度而非動也。今夫大匠之造宮室者。家持墨。負斤。餘無所費。而大小之度。豐約之辨。固密之工。長短堅軟之材。各以其例。惟心妙其巧。惟運圓於手。不參以我。卽物曲成。是故君子有

無文之文焉。杜子其有意乎。

贈良醫張君序

往歲子沒病。既汗不涼。已食不興。同泉茹子謂張君善醫。可任。遂以張君來視。一藥而愈。且曰。此失治也。非病也。張君泣病安而罔躁。處方達而適宜。蓋吳之良焉。又半歲郡中大夫士友。予者。驟脩張君以幣。予謝以言。夫醫非小道也。蓋合天人之幾。達陰陽之交。有裁成之妙焉。天有六氣。變爲寒暑。是故和爲風。潤爲雨。凝爲霜。運爲晝夜。人有七情。發爲好惡。是故喜有予怒。有黃章爲氣。色噓爲音聲。天失則異。而淫雨怪風。早霜毒霧。見爲人失則疾。而蒸熱否寒。結疽奔喘。生焉。以人氣之微。中天氣之乖。而萬變出矣。聖人之制醫也。循其流行。按其次會。驗其常。敘理其素。道然後疏。以藥劑起之。砭石。調其平德。修其慎事。於是乎以人而正天。振天而之壽矣。彼區區於一草一石之性。硯硯於一呼一吸之數。而曰醫云。醫云。求哉。昔者燕人極喜而顯。百療罔効。醫忽驚悟曰。我饒醫之。乃語之曰。若起辦具。復何醫。爲其人乃更憂憤。及月靜矣。越醫治。又病者而術窮。入室見水滴焉。窺其中。孔而水不下。遂性矣。百會而實。

郝萊序

叙曰。正德己卯。太僕湯陰李公於中。秘得宋相墓志十二卷。元續志十卷。郡守陳公萬言。今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歲冬。以子輯而正之。明年春。就遺先母淑人憂。又兩閱歲。既禫。拊矣。始啓。而志之宋志。事略具。而文義無。卽元以下七觀焉。乃別爲例作。

九篇凡十卷其書兼采諸史其文則刪潤者過半矣夫志者史也倘物重軌不軌不物貶觀感鄉雖文奚用哉故地理稽詳而黜附會建置遵制而明則田賦以恤隱祠祀以正典官師以列而信教人物選舉上行而下秩官室刺奢雜志輔化崇正義而黜異端損浮冗而要簡確然後府事稍可誦覽斯竊取諸君子之志焉統也才淺能薄慮長力短況府居衝衢海內兵作先被荼棘今土著之家十不存一舊典湮滅後學寡聞循長鄉哲靡由殫述舊志涉誤近逮者並以義刪之不能登載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述不師聖其胡用訓罪我者其以是夫

崔氏溫詞卷之三

崔氏溫詞

卷之三

十六



崔氏溫詞卷之四

序類

蔡氏圖解序

蔡子介夫河圖太極圖說各一卷自六經之有成解學者莫莫之熟其讀而迷其質成化中蔡子以篤行精思倡于閩斯及知言外來矣有味哉其遺論也嘉靖甲申蔣戶部君和梓傳之問義於統昔在髫年父校之孝經論語及長取友當世又証諸古書冒孔氏來竊慕程氏學顧駁劣弗能居之未暇談性也况圖又廣奧無詞可釋獨夫子嘗曰河出圖聖人則之言八卦也八卦章陰陽之變以盡蘊猶可潛玩而通彼馬背族文具數十有五非神智孰能與於此哉乃撫猊緇文推數於五行考變於生克易不見孔末言奚稽矣信夫子孫者其祖及考之道也合卦古圖是病其子孫之弗類而索其似於塗之夫適乎荒矣周子之立圖也如中庸其故何也指源以溯流蓋自帝王而降皆以已經世謂之大同周季則以智雄以力立而鼎外情之治非矩以度紛綸乎錯施中庸一言以揀之曰道本命也非我得私而下上之彼區區者胡為哉知其說則生愧畏之心夫私可愧也遠天可畏也故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夫無極散而為太極至生萬物而極人應事裁物者萬反之靜而定太極之生人猶父祖子孫之氣相禪也不體無極不能制欲為欲制之則咎而凶夫二五之至萬物也必有終故原化者當反觀於其死彼為輪迴久生之言者非惑且妄哉斯非子思之陳計

而首防者與雖然其虛不若基其卑抗其見不若累以行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此學也而違存焉夫示本以正行猶涖泉以為酌也泉見而事之以渴病何哉是故腐舌難自探始博遠而行猶鄉人也則倉箱之貯粟耳而弗能自食況以滋偽者可勝歎哉

贈夏子敦夫序

客曰今之君子有夏子者先生亟聞之乎後渠子曰知之客曰何由習而信之與後渠子曰信友魏子才嘗告予曰敦夫篤論君子也可與締交夫子才敬以確故予於是乎取鑑夫知母病其近也欲精行母病其常也欲恒言母病其誦也欲審志母病其緩也欲堅精乃神恒乃崇審乃達堅乃其是故欲華以元

卷氏相制

卷集

十八

者失之外欲異以浚者失之內故學貴乎尚篤客曰夏子之出守惠也或者欲尼其行夫守節於薄謀則病道惠逝於中域則艱化非所以處夏子何如後渠子曰臣弗擇使而居仁者弗簡民而惠俗情很習以望夏子不其左與然則夏子其終能假此邦也與後渠子曰然夫政者正也正者人也處己者所以加諸彼故不外求而是詩曰民之東望好是懿德語其本也語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轡語其術也是故躬行與其言其說其德去予中其會乎信結其肅此皆篤之施故曰鑒箱之邦行矣客為誰李封部邦考也

原道釋序

大理滑於淳故乎道達於多岐乎學散於俗行乎政惠於循求

乎道之有路也因用而生名理之言條也直達而著義學之言覺也弘心而制事政之言正也本情而又民後世之該可駁矣道有體而虛理為渾而噴學離物而悟政遠民而劇其無譯世而乳真者乎夫御非其土之產知者弗乘食非其父習之味保生者弗餐言道則異於是可謂之知類乎故非聖人之志可勿存非彞典之實可勿履非孔氏之傳可勿問非洙泗之教可勿施是故韓子達其幾而闡於文許子排其妄而申其旨

壽彭母序

惟二月初生明司諫彭子其母汎堂而婦中為壽居母集草于左簋秩于筵二美綴前列以次厥明母就坐彭子之儔皆童子吳顧子越黃子閔鄭子其友鄰子銳豫郭者同于偕至亦堂

卷氏相制

卷集

十九

再拜出取幣入為母壽且賀彭子彭子跪上母爵稽首言曰我母履德執貞天是用補我母以永垂獲奉先君子之明訓弗墜繁母休惟孤寔自己卯至于今遠母誕月今又復命天子及瓜而返又弗克壽母惟母福而食實其永寧於是予銳揚于衆曰惟蜀師山元乎岷發秀集祉普鍾于一家在宋若閩中陳氏華陽范氏咸有威父哲母其諸子若孫累功而樂樂越于世彭子惇肅明慎稽古訓灼于事噴民幽有攸言則酌上安而下允以從夫孝立于愛引于業夫父頌其親其子說以助禮婦諸魯子曰其善若辭以著德魯子若曰綸問彭母重歡答以日父令誦書明婦儀成冒漢唐懿言若行媿愧矢自口撫夫先婦予自爾至有室罔日不發而婆又口泉相與止以裕適家延師

訓其子儒而顯與婦女豎弱黨或昏辨以生致於滅復而血
皆不忍負罪誅統語諸制子曰其善若辭以明貞慎子若曰彭
母慎身而惡侈靡常治危罔愛諸女御游綴散垢服以服一衣
閱二絕不易自為發即却鉛華凡四十觀漆管識之式訓于有
內統語諸黃子曰其善厥辭以宜福黃子若曰山間有基則室
有凡人用憑德則遠及通載和貞無流厚是用積和通祥厚則
令終彭氏其美若母亦問于無疆統語諸鄭子曰休哉其永子
其善厥辭鄭子若曰惟為善若不足其福足惟為善若足其福
斯不足雲聞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迺肯堂復肯構是在
彭子郭子曰惠哉言可誦可規其善頃藩以上諸彭母母起謝
曰惟未亡人盡百勞以有今茲庶哉可面君子于三泉其敢耽
焉氏渥詞

樂集

二十

樂集

于嗟嗟以成性惟寔類二三友幸無悔於官箴則寡老母其永
有緣題呼曰寔其拜進賜以稱受已賜三行卒飲皆出明日彭
子辭謝賓南祭酒崔統序

助以剛毅每讀一篇即心目開朗感解而志奮矣嗟乎道之不
行偽儒汨之儒之多偽異端亂之在昔兩漢俗厚事省士讀書
必明理修己必適用處必樹節出必竭忠雖或者識其詰訓之
陋君子服其忠信之純降而魏晉惟尚麗詞清談遂致臣弑君
夷猾夏胡僧桀黠乘隙而入佛澄羅什售談幻于北達磨曹溪
倡心性于南文字益繁議論轉切唐有天下三百年吏治煥千
可述儒道未嘗一日而明也宋興而禪談極矣修顯宗泉閣堂
說法國老節士皆佞伏歸依之張無垢雜禪於儒改換頭面真
屬不別矣統考文公若問其宗佛者什之七八文公洞研重蒙
碎心獎古疑若有未信者統論其世其大戎虎噬切鄰其弱主
寄生僻土執抱長契可安一障乎學者託身借譽祗圖私計上
焉氏渥詞

樂集

廿一

樂集

刊陶詩後序

子汲欲為詩子誦之曰三百篇其的也詩發乎情情感乎時治
則樂則頌衰則憂則刺亂則慟斯紀以著鑒匪情匪人也匪則
匪情也汲曰後人孰為詩曰其陶子淵明乎潔身如稿康而安
遜係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籍而法六朝無良才詞浮靡而論
玄虛矣陶子出言深觀希志深淵汲有年中所入而已汲遂別

嘉靖甲午九月崔統識

贈楊明甫序

予讀漢史至范滂棄金魚之歌曰史固食君祿何貧至此說
本樂安陽君來令我邑瓶常之果也亦然新嘗遺父霖適斧散
篋以養蓋我邑路居午達大夫士日香至官篋不足楊君不忍
更欲于民輒助以已俸况古人士以為道祿以供父母又餘則
周宗人活故舊耻私君澤自潤君子固宜貧哉楊君以日之二
分待行旅而以其一理縣務必決於一日中蓋積事并日則力
不周而養生故常午始晨餐繼燭以治簿書今甲午冬隨舉吏
入觀斯朝廷陟明黜幽之期其有力挈公道援及微僻者乎
而抑羣君於常曹徒考其細文未績也昔史雲謂王子炳子固
傳氏渾謂

學集

廿三

士真序

統也退處相臺之十稷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真經之文不閱者
已復事半古驗今道雖晚閱愚有一得守之既確居之亦安乃
劉記所明稍修章句發揮性道訓訂經史或申正理或駁彼見
名曰士真蓋以輔真典也自愧窮居靡憚問而躬行猶未能云
爾嘉靖甲午嘉平節崔統仲危序

贈少參郝公之開中序

始統米冠求友於泰晉之鄒平定郝公一見而合郝公拜課議

奉命往理邊儲而東廉直逆璫其非意而簡之君子壯其節

天子褒其忠已仲子文範公嗣與為御史又以諫譴起會某司
來蒞我汴介潔而明果政立而惠流今春晉參陝藩專守商洛
我河北士民久枉良翰重失慈旆列功請留勢已弗可統乃貢
我迂謬用答公德焉夫商洛者關輔之鎮通脫之藪而集詬之
伏也其險采峻不可即也其地漫渙不可界也其產饒錯不可
籍也故守臣不歲易欲其久練而習擾之棘則駭緩則佚今承
平百餘禩而化猶未洽夫鑑之別貌妍不恩而嫌不讐峽之放
舟戒斯利而肆乃乖何者此蒞之而無心彼遭之而不億矣民
之競其富豪而狃於悍戾者以其技與力可施於官府而移却
其術權也古之人治邊服解盤結伏強暴始困轉轄之艱終收
崔氏渾謂

學集

廿三

絕句博選序

昔者先王之教指實正履備物周行者謂之文示類喻志微風
興情者謂之詩夫天運萬化地效各能氣以滋形雨露主之絳
以動氣風霆主之故詩之為用也風忌顯質而貴默移今三百
篇是也唐人尚興而失之浮艷宋人設理而失之僻滯邵子益
曰刪後無詩云與不得已唐為近之是故其言婉其詞適自此
王南山作已乃誇奇角富迂于典而後同音讀采藏之篇曰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斷腸之言惟託優柔就使之勸矣必重累哉恭中友山王公去彼長篇末絃句絕將非重其精渺易於觀感者邪夫槍習之細申周召之廣皆誇之頌揚商簡之選故兼錄宋之僅有著唐之見取也公嗣子潼谷君三省來守鄆病郡之無詩也載梓載教而銑達其未義云爾

贈張長史序

予言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是非辯其等褒貶稽其微賞罰要其成是非者道也褒貶者權也賞罰者治也道明而民越不迷權舉而士情莫遷治定而官才弗及失之朝堂則宋之野素於施政則證諸言故曰衆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謬妄

宋史

卷

廿四

升之華不如簡牘之簡有言哉太原張子維國來感吾郡明析物之隱堅持邪之軌知通時之變往年事犯強豪情閱雖聞者臺必下之太守守必俾之張子科事繁情裁而判之傳致於法往年授田不均民產不平張子受均田之令分疆畫界升高降卑不數月而七邑慨然二疏既薦一考攸明乃進徵王長史辭帝臣而就府僚去煩棘而入省曠郡人咸屈之欲走牘借留終貳郡之休勢又不可追野子給于衆曰諸君可謂愛張子矣胡不達其思而計其遠者哉昔者堯明峻德先睦九族德必倡而後脩德必塞而後振周封同姓必伯會焉先康叔焉則何哉枝摩者本必踰立孤者行必什親考者疎不畏刑急將誰控守將誰恃歟故君欲損其衆人之城者率以德欲攷

其德之標者教以經欲明經之噴者輔以儒漢却東平之求子史者勅其親備而講經也故君子之於其宗人也蓋以財則奢假以權則倍估以恩則驕大以地則橫馭以術則疑威以刑則怨機人入則習之偽表人間則萌其妄長史乎其保國而親天子者之攸係哉是故予不敢以尺寸之階較張子

賀封君胡公就養序

石陵胡公介夫來佐豫憲分治河北建臺于懷乃迎養其尊人封君于邱致愛與恭齊甘及滑天倫是遂是樂其屬王守而下乃遣薛生吳生來索予辭揚推以示有位者夫古人重養不以三公易其一曰鵲爾故將命授職勢有偏室則棄忠就孝曰事親日短事君日長云懿哉胡公外理于公內竭其情不必陳表

宋史

卷

廿五

酌重事獲爾休予聞胡之家高密蓋世也日用豈靡豐具哉固以田之入不若祿之腴力之成不若君之光焉夫子之以祿孝也知所致之必求有之知所有之必求久之宋韓億訊其子以素案其子猶於應則怒之唐玄暉之母必問其錢物所由來而擬賄於府故加審於要則何冤濫於獄屬潔於時則何咎厥其節兼之二者是三王之士之名也夫父母之於其子也遠則思之思之則憂之憂之如何則全之而已矣今也歎然慈且日樂子之能理子見父母之所思之者則益將勉成其所安而勵其所欲善游聞而位乃晉位養進而養大隆是故韓父可以無怨惟母可以無問矣夫

胡氏集序

國家以科舉登士以法律理官為最易能末仕易就故選舉工
文之儒遊于往代洪武文臣皆元材也永樂而後乃可得而稱
數云方天台辭者蘇氏書必遺周孔大義志于東里少師入閣
司文既專且久詩法唐宋兼顧之者效之弘治中南城羅冠
恩振類應獨師歸于其無世守勿備說武功唐海好馬選之史
人對大楚文制古辭元老宿儒見而驚服其時北都李夢陽中
陽何景明楊東詩法曰漢唐無雙宋無詩二子抗節選舉
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之逸要學者尊如李柱焉宜德中河東
文清公出學曰後性肯曰宗李其意選足冠一時不屑議文
矣今日古書漸見士極難必期周漢而昌黎亦見輕也正德戊
辰天水胡子世甫入翰林及姚泰對 國史同隸戶部胡子方

傳氏通編

卷六

廿六

文苑春華序

說者也孔子則曰為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世可也

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凡古所錄事之大而後者于世小節亡
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人詰攝也顧命
防也呂刑蓋也文侯之命配也王想而伯與故秦終也自秦
以上為封建自秦以下為郡縣封建者與人共天下其威福也
公郡縣者其君擅天下其威福也專君臣之交禮樂之布風俗
之流人才之成是以觀蓋字雷之大限也夫善惡有懲則勤
戒孔昭紀綱嚴密則奸慝無容君子有恃而長其德小人有畏
而戒其奸文之傳則人樂紀道是誠則善久存由漢而來史紀
其事傳其義文士歸其書士中其辯然而詭譎害教浮華
亡用者猶利而兼存之世之選者非不欲采其簡要用者觀覽
也鮮有志志乎而法尚書者隋王仲淹氏出遺喪文辭久矣抗
志續經其籍亡傳焉後人誅絕之者胡為乎已甚也既慨其其
意竊欲取漢帝代楚之書迄于我 皇祖擴充之微名曰文苑
春秋以明文之正以蓋代之故是故魚之洋洋河之簡煩事之
經奇理之粹數言以知政政以觀德而天謀可稽矣官林在
十有四年無暇及也嘉靖丁酉春復讀通鑑興亡是慨乃錄
百篇略表作者之志特俾後之觀者因斯以探補死文而無憤
上悟天運之因革下究人道之終始存性受動我則騁逸好問
者昌自用者亡豫塞禍源永由治軌庶幾古人修經之遺志云

傳氏通編

卷六

廿七

古文類選序

序曰由宋而來選者十餘家去取自其所明流俗士公為大書
即乃粹而類分之曰吾以便舉子之官振時文之風而明倫則

有待也乙未來守鄴明年郡大治遂梓之以造庠士命序作序
夫文可貴乎以華沒本古嘗病之文可輕乎無文不行古嘗修
之故履實而言有爲而作闡元化輔民彝孰可貴也孰可輕也
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却帝秦正矣哉蘇秦之傾危
李斯之怙禍聖王之戮民也然秦悉從之利可掬六王之亡夫
珍玩取諸四方賢則棄之嗟哉古今之亡轍相繩非特詆秦而
已兩漢醇厚士無異學清之雖泥災異然格王正事固匪經義
魯恭袁安之諫伐匈奴李固左雄之條政確言哉魏晉浮靡江
統之徒戎裴頠之崇有陸機之辯亡曹元首之六代于今昇之
贊晉欲拯世溺不但歸來之潔身南摧文者遺之豈篤論歟李
唐之文麗優韓柳起而革之昌黎析理指事正大洞達庶哉貴
崔氏進調 集 廿八

春鳥之音和秋蟲之音悽天示人之聲也情明則思舒陰悽則
思結人協天之氣也是故山之不出則投之不中歎徒豐其輻
尺藻其繁華誠文已哉誠文已哉

贈胡中丞序

可泉公文章名天下政事澤一方民是翰而士攸式者三十年
茲則晉貳都臺巡撫山東吾省伯姚公餞之河澨以俾來鄴俾
予廣贈言之義云蓋嘗竊窺我國家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
雖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豈非士未才而用之遽政數易而居之
泄宜速代而責之詳民無澤而役之窮哉夫果實之味生則酸
熟則甘今才習文字之徒仕籍未悉條貫遂臨民社是食生果
也澀齒咋舌可免乎朝廷下尺紙於四方無不應者然多文
具靡存規惕而圖悠久夫俗所未厭聖人不輒改俗所未安聖
人不遽行固非可因一人而更歷謀見小便而忽大戚外震聞
然之慮而勿恃爲繁如之安也昔子產之相鄭夫子之治魯皆
先難而後易政決而愛生若授牧於恒人而求全於旦夕朝秦
夕燕費日道路而欲奏功底績是子產之未能夫子所不敢也
上之責於民者賦爾力爾足矣任其自之非能施之生業莫之
永計乃又不恤其困惟計其富古云馬極則蹄民劇則敗可謂
善喻矣饒交於可泉也久以深知可泉之造道也專以遠鄙必
聖賢鄉民宜於教化可泉往哉士孫養而正政求博而教感官
既其任愛愚民及於貧好是故綴至道之篇斯有試之文也
矣

贈大中丞簡公序

予聞之君子之長人也。有四美焉。大規而精密比而簡定是而不專。采長而不可同。故聯目於網。協衆爲一下。懷其惠而弗德也。人避其威而弗憚也。夫惠其所自利而威其所自終焉。得而德之。又焉所忌而憚之。全斯道者其惟一溪公乎。公爲御史來按我汴。再蒞則爲都御史矣。公才具高朗。治執體要。今晉副留臺。治我江表。我藩伯之姚泉長之楊帥聞之。王合言於銑曰。一溪公正我輩吏。諭我庶規康我疆土。綏我兆人。予覽公撫安之文。曰。按臣是而撫臣未精。羣屬從其是。告于按臣而從我撫臣之一得。凡我所失考而過思。乃或拂民而戾俗。宜羣屬各上其見共酌而布之下。於戲其古大臣之心邪。學者改過善止一身。臣氏涇詞。樂集。三十一。

大臣改過。福庇天下。我心一虛。彼能畢替。收善於人。累功於己。悻悻自是者。鄙哉。戎矣。古者帝王之域。民有天險焉。典禮命討。是也有地險焉。山陵江河是也。有人險焉。才能甲兵是也。今之險。孰洵於江而才之。孰孰麗於中丞夫穴。港泗水。鷄張鼠伏者。盜之靡靡。爾淮海巨。鄙鹽徒所據。磐如也。有司視爲目。瘡項寒不可藥。已出作私商。何便用。初水廣舟利。浪更不能述之。然彼之得速刺更成之也。召商買鹽。乃立苛法。曲取環程。滯年歲財力。俱竭商棄而不至。官鹽格而私商售私。商售而私積充。是以結朋結技。恣凶立業。木一汗。革尚費大師十百於革者。敢謂無其人哉。今之理鹽法者。安匪黃公。尋友也。安匪慎躬而能任大。而學而克施。故公以有按臣之心。而友安匪。彼清其源。此開

其委邦之慶。其永乎哉。匪直操江而已。

賀太守王公序

悔齋先生王侯蒞我鄆之踰年。治河憲臣賢我侯。又嘉其相河之績也。舉典以旌用勛。其屬我郡貳諸君如檄稱賀。爰授意於予。俾詞之。予與諸君皆誦法孔氏者也。請質諸聖言。可乎。子言之。爲政以德。夫豈墮法禁吏制度如他道清淨之云乎。記禮者曰。夫人者。天地之心。斯邇其原者之言也。是故一人一心也。千人亦一心也。萬人兆人亦一心也。志之所通。莫過而其協者。莫拔故袍落而聲答。木發而聲出。以此感彼之謂也。猶有間焉。慍色而見者。果喜宣而附者。悻以此感此之謂也。猶有待焉。過宗廟而肅聞雷霆。而懼夫何意。夫何恃。故篤切誠懇之心。以宣法禁制度之施。已之所未。不以先人。人之所難。必以先已。則不令而從矣。夫刑者。政之所不能免也。君子之刑。以止辟也。得其情如疾之我憫也。法人之刑。以興厲也。深其情。欲威之。四達也。故君子之教。無刑而刻人。則躬之不閱。我侯之德。予嘗誦之曰。誠正是故贊邪。刑守兩郡。明而允嚴。而克寬。莫非二者之用由是晉而藩而臺。而省如視諸掌矣。無他。達之天下也。

贈左丞陳公之晉陽序

漢士有言。文章緣飾吏治。此非知道者之言也。夫經綏領之謂緣。采實質之謂飾。是異物而相成也。君子之道。此乎是正人之術。不外正已而求盡已之學。乃就盡人而用。而示之。爲文也。制而立之。爲治也。言乎其比。則爲章。言乎其典。則爲法。民之

道也桑麻穀粟以相養君臣父子以相生吏也者行君之令而
使民遂乎是也是故田畝市廛之差器用服室之等鄉黨里族
之協教牧師儒之聯淑良寄表之分旌別舉措之屬存誠之心
道民之教也間邪之方防民之政也克己之勇一民之刑也而
析之曰法術詞辯末哉末哉中川先生陳公蜀之大儒也爲御
史作馬政爲憲使示學則舉典以修言體道而立準爰承我汴
嚴而容明而不劇乃登于左乃伯于晉先王之道其西矣乎予
少游四方載觀兩都問俗推變歲相降也而晉之美如古者四
山谷之遠顛朴而不習晏侯晉有其民膠庠之遊質直而不潤
浮靡晉有其士禮祠祈報越禮而事神晉有其誠日用交際崇
儉而倡義晉有其俗如文之以禮樂其將復唐虞之舊流我
也

崔氏道調

不集

三十一

蘇氏詩序

往者予居涇野濮陽蘇子允吉寄我昆吾集今年予入翰林蘇
子示我三巡詩凡若干竹踰萬言矣夫其識典禮懷羈旅標字
治悻友情正言常達民隱若是者詩之實也蘇子可謂詩矣詩
者文之精本情發志貴正而和假物中肯貴切而遠託風寓諷
貴婉而明陳器叙事實要而統若是者詩之則也蘇子咸中焉
詩用以感時以救治以作善以懲不敏其妙猶風之被草木有

然移而無顯功且漸沒而愈直許故慨喻之詞惟託像揚掩
之精並待重累而或失之結麗或失之縷縷或失之翺翺夫當
物爲道或乃墜以文句於是乎翰墨日富而道之俞遠也

崔氏道調卷之四

崔氏道調

不集

三十一

崔氏洎詞卷之五

記類

似隱樓記

茹子鳴鳳舉進士十有九年副郎署教國子念戎府丞光祿日通顯矣已左爲邑令者遺其志還僊藩史者已其升今藩史之職上之以五教輔諸王次之以六禮正昏姻又次之以三臬治羣校稽諸古蓋視列國之卿焉自守設郡縣事立司守權皆總于朝廷雖府中之務王不敢專况史乎夫職與任有所限則才與力有當節况乎食鄙者弗熟思深者無調志意蘊憤才猷絀抑茹子登樓讀書益遣外事崔子過而訪焉題曰似隱遂進茹子而問曰子將奚隱吾語子天胡壽我非德乎天胡榮我非位乎位者同乎人者也德者效乎天者也位不可虛故匪人得而充德不可假故至貴弗得而取世之有位者林林矣德人乃曠代而見昔西漢多賢其都者二人賈誼董仲舒咸相王國不得安於朝廷乃皆弗自沮廢賈子懷主而忘已董子正身以格下其視馮敬弘湯茂如也是故險而險乃見其力下而健乃造其止衆急我動乃性之正時困我通乃道之中故者崇簡以申達微者肆辭以寄於奇者矯論以表獨斯之謂盡隱

自卷記

兒湧出麥百斛買周氏園爲果史佚老之所園去西城一里許有木百章有花十餘品有屋十五楹有亭負荷叟當風日晴和乘車入園灌花修竹脩然絕世外之慮堂東小室三楹四圍短

壁兒汲復實之庭中藝池種蓮池外栽竹室中貯四書五經各一秩皆原文不雜故訓史則玩而樂焉名龜曰自於戲古之君子積行而天下達之守道而人不見是達屬乎遇出乎命者也屬乎才原於性者也夫鶴鳴陰而聲聞野劔潛土而氣干霄故君子盡心以全性運性以立命彼錯然者吾奚預焉是故實德不耀如蘭幽芳履素之人其悠松茂第子張承聞斯言負牆而立曰不怨天不尤人夫子其希孔氏者與

鄭守閔雨記

五年春王正月不雨二月不雨三月乙酉鄭守等額于稷神丁亥雨四野播穀暨麥大熟自秋七月不雨至於九月朔庚日壬午鄭守等額于稷神戊子雨民大種麥歲則豐說者曰不雨

崔氏洎詞

樂集

二十五

何以再書閔雨也閔之者有志乎民者也守之夷視民者多矣故賦緩供役失期必亟督之會是亡亟焉一月不雨謂之亢再月不雨謂之亢一時不雨謂之槁槁則稼有害者矣一稼不登謂之乏二稼不登謂之匱三稼不登謂之饑饑則溝有瘠者矣故守莫大乎閔雨雨何以督者微也有志乎民者天畀之錫之霖以慰其懇懇切切焉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守假然民上以縱其私而莫之咎亦豈其使民守焦然于晝夜而莫之咎何以書錄政也鄭守雖躬恤事大施已責損善惡服禁酷吏出滯欽削冗費儉以心也非假史焉事應以責也非略士焉供是故決日而雲再決而雨梓落而聲發形進而影移夫念至微也天必格之况德積而升聲者與善可通也則反乎是者其

揄乎故君子虞陽如顯者有言哉有言哉郭守者為誰陽信馬
子牛忠夫

昭賢祠記

弘治庚戌春太子太保劉公卒于仁孝里久葬劉文和公已里
人立公祠嘉靖癸未秋諫臣劉氏祺請祠名 皇上錫號曰昭
賢命有司歲祭又三年文和公季子太常少卿銳告其事于銳
銳乃太息而言曰世易而哲佞昭論定而毀譽具道昌而榮辱
泯昔者公事 憲皇議大喪而正母記折變謀而消子禍直行
無顧東心不疑在端揆者惟公而已而讒嫉肆作甚者構惡於
羣小假威於過卒卒嚇公去位而彼得志行傳曰人之彥聖惡
之而遭之俾不通嗟乎其斯人之謂與 孝皇嗣位放羣奸于

崔氏渾訓

卷集

三十七

裔召大老于野遠貨重賢振頹解結宜端揆者惟公而已而思
公者過不以聞公亦已矣夫語曰竊位者知賢而不與立也嗟
乎其斯人之謂與正德以來世識公賢士式其節史辨其誣諫
官請祀、天子索名彼斯人者有一于是乎夫忠以宜臣非市
寵也正以提身非商人也公以宅心非飾事也若夫上有信感
人有依違政有升貶動有敏拙吾惟誠居而直施之他何容心
焉故君子者立則無附行則無間身居可也其道不可抑跡毀
可也其名不可奪秩削可也其心不可回是故意遠而風廣矣

社學記

科舉既久士益慕利蓋知誦讀之功於行非博一因于民者或
鮮矣昔之提學河南者有克菴陳子士賢石谷吳子元明克菴

禠身以教故士敦石谷以闡經旨教故士良又四十餘祀而得
今蕭子子雖蕭子崇道而善於訓厲取而明于施故士檢彰德
同知王侯惟屏攝政凡十閱月導憲度申學政防佚驗業各以
昨舉以事振已而商于條通判王侯那候推官尚侯曰素其志
于幼而長斯責德復矣夫躬之既儻焉而思開其心終矣夫議
遂協乃區地構木修建小學其二居城中四關各得其至擇師
選賢銳銳乎至四百人來拜于于清白堂嗟乎爾師爾徒母宵
志母賈利母迷爾業爾爾躬以示矩敬爾爾師爾長以敦讓謹
爾手與步執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名物飭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之涓涓者泉巨漫隨之牛犢于重可獲千爾爾木直于於可棟明

崔氏渾訓

卷集

三十七

堂聽之哉母曰予言誕

數卷樓記

子汲作小樓於家塾之尾請貯何書也涇翁題曰數卷乃取孝
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小戴禮周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氏三
書易傳程志文畧曰此餘言也取左氏傳溫公通鑑宋元綱目
文章正宗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及問曰經書悉原文論
可知乎翁曰古之學者耕以養修其六行三年而通一經三十
而畢存其指歸玩經文已耳世儒昧於及自闕以之義便辭避
難效其新異後生彌以馳逐白首而猶紛紛山古今典制方隅
異言傳焉異體固難變通大不造其域則於其實固如也故止
正經者乃其見解爾爾爾之崇老也史之清神也

也吾又懼其誤厥後人若夫正名釋文韻書其矣汲問曰其狹
矣乎程子之宗也翁曰力行之言也是故易而遠嗜而平吾粹
程志畧記者之高虛粹矣夫市賈之書必立之乎精是而後及
諸子何爽焉汲問曰自咬趙以來習培左氏若將廢然大人獨
興之何也翁曰虛詞臆度春秋久蔽是故考世推情聯文稽變
而夫子筆削可求矣舍左氏無徵也比先王僅存之典律老故
知得之訓義臆雜氏信篤仲尼其在七十之閔乎夫機祥猥
陳成敗先列母足溷其得者也汲問曰昔傳春秋者百家義獨
優於他經不稽之奚從而知春秋翁曰以書以禮夫帝王之學
純如也其化溥如也其分截而安其禮曲而質是故一失而諸
侯怠再失而伯權專又失而強夷長政竭而力力竭而詐詐竭

皇清

卷

三

而癸春秋終矣以盛治衰以古治今而何稽訓之多也汲問曰
詩文小技而何及焉翁曰史以載往後人之制也代各有能言
者氣之醇漓也學之邪正也言之和戾也審之而知治焉耳必
有作也準乎孔氏汲舉陸氏之學終乎哉即心是理求是而足
故依假外說為葛藤為蟲蛆翁歎孔氏無是也仁以樞之敬以
凝之忠恕以行之好古敏求以翼之吾知遵矣孟子曰萬物皆
備於我強恕而求焉夫安坐而待悟閑日而自微必也重入乎
仰觀俯察取物及身伏羲其荒矣夫汲謂曰必記是樓也定斯
訓者翁曰可嘉靖庚寅秋七月庚子記

汝南兵備道題名記

初汝南設憲使分巡再設兵備已病其賢員而并之其官或副

使或會事建治中總協兵刑今可知者自劉公君佐而下凡
十有八人云顧錦孔振作題名將非追覈往績示儆後官者乎
夫汝南北土也南接楚黃地廣而饒物豐以罕民萃而錯俗敦
而易古稱沃土之人集詬繁富之方侈靡修貢之才散打負力
之眾尚競善治者雖選健吏以削其梗尤重循人以正其原嘗
聞昔之治汝南者率以嚴猛收理而以溫遜基弊以潔身約用
得下而以崇賄潤費敗職迹之已陳如雲散煙熄實之常留如
石屹山峙夫其一念而事之攸成一舉而民之攸暨噫胡其不
致慎歟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曰舉直錯枉則民服
舍是弗圖而區區於未防屑屑於苛察弊弊於仿書故非嚴邦
宜民之道已顧子方介之堅一物不存法執之定巨權不撓蓋
君佐之徒而尤謹細行則越之茲其可永斯氓也已

皇清

卷

三

顧演書院記

詩官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皆樓之形不盈於視斷然之險
適踰其車高可仰焉終身不厭景可行已竭力不倦故君子師
古而嚮道數身以安民夫子贊之曰詩之好仁如此夫顧演者
宋蜀人蘇叔子子由也當宋之盛嘗令續溪今去之四百餘年
蜀趙氏春子元來令謂其位子由嘗蒞之其鄉是產子山也閱
志行縣得翠亭故址請于當道立祠焉不踰時成前為門中為
祠祠前曰講堂亭曰如如趙君所志樓曰如如莊省參進趙君
也蘇子少起蜀應制科以謫蓋聞于時迫其立朝忠諫淵謀勁
節且氣屢挫不屈既久益堅種芋者其若夷如素在孔門其由

求之亞匹與蘇子博識張允二氏言不純師特雜文誕告考宋士強立不友者皆法其氏美矣乃以崇述二氏躋居高遠及爲陷溺異端君子必貶斥之恐學者基其名高感於其文者僞軌行操亂厥彝夫務虛而沒其實求勝而適叢害若是者予蓋深惜之趙君選學明政舉聞名教蓋吏而儒者予聞諸鄉大夫程吉甫云因附末議助君道民也

察院題名記

御史積勛王子瀛我河南敬簡互修綱條具振已見其行臺之鑒且臨謀遷下鎮守故署得請乃新而告之勳石題名爰自己始舊石自三小樂至嘉靖丙申歷年逾百更蒞者自曹襄氏至李子伯音儲及王氏凡百人夫省之建臺以布憲也名之必錄以

唐氏道河

卷集

十四十一

考類也夫士之誠否不登諸載籍而名氏不俾之久存則是非泯如矣施勸沮烈士自厲而其範奇人孰憚而不恣邪自帝拱宸極守典不行悉寄耳目於憲臣地近而任則元重託而信之尊理是者可以慎務矣深以居身及至不污公以任法昭鑑無擇直以模範審相無附介以一舉孤驚弗朋然後激揚彼中而風動乎羣衆矣煩文泛議徒役于楮可剛也細故滯威徒費乎時可去也甘言曲承將售其欺可防也昔漢法守將益其實可求也士大夫之進止有義焉士之歸違有定命焉我安義命何與於人或休於權勢而決其衡因以微寵藉斯自乖推道而已矣古謂紀綱猶血脉也御史乃危官也銑謂先克三不乃能行三必焉是故勢擅權赫不見其榮矜而累繁不爲之外迫臨

雖不憚其處由是劇割生疵必犯顏也惜擊奸諛必夫其也敦達民瘼必究源也相幾而識體誠乎而善道之斯爲憲矣永石重平甫

世身堂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夫受君子淹恩得隆其國報之心親見陟降之庭異於襲應之枝昔天祐周興厥錫世顯周文公稱其翼翼之猶魯曰文王以寧迨其季也茲風不殞會則展獲懿伯鄭則子皮國儒同出公族陳義修禮猶可折姦起壓奈何羣小構閔而功賢之祠廢然後邪肅而敝此棠華所由作也我國家懷柔復華道憲于周列聖胤德俊崇者宿寧失包荒而恥索玷世臣乃繩繩乎延矣永樂間蘭鈞軒公陳迺

唐氏道河

卷集

十四十一

者有四文夫子曰綱齊公叔剛曰毅齊公叔紹俱拜監察御史綱齊以修史進侍讀毅齊積官按察副使綱齊公長子恥巷公輝自御史至左布政使毅齊公少弟抑齊公叔復弗仕其子家巷公廷自御史爲按察金華皆舉進士不由他途恥巷公弟果巷公雖有子曰舉棠巷公有子曰達同舉弘治乙丑進士德階自郎中副使雲南德美以都御史巡撫山西理鴈門軍務受封及贈者高巷公篋于抑齊俱御史果巷承中吏部石淡于希旦扁中丞堂曰世身匪炫焚聞實績是徵有味哉斯言也夫天之生曰德人受之心曰仁廉介不暢惟順斯達洋洋乎可育品彙况其承傳我者哉居者鈞軒公而下迪吉履成而知旋厚積歲享休于後人仕者綱齊公而下忠貞是力早安靜退弗濫

千秋夫榮者易也久而進於昌至錯者退也三世而同六家
天福陳氏之謙者異哉予聞君子之事君也豫事而實之安靡
渝之微明而駭圖予利於民而制之靡便其躬而留忠政循循
而辰植之以底成業理而勿擅美以恩競昔蕭氏八業相唐丞
相復自病華胃而慕清貞立心不回收忠宋魏宋呂氏至正獻
公著清方靜重陳君十事言垂治規九宗承家國與焉濟鏡濫
與德階德英為同年二君才節兼修來助懋只故以兄弟之好
章厥世以朋友之交劇之善

惠民閣記

嘉靖戊子冬太原高侯汝行守廣平是時北域旱且蝗再歲矣
明年已丑春大饑高侯再憂憂又零不雨乃召父老謀曰今郡
惟氏運諸

卷集

四十一

南淦水東流越直沽入于海郡北故有隄以防溢災夫水決則
害引則利聚斯濫疏斯平是在長吏今若閭閻村之隄可漸溝
胡賞至陳義之污可達壑城東南之濠可濬則變災為利何如
父老咸叩頭曰幸甚其僚同知張敏通判張廷用張珩推官崔
鏡承且志趣五月庚午遂下令先濟事民大和聚五日成閘隄
下荒田二千畝高侯又令曰此得水甘為腴田予役若一日予
一畝民家有三百願赴工一月閘成時暑遠達以藿遂育十畝
為坵九十畝為井井設一長號以字表界以圖識遂業役皆足
後廣平肥饒得熟歲為巡撫相溪錢公巡按段予可其請廣民
其施人大士旅者憐其為大天生五村以裕民用水之利為
先禹政曰六府演范曰五行府言其鍾行言其切刑則修之溝

景行則作之吳味論者昧於人而弗諸天幸附迂誕胡結其
暴君庸吏棄而不志是故知欽則而無地欲養民而無資強施
化而無本邪民生異端倘游談售貪德安於戲高子之政大矣
哉聞成之嗣及我同年申子廷言遣其仲子翼問記後集

景武堂記

凡器可以寓道微心而提身君子必置名昔衛武公薨矣國人
稱之曰壽聖然猶與規字與几諫懷箴夫人一日而忘乎戒則
有廢事固念之數則目之曰狂故君子之心恒惕惕嘉靖壬辰
楚原呂侯使幼通自秋官郎中來蒞汲郡嚴威敬修又起顯勸責
大備邦侯之藝名其署後慈惠之堂曰景武即其地產以勵志
因其遺思以示範其僚孫君并致其徐王君錢君之意來問記

卷集

四十二

夫周自文公之誥不作洙泗之書未登士知服習與憲然鮮窺
大道之原及曾子孔思述夫子而大學中庸成用教萬世之為
帝者為卿大夫者士者其括曰慎獨于讀詩至抑之篇武公之
業亦云富而新矣則愧於屋漏致省於神格則心學乃先洙泗
而興夫心之神氣之英也性之不可窮也恍乎惚乎厥中則精
矩乎準乎厥運則象是故不俟人之指視自覺其非不受師之
啓迪自悟其幾知皆由此而私之函而開鬱而明則內有攝而
事有綱漸以畢天下之能事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下何
思何慮呂侯抗志宏才其伯父九川子道甫其師呂成野仲木
今之為曾思者故呂侯德風成而政有早也夫

蔡公禱雨記

蔡公巨源監儲于小灘道出元城視其田不植其麥禾不豐問諸農曰是不雨六閱月矣蔡公曰春秋書而不雨聚勤民而貶彼否者是乃司之息也夫吾爲民零旣夕沐而齋厥明禱忽焉而潤風墨雲並發除雨浹日民德而神之崔子在鄴聞之曰是固當然夫三才者一氣之運也旣曰一只感而必應速而必應來君子者志卓明心氣直以大章其明胡昏不開遂其直胡逆不順舉世濁而所化清萬有拜而所居榮在古匹士且能之蔡公爲千里之伯肇入翰林及今茲其學粹而新其介端而安夫果充其志與氣之所徵也胡不致直一雨而已夫鄴守馬君朝卿善予言乃卒凡事斯役者共刻石紀德蔡君名潮臨海人茲爲河南右布政使云

崔氏通詞

樂集

四曲

翰林庶吉士題名記

士而仕于朝自一命以上皆有所職少怠則黜罰加焉惟翰林庶吉士仕矣而以讀書爲職則猶夫士也是故處之禁畧以專其志給之既粟以裕其家閱之歲籍以博其見督之文臣以稽其業自永樂甲申至弘治乙丑若干人矣於歲上不達時猶且學聖人之學以值已而濟民況待於上之人乎哉夫三年養之數十年用之薄養而厚用寡蓄而大發而欲盡獲其效不亦難乎予聞處事變者存乎才燭顯微者存乎識妙感應者存乎德成是三者成乎學則夫後世之學代更世易各出其見而欲得其真固難矣卽有之而能舉和寡能堅而不變則又難矣學果非具則才失之邪識失之陋德失之頗而諉曰用之勿

求備非予所知也院傳未有題名學士某創爲之錄其名考實也勒諸石垂文也虛其左俟續也紀以文屬同志且著鑒戒也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題名記

虞衡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秩皆下大夫主事一人秩上士掌山川林澤之貢凡貢鳥以羽獸以羣材以陰陽具內于王府四方奉上工稽其遲速爲之等已便執藝及期則遣還凡治戎器皆掌之夫富邦國以貢飭邦國以工平邦國以戎入貢貴儉布工貴均治器貴精修用極好竊搜數索曰奢空藝徒名私夥公歎曰傾數備實亡形完用折曰敝奢而後民匱傾而後事廢敝而後尤作三者國之大夜司虞衡者有罪焉今天下事歸北京遺南京者什一二然其實均虞衡無題名碑歲久者無聞郎中崔氏通詞

樂集

四曲

張御史治路記

河東人曰河東鹽行四方公私咸利之運司東南二十里曰青石槽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從者負者亦操行自槽之南如陝州中有曰張店曰茅津者凡六十里有土坡高二十丈溝深則半之兩壘對立而中隘正德八年秋張御史取河津授山工百三十人芮城安邑夫六百八人聚石槽源一大有奇濶倍深之一石槽平旅說之已又取平塋夫七百八人治張店茅津故隘刊峻既月張店茅津又平諸者役止直負者餘其力馬行可行車可並兩馳旅大說之又曰御史治路于王運便宜平陸申如

縣綸又詢于衆謀協而舉民故安均力明禁毋敢買逸民故借因勢而治之不與險爭功故遲成大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士隆字仲脩

湛氏小宗義田記

小宗之有義田廣孝也湛子若水奉其母陳太孺人之意爲之夫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者皆知愛其類然而莫知於人故不親其親悖也親親而無殺亂也義田止及於五世之子孫先近也故曰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務遠而遺近務廣施而弗及君子不爲也湛子出其家餘粟市田若干畝歲入粟二百斛子困凡婚者嫁者喪者葬者則給之婚給八斛嫁給十斛喪給十二斛葬給十五斛是故尊卑幼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元也湛子又置宗子田若干畝歲入粟二十斛賜其乏俾其子孫傳之敬宗子所以合族合族所以延祀宗明於上禮行於下矣歲入不足給則待嗣歲之入困有陳則又出以市田田廣入富而恩益溥矣夫族之離由無禮也禮之廢由異學行也八故樂故者惡其拘執玄者惡其龐尚高者惡其卑喜大者惡其細趨徑者惡其繁五惡興而禮廢然後邪慝作邪慝作然後家毀家毀然後國危於乎湛氏者其將益昌也夫

崔氏涇詞卷之五

崔氏涇詞卷之六

記類

岳鄂王廟記

太史氏曰學者每覽鄂王事未嘗不垂涕焉夫功疑而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主者也人胡得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旣南也王內則翦寇外則遏虜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都以保望收河北而拊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充而不挫其於張俊沮於秦檜而節不奪誘以隆爵而弗回其廉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中義明而信故能存宋弗遽亡也夫道之所歸命也命之所成勢也命有權勢有機善治者因之初高宗之南也金人亡王中國之志民毒於夷之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汴界張邦昌以齊界劉豫而還師於漢矣及乎昌懷之什皆安應易而後有之則既堅其據矣帝若擇建上宰界王以征伐則金可亡故言和於帝之世者賊臣也言戰於孝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人之道三志以決行才以施務知以明臣帝懾於金人之威愛其復讐亡成且失其據指臣英將悍亡以賞其功乃爲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貪而王廉王忠而檜奸俊檜害君而王疏間言間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辭也遷迹者消忌也亡是三者其能免於彼人之難乎於乎以亡明之迹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之敢也奸臣之欲得國政也始則逐直諫以詘其君中則誣人之行以清其惡終則果賊哲輔以肆其威且夫莫河有者

檜之遊詞也檜欺天下其心不能收故邪之賊正其心非不賢之也而桀於其欲忍而為爾涉陰王之故里也初久而剝大明正德丁丑中丞內江李公士修巡撫河南稽察閩隲表墓新祠示民所鄉以成教化檄下監司范君嵩俾涉陰知縣王推修王廟既月而畢麗牲有石廼刻于文

張知州祠記

上海張君守潞之明年晉官湖廣食車及出祖潞民攀轅而號泣者數萬人乃作主于名宦祠祠之儀賓僉時茂五人者之以義交也三晉其不聞乃列其政以俾至鄴徵予言大今之為政者縣自令而下數人郡自守而下數十人省自伯而下數百人王臣來蒞之者又數人其儀都矣其分嚴矣其維密矣然而政

張氏遺訓

二

刑民困而靡所極乎聞今之第賢也善交際者為上教征科者次之精文移者又次之經營竟歲而於民不與焉況其不賢者乎政日削則玩而難符府民日困則離家于救死之慮矣張君者其有異於一乎潞有遊樹曰德風自唐已有之而張君未嘗往燕也不可謂儉乎綴於治胥徒隸不入鄉其奸其售矣可不謂公乎上嘗之信然也予聞之潞民之獲于潞府也密于傳命張君格焉可以為強矣武焉之征列民為三等而酌取之不謂乎平文移疏而恤民逢迎亡尚也非賢而能若是乎夫上下之感者心也合則治離則否故投戈于散凡第相遺同外而風聲政相濟小民之困於利而廉於義一錢妄取雖父子客也豈肉不均雖有文亡與孫也夫出其我以給之竭其力以

衛之刑戮加之而甘心焉彼誠以為有所賴於上也賴之不足恃則亦已矣而戾我焉思所以去平是而後嫉上之事亡不為矣况得其慕而思思而祠者乎於乎有能聞張君之風而興者其君子也與張君名宣弘治壬戌進士

四使圖記

昔者周文公之遣使臣也曰我馬維駒六轡如緜夫才以為理猶六轡也才不足則有遺政焉干霄之木而蠹或踰尺明堂斯華之矣政之集也紛如而情之真屬從背生焉猶馬也吾從其紛如者雖歲不足也吾惟治以約樞運而聞聞隨長短以矩當而定矣故曰如緜言其馴自我也吾友燕泉先生何子子元之仙而使也凡四善繪者從而圖之所以頌成事狀勛迹也何子

張氏遺訓

張氏遺訓

三

初仕為職方則如晉暨陝暨遼驗金市馬為余政也守河南令下而民安之吏亡所藉以為奸攝長入 鄭代僚督儲為太僕武登及考牧於畿內遂晉中丞撫治滇服崇教飭武威夷又民病鋤方藥殺者予果夫射傷於百步之外小技也以由基之能而客或憂其失中況於政乎非通儒上才胡能發而必應也如是哉何子少以好學聞今之作富矣而清正以簡無華百無一行雖鄉可優也然則於使也何有矣聞野有樂垣者題春既月梁淵亦均已而霖潦彌旬則有什典植者焉其為之確與易也故政求有忠信而不立者果能是矣斯民其康又矣夫

安陽縣志序記

予聞之上者民之表也其示民不可亡其道也夫民之為性

於土者其聲殊感於化者其尚殊成於染者其安殊及其殊而內之道者是故上之爲之也安陽遂邑也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其民罹於虐政而略於巨寇燕山章公來知安陽鎮靜亡擾民知此矣章公曰未矣未矣其道之以學乎乃取帑之羨者決輕繁之贖者富民之頌有獻者送新學自門始次殿次堂次齋次號房次學官宅次倉次庖俾諸生往業焉習且明訓辭而民乃貴學丁丑章公晉御史入內臺者已踰年充陳公來守彰德擅法而亡忿嫉力與勢亡所吐民乃有恃陳公曰未矣未矣其道之以學乎乃作尊經閣凡五楹撤東西廡而新之是時同知壽張王公通判鄉寧王公皆陳公推官涇陽公咸贊之俾諸生往業焉非六經無所用心非孝弟亡所造而士知學之宗矣於

聖氏遺訓 射集 四

助也

明倫堂記

正德庚辰秋九月庚午丁侯徵作明倫堂成而五仞有奇堂凡五間間闕丈有三尺深倍四焉樹臥碑于堂東北隅每晨多學官及諸生揖遜其間稽業析理丁侯質疑發難且資其費丁侯之治平鄉築城也練卒也教民孝弟修先祀也而勸之以歌夫民者待上而興也苟上之責于我者賦焉爾力焉爾非廣田則賦亡所於辦而遺矣非雄于資則力或不給矣民惟皇于利既競且凌雖叛可爲故教不可緩也夫家喻之勢難得而通也人人而告之其受才異區棘之敗也故擇秀民焉聚之官也學以表乎民夫學必志於聖猶登者之巔也雖遠足止於及巔故雖上才毋敢叛聖帝命曰教之人倫敬敷在寬子曰立愛自親立敬自長學之道取諸此而已矣故易者愛之失也疏者敬之失也人情戚斯惻惻斯恪恪斯久節之禮生焉暢之樂生焉尊卑貴賤維固而會安未而亨矣窮於游者迷其源繁枝者其本必易搖是故騰譽廣延親或可疏苛榮利權義則可棄泛覽充聞約則可陋越徑數常行或可刪精故訓而華辭或至於離經故曰君子之學也不務多必審其其既見之則必言之言之則必由之若飢渴性命之不可敗丁侯字啓善杞人

百泉書院重修記

百泉之有書院自副使吳公伯通始也百泉出蘇門之麓古之辟地者多居之孫登以簡邵子以達許氏以立姚氏賈氏以漢

聖氏遺訓 射集 五

吳公合而祀之吳公明朱學遂祀朱子而邇之至周子及朱子

南軒作齋與室以居諸生之來者後副使車公璽增祀先聖

賢降而配食今閱四紀書院殆廢正德庚辰知府程君至以清

嚴治衛事明作而民安乃大有慨於斯議修之御史見而謂之

曰是弗可緩也已參政僉事奉約也惟謹副使來試士又言之

御史風裁奕奕參政僉事協政意在惜費字民獨於是役不吝

也知府發帑贏財市材易覺檄下知輝縣李傑等事推官楊惠

來責工知府又作樓三楹於思賢後樹表廣塗復地之隱於豪

右者六十畝房陸間以既東諸生焉於乎斯役也可繹也夫昔

私治中士尚文畏義有司重學文章炳然可誦述矣正德初即

遭劉瑾之虐威劫賄成士氣索索已而藺盜中橫邊房川寇數

年並發當是時仕者獻獻自守以待代不即進民懷金以俸還

官學漸毀公棄不續學官奉公腹而臥士或易衣而行野多退

士而悲憤幽楚之辭作故宗藩起變權臣逼人不敢黨違寧以

所養彬以武弁親侍帷幄以天下為貨而市之且弋之何則人

忘學而惟見利故也今大君作矣棄去其舊而新是國舍士

則亡所於籍也然而聖人之不生久矣莫之析義故人肆其言

夫古可學也而滯於近今可通也而流於簡下學或拘於淺狹

而上違者或海故繁而輕僻拘名而實亡異端不與於是焉蓋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舍而將之者仁也裁而宜之者義也仁

且義又烏有四者之失乎御史王氏名璽副使

王氏名璽僉事程氏名璽副使也

論延賞云明年改元曰嘉靖也

四貞祠記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孥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氏曰

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詔給賻樹闕如制越十

用四年辛巳潞守請于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仇

并治工而朴以其貲助祠為堂者三楹為夾室者三楹左右廊

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十日蠲蓋侑祝以帛噫

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之政始于息極于廢祭始干

逸流于荒官始于得放于亂邦噫乎可不痛哉自閩人谷大用

八人思盡君以極其秋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憤廷論而

士楊倫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為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環

遯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秋官官而官路塞遷秩免思以賂而

利門辟朱宰進而閹寵朱江彬入而巡幸與官輕而類民野而

盜傑夫思亂竊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歸司使

李壽陽刺丹矣矣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儒之謀其廷舉之論勸

謂其必死也而免何者之長揖知縣主勲之不路也而見重瑾

欺而承繼水敗而掌形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辭位傳尚書之

抗奏掌藩報吳胡世寧曹克之持法孫燧許之死我嗟乎懿

哉若人政矣成於壞哉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性寒則之臣可

以觀學

六書故後記

正德乙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于助部馬給田伯璽所乃聞

休寧縣修學記

正德丁丑休寧縣作明倫堂崇二丈有五尺廣六丈凡七楹東
齊十一楹曰成德西齊如東楹曰達材門七楹由甬道南自武
崔氏溫詞

樹表堂北去二十武爲官宅初宋紹興間縣尉陳之茂遷居于此
縣南門外堂通僧寺明興成化初寺災同知黃子用宣謀易之
僧不許止弘治丁巳知縣李子燁知易之建明倫堂巡撫都御
吳彭公禮知縣唐子勲各拓地若干丈正德丁丑諸生程敏庸
陳有容張世明謀蓋講道僧於學東之閒而有容約以私居僧
之浮直弗善僧乃可知府拔子芹速各格任工撤下知縣王子
勉令大撤舊構因殿基建堂視舊退七丈有奇又易沙門地一
丈有五尺爲菴堂之南遷夏氏第得地三丈爲前許川樹木而
下子遷官去沈子圻繼自成化初至是凡五十有五年正德辛
巳知縣李子升作文廟廟在堂東稍北廣六丈崇三丈有奇凡
五楹東廡西廡各九楹其間爲神厨爲器庫前爲戟門九楹作

翼道千甬道傍象戲左門曰東禮右曰西禮由甬道南五十武
爲池又十武門曰櫺星廟左爲鑑堂爲號房廟後作祠四曰程
子曰朱子曰名宦曰鄉賢自張子議改作至是凡八年教諭趙
武氏暨其僚升堂上召諸生前曰維是功更羣哲伐異區鳩衆
材斯美矧學問爲乎定乃謂可能因有容計偕入和俾請于師
氏師氏曰維李協于克厥心維心昏于紀者夫子命弟子言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亡憾夫人問顏義荀
便厥圖至於路人其親苟分利如錙銖遂胡越其兄弟矧於朋
友毋曰斯庸反之可作聖母曰斯易克之孔艱古人維營厥心
以克厥公故可與語仁有弗言言自其優有弗履履始諸近弗
強若所未能弗抗論欺人故可與語道有容矧然曰弟子敬以

成縣重修陳敬諭祠記

嘗者宋迄乾淳之間儒學林起博聞麗思富厥者述朱子作於國乃慨然遠慕安定祖孫之學之揆曰程子不忘此數公也何哉得儒不濫於世而文無係於治教朱子致羣古四出然士習命濟國遂獎矣今乙未春廣平同知丘東魯氏以仟來言曰威縣史奉提學方公之檄重修陳教諭祠蓋允諸生焦鶴等之言祠廢者已十餘楹及闢伏曰陳子名隸甯山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窮諸生業竟乃融銜傳為講我今其熟之以求經陳子古朴人也日勵士師型賢却其東修之問凡四年遂教國于此士之常行耳士久而思之官無所圖而專興之再於平凡焉

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矣夫自漢初傳經越唐迄宋代衍人漢
析理入於絲毛評文拱其肺腑自元至千今學者資之以登仕
高者襲之以名家括帖平牋故剪襲其章句故覽其文鮮自衷
得厚者掩卷輕者發矧而二三英才思振久陋夫經之實吾心
也經之文吾行也習心俗行而擬經可乎故奇聞異學或混於
儒浮談棘句咸稱曰古沿是而往將焉所稅駕哉古文繁抹
之以質質勝抹之以文然與其浮於文毋寧淳於質予聞方子
之教黜茁札崇雅厚斥浮偽禮敦實發乃表質儒訪佚德於手
凡為方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哉

沁水水田記

歲丙申御史趙子張子過于沁張子道其郡之政曰源泉沸流

其或清之尤析溢襄田不賴之趙子曰俞是誠在我趙相其水

十

趙趙物之土宜下知州王良輔肇事道澤泉自柯山南至于張
堡祠斷之橫木聚澤空其中引水又南至干交口灌田四千
畝道甲水自溪東南至石陀遂鑿石泉至甲里灌田三千六
百畝道清源自亦山灌田三千畝蓋連于官部開水際流惟沁
止播救穀新田廿種抗收牧二鍾有奇茶時政而自其無治
酷樂歲介胡考之休以歲小獲可引生惟古帝下邦國祭其關
地之用實潤諸臣已親進於廟湖之曰如新介何受厥明今
帝恭已以御史巡郡縣趙相奇細繁文書屬成無言及民事
趙厥趙子知務趙子道其郡之政曰源泉沸流

城南瀟澤園記

皇上聖知天授裁成古今禮樂之宜正祀 郊壇 宗廟躬修
農蠶之業先天下本務 詔天下興養濟院瀟澤園增置義塚
大哉聖人之治天下乎萬民如有死而鰥獨其為收掩即有子
貧無地以施封窆乃捐中野肉餼逸大饒為南京俗傳火葬不
問尊卑付諸烈燄僧則卷名化人遊民則儲火具道諸華者因
以取利大司馬甘泉港公既毀劉公濬祠以法辟僧及民入其
地于官又曰凡有人心者豈其甘於是定欲實無所容瀟澤園
日尤如 詔旨雖然死者其可計彼數十丈之區奚以容乃披
裘冒風雲舉其屬撥地于四郊果有則請于朝各封界為阡
此在南者最沒官地三十畝一大阡又贖黃田三十畝並風臺
者三阡為地一百四十畝並安德者二阡為地十八畝並虎倉
民田二十七畝為二阡其黃田則徵城史歲取二入辦於鹽通
祀四郊之阡之無祀者凡葬以死之期為次男子自左隔以大
右女子自右隔以次左前列周斯州中列泊下列又祀不得腐
穴失序各立表識嗚呼窮民生而東錢院有養濟地而禁棄
園有瀟澤食味被服終年與大飽鮮著籍者同三泉之饒
與夫石柳文梓梓錦會王君伯廷其於玄壤民無祀葬公其祀
屬於兩間天賜出至和為厥休見冷伏大哉 聖王之治湛公
協于一德古所謂大臣者歟

杜長垣名宦記

瀟坡杜緒氏之治長垣既成績矣猶存謙慎思慮有終作中于

次門之左曰拜善作室于右曰幸過曰吾何敢訛訛其聲色以自蔽也吾庶哉戒大自小以免咎也凡語我以善猶饋美饌而肥我飢指我之過猶饋良藥而去我疾均之壽我者焉邑士胡生賢者疑之曰我侯之昭德矣奚人能助侯舉必中理胡得其瑕而幸之與杜君曰若輩非益我者也昔大舜好問而聖子路喜告而賢矣以由望舜逸矣一克責已護缺之心孟子聚而楊之吾生舜之都而仰由之風久矣憂人我華日守墨臺故名其亭室以自省而號諸知己者爾矣皆說謀永斯意用表來宦胡生泥來鄭告我於戲人之愛身也綿綿因時冠履就宜無不致其誠匪特身也實其玩好勝箭新線有人曰爾寒暑及矣頗置乖矣則謝而函更之乃于其心則不若是寧澗之水而離擾者

崔氏祖訓

射集

十二

惟足隱見而藐毛談不知類孰其焉夫狐無柝曰之皮世有其裏棄者與也火無炎燎之言人憚其威其其實也是故有聞必受非以炫視聽已知必行非以飭觀望心一虛萬美內已少屈百姓惠詩曰伐木許許言獨之不可恃也

述田記

桃林之南有民田焉太宰松公之別業也樹木為池種竹成林境幽而勝暇則酌松翁詩斯田也負郭而並也猶吾階岸也舒耕而汎獲猶吾汛捕也夫田遠地者荒沒水者竭乃味而縛一示其子孫輩使然雅秀好文因自名曰述田若彼若華無忘更訓云序開而嘉之間謂然也知夫述之為述也述為述曰身身就述曰心昔者千之大父義較公也成宜而

直冠中朝卿之舊文問曰公之為士老實已爾何仕而功之赫奕也公答曰吾亦惟老實為之今太宰學不修藻探願獨妙官不崇榮獲其術義其說近也曰中而勿險于如充二父之言則可蹈二父之德矣夫人稟健順而生故實受冲和而有故中萬理成具不亦實乎一物罔滯不亦中乎二者統於心是故施之於日用發之以好惡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其諸近之道歟

山雲亭記

西弊公往者退耕于汾水之曲結廬于晉山之麓通晝夜之運奉陰陽之代驗物生之消長考人事之升降慨然曰古不云乎斯者如斯夫然而有不常然而有動而不可易微其顯者山之峙也其常然而不易者吾以觀其靜雲之布也其動而不

崔氏祖訓

射集

十二

常然者吾以觀其變靜者主之變者賓之靜而生變矣而求定相取相友之幾也吾將為夫山有閱古今雲者散須臾吾得正身涉世之要矣公再召為少司馬過予而告之予答曰陰陽一氣也其為靜為變一括也氣動而明斯曰陽氣縮而幽斯曰陰山曰靜然草木生之實玉孕之非變乎雲曰變然瑞而為卿庇而為宰亦靜矣是故無變亦無靜有靜必有變人與而作作而健則思謀謀而夢夢而散則思夢為可以勝為因準性齊天下之故哉夫定者理也分則相因而變是故陰而雷雷而傳傳而食食而格格而過過而悔則復善夫國與政皆然君子得環中以應執樞柄以轉可以免各可以經務故曰無欲故靜勿之良以山泉之聲不虛名無格執事不實無言胡微非謂難慎故

曰於我如浮雲西歸謝曰言則美矣請歸而指之亭

崔氏洄詞卷之六

崔氏洄詞

卷之六

十四一

崔氏洄詞卷之七

書類

荅薛君采論中庸凡書

銑曰昔溫公通鑑成惟王勝之遍閱之揚雄作玄觀者譏其覆
瓿僕讀中庸自識淺見用教兒輩吾子締覽方官加之講評何
幸幸區區之愚非敢妄作求高前人也中庸修造之功在戒懼
二言無內無外無顯無隱無動無靜無人無已息和定躁體驗
厥真宜者何中和是也中的則戒懼者何物乎然舍戒懼
求中專在靜坐擬認景象則失之空寂中和一事也由動靜而
分無和則非中矣此龜山延平之學非中庸之義也未章再舉
入德之序知自知微無惡不攻已爾以盡戒懼之意焉夫中者
崔氏洄詞 射集 十五
事實可之名也誠者言不欺之謂也非高深之說也商民康教
盤庚誨之曰各設中蔡仲微改行周公誥之曰率自中說者乃
抗為三聖傳心之要中庸誠曰者五道九經之學也全蓋靡欠
約文為誠若曰實理母乃增其本無者乎夫集賢說卦介氏作
字未有簡牘之煩理性之辯也有其功則命是名有是名則立
是字後世聖人因之闡揚示道以成於是字而後矣假
借云者雅言之為雅之屬乃皆 相違各有定止若謂天為地
假三為三可乎今日孔門當為文則論語所云學文游藝未
云廢之況古人自八歲之後已習而執之乎又有定體孔子謂
天下所同又奚事於為哉孔子曰性相近孟子子曰惟善允備立
於天地二義以謂之後變為理氣又上移之太極陰陽無不

然者夫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言靡人不符孟言有時而
望孔子謹於習孟子充其端兩義互資而後之說支而贅矣易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陰陽之流行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制用之
宜似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為器居其一利生民開太平法造化
網罟之類是已說者移以訓理氣可乎溫公之信言不浮其行
也邵子之隱探乃淺乎噴也周子取老子有物混成一章而圖
之是故主靜為本無欲為要宜一就可致乎薛文清曰程子之
傳道以其教人有序爾象山蒼慈湖本心之問慈湖遂悟此心
之廣大變化夫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
斯唯一道若所明止於靈所悟出於類人已隔判事務遺棄聖
賢之傳授無之末論謂僕不用心于內志于為文故本原亡實

崔氏道詞

射集

十六

見誠然誠然僕常自咎近年淨心俗見粗知解剝乃涉世深而
讀書久然爾非古人本立道生之趣今觀來言寔憐予懷不何
自尋而玩討故文是左非右如貧數富財原非已有縱令當物
不免要空況乎越人問雪夏虫疑冰乎誠見是也則吾子可剛
老子解僕可焚中庸凡矣僕勸吾子絕意老釋夫奇者異之奏
也常者俗之厭也哲者衆之鄉也學楊氏者未得其仁而流於
私已學墨氏者未得其義而流於夷親故君子慎乎所以道人
者昔帝舜命契曰五品命舜以直溫四事皋陶大為九德箕子
演為鴻范老釋同乎異乎漢魯翁老得其精唐尚釋氏尼其迹
宋儒以儒附於二氏如龜山而下者是已然立行不折可為難
矣朱子猶峻關之況下於彼者乎是說甚長茲不能盡愚言傷

直矣幸毋罪

答薛考功君采書

五月發來書及老子集解七月十四日始附到云歲所示高見
二帙讀之甚嘉甚服老子解玩之再三未得梗槩何能贊其美
乎僕自丁丑及今十有五年棄官閑居海濱家難每當困心橫
念之中亦得鎮躁祛妄之力俞覺道之難求而聖經之不易知
何者身未履之心未得之因繹往言而發其發明之見遂就暫
通而成為當物之真程子曰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有子曰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似非可以索之紙上而斷之以臆也釋
氏金剛圓覺二書及老莊二氏往歲稍能涉獵其見終歸於虛
妄其工實外於倫紀故棄而不習孝弟之教忠信之移私心妨
行克而未化安敢遽論夫無生自然之妙乎夫子之教蹈一級
斯進之行稍躡必退之何者志曠則疎基大則荒急遽則畧於
近其竟也為狂周裝文擊球當有道老子返樸還淳言則是也
施為節目無聞焉若曰身正自化宜莫如堯舜二典之治亦多
矣乎夫世之已滿猶人之老而不復少歷代聖王因時制禮節
流直隸使無是人類之滅久矣禮以扶滿也非禮使之滿也不
何區為忠信之辨故君子其無費於辯也王弼釋微占人樹其
知老子謂二千萬年遠抱不獲於時託於方外之言以自雄耳
吾子其暫棄其學事師孔氏可也解交至深敢陳愚見僕聰明
不廣精力早衰故早閑自安如此亦不固罪之

答前侍郎廷賢書

崔氏道詞

射集

十七

銑頭自書米論學欲近欲實厥正耶如夫自裴周已來至于今日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使亡定矩以裁羣言幾何而不眩且倚也裴周之學岐矣而定于孔氏萬世太有矩焉漢之學淳以直唐之學華而耀然吏治武功之外亡異說也漢學黃老得其精唐而佛氏泥其迹猶皆抗儒而各行宋之理學煥然也而禪談亦盛諸儒以環附儒而道消矣漢唐之異端也析宋之異端也疑故今日之申漢說占高譽如米教者又倣於宋人而下之者也宋之疑於禪者謝上蔡游廣平楊龜山張無垢楊慈湖也然卓行不移可以為難矣今也為利之心與庸人同而飭談之迹欲古人遠誰其信之誰其然之談者曰學求諸心而已彼禪者去人倫外身事株守一室以幸一悟於天下

崔氏直詞

射集 一十八

困宋亡賴焉學者山門即道也舉足即事也迹不同而同守可乎夫道遠倫而已矣道必顯諸行心必運諸事事中感而心存行中倫而道得忠信所以正行也體物行其恕所以發慮也詩書禮樂之習所以具其德也君子路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亡憾斯言也人或淺之古人身修而任即心而安今有美於其父兄悅而取之能不拂於心怪於色者雖士亦罕矣果如是則子路且易能飯而況大於是乎物道人而求心亡足理也舍近外常而慕遠不可至也今欲下私而論道不可據也夫自六經之有統緒代習人清淨於今之謂之訓俗矣夫故綴繅其文名之曰明道禪修虛名之曰學宋而理學空漫性命而性元以釋圖傳則隱五行微說以在八卦噫

元矣昧矣考之紙上爛如也求之用則蔑然其為百下於禪故彼說斯熾也夫持身法孔子式典至論語衍孔及程氏餘可次第而通其庶矣乎銑本劣才年踰知命幸早休閒有先人之廬以息有後渠之田以食日夜孜孜填補前愆所恨先人背棄良友離索終不免為鄉人而已樂聞高說僭陳所志如右伏冀教示

荅王憲副德徵書

併米示予二論皆精詣名理斥妄止僻其勇加人數等吾道斯有賴哉夫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孟子知言而能放濫然義集而言斯達君子欲明夫言與人者於已求之而已矣由宋而來言繁且雜近日反經獵異以自表置者率竊別學為玄為徑僕崔氏直詞

射集

十九

嘗斷之曰不求行之故譬諸醫方傳於古人實為通世之疾者設之揭方以刮疾驗其瘳與否而其中與錯者居可知僂年踰四十猶抱多岐之恨謝官杜門日夕攻愚願事於忠信篤敬本立而後言足下植節貞固向學懇敏望勿為文義所耽益弘新功逢原之妙孰與探索之艱乎敬君愛君遂爾五率銑再拜

與何太常粹夫書

張光祿過鄴悉兄道履但聞南監主教者立事深詭兄嘗指關之其將以正人心乎僂聞今一二君子之為學矣其弟子亦知師之欺也其師亦知弟子之偽也相為依輔安而行之將以勝大名餌厚利其言與迹豈其心與事哉夫告人之道有因手義有因手人執友之過吾盡言之可也不知是則忍是之

謂我彼雖亡素契於我然果誠心虛已無言之以成其美是之謂人今之君子設心既若是必自珍所為如商操貨計日而致冠國之富察察之言不已左乎吾既發其隱決其誦是撤商之貨也富何由致聞彼人者定煩其從如或陰行詆訐上者猶得爭名嫉勝之嫌易曰咸其輔頰舌言殊心者弗通也不可感矧可激乎近日禪言佛緒倡於務苛者之口從者紛如棄責而基空末徑而外正肆詆亡忌而飭詐不慚吾如彼何哉自修而已矣昔文公象山之相戾各忤是而不下奸人乘之名禁偽學陰遣正直元因以興唇吻之召禍前乎是未之有也今執為象山乎而乃與之辯邪兄明理達變遠名節利者幸留聽於僕愚之言

崔氏遺訓

射集

千

上西涯相國書

竊聞忠臣者遠不聞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銳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特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茫然知罔行殆何堪聽聞銳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牆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汚者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銳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肉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屏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仇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

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爵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食而法廢舉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散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及材以利偷者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遣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銳耳不得開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沛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為國善禁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弱先初政調和璫虛釐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飲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廢子

崔氏遺訓

射集

千

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切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譽始而不究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讀古對利難而履易者得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下中而微于容因其明而通其臣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輪熱視之世議也見必以必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其圖之卒濟非前相熟之深而後相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

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矣齊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母以科目拘其進母以浮偽潤其其母以盡舉棄其直母以小瑕遺其長母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今各薦其屬抑倖治貪腐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其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評士者忠直謀略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懇懇盡其諸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又者積爲力者充食兒者耗費金

卷五十四

射集

二十一

者竊賈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幾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兩以水荒北以盜無其入歲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廢廢矣困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廢終計入以會工用官以工甘積蓄而定既府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防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稍以統制千將之一日選急此屬可仗平當燈眉清髮之時尚情拱千餘行之度非計之得也泰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將以誅禁乎擇人以守泰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備可憑藉今議

者曰土兵劣於遼在未知計者勇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薰闕于爲趙守過深澗壁峭若牆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豕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闕子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京一阿大夫則使者遠而爵慙封一即墨大夫則諱者遠而功勳無別而緩非所以爲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爲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千言台殿不勝願越之至謹伏斧待罪

卷五十四

射集

二十一

與太宰整卷羅公書
夷實歲劉守之俘取復我公書草草裁爲文既無倫半亦不謹至今秋過甚備今夏令子念雅兄自都下遣使來都命僕修言壽公子欲說說無所不用其情甚美德也統年踰冠受父友從耳之教猶過志止學既壯仕遊兩京說政古文者乃復苦心爲之年四十有七叨是兩淮自知不學抗顏以教士泰本之則無反身以力求泰功之不事遠奮發矣官比歸鄉郡泰親讀書時缺補過而今之論學者行其善矣右泉山夷慈湖小雅氏乃公歎謂子之後無傳統雖未之收從但以寒昧日疑及得我公困之記讀之扶邪有據中正道清乃自信而立自今苟存一日或進建步皆本明訓成佩不忘報以此意致新我謂以獻統

謂古人聞道云云蓋道者四性而發之五行也聞者精思勉行而化也是故日用攸者一事一物皆實體流運實所指示一字一句皆要旨揮播故盡人之道不外盡己而求盡己之學乃就盡人而用文公語學者曰戰兢臨履曾子終身事中間一唯羞不湖而會非必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純謂曾子所唯者忠恕內外人之合宜索之昏渺如禪子哉純企仰門牆美會饒渴無任憤懣莫由宣微少陳管見上請伏乞裁之幸甚

復河南憲司書

陳百戶廉舉鈞今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員郭官因職賦俱永仰其戶爲業夫公卿不侵禮者情而作起生徒矣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

崔氏通詞

對集

四

則者之者有義所必得抗志古昔修學之外者方稱之今雖其人士牛然世重及榮利千百其所以其必然故近者舉業靡遺經旨迷僕老矣又可助之手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甘沾一命家子相者七十餘稷先人所遺不棄可以容膝田不飽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能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物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負一飯一蔬一褐一爲所玩古易論語下脩竹十箇又愛古人始生非終下羊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極薄分足敷因以配諸僕釣今勿用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貧民寒士則老式同大慶本山面請不勝愧謝之至

答國東諸侍郎書

銑曰戊戌至今春三辱惠教祇領祇領僕居十有六年業勤耕讀閉戶不交人事忽蒙 恩召還翰林供職四月間無寸效

口夕憂愧又以久次遷秩來南其愧猶前僕行能淺薄無所結明主之知况世路風波反覆不定失楫泛舟于河爲屈不得開口論胡容放手作所冀保硯硯之介而已今夏當奉 表如京已事更圖進止蓋心所願欲不在榮名靜中細閱天道轉運造化消長萬物生息吾生進退倚伏相乘知之貴早一旦沾手求免欲難矣前賜一書論文劑並精密荷子當參言喧雜之後獨尊吾聖人整明典禮解蔽天論二篇醇粹可玩但性本剛決語多支泛先備思其性惠之憤詞列之于雲之下過矣近得恩園金集藻思雅義首雅正指斥妄誕標示忠信切剴知友弗爲崔氏通詞 對集 二十五

答魏莊渠太常書

僕以去冬至日至今陵即思來問起居至北月十七日託毛

唐澤附上一書後五日王生特教東至深喜慰僕家若十五
年每思當世賢者在南若整巷公及我莊渠在同鄉則何柏齋
在關中則馬谿田呂涇野在山東則穆玄菴但得一著述或他
文字通閱首尾尋繹再三柏齋則居之鄰近細相切磋者也承
示六書精蘊中故字原為性命立文故辨什深粹若他名物宜
因文作詞精蘊本一不用浚求篆形別制恐駭見者且書已同
文為下不倍幸錄全書見示諭及近世之學僕在家不知其詳
今再仕一年過遊兩都一時輕銳少士專門墨守處商無遜造
書梓傳察其所由為釣名利其源久已得計況其流乎年兄謂
其志志驕氣傲僕猶恨其想也陰象山著實用功固然固然本出
律宗敢為自大惟其人可敬則其言動以惑人豪蓋千里定當

附錄

二十六

平辨作法於陳弊於何極昔夫子之替誇大學之八目循循而
得寸求尺所得雖漸而實地以是律程氏之言猶有餘而
過者僕老矣自肯紛如可愧可愧近發無欲主本克已功大無
智愚無始終坦坦之獲上達天德爾六月四日北上旋轅未
萬萬為道自安

本李太常伯書

頃在都下匆匆四十日少親誨言及別後二旬遂辱賜問甘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奸人作偽自謂可以欺
世今揭其肺腑懸諸紙上如暴朝市惡者戒而善者興矣六經
之道人可執擇理在人心不容泯絕萬古之下猶其先也雖時
勢明有期惟是非陳迹一往即湮志士憂國心滿不公于朝則

寄之野韓子欲為唐一經什之烏有元裕之劉京牧區區夷戎
間傳采詳載作史賴之讀足下革除遺事用意良苦為後長歎
然其世有可論者竟明峻德先於九族忠信行於蠻貊羊宜化
平強暴兇有位乎此德昭彼慕奚謂王制刺族不使疎者與
之建文勝城諸親甚博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虞之豈無其道
無不可救之罪謗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傾莫之何而
用之周則無敵國無燕勢而霸夫豈九代之正哉齊黃誤之希
互敗之車危矣陽歷宋臣謝過陰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未終
胡濟頭此行詐貽同兒戲高麗之謀不聽楊率鐵鉞之武略不
任李帥之敢切不辨正之蔑矣舍城亡何通故僕嘗曰諸臣死
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仰惟 足下資英敏特執

附錄

附錄

二十七

正天與至讀書不為讀網羅故開補綴久缺幸早成書僕猶
及見也凡時史君子之謂公而直朝士之謂悉而真彼小官野
士是聽不審况以之謬黨正者千歲澤紀開後矣猶謂文達
之贈則誣也徐文靖之展已則黨也薛文清之成則誣也文靖
內鄉人之贈使官翰林當特品曰金鑑修書過終蓋金不足珍
尚古貌也其他之壞典可知矣故采者慎之慎之慎之慎之
經歷三月抱疾過家日來頗劇少間開閣探訪裝何貴花筆竹
之間仕情泊然樂鹿出山野性雖馴馴豈長林一見備過也固
無念也歟入京買藥草草草草不盡者幸光之

與澤來刊書

正德與張傑先母弟君遠遊平問也公不相聞者已下

改元 今上以史事起僉於田間是冬入朝六月還南監在
職僅一歲而歸老父八十有八歲幸天賜康寧俸率兩兒耕田
藝圃以供養暇則閉戶靜坐或誦覽群經一介不與於人所深
恨者故交索居無自受益耳三十年妄慕古人之學知則如觀
米於盤行則如轉石於崑未得實地而操熟途以騁近年異聞
日富隱盡漸出後賢賤於所創聞益甚其思而潛其心安得與
吾宗烈共商訂之君出處脫然不可牽以名況利乎東乎歸矣
二公年次道合引翼以善優游耆艾之時僉安得分一席於其
末邪會不可得矣幸自愛

崔氏涇詞卷之七

崔氏涇詞

射集

辛八

崔氏涇詞卷之八

論類

魯莊公論

崔子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帖然從之古
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於辭且欲制其僉從胡得為篤論
哉夫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耻之故
敵笏諸刺與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
禍以愚其子備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弑奚有於子之
廢是故符檣圖厥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僉僉焉
其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僉從之制哉
夫篤于義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一其重
崔氏涇詞 射集 七九
者昵賊不辱乎中知莊公者痛父復讐而已他無所忌焉是故
居文姜而餽其養齊襄公而適其使枕戈衽干衣衾食獨號泣
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庶治兵奮銳觀變而東以
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無惻我之不幸者乎彼楚旅一言士
如挾纊無給惟王項羽猶得而假之況乎父子君臣之相為安
人心之不容已者哉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石碣子犯之臣
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在上
崔子曰魯桓公執弑之文姜弑之也桓公滿夫人之淫夫人以
告齊襄而公亮于車蓋夫人與謀也魯桓弑兄而立母自危焉
結魯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汲汲焉授三強以自固尤為
有齊也其受凌於夫人久矣故曰獻莊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

堯夫人孫于齊長魯人討之也當是時魯有良臣以其君義無利國之心人思奮戈而為之刃譬則夫人戡其恣齊襄失其挾矣母子雖至恩也然文姜大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子不得母臣不得君聲斯大義夫人終孫于齊矣不然實諸別宮俟其自謀可也魯方幸安佚賊夫人何憚焉如齊如莒宣淫于魯而無惡容是相安而晉獻行莊之家政泯如也夫藉人以利者害斯隨之怙強以立者創斯及之彼見利而後利我彼有取而後強我苟其力之足致者毋弗飲也般卒閔弑晉尋懼禍也殺惡立接齊三戚魯亂也其不亡者幸耳故循義為利者不室強權以立者無敵詩曰自求多福大國何與力之有右下篇

申生論

崔氏通詞 未集

三十

崔子曰孟子有言有求全之毀豈不信哉予讀左氏至申生以說見味未嘗不垂涕也及見後人責過申生則又低回太息而深閱其不幸嗟乎晉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遂宜臼府愚如衛靈故南子得以奔嗣續彼晉獻公者是奸人之雄也約展伐就一舉而就如制雞犬齊桓公信義布政于列國不能致其一奉豈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邪蓋耽於邪孽廢適立並之謀內決久矣金珠之佩偏衣之衣二伐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危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屬望而歸心者也重耳與吾廢公子也冀適主國故二公子能亡申生存則晉終非二孽有也故獻公之必殺之也申生如彼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為宋為之受伐焉為之略獲父

惡愈著身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及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什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絕乎仁未可以輕嘗也

里克論

崔子曰里克弑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淫妾寵邪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佞奚齊雖父子至性者俊忠言一切藐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弑晉無光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校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與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諂言則克之才與權觀晉矣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晉

崔氏通詞

射集

三十一

友其倍則晉即定也顧荀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絕亂源而廢後國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計哉才足以明賢權足以訖事而後厥其圖誰之罪與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有幾會之勢當嚴逼有幾權之執美宜申戒乎猶見幾而豫戒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謀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泰山其非也死賤微蟻音再亂而君再弑思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為臣餘知為政君斷乃節輔弼乃事賊運疑計行而勢更矣奈之何哉

趙盾論

崔子曰昔儒之罪有許矣然而有遺論焉夫盾之將難甘遇死徒以免靈公之弑亡一節原盾之疑盾成其責矣此難于恭

已遭穆廟之迫不得已而立靈公是君在晉也靈公少志不在伯所會存伐國寧亦從然則公之欲除君得非年長屬易畏其逼與盾非手弑君者情狀深明又名賢大夫故董史及夫子指其近以誅其心婉諷微指嚴乎斧鉞大果忠君電邦諫不用去爾越諸異國如宋魯羈離得以弑逆加之夫因難而逃陽若避然陰假手於其黨已即返國執政首惡何辭故曰亡不越境又曰越境乃免盾之權富強宗豈能棄而不返哉盾固心服董筆矣嗟乎柄臣不可同權中不可世政晉魯亂矣季友忠而信公立及意如逐君矣皆亂矣趙衰文而文公伯及盾弑君矣其始也託臣賢而政攸歸其久也豐私家而權不復賢而貽患於國况其他者嗟乎御臣之節承家之忠固不易能哉

蘇氏通訓

不附集

卷三

季札論

崔子曰更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居不量其後處以所近安矣愈積而義全損矣蓋後人迂泥之僻焉爾季子春秋之哲人也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寶物違其心聞樂知德視國知終如此其哲也曾謂子其宗國而忍付之顛越哉夫立適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衆賢斯舉以禹之聖不能襲堯舜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強違焉季子逆見其國俗既狡而王僚儼光又皆喜亂而多才攬國攘位後必有之吾既莫之何也已吾潔已以勿始禍自靖可獻于先王雖廢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議者曰季子非中庸季子處焉夫春秋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

年而後光亂作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即此事以著義比見事以較情乃豫舉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且甚也春秋有是例與楚椒秦術俱將何以爲義邪故五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魏徵論

崔子曰語曰有一言而喪邦者其魏玄成之謂乎自漢之亡也戕于董卓列爲三國繼于五胡劫于篡奪分爲南北竭于奔隋中間民命邦倫混乎碎矣唐秦王負神武之畧重聰明之實五年而天下定矣氣清微輔建成乃日以殺秦王爲事果逮此謀則彼建成元吉之昏狡必不足以荷大業而輔得將並起亡唐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事太宗猶管仲於桓公先罪後功殆不其然夫唐裏不道子糾小白皆庶公子無君國之分其傅輔之爲族避害害公被弑齊臣遠慮協輿情而迎桓公夫定亂以賢勿以次受立以教勿以黨變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固其雖然論徵者舍其長邦之大而皆其事雖是細何所禁乎斯世是寄亦豈可坐視宗社之滅哉但玄武之舉遂殺綱常惜其無而也嗟乎知莫大乎播主忠莫大乎許國義莫先於許微也知建成之莫可輔而早去之復佐太宗可也乎公然思之唐儲之位然殺秦王討黑闥之外忠言長策無聞焉或曰徵伯王之器欲輔建成成有爲而以王猛自處也不誠建成其行以平蓋彰其闇也已

宋徵論

蘇氏通訓

不附集

卷三

棄禮義焉爾中國而華是斯狄之夷狄而知恭是斯進之是故
楚乃春秋之深誅絕者也然桓文任伯皆後伏弑君之賊而楚
旅能討微舒春秋畧其假而予之故曰禮失而求諸野不愈於
大放乎昔中夏陷於金虜百年而後元興許子之鄉爲夷域而
自其先已臣夷矣狄之虐也日甚民之存者如髮仁人者忍坐
視而弗救哉世祖知許子於潛導其道以隆禮故階之以救亂
可也雖然許子未嘗以其君帝也召以讓道則往召以制官則
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會是無往焉是故儲師不尊
則辭禮不繼權臣不誅則辭鄉教有教則不宣問伐宋則不對
居元之朝未嘗久淹也故程氏朱氏之學禁於宋而元興之儒
者之道滅於金而衡起之若夫化愚爲夏如古王世所變通之
德氏涇詞

附集

主

朋黨論

崔子曰王者之政公與平而已是故以通民之志以定民之趨
無以激之既不生無所勢之勢不激故曰無有作好邊王之近
無有作惡邊王之路大水至也觸於石則其勢鉤鉤然木至
植也置於風則其枝搖搖然故不公必生異心之民不平必成
官怨之習三代而下漢有釣臺唐有牛李之黨宋有潞蜀朔之
黨皆起于李世間君政岐命亂爲爾方其盛也君相明忠風化
澤朴賢必上佞必下道所共由然其

其我便利賞決乎衡聖賢則斥則柏舟起歎佞咸升則尹氏被
刺上猶不之省乃朋小人之以與下讐於是一薰一蕕各因類聚
或抑或角皆尚力競漢之黨基於和安之代實憲梁冀之取憎
楊震李固之受戮君子私豈安邦殄思以直躬清議而存之唐之
黨積於德憲之際陸贄裴度之外延齡鐔吉之寵小人闖視權
利立交傾軋宋之黨出於熙寧元祐之承安石惠卿之售奸諸
賢之投劾而遯學者護牢業術擅量勝負宦豎儉臣各衆鵠蚌
之持以肆漁人之取夫漢之君子忠而昧於時所謂知進而不
知退也唐小人貪而忘其軀所謂安危而利留也謂漢爲黨是
罔之也謂唐爲黨是舉之也小人利成則爭賊其肺腑而怙何
黨之有宋諸臣如洛之道朔之節可觀世矣蓋若獨大其有以
德氏涇詞

附集

主

服乎人者之心也易曰同人于宗吝其可得免乎夫達於天命
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惠而損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哉同
之謂教曲塗隘港末通與極強能獨知期合與符未之或濟
也黨碑樹止金屑跡之遠其南渡故思愈熾士議未一宋社已
屋夫忘國之大譬乎訓是德濟舍升少固有師承是專卒流於
說靡考於實續孔孟之道猶猶老莊虛無之誕嗟乎政之偏也始
於快已終焉喪天下學之偏也原於任已終焉誤國小人之害
不與是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德氏涇詞卷之八

崔氏洄詞卷之九

傳類

劉封君傳

劉翁名鑑字守輝蜀內江處士也既老以子貴封刑部主事先世岳州平江人元末有諱得賢者始居內江得賢生友義友義生翁劉翁敦朴長者蜀人敬愛之至今不忘翁喜執親喪號泣三年足未嘗履翁有弟四人既禪讓將異居乃五分其產各書于片紙囊之兄弟以次採取且約曰美惡在紙任若取母有言翁得產美有應瀾溪且敵仲弟敬得之變于色翁曰母吾與女易後溪溢地屋翁不悔也是時諸弟惟李弟紅最幼翁自撫之稍長遣從鄉師遊長為內妻後紅掘地得金數十斤諸兄曰此崔氏洄詞

射集

三十一

先世所藏物也爾何敢專翁獨不取翁少時役于馬湖乃蜀裔郡也道又險同邑袁姓者死將棄之壘中翁負骨歸于其丁葬之劉氏居內江東溪自得賢以來世多子成大族矣封君奉事行子又恭貴自縣令而下咸尊禮之歲舉鄉飲酒禮封君為賓與縣令並降酬酢容甚都推感而退是外縣令其得兄也每誨人兄弟毋爭曰得田地易得兄弟難縣人化之亡健訟者年八十有二卒封君六子少子時教最賢刑部主事積官至山東按察司僉事時教有子曰瑞論曰世言仁者必有後不虛哉余事君素已明政動以事而忘其死再為詩謝雖然有使氣瑞治儒學為太史隱曰動於朝廷賢士大夫咸以為國器余所友當世士惟太史為也

愚莊居士傳

居士胡氏諱璣字廷器合肥人先世諱鑑者彰德衛前所百戶傳至榮進千戶取周氏寔生居士云居士生三年始能言即行室中器能舉其名呼尊行中次鄰人大驚病疽左目眇遂廢舉業從里師授孝經大學而篤票穎識卓然人表年十五諸父同居異食尚繁喧官居士請於父割田百畝別業址屋十餘丈昇之居諸父感泣居士事父及兩後母迎求所嗜曲向所便而撰之咸說父沒痛至則悲終身然矣伯兄欽各為業居士約分外金以昏二弟自誇一驛負米疏如野力穡積金百斤田十畝出其餘周成之貧者助人之遲皆廢舉者就橋之中輟者世官故有第乃又買屋臨市取貨布供後母私費少買武安武安士樂其為人與友約人餐一日居士乃至旬不自炊士夫過其里必致之禮厚饌徒有載以馬過二舍乃還普直鄉人之爭或經官府尊貴民兄弟訟累年矣又赴遠居士過諸塗陽問之曰子豈役於縣乎長魏明府而弗敢越乎兄弟各言實居士邀至家感以天倫大宴皆大哭渝平鄉人指居上感曰胡子斷事

射集

三十一

絕兩平陽縣商四人來羅樂約他所畢販來居士合其資金有浮然金釀者也雖遠乃以大費酬樂足其淨數他所貸不能償則焚券又十餘事居士好讀書小學校事其行出諸此嘗平特由羅清也詩之曰任中... 君欲付何人年五十有八卒配汪氏有賢行四十子... 以事著名史氏曰予之冠矣赴有試友... 下進觀求仕叔孝孝為

日章及平棄官就養叔孝始仕教職甫滿考未六十即引疾歸
衆留之叔孝曰吾貢而出遜而反庶裨身耳於維居士有子夫
齊景之富孔門鄙之不得數於匹夫之賢者世人泥奇命妄嘗
天道謬曰陰陽未必報也

孫忠烈公傳

正德中寧庶人謀請險多計將圖僭逆迺好結卿大夫遂以其
威劫省臣持法者惡黨充斥大剝民產甲戌 內官災言者請
逮儲濂謀徵其子成則自取之以珍寶遺錢寧及嬖倖賊賢兼
貨廷臣然事重大寧但以空文相酬朝議濂曰本精選才節臣
備之孫公自河南左轄督副都御史公入江西則觀變究源相
機度勢曰民然彼刺骨但以慈親怙天威其護衛軍叛則孫
氏祖訓

卷一百一

四十

戈慶之惟七陽盡兵情悍且鄰婁妃家易傾募安義招集群不
堪觀曰新民舊惡易煽首賊凌十矣十三關廿四個彼用此三
有若彼召而用則撲滅之期難定也遂 奏緩征寬授摘奸辟
黨且令所司緝贖廣儲裕其財用又 請立安義縣治設通判
守橫峯防塞人新民之亂又賊險要曰進賢曰南康曰萬年原
而築之曰瑞州倭饒州兵備慮臣湖東分巡署建丁撫副使胡
世寧發濂借亂事爲所構公直其冤又收掠家當陵居代屬客
船侵驛役有株米汰都縣者橫索無完期公改令以罪米引錢
給之歲饒濂放縱民公亟難官累濂兄公設猶引患之密大
不利於已丁丑戊寅 武皇連年行遠乃遣人通途仇誼其罪
者被截奪或封跪自 上所達濂言皆史多約濂偵同計是歲

江西大水濂十一賊率其凶來蓋臨出沒鄱陽建昌間公調

兵勦之餘三賊首遁沙井去省城二十里公選銳八百人授方
畧於副使許達參政程果期以九月廿四日俱入府賀 聖節
出其不意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雨又風不克濟三賊奔進賢劉
源清將考績如京公固留之不聽去已卯夏 上遣親臣往諭
濂今毀惡恭順濂疑反事露六月十三日生朝燕十四日皆入
謝濂列兵堂所大言曰 太后密旨取我監國公請頒 密旨
濂曰天祚暗移汝等知之乎公辯其妄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
台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濂怒又問副使遠不屈命左右收
縛二公害之賊以錘折公左臂已遣使下屬邑妻柏挾其妻
人至進賢令源清斬伯乘城拒守三首賊果附濂江西義兵起

卷一百一

四十一

擒濂于南昌其通賊至安義悉獲湖東浙西不見兵亂公死事
聞伸人阻之嘉靖初 詔贈禮部尚書諡忠烈陰于堪錦衣正
戶公壽輝字德成餘姚人居燭湖先世多閹宦者弘治士子
以易魁浙士明年癸丑登進士授刑部主事再遷爲郎中慮囚
江右多所平反督福建參政嚴武平成功大華昌濂自按察使
蒞河南公立志以古人自期謙慎明恕推爲組人君子著書詩
學并公牘凡數十卷公長子堪自止于戶中武舉一人曾指揮
使仲子堪中書舍人立文淵閣季子陸進士一甲二人立太史
三君才行卓然

論曰大臣受一方之寄神神刑賞欲其國大於彼有如濂之
不遇者當據公施江西外內多盜濂於賊道孫公舉劉進白

多寢一死烈烈非公志之全然所設重險明正義飭兵畜用選登才智嗣起者是藉慈成故禽濠如摧朽云

吳尚書傳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茂梧州遂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于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繁已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蒲徹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渾吳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公順德權儲屠爲修家廟吳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萬吳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

舊氏通訓

卷一

四十一

何也吳公壞潘祠祿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督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首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慰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吳公爲徹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與門去不即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經廉公加以嚴刑不易曰時吳公因服楷手日詣訟所分析所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吳公治內放屠入爲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廢東盜起馬端請制軍爲防兵備會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己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悉橫吳公劾太監蒲忠二十罪又奏有言取者解解亦皆非正

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

上吳公罪鞠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軍謀抹之天官張綏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

放鴈門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

雅多知畧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決前已數用勝兵茲則設奇取健不困甲冑出入輕脫論賞解散反爲賊得奉之入巢

周衛耀威劫公求撫吳公如前責諭詞色亡挽久之伺得賊中反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僅妻賊女遂執其

首公亦出一鼓乎之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船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更惠除矣嶺西倭獲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畧湖

舊氏通訓

卷一

四十三

南僑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督公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除積弊之變當道不用濫友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漳督遣使遺天官陸完全簡曰宜急易孫熾代之者某某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米濫敗過者獲之今上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皆右都御史理南畿折案強植黃霸禁私驛止妄工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敝衣帶穿不修薄飭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自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所居秋隴門巷不容雜無非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飲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鏐爲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却不受及是各米市天下生靈受福

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大學南城羅現四十餘以貨貢吳公悅其文奇兄事之景鳴病劇僕疾而死吳公爲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及景鳴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現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疏柄臣奸邪爲所陷謫居城吏目死吳公資之歸其喪于蜀倅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又吳公與之友宗烈葉晉江令返壺山吳公數爲于朝嘉靖初起爲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再附重入入閣其族子留者于官府害里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于王至蒼梧視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爲古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在廣左韓吳公在今至省思宣公之省衙尺書稱大夏頌首吳公

崔氏題詞

對集

四十五

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好文清及胡敬齋錄其要旨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簡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說詞桑草煩悉則當俱未編次爲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鏡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其才深學厚行定力鮮儼也鏡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爲之嗟乎吳公衣食人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皆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趙先生傳

趙先生善報趙文瑞也名奎以果萊大學拜行府簿改簿筆于其贈大理評事悉不書時曰趙先生於之也其道可以美已范

人則官弗足先也先生魁岸不羈揮金濟困者如舍簞食豆羹笑人口惠無實然序班劉元邑丞汪聰令尚儒居微而遭歲凶先生衣食之及歸資之金三人泣下曰當報大馬力顧未時耳先生考君榮嘗傾貲救饑焚千券不責償一日入谷中命工采石忽心動亟攜工出頃之石墜人曰善有報又曰趙氏父子協義先生在行唐管榮廠大官優其才命兼治二府先期辦且明分數無欺謾大臣加禮在登汝陰縣城將夷民蔬圃先生曰既不能給之食乃奪其菜何戒無義又發粟以賑河流壅溫之間小恒居民爭河壩地鬪而死先生曰爾各一席地方捐命輕重何居民惜已爭先生先以愛回壽張田有蝗解人環吟呼天曰寧燒我田無令趙田蠶我田二家俱趙田千人望施蝗果息先

崔大淮詞

對集

四十六

生卒于黎民及士當其病而禱及輻車將東泣于途冒雨引紼上境先生取陽穀陳氏有賢行敬其奴二十年如旦夕不私財曰居家守道妾高從夫江黎先生卒時年五十二陳太孺人六十有九卒先生有子曰鯤字于南舉進士南京大理寺正齊漢中知府于南沉毅少言呂涇野亟稱其賢于南弟曰鵬子曰有章也學生

劉少傳傳

論曰子系本青州房故多識齊魯士善張董湯氏殷近夫與于晉二子抗志節動思鼓古人晚交于南沉雅如湯氏又如近夫負治事才因知其君之行義如此於戲魯固多君子矣

少傳名忠字南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少

傅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正德初為講官每附經義規上缺失及諷時政不得在內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少傅素高節進南京吏部尚書南部大率開佚居官者自名史隱俛禮冠合規撫削削少傅毅然特風裁越閩胥人輩後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少傅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伐凡輩罷千人雖仕者亦迫論除名庶寮滿秩為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人皆憚屈少傅署下考郎中某璫當張絲私昵者也少傅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乖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憚憚焉編其纖少師傳考至屬少傅賢璫傳旨徵入翰林一見不相合璫始被推入內閣是時政權在閣求大臣政事璫者事求少傅臨政持重而法同事者忌而積不令其黨聚璫來謁遇以僕禮又却其謁少傅畏璫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乃託祭掃辭假始得歸杜門不交世事凡十有三年而卒璫曰璫初入翰林時少傅于高掖私第公慨然曰古稱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況居祿食者乎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雅公恭襄數語璫曰子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夫

傅尚書傳

尚書名璫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正德辛未為吏部侍郎率選養方得召于時士仕趨附璫選其拔外號其

五陰樹私黨又通饒遺尚書數爭其不公幸遂弗堪越次晉禮書寔遠之耳是時相李與宰遂各相結託而李公增為儀曹郎中往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為常字而不官呼傅公乃案其廢法數咎責其胥郎中遽遷開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微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王下院傅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要求亦止使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大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改平牌製如群寮印文改方者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龍可常保否即遣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敢在與新之盜劉六擾中原勢炎熾大監聞以侍郎完征之不能滅乃先行左右實關後曾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多官議崔氏遺書

崔氏遺書

四十七

可否衆依違不斷傅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言功者之士心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傅公致仕予友何中書景明直內閣得見諸司奏語予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傅公來特煩於五曹蓋無事不爭爾論曰璫在南封部嘗與羅太常爭論內閣臣圭峯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璫請問今之君子圭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璫謂傅公樸木人斯言殆激與及後乃深歎圭峯之智云

崔氏遺詞卷之九

舊氏洹河卷之十

解類

獲麟解

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風變於幽斯人亂之可拯乎頌
反於商斯文弊之復賢乎春秋馴至於定哀天錯而無章世靡
而無紀物呈無徵妖作亂屏斯何時也魯郊獲麟治瑞也聖
王之畜也其諸天之未絕意於斯民與若曰紀異將與鸛鵲蜚
城同孽非反常之論乎春秋成而王綱明邪行懼民免於左推
道傳堯舜功倍湯武是故韶成而風儀周定而鳴鳥麟斯為孔
氏之祥乎

關雎解

漢末遺訓

傳集

一

毛氏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夫窈窕
淑女德莫茂焉君子好述配莫宜焉然而君家之肥非獨知之
致也承祀之趙非一手之辦也昌胤之術非專寵之充也雖然
組纂之麗或傷於素容袂之良或害於貞詞思之敏或傾於哲
必將躡進而儼於配急售而安於湏故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
在得媛宗廟之符左右流之其嬪娣之屬與能事神者於人畢
宜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彼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爾
忘其躬也樂乃未與爾畧於色也夫公其心則合典以為同詩
曰白華管兮白茅束兮心苟私則判戚而為敵易曰列其寅厲
薰心古帝之聖曰堯曰舜事各岳牧好察通言比其化也岳孫
帝位九官讓能及乎王澤大熄燭存秦穆悔過求臣猶稱一箇

是則一言而治者其好善乎一言而無者其妬乎乎是關雎之

義也後之說關雎者異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
當何屬之文王未親適妃先重嬖御豈太任之替於教與禮稱
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得年九十有三武王嗣位之十三年伐
紂中庸謂其未受命則文王之為父蓋甫冠之餘也豈有聖人
而乃棘於色乎或曰蓋王季之嬖或曰周公之追述道既無徵
迹又近應不其蔽乎文德與嗟乎理之常新隔世可推事之成
陳徒步莫得今六經之文缺謬有間矣然風傳俗習裔制餘器
則近古者猶得其音塵是故君子之學識其大者闕疑整舊慎
乎其易古焉爾

春秋堯卒解

漢末遺訓

傳集

二

禮丑等之君國人稱之曰公見傳魯義稱公是也列國之君稱
爵者卒從計也告之他國焉辭也魯葬稱公本國臣子之辭也
尊也聖人貶諸侯之僭苟當平禮亦仲其臣子之情故曰春秋
有性命之文

象山學辨解

宋其希元氏與而朱子之學傳元許平仲氏達而朱子之教行
昔之與朱角立者幾如人心之攸何者同天道之攸公者存焉
今 聖皇在上道祖堯舜繼文德修正典禮儀訓諸臣宜務
實德以贊休治乃尊陸氏陸氏之名謂非陸氏乎泰和整舊
先生羅公序象山之說陸氏之曰心為性然歲日南至方
伯可泉則予示我淵源陸氏之辨章惟而句快之然後陸氏之

端其適也夫聖賢著書探辟學開民迷而已諸侯放恣孔
子春秋處士橫議孟述七篇夫恭儉危陳平淵通猶因之而
亂漢莊列固誕何晏王衍遂因之而亡晉宋人之言曰勿以學
術殺天下士夫肯言哉銳嘗反覆陳氏之篇其談雄其任重然
而性之故學之方殆乎無可索也非示譜而匿其針者與其授
之徒也楊簡之悟心詹阜民之明理則可駭且異者顏子鑽仰
是勞斯能卓爾曾子隨事之察斯唯一貫夫卓爾者狀其立謂
定理也忠恕者合人已也豈半詞單句可畢功次悟入陰界與
禪祐伍哉論者曰陸尊德性朱道問學豈其然夫德性猶抗之
侯也問學猶修弓矢之利審較率之巧以求中也合而言之射
也夫德性者大之并涵天地小之析入毫末包乎小曰大分其
德氏注謂

御集

十一

問言解答其先生

問曰泉翁之學有格式乎陽明之徒議之矣須野子曰然學不
可以無格式吾儕諸天日月代而恒四時易而不忒神宰道恒
運行令度否移晷復及位寒暑錯人述而物盡矣又曰泉翁
之學有過高乎整齊之記刺之矣須野子曰然學不可以不高

吾欲諸地承天是施不帶地形山峻崑特凌空即漢故汚泥履
棄之沃焦兵避之道無格也無無格也非高也非不高也中焉
止矣仰或失前俛或失後仁謂之仁知謂之知夫十仞之城萬
戶之宮締觀不極各言所見之勝若夫及肩埤垣一目而洞其
中者旋踵去之矣

何士字解

申陽何梅翁之仲子之子士問字於崔子崔子字之曰子穀復
告以子穀之義曰昔者先王之養士也非善不以立教非禮不
以一行是故教之以麗掃教之以應對人折其教與慢之氣而
德可進矣教之於視聽教之於行立教之於衣服飲食人惠於
物其意之安而過積矣約之以六德實之以六行要之以三德

御集

十四

而行成矣傳之以六藝而文質均矣糾之以八刑而怠者教矣
合之以鄉飲酒觀之以射賓之於五州而名立乎鄉矣升之於
國子論之於司馬詔之于王爵之於朝而道行乎天下矣其道
學也必有其序也其其年也必更事也其相見也必執贊也夫序
也者使循其實而勿流於狂也更也者使安其事而勿役於踪
也贊也者使重其身而勿適於辱也士之於此也非其師則弗
問非其友則勿交非其大夫則弗見亡棘於仕而頗於為亡就
於寵而折於節君降其禮臣致其忠少者服其勞老者享其逸
是故養民無所容也詭行無所施也誠誕之言無所傳也浮華
之文無所用也淫巧之器無所施也故曰一道德以同風俗是
謂大同也子曰於乎三代之上純術之有述也而猶有志焉教

也敦厚而敏吾與爾同邁矣夫

說類

中麓說

孔氏之徒論列逸民曰荷篠曰長沮斯人也俯視一世安於鄙
人不得而名之自宋以還吾徒名矣而字既字復號新異日
增行業鮮聞焉與不得已則以其居而自命者近實矣斯由古
之道與章丘李伯華氏家于胡山之山下有三足李于宅其中
遂稱中麓云胡山者齊魯之望也脉發于岱尾亘于海一峯特
舉高埒日觀品壑深隈危可避之李子居於斯學於斯蓋以資
德焉豈曰棲清養秀覽勝供吟而已夫邇脉則立本矣沿其則
知會矣仰特則秉介矣阻勝限而防富慎矣除成化質結之為

崔氏道詞

一五

山形峙地上根蟠地中厚據者大富積者昌君子以本立榮室
堅其基植禾培其植川者氣之道海者物之歸下而負海者山
所委遂而延勢者水在矣故行不散越蹇不崩阨君子以知會
而無統聞見博而蔽固深智而未貴於持勞而神智聞夫聞
而統煥而漫培樓盤旋而卑迅而出者道其類矣而止者統
其附矣君子以秉介其不動於譽其其乎譽無受於生其其
便乎常邑作城而衛氏家設藩而固積若夫學嚴線深淵淵
一夫擅指萬馬萬馬君子以慎防止於德人莫之敢附附於
德強其之敢移綿蕞之小可以馴武猛何贊之水可以折其
強乎難卑莫如心易流其如氣心由道氣以性川否則流不
或失之空知會或岐於具介或矜而事限或滯而隘甘一舉而

百廢者也故君子貴中

說交贈馬敬臣

夫群遊尊合者市人之行陽諛陰詆者險夫之心故乎以義則
越域弗能問也期以大則隔世弗能感也昔者銑與馬子及二
三子之友也見異必求言易必規行與必正容慢必風一日之
中有新之焉一會之中有默變焉自銑及馬子之仕也言不盡
規行不皆正容不復風見不暇求一日之中有弗知焉一會之
中有漸背焉夫交不形親惟心是堅道不迹親惟當是符自今
而視銑欲通故而失之渙寡與而失之傲容察而失之隨感時
而失之放論與而失之激因俗而失之染是古之若人也馬子
見事明而不繁慮事深而不泄處世安而不遷是古之若人也

崔氏道詞

一六

馬子過銑百其馬子猶瑛玉然銑雖有他山之石無所用之大
學之教長者服之小者則為困而無厭焉銑之罪也馬子何
與與然無取於行為耶其於言為淵請終銑之言而毋棄可
乎夫見善欲為勇之大也聞義即悟智之先也為病於待待者
沮於私於是乎惛心生焉惛病於義者格於近於是乎輕心
生焉惛而猶以為強輕而猶以為周是故語大而發小見漫而
中蹊心勞而力却志廣而不滯要其中者期也傳者於乎馬子
毋辭于言

說飲贈林子茂

林子將之泗其儕鐵子以請飲米耶乞贈言於崔仲子仲子
觀則於克義比類於今事舉物以意贈喻以禮意名曰說飲

匪膝辯談爰申忠告其詞曰 古之君子弘以居上異以爲下
廣受曰弘委諫曰異弘則人莫能遺也異則人莫能凌也昔者
聖人之作易曰觀立於三而知常觀化於兩而知變觀微於消
長而知幾觀順於晝夜而知通在鼎之姤曰黃耳金鉉之恒曰
王鉉大吉金鉉者上之道也王鉉者下之道也鼎之無耳也耳
之無鉉也則不積而雉膏廢矣剛則能舉重也健則能致遠也
夫事待人而後成言警心而後思不自私則公議集不恃尊則
正論升若夫聞令而承望色而趨此非上之人所難致者也故
曰金鉉者上之道也夫言貴切而不貴訐義貴盡而不貴爭迹
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感乎人者存乎誠動乎物者
存乎容則乎直者存乎異消乎疑者存乎恬孔子贊王曰溫潤
崔氏直謂 御集 七

說竹

竹者張有之詩也說竹詩之曰大理周而辭者其也
首廣而辭解者其也故後漢書有竹者可以名近而廣

於恒可以說俗而病於哲夫華一日二日非不嫣然美矣旬而
衰而旬而盡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數歲則瘁矣昔肩吾子問於
師曰君子何貴於竹與曰其苞則固而進則漸也其外則淡而
節則堅也其餘則約而用則富也夫不迅其發則氣益結不膏
其艷則本益堅不維其體則用無折夫霞朝爛而夕散月盛采
而旋墮雨暴注而連霽潦條長而遂涸而況於無實者乎故詩
曰綠竹如簣言其德也是故德而不壽未之有也

廣志贈劉遠夫

崔子論今之賢治者曰得言且行者御史劉子爲御史三年辛
未上疏勸學與政壬申按遼東摧權枉而宇卒既言且行劉子
其御史與劉子其禍如素左扶如忘如是其言且行也執樂夫

御集

煙事存乎識常事存乎氣識有明則氣有盈故得失生焉故
介和彦博安石吐準決渙征天壽獻處生識義生氣居弗安必
攝業弗新必盡盡者爲機操者爲靈燕石之自羅王也人之則
煙東郭氏之失軀實以石葉則遺故君子審安而正業順不忘
逆不沮久不怠須臾不合是故遺之精發之中行之遠昔劉孫
師曰今君子文三仕無色三己之無溫色仁乎夫子曰忠矣孟
軻氏曰仁人心也

本言贈上黨張氏

果生產于茂族而勉身操生于今茲而慕上古又求之他邦自
無伐而梁自國定而士咸師而友之綴父倡詩紀者珍焉已思
遊于路脂車于鄒問道于洧野嗟乎世之負才者快開東

厥篇章誰不欲掩米唐而超秦漢乎知者觀之皆驚併刻果者爾矣以充腹而班核故錄未竟而塵積之夫求其言不究其由步其迹不詳其衷而曰我其古矣是自開也吾之於人也聞之不如見之見之不如友之名孰與貌之真貌孰與心之盡惟希古者亦然夫文所以述已而甄物也才者性之能人性之善一也發為兩端曰好曰惡失其性者友之故君子之道四格物者約之內繁矩者廓之外實焉無隙虛焉無滓彼好惡者同於公為而吾無心斯加諸人者當刮垢而鑑空去濁而水澄觸之照重淵而辨微湏出之協通理而中物分矣夫天之生才難木長干霄或蠶其腹璧價連城或匠之瑕不可以棟明堂不可以器宗廟人之棄才易執王而怠碎而瓦礫舉杯而顧汚而齟齬折崔氏抱詞 御集 十九

錄贈者

弘農陳雲達字中夫為蘭州學正以經術六藝遊士諸生有鍾必却之後為國子監丞銳卒業而歸能生贈言三章曰日用間須點檢口之所言與身之所行不相矛盾斯為善學一躬行倫理而不虧人之至者莫是過矣二公正露已寬想特人自不覺其地位高矣三壽長股豐實近大拜商餘事中謂魏曰子英其浮於防檢終身師伊川可也魏行且六十碌碌無聞校員三益之壽云爾

張訓導贈言

崔氏遊儒子之門十有二年其歸朴以篤其志經教以密不

獲屬於有司以資久育已乃訓導澤州將行崔子過而謂之曰夫人固自重斯召侮罔自疆斯召辱學官秩下祿微不得治民事持政權世目為冷官士非內有家累者不居就其自卑俛亦甚若知其有重且大者乎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士之舛教不立也夫隊伍以為文馴括以為博獵狡以為行僭慢以為豪變詐以為心則學為壞才之肆而官乃甲亂之主矣爾惟彝典是倡爾惟忠信是基爾惟孔訓是稱爾惟古雅是文今天下之敗尚與焉鄙常而好怪朴散而滋漓其言眇昧不可詰也其行汚鄙不可履也其心術險闇不可遇也將無貽國之憂乎澤君子鄉宋程氏伯淳嘗令晉城其風烈有可知者與有則藉以示我

崔氏抱詞

御集

十

崔氏抱詞卷之十

崔氏洹詞卷之十一

問答

使本

劉史問使於崔子崔子曰使之爲道也有三德焉辭以發其情儀以顯其禮信以昭其節言據典章氣無婉直辭矣異而不拙端而弗遂儀矣伸義折違明介繁迹信矣昔者周之盛也禮達而世乎教明而世習達其季世角勢程力列國之交安危視使是故信或不足矣然其崇敬申典一時之安可致也戰國而下交與國者尚乎詐交與狄者尚乎利蘇武富弼之使其庶矣乎他鮮聞焉故曰斗筭之器何足言哉

聞答

崔氏洹詞

御集

十一

李沔陽問文崔子曰理之載於書猶名之登於冊也有名而無其人者謂之說故物必有數也理必有會也得其數而後能悉其情得其會而後能比其類其行也必恕其言也必中矣夫偏者滯於形溺者荒於遠疎者見有隙浮者疏不給拘者其跡億者罔其物故溺俗者類常遠精者類奇不知常則德不新也不知奇則性可惑也夫備事而言謂之虛感事而言謂之實言虛者莫辯乎易矣則即事以著象言實者莫辯乎詳詳則假物以章情昔者聖人觀天地之宜而作易察草木之性而制醫藥金石之鳴而作樂故不探之賾者不可以言行也不履物之變者不可以言文也是故諸子之辭偏典端之辭涉狂士之辭疎滯人之辭浮腐儒之辭拘岸士之辭僞

石淙對

客問曰地以域分城以名定太宰楊公取滇之石淙以名江南之居古與豫生曰有之昔周偏濶溪著其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夫著其鄉則思爲之重是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爲之紹是故有弗弗肖也弗辱曰仁肖曰孝仁且孝其惟君子乎客曰賢不遺位而成名智不遺行而滅德翁方居巖廊之上乃耽山水之僻襲居士之迹殆不可與生曰奚爲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省綠者去就決甘淡泊者紛華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訕故鵬之搏者適而已龍可攀而食之者飲而已昔伊尹成功而閑居周公攝政而思明夷懼盈之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措位於是乎素著而道尊矣爲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與

崔氏洹詞

御集

十一

生曰未可也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避亦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棄膏身以垂聲曰行不同失中一也臣之事君交有淺深任有輕重恩有厚薄大違則去之較則耻之初仕者處常之法也大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戀其德任重則必安其業恩厚則必求其祚知消息盈虛之幾貴豫處治思安危之繫貴節是故汲黯獲淮南之謀直也韓琦平內問度也可馬光改法賈也夫大臣者國之寄未可遽首隱也客曰元結寄於七泉張詠表德以華蓋石淙之義將是類與生曰然昔閭陰陽之氣缺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石體順故可容水止於內故不可禦孔惡其極孟非其激狂人也亦然惟信能立以道行則不空唯

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忘曰誠行而不矜曰才因勢曲成唯中是經曰權祭於仁體於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備是故可以立已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孝卷贈二陸宇

姚江陸參政先生長子相以郎中出守長沙次子棟以御史出守河間或曰斯可謂盡孝矣乎沅野子曰可以為孝矣未可為盡也吾聞漢陳氏世倍其貴而天下曰漸宋張軾氏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然則繼述之道可知已矣故節者易枉而難樹才者難達而易滯能兼者賢倘來者位賢而在位貽親以令名位以榮我我不賢而在位貽親之惡名位以辱我也辱則君准氏涇詞
御集
十三
子無取焉爾

問政贈方鍾

方子為尹問政於稚子以王子為介稚子曰夫為政擬乎古者多泥泥斯滯矣因乎俗者多隨隨斯盡矣故不外取而足者身之謂也予昔與子升於汴聞然于國庠既潛于豫知子舊矣子之為人也信中而直行遇事以果舉斯以往是為政也夫析愛者愚便民弗易莫大於信而公止僻使民弗弗其大於直定法一聽使民聽易莫大於果信以主之直以斷之果以成之三者既備政無不美矣信貴能明孰備廢令其失也果貴能斷容任取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舉廢其失也舉舉則民威絞則民賤舉則民謹三者不去政無不美矣是故明以立

行成之通也容以異直諫之大也詳以出果知之周也夫然後居則中正動則準方子謝曰子之言大矣矣矣鏗敢不敬謹子實曰子言及此是吳橋之福也

干問贈鄒溪子歸閩

干且問注公曰子其順者與雖然吾進子於勇往決而無回投利而弗折雖千萬人吾揮之于願之手注公曰未哉子曰奚以決奚以利焉折焉同夫聯天下之逸足也當夜則殊然立焉則於無見也夫盲者終日不能下階得相則恣所之焉託於明也故聞於識者難與言達拘於義者難與言變固於述者難與言情是故吾未嘗決而無不往未嘗利而無不投干且問曰知者務流通者多隨修哉修哉語俗則宜語道則卑子弗應斯而鐵

准氏涇詞

御集

十四

我為注公曰新能勝難敵不可常用剛於內者立用剛於外者缺故吾之明可以辨類而見眉吾之勇可以填山而行石而子持不明之勇以傾我雖然吾已望於子夏蟲疑水井蛙駭天周於道者不滯落於器者不該若子者限於地范於治子失其從章之大而借威於鋒而疾視者未哉米哉干且悅然曰吾甚無取於君子乎注公曰奚能棄子虎豹之猶豫不若蜂蠆之必於萬人之善怯不若匹夫之獨奮子安技開避允屬也中立赴石也承誤也胡康侯與喻米允也故依違者小則朋遊大則需事其能棄于干且問曰子將舉明易於干注公曰吾道其弘也華子母母舉明生於止授之則不識太山易於漸驟之則不泥大壤故日月蔽於雲山木穿於巨石雖然明養于靜而長

於耀勇昌于平而沮于懷鑑之沒于地也火力消而愈輝猛士
之介於資贊也氣屈而頽然順于且曰子道止於是乎注公曰
未也夫至道不容言至德不庸力至神莫思莫億昔孔子
大聖也而贊吾遊孟子大賢也而敢擬吾體而觀闢老聃得吾
常而失之賊莊周得吾大而失之誕雖然孔子知吾學曰果行
育德乎歸而來之

疏奏

奏乞養疾疏

臣少患吐紅壯而多病近來連患傷寒遂成痰病兩耳常鳴右
腿深痛自今春因事過勞痰火大作每聞人聲驚悸流汗頭暈
而不省人事中脹而不納飲食切思前疾累治不痊若不居閒
崔氏洹調
御集
十五
默養必至痿體喪軀卽今職葉莫供稟祿徒費伏望 皇上憫
臣多病全臣微生乞 敕吏部放臣回還原籍調理病全之日
前來供職臣不勝感恩之至

自陳疏

臣由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南京國子監祭
酒致仕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四日欽蒙 聖恩改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本年閏七月十五日又蒙 聖恩陞今
職臣一介書生本無學術幸竊甲科久歷清貫舊勞未效 新
寵將加 天恩隆厚臣微大馬之報 世運昌明臣寔朽蠹之
物茲者恭遇 皇上舉行大典考察羣工稽行能甄良否放貪
兢左厥曠振起頽息敷事功臣年已過衰才不適用諸臣之中

勛當首黜伏乞 特賜罷免以昭 聖治之嚴臣不勝大幸

患病乞休奏

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爲慶賀事到京九月初三日
辭 朝回任本月十一日行至趙州患中泄之疾調治不痊順
路回至臣原籍十一月內患痰火嗽疾二十年正月內氣喘喘
促夜不能寐二月內脾虛嘔逆晝則不食計臣患疾之期已經
三月之外若臣在任例該住休調理今臣在途理合具 奏納
祿伏念臣一介愚生仰荷 皇上天地大恩權臣御佐捐軀效
命寔切犬馬之心才綿智昏已迫桑榆之景自得病以來留滯
道途尋醫醫藥本望粗完現聽尚國補報而臣命窮福薄身困
病沉茫無勿藥之期積有積官之憂徒生 聖世添負 洪恩
崔氏洹調
御集
十六
每一念生不勝戰兢惶惴如蒙伏望 皇上憐臣瘵癯之微憊
遂廢鹿之逸放臣致仕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災異自陳不職疏

臣者欽奉 聖治災異策免大臣 祖宗故事九卿堂上官者
自陳來欽此仰惟 皇上聖德昭乎皇天恭佑疊降休祥用章
至治邇者風霾之變臣下不職所致書斯言仰士惟月者也
皇上仁如天地之育庶物恩如慈父之訓頑子不即竄流貪愚
斥遣尸穢特頒 聖諭許其改悔各聽陳請全其進退凡有人
心誰不感激如臣者才本庸懦前年過艾耆耄力能
留都禮樂之司且可以臣爲貳 聖訓之典正當以臣爲
首伏乞特 賜罷免以飭臣工以昭治理臣不勝感戴之至

看朱巷的確回奏公移

十一月初十日准本部咨准禮部咨該副都御史王暉奏句容縣有龍爪樹朱來巷係聖祖所自出之地久未顯揚今宜照近日表章堯母墓詔書修理臣下墳事例建園寢置守護之戶一節合行南原禮部堂上官會同彼處撫按提學御史查驗欽依着訪求的確奏來職隨於本月十一日離任至句容縣會同各官親詣其地先自本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為龍爪今枯朽八年穴西田一段各農耕即朱巷故址丈量丈尺得地五畝西距京八十里見今民楊春為業自基基西行一百五文斜坡土脊一段株木一科木下一

御集

十七

篇類

五吏篇

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尚之曰法理之吏飭外修舉此偽吏也而世尚之曰嚴明之吏逢顏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尚之曰恭謙之吏暴飲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尚之曰功能之吏巧微審取此貪吏也而世尚之曰材幹之吏近臣徇私愛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季之平卓茂之真延壽之正陽城之寬張堪之清近臣徇私惡而毀之世主惑群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非介士必因賞而改心因罰而淪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為之源也夫貪匪以自養已也必遺近臣以求舉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恤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偽偽則離民而恐上聞必悅以佞佞非征飲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尚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長治弗可得矣

御集

十六

操賢篇

茹瑞父氏相趙國之八年初以王請受中大夫之服再王請受中大夫之祿予作祿賢篇贈之楊權古今昭明典憲詞曰國大夫之命于天子也逮周之末造其詳乃可得而言焉蓋是時諸侯皆聖王之胄大夫乃公族之才有典可立有賢可咨是故三命為卿異之服秩各能忠於主而咸足慎其封明與非親無王國之分長吏則廷拔之良夫授國也則不專於親而命官也明則專於賢求舉而後受用詞臣天順而後止簡外中

自是蓋屢取恒數者有矣古帝之協邦始於睦族訓學謹於擇師立政惟於用常夫神器大物內無著艾骨鯁之輔外失植藩結維之助何以壯勢固基杜陸懣懣其危哉孰謂府寮為散員而可濫乎周大夫之世有專兵執柄卑君匱國者其失也強今萬務皆下于朝王亦俯首受成況其臣哉其失也弱強則抑之弱則揚之非治之術道乎吾聞古之君子非其志雖萬鍾弗顧也如其好雖冗鄙是安也孰信乎道而已矣如上之於我徒厚其身焉耳而履其志則是褻我也君子而褻之可乎諺曰富生不仁周大夫汰于躬而侈其室以之召販有正考父者三命游恭銘道於鼎夫終命而僇敬俞加也體弱是給應俞峻也敬則知飾與之矢禮應則知公與之樞政是故名流于宋嗣昌

御集

十九

于魯斯其為君子之道也與

崔氏洹詞卷之十二

祭文類

祠堂成告文

我崔遷鄴七紀于今我祖拙翁以旅我考以仕闕哉祀事未逮修稱先考退位始有此屋往因先妣之亡命作三代神主之樓庫閣香火弗虔茲者荷天之祐申以列祖之慶田入頗豐憂患稍定銳及兒汲恪建茲堂規制器用咸則古憲寅合族人肆陳牲醴舉遷各主永安斯所銳次非宗子德愧哲孫欲須合禮懼益懋年協義犯分冒罪申情自惟叨有爵秩少次先人食忘其報祿裕其私仁所不容心則奚忍今宗子士棕對年失養銳取首斯教之方義倘賴先休得堪付受即昇主祀伏冀諸慈翼護

御集

二十

同俾失墜

赴召告考妣墓文

於乎我父我母鞠託育銳教之長之俾明經登科致官大夫在正德工丑請告侍母之疾而不終在嘉靖甲申棄官養父之老而不久自茲汎汎丘壠服勤稼穡不復有意於斯世矣今聖天子過聽群臣之薦元輔之舉召見嘉德春宮長翰燕苑再瞻闕廷從職文字兗奉命北上暨遠塞下兒之所行益於時尚未知守其節則可矣若黨附私朋上欺君父納結賄賂自喪清白達迎所好以違方直枰挾所有以妨賢俊則兒積愆咎生無賴復修我二親之撰矣惟我親神靈有止同俾失墜

祭張西渠仲修文

崔氏洹詞卷之十二

敬皇之代予暨兄學于京師得博聞敦善之君子爲友兄進予
以堅厲勉予以誠而數予過使予頽亦不止後兄及予同升于
公允忠且才而予拙劣兄動卽箴劄而予守前林每一官卽積
年不徙坐費官廩顧以文章與時異製召忌起謗凡語予以道
曰毋變以附時毋自明以啓中曲成深譴使予得以金行歸昔
數友之論曰事以理處斯中理得而事自亨故求理而姑緩於
事爲兄獨不然及今涉歷之久省已觀人服兄驗實於事之言
一步迷則躓一徑岐則愕譬使升高越險熱之者由斯坦坦雖
健力弗能驟強也聖學不墜於一曲吾心宜普於庶物全體不
遊於萬用嗟乎兄乎成我之恩履實之學予鄙懦何能酬兄之
知邪今茲傷痛豈復能文直寫胸中之真以告兄而已兄富才

崔氏遺詞

御集

十一

節予所深知舉凡撮大予銘墓碑兄名永垂或其在茲以嫂痛
人石氏附食於乎傷哉痛哉尚饗

祭瑞菴馬公文

慶哉維春公年八紀公嗣來歸寔受多趾東海南山縣諸堂所
十日茲歌兩世金紫予載爲頌禱公福履傷哉維秋公昨弗起
哲人云萎邦國之否動動林泉葉胎晉鄙太行東麓關公故里
予載爲銘永公德美人生徒動歲月不揜惟謝慙生盈終肅始
君子胡居委順而已維公爲人寔古君子抱素蹈真問表表
汪度溫容罔存香澤寄典風雲派茲愜喜黃昏丹中精進名理
昭直良文華優於仕直已潔躬玉冰金矢嗟嗟世情日云西矣
爲世爲邦乃奸乃克抗戰去是賊是仇如流傳義如所

予力雖綿予心寔恥思剪岐塗用內端軌豈予曰能維公是金
念我先公乃公倫疑啓我後人如渙亦机銳志弗驅退尺進跬
銑作靡基朝植夕玆悲乎自今誰瞻誰恃維公閱予鑒予衷只
祭外舅李恭敏公文

維公筮仕寔際昌朝爰主水部至貳工曹豈繁舉職每爲星軺
鐵活晉民既瘠而膏武營勦逆旣危而牢某著幹國 帝詔親
褒公居端操值世紛囂矢堅素節靡爲時拙太素龍建浮費請
憐其伸譽論力辭大僚璫璜是鑒其 赫弗挽旣老而歸一室
逍遙古訓是耽感興成語靜慕當嚴絕彼請召憤更自放安臥
寂寥八十餘齡與化遊翔貴矣元臣匪位崇高於國爲憤於世
作標古有絕德爲奴爲暴降而圖功乃蕭乃曹陋哉鄙夫索寵

崔氏遺詞

御集

十一

固叨賊以儉人國脉大耗荷與我公白首宣勞風猷遏止山斗
常想嗟予小子庸庸不昭公許女女尚在垂碧壯瀾一第侍公
雲霄撫我顧我載引戰教輩繼公退客與林郊嗟天弗弟凶疾
是遭公女既游長甥亦天憂填胸臆聲發號咷公神爽然聞予
無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守天澤文

子之司財其自如霜子之推難其堅如銅旣在其秩年亦弗長
可能者性不均者命性以力成命因氣幾嗟天澤於子何積
於平衷哉尚饗

小祥祭姜文

子逝一歲予憂百端顏色忽悴髮毛兀然自子歸我閱年三紀

精力小心靡懈可指子事我父子事我母我則勤勞不言苦
操刀治脂紉箴縫衣姑我扣子執禮無違唯子事我敬如兄弟
鍼規朋友情好仇儷自子之亡執察予哀言則誰商行則誰從
予父望九子年及文中饋宜宜子之不在為子服齊條焉及期
中心之悼曷有已時世之類矣虐煽後母義慕子與感戒吉父
嗟嗟吾妻其安寘寘傷哉痛哉涕而雨零

祭孫汝宗文

嗟乎吾汝宗而遽至是邪昔汝宗官京師以予為可友遭時多
故與予長飲浮白以發英偉之論而中鵬旅之懷期他日委身
以濟世也人多訕之曰胡純于是而廢業哉予與汝宗約治經
為古文去近代之節以追先聞成一家之言以開聖道人皆非

祭孫汝宗文

二十五年

予與子為好奇雖先生長者亦危吾二人為難成也於乎訕之
者知其過而不諒其心非之者拘於見而不同諸理今汝宗往
矣子將獨立邪其無成邪初吾輩入翰林時山東禮伯潛與子
皆兄視予予知二子營語人曰夫夫也才且明夫夫也諒今伯
潛行確而學遂氣和而文典獨統之跡放奇躬而無成已已於
乎其真之中子其閔我邪於乎哀哉

祭孫汝宗文

惟公天賦奇資世欽懿躬百行之良標千古之順方其故廬
膠庠蜚英魯園輪袍成均聲光烜赫經術稱師文章作伯公乃
防其質真悔曰博淵川彼春華傷悲賦實屬願本以充高堅入
孔門而造堂室一朝通明紫綬解佩順水浮舟六以匪疾釣後

發括百矢成的若其貌儼舉重冲然太樸含澤韞奇淵哉玄
毀譽不聞善慍奚色守節介之安安恥富貴於漠漠陳古義之
察審遇時權之落落學士欲進次且奉常宰其寂寞說幡幡而
望俞高阻峴峴而適何却抱疾東歸衆望勿藥已亥之夏疾疾
交作實云易矣乃研大學宣暢弘猷指引後覺惟公終身潛于
篇籍妙悟微言存者什一計聞 朝廷 聖皇悼惜卿典犬放
易名載錫若水等幸同一榜久親三益憑棺無路拊心寔盡公
之盛美無言豈極嗚呼尚饗

碑

李公碑

嘉議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李公諱某字邦泰河南儀封
崔氏祖訓 御集 二十四

人高祖莊勝國時為萬戶曾祖伯通祖原以子恒官贈知縣父
榮封太僕寺寺丞母趙氏繼母杜氏俱封安人李公幼而好學
器度不群治宋朱氏詩成化己丑舉進士授陝西二原知縣三
原多大商鬻販淮揚間費累數萬每婚喪費千金李公禁之使
如制流民歸者復其田廬死者給以棺槨太僕寺寺丞政工部
營繕主事二十三年遷廣西員外郎遷都水郎中督漕河時漕
河塞自淮入儀賁凡三百里舟楫不行有 詔命都御史暨即
中治李公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漕邵伯湖楊子橋一汊河而
皆六丈次漕廣陵驛東廣儀於三汊次漕朴樹湖廣三倍於初
次漕儀真橋瓜洲壩廣儀於朴樹者三深於舊各五等李公行
瓜洲堤上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人此何所也 江州之

陋也李公導之自古制濬河李公曰今漕河非巨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潮時開壩開恣江北走已即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失土人曰河亢而江甚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走江都御史而下咸謂李公策非善李公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暨石潮至大決壩開江水奔漕河聲洶洶如雷已負土石塞壩閱數日大雨漕河水漸滿裏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蓋州城將嚙之居人震恐李公作石堤河不能為害弘治六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議理儲嘗行邊至灰溝營閱倉無備即赴憲臣議請于朝實果於灰溝十萬石錫百萬束未幾虜入寇兵數萬騎至有備故不乏食十四年遷四川右叅政得風痺疾乃致仕歸二年疾愈課

崔氏通詞

御集

二十五

農教子孫餘無所事李公長者與鄉人居油油如也正德九年十一月一日卒李公長子運判應祔追慕先德思垂後範乃刻石墓次用陰觀者詞曰於維季父為國勞臣宜省習俗民用大德悠悠西行有志弗信雲郊不雨艱戕農人太河云云我宅其濱時方友側正五斯頻執降其志執屈其身於維季公休垂無垠

元城縣修學碑

汝南進士張儒治元城之二年政既大通乃新學宮諸生皆淳然典教諭張庭其蔡諭于衆曰自張侯之未至也吾與爾三子祭先聖于廟何樓于庫舍自張侯之有是舉也利事明矣雖雖通矣舍自出入行門辨狀自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爾三子聞閣焉休休焉日講而月征學乎事乎執其為可廢哉乃共琢石徵文以永張侯之惠焉於乎往者值世多故已言事或過煩苛使人幾亡先行焉為郡縣者拘牽而不得為故興學脩文之政廢元城饒邑也民性易緩故其吏鮮能以治行見偉乎張侯之治也潔已而敏事振頽而擊奸元城乃知有令矣夫治民之道亡他欲其盡倫而已率而敦擾而畔乃有怠民究行生焉則政可間矣刑者去間之具也間去然後教乃流故興學者政之先也盡倫者學之鵠也夫先聖之教也父子君臣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用在六經而已矣是故惟篤行之為貴夫文以翼行也否則為駢拇是以華勝而道枝矣然後誕言售而異行作夫誕言者猶鑊木為果而朱綠之也食之則折齒而列喉是故徒詞不足以感人執言不足以緯物險志不足以經世故國家無須於士

崔氏通詞

御集

二十六

張侯碑

破人曰昔刺盜南熾州幾陷焉民之無家而徙于郡者過半矣吾張侯今修城凡作樓二築敵臺三十有二濬池作橋十上如樓之數今而後為憂於盜乎侯考績矣陟明之典必加吾侯德而亡頃後何以勸於乎今之為政者草木視其民民亦警視之訟者積岸側目在道彼猶自訟其刑之未至也張侯惠不愛感威不取憚恭於過賓而民不芳豫於賦而民不匿內舍獨則外隨常規循循君子非侯其誰百順來祥民於茲動輒辟其境兩止其兩指揮董董之曰鑑素好文雅與張君異司而商政斯行

代民以治迎刻石樓上永謚觀者

九江府通判杜公墓碑

臨穎有質又士曰杜公諱進字蓋臣頌峭弗諧俗與人語皆見
肺腑面指隨人過至令人類類弗止然感其切中多改從杜公
又善鄰恂恂然鞠躬又弗取人財好予有負者曰吾知邪吾恤
皇計其他為邑諸生六舉不利色侯賢之貢上禮部卒業太學
後兩子舉進士同科長者補戶部主事次桐積學翰林晉給事
中嘉靖改元吏部試杜公才貌俱上上授九江通判治尚嚴九
江盜發果大夫謀擒者曰杜通判宜迺投牒杜公杜公首勸諭
次治兵又次伏機以掩果平又勝署湖口彭澤二縣杜公盡籍
其帑貨出內品陳無增羨以濫蓋利府且易沒射先仕者往往

崔氏直詞

御集

二十七

陷而敗杜公不污名颺然突出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
曰豈修短果彼戶哉越十四日以疾卒年五十九杜公吐首亮
豐額顧又有副殆壽者相云杜氏孟津人元末避兵至臨穎卜
居楮北以亂名氏不出鄉人尊號曰杜大公子孫祠享稱曰龍
門府君龍門府君生寬善為農買田二千畝克生寧樂城丞寬
厚又首建寧樂城人刻石頌德寧生獻以財雄其鄉丁氏其
田以生久欲匿通達予獻生文工部文思院大使是為杜公父
母邢氏配姚封安人杜公又有二子楠楠女適李九成諸孫男
子三人女子四人子又得杜公二事在縣官中以盜將發族豪
子杜公家李得舉死杜公悉歸其子其子問父所手記止十
之三泣曰非公能無隱者又何惜而責得乎有民以負官租將

通夜持襲衣叩門曰此公物還公即長往矣杜公曰非也促持
去詞曰

杜公嘗以質題軒載藉若行非謂論灼敘弗毀惟美番兩子通
籍長安門銀章錦服出入尊流者悠如浚厥源式公質又憤無
諉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墓碑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背厚面腰腹
方潤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躍馬擊劍儼捷如俠士
性質氣猛趨義若奔并淡服勤避汚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
畢則入室空習劍懸枕作壘為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
化乙酉舉于鄉後屢上春官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

崔氏直詞

御集

二十八

丙午選邳州知州河緒荒田公相地勞之宜走潞開渠抽棘辟
畝歲入倍常流民復業雖不至境上官驗而稱之弘治壬子河
決黃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老婦法
蓋先於岸上作營後密置刃木於下竹塼繫索岸上作壩堅築
之長七十丈高二丈乃抽水其激流則岸下二婦又
以草束土密其隙河遂東注不溢作堤延袤六百里公以四十
日成均分合工毋敢買快奏功晉工部都水郎中改移部采木
湖南庚申比虜大入寇大同兵敗延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
兵備公比伍閱精十抽一核制兵式知五月馬步錯行因執就
器不強未能挑牌防矢戰車立游甚固治武夜同固旗鼓號
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人修邊城結固外日大

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各小墩或三大墩守兵五十人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舉又三年攻山東副使管遼陽屯田公又悉究病源拊奪權貴皆受約束並邊廢田益市牛耕鑄鉏鋤給農之弗能自具者丁壯興厲歲益田若干頃造冊送府恐防射沒皆公自畫疆界手竿尺寸又欲倣古井田溝遂畝澮暇則便耕作督則阻馳驟值改官不果正德丙寅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虞畏而不敢至公年七十致仕杞人陳子乙曰公之善兵備也有四德焉誠使人樂死也義使人生勇也明斷使人不貳也清儉使人息競也公好農居常出入阡陌時力美稼仕則舉而施之不治貴觀不務苟成懇懇截截既竭幸績惡閭人之毒民每却漁取治河時李興列其名受上賞固求削

崔氏道訓

御集

三十九

之在遼東抑沮朱秀乃賄逆瑾燭命下詔獄罰五百果輸大同公之子俾暨其三弟俱從公出戰編行五間俾以勇力好義上官令督益河南擒獲奇略可載之史俾子堅舉進士淳實能文將大李氏之積而蘊者謂曰唐士三足宜國宏猶惟食惟兵惟才則修修食伊何服功缺缺聚既時積積孔阜修兵伊何飭度于戎欲勇可買惟饒是充殺殺先生生我南杞經略風成章句寔鄙治經獻東際我明良載予伏劔克彼陸梁倖日種抗隄障險數歲滋者思尚傳民口引長接短肅隊既行翼其有伴何戰不藏於維李公厥才孔有為國長城為民慈母師長歸來彈缺長歌河濱釣石塞上于戈上牆及有櫓聚入口試吐厥奇墳墓半市統也先公及公同升惟公維名聞自過定說悅悅入朝

公係作友文茲玄石期垂永久

夫人薛氏墓碑

夫人薛氏故刑部尚書括蒼祁璉之孫太學生本之女今右府都督同知庸菴牛公桓之配也夫人生上卿之家幼而聞懿言見閭范天性孝順聰明為父母所信愛相厥宜家歸于牛氏夫人事舅及兩姑又上逮祖姑太夫人生盡愛喪盡戚愛盡誠舅清簡公之喪偶缺費乃市簪珥以助庸菴三遷都司再貳樞府文武互緯中外宣威曰夫人有相之道其恒行則敬夫不墮約已無侈繁祀先殯奠供賓簋選必親治之不委女御從庸菴守貴州中厲氣遠奄奄不愈有詔還庸菴于內樞夫人為治裝井遂不起嘉靖己亥七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子一人天錫某

崔氏道訓

御集

三十

官女一人歸于都指揮李節大司空章公銘葬日已庸菴之甥官諭漸山屠文升與純有世嫌之誼故再銘于家左訓曰詩歌頌人簪推厥宗愛其本而幹遠達夫人之先丕顯宋室維相之援允妃六一奕奕是朝薛有上卿牛起其與夫人有行歸遂其良闊協于得育行惟常式標內則掌樞貴只衣緋鳴鼎內朝儀矣文駟第車從濱之厲宛轉弗起扶而衰周憫而君子北峰鬱鬱湖水湯湯拱衛一丘萬年同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君仲道碑

杜諱蒙字公垂沙河人少屬清節為諸生衣食不續俗如也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府守資之俾學于京師旅於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贈其貲而食之不能讀朱氏詩

諷誦不輟口乃大明習明年舉鄉試甲戌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哭約如一日自號安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窮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菜連旬無肉食御史按山東時魯人謠傳曰長齋云嘉靖初詔舉先朝典故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勞止得八人君爲輩昌宇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等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琚而下八人君在甲凡在官鑰戶遠嫌堂室如幸妻子非惡君益自信乃又窮經探微以聖賢自飭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衍而成論士頌其廉知友服其不市名民惠其不取巡山西鹽法錢寧來求利拒不與有倖人奏討司徒石公曰爾徒往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鎧構下詔獄君抗疏曰朝廷設

崔氏通詞

御集

三十一

御史如齊民畜猶捕鼠猶鼠相持至人其可助鼠邪既鑑八罪王史得從輕刑又勸上戒使遊近儒臣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俟君不許後果有重飲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還朝又諫止南巡數變人焚感之禍出知鞏昌以其故守治民儉而富安乃教皆鮮鮮以生晉浙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左轅兩爲副都治可建乎于濟已亥夏五月丙午卒於官生咸化壬寅十一月享年五十八君性淳篤朴直斤斤然愚目之所見必行言而難久可謂御史王璜按浙僻不畏勢浙有重人冤之璜能官君以副使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君曰真御史也重人慚道君之葬也恒山中丞梁銘叙述咸微實可傳子姓又請予銘其隧左玄右祠曰堂有廉臣軒恒衡父殿

廉如何冰清鑒苦賄源噴浹決彼巨坊蠹政殃民喪厥家邦介介朱生少癯紫白自謂餐黎胡恤趾雪自反恒縮何往不伸乃刺天子乃接倖臣我安寒涼祗民春煦居此綽綽存茲瞿瞿我作銘章用詔縉紳束節登良毗我一人

鴻臚少卿王公墓碑

予平生有雄傑友曰獲鼎王宗哲云宗哲諱希孟號淇東貌肥黑而健力性敏而恥自屈推事陳義已雖未乘得他人稍啓其端卽蜚蜚談多奇悟弘治戊午同予舉河南鄉試乙丑同第進士已值武皇卽位出令磨山更賢政邪臺逆瑾方竊弄國政閹使陳校旁午下郡縣大索賄少不厭欲中以法大者械首庭笞次削秩逮寃吏日惟辦故亦來陳自潤上官諒其艱不深咎

崔氏通詞

御集

三十二

宗哲廉白自將盡力民事又善決斷無滯務守郭莊潔修有稱宗哲勞而病守憂自來視求他醫診治三載皆刑部主事正德庚午秋八月聞張永害璵權奏璵大惡詔多官廷鞠皆錯錯索索英敢先發言舉促司寇乃問璵胡爲引用鄉人璵笑乃罵曰汝文武大官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衆皆憎惡璵馬恭震詰璵考掠成要璵武人縱縱無所畏一旦名聲通朝廷法官推宗哲璵璵要詞慷慨尤朗聽者凜然由是銓司器之太宰楊選恭選授鴻臚少卿前未有超級如此者遂登方以折體越用招上出其門士亦樂北附宗哲僅隨衆役名狀迄卒遂去位未嘗營其私堂交言乙亥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生成化乙未八月十一日享年纔四十有一宗哲負氣頗倨物而數人過失指其源

清非恤人不能堪能因而改者極與厚善好強飲醉更浮白坐
是得盡病予與何仲默日候之疾革自恨業不遂擊膺念厲既
卒予與仲默仍請費於鄉士夫及他厚宗哲者乃得棺歛馬柳
泉敬臣守大名助之葬宗哲有助妻曰徐氏遲重訥言宗哲故
貧及仕喜交游日置酒享客徐自執爨約已裕夫廢居十五年
愈窘然能成其子不傾門戶後長子甸季子略及兩婦俱天死
惟仲子田為郡學生一女嫁省祭官焦茂徐宜人同年同宗哲
為四月三十日卒嘉靖己丑七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五其葬
乃又值同年徐復齋巡撫河南克舉宗哲本陽城人曾祖十二
孫獲嘉已又西還獨子敬留敬生安取李氏賣酤郡城遂居汲
安有孝友行定宗哲之考君云詞曰有殷王哲百夫之良弗隨
崔氏源詞 御集 三十三

汚世而淪潔行貴我惟君私交寔鄙負氣何昌何命之否爾勸
貽配耦食華門天維醉尊茂乃子孫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嚴公神
道碑

世有早捐時學用植其業曲事諸父忘義之薄臨財推分動其
愧心卒豐而家為邑華榮若是者謂非孝與樂乎饑乏數起困
什禮周姻戚弟洽表從其館授餐不厭煩勞若是者謂非仁與
晚遇早 恩錫厥章服志安濟民強而後可惡歷府中 一
飲老年而徒不御車乘若走將謂非讓與絕飲簡嗜抱素養恬
古貌秀眉儼與總士有子不終教厥哲孫早擅文儒躋元輔
斯蓋神聽而休之章報于祀者分宜嚴公若茲已允矣即哉嚴

公諱驥字曰廷獻曾祖仲恭 勅封御史大夫孟衡官積左轄
父璉母黃氏配張氏子三長淮次海又次淵孫六人曰山嵩峯
徽南曾孫二世蕃右府知事尚者世稱介溪公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翰林學士今 聖皇出治上志唐虞乃於助相簡任五臣
心旅攸寄機猷是贊介公參之間大被蕃寵晉帽面衣之微
帝亦通授璉及孫淮贈官如嚴公自嚴公配張及黃及 俱贈
一品夫人銑介公榜中進士爰命理翰文冢恒石銑受公友愛
三紀之餘迺擬巨德迺亂蘇詞曰 江漢炳靈秀出其羣於維
嚴父懷德擢淳昔嚴中世管德而屯嚴父翼其後茹苦辛匪直
元宗抑鮮彼貧如農農衣乃享豐年如園培達乃采芳芬燁燁
太保早致青雲分典宗秩入東 帝綸文昭有毅禮達而仁造
崔氏源詞 御集 三十四

膝之對歷此奇長康侯云錫迫我緡紳褒而先代封而崇墳統
也作誦千祺有聞

崔氏洹詞卷之十三

題跋類

書王端毅公奏議後

耿文恪公居太宰有舉公可繼端毅者文恪曰王公孰可當之
其在位吾夕過其第必見蒼頭沽油也銑先公守延安考滿考
功郎中佐時臚上王公曰汝未盡斯人之節邊吏率自潤斯人
約身裕民歲歉止征坐是停祿恒餒其妻子公乃自署考曰清
白之操詳明之政次日先公堂辭謝曰某遠郡吏何由辱公之
知公曰吾諸子留三原鄰郡惟君無間遺爾秋日檢書覽公奏
議擊奸守法一介弗撓乃藉上事嗟乎元臣勳名固不以巧辭
飾行而取哉甲午秋日相臺崔銑書

崔氏洹詞

御集

三十五

書王中丞均程規則後

古之君子謀國利民必為定命求規使庸儒者有藉而立橫肆
者有防而沮是故任位有吏而澤常流後之君子守陋安習苟
引朝夕否則濫詞譴事止取自舉癸巳冬崔子得中丞南皋王
公伯圻均儒之書讀之者再曰王于其達治矣乎夫辯士之上
下計衡之午僻審民積之豐約然乃定等派差挹強濫發其王
子之政乎勞逸平而民力裕民力裕而本業修本業修而邦居
充其王于之成乎始法曰詢士夫體群情終曰凡事宜有室及
所未賦有司皆得白而議處其王于之道乎夫官之立法非自
營也將與民共之雖是意以養實欲皆適口苟為繁知而防通
情護缺而中曲辯乃持之必斷居之無疑則彼有售欺強者脇

威問井騷如貽思伊棘不若仍舊之教也今日公私廣竭官民
貧憊匪獨奉中為然夫天下有兩不足之病無兩不足之理沙
夷於高而堆起其卑水決於河而流行於污凡以權之不挈倖
穴之弗塞故爾予讀宣成之春秋鄭不可國矣子產起而修禮
大邦及畏之王帛之交兵車之會詞命之達咸秩無缺况今萬
全之勝哉故士大夫患無道莫患無時予讀前史屬治之章爛
然考其世則益衰衰母乃尚文靡失之過與夫官俸折支以節用
也宣德中乃增崇薪馬夫微銀以絕他漁也正德以來御史告
衆與嗟乎何上之設禁日密而臣之便已者善謀哉

書楊東里東郭伯和圖後

崔子曰當宣德正統之間其君子有為之時乎凡民朴其君任

崔氏洹詞

御集

三十六

人其奢過不謂其實則行而不續歟也東里公乃日與其僚
燕會書唐律是攻是炫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諸
公而知此道安有已已之符其午之易儲丁丑之偉功和

政家錄

夫古以率今皆以表學政考古者將以若德匪曰腐聞企賢者
將以正行匪曰備故不然雖高文大冊猶倉箱之穀谷我何由
焉

書程子易傳後

易理至伊川十得其七矣文義精不協於經文者則有之仁學
者慎思而已夫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川
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是故孔子之夏禮八

之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於乎至矣哉後學程統謹書

序樂趣卷

夫樂由順作憂以逆來事寡順而多逆情向樂而背憂故樂者
鮮矣莊周古之名善言學者也其言曰鵬風而搏其翼棲葉而
樹于野迂大不實吾無取焉鵬因于氣樗激於無用因者寄也
激者忌也無所寄則漠有所忌則撓夫性以約情則衷順以應
事則化是故遺榮則不求忌則不爭無擇則不伎去飾則不慈
靜則安動則達所如則自得夫何寄夫何忌易曰由豫大有得
其是之謂乎紫巖劉先生有從兄鳳居京師鳳有園有軒王
虎谷題軒曰樂趣紫巖及晉諸大夫遊而適焉於是說聞其旨
記載其業賦敷其事詩掄其興風風乎和平之音洄野子紫巖
崔氏洄詞

御集

卷七

諸大夫之友也紫巖曰惟卷有序所以紀始末終暢厥大義也
敢託吾子洄野子曰諾

讀尚書正文

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
天下多故矣夫子以王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
之旨者可以裁世變議本末 善者衆所同政者衆所舉故學
非已私推以明民政豈我權用以齊世好問好察斯天下之善
萃焉學公而後傳異端奚售乎政協而自安陂情案容乎達方
以表異迷民之尤也強人以難能賊教之大也首于堯典事咨
四嶽終于秦誓榮在一入其聖道之要也夫 今文皆委情鉅
典後人弗能模也古文諄諄復言後人可依仿也古文體製相

肖最者太甲之於蔡仲之命湯之於蔡哲是已洪範顧命其
能僞撰一言哉果伏生言之謫也殆不可句矣此爲申古文而
罔之

王山人薄命辭跋

於乎山人其卷卷於世者乎匪自訟已爾其以公望諸人耶積
妬成毀采幻言而聚人之平生甚矣民之好異而不情也夫同
者易感節者難明以相如之苟合而閉情於白頭之詩白華小
弁益其怒而已矣山人曰吾謝衣冠入深林也其將忘言已乎
可以无咎矣

舊周文裏事狀後

文裏其知巧之才邪非可與語裕民之政也民共正賦已竭力
矣矣從而而餘米括餘米而曰薄賦則朝四暮三愚弄其民而
已餘米豐衍乃奉貴宦結交游修釋子之宮濫費生民之膏血
蘇人幸寬目前乃忘其厲已而祠之追觀漢臣之富民力農也
唐臣之生財善賈也君子弗貴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長其
侈大如漢武是已况文裏者曷足多哉

醉翁亭記跋

歐陽子其慕晉人之風邪漢吏種田時疏勸功阡陌夫宋之士
習若是故其國之不辭賦

沈陳球奏狀跋

大臣讎直言排諫臣惟奪其寵利也然必肆欺欺倖上之心
而後能行之未有甚於汪氏者一時諫官指繫極力而流者

其一事指植之尤委而切雖未即置彼於辟奸心惡狀縣之紙上足垂未鑒嗟乎汪氏之權利今安在歟

書參贊行事後

嘉靖己亥秋南京大宰耳泉湛公受大司馬之命參贊機務公矢諸神明精心竭力以其僚石江歐陽公率其屬提挈宏綱分疏細目達支循本探端張緒凡聞之上喻之下與利去害總若干事籍以示銳夫其申 聖謨崇古禮厲兵成武率乃自躬省費寬民協之各署養高年餘困戎逐遊客止火葬勸農桑聯保伍作義阡堅定業斯蓋相天下之道焉匪直參贊此邦爾其諸真見天理而放諸有衆者乎昔在商季一夫肆虐而周代之殷虛故民庶寵怙侈醜酒淫朋周公遷邇王化禮治刑禁二世

御集

三十九

始變亡元以夷猾夏敦我彝倫素我秩典天地聿開品彙文章皇祖起而極之其艱十倍於周究其源自於燕安程其委會於貪穢民榜之所申明 大誥之所懲艾皆自此邦始今世久熙大紓小弛浸致亂明振怠過辟非老臣伊其憂之夫藥不當病猶無醫也化不革心徒爾勞也公其知本矣乎其屬吳潘氏請推其長之美反諸戎所說以息勞教而用戰都哉銑讀前史悲窮救廣之術爛然考其世則益然立止思實之故歐陽曰君子以申命行事故申而不行則推賢而進士而已

大酉書院錄後語

王子晉叔修學于大酉之陽取山之靜養其湛寂取山之奇代其應用取山之峻以抗志取山之列以次進既優而仕底績而

遷海內才大夫名士詩且文之第山之勝發王子之道王子又自晉進使至鄴俾予綴詞夫王子之問所以審是也諸子之言所以贊成也予聞之孔氏之教曰博文曰約禮文乃相錯精與純也禮乃分止豐而殺也顏氏之文自本至於易曾氏之禮入細窮其變言乎其質則有等言乎其學則有厚言乎其事則有先自洙泗至于洛閩未之有改也象山陸氏思以一人而推千古以已見而易天下其言曰人自孝弟自聰明其自名曰乾坤易簡於是榛塞傳註陸沉精微古聖賢罪不勝誅噫嘻哉言于昔者夫子之贊易也著兩間之五類一日天地二曰卑高三曰動靜四曰方物五曰象形是故總之爲剛柔分之爲八卦統之於乾坤夫乾坤闢而施坤倉而承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曰廣

御集

甲

矣大矣其德曰易簡是故一氣自運無爲而主張易也衆形自植至約而事詳簡也乾坤之運息則萬有之生殲百爲之曲違則一心之靜胡施哉惡可假是二名以捨其實之禪而附於儒之班乎王子所立卓矣所施耶如他日化彼楚野如古魯邦無用茲倡此游言以效德夫

書甬川春秋說後

夫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起變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己其道一也春秋主威尊而臣構侯政典而國廢無任湯武之事者伯樂其隙假竊名義主盟天下幾欲改物伯又衰則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而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說

乃刻刻於一字未哉未哉吾友甫川張子之說破穿鑿舉正大
傳說之當甘無以徒易爲也歸於明夫子之志已爾費里克之
不立明罪劉單之不預窮一正君而國定要哉其言乎淵矣其
道乎

崔氏洹詞卷之十三

崔氏洹詞

御集

卷之十三



墓誌頌

明封太安人于母樊氏墓誌銘

弘治乙丑予舉進士同年鄆城于子覺甫儒幹直氣子愛而親
之覺甫亦願友予間扣其學好古而鄙俗向且曰豈範寔能繁
母之訓然爾先君心齋翁富學矣竟屈於塲屋以沒惟孝子成
其親志吾母日以勵吾兄弟云後覺甫出令輝更賢政嘉興大
有績士大夫譽之覺甫曰豈範寔能繁母之訓然爾母曰汝性
直當戒暴夫令父母乎民也聞有以煦休而生者未有挫折而
不脆者也汝不能其官吾將返於鄆之廬弗忍見爾敗範日惕
惕于斯言爾已覺甫督官戶部郎中出守河南不飭厨傳以說
賓敢摧摧枉以伸道中譏改潯州疏乞不住聞者疑之既而之
潯聞者善之覺甫曰繁母之鑑云然範識不及也夫事君者不
擇便利而就如背近地美除是圖則彼遠惡者其誰遺覺甫居
潯二年而歸遂卒又五年太安人卒覺甫長子象賢其姊夫孫
生坤來相乞銘予素知太安人賢傷吾友早死相對惻惻太安
人樊氏父諱某母王氏心齋翁旅卒諸子幼太安人能歸喪年
七十有五喪其繼姑楊哭泣祖免哀毀甚友其終如列如同產
太安人生正統丙寅九月二十一日卒嘉靖辛卯正月十四日
享年八十有六疾令置酒別劉奴及諸戚屬于孫曰事劉
母當如我太安人三子長即吾友次軾散官又次軫國子生孫
男子六人蒙魯純莊蓮喜女子五人皆生員孫坤劉極餘未笄

蒙英偉有父風葬以是年月日墓在某所銘曰端操可徵洪利
伊始區載厥休永垂彤史

都察院右舍都御史王君墓誌銘

清苑有介士曰王氏諱德明字宗周性嚴行方特然有守貌莊
語簡不侵然諾弘治甲子年踰冠舉鄉試正德戊辰予以史官
閩省試卷累首薦君主考右南士乃第君以九選封丘知縣是
時中官奴廖鵬附劉瑾威橫于河南民日遭荼毒自三司以下
受鵬順使欲寬君為助君不許上司故因君以難平之訟皆理
丁卯鵬于鎰冒祥符籍入試餘姘孫清失官依鵬為代筆御史
璽將魁鎰君發其奸猶列上第踰年給事中陳鼎劾鎰冒籍除
名君以賢調嘉善則易糧長以寬包陪抑勢豪以均田稅有餘
崔氏洹詞 書集 二

力又修治學宮惠養寒士飭武備遂用挫賊于挑源主簿李錫
死賊手請于 朝蔭其子御史張承仁來按浙大索賂君無所
予為所折抑後御史事敗君名奕奕起在兩縣皆茹荼衣布無
受千謁晉戶部主事散儲理鈔不漁貨餘再以艱歸改兵部再
晉武選郎中出知懷慶連歲凶君蠲稅已費散積貧粟氏既安
和天休幸出瑞麥瑞瓜瑞禾壘產一時 上有銀幣之褒晉太
常少卿郎晉今官巡撫山西救於檢身嚴於治吏不得僭乘輅
濫役民確事實惠林撥虛泛惜官貪人始不便矣大同之變提
兵境上為聲援已事効命事孫某棄城脫難將官都未等納賄
賈爾以計獲石州冠盜誠心其黨黨人咸感或釋宗人亂法君
治之卒為所陷罷歸憂臣數為之未及川而卒嘉靖丁酉九月

拾八日也享年五十有六君始祖元學士王磐諡文忠傳至曰
恩者生君贈都御史母楊氏贈安人娶邵氏封安人子三長閑
舉人大闕郡學生次文印女二婿指揮謝宸大尚幼孫文一墓
在城南葬以 年 月日銘曰嗚呼剛士胡不來年我文而石
可久幸望

陝西按察副使葛君墓誌銘

語曰長算屈於短日嗟乎功必次而弘時才必久而累績故人
直多艱靡惟天損古志士深悲之君破葛延之父操廉黜約
已奉國而官副使年五旬卒已夫其抗志踐古履立名期而
勵者將若何而極也又有御史王泮忠清乃延之伍亦早死
悲夫吾鄉生允丁天損之虐邪延之諱事祖堯父義母王氏嘗
崔氏洹詞 書集 三

封郎中及太宜人延之明朱詩正德甲戌舉進士令樂清三遷
官至南京戶部郎中守平陽乃憲陝西延之有治才理簿書結
囚要精明立可辦吏不得為奸在樂清堪與家言建署皆吉地
故令無遷官者宜改治延之不從減武官濫役民遭其構不動
在平陽辟廬生又辯其為之極皆忤上官蓋其操廉無可指瑕
故遇事斤斤執典天性簡言笑交游每日親親律身恐越繩墨
論者謂宜濟之弘裕然循其習性無變配張氏亦封宜人五子
逢春逢慶逢時逢吉逢辰一女嫁張涵延之以嘉靖甲午九月
二十三日卒生于成化壬寅正月十四日逢夏為郡學生著名
塲屋間將以乙未十月望葬其父余受託銘基乃法先漢賢士
文體簡存要略且續鄉乘銘曰 彼庫樸橄乃村夏屋胡短棘

者大服四馬葛生履履而授伊而返其寶時堅已約往恤人
歿而聞時時而石截截而詞揭揭永發白潔

前陝西按察使事薛澤張先生墓誌銘

嘉靖辛卯五月望葬澤張先生終于寢子宗明等謀以九月一
日葬于伊侯先一月仲宗儒來後澤問銘於平先生果終矣夫
明與造上用經純哉懿矣士解服行惟用致宦高才逸志斯修
詞業乃至矩唐汚人之詩先生幼有遠志自經而下程氏朱氏
是宗俸餘皆置圖書累數千卷嘗曰稱理制事各適當然是謂
明經理云理云空滯云乎哉經云經云口耳云乎哉先生行方
貌莊言論侃侃必信已直一介弗撓登弘治丙辰進士出知尉
氏政宜陽課農興學旌良恥否流亡者還健訟者息入內臺爲
崔氏道謝

卷之四

四

御史巡鹽街其直同以罪卒無驗止晉河南僉事提學關奴
鵬鵬之改陝西河外收糧都御史張某貪而後先生及御史成
文裁以法制某不堪誣議先生於總制總制聞于朝有旨覈
驗某郎實以上再命官鞠之某大用賄下先生于詔獄凡三年
臺臣數論列誣乃明是時內閣公素嫉天下名士輕已翻右某
坐先生不遜除名嘉靖初起用屈滯併有弊先生者在當路沮
之成公再起爲副都御史矣先生屏居山中讀書談道考訂古
義得失正德間士厭明文治宋應之習欲振起之乃宗秦
漢之作左氏大興先生弗是也口是書實妄錯互而妄者倍焉
苟說詞迷趨經學將晦目六經四書程氏朱氏外無用師焉已
耳先生諱璉字伯純山西澤州人曾祖斌斌生瑜瑜生先生考

君廣用先生貴封知縣成化丙戌五月拾六日先生生于夏莊
取劉氏而取宋氏宗儒有少弟曰宗文女二壻李希養崔弗孫
三男四女先生著書曰遠育曰舜澤記曰文集總若干卷宗明
舉鄉試宗儒州學生皆才而慕古其能衍先生之澤哉銘曰維
儒醇思維吏循思維身貧思維道信思

按察副使水南田君墓誌銘

君諱汝籽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予同
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
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乙丑又同予舉進士已以憂
歸服除授行人選中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閣其所行
朝紀事素官惟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謁致詞賦予既

崔氏道謝

卷之五

五

交舊而雅好何令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
引裾請劍者固大夫許國爾爾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效終
身無益章主之暴嗟乎嗟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餓
夫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值端揆虛位爭進者類
舉徒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遺
斥然不稅職又勅武率時源恃功淫從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
雖號文邦士習褻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
歟謹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衆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
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舉者勤父
病其腐置下列又遊物論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鼎四人及
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勅知縣

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屬其侵官乃共升榜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謬起共欲擠入不測淵然止言其卑方他無可摘者古所謂因瑕見璧者歟自山西還湖廣副使肯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撫吏備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四十伍年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鼎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勤父父母魏氏兩取俱陶氏女子一人惟屏女適李辛叟徐夢鶴前陶一女適和顏華以丙申月日勤父授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己巳治刑科選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在己卯閏四歲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維勤父開居維十有二年銘曰

崔氏誥訓

卷一

七

文林郎漢中府推官李公墓誌銘

李氏蓋鄆之望云諱剛者自舉人積官戶部郎中剛生洪取韓氏生女為昆陽王妃恩授兵馬指揮長子文自舉人授瀘州知州李公其季子也諱道字應元少穎敏知州公授以朱氏詩郎通楷冠入郡學解刺經傳妙得大旨鋪衍章句駁發奇思老謹溫裕而中元朗不流無酒耽無嬉過日孜孜焉者諱訓而已憲臣才之子弟從之每小試已憲臣以其文法七郡之士命奇不第弘治丙辰貢已需選家食趙莊王器其世子必為命

世大賢思端醇厚基遂厥峻承顯察臣無足友者乃親馭高駕訪公于家撰章繪圖異觀閭里命為今圖主說詩云處恭益懋正德辛未試於銓授漢中推官南鄭民周海潘其女事發守為餽千金欲移罪于其備滿公不可論海如法王端潘其弟政妻殺政滅口託言噓于虎公驗手有刀痕駁守成案亦論端于死會盜起公奉檄檄城鳳及城固俱免盜之戕公素薄仕官歎曰是日夜猷猷泛泛而營焉者審官暨積爾道於何有乃致仕還郡莊王又請授郡王經公高年身瘦削而神健性樂文史不倦版行鄉飲郡守請為大賓閭閻于其觀都如也公所教士入官者數十奉旦石東尤著名晚奇其女之子朴自教之朴踰冠取進士天子異其對命與登鼎甲者同梓策遂續

崔氏誥訓

卷一

七

封文林郎彰德府推官葛君墓誌銘

往者德平葛與立休吾郡以鄉試一人遂以進士來已尊人休居處士來就養予詢君見其貌貌而禮聆其言質而訓予歎曰

固宜有是子與君問皆子曰環也少多病先人經歷公止子學
一開先人之訓涉歷書史所得乃知世之長否由官會感國殃
其幸禍其身蓋顯其枉直而後欲奸頑者夫蛾以燭明說而依
之不知焚如之災其頑其執可止諸君日以戒于云爾予曰士
之躋於聖無欲焉止矣吾郡倅潔脩而密明幾而決法守所執
母得而高下之君無以念也別君七年為嘉靖丁酉十二月二
十有六日卒生成化已亥正月四日計年五十有九戊戌十月
二日葬于鈞盤之陽八月望與立命其弟來微銘德吾郡鄉封
固悉君美行如狀君蓋孝義人也父母在逆所向而就養之出
則應期運反昏暨喪數助其匱者少治買資呂氏金誤浮其五
人餘糧孫氏麥梁之得藏金李氏醉逸金君皆返之三人不覺
崔氏直調

書集

八

許樂菴墓誌銘

許氏受氏而來遷蘇矣自穎川遷汝陰則勝國時諱毅者殺
生熙載字獻臣號東岡三歲而孤母宋氏年二十有八挈東岡
往依舅氏于湖湘宋高節聞者詩而頌之東岡長辟湖廣行省

官至會福院照磨著女教經濟錄及他文十餘萬言臨川吳幼
清稱之曰喪親而孝居官而廉東岡仲子有任字可用號圭塘
慈延祐乙卯上第官至中書左丞有集百卷諱文忠功德爛然
元人口公過國大事身任之不知有死生止開河東碑蓋言如
習恭詩婉而崇文雅而辯老過元將亡抗節愈厲季子有孚字
可行登天曆庚午上第官儒學提舉湯人作雙桂堂修其過文
忠公生頑國初籍安陽積生壽生坦坦長子顯字孟敬登景泰
甲戌進士官至南康知府明決富才年格其用顯子忱字中國
博學能文古朴不隨俗流昏于李氏李最貴忱略不降詞色下
之常有憂天下之心疾革自吟曰丹心不泯常憂國白髮無端
早上頭竟不第而死顯第顯色學生配廉氏生樂菴君云君生
崔氏直調

書集

九

三月喪父十有二年喪母君樂樂棘棘每慟殆絕乃依伯母李
氏李又卒乃輟業治東岡故田一夬力作自給稍裕撤舊廬而
弘之作先祠修時祭性真率坦易面質少俊者過皆服已又饒
補缺失與親戚故人歡宴倚席歌圭塘詩辭甚自得一座傾耳
聽收拾先世譜系遺文罔墜樂菴子捷禮登今上乙未科進
士官刑部主事樂菴訓之曰奉官箴自約身始也理官事自有
私舉也使禮循所教官甫爾即變其聲郡倅來掌縣欲以官房
高敞者易其廬樂菴謀于予曰屋雖陋舊業也吾相自兵興幸
而存者如懷幾族邪兒始一官吾不思人私予曰晏子不易宅
君強界之而又反之載于左史樂菴卒辭樂菴諱懷字思善取
劉氏一女嫁賈大興孫男二人樂菴生于成化癸巳五月四日

今戊戌三月十五日卒得年六十有六八月 日葬武官先兆
予嘗悼中原午衢每兵興間巷至斷煙火夫邑無世家則上何
憑而下何倣與宜其忽靡靡也廼考許氏之世參以元人之言
及今郭太史質夫之狀驟事成次采詞合章授于刑部君刻石
詞曰鬱鬱乎佳哉許氏之藏前沮後岡東岡里塘有儼其行君
往宅諸昭其萬禩無傷

董湯民墓誌銘

湯民諱建中吳江至簿董公之中子也其家世具余所著吳江
公誌中湯民少與邑人殷雲霄相友善以修學倡鄉人又取呂
氏鄉約為課每大書壁曰某某賢曰建中過某某弘治乙丑與
湯民同舉進士湯民授行人晉官御史近夫謝病歸後起為青
州民河訓

書集

十一

田令晉官給事中並以其才行理官近夫峭勁而好文章多交
當世士湯民惇大而執范事精悍初吳江公貧喪其配楊氏具
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繼妻暨子留壽張湯民涉
水負粟販之以給朝夕歲凶兄弟將其居湯民泣止之不可往
自于吳江公之不可乃以田宅讓兄弟指其妹曰吾婦幸有養
不累諸兄弟也及湯民貴於兄弟時有遺焉少弟用中殤母臨
其墓哭之為御史時值盜四作雙人偕柄朝有邪臣威脅解
直道幾杜湯民以其僚麻城劉天和儀封劉大謨安陽張士隆
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譽善刺奸雖勞不撓甲戌湯民按順天進
其妻子還鄉獨留老奴司戶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
聞奪之斷其善處有嬖與其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

郎上疏劾聞人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孰無
救聞人懼而緹海葦淶源之利然後然歸民又有聞人將之廣
過任丘奪御史府以居聞湯民至盛列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
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弗許直入坐堂上泥關聞政如常大聞
大驚辭去有二青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
御史下拜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既入書湯民不
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自首為盜趙錢弟華
不死實賊諒為間者湯民立命斬之命修州城以備湯民沉毅
慮定而後發發郎不可易嚴於治吏而不可以其暇復射圖修
元節士劉國祠以禮登館義誨儒生乙亥得痺疾已以吳江公
喪歸明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二近夫亦以是歲夏卒
崔氏河訓

書集

十一

于南京天乎殄我二良謂之何哉銘曰 維湯民配呂氏渠與
潛廼二子幼二女幼而縷側室郭子曰涇嗟爾匪爾配爾友
文翼爾墳

誥封一品夫人鄭氏墓誌銘

鄭夫人湯陰小元鄭氏女也鄭氏累世同居多田富穀朴行睦
家夫人父諱祥允懋行云夫人笄年歸李氏為太保鶴山翁配
是時鶴翁方居貧其考微宦留秦縣今養官馬夫人畫則汎柳
汲爨夜則與鶴翁同一燈夫讀婦紡丙夜秣馬而後就寢常絕
食鄭氏輒饋之成化壬辰鶴翁年二十六夫人二十七鶴翁
舉進士為水部郎相四十年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龍德
河朔難月四代夫人年五十餘即以北祿鄉妻入 內庭

妻庸優賞而夫人治釐奉祀茂饒賁夫平和鹽鼓弗委他御目
無流視口無仿詞躬遠慕容心忘矜志鶴翁甫四旬夫人止育
子繼先今官吏部主事直 文淵閣即為內側室三歲與鶴翁
異寢後闕室生子二繼光今為中府經歷繼充國子生女二嫁
中書舍人周一元生員鄭在皆夫人抱諸懷而胸姬之至有成
夫人有金釵奇貨也主事欲得之為長孫汝勛內婦不許後乃
出助繼光昏主事夫婦託所親問焉夫人曰吾豈老賸忘孫乎
顧繼光無多私財且自孫議昏以來所費貲過吾嫁時及吾嫁
女奚啻倍徙吾又可溢之乎一釋齒子即令粧金履采能復苦
力詩書哉後太保公父子寵還湯陰主事君稍稍營產及謀可
以貴諸子者夫人不說曰吾常憂吾家福浮於德天將裒以益
崔氏直詞 書集 十二

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誌銘

弘治中空同子興阻瘵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磨而後無
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然之逸健學
有準焉宗匠又咸激厲風節敢上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空
同子方雅簡默稍飭廉殺仲然恬淡溫孫不露才美云空同子
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
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為文會酬倡
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關招商用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擣下獄
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府殊法一涉宦戚即尼不問不
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末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
之漸為掩義之害張侯辯懇摘奏中張氏字為訕母后遂令回
詔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為果臬已僅奪俸三
月 上語尚書劉大夏曰朕欲實夢陽輕典左右謂當廷杖渠
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元八閹道 上燕遊閹部夢諫
協請誅之不克聞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寔空同子贊成奪
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
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李生能
法 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變人姜達亦中瑾瑾
乃賢空同子既釋係又欲用之選部空同子託以痼疾康子為
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為江西副使提學 勅許舉聞重事空
同子振學流上外大有更白堊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
非其職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要辭曰臨
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同邪寧庶人方

畜異圖威劫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憾陽下之反庶人
叛滅有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附以法司冠見素
公不可止空同子以成化壬辰十二月七日生嘉靖己丑九月
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八配左氏子一枝舉進士由主事左
官州同知側室宋子三趙梁柱女一王一女枝四子一夔二典
三諤四維文一年月日葬大陽山左宜人附空同子家
世自有譜所著詩文集若干卷空同子八篇銘曰伊天閔之伊
人嫉之專方者礙固正則危隱約委蛇于河之湄大昌厥詞求
式來思

亡友張仲修墓誌銘

亡友張子仲修卒于漢中嘉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也生成化

崔氏洹訓

書集

十四

乙未五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一嗟乎吾友諱士隆字仲修河南
安陽人世居高平渠南故號西渠父諱魯懷博自信嗜酒不以
世故介懷贈監察御史母朱氏封太孺人勤節治生性明辯通
世務臨事即斷而和且安吾友自以爲弗及母云仲修舉弘治
乙卯鄉試戊午喪父黃屋貸粟以生非厚者莫知其窘辛酉奉
母攜一妹一弟卒業太學明年試又不利三原馬理伯循集友
講學大約明經修行母慕高虛母溺詰訓必耽辭母陷利與名
其志以洙泗爲師仲修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哉哉可謂能
其心矣要須於事爲驗其實身與世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
合外內之道也銑等弗可仲修又明年甲子仲修及銑還安陽
乙丑赴春試馬子見而欣然曰仲修昔者之言聖學也吾輩其

逆從事焉起春仲修舉進士授高平推官明嚴民畏之正德壬
申晉監察御史朝臣各立從或以門生或以鄉里故知附大臣
大臣利其便事讓缺曲庇顯升仲修惡其然光祿卿李良素諂
事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遷又以女字少師孫子少師以諫爲劉
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他適仲修上疏劾良且曰使今大臣知
彼小人終必相負豈早絕之而還逮乎延正人也良竟坐罷
西巡河東鹽法運使劉瑜貪而有與援遷參政仲修勸罷之革
象右以均商嚴取贖以美鹽以其暇建正學書院鑿青石槽開
茅津皆爲大衛車可行甲戌內宮災上疏曰陛下前有逆

崔氏洹訓

書集

十五

權豪競華侈親信內臣取貨于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
帷科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
屠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瑛則死詔獄
問閭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絕滯
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
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穢之輩廣廈細旃之樂孰與
是傲凶危之隊不報乙亥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吏宜酌酒作威
以大括財荷黃挺二日賜棍有拒令者杖殺之無論自都御史
不敢禁仲修疏言之且列其賄若干丙子還京守道事有張順
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毆門子死潛回京避之雲南撫巡
移文逮之急乃出官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竊取淮上

病丐斃之二隸告順死勸實給文歸已三年矣仲修閱案錄之
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時錢事大有寵賜姓朱廖鵬
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為兄中河南鵬凶殘積金帛如山既敗
又以鑾為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鵬用事廖二名振京師傾財納
士夫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酣飲或至且仲修率其僚疏其罪
且曰堂來鑾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內雖外父制中而子擅利
鵬毒河南已起內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他才專用
一家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害邪鵬率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
殺人為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冤鳳
鳴素事逆瑾致富又凶懷當案者即遞去累年不決都御史幸
菴彭公以獄付仲修及許御史完二君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

崔氏滄詞

十六

貨錢寧以其妻女往娶之寧受鳳鳴想為上奏乃下仲修及
許子補之獄七閱月仲修降判晉州補之定州判仲修教民耕
桑如齊民要術法果倍收民富澤水決數縣咸災仲修奉臺檄
往塞之成晉知州今上入承太宗即位誅竄奸宄雲忠臣寬
仲修優御史所司忌仲修才仍擬知府太宰熊峰先生石公曰
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猶以淺資拘常調是佞
者常伸而忠常屈也何以勸後乃得選中守備副使其地居終
南太白間西南連蜀東接鄖山巖壁羅立山中長廣數千里
有良田美隄水泉沃灌宜牧多竹木可材文經許約可裴民洵
瀛河沙得金大抵逋逃者擅為華歲皆軍官與通則吞併弱小
賊大盜伺便出掠又好報讎殺人急則生變朝廷持置都知

史鎮之仲修至首按軍官廩食用良賊有王大王二問仲良結
回回為患官不敢捕所在皆立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仲修
召主諭之曰汝能擒賊即汝功吾賞若重否吾率軍焚山汝等
與存者幾是二者禍福汝何居見仲修備飭語直皆叩頭曰幸
公活我居數日各獻賊仲修又取賊主帖惡者十家破滅之遂
大安乃堰響水溉田千畝立堤防溢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吾
友穎敏天成書再經目不忘古人奇文與有覽即通解明政達
變雖倥偬填委沛然應之各中理人以欺至片言能折之尤惡
盜吏嘗曰今民貧官空然天無歲不生財財奚往焉古云世有
兩不足之病無兩不足之理是侵漁者衆而莫之稽也所至按
籍徵實明入考出源獎深文皆鈞其情知縣劉景沂已遷主事

崔氏滄詞

十七

按其受官錢竟奏成自贈御史君沒嫁女弟三人少弟取兩妻
為良醫副貧而能舉人難之配石氏安陽石釗女封孺人婉順
啗口仲修自入官母夫人率就養衣自一縷以上弗敢專俸入
大孺人掌之凡僚內人燕孺人謝不敢往事仲修執役如婢壯
年不育即謀娶于所親仲修迨巡者數歲今子一人弓女三人
皆妾劉氏子孺人病難五年竟以嘉靖癸未十一月十有八日
卒享年五十仲修嘗改葬太孺人父暨母于大孟墓姑姊于楊
記士陞師淇士趙錦貧仲修過淇知之出貲嫁其女其子得妻
篤友誼有終過勝已者禮信如師鏡閣之禮云其在詩曰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夫人稟淑氣而生心能與宇宙同
其清則彼氣涌發故申甫由文武來者也於乎心感乎時數

會於山川本培之祖宗材豈數得哉微乎消長之理也是故
洪武諸臣多元才也去後復華員矣輩除之臣節矣而寡歎正
統之仲景恭之易儲天順之復辟居位者靡如也故重典用焉
成化之明弘治之仁朝無變事癸巳乙巳陰謀易適李賢劉珝
一諫而止自是而士氣昌始知以退爲道以諫爲忠以聖爲師
以經爲文及乎泰陵末造明聖日隣得張先生元禎性理疏日
夕締覽頗驚喜曰天其以斯人覺朕乎吾榜諸君子出焉繼遺
摧折而且多天言其最者節行則莆田黃鞏伯固居巢曹琥瑞
卿葵丘王韋欽佩守官則湖南張璞中黃朱鑑以獻高唐劉幸
必先壽張董建中湯民寧海張惠天澤文學則吳郡徐禎卿昌
穀晉安鄭善夫繼之壽張殷雲霄近夫太原孫紹先汝宗今仲
崔氏洹詞

書集

一十八

崔氏洹詞卷之十四

崔氏洹詞卷之十五

墓誌類

漳涯先生配恭人劉氏墓誌銘

漳涯薛子全卿以書赴予曰蔡不幸妻劉恭人死唯先生銘
漳涯子潔已而謗來勵政而嫉加之乃今又失良助天果妬
善哉恭人魏劉生祐女母馮氏節婦也恭人少端慈好女工精
於酒饌能誦曹昭女誡年十九歸于漳涯子事其舅西園公及
姑李恭人甚孝漳涯子弱冠舉進士鄉人走賀曰此公卿可契
取而袵采懸金矣恭人曰奚以是爲哉夫仕忠君而已爾漳涯
子兩爲令皆劇邑民以廉稱聞天下由光守遷南京戶部郎中
陟守名郡恭人守約安儉日孜孜焉相其夫正務殿民而已漳
涯子爲郎時得推恩封其父暨母是時李恭人已卒恭人拜
命已重泣曰姑不及見已而我乃披襦首珠天平酷哉不廷姑
數年邪聞者皆感慟漳涯子守淮考績歸費缺矣易其家困粟
行部署上考而贊言騰漳涯子欲棄官恭人曰卽如君言誰辦
爾非受誣者漳涯子再履任事果得白時恭人留魏歲入不給
自以米屑舂奉舅及繼姑必極豐腴正德辛巳十月二十二日
疾革子紹光哀籲天祈以身代竟不起年四十有五千六紹光
紹韓紹范紹富紹歐紹呂女二長聘胡應制次聘胡淮孫男子
一女子三恭人甚愛諸子然有過不貸嘗出簪紵衣者子曰
吾衣此二十餘襖汝宜敦儉夫讀及耕織生民之道也然早
作晏眠車斯佚舉銘曰

事宜爾家而往胡促天平奈何

南京光祿寺卿張公墓誌銘

張公世爲山東單縣平壇里人後兵起獨仲祥者不他徙仲祥生宗道宗道生肅肅生拱張公拱長子也諱賓字廷賓成化戊子年二十舉鄉試乙未舉進士丙申授睢寧知縣以憂去官服除金壇甲辰遷監察御史奉 旨寧夏監糧巡山海關及按其定弘治庚戌遷湖廣按察僉事以憂去官服除改山西戊午遷浙江副使乙丑遷江西按察使正德丁卯遷南京光祿寺卿明年廷薦公爲大理卿劉瑾用事怒公無覬覦 內批致仕公魁幹大度質直而謙無飾言僞行凡與交者無不遠去疵吝頽然服焉知雅寧歲大水饑殍賑饑或勸其待報公曰穀爲民

崔氏洹詞

書集

十一

積今爲民發之罪令自當也金壇又大水以全災報都御史怒曰若爲民吾其殃民者哉卽如報賦安所出命他官驗實乃上九分災公抗言曰民重溺而匿之不仁也告之以實不忠也民將革矣尚安言賦猶坐誤報罰較雖寧廟灣村民庶而多狡猾公禁之皆改行立集以日相遞食貨得流後多富者居常縣知貧富強弱之等役與賦自第之爲御史劾太監蔣琮代山陵木爲室琮幸臣也疏入不報巡山海立社學使行伍皆知書字備劉某貪殘有內援案之寔於法湖廣知縣某素倖得幸上官後被訟都御史下公治且曰此官實其罪而生訟者公竟罷之都御史怒公坐是久不調御史寧陵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謂首其公至將衣笏見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

服也如面 君又何如邪每與御史論事更端則起請已坐盡

辭御史不說同官伺公問道御史意公曰積貲於盡吾亦嘗爲御史爲臬司更三省矣禮如是可也可是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笞掠省吏或以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能保其不敗法邪布政林某謁御史趨公遽止之曰奈何以藩長而效驛官也久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於朝每言必稱之嘗同三司入賀 晉府諸王及將軍皆走問曰孰爲張僉事吾聞其人忠也諒公司刑久明決而怒句容有獄十五年矣每上吏曰彼非我屬也囚泣下曰他官喜賂故使某冤不白今江南清官獨金壇耳御史乃轉白他御史下金壇事果得理在山西

崔氏洹詞

書集

十一

斷文水二氏田治平陽藩府舉獲者民德之至今江西最健訟一訟必逮數百人幻詞織事經善伸枉得利則自承反坐公一切以平恕治察詞鑒色余伍以驗得其情別其輕重之等然後辟之是時寧庵人恃才挾詐御三司如與謀其尉卒坐事求公未減威恃術鉅公卒不挽實難撫爲湖廣按察使撫字安世持行廉布衣食蔬公直廬足食郡畢其餘內于帑或以遺賈戚天下稱曰青萊張然好說行徵名君子高其節而枉其心副使俞振于暨僚皆疾毀之焦少師芳爲僉事獨右撫公無所附常兩釋之後世安大感情執手流涕以謝江西副使蔡清林廷至皆行義士一日相詬欲相擊也詣公第求直既見悔愧不敢言而罷襄城張淮爲御史按睢寧民狀公善政公褫狀遣民御史

適見之意。為告縣者名氏。訊實公孫。謝曰。此市民獻諫求後
施爾令。愚政無患。無聞。仰又歎曰。忠哉斯公。彼刻石。乘稱者
民其勞乎。山西省城北十里。廣袤百里。無水。公相地。得井。王公
鴻儒。欲紀之。公不可。在湖廣。於劉家。隔作橋。又作度。蟻橋。民作
張公德政坊。公見而毀之。在浙。攝長入觀。副使趙某。謂曰。公垂
察。如京。何以見諸貴人乎。公鄉人知府于鳳。聞而有獻也。不
內公素。能不安取。未冠。夜讀書。鄰女就之。叱令去。既貴。無妾
媵。自素。如寒士。尤薄勢力。曰。官豈家物哉。盡吾忠。斯可矣。彼以
官為官者。豈木之思邪。泰襄毅公。紘為公姻。兄當柄用。時弗通
問。司徒陳公少從公游。後司徒公貴。司徒公長子策舉進士。出
守吾郡。公每以忠廉勗郡守。廉直而材名位。駁顯矣。必曰。此吾
崔氏直訓。書集 主 一

張舍人墓誌銘

張舍人名倫。字天敘。千戶張能適子也。其先滄州人。祖某從。

父暨吾張公之教也。張公生正統己未冬十一月一日。卒於正
德丁丑十二月晦。享年七十有九。配司氏封孺人。子二。遵化陰
陽訓術。遵誨。早卒。文二。堦石光。堦路雲。衛孫男子三人。瑄。訓術
瑄。國子生。璵。女子一人。適泰學曾孫男子二人。河決充。郡單尤
嘗也。閱六年嘉靖改元某月某日始克葬。銘曰。

稽古篤儒。曰宋司馬德動。孺賢名流。夷夏明有張卿。胞胞其躬
寬隘。開強如草斯風。恩冒恩威。具并艷姬。過不可磯。幽胡可欺
有純束。昂陋彼綺羅。瑜璵雖懷光彩。奚開大河之溪。哲人之墳
哲名洋洋。河水云云。

太祖伐元後。孫藍黨逆。謀殺府軍左衛千戶後從。太宗靖內。

難。改北京。府軍衛其子孫。因家焉。舍人早卒。無子。舍人止一第。

係製千戶。傑。一子。璵。無他。也。舍人老實。無嗜好。北京四方之

人在焉。其風錯。故其習。殊貴勢之習。侈俠少之習。儼商賈之習。

便。寒約之習。儼儒學之習。貴獨舍人斤斤然。木訥人也。然其事

父。夷弟如禮。娶其中。亦有負平而弗獲。長年使人無逮焉。故諺

曰。棟材弗成。朝花則榮。巧藝不比。拙就得利。悲哉。王媼王千戶

愷女也。年二十五嫁舍人。舍人死時。媼年三十二。為孀。婦四十

七年始。璵生。數歲其父母以寡子。故甚愛之。媼嘗謂母也。獨奇

之。曰。振張氏者此兒也。君夫死。竊憂門戶衰。今幸天不絕張氏

矣。璵失母。媼撫訓之。璵果積官。列九卿。舍人宣德丙午九月三

崔氏直訓。書集 二十三

日生。天順五年六月三日卒。媼宣德甲寅十二月二十三日生

正德七年七月十六日卒。舍人享年僅四十。媼乃七十九。然媼

幼。婦節期不食。矢言則勞。拜過舍人百矣。舍人信有婦哉。媼

卒之次。月一日。璵啓舍人穴。合葬。銘曰。已乎已。靡嗣只。艱乎艱

助妃只。章女行曰太史。附女。禮女。從子。

長汀縣主墓誌銘

長汀縣主者。趙府湯陰莊僖王第四女也。母武氏。年十五。湯

陰鄭。璵尚焉。授宗人府儀賓。初。莊僖王賢自貴女。擇對鄭氏。居

小元村。七世不析。璵其人。皆敦朴尚義。不失口於人世之機詐

不知也。璵父諱梓。邑稱鄭五老。鄭氏多田。故僉於財。男力農。間

出治賈女。習蠶織。閭外事不問。農賈所入皆固之。有婚嫁者。族

其給費于布令果母或私者成化間歲凶出粟千斛助賑濟雖
未達文字其行與古篤行者輝五老少賈於臨清每歸倒囊錢
而委地其妻子亦不視長女歸今少傳李公封夫人少傳初仕
為主事管臨清開五老不復賈少傳貴鄭氏漸微於少傳無干
請職尚主莊信重其世也縣主聰慧婉順凡主適失家處尊幼
悉以亢近年稍抑則乘驢車遊人家飲或出郭竟日嬉接帝
家禮不宜縣主每翁姑入府治具上食唯謹待姻戚如外家婦
未嘗輒造人家儀賓或病視湯藥自扶持之數有子女不肖孝
者曰賜娶矣曰姓四歲女一適李繼文卒孫一曰牛住子正德
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病卒不起生於成化七年九月二十八
日享年四十葬於正德八年正月十二日銘曰奕奕篤鄭肇自

崔氏誼詞

書集

二十四

王恭人墓誌銘

恭人中丞王公哲之妻申處士志仁之女吳江人也恭人年十
七歸中丞中丞為御史時奉命按廣東中丞父樂善先生病
且棘矣恭人治湯藥惟謹夜不寐盡其甘食閱數月樂善竟不
起恭人哀毀如不能存含槨裝奠如禮鄉人歎曰使御史自為
之無能過也恭人歸中丞數年生一女殤恭人因妻者因嗣而
有也無嗣則將殄人之宗男子四十而妻女子三十而血耗逮
其衰也而後駭而圖之豈可必乎豈可必乎遂告其舅姑曰新

婦不宜子夫子之寵婦不敢專也為置三側室時中丞甫壯
既而皆有子女曰徐氏生子子京子東女某適某曰陳氏生
子子家女某適某曰郭氏生子子木子木女某正德四年冬中
丞自山東副使進廣東按察使過吳江是時劉瑾竊政迂途歸
省械首中丞倉皇而別恭人病醫之不愈時太恭人在堂恭人
曰吾事姑不終吾死不得與吾夫訣恨哉悲哉恨哉明年
正月五日卒年五十有五七年中丞謝政歸始以十二月二日
葬于王山明年中丞亦卒恭人治家訓子俱可儀不著獨表其
大義以詔其子孫銘曰夫曰吾有婦子曰吾有母嗟彼貞媛式
于爾後

梁古谷先生墓誌銘

崔氏誼詞

書集

二十五

予聞石翁陳子之學去支離之用全虛圓之神始乎靜終乎自
然先生肯與季伯溫兄弟從之毋退入山室靜坐數則考覽墳
籍十年而學成翁館先生于家俾訓其諸孫翁晚年居碧玉樓
嘗與先生極論名理知其大有得也乃號先生曰見王先生與
嘉魚李世卿吳獻臣相厚善詩劉之遺無虛歲餘無所與親李
世卿者李承箕也攻古文養志不仕吳獻臣者吳廷舉也有經
濟才劉瑾竊政時疏論中使贖貨械首十日不死釋之不屈交
友有終未冠喪親有聞平生無擔石儲憂如也語曰不知其人
視其所事及所予先生材體多病年十二母猶負之一日在樞
中直其足將及地其父笑曰爾且與母長矣尚作嬌乎稍長好
讀書毋常滅燈令寢且戒勿宿火先生幼而後之舅家與

無讀焉父歿葬始用尺簡喪尚家者不用浮屠始用質明行
祭事性好吟詩不苦鍛削不翁贈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
長公來詩不少排日兩三章不嗜酒武人強引一杯酌之病兩
月而差先生名文冠字華卿廣東順德人少號鶴山晚居古谷
種梅錄所為詩千篇積之號古谷老人正統辛酉生正德辛未
九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一壬申正月八日葬妻陳氏之子五人
曰景復景行景孚景熙景倫側室之子二人曰景與景望女一
人曰宜孫四人曰肇阜準下景行銳友也廉直有文為崇明知
縣銘曰鼓樓之陽先生藏矣於萬斯年子孫享矣

張錦衣墓誌銘

張君偉幹美容剛而恥下於人非其志雖貴富不輒屈也嘗與
崔氏洎詞

書集

二十六

余過崇文里里有脩佛事者君曰嗟乎棄金于燼罔妄為福今
之民侈于好而怠于作侈好則非多財不足共怠于作則凡循
其道而利者亡為也則為釋而齋為道而醺皆可以安居而食
於人余是其言余與君俱河南安陽人君少代父安為錦衣衛
總旗弘治十年從王太傅越守甘肅有功陞百戶十四年從朱
保國公暉守榆林有功陞副千戶正德七年從陸太監閻征薊
盜有功陞指揮僉事十年以衛長薦管禮儀房禮儀房者選乳
嫖之溫良者居之李終則易君曰怨曠者人情之常而和氣之
靈也今以月易校人日治饌羞君頗極甘脆故典也君罷之家
以乾糲茹菜往焉所部者醉金為資不內六月五日飲于外夜
歸中夜痰大作次日早不起年五十有四君諱仁字世榮少起

軍弱刻廉自好卒有成也弟俊育于君今三十餘年同居俊奉
君嚴命而後坐問而後言君卒俊喪之如父君妻陳氏子三人
繼鎮銳女三人皆查指揮通林鑾季汝耕側室子二人純銳孫
四人承祖承祿承祺承祥孫女一人七月初六日葬于都城南
鑑從余受詩汝耕余之妻之從子也銘曰何折非驪何驚弗較
吁嗟蒼天矜我民獨

劉以道墓誌銘

明正德乙亥秋予友鴻臚少卿王希孟宗哲卒于京予暨何子
仲默哭之以道主河西務欽法何子以書告曰王君貧賈資之
王君子藉寡貞僕曷以力以道如何子言冬十有一月以道
謝病歸道于京二十有七日卒予暨何子哭之如宗哲以道諱

崔氏洎詞

書集

七

佐號北原陝西中部縣人父聰以進士為太平府推官後守彰
德積官至金都御史母張氏以道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
于市者太母以升米易之以道問易衣何為大母曰將衣汝以
道泣曰今米與衣孰重今亡米死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都
御史在太平以事如京將遷秩以道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
以道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吾願代吾母暨
諸弟死風益急以道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獲濟都御史
守彰德予郡人也都御史禮予忘其勢命與以道游以道延接
彰士甚恭及以道仕彰士至京者亡問賢鄙館之如戚正德丁
卯試于鄉中邵昇榜舉人明年試禮部及昇皆不第昇末冠登
拜有俊才一二表臣諂事人監劉瑾以昇為奇貨薦于瑾且教

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瑾敗有司逃昇昇急奔以道所以道
匿之閭數日以道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君不自慮邪以道曰
邵君託我若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
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辛未舉進士授戶
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成治在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仁賴
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
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又傳某勢
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罵曰胥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
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卽勢人來吾亡寧以吾官故而損國況爾
胥奴乃欲弋利乎叱侍夫縛于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干
法以道明敏多才論事析理不深思而解敢任事亦不取敗聞
崔氏漁調

書集

二十八

孫汝宗墓誌銘

余友宿山先生孫君汝宗省丹還郡病瘍卒鏡總服往哭于汝
宗中弟繡修遠宗之第遠宗請歸葬兄 詔可乃以銘屬鏡曰
兄治命也嗟乎嗟乎汝宗諱紹先山西代州人曾祖才祖勝父
璋舉鄉試第二人未仕而卒後以汝宗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

崔氏漁調

書集

二十九

母張氏封大孺人張太孺人以成化癸卯九月二十二日生汝
宗先是大孺人之姑丁夫人感異夢焉汝宗始能言輒取書筆
為戲五歲能書七歲能文檢討公以易教授諸生或來領解
者疑憤心公即舉檢討公肯意析之各如諸生意時汝宗尚
未治易也年十三文思迅發書經目不忘今少宰贊賢先生王
公時為提學副使閱其文大奇之弘治戊午檢討公卒汝宗年
十六治喪用古禮不用浮屠法禪之既月冠辛酉取田氏今封
孺人甲子舉鄉試第一人明年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三閱月
丁夫人卒汝宗以嫡孫奔喪既葬於墓後瓦窰村黃舍以居諸
父強令入城汝宗泣辭曰先志也初檢討公嘗曰予少多病吾
母字予幼勞過字諸弟百矣自喪禮廢天下寡仁人必也廬墓
乎其少竭心焉爾正德丙寅胡入鴈門鄉民載老幼入城辟之
汝宗不為動時郡士戚來從學講墳典敦禮讓汝宗朝夕誦
素諸士亡飲酒食肉者當是時瓦壘之間彬彬如也戊辰終制
如京復為庶吉士已巳授檢討癸酉奉 詔司禮監書堂教書
甲戌禮部以幣請充會試同考試官乙亥充 經筵官四月歸
代九月田孺人卒第三子崔壯殤明年三月張太孺人命昏于
大同榮氏禮成而汝宗卒六月十一日也年僅三十有四二子
女俱幼長子胤昭聘太原張御史女次子胤蕃聘梁監生女
女許嫁代監生子汝宗長身方面目視不能及遠天資警敏方
其家比非其志雖大貴人不能屈然言必信已志不以一毫徇
人明於世務遇事方作暨作事者意所屬輒逆之曰某何某何

已而果然狹中少容有不平屬於言色不恤其人之弗能堪也
嘗曰應物能化聖人之厚也鳩中始外儉人之忍也吾上不致
望聖人而下恥儉人之為吾雖以是獲大戾然吾心亡他焉初
治易為舉子業辭健有玄傍通四經大義讀諸史及濂洛家言
孰而有裁豎入翰林讀左氏國語暨秦漢人書大愛之曰六經
未易及已必欲為文此其矩哉每有作輒擬之久而成也古健
而辯每當意盡能別發義會言聚辭轉相承成汝宗治經不皆
用傳所摘發皆大義不以一言一句為異曰古者以行為言故
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為行故其文煩而億昔孔子之作盛矣
然及莫乃為之為之僅成而後為傳註之學者自壯至老
而見猶未之定也其皆聖人之意邪初檢討公卒汝宗即取諸

崔氏洹詞

書集

三十一

殷近夫墓誌銘

殷氏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于薛張仲
名生尚文尚文生勝勝生鐸鐸生玠玠剛齋以貢士為昌黎令
剛嚴多知民畏愛之剛齋取張氏繼室以任氏皆不孕于乃內
李氏孕七月生近夫既長修眉碧目可容拳體龐而骨健戴
青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有六舉弘治乙丑進士明

年以疾歸卜居石川作菑艾堂聚書數千卷且夕誦思欲以作
者自名著書十餘篇正德辛未病愈還京師授靖江知縣近夫
明察有斷不勞而治前盜過淮渡江掠常州將如靖江近夫有
備盜誅知之乃如江陰近夫發兵追之江陰得完常守撤近夫
修郡城又自修學宮費資而工堅民朱鑑死於文廟西廡中其
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鑑者某也鑑素警其眾謂不誣近
夫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鑑狎者誰對曰胥姚明近
夫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為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曰
爾素狎鑑殺之何明大驚曰鑑將殺于蘇獨吾饒之利其貨故
殺之耳近夫歎曰利重志親交非其道者必凶嗟乎嗟乎乃殺
明矣西調青田青田劇邑也近夫去其害民者六七事他無所

崔氏洹詞

書集

三十一

更張近夫雅好遊眺川壑覽物歌詠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
元峰每暇輒出嘯詠其間曠然自得乙亥考績如京師青田民
號泣而送之吏部以最聞選授南京工料給事中上疏言事者
五曰清弊蘇民曰安重地曰防奸微曰除邪以金治曰公賞罰
既病封其疏題曰理真事寔意忠詞馴付其母曰茲以歸雲電
弟遂卒丙子七月七日也享年三十有七近夫諱雲霄號石川
取岳氏男子一人曰嘯文子三人初剛齋卒近夫則禮治喪既
卒服殆冠將昏與其妻之父母約必知昏禮乃舉後又考訂古
今祭禮行之唯謹故魯人多執禮者近夫受誦程氏朱氏書其
為文非徒漢人語不習又以詩者抒情表志風人於詩自漢魏
至唐作者皆辯其音節而擬之作古樂府四百篇集志教錄金

僕姑數十歲又覽莊周書說其性善於後自稱太傅必六經之旨然後究心焉近夫方峭克約國子司業穆伯潛爲行苦學無匹也猶畏近夫曰近夫之恥不啻不啻其職近夫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撻疵瑕不以一言假人葬于石川之南會者千人咸哭之失聲銘曰嗟吾友行如壁文孔曄明有儒垂世模

楊公墓誌銘

楊子守禮以河南按察僉事治戎于大名期年而威信已聞其先君之計奔喪歸蒲遣使來徵銘楊子先君諱通字文達性方介不諧俗意所決者莫能從遇姻族或不善者絕弗與通因號匏瓜子人曰是善自名也已皆稱爲匏瓜公云匏瓜公治蔡氏崔氏洵詞

書集

卷二

尚書六舉不第援例入太學授陝西苑馬寺監正以父喪歸治喪不用浮屠服闋陝西按察經歷過事自信要拂上官意久而驗其真皆敬之御史李鶴與布政使王衡不相能衡廉而好上人性剛褊然亡私御史檄匏瓜公勾稽布政所掌帑具以實上布政御史各疏訐所憇詔下若盧治并逮匏瓜公後事釋三考晉蘇州同知勘馬守備賊馬夜遣人以百金覬匏瓜公匏瓜公出疑立廳上命設燭召使者語之曰我縛爾送官易爾必敗爾王名并辱爾是售吾廉也爾疾去爾疾去因出其七子對使者夫曰所不畏公道與神明者吾父子其大爲世戮勢人奪民地執僞哭曰皇莊也匏瓜公斷付民勢人劫之又將係若盧得上官力詔奪俸三月後乃晉華昌府通判正德改元冬劉瑾

專政逐大學士劉公謝公逮大宸戰大小文臣匏瓜公役坐事係若盧明年春得釋遂致仕家甚貧教養子孫足不入公室郡守以下有所請造其廬乃得與語嘗曰與其黷亂以探富貴孰與烈丈夫之貧哉夫吏而貪益子弟之亂而已而身受惡名楊氏故平陽霍州人匏瓜公祖謙洪武初編保定州民父璫蒲城縣丞因家蒲州匏瓜公配高氏贈安人繼配董氏子三守仁守信皆生員守潔李氏封安人三子守禮守智守廉女二適某某側室馬氏女二適某某孫男四人女四人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卒生正統八年八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六葬以年

月 日兆在某銘曰

黜兮矢兮圖則遷兮維匏瓜父好是茲兮爲脂者鞭兮

崔氏渾詞

書集

卷二

衢州府同知姚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廷儀長安人元至正間曾大父仕中避亂入蒲州因家焉大父善父聰大學生授荊州幕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公幼莊重十三能詩成化甲午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乙榜舉人授陝西涇州學正以母喪歸服除改寧州以父喪歸服除改直隸開州丙午主江西試遷山東萊州通判勅贈父如已官母某氏贈安人妻孟氏封安人遷衢州府同知御史蕭公崇任監司郡守不報迺致仕歸蒲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二公爲學官令諸生夜誦書自往訓之責其先寢者五經各立長一人每晨坐明倫堂講說經旨發疑決異年少者聽之在萊州適奉 旨遣 王府于青州散貨委奸富輩者大憂

之特委公治山內嚴雖一介母敢目取者在衢州每早公憐而
甫取賦罷奏夷民弗遠余十三者與鄰乎山場係岸累年不得
公喻之曰官考掠爾亡完廟山場孰與身重十三叩首泣謝讓
所爭于鄰豈公戒行衢民泣卧留之車不得行野有山民夫婦
皆餘人獻圖畫玩器于公公不內民曰公惟飲衢水耳百姓亡
以報公我等小人敢以賄汙公節耶公乃受之公有子三人俱
繁儒伯欽驛丞仲綱季鉅太學生女一人適金事楊守禮孫男
六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公治命戒子若孫宜和勿爭和則
順而福爭則戾而膏夫讀者明理耕者勤力明理者不穢勤力
者不匱嘗曰讀書勿務博止應理明故公終日靜居而物自正
歸浦九年三州及兩府士民問遺無歲歲門人參政景佐等共
崔氏渾訓

書集

辛酉

刻石誦德銘曰

維戊寅歲秋七月己酉且維蒲大夫弔士哭宋人奔走咸錢姚
敬菴父即宅噫維爾子子孫孫其永吉

一 歛縣教諭贈監察御史潘公暨配孺人張氏墓誌銘

維正德辛巳春二月晦御史倣按陝西得代還道出洛省其父
暨母墓月十有一日癸亥母卒其父慟斷傷厥心病謂其子曰
我自結髮聘若母六十年相與視履禮未嘗及日以怨我拙若
幹維若母是相予亡內顧憂得美若職今胡得不傷聞七月己
巳卒御史如朝告成事已乃謂曰維先臣親及先臣妻張氏不
幸不祿不能須臣封先臣為庠生二十餘祀七試有司弗得薦
為學官三十祀置瘞其職肆士有聞惟 皇于厥臣其念小臣

勞閭臣失所天戰錫之命 上若曰汝做大能厥官予嘉其

贈爾父若母如制倣百拜稽首既受命益哀考功大夫牛君昂
御史曰母維鳳早友君倣識若父母賢吾為狀往俾大史銘御
史稽顙謝潘公字廷威維世在聞喜允始遷洛里于陳昌允生
仲和為庠生智以直聞于四凱長垣今大恭次倫又次為潘
公少從兄凱治禮聞且文大越其朋及貢則曰未信讓其次者
再訓導長清三考陝教新城改欽曰教有序戒儼次與棘成若
古有訓小子有造成人有德造斯德越小胡成拾級可登綸載
于縷故維冠士華業必自小學先厥躬弗以寒暑輟業佚弗媚
縣令致利恬乃德罔腆于酒士罔不說曰身矩言度丕法于我
後生張孺人德州守諱鉞文閨女工少讀女訓通其凡器于德

崔氏渾訓

書集

壬午

州為相攸歸我潘公孝文和于姊姊老嫗不能葬夫乞于市乃
脫釵購嫗失釵計密思溺水乃再購潘公在太學孺人留洛舅
病篤孺人曰吾夫弗與顧言悔憤其終厥身禱神且藥久益瘳
潘公側室死遺子曰仁曰仲曰倣孺人字之咸受室以生潘公
治命曰吾家遭亂自西土遷復由于茲洛有年吾諸子母孺官
母倣情以還斯由遠爾躬維重貨生吝維張所侍生驕不吝不
驕家其亡隕又呼曰倣墓美用銘倣對曰禮若茲其已述哉曰
乃父惟篤實舍是母他譽潘公生八十有一年孺人八十年葬
以十有二月 日維公卒八閏月作志在十一月晦銘曰

維公配張迺二千御史兄倣曰貢士高謙維朝鄭簡武及正九
思解纓只有節者即公攸止誰其銘之後事

墓誌類

趙氏南先生墓誌銘

東平進士趙子元夫，喪經于門，致其先君，而曰：「吾親必付後渠，公是能古文章者，其首必垂後。」趙子，積頌泣且曰：「僕為君抱負卓犖，果試禮部，不利棄去，不復就林居。二十年探造化生，飲之噴噏，倫紀終焉。實核古今，近合之變，考藝文起衰之故，乃充然自得，間發為文，蔚如也不幸以今已丑三月二十六日，卒代。幸先生賜之銘，先君將不憾其亡知者於土中，予感其生歿之託，又為愴然。乃閱給舍陳子狀，次其世與行系，以銘公諱。逮字子重，其先鳳陽蒙城人。元末有諱恭者，遭歲凶，就食東平，崔氏洹詞。」

書集

三十一

因家焉於公。為高祖恭生，彥和配武氏，彥和以役迎。文皇靖難，兵見擄，過投山西晉二峪，巡檢政靖州卒於公。為曾祖彥和子麟，自東平徙，走數千里，負其父骸歸葬，麟有心計，遂能殖產，大其族。配梁氏，生四子，季子莊，長厚人也。嗜書史老，愈篤州太守，就其精，藏之不往，謝配李氏，寔生，號南公。幼而異，特六歲父賓，膝上口授孝經，小學即習，成童日記數千言，為文驚世。業師師自謝，非其任，求避去，嘗讀書過丙夜，燈暗，爐上火，焚天，梧適家人至，乃覺，父母戒其太苦，陰行其志，不變。父疾革，戒曰：「汝如因學，殫若軀，得為孝子，弘治已酉，舉鄉試，明年庚戌，試禮部，不第。講易於虛齋，蔡清蔡公泉南人，治易惟宗朱氏，揭玄發，臨時見奇，肯得公大說，盡出所明，公歸州人，由是始學易，丙辰

以母病不就試，母強之，乃行。試畢，夜發而還，居歲餘，母卒，公持喪，毀悴執禮，州太守張愷每過，服舍問之，正德戊辰，公決意絕仕，讀論語至「不仕無義」，愷然北上，又不第，公博聞富才，放筆恣談，惟其意所如，主司程以場屋舊格稍行，註外為浮，不究理，當故公不合，然學士吉水徐稷攻時文，賞公經義，期以上第，有士當是時，剽公經義，亦第，豈固有命邪？公覽群書，尤好性理，家言在本朝，獨好薛氏，錄曰：「三日不讀心過，滋矣。」宋馬伸以諫忤汪黃，貶死于道，或曰：「二凶加不利云。」念馬公乃州人，累請當道立祠，不果。公從子師曾，死婦，墜從而殉，同郡劉源清，尹進賢，值庶人濠叛，劉子以孤城，趾其兇，濠後因此叛，皆為文揚，權之嘗受州太守聘，作州志，黜仙釋，表義烈，他無微實者，不錄。太守甚信

崔氏洹詞

書集

三十七

重遂有乘是素金帛，請求者公數曰：「吾客有邪德邪，此物奚至哉？」公貌癯而神壯，議論踴厲，教諸子必舉古人忠孝節義，奸賊佞不啻仇敵，面折人過，聽者不恚，人相爭，辯其激，公一言可解，晚更和粹，不以己角，人長短所交，皆一世士少傳，葉城石公最厚，善及石公，當柄不通，問弘治中，河決害漕，衆合議宜毀堤城，壩治河，通政韓鼎惑之，過東平，訪公公言，壩不當毀，指黃利害，魏冕乃止。卒利漕，盜起，橫行山東，東平夙恃，陋亡，備公急，請堰蘆泉，注隍中，盜至，駭而去。州卒亡，警公生于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配劉氏，子男三人，長乾夫，郡學生，次進士元夫，又次亨夫，孫男五，人女子三人，子聞成，化初，遼陽貢欽拜給事中，言事不用，以病免，弘治初，起參議，議賀公辭官。

陳四大計曰華僧與道絕隔人與政相妨藉以爲良民 上江
之報罷賀公千士詔再賦禮部遂隱後被薦不起子每備其父
子之爲人今又得晚南望平山東古聖人鄉士能蹈道而道聲
利固性成者哉銘曰壁獻而戴維哲之常發利而艱廼命之翻
有卓者執范而孫子我其銘聞于千祺

顯考參政南郭君述

先君集諸孤之八日諸戚友來言斯可以纂述遺德請銘作者
子奚宜過哀銑收淚稽顙受言痛惟我先君學務履實善社近
名乙巳抗疏家不存草郡省之政載諸案牘今何能得其詳焉
是不肖孤之罪也夫乃追憶過庭所聞及成童後竹見者綴于
辭夫藻飾則失真浮濫則致誣故悉從簡質云先君諱陸子廷

崔氏洄詞

書集

卷八

進山東樂安人曾祖諱大生彥和彥和生剛取恭氏正統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生先君宣德十一月拙齋公自祖舉人材授趙
府廣有庫大使遂籍安陽自曾大父以上其詳其世正德丙子
銳遣人族於樂安得舊牒大之上以有名子花子實者亦莫知
孰爲大之父也先君少學宋氏詩于紀善子趙子準趙子華城
人嚴毅有師法先君淳嘯勤誦習能兼他生之所授拙齋公辭
祿家益貧兄第六人獨二兄同父母居先君日或一食調思愈
卑容色痿痺毋憐之曰爾曷從汝兄賈以自給即不然衣食吳
從辦先君愈感奮勵學行專謹不輕食人食成化乙酉舉鄉試
明年試禮部不第從侍講于陳于暗遊已丑舉進士辛卯授
部都水主事管揚州河道壬辰詔省官改兵部武選丁酉

有憂展于除服改禮部主客主事番人趙制乞請賂鈞樞許
之先君不肯署番人夜持名貨來謁先君叱出之且聲其事于
宗伯逮行是冬喪母蔡恭人歸以舊廬讓兄別買果氏室以居
歲凶食糠粃甲辰除服再除武選乙巳晉職方員外郎有星變
詔求直言旬餘亡應者先君謂僚僚于蘇章曰古不云乎大臣
不言而小臣言之遂同上奏曰今寵信內豎使竊政權彼在內
則明薦妖僧表術在外則陰託憐臣鄙夫宜大施籠逐忠勤如
尚書王恕今之伊傳不宜棄之南京不報已群臣乃大言事最
者及宮禁秘密 上怒乃取上激阮者六十人姓名書御屏更
部擬晉秩內批必絀級且與遠惡地先君計資當郎中吏部故
不上用其次者九六人丁未 孝皇即位晉延寧知府明年私

崔氏洄詞

書集

三十九

治改元戊申春到任延安遣大郡前守率爲自潤計與豪民富
族通權規撫蕩然先君章罷官私占桑果園流竄大猾忠等百
人絕燕會與餽餉精薄番稅良否凡三月郡中大清先是關中
饑民遁入終南而洛川甚歲徵諸十萬有奇連山谷皆蕪田民
畏償賦莫敢種先君請于省果令墾荒田者首歲免徵次歲徵
什之三又次歲什之五至什七止令下民猶貳先君與爲香火
盟是後歲輸稍充道義官山入終南招流民還從山來者殆數
千家云作舍于城南因要輓者得以粟贖罪郡臺豐銀一錢易
米後遭大警 朝廷命大臣治餉饗倉粟而濟先君居常燕知
郡民貧富之則起役即自定猶不能爲奸郡治州縣十有九歲
以春秋巡行問民收入豐歉凡所疾惡即爲去之宜川令唐某

來逆怪其為較華修案數百金并得他職能為民郡俗病
惟至視喪治佛事先若作醫學擇醫治人挾其醫講習方書并
市奇異藥料民有喪令諸生相舉喪禮則不榮教者改作學
宮朔望五鼓入謁先聖已坐明倫堂與諸生說經義則召諸生
來稽其業并究問其目所服行者何善比解任郡士彬彬乎越
於舊民柱文詳凶狡也所害官吏數十人橫行閭里每大言曰
在國好官然聞其貧吾起大獄窮之胡不早來好我文詳歐所
私妓之夫垂死夫悲而縊文詳家民告文詳殺妓夫魏林文詳
翼也言不遜林亡于千他人子淫其妻民告林占于妻二罪罪
皆疑死衆謂必不免先君卒論比法生之二囚感泣皆戢其暴
云每出帑金必令貳停署狀曰即自署安知亡疑我增補狀者
崔氏洵詞 書集 十中

之以彰明微比去郡民聞不愧其言遇事亡問巨細曲計周辦
而後發仕三十一年歲有餘資自蜀歸始買陳氏舊屋後米嘗
增易一棧買田里田間下課重儉耕種常自灌花剖竹脩然自
得耦食蔬蕘年於舅家布衣縵袍華於英綺類奢卑安於輪
奐亡便辭媚色以假權於人簡服麗服家亡飾銀之器晚好讀
易及通鑑綱目有得標識書題訓不肖統曰今六經故訓已復
其舊過泰延君百矣昔子路聞一善唯恐有聞學者苟積數歲
誦覽何所不知顧非實有耳惟躬行難年踰八十焚香靜坐間
起觀書耳聰目明善作楷字出入不任杖易簪後顏色肅理美
潤不變嘗曰吾小心謹慎人也君子曰善自名矣嘉靖五年丙
戌十一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八十有八配先妣李氏封淑人
崔氏洵詞 書集 十中

生孤銳女二人側室子二人鉉銳女一人孫男子四人滂汲涌
泮滂舉人父子五人曾孫男子一人士舉女子一人明年丁亥
三月十九日葬鹿湖先君所自營云

顯妣淑人李氏述

先妣諱禁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恭人李氏安
陽人先世為元萬戶侍郎公為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
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攜至京
居西長安縣每聞倖臣石虎曹欽退朝過聲勢炫赫告于母曰
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長姊長弟
華十四年仲弟恭二年季妹七年長弟善欽尚俠貴曰爾欲貨
父邪凡官忌雜交仲弟猶在櫛櫛擇母字之季妹教女工非女

事勿越聞是時侍郎公為給事中 上方督責官竟日在公
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為侍郎公內高氏配高入猶資之此嫁不
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得還請于學官曰吾長女有大
功于李豈不可輕予人必以歸備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相顧
思不得侍郎公促之學官曰君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然山東
人明日侍郎公往拜學官因從觀堂廡齋舍次至射圃見家君
儀觀甚都因試經義又工夫說乃託卿先生張祥來成言崔氏
是山籍安陽明年甲申先妣歸于我取嫁來衣更之以奉姑慈
恭人弗繼則辭補以進貨簪珥日市甘脆以羞舅姑諸嫂民間
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改元乙酉家君得舉已丑舉進士
授上事庚子家君丁內艱還歲凶先妣自食糠粃節食食家君

崔氏直詞

書集

卷二

是時長弟為大商積累千金季妹為駙馬兄妻事先妣跪伏謹
畏如母家君性方直臨事憐心所安弗回多拂上官意舉進士
十有七年始一還官家貧不苟取先妣尤畏法視貴倖亡所飲
人或饋一杞非所當必勸家君固却去曰古云文官不愛錢如
受饋必毀法一旦敗露人誰惜之諺曰憂食羊不如樂飲湯家
君笑曰吾豈貪者乃相戒邪家君為京官二十年貫瑩以居先
妣令僅日給馬通自夾薪以爨衣太半綴補初宦時止一僕先
妣到舅祠馬連失五子三十有六始生不肖就五歲時先妣婦
罕髮兄弟俱衣絳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歸啓二散荷示之亡
可製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縣甲北地諸僚占榮資錢不
肖迎婦歸先妣今婦養獲取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幾明

遂止家君在蜀出按部先妣令留門隸老者四人守戶且鈴之
日再水汲水不肖以下母得出遊不肖十三時在延安松以紙
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曰此漸可通賄為官多因妻及子好貨敗
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看花張園曲留婢于室先妣早起數
之曰卿可怒胡不待醒昨夜即爾酌酒爾為儒為 天子法從
臣當如是是否日所親又置酒不肖不敢諾舅母及表第垣輩
為跪謝過乃許家君居閑三十年僅有南岡舊田食指三十先
妣節約得裕他有田千畝者反來食粟未嘗兼味而食完布帛
而私今莫能壯其勤苦性攻女紅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離
手不肖每請少休曰吾樂之不肖子文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
年生汝夫又止一子尺帛以上彼不敢知汝於子曲徇所求夫

崔氏直詞

書集

卷三

貧以求成求而遭阻尚懼而知耻求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不
為也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歿前二
日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及外孫又賜侍郎公守墓奴妻一杞
曰語爾夫守墓幸甚謹吾事父母今止矣先妣歲節家祭後必
祭侍郎公云先妣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子二人滂汲女二人
曾孫男子一人士果庚辰春母訃至京傳遺言曰語範為我求
一志紀實不肖狀母行末銘于銘田馬子伯循又七年先君棄
養因閔舊狀艾艾兀燕附于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欲銑泣血
謹書

亡妻孺人李氏壙志

吾妻歿十有七日見滂汲召工為寫其形類兩兒哀號于太傷

心夫先親止於吾妻行矣兄弟志以告子孫吾母淑人李貞烈剛果臨事有丈夫節吾妻之母一品夫人鄭府尊慈良庶哉其單樛木矩也吾妻法于二母幸保節歸脩邪從邪非天執尸之順行其逢奚有於我焉妻名某太保工部尚書鶴山先生湯陰李公之叔女也成化丁酉七月十八日生於臨清水部分司丁未吾妻年十一十十年吾父南郭君自職方氏出守延安爲予求昏鶴公報諾遂字越七年弘治甲寅冬予奉父暨母命往迎妻于京貧不能僦屋備禮十二月二十四日入贅明年乙卯春二月携妻還延安秋八月吾父遷奉政掣家如蜀戊午予還安陽赴省試吾妻留蜀事姑明年己未吾父致仕夏六月予自太學歸明年庚申冬携妻如京辛紫甲子春還安陽明年乙丑崔氏通詞 書集 甲四

予成進士入翰林夏五月吾父舟送妻至京正德己巳予調南封部主事明年庚午誅劉瑾予得賜環再入翰林丁丑予謝病去官部書妻下取供職已卯冬北上明年庚辰春丁先淑人憂凡吾妻皆從壬午今上入承次宗即位改元嘉靖以史事待召是冬往吾妻昌安陽事屬明年癸未予遷南監祭酒歸省父猶議獨行父不可乃再携吾妻而南甲申春妻携子汲迎婦于抗歸閱月得鬱疾氣升而弗降嘔食難酸左脅刺痛逆攻膈秋九月予解綬而北冬十一月至家疾轉劇乙酉二月二十日卒年四十九方病時予延醫百方療之燥已疾愈勝每痛連旬弗休卽分死兒汲汲籲天以身代急至以齋醮以佛以巫禱于莫能止然卒亡後吾妻生兩兒外仍有二子三女俱天長女聘楚

剛仲女嫁劉仁湧舉壬午鄉試取邵氏于二士果孝童女一小梅汲取馬氏吾妻眉目疎朗體秀而閑靈性敏能斷不習文史間爲析理論事悉辭悟能自爲說又善卑已如侮弗先其責吾母淑人精女工性嚴難說合諸戚鮮當意者惟妻事之惟母坐妻侍笑言晏晏或至夜分不能去衣非母自製及出妻手者弗衣卽衣之如爾棘然在蜀時吾母病腹肅藏結十餘日不解吾父適出按所部十暨妻日侍疾不寐急妻叩首北斗下流血漬磚後母歿每朝及哺自入庖治饌上之舅所曰姑歿已卽不當舅嘗謂誰邪居姑喪三年衣麻食素不他出凡皆烟黨共見也予年二十得血疾殆妻與予訣誓以死相從己巳予病寒疾已不治有欲投附于者妻不可改用涼劑差已南調行炎暑中病崔氏通詞 書集 甲五

創三旬已病瘥三月妻手辦湯藥及扶塔坐面常數日不沐浴江風幾覆衆皆錯愕妻徐曰此亦正命猶勝附墮而遷者予在南監歸已得報使部書下閤居尙旬妻無所市物也諸生蔡紀胡經輩曰來授經熟視之須行不覺歎伏曰斯珍窟奇府鮮有不厭欲者是惟吾師之操抑內助若是乎休哉妹三十二年曰思孝其父母暨友其兄暨姊妹時鶴翁守鴻臚八年不調資送使薄後情貴遣二少女越於妻者妻皆倍然亡慰於心及他莫予子母遺妻金寶釵二在京歸安其母失其一鶴翁償金後如湯陰至妻里併失其存者亟呼長兒曰汝爾秘之幸爾母再費爾外翁金妻病革旁始泣以告子鄭夫人年高失聰夫人長孫汝助文而慎及婦張俱夭死鶴翁遺生訟并連于妻南行時

日戚戚然遂漸至化云吾父側室二其子暨女三千二十下姊
所遺凡三女子一吾妻恩撫撫接皆莫能私其短及是哭之
慟予居要門人來饋驛予泣曰亡母常恨無驢若見之必說妻
曰君未知姑使以勤力致之則然未必說僕者予大慚嗟呼吾
母德至使婦不能忘其父三十年及歸僅辦餼粥口羹亡
尺寸異物使婦及子妻樂貧而羞賄不肯就早奉訓思以德學
見于世綿力疏心躋十於步故曰總角嚮道結首亡成吾母棄
養甫五祀吾妻亦死失助而顛越必矣又何能為以未先烈其
奚所藉手以見古人俟後聞哉嗟呼吾母吾妻其漠中其閔予
之特否遇誅曰子胡予棄即三泉已酉之引曰殯旌予賴先烈
得歸全與子同還母左吁

崔氏涓詞

書集

四十六

亡姊丁千戶妻崔氏墳誌

姊崔氏諱 叅政安陽南郭君之長女也吾崔氏山東樂安
人吾大父拙齋為 趙府廣有庫大使廉英好義未官在樂安
時同輩有棘需財大父必取大母簪環昇之後有忘謝者不計
也曰吾遂吾好吾快且厭矣故終身無畜賞也吾父弱冠以好
學聞外祖侍郎李公長文賢方擇配侍郎公異吾父以女歸焉
吾母也吾崔遂籍安陽成化戊子吾父遊太學九月二十二日
生姊于京師姊年十六嫁為千戶丁甫長子重妻千戶公之父
從 駕北征死于土木千戶公纔十餘歲繼母張氏行端而確
愛千戶公如已出千戶公長嗣父官千戶公版厚中有畦畛性
不飲酒雖迫劇中發言訓導有序事母至孝母自外歸必叩頭

叩安或過丙夜母寢矣母令侍人傳意使甫寢千戶公自窓外
叩頭問日中安否母曰兒勞矣兒休千戶公又叩頭謝雖大風
雨不廢吾姊聰慧有累少而為婦勤力脩禮每翁姑有所使輒
當意丁氏外甥至治具迎候甚恭後千戶公卒繼嗣官宦率朝
用治舉業通詩自父卒家漸衰朝用一弟一妹未嘗暨母母隣
少子女思厚之姊暨夫先意奉承姊解事能決大類吾母治家
內外斬斬自弟妹以下有過撻謫令改咸畏而從之吾父方直
少諧仕所如輒失勢人意年六十致仕歸安陽姊長又賢吾父
暨母素愛之雖男不若也姊歲時歸寧父暨母與論舊事暨晨
桑所宜已酌酒相歡各忘其貧姊得一菜一肉耳必以進父母
當父仕時姊在鄉聞父暨母疾夜焚香禮北斗哀籲祈愈數月
崔氏涓詞 書集 四十七

崔氏涓詞

書集

四十七

不覺得愈問乃止弘治乙丑產子而疾後遂不除或少間輒作
體遂厥正德十一年正月九日竟死年四十九子一人曰始然
女一人曰 適指揮使王靖孫男子一人於乎往者銑母當
上春官及仕于兩京將餐吾母暨姊環而泣者數夕歲節思銑
悲不自已父今暨母俱及耄銑竊樛米即引去者姊在也於乎
已矣已矣既聞計之月乃作誌今始然內壙中嗟乎悲哉

長兄滂墳誌

兄滂相繼銑仲危長子也母李氏初先公晉叅政掣家如蜀
弘治丙辰二月七日生滂于省僦滂早慧善言是時先公先妣
年皆望六始有孫每抱滂置草墩側坐相與酬應滂出語輒當
先公意予卒業太學交馬溪田諸君滂八歲能誦書善為立卷

溪田異之將成童乃好嬉游群兒鄒希十居京師東長安邸
西歸御河旁獨出樓榜堤落河洲碑崖高二三丈值外舅鶴翁
肆人被酒入河濱漫漶湧出之資而歸鶴翁乃召入工曹火房
令學舉業朔望一出見母歲再閱為正德壬申內婦邵氏予妻
曰曷試滂業乎予從之滂大言曰兒思為子房孔明一第足涸
丈夫哉予斥其狂問曰今朝中大夫士爾誰慕曰何公也蓋中
立不倚者云何公者柏齋梓夫也明年呂涇野還翰林俾受學
焉又明年涇野謁告西歸溪田登第乃從溪田聞見頗克居二
年溪田及予先後還家嘉靖壬午滂舉鄉試第五十二人先公
年八十餘自慶有孫惟甚已予棄官踰年喪妻又一年先公棄
代憂梓就衰臥處服舍而滂壯健多力代綜家務每春秋自督
津氏涇詞 書集 四十一
種田耕勤特播所入倍他人間出餘粟治買市田作小屋十餘
楹辟內外藏獲斬斬遇人急傾貲施予周計乏貳性敏氣豪又
少習聞當世先生曠世之論善讀左氏司馬遷書自是負人合
已者善待之不合弗忍見或至以言侵然亡愆心雖嘗欲擯已
入不測淵事往不校人熟其然始已而卒厚之作義必已出不
襲時人一字一句治朱氏詩顧是毛鄭之說以嚴繫詩緝為盡
由國史得詩即紀其由否雖孔子奚知之夫詩人逆意寄諷惟
比興焉託繫謂亡所取義殆疏與論鵲巢曰婦道亡成即大之
所有而固亨之可矣故曰哲婦傾城論求福不問曰條枚舉物
而固為藹附木而生勢相成耳非有心也論魚麗曰鱣乃苟簡
所成取魚則多雖字而和而水澤盛水澤盛而生物繁是以

太平焉今年己丑春試禮部不第得氣理附牋之疾比歸會
族華呼予曰參兒分必死所幸不死者三祖父守邊郡參政大
添至靡纖庸民亡以杖死者一可幸參官禁從繁已不待言平
生致力忠孝二可幸兒未嘗刻人財厄人於難三可幸天乎苟
延我數年俟沒弟壯能勝事死亡恨已予曰兒正心寧神疾其
自愈七月二十九日死年纔三十有四子一士巢一女小梅嗟
乎滂竟至此邪汝父積愆叢凶不見祐於神明先及爾邪兒死
再踰月為九月十日殯予其母之左銘曰 嗟滂乎嗟滂乎吾
家拙翁之仁南郭公之忠清不能延汝之生吾僅居相七十餘
年室亡發婦廟亡捐殤而短折汝首當之是惟爾父有源惡病
惡鬼瞰之而殛于幽嗟滂乎汝其從母安于玄室母天是歸母
爾父是尤
津氏涇詞 書集 四十九
所成取魚則多雖字而和而水澤盛水澤盛而生物繁是以

崔氏沮詞卷之十七

墓表類

張先生墓表

惟陽蔡公守濟南卒于天祐財成張雲鵬先生以易教授見天祐語之先生吾惟陽東陵里中天祐往從之游既天祐入太學先生作知縣矣天祐家素寒先生數周之乃待飲朝夕先生治經不愆入不奇探曰先儒有訓其素賤而辯辯矣心蘊氣遠胡爲背乎其教曰寡欲以養身守身以能官者操領也夫應則應而水則濁繩則直而木則度故欲熾者心亡已狂者如乖先生真知學哉先生不得進士知三縣又不偶而退老于東陵先生孝貴悅心不憚曲遇政貴定民不微赫號仕貴獲已不啻厚成

崔氏沮詞

卷之十七

墓表

孫少卿墓表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問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毫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重毅而多知可使遂微望往成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趾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曰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易曰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

崔氏沮詞

卷之十七

墓表

聞之譚欲亡扶風君袖佩刀斫生仇曰敢言亡者如仇乃盡出城中弓矢刃令士賈輿練人持之登城礮石礮城上如旱水沃之曰今爾守南城曰薄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子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幾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蕩爾蓄爾軍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乘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誰傳食夜張火鳴折爾甲執予肩傳命斷者利舟人爲令發援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晨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索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爵殺之士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溺扶風知縣戶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髯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辯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葬于紹卿爲國子生於乎順非宿憾君惟耻其無能謂曰懷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時是趙盜寇中域極源盜寇江西萬數入遣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舉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計繫縣印想爲令段象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於子爲錦衣

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鳳西平令王佐格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追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聖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貞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爲人少舉于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兄璵弟珂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紹卿具衣冠君魂葬于代州東門外

李君墓表

宋崇公歐陽氏嘗司刑惻於囚要必爲之求生不得則太息以泣其子文忠公修以文冠南省遂倡爲古文繼韓子君子謂天能醉善也已夫子贊易五陳刑短於大衆豈非曰民命攸係一成而不可復邪夫歐其至真者鹿解匿刀鋒知曲躬以護千草

崔氏洎詞

書集

五十二

木其無知者偃枝而葉悴剪其幹而根枯况於負血氣而靈者與封君李公樂安人諱鉞字大器少起刀筆間然性好禮讓教其子若弟必以是曰人倫之紀在禮失之與物系別焉居親喪莫虞梓禪必度而行有娶姑迎歸養之且字其孤升而昏公後爲饒州司獄適自矢曰惟賄亂獄惟疎逸獄惟刻且庸敗獄又曰法如衡焉過斯雪退斯縱潔吾先焉豈有決衡哉饒人謂公却囚貨嚴囚係莫囚居時囚食飲大寒酷暑囚無復死者嗟乎使公得掌刑世復有冤濫者哉其請禮讓之推乎公有少子曰舜臣溫慎知學登省第如文忠公在吏部遇頒恩許公稽顙主事公書風夜在公四言以訓疾革誨之曰忠公卒裕田先生馬子伯循爲銘著公世次及細事明年丁亥吏部君走使如郡

諸其里生饒再揭大節表諸墓上闡幽志垂鄉范云

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謹莊敏許公墓表

嘉祐甲午春二月十有八日函谷先生許公卒于南公仲弟太宰松舉公及諸弟發哀請卹典又以浚川公銘諸幽研岡公狀其懿兩公之詞美矣備贊哉函谷長子佑過鄴又乞于作表之誰極思累其詞何以尚夫兩公函谷舉進士給事黃門政翰林史氏皆慷慨明直遇事斤斤斷決讜言富學聞于一時正德初我襄毅公持正忌於閹權引怨函谷適倅全州後奔襄毅公與回靈寶終喪遂不仕起丞尚書又棄之歸益研磨聖經盡洗相沿之臆言函谷不予鄙相見必竭兩端語之茲探其三大義附以予所釋者一曰宋人理氣之分大謬也予謂蓋由不明夫

崔氏洎詞

書集

五十三

孟子性善之訓然也善者性之實語性之善如品正之溫玉有等如性亦各賦宋人若謂善惡性中而自氣則有不善又移之造化支漫無以詰之矣二曰聖人以用世傳心法予謂天地之德曰生人受天之德曰仁故善愛身者無層不養善爲仁者無物不體三曰聖人之教務學也在動弗曰靜予謂舜命夔四言和以四樂皋陶述九德箕子衍五事孔門益以九容九思合是而亂以夷之僻山之嘯士之警言可予哉自宋及元平和協議牢不可破密無從隙函谷超然有悟由是補通鑑正圖書源性學序道統申原道參易理詩言遵聖軌辨決宿誤授之合乎自然揭之當乎人心予心服而贊之曰是其邇之洙泗者哉當大而先賢蓋則鳴君臣薦之賢子一人遂翰林守學士旋卿太

常教國子 上初登天位文雖左室列三教之師即命撤其
至是川函谷之書正撰者王八師也南何倍撰者周孔二師
也東西對向舍采之辰惟輔臣及公等九人相事公上章講中
和 上說曰以已情通天下至治哉公又言孔孟全教治情益
性靜情動靜無所施功而動可制欲也晉吏部右侍郎貞拜南
戶尚書公潔操戒吏選恤費裕戶財不幸遽以壽終年六十
四公諱詰字延綸先世端諸休遠公先公襲毅一代元直公少
學于伯兄貢士公紹兄卒四十年每臨諱大慟又學于張僉事
張卒于南貧莫葬也公為辦之完又恤其孤廢事襲毅公雖宦
學成臬臬如也唯謹上家必慘惻不怡六弟咸短公而佩其訓
於戲公之卷卷談道乃自其身發之歟

崔氏洄詞

書集

五十四

奉府右長史梁先生墓表

弘治庚戌春先南郭君守延安入覲已事官于太宰三原公曰
郡得羌之後士大慶學無良師焉爾請選省試中乙榜者署學
職三原公曰守言良是命選司職之且擇其優者往夏諸君悞
檄至教諭延長則鄭人楊懷恩等甘果則崇慶李先士諸健字
子乾清潤則陽城張縉大張延川則我時齊先生諸博字德宏
訓導廣施則廣安蘇森茂之綏德則中江彭萬里衡亭閣中楊
滋惟深先若咸賓之俾大敷訓十餘年間延安科第與西
可伍先生純心重儆訥言敏行不為華貌徇詞善朱氏詩餘
捐物章推字鍊為文馴典舊求味長既教延川先君又令署
郡中學以教他士銑用成童獲執汛掃之役又署延川縣事

崔氏洄詞

書集

五十五

簡松部氏起大獄無能來者先生輔其實悉刑之其兄弟叩
神詎訃司日兄弟死干瀝任得九年丁外艱歸鄉里諸生別皆
哭失聲服闋晉南監學正再晉 慶府右長史乞歸養不遂遭
母喪後負鰥販逆瑾矯旨罰贖米四百石人謂以米價之半賂
瑾則免先生竟輸米兩治喪遵行家禮服闋至吏部宰選巷曰
此生在晉陽為我賢徒在秦為我良屬在 慶府為剛傳不以
憂還負鰥無變矣補 奉府右長史先生操履修潔臨事介直
自 王以下咸敬信念長安李盤嘗訓導稷山歲往祭仍粟其
妻子以其暇修稷山志徵實明典示政學之短不幸遇疾而卒
正德 正月十有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五生于天順癸未四
月十五日先世本絳州正平人元初徙稷山曾祖某祖某俱名

醫父某楊莊巡檢母趙氏配姚氏子三人相學生擢格乙未進
士知濟陽女三人孫男十人女三人曾孫男四人女二人先生
疾革作遺命曰為吾後者其讀書以明適安分以養德其仕者
勿擾民而利之勿厚殖產驕情其子孫先生既歿我姚母立家
教子稷山名法之為其家吾友格以惠直治濟陽身先克約以
率下夫世豐而終禮家榮而亦習矣吾友其不汨流俗克嗣先
德者乎

杭州府知府呂君墓表

弘治辛酉子道太學廣人梁宗烈與子善宗烈與子永豐呂祖
邦曰明爽有氣節能激磨人為詩已而十識呂君又得此經學
其研究密會意註外經義簡明發越無他長語時 孝皇有道

之朝卿大夫怡思耽寵不知退靖議之呂君作落葉詩
風刺曰千山落處偏於晚一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堪
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整卷公掄之作魁
吳文定升其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
士八月授南慶衛主事分司貞州釐禁削冗因以抹流貧民皆
受分司顧役費備視其力以品其食不得籍記而勾稽之作
義塚以瘞碑已自蒞祭泣感左右益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自
題曰近郊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清水不如貞州士曰無愧詞後
遷員外郎又遷南文選郎中予亦來爲封部主事與呂君考覈
詳嚴申教典削劉鐵柯在司寇特其與授交墨諸曹嘗爲接歷
呂君移文責難之人皆喜君之直而快鐵柯之挫也君配婁氏

崔氏洎訓

五十六

一齊先生子也博之安院冰溪一齊莊敬切實精貫性言化乎
家人迪昭鑒與而婁安人解經書全負慈呂君得內友之助士
有售欺於名公者致譽籍甚予贈之旨呂君財露者猶文璧然
日就湮剝吾聞之吾大父云次日呂君語予服其識正德庚午
呂尹晉杭州知府杭自前宋來爲麗地習尚奢逸遊樂過客尉
傳上官供億易有極限呂君一切裁削志在教化御史張承仁
恃才願使各司獨於君加禮御史他日告予曰呂君不但氣不
降而乃無隙偵之甫八月以憂歸丁丑起赴銓將以右守宰國
有仇家之訟君固請終歸家其雖健險而所告事又糾集織
練踰年乃白君築室山水之間不求仕已卯年四十八而卒呂
君大父晨景泰辛未進士終葵川知府有愛漢民因名呂君曰

娶父梓舉人封主事母俞氏繼母婁氏婁安人泊家政如君存
時二子振武振芳孫一大衍安人有教各業儒嗟乎古之司刑
者兩造俱至五訊即施或懲惡或自寬不踰時而定示民以中
吉也後世首鼠之徒持兩解之說淹留歲月壯士負屈而死富
人給獄而貪而誣之因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所
須如水火而訟久未白予時承乏太史未嘗不憤疾言於當
路者而亦未之何嗟乎可恨哉

劉通判墓表

初劉氏曰登者自臨清來安陽居太保三世有孫曰潞官至副
都御史贈其父明大父銓如其官都御史少弟潤繼妻王氏生
子曰拾曰格格即劉君字正之早失父母拾勤恪普辦不置其

崔氏洎訓

五十七

業劉君少有異資拾遺從黎嵩明子授毛詩後又令來我洎野
同諸生講習君爲文清潤出格律詩亦溫婉有體年二十有
五舉嘉靖壬午鄉試閱十七年戊戌始赴銓司選保定通判保
定畿輔大邦民健武尚猛地宜牛馬惟完兩邑各養千馬歲以
四百疋入僕寺地亦半之君課驗如典易粟資實每入馬驛數
千金名道遠費官恣乾沒君才令足充費止餘無微一民歎其
剝見也在官數月往沙河督工已亥二月大駕南狩君當整車
馬及其三軍百官之餼乃或遲旬不豫公役不之而君得麻疾
六月二十六日卒生弘治戊午三月十二日年才四十有二死
之日餘糲米二斛飲則無衣殯則無棺其俸安推官宅資之乃
成喪撫按臣微有司還其柩及妻于千宋嗟乎劉生溫雅淳樸

臨事周詳字雖小創必與人交處順教之無愆戾之色然
善於義理之今自改悔寧不遇中人而敦戚好予人鮮及也
仲姊嫁張繁俱早死收育其二抵一女長各遂昏貧繁舊屋
為買田令二孤力穡助食至今尚同居伯姊亦貧養之如仲姊
昔以其室貸處舅娶白氏割田畀之死即治櫬其他束修之問
不問遠近君先娶胡氏繼李氏三娶亦李女子三女一繼李出
君葬無刻銘者今已踰年予予及諸子與為刻石且曰漢人取
十必先孝廉茲風久泯予曰可學生張承請書之邑工取曰立
于墓左嗟乎予悲哉誄蓋不盡生之美也

泰訓大夫知壽州李公墓表

先南郭君論語卿英傑必曰蓋李壽州其人云博辯雄才於用
無不宜雅員大志不輕下於人既仕而返乃友公之季子森
而公文仲李之子承李季之子溱溱從子學益欽公遺風矣公
世居相繼代系迭已面宗圖尚存十七世父敬母杜氏宣德丁
未四月三十有三日生公諱冲字騰霄景泰丙子得舉成化丙
戌登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是時憲皇初政清明忠諫進規公
侃侃斷斷一官允治已以女兄為藩妃改判均州省參王某附
屬索寇不克攻遁又領符督餉遂平朋子受上族以父喪歸既
禪靖王從公授經留數年乃起改高唐民俗淳未公道之農
躬其勤情用厲手璫貪縱進官承風重我民或以追陪死杖下
者公率健兒收縛其最悍者掠治乃戢暇日教授魯生張天祥

張子最知名皆知壽州上官巡部至境而返日送迎勞煩毋庸
擾賢守為也未卒又成化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九
葬美里正德甲戌改葬楊妃公屢勸迪儉一衣十年不易亦不
垢治內嚴宗人非召勿入中門諸嫂姒非急事不敢過庭下母
疾危率兄弟入神祠以身禱親沒臨諱必哀取馬氏一女孟李
適都指揮梁珣則室宋氏子四木林森杰女二仲李適張桂季
李適張欽孫曾孫男女子十餘人初公樞返自壽至汴有畏宋命
勿滯行曰有義命他舟不利而已獨全教子嚴有過則卧不食
諸子持枝讀答乃數責令改森學有妙悟或助予所不逮公歿
家貧甚趙莊王暨今王割田養其子孫惇舊米廉盛德哉
孟李剛嚴有父風雖在武弁家守士規矧止一子倚立肝視必
責也承有皆英偉攻古文章濬篤孝清樂予文既然有傳承之
志公功業未竟而子及女子子之子咸遵其范不棄諺曰火熄
存威樹老傳果暉蘊粟垂寔乃緒緒云爾

崔氏通詞卷之十七

崔氏祖訓附錄卷之二
雜著類

經筵講議二篇

惟歷乃僚罔不同心以國乃辟俾先王迪我
康兆民

這是商書說命篇高宗命傅說的言語乃僚是指傅說的僚屬乃辟是高宗自稱先王是指商蒙歷世守成的賢君高后是指成湯高宗說傅說我既命汝為相以輔德納誨汝又當以人事君如汝君所事有不合理汝與汝僚同心匡救務使行好事汝君用的人有未當汝與汝僚同心匡救務使用好人蓋人臣心乎為國都要忠意相孚不可自分彼此惟知要君正不要己之名高惟知要道行不必功自己出則不相猜爭心便同矣

然汝及汝僚同心匡救汝君豈必取法於異代乎我之先王許多賢君皆實踐我高后成湯之道以大著其安民之功成湯之道一德便是若不殖貨利不好黨避有過便改有諫便從選舉伊尹不仁者遠寬仁之德彰信於民功德之懋乃加官賞格已用人行政都是一箇道理重我先王又能率循其道故民安樂至於今日今汝亦使汝君率循先王之行以實踐成湯之道以安兆民則汝輔導之責盡矣臣嘗聞之民惟邦本蓋國之賦稅軍旅器用都是百姓每微的自古創業之君起自憂勤故其立法皆利民垂後之君惟後世子孫多有成業漸生驕怠或徇私愛悅易傳革利害不聞忠邪罔辨民始不安而國隨之若高宗

所有可謂深知為治之道者矣伏願 皇上遵 聖祖畫一之典體 列聖繼述之心用賢去佞日慎一日則高宗之治不難致矣臣等不勝大願
正德丙子二月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這是論語第二篇孔子告季康子的言語季康子是魯大夫季孫氏名肥一日問於孔子說我欲百姓每敬事於我而不敢怠慢忠於我而不敢欺悖相勸為善而不敢為惡果何所為而能使百姓如此孔子答他說臨之以莊則敬臨是臨民莊是莊嚴為人上者民所瞻仰於那臨民時正其衣冠等其瞻視則下民得於瞻仰者自然敬畏我而不敢怠慢矣這便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是孝順父母慈是慈愛眾人為人上者下民表率於那居家時共為子職以事父母推廣仁心以愛眾人則下民得於觀感者自能盡忠於我而不敢欺慢矣這便是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善是才德可稱的不能是才德未成的為人上者於那下民中有善的登庸選拔他不能的誘掖獎勵他不要輕棄了他則下民皆知為善的這等好不能的這等進將去不久也是善的也被舉用莫不互相勸勉為善矣這便是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之問專在民身上求效驗孔子教他只在己身上求盡理蓋人同此理我盡了我當為的其效自然有了臣觀孔子此言不止告魯大夫人居治天下亦只是此道理這固是容貌必定是任事居無不忠常敬謹與在大廷

有人處一般涵養的純熟自然舉動合理便端便嚴若在深
宮無人處放肆等到大廷時纔方收斂做作莊的模樣便做作
不自然下民便敬也只是畏法度不是他本心孝是體父母心
專行好事善繼善述慈是視民如已施實惠於他若只以承奉
為孝發一溫旨出一兩句憂恤百姓的言語便教做慈其實利
不與他興害不與他去久久的民心離貳舊章都廢壞了詢訪
公論知道這是善的纔方與他一件事幹見他果能幹的又是
實心不要名不圖利便着實用他依他說任他做如此斯為舉
善矣仰惟 皇上聖性夙成而又用賢納諫仁孝溫厚於斯三
者自能脗合惟願將臣等所講聖人之言不徒視為故事退講
之後常常細繹一一體行寔天下臣民之至願也伏惟

聖明留意

政議十篇

均田

崔子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

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況沿而下越至今日乎

然性之善感乎心未或異也願係乎主者予三農之暇

作政議十篇制邊今道循古合之人心不激不隨期之

可久

均田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貴官多賂富室多財顯肥饒之區擅山澤

之利富民又以餘田資仕籍業貧民仕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

所謂富人家較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絺席綺侈以相競貧者

衣食下同犬豕牛馬滿畿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盡立計畝三品

徵稅倍其什之吏胥高下任其心衆口稍喧尤為二豪扇搖欲
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
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屬傳
之供驛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衙衛
陳制度夷等威視而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
主共辦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乃定等分租凡
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
遵夫水旱之虛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鑒
渠致富吾相自磁至湯繞越百里有大川四淦漳洹湯秋潦之
溢壞禾萬畝捐側竈墜悉變沮洳古所開十二渠俱湮推之他

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吏臣稱曰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舉

夫飲薄則用足力餘則農修水泉之既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

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焉昔

成周每夫受田百畝死徙不出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鄉大

夫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為本六藝以翼是故亡饑寒空其

身亡奇裝岐其心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乎德衰臣叛民失業

士失學國則緩力是先士則役好宅心孫吳以兵傳李愬以農

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舌動七國其主並醢其民門豪奢

客乃至耳為雞鳴狗盜者何使有田生之有學拘之有科目進

集 56—475

之不至是也蘇恭固曰使早有外郎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一
國家造士純用經術然士誦之求仕鮮以視身舊法里老保其
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考之省此里選之遺意久已棄
之況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問巷細人之見無出
財勢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即因小瑕黜是以止憑科舉
日付之公道故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遺
負也何也非有參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自設官督學有司
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
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民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
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而登於學其輕校者雖才不取
考校黜升責之太守督學官間歲驗其當否以施懲獎士得第
崔氏道詞 數集 五

重輔

周禮家宰武王而治天下春秋列國之興亦相一卿大夫求才必
於世取善必於衆望綱必於一一則和洽而亡戾爭和乃太平
之階也昃則荒亂之媒也我 皇祖賦唐聖而起布衣運制六
合創出神造群臣雖劉基之知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主蒞
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職故 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

神宗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
官直閣後必俟其專闕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
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當用慎於今養望於繁堅操
於謫表能於試顯拔於特崇於禮泥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
矣 英皇復辟親擢三賢薛瑄 薛瑄 薛瑄正德中逆瑾竊政囚戍元老
奴僕端揆猶導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怨止於褫秩顧近世之
選賢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之桎梏鄉氓之寡尤
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已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國
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鄒於
人主賤於六曹賤於六曹德風昔文帝固寵鄒通必展申屠之
直錢若水感昌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夫有君之駕託有臣之
崔氏道詞 數集 六

簡侍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者言其宰畫丞弼是也左
右者言其比近侍從是也丞弼君長之侍從君親之畏者臣德
於顯明親者翼善於燕閒今翰林諸臣講經帝幄懋學儲貳侍
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 祖宗故典令其分番入直以備
顧問承望顏旨宜入等勸予聞王端毅公曰此多新進年少無
有輕才懷德營君多事亂君用舍者不若止行章奏下諸外廷
則邪正辨自易於採擷此或一論也未究厥原人主孤處於內
宦妾巧黷蠱心移志者何限夫有王者龍旂有刀者錯旃不恭
才而恨亡良未成器而歎不利米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

避其才行者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顧敦之文詞聲
律之靡啓其校試高下之爭厥名伊其考效然宜擇廷臣知
道立德者爲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耆宿與之講服聖人存心行
己之道乃切劑治體參酌古今之宜要之必行無弊候成而官
之詩曰有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收承辟之功而免
於端殺之譏矣

省官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兩諫拂其行違責郡縣以六事按察
究其污濫自大夫以下必三考乃進二階是故官簡而該事約
而舉功久而就自宜德至令額外添設委官累官不督之勤工
乃爲之分責不亦謬乎況乎下多彙進之才人懷速化之望添

崔氏洵詞

不數筆

七

官則缺廣廣缺則易轉倖門筆啓居亡固志事至限守而逃難
事成爭知而讓過夫一人而收十半則戰一半而用二牧則審
夫子議官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此今所以士節不厲獄要
不結役煩而民憊也故集其文案則東牛腰積其實績僅同蚊
翅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縣所理使
縣精其成府可逸矣使府精其成省臬可逸矣故省臬之職別
勤惰覈廉貪不能異純而已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太繁而
難推則省臬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彼高坐司署止以行
移相羈維屬吏不奉談小民不知名正德癸酉予奉使大梁過
汲郡兩監司噴有煩言治兵者厚其平金川衛戶盜蠲泛役曰
胡有貴人於死而慘其輕者乎治民者曰卒止捕賊非戰也事

設其害者資何以勝後哉平謂之曰統請以詳論有人外瘍而
中瘵疾醫曰用溫補虛藥之而瘍熾瘍熾醫曰用涼殺毒藥之而
瘵劇不若使其人自酌其虛實緩急而調攝之監司皆服推之
他可知已是故邊 皇祖之制革內外員之賢事核其真斯信
之工核其緻斯器之才核其縝斯舉之譽核其直斯褒之毀核
其迹斯下之母賞私勞毋尚虛名毋有纖惡毋承巨勢功行表
卓卽陞大位如西漢故事是故一核執於上萬真積於下矣

師田

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疆亡求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蕞草畧
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
弛而亡文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朝廷

崔氏洵詞

不數集

八

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
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爲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
縣倉民壯卽古上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更月易多
以備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
縣四百人火三百人又火二百人兩戶縣出一人分爲兩班間
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喜關之徒令之顧代不足則兩戶抽一
揀拔悍勁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爲隊長直者守城糾盜休者
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五鄉一長平居議祭捕獲小警聞結以守
夫民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毋鄉嚴則將靖每縣嚴則府
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守侍
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統曰非調遣兵不除統問賊中有邊

人乎公曰無統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之 朝廷百罰明重乃
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
輕今又吝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
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
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統策奏行不月王堂乎明年甲中
秋大同變

本末

治有三要曰重農曰抑商曰道儉夫農苦以獲粟商坐而取贏
農業布野商藏則筭故一切之徵農靡子道商若罔知非望商
積以敵農產而均之天下趨商矣民既厭農工必鹵莽食則不
足卽有連數郡之荒忽然數千百甲兵之餽于胡取辦唐德宗
崔氏洹詞

數集

九

父子寄命韓滉之貢是時有珠山銀海奚濟乎夫貴難得之貨
求遐方之珍群飲之生傳麗娼之濫志斯商重而多故矣夫家
衍一口日供三飯比歲當千軍一餐之直向令一人共之無不
駭而走也今官多濫征既有馬丁而又應驛既輸官稅而又領
戶既充隸而又薪銀既取戶金而又餽口錢司空徵料有司興
造推貨抽分局可彈記象石之擅官守之漁不與是夫宦貴民
富爭修競巧轉移風尚流淳散樸論者往往病之恤今禁旨徒
資壁爾昔齊侯惡紫而國人不復服其價乃大減宋仁宗抑珠
價亦然於乎苟非上下以忠信惻怛之心臨之誠文已哉誠文
已哉

修禮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可仿者為漢鴻范無
運立政詩數十篇而已然多舉秦究本制度詳於三禮儀禮精
義而繁文周禮大規而微事或紀傳載而鮮效或曰周禮周公
未成之書或曰成而未用固哉斯言聖人履卽道發卽憲豈如
後人揣摩編綴乎若曰未行則刑措鳴鳥何由致之蓋周末妨
列國之僭者禮也故皆去其籍孟子已不聞其詳邠魯之儒鬼
獵故典采合舊聞為書稍補其廢蕪而存之今宏綱切領似周
之章餘鄙屑冗瑣必東還列國之異政也如今之例豈皆 皇
祖之創乎禮者人心之理也協之以同然百世可通也今王祭
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母之喪無功總之假冠婚任俗
飲射故事民無定止而漢士異舉而莫正伶人道流乘禮司頌
崔氏洹詞

數集

十

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洪武制而廢夫國無禮猶水無防人
無禮猶室無基樹嚙圯毀有極哉宜詔徵四方明道與學者卒
於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禮衆以詩之諫孔氏之遺言皆比以
今之法寧要毋繁寧徑毋易裁成明興行天下垂後代俗同德
一邦其未廷于休矣

訂學

孔門之才嘗列四科此計成之辭非教使然也自先聖設立教
靡準人就其資之所便遂有篤行而闇敬聞而鮮守者夫先王
之禮六德六行六藝以端勵迪以周泛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
教以詩書所謂餘力學文也西漢學者力於孝弟忠信謹於貧
富進退及宋禪氏行元老鴻儒向弱空教混而入於儒鄙謹豈

為爵本而堅操為渾者雖程氏之徒亦曰先立其心而後求其放心
夫中庸之教慎獨者存性也自思恕以往至於九經孰用非性
孰功非慎本立道生則操存始中乃德成之狀夫誠意而後正
心無欲而後靜虛固有倫序今人未能立而先擬齊期得乎其
言似該而偏其工似密而疎滿於陸氏濫於楊簡徐謙認心之
靈覺為性洋洋凌躡肆厥詭譎六經曰註脚斤論語支離點
大學非經謂聖賢有不勝誅之罪遂磨賢於孔顏矣夫先聖存
則人亡則書後賢躬行有得言之翼聖奈何迷者誤用摘尋章
句割舊旨而撰今辭繼考亭而與者標此為的深穿力嚼靡不
極乎易主箕子曰茲茲書改治忽曰始誅春秋爭姑舍周禮湊
司空衍太極置卦畫白紛丘殉無濟生人豪芒之用其異道靡
崔氏洎詞 數集 十二

通議

客曰田不甚非而均士不里選而舉或者未知本與答曰事久
墜非日禽之軌道未明豈冥投之機今由有定業業有重耳

彼乎此誰其非心夫介冑立天遠別等與非十年不可令如
卓茂守如龜進求考已代誰與竟諸古者最爾之國必有賢哲
尋常相語亦稱先王雖朝類八道而鄉尚清議今士夫結援植
交薦已難據况細民乎此非可卒謀也夫治七年之病不追致
原不養生氣雖得三年之艾蒸骨燉肉矣濟乎中庸謂性者天
命也率性之道也教以修之上古遠矣堯舜乃可得而稽焉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統與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長幼有別與序朋友有信斯目與直而溫寬而果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斯功與是時士有田可生有業可修有友
可觀蓄蓄焉求盡其分安於終身一旦為臣治人止推其心立
政乃出其素昔稷契皋夔皆聖儔然各治一職老而不易同志

崔氏洎制

數集

十三

協德天下安而我與焉譬之御人口叱目視手調足踐共行
一車譬之舟子或棹或舵或帆或纜共流一航一人一心也衆
人亦一心也自是代則降而道求傳民或棄而賢不乏商周之
際事出創生無古可范是故太王之授泰伯之遜王季之友文
王之臣三仁之生死伯夷叔齊之逃周公召與之佐自靖各獻
咸中天則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自孔氏歿至教
星垂上越下武後世曲學伸志假霸排時猶曰及人號曰學孔
氏周覽暗舉以為博組垂纖繼以為文淵老釋為其傳名是昌
而利是密問有機行勤幹者出相率而鄙為腫木疣肉嗚呼今
大學賢士之關立教之由始擇有道為師仰法二典定矩孔顏
修積分之法止於正歷養之專且久斯可大成然後上其優者

于吏部使分掌州邑之學隆其過禮增其祿使各擇里士教之成則又使分掌當序之學每三年上其成者欲于鄉昔許仲平氏在蔡酒舉其弟子姚燧耶律有尚爲屬蓋恐其言小道之敗成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斯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崔氏洎詞附錄卷之一

崔氏洎詞

不數卷

十一

崔氏洎詞附錄卷之二

雜著類

松窓題書八十一章

癸巳臘予屏迹靜居致觀後之功表姪李生棟遺予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曰閱歲十有五稔載列憲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從談得八十一章取諸考盤寤言是命義不詮次詞亡因襲粵若是非俟哲人正之崔銑識

學不志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涂也聖莫中於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強恕比諸文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止俾其定履而後傳諸先儒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

崔氏洎詞

不數卷

十四

右一章

心學辯乎善惡而已矣功在研幾善原其所爲惡究其所自明以申畫果以截植則善日茂而惡日消二者未萌也敬以持之則發於惡者鮮矣是謂立本

右二章

孔門之教學弟本也忠信基也躬行實也文以翼也信而斯立立而斯行毋踰等母玄言毋過論譬欽江河人人足量

右三章

大乎汝明而履昏之天子汝德而履賊之天困汝窮而強達之困汝賤而強貴之尚足與言性命乎

右四章

漢唐銘墓之文簡宋則繁固曰來筆者之辯亦由漢唐行事少人建白爾伊周書紀其御發張肅史載其與邦賈誼董相之策匡世可也相如楊雄之賦毋乃濫乎

右五章

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迹爾故孟子曰不著不察

右六章

脩己者驗天理人欲之消長治國者審君子小人之進退非德之德似忠之忠君子其早辨諸

右七章

崔氏洹詞

數集

十五

士患見不高高或流於虛患行不果果或涉於彘言顧其行無虛行履其平無彘大言者難與適道尚氣者難底功

右八章

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辯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微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德之體全矣乎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煥然矣實乎此者誠也岐乎此者欺也

右九章

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

之謂物今之其言也則心當何工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定位次行工何點綴求異而不求其可循與否祇以抗名諱民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質也本諸天故曰良知良能以証其異剛良能而不學非庸儒與

右十章

碑志盛而史廢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誼矣表牋設而君志驕矣制誥僂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贊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右十一章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絕焉小人豈誠於好德者乎姑

崔氏洹詞

數集

十六

藉以厭群論矜已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黨猶不同器比其廢而去之已汚身矣苟與之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范相調倖可喪邦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右十二章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是故慟悼哀之發於心者也應無憚踊躍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苦由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五者一不至不可謂致欲短喪者何忍也然孝子之心曷窮故曰有終身之喪或曰而止者不可毀以滅性也論者因記禮之詞而議其過高者未然也

右十三章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蓋老氏之論譏孔門修乎文故子貢甚言無文之不可不如是莫能矯之譬諸貴以去執附之抹寒事有適當夫子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平居之衡言也故前賢之義毋經管焉

右十四章

中人不怠可以寡過老而德學謂之有終

右十五章

慎獨其學之樞邪口然而心違貌勉而志反事敗於發念義就於襲取皆慎之義也功如組文詞如賈馬勇如育育玄如莊列如其心之駁何假之也外之也激之也馳之也夫鑑非鑒人而崔氏洹詞

不數集

上

良者躍

右十六章

知之斯果行行之斯真知夫帝都之盛賢愚皆聞之問諸人考諸圖參五比量以求實不若身造而觀然後心說其盛矣

右十七章

強入不如積感考辭不如玩意發事不如默成勅求不如靜養

右十八章

明明德之要其惟顧乎心常存則本性見靜也湛動也照是故提撕之而已矣夫明目視之豪芒莫逃也懷之雖泰山在前聞如也瞋吾之顧者其息與荒邪

右十九章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才貪也妄者觀也貪其所可致觀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即思覺之即截或淫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右二十章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右二十一章

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發德未足而談有餘

右二十二章

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通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不數集

上

右二十三章

接凡夫聞俗論應手默乎擇其可應者推義而正言之可也

右二十四章

心在焉謂之敬由中焉謂之誠循性焉謂之情合情焉謂之恕發恕焉謂之忠

右二十五章

古無聞民士有定業就業者實功也閒散者虛學也學記之教有七正容修職而誦說居其一今之士終身誦說其下者曰非法言也噫弊久矣

右二十六章

治世而尚行故士觀而譽我世濁而勝言故士起而先古人
一道德則俗同矣修行之訓也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
孝者無親所以距辟行定民越正天藝也與後之辯故訓角字
句者異矣

右二十七章

良心喪而民越迷民越迷而公論消上無以御其下下無所望
于上則詩亡矣人之惡不見非於時議貽迹於策書則大奸橫
而其之忌人欲流而何所極乎夫子懼為春秋明王道申周典
別是非著勸戒也奈何亂於傳註三家猶有準也自啖趙而下
創未有之事如季姬使鄆任獨知之見謂之實錄則凡言陋筆
以卑之謂之書法則碎文苛例以激之迄今未明也非後人之
崔氏洹詞

不數集

十九

責與

右二十八章

曰會曰盟曰遇志私交也曰朝曰奔喪事王之禮廢也釐侯稱
無駭米易族也公子友而下生而氏矣凡以著禮章之漸墜乎
求聖學於典謨証憲則於周禮則諸侯之罪明而夫子之志得
矣

右二十九章

歸贈君氏考宮用倫皆紀仲子先君失禮再取目子不得追而
議故協處以情閨門適妾之別治亂焉故詩首關雎春秋詳
仲子夫申生齊昭及荼殺身亡國之禍皆起於亂分焉爾

右三十章

求車錫命從伐逆后歸姬王室交於諸侯者此爾征伐禮樂國
自專之成宣而後無書者王至益卑而諸侯散其勢必降為家
人而已矣噫

右三十一章

罪莫大於弑君惡莫甚於魯桓隱公自處攝位事多遜避實欲
讓桓之心夫子書君氏卒見其真也但莫年遲疑爾羽父與允
疑有畜謀焉

右三十二章

桓公宣公皆書有年志民慶也是時大倫攸斂咎徵疊見民若
亡以生生乃得豐年非天右之乎故錄以紀異何異也人不恤
民而天勤之也

崔氏洹詞

不數集

二十

右三十三章

祭公逆后志僅存之禮猶不去告朔之羊也天子內后我主昏
則書傳者責祭公貶天主非季女何深刻與或曰紀紀事也齊
欲無紀天子不能存之爾

右三十四章

王敗不書諸侯以自奔為文存大分也若曰臣某逐某侯何以
為訓後世之史幾乎冒矣春秋立詞謹嚴意實溫厚若天育萬
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後之言正統者
僭竊之君臣必書死年必分註事事貶削其忿憤之用邪

右三十五章

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久在魯矣齊以弑桓

故夫人且遷其邦其公敢儼然造其國邪故也節于外左氏
事詳而義鄙公敘明道而情疎

右三十六章

紀侯大夫其國大其名也但書去國異於奔者不加大以爲異
殺諸曰不遺一人之詞侯未必得人心之協蓋若太王去邠攜
其親屬若曰儀章器物則去國皆不暇理況舍社稷人民之重
而計其區區者哉太王居西裔有空土可遷紀侯居中原蜂屯
星布邦各有主故先王孔明止圖西蜀春秋傷王綱墜而弱小
受亡一遺廢且屢書之興滅國斷絕世固夫子之道與

右三十七章

管子荀子謂子糾爲兄韓宣子以桓爲僖之子伐齊內子糾則
崔氏洹謂數集 二十一
爲齊公子明矣小白不係之齊則不知何人書法自爾非爲當
立子糾小白皆廢公子莫適立也小白賢國高與國人迎而立
之大亂之後非才不辦也而建侯邦興難解夫子之所予也宋
襄伐齊不書內昭蔽罪於桓公著其廢內修之積爾

右三十八章

文姜書卒與小君同猶相宣之書即位也夫以如是之惡備禮
以終臣子不忠而天討之廢久矣是以哀姜再亂行父內賂意
如逐公晉人庇賊春秋不修民彝之存者幾何

右三十九章

齊桓之伯侯來朝魯之誅若討二賊則不待論而人紀明良
心奮功過然後是也然則正中國知存亡國之終始

存人心失本未矣

右四十章

春秋於公子入爭國則書子糾小白展與去疾也辯倫則書不
及陽生也齊昭蔽罪桓公夷吾重耳各入故略春秋別嫌疑辯
同異

右四十一章

夷父進趙盾射姑殺處父趙盾逐射姑君卒而臣自黨強家之
相軋也宋之華向齊之崔慶衛之孫寧魯之歸父三家晉私家
紛若矣卒皆覆其國蓋久荒樞機比周朋儔譽而附之者進忤
而遠之者不誅則斥游說者爲之辭政事者立之基家積泰山
之安邦如累卵之危根據難移災孽莫撲故曰雖有善者亦莫

崔氏洹謂數集 二十一

如之何矣如三傳之言則處父選任而告君忠矣惡得爲罪

右四十二章

晉弑其君州蒲蓋弑君者當國亡能以名赴者故稱國趙盾非
董狐不能書弑崔杼非太史不敢書弑盾當國而求名杼宗彊
而無政故二子尚可遂其直盾奸也杼橫也書懼益暴狼而據
衆鼓怒晉厲去禍而挈權道也顧戾而失中晉厲德薄而多功
應淺而數得志故敗傳者何深疑而過求乎夫君父其天也豈
臣子可得而角得失邪宋昭無道晉厲名惡至今學者冒言之
子鮑有宋書懼專晉厭黨爲之辭分惡殺恥夫君不君若恭敏
陳平國齊光極矣春秋從恒稱晉悼之賢書懼侯則長其勢之
不可也書晉無臣甚矣何難夫曰弑君稱國當國大節之

右四十三章

齊桓襄襄魯文內王晉悼討魚石乃定伯之柄乎人倫稍明紀綱羈立所謂假之也與是故儒學王道修藝倫而已矣

右四十四章

戊虎牢說曰貴鄭之不能有也夫晉之名伯以攘楚也楚之猾夏以得鄭也鄭能守虎牢則楚不能攘而亂中國矣其可乎不可乎王道來遠晉君臣不知其由然亦非力之所逮也姑計一時之安則茲戍之功大矣

右四十五章

世道不終窮故春秋以獲麟終夫隆冬之陰沍而生陽木幹童葉凋而根萌芽穀齒灰燼而生意傳之實世雖大亂而天仁民開治之道不泯擾者定湛者見賢者盡明者發其獲麟之謂乎聖人錄焉啓志來哲故曰生生之謂易吁淵矣哉

右四十六章

去序而言詩皆左氏而言春秋益荒謬矣蓋道可以知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下子不能作當丘明時諸家並興非親聖道信鄉不如是之爲非見國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妄評譏爾自獲麟至滅智氏疑後人之續與

右四十七章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則非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夷之則卑也尊之非實也故具其稱曰南小雅曰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

右四十八章

周之王業人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成之周公求之周公人臣而有天子之功故其詩自爲一國口而不得於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幽曰旣成而昌之矣是故友十二國之變慰魯曹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公孰能之

右四十九章

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於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爲錄怨女而巳是故周待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來變也

右五十章

衛自莊姜不答宣公不父宣姜不真成衛之淫風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爲殿著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載馳曰控于大邦其資險阻之良策乎

右五十一章

錄桑中衛之淫昭矣錄溱洧鄭之淫昭矣必定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爲而累載之風之亂莫大乎衛鄭次則王陳衛自內變鄭由莊公不兄不父王自平王不子幽王不夫陳自大姬好游皆曰三綱之敗爾夫衽席之私自一念之邪禍及於妻于母延於邦家侮召於夷狄穢傳於後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右五十二章

風及檜曹昭先王之澤也亂極思治人之良心不泯矣夫子傷周室大衰無以副天下之望也夫小國利有王夫大國惡之封建

歷而諸侯恣也是故諸侯橫王室微伯圖興王澤熄大夫強公室卑君子防乎利之道者

右五十三章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哉惟德以柔之兢業明作自治日嚴世享歲覲歸服日篤禹有塗山之會成王六服之承史載策書以耀來世昭王困於水濱穆王荒服不至夷王下堂而朝故宣王會東都封申伯命山南錫韓侯赫赫乎歌盛績矣

右五十四章

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

崔氏洹詞

數集

二十五

頌美其成德魯頌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夫持曹無勳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一經聖筆神工大化妙矣淵哉

右五十五章

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之伯兆王之熄夫周上承乎商下訖於秦也

右五十六章

詩彜彜狀小人之惡三京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孤言媚惑也來言僻竊也拇言依附也準言悍鷙也

右五十七章

荀卿其偉儒哉衆晦而獨明之也難容倡而往和之也易戰何特也初子宗孔氏談王道解蔽言心不墮空寂憂困而不易守先儒疾其性惡之憤言乃右揚雄非決衡之論乎

右五十八章

橫渠撤鼎比義於亡我後人爭氣屢變以求長育若聞道備聖然徒熾其勝心而不悟也噫

右五十九章

程子之徒其劉勰之平正尹焞之醇毅乎確守聖經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厥武不屈者論者謂其無用豈有別見與

右六十章

崔氏洹詞

數集

二十六

許魯齊實行之儒劉靜修志道之儒吳草廬博聞之儒草廬精於考索而難正反乎象山直以同撫產而右之爾元人謂之陸學非借譽邪

右六十一章

管寧之辟魏存漢也劉因之辭元存中國也生為漢民奈何果亂而佐奸臣以覆之況毀列冠冕以夏人而事夷貊哉靜修憤詩曰無君愁殺人又曰夷吾伯業漢武雄才幼安然如也亦民無得而稱者乎

右六十二章

劉子閔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來曰西風吹落猶夫賦也或譏其

為元成尊曰病宋許子不陳伐宋之謀欲修德以來之見歐陽文

上仲深亦有責言雖微實而群臆貶不亦寬乎

右六十三章

嗟嗟今之士何全才之鮮乎茲業之易能不做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傑而興者迂翳麗文虛談溺心費日故也考學記之法守曲禮之節人生勿業由行成事因年易未仕者無驟進已仕者守定資其廉乎

右六十四章

世有大室宇侈服用肆欺誕結權要規祿位植交黨皆自名曰道也豈其愚邪將無所忌而然哉古之奸人盜名捐夫守隘亦厲節固臨而章吁何士習之益下也

崔氏直詞

數集

二十七

右六十五章

質闇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與教人惟王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且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右六十六章

陳御史茂烈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聞其勞遣二力助汲閔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前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右六十七章

月川曹端之教篤介巷李錦之清固學皆守朱氏識或未逮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固本士習政民偽滋安得斯人矯

之哉

右六十八章

王虎谷雲鳳之節介豈非強哉已乃甘張紘之臨受劉瑾之包庇瑾變人孫應交不終與古云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雖臨難當劇猶不可輕予況平時邪彼人何心也欲共之與學乎今翰林成均秩文而清士好文者慕得之鄙堂省為吏夫樹節績言豈限於官守吏折刑何動非忠計外階而襲內守甚哉其不思也

右六十九章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

崔氏直詞

數集

二十八

有四生從殺梁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曆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况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踈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載子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已意紛亂君即位於歲首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邪立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為乎虞商之從哉

右七十章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廊之扶其武而誘之子路欲共車裴於友顏子辭善勞於己子路重意氣顏子堯性分猶有人已之判于通之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人已兩忘矣我

無可施役無可受四時行自物生天果無育哉

右七十一章

人食五味以養五氣疾則耗味而氣消藥以去之凡使味之得暢也人之道也君臣父子以相生系麻穀粟以相養有暴民生焉侵弱犯尊及厥民常故刑以正之甚者合黨盛與逆厥上罰故兵以克之暴者服而人道通矣無疾則藥不可試也暴者泯則省刑戢兵可也夫其味肥膏適食之且傷氣況於藥乎而況於舛施者乎

右七十二章

修禮以同民德刪浮文以絕邪趨治之二要與禮者因人道之常而品節之使不流於僻非強人以所難也不能無配昏禮有崔氏渾詞 數事 二十九 六放苟同而止私誘也不能無聚飲禮百拜而酒三行防淫而消醜禍也為禮者其心惕然如不勝其容矜然如不足微繁文拘貌其嚴之失與學則有見見必有言而倡誕言飭麗詞抗高論行禪談無益人生之用不放之其不費覽者之日亂蒙士之志哉

右七十三章

開屯田以省軍供禁市酤以減穀糜削樂籍以全婦其申里選以異設科均田以止貪并權商以抑末作尚儉以厚本業定制以遏奢儉簡器以絕淫巧則民尚一而生理遂良心發雖賞之不奸矣然後寺觀自毀而情道無徒也韓子曰疲瘵殘疾者有養凡僧道多無業者求生無路而後其心為之故書曰不虐無

告斯萬邦咸寧矣

右七十四章

文王化行是故游女變為魯木夫子為魯司寇是故公慎氏出其妻凡天下之民咸君之子也父母於子無不願其貴後世乃聽民為樂籍人其衣裳犬羊其潤雖名節士亦累聲妓放而為良何其仁與

右七十五章

堯舜之用心得人也夫子病學者無用心之所寧博奕也大學之正心憂好忿懼也孟子之存心仁禮也雖橫逆自反也與夫面壁柱門絕念與意者異也

右七十六章

崔氏渾詞 數事 三十 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論議則累已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叢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蠹事

右七十七章

名與利其因而生交而益者乎名高則利巨得利則群附而譽日延無以是為心宅於道斯可適矣韓子曰莫之為先雖美弗章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其相脅以鈞名利之游談乎自古國家之壞起於人臣患失之心是故佞以奉上恭以合朋引以植黨率之私萃而政獎政獎而民離斯禍及其躬而不可解自得適以自失自厚適以自伐愚矣夫

右七十八章

良金美玉見者珍焉白曰明蓋育者既為炫鉛石而暗昏霧也將誰欺乎士強交以求名基下以抗高閣其理而妄通之遠其實而安居之不亦耻乎是故君子藏辯於胸置有而無有不動動則乎矣

右七十九章

名是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小人其心君子其飭故張商英忤蔡京涇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泉厠儒林矣後之視今其有類是者乎奸人已得富貴故立一節以自異偶以幸遇而竊名者蓋多有之夫儒必宗聖人聖人之道載於經未嘗令人求之傳文約禮之外曾氏子思傳之道在日用愚者與能邪說曰博即約也道不可以言傳夫庸智如聖儒傑如崔氏洵詞

數集

三十一

右八十章

賢過今人遠矣必曰文行邪說曰求之吾心而已俟其忽悞斯可是自處聖人之上矣夫經何為而作也聖人自思其身之存無能淑來世故筆之書猶父祖籍家積以貽子孫子孫棄而不守固罪矣以籍為賢而索其積於茫昧其可乎哉

陸象山有言自顏子歿而夫子之傳亡近時學者述之夫古今風氣有淳漓而學術有難易顏子和原純樸實稟高矣少依夫子無一行之誤由一言之迂繹也自程子朱子且出入老釋泛濫諸家比之反正歸約心力已竭蓋道喪學迷群咻衆喧揀金於沙幸而獲之文王之德先儒曰以堯舜舜承堯治恭已而成文王五十年中服膺功朝夕不遑暇食而衛邦未化而王尤然

則士生衰世之下艱學已哉陸氏之謂傳乃釋氏之頓悟視夫千傳約之殺其華翦其

右八十一章

審言成授子汲便藏之汲請曰大人之書平實然道前舍弘詞尚微婉今摘人之疵快偽之隱毋乃太直而急論議與子曰聖賢汲汲然開邪豈曾彼哉蓋定已之志而防民之流也古之揚墨之徒正名蹈迹自處以異端聖賢猶惡其塞仁義之塗便見後人混彈於儒誣道惑民者然焉而已乎汲請曰朱子云晉尚清談是愛官職彼有假存心以蓋行之不檢倡糟粕之粹以掩其卑之不精又何必費詞予莞然笑曰真子多言哉嘉靖甲午春正月己未少石

崔氏洵詞

數集

三十一

老人續書

崔氏洵詞卷之二

崔氏沮詞附錄卷三

雜著類

自述三首

予讀元子自述三篇蓋全生保行之道非得已也予自
丑迄今年十仕于南京不及二載餘皆山林閑佚之日操
相時古今何相遠哉乃仍舊題綴緝已見刊詭反經貽諸
同好

述時

昔者元氏逆天地之位作中夏之主制惟遵夷人耳臣虜胡俗
今尚有襲者焉 高皇至武驅虜于外遠我禮樂于內制事有
典慮壤有防 太宗至勤 宜皇至明 孝皇至仁改都幽薊
崔氏沮詞 數集 三十三

威制天下招來熟首藩我邊圉故曰勤委任元輔崇簡太守人
舉所知民安不擾故曰明絕游遠色志存冲靜明賢垂問知遠
微隱故曰仁天下久安近古未有所致者有四焉夷狄之險
中國是有一也夷居中原百年食其而服綺說聲色而便宮室
易其德猛而為夷脆二也虜分數種世讐歲戰互相猜防不假
他圖三也立法以簡變亂者服刑分權于教專恣易制四也故
當世之士能著文書可以守險析微幾月可以致貴法既定矣
不復作逸扶偏遠幸寧矣不復理恤永勝僅通章句已仕何道
遼學才識地圖即遷何用備政甚者直木先伐全璧受疑百口
勝烟黃金可鑠若夫抱過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失利
害相傾係於五兵聲名相激踐於百戰官位相取利於機變是

故知退不殆能止常舉山邪雲邪不求吾是林邪泉邪不獲耳
非故曰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述命

問者曰呂生有言長平沈卒不盡犯三刑南陽列侯豈俱當六
合命可信邪荅曰曲見不可與語全泥迹不可與窮化夫氣者
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氣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物極自
反勢窮必變故強弩之末不能穿絢元根之遂可以破石清而
運之不已蕩而入于昏厚而發之不已消而至於薄清厚之盛
乃昏與薄之由基也昏薄之極乃清與厚之將復也故治亂皆
非一日之積有一元之命堯舜譬則日中三代日之移秦漢而
二日之長故道愈隆而取夷愈偏而才小有一世之命清厚
崔氏沮詞 數集 三十四

之世明君出焉則賢者升其民熙以壽昏薄之世闇主出焉則
邪佞售其民授以天有一人之命德者貴貴或不能德仁者壽
壽或不能仁有因乎世者有因乎人者善惡無定徵休咎有錯
出夫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宋公出一善言凶
星退舍況有天下者行斯三者乎故聖人制命賢者安之不肯
者逆之且夫金可鎔不可使為鉛水可汚不可使為塵百草萎
而松柏茂羣獸噬而鳳鳥舉語曰入山乘樛入水浮槎可登可
沫命如我何

述居

往者崔子辭玉堂之廬退修學于家買田荆西築垣構室樹果
為園當有渠水出蜀村南山下涼然東流適于舍之

承已推子校修史遷長澤宮又乘之歸半南有圖一區有田
二夫水可耕而灌之者數畝且耕且蔬以養以育率鄉人子弟
修孝弟忠信之行明仁義進退之道祖述洙泗之文考訂宋賢
之書稽歷代治亂之迹旁通醫卜農桑之藝暇則招集親友命
觴中好樂則闢微章續文咏詩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
謂君子乎狹小賢智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
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辭先生為和之以昌其名乎崔子
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如晉桃源其民食粟水飲不鹽不酪
既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其乃更狡而天矣况乎好
新而以常為陳立異而以怪為奇陋統緒而衣縕縕厭膾炙而
食蜺蛤所好愈高所失愈遠夫水誠淡穀誠樸民可一日棄之
崔氏遺詞 數集 三十五

崔氏家塾議二首

嘉靖己丑冬予及承予志改墓居之對舊房為家塾其屋不滿
三楹其宇尚不及丈前為燕所中為堂後為祠又後為樓缺費
不能一成至壬辰春而苟完予述祠之謀訓之法刻石垂後

祀謀

夫學之有祠何也致嚴也修敬也企武也予及問先聖之主當
何書夫王祀之義又久施諸公宮有朝典焉大夫之私塾匹民
之子弟而祀王母乃僭乎宜書先聖孔子遵其道焉而君夫顏
氏之四配廉溪而下之五儒其恭范乎後其書於諸科舉可也

而不俾俯乎及問他無可班者與夫司馬公言顧行立功以仰
尹和靜學為已述程弗洛許學齊魯修紀尚行克立又皆豫產
也其祀諸後之儒述作富焉官稱赫赫焉匪特三子而已然夫子
病周之文從先進曰野可矣是故不溺情不倚傳而奇不浚心
不略外曰學之夷不尚玄不媚聰不參論而執曰詞之典不樹
黨不耀名不襲功而攬美曰信之周

訓略

夫小子之學其行愛親敬長事師其役灑掃應對其執習禮誦
書學字歌詩今之教有作對因習知天地四方草木鳥獸器用
之名其條具于呂涇野小學釋及通梓對類爾為師者晨興端
坐擊鼓升堂諸小子拜已問其日行所教上項何善有疑難

崔氏遺詞

數集

三十六

拙者為辭析其漫無述者可知其忌詰而進之已授書不過一
百五十字已講書各就乃能已習字學顏魯公帖既法其字畫
嚴勁因養其志意端直已習對核名究義已誦書至酉乃散教
以歸家見親暨長省候之儀日中令羣立歌詩一人倡之衆乃
和之詩用孝順三十章及邵子子養親六章漸進之二南及鹿
鳴之五三一習禮禮用本塾釋奠儀本家節祭先祠儀及呂
氏鄉儀漸進之冠士相見禮射御禮略夫小子喜呼喚而少舒
徐樂跳達而少雅遜歌詩亦可以洩其呼喚而趨之祥定習禮
亦可以遏其跳達而反之周謹

講義十二首

湯之盤銘曰有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斯義也。章句或問備矣。今不勦說。惟探其本與爾。諸士共爲那行之實。夫所謂新者。指何物論。何事何物。何事既何新。而又能常新。此蓋言人之明德也。孟子曰。良知良能。此明德之實也。此知此能。何物不具。何事不會。一皆提撕。又見一番精采。一番講明。又是一番發越。古之聖人。憂勤至死。望道如未見者。正見得此新無盡。純一不已。老而愈聖者。方是能常新。此新然。又非是取諸彼以益此。只是昔未知。今始知之。昔未能。今始能之。昔未熟。今始化之。如泉在池中。數日不及。則泥而變味。日日夜之。即常其洲。故學者當心心念念。在此新時。時刻在此新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都是要新。此新自一身言之。由壯而老。自一歲言之。由正而臘。自一月言之。由朔而晦。自一日言之。由子而亥。常

崔氏直詞

不數集

三十七

見得此新。昭昭靈靈。爲我之主。爲事之衡。爲主則物皆我役。爲衡則事皆我運。故曰立則見其泰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大學之道。之要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毋迷其知而已矣。德者心之體也。意者心之起念也。知者心之覺也。知者良知萬物皆備。爲非彼隱微。其泛覽充采。剝略人之緒。而研究古人糟粕也。且人之念。爲有善乃本體感發人之念。局爲有惡乃習染於流俗然善之良知未嘗因而昧焉一者之介。未嘗不辯。故大學之道。首在誠意。夫人起一念。要爲

其善矣。不知不覺之中。若有不尼之者。或恐爲善之妨。吾欲或拂人情而起非笑。不肯奮勵。即爲人起一念。要去其惡矣。不知不覺之中。若有沮之者。或耽溺而難舍。或牽於羣好。不能脫然與之異。不肯決烈。即去當此時。吾心之知如此。儼傲而不肯力爲之。非自欺乎。故以毋爲工夫。毋者禁之。不得肆止之。不得行之。辭也。夫爲善不力。則就惡也。易去惡不速。則存善也。難故惡惡必如惡惡臭。好善必如好好色。惡臭實我所不欲。聞實欲去乎。我之鼻好色實人所同悅。實欲得之以娛。自然後嫌於已意。非徇外非爲人嫌者。快于心而無間足乎欲。而無待之辭也。是二者皆在念慮方萌。理欲交戰之際。未涉於迹。未交於事故。皆曰自自即獨也。去欺求慊之功。曰慎慎之道有三。一曰豫。三曰果。

崔氏直詞

不數集

三十八

夫念之初起。如火忽燃。卒然燎矣。突然騰矣。若不審焉。遽作於事成。敗得失其歸遠矣。必究此念何以興。何以因此念一出。何以始。何以終。是之謂審。人心善惡之未判也。則皇惑疑顧。必有不甘於惡而棄善者。已而慮熟疑決。則沉於所重而決其所輕。棄善之惡不旋踵矣。故貫乎豫。夫心之不善也。初猶搖搖然。中則思自文矣。久則安而若之。苟自其初而決之。如此則是如此。則非昇昇。惡杜岐術。惟正之適。奚惡之能。累故貫乎果。是故意誠則定。以靜而如寢。明澄昌知致。則慮而詳其意。益公益確。然後可以致中和。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徙。不善不能。故是吾憂也。

此聖人教人切己之事修德改過由乎已講學聞義資乎人德
得也學者是也義者宜也不善者過也合而言之皆心學也
心具天性能禮而有之斯可操已故謂之得明諸心而不昧是
持是循故謂之覺事有出端端各有則以則從之故謂之宜志
於善矣而猶未始御乎氣勝乎習或移而去之故謂之過德言
乎理學言乎知義與善言乎事脩德云者非歸於末也中有存
主而達於外也講學云者非良於辯也行而未安講之以求足
而利行也徒義云者非偏從全異乎人而同諸天也改不善云
者欲心之無所放也心無所放而不善遠矣修乎已者足以受
人取於人者足以蓋世非誠切之志不能該非虛明之見不能
擇非堅忍之操不能恒非剛健之力不能踐聖人憂之非特難

崔氏洄詞

卷集

五十九

而已見斯四者之道強且密也德者本也講者講乎此徒者徒
乎此改者改乎此不然如植木無本灌漑之功何所施築室無
基榱桷之美何以安學者舍此不為乃務崇高大必勿實行故
薄古賢何況衆人其所立者危按者狹而諸生惟尊聖人而行
錄績寸累近雖無顯名久必有異時考祥計效自常有見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自故聖人皆因時爲治至夫子不得位然後專言學得夫子之
傳者惟顏子顏所以善學聖人處在傳文約禮然斯二義後世
人人知之未見其能盡者一一大儒吾人垂范者却又別無一
義未嘗專守此爲家法此在學者當深思也蓋夫子之時周禮
之善者尚存於此周鄉黨之間而小學之功不廢故學者自

已知善之當爲而心未全通一旦告之以博文約禮便可下手
後世昏於利安於荒故博故今窮職難者勞而索要乎繩墨謹
節文者室而不通昔人識其爲遊騎爲聖未甚者仍爲簡易支
離之辯間有稱述夫子之教者僅若取證而已要乎可令謹考
夫子之言及究極顏子之學以發明之夫子曰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謹而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從事於四行而後學文學
文即博文也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子夏曰禮後乎禮者所
以強此忠信而免於朴陋者也夫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
可以弗叛矣夫是故君子知求道矣而不免於判由此二者而
後近之且可守是猶射之志的而操弓發矢以中之巧力以將
之且顏子之學在於仰鑽瞻忽之時必有所注擬及其不可遷

崔氏洄詞

數集

四十

得乃因夫子之教以博約而入至竭才而進及未由而得孔門
以仁爲學仁以孝弟爲先今欲進孝弟必於凡典冊所載故老
所博聞里所習師友所講授者皆博考而識之所謂博文也采
雅而成章曰文如自吾父推之以及於父之行自吾兄推之以
及於兄之行行則自溫清徐爾以至於親睦周恤服則自斬而
總祭則自虞而祔而遷皆文也禮者理也節也有制之謂節有
條之謂理凡所博之文皆以此約之采其精實而去其汗漫發
之情而見諸行酌於行以當其情不相越而相協猶規矩焉而
方圓定矣故曰學之乎禮而止有禮矣然後知高者非亢堅者
非固前者可知後者可引所謂中也禮之至也夫古人之學
於人倫行之日用明一言即是實事行一言即是實地事事

明即通誠則無滯無滯則神安矣實即純純則不息不息則化然此禮字近世學者必欲舍節文而指為天理舍逐事而指為一源夫約者約此文也夫果一源乎抑逐事而為言乎文不可為一源則禮亦當逐事而行矣夫理之得名正借玉屑之有條而形容吾道之不亂耳天爵象以示人日月星辰是也地出形以示人山川草木是也聖人窮極乎天地萬物之賡而制字示人以名物之正猶天象地形之不可易也今日禮即天理也至一者也又曰性即理也則日即為月山即為水乎况儒者之學始未嘗不一中不得不殊未不能不一爾諸生試思之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此夫子有感之言當風頹俗靡之日思見特立之君子故歎美崔氏洵詞

數集

四十一

之以勵學者松栢雖至歲寒見其後彫其堅幹勁姿歷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雖世亂然後見君子之守然其貞心雅操無時不然蓋因衆人之無常而見其有常爾何以言之治世者上之所重下之所尚論議之所揚摧皆以節以義中人亦知慕名畏法則效君子或利而行之或勉而修之君子者澹然無營行所無事一旦時改亂生上昏下奸非媚不安非干不升非賄不成甚者忘君實交傾正引邪志於利已不恤喪邦君子者避利如汚井禍如始守道性成樂賢已出視彼小人如鬼如魅君子豈厚自為哉不改其素而已夫人之所能為出於氣氣之所能持厚於志氣有盛衰志無老壯也仲平能決澶征而弱於天書胡邦衛敢攻奸僧而不能忍於黎滴而壯氣強慷慨立即困極氣沮

低垂就欲故曰志不可滿欲不可縱夫教一息而邊生邊生而志荒故曰不知老之將至乾之心孜孜曰思而已故君子道以為學學以堅志志以修身嗟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掘井弗泉猶為棄井世之君子乃欲以一節之異一事之偶中盡其平生亦弗思矣哉昔顏清臣老且瑣也而樂於徇國劉器之久瀕於亡而却師成秋霜嚴嚴呼何仰矣雖然二公未知學也竊異教之緒爾如有學孔子者其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孰得而易之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

伏義畫艮下巽上之卦名之曰漸漸者進也不遷也鴻之為物其飛也有序其進也漸故以象君子之進焉磐石之安平者水旁石墩也鴻離水涯止於石旁之墩猶士之父知於上而得位也漸于磐而未至於達猶得位而未榮也二以柔中上得六五之應其進之安平其加焉飲食衎衎者止而不怠於道也自養以俟時也居易俟命斯為君子其旨也孰大於是蓋士之進也德未信於上名未加于衆經國之務未練四海之情未能周知若或急於位躁於言棘於為卑而慕高不守其業小而任重不量其力鮮不败矣然既有位豈無攸為舉其職而已矣懋其德以為大父之地廣其才以為遠施之資定其情以理勞私其量以茹物堅其信以格人故曰不素飽也夫隨分而止人之大業治自此成非分而求人之大惡亂自此作使在朝之士止知慕榮就利貪進爵上必求滿意則不為推其極實國計君何也

數集

四十二

九二孚允吉悔亡

陽中實爲孚比柔爲悔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此卦之所以爲兌也夫陽者陰所未近者情相取以陰居三失位不正牽引譴媚乃其素情而九二比而承之然剛中之德其孚內充雖近小人自守不失以志則安常以行則履道以交則由禮以合則制義莊而裕可事而不可說貞而遠可從而不可同彼六三者感德服義之不暇又焉挽之又焉能用其奸以罔之斯其吉而悔亡也夫處人之道不外于處已正人之道全在于正心用術者久而窮以詐者立可敗尚奇者易折求勝者必屈故符匪人之道孚而止矣而止矣孚者中有其實夫何以爲實盡性而已矣故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

陽實陰虛故易以九爲乎此卦二五皆以陽居中乎之積於內而不炫者故爲中乎之主夫鶴陽鳥也其舉高其聲今乃鳴于陰陰者山之下澤之中乃幽暗之所言其誠之至也實用力而德成于內誠之謂仁義忠信誠之目也我爵爾靡言同德而相應也且誠者何人之本心也本心何以謂之誠赤子之心天理純全何嘗有僞迨其年進情開智日增則樸日散技日多則淳日漓且人心之用心行而已發而直出者爲本心爲誠發而支出者爲昧心爲不誠其初本欲如是而言也應其忤物而誦生

故其投人好而遷就生欲其傾聽而巧生此果是本心否不
本心便是不誠其初本欲如是而行也欲其商人而矯生欲其
異人而竒生欲其說人而隨生此果是本心否不是本心便是
不誠自是推之言之爲躁爲隱爲游爲屈爲受爲放行之爲懦
爲僞爲躁爲怠爲速皆非本心也皆不可謂之誠其萌也甚微
其著也甚大其轉於意也甚易其成於用也甚難言而人莫不
聞行而人莫不見非大乎言之失也馴之莫追行之失也如肌
膚之不可改非難乎夫巧者工於以言釣人之情者也及其見
人之巧則亦謂之誦者工於以媚取人之喜者也及其見人之
媚則亦鄙之此足以見本心之終不可昧而誠之終不可揜矣
故易曰鳴鶴在陰言慎獨之學也獨者心也慎者得其本心而
崔氏洹詞

數集

四十四

已矣所謂實用力而德成于內也故尊之曰好爵焉大本心之
人雖不能無過亦謂之善昧心之人雖嘗爲善亦謂之惡何也
本心之人日履實地如覆種于田日生日茂一旦力足過皆改
爲善昧心之人日作節行如施采於壁日陳日剥一旦力怠善
皆變爲惡況原其存心本非爲已又安能一又安能久學者體
鳴陰之象則知君子誠之爲貴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虛

無告不廢困窮

帝舜因禹陳克艱而說此數句嘉言罔攸伏三句已然之效稽于衆以下方言其工夫蓋嘉言伏而不達者以上好自是而不肯咨詢於人賢才遺於野者以其困窮無涉援者不得進用也

邦不寧者以解其無告之失職也今不但精于衆而已又能舍已從人是衆皆循理不分人已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矣且其無所伏也能不重無則仁心仁政周備醇厚無一夫失所者宜萬邦之咸寧也能不廢困窮則凡在下之賢皆得達於君前所謂占一善者舉以錄無勢者不爲有勢者所壓無援者不爲有援者所擠宜賢之無遺也夫人君崇高極則易於受蔽而後進則易於自聖然而私言破於公議大智成於衆長則積衆從人又其本也且如帝舜大孝玄德當時誰能及之堯三咨四岳而猶未之舉也及堯專求側陋而後得之君非堯臣非舜也焉能自見哉考之古事近者易達富者多與北黨之引公行於朝廷賄成之政肆出於官府方治則小人享其福

崔氏沮詞

數集

四十五

而致亂則君子當其難有利則富人專其獲有賦則貧人固其苦故萬邦之寧必自無皆上來野無遺賢必自困窮上來仁人之言其遠矣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帝舜論治頌讓之道禹乃口然而心未盡然者蓋明之以戒不若化之以德曲屬其功不若默黜其私頌之敢行者以核實之未精讓之敢宜者以察言之未審敷納以言者使各陳爲治之道以觀其心庶即試牛之說音近而誤也明試以功者使令行所納之言以考其實車服以庸者乃大其所賞之物以著其微夫樂言則成其言則敗微實之言可長務華之言易廢凡見典牒見不同假事與料事各別中錢則簡情則濶然亦有良於

言而溫于行長于詳而短于斷又有收爲大言以欺世便於出輔以移聽者以事試之其其與僞正見矣有功者賞之則周功者必罰之可知也見賞勸於功則見罰必戒於僞可知也夫言必稽其成矣誰敢復妄言者功必明於賞矣誰敢復飾僞者雖有頑譏焉得而容哉嗟乎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欲得僞名則人競好虛文則弊長是以君子弗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辯也寧啗行與其采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正之道試功而已矣試之道求其實而已矣德必核其實然後授之位能必核其實然後委之事行必核其實斯貴之言必核其實斯信之物必核其實斯用之工必核其實斯程之一不貢則榮辱賞罰從而絕之勿惑浮議勿采虛稱而高下其施

崔氏沮詞

數集

四十六

是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故曰先王之道斯爲美

布公得張良以爲脫將

是時秦未亡而劉季稱公以伐秦予之也良歸曰得一國之辭也漢得良而興故異其辭異其辭所以賢之也何賢乎良良亦廢乎傳易之道焉爾坤之謙曰含章可貞巨之進也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總權人罔其專也夫事合衆而後成功獲上而後致當事而人欺之上疑之身且不保何功之云咎非人也自用其才之過也大畜之大畜曰童牛之牯雞草不自茅蔓則難圖納約不自牖蔽則難聞故攻事莫如伐幾直諫莫如止念謙之坤曰勞謙君子有終功怠於宣成志請於行身殞於患夫家滅於忌寵故未亡而憂斯有未喪而

得斯得存於得亡得於得喪無及矣可也氏贊曰無智名無
勇功處乎坤之義與曰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處乎大高之
義與劉曰昔曰張良謝病度平撫之義與北故貴而如脫困而
常言言無再發事不重舉憚者帖懾者服屬韓之志當其時無
知之者其廢乎肥遯者與其中介以止其外翼以達其度平撫
若與後世有弗為臣臣必則矣

以汝黜為主爵都尉

考漢史所紀汝長孺言行蓋一守約之儒司馬遷學宗老氏於
當時人物凡簡要而略於采者皆曰學黃老也綜其實不然古
之學者知即為行事即是學考於典冊者必求切於用問於師
友者皆因疑於行漢初人物尚然至武帝之後處出博洽綴

蘇氏洎詞

數集

四十七

辭賦之士則有外用而言學離行而徒問者魏晉以降益晦且
尼矣漢武帝雄才大略智臣漢士或以優畜或以願便一犯禁
戒刑辟無少假借獨以嚴憚點不耽不敢見歡其為社稷臣准
南王召集天下奇士纂述千載佚聞兒視漢廷公卿獨憚長儒
藏邪諱而不敢發斯亦近於已正物正者與長孺治邪擇任承
使急先務也資湯苛刑貴私飾詐崇仁信也不以渾邪之故斬
今不以與胡賈罪國人厚內治也不敬天馬知樂本也是故舉
得其要言中其情實求其學矣賈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史稱之曰任氣節內行修潔又曰長孺之正直夫仁義者
純粹情也管之金有鉛鐵雜之非真金管之珠以魚目混之非
寶珠甚哉欲之害仁義也潛伏於中索之而無跡發於所感遺

之而無獲其知其來莫知其向轉時移聽之際而吾之真心
其所消鑠甚則沉溺於內而不自知如劉伶輩卑之於酒人以
為至濁而彼方自樂其清也夫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
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潔盡此三
者欲其遠矣宋簡稱篇後文靡說豈知長孺之一句深切著明
乎自漢而下為君者功下及桓文而辭過之為臣者才不及管
狐而詐過之徒飾以三代之議論使瞽見之其發憤怒焉又當
何如也故曰長孺得儒之約為古學者必當取法

評文翰學者四首

崔子曰金元之際中州之文氣雄而詞偶健欲陳義而不精其
人可與集事而不可持又故國易摧營則秋瑟霜風孤峭滿決

崔氏洎詞

數集

四十八

非託生之區也南宋之文氣浮而詞細靡故國益弱甚者葉水
心之請周平園之漫陳止齋之雜秋揚之華祗章其素然也已
崔子曰聖途榛塞程子開而廓然故曰文不在茲乎學者知方
矣即亂於蘇氏撥佛老之餘文以從橫之詞金源氏並行程蘇
氏之學朱子張南軒氏再明程學陸氏亂以截徑之說於是朱
陸之敵至元猶爭其希元氏許仲平氏與而朱氏尊具澄氏與
陸撫產而右之雖曰不黨吾不然也

崔子曰文之生也其上闕乎運其次係乎學運本乎天學由乎
人是故春雷之音和秋蟬之吟悽悽鳥鳴乎晝妖鳥鳴乎夜天
津之鴈即子憂之方鳳替而鳴於虞鵠舉而鳴於陰君子謂之
瑞而此德喻音及於樓而登於天謂之不可長昔蘇子卿客塞

後侯所罷備非欲文也中倍著而未因防是故積諸中而慎言之可也無其言而沃其飭廢矣夫

崔子曰昌黎氏約六經之旨而為文析理陳事昭晰不蒙誠哉貫道之器君子謂之曰外非其不自躬行得之也況乎混粒珠於魚目啜餘滴於糟粕乎是故李嗣之復性歐陽修之論性蘇軾駁之論道君子斥而放之

翰閣

翰林先生謝病還郡篤志於六經研事絕交以著述為業客有問先生者為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先生悉以法言喻之分為上下二篇匪垂後聞聊誌同好客間先生曰士胡為而仕也豈非求以成其名利乎哉朱雲請

崔氏洵詞

數集

四十九

劍於萬乘申狄負石於一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雎一見而侯利者都焉先生直玉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不過為郎未嘗出簿言上座人君次取重當世今乃就棄于棘畝灌蔬於斗園入耳數響出之與從省侯不式廬法吏不走牘或者先生之有遺行與何曾進退之谷也先生笑曰君子不于乎名之昌而慮乎幾之難不慕乎人之爵而憂乎心之柱大瓢之穿萌於綠陳膏木之成芽於直苞故已遂之欲刃蹈之而弗回可貳之心斯談之而能惜昔張良借車於四皓觸龍推愛於男子鄒陽發憤於長君李必全嗣於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可言不得其交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昌括飭危詞而浮于所惠荷破識而救其已成丘已之名揚主之過假信之文希

上之寵非忠臣之用心也且夫執風厲者雖其威時其勝者安其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問為口體之細而消道義之重衣統緒者人修其德富田園者備利其直是以於陵灌園而辟相卿卿免稅而榮主其取於世也廉其貧於已也厚其身可抑而莫患不可辱仕生可敗而其道不可折子不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似復無等適其受戮妻子辱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飭偽譽人皆楚之偽譽行邪人皆惡之夫吏之虐於民也唯懷其微及附於刑也唯情其巨為若守清正之節耳退讓之分乎夫蛟龍之潛魚龍烟之一旦升霄騰吳則雷滿下土夫大者小之慮也

右上前

崔氏洵詞

數集

五

客間先生曰嘗聞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蓋言亡因者之必毀也雖者來世何言諸子以興發理者噴探於幽微摘文者濫衍於麗麗學者則于今宗之謂其精文加之筆削潤風乎不可尚已先生遂取古人之文施之今日故勢而少續久而亡稱將恐先生取諸諸子也先生曰俞夫聖賢之作也非拘衆而為同非說論而求異明天地之宜張綱紀之正循經而定行因變而立度若夫語曲而乖其發政而寡當實清實慎辭交本夫何取焉上古大朴所相者養世解民務乃始有華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呂五帝昌其化故辯以衣裳三王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會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繼其智故約以忠恕凡此諸天故折以性命五伯皆其終仲尼若言之首夫

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謀敗行而伐私情也非可以衍
推談而首後傳也故夏蟲疑冰君子不費辭焉周表而人駟其
技秦是以暴米衰而人駟其學胡是以入夫遊定夫張九成楊
簡之經權也陳傅良棄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
政利也皆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傳本
訓經殘復釋傳其文爾重其旨爾離術以譁世取寵而行弗給
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層疊疊閣則鄰其明子又不見道泉者乎
迂澮曲畝則迷其源汎乎復言而漫押說而譁吉士所惡重子
蓋稱子乃班之作爲後之程難矣伯牙之絕弦悼知者之難
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

右下篇

崔氏洄調

數集

士

崔氏洄詞附錄卷之三

崔氏洄詞附錄卷之四

雜著類

三生誄

正德辛巳鄉寧王生培齡從其父居相從予受尚書王生穎敏
爲文善發經旨其父倖予郡王生哀惡而徒人不知爲倖之子
予家姻故置酒王生匪辟不與年甫十五他友侵誚笑而受之
嘉靖丙戌武安韓生永齡輝邑牛生世昌來從予受春秋年皆
二十有二好樂古學思企聖賢之武韓生詞藻清麗牛生孝友
交人先諗知所志而後與王生年二十有四舉己丑進士是秋
大死牛生丁亥冬大死年二十有三韓生舉河南戊子鄉試辛
卯秋年三十有七範牛生妻從死父母慟而相繼死嗟乎三生
少年而慕我道矢願得傳善識吾言不迂之而生疑予深冀可
付卒乘所望術志之士或數十年而一人或歷十餘郡而借有
然拘於賈奪於憐好者十人而八九茲天又壽之柰之何柰之
何予各誄數言以洩予悲且不泯其人詞曰有鑑王生天錫敏
才妙悟清言匪自學能異其躬禮東形骸秀言絕口不報朝
飯有糖其食有陋其棲弗爲華炫貽厥父議負笈來從渠上東
崇京邸之痺居與予偕何義不示何疑不聞雅矣韓生厥稟是
奇爰出鄙邑乃求大資渠南之遊日夕孜孜誦經豈文謂聖可
師嗟嗟垂周列辟放恣幸有假仁少振頽靡惟聖則憤予其禮
而彼麟爲祥胡爲來哉我不夢周吾其久衰嗟嗟此心日居殆
茲用我之的輔世必基聞子有談我意用熙我窮弗試爾其弘

之牛生循循謹慎懷抗志伊何千丈之臺容修閭闔行慎堂
齋筆養二人豐品器錫朝暮夕戀婉婉孩提牧事長鄰弗敢離
雖擇友而交恐損而聯聖止雖遜有階可稽級斯拾升冀可拔
躋溫溫者度言則祥慈刑家之考爰于其棲幽幽三泉從之若
飴嗟嗟三生咸在弱齡各賦美材元賓居實斐然可裁濫焉已
矣韓朱動哀我呼穹穹連何不諧霜列火炎玉燼蘭摧浩浩三
才匪賢孰維生之孔艱長之亦遲千霄之木歷年百斯颺風悴
之曾不踰時謂天無知胡爲而滋謂天有道云何其留惟人之
勤惟化之差惟道之然我其力爲惟遭之是事云懷來心兮惘
如志兮魂鬼無損無餘溢于九垓

周秀才誄

崔氏洄詞

數集

五十三

秀才名太字大初安陽人郡倅公之季子也幼能占對闢奇取
捷見者大驚既長綜覽諸藝明蔡氏尚書性剛直而斥人愆然
能周人之急推揚人善族人宗事言相軋不合太一言而決
皆歎服焉太母予母之女弟也太以正德戊寅正月二十有五
日不幸短命春秋四十嗚呼哀哉太有兄不友余作誄哀之詞
曰 瞻恤爾發爾孤瞻惟極欽如莫布爾武爾幹如梁乃同
廷僕昊天載威恩莫爾溥爾母垂白爾蓋掩土涕泗滂如瞻識
母苦

味泉發

夫外非內之所係也迹非神之所留也存之疑適然者其感矣
幾之妬突如者其協矣故萬物者形我也名者寄我也昔堯之

野人樓樹以生號曰巢父天子之貴弗得而加焉其中誠深其
取之寓誠庶哉今猶稱之鉅野宋先生謝教千庠息趾于鄉德
華又傳嗣薪且顯題翔于事外覽乎化表飲泉契心立名表獨
是故灼于物情者能用其物者也涵乎氣原者能樞其氣者也
先生視地而履體道而擬小子狂簡請舍遠設爰申近旨夫泉
其陽之發也含溫抱潔無染無益非性與穴山坵石不撓不激
非勇與盈坎而達望海爲歸非節與避礙就卑遂其遊利物周
用惟其宜非知與可觀可象者泉之顯可味者泉之噴非先生
其孰知之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行狀

崔氏洄詞

數集

五十四

公諱卿字敬臣號柳泉其先自臨清遷林慮高祖考諱貳曾祖
考諱顯府通判祖考諱麟父諱圖沁州知州自祖及父以公贈
副都御史祖妣兩張氏母申氏俱贈封淑人公少而穎敏甫十
年知州公示以經書大旨即晚折已摘文清峻甫十七舉河南
乙卯鄉試弘治改元八褊云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祭酒方
石先生子謝于異其文每試冠諸生公會天下名士講學關中
則馬理秦偉呂柟山右則寇天叙同省則方鏗張士隆田汝籽
銑亦辟公與友主本六經兼綜史氏躬行務實攸正臨清王佑
以貢至公察其博覽有行迹及張山二子講易于王氏乙丑會
試中式入對 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答曰政事之柄操
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蓋切中時弊 賜三甲進士大
學士劉文靖公覆閱卷奇之選庶吉士王德丁卯授戶部

中值劉璵專政警署總拘係省料有言弗信庚午誅璵華訓
法後舊制表忠直放奸佞悉諫官之言攸信公以其儔酌情相
宜靡有冤濫天下望治平焉辛未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
內簾主考靳學士奴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主考劉
文肅公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賄賂已出院公上
疏請究之曰縱不實可使大臣受侮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
子充吏靳公大愧恨吏部遂以公爲大名知府自工科左給事
中往是時前盜大亂中域大名乃午達之途戎馬充斥又值凶
歲公至郡修城浚隄礪器募兵以令陳智教諭陳惻惻爲總領親
閱能否大章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
遂去相戒勿入郡中 請留運米若干斛採荒得報自散之無

崔氏渾詞

卷集

五十五

餘侍郎王公掌賑濟怒公之專入覲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
更稱其才劉璵嘗加賊大名已輸於官公遂請作下年正額之
數遼東審果自御史傳升食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師厚賂關
求求復官擒賊求諷諫官薦之公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公奮
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薦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渾壞之
邪已而傳 肯復果食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群盜果必欲中
公以危法至大名摘庇索賄威脅諂佞公不爲動亦無從得聞
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上卒如請御史
張某來按治與公同年屢示意索賂公不內張某而怒責之
者數或傳張寔斬寔假此陷公以復怨寔未久二千金敗寔定
知府以下皆坐罷公由是益著名發傳錦衣值事指揮桑洪爲

假官果然且將移營聚爲焚河決恐妨漕公自察之衆謂漕乃
河故道水易衝衝宜請大臣董復無可分過公恐煩民河旋塞
續毀官莊寺銅佛像爲軍器政暇教授諸生檢正文體如劉珩
輩進第皆顯名縉紳間乙亥晉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
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公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弗一日
而忘死則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心知之
合糧運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讐之寔欲存之以便已
況法弛綱頽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府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
露山路險狹如鼠關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
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
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劫

崔氏渾詞

卷集

五十六

素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衆明示利害公
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謀說降敵迷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
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
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明年丁丑改山西提學公發揮理學
敦考行誼梓文章正宗以振時文之陋士風興焉而文學彬彬
手越於前矣晉漢司馬弟考下第自稱門閥竟從朴刑晉漢權
寵方奕素快恩讐者已邪晉參政自招民兵平陝西回賊之侵
掠欲要之河上殲之同事者憚乃止 晉國發喪而妖民
張鉞欲乘屈取會城張旂舉號公先知之有備鉞不得御御史
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黨將多戮公又從
容開釋無辜嘉靖癸未晉浙右布政使中官張忠賄吳助造

幣于杭貨擅權利又縱行顏色料既不中程而益金以逾十年不訖工公監之乃及御史歐珠協公裁抑色料悉易於商杭守查仲道平憤他無與也中官蔡公及查守抗違新命凌忽

欽差有詔逮公及查守下詔獄治至被鞫公及查守各認爲已罪歐史疏救之公請鵬慶知府查守歐史俱外調公歸林省親會友飲燕甚適知州公臨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如履堂與耳至滇見中官不答禮公立而言曰吾不過再係而已矣中官改容謝過鵬慶民樸而士少文公推誠布化抹撤煩苛均徭平賦通道水利濟豐利開龍潭分水既薄漾江西至登和地亢而藉潤桔槔鮮濟詢之土人云惟麗江可疏而灌之然異竟民私之而壅其流公乃移文麗江委官作漾江堰高崔氏海潮

數集

五十七

丈許濶如之沿江鑿渠源濶幾丈旬日而就教誨生徒講大學中庸者再令行鄉約作無陋軒蔭花竹日籥咏其間土官鳳朝文及安姪叛或指公間道可逸公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公約會兵竟上諭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邪汝悖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薄不待較一旦及嗟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於戚即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而事內行和木公感泣出兵三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戊子正月督雲南布政司參政冉晉按察使

委有平蠻功過當賞出巡之御史劉某薦公宜亟召還承六部贊國人歎巡撫大同蔡天祐薦公自代曰卿氣量可以消反殺才畧可以理勞結晉福建右布政使再晉南京太僕卿丁外艱壬辰服除起光祿寺卿遂晉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公歸相臺訪予少石山齋公愛梓甚予曰今仕宦以漕都爲外臺之最榮公何憂公曰水流天運同一化機川原攸華久則復然河可慮也器鈍舟敝財匱功疎工可慮也軍無休期憊而又耗恣帶私貨禁之生亂軍可慮也賄成勢援罷之不能入懷異向誰任利害官可慮也鹽徒私販收大利而官鹽閉國課不充舟快江濶便則虞攘固險盤穴官莫敢何僂乏策誠焉知無人地方可慮也夫社稷闕然之憂而君子倚爲磐石如之崔氏海潮

數集

五十八

安卿是以拜命以來夙憂已極予答曰既得實心必有董政先知其憂後享其逸夫弊非一日之積而君求一旦之効不可君知治辦者乎宜首元氣而勿快一割也公至淮漕果寒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公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與松石劉公養和仍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母令走洩未幾漕利上錫白金綵段奏除淮揚軍餘無田子粒凡若干兩疏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公卒矣公生成化己亥十二月十二日卒以嘉靖丙申二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氏封淑人子二元官生允也庠生女三壻劉守應李棟郡庠生崔汲監生李女側室楊氏出孫男子二人女子二人公姿貌豐厚性度宏博接人包涵和易中有吟感處事安詳平安內嚴繩墨口約而

知學父母所特愛公慕敬之心常一為首七知州公夫歸皆
京師知州公舉其子之賢手書補文獻通考十餘卷知州公固
鉅人長者太淑人尤惻惻弟像馴雅有品誠一門父子兄弟自
可師友公為學以古人期志於用世六經外上策曆算佛之
術皆明嘗謂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辯乃關俗僧狂道何與明聖
本色在翰林與穆伯潛及銑同業每開卷予及伯潛方蓄疑致
思公即指摘大義得言外之趣伯潛笑之曰君如奔馬看花焉
得香色及二人有悟不出公所見惜乎歷官之長不及筆之書
公在鶴慶文示諸生可見厥志詞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
也繼之六行實行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為
志官祿為功及幸一第登第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為文借

崔東原詞

數集

五十九

偶為詩拾古人之餘弊一生之力不可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
晚宋陋儒凌伏義之靈轉濂溪之圖不友身心但求豪格今又
齊其糟粕以自速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造詣精矣實實學
矣今乃忽置張詠邵石陸左朱肆怪僻以高而忘其假之卑此
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已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之善
曲為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可拾階而至舉業實也詩
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矣公卒之五閏月子元學于
狀公才位德業上以備史牒之采下以垂鄉閭之式謹狀

鄧立議

議曰彰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騎也民兵壯步也衛兵分
諸戍京師及北塞留者守城者皆民兵也民兵者長行伍習戈矢猶未

相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攝口絲猶不能執弓挾
刃固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潞水也突至則襲亂斷防去之
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
差彼養之久息於農桑一旦罷去皆盜也章之便然正德壬
申藹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燬灼城樓衛兵先皆以賂縱遣無在
城中者幸有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
軍與民對置者也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
誦紳敷禮明刑介冑習武則盜其來久矣自兵興晉晉在司
往往褫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漁軍弛備若無詰責余
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
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曠無警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
崔東原詞

數集

六十

劫掠官私貨夫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
人今慮其為遊民為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仗乎初藹盜之
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掠水冶不利乃又西
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雖旬
無他虞乃散馬弛弓刀輟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寢民
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茂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
是時人持鞭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賞謂指揮曰此屬
坐而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遲
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
法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肆溢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賊子
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

不於邑也彰德北衙趙西塞大行像陝在南東應濟是故
涉衛渚湯可阻也車騎蟻火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州縣無衛
兵者當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泊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宜應
嚴參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今有司得治之庶乎其可
省也

辯似

孔子有言惡紫之奪朱也夫善惡猶水火之不相入也顯諸事
則相背而勿知藏諸理則相近而難辯故舉其新者非至明也
聞雷霆者非極聰也第堯桀者非上知也君子之於道非任不
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客氣似氣而害自任者感欲而強
自是者喜盈而損正氣養而益昌客氣暴而易折君子之學無
崔氏洎詞 數集 六十一

辯異

空同李子之喪內也刲羊豕以祭享之有結腸之異焉聞者惑
之予又恐其認爲神怪以資談者之奇也乃述空同子之行微
諸理作辯異曰感應之理豈不微哉夫氣行乎域中發而生乎
物聲虛則鳴機觸則變故西崩銅山宮鐘奏響春華敷野室木
萌芽忍老寬其幾殘者開其發感應之理於彼亡微焉夫君臣
也夫婦也人道之紀也舉紀者必以綱綱張而日成就理矣故

悼公之臣必忍于室弗肖之子在國必憤既迷厥初而百德騷
焉厚哉空同子之爲道也空同子嘗仕矣諫于君弗委于職守
乎法弗回于勢堅其節弗撓于妻折夫其辱而吐榮非空同子
之志取異乎人也愛結于心而不可解是故惟大倫之爲篤故
見異羊豕厚倫之格也且夫泣諫之言信也將悔者以爲忠而
迷者以爲逆餘桃之奉也既說其愛而又罪其戮是故感生于
心而已矣召公之詩曰蔽芾甘棠召伯所說周大夫之言曰伯
氏吹埙仲氏吹篪夫愛之積則物且爲符節故以異居者雖狎
而防以欲投者既友而畔非類而從者終則凶執義而疑者愛
可奪苟亡禮信之心則情之移人也子且失之於父於乎厚哉
李子之爲道也

崔氏洎詞

數集

六十二

瞻雲圖詩引

瞻雲何以圖昭孝也圖何以詩張美也夫少艾淫厥思浮榮修
厥觀於是乎升髦其親在寒士有然者况乎有封士者哉至失
乎吾 趙國 易子之德也自悼其早孤而盡力於王母是故
養鄰曾參之樂病致黔婁之憂殘爲韓嘉之感困人化之 天
子襄之南方逸人圖之足驗共心之所同然哉禮曰父母歿爲
善必果以貽厥今名昔有周旦焉德居 上聖文憲終古夫非
人之子與河間東平句行以匹之哉

規資

詩曰采采芣苢言采之求其切也采采芣苢言顧之廣其
受也采采芣苢言撮之精其有也故君子有憂焉力事而道

不周勤心而知不弘富而性不達雖勢而弗益矣夫植卉者
力者而美疾見植相者力倍之而久乃成人米嘗不迂之也然
升之美也以日而相之茂也以歲亦可玩而相可材其用之差
萬矣孔子曰昔嘗學稼穡焉不學禮無以立故禮者行之實也言
而禮之貴也禮廢而後有繁言尼而後書作書重而後百技售
矣昔夫子之作經也修禮樂之文明仁義之實言布其履議聞
其神諸子之學也曲而曳于其全彼而內于其中皆居聖焉不
亦侈乎且夫方與無言而履其地者定輕重匡形而縣其權者
分故不志於聖人則亡以知其言也不志其言而能辨物者寡
矣夫世遠則義微多異則真隱眩于前者中人皆趨之而惑于
幽者上知或昧故茂木之叢多美材焉獨鳥之鳴亡和音焉此
崔氏重刊 數集 卷十

喻刑

劉將軍拜錦衣指揮鎮撫司理刑崔子告之曰凡衛必有鎮撫
司理其衛之刑而已錦衣鎮撫司 上所親信故凡廷臣將有
重譴者民之妖言者盜者皆命治之獄其法司大臣無敢出
入故朝之大獄鎮撫治之朝之裔獄法司治之夫人主之勢寔
也刑法之威焰也寔之所繫無堅不枯焰之所煽靡濡不焦夫
臣之有諍也而激則可罪矣守典也而泥則可罪矣民之喜訕
言而寤於生也而犯而獲而有敵則可罪矣苟急於獄之成而

關於其自嚴於法之迷而略於其情勇於今之從而弱於昔
則獄之當也或累矣夫治大熱者必以黃治大寒者必以附故
言去害之功者莫加焉然非以甘脆奈木繼而調之則元氣絀
若投黃於寒投附於熱則人之危也必至是故大獄者國之所
忌也昔漢楚藩之獄袁安能寬之安之子孫顯匹其國是故推
其仁以體其情緩於成以待其察善於辭以掩其缺委其事以
解其忿四者平獄全忠之道也正德丙子仲秋初吉崔銑著

經施

安成伍氏八世傳春秋伍輝將守汾間政於崔子崔子告之曰
古之傳經之盛者莫如漢漢傳經之士之賢者莫如春秋董仲
舒之醇劉向之忠嚴彭祖之介苦竟於政則春秋之教庶矣乎

崔氏重刊

數集

卷十

昔者夫子之作春秋也程諸侯之功罪也以王程列國卿大夫
之功罪也以諸侯嚴於分而旨則周也公於斷而意則厚也夫
德者治之本也化者治之乎也刑賞者德之礪也較罪於錄量
功以忝化不流而去之迷本不揣而末之齊苟欲以揣民整具
而已焉其所以異於申商之為者幾希矣故罪諸侯者欲其有
王而已爾罪卿大夫者欲其有諸侯而已爾第其迹而不蔽其
情昭其父而不密其法是故其章惡也緩其與善也棘於平自
凡例定而權可泥自變例定而經可奪則春秋有隱言而聖人
為操術也是故明限之謂嚴潔情之謂周什物之謂公與善之
謂厚於平知此義者可於言政也已矣

序醫

予官京師十年思得當世窮本達貴之士而友之又求之方技
冀得其人夫事者勢之所留物者化之所成知幾斯可與運勢
也執樞斯可與布化也二者達而天下之故可盡矣王醫仲者
蜀人也王醫之治醫也通於黃岐之言他無所溺心焉故能思
於為化之故而察物之宜其疾煥也不必以煥治之其疾寒也
不必以寒治之嘗有二人焉勞者羸欲死煥者口行血王醫以
黃治勞以溫治煥藥入而疾去故疾之生也一氣之陵而已侵
乎他經而激於所逆然後諸體病眩於所發而晦其自雖日投
藥非徒效之不可得已而益撓其氣則又有害焉是故上醫亡
疾消疾者次之治者為下於乎明斯義也治天下其如示諸掌
乎

崔氏詠詞

本集

本十五

別友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銑仕得二友蔡子成之穆子伯潛蔡
子布衣子與接曰仕者著交也蔡子內朗外潤遇事隱重不泄
穆子靖專而凝發篤何文史獨銑伏蕩二子不棄之其有見乎
哉古之交也會文而翼善居親而彌遠而猶重贈別蓋感於情
則必重期於久則思必恒定於要則行不渝茲二子將銑別
矣銑不可二子未嘗默然意流而詞婉銑淺中叢論非二子將
斥辟之而况聽思且行乎而况重且恒而不渝乎蔡子長於智
智者事之君也疑者智之終也快者疑之滋也吝者快之役也
夫成敗靡形判之於幾吉咎忌固帖之於理理順而吉咎不乖
於趨幾明而成敗不掩其向是故與其周百慮而失為孰若就

一得而著簡不吝無怯不怯無疑而智矣穆子能守然君子之
心澤舍六虛洞觀萬變往以序而非拘會於一而非滯是故理
休多窒事固多憂資淺多露學孤多惑見泥多陋著意雖善而
非普物雖外而內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舉一而廢百此之謂
也

論益 為義利等諸農

嗟爾蝗胡不思天既生爾奪民之食謂爾蠢蠢昔者賢君吞之
而爾息辟循吏而遠其竟又若異於蠅蚋之冥然吾村皆窳民
連歲秋潦沒未年種不入吏升此為上田增賦與役今春毒霧
恒麥入纒數升此遺德穉苗又遭爾之暴吾村千口胡以卒
歲今村民抱子攜妻焚楮額天祝遺爾於豐草美蔕之區爾其
疾徙母遺種於茲以為後災凡我田祖先穡必哀我人而陰相
之爾益其論此意毋固惡

崔氏詠詞

本集

本十六

記我

甲午秋九月廿二日子左目發醫人曰耽書過思故也遂屏事
齊居焚香靜坐十月六日中夜熟寐而覺勿憶邵子詩二句寶
鑑照形難隱髮鬢刀迎月豈容絲已覺心體瑩念慮俱泯廣大
無際是後值兒汲生辰三日中處俗務待拜客從容和豫各有
條法無川排置僕有過亦不動怒因知大學所云定靜安一節
王本也慮自居一節研幾也靜而無慮用鮮不謬蓋天命我者
無物不具故我率天者無功不周是月九日壬寅紀

崔氏詠詞附錄卷之四

跋語

崔氏洹詞者安陽後渠先生所著其
版藏於

趙藩得者艱焉每士大夫聞其名即
思購其文讀其文益重其德舊集起
於庚午迄於庚子順年稽次弗區體
裁從原稿也余生於先生鄉得聞先
生講學履道甚詳每飭躬勵政以先
生集黽勉爲師鑑歲癸丑承乏池陽
出先生集於諸僚長時吉水張君長
汀賴君咸曰先生議道準聖論政必
綜典誠爲治標矩也各欲捐俸以梓
其傳適夾江毛君以翰林倅茲郡喜
曰是吾志也欣共成之遂命貴池儒

學署教諭范蒞別其體裁分類彙次
釐爲十七卷以雜著爲附錄將以便
稽覽將以永傳也昔

嘉靖甲寅年夏六月池州府知府衛
源後學周鎬原化識



洵詞別本十七卷附錄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集原本爲趙王所刊僅十二卷編年排次而不分體此本乃嘉靖甲寅池州知府周鎬命貴池教諭范蒞所重編始區別體裁以類彙次而其文則無所增損焉

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一)

〔明〕湛若水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

楷刻本

序

聖人巨明又東來善道其在
於文而為之以導正人心而強
風俗其能為之者不為功就為
吾人則文不為而為不傳其
故曾而為之生其人而為之學

禁序

是行晉是以表當代而為百
世師者所稱甘泉先生生於
吾人也中其生也為中其而
出少為然弱則為庸鄉若
慨然未切於聖人之為絕言
利達乃禁其所為部檄過江

一遊之遊潛思毅力深之勿忘
勿動之功可以通乎洪濤閣之
精漸而曰隱憂休謫之理其
勿得自然也必沙先生以為何
患不到古人至要自是江門
風雨遂親其師之所付舟以

樊序

二

承潘汝英閣之統而上追孔
孟之志傳述學成而魁之六
強時名公鉅卿咸謂其儒後
出而當守其以今之古儒稱之
而宗又稱為純正君子之學
其要其臣以上而皆以是學

相敬字記其表之當代其欣
海內人士仰焉如斗山遊其
者不四十年其新建伯陽明
先生操心折其為人嘗過其
里居題詩曰渴飲甘泉之
句余生也晚不獲親炙其

樊序

三

門頌余官翰林為序

簡命校士粵中而向往之其
能禁崇潮珠江而東渡黃木
灣經釣臺故址慨然江門風
月之如在由是入其以堂其廟
堂欽其道貌瞻其云餘每低

獨留之不忍其徐而歿其後
 昆列為紳士在鄉之清之推立
 而遂因出定其遺編讀而為
 序余德先生之學其甚富如大
 學術義極物通之類不啻千
 百卷是集也歸之兵燹其外海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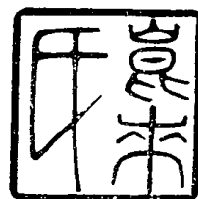
樊序

四

存什一於千百然披而閱之亦
 可及斯文在茲即定其是也
 傳先生之學也傳其即千古
 聖賢之道不亦泯滅之乎
 是序

粵東督學使者西川後

學樊澤遠預首撰



樊序

五

多利甘泉先生文集序
久以辭道也唐虞三代
人未有以文名者六經所
作又也各非道也漢興
士多以才勝不以理勝故

黃序

鄒陽移乘之流言以文
顯厥後子長孟堅遂
務又愔亦職終執諸
聖明大道俱有然性
焉惟汪都 相與述

直逼真儒嗣是世風
愈競浮華大抵文
章道學判而為二故
唐宋之盛以文名世
以家君子所取惟韓

黃序

氏歐陽氏謂其不悖
於道雖有六經旨趣
明三百年間滿指雄
才非不如林有斐然
求其議論可羽翼經

信據不多屈差增久
 簡正甘泉先生其人
 其文其地與薛胡王
 隔四注記同席也先
 生為理學名臣善狀
 我傳記余不後述余
 惟其大在至性值至
 體認天理之旨已得
 作聖之本願以故發之為
 文如移物通心性圖二

書辦理於則於亦黑
 日昨機宜則差數三
 當年工佐皇猷下借
 心學素由于此間出其
 終勝敘聲律作序
 記傳而果所初深
 其夫逐聲調工雕
 鏤剽竊於一日之書
 新知先生久之所立道
 之所在也先生最南尚

書者凡三部余曰門人
也竊有生不同時視衆
典型之對茲幸四宰
增邑持贈遺像高山
仰心之秘千云遂矣後

黃序

五

乃與聯商孤紆之用似
因君出先生文集視
之徐而察焉其理確
其情出其旨遠其詞
簡而勁其氣渾以灑

如而莫可崇宜白少
循江門衣鉢居之先
生而純正有本不尺稱
于肅宗也顧迄今原
板不存而又獻秘有

黃序

六

且徵者余于是瞿然
矧曰先生之明道之
言也學追濂洛關河
為漢唐宋明理學中
一柱頤可聳其殊缺

莫傳以爰將搜羅萬
集付之剞劂雖史之
臣主言主功久善三不
朽于世宜侯爵刻以
為世光第景川念

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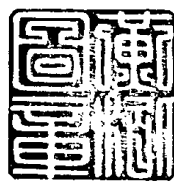
七

切庶藉此以彰通鑑
且表私憐之意云
爾

寄

康熙辛酉仲夏之吉

知增城縣事汪東
後學黃楷拜書



甘泉湛先生文集敘

夫道在人心匪言弗彰古今立言者卽人人殊要以明道而已自孔孟既沒微言遂絕迨漢晉諸儒溺意詞章言愈煩而道愈離有宋嗣興濂洛輩出周云純心程云定性其旨歸於揭斯道之真詮覺斯民之朦朧非有二也我

明熙洽二百餘年人心丕變文教大興白沙陳公身任斯道倡明正學邇濂洛以接洙泗爲一代儒宗吾師甘泉湛先生蚤遊其門獨得其傳乃與陽明王公日相講明絕學振作斯文而王公語人則曰致良知先生語人

甘泉文集

序

則曰隨處體認天理夫道在人心昭明洞達靡所不貫靡所不燭舍天理非良知舍隨處體認非致良知蓋道一言一而教亦一也余嘗親炙門牆面聆警欬憶自牛渚餞別羈迹仕版儀刑日遠趨步無由惟奉六字心訣日與周旋若將終身焉顧曩苦執掌邇復衰斃方思虛糜歲月未究傳習脫令天假我以年而泰山旣頽師範莫親幸有遺集傳布海內者固可捧誦尋繹也是故心性圖說與學庸二禮淵諸書均之闡斯道以淑人心至若贈答銘誌諸作又先生緒餘海內人士慕先生而不見卽一言一字信若箴蔡矧及門士乎凡此集中所載

皆先生隨處體認遺矩亦士人隨處模楷實學萬世而下且將藉此私淑無窮則先生之所嘉惠亦永永無窮矣敢曰文章易聞乃謂道不在茲耶適蒙中承檄徽郡彙梓先生全集余同年友洪君抵書屬余爲序余敢偕言簡弁用表余追慕之萬一云

萬曆九年春二月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經筵典誌實錄總裁門人李春芳撰

甘泉文集

序

二

湛甘泉先生文集序

道其有統乎曰道無不在又焉統之然則千聖之所授受何謂也曰其所授受者無統而有宗也宗果何物哉孟子固嘗言之矣其言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者道之體千聖之血脉也一則同二則異二則有藥出者矣是故夫子以一貫之道祖述於堯舜夫曷遠乎而不禹湯文武也不禹湯文武而直上於堯舜者汭源而求真示人以信乎其必不可二也是故堯舜真則禹湯文武之道真矣禹湯文武之道真則周程諸子之道皆真也吾斯信之矣是故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文之不顯無

甘泉文集

序

三

射武之不泄不遠周之一而無欲程之太公順應皆一之真脈也脈不可見而見之於是數者之中是夫子之定譜也前乎此者必由是而有所考後乎此者必由是而有所承非承其形色之似承其血脉之真而已然則孔門自顏曾思孟而下又鮮有得其真者其將外之與曰何可外也承其真而孝敬之未至焉耳是故孝敬之不至由乎人而吾之上訴真脈以率作乎吾宗者不因是而敢有二議是立譜之法也由周程而下得其真者莫如江門而甘泉先生又面授而師承之主敬自然之說天理中正之說卓哉其苦心焉不惟於形色之似而

甘泉文集

序

四

務體認以克肖其血脉之真宛然堯舜之如在矣善乎念菴羅子曰先生以純粹中正之學上接堯舜精一執中之傳明天理之本然抹人心於既灰其功不在抑洪水闢楊墨之下若其在門之士有得與未得亦前所謂孝敬之未至者而其所為真脈者未嘗不在也何者堯舜之道不墜於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渾渾然與天地元氣相為流通其必有不可息者但得脈譜在焉則其所未至者又安知不覩感而思奮而又何所不至也傳曰大匠不為拙工改鑿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設由是而猶有所不至而吾之所持於彀率繩墨以待後之識者雖百喙不少貶焉蓋有所不敢也其不敢者何也千古之真脈既幸自我得之又復自我失之是為宗子者之責也先生其可已哉先生固恐後之學者沿流逐偽將有認藥以為宗離其一而二之者非譜之彀率繩墨孰辨之其又孰從而推之曰此昔孔孟以來下乘語耳予固為愕然謹製而積諸葉友德和余卒前先生君揚先後勉請入梓或見而哂之曰子可謂師門墨守矣噫予其敢爾哉予其敢不爾哉萬曆七年二月望門人覺山洪垣書于大雲山中

附徐存齋先生復龍山書

久不領教昨偶得一會登幸甚矣而又匆匆作別未克盡質所疑豈勝悵悵豈勝悵悵承以甘泉先生表誌等文見示謹具拜領來書論王湛二先生之學已極精詳階何能復有所啟釋顧嘗甌近時學者於講解之功多於踐履之功少其究將至只成說話故每告語同志輒曰陽明先生稱致良知請於致上着力甘泉先生稱格物請於格上着力格物致知雖是兩言然致知在格物則實非有兩事誠能格物則知何有於落空既曰致其良知則物何有於徇外蓋向來鄙見如此敢先以

甘泉文集

序

五

未復俟再細讀表誌中所云及來教所剖析其序稿以請也使若立俟報書草率附上不恪恕罪恕罪

自奉違後觸濕發舊痼左是不能行動晝夜呻吟調治三越月始能扶牆緣壁而行蓋衰年之人易病難愈如此所命鄙作因竟不能執筆然鄙淺之言原自不宜以冠高賢之著作若一語錯迤便至迷誤後人得遂已之尤至幸也伏枕其復不盡不書

存齋公之敘末爲筆而終然而大要已具二書矣夫道猶行路然行而問行而思其所問思者皆行也率性之事也故曰仁在其中矣若夫外踐履而爲言說

所說雖精俱歸妄念格致之功有是哉此恐吾人通病因錄前書相與爲警

萬曆八年一陽月朔門人王鴻賓跋

甘泉文集

序

六

重刻甘泉先生文集後序

覺山洪峻之先生既親承甘泉湛公之券所謂武夷風月與人同者其淵源江門自然之宗其神寂如其中淵如淨泓澄液無所不有而無門無毒其迹不苟就衆人之所好不苟避衆人之所惡而其心惘然自信混天地并萬物以歸之我而亦忘乎其爲我故庸衆樂其易親雖賢者猶莫能窺其際其稱引甘泉湛公之教則動靜合也內外合也體用合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謂神妙萬物者也所謂發育所謂峻極豈外三百三千而爲言哉衆人物于庸言庸行日用焉而不知而乃所

甘泉文集

後序

萬曆十六年冬十月二十二日

賜進士出身廣東布政司照磨前福建道監察御史

湛甘泉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樵語

卷之二

新論

卷之三

雍語

卷之四

知新後語

卷之五

甘泉文集

目錄

二業合一訓

卷之六

大科訓規

卷之七

書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卷之九

新泉問辨續錄

卷之十

問疑錄

卷之十一

問疑續錄

卷之十二

金陵問答

卷之十三

金臺問答

卷之十四

書問

卷之十五

耳泉文集 目錄

書問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

卷之十七

序

卷之十八

記

卷之十九

章疏

卷之二十

講章

卷之二十一

雜著

卷之二十二

約言

卷之二十三

語錄

卷之二十四

楊子折衷畧

卷之二十五

耳泉文集 目錄

非老子畧

卷之二十六

詩

卷之二十七

續詩

卷之二十八

歸去紀行畧

卷之二十九

嶽遊紀行畧

卷之三十

祭文

卷之三十一

墓誌銘表

卷之三十二

外集

湛甘泉先生文集目錄終

甘泉文集

目錄

四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一

樵語

鄧生問忠信也禮也敬也孰先甘泉子曰曷或先焉或後焉其一本乎忠信其心也禮其事也莫非敬也故敬而後有忠信有忠信而後有禮容

陳公贊問禹無間然其無舉也歟曰無舉非以語聖也禹之聖也其猶諸百鍊之金矣乎渾合無間是之謂盛德

甘泉子曰大其心然後能全體天地之性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心之廣大也物或蔽之物或偏之烏乎盡

甘泉文集

卷之一 樵語

一

盡也者復其大者也而性之全體焉見矣今之小其心者如掩鑑焉一隙之明照者幾希矣故盡心知性知天明乎此然後存養所措學之能事畢矣

楊生曰心何爲而可盡甘泉子曰其敬乎至敬無累明鑑無蔽

問予欲無言曰四時行百物生其言之至乎何謂至言曰其示之道體爾矣其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乎

甘泉子曰吾觀於大易而知道器之不可以二二也又之陰陽剛柔器也得其中正焉道也器譬則氣也道譬則性也氣得其中正焉理也性也是故性氣一體或者

以互言之二之也夫故孟氏曰形色天性也又曰有物有則則也者其中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陰陽合德也乎

甘泉子曰智也者其天道之貞以終始萬事乎是故智者顯於始藏於終顯以生之藏以成之主之者效發於天成之者效存於地故智者可以知來可以藏往智之功用大矣哉

善學者如懸鑑焉明其體矣物至而照焉不遷以就之如遷就焉本體亡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遷也夫善思者如井井不遷而泉至故思不出其位善思者夫井泉文集

卷之一 雜語

二

螺贏負螟蠕之子封而祝之久則肖之其氣質之變化也猶乎異形也而况於人之同類者乎故古之善師者相禪受以意故能變變則化今之相師者不虛以受實以信而欲變化以至於道也不亦難乎或問道曰於物物而求之他日有問道曰合物物而求之門人惑曰於物物而求之其小者也合物物而求之其大者也他日又有問者則告之曰於物物之中合物物之中而求之夫中也者道也知小而不知大者不足以語全知大而不知小者不足以語分知小大而不知中可與語器不可以語道夫知小大道器之爲一體則

幾矣

甘泉子曰君子之志法乎天行法乎地其變化法乎四時故能與天地並志法乎天故遠而無外天包乎地行法乎地故近而無遺變化法乎四時時而出之故出而無窮

或問政曰在正身天下國家與身一也有一不知不可謂之知性有一不盡不可謂之盡性

甘泉子曰集義者如集聚百貨之歸也夫敬德之聚也君子虛以居之問以聚之而衆理會焉故能生生者根於中者也記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今之以事事而集

井泉文集

卷之一 雜語

三

之謂之襲則可謂之集則不可

甘泉子嘆曰道之不明學之廢也先諸小學或曰邁矣爲之奈何甘泉子曰有一言而可以兼之者曰執事敬或有非晦翁者甘泉子曰如之何其非之其志也學也行也將班諸孔門可也孔門諸子之學之入之異也如之何其非之楊仕鳴曰荀班諸孔門其猶游夏之間乎曰然

甘泉子語門弟子曰今之自是者若坐諸室而闔之門焉其有見焉者寡矣故善學者不自是如出諸室坐諸堂闢其門然其猶未已將出諸大門之外求其臺而登

焉物莫藏之斯謂之大智夫學至物我皆忘然後能舍我以從人從人而後謂之聰明故好問好察樂取於人以爲善非大聖其孰能之

或問如何斯可爲人師矣曰得中而立焉斯可矣剛不剛柔不柔而剛柔者法焉以去其不中而已矣師也者猶諸醫也學者其猶諸病也醫以就諸中和而已醫而偏焉殺人之術也師而辟焉陷人之道也可不謹乎

甘泉子曰夫治心者如調馬矣習心之狂猶夫馬也故調之而後熟思則思不思則不思思不思在我一體也今夫求心者偏於靜不求於動不習之於事譬諸繫馬

甘泉文集

卷之一 無語

四

於肆而求其良不可得也

存省一心孰分動靜分則離一則合合則無間無間則無息

或問知覺之與思慮也有異乎曰不同知覺者心之體也思慮者心之用也靈而應明而照通乎萬變而不汨夫然後能盡心之神明照而無遺靈應而無方

曰小道者何也曰小人之道也其諸異乎聖人之道矣故自醫卜之曲必信必果之經經以至夷惠之清和皆小焉以成章然而囿於器故致遠恐泥夫惟聖人之道通乎微入乎神而達諸天

陳生問盡心者其忠之謂乎曰忠之義博矣貫乎始終者也盡心者其始也盡心則中中心爲忠及其至也知性知天存養以事天成乎其中也

或問廟祀曰祭之猶喪也繼喪以養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祭之獨不得達乎故人之喪也四世而服盡則亦必四世而祭盡也曰禮官師一廟而祖禰同何如曰廟有多寡以定上下之倫義也無廟而祭未盡者官師同廟仁也曰不備廟者則如之何曰於一廟之中室東西一祀高曾其東西少前而都爲室二祀祖禰室其中北一祀始分之祖其別子小宗也故四代遷而始祖不遷以繫族也祭則各獻以專其尊也庶乎得孝子仁人之心矣曰祀始分祖豈有僭乎曰人莫不有始也忘始者不仁不孝

甘泉文集

卷之一 無語

五

一理至而三德立三德立而五道行如曰以此行彼而已矣是行仁義云爾烏乎一

聰明睿智乃心之神通乎四德彼寬裕溫恭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皆感而發德之用爾能知四德神而明之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惟敬而無失者能一之或曰學必由中出矣甘泉子曰何往非中矣心體物而

不遺故無外無外安有中故有外之心不足以盡性夫惟堯之心光被四表矣故心也者無遠近無內外

甘泉子語東山子曰人之愛其身也不如愛其物矣愛其心也不如愛其身矣何謂愛身不如愛物曰今夫爲衣食宮室器械未有不能而自爲之者也必求夫良者至於身之病也則不然護疾忌醫以沒其身此之謂愛身不如愛物何謂愛心不如愛身曰病或求醫饑寒則求衣食焉至於心之病也則不然曰吾自能正心也吾旣已知之也自暴自棄以終其身是之謂愛心不如愛身舜之好問禹之拜昌言其自愛也至矣

甘泉文集

卷之一 雜語

六

甘泉子語諸生曰伊尹之言覺也其至道乎故學覺而已矣覺則正心生不覺則邪心生覺則達諸天不覺則陷於人故聰明聖知達諸天德聖人之覺也覺生於思思曰睿睿作聖其惟覺乎

仕鳴問致知涵養之別甘泉子曰無二又問曰知之所至養亦至焉是故知與養並行而不離也

門人有問忠之道曰中心問恕曰如心中心其天下之大本乎如心其天下之達道乎中心則體物而不遺如心擴而充之則天地位萬物育故一忠恕而成位乎其中矣大矣

有以宇宙爲大而本心爲近者甘泉子曰烏乎二大包乎近矣近固乎大矣是故允哲乎此而後能合一今夫存乎人之身者四肢與心均一體也豈以心爲近乎四肢爲大乎故心痛則四肢皆病矣四肢痛則心亦病矣無尺寸之膚不知無尺寸之膚不愛也無尺寸之膚不愛則亦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故手足痿痺皆謂之不仁知之知本體矣如夢有覺之者非外益之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士德曰觀於朱子之晚年也悔前之讀書而置書以求其心其切至矣甘泉子曰吾惑焉未能一也心與書合

甘泉文集

卷之一 雜語

七

一而後可學古訓可學古訓而後可發聰明故一則養志二則喪志一則執事敬二則役耳目

古訓者其聖人之精乎其猶之規矩矣以規發圓以矩發方以精發精規不規矩不矩遠於聰明之巧矣故學則聰明日生不學則聰明日室古訓者聖人天聰明之蘊也彼楊墨釋老者各任其私知不講於古訓之疾歟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仕鳴問曰敬之與思也何辨甘泉子曰心之官則思思者心之知覺也非敬則思或邪焉敬也者思之規矩也

故君子慎思

甘泉子曰善治病者先元氣而後攻疾養元氣即攻疾矣苟專於攻疾是又一病也善學道者先正經而後救偏正經即救偏矣苟專於救偏是又一偏也今之救偏者如立諸西以矯東之人東西皆偏也是故君子反經以立諸中中道立而偏者正矣

默識者其學之至歟學之不厭明乎此矣是故大本立而問學則學有本大本立而不問學則不足以精義而入神

天下之病二驕吝而已矣驕吝亡然後可以合於道弘

甘泉文集

卷之一 無語

八

則不吝毅則不驕謂驕爲毅奚啻千里

車裘之共敝縕袍狐貉之共立而無憾不恥同一心也或問顏孟同異甘泉子曰同道今夫驕者必以盈氣爲孟吝者必以歉氣爲顏豈足以知顏孟顏子以至順而全天下之至健故曰回何敢死孟子以至健而存天下之至順故曰無暴其氣不同道不足以爲顏孟

或問曰聖人之教若是異乎旣曰欲立欲達又曰不啓不發何也曰欲立欲達聖人之本心也不啓不發聖人之無情也其並行而不悖乎或曰曷謂無情曰啓發應乎憤悱是故聖人順物之情而無情

古之世也善人多故其習也易成後世之善人寡故其習也難成甚矣習之係乎學也久矣

甘泉子曰惟精惟一所以格物精一無二詣道之至或曰莊子爲道曰損非歟曰吾庸有取焉爾道無損益損害爲益小損則小益大損則大益小損則賢大損則聖

公贊仕鳴侍問動心不動心何以異甘泉子曰心動乎天則生故欲其動心動於物則死故欲其不動是故能動心而後能不動心能動之至可賢不動之至可聖

仕鳴問本心宇宙何以異甘泉子曰本心宇宙一也今

甘泉文集

卷之一 無語

九

夫火之光與其所照一而已矣故不知本心者不足以語天地萬物同體之理不知天地萬物同體者不足以語本心之全夫何異

君恪曰諸欲同根而異發有諸甘泉子曰然萬理同根而異感故在君爲仁在臣爲敬在父爲慈在子爲孝在友爲信在所以感之者是故君子敦本

鄭啓範曰吾向也不敢望於聖賢求別於鄉人而已聞子之言竊有志焉甘泉子曰聖非分外也如其分外矚其強之是故惟聖人然後能盡性盡性然後成人哀莫大於不成人弗思爾矣

誠不可掩聲亦不可掩誠以藏顯聲以藏隱故韶武之美韶盡善而武未盡善聽聲而知之由顯以之隱也故吉人凶人之言方垣而聽焉吉必知之不吉必知之故聞琴而知殺心聽歷代之樂而知其德不可掩也或問道甘泉子曰吾得之洪範矣知偏黨反側作好惡之非道則知中正矣中正者天下之至道也是故毋意必固我而發皆中節君子可以知道矣

孟氏之養氣其養性乎性與氣一也示人以易見也故問其說曰氣之中有性也故其爲氣也配道與義

門人有問聖可學歟曰可曰如之何曰在變化士而賢

甘泉文集

卷之一 熊語

十

賢而聖聖而天變化也今夫飛潛之類變化則有之矣如其學不變不化可以人而不如飛潛乎曰孰變化之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克之者其心乎心之中正其變化之矩也

語鍾景星陳謨郭肇乾黎璽曰汝知學之要乎曰請問焉曰其灑而落之乎曰孰謂灑落曰其廓清乎美或室焉惡或室焉不廓清之不足以入道

能近取譬近取諸身欲立欲達可欲之善立人達人擴而克之故自近始也譬其喻也喻其明也近取諸身但明乎善知皆立人達人不假外求

卷終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

新論

賢者寡欲聖人無欲寡欲之至可聖無欲之至可天聖則無意無必天則無聲無臭

心者生理如樹在地斯須弗存生理索然

禮也者履也樂也者樂也禮以履之使民無邪行樂以樂之使民無邪心無邪行則風俗可得而正也無邪心故祥瑞可得而格也後世禮既壞則民無所履故手足莫措樂既崩則民無所樂故怨咨日生

以書蔽志者窮年不能明其理以鑑掩面者終日不能

甘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一

見其形故主敬然後我立我立然後不蔽於物物窮格而天下之理得

一闔一闢可以觀極一動一靜可以觀性一屈一伸可以觀神一語一默可以觀德

視聽言動非禮非心也非心亡然後合禮合禮然後參前倚衡之體見參前倚衡之體見然後手舞足蹈之樂生

古之三不朽之道一而已矣一者德也功非德不弘言非德不精

天道無已天非他卽人動而在耳故有已之心謂之樂

天

士有三品富貴之事君子非惡之所性不與焉功名之事君子非不願之所樂不與焉君子所樂道德而已道德蘊於中享之爲富貴施之爲功名是故富貴不離於道德周公樂之也功名不離於道德伊傅樂之也德性用事者上達血氣用事者下達

君子之學反己而已反己則見其不能不愧於天故不怨見其不能不忤於人故不尤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則食足食足則善心生善心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禮樂興禮樂

甘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二

興則和氣致和氣致則天地泰萬物若

封建其王政之本乎有封則分定分定則專專則民安之安之則教行教行則可使故上下內外相維而不絕學校其王政之大乎學立則人無私學無私學則一一則明明則人才出而風俗正矣

舉選之法其王政之不可廢乎人之立行也修諸身行諸家達諸其鄉里有善焉鄉里先知之有不善焉鄉里

先知之其有不公國有常刑

農夫之養苗也去其害苗者爾而生意不可遏也學者之養心也去其害心者爾而生理不可息也夫何加力

焉

鋤其驕而苗自天殺其蠹而木自茂絕其欲而理自足是故萬化咸畜

富貴福利之於學也其貧賤患難之於學也苦若之人也多固非之人也多壞故貧賤患難之成也難而易富貴福利之成也易而難是以有志者不係乎難易之勢也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正也者誠也灑掃應對立誠也明德新民立誠而章矣致中致和立誠而化矣是故聖學始終之備矣

甘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三

夫天地者示人以渾然矣夫萬物者示人以粲然矣當其渾然也不能外萬物當其粲然也不能外天地大德小德貫之惟一

心道生仁樹道生實存心根之省察防之講習灌溉之人力不與焉而生生不已

行一不善不可謂之全人終必虧其善而已矣德一不備不可謂之全德終必累其德而已矣故君子責全之爲貴

學者譬如登山坡平則易不知其進也紆頂峻則難不知其進也銳放大難則大進小難則小進

古之人才本諸性成諸道今之人才本諸質成諸藝故古之才也周而不方今之才也方而不周禹之熙載皋陶之刑伯夷之禮讓之樂稷之種契之教可易位而治或問道曰人必孝出必弟他日有問道曰人不必孝出不必弟或疑焉曰人必孝出必弟自我行道乎人不必孝出不必弟其道在我乎我行道者其幾也以動人之道也道在我者其動也以幾天之道也

治備樂成氣之化聲樂作俗治聲之化氣聲氣之化感應之大妙也至哉

禮者以定民樂者以動民禮以定之故使民手足有措

其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四

樂以動之故使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定以基之動以成之故三王之治可幾也

經也者濟道之舟也舟能濟物亦能溺物世之不濟於道而溺者多矣噫可不慎諸

古之文也以明道今之文也以蔽道古之行也以積義今之行也以襲義古之忠信也以進德今之忠信也以泥德明道者精蔽道者眩積義者充襲義者窮進德者弘泥德者孤

儒於釋老有若同是焉唯智者能辨其非有若同公焉唯仁者能辨其私營營絕根乃碍其身區區鍊氣乃局

其器而云周徧而云神化何足以語大公之仁是故聖人兼濟天下而同體萬物兼濟故不局於器同體故不得其身非天下之聰明其孰能與於此

仁者不有其身以成仁使不有其身不成其仁猶不仁也義者不愛其生以取義使不愛其生而不取義猶不義也仁也者心也安之爲大義也者事也時之爲大觀鵠鵠鸛鸛之能言而知天下可以氣化觀蜩蟬蜉蝣之能蛻而知天下可以質化是故聖可學而賢可至聖賢之道存之移氣養之移體非達天下之變化其孰能與於此

其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五

鑿者棄彝倫由於外物外物由於惡六根惡六根由於不知性知形色天性而後知惡根之非非天下之盡性其孰能與於此

性妙天地之有情著天地之無神妙有無之機道參天地之一其惟聖人乎

刑也者形也刑不孝所以形天下之爲孝者刑不弟所以形天下之爲弟者刑之不形教民以爭民爭不息亂亡罔極非克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福者禍之門榮者辱之端得者喪之源哲人有以見乎其然是故身弗與而樂弗存

悅者盡其性也樂者盡人之性也不愠成性者也其性一也聖人之事備矣故君子觀其悅樂不愠可以知性矣

有仁者無惡無惡者未必有仁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克伐怨欲不行焉仁則吾不知也君子觀此可以知仁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外陰陽則道不可言矣陰陽息則無以見道矣繼之善者其孝乎成之性者其仁乎是故惟孝子仁人爲能事天

禮者樂之始也樂者禮之終也識禮樂之終始則仁在其中矣

井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六

天地之初也至虛虛無有也無則微微化則著著化則形形化則實實化則大故水爲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天地之終也至塞塞者有也有則大大變而實實變而形形變而著著變而微故土爲先金次之木次之火次之水次之微則無矣而有生焉有無相生其天地之終始乎

涵養而知者明睿也問學而知者窮索也明睿之知神在內也窮索之知明在外也明睿者德性德性則可以入聖矣窮索者思慮思慮則可以入賢矣

陰陽同道而異氣五行同氣而異質五常同體而異用五聲同生而異起五色同質而異采五倫同理而異分五方同性而異習

行短而知長行方而知圓行有止而知無窮故行一而已造其極之謂也非造其中之謂也若夫知者所以潛天地達古今通晝夜盡終始之變以至於化育非天下之聰明睿知其孰能盡之

四端德也非性也性與德非二也其未發也渾而一及感而通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生焉而四者別矣其端始也故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端也者始也四

井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七

端者性之能也性之四德也

陰陽合一者道仁智合一者德內外合一者心動靜合一者神

虛無卽氣也如人之噓氣也乃見實有故知氣卽虛也其在天地萬物之生也人身骨肉毛面之形也皆氣之質而其氣卽虛無也是故知氣之虛實有無之體則於道也思過半矣

空室室水之中有物生焉虛則氣聚氣聚則物生故不待種也氣卽種也得之氣化而生也故虛者生之本夷尹下惠超一禹稷顏回同道其孟子反約之學乎

今之求道者如居室中而欲見天地四方可得乎或得隙光焉侈然以爲有見夫身在屋內四面牆壁也何以見天地四方之全必起身而出立於九層之臺斯盡見之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物欲也玩好也文藝也皆牆壁之類也故闢之而後可以見道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變化之故則知鬼神之情知鬼神之情故知祭祀之義知祭祀之義則幾矣

滯於物可以言專不可以言敬敬無滯也敬者必專專者未必敬謂專爲敬何啻千里

堯舜其猶病諸仁者不忍一物不得其所已欲立而立

其病與欲而其性可知矣

人心之虛也生意存焉生仁也生生天地之仁也寒則

和之極也必有主而後能虛

至誠動物志之動氣也見冰而寒見火而熱氣之動志也

或問道曰其五倫之間乎盡其誠卽道也過之非誠也不及非誠也誠者天理也理者天之理也非人之私也意必固我不得與於斯意必固我有一焉卽人矣

宇宙間其一氣乎氣一則理一矣如池渾渾群魚生焉是謂同體濫則同生洞則同死一體之謂也其形體呼吸性情潛躍之異者分之殊爾見之者謂之知道

或問聖曰有生知之聖有學知之聖曰孰謂生知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生知也故先天開物無所緣而知作者也曰孰謂學知曰若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學知也故後天成務述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學其深矣非夫孔子之自道其孰能知之禮其發聖人之蘊乎不學儀禮無以得聖人之用不觀於儀禮無以識聖人之心

水可游也亦可溺也聖人之教游藝終焉爾

問孔顏之學曰其理也同其分也異何謂孔子之學曰不怨天不尤人何謂顏子之學曰不遷怒不貳過不怨

不尤者樂天者也不遷不貳者事天者也

君子之學也猶之鍛金也不爐不錘則金不精事也者學之爐錘也不歷事則仁不熟不熟仁之棄也夫仁也者貴熟之上儒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中儒者斯可矣中儒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下儒者斯可矣何謂上儒終日乾乾與天偕行古之人有行之者顏子矣何謂中儒敬直義

方行地無疆古之人有行之者閔冉雍開矣何謂下儒必信必果經經如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申枨矣今之上儒古之下儒也孔子云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與天地並立故能位與天地同化故能育立天地之位者其帥乎知天地之育者其塞乎能位然後知禮能育然後知樂禮樂皆極乃臻盛德故曰配天

古之言性者未有以理氣對言之者也以理氣對言之也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矣何別理附之有古之人其庶矣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也人也者

井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十

得氣之中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怒哀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陰陽之中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即道也夫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下一體也以氣理相對而言之是二體也

喜怒哀樂發而上未之或知也然則未發也有知覺乎曰有知覺而無見聞然則知覺之於見聞也有異乎曰有知覺之生也由乎性聞見之知也緣乎情是故心也者知也性也者生也情也者動也道也者蹈也性之生

也一天下之分情之動也原天下之一一生而動動應乎物範而不過故道之蹈也合天下之動靜神也者妙動靜而為言者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故能思無邪出位之思雖善邪也天地之性也非在氣質之外也其中正焉者即天地之中賦於人者也故曰天地之性是故天下之言性也皆即氣質言之者也無氣質則性不可得而見矣故生而後有性之名周子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氣質之中正即性而已矣

天地至中而已耳太和而已耳至中之謂天德太和之

井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十一

謂天道於穆不已至中也乾道變化太和也非橐籥則不能鼓氣人之呼吸其猶諸橐籥也百體經絡之氣由之以鼓動咸通焉天地網緼而已故能生萬物觀呼吸則細緼之端可見矣

宇宙間一氣而已自其一陰一陽之中者謂之道自其成形之大者謂之天地自其主宰者謂之帝自其功用者謂之鬼神自其妙用者謂之神自其生生者謂之易自其生物而中者謂之性自其精而神虛靈知覺者謂之心自其性之動應者謂之情自其至公至正者謂之理自其理出於天之本然者謂之天理其實一也

誦詩三百達政專對氣質之變化也學求變化氣質而已矣是故變化之道莫大乎歌詠

性卽氣也其中正純粹精也知覺靈也感應情也是故生之謂性生生而不息之謂誠然則告子然歟曰否不知犬馬之性非天地之性所謂中正純粹精也

天一生水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水之消長也隨陰陽之盛衰是故春夏而長秋冬而消陽爲之也水之行於地也猶人之血行於百骸也氣爲天體爲地血者承氣以行乎體於地之間者也故人之老而灰也陽氣漸衰而血漸涸天地之終也亦然

甘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三

純一不已文王與天爲一也先天之學也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天之學也先天者成象之謂後天者效法之謂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其致一也

外氣以求性道也吾祇見其惑也是故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容易一陰一陽之訓卽氣卽道也氣其器也道其理也天地之原也器理一也猶之手足持行也性則持行之中正者也故外氣言性者鮮不流於釋性卽氣也然則釋者以般運之爲性也然乎曰以般運之爲性也不可也外般運以求性不可也是故般運氣

也有般運之理有焉是故謂之性猶灑掃應對之上達也下學上達不容以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其知性乎樹之拔於風也枝累之也夫枝葉發於根者也猶然以累其根而况本之則無而務爲枝葉者乎故有周公孔子之盛德斯有三千三百之文莫非心也

孔子夢周公志氣之感應也一理也與高宗之夢說一也周公之道傳之孔子精神之所在也故感應之機志一之動氣耳如曰孔子思行其道故有是夢是妄動也何以爲孔子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 終

甘泉文集

卷之二 新論

三

洪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三

雜語

沈珠問天理何以見甘泉子曰其主一乎天理者吾心本體之中正也一則存二則亡覺不覺而已

潘子嘉問本體自然有念乎否甘泉子曰心豈無念無念則非心矣

余胤緒問視聽言動之非禮甘泉子曰非禮形而後成者也視聽言動由諸心以心應則無非禮矣故曰勿勿者其幾乎曰勿勿之中視聽爲甚速如之何曰其中有主矣乎必見夫參前倚衡之體則非禮不入矣否雖閉

甘泉文集 卷之三 雜語

目塞耳亦馳而已

莫讚問誠敬何以別甘泉子曰誠敬一也能敬則誠矣葛澗問敬何以和樂甘泉子曰敬者一也一者無欲也無欲則灑然而樂矣

徐世禮曰求放心何其難也甘泉子曰久放之心其猶諸狂馬也與在御之而已始而逸久而馴

或問習心不除甘泉子曰其根深也乎廓而清之久則除矣

管登問心事之合一甘泉子曰其猶諸燭乎光之體與光之所破一也燃於堂而照於四壁非二光也今之人

其猶移燭而照也與

葛澗問學無日新之益何也甘泉子曰在廓清之而已矣廓清之則本體不污本體不污則光明自生日新之謂與

蔡兕問曰仁義禮智性也在中何別甘泉子曰性一文也渾然在中奚其別遇物而理形焉用斯別矣孟子之言四端四端也者始也

蔣信問仁者與天地萬物同體與佛氏同乎甘泉子曰非也彼欲去根塵者且不能以一其身况能一萬物乎曰彼亦求本體也奚其非曰其猶諸虛器也故以理爲

甘泉文集 卷之三 雜語

障空寂而已矣卒歸之無無體故無用曰三教同原何也曰譬之木焉烏有同根而異發者乎且謂廣大高明而不能中庸精微焉非廣大高明也

蔡兕問友甘泉子曰其相觀而善與其心志一則學一則益矣責善斯次焉爾

余胤緒問學之不進甘泉子曰中有物也有物則梗梗則滯今之功利達其學之大梗也與

潘子嘉曰敢問心猶鑑何也甘泉子曰鑑之體常明也物照而妍媸辨焉善學者其學諸鑑乎去其暗此者而已今夫禪學者其亦不照之鑑乎

葛澗問宋儒其泉子曰其周濂溪程明道乎微二子道其支離矣舍二子吾何學矣

沈球問橫渠其泉子曰勇何可當也卓凡之撤其幾於忘已與

施宗道問延平之學其泉子曰李子之於道其深矣觀其氣質之變非涵養之深者能之乎

葛澗問東萊南軒之學其泉子曰呂則博矣而未約南軒其庶幾乎學未成而早世其天耶

或問溫公與二程善也而卒不聞儒術何與其泉子曰其若有限之者與其執之者與苟虛心以求將益之矣

其泉文集

卷之三

三

蔡羽問淵明孔明何如其泉子曰吾有取焉不記不解其必有事於本與黃叔度何如曰其顏子之資矣言論不存其古之忘言者與曰聞道與曰吾不知也

施宗道慮無以自新其泉子謂之曰夫學必有根斯能日新日新不息斯謂盛德

或有誦象山六經皆我註腳者其泉子曰其爲斯言也道乎聖乎道則又誰我聖則不輕言故曰好古而敏求曰篤信而好學

沈球問曰甚矣明道之盛也而門人鮮得其真何也其泉子曰游揚明道之所取爾然或離而去之氣質則固

然也非獨程門爾其門自顏會閔冉之外亦有然者矣曰豈其信不及與曰當其授受時也精神所感斯信之矣但離違之久學力不足以勝氣質而學遂分矣故學至氣質變化而後能不反諸生今日之相聚也不去成心他日可保乎

其泉子曰象山不能有明道之所有明道有象山之所無

葛澗問曰夫子之與曾點也何居其泉子曰何往非樂取其灑落異於三子耳然點也求諸風浴詠歸其亦有方所與世儒乃疵其行之不掩焉不知其見之已偏也

其泉文集

卷之三

四

知點者惟孟子故曰狂者也

其泉子曰孟子之學其至矣乎勿忘勿助其敬之規矩矣乎孔子之學非孟子弗明

或問士不可以不弘毅其泉子曰其惟天理乎見此者謂之見大斯不亦弘矣乎久而不息斯不亦毅矣乎

門人問曰昔夫子之設教也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而子之啓不俟乎憤發不俟乎悱者何居其泉子曰吾又曷俟乎哉不得已也

其泉子曰夫學而知所疑也學之進也如行路然行而後見多岐見多岐而後擇所從知擇所從者進乎行者

也

甘泉子曰舊見不去無以來新知如汲井然濁者不去則清者不生

張標問武王既伐紂宜立商之仁人而自取之何與甘泉子曰異哉汝以武王爲見天下之利與順乎天應乎人見天人之公爾

葛澗問康節之學甘泉子曰能不動矣以其知數而定也謂之定則可謂之知道則不可知道者不假數而定甘泉子語余胤緒曰視聽言動之感於物也如迅雷然非天下之明健其孰能勿之故曰乾道主敬行恕之於物也如平地然惟培養可以至之矣故曰坤道然而乾與坤非二理也

或問學何貴甘泉子曰學貴疑疑斯辯辯斯得矣故學也者覺此者也

余胤緒問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夫以人之理合於人之身則如以服衣乎人不亦二乎甘泉子曰爾何哉所謂合者曰仁也者心也人也者身也有是心矣隨其身之所遇而親義序別信油然而生矣故謂道也甘泉子曰然是故心性合天下之道

蔣信問橫渠先生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

然則氣有聚散乎甘泉子曰然曰白沙先生曰氣無聚散聚散者物也然則氣果無聚散乎曰然曰何居曰以一物觀何詎而不爲聚散自太虛觀何處而求聚散

楊欽問學欲時見吾心之生意如之何甘泉子曰在不以已與物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不以已與之也不與則無所蔽無所蔽則常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楊欽問文武一也鋒鏑之間有不得已而假以權術不害道與甘泉子曰兵莫貴於正莫不貴於正好謀而成謀非詐也故夫子不取晉文之譎曰正人用邪術邪術亦正此言何謂也甘泉子曰用邪則邪人矣用正則

甘泉文集

卷之三

六

正人矣正人自無不正矣焉有正人而用邪術者乎余裕問程子曰當怒而觀理之是非觀人乎觀己也甘泉子曰理也者心之本體也卽人可怒而又觀之怒斯已甚是之謂遷故必反觀本體遷與否與是故好惡在人而已不與矣

或問在昔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所學問者何事也甘泉子曰子豈不聞三墳五典乎今也或亡之矣奚直書爾君臣朋友之間朝夕講明之者安往而非精一之學或問無怨無驕之難易甘泉子曰難易也者以言乎其地也人心一天理耳何有於貧富貴富不係於心則無

怨無驕而難易一矣故造次顛沛必於是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行何入而不自得

吳藩問思兼知行甘泉子曰然然而思之義大矣其兼乎言貌視聽猶土之兼四行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是故思誠之功廣矣大矣

甘泉子曰學莫先於立志矣夫子之志學以至從心皆一志也立志而後學問思辨篤行焉以成之門人曰人言之詆毀事勢之顛躓也則如之何曰患志不立耳志立者其譬諸固本之本矣乎雨露養之霜雪亦養之罹霜雪而摧敗者本可知矣夫詆毀顛躓也者其堅志之甘泉文集 卷之三 雜語 七

助也匹夫不可奪志

陳應期問學而時習何謂也甘泉子曰學其覺也覺其心之神明也神明之昏習心蔽之耳及其感於簡策警於人言本然之覺如寐者之喚寤而神全焉知斯至矣時而存習焉行斯至矣悅焉樂焉君子焉其皆本於此乎君子非有他也即悅樂而不愠在焉所性分定也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深得湯武之心

徐世禮問孝弟爲仁之本何謂也甘泉子曰仁也者吾心之生意也孝弟也者又生意之最初者也察識培養推其愛以達於其所不愛推其敬以達於其所不敬而

仁洽天下矣而謂有子之支離異哉象山之感也

或問顏子優於湯武然乎甘泉子曰是憶說爾將非謂湯有慚德之累乎湯武聖人也顏子未達一問也問慚德之說曰慚德也者以言其不類堯舜之揖遜云爾豈真有愧天忤人之心哉有愧天忤人之心則天理滅矣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深得湯武之心

門人問思甘泉子曰虛靈知覺思也曰何也曰本體也本體全則虛而明有以照物如鑑空而妍媸莫逃是謂思則得之無思無不通也思無邪億度之私可以爲思也乎

甘泉文集 卷之三 雜語 八

門人問曰夫子憤忘食也樂忘憂也何居甘泉子曰夫爾也當思憤與樂者何爲斯憂樂得一矣夫奚二

或問有才而無德者何也甘泉子曰才與德合其古之言才者與才弗出於德君子不以爲才也

甘泉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爾游衍聖人若是切切然者何也其天理流行不息乎天人一也我心少懈則天理息矣

甘泉子雅言之胸中無事斯天理見矣陳論問天下歸仁甘泉子曰仁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

也已充而禮復則天地萬物在我矣

史鰌問省言詞以制煩躁則何如甘泉子曰可以爲難矣學則未要也苟能收放心體天理然而煩躁者寡矣蔡羽恐操存之狹也問擴充之術甘泉子曰心體其大矣苟操存而不失其本體擴充之術豈外是耶

陳道問許魯齋出處甘泉子曰世變於舜而聖人之教息矣魯齋出而孔子之道尊化彝爲華其功孰大焉且世產於斯仕於斯何出處之累曰吳臨川何如曰有間矣曰著述何如曰三禮諸書吾不敢傳信焉爾元之儒其惟靜修乎

甘泉文集

卷之三 雜語

八

或請制客氣甘泉子曰在持其志耳志者氣之帥也知持志則百體從令客氣自消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其持志以養氣也夫故曰志至焉氣次焉

甘泉子謂門弟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明道之學至矣彼佛氏豈不云意必固我之亡然而不知有事焉其諸異乎聖人之學與

或問博約甘泉子曰其學之一致者與非既博而後約之也未達曰知博而存約

盧潮問惡惡太嚴之致甘泉子曰是謂作惡非太公之本體矣徐勣曰哀矜之何如曰可惡惡之吾何容心焉

葛澗問居敬窮理甘泉子曰始之敬之將與理一矣夫何二

會檀問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然則初學可以至和樂乎甘泉子曰心有主而後和樂生焉存之又存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樂由敬生也乎曰然

袁郵問窮理盡性至於命何謂也甘泉子曰窮也者極至之名知至行至窮其理焉性盡而命至矣其古人所謂格物乎

甘泉子語袁郵曰人能動心而後能存心能存心而後能養性故人心恒知知故警動德性斯堅定矣然則動

甘泉文集

卷之三 雜語

十

心忍性其入道之門也與

葛澗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終身之憂一朝之患之謂乎甘泉子曰得之矣體諸身可也

蔡琳問人與天地不相似其起於人已之二乎甘泉子曰物我之初一而已矣形骸異而彼此分彼此分而私意生子不孝於父臣不忠於君至於利害相攻賊滅無倫二而已矣惟夫克己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無我則一矣其惟天地乎

葛澗問明道釋氏一貫兩截之說無乃記者之誤與甘泉子曰然仰釋所言已兩截矣何待於用乎

陳懷曰懷問之師曰周公思兼三王思道也道也者群聖同然之統也求在我者也故禹之惡好湯之能立文之視望武之不泄不忘與周公之思兼皆心學也不合者心未一也思而得之則其心一矣坐以待旦存存不已也謂急於行小之言周公之學矣

陳懷問曰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何謂也甘泉子曰虛也者性之本體也性也者知覺之本體生生不已者也而曰合焉而曰與焉則二物矣

陳仁曰子夏其知道乎敬而無失本體立而萬物一矣

甘泉文集

卷之三 雜語

七

故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甘泉子曰然其古之示人以其大者夫

江紹問克已甘泉子曰先立我未達曰心與萬物一則我立矣我立斯有主而後已私亡國有主而四海從其令我立之謂乎

甘泉子曰子張問行夫子語以參前倚衡知之精而後行之至也故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病於未見焉耳陳懷曰何以能由曰襲取也見則由仁義行矣

陳生問純心何謂也甘泉子曰其猶夫金之精乎金之不精有或雜之非復金之初矣今夫金時時而鍊焉日

日而鍊焉久則精金爾矣又何待於外求敢問乎鍊之法曰敬

葛澗問精氣神相生甘泉子曰道家鍊精以化氣也鍊氣以化神也逆之矣神其主乎神也者心志也志一則化氣氣一則化精人之精氣神不異而彼則小用之不知神理故也

陳懷問心爲事累何如甘泉子曰心小故也察見天理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奚其累

甘泉子曰夫射也其見古之道乎于翼翼終日而不亂其不二夫心者乎

甘泉文集

卷之三 雜語

七

符鍾慮力行之難甘泉子曰書有之王忱不難忱真信也子以爲所信何與故知之真行斯至矣是故知而弗去真知也夫其真信也夫

葛澗問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何如甘泉子曰否不然也老子認氣無名有名惚惚皆氣屬也何易體之有

甘泉子曰學者之始也其猶入諸暗室矣乎少間斯有見矣久之久之斯無所不見矣故先難而後易

甘泉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也者宇宙之氣也宇宙之氣人之氣也是故可以配天配天也者不息之謂也學而若存焉若亡焉達天也甚矣

門人問子於諸儒之說何如甘泉子曰吾不必乎信不必乎不信信理焉爾矣必信則泥人必不信則執已執與泥君子有弗學焉爾矣

程轍問曰向子語轍以性也命也之義而未得及觀諸心性圖說曰混然宇宙其氣同也夫然後知理氣之不二焉是故仁義禮智之懿也其卽耳目口鼻四肢之則也聖人之踐形也其卽盡性也君子之學盡性以至命而已夫何二甘泉子曰近之矣夫孟氏之言也其以明性命之合一乎夫自天道之流行曰命自人心之生理曰性其實一而已矣故語性而命寓焉故曰性也有命甘泉文集 卷之三 兼語 三

語命而性寓焉故曰命也有性其古之言性命者與曰君子何也曰病其二之也夫世之君子以耳目口鼻四肢爲血氣而不知吾性之物則原於天命也以仁義禮智天道爲高虛而不知天命之實理存於吾性也是故語君子焉病其二之也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四

知新後語

陽升則浮陰降則沉浮沉相蕩而潤下生焉陽精則明陰精則晦晦明相感而炎上生焉陽剛則伸陰柔則屈屈伸相循而曲直生焉柔以溶之剛以結之溶結相推而從革生焉剛以闢之柔以闔之闔闢相盪而稼穡生焉天地之生也先氣而後質故水火多氣木金土多質儀禮內有曰記者必當時釋禮者也其猶禮記之類也今也已亡由是觀之今之禮記其儀禮之傳乎

西銘者原道之宗祖中庸大學者西銘之宗祖西銘者其克肖者也原道者其一肢者也

吳草廬作三禮考註吾惑焉耳禮有二故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周禮不過從曲禮中發揮出治天下法來其綱見於曲禮六官矣草廬作曲禮又取盛德等篇名補竄以爲天子之禮殊不知天子禮亦已雜見於曲禮下篇中草廬取他篇文補入曲禮卻將曲禮文竄在他篇又補士相見義不止一二處可謂亂經

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然今皆已闕不全儀禮尚多亡者如冠止有士冠其諸侯天子冠已亡如昏止有士昏禮天子諸侯已亡如喪亦然祭禮止有士大夫二禮天子

諸侯祭禮亡者如郊特性諸侯燾廟遷廟是也冠禮如公符是也有有經而無傳者如公食大夫士相見二篇也有有傳而無經者如郊特性諸侯燾廟遷廟及公符是也吳文正以大戴諸侯燾廟諸侯遷廟公符等篇爲經可乎只合將作逸經傳如郊特性分明是逸經傳也投壺亦是逸經傳天子喪禮諸侯喪禮亦必有儀禮經今見於禮記往往多論之卽是其傳也其公符投壺諸侯燾廟遷廟亦必有經此特其傳耳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皆一類事罕言云者嘗言之而罕也利者利貞之利非利欲之利也若利欲卽不言矣何耳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三

罕之云不習無不利安行之事命者理之原仁者德之成皆非可以輕語人者故罕言言敬義立德不孤則不習無不利在其中矣言窮理盡性則至於命在其中矣言求仁則仁在其中矣

古者小學大學皆有書小學是童子事大學是大人事二書皆未嘗亡大學尚是全書雜於戴記程子旣表章之惟小學書已殘闕散見於禮記諸篇中未嘗亡但未有人選出復爲一書耳某常病朱文公作小學雜取他書旣非古書之舊又收邵攸諸人過中之行又其有明倫等篇皆已是大學之事某常欲取禮記諸篇中有小

學事者類成古小學一書

在明德在親民不可作推只合作一體皆已分內事已欲立而立人亦此意

從上古觀書詩中所說只說求道之方與其名理如堯典言欽舜典言精一執中臯陶九德伊尹湯一德文王敬止只說仁敬慈信上武王亦言敬至孔子只說求仁孟子說養氣何曾有甚玄妙只求之便自有得至宋儒直是說得太精反見無味孟子猶說引而不發邵子猶說微開其端毋竟其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使自思得之

耳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三

所求乎子以事父四句皆君子之道凡已之求望於人皆公心皆天理此卽君子之道皆所未能然修之可至修之在言行耳謹其言則心忠信勉其行則事篤敬心誠而事修則君子之道盡矣

吳文正取二戴記中或全篇或章句以補儀禮之闕殊不知儀禮自是經二戴記自是傳豈可以傳補經但可作逸經傳耳其分辟原文尤不可

明堂位當與月令作一類看明堂位只可看前一節微皆僞也

典禮天子建天官與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爲六官

司士卽宗伯也六太天官之屬也六府司徒之屬也六工司空之屬也其三屬則亡之矣此周禮之綱也是周禮者曲禮之目耳吳臨川竝列爲三禮不亦謬乎故愚嘗以爲只二禮耳故經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只是二禮

觀洪爐之鑄金則知天地之終始矣在爐而溶生之也出爐而結成之也溶也者水始之象也結也者土終之象也其溶也孰不以爲屈而不知生之始也伸孰大焉其結也孰不以爲伸而不知成之終也屈孰大焉始終相乘屈伸相感而金未嘗變道之象也

其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四

月令是古先王之制但中亦有秦人添入者如命大尉及縣鄙便是秦制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實心有是實心則盡是實理而道自我行矣故曰而道自道也此章專主誠言故下文不說而道自道一句只說立誠直至故時措之宜也一句便是道道原於實心也

儀禮原先必多五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必各有相接之禮故書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凡經中五禮當爲五倫之禮蓋禮者所以行五倫之道者也今可借儀禮不全止存一十七篇而禮記其傳也記中多

有記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者但其經已不存今禮記無經可繫者宜以爲雜傳置於後如易雜卦上下繫之類庶幾存羊之意耳

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皆義冠義諸篇正解冠昏禮如易孔子彖傳象傳文言正解經義可附各卦者若其餘哀公問及孔子燕居等篇通論諸禮者則如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等篇通論易道難於附繫自當列于後

伊川作明道墓表言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或以不及濂溪便疑濂溪惑也蓋伊川只就其排異端闢聖道之功而言明道闢佛老與孟子排楊墨其功一也若以道以

其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五

學則周程一也觀墓表全篇可見

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後人便訛以爲周公攝位踐祚朝諸侯非也蓋周公制禮使諸侯朝天子於明堂耳故繼以天子負斧展南向而立其後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可見是周公制此禮若云周公朝諸侯大害義理啓後世亂賊之心必此言也周公踐天子之位以下皆後儒附會其文牽強不可信

周公祭以王禮或是褒贈之類如祀孔子亦以王禮後世公爵者亦亦贈王止可用於周公廟耳其他則不可明堂位云天子之禮固非又云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

之廟武世室決不是當時賜之之意後代僭用因襲之弊後儒因而附會之

禮記爲儀禮傳無疑觀服問首稱傳曰可驗

不怨天不尤人此是聖人下學工夫非循理樂天者不能言學者尋常可用力故不怨天尤人此孔子聖人之學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此顏子大賢之學也敬恕仲弓賢人之學也各有分限

洪範五行與五事對看五行在天化生人物卽有五事人得其全故五事備物得其偏故五事不備植物尤其偏者故止有心亦不能思動物中有貌者有言者有視

井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六

聽者有思者亦不能全不通於理氣偏故也人獨得氣之全故備五事其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五行之性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性也蔡氏以爲五事之德非也誠苦酸辛甘者五行之用也蔡氏以爲味非也肅又

哲謀聖者五事之用也故言作

蟲之感也以春而鳴草木之感也以陽而生觀其所感而天地之仁可見矣蟲之寂也蟄而息草木之寂也歸其根觀其所寂而萬物之仁可見矣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列五者如擺棋子有弗學以下至已千之是下手處如人着棋果能此道是指有弗

學一節愚必明柔必強則可以入聖至天道也

山水之根可破石此是至大至剛以直處此氣無處不到大也其方剛也物不能禦直也其氣之貫不分木石木石非二物也

周禮本聖人作有後人添入者如夢人及盟詛之事酒人鹽人醢人皆瑣碎之甚聖人決不如此若要用大率要斟酌損益

以一得一失去取人者其人卽亦以一得爲得執德不弘可以爲善士不可以爲見道

大學言敬恕之理也明明德敬也故言緝熙敬止親民

井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七

恕也故言藏身不恕言絜矩敬者所以存其恕之理想者所以行其敬之理一體而已

與竈五祀也與卽中竈也媚皆謂不當祭而祭者也以喻媚君媚權臣皆不當媚也媚卽非天理矣故言得罪於天逆理逆天自滅其心夫復何禱

世人皆說石翁禪學不然初年想亦從這裏過來觀教人只以周子聖學章無欲爲言及其夢一老人說要山中坐一百日以告翁翁不欲云只恐生病又說東所說雖在膏火煎熬之極而常有清涼之氣此是禪學觀此可知

一得未可以取人一失未可以絕人須察其所由所安定其人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與仁同功者則其事可知也與仁同過者則其心可知也功可勉而爲也管仲是矣過非可勉而爲也子高是矣

一部論語皆教人在事上求

文義不同而理自通者不害爲自得如孟子引詩書或不同本指或斷章取義何害

常恨石翁分明知廷實之學是禪不早與之斬截至遺後患翁卒後作墓表全是以已學說翁如不以手而能

甘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八

書不以心而能詩全是禪意奈何奈何

初年齋戒三日始求教白沙先生先生嘆曰此學不講三十年矣少頃講罷進問今門人見有張廷實李子長而先生云不講學三十年何也先生曰子長只作詩廷實尋常來只講些高話亦不問是以不講蓋此學自林緝熙去後已不講矣予後訪廷實廷實因問白沙有古氏婦靜坐如何予應曰坐忘耳張曰坐忘是否予應曰若說坐忘便不識顏子張曰不然三教本同一道予知其非白沙之學因叩之云公會問白沙先生否張曰未曾問只是打合同耳乃知先生之說不誣也

看儀禮多一揖一讓不得少一揖一讓不得與夫一拜一興皆天理也

儀禮之記乃本傳也禮記乃其義耳射不主皮射禮之記文也孔子引之乃知此記甚古或同儀禮時有也諸禮皆然

學問思辨不必以議前輩爲嫌此乃俗人之見耳若非討論時及語非其人卽涉此嫌矣如朱子中庸或問呂游楊侯張子之言無不爲之非議去取者雖程子之說猶或不能不致疑焉以此講學何害

周官六篇如月令十二章各有分屬乃當時布政之書

甘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九

也孔子說吾學周禮非特今之周官但周之禮卽是如儀禮亦周公作皆是也

中庸一篇皆爲學者作其舉聖人天道不可與人道對說不過將聖人作箇標的令賢者勉而至之耳如十二章惟天下至誠至與天地參是標的也其次致曲至爲能化勉學者至之也其他皆然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人有兩足不可偏廢而義方之力尤切敬如人持刀義如人殺賊纔到手便分生死勝負若不殺賊刀爲無用

中庸一篇總是一篇文字無許多節目首章是箇頭腦

天地間萬物只是一氣而已氣之偏者卽蠢然爲物氣之中正者則渾然爲聖人及氣之病而痿痺者卽謂之不仁病風狂者卽不知有義理故知氣爲定品性爲虛位

賓武子邦有道則智自見其材也邦無道則愚韜晦以
 全身也韜晦非盛德者弗能而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
 則可卷而懷之曰可卷而懷則知無道而愚者難故曰
 甘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十
 不可及也若云有道無事可見則無樂則行之之具若
 云無道不知避難則無憂則違之之義何足稱乎或曰
 無道韜晦當成公之時何以不避難險曰非全不事但
 不露其才默足以容耳

人心道心只是一心先儒謂出乎天理之正者道心則是謂發於形氣之私者人心則恐未然凡謂之心皆指具於形氣者言惟得其正則道心也又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又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人心每聽命焉是有二心相役此處不能無疑或問正朔月數之異甘泉子曰正也者正也其所以爲

卷之四 知新後語

十

正之月也以爲正則亦以爲始月也或曰以爲始月也則亦可以爲春乎曰可人以爲正者寅也則夏以爲春地以爲正者丑也則商以爲春天以爲正者子也則周以爲春日敢問何義曰三陽之月皆可以爲春夫天地人之初也開於子闢於丑生於寅開以始之闢以遂之生以成之故皆可以爲春也春也者歲之初也正月也者月之初也陽也者養也王者奉天地以養萬物也或曰其如歲時之不定何曰子月不可以爲來歲之始則子時獨可以爲來日之始也乎是故君子觀一日之運可以知一歲之運矣夫陽始於子而極於巳故可以爲春爲夏春也者蠡也陽氣蠢然而生也夏也者大也陽氣至此始大也陰始於午而極於亥故可以爲秋爲冬秋也者抽也至是陽極而陰抽也冬也者終也萬物至是成而告終也或曰三代正朔異而月數不可改也如之何曰如正朔改而月數不改則名義不正於何稱正於何稱月乎或曰有徵乎曰有吾徵諸書詩春秋語孟耳矣曰其徵諸書也何曰書曰協時月則春夏秋冬之時容有不同者矣月數之起容有不同者矣詰之者曰伊訓元祀十有二月非月數不改乎曰非也古之舉大者有以正月者有以二月者有以三月者有以四月者有以五月者有以六月者有以七月者有以八月者有以九月者有以十月者有以十一月者有以十二月者有以正月者虞書正月上

卷之四

f.

日受終于文祖是也行大事可用正朔者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則仲壬初喪太甲告卽位不得以擇月日也其徵諸春秋也何曰其用周之子月始者則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也其用周之時則僖十年冬大雨雪是以酉戌爲冬也哀二十八年春無冰是以子丑月爲春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狩冬田名也是夏之冬爲春也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蒐春田名也是以夏之春爲夏也書春秋書春王正月以

其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七

正月繫春之下則月數之起其隨春乎以王加於正月之上明其爲王之正月而非其他之正月矣乎其必有他之正月矣乎又因王之正月其可以見春乃王之春而非其他之春也乎其必有他之春也乎曰其曰他者何曰蓋夏商之餘民各因其故俗而列國或各建正朔以自異容或有不同者也曰其徵之詩也何曰周詩有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維夏明周時也徂暑明周候也如曰夏之暑夫人知之何假言乎則其改也已明曰幽詩七月九月之類何也曰寅月起也一之日二之日何月也曰子月起也豈載一時而不同何也曰詩因民俗

者也民俗三代並行之故先王欲協而正焉耳夫人情風俗不同而天象時氣有定故流火之言可以知其爲夏之七月蟄發栗列之言可以知其爲周之一二月也其月數未嘗不改也已明其徵論語也何曰孔子曰行夏之時時四時春夏秋冬也旣曰行夏之時其必有非夏之時也乎其徵之孟子也何曰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未月也苗時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明周制也如曰月數不改則夏七八月非憂旱之時矣夏十一二月扛梁爲後時之政矣夫三代正朔不同而時月以異也由是觀之則見月令禍福之說爲譌作而非先

其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七

王之書也蓋三代之制以爲正則以爲春而以起月數也蔡氏謂三代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是以正朔爲虛器月數爲無由蓋未知睹耳矣陽明子曰後聖有作者其以子月陽生爲春乎其泉子曰先王有之矣而非以爲善也故孔子善夏時蓋陰陽無截然之理故冬也陽生其中矣夏也陰生其中矣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妙之至也

體道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道之體也純亦不已文王所以斷水爲師而敬禮之入則有成通之神故谷亭黃石可

以爲帝者師非夫本石之力也精誠之極也今之事師弗敬信傳而弗習者其欲成也不亦難矣乎

回也聞一以知十是故首尾盡矣至矣無以加矣賜也聞一以知二舉其一二而遺其八九可謂盡矣至矣乎是故一也二也十也皆以其一事分數言之者也是故或問聞一以知十曰一物而首尾徹矣其顏子博約之功乎

瞻之在前若有見也忽焉在後後不見也如有所立卓爾則真見其常在前而不復後矣見之未易而得之尤難也故曰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有若無實若虛也若曰得之何以爲顏子

世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古

知命者不怨天知性者不尤人

遇不順者必反已反之又反以至於盡已直推至賢聖之域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示人以道體與焉飛魚躍川上一類

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是頭腦道也者至天下之達道率性體道之功也致中和者修道立教之事也天地萬物位育所以全盡天命非分外有加也天命者父母全

而生之天地位萬物育者子全而歸之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皆一家之中有此數等入一辟着便偏好偏惡不得公正群心不服家便殺亂不齊矣故有家國天下者先公其好惡治國章其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皆屢於好惡上說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世泉文集

卷之四 知新後語

圭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五

二業合一訓

或問曰讀書也作文也斯舉業矣乎曰然然而未也子盍求其大者也曰讀書之大何如曰存心以立我以我而讀書焉斯讀書之大者已曰作文之大何如曰存心以立我以我而作文焉斯作文之大者已二者得其大焉是之謂道藝道藝者天下之小藝莫能敵之矣小藝者其譬諸雕蟲小技也大其譬諸巧鳥好音也夫

陳生問曰何爲異端甘泉子曰異也者二也夫端一而已二之則異端矣曰異端固害道乎曰孟子之時害道

甘泉文集

卷之五 二業合一訓

一

者有楊墨矣程子之時害道者有佛老矣今時則異然矣非二害之憂也惟舉業之累也問曰然則舉業固害道乎曰非舉業之害道也人之自累於舉業者之爲害也曰然則舉業與楊墨佛老之害何以異曰不同也夫楊墨佛老與道悖者也至於爲德業者固讀聖賢之書也習舉業者亦讀聖賢之書也夫何二况舉業又當時之制乎故不外舉業而於是乎化其志焉其亦猶諸日用飲食男女之類焉耳舜跖之分也義與利之間也故程子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能不爲之奪志焉則德業斯在矣問曰人之有言必廢之然後可以入道

何如曰然則飲食男女亦可廢與齊王好色孟子引之以太王好貨則引之以公劉故公私之間係乎此心不係乎貨色也何必廢

甘泉子謂湯子民悅曰良知良能人之同有也彼後生豈無善念以其汨沒於舉業焉恐正學之妨之也故未能舍彼而從此噫惑也甚矣夫德業舉業業二而致一者也今夫修德業者從事於古訓也爲舉業者亦從事於古訓也是其業一也世之學者以爲不同非也蓋係乎志不係乎業也故不易業而可以進於聖賢之道者舉業是也不易志而可以大助於舉業者聖學是也故

甘泉文集

卷之五 二業合一訓

二

志於德業則讀書也精涵養也熟於義理也明故其辭暢其指達其發於文皆吾自得之實事比之掇拾補綴而不由一本一氣者大徑庭矣故聖學反有大助於舉業何相妨之患雖然有助云者猶二之也舉而措之耳如身具手足而使手持而足行耳是故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離離則支支離之患興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夫知與行二卽非真知行矣才與德二卽非全人矣文與武二世無全材矣兵與農二則世無善法矣夫子之文章與性道二則世不知聖學矣心與事物二則聖學不明不行矣良可歎哉

門人有問於甘泉子曰或以過時缺小學之爲憂也何如甘泉子曰噫惑甚矣以吾觀之所缺者年歲焉耳至於事則一也今之應事接物也至於讀書也作文也作字也則皆灑掃應對之類也惟今立誠以往耳

甘泉子曰諸生其慎勿以舉業德業爲二矣乎涵養吾德業則發揮於文章言言實事如老人自是老人之聲也隔壁聞之則亦曰老人之聲也童子自是童子之聲也隔壁聞之則亦曰童子之聲也自涵養發之者遇明有司見之卽知其人矣彼剽竊而爲者遇明有司見之亦知其人矣若夫世之剽竊而遇者如小兒作老人之聲遇不知音者取之耳若明者安可掩也

甘泉文集

卷之五

第廿一訓

三

甘泉子曰今之科舉其聖代之制矣志學之士有不遵習焉是生今反古也生今反古者非天理也雖孔孟復生亦必由此而出矣雖孔孟教人亦不外此而求之矣然而孔孟爲之則異於今之爲之者矣曰何居曰孔孟爲之必於根本焉發之也故舉業不足以害道人自累耳故學者不可外舉業焉外舉業焉是外物也已安有外物而可以爲道乎

甘泉子歎曰後世儒者何其支離之弊也乎岐内外本末心事而二之也是故支離之弊生是內而非外也重

心而畧事也猶然不悟反謂立本悞矣千百年來道學不明非此之故乎故學者必内外本末心事之合一也乃爲孔孟之正脉或曰何居曰理無内外本末心事之間也

黃生綸問曰人有觀書而得心病也如之何甘泉子曰竊聞之矣淵明之讀書也不求解焉孔明之讀書也不求記焉其古之知道者與請益曰程子之讀史也不蹉一字焉其作字也甚敬曰卽此是學焉其古之執事敬者與至於酬應事物遊玩山水盡然豈直讀書然哉蓋於是乎有涵泳持養之功焉於是乎有窮格發明之益焉豁然而悟必有不知其手舞足蹈之樂心廣體胖之驗而子以爲心病惑矣聖賢之書將以養心也非以病心也無乃求之太深索之太苦而所謂執事敬者猶未之有得乎

甘泉子曰夫人之有心莫不有知覺矣有知覺不能不動而爲情矣外物觸其情而交焉則不能不流流而不息莫知所止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故終日讀書作文酬應萬變而吾有主焉故能不因物有遷非置其身心於無物之地而後能定靜也夫苦熱而求涼者則有時而熱矣病渴而思沃者則有時而渴矣惡動以求靜者則

甘泉文集

卷之五

第廿二訓

四

有時而動矣何者動係於念不係於事也知此斯可以
語性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或問曰德性舉業內外之事也於何事內於何事外其
泉子曰噫若子所謂支離之說也曰曷為支離曰夫所
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也
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也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斯可以免也夫故率天下於支
離之歸必自予之言矣

其泉子曰謂徐子曰學者之病吾知之矣在二三其致矣
乎時而靜坐焉自靜坐也時而讀書焉自讀書也時而

其泉文集

卷之五 二集合一訓 五

應酬焉又自應酬也如人之身血氣不通安能有生若
是者其敬之未力與是故於內外也二而離之合一之
要其惟執事敬乎獨處也讀書也應酬也無非此心一
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此開物成務之
學異於佛老之流也

謝生祖問讀書之益其泉子曰學於古訓自傳說以來
孰能廢之然而天下之善讀書者寡矣易曰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識其知也所以開發其聰明也周子曰
聖賢之訓入乎耳感乎心所以擴其知也若夫從事事
而記焉則今之從事口耳者與是故古昔聖賢之經書

禮樂也皆所以培養乎此也夫然後能開發其知識感
通其義理夫非由外得之也我固有之也藉是焉以開
發感通之耳昔舜居深山及聞人善言見人善行若决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感應之速焉何也以此心固
有之也

或問於書之載古人言行學而為之其亦學也乎其泉
子曰否非讀書之善者也必由心而體會之立其本焉
本體立則事皆天理雖不求合於古人而自合矣舍此
而外求焉以效法之則事理之應無窮而古人之述有
限抑見其困也已故學之於書也取其培養此心而

其泉文集

卷之五 二集合一訓 六

已誦讀之時此心洞然如鏡照物不引之於書冊焉可
也否則習矣而不察安能見道

或問曰子何以奉養焉故人以二業合一也其泉子曰
吾實身踐焉吾嘗試之矣昔者吾自二十而學至二十
七年而舉於鄉其業猶夫人也自聞學於君子舍舉業
而涵養者十有三年及乙丑之試也而舉業則若大有
異夫昔者也其源源而來也若有神開之也然猶有說
焉乃離舉業而涵養也猶若是若夫不外舉業而涵養
存存焉其成也勃焉矣

門人有問其泉子曰今舉業弗閑則弗熟也而子謂二

業合一孰與開之曰吾非爲爾弗開也蓋開之有其道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而况於舉業乎夫曰專曰致則德業斯舉之矣非惟奕爲然也至於鑿石攻木之爲數賤數也弗專心致志則弗精焉而况於舉業乎故朝而誦焉弗喪其心志晝而講焉弗喪其心志暮而思焉弗喪其心志五日三日而一課焉弗喪其心志心存與舉業俱神問曰焉得存存焉而弗喪諸曰習化而久斯存存而弗喪矣曰敢問習化之術何如曰子不聞驚鳥之雛與驥馬之駒乎夫驚鳥者天下之健飛者也方其雛也力能十里搏之以百里則墜矣惟以漸而習之今日五十里明日六七十里漸而至於五百焉雖千里可至也何者其力能及之也習使然也夫天下之性能健飛健走者且猶習久而化之遠而况於人乎士之學古訓也力及三行則至三行而止存焉弗失其本心力及五行則至五行而止存焉弗失其本心力及十行則至十行而止存焉弗失其本心及其習熟而化也力及三行者可使及五行矣力及五行者可使及十

耳泉文集

卷之五 業合一訓

七

行矣以至百千而定力不奪心與書相忘而合一何則習使之然也古之學於古訓者之術如是夫否則或三行而溺或五行十行而溺欲其弗喪志者鮮矣其程伯子之所以憂上蔡乎

黃生綸問耳泉子曰二業之功何如曰在存神神也者德業之妙也文業之主也是故存神而二業一矣曰未達曰夫病痿之人其口齒唇舌固具也而不能言者何也氣不足而神不主也故神全則氣全氣全則其發諸言也達其爲文辭也暢反是則神散神散則氣散氣散則其發諸言也謬其爲文辭也落莫而不章無怪其然

耳泉文集

卷之五 業合一訓

八

也曰敢問神氣之聚散也何如曰邪視則能散目之神矣邪聽則能散耳之神矣邪嗅則能散鼻之神矣是三神者一也皆本諸心也邪言則能散心之神矣故在欽之而已目視書而目不溺於書故能欽目之神耳聽書而耳不溺於書故能欽耳之神口誦書而心不溺於書故能欽心之神神完而回言發而昌辭成而渾其古之德行道藝者與

或曰今夫達官大人舉業是矣子之迂也奚必德業之一耳泉子曰今之人材大者大用焉小者小用焉譬之材木之大小焉其材固類也或可以爲棟梁焉或可以

爲椽桷焉何也其大者非常之材得雨露之養於天也
得土力之養於地也得栽培之養於人也不則小焉椽
桷之材而已其亦有起明堂造宗廟也將何須矣是故
二業合一則盛德大業備矣天德王道之事具矣夫是
之謂王佐之才

甘泉子問嘗言之曰言辭者其精微之致乎達者觀其
辭氣焉斯過半矣古之有國有家者修德以致其辭修
辭以崇其德德以基之辭以文之而國家可保也是故
家國理者其辭雅家國戾者其辭淫正人之辭嚴吉人
之辭謹騷人之辭怨清修者之辭約其辭雅者其氣和
其辭淫者其氣乖其辭嚴者其氣肅其辭謹者其氣昌
其辭怨以怒者其氣鬱其聲切其辭約者其氣紓其聲
清以越故曰達者觀其辭氣焉斯過半矣

黃子才伯曰學何學矣甘泉子曰心故善學者如貫珠
矣不善學者如觀珠矣曰觀珠與貫珠之形何以異曰
觀珠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記之之類也貫珠者自我得
之也一以貫之之類也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黃子曰
唯唯他日甘泉子謂黃子曰子之博學如聚萬珠矣其
惟貫之已乎黃子曰唯唯

門人有質於甘泉子曰子之二業合一之說也吾惑焉

東坡文集

卷之五

二業合一

九

東坡文集

卷之五

二業合一

十

吾惑焉曰子何惑曰姑範之間有人焉其名曰陶某行
若負穢心若穿窬然而盡能貌春意詩能奪天巧筆如
有神文如繪雲其取資之元也如拾地下之芥夫何有
於德業乎曰子又何惑矣曰唳鶴之野有人焉其名曰
泉某色荒於內酒醺於外然而博若書肆思若湧泉口
若懸河文若流水其取三百之魁也若探諸囊中之物
又何有乎德業先生欺予哉何二業之一甘泉子曰夫
陶氏之子其終也如之何曰以姦謀削籍曰是姦謀也
邪人也以邪人爲正人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
正人之德爲正人之辭夫何削籍之有彼泉氏之子其
終也則如之何曰以淫蕩褫職曰是淫蕩也小人也以
小人爲君子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君子之德
爲君子之辭夫何褫職之有故二業合一之謂自求
多福

門人有問甘泉子曰二業果若是一乎舉業何資於德
業乎曰子不見越南胡比之子乎越南胡比之子之生
也其具手足頭顱耳目口鼻之形相似也其哭笑之聲
呱呱咿咿相似也及其長也大不相類有千百千萬者
何也其習氣之養使之然也孟子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無他居相似也然則居養之於人大矣

况乎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觀居養之移聲則二業之相變化可知矣或曰其徵於古聖賢亦有之乎曰有之聖人有聖人之言也賢人有賢人之言也學士有學士之言也夫言一也而不同者此無他故矣係乎其所養耳矣故士養而化賢賢養而化聖存乎其人耳然則涵養之能化舉業也審矣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甘泉文集

卷之五 二業合一訓

士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六

大科講規

序曰甘泉子三十而遊江門江門夫子授之程子之書四十復遊燕趙講業齊魯維揚之墟仰觀人文於上國陸沉於金馬五十以憂病歸西樵樵中有煙霞之洞四方英才集焉乃胥與集石爲臺因臺集水爲居爲堂爲館爲講學進修之地以邇大科峯因曰大科書院諸生成請有教言甘泉子勿有言者逾歲諸生復請有教言甘泉子勿有言者逾時甘泉子曰吾有言乎哉諸生其以言焉吾無言焉可也吾不徒言乎哉諸生其不以言焉吾雖欲無言焉吾惡得而默諸迺爲條之如左凡以發諸心性也凡以歸諸心性也凡以無所外於心性也吾其不徒言也已諸生以吾不徒言之實而求得吾之所以言焉由得吾之所以言而契夫吾之無所容於言焉其幾矣其幾矣正德庚辰季夏望日甘泉子書于大科講堂

敘規

子既爲大科講規又應夫習之者漫不知其統是故括而門之作序規

夫規何爲者也夫學心而已焉者也何莫非心也心得

其職則敬敬為義心失其職則肆肆為利利義之判也
 間焉者也義為志道為體認天理為尋樂也實為求道
 於人倫之間為篤實為言動由中出為不怨尤遷怒為
 事父兄也誠切為自得師為傳習為遇長者謙讓為處
 同門久敬為約信為去成心為二業併為內外混合為
 讀書調心合一為作字也敬為考業用心也精為觀山
 水不失已為博六經以開知見為作文也發揮所得為
 教束家僕充其類焉及其成也為君子利為無志為肆
 欲為虛樂為外倫求道為先文藝為巧令以滋偽為暴
 怒為事父兄也不誠為不求師為傳而不習為抗倨為
 同門猜嫌為期約不信為師成心為從事舉業以千祿
 為支離為讀書主敬兩途為作字欲好為粗心為枯亡
 為泛濫仙佛以壞心術為欲勝人為縱放家童充其類
 焉及其成也為小人是故古之人有終日乾乾為君子
 而不息矣今之人有終身弊弊為小人而不知者矣豈
 其智不若歟其術使然也是故學莫先於辨術矣學者
 觀其圖焉斯過半矣

訓規圖

期約以信

同門久敬凡九條附

去成心

讀書虛心教業虛心
自考讀書虛心聽受

二業合併

遇長謙讓求益

內外混合

傳習實用

讀書調心合一隨心

自得師

作字敬

事父兄誠切族黨

考業用心精

不怨尤遷怒

讀書觀山水不失已遊息

言動由中出求理義
務敬謹

博六經開知見

篤實立誠

作文發所得

求道於人倫間

教童僕鈴束
理家

尊實樂

君子

體認天理進修時體認
前錯習心

心幾敬義志道

肆利不志道

肆欲失本領
習心

虛樂

小人

外倫求道

縱家童棄家
事

先文藝誠心

作文欲勝人

巧令滋偽高聲
顯妄

泛濫仙佛壞心術

暴怒

讀書觀山水枯亡

事父兄不誠切族黨不
慈敬

用心粗

不求師

作字欲好

傳而不習

悠悠然

讀書主敬兩途

過長抗倨

支離

同門猜嫌

徒舉業以干祿

期約不信

師成心

大科書堂訓

一諸生爲學必先立志如作室者先曰其基址乃可志者志於道也立之是敬匹夫不可奪志若其可奪豈謂之志自始至終皆是此一字

一諸生用功須隨處體認天理卽大學所謂格物程子所謂至其理將意心身家國天下通作一門工夫無有遠近彼此終日終身只是體認這天理二字

一諸生進德修業須分定程限日以爲常每日雞鳴而起以寅卯辰三時誦書以巳午時看書以未時作文申酉二時默坐思索戌亥二時溫書然此等大抵皆不可失了本領通是涵養體認之意如此持循當月異而歲不同矣

一諸生爲學患心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銷金銀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爲大賢之心習心卽人心心只是元一個好心其不好者習耳習盡則元來本體廣大高明何嘗有缺何所沾惹

內外合一

一學者雖去聖賢甚遠然大意亦當理會如會點的樂可不體認切實濂溪所以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其實所疑所得其起居俯仰之間及問答之際須要誠由中出不可疑爲巧言令色以滋僞心

一初學用功茫然無着力處只且於言動間存習步趨要從容言語要和緩步步言言要與心相應一一使由中出存習之久自然成片段

一諸生相處一言一動皆本禮義時言俗態一毫不留於聰明以此夾持自然長進其有犯此戒者諸生相與正之

一諸生隨帶小廝來山執薪水之役須要恩顧飲食寢臥衣服亦須照點切戒暴怒卽以此做工夫明道先生云當其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卽此是學孔子不怨天不尤人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聖賢之學全在性情上理會

一諸生居山日久須要歸省以致孝養之誠卽此是學事父母兄長之際亦自驗其誠切與平時進退何如若見父兄愉悅便是已學進處不然未見實力

一諸生以時歸省宗族鄉黨相遇以禮必致其敬恭慈

幼之誠使一家一鄉和氣浹洽乃見學問

一學者須要求自得師有如求命人之病痛必求醫師所以求命也且今之百工技藝尤務拜師至於句讀之師舉業之師亦然及至治心以立性命乃不肯求師耻拜其師乃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寧沒身不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在彼則不耻拜師在此則自是不肯求師拜師豈愛心不若愛身哉弗思甚矣試思孔子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之言何謂

一諸生離父母兄弟妻子來山從學須實用十分工夫乃能贖其離違之罪若又悠悠過日是又罪之甚者

也

一諸生中有傳而不習者有顯愆者有耻事其師聽其

辭歸以爲諸生之勵

一遠方及近處有德行道藝先覺之人可爲師法者必恭請升座講書以求進益聞所未聞孔子之聖亦何常師

一諸生每遇與先生同儕之人必推先生之意以前輩事之不可居然抗禮或其人與之平昔分定或年相若亦必三讓之外若不得已則側行遷坐以致退而不居之意此乃自養其恭敬之心亦非關彼事耳

一進修敬義二齋同廊之人各各早起衣冠暫會於本齋相揖各言所疑所得俟先生出堂整班而升長少各依次序所以養其敬謹之心

一諸生列館同居本意正欲大同無我如同舟共濟彼此朝夕飲食起居罔非正言正行以相點檢相警策相觀而善若能虛心受善則歲月之間氣質變化矣

一諸生用功兩廊各輪流一人覺察勤惰人人皆要讀到二更盡其有情者戒飭之甚有鞭策

一諸生同門相處有兄弟之義要使相愛如兄弟乃可卽此是道朋友五倫之一若尚存猜忌嫌疑或各相爲黨與卽此便不是學其施於兄弟父子夫婦君臣之間亦必薄矣

一諸生相聚不可自是白高無長幼之序虛心相下非但禮所當然亦且受益若恃一己之見侈然不勝其大遂至爭辯尚氣尚何義理願諸生戒之

一諸生相處務守長幼之節不但徐行後長至於講論長者之說或短少者之見雖長亦不可以智相先記口不辭讓而對非禮也何等忠厚

一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諸生朋友相聚常

要以禮讓相接雖極密不可褻狎怠慢及不可責望太過以致敬衰非徒失人卽是自失若有責善須使誠意在未言之前

一朋友人倫之大又所以紀綱人倫者其義極重諸生相處可不盡道或有同有異有得有失有長有短卽當取其同而參其異取其得而畧其失取其長而棄其短不可因而妄分彼此互生嫌隙交相黨與攻擊利害之心至於不可言此與市人何異不願吾徒有此也

一諸生有疾病者必相率共調治扶持之如兄弟骨肉

疾甚則憂勞至不安寢食積此誠心非但爲人亦以自成文於病者或有感格以至痊可

一諸生朔望有不升堂者相率往問之若果病亦致相恤之誠若其非病懶惰亦有警發

一學者須要立信如與人期約之類雖似小事然失信則害心爲大諸生今後或歸省期某日還館又如自期從學或一年二年必要踐言不可易志比下老人與子弟猶須立信何況聖賢之道卽此便是根基一學者須先看論語次大學次中庸次孟子乃書之序也讀論語時如未曾見論語讀大學時如未曾見大

學中庸孟子亦然忘其成心之私去其習熟之舊乃有向往之路否則面前皆牆壁也況又有迷心於傳註之中者如甕雞種風安能有見

一諸生讀書須先虛心如在上古未有傳註之前不可先泥成說以爲心蔽若有所得及有未通却取古人訓釋詳之其所得自別

一每遇考業次日班長卽相率揖謝若有所取去處一虛心聽受取必要見其所以取去處要見其所以去以此考驗其用心之精粗乃實有益

一朔望升堂先生講書一章或二章務以發明此心此學諸生不可作一場說話聽過亦必虛心聽受使神意一時相授乃有大益

一諸生朔望聽講之後輪流一人講書一章以考其進修之益

一諸生慎勿以舉業德業爲二段事幹涵養吾德業則發揮於文章句句是實事如老人自是老人聲氣隔壁聞之可知其爲老人自涵養發出遇明有司見之卽知其人矣邵康節詩云自是堯夫不會琴非關天下少知音若今之剽竊而遇者如小兒作老人聲氣遇不知音者取之耳若明者安可僥倖

一科舉乃聖代之制諸生若不遵習卽是生今反古便非天理雖孔孟復生亦由此出然孔孟爲之亦必異於今之習舉業者其根本上發出自別故舉業不足以害道人自累耳學者不可外此外此便是外物也爲病不小

一科舉之學合下立心便分義利義利便君子小人懸絕豈可不痛省而甘爲小人之歸且讀書以明心性體貼此實事根幹枝葉花實自然成就而舉業在其

中此義之謂也

若讀書徒事記誦爲舉業之資以取

科第爵祿便是計功謀利之心大本已失此利之謂

也

與

蹄之分間不容髮諸生當自猛省戒勉

一吾今教人不外科舉就有至理恐人又倒在一邊只

在科舉上立命是不悟我之至意吾意正欲人讀書作文不失本領就根本上發出枝葉此同行而異情不可不知

一自後世儒者皆坐支離之弊分內外本末心事爲兩途便是支而離之故有是內非外重心畧事之病猶多不悟反以爲立本千百年來道學不明坐此之故自今諸學子合下便要內外本末心事合一乃是孔孟正脈何者理無內外本末心事之間也

一諸生讀書時須調鍊此心正其心平其氣如以鏡照物而鏡不動常炯炯地是謂以我觀書方能心與書合一孔子所謂執事敬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程子所謂卽此是學如此方望有進若以讀書主敬爲兩事彼此相妨別求置書冊而靜坐以爲學便是支離終難湊泊

一初學切於讀書時調習此心隨其心力所及如讀至一二行稍覺心爲所引卽停卷收歛少俟有力再讀或有力足以勝之至三篇四篇不至失已驗知得力漸漸接續至於不息亦從此始其應事亦復如是若

也

舍書冊棄人事而習靜卽是禪學窮年卒歲決無有

熟之理如欲鐵之精不就爐錘安可望精

一初學習字便學運筆以調習此心習文便要澄思以蘊藉此心久之文字與心混合內外皆妙

一學者習字宋人不如唐人唐人不如晉人蓋漸近自然耳見舞劍器而悟筆法實有此理

一進德修業乃是一段工夫總於修業上着力每月二

六日考業以驗其進修之次第所以鞭策令自力也於所考文字只批點可否令其自覺用心之精粗以自勵耳依程子更不考定高下以起其爭端而滋其

勝心勝心不忘不可以入道

一諸生肄業遇厭倦時便不長進不妨登翫山水以適其性學記有遊焉息焉之說所以使人樂學鼓舞而不倦亦是一助精神

一遊觀山水亦如讀書此心易於妨奪可常提撕令不失已則處處得益反是則處處皆枯亡矣

一諸生每遇作文時就於作文上用功遇讀書時便於讀書上用功務令收攝不滯不放卽是立敬

一諸生讀書務令精熟本經四書又須隨力旁通他經性理史記及五倫書以開發知見此知見非由外來

東文集

卷之六 大科訓規

七

也乃吾德性之知見書但能警發之耳須務以明道爲本而緒餘自成文章舉業其仙佛莊列諸書不可泛濫以亂名教壞心術散精神

一學者作文便欲勝人欲人稱賞此便利欲之心不可入堯舜之道若但據吾所得發揮之則爲義理之心一吾儒學要有用自綜理家務至於兵農錢穀水利馬政之類無一不是性分內事皆有至理處處皆是格物工夫以此涵養成就他日用世鑿鑿可行

一諸生凡居書館務要鈴束家人不許斫艾山中人家草木爲薪及歲久因而損壞本館木料器物每見學

子居寺及祠宇多有斫去梁桷等物爲薪者主人知而故縱便是不仁當思初成之難安忍毀之

大學明德親民皆德性分內同是一事只從齊家以往便是親民不待出仕也故孔子言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一家上自父母兄弟妻子固富論之於道至於童僕亦同此性分安可不教諸生或在家或隨帶來山童僕亦須教以立心勤謹忠厚不至放逸陷於過惡一家仁意豈不更大快樂

東文集

卷之六 大科訓規

七

一諸生讀大學須讀文公章句應試至於切已用功更須玩味古本大學大學一書是古人入道階梯其要下手只在止至善止之之功在知行故知止以至能得卽知行之功也格物者程子曰至其理也格之之功卽上知行是也大學古本好處全在以修身釋格物至知使人知所謂格物者至其理必身至之而非聞見想像之粗而已此其爲益甚大其他節節皆有條理

一本書院正道及兩階乃先生長者往來之處諸生升降只宜由兩廊下及旁階行之不可僭越以犯不敬之罪

一諸生讀文須誦五經至於秦漢而止看詩當誦三百

篇至於漢魏而止其下偶歷之文律詩之類去古甚遠者勿以接於耳目令胸中無一點時俗之氣則所養氣象自別詩文自古心術亦古矣

一朔望或朝夕參見質疑請益之後卽隨意歌詩二章三章附養性情又長人意思

一書院凝道堂乃師生講學之地非飲食之客異教之人所宜居若非德行道藝可爲師法者勿以設座設之別軒可也

一諸生人人皆學歌詩作樂以涵養德性舜命夔典樂以教胥子此其深意安可一日缺此或讀書至深夜

井泉文集

卷之六 大科訓規

十四

則會於本齋歌詩以暢意氣又長一番精神

一朝廷立有太學及府州縣學所以教養人材甚密本
山書院不過初爲退居求志之地四方儒士因而相
從間有生員向慕而來亦所不却但只可以請假養
病行之蓋提學學師乃朝廷所立之師也辭師以從
師於義理恐有碍

一寅賓館所以處遠方相過之客宜常虛之以待其人
諸生不宜混居進修敬義二齋雖諸生會講之地客
若來衆亦以處之可也

一鄙意以爲吾輩去聖人雖遠亦當以聖人爲法聖人

天地之量天地間何所不有聖人之量何所不容善
者固欲其歸於至善惡者亦未嘗不欲其同歸於善
若善者容而惡者不容則又何貴於聖人之教故絕
孺悲責由求皆仁也聖人之立教爲惡者設也如醫
爲病者設也若有內外彼此卽自陷於不仁諸生善
惡之念當自省察毋令爲師所棄絕可也

一遠近有年學相若之士欲來相依講究者以客禮待
之時致館谷之誠

一本書院有好義之士所置學田隨年所收多寡貯之
公廩量諸生之貧及遠方不能裹糧者給之置支銷

井泉文集

卷之六 大科訓規

十五

簿以公正之人主其事

一凡來相見者若非問學道義之士不敢泛接若果問
學道義之士亦必依士相見禮先有擯介言詞通刺
揖讓若無擯介言詞通刺揖讓突然無因而至前者
不敢泛接或臥病閉關二日三日雖有問學道義之
上有擯介言詞通刺揖讓不能出迎雖勞相候二日
三日亦不敢矯情相接以害誠心直道庶其亮之

井泉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洪耳泉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陽明鴻臚

不肖孤稽顙別來無任哀戀昨承函論大學格物之義以物爲心意之所著荷教多矣但不肖平日所以受益於兄者尚多不在此也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是有是說不肖則以爲人心與天地萬物爲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爲心意之肯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病幸更思之老兄仁者之心欲立人耳泉文集 卷之七

復方西樵

昨得來教哀痛中亦暫得以解憂但其中猶有未溪願者幾欲奉書請教將作復止然終不能已也承示觀書而心得心病別求安樂法以了此心見近來覺悟處然竊聞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孔明讀書不求記蓋古

之知道者如是而明道讀書不蹉過一字作字時甚敬卽此是學是卽孔子所謂執事敬也至於酬應事物游翫山水皆然豈特讀書然哉蓋讀書有涵泳持養之功有窮格發明之益於此有得必有不知其手舞足蹈之樂心廣體胖之驗而吾弟以爲心病者何耶聖賢之書將以養心非以病心也無乃求之太深索之太苦而所謂執事敬者猶有未得其要乎且其語意間似有是內非外判心跡而兩之之病吾弟初不自覺又云別求安樂之法而安樂之法舍敬又何所求耶語云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又云敬則自然和樂是古人所以存其心養其性而安樂之法將於是在夫存心之說則聞之矣至於了心之說則不肖所未聞吾弟相從陽明講究必有實用力處幸不惜明示以憫未灰之人

荅徐曰仁工曹

承遠致盛禮重以奠文甚感斯文骨肉之情告奠墓前哀不自勝且知旌旆還都已有師承之益所嘆此道孤危彼此同然七月初叔賢來任墓下二旬銳意講貫却是精密長進路脈亦正嶺表可望惟此友耳看來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

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爲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幸以質諸陽明見示承委令尊府先生傳但不肖自居憂以來絕不舉筆作文當有待也荒迷不次

寄陽明

昨叔賢到山間道及老兄頗訝不疑佛老以爲一致且云到底是空以爲極致之論若然則不肖之惑滋甚此

世泉文集

卷之七

三

必一時之見耶抑權以爲救弊之言耶不然則不肖之惑滋甚不然則不肖平日所以明辨之功未至也上下四方之字古今往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爲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亡則未嘗空也道也者先大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者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說顏子卓爾之見正見此爾此老兄平日之所潛心者叔賢所聞必有爲而發耶此乃學最緊關處幸示教以解惑

再復方西樵

承手教讀之若親接謦欬不覺忘病也幸甚三禮之論竊恐未然不肖所據信者惟孔子子思三千三百之言耳若如吾弟以謂周禮爲大綱曲禮儀禮爲節目則二子者胡爲每每對舉言之計其所定之數若合符節而不他及也耶且周禮六篇之首皆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語可見其爲治天下之法而古直謂之周官也至其中疑有爲後儒所添入者如卜夢之事甚無謂亦有大瑣碎者皆可疑也其書孔孟之時皆未之見而孟子進爵乃亦本之王制耳幸更詳之然同不同亦各有見一取必也近看儀禮中其升降揖

世泉文集

卷之七

四

讓拜興旋辟之節無一字少得若於此一失卽是廢天職而天理或息矣真聖經也此必周公所制而孔子子思稱之子夏傳之可見也若於此理會得則於道思過半矣至來教所謂禮定體易時變大段則然然禮之定體所以應變而易之隨時乃所以從道之正是亦未嘗不同也吾弟聰明過人見理甚快必有以詳察者何如

與楊士德

書中所問陽明立志之教與鄙見理一分殊之說本並行而不悖者立志其本也理一分殊乃下手用功處也蓋所立之志志此耳若不見此理不知所志者何事如

人欲往京師此立志也京師之上自有許多文物先王禮樂之遺教一一皆有至理此理一分殊之說也惟其見此可慕可樂是以志之益篤求必至而不能自已也中間學心之言大段有病非聖人之旨更反覆思之以質陽明言不能盡也此月二十五已攜家人居西樵矣餘見陽明啓中不具

荅劉希南秀才

向得手書到山讀之喜慰不可言足見吾子志識之正矣前此聞吾子負一時才名以爲止於文翰舉業之間耳不意又進此格也幸甚幸甚中間說學者各就偏處

井泉文集

卷之七

五

微去一語最切中當時學者之病夫聖人之道大中也聖人之教救偏者也學莫貴乎各去其偏自至乎中而止爾譬如四方之人欲適中都南方之人自南馳北方之人自北馳西方東方之人自西東其馳是之謂背馳其能至中都乎否也今之學者其病類此故窮年卒歲止成就其偏而已造之愈深去之愈遠方且沾沾然自足自是而不以問於知方之人可謂愛其身矣乎又有一焉南方之人知北向中都矣北方之人知南向中都矣東方西方之人亦知東西其向志於中都矣乃不以問於道途之人不任王良三老而號於人曰吾已知之

吾已知之詰之則曰吾嘗讀輿圖而知之矣及迷方多岐而不悟與背馳者等今之讀書而不諳學者其病又類此夫學之不講聖人猶憂況下者乎由前之病未易知也由後之病尤未易知也可不懼乎有感於吾子之言知可與共學者故不覺饒舌吾子其思之

荅余督學

承手教讀之知執事慨然以興起斯道爲已任幸甚且於爲說中正以立學者之的幸甚陽明不專於靜之說卽僕之說也古之論學未有以靜坐爲言者而程氏言之非其定論乃欲補小學之缺急時弊也後之儒者遂

井泉文集

卷之七

六

以靜坐求之過矣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時着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而不可入堯舜之道矣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也者一陽動也非復則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矣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則天理或幾乎息矣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混矣此合內外之道也性之德也雖然言之易行之難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當爲吾兄共勉之以倡明斯道幸甚

荅仲鵬

前者感寒一吐至今未平正欲通問適爲來諭所先正承品物之及爲慰可知楊生篤志問學亦拳拳於左右適見與書若猶有求放心之疑者然區區以爲從事學問則心不外馳卽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仲鵬曾見區區去歲送陳世傑文字否候更錄去觀之昨荅余督學亦有孔門之教於事上求仁動時着力之語大抵近時學士一有所疑便置不辨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於灑掃應對等語良是但欲更造其理而涵養之耳若有所疑當不惜達示不敢不虛心受之也病中不多及

耳泉文集

卷之七書

七

燈下與少默公贊

吾於大學說其要在止至善止至善之要在格物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天下平二節專及復推歸格物上入觀張敬夫荅彭子壽以自誠意至平天下無非格致事一段可見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然則諸傳以爲示人以格致之事亦可也特送少默公贊閱之

荅太常博士陳惟浚

前歲曾兩接手書知已有順親北上之意爾後常作燕冀之想然未得其的知在彼乎在此乎坐此不及致音而以問於陽明陽明莫吾報也自去秋拜疏遂入西樵山築室攜家居之與二三學子及方叔賢相處講磨乃與人世相隔得專以理自進若有不得已焉者也日領自太常來書又見近日所進象山書三十時常手抄本讀之見其一段深得大意近日學者雖多談之每每忽此象山可信決知其非禪者此耳荅稿二遍錄奉覽之可知矣然以比之明道內外體用一貫參之孟子知性養性考之孔顏博文約禮若合符節乃所願則學明道也近於庸學二書愈見易簡之學并錄一覽其來劄中間節目難以盡荅敬疏于別紙

觀來問多覺後語先師白沙先生云纔覺退便是進也纔覺病便是藥也及孝弟敦本之意甚好由此擴而充之仁義不可勝用矣其不能不奪於書冊山水亦玩經典之心凡以心不恒存存故也蓋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着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酢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

耳泉文集

卷之七書

小

近世學者多落影響支離吾惟浚獨於鄉前輩中擇一象山好之亦可謂善變矣然學者又每每多有樂其簡而好之者有或雖好之而不知其大意如別紙所云者二者皆不着實恐別有走作吾惟浚自不如此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一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為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為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在乃為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宜更玩之

鄙見以為此道體用一原者也故只是一段工夫更無

耳泉文集

卷之七

九

兩事謹獨即是戒懼所以養其體直擴充至位育之大用克已格致至天下平皆一貫然致中和平天下皆工夫亦是謹獨充之如云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豈可謂格致天下平便無所事中間擴充乃是至誠不息之道如一根樹由萌蘖至結子皆是一氣也來剗便是二字恐傷太快陽明格物論未得其詳大抵心與天下不可分內外稍云求之本心又云由內便有外物之弊心體物而不遺何往非心此理一也若真見得亦不分高卑遠近高卑遠近一體也

天下非身外也一句甚好甚得西銘理一及程子仁者

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意但理一之中自有分殊不能不別也此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昔朱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說延平語云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也愚以為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殊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體夫此者敬義無內外皆心也合內外之道也而云內外者為直方言之耳故來剗一自修身至平天下以敬義看而謂何嘗離却自家即此意也至敬內義外之說雖是省了易文字而恐就轉了古人之意而立言之義恐未精耳若於格致外

耳泉文集

卷之七

十

加敬字却是難說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心也非敬則息矣安百姓平天下亦有工夫皆此敬不息之流行已見前段

東坡論孟子說性善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性惡孟荀既稱善惡矣故楊韓不得不出於善惡混及性有三品之說大抵學者每要矯時其矯而過正者則亦有之矣明道得孔孟濂溪之傳者也故其語學語道上下體用一貫大中至正而無弊朱陸各得其一體者也朱語下而陸語上雖未必截然如此而宗旨則各有所重矣如伊尹出處何異孔子而云任也伯夷柳下惠之聖而云隘

與不恭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愚嘗云乃所願則學明道也象山之學近時學者往往喜其簡徑而樂道之至於吾所拈出象山大意又每每忽之又有謂其學與氣象似孟子則吾未敢信孟子固有英氣而皆發於義理之正先正猶且病之至於象山與朱子辯論數書皆發於容氣至於瑣瑣以詞說相稽者有之故其後自有粗心浮氣之悔而以此氣象為似孟子誤矣吾惟浚渥以為懇到何耶學者須要理會氣象周公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全矣試觀橫渠之撒阜比伊川臨終道着用便不是延平之純粹韜晦胡五峯張敬夫之精詣比之

井泉文集

卷之七

十一

何如皆未知置此數子於何地耳伊尹伯夷孟子皆以為聖乃所願則學孔子諸子皆賢乃所願則學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延平諸子也吾惟浚高明之資有過人者但不可不定平生決擇兼不可忘韋弦之義耳子靜每戒勝心二字可玩

曠官之罪見吾契惻隱之心不肯放過但出處之際若到十分去不得處雖親命有所不俟蓋得失存於呼吸之間而遺體之安危以之故身親一也予久不作入京書於吾契自不能默默爾

荅方西樵

觀陽明書似未深悉愚意吾所舉象山宇宙性分之語所謂性分者即吾弟所舉本心之說耳得本心則自有以見此矣本心宇宙恐未可二之也承教明道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最簡切但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近亦覺多言正於默識處用功偶又不能不言也陽明書並寄一閱便還

荅陽明都憲

井泉文集

卷之七

十一

楊仕德到並領諸教忽然若拱壁之入手其為慰沃可量耶諸所論說皆是斬新自得之語至朱子晚年定論一編尤為獨見第前一截則溺於言語後一截又脫離於言語似於孔子所謂執事敬內外一致者兩失之耳承獎進之意極厚至讀與叔賢書又不能無疑所謂宇宙性分與張子西銘程子識仁同一段皆吾本心之體見大者謂之大見近者謂之近恐未可以大小遠近分也凡兄所立言為人取法不可不精也聞英才雲集深喜此道復明此間自甘楊之外有陳生謨謨之父宗享年將六十而好學霍渭先之弟任任弟傑溟澤巖居鄉

馮諸生皆有向進之志但未見得力然皆賴老兄振作使聞風而起也

荅顧箬溪僉憲

箬溪之意甚平正愜愚見若愚見只是一味家常菜飯細細咀嚼自有餘味淡而不厭無甚珍奇然亦不願有珍奇之慕珍奇之慕恐生欲速好徑之心卽此一心已不是道聖賢論學只云溫故而知新只知新處便有日新日新之謂盛德天道生生不已只是盛耳非有別一種奇特也夫學不過知行知行不可離又不可混說命曰學于古訓而後有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論語先博文而後約禮孟子知性而後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誠敬存之若僕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內尋下手庶有自得處乃上文所論溫故知新前書所謂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者若然則知行並進矣此因前書之意引而伸之庶盡愚忱外亦有格物致知之說尚容嗣請

荅李子庸秋官

拜領九月望書承再示濂溪所疑足見學問思辨致意其中難以一一盡復然亦不必一一而大要已明者

二程再見濂溪每令尊仲尼顏子樂處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夫所謂要者孰大於此濂溪所見大者此也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其曰所受者卽此也而其所謂天理實不外此擴充之而已其出入於釋老友求於六經皆言其自先自得而卒不出乎此耳伊川自謂與兄之道同至其所入所造則明道之灑脫伊川之執滯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觀堯夫臨終論以面前路要濶與夫生薑之諷及入朝之迹觀花之言皆可想見矣彼誠見濂溪之與壽崖及道人爲方外之遊安知不遂疑其師而忘夫尊樂與點之旨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此愚前書所謂使明道自寓又不知如何者此也至於圖說所成之先後年代所傳之真偽與夫手示與未嘗手示皆未可知而無極之言有可疑者不足據以惑濂溪也其易通一編皆以明易而伊川易傳不一取者安知其不以疑而並廢之也耶若朱子一於周子曰默契道妙曰得不傳之秘一於程子曰續不傳之緒豈亦因伊川之言未有定見抑亦以庸學二書乃二程實始表章者而言之也舉此數端其他宜自渙然矣論仁一段讀之不覺喜意動於顏面暢於四肢此正是聖賢大頭腦處蓋見此則濂溪

所謂孔顏樂處所謂見大曾點漆雕開所見之趣明道所謂天理皆在此而羣疑可亡矣幸以此涵養吾道之幸夫人有見至寶者必欲得之豈容但已如其但已亦如無見豈不可惜然而斯理也乃可欲之善也苟真見之亦自不能已也未晤間惟自信自養以助寡陋至願至願

復王宜學內翰

僕於執事蓋得於長安傾蓋之初而奇其爲至寶矣爾後彼此未孚自同官之相接也小瀛之相見也獨抱夙耿如求至寶者之未得也乃今載讀來諭遂得數年之

甘泉文集

卷之七

五

願如至寶之忽然入于懷也其爲慰可勝道耶承舉艮傳欲於此以精其知習靜以養其動可謂知本矣夫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至也夫然後能止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夫苟至於有定則動亦定靜亦定而內外忘矣故傳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言止之道也夫物也者邪也欲也者情之流也接也者交也物交物也夫人之有心

莫不有知覺既有知覺不能不動而爲情外物觸其情而交焉則不能不流流而不息莫知所止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故不接也者勿視聽言動之謂也人之有形不能無視聽言動也在勿之而已故終日酬應而吾有主焉故曰不接非置其身心於無物之地而後能靜定也夫苦熱而求涼者則有時而熱矣病渴而思沃者則有時而渴矣惡動以求靜者則有時而動矣何者動繫於念不繫於事也知此斯可以語性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是故與其習靜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靜慎動以養靜不若動靜皆忘時動時靜察見天理而存養之也

甘泉文集

卷之七

十六

此僕之所得於程子而以自力者承下問不得不盡其愚

荅陽明

西樵兩承遠慮非骨肉之義何以及此然此山巖出江海之間絕與後山不相涉且遠二三百里而又山賊不利舟楫廣間士夫多好事者爲之耳不勞遠念所示前此支離之憾恐兄前此未相悉之淡也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僕在辛壬之前未免有後一失若夫前之失自謂無之而體用顯微則自癸甲以後自謂頗

見歸一不知見之所憾者安在也

再答鄭進士啓範

載覽書詞見執事爲已似切矣然而未也曰吾求別於鄉人而已非敢望於聖賢也吾以是知執事之未甚切於爲已也夫切於爲已者存已心盡已性然後盡已所以爲人之道夫已心已性已爲人之道已固有之非由外有也聖賢之爲聖賢也不過盡爲人之道盡心盡性而已故子路問成人者問聖人也必如聖人然後可望成人也故張子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成名於世蓋真知爲已者也今美質如執事立志如執事乃非泉文集 卷之七 書 七

曰未敢望聖賢則將望之誰耶非所敢聞也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情熾而益繫其性性繫則憂怒之累無窮矣惟從事於學問則心自不放是乃不求之求也故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故曰不求之求也夫情之濫

也憂怒爲甚橫逆之來可怒而怒怒在物父母之難可憂而憂憂在事是憂怒繫於事物不繫於心也故舜禹有天下不與而終身忻然者此也故曰憂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雖然此事干涉甚大非可以紙筆盡者韓退之云讀書百遍不若親見顏色隨問而答之易了也念形跡拘綴山野相見無期未知猛能以一夜之渡至煙霞乎否固所願也不具

答陽明

小僮歸承示手教甚慰衡嶽之約乃僕素志近興益濃然以煙霞山居未完又以老兄方有公事皆未可遽遂也老兄事竣就彼地上疏不復返府是亦一機會也格物之說甚超脫非兄高明何以及此僕之鄙見大段不相遠大同小異耳鄙見以爲格者至也格于文祖有苗格之格物者天理也卽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卽道也格卽造詣之義格物者卽造道也知行並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造道也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隨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意身心一齊俱造皆一段工夫更無二事下文誠正修功夫皆於格物上用了其家國天下皆卽此擴充不是二段此卽所謂止至善故愚嘗謂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

若此也如是方可謂之知至若夫今之求於見聞之末謂之知至可乎知至卽孔子所謂聞道矣故其下文以修身釋格物而此謂知之至可徵也故吾輩終日終身只是格物一事耳孟子深造以道卽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卽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卽修齊治平之謂也近來與諸同志講究不過如此未審高明以爲何如

復鄭啓範進士

聞事白歸計且逼此心戚然吾契得隨侍而歸忻然而樂安知其他至於去就之幾榮辱之主不可不審處也道不遠人承示近見幸甚夫以虛無支離爲道皆非也

甘泉文集

卷之七

七

妄得虛無何有支離夫至虛者心也非性之體也性無虛實說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真情否則僞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不失其中正焉則道矣故中正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位育在其中矣心性之失也情流之也情非流也失其中正故流也惟君子立其中正故情不流情不流故性不鑿性不鑿故虛實之體全故曰盡心之謂也夫待夜氣而見則旦晝必不然矣旦晝不然則有時而間矣君子之學莫若自強而不息終身而不違故曰晝皆夜氣也孟子曰勿忘勿

像記誦爲窮理者遠矣山居曾整理古本大學及中庸二測因令人錄奉一閱乃區區近年用心要處也此間學子漸多亦有一二敦篤者近頗修講堂舍館以處之吾惟浚今出處已定承親意之悅能一至煙霞耶過明年亦欲訪賢南嶽居之未知天意從否耳餘不一

答鄧君恪問集義

適來簡中足見用心然尚似未得其方者尋常說集義與區區所見不同區區以集者如墟集之集能主敬則衆善歸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卽精一功夫若尋常所謂集者乃於事上集無乃義其泉文集

卷之七

七

答陳海涯

承諭以此學根本枝葉之喻謂先本而後末甚慰然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非謂未有本而徒粧點枝葉也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卽親民自宋以來儒者多分兩段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爲枝葉皆是一氣擴充鄙見古本大

學測全具此意今奉上一覽幸少留意消詳則可不勞煩說而自明矣

谷王宜學

虛之一字先儒鮮有道及者後之學者無識見便以爲佛老之學怕向此中尋求惟有張子虛者仁之原何等識見吾契語及此非有所獨得能然乎幸甚夫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也如明鏡照物之來去而本體之明自若也謂靜爲天地本然之心則動非天地之心乎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而來論中間所謂動靜無端與夫動而未嘗動靜而未嘗靜卽此說也

年泉文集

卷之七書

五

性虛而實此語甚是然而虛實同體也佛氏岐而二之乃自立無有之地以是爲見性然彼非得真虛也世儒以佛氏爲虛無佛氏烏足以及此來論又以言動飲食爲精蘊知此則是合內外之道而虛實一矣程子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則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至靜未嘗無物既感未嘗有物古本大學僕亦數年理會乃嘆大學之道不明久矣所謂八條目正竊疑之此兩條反復推本皆原格物卽實一事耳非有所謂八也如明德親民其下手只在止至善耳非有三也無令學

者多岐亡羊其疚在此格物卽止至善也聖賢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體認天理體認天理卽格物也來論體認之說正與此合但專謂審幾恐有未盡蓋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用力處也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僕向在山中忽悟此一段後檢程書見此深得我心之同然遂沛然自信持之久而未敢以語人因竊爲之說近爲門下刻之茲奉上一覽陽明所見固非俗學所能及但格物之說以爲正念頭既於後面正心之說爲贅又况如佛老之學皆自以爲正

年泉文集

卷之七書

五

谷楊少默

承論閱訓規立中正以示學者然而此理本中正乃天之所爲也稍偏內外卽涉支離非天理矣此與古本大學相同在隨處體認天理而已更無別事古本大學測

曾行細看否自程子沒後此書不明數百年矣賴天之靈一旦豁然有冥會持以語人而鮮信之者豈非許真君賣丹九子者命耶可嘆可嘆平日所望於吾少默幸虛心消詳當有得也近程侍御王兵備深信格物之說陽明近有兩書終有未合且與陳世傑謂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說爲是而孟子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爲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爲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內外靜心思之吾與陽明之說不合者有其故矣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爲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爲外陽明格物之說謂正念頭既與下文正心之言爲重複又自古聖賢學于古訓學問思辨篤行之教博文約禮之教修德講學尊德性道問學之語又何故耶承示與海涯諸君爲五日之會輔仁之益可量耶恨不獲與聞其說而上下其論耳均此致無窮之意部中五月二日得旨起取八月末勘合到司促行南嶽之行不遂亦命也公贊庭寶四五人隨行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少默能與美中萬光一行乎否餘不具

荅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年泉文集

卷之七書

五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切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友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已而忽人是已而忽人則已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而僭辨之蓋兄之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爲頭腦以知行爲工夫兄之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卽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卽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爲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說格致爲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虛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爲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爲聖矣豈自以爲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其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爲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

年泉文集

卷之七書

五

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既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若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耳泉文集 卷之七 書 三

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知行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求即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爲氣質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惺耳非有外與之惺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老佛楊墨上則爲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歟而復甦曾子以爲無所逃於父爲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可不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

踰矩人不學則老歟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學自憂矣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僕乃嘗迷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兄十有七年矣受愛於兄亦可謂淺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爲老兄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傾倒言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以默矣謹啓

答聶文蔚侍御

車泉文集

卷之七

元

來諭云凡有志於學者終必求歸於是夫學求是而已矣苟有求是之心則亦何異之不同然亦有自是而不然者如楊墨學仁義則曰吾仁義也佛老明心性曰吾心性也夫仁義心性則聖人之學亦不外是矣而乃大相反者此既以有毫釐千里之謬學者所當精擇也如藥之能活人殺人者在病者所當精擇也豈可以其同志於仁義心性而遽以爲同哉至張斯文者其能恣然耶

來諭於隨處體認天理而會之以執事敬之一言最親切或疑隨處體認恐求之於外者殊未見此意蓋心與

事應然後天理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所云看來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儒者少得底此言最當更不若云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猶見親切蓋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卽與人不是二物故少不得也云敬者心在於是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蓋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故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敬乎

車泉文集

卷之七

元

敬合始終內外之說最妙又云卽大學格物之義近時學者未嘗及此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故大學古本以修身說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后知至云敬而後當於理敬是格物工夫也

來諭云不睹不聞卽是隱微字戒謹恐懼卽所謂慎獨區區之見正如此中庸慎獨一節卽申上節所以下一個故字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中庸大學艮卦通書無不皆然蓋

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着力才着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靜坐之說又別開一個門面故僕於先師石翁墓銘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今來論云云不易見得欽羨欽羨程子於尹彥明靜坐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看卽非讀書寫字專心之云矣惟明道作字甚敬卽此是學之言乃區區今日二業合一之訣也如何如何

勿忘勿助元只是說一個敬字先儒未嘗發出所以不墮於忘則墮於助忘助皆非心之本體也此是聖賢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師石翁又發出自然

井泉文集

卷之七 書

三

之說至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亦不過自然如此學者之學聖人舍是何學乎來論說忘助二字乃分開看區區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間只是中正處也來論又以爲丹爐火候若正如此故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卽火候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須疑其爲聖人熟後而姑爲他求蓋聖學只此一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個路頭則終枉了一生也先儒多未說出此苦

荅歐陽崇一

僕之不取佛者非如世之羣儒區區以闢異端爲事而

憫不知者也蓋三十歲時曾從事於此亦見快意久乃覺其無實亦無實德實事如談空畫餅耳且心事既判又云理障其害道不爲小矣所以惡之者非惡佛也惡其害道也往往見陽明門弟尊佛而卑聖至謂孔子爲纏頭佛佛乃是上聖人亦嘗痛之愧不盡心於知已者今來論所述陽明云云則吾不憂矣而門弟之傳云者何耶吾輩乃時人之耳目不可不慎也僕當與執事共勉之陽明兩廣之命必已知之乎此固僕爲鄉人私喜而爲天下公憾蓋此公在朝廷則可以福天下豈止一方而已哉承論求養病改官以了大事又欲靜養此恐

井泉文集

卷之七 書

三

荅孟生津

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未發已發非分動靜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燭者其本體也其與物與不

毀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靜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靜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有岐而二之之弊也前輩多坐此弊偏內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內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

荅潘廷評

以身至之一句最好充塞宇宙流行宇宙皆是道體如川上鳶魚之類聖賢明白指出此體欲人察見此體存養而有之於已而已矣未見此體則所養何事外家猶能言如將水火煮空鑪若察見此體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以至之則所見終虛外家猶能言譬如數他財吾子既見得如是非實用功以有之於已亦未爲真見未爲見易未爲聞道也幸勉之斯道之望也云不着絲毫最是的當孟子勿忘勿助正是如此如此卽無欲矣云直行打破不若與全放下全放下則破關人與絲毫不着無欲靜虛動直而聖可幾矣

荅王順渠司成

知去年一路到家獲百順之福知己之慶遠承手諭之及時卽作荅稿其矣久乏良便遂爾因循至于今怠慢之過夫復何言憶昔壬癸之歲卜降於長安之西相與

井泉文集

卷之七

三

井泉文集

卷之七

三

甚懼相信甚篤自此遂成疎濶近數年幸兩相值亦頗訝不一相講究相疑問計吾執事從事於聖賢之學且二十年矣今來論云云夫夫子之文章於性與天道一也富貴貧賤取舍與造次顛沛終食之不違一也富貴貧賤取舍事也顛沛造次終食不違心也必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故夫子初言富貴貧賤一節恐人只於事上制行便謂之道而無其本則行之未必泰然故又言造次顛沛終食不違一節欲人於本上用功貫通只是一理若無此本只於制行上便了則必信必果者夫子何以謂之小人克伐怨欲不行者陳文子子文之忠清者何以皆不許其仁孟子何以有集義養義之分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辨石翁名節道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卽道也若爲卽道然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尚皆得爲道耶孔子燔肉若至猶未行可知也夫旣曰接浙不稅冕而行矣不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歟若只執着一邊朱子所謂天理硬矣天理是活的所謂不以道不處不去若以此豈易言哉孔子之仕止久速顏子川行舍藏有本者如是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有本之謂也若晨門荷蕢之流東漢名節之士其能見大心泰否乎孔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其難者正在乎仕止久速之時時
卽道也幸深思之以會斯道之大全是望是望

答霍平易

吾前此竊意吾子無累巖居以爲道家者流也昨見來
簡始知吾子非道者也夫道者之於聖人雖大不侔然
有以自立形骸皆忘風雨雷霆晦冥寒暑之代乎吾前
吾未嘗見之又安能爲我動匪直不爲我動也天地造
化將在我掌握中矣此道家者之說也然聖人不貴之
爲其虛而無實實與理相碍而不相入也故舜納于大
麓烈風雷雨弗迷而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也

車泉文集

卷之七

書

天理也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者不惑吾將有以告吾
子者而吾子弗我問於此勘不破則一挺之木將壓我
而無有矣豈但雷乎吾子之病根正在此此必往年爲
雷所驚因此爲心病故有此狂惑之言此不可不理會
程子云日畏尖物室中悉置尖物久之則自不畏此猶
是就一處言之耳若直窮其理而養之則自無此病矣
不然雷者天地至靈之神也豈拘拘求一善人如吾子
者哉此所謂吾理義之甲兵孔門之力士也候面盡之
且安心

病中與方西樵

三禮經傳測予自讀禮時得其意自六祥後已執筆
今二年僅脫稿其成之之難也此稿且未欲出示人冀
後有進逐年竄改至六十七十出之未晚也承吾第索
觀念與吾第一家一體故不自外然亦欲可否以改也

復王武師書

得來問兼某足切憂中不相忘之至情學要終日終身
心事一一相照要知道不離我除非我不離道疎脫不
得吾見吾契緊急時往往有疎脫者幸善點檢日斯邁
而月斯征矣武師其勉之

寄陽明

車泉文集

卷之七

書

恭諭執事以大功顯受休養儒者之效斯文共慶甚幸
甚幸謹拜粗幣用伸賀忱幸惟鑒念而存焉僕遁跡荒
野索居離羣日夜以魂夢相尋於千里之外如欲會晤
漕溪之間以究所未聞而不知其勢不可或得也前附
潮人數通必徹左右未蒙示下以爲快快向送陳世傑
求放心之說正欲與高論互相發通聞渠報兄有辯說
恨不得一見以講去我偏也且兄又何嫌而不卽示我
耶夫學以救偏者也如其不偏何俟講學故學者大公
之道也每見程氏兄弟說文不同而張朱訂論不容少
貸昔者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必有同不同不處同所

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故天地之所以能化生萬物者以陰陽變合之不齊也兄其無嫌於小不齊之間不直以教我而或論說於人無益也惟兄其擇焉

荅黃孟善

大學古本好處全在以修身釋格物今不應在全在處截後世學者少讀古大學雖見之亦以膠於章句成說不復能疑安望其有悟今孟善理會至此可謂能疑矣但所舉二公之說皆憶說所謂物有本末即致知在格物之物未安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此事物二字泛言

耳泉文集

卷之七

書

以起下文而格物之物乃謂物理也格物即所謂本始也其指甚明白此先后二字即下二條先后字南澗爲序之說亦俟徐議之

敬字宋儒之論詳矣惟明道主一之言至當所謂主一者心本無一物若有一物即非一矣又恐人以主一爲滯着於物故又加之云無適之謂一着了悟主一之旨即不消云無適矣若以至一無適兼言敬字不免重贅也若畏字尤難說至如來札所謂敬親敬君敬師有差乃俗態耳此乃因物而遷乃所以爲不敬也若事君敬何常有一物耶此乃緊要處須索理會到

底也

荅方吏部

山中忽得二原復至如至寶復入于手方且喜幸何敢不平心當字字句句味之不啻草草也人之所見各有不同亦各言其所見也惟其不求於同而求於理則有小不同者不害其爲同耳如易之爲書諸聖各有小異而二程兄弟亦各爲說何害於同乎昨過五羊魏督學顧舟次說今有三古本如參同契人人解之不同畢竟是實做得神仙者爲是不待解也予以爲此說似可喜只恐錯了神仙門路若實做神仙連參同契亦不用了也呵呵并附知之此問師友日望還山何月終之俟乎不多及

耳泉文集

卷之七

書

荅謝與規

學要知條貫便是易簡人心如鏡應與未應而廓然大公之體自如此所謂條貫也知此則動靜皆定體用一原合內外之道也但能隨處體認始知大公順應皆是中正本體一以貫之矣來札所謂非此心大公而後物來順應之謂也至大公順應非二之諸處爲得之但博文屬知約禮屬行耳其別紙具荅于後大抵要知條貫乃不落支離耳宜切於體認天理上用功候有得後則

別紙所疑自釋如登山至頂則自見得不待他人指點也

荅邵武教授周道通

隨處體認天理卽孔子求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歟而後已者也孔子稱顏子之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都在心性上用功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豈若後世儒者尋行放墨如春蠶在繭內作絲一層卽自蔽一層弊弊焉歟而後已不見天地四方可哀也已今欲力拯此弊而又紛紛於言語爭辨之間是自墮於此而不自知也惟正己而物正爲最是

井泉文集

卷之七

美

仁者雖切於拯世亦隨其力之所及云爾孟子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也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譬於人之負擔有出門卽付之以擔者有空行至百里之地乃付之以擔者至人付之以擔而不能勝任卽當決退去無疑矣未付以擔而求去是未見義也一部易全識位與時得位與時卽道也不容草草

荅徐子直書

公差官回領來論實得我心而未可以告於人者雖蔣卿實亦每以畝去爲勸吾契此書不易見此蓋此道體

干涉甚大非一班半點可盡非大其心胸何以見之若如衆說卽當時晨門荷蕢之徒已先得之而宣聖汲汲皇皇被人譏議被人削跡被人伐樹被人欲要殺之終不爲悔此見得與物同體痛癢相關自有不得不然而軀殼起念者則忽然不恤也畏天命悲人窮韓子猶能言之由是觀之則當時三上宰相書其心固有可悲可恕可原也吾四十時有送劉東山致仕敘謾錄寄與同志者訂之莫子潛子同此致意不一

與蔣卿實諸君

卿實在鄉五月發監來書甚畧中心不能無耿耿者及經此多日卿實無一字相及有半年矣卿實莫不是以吾不從卿實累年歸休之謀以受此咎故耶是則誤矣且吾卿實以決去爲名高果軀殼上起念頭耶抑同體痛癢上起念頭耶吾懼仕止久速之時義不明吾卿實遂終以沮溺長往是道則斯道之憂非小故也故以倦倦以四十時舊稿及近日徐祠祭與同志商焉得無與所見少異乎無區區爲同俗之見也吾歸裝久已矣以感明主之仁屢下問焉一月凡三旨意見留焉昔孔子不用於魯子路曰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郊若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燔肉不至而後去聖人倦倦於

井泉文集

卷之七

美

天下之仁可見也久速仕止之時幾微之際子路之賢猶未知之則羣弟之疑者多矣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以與顏子有之若燔肉猶至則魯君之用猶可望也孟子三宿出晝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一聖一賢之用心如此此所謂同體知痛癢相關者也若水也昔以大禮違上意而不以為惡後以郊議違上意而不以為棄設在平交尚不能不惡而棄之久矣而我聖明之盛德不惟不加惡而棄去之而且屢下問焉而且用之宗伯焉遷之冢宰而且三四見留且南焉方之

非泉文集

卷之七

聖

荅王汝中兵曹

前此間與薛子諸賢為天台鴈蕩之遊此心飄然若相與徜徉於兩山之巔而對知己者說心語也忽承書儀專价來問足仞同體痛癢之義某平生與陽明公同志他年當與同作一傳矣人言非區區者必波及陽明昨聞周子文規大興陽明公之學則區亦與有慶焉道其果將廢與哉蓋此道在宇宙顛撲不破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夫所以不亡而長存者分定故也誰得而損益之古之聖人愠于羣小為世道愠也若吾之所得於天者固自長存又焉往而不泰焉哉孟子三自反乃又反以為三鍛鍊矣然則凡欲損我者非益我者乎來春若遂得請南歸當期會於天真也近稿奉覽一笑世間人不如斯畜者多矣何如不多及

非泉文集

卷之七

聖

再復蔣卿實僉憲

曠年無書頗以為訝既領嗣音我心則降出處去就之義前書盡之已不容贅今來具知卿實以卿實之所以自愛者愛我矣然此則夫人皆知之果哉末之難矣豈有人生七十二年而學聖人之道四十年而不知此者當在京師有此聞即有此疏者時也及出京天津以南即再疏稿成一月間聖旨留之者再三前疏遲遲未上者亦時也計明年正月二月乃令家人再上新乞者

亦時也時也者道也孰信哉信道而已矣豈以人之賢愚之疑信者以爲己之疑信哉人之賢者愚者之疑信其機在人皆也自信而不自疑者其機在己者也機之在己者己之道也己之自信也機之在人者人之事也人之惑也吾寧舍己道之信而信夫人之惑乎哉昨有書與李仲謙欲其與卿實常常講究坐進此道道之大未可以一端裁也敬報

又別紙

來諭云青山白雲興念是欲以告休矣是以青山白雲告休爲道矣進退必有其道且吾卿實以何道而休乎
井泉文集 卷之七 聖
有一言告於君而君不用乎有一政行於民而民難行乎無乃以去爲名高使人高之君子盡退而將爲德爲民之寄於鄙夫乎此何心而可以合於道幸以此反思而自得之

再荅戚黃門秀夫

再得來諭喜而不寐斯道之論與薛尚謙合出處之論與徐子直合蓋二家之學善用則同不善用則異故吾區區之心念初與陽明公共起斯文慮晚學或失其初而每與之明辨如韶州講良知良能一章忠於陽明者至也且不圖十餘年乃有諸君今日之終合人有因禦

外侮而兄弟忘其閭牆之私者非一家之福乎幸各示同志爲大同誰敢侮之夫出處久速道中之一事也故於斯道出處苟在天地萬物同體觀之則夫以決去爲名高分彼此爲門牆與夫孔孟汲汲皇皇三人行必有我師者孰爲一體痛癢上起念頭耶孰爲於軀殼上起念頭耶以此思之則二事皆得其道矣執事幸旣以不疑徧告同志察見天理真爲良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俛俛乎闇然而日章也天下後世斯文幸甚吾老矣幸諸君輔吾志焉敬啓

荅洪峻之侍御

井泉文集 卷之七 聖
心渾全無初感處卽初寂與感皆心之全體也故顏子之學只於幾上念頭上用功平時只於有事而勿忘勿助及感發時亦只如此是謂隨處體認非待初心發乃用功也復其見天地之心

全放下卽勿忘勿助如此天理便見故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不放下卽意必固我之私

人心之安固是天理然惡人亦且安心爲不善則安與不安亦未可憑據到了只還在勿忘勿助之間心得其中正時安卽是天理矣譬如明鏡方正者乃照得本相歪鏡塵鏡安得本相

孟子往往指出這點真心欲人於此生意擴充涵養良知良能四端諸章告此意這幾個達字便是學問思辨篤行功夫吾每引大杖逃小杖受及因童子言易貨以見不可徒良知而不加學問耳非爲體認之証也吾四勿總箴云如精中軍四面却敵不存天理而先欲去人欲如中軍無主誰與却敵天理長一分人欲便消一分天理長到十分盛大處則人欲亦便十分淨盡熟而化者爲聖人

寄崔後渠司成

達顏範十五六星霜矣僕山野人三百同年之相知孰

牛泉文集

卷之七

四

有過於執事者三十同館之相契孰有過於執事者而久別各天彰德非南北往來之路不便寄書執事有起用之旨冀需見於京師及春夏至京師而又不見一見徒使此懷悵悵非怱然也知執事造詣已極高明涵養已極純實想像而不可見見象山學辨一序已知執事之超過象山矣且以象山爲禪於何以爲禪以爲禪也則陸集所云於人情物理上鍛鍊又每教人學問思辨篤行求之似未出於孔門之規矩恐無以伏其罪惟其空氣之未除氣質之未變化則雖以面質於象山必無辭矣僕昔年讀書西樵山時曾聞海內士夫羣然崇尚

象山僕時以爲觀象山宇宙性分等語皆灼見道體之言以象山爲禪則吾不敢以學象山而不至於禪則吾亦不敢蓋象山之學雖非禪而獨立高處夫道中正而已矣高則其流之弊不得不至於禪故一傳而有慈湖慈湖真禪者也後人乃以爲遠過於象山僕以爲象山過高矣慈湖又遠過之是何學也伯夷柳下惠皆稱聖人豈有隘與不恭者但其稍有所偏便不得不至於隘與不恭也僕因言學者欲學象山不若學明道故於時有遵道錄之編乃中正不易之的也若於象山則敬之而不敢非之亦不敢學之今吾兄以象山爲禪而排之

牛泉文集

卷之七

四

果真自得的見以爲禪乎抑亦以文公一時以爲禪後人因以爲禪遂以爲禪乎無亦姑置之而且學明道矣乎此學問思辨之大端也故敢因風以爲請庶幾數千里如同席語以慰十餘年悵悵不樂之懷非徒致寒暄可已不已之語也惟執事教之昨於北都見儼山陸兄道老兄以僕著述太多則既聞命矣然此類豈得已而不已者哉臨紙悵悵不宣

荅王德微

久別渴想承手翰以諸著述專价遠及爲慰覽各書足見留心古訓不虛過日但古人之學所汲汲者惟在於

讀書體認涵養以自得於已變化氣質耳及其行得見古人缺處不得已而有著述補其闕畧所謂發前聖所未發者也若養之未深而發之太早此伊川所以謂橫渠有苦心極力之狀而無優游自得之氣俟涵養熟後他日自當條暢又謂古人之著述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是理有缺焉如彼陶冶耒耜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理未備今之立言者有之無所益無之無所損乃無用之虛言也吾德徵以爲何如吾於五十以前未嘗理會文義後乃稍稍有見於二禮經傳春秋正傳及古易經傳庸學論孟測皆以正古人之謬以開天下後世

其泉文集

卷之七

聖

復歐南楚說良知良能

舍良能而言良知吾初不知乃一見汪憲副得之言之於徽州再見張舉人文海辯之於贛州何廷仁張之言又先於汪者數年而皆本於孟子先良能後良知以爲說也吾初爲之愕然執事以爲本於區區者誤矣薛黃門墓誌銘先敘事實六段皆以良能繼於良知之後

見知行未嘗相離也銘首設三問以良知良能對言之及易以致之以後言致之之功如此則知行一天德在我而衆善由中出矣諸皆發揮以破人之惑也執事因憤人之說而歸咎於區區不亦過乎恐執事者之不見察故不得不復貢其說惟執事其詳之

復東郭子鄒謙之

前書去後得東郭附朱侍御來書問我以出處去就之意夫出處去就之義幾微之際豈易言哉東郭以爲有定本乎孔子仕止久速之時豈易言哉東郭以爲果有定本乎有定本是或可易言也果哉末之難矣是難則於時也孔門三千之徒七十之速肖可以與於時者幾人故謂顏子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固具體者也此外豈易言哉吾東郭所謂良知獨覺者覺此而已十目其能視此乎十手其能指此乎吾昔送東山文有謂進禮退義大臣新進同禮異義之說東郭曾見之乎此吾四十時見也豈以東郭不及此乎而猶爲衆人之見時義豈易言哉故或不川從而祭日燔肉至則吾猶可止也或不脫冕而行或接漸而行或遲遲吾行或出疆必載質或三宿而後出晝曰子且坐之或望望然而去之或三黜而不去或五就湯五就桀孟子乃謂三子者不同

道其趨——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果
易言哉後之賢者或二十年仕武氏之朝或以蔡京之
薦而亦出或三聘而後出或三上宰相之書而求出口
畏天命而悲人窮或以秣田而來或以二姓而去或仕
於元而見是於後世或仕於元而見罪於後世或見出
而守東京或見不用而猶請祠祿仕止果有定本哉或
出或處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諸君子謂吾身
有或不潔乎不可以啓手足乎蓋知同胞一體之義則
知痛癢相關之義孔孟所以汲汲皇皇而自不能已其
時高人非之衆人惡之伐之木削之迹欲圖而殺之而
其果文集 卷之七 哭

不悔此其何故也其時義果易言哉是故知時卽知道
矣知道而後知出處去就之權仕止久速之變矣斯義
也古之聖賢所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也南京考功此時任之至重者也今明天子貸
子之過起子之廢委子以莫重之任明主不負吾輩而
吾輩顧可以負明主乎子其來乎道固如是乎子其不
來是欲學沮溺之徒則吾固不敢知也燈下草草未能
精思然亦當近之東郭其圖焉敬復

復王端溪書

永書幣寄到爲慰無量我之於諸賢每憂其學之不得

其門與得其門而爲之不力諸賢之爲我每憂我之不
能歸而歸之不能速是相愛無已也浮屠異教也六祖
將灰其徒皆泣六祖曰爾輩愛我去不知路耶是諸賢
憂我不知路也何相知之淺耶仕止久速之幾吾自能
裁之他人莫與也雖昔者孔子仕止久速之幾惟夫子
自能知之七十子莫與也進德修業之幾諸賢自能力
之雖師莫與也昔者七十子進學之次七十子自力之
雖夫子亦莫能與也今夫實有退休之心而猶有遲遲
不忘君之心二者並行而不悖視實有好進之心而始
爲名高捷徑之心二者交作而爲累何如也吾將退矣
其果文集 卷之七 書

荅鄒子論其道耳不直則道不見吾與吾契恐遂南北
長別安知不爲永訣乎言之哽咽新刻四書并十一講
章記稿領絹奉上覽意不具

荅高公敬

曾具慰疏到否今二復來書所以砭訂者切矣然而迷
惑豈至是耶吾子其亦少思之乎天下古今道理亦尚
廣大在未可易以一端裁也假令我爲伯夷未見有不
事之非若令我爲太公未到遇文王之年安知其不耳
聰目明應揚蹈厲令我爲伊尹則當以自任天下之重
五就湯五就桀猶不爲辱令我爲孔孟猶當汲汲皇皇

席不暇煖曰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君子心事苟無愧於天地神明可百世以俟聖人而惑則雖天下非之而不顧若夫愛人道好怕人道惡衆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衆人毀之則自以爲不足索然委靡如不可生其所養何如哉吾願諸賢自信而不必信人求諸已而不必求諸人此學此道未可草草也必若所云則不必知學知道者皆能之如晨門荷蕢微生畝者其人也此并諸君簡可與卿實交看參伍之貴明道不以疑師也

荅洪峻之侍御

其泉文集

卷之七

辛

承華翰嘉品特遣楊孝子度江下問足見好學不厭自強不息之意健美健羨又以見雅意與人大同皆物我一體之誠惜乎人自執見人自執空反排實學以爲不可有所見而不思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若與卓爾躍如何謂要空者莫如道與釋道者猶能謂鼎肉若無其種子如將水火煑空鑄釋者猶能謂馴得自白牛露迥迥地但所謂真種白牛自與聖人所謂卓爾躍如參前倚衡者不同耳吾覺山若見得此天理爲是將來涵養體認且不必與之辨亦不必求其與我合恐自已忽然惑於其中高公敬常有此病也惟立

其在我者待其自與我合可也惜乎屢見其堅不可破矣

與吉安二守潘黃門

昨承遠訪金陵往來跋涉爲艱愧無以相益可酬此勞者訪知初秋赴吉彼中志學之士相俟以至清原之盟第吾契力量可因而轉之以放世明道可也若附和之以益其過重其迷惑不可也蓋彼之所隔者一層耳知覺所同也而知覺之理所欠也曾憶向十年前時有言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傳云重耳無我之所有我有重耳之所無非此類與故嘗曰空知禪也又曰學

其泉文集

卷之七

壬

至常知天理焉至矣張子正蒙有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有以明此矣夫性卽理也夫心非獨知覺而已也知覺而察知天理焉乃爲心之全體今言心而但以知覺乃謂不可有所見及以體認天理爲求外是以義爲外以理爲障矣然則參前倚衡之見卓爾之見皆非歟是何等學問也汝中必不爲其所惑亦必不忍坐視其惑之至此也茲舊門人濮綺來爲部下永寧縣縣丞草草附此與有意見人語累千百言不若有此輩未有主者一語或能振作之也如何餘不一

荅黃安厓中丞

水專价華翰盛儀之貺具知南北往來勞恙之中而此
心不忘心學也幸甚幸甚來諭以孟子求放心邵子心
要放二者下問夫所謂求放心者收使之入也所謂心
要放者廓使之大也僕不知孟邵知吾心耳矣僕知吾
心信吾心耳矣安敢舍自信而信孟邵也夫孟邵者要
有所爲言之也夫人心無出入亦無大小其本體有
定故也蓋心無入故無出則心何以放在外如雞犬之
爲外物然也惟其本體自寂自感不動而能通以人之
私欲私意蔽之而不見故似放於外耳然則以日月之
蔽於雲霧以爲無日月可乎不可也心無小故無大則
何用放其心而大之如物之可易而巨細然也蓋其心
體本廣大精微爲人私欲私意局之故似乎小耳然則
以隙光而窺天以爲天小可乎不可也是故孟子所謂
求放心乃爲失心者言之耳邵子所謂心要放乃爲小
其心者言之耳至於其所謂盡心一言盡之矣必有事
而勿正勿忘勿助之數言盡之矣合內外同大小一以
盡之矣又何有於內外大小之偏獎而用救偏補弊之
功乎是故能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則人欲徹去天理
長存而寂然感通之體自在何嘗有放於外廣大精微
之體自在又何用放其心而後大然則孟邵不識心數

井泉文集

卷之七

五

曰孟邵非不識心也救時而言之也是故爲教者不可
爲救時而立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盡心勿忘勿助之
間之謂也水也以愚而不取於世感安厓公相知相信
之深不得不爲顛倒言之謹復

荅戚秀夫賢

適覽五月來諭高明之見甚是甚得大同之意雖區區
前書亦甚以爲喜幸然有所相非者此必有所由起皆
不用功不知同體之義便自我上起念頭如此則又所
學何事以此知朱陸二公當時亦必不如此如此者皆
兩家門人不用功者爲之也執事既見得大同兩是之
意亦不必勞置辨也吾久不設講此間學者漸漸散去
散去既盡吾之所獨立吾之所以爲吾者固若是固不
加損益也石翁詩云門下諸生無一個呼童撒却臯比
座與儂十萬青銅錢明年賣與張東所此吾今之志也
不敢多言以瀆哀悰

荅林吏部子仁春

久瀾想渴忽承手翰嘉惠兼至何慰如之區區歸念制
於大義中夜以思不能奮飛老婆心切誰則知之來諭
同體諸說足見學力之至然皆愛我以德而不以姑息
若也其亦異乎自實之見之愛我矣然區區之懷終是

井泉文集

卷之七

五

昔年山林習念以時方有事嫌未可舉欲更從容至冬春之交疏乞天意未知何如曾有賄李通庵太宰赴召詩云何名爲天官心亦如天然若不得請豈敢不勉前此勸東郭來者以眼前可與同心者此君耳至論古人之學非但欲較同異之紛紛也無乃欲求至當之矩以爲終身之歸石翁先師云如適萬里之途但其起脚不差將來必有到處吾又以爲人之求學如病求醫必得中和之劑乃可愈病實性命所關也是以古人必先言學問思辨之詳而後言篤行既言尊德性而又須言道問學也吾近覺得前此言語太多予欲無語默而識之

東泉文集

卷之七

語

復謝惟仁

前次書來報東山學規而未欲荅者以白鹿雖出於大儒之手而止可論理爲名言耳恐無下手用功處也昔莊渠提學廣東亦立四言有鄧童生前問曰四者不知何處下手魏公斥之曰童子何知吾謂童子此間正有知也今以五教之曰爲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之要刑爲五條的於何處下手乎而訓規諸條不

惟皆原於心而心又本於幾上用功其孰爲易簡煩難也故由規而可括白鹿之五條者則有之矣未聞由白鹿之五條而可以引至訓規者也而使學者以先入之言爲主其復可以變乎人皆曰是又別開一戶牖也本欲無言以惟仁書頻來不忍默默不悉

復太僕子仁

三復來論超出常見深得老臣之心與時義之的時章蔣卿實諸人皆不及也喜甚喜甚非喜執事之合已也喜識見之真能合道也前吾於蔣子之疏吾憂焉非憂其不合已也憂其數十年學道而猶如此同衆庸人之見也且白沙先生受官而康齋先生不受官一以處士一以監生辭受已不同矣況於老臣乎然區區之歸亦只決在來歲矣

書付時素子敦

先師石翁南嶽詩云垂垂一影落人間久矣無人一貌看多少畫師傳不去只欠元初畫幅寬嘆器小不足以受大道也語曰純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歟而後已不亦遠乎今之人一凡人譽之則以爲有餘一凡人毀之則自以爲不足器小也甚矣

荅王德微易問

問曰易有太極一章夫子之至言也推而要之周易盡在是矣然而讀者誦言忘味容有溺而弗察混而無別吾恐仲尼贊易之初意不明於天下後世也仲尼曰太極生兩儀非道生天地乎兩儀生四象非有天地卽有陰陽剛柔乎四象生八卦非陰陽之往來剛柔之錯綜斯八卦之所由出乎荅云若如此生是有二物相生也道一而已矣天地陰陽道一物也豈有如此相生之理此一段只說卦畫之生由一而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而八卦成矣一是太極要之一理由微而著也

井泉文集

卷之七

五

問曰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豈不以陽而剛陰而柔斯人事吉凶之兆乎夫天下萬事何莫由吉凶也故曰吉凶生大業荅云此承上言易卦既成人體之得其中正者卽道而不中不正者非道人之得中正爻者爲吉不中正者爲凶避凶趨吉成天下之亶亶而大業生矣問曰此以上言聖人未生道在天地似但論其理而已若夫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卽則觀象於天至易逆數也此則言聖人既生道在聖人以理繼天而立極先天之學也荅云亦難以此便分先天後天凡易卦皆就象上說欲人會其理體之於身而成德則易在我矣

問曰理之流行氣也荅云此句便倒說糊塗說了

問曰皆陰陽也惟有陰陽故有屈伸有升降有進退有相因而無相違焉非判然物也荅云一氣充塞流行於天地故有屈伸升降進退相乘也元非二物

問曰審如是陽則主夫動也陰則主夫靜也謂陽而生動可也奈何言動而生陽也謂陰而生靜可也奈何言靜而生陰也荅云只可言動而爲陽未可言動而生陽又安可言陽而生動乎只可言靜而爲陰未可言靜而生陰又安可言陰而生靜乎蓋陽與動陰與靜本是一物不可言生於此見濂溪未如孔子易傳

井泉文集

卷之七

五

問曰陰陽猶體也動靜猶用也聞體立而用行矣未聞用先於體者也荅云陰陽動靜豈可將來分體用問曰太極動而生陽不若言有陽理而後動生也靜而生陰不若言有陰理而後靜生也互爲其根未嘗偏倚斯則於理不背於義似優然非敢操戈於濂溪之室也荅云此數言皆未見得涵養熟後自曉然矣立言最難

荅爲舉人清

以吾吳純朴之資堅白之操而又駸駸乎高明之進深爲可喜可望或謂吾子近深信禪學吾謂程子云謹禮不透者可令讀莊列則亦不妨但須有回頭有主宰處

則見我聖學有禪學之所無而禪學無我聖學之所有
程伯子出入釋老後來覺後闢異端者猶切譬如人入
盜跖之室遍窺其所有賊私一一打破爲尤親切也至
於來諭所樂所以忠告於區區者感謝盛意然終是墮
在一邊去了若聖人真樂則造次顛沛終食之間必於
是而不違素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不自得又焉有
假於事外哉幸大其心立中正以觀大道之矩念吾子
之資之志出於人遠甚故爲一言幸不草草

荅南京禮曹倫彥蕃主政論謝雨儀

承來諭云云是見協神人和上下至意禮官之職也執

事之所存所養可知矣夫報恩寺同内外守備祈禱曾

事

因其舊訛而正之去釋迦異教及昊天上帝尊神獨存
雲雨風雷境內山川都城隍三神而行事三晨禮畢而
獨三至雨花臺除上積瘳爲五方龍神位默禱每方跪
百餘息而未有隨車之應是誠不足以感神又遣官致
香于鑒而默禱者又三日今之霖雨滂沱非薄誠之所
致也亦明矣而執事乃以見歸焉水也又安敢貪天以
爲功乎不敢當所諭謝雨用牲幣見不輕易神祇之意
雲漢憂旱之詩則見用牲矣恐此亦是民間習俗之禮
非當代典禮又所祀禱未必天地之神耳不可知也且

天地神祇至尊禮有以簡爲敬者故鼓用牲于社譏非
禮也鼓可也用牲又于社不可也類也雲雨雷風天神
也境內山川地神也天神惟天子祭之山川雖在列國
則諸侯得祭之而京師之山川則在天子畿內非命恐
亦不當祀耳未可知也所以不用牲幣以祭者不敢也
不敢也者不敢也尊之至也敬之者也惟以誠心炷香
致謝而已心香升中達誠于天地之神尊敬之至也禮
有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義有未安莫敢舉也適
遣人質之京兆亦云無牲幣之祀故并以復未審執事
以爲何如適晚又設以二說與宗伯二公議之矣

復洪峻之侍御

自別後小啓凡四付五羊驛矣二月十六日得接來諭
自雷陽發舍人來者知不待五月而還極慰想仰來諭
此番極爲精詳知執事進學之功不以政事分念也何
慰如之涵養根本之說甚爲切要然所謂根本者天理
是也所謂血脈骨髓者亦天理是也天理之外無餘蘊
矣天理者吾心中正之本體而貫萬事者也此外何有
血脈此外何有骨髓卽由仁義行之學集義所生之學
也天理二字不落心事不分内外何者理無内外心事
之間故也而或者以爲襲影響者自或者觀之而云然

耳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道自在中間近來陽明之徒又以爲行格式整卷之說又以爲禪真我只在中間也影響了不卜滿磨鏡之喻最切此直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幸以自信自養以有諸已以至美大聖神耳行使匆匆言不盡意敬復

荅龐弼唐秋官

承令郎歸致諸賢同壽之文何以克堪華翰中間論曾點一段甚妙三子皆在事上跡上去曾點獨在心上樂上求但止說暮春所與止是五六七人亦是有限量後

甘泉文集

卷之七

李

儒便謂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忒說得大只夫子見諸子之拘拘事爲獨點灑然說得好則劇了所以與之若點到這分際如何行不掩卒不得傳道耶當以此觀感南京諸賢祝壽作小詩刻謝凡百封幸爲一一致之

復洗少汾

二十一日晚得手翰無門口喜而不寐況有異器之貺視我如親者乎少汾相從七八年矣念在少汾而未敢言者待少汾自發而語之爲有力耳夫豈愛於言哉憤悱之誠如射者執弓引滿而發此吾所以得之如獲珍

寶喜而不寐也石公詩云一朝寶復來輒復喜不已此痛癢相關者自茲可以商量矣問目急看數條卽送秦幼貞舉人與鍾叔輝閱之俟數日次第還也幼貞立志甚確張督府聞其名禮致西賓拂袖謝之而來卜築雲谷左阿欲攜家居學有一日千里之志近得方時素書云覺山不肖任福山急治羅浮之裝則前報妄矣併報何古林極不易得天資弘毅有受道之器可與定交爲終身三益之友不可失也射器今日弓矢至中豐福乏漸具至日之約定矣第恐人事不可前期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敬復

甘泉文集

卷之七

李

荅蕭師孔論柯喬可齋戒請學第一紙

昔太公將傳丹書之訓於武王武王君也太公臣也猶曰王欲聞之請齋戒矣武王齋戒七日而後傳豈苟哉柯生齋戒然後請學此便是作聖基本夫以丹書之訓不過數言聖武豈不素知之而請齋戒焉何也柯喬可平生於吾言於古聖賢之言豈不亦博有所聞只恐吾言之出而聞之亦曰此吾素所聞所知者耳則又何益請以此復何如

問問人謗師當如何謗師嘲師者如何

問謗師者如問君父之謗擊之斥之可也孔子曰自處

得子路而惡聲不及於耳昔先師石翁聞康齋公之謗康齋面斥曰吾二人數千里間先生高風來從學爾枉家庭之內乃如此以手揮之曰爾再不必說何等英氣同行何潛在傍默默後竟以放浪縱酒而廢又吾在庶吉士時聞梁厚齋公道鄉人謗石翁之言云云吾怒之述陳遠峯畫士京師時有鄉人謗石翁者將其人打踢落樓公默然近蕭師孔聞其從弟謗議老朽卽踢打之曰吾師也爾如何謗之此段英氣不可無無則不足與爲善終亦必亡之而已矣邊孝先曰師而可嘲出何典記謗師者類如謗告父得罪於天又學何事以聖學

其果文集

卷之七

室

自居者遠來何事昔有人言於伊川曰涪州之行乃門弟那恕族子程公孫爲之也伊川應之曰故人情厚不敢疑族子至愚不足責孟子旣知天安用尤臧氏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人奈之何吾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何將何迎本體自然又曰天理自然不是安排出來從古聖賢不曾賴門生粧點出來張子曰寧學聖人而不至不可以一善成名於世吾固曰寧爲山仁義之學而不至不可行仁義以取名寧爲集義之學而不至不可爲義襲以取名寧爲君子儒而不至不可爲小人儒以取名昔方文襄公因論一當道以指

擦其耳又擦其背言此老做老婆耳又做老婆角也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可作如此老婆口耳也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惟洪覺山峻之則便默識默識已做了

與蔣道林

別後得三水連州二書已悉雅意承數千里跋涉而來未罄十餘年所欲言未盡之意悵悵耿耿吾道林大抵尚滯於灰生毀譽之中而未見超然擺脫之意孟子言聖人之學由仁義行而行仁義者且非之若假人粧點則又出於行仁義之下矣先師石翁云今人無識見卑

其果文集

卷之七

室

關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吾輩心事贅諸鬼神焉往而不泰然耶夫苟有毀譽之心則惴惴焉一尺風木之折將壓我於泥沙矣其能擡頭耶其能泰然耶道林以爲何如

與司府白方文襄事

方文襄立朝當大獄根連之禍擲冠於地以官與張桂爭論顯見衣冠無窮之慘如防之止水於滔天之勢其德之在人多矣又能急流勇退高臥西樵其節之過人遠矣盛德大節猶當十年庇之今血肉未寒而孤兒寡婦徬徨無依雖大不寧仁者所宜動心焉者也叙之三

者不顧主之存者受殃是求伸而反屈也水臥病幾危而其幼子告急再至病者亦不能爲之安心帖枕矣曾子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白沙翁詩云八十頭顱事事真念惟大賢爲能伸大屈能伸大屈者在大賢也夜夢文襄相與語俯仰幽明有感于衷謹以二帖進白焉

無題答或問

有問於無名子見知與聞知孰優或曰孟子見知皆賢也聞知皆聖也聞知似優又曰及其知之一也或曰東所本誠之於白沙先生也一日見知一日聞知然則本誠優於東所矣乎或曰聞之白沙先生謂南川出仕三

其宋文集

卷之七

書

與桂陽歐平江太守

朱則之之來承華翰佳甚雖未接顏範已知執事志學篤行君子往年見其子知其父真不誣也韓子云書來

百幅不若親見顏色隨問而答之易了目擊而意全然而得其十一矣若虛受善何遠不到忠諫錄以面致則善矣若聽言者墓木已拱而有是焉且刻播焉不幾於謗乎切爲執事不取也或以此焚於陽明公設位之前亦庶幾也蓋此學如綫幾絕得一人如陽明公焉出而擔當之雖在孔門門路所由者衆矣嘵嘵非之如同舟之人不奮舟楫之力而互相非閼其不爲自敗乃載子如何謹復

與沈少汾

得閏月初九日來諭訝以吾奕倩許大聰明尚云於吾

其宋文集

卷之七

書

過乃得也

又別紙

所云精一執中惟微是本體精一是功夫本體微則精一功夫亦微矣蓋精一乃所以磨消其不微者以見中中卽其歸宿也與慎獨養出中和一意俱於動時幾時得力若云惟精以惟一博文以約禮則歸宿在一與禮而又言執中卓爾何謂觀博學約禮以弗畔知新崇禮以凝道諸處皆聖門關鍵要語豈可草草今人喜言無聲無臭不二法門只作好說話聽耳果如其言也只消言惟微不必更言精一也且惟精功夫更大少涉意見其小文集 卷之七 書 空

則小矣不博不微亦非孟子所云盡心者併寄去洪如之仲誠一勘過夫道其循海乎精以開其源一以達其流源流皆此水亦卽海水也然必至海而後得所歸予嘗卽知卽行與諸君云精一雖從感應一時一事原不離乎微妙全體乃所謂勿忘勿助中間正當處者卽明道大公順應自然中路何謂支離惟精惟一不雜不二卽此是執非此外更有執中功在又曷爲支離

復謝惟仁

十一月十三日李祖德來得來翰二紙讀之且喜且憂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正書則似相信別紙

則似相疑禮朋友之道聞流言而不信不信則不言

則必信疑相戰學之病也吾不意諸君相從二三十年之久猶作如此見解也先師有云世人卑關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若非傳而不習則明道勿忘勿助之間果有實步用功不至如此今只稱隔牆以聖人盛德之至爲功夫可乎不用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之功夫可乎必用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之功習久乃可至也今茫茫蕩蕩籠籠桶桶言此而不知陷身於夷狄之教非擇術之精也程伊川涪州十八年歸嘆曰學者皆入於夷狄諸君以爲何如吾不能不憾楊子之作其小文集 卷之七 書 空

偏矣見同會諸君其亦以此示之諸君來東不盡荅

與郭平川太守

今夫千里之馬有物累其足則不能百里矣何也有以累之也今人事周致文義牽纏皆累聰明者也謝上蔡在程子前累舉成語程子曰公可謂玩物喪志矣先師云讀書滋牽纏語謂文公門人向後皆頭低了今遠別矣敬以此爲吾平川告平川其溪戒之時乙卯二月二十七日乃別後一日也

荅羅念菴毀元

多年企仰無日或忘顧音問疎曠往來于懷神亦勞矣

二月初十日得領手翰葛巾半夏附天真道人帶來者讀之疊疊數百皆自虛靜胸中流出起敬起敬但舊拙裁念念無留念正橫渠無在無不在伯淳孟子勿忘勿助之間正千古指南卽虛靜亦在其中矣以執事之聰明益老必已得之而云尚遠執事之謙也此個功夫端的頃刻存之頃刻卽至何遠之有惟調停習熟之耳郭平川好學篤行可與道居天關三月而歸魏水洲黃門曾有書來論天理格物原是自然本來之說亦甚的當與諸賢或可相印證也良便草草布啓奉酬新刻蠟九樵茶侑緘請教不具

年

卷之七書

完

荅蔣道林督學

道林書來頗訝惑於前人之有身莫不有攻圍我者如好文詞好山川大者名科生歟皆攻圍也先師詩有曰小勝江山大勝詩斬關直出兩重圍斬圍超出以理自勝耳我既無我何有毀譽我既無身何有歿生病瘥在床戲作小詩就毀譽之瑣瑣者言之發笑云由來名字半多口瓦合平多便作名孔孟特書鄉愿惡鄉評中半我中行

荅鄉東郭司成

并領四月八日手翰足見光明正大之心與護短專固

者大天淵矣何灑然如之問何爲良知曰所知天理問何爲天理卽下文愛敬何等灑然兩家之教協一無二可傳之無弊矣今謂常知常覺靈靈明明爲良知大塊陽明公之教東郭爲王門首科豈不爲慮楊慈湖欲去意遂非誠意等語爲非聖經不亦自悞以悞人乎南嶽果行時謹如約奉報

與李味泉

吾以耄年辭人文字久矣味泉豈不知鐵橋翁素所知愛者文字固當爲但前數年可也今耄矣說前忘後豈能作墓誌敘事之文乎久寫聯句於門云陋文揮百絹敝帚含千金揮百絹用皇甫湜事湜唐文人韓昌黎弟子當時藩鎮以五百絹求其文湜揮於地曰吾文豈止此而已乎吾以此辭求文者謬言必百金乃作以此固辭人也今味泉同黃公子致禮幣來求誌文念之三日必不能請以原禮幣遣人同味泉返壁

荅蔣道林

承手翰腆儀遠至如聞管欵矣何慰如之及令卽姚全皆有遠問然一家氣象也承爲高吾公行狀託爲誌銘九十老人收拾費力然吾只就行狀爲之雖鐵作繭隨物附絲亦無難耳念乃孫歲暮遠客勉爲臆稿不知

其不可也水乘便亦有奠章香幣附上黃常德與道林各有詩幅見意所與吉陽學辨刻板以傳固見吾道林切於衛道而未之覺就如吉陽兩句妙悟實修云云亦未見的禪誠禪也宜終告善道如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于后乃順之于外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古人處君臣朋友之際何等忠厚以此辟人密告不令人知反不可乎今乃刻板四出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吾嘗說吾道在楚首指二子也如兄弟閤于牆外禦其侮此乃不可聞於僭國也道林覺之必即日焚其板矣如何本年兄弟不敢不盡因有感作詠陸子諱一詩草

並

志之七書

七

書奉 見笑鵲野在廣專躬訪僧道今入詩門不入劣於乃兄矣新刻二冊侑緘奉覽

荅王青蘿秋官示自作心性圖

右承示自別作心性圖足見獨得不泥舊聞但心性一也不宜署在二處蓋心性須具天地萬物萬事乃見完全若只如此圖恐是空心空性也如何故予嘗有曰心無一物則浩然知無一物與無一物不體則浩然知無一物與無一物不體者可與語性矣先儒亦云無非性分之所固有與職分之所當為是也佛云即心見性成佛是空也白沙先師亦有云性空彼我無分別然性天地萬物與心

俱生要空恐空他不得予心性圖盡之矣說云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未又謂今以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為心小之為心也甚矣幸以諸說參之便見端的餘諸篇似亦多出入者慎之

荅洪覺山峻之

此寄書屢屢而吾覺山不一報者五載矣豈彼此各為人浮沉耶遂亦絕嗣音今於乙卯鵬念二忽得十月書附贛州游兵忘者拜讀喜不自勝悲不自勝悲而復喜悲者悲六載音問之斷絕也喜者喜舊念之猶存也白沙

七

之七書

念之 一 勃實復來輒復喜不已此吾愛寶之情也所以愛覺山者海內無雙安得不悲喜之深哉來書所論聖學中止之途雖聖人不能易矣冲玄之會乃有疑者何耶抑且言之詳而見之精如此何耶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前此有言東郭一過微士皆樹降旗今觀之殊未然也謝惟仁前書秋間將與覺山同來後遂不果承示令叔子明諸賢來天閣雖甚喜但業已有丙辰元宵南嶽之行又當索我祝融之上未可知也力疾布啓仍附游兵憲之便萬萬不悉

與江西憲副蔡白石

原缺

水也不勝其南嶽之懷忘年忘險二月朔發舟念七人嶽書院居之半月過衡州石鼓書院見公所刻石林立公之流風餘韻在焉以爲美談拙作大同吟論同志諸賢刻在會講平門之上錄奉一覽柱上聯句白石手筆甚好但一則見其一未見其全一則見其德未見其工夫水爲續而足之云肫肫其仁立大本而知化育臨臨莫尚濯江漢而曝秋陽其義乃足仍寫貴銜依舊刻之以傳不忘白石也歸日取道贛上或興發有武夷之遊未可知也謝生武舉北上例該過治下草草布此不宣

謝序
謝冊至度甫不在南嶽
守至嶽致壽而展高文區區前書所謂索我於祝融之上者驗矣展
中丞遣价勸我歸舟由攸縣達吉安至虔度嶺爲平穩以避武溪難瀧之險今從之及萬安遇張潦三丈非常之災維舟避之六日矣承來翰所謂佛老之憂吾誠有之多說皜皜而不知江漢秋陽之曝濯天理二字豈從空見得來若體認工夫不善用亦有此病程伯淳所謂勿忘勿助之間元無絲毫人力天理自見參前倚衡何用想像謝惟近這回氣質漸變與周敬甫朴茂吾皆勸

之溪加簡默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一些言語終不濟事今周潭又得稅駕而歸而二生往來輔翼作會于斗山以一道德同風俗則老懷無北向之憂矣二生在虔附周潭舟還謹具啓附致謝悃

與何吉陽啓

恭認開府江右哲人伊邇足慰老懷聞下車之日學者翕然感仰旬日之間報書四五至足見所養矣夫子之得邦家立立道行緩來動和只是此風耳大道無窮千蹊萬徑皆可入功道所至響應其出入釋老十年人而能出所也釋道此些家私都破後

耳

來關之

以詠一論人周濂溪

皆傾亦與僧壽圭白鶴道人遊伊川便不能不疑之故太極圖通書皆小道及直以明道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撫下陽明公過化同志者衆近日建寧劉太守吾南董二守蓉山爲老朽與陽明創武夷一曲大同書院以圖寄示水甚喜得西家人同之意爲百代公案也水與陽明公戮力振起絕學何嘗不同故嘗云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亦公案也後來獨說常知常覺空空與起途甚失陽明公本指所以往往明之在贛州有講章無非爲陽明公衛道見此大同意也鄒東郭作一曲書

院記甚得此意不識公見之乎茲董蓉山來份陳曾于秀才便謹布啓兼少儀附引賀忱萬希揮覽

湛耳泉

北典

湛耳泉先生文集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汪尚和問伊尹耕于莘如何見他是樂堯舜之道

伊尹天民之先覺覺了便自樂我所覺之道便是堯舜之道非取諸堯舜者以樂於我也我固有之也但係於覺不覺耳自有自求自覺自樂堯舜不能分以與我我亦不待求之於堯舜此一事於耕莘阿衡自不相干

王盤問曰田切要功夫道通曰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天理三言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祭之久不得所以入之義敢請

此只

是一

加千聖千

比頭腦終

日終身只此大事立志者立乎此而已體認是功夫以求得乎此於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于學即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志如草木之根其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

衝與節夫偶論及禮樂謂魯國生有王佐才節夫不許問何以見之衝謂只被他不宜行便見這兩生就

裏有許大說話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制禮作樂須達天德者能之當時漢之君相未可以語此使兩生而行只與他虛弄得精神昔者聖王之官材也尊者司火替者司樂跛者僕者各有所任是以野無遺才四方風動是何等氣象周公之為相擗髮吐哺以見賢者而猶恐失之是何等精神漢之時朝廷無尊德樂道之風大臣未見休休有容之量以是知得當時君相比未知天德王道之學此兩生所以不肯行而且曰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豈無見而然哉但

君相心於天德二學只消

三

不可野何如

亦看得好禮積德百年而後興一句是格言但自孟子沒後直至漢聖學不傳然聖人格言遺意亦自流傳以其去古未遠也親於禮樂樂記儘有格言未可便許他有天德王道自孟子而下周程而上難以此許人兩生不行只是識足以及之高出於一時之儒者矣

周衝問學易如何是功夫要約處

體認天理終日乾乾便是學易一部易只說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神明其德夫更有何事吳球問仲尼之川上子思之鳶魚凡以言乎道體也

君子終日乾乾其默識乎此否

正是如此看此是聖學大頭腦要察識乎此乃有用力處開眼無不是這個克塞無不是這個流行

球問思者聖功之本不出位焉耳矣出位之思憧憧往來也夫是故四時行百物生皆自然也然與

四時行百物生皆自然固有是理然未可驟語須在思無邪上用功夫則自見

石廉伯問先生說格物兼身心意俱至而不及知又以知本即知至而所謂本者即格物是也於意云何至之

蓋已於上文知止定靜安慮見之矣

知止

慮行也已有明白其

者徒以下文知至知本而此乃不及知殊不知下面知至乃是了悟之即伊尹所謂先覺孔子所謂聞道中庸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聖學極功至此了手矣此前所謂知行乃纔去下手者不同不可不仔細會也下所謂知本即知至者謂修身後兼意心一齊都了乃知知本者修身之道也猶上文物格而後知至也知本及知至知之溪即上所謂了悟所謂先覺所謂聞道所謂達天德也此是聖人地位

衝嘗與謙之論事有應不去處不下還只打轉心上

克拓其良知知是以及之則事無難處者仲木云事有應不去處不下底多牽帶了私不能致一然否良知者何天理是也到見得天理乃是良知若不見得天理只是空知又安得良這個天理之知譬如一把火在心上又如一面明鏡在手上隨事隨處即時能照故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待應不去處不得乃回頭求良知也其有如此者卽是功夫疎脫處所以吾每每勸諸君終日終身體認天理也天理卽是德性之知

呂

只是講着要行不是了就是朱陸

二

此朱子能爲行亦不

路上走也若要走須在事上磨煉如禮樂兵刑制度皆所當講言動不消說衡謂仲木平生言論多切實類此甚有益但謂禮樂兵刑制度皆所當講此心却又逐物去了因言貴在知所先後何如

二說議論得皆不可廢但欠合一耳就知就行就講就行講者求所以爲行之地也譬如行路目視足行便是知行並進頃刻相離不得路之中途便有多岐三又處不講知之卽一步不能行若不行卽不到得路岐三又可疑處又從何處講得故在當時講岐路恰似說夢也

卽一言亦不可有矣道通所謂貴在知所先後却似分作兩截看了知行心事無有先後至於言仲木說理會名物度數時此心又却逐物去此則漢中學者之病夫子於夏禮殷禮周禮無不學蓋聖賢學以明此心非以累此心也其理會時心不逐物去卽一舉兩得此吾所謂皆不可廢也夫子斟酌四代禮樂須是能理會高手否則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何從理會又嘗語之云中時出之理隨時變易卽道也時又安得有定本至於平日所講只可到大節上如父父子子立君尊臣卑然古禮亦有子冠而見於母母拜之父祖之尸亦有答拜子孫之禮今則不然古者臣拜於堂下君辭之乃

變

耳如彈指者須看

衡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

恐是賢人之事若聖人則率性而行無俟於擬議也

伯生云同只是一個擬議但有生熟不同耳

擬議皆在心卽所謂體認天理也而後言動者言動由中出也久則熟而變化卽聖人矣聖人賢人皆有功夫但聖人聰明睿知足以照之賢人則須體會乃通生熟

不同蓋得之矣

徐問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忠信以進德宜無往非誠也而又曰修辭以立誠何與

修辭卽是謹言言心聲也與心相通而最易躁妄難禁者莫過於言故聖人每每於此致意焉告顏子以非禮勿言告司馬牛以仁者其言也訥張橫渠亦云戲言生於思也故君子終日乾乾雖無往非誠而此尤爲緊關纔妄言時心已不誠纔有謹言之心卽是誠也卽是踐履實地故曰居業不然聖人何故如此諄諄欲人謹言又不是要謹得言語來令好看好聽也

衝嘗與仲本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爲喻云雞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時自化

源

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說雞母精

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輔衝言所不逮者

雞抱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癩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抱之雞動亦癩了學者須識種子乃不枉了功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敬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有

種子雞卵如何抱得成雞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

衝問儒釋之辯是此非彼終當有歸一處如何請詳子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言養氣首欲知誠淫邪遁之害心蓋此是第一步生死路頭也往年曾與一友辯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校仙勘佛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歧路上辯辯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爲

小公

之矣昨潘稽勳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

之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卽以身在天地萬物中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以自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爲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卽已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強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二子聞言卽悟歎今日乃知如此先正未嘗言到

田叔禾問氣也理也性也一物而三其名者也有其流行而言曰氣自其條緒而言曰理自其人之所稟

而言曰性是故盈天地間皆氣也卽理也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陰陽運而五行分爲其間純駁清濁偏全之不齊中而全也者氣之常也偏而邪也者氣之變也孟子之言性善語其常也孔子之言性相近語其變也夫凡民之性旣已非中而形生神發之後又有物欲之私以牾之其害性也甚矣孔子所謂習相遠者也是故君子之養其性也修其稟受之偏克其形體之私斯二者皆所以求性之中衝未有對請問以復之

天地間

個性氣卽性也性卽理也更無三者相

本之八新泉問辨錄

人

對易曰一陽之謂道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中庸鳶飛魚躍皆是此意舍氣何處尋得道來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蓋氣與道爲體者也得其中正卽是性卽是理卽是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偏陰偏陽則非道矣爲人爲物爲君子爲小人於此焉分若君子之學體認天理得其中正卽性道矣是爲全歸其餘且待他日有明今且莫大分析恐又反爲心病也

又曰或問人情得其理則平斷獄者所以求其理也然必先有以正己之情而後能平人之情如尺之分

寸不明不足以度物之長短然則欲親民者不可不

先明德矣而先生每曰明德親民之功渾成一片又

曰凡事皆學也使人以事爲學不啻以物之長短而

定吾尺之分寸乎子路使子羔以社稷人民爲學而

夫子斥之則學與事先後較然矣將使爲子羔者何

如而後可愚應之曰夫謂明德親民之功爲一致者

非謂可以槩施而無序也蓋明明德有淺深而親民

有遠近以身對家而言家則近矣以之對國而言國

則遠矣以之對天下而言天下則又遠矣君子之論

學也則孝出則弟者語乎其近者也有曰校

其學文

卷之八新泉問辨錄

九

之以四方者語乎其遠者也斯二者皆親民之事而其勢固有遠近其功亦有難易是故謂明德者必安然坐於一室之中存養數十年而後推以親民固不可謂使少年質美之人不涉世故而一旦置之民社之上求其親民亦不可爲子羔者使之修於家塾於學校識見精明操守堅定而後授之以政斯裕如矣是於親民雖有遠近先後而於明德實未嘗不一致也

非以物之長短定吾尺之分寸也乃以吾尺之分寸定物之長短也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是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此便是良知此便是本體人心卽是尺以不明故夫其分寸耳若頃刻心存時則頃刻便中正而頃刻分寸便明白若是刑官請以刑言如問刑者不問其人之富貴貧賤而惟吾心之公是公非察之則心何有不中五何曲直不能斷更不須問人討尺寸也若以人之富貴而避嫌或其貪利賄則此避嫌貪利之心便不中正了便差了分寸豈不是心事一致吾契所謂親民雖有遠近先後之分而於明德實未嘗不一致者是矣然親民固有家國天下遠近然親之者此心耳故大學齊家章曰辟曰治國章曰心誠求之曰仁曰讓曰貪矣

其集文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十

曰恕曰天下章亦曰孝弟慈曰絜矩曰好惡曰辟曰忠信曰仁曰義無非心上管攝了豈不是一致其孔子不許子羔者蓋其少年初學力未足以勝之如行路然又季氏家臣皆顏閔諸人所不屑也

七情未聞所謂怨也其哀之屬與然周公東征赤舄凡几孔子厄於陳蔡也絃歌不輟聖人何有於怨哉小旻君臣之怨小弁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君子以爲善怨矣然則怨亦聖人之所不禁與愚以爲處人倫之變而親親之義不可解於其心者怨之可也冀其感悟之也如宜白五子是也若夫橫逆之

來而自反無缺焉則亦順受之而已何以怨爲如孔子之於陳蔡是也獨不識周公之困於流言也亦可爲小旻之怨以感動成王否小弁之怨亦果合於中庸否

怨固哀之屬周公居東爲鷓鴣之詩以貽成王分明亦是怨與小弁五子之歌一般但要知聖人之喜怒哀樂怨惡者當先識取聖人之心聖人心如明鏡物來妍媸自照依舊此鏡鏡何與焉事物之來喜怒哀樂聖人自順應依舊此心聖人之心何與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憂喜象無所與憂時不改其樂樂時不改其憂此乃是憂樂行而不悖也以此涵養何等灑落

其集文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十

迎哀詔之禮愚謂百官當常服郊迎至開讀之後而後始易素服次日乃具斬衰蓋其始之迎也臣子有不忍歎其君母之心必聞詔而後函問乃的也今之迎也既已縞其衣矣而復服玄冠束帶其制何居若以爲既知其崩也則當匍匐而往從之不當復乘騎以前導也猶以爲朝計之未及也則又不當爲非函非吉之服以迓之也

孔子從周惡生今反古亦聖人天理流行不執滯處在家之禮則可自裁若朝廷之禮存乎時制素服玄冠束

帶郊迎開讀乃制服此朝廷舊儀注也又北禮部容開
次日乃成服經題准事例又安得易且而今所論者乃
皇后喪分明有報但依來詔耳故爲此服者及將變而
未卽變之漸也與人家親戚第四日乃成服不忍夙親
之義不同其乘騎前導者爲詔敕爲尊也其易服習儀
拜冬皆尊尊之義

或問禮義之悅我心衝荅曰先生已改在物爲理一
句爲在心爲理但人心有感處便是事亦便是物凡
遇感合下有一條理以處之就吾心條理而言謂之
理就條理以處事物而言謂之義一感一應之間而
理義形焉皆在心而不在物也若無一毫私意參雜
其間則不習無不利何悅如之是否

在心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若爲道通所云有感
爲事爲物有條理以處之卽是義也如此當時更不須
說理字以理義並言便有體用理乃是渾然一點至公
的心義便是粲然一點制宜的心只是一心但有體用
桐問事上磨煉惟涉利害難處者雖不輕易放過終
是欠快利不得灑然其病安在衝荅曰看得利害尚
重在故此心做主不起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何等灑然

涉利害難處事欠快不灑然者只於體認天理功夫欠
熟耳看得利害重只是天理輕也所謂志士勇士果安
在乎所志何事勇者何爲必有所見又不成只血氣之
勇能爾也

曾檀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其文言曰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孔子蓋並言之而程子釋之謂
主一之謂敬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則是所
習惟敬而義舉之矣又何必云敬義夾持願聞其所
以習者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句只是一段功夫在心爲敬應
事爲義合內外之道也當敬直時義涵於敬當義方時
敬行乎義原非二物後面敬義立而德不孤立字卽敬
義合一也夾持義亦如此非謂惟習敬而義舉之也習
只便是如此持養卽隨處體認天理可知遺書中釋氏
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有決非程子之言也
日昨孚先以長至在邇作飯會席間因講復其見天
地之心衝謂諸友云人心本自坦坦平平卽所謂天
地之心不待復而後見也聖人見人多迷而不復恐
其滅絕天理不得已又就其復處指點出來欲令人
便循著擴充將去也吾輩若能守得平坦之心常在

卽不消言復只怕無端又生出別念來耳故顏子克已只是不容他軀殼上起念諸友以爲然如何

冬至一陽初動所謂來復時也天地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動復時見耳人心一念萌動卽是初心無有不善如孟子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處亦是初心復時也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於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由此平平坦坦持養將去可也若夫不消言復一語恐未是初學者事雖顏子亦未如此道顏子猶不遠復毋高論要力行實地有益耳

井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十四

陳子才問先生常言見得天理方見得人欲如何衝謂纔體認便見得天理亦便見得人欲蓋體認是天理萌動人心得主宰時也有主宰便見人欲文王緝熙只體認不已便接續光明去便容不得一毫人欲此便是敬止從此到至善只一條直路因竊自歎曰明見得這條路在前面還只不肯走病果安在願賜鞭策

文王緝熙敬止便是止至善便是體認天理功夫若見得時李延平所謂一毫私意亦退聽也豈不覺見得人

欲乎若人之酒醒便知是醉也若謂明見得這條路在前面如何不肯走或是未曾上路也又何遲迴顧慮無乃見之未明或有病根如憂貧之類在內爲累故耶若欲見之明行之果須是將習心打破兩層三層乃可向在也

井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十五

一友問明道先生言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今見朋交中開口便說天理某却疑先生教人要察見天理亦是人自家體貼乎此耳非謂必欲人圖寫個天理與人看也衝對曰誠然誠然天理何嘗有定形只是個未發之中中亦何嘗有定體人但常以心求中正爲主意隨時隨事體認調習此心常合于中正此便是隨處皆天理也康誥所謂作稽中德亦是如此自求自得他人不能與力便自見得亦不能圖寫與人看雖然說功夫處却不能瞞得人也

天理只是自家體認說便不濟事然天理亦從何處說得可說者路頭耳若連路頭也不說便如何去體認其全不說者恐是未曾加體認功夫如未曾行上路的人更無疑問也所云心求中正便是天理良是然亦須達得天理乃可中正而不達天理者有之矣釋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也何曾達得天理

又問天理心之主也人欲心之賊也一心之微衆欲
交攻日侵月蝕賊漸內據主反退聽且晝所爲時或
發見殆亦杯水於輿薪之火耳今欲反其故復其真
主者主之賊者賊之如之何其用力也

這個天理真主未嘗忘特爲賊所蔽惑耳觀其時或發
見可知矣體認天理則真主常在而賊自退聽不是外
邊旋尋討主入室來又不是逐出賊使主可復也只頃
刻一念正卽主翁便惺便不爲賊惑耳二者常相爲消
長

石簡一日與周用賓論及祭義曰天地以生物爲心

其來文集

卷之八 新泉開辦錄

七

饗而用牲何也豈真所謂萬物之靈也乎用賓不答
久之曰血食也又曰此等處須於二十年後當自得
之某亦求之二十年始得簡惑焉

天地人物一氣也而人得天地之中氣以生爲最貴非
人卽亦無天地矣故天地以生物養人人以生物報祭
亦猶水土之養五谷然無足異者仁中有義但用之有
道耳鮮食粒食犧牲粢盛皆古也梁武以麪爲犧牲釋
氏不殺牲然不能不食五穀五穀亦生也豈爲能充其
類也乎仙人譚昇論殺生云吾疑自古無君子誤矣
葛清問昨坐中一友言夜睡不着先生謂其未曾體

認天理故睡不着清因舉蔡季通先睡心後睡眼文
公以爲古今未發之妙先生不以爲然豈以其岐心
目爲二理耶

吾意不以爲然者非以岐心目爲二理也只先着一個
睡字便是安排事事亦復如是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
想象想象亦便是安排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有
睡得着何意何必

清問宋哲宗銳志於學一日於軒前折柳程子諫以
方春不可無故摧折哲宗不平擲之於地司馬公謂
使人主不肯親近儒生正爲如此夫從容諷諫固足

其來文集

卷之八 新泉開辦錄

七

以轉移君心而有犯勿欺實君子事君之道若司馬
公之言是則於其君折柳之時果將何以爲諫
君子事君固當隨事諫正然使明道言之必圓轉和平
自能入人足以感動人主之心此事係乎德盛所致不
可強爲亦不是從書本中得來也

孟源問向在嘉會所曾與朋友論心外無事心外無
物心外無理源謂此三語者蓋言心卽事心卽物心
卽理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言誠卽
物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是言我一物也是天地
萬物一體者也學者誠此意卽無分彼此內外動靜

一以貫之苟未能然必當因其所發而加困勉之功必格物必窮理卽功夫始有實地又所謂物非若後儒漫指天下之物之謂也源所謂理非若後儒所云在物爲理之謂也要皆本於吾心如吾心發一念事親卽親爲一物發一念事君卽君爲一物必盡吾心以孝其親盡吾心以忠其君是所謂得其理矣使吾心容有未盡是君親之物未格而忠孝之理有虧以此例之萬事萬物莫不皆然竊意子思孟子所謂乃誠者之事源所謂發處用功乃誠之者之事但功夫有生熟固造詣有安勉耳則亦不害其爲體用一原

非東文集

卷之八

新泉閣辨錄

七

內外一道未知當否

所言心外無事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三句無病又云心卽事心卽物心卽理似欠明又云一念事親事君卽爲物非若後儒指天下之物爲物則又似以萬物在心之外是心外有物矣不若大其心包天地萬物而與之一體則夫一念之發以至天下之物無不在內而以其渾淪則理通乎天地萬物以其散殊則理在事親事君之間卽心而事物在卽事而理在乃爲完全也如是體認不亦可乎誠者誠之者無不同條其貫有生熟無彼此衡嘗見學者多言聖賢言語句句是療病之藥須是

博覽牢記在心遇一病發卽療以一藥衝嚴謂之曰安能得此寬大肚子盛受許多藥渣或曰然則學于古訓非與衝曰烏乎非也聖賢之言誠式之療病藥石也隨服隨療病去則已若服過多則反耗元氣君必欲多帶藥物以防病發則請增以一方晦翁曰知得如此是病便不如此是藥此方可以療萬病矣如何

非東文集

卷之八

新泉閣辨錄

九

今時學者多是此見解殊不知如此欲以療病乃反添一病也縱有如許大肚載藥渣又反是一大病也學于古訓古訓豈可不學但古人學與今人別學者覺也古訓者聖人之心也學之所以覺我之心也我之心卽聖人之心覺了便不須留心最是用藥之氣以療吾之元氣而不用渣也若元氣好時中和之藥亦不妨多心在則古訓之學亦不妨多子不聞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毛氏之曾有說用功甚好

先生儒佛之辯明矣衝竊以爲論佛氏者當先根究其初心不合從軀殼起念且緩責其苦根塵絕倫理之罪益由其舉足之差遂使其謬至此故衝每與朋儕言學須先探訊其志然後與論功夫若其志不正雖與講得極親切只是替他培壅得私己的心反替

助潤飾得他病痛後來縱欲敗度傷殘倫理或反有甚於佛氏者孔子於門人往往誘其言志孟子欲人察於善利之間者殆爲是耳故自學教人皆宜先正其志如何

佛氏初心軀殼起念卽是苦根塵絕倫理之罪是同條共貫事然問罪者先須按其實迹賊證乃可誅之也今只誅其軀殼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不肯服從事聖人之書者亦有縱欲敗度傷殘倫理然不可謂之儒聖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絕滅倫理如水火之不相同子比而同之且抑揚之間辭氣過矣正

志之說甚好

經哲疑默而識之是思誠功夫既云默識卽此是學又曰學而不厭豈默之外又有學耶抑卽是默識之學而重言其不厭也

默識對學不厭說默識卽尊德性學不厭卽道問學非問學則德性不真非學不厭則所默識者或差也聖賢每每兼舉並言之蓋二者所以相濟不可相無也

孟津問爲學緊要是克己克己莫善於養知何也知是心之本體本體常覺已安從生已私之生緣不自覺然亦却有發見不可泯滅時如乍見孺子入井

惻隱之類乃良知也只要知皆擴而充之擴充不息卽本體愈自精明一有私意卽便知覺自然容他不得所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功夫全在養知上用然否

惻隱之類乃良知也本體知覺非良知也所謂養知非是只養他這一點靈覺知識乃養其所知之實理程子曰養知莫善於寡欲欲乃害天理者也克己卽所謂寡欲也而吾子以克己莫善於養知蓋有間矣識得此理擴充之功在學

或問克己養知與隨處體認天理一乎津曰一也心

莊東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主

體本是天理本自知覺不知體認天理滅矣理滅則爲己隨處體認也者隨視隨聽隨言隨動體認吾心之天理正當處而勿其非禮之不正當處卽便是克己卽便是養知皆從心上用功曰然則由中應外制外養中非與曰安得而非諸心無內外一心也制事制心直內方外乃一以貫之之學是否

不須如此牽合只隨處體認天理有見則所知日明自有退聽所謂知者天理是也賢輩等所言似以知覺之知爲知而不知中庸所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之字皆指天理也知覺之理乃心之本體

而謂本體是天理本自知覺則彼凡有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皆天理與是自墮於卽心見性成佛之弊而不自知也故良知之說最爲難信者此也當觀孟子此章下面原都在達之天下一句達之一字便是擴充須有學問思辨篤行之功乃不差也伯通所言隨處體認天理隨視聽言動而體認吾心之天理良是但又謂就正當處而勿其非禮之不正當處又似太多頭緒不若心常令中正察見天理而非禮之萌卽退聽爲簡易直截不須如此牽合牽合猶似有心病也旣知一以貫之何須更說中外何分應制此或是伊尹少時語也後見體用

甘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別錄 圭

一原顯微無間則無此矣賢輩當濯去舊見以來新知舍已從人道當如是

津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學者用功固不可不識得此體若一向爲此意擔閣而不用參前倚衡的功夫終無實地受用須是見鳶飛魚躍的意思而用參前倚衡的功夫雖用參前倚衡的功夫而鳶飛魚躍之意自在非是一邊做參前倚衡的功夫一邊見鳶飛魚躍的意思乃是一併交下惟程明道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最盡

鳶飛魚躍與參前倚衡同一活潑潑地皆察見天理功

夫識得此意而涵養之則日進日新何擔閣之云不可分爲二也所舉明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元無絲毫人力之說最好勿正勿忘勿助中間未嘗致絲毫人力乃必有事焉之功夫的當處朱傳節度二字最好當此時節所謂參前倚衡所謂鳶飛魚躍之體自見矣陽明謂勿忘勿助之說爲懸虛而不知此乃所有事之的也舍此則所有事無的當功夫而所事者非所事矣

甘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別錄 圭

津昨與鄒東郭論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一條東郭曰此正見知行合一處知至知終主知至之終之主行知至而卽至之始條理之事也故可與幾知終而卽終之終條理之事也故可與存義始終總是一知貫徹自知之貫徹不息便謂之行東郭又曰知字最重中庸言惟天下至誠爲能知天地之化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何等的重只爲後人把作聞見之知看了所以有歧知行爲二之弊

知固貫始終通乎行但易所謂知至至之而必曰可與幾是專主知知之在先故曰可與幾所謂知終終之而必曰可與存義是主行行之在後故曰可與存義此所謂始終條理也所以聖人之學知最重吾所謂通乎行

而知者聖學之始終是也但後又云空知禪也又曰學問思辨開其知也篤行恒其知也則所知者天理而非空知矣空知乃知覺之知不可不察也如以常知常覺卽道則中庸但云聰明聖知足矣而又云達天德者何耶天德者天理也聰明聖知聖人知覺之神也亦必須達天德佛學原欠此一節

潘子嘉問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乃是正當處正當處卽天理也參前倚衡與所立卓爾見此而已或以爲勿忘勿助之間乃虛見也須見天地萬物一體而後爲實見審如是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理異矣云

井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五

云

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爲虛陽明近有此說見於與聶文蔚侍御之書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功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

又問人言體認天理功夫不似克己有力然否

克己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己者非謂半上半下

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已私纔盡天理立復若其不繼又復如初在隨處體認天理最要緊能如是則克復在其中矣謂體認天理不如克己者蓋未知此且克己惟以告顏子而不以告仲弓諸人蓋非人人所能也今人只說克己耳又何曾克來若待到知是已私時其機已行又安能克惟是祇悔耳

羅郡問白沙先生有言云靜坐久之然後吾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如顏之卓爾孟之躍如皆真有所以隨處體認爲教不知行者之到家果孰先而孰後

井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五

乎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而十二年之後復有獵心之萌何也意者體貼出來之時方是等得入頭去處如仙家之說雖是見得玄關一竅更有許多火候溫養非謂畧窺得這個景象便可以了百了也如何

虛見與實見不同靜坐久隱然見吾心之體者蓋先生爲初學言之其實何有動靜之問心熟後雖終日酬酢萬變朝廷百官萬象金華百萬之衆造次顛沛而吾心之水體湛然無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蓋不待靜坐而後見也顏子之瞻前忽後乃是窺見景象虛見也至於

博約之功既竭其才之後其卓爾者乃實見也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

無在無不在只此五字循而行之便有無窮難言之妙白沙先生所謂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櫛柄在手者郡竊謂此五字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此緊關終身受用之地更願發揮歸與同志共之

此段看得好五字不可分看如勿忘勿助四字一般皆說一時事當此時天理見矣常常如此恒久不息所以存之也白沙先生所謂櫛柄在手者如此此乃聖學千古要訣近乃聞不用勿忘勿助之說將孰見之孰存之乎是無櫛柄頭腦學問者不可不知

易之所謂圓神方知雖以著卦言之反求諸身卽吾心之本體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此者固不外乎此矣竊嘗謂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學易之功卽是洗心若所謂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恐爲大賢以下言之易簡之妙不如是也著卦是易理之形見着也在卦在心皆是一理因卦以感通其理理見而心之邪穢去矣此卽所謂易簡之學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卽學易以感通此心之理與洗心退藏於密一事大賢以下學易固如此孔子韋編之絕又何所事乎不但學易凡讀書皆當如此

劉心問明道云見理後須放開看來未見理時須如何做莫先緊着一步待見得此理有據處始可涵泳自適不然初學將甚麼放開恐無以爲之地也明道又云問又近於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此便是勿忘勿助功何不闢頭以此教人乃云見理後須放開何也

學者緊要只勿忘勿助體認天理若真見得天理親切則自廓然大公而廣大高明之本體自復卽所謂放開非謂見理之後又有所謂放開也若如此說却又看了天理也聖人川上之歎卽此便是道理程夫子謂其要在謹獨此是切實用功處

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以其或不實落也程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乃是有弊不如明道云道亦器也器亦道也乃爲了使人有所依據而不墮於空寂也然紫陽謂橫渠本說形而上及成形而下似又截然兩下何耶二程之說皆同知道亦器器亦道之說則知兼清濁處

實大小一二之說矣橫渠之見也範圍在內

心問萬物皆天命無不有個理在一友云在物無理
自吾心處之為理如水火用得其道則為利用否則
為災害是理從吾心出也水火何理之有心謂物若
無理則為魚川水何指為道體蓋如水就下水之理
也吾導之即是水之理即為吾之理吾逆之即非水
之理即非吾之理也一友云然則義豈外至者耶心
又謂物既有個下之之理吾心原有個導之之理理
一也特感應之而已順應之而已是物莫不有理理
莫非吾心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一友云物與人兩個
井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无

相對相形合然後見理若物不遇我何處討理我心
不遇物亦無從見理心又謂此說併人物皆無理矣
使物不各有此理則遇我時決不能強假之以理我
心不原有此理則物至時亦何有應之耶夫天理萬
物一源也人特物中之靈耳豈可分之為二亦豈待
合之而後成耶

前說為非後說差勝蓋物我一體理無內外萬物皆備
於我之說盡之矣然謂之在物為理則不可此理畢竟
在心通貫乎萬物萬事天地人物一氣耳有心而後理
見猶有川流而後水行予嘗質

諸先
師云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程子云主敬便是為善
當於是起驗之只存此心不放僻雜擾便是行非必
處事應物為行也其精明不昧處便是知非必推測
求通為知也由是不已便是德性恒存聖人緝熙敬
止殆可知也所患者平旦之氣不常終不敢望聖域
儒者相承每以聖可學為言未始不令人口是而心
不然者

謂只存此心不放僻雜擾便是行此說足以破後儒只
以處事應物為行之說若謂精明不昧處便是知則又
墮於近時以知覺之知為良知之弊矣不可不仔細察
井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无

識蓋知覺是心必有所知覺之理乃為良知也如此涵
養便是行久而熟之則聖域有不可到耶
政學為一在家在官俱要事變上磨煉後世心迹判
體用離所以無善學善治橫渠謂道學政術為二此
自古可憂者然聖人惡子路民社為學之佞而喜漆
雕開以未能信不出竊意聖賢以平時政學未能一
致則體用咸乖卒急臨事不免舛謬須使有位者便
須即政即學窮居者孝友兄弟亦是即學即政所謂
一以貫之也其可以仕可以未仕者所得有淺深故
耳幸為再語

理會心事合一之學則知此矣孔子所以不欲子羔為費宰者以三家之事最難處非聖人之權不能以處變故子路冉有皆以取敗其音漆雕開之不往者亦此意蓋當此之時一出仕便入三家籠絡裏也若夫天下統法度昭明學政安有不可並用功者否則心事判矣

江門夫子謂儒與釋其無累一也心嘗繹之繹之無累外天地萬物而空其心者也儒者胸中雖無一物却無一物不體而近來有為儒釋之辨者遂有三間之說謂儒居其中而異端亦得竊其左右間而處之

東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閣辨錄 三

其亦以無累相同而未論其同而異者乎

其儒釋無累亦已自不同何得在三間之內是皆講學不精之故也若白沙先生為此說當連上下文看乃是由求亦要為邦曾點要灑然為樂其志復不同者豈聖人以其事迹觀之顧有取於窮居樂善而不取於用世行志者耶但其間有大意存焉夫有點之樂奚必舍去國事適清閑之地而後樂之為邦亦是曾點合當為的使由求亦得點之意則何嫌於用世但三子見得一處點見得無處不是此理使只得彼處是樂亦猶夫三子之屑屑事為矣尚謂之見大意乎孔

子仕止久速未嘗留意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何物可因窺與點之意矣是否

曾點正為不曾見得無處不是此理意思故須求風浴咏歸始樂若見得則隨處體認天理流行則為邦為政何往而非風浴之樂點雖樂優於三子然究竟言之過猶不及耳終是未能一貫若以此為有堯舜氣象則又認錯堯舜了也

至道有可言傳者不可言傳者夫可言傳者可見聞者乎不可言傳者不見聞之體乎夫子之文章便是可言傳性與天道便是不可言傳然文章即性道之

東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閣辨錄 三

形見者則是不可言傳之妙已存乎可言傳之中即

可言傳之物當默識夫不可言傳之體故程子謂下學人事是上達天理然儒者往往於性命之與講究之精討論之多其不可言傳者亦可言傳乎其不可傳者非謂難言也亦指其所受之人乎

人事即有天理所謂下學者學天理也若只學人事而遺天理安能上達先正分作兩截殊未可曉故可言傳者求天理之方即是下學也不可言傳者天理之妙即是上達也如小學於灑掃應對上便立誠敬是下學若誠敬得之於心不可言語形容處是上達豈分人事天

理爲兩段若如此便是支離

中庸大德云者猶夫一本之謂小德云者猶夫萬殊之謂故先生曰大德敦化則小德川流矣甚明白下文顧曰大小也者事也德也者理也則理一而事萬矣其義何居

所謂一本萬殊與理一分殊不同一本是渾淪大體處如發育峻極一節萬殊是支分處如三千三百一節至於所謂理一分殊則就吾心體用處說故有理事之別商臣問先生云格物以後更無功夫此甚明白簡易或又云但正心修身功夫亦各有用力處夫誠意章

耳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三

所謂好惡意也正心章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意也修身章所謂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意也三者皆以意言則知正心修身無可用力處彰彰明矣今如前言商臣竊疑之

不意見得如此觀此則知希尹居官不廢學且有日新之驗矣珍重珍重

呂懷問體認天理最難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體不偏有無不落方體纔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便不是須是義精仁熟此心洞然與之爲體或曰知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竊知勿忘勿助固是中規然

而其間間不容髮又不是有個硬格尺可量定的只這功夫何緣便得正當

觀此可見吾契曾實心尋求來所以發此語天理在心求則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之自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千古惟有孟子發揮出來須不費絲毫人力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不是此語最是只不忌助時便添減不得天理自見非有難易也何用硬格尺量耶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吾心中規矩何用權度

湛井泉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耳泉文集

卷之八 新泉問辨錄

三

灌井泉先生文集卷之九

新泉問辨續錄

高簡竊校春秋正傳見先生於是經真得千載不傳之秘而孔子光明正大之心如秋陽臨臨不可得而支離穿鑿之不可得而附會濫刻之燦然若星斗在天而人之望之咸知其孰爲經孰爲緯孰爲災祥而無事乎淺爲推測以累乎天之無心焉耳也於乎孔子無心之心晦之千餘年矣而諸儒者不契之以其本來而鑿之使深宜乎先生之獨得之也然中間有所請正傳序曰筆者其所書也削者其所去也而傳

章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續錄

內又謂春秋爲魯史之文而非仲尼削之

此削字猶改也

若曰筆削盡由於魯史而仲尼無所加損則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孰成之而使之懼耶

非謂筆削盡由於魯史也謂魯史中有關於是非者仲尼則筆之於冊今春秋是也無甚關於是非者仲尼則削之而不存於冊然其所筆皆魯史舊文仲尼未嘗改其文但取其義耳所謂無加損者不加損魯史之文也其餘則削去而不筆之於書者多矣今觀左傳有而經則無者可知矣

簡以是細詳先生之意毋乃以謂筆者魯史之所已筆爲綱也孔子因而筆之而未嘗削而損焉其所削者魯史之所約爲提綱而削其事以附於綱下者乃其記事之法孔子亦因而削之而但無用附諸綱耳是先生之所謂無所益也如此乎哉

非是之謂也筆削謂仲尼非謂魯史也削事附綱下尤未明春秋者魯史之總文如董狐書趙盾弑其君而其弑之之跡則當時別有緣由如左傳所云出不越竟入不討賊者乃其實事也孔子竊取之義則具於實事

簡竊以爲既因史氏而筆削之矣後之觀春秋者或

井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續錄二

經中所載是非顯然者固得以知其實其有難見是非者必考於傳而後知之則孔子胡不依史氏附其事於下而使後之人坦然易明而莫之疑乎何乃第書其綱而已矣

止謂竊取而不顯然取之而其事實則當時必有詳具始末如左傳是也

豈孔子之意知記事之書必傳於後世吾但特提其綱要而使後之人知吾取義在此則是非得失人自求之於心而不可掩焉耳審若是是孔子敦厚含弘廣博淹沉之意實寓諸春秋而在夫人之自得譬諸

天地覆載萬物而高卑貴賤莫不悉具其所以高所以卑所以貴賤人自求之而人自得之而天地無心成化之意固渾乎其中矣故莊周云聖人議而不辯先生之意其或在此矣乎

但書一事令人考其跡則知其善惡矣不必引莊周之言蓋聖經尚簡若當時作春秋亦如後之綱目則不勝其煩而非經之文矣

先生謂春秋爲魯史之文而非仲尼之文固本諸孟子然春秋十二公記者非一手今詳觀春秋之文如出於一人之手何也豈史官記事之法世世相傳故其文詞書法不甚相遠矣乎

正謂如此所謂史有三長書言書事自有其法古之史官子孫皆世其業安得不如出一手昨考得修後舊史之文十六條附於正傳之末杜預謂弟子欲存孔子卒故錄之試取觀之與今春秋之文無異益可見春秋爲魯史之文無疑矣

夫唯其不出於一人之手也故其中有缺時而不書者有當書卽位而不書者有缺文而存疑者有序爵而或先或後者有序事而或詳或畧者有或書爵或書人者有名不名者有或薨或卒者孔子皆因而筆

之而唯竊取其義在經吾錄出者乎正是如此

王元德問卽天地而見吾之精魂體魄如此其大若不學問則老死於愚耳矣卽吾身而見天地之精蘊如此其親若不近思則終於與彼隔絕耳矣愚而隔絕不過失魂落魄苟存於世者云

如此看得親切說得痛快人與天地魂魄精蘊合一無二君子體之以強不息纔息便與天二便是外人安得不失落魄魄然要體認

元德竊看先生隨時隨處必曰心事合一曰知有養

有只是怕人偏了所以每每並舉對互說方得造聖賢正途不枉了功也元德於今不敢妄有懸想只是調停心體無所沾惹然後立得我起我立則有主可以隨處觸類而通隨知順理而行中間自是長進若不立我終被這一念邪惡擔閣一生事業

立我二字最好我立則我大而物小我有餘而物不足我無窮而物有盡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我立也他人博約都落空與我不相關勿助勿忘是要處學問思辨篤行皆立我功夫虛無中有體見得此體則不落虛無而我立矣

元德觀心性圖忽悟位育二字甚緊關便令人有齋莊中正整齊嚴肅不容有一物之干底意思意心身家國天下隨處都要這樣位有一物不位育便是性分上欠缺

若不存盡此心性何處有位育學者且不說位育只存心性盡其性則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矣何等廣大何等切實

元德謂中正二字最可玩未嘗有在其體中矣亦無不在其用正矣中則參前倚衡之體見正則參前倚衡之體存體用一原何消想像何消安排是實功否無在無不在五字不可分說勿忘勿助四字亦然此數字分明畫出個中正之體參前倚衡實在於此時節自活潑潑地何待安排想像

元德嘗觀君子之無言有禮以示人矣觀君子之答問有樂以示人矣觀君子之禮而吾之情可以默定矣觀君子之樂而吾之性可以中主矣故觀君子之語默而仁行乎其間矣

如是音觀如是善學

元德竊思體認天理不曰某處而曰隨處最好隨意隨心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只是一個格物隨性隨

情隨形隨體隨禮隨樂隨政隨教只是一個慎獨隨視隨聽隨言隨動只是一個勿隨色隨貌隨言隨事隨疑隨忿隨得只是一個思何等容易何等快活此段見得甚好首二句尤足破或人之惑尤好

元德謂廓然大公最可玩何者其體明覺者也物來照不來則不照照不照都與天地萬物一例看其體中思者也物至則思不至則不思思不思都與天地萬物一例看存是久之自家心性日用間漸漸呈露可以無所緣而知可以無所利而能學則此體日明一日習則此體日熟一日造聖之要決不外此

只云與天地萬物一例看則是猶有二也看破後只是一體餘皆是可善以自養

王順渠司成問獻納編師意蓋欲以此曉天下之人使知吾道之在今日其行否何如吾身之在今日其進退當何如開示後學已大明白或者不矧乃以近名疑之

其謂近名固不足辯祇可以自反自警策耳吾道之行否吾身之進退吾自知自信中立不倚何與於人何必以此曉人蓋此編乃門下史進士刻之然可以告君父者無不可以告朋友告人人蓋此編論道也非論事也

古人不存奏稿者論事之言恐彰君父之過若此編皆論道之言又累蒙聖明嘉納固無嫌可避且足以彰君之美也近日有葉生春芳作跋語殆識此若夫疑者自疑信者自信吾又何與焉

黃省曾問心猶池清水天理猶水中天日之彰若忘却如去了般天日如何得見助却如時時添水增長激撼波瀾搖動天日雖在不過依稀罔象何能的見必須澄潭無潔乃始天日了然如此作喻未知如何池水天日猶是二物不若以心如一池水其清光即水之性即如心之純一即為天理水能潤澤萬物即天理之流行萬變萬化彌綸參贊之功用也水在澄之以復其本性之清心在定之以盡其本性之善忘助便是壞性之端勿忘勿助便是定性之要

謝顯問天理二字始見樂記而特以好惡言之意以好惡者心之大端無所作好作惡者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天理也本體既立廓然大公好惡以物而無與於已事事物物莫不與已相安而天德王道備矣是天理者通貫乎萬事萬物而發端於好惡焉者故曰平好惡而友人道之正也觀大學一書於誠意章曰好惡於正心章曰忿懣曰好樂好修齊亦曰好

惡於齊治曰所好曰恕於治平又曰好惡而不及乎他從可知矣蓋體認天理功夫盡於格致自誠正以下不過隨寂隨感隨家隨國隨天下以平其所好惡而已師曰格物而下無功夫豈不尤信

好惡二字最緊要聖人之學全體幾上好惡者此心發動之端乃所謂幾也故孟子欲人於四端上擴充大善大惡莫不於此分路頭吾子此間可謂切問近思矣好惡不作者天理之本體好好惡惡者天理流行之大用汪尚和問宋胡文定公長子文忠公寅實文定公同祖兄淳之子已生太史公寧五峯先生宏不知文定

公沒當立何人為宗子

立宗以嫡不以庶庶長且不得立而况養寅同型乎門人問有賢者曰白沙先生禪學也何如或亦從此中來否

知儒則知禪矣知禪則知儒矣由此言之彼未知儒又安能知禪孔子事君盡禮人以爲誦盡者中正之極無過不及自不及者視之爲誦白沙先生之學乃得聖賢中正之矩自世學者視之爲禪耳安知自達磨釋迦視之不以爲卑乎夫子嘗決我曰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何患不到聖賢佳處天理者中正之矩也以此觀之

李尚理問鄙見弟子入則孝章以立根灌溉為喻如何此亦看得好立根灌溉之說甚切但孝弟是良心真切處是其良知良能是其生意汎愛是擴克愛親敬長之心親仁學文皆是培灌生意功夫

吾十有五章志於學敏求也學無止息直到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脫駕如何

堯舜之聖猶兢兢業業無可脫駕處可欲之善純亦不已至誠無息

終日不違顏氏之學知行兼至否

聞言不違一時知行俱至如舜聞善沛然莫禦但顏子其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第十

未至沛然氣象頗小此所以具體而微

夏禮吾能言之此孔子好古敏求之實學或得諸鼎彝或得諸所識一二焉啓其天聰明之蘊而其所冥契者多矣如何

能言者其理不足徵者其文三代禮樂異文而同理君子之學不徒知其一理又當考其分殊三千三百亦同此意無一而非理也

觀過章語意為君子發然否

近有一學者洪章於新泉精舍說此云黨偏也人惟偏黨故行過若能反觀知其過便得其本心而知仁矣亦通

朝聞道即物格知至功夫在格物上是否

此說得之知至即是聞道聞道自貫徹人我古今幽明便能知死而不亡易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子使漆雕開仕仕亦學也斯指此理而言至近而至遠至無而至神其浴沂詠歸之機在此信實也未能實有諸已說也者說其素位而行將無入不自得也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子說猶吾與點也之意斯之一字與浴沂詠歸二字一語得了聖人胃中所存所樂故不覺說之與之

先進於禮樂章理疑之孰疑之以文義而疑之若如

其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第十

今之論以上二句為時人之言則子曰下當有人之言曰四字而本文無之此其疑一也如用之二句孔子於禮樂何嘗斯須離何必婉轉而緩其辭曰如用之此其疑二也若謂君用孔子則是如有用我者孔子又不但從先進爾矣此其疑三也

此問如所疑此皆孔子之言野人即是郊外百姓君子即是在位士夫先進質朴即今之野人後進彌文乃今之君子孔子嘆壤於君子而存於野人禮失求之野蓋傷君子之壞禮而幸其猶存於野人故下從先進乃其本意也至於人林放問禮之本亦此意

利心
人之心天理渾全不知其亦有體認功

夫否

聖人豈無體認但天機熟故自然耳中庸聰明睿知達天德便是聖人體認

徐文清問高公敬嘗論要見參前倚衡則有逐物之病莫若於此時節有見而不見之意始好云云

見其參前倚衡卓爾躍如此是自然真見都於勿忘勿助之間有得或不善體認則多着於想象卽是逐物故釋氏嘗之爲理障公敬之言亦救此弊似亦不可少

昔嘗與洪熉子明論戒慎恐懼渠云戒慎恐懼心之非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十三

動處卽喜怒哀樂之情已發也而何以又有未發之中故戒慎恐懼者天理也文清以爲戒懼還是功夫

既不聞是天理功夫所以養此天理也然功夫理非判然二物功夫停當處便是本體便是天

此功夫焉見天理只謂邇來學者以戒慎恐懼理故便以體認天理爲逐外以學者只做得致夫一錯百錯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然否

以恐懼爲動爲卽是喜怒哀樂已發爲卽是天理也戒懼不過時時警覺不怠耳吾子所說皆是切要
祭見不觀不聞之體而戒懼以養之耳

周有容論心要常照管文清以爲照管二字誠今日爲學要務然欲照管則便不能照管矣君子之學惟在立主立主則常知常覺而天理流行如精中軍八面却敵精之云者主立之謂也而照管自在其中故曰精靈之至是謂知幾其此之謂否

照管字恐說得太重此心時時常明如懸明鏡物無不照不待臨時纔去照管他如此則又多一照管矣

李尚理問易未作之前其理在天地與天地間萬有並形之物固非屑屑求合於河圖也河圖雖出於伏羲之時但此已非作易之本竊意河圖圖位適與文

非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十三

王卦位合而大行策數又符之疑是易道中興之時則之以易卦位制着策故伏羲之圖之前不敢先

河洛二圖也抑聖人所爲成天之能固不待於河圖洛書亦不違乎河圖洛書也草率之見唯就正焉

伏羲作易只見天地間陰陽奇偶耳故始作一畫於上加之至六而後盡天地人物變易之理洛書之合者亦合於此耳後世有聖人作易亦不過此故伊川見賣

兎者亦云觀此兎可以盡卦亦以其一頭一尾二耳四足一奇一偶之數耳至宋而
圓圖方圖出其初畫成只是橫圖耳餘皆後人添上

高簡讀陽明議論其致良知如曰惟精者惟一之功傳文者約禮之功道問學者尊德性之功皆是致的意思第其門人流傳之差故有謂不用學問思辯篤行之功者非其本旨也先生於錄中有爲之指其弊得非懼流傳之差抑亦有見乎立言者之果偏而故救之

吾元年同方西樵王改齋過江吊喪陽明曾親說我此學途中小兒亦行得不須讀書想是一時之言乎未可知也亦是吾後來見其學者說此吾云吾與爾說好了只加學問思辯篤行如此致之便是了

其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精義 十四

謝顯又問卽天地之四時行百物生其在我爲率性以和乎情卽天地之寒暑災祥變動不居其在我爲約情以正其性則是天地與我性情一也天地之化卽我之化而萬事萬物莫不協於一萬事萬物一則無事矣故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至教至德性情焉盡矣是否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最是精微若看得破則人與天地只是隔一形骸皮膚耳其氣未嘗不貫通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人之性情卽天地之性情性情正而和而萬化生焉故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是天地萬化在我矣孟

子說樂莫大焉大不足以言之也特就人言耳矣

葉春芳問孔門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曾閔而下由與求也一則臣季氏一則食輒之食二子得聖人爲之依歸而大節如此竊嘗揣之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由求皆有用之才使二子之出救得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此聖人仁天下之心也乃若曾閔之不仕則又正當的道理故不仕者孔子未嘗強之其仕者孔子亦未嘗止之皆有義存焉是否聖人心如化工之付物因財而篤天地豈待物物而雕之聖人豈得人人而強之出處之道亦多矣或出或處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孔子一身仕止久速皆備惟時焉而已時也者道也今儒只以不做官便是道末之難也

其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精義 十五

史稱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釋之者曰雖其度量有過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竊謂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夫豈無自蓋其耕于歷山力行孝弟一出至誠是以瞽亦允若受堯之天下若固有之處常應變各適其宜如孟子加舜卿相成霸王之業而不動心亦自知言養氣中來今人自謂能辯大事決大議大率皆氣質用事雖一時建立似有可觀恐到

此處未必能不失守儒先有言孝弟通乎神明今只於孝弟日用用功不知終當有至否

此是知本之論舜之不迷乃其度量若以爲天地神明之相則未矣如易之震驚百里不喪七鬯亦是如此只到無我之至便能如此且如雷聲炮聲之擊烈雖壯夫悍人則反驚懼昏倒未周嬰孩則若不聞者何也真純與不真純之別也有我與無我之分也此自難強皆涵養所至

何大通問有所着於怒便是遷有所留於過便是貳怒與過顏子有所不免怒不遷過不貳斯爲幾微之

事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錄上

妙謂之真好學然否

云有所着於怒是也着則以已與之若云有所留於過則貳非也過萌於心又發於事是貳也若過發於事卽是祇悔又何待留

仲尼顏子樂處此樂字極有意味天理流行充塞宇宙本人人皆具惟溺于聞見之小所以失之苟能識得此一點意思雖蔬食飲水簞食瓢飲此樂自如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樂自如鳶魚活潑舞雩風詠動靜天機一點真消息也

云此樂是樂于天理則不是蓋知天理可樂卽又爲天

理所累得此天理則自樂自不知其所以樂此與簞瓢陋巷不相干與花柳鳶魚亦不相干樂在中觸於外而發耳

晦菴居家立朝皆可觀卒不見道恐是合下要做孔子迹作久久至於玩物喪志遺其本而不知故白沙師云先令我打疊得潔潔淨淨便是要立本始得未可謂此公不見道初見延平卽舉程子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語豈不見得被延平慮其過高一語轉却謂要見理一不難須要見分殊吾嘗謂理一分殊本是一體分殊卽在理一之中故示學詩有云云體

事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錄上

會乃自得之

奉問吾十有五章皆聖人經歷實事若顏子三十二而卒止是到立地位而今稱顏子者謂幾於聖人造就之功於友在聖人前乎

到立地位亦難不可容易看立則如木根之着土確乎不可拔此卽與可與立之立同前面只有權耳權卽聖矣自不感知命耳順而從心權之謂也

姜鳳問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這腔子有指其形體而言者有指其大理而言者未知孰是

心何嘗不在腔子裏但在於覺與不覺耳此言亦似有

內外或記者之誤也

鳳問先生每言息吾輩用之得無病否

息之一字最可玩息者止也生也不止則不生

鳳問靜坐間或有時無見天理之發亦無見人欲之

發這時節還是氣寧靜亦爲未發之中否

是以靜爲中而未知中也更存養之自見

綸問言貴信行貴果何以謂言必信行必果乃爲確

確小人

只爲多一必字世間有如此學如此人人便以爲聖學

賢人矣豈知夫子直於其心術上說破便是小人之儒

耳泉文集 卷之九 漸米問辨錄 十九

乎

李世用問一着吾心之天理也無二無僞不偏不倚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是已察之惟精則心體恢復無

處而非一云云

惟精惟一乃是兩事合一用功非謂精便能一也惟精

惟一乃執中功夫缺一不可卽中庸學問思辨篤行二

者合用知行並進則中在我矣若謂惟精則自一惟博

文則禮自約如何聖人每每二者對說至於論語他章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分明是旣博文又約以禮也讀書

徒欲就已說而不思與聖人之說不合也朱子論讀書

須是虛心切已虛心者恐不切已切已者又不虛心中
間是正當處凡論學應事物物皆然

顯問聖學功夫惟知行兩端傳說論學之首言知之

非艱行之惟艱然知最大知安可一時無得大學言

知止知之始也猶知之有此物也知至則知之終也

猶之知存此物也始終皆此一知故曰知通乎行通

乎行而知者聖學之始終也雖聖人復起當不易斯

言矣近見論學者一以爲先知後行如知物可食乃

食一以爲行後乃知如必食物然後知味二說何如

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始終只是一知而行在其中

耳泉文集 卷之九 漸米問辨錄 十九

故吾有天包乎地知通乎行之說其所謂知亦有先後

淺深二公所論皆見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必兼之乃盡

卽知卽行知之淺者如知物可食乃食也行至知至知

之深者如食物乃知味也若不論其先後淺深而各執

其一說則所謂先知後行者更無食後雋永之味記云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何謂其所謂行後乃知者如

不知烏喙吡確之不可食則至於殺人何知味之有且

記云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者何謂故二說合而通之然

後聖學之功盡可善察識

劉生代問忠信篤敬固是行乎州里蠻貊之道非實

見得忠信篤敬怎生便得他行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故學貴察見天理而存之敢問

忠信篤敬只是一理在言爲忠信在行爲篤敬參前倚衡所見不是見忠信篤敬見此理見此道體耳此子張問行乃知行之行非如問達也知行者造道之功元不相混亦不相離古人學問必有頭腦必須知所有乃可養所有此明道意也子張務外乃遽然問行便是無頭腦學問且不先知所有則所行者何事行於州里蠻貊云者猶言無往而不行如云雖之夷狄不可棄爾但欲其隨處而力行必先須隨處而有見始可行故又告之以察見此道體如參前倚衡則見之親切自不能舍而行亦不能已矣來問所謂察見天理而存之最的當問良知人人之所同然小人之欲掩其不善亦可以見良知之不昧矣姑勿論焉可也且有同志於聖人之學而又同事而異見者如武王之伐紂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爲良知之中正明矣乃夷齊之叩馬而諫餓於首陽孔子以爲求仁得仁其良知良能之真切亦自有不可誣者是則良知之在聖人固亦有不同乎齊以武王爲中正而夷齊之學稍失之偏故

見亦偏則孔子謂之仁者何居

知豈不是人人之同然但便須尋所知者何事始得如孟子直指人人愛親敬長這一點初心真心良心者可也此卽是天理至於世間豈無紆兄之臂德色諄諄者乎武王順天應人乃出於無我乃知之中正乃天理也蘇子謂武王伐紂非聖人子曰此武王之所以聖也非聖人無我不顧天下非議做此事不得夷齊叩馬而諫爲便打量不過便出於有我之私其求仁亦是仁者見之謂之仁非知之中正仁之全體者也非天理也所謂這天理硬了安得爲良知若謂以知覺爲良知則空矣一章血脉全在一良字達字上此孟子喫緊爲人處今日都孟浪看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害豈小至於同事而異見者不自求自得如漢儒各守其專門之學如人不知切於愛身身有病痛不肯博求明醫不知夫子焉不學三人行必有我師之理耳

金哲問哀公問何爲成身孔子曰不過乎物旣而又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孝子成身故大學舉修身之功而必曰在格物夫孝者非他也吾心所知之理乃天然自有之中而新民至善歸一之地也格也者非他至其理也蓋知

行並進乎此實允蹈之非口耳之而已也故格物則無事矣而意心身之於國家天下舉之未知然否來問此段溪得大學之旨古本之善緊要處全在以修身申格物且不曰道曰理而曰物者以見理不離物也非離物外人倫而求諸窈冥昏默以爲道也可見古人實學處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器同一形字故易不離形而言道大學不離物而言理吾契可善察識涵養毋徒誇見他寶也

鄭經哲問竊疑漆雕開之對夫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見開有慎獨之功不爲自欺之學斯者指心之天

其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五

理而言未信者擇之未精執之未固天理未能實有諸已苟而仕焉未必廓然太公物來順應功利之私得以牽制習俗因循之論得以遷易世變利害得以搖奪此開之所自知而不敢仕而非夫子所及知只這斯字便見開灼見道體處只說未能信便見開自信處只其不求仕便見開於仕止久速有無不可可處大理本如是也此所以爲大實見而不以已與之斯其大者在矣謂斯指心之天理說得是但云擇之未精守之未固開恐未必如此若如此便說此等話不得

鄭經哲問近讀易遯卦曰遯亨小利貞程子傳曰遯

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如卦之才尚當與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無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朱子本義曰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程朱二先生皆溪體乎易者同卦同時一主於遲留而存不忘斯世之仁一主於勇退而決明哲潔身之義其所見不同乃如此以哲管見顧所處時位如何蓋遯者陰之始長未至於否也如君大臣之位任國家安危則當存程子之仁尚必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以扶持斯道若爲在下位無可致力者則當決朱子之義有爲之兆者則可以去也

其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五

一部易只在時與位耳隨時隨位卽道也陰盛與未盛之時不同大臣與新進之位不同此仕止久速之時惟達權者能之吾世迫所見取程子之說爲是

視問諸生夜會於崇正堂論及孔子伯夷或以爲

古聖人譬諸皆是色之金而分量不同或謂二聖人皆易地則皆然或謂伯夷終不可爲孔子爲大化之聖夫惟大則與天高明與地廣大惟化則與四時交通是故孔子毋意毋必無可無不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其進於是矣伯夷之清孟子謂皆古聖人孔子謂古之賢人蓋意必固我賢人之所不能無自伯夷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伯夷伯夷便噤故曰商周之際道在箕子而不曰在伯夷孰與異地皆然哉蓋合下氣質之稟與孔子不同而所學亦多了一個意必故只成就得一節之聖而不謂大而化

井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三

之之聖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夫有所不知則有知有所不能則有能伯夷知能之聖也而孔子則空空然不識不知者矣然則伯夷終不可爲孔子乎本體原來至虛至靈無思無爲夫謂伯夷不可爲孔子者夫亦自其無致曲之功言也致曲而中正之道可見是故聖學其淡矣

以足色之金喻說爲近之蓋語聖則不異語偏全則有異由其工夫合下便異都來在體認天理上用力何異之有體認之功在勿忘勿助之間知行兼盡大全而不

偏孔子之謂集大成也從他說許多神妙高遠不能外此可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諸子勉之

王元德問伏讀春秋正傳竊思春秋之義卽天之道也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天敘天秩天命天討皆由於天已何與焉此聖人酬世御物之心發之於春秋而不顯然言之但直書舊史之文使人讀其文考其事而自知其義之所在何也聖心之義天下古今人心之所同然也惟去諸穿鑿全其渾淪因其文以詳其事於已之心而取之則聖心之義必有不待言而自喻者此春秋所以爲經爲教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井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三

百物生焉不比史書則專職載事而已矣而况公穀之穿泥惡可以觀聖人之心

如此看乃知聖人之心同天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自燦然不可掩矣其義例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乃以書法纂而爲例吳草廬又以爲自漢以來未或之先也豈不謬哉至宋大儒如伊川者尚未之知乃云大義數十條如日星猶溺信於義例而不信孟子之說况其他乎吾幸得之於思之不通鬼神通之之餘賢輩不可不仔細玩也

元德問本體工夫只是一真切如良知良能是一個

天然本來之心隨感發而存焉過了一毫便不可忽了一毫便不可此之謂勿忘勿助之間乃真切之至也今之爲勿忘勿助之學者吾惑焉率不得真切體而徒漫焉爲之是惡得爲勿忘勿助之學愚欲以是箴時弊可否

須於勿忘勿助之間停停當當乃見真切真切即天理本體也今乃反於真切上求勿忘勿助之功則所謂真切者安知不爲執滯之別名耶安知不爲助長耶吾非不傳子自不習於勿忘勿助體認天理之功尚未見真切未見得力乃欲以箴時之弊是反戈也

耳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主本

周以魯問時有動靜理無動靜存天理則無動無靜皆能定矣周子主靜靜字毋亦指理之定而言是否吾契謂理無動靜存天理則動靜皆定則知或以體認天理爲求於外之非矣又謂周子主靜指理之定而言則知偏靜偏內之非矣不易見得只要涵養前面更有光景勿惑羣言煞要自信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

或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說者以爲孔子以此勉人非孔子之實歷而以此勉人是僞也聖人豈爲之若以爲實然則四十不惑二十時不能不惑安得謂生知安行竊以爲三十

而立即聖矣立亦不可輕易聖人志時豈不立立時豈有惑據其精純名言之耳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聖不可知處聖人生知安行豈全不學但其元來本體不待修爲合下昭然而其經誥亦各有不同處惟聖人能自名言實不可測

或謂此節聖人謙已以勉人者非也聖人無虛語聖人實是學成其謂生知安行者蓋生質之異易於合道猶孟子言良知良能童而知之便從此擴充去耳非便謂已見成更不用學也聖人之學惟聖人獨覺化而知裁其所謂志立不惑知命耳順從心不踰矩者非常人所

耳泉文集

卷之九 新泉問辨錄 三七

能知也賢契謂生知安行豈全不學又曰惟聖人能自名言實不可測皆得之故良知良能一章全在達字達之哲學也而謂不須學問思辨篤行可乎

謝知遠問洪範曰思曰睿易曰思不出其位語曰近思詩曰思無邪記曰慎思通書曰思者聖功之本先生又曰中思看來只是一個思天然勿忘勿助之間便是天理似又不容有思意者勿忘勿助便是思非謂思天理也思天理又恐落於想像

說勿忘勿助之間便是天理則不可勿忘勿助之間即見天理耳勿忘勿助即是中思

卷終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

問疑錄

王崇慶鄙見先生大科訓規揭圖示人始終條段無復滲漏真學者之指南然君子小人之判實本諸此至究其大要則在體認天理煎銷習心兩句盡之故嘗謂天下之人未有能體認天理而不煎銷習心亦未有煎銷習心而不能體認天理者也

答曰如是如其要又只在體認天理體認天理乃煎銷習心之功夫蓋天理與習心相為消長養得天理長一分習心便消了一分天理長至十分則習心便消至十分即為大賢熟而化之即是聖人聖人賢人非有差別同是一個天理生熟之間耳吾子於大科訓中識得個要約如此便知所從事矣可喜可喜然見之非難體之為難

鄙見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所謂大行不加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所謂窮居不損故舜禹顏子易地則皆然然不知易地皆然之要安在

答曰今之人其心固與舜禹顏子同惟不學不能見大故因物有遷欲知舜禹之不與顏子之不改其樂當學舜禹顏子之學惟精惟一不遷不貳舜禹顏子之學乃

心學也皆是這個天理也所謂見大者見此而已矣故視天下陋巷均之為微塵耳是故能不與然後知顏子之樂知顏子之樂然後能不與所謂易地皆然如是而天下陋巷又不足言矣

鄙見謂陸象山天資穎邁故其文字便捷雖謂之見道彷彿可也考亭則學力精純理義完粹而終集諸儒之大成宜矣然謂象山之有客氣則誠不敢謂無觀其與考亭往反論辨誠如先生所謂非天理矣

答曰所論朱子其說甚長非面莫既所論象山良是象山亦見個大頭腦處不可謂無見然於體認天理之功未淡故客氣時時發作蓋天理客氣相為消長也象山客氣非特見於與文公往反之書至以客氣加其兄又有甚義理了今之學者多尊崇之至以出於明道之上此吾遵道錄所以作也其徒楊敬仲之學近日人又尊之只是厭常喜新耳

鄙見謂孟子七篇純粹精矣王道之完書也然其純而又純粹而又粹則莫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仲尼之後一人而已

答曰此句固極好然亦要人善理會若便以赤子之心為大人更不須學問便是生成的聖人好佛好徑捷者

據以爲說便至廢學其害豈小其緊要只在不失不失
必須學問學問之道無他爲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所
以求放心是不失赤子之心也蓋赤子乃初心也乃其
真心常人都是壞了纔補若大人則從做赤子時元初
一點真心學問養將去只從這元初一點真心耿耿虛
靈良知良能漸漸擴充至於致廣大極高明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譬如一粒穀種子播在地上又時時培養由
苗而秀由秀而實亦只是元初這一點生氣擴充將去
至此非謂種子便是實也故曰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
子與此互相發

章泉文集

卷之十 問疑錄

三

鄙見謂學者所以學聖人也人不可無志固矣孟子
曰有爲若是又曰人皆可爲堯舜爲亦容以易言哉
苟不能純一無僞盡性命之理而徒以聲音笑貌言
語文字曰聖人云云祇見其妄而已矣愚病學者好
高自大而不務實也

荅曰正是如此今之人不是志不立即是矜誇自大然
總而言之只在不立志若立志則自不容自誇大矣爲
之難言之得無誦乎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蓋吾之
所謂立志者異乎人之所謂立志人之所謂立志者謂
有必爲聖人之心吾之所謂志者卽孔子所謂志於道

志于學則志必有實功教人入途轍去大抵古人說志
字不虛說如春秋傳曰吾志其目言欲射其目也蓋今
言志者如求仙者只想仙不做爲仙功夫又如臨淵羨
魚不去結網

鄙見謂三皇如日之方升五帝如日之將午三王如
日之既午五伯如日之既暮故觀夫方升之日而可
以見三皇氣象矣觀夫將午之日而可以見五帝氣
象矣觀既午之日而可以見三王氣象矣觀既暮之
日而可以見五伯氣象矣人之少壯老成大率一日
亦可觀焉

章泉文集

卷之十 問疑錄

四

荅曰以予觀之五伯當作夜矣若非天理卽屬陰故三
王沒萬古如長夜人若一有伯心卽是陰險小人卽不
可以入皇帝三王之道五伯不可與三王並列此是邵
子誤處

鄙見謂本朝薛文清純正清毅亦一時之偉儒矣其
推尊許魯齋者殊甚至於吳先生草廬則未見如何
要之許與吳不害其爲同而心術隱微之間與其事
業德性之際容亦有少異者雖然魯齋初元謂天生
孔子所以代天教人自是元遂知尊敬吾儒只此一
事其功已自弘博况其沒也朝野痛悼以爲斯民之

不幸乎則其人品不俟評矣先生謂如何

荅曰許吳出處不同魯齋篤實草廬更聰明過於魯齋要之悟入亦要聰明見識非聰明睿智不足以達天德總在涵養

鄙見謂同年呂仲木以十三事自劾出判解州讀書

盡職育蒙格俗日見充裕然自樂無異在史館時

其學之有得者昔者慶也嘗見先生告仲木曰惟明

德者通進德者弘仲木果幾此矣慶近以書投仲木

有直已守道者士之經樂天知命者聖之實持盈以

謙者德之盛遇險而順者仁之成等語仲木亦濫以

牛泉文集

卷之十 問 策 第五

其言爲近理然而欲自寡其過非隆師取友終恐無

成南望建康西望三晉實勞我心惟先生時教之

荅曰仲木別後困處解州處困而亨進德之地必有新

德非復舊仲木矣但吾累有書未見報不知進修之次

第何如耳學以涵養爲主以變化爲貴以聞道爲至

鄙見宋太祖以仁厚立國精神命脈在能用文武上

觀其間賓儀辨鏡之後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自是遂

注向儒臣觀貂裘賜全形而將士感泣自是遂杯酒

釋兵權三百年來作興鼓舞誰謂有過此者是宜大

臣得一文山大將得一武穆周程朱張諸君子不俟

論矣

荅曰宰相要知學宰相知學則君與天下臣民皆知學

道德一風俗同何治不可成也文山恐於聖學不通觀

其用兵如此雖做了宰相未知成就如何將亦不可不

知學將而知學則六軍之士皆知學知學則知親上處

長之道矣孟子之論有根原

鄙見丘文莊最稱博物洽聞操槩亦自表表自今言

之大學衍義之補殊有關係然不從祀尼庭意者有

謗乎

荅曰文莊吾之鄉先達平生只住一間小房至極品不

牛泉文集

卷之十 問 策 第六

易平生不交內臣平生手不釋卷真有前輩之風至於

他不敢知博物洽聞則有之及著大學衍義補則吾自

少時不悅蓋西山非遺天下國家事而天下國家之事

寓於格致誠正修之中正所以明一本之意最爲渾切

文莊乃欲補之是所謂漆了斷文琴規了方竹杖也然

其書中有關於今日天下國家之事不可廢當時只合

作別書名可也

鄙見七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程子謂當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無乃以理御氣然忿怒爲累

亦自不細尋常思欲察而制之及怒時又往往不能

如程子所云者先生年古鄙親見慶得心疾言猶在耳後王公濟亦投書以爲宜戒暴怒今亦何敢謂發各當理然所謂暴怒自解矣師友之益人大哉

荅曰聖賢之學只在性情上理會故孔子不怨天不尤人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其要只在平時時時存心體認遇有怒卽知不發得暴程子之言不過使初學如此體驗耳若學之功豈可到這時節纔忘怒觀理耶忠誠怒不能者只是心不存體認之功疎耳

鄙見謂天地之文章如大而風雲之變小而草木之蕃及山川委曲之類皆可見之常觀亭前花上蜂蝶

車泉文集

卷之十 問疑錄

七

叢積五色互映燦然爛然因嘆化工之妙不可揣度畢竟實理爲之地秋來五色菊如雲造化真成一詩併文多少良工心獨苦可憐粧點自紛紛漫成一詩併錄呈

荅曰觀其文亦是更不如觀其生意卽可知天地造化之心

鄙見謂至一也者其乾乎至二也者其坤乎一也者天道也若道也父道也夫道也二也者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是故乾坤合一謂之至神天地合一謂之至化君臣合一謂之至義父子合一謂之至

親夫婦合一謂之至別聖學無餘事矣

荅曰凡此名理固好但頗覺得無收拾處吾爲子添一註鄙云內外合一謂之至道知行合一謂之至學如是則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在我矣

鄙見謂邵堯夫之於數猶程明道之於理雖所學各殊其致一也天地間物莫不各具自然之理而亦莫不各有自然之數嘗竊料之理者性之至一數者氣之不齊條理者謂之理其渾淪者乎脈絡者謂之數其縱橫者乎夫萬物之與天地不可離者理也不可逃者數也窮理則可以見數矣是故理爲經數爲緯經爲常緯爲變常爲正變爲權此明道堯夫之所以不同宜乎明道之不學數是否

車泉文集

卷之十 問疑錄

本

荅曰此段意思思覺稍雜了恐便信道不篤天地間只是一個理縱他外生榮辱得喪之數不齊而吾之理未不一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所遇之數不齊而吾行道之心一也又何必論數聖人知天命必不如此故邵堯夫以授明道明道不受伊用同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及雷起處起是破其惑矣

鄙見謂林見素始以刑曹著終以刑曹著可謂知大

臣之道矣不然重老遭際聖明何以能此昔者吾友何仲默壽西涯云十年天下先憂淚五畝園中獨樂身見素近之矣

答曰見素先生平生大節甚好亦是偉人惜其不得久大用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甘泉文集 卷之十 問疑錄

九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問疑續錄

奇問近科聖製策問有道統之傳盡歸臣下之言然道統二字自宋儒始前此未之聞也夫道豈人所得私耶宋儒乃有道學傳近又有理學名臣錄惡同喜異者樂有是名遂互相標榜而道統之名立大道爲公似不如此愚謂道學之實不可忘道學之名不可有何如

大道爲公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流行宇宙何嘗論統只爲立道學傳後遂有道統之說其指斥至人者則以此并泉文集 卷之十 問疑續錄 一
二字加之而擯棄之而斯道亦未嘗不流行於天地間也奇問克己復禮先儒謂克猶勝也固然然須知所以勝者如土地爲人所據須立帥練兵方能克而復之故主敬者立我之帥也念念事事無不省察練我之兵也勇往直前毋少退縮庶幾已可克禮可復是否所喻土地立帥練兵猶是二物若克己只是一物其機在已克不克亦在已一念正時使邪一念正時使正正即天理邪即人欲克不克在一念之微天理長一分則人欲消一分何有不克消盡者爲大賢聖人

奇問知言之說師翁謂因言而知其能蔽陷離窮乎

我也若如舊說卽爲知人非知言矣然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况味四所字正指人而言知言則外無所惑養氣則內有所存此孟不動心異於告子何如知人是成德首事知言是初學者事必知言則見道不惑而有以用力以成其德而後可以知人先儒謂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得堂下人曲直則是以成德事語初學矣孟子之學首知言學之先務也少汾如許穎悟猶有此疑乎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舊說皆以爲天之理以愚觀之學者固有此三等人有由仁義行者有忠信者有樂

井泉文集

卷之上 同 疑 錄

二

善不倦者然皆可貴可重故曰天爵如何

看得亦是但思從何樣做起又不中作三個頭腦了也奇問林易齋之學未論其如何然竊觀其守人所不能守非有定力定見不能平生爲流言所中坎珂終身數亦奇矣乃復遭慘禍身歿之後妻子淪亡吊者鮮至此桂奇之所大惑而抱痛不平者

定力定見亦未易計但人皆議之吾獨憫其貧而不變其步武議者又豈有能及之者至於連禍則付之命也奇問動之以不禮蔣道休以爲動容之動王青蘿亦以爲然愚謂既莊以蒞之矣而有動容不以禮者乎

格物之物道林以爲卽物有本末之物且以下文釋格物其本亂而未治者証之昔方西樵亦同此說其於修身爲本之義亦相發明否

此節二子之言又未理會文義此節正是和順於道德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成已成物學問之極功也知及仁守道得於心莊莅積中發外暢於四肢也禮樂政教施於民發外之盛發於事業也豈有莊莅後又要動顏容動容卽莊莅也又重說了且以禮動顏容便是色莊不出於自然

奇問秦幼貞承祖母重服來卜居講學于樵我師翁

井泉文集

卷之上 同 疑 錄

三

以爲孝而錢緒山有親之喪不遠四千里來講學與秦子事一也况錢子且爲親求墓銘我師翁則責之以禮何耶朋友會間多致疑於此乞示教

先師有云三年之喪在人之情秦幼貞承重葬後方來時想在大小祥之間其持喪太嚴常獨靜坐密室不與人言惟啖齋鹽不食肉後歸迎母來山又隔一年其志實欲遵地遷居築樓奉母其與錢洪甫之求大不同也何疑焉少汾說起此子來令我傷心飲滄有志不就嬰疾而歸今不知生歿何如豈勝嘆哉

劉廷綽問理無動靜得靜時或達於動處遂使斯心

明而復晦今求有以一之未知何以

人心無動靜人自有動靜時自有動靜學能忘其動靜一味體認天理於勿忘勿助之間則應酬讀書舉業一以貫之如頑鐵之入洪爐何足累乎乃相資也

劉廷繹問子思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孟子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是子思以成已爲仁而孟子以成物爲仁矣不知先賢之見名因事而有言抑亦仁知之相爲貫通也

子思以德性言故先仁而後知體立而用行也孟子以造道言故先智而後仁知先而行後也然而仁知一貫

東文集

卷之十一 問學

四

體用一原知行並進非有二理也

繹問太極之理自該貫乎陰陽有是理卽有是氣然周子猶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陰陽必俟太極而後生之乎其生之一字不能無疑

有理卽有氣矣却倒說了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氣卽道氣之中正者卽道道氣非二也疑周子之說良是蓋陰陽動靜運行於天地之間無有止息又豈待生張子知歿而不亡者可與語性知道者也

繹問今人賓主入門拜坐皆以東爲尊讓賓於東也則與古禮客在西階者異矣自今賓主相見不知東

西果孰爲賓位也

此今俗沿襲之弊耳非古禮也古禮賓西主東其拜揖迎送出入皆然但賓主序揖拜於堂皆面北則賓左爲尊主右爲卑矣吾亦對人屢屢言之人自不能信

繹問人子爲將當軍務戒嚴之時而聞父母之喪則如之何

在朝尊朝在家尊家將在師卽在朝廷也

繹問禮長子之家斯立父母之神主然而衆子之異居者亦各立其父母神主以祀之然後得盡人子事親之心於禮何如

東文集

卷之十一 問學

五

衆子卽支子也支子只從宗子行事今人只未明一本之義耳

繹問今兄弟同居長兄已故入先父之祠矣然則二兄之神主不知何居

二兄爲支子支子子孫有力則別立廟無力則祀於寢當祭先祖而聞齊衰大喪之功其祭也如之何

祭終而後成服父母之喪則行不得不廢之因以計於男女之家與賓賈矣

繹問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博問夫子以爲禮然則親喪在遠方欲歸葬則限於無力若葬於其地而自

返又人子所不忍孰若葬於其地就卜地而姑之何如

人子之心以親之喪落葉歸根歸葬乃心安孔子非以季子葬子於贏博爲禮乃以既祭三區號曰骨肉歸于土命也魂則無所不之也無所不之也達於生歟心無係累爲禮

釋問支子不祭妾子可知矣或宗子無嫡子止有妾子不知亦可以得祖宗正脈而主大宗之祭否至於妾子年長嫡子年幼則相傳以繼祖宗而至祭者又孰爲正

章東文集 卷之十一 問 疑 錄 八
禮之所謂嫡支非如俗謂正室與妾之子不論妻妾但長子爲嫡其餘子爲支如樹直榦爲嫡其枝爲支詩云本支百世是也知此則天衢之問可瞭然矣

釋問張巡許遠忠臣也設敵人執其父以招降不降則殺親降則負君兩難之中必有善處之術

君子所以有出處之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父母在不許友以成自不至於此舜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白沙先生詩曰我愛人心長不似漢王陵是楚王陵

郭應奎問程子云善惡皆天理昨請教先生云此非

平川看得好人心無欲則靜便是中正中正貫天下之道而仁義流出中正時未有仁義之名及發而後仁義禮智乃分文公分配果支離

奎問程子云禪客最忙恐亦是不識心體不免把持助長否

聖人之學勿忘勿助何等無事禪客要去埃塵又去不得終日奈身不何心之本體自然何用忙也看得是

奎問或謂告子之學儘高朱子謂其真然無覺悍然不顧恐告子不肯心服愚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以理爲障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以事爲障

章東文集

卷之十一 問 疑 錄

八

者然而曰食色曰愛弟曰長長則亦不能舍事矣曰性曰仁曰義則亦不能舍理矣但其以虛無爲宗是內而非外好同而惡異雖言性而不知性爲生生之理言仁義而不知仁義之出於性言食色言愛敬而不知食色愛敬各有自然之則此其爲不知言也則其不動心之速非集義以養氣乃襲義以助氣者此乃佛學之宗究其歸謂非冥然惛然不可

告子之學卽後釋氏之學不易見破

奎問或謂知言養氣非孟子極致功夫此特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而反言以

覩之耳又謂能養氣則自能知言其功夫只在養氣上故勿忘勿助詳說養氣功夫至知言則無說矣愚謂此則學無頭腦也蓋學必先知所有而後能養所有告子之不能養氣由於不知言不知言者不知性者也觀其襲義以強制其心而使之不動可知矣故孟子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然則知言養氣自有先後而知言養氣之外更有何事哉

平川見得是二說皆非也不先知所有所養者何物知言功夫即知誠淫邪遁之詞不使蔽陷離窮乎我心則義理昭著即是知所有養氣功夫即必有事勿正勿忘

車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義備錄

九

勿助長集義養氣即是養所有下必有事即上所知也所說告子之弊皆有見未嘗知義而外之即不知所有也今時人皆無功夫只是念聖人如無佛老功夫只是念仙念佛過日子耳文公說誠淫邪遁蔽陷離窮說在知人上知人是成德事

奎問漢唐而下資質高而能從事於學問如第五倫管寧溫公元城輩亦不可謂不加慎獨之功而君子未之許者以其不知天理之自然不知勿忘勿助自然之功也此孔孟絕學所以至周程而後傳歟

漢人不知聖人之學只硬把着非惟不知慎獨之功先

不知所謂獨者何物無自然之功夫安能合得自然天理平川見得全是合歸與諸賢講之

奎問近看康齋集見其常誦道理平鋪在著些意不得勿忘勿助近日方知此味且當弱冠一覽伊洛淵源便能棄舉子業從事於聖賢之學其剛大特立無所待而與真所謂豪傑也然其初年功夫亦甚苦其學亦有可得而言者否

平川看伊川之學與明道同否便知勿忘勿助功夫說得容易下手到自然處甚難須調停習熟後始得椰子厚詩一句好老僧道機熟雖非吾儒學問但云道機熟三字亦可玩如初做的新車輪始時必澁難行用之久自然熟一推便轉煞要習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心只要熟平川幸溪體之

車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義備錄

十

傳習錄云此念本善更思何善念本無惡何處去惡此等議論太高妙恐如白沙先生所謂到前面無準的又云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奎嘗有疑云動靜一心也靜而無善安得動而有善有善亦無根之善耳動而有惡安得靜而無惡無惡者隱於其中而莫之察耳云云

不思善去惡自善無惡聖賢亦不敢如此說易稱頤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何得有此說是欺人自欺矣自古聖人如何說這學字記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奎問陽明先生大學古本序云合之以敬而益離蓋朱子或問以小學大學之功全歸於敬之一字若謂大學既言誠不當復言敬然而於緝熙敬止則言敬矣瑟兮憫兮者恂慄也恂慄亦敬也况合小學大學之功提掇敬字亦最切要亦何不可且程子於格致亦每每言敬今乃以病朱子無乃過乎

朱文公或問前序小學大學之事內中已莊一敬字了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疑錄

十一

後面總提這敬字來說使人知用功之本只得如此說非添上一敬字何得爲贅文公見之必不服

奎問嘗愛程子論致知格物一段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此正見得本體自然不容絲毫人力以是益信性無內外而勿忘勿助以存養之真是自然本體自然功夫此說最是

奎問又嘗愛楊龜山云惟能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

無不在我此正與先生以身至之爲格物之義同亦可見功夫渾成要不可以破碎分也

平川見得甚是

奎問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亦是肯用功者但用不得其方耳蓋不知本體自然不能以理御情而徒以力制之此其用力之苦而不得爲仁也

只是強制安得自然病痛全在不行二字蓋謂有之而不行耳此所謂行仁義之學也聖學天理自然如鴻廬中不容點雪自著此四字不得此由仁義行之學也先師白沙先生詩云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疑錄

十一

憂

問孔門教人文行忠信濂溪則曰一爲要學者至今疑之不知所謂一者亦必由於學問思辯歟既由學問思辯則亦不能外文行以爲忠信而文行忠信果有先後乎抑亦一時並進如隨處體認天理云者文行忠信一章嘗疑弟子記錯了孔門之學安得如此支離也一爲要無可疑者此卽是主一一便無欲天理呈露學問思辯篤行存此而已矣五箇之字正指一天理古人學問皆有頭腦

問孔子告子路修己以敬又曰修己安人安百姓可

見敬兼人已言修己安人是一體事如大學明德親民非有先後也朱註乃謂安人安百姓是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若然下文堯舜其猶病諸便說不去蓋堯舜不自足之心正以百姓爲己百姓未安正修己之未至耳

體用一原論語大學此兩節重疊言之皆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之意無乃盡其蘊耳一時俱有乃是否則初說敬與明德有體無用矣未充積未盛時敬與明德皆在一邊了平川說得甚是

問康節先天之學無體之易也故嘗言虛者仁之府

車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說補錄

七

嘗言月窟天根一動一靜之間不可謂無見而乃溺於推測之數何也當病革時謂伊川曰面前路須放開豈以伊川或失之隘而廣大高明有未逮歟然則伊川平日體仁之學何所用功而乃爲康節誚耶

程子嘗言邵堯夫於儒術却未有見堯夫說易二程皆未信服以其知易數而未知易理也說虛說動靜之間雖似是而實未有見也臨終說伊川面前路要開伊川終有這些把着在若明道則無此矣伊川之微有執着如伊川之微有任皆氣質帶來未化非全無見也

問溫公以誠爲盡心行己之要然夜寐不能著只是

一箇中字是不知無爲爲誠天理自然之爲中也又以扞去外物爲格物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顧欲屏絕之哉以溫公之篤行且最爲受善又與明道兄弟最相得而於此大頭腦尤未之見其將謂之何哉所以學先知所有乃行之不差論語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念中卽非中說誠未必誠也二程奈何邵堯夫司馬溫公不得

奎問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或云初學無未發之中惟聖人有之然延平却云當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或云性乃生生不息者無未發也未發者性之體卽所謂不睹不聞者也一則以喜怒哀樂言未發一則以性體言未發或又云發與未發是一時事卽發之中而有未發者存是亦以不睹不聞者言請教

中和皆上文戒懼慎獨工夫養出來延平當時授文公正如此說文公一時領畧不得晚年纔說其言極有次第後皆忘之孤負此翁是也未發之中聖人與常人皆有但常人以物欲汨沒之耳豫章言於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但求著便已發不若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而未發之中自見天理是也卽所不睹所不聞二所字最有

車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說補錄

七

味見得則二說皆破今亦不必較量也在力行耳

奎問今之講聖賢之學者而欲借禪學爲入門奎嘗譬之唐太宗借兵突厥立國不正而啓後世夷狄之禍也夫始之以醇猶懼其駁况甘心於駁而能有進於醇者乎

世固有如此者但恐入禪室見其若有高明廣大以爲是遂不肯出來誤了一生世傳明道先生出入釋老餘十年後來見破遂跳出來關之者益力然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奎問老先生題易吉甫觀心卷云易子一心耳觀之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一 觀心錄

五

又是誰兩心相覓處憧憧日往來蓋以心觀心則失之助故戒之也然體認亦是觀意乃若觀之於勿忘勿助之間則亦一心矣無兩心相覓之弊似未爲不是

只於勿忘勿助之間又添了一觀字便不可卽是以心觀心了勿忘勿助之間著一觀字不得

白沙先生詩云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又云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陽明先生詩云句句糠粃字字陳君從何處覓知音又云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蓋因世學者不以書明心而以書喪心而

矯言之然而商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讀書可盡廢

哉人之病以嘗傷於食而遽曰食可廢焉無是理也只如太虛之涵萬象又如明鏡在此物來照之鏡未嘗動若都不讀書是所謂反鏡而索照也人心中天理具備讀書亦喚惺一番何等有益此與親師友一般若不讀書則親友亦不該親耶亦不過喚惺此心之意我固有之師友亦不能與我也世之能讀書者少能讀而能不爲之喪志乃是高手若不啼哭孩兒誰不解抱

問學者有謂欲本無根過不必改是亦念本無惡何處去惡之說奎嘗謂夢幻亦能著相泡影亦能成形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學錄

六

既有欲矣不知所以除之則由微而著安得無根如程子聞道後十餘年而獵心復萌蓋滯而未化因觸而發或者之言亦太易耳

此說得之獵心十年尚在根再難除云本無根臨來種下卽根如謝上蔡十年去一矜字不得其爲此言者乃亦大言欺人反自欺欺天耳

問堯舜執中子莫亦執中孟子於子莫則曰執中無權權何物也其以功夫言乎抑功夫本體合乎然則舜禹之精一其卽所謂權乎愚謂堯舜由中達外子莫事上安排此執中之所以異也然則子莫其亦告

子之義襲乎抑亦鄉原之不狂不狃似中非中乎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告子不動心皆其一念真切但各有所偏耳似比子莫事跡上安排鄉原世情上彌縫者差勝然皆非堯舜之道君子所不由耳

權卽是中中卽是理理有何形無形何執執者有之於已也故能隨感而應其用無窮子莫硬執鄉原隨人楊墨告子皆是無搭颺的人惟有狂狷尚有可進處楊墨告子一念切而非真

奎問勿忘勿助之間常知常生益渾淪無外而萬事萬化之本所見天理合是如此否

車泉文集

卷之十一

論學

七

只是中間這一點生意卽是天理卽是渾淪

又問勿忘勿助之間其知幾之學乎孔子之不怨不尤顏子之不遷不貳皆有得於此也其至易而至難者乾乾不息在我而已

最好明道下一間字便是幾知幾其神乎

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然而聖門惟顏子與聞四代禮樂其餘子路冉有而下俱有歎焉夫興詩立禮成樂夫子中和之教未嘗不普而諸子氣質又何變化之難也况今詩禮樂之教又異於古矣學者欲自變化其氣質而無愧于古之成人由今之學其復有以

益之者否敢請

有一身之禮樂有天下之禮樂一身禮樂人人有之時可存之其不存者自暴自棄耳天下之禮樂惟顏子有中和之具故能放膽來問此所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也

問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奎嘗謂凡民無志者也豪傑有志者也言學便以道爲至言人便以聖爲至豈不真豪傑哉俯仰古今爲之三歎

待文王而後興只不可有待使一朝興起爲之卽凡民

化爲豪傑矣吾亦謂之豪傑歎息人間幾丈夫

問知行一心也有覺於心謂之知然而覺本無覺矣有事於心謂之行然而事本無事矣無覺無事者自然也天理也在豫養之而已無覺之覺是謂天明無事之事是謂天行斯境也殆未易言也其亦循循以求其至矣乎

如是涵養

羅念山問宰我短喪之說似未可全非如何

讀書須是以我觀書會全章之指乃得昨見念山而說宰我短喪一節云宰我居言語之科豈不知短喪之爲

不可見時人有三年喪之名而無實故非此短之初爲可喜但以全章之指合觀其云鑽燧改火禮壞樂崩等語實是他所見非矯俗也故夫子矯其偏云丁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莫將孔門弟子高看了蓋自顏淵閔騫仲雍伯牛德行爲近其餘皆失其宗故有短喪之說但以其實情直達聖人之前不似後儒矯情掩護猶有篤實之風子貢晚年進德聞性與天道故喪其師猶居三年是六年也以其情重故喪重蓋服緣情而起者雖過而不過也當以此觀孔門諸弟

曾佩問中和性情之德學者與聖人一也致之而天

井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學錄

九

地位萬物育益以學問到這等去處上下與天地同流造化在我矣方是極功的效驗只以理言非專以事言如果以事言也是位育豈學者能得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然又或不然者如堯舜之聖而九年水六年旱何位育之功亦不能收耶

元山永見吾古本中庸測乎解此章之義頗切致中和者人所初受於天與聖人同者也然必加戒懼慎獨之功方能復此本體李延平與文公說如此極有次第後遂忘之孤負此翁不知文公既如此悔憾何以集註不從如此說也既戒懼慎獨養復中和天下大本達道致

中和極矣更致到何處蓋致者如春秋致女儀禮主人致爵於賓之致自此達彼修道之教教於家國天下而中和致於家國天下滿天下皆和氣充塞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蓋人與天地萬物爲體者也孔子中和之極而不位育者夫子不得邦家無致之之地使夫子得邦家則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而天地位育矣舊說乃謂吾氣順天地之氣亦順云云是不用政教而自墮於佛老清淨自定之說而不自知其九年水七年旱亦是一時政教所不及如四克庶頑之類所謂堯舜其猶病諸者

井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學錄

二十

佩問程朱有功於聖門固非漢唐諸儒所能及若今之從祀及居漢唐諸儒之下何如

此無乃以時世爲先後耳非有優劣也若以優劣固有當沙大者

問尊教云無適只是無事簡切簡切又曰主天理則便二矣此說如何豈以天理本心也又一心以至之卽爲二乎若然則孔子主忠信之說一耶二耶純一只是誠堯舜言一文王言純原非有二義尊教云且說一一到熟處乃純則二字當以淺深觀乎

天理只是心之生理如彼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仁卽是

天理也心與天理何嘗有二程子云主一之謂敬是矣
恐人認作主一物則滯故又云無適之謂一所以解上
主一之說也心存則天理在卽天理矣今又云主一箇
天理則是適也適則連主一非一矣主忠信之主與主
一之主畧不同言立重之功全在於忠信爲之主也一
字與純字固宜有淺深生熟文王只說純亦不已未知
是否

問上下察一句竊謂舊說亦不爲差盈天地間何物
非道何道非我鳶魚飛躍卽此理之明養於上下者
孔子川上之嘆茂叔庭草之愛意皆如此若以其字

其泉文集

卷之十

問疑類

主

指詩人言而於得見鳶魚之時必待察識天理乃見
活潑則是人心一理也鳶魚又一理也悟此而後可
以通彼非二而何下文察乎天地察字又當如何看
舊說童稚所習聞所以於心未合者以一章之內兩察
字而義不同而以察爲昭著後古經訓所未有孟子察
於人倫習矣不察皆察識之義鳶魚川上庭草自鳶魚
川上庭草不察則于我何事蓋人心與此物一體恐非
二也察乎天地正同章首察識之義謂詩人此言蓋察
識此理矣造端察天地乃爲學始終之貫也未知當否
謝錫命問數夜與福建沈希周蕭師孔靜坐頗覺有

益沈希周所學皆主致良知以致字爲要其人資稟
不凡能信老先生自然之說師孔云城中學者多疑
勿忘勿助之說以爲離却集義竊意程子所謂勿忘
勿助之間者果何物耶便不識天理矣未知然否
振卿說每夜與朋友靜坐病中聞之一喜沈希周一向
未知其意今聞如此不易得也昔者陽明公云吾只與
學者鑿粗坯待甘泉來與出細今沈子先事陽明之學
則有可入細之機矣可問何謂良知如何致之緊要識
此自然二字勿忘勿助之間乃有事規矩卽集義也不
識此便沒些工夫了

其泉文集

卷之十

問疑類

主

錫命問沈希周帖云承問如何致良知竊意所謂良
知者心之本體天理也非知覺之知也自然而然而不
待有所作爲意必於其間加些意思卽助少些意思
卽忘致者至也知至至之求至天理無纖毫欠缺卽
夫子所謂體認何如

知之中正乃爲本體而天理見矣所謂良卽下文愛敬
真心非知覺之知句好忘助二字不可兩開看差之毫
釐終以千里此言最精沈希周大聖亦只是舍己從人然
非聖人不能也若有私毫舊見在心猶是不能舍己也
有些吝留意思卽是不能舍己也舍己事最難雖打疊

得兩漏三漏子令化空空地乃能受善若將舊兒留在這裏將新聞來比安能受善如此者是不愛其身如人有病傳得舊方來用雖不效猶自樂其所以亡雖有盧醫扁鵲過之語之不入寧沒其身而已矣可謂愛其身者乎非知覺之知似好但人心只是一箇知何常更有別知第須識所知者何事

先生又常云人若見得道體無窮安得不虛不吝已人只是見

錫命前與曾廓齋論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事廓齋曰所處之地位不同在武王不得不伐在夷齊不得不諫竊意夷齊既知其當伐則不當有是諫矣恐

井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疑精義

孟子

夷齊不能如武王之大還在軀殼上起念頭恐蒙此不忠之名染者所謂言必信行必果在武王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故夫子稱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蘇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蓋不識武王矣未知是否

以所見大小偏全看者是如坐井觀天曰天亦天也在井上見天之全體乃真天也周公太公諸聖臣所見亦大故輔武王以伐紂伐紂只是驅之使不害民耳而前徒倒戈自殺之非武王殺之也懸頭于藁街非也使不倒戈亦只如湯放桀于南巢耳蘇子謂武王非聖人

也吾謂此武王之所以聖也非聖人做不得此事

錫命問向聞古林說孟子說大人則藐之章彼此較量便覺微有動心處竊以爲然周濂溪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白沙先生謂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于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觀此則白沙先生真能不動而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心同何如

孟子濂溪皆是爲衆人說未可以此斷其動心也孟子只爲說大人者說濂溪只爲始學者說耳不可以是看低了二賢也

井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疑精義

孟子

錫命問近覺得曾子三省之省字却甚警拔蓋此心纔省則警覺而生而天理之幾見不省則昏寂而灰而虛明之體塞其心之生也灰也乃係乎人之省與不省白沙先生所謂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生化之妙其緊要在此老先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其要亦在此蓋省者省我之心而已而或爲外何如此段看得甚親切以省不省說生死甚好隨處體認天理功夫全在省與不省耳白沙先生與周程孔孟文武周公禹湯堯舜等而上之千古聖賢同條共貫皆此心

學也而謂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則三省吾身亦在外矣此皆緣未識內外合一之道反有外物之心不知着處從何處起可哀可哀

吳齊龍問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誣也蓋祭非其鬼則鬼亦不享夫大夫祭五祀禮也然尸竈中雷門行皆庶人之所有事不知何故而不得祭齊龍竊謂雖祭之亦不爲過朱子以庶人祭旁親遠族爲非其鬼然旁親遠族其始也皆原於一本或以無後或以功或以賢竊謂雖祭之亦不爲過又先賢如祖師白沙先生王陽明先生門人有司固當立廟以祭矣齊龍欽慕嘗圖其像貌懸之于壁每歲薄具尊俎祭於書堂以申一念之誠因與同志洽情將敬又安知無所觸發乎似亦不爲過但不知於理當否

凡主祭者必其分之相等乃可相通天子爲天之子故得祭乎天地而凡天下之人戴天履地皆有報天地之恩皆舉之矣然必天子乃可祭報即天下之人之報也譬如諸侯大夫之祭山川五祀即所封境內之人之祀也譬如子孫皆受祖考之恩然必宗子嫡派然後與祖考之氣相通乃得祭宗子之祭即通族之人之祭支子不得祭支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此禮有明典

分也天理之品節也犯分則得罪於天希孔以爲不爲過悞矣至於旁親無後或以功以賢亦必有當主祭之人如殤祔於祖而不祔於考惟祭祖之人得祭之先師成我之恩立廟祭之宜也然必有主祭之人其餘則從長者行禮至於朔望焚香瞻拜以致誠意以興景仰之心可也蓋亦禮不可賣云耳

齊龍問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忘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夫爲將而貢軍爲大夫而忘國宜不可與之進矣然伯叔無子有姪而不繼之於情安乎又使公罔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歟者在此位也夫必皆孝弟好禮修身俟歟之人然後得在其位則天下之爲棄人多矣豈聖人無一人不欲其入於善之心哉

此非聖人之言也乃漢儒僞入者且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亦有不幸非已致之者至於與爲人後在孔子時井田未壞無所利而爲何與爲人後之有尤聖人不棄人堯舜於庶頑纔說尚欲侯以明之欲並生哉見聖人待物之洪雖至惡亦所不棄以此觀之可見此段皆爲也以我觀書隨處得益

齊龍問朱文公家禮四代位次自西以次而列齊龍
揆諸心殊見未安有以爲神道尚右竊謂神人一理
夫奚所尚不同且尚右者旣次列於西則人道尚左
者當次列於東此不免相爲背戾不知當如何列然
後爲協也

此文公之誤也人道尚左則神道亦皆尚左人神一理
也尚右之說無所據後世俗儒之偏見耳宋以右相爲
尊亦踵此誤也蓋古人祭祀旣行於堂謂之陽厭又行
於室謂之陰厭陰厭於室室西南隅爲與始祖居之東
向則羣廟之主以祖爲尊故自西而東文公誤以爲定
位非也

耳泉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三

康時聘問孔子中行不得而思狂狷是孔門弟子自
顏子而下皆狂狷之流也曾子性魯而唯一貫先儒
謂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不知曾子所造亦可與顏子
班歟又謂顏子發聖人之蘊不知曾子亦曾有所發
否又謂顏子才豐壽而大而未化天假之年則不日
而化不知曾子亦已化否

不得中行而與之聖人思中行之士以勵學者耳非謂
顏子之下全無中行也如閔冉曾聞之類豈可以一二
計無以辭害意讀書之法也顏曾所入雖殊所至則一

曾子觀其臨歿易簣豈不到顏子地位大學一書亦是
以發聖人所未發二子皆幾乎化矣

湯雷敢問鄉黨莫如爵孟子之論明矣第人生有先
後時世有不同官爵有崇卑鄉賢祠其序神位果論
生時之先後耶抑論爵位之崇卑耶先生嘗曰此當
以時論如宋朝以宋一代論齒元以元論我國朝以
國朝論恭泉先生亦同此論何如

所謂各以其代論齒非吾之意公誤聽矣但不分齒爵
以入祠先後爲序可也蓋入祠時已分定故也禮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

耳泉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三

張綱問天地陰陽淑慝之氣充塞乎流行宇宙之間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降祥降殃非人有意於人在
人之感應如何耳故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於此當
自慎其善惡之幾而已敢請明示

天本無心豈物物而與之某爲善降之祥某爲不善降
之殃如此則天亦小了天地之氣有清和者有惡濁者
善人清和之氣與天地清和之氣相感使得百祥惡人
之氣惡濁與天地惡濁之氣相感使得百殃氣機以類
相感若天地之降然天本無心也無爲也吾廷文看得
是且看人得爐香之氣便養得人臟腑好得真穢之氣

便令人臟腑生病可知矣

吳純問張南軒分別義利以無所爲有所爲二言可謂至精密矣純以爲無所爲者自然而然者也豈下學可能驟至夫爲名譽而爲善爲位祿而效忠斯誠利矣然忠或出於感激善或出於勉強亦可以爲利否乎會闕明訓以作字欲好爲小人夫作字欲好亦何恃於理而以爲小人何耶

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南軒此言分別義利判斷生死路頭蓋前賢所未發也初學入頭第一關欲無所爲而爲者學者之事也自然無所爲而爲者聖人之事耳泉文集 卷十一 問疑續錄 走

也得此路脉將來必至自然爲名爲祿與作字欲好之心皆利心也至於感激勉強爲忠爲善其心已公豈比而同之藤川此切可問矣勉之

張世美問漢楊彪忠於前而變於後必其所養之未克也魏王祥孝於親而負於君必其問學之未究也然否

此二人皆氣質用事何知聖學惟不學則老而衰故做兩截了不從事聖學者可以懼矣

張綱問陽明先生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綱未領其旨綱謂氣之純粹

中正謂性氣之知覺者謂之心氣之主宰者謂之志氣之萌動者謂之意氣之發用而中正者謂之道分雖殊而理則一未知何如

延文看得好所論名理皆是陽明公之說恐人傳差了郭肇乾在天關問馮望格物之說望曰在視聽言動士格正其視聽言動也乾曰未視時如何望曰只主敬乾曰如何是主敬望曰此心存存不放不滯乾曰莫若隨處體認天理得力

以格作正吾與陽明先生初年辨之云以格爲正則於下文正心之正爲重複馮元湛只是傳而不習要別立門戶自開戶牖將如之何程門亦有倍其師之說而淫於佛老者况六經四書章章各自有頭腦元湛以論語視聽言動解大學格物而棄下文意心身家國天下之文又况夫子視聽言動如何不以告仲弓而獨以告顏子何也非顏子上知至明至健不足以當之蓋仲弓是平地功夫若顏子四勿如迅雷不及掩耳誰做得元湛大草草了也

尊教一貫之旨合內外動靜心事而一之也誠指俗學之迷矣但虛名實事未悉教旨程子說遠道不遠猶降一等言之則曾子未發此事何如尊示謂陳元

誠林勿欺諂莊渠魏公毀白沙先生此誠有之蓋陳
林二子學問全在閉邪功夫不知知幾之學故誤去
耳目支離之用存虛玄不測之神之說魏公祭文有
黜聰毀明之句時機等辨之於下潮士言之於上以
爲風化所關後魏公乃悟林勿欺固不足道魏公因
陳子學問之誤何足以病先師之學哉

忠恕立即無等此輩所謂義襲耳安得閉邪勿錯認了
石翁去耳目支離之用而莊渠卽以爲黜聰毀明是去
耳目之用安得會讀書以爲西方之學出牌位於西郊
賴潮士與吾諸子賢諫之衛道之功不小矣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學錄

三

易大慶問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大慶以位字卽
吾心之中正也若思出中正則有太過不及之弊悉
邪思也中正其思天理昭然與思無邪相對何如

思不出位則吾所謂中思中思則心中正矣以爲位是
心之中正則中正有所矣中正無所隨處而在

鄧振南問孔子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固知其心
之無怨矣及觀其采薇之歌似若淺有隱憂於其中
者不識其微意何如

孔夫子於由求原憲等未嘗輕以仁許之而許夷齊則
二子之心已純乎天理著一怨字不得采薇之歌非夷

齊詞氣又以武王爲暴與紂一般豈得稱聖之清見識
如此糊塗此歌恐是後人託擬爲之而太史公收入伯
夷傳亦其擇之不精卽無亦疑之耶

劉廷繹問桃應問瞽瞍殺人之事孟子固語之詳矣
設使大舜未及竊負瞽瞍之先爲臯陶法官所獲不
知大舜將何以處之惟望明示以觀聖賢用心之極
若瞽瞍殺人先被獲舜之心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與天
下既竊負而逃樂忘天下則舜當詔天下以身代之與
負逃一般心况法官奉朝廷有入議之法乎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一 問學錄

三

事孔光張禹之經術而致不識字之誚不知所識何
字竊有志而未能也母致坐四子之弊願明言以教
古人之所謂學與後世之所謂學不同此與功業經術
不相干故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資質明敏剛健者皆能幹功業
明經術至於古人之學則不同學也者覺而已矣從子
則謂之學從見則謂之覺天子所謂聞道是也至於聞
道則格物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豈
有不學之譏不識字之誚在人立志何如耳

滾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視子之疾與兄子之疾

有同乎不同乎生自謂天性自有輕重之等以為

蓋

間則自私也以為無間果天性之真否
兄弟之子猶子也豈有差別今人只為在自家軀殼上
起念頭若在天地祖宗上起念頭豈有差別至於二者
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豈有自家血脈上就分形骸
爾汝之別聖人制服姑為之期功之等耳

張雲獅疑西伯被囚羑里獻重寶美女求釋不知聖
人遇患果可如是投君之欲抑亦變而通之一道也
此散宜生諸人為之權以處變也固不令西伯知之

益問或謂孔子對哀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語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一問疑類錄

三

意何等渾厚至孟子告齊宣王似覺專於報施而無
溫厚和緩之氣想是齊王病痼已深惟知厚責臣下
而忘乎已之哀薄故孟子因病而藥不得不下大黃
烏頭之劑以起之若如或人所說則是客氣未除何
以為孟乎

蓋君言語各有時宜不可較量

益問記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三子亦皆尚
右孔子曰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
三子皆尚左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古之制也兇手
之所尚又日用之最切者豈門人都全不知一一皆

刻畫於夫子而反無吉凶之辨乎此禮經之不可盡
曉者

孔門親受音指未必如此影響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一問疑類錄

三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金陵問答

王世隆近提督武學閱孫吳諸書中間戰陳攻守之法奇正分合之變與夫所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卑而驕之亂而擾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等語大抵亦是兵家道理宜爾今且有虎豹蛇虺傷人而人之所以攻之使其不得縱逸以反噬人者若圈檻虎落機矢之類固當無所不用其極是何也是真知虎之可惡而殺之也然則其爲機矢圈檻也豈云詐而其殺之而寢處其皮

王果文集

卷十二 金陵問答

一

也豈曰不仁乎聖人之所謂兵想亦是如此夫以仁伐不仁征以正人之不正豈曰姑爲之而姑試之使其得適於天誅而或反至於噬人聖人所謂兵決不如此惟其不度可否而槩以是施之於私怒殺人如所謂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者則其所爲正所謂詭道耳而孫吳之流亦自視以爲詭道蓋其操術則同而其用心則有異耳不然則宋襄陳餘之徒皆可以爲王道而聖人之所謂兵者荒矣故孫吳謂兵爲詭道我則以爲正道孫吳謂用兵必以詐乃勝我則謂用兵必以誠乃勝耳蓋其心誠於惡惡以除天下之害

則凡所以縱橫百變以爲之備者其爲謀不同而其至於惡惡以除天下之害者其心則一而已矣鄙見如此不知何如

聖人用兵只在人心觀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吾有臣三千惟一心卒以此勝如林之旅及孟子脩孝弟忠信可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故殺民而民不怨毒天下而天下從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此豈孫吳之謀所能及而宋襄陳餘之所謂爲仁義者非湯武之仁義也

昨見師語及唐子鎮論李福達事師問是唐子鎮本

甘泉文集

卷十二 金陵問答

二

司事否世隆答以非師默然莫不以子鎮此舉永否古者諫必有官然士庶人皆得言之大抵語默亦有時與位故曰默足以容自是語默之道不可加一些意思往時陽明先生在辰州府龍興寺講學世隆與吳伯詩張明卿董道未湯伯循董粹夫李秀夫劉易仲田叔中俱時相從每講坐至夜分一夕講及好色者衆咸曰吳伯詩張明卿恐難免此先生曰若一向在這裏過來忽然悔悟亦自決烈若不會經過不能謹守一旦陷入裏面往往多不能出頭嘗見前輩有一二人平時素稱不飲酒不好色後來致仕家居偶入妓

家飲酒遂至傾資與之至老無悔此亦是不曾經過不能謹守之故以此知人於此須是大段能決烈諱守乃可免此失耳此莫不亦只是戒人不能慎終之意非必欲其經歷此事以爲學也此意是否

陽明之意恐人輕易說了及過此事又打不過然學亦不須經歷後乃知但能見得天理時則外事皆輕久則病根自拔去若不如是雖強制之終是克伐怨欲不行有時而發矣烏能斬斷病根乎

溫公作烘虱詩覺得便自與荆公用心不同荆公謂逃藏敗絮尚欲索埋沒沉灰誰復課熏心得禍爾莫

耳泉文集

卷十二 金匱問答

三

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蟻恨未除自許寧能久安卧克此意也是以殺物爲功而非聖人哀矜勿喜之意若溫公則不然其言謂初雖快意終自咎致爾殲夷非爾過吾家篋笥本自貧况復爲人苦慵惰體生鱗甲未能浴衣不離身成脆破朽繒敗絮爲淵藪如粟如麻寢肥大虛腸不免須侵人肯學夷齊甘死餓醯酸餲聚理固然爾輩披懷我當坐但以努力自潔清群虱皆當遠遁橋這便有正本清源自咎自責多少仁厚意思在故雖薄物細故言語文字游戲亦可占知其人嘗見吳東湖先生勘事蠶中乘小官舫

深入永保地方凡矢溺之類皆不於江中必藏舟上岸尋僻靜處自掘坑矢溺其中仍用土覆蓋之至於蟻虱捫得亦但棄之於地不忍搗死此莫不亦是溫公之意否或云此老信外教之言如此恐不是

以二烘虱詩見二公用心之不同後來二公作人禍福亦如此言語之道誠之不可揜夫明道先生放蠍頌云殺之非仁放之非義亦此意東湖放虱于地且莫論其是信外教之意與否亦是一點仁心

大凡各衙門事體不拘重大輕小曾經前輩斟酌者必自有說不可驟議與革隆初入兵部時見衙門題

耳泉文集

卷十二 金匱問答

四

奏查處會同館陳朽鋪陳給散五城貧丐意甚喜之後見盧伯紀與隆言女直進貢夷人一時至千人至無鋪陳給散雖勉強借給亦皆惡爛之物不及前給與貧丐者之尚可用然貧丐者得此亦自無用只與市人易餅啖耳以此知前輩堆積此物不爲無謂李文靖於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亦殊有見然女直進貢夷人一時容令一千居京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恐於事體非便隆謂宜與議處勅令沿邊守臣爲之節制每歲凡入貢幾次一次凡若干人其放入貢若同國者及與相鄰之國同來亦必俟先次入貢者

回還交代方放其稱探信等項夷人亦多假此利於貨買剽掠亦止令其在關外與譯事人等傳話答之不許入關如此似覺穩當

前論良是後論節次夷人入貢之期處置得亦是吾昔貳禮卿知各邊入貢亦必有期有數但守臣見其來求迫切不能守定輒爲題請及求取器物亦然此漸不可長亦有夷人進貢在境內數年不出者五湖金元之禍亦起於漸耳不嚴不縱在守邊大臣酌處之爾仁以柔之義以制之是羈縻處之方也

通政司每日奉天門奏事唱諾節奏殆類歌曲殊失

華東文集 卷十二 金鼓問答 五

古意又其所奏皆尋常小事日日循環一律亦且使人厭聞其謂通政職專出納王命當先期以所奏事總共凡目若干却視其中有關係者一一標出總具一說帖開寫某日中外大小臣民章奏凡若干內某事關係軍國人才政事風俗災異宦官戚里權貴俱關重大合與大臣科道面議可否施行待通政司奏事畢却令鴻臚寺唱說各衙門官有事欲面奏者許其說帖對仗面奏如此庶下情上通不至壅蔽國家之利莫大於此向見陸子潛奏云國初自公卿以下至庶人無不得面奏後來始令通政司先期具奏自

春坊官擬旨上蓋春坊東宮之官是時猶欲使太子知天下事故凡奏啓先令太子知之其意亦甚善不至如後但止是摘取五事每日一律聞者亦且厭之其言欲更其制大凡人臣皆得面奏人主時召百官講論面說可否其說亦甚好恨當時寢不行耳

國初各衙門面奏御前親決可否而奉行之後來不同然此朝廷之制未可私議也

嘉靖戊子七月京中大風霾三日夜聲如雷吼天色如火赤焰莫辨牛馬兵部吳職方入內閣見遼老遼老問邊上有聲息否吳答以無有遼老曰胡人寇邊

華東文集 卷十二 金鼓問答 五

時惟俟大風霾乃入連日風霾大作邊上定有聲息次日邊上果以變聞此亦是在邊人知其事甚熟乃爾非必有他術也我朝邊備雖甚嚴然北失河套南失交趾議者至今惜之不知此二地今仍可復否風霾憂邊寇此人人知之非特遼翁在邊之久非有他術也交趾奉正朔脩職貢不必取之聖人公天下而不私也河套之寇吾嘗深慮之幸其未大著若他日大著則五胡金元之患皆若此爲之漸然未可輕議也

嘗聞陽明先生平寧賊後朝廷遣二內官來監軍比至聞先生已破賊意甚忌之至出不遜語與先生抗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金臺答問

隆問魏師說給事論救南臺諸公繫獄時隆往候之曰公今繫獄時此心何如師說曰亦是堅忍而已凡遇患難須要堅忍譬如烹飪硬物火到方熟雖聖人遇事亦如此不然大舜聖人豈不能卽格頑父嚚母傲弟然亦必須有許多堅忍節次方得彼感格以此知堅忍之功雖聖賢不可無也隆深以爲然後師說與隆會同志諸公聯轡道中隆因話及此爲之嘆賞

師說曰此非予之言陽明老先生之言也此說如何

甘泉文集 卷十三 金臺答問

十一

堅忍固好初學者不可無但恐終有強制襲取之意若見理明後知得是確乎不可拔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乃是聖人之學且將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及清矣忠矣未知焉得仁諸章觀之自見所謂天理者着不得一毫人力事似天理矣有意而爲之卽非天理也可善體認

非禮勿視聽言動不可不仔細理會若謂非禮之色勿視非禮之聲勿聽卽士人稍知義理者能之何待於顏子也審如是則所謂非禮者爲在外矣在外既有非禮抑又不知以何者爲禮也蓋凡吾心天理自

曰先生破賊有何能因欲請與先生較射先生許之

期日至教場弓矢已具諸將吏皆在先生令二內官偶射先生在堂上自擁大座跌坐以觀二內官心不平且怒且射一中三矢一僅中二矢旣已先生乃下座後邀二內官使上座二內官怒稍解先生乃往射一發九矢皆中二人始心服焉二人平日善射者至是皆下風蓋先生以怒激之使其心志耳目皆不精專故爾先生御小人之術如此彼小人者正在範圍中耳向聞李秀夫言此不知此意如何

甘泉文集 卷十二 金陵問答 七

使二人心志耳目不精專而寡中也有意激怒之則已之心志亦先不精專矣又何能九發皆中乎還只是善射不善射

然之有條理者即謂之禮爲仁工夫須要於這幾微處審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是於這念頭初萌處審察其幾微而已元宵夜與梁伯綱羅達夫曾汝忱薛子脩沈靜夫王汝中會飲于王伯豐宅汝中之論若此隆甚喜之因附記于此不知如何

四勿不容易看謂非禮聲色士人稍知義理者能之何待顏子則大容易了也此義在孔門最精聖人以告顏子不以告門弟仲弓諸人何也此於幾上先天之學也故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非禮勿視聽言動何待又

井泉文集

卷十三 金臺答問

二

分內外感應疾於影響若非禮之感不知不覺視聽已過如疾風迅雷之過耳豈能安排得惟此心常存則感應幾微自明決矣

羅達夫謂慈湖云血氣有強弱人心無強弱思慮有斷續人心無斷續此說如何曾汝忱云血氣有強弱二句固是至於思慮有斷續人心無斷續一句吾不能無疑且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安得分心與思慮爲二而更容其有斷續也周文規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然則思慮豈可有也故凡人思慮則有斷續至於心則元無

此一天理之自然而已梁伯綱云旣以思慮爲不是則當斷去又安可使之續也王汝中云天下何思何慮陽明先生謂所思所慮只是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蓋人心良知出於自然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故殊塗同歸一致百慮無非此箇更無安排更無勉強何待自私用智正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亦是自然往來不容思慮所謂心之官則思亦只是要復他本來自然之體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有私意安得思慮

井泉文集

卷十三 金臺答問

三

來却不如如此說覺頗盡不知以爲如何

看書須看前後四傍通融貫串乃可不可只從一路去便恐有難通者又當證以吾心之同然者乃爲的當如易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乃言心之本體也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與書思曰睿睿作聖大學安而后能慮乃言心之應用也本體者其寂然者也應用者乃其感通者也寂有性感有寂安得就其一路而遂各執以爲言豈通論耶心如明鏡鏡之明定如心之體何思何慮也鏡之光能照物來而照之如心之用物感而應其思慮生所謂思則得之思而睿作聖安而能睿也當其未

照時能照之光自在靜中動也當其照時而其本體自如動中靜也心豈可強弱斷續言耶

陽明先生寓辰州龍興寺時主僧有某者方學禪定問先生先生曰禪家有雜昏惺性四字汝知之乎僧未對先生曰初學禪時百念紛然雜興雖十年塵土之事一時皆入心內此之謂雜思慮既多莫或主宰則一向昏了此之謂昏昏憤既久稍稍漸知其非與一一磨去此之謂惺塵念既去則自然裏面生出光明始復元性此之謂性僧拜謝去此說如何

學者只是兩端非雜昏則惺性然而聖人與釋氏說性不同聖人言性乃心之生理故性之爲字從心從生釋氏言性卽指此心靈明處便是更不知天理與心生者也所謂心之生理者如未發則有物躍如活潑而謂之中及發則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生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是也釋氏以此生理反謂爲障是以滅絕倫理去聖人之道遠矣陽明之說惜乎當時只說裏面生出光明始復元性未曾與之明辯所謂光明者何所謂性者何物耳光明者卽可謂性乎否也

隆間有人問晦菴先生云如何是學者受用先生曰潑的几卓在屋下坐便是學者的受用若貪外面高

山流水便不是學者的受用因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庶以拙自修此莫不是隨處體認天理不用外頭去別用工夫程子所謂只此是學的意思否

只說要受用便不是吾爲作一轉語云不必受用處卽是學者真受用蓋必須潑几卓在屋下坐乃受用則不潑几卓不在屋下坐便有許多塵勞不受用的情態矣此潑几卓屋下坐與登山臨水一也造次顛沛無往不在是是不必受用之受用也

星歷之說起於古黃帝正名百物必有其名而今之天文若虎賁卽將庶子之類皆秦漢間官名不知是漢人更定否然并古名亦不復可見或者古無其名而漢人始創爲之耶漢史謂天文星象精本在地而其象在天其說甚善後人以李淳風觀乾象占武后事亦謂事皆前定殊不知武后在高祖入宮時太宗悅其色其精稷固已有相盛之理其他時殺唐子孫殆盡者固已造根於此至太宗納爲妃時天象兆見于上豈非精本在地而象見於天之說歟大凡事之前兆必先有人造下根在那裏後至萌芽或漸長時其兆始見浸淫不已其事方應究其所以皆人爲

之感召也不知如何

星象官名之說吾素所不信天道遠人事邇故聖人所不言聖門之學惟切問而近思

鬼神者天地之靈氣人之心亦只是這一個氣分來故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有思慮卽此氣已動鬼神自能知之緣他與心是一氣故有相感之理銅山西傾洛鍾東應其理皆然只緣他元是一氣耳嘗聞有人作官箴死強盜五人當時心疑其非只因初至要立威遂乘快箴之至死後此人患背疽臨革時眼中只見此五人來索命呻吟旬日方死此亦是此心已先疑其非故鬼神亦自知之其患背疽見人索命皆是此氣之感召耳道書謂淫者化爲婦人暴者化爲猛虎亦言其理氣感召有如此此說是否

人與鬼神皆是一體皆是宇宙中一氣故有感應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着力惟自可知者始不可知者付之於不可知不失爲智故曰敬鬼神而遠之毋徒求之幽遠也

隆偶讀易屯六二程朱說各不同隆妄意謂二有正應在上勢可以進而制於初剛故有屯遭班如之象然初乃陽剛之德雖制乎二非爲寇不過欲使之締

甘泉文集

卷十三 金臺答問

本

好審處以得其正如彼婚媾之義守貞不字至於十年乃字乃爲善也蓋屯難之世雖有應可行而未可輕進以圖萬全者陽剛之德然耳此說如何

此說得之

屯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蓋婚媾亦只是云親暱比力之意呂東萊先生說亦然其言曰屯之六四若能自知不足下親暱於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無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此說如何

甘泉文集

卷十三 金臺答問

七

是如此看然但求其義之通無益於學易也觀此便須有求人受善自益之學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已已強亦有受益之道非但弱者然也非但濟屯爲然也今日學絕道喪之餘自顧非豪傑之才觀象玩占亦當如此乃能濟也

蒙初九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隆妄意謂蒙在下而發之非用刑人不可桎梏者所以刑也若不用刑人而至於說桎梏以往則吝矣言發蒙之始廢法則吝也是否

治蒙之初非用刑則無以警其惰破其愚如朴作教刑

是也所以然者使其蒙不至於終蒙終蒙則過惡之甚至於受桎梏之刑矣故初之用教刑者所以說其桎梏之罪也若往而深治之便以桎梏治蒙則吝矣

大畜卦下體乾上體艮以四畜初陰如萌也故有童牛之戒以五畜二皆陰畜陽也聖人以爲不當使陰畜陽故有童牛豮豕之義今乃云止陽勿進何謂也聖人作易全因天理之自然說出示人代天立教耳故因象明義聖人之心無與焉而云聖人以爲不當使陰畜陽是不免有意也更詳之

讀書有得亦有與前人意相類者向讀左傳類考叔

與鄭莊公鑿地及泉一節甚非之乃擬爲之說曰父子之思非天所靳鬼神有知其聽之矣盟誓何賴焉後讀東萊說亦非類考叔此一說說話可見今古人未嘗不相及患在用心與不用心耳

固是如此然讀書必須於言外得其意乃爲善讀書者蓋莊公彼時執於誓言雖有悔心無從而發以類考叔之賢豈不知盟誓之非而全母子之道爲大故固莊公信泥盟誓而姑爲掘地及泉之說以所明通其蔽乃爲善引其君也如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皆變而不失其正者也

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胡傳以爲二公當獲水旱之應而反有年此傳以爲異故書隆謂聖人之心恐不如

此恐亦是幸之也故書不知是否凡書有年大有年皆是志喜聖人之心何等灑落春秋一經皆被後儒以私心鑿而壞之矣

春秋書紀伯姬卒傳以爲賢之也故書隆謂聖賢教人守禮必有經權若伯姬卒遇非理幾至失身則雖死可也若止是避火聖人於此亦必有處未應使之必死於火以爲賢也如仁者雖切於救人若下井救人正仁人亦不爲耳意亦疑之後見胡氏註謂亦罪

乎當時之爲臣子者耳若伯姬守禮固不可謂不賢而當時臣子不能救之使遠乎火而死則聖人所不能不罪之者也如此議論其平正不知如何

婦人之道以守節爲正難以達權責之如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亦非達權之道聖人亦稱之求仁得仁伯姬婦女之卒不宜書而書者賢之也賢其一節之賢也若當時姆傳不在而苟焉遇火以出其幸不至於失身亦失禮矣

天道福善禍淫雖有遲速分數多少然實不差毫釐人雖至靈然亦天地之一物耳自天地視之何啻蚩

蟬蟻子然具此靈氣且能無所不知不能而況於天地如是其大雨露風雷變於頃刻生長收藏不可名狀其聰明明畏若是而昧者反視天爲茫茫凡禍福感應一切以爲與人事善惡若無與者殆未能思天之所爲耳

吾以爲天地無心人卽天地之心天何嘗於人一一較量之某人善降之福某人惡降之禍則天地爲有心其心亦勞耳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人之爲善自得福人之爲不善自得禍天理當然若天降之耳如今人毆人卽得毆人之罪殺人卽得殺人之罪若天刑之也

耳泉文集

卷十三 金臺答問

十

向在梁伯綱宅羅達夫王虞卿論凡人有過失能悔固好然而被這念頭留滯在心上亦未善因云林子仁常言平生遇事只恁率性行去不會許多商量算計如此行去雖差亦不悔似亦脫灑梁伯綱云其平生遇事有差亦解悔據此不知悔的是不悔的是隆意謂悔而能改何害於悔若悔而不能改雖悔無益徒留滯心中作病耳王汝中云悔亦有真假若是真悔當時覺得卽便改過何等伶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乃是真悔若只在人面皮上

商量算計恐怕人知又恐怕不好看卽多少私意在此便是假悔宜其留滯而反爲病也此說伶俐不知以爲如何

達夫伯綱與晉叔之說各有一道必兼之乃可若汝中云假悔則非所謂悔矣悔未有不真者向人前說悔乃作偽耳此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況能有改乎莫亦近時有如此者否

耳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耳泉文集

卷十三

金臺答問

十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問

垣問堯典欽明文思安安朱子曰敬是徹上徹下功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個敬不得故以欽字爲體統說若便以敬體明用分言似於道理便欠周徧意者欽明文思皆吾心性本體只緣當時未有仁義禮智信之說故但以欽明文思狀而名之安安卽本體之自然正夫子所謂不着纖毫人力處自居處而言謂之允恭自應接而言謂之克讓恭敬生於心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曰允與克非無一毫人欲之私

甘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不能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允釐百工若時登庸疇咨于采治水巽位命鯀試舜皆恭讓之事耳是謂學之全體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聖人至愛著見變化之妙如此或者以爲烝烝乂不格姦俱就舜自治其身而言於學者亦爲有益未知然否

此節吾素以爲疑吾契不易見得如此曰欽明文思心性之本體安安本體之自然不着絲毫人力恭敬生於心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以下等語俱親切便見體用一原與孔門一貫之指中庸中和之理同至於烝烝乂不

格姦自是神化格物事若以爲舜自治則不消得說格姦字蔡氏既謂欽明文思以德性言允恭克讓以行實言是矣又云敬體明用是又說到用上便沒來頭了吾契又提出欽字看最是敬是功夫亦是心體之存存惺惺處存存惺惺時便昭昭不可欺而明明卽是明德之明何必言用文公言放下這敬不得都似二物了殊不知心體存存惺惺便是敬敬與心是一物何必言放下乎吾契既見得體用一原便終日終身體認涵養直上達天德以行王道盛德大業一齊擴充去不是二事

甘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精純處自其所可見者言之則曰濬哲曰又明曰溫恭曰允塞合而言之卽是無聲無臭之體故曰玄德舜典一書通篇無一字一事不自此中流出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者也蔡氏深沉而有智文理光明而純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又以玄德爲幽潛之德等處似尚未盡昭合其命夔典樂一章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是有志而后有言有言而后有歌有歌而后有聲有聲而后稽之於律律正而八音備焉俱出中以達外廣道以爲器未嘗如后世屑屑以聲音爲

重較量絲毫而卒無得者也夫元氣之體不可模度故假六律分數以爲之則是六律皆中氣矣然蔡氏之書近世又或非之以爲與元聲終卒未合或者求之太密故反有未得與程子曰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然則今欲復三代之治以成制禮作樂之盛必何如而後可豈必悟玄德之吉先正已志以正萬物之志而后達於聲成於律以爲中和之制而不在拘拘於毫忽之間乎不然則未有制作之先有聽鳳凰之鳴而成十二箇者不知有合於今之絲毫之算否也

此段看得亦是古人言學言政必有頭腦如樹木之生其枝葉花實必有根本後世學不知本又何望乎先王天德王道之懿明道先生言中庸只無聲無臭該括了多少自無聲無臭發而爲三千三百又自三千三百復歸於無聲無臭舜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狀舜至德之全爲說濬哲而不足故又說文明說濬哲文明而不足故又說溫恭又說允塞非是二事吾契以爲合而言之卽無聲無臭之體故曰玄德又曰通篇無一言一字不自然德中流出來等語皆得之矣史臣將叙大舜之功業而必先之以此二句可謂知本之論得天德王道一

貫之學而其人亦非常人矣至於制禮作樂後世亦皆不知本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樂在仁者心地中流出而謂不爲之用卽二之矣後世心不中和則氣不中和從何處候氣制律審聲被於八音乎故必積德百年后興也

問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篇命脉全在克艱二字下文許多功夫許多事業都從此出此古之聖人所以乾乾不息純亦不已者虛心默誦使學者此心渾然自不容有毫髮夾雜之意脩己治人全是一段天理爲近來學者六件八件析分破碎便覺精采不

及蔡氏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等語亦深有得者但於精一執中不矜不伐不自滿假諸處或未盡得頭腦耳心本一也自其有體而言曰人心自其本體而言曰道心惟微者本體之自然純粹精者也所謂可願若是也故非精以察之一以體之知行合進何以克復而允執其中乎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精一之功是謂體認天理是謂致良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極而至於惟口出好與戎之戒皆所以爲精一者也內外相資之說似尚未合

千聖千賢皆是隨處體認天理同條共貫東海西海南

海北海有聖人出亦不能外此非但聖人不能外此雖
東西南北海之人亦不能外此也蓋無別天別性別心
故也此箇道理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吾契於此篇云命
脉全在克艱二字下文許多功夫事業皆從此出又云
脩己治人全是一箇天理及精一爲學問思辯篤行知
行合進體認天理內外相資之說尚未合等語皆精切
蓋道只是一本更無二本三本二本三本則支離矣既
見得直須涵養以有之於己不然猶是見他人財寶也
問皐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勵翼邇
可遠在茲思永之永恐卽是恒久之道卽是天德人
耳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五
特弗思耳思永正是脩身處惇叙九族脩身之事也
庶民勵翼資乎賢人以成吾脩身者也卽后篇弼直
之意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
知人安民兢兢業業敬哉有土皆不過推廣迪德脩
身以治人而又歸之脩身焉耳今以脩身家齊國治
天下平各項分做似尚牽合
此思字看得最好舊傳與身脩對說未妥吾契以爲卽
脩身之事是也此思字與洪範五事思字論語九思未
之思也易思不出其位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詩
思無邪同最是緊要處而慎字又是功夫最是緊要處

或忘或助皆非慎勿忘勿助之間無絲毫人力乃是慎
更走作不得慎思則身脩敦叙九族則家齊庶民勵翼
邇可遠在茲則國治而天下平自是一串功夫一段道
理自住不住的若獨以爲皆說脩身事則有體無用而
本文所謂邇遠者何事所謂在茲者何事蓋茲卽身脩
也此乃大學孟子之指後面知人安民兢兢業業敬哉
乃推廣上文未盡之蘊而復歸之敬敬卽上文所謂慎
敬慎一念貫串首尾體用一原吾契得之則便將來涵
養極爲易簡

問皐陶謨安汝止惟幾惟康止者吾心至善之本體
耳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六
安之以立本也惟幾惟康謹之於動以安厥止者也
惟幾非但審之念慮之發而已乃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中間接續調停不息之處惟康者幾之成而不乖
中庸所謂和者是也致和以養中慎動以養靜其此
之謂乎

吾契謂止者吾心至善之本體安之所以立本又謂惟
幾惟康謹之於動以安厥止又謂動以養靜等語皆得
之只是這安字幾字要體認得親切惟幾者於念頭上
做功夫能惟幾乃能惟康康者於事上做功夫惟幾便
是顏子聖人之學所謂乾道所謂進德功夫所謂乾知

大始也惟康便是仲弓賢人之學所謂坤道所謂脩身功夫所謂坤作成物也及其至一也故並言之皆是安止功夫但安字不可不仔細理會後儒講爲學功夫皆不知此蓋安者自然之功夫也止者自然之天理也以自然功夫乃可合自然道理更容絲毫人力不得卽孟子勿忘勿助之間惟明道先生知之惟白沙先生知之問先儒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比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蓋以江漢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混行至此已七百餘里不見有江漢之分又復各出而爲中江北江故也禹之治水此處固云不甚爲力然

東泉文集

卷十四

七

江漢朝宗于海其合行去處經文皆已明白不應至此又有誤謬垣意江淮河漢四瀆之大記者逐條言之必各見其有所歸之處故於漢則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比江入於海於江則曰東迤比會于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參錯互言以見二水之俱入海耳中江北江當時或各有指非必曰自彭蠡復溢出而爲中江北江也禹貢一篇乃聖人盡性盡物之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便是此等道理功夫大致固不在文義之間經文異論未知更合考訂否也

滄海桑田自古爲然天長地久止變者不可計也江淮

河漢其源其歸不可變其中間故道之變則不可考如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恐今亦不合若黃河之故道或百年或數十年尚且變更不同而況於天地長久乎但聖人順水之性行所無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應萬事萬變皆然豈但治水也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徒故焉不可也故而兼利焉斯可矣設使大禹在今日治水亦自不同亦必不泥其故而求其利矣此聖人物來順應之心與爲學同一樞機也宜識此意則禹貢一篇自首至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皆得之矣

東泉文集

卷十四

八

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朱子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觀之註疏及國語皆以周爲忠信又曰雖有周親豈古有此義耶要之周與克非有忠信之功不可自周如云周身之義德備於身無所遺缺也謂忠信乃能自周則可以忠信解自周則不可

問自吾心之所本有者而言謂之德自本體之所著見者而言謂之善其實一德而已故隨處而師夫人之善卽隨處而協吾心之一廣大精微之學本來如是故曰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協者合也言渾合乎本體而非贅合以成一也博而求

之於不一之善約而合之於至一之理二句善看亦自無妨但云聖學始終之序恐欠穩合又曰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后理之一者可全也是尚有聚合之意似亦未安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觀此便自可見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卽是尚有自私自利之心此心便自小了何以厥成功乎以心性圖說玩之較然可見此天理也更無二體德與一指全體渾然善指散殊然處全體散殊非是二物原是一本但學者或只理會這理一處便遺了分殊如釋氏之學則連所謂理一者非聖人之理一矣又或只理會這分殊處便遺了理一如後世俗儒之學則連所謂分殊者亦非聖人之分殊矣聖道分殊理一只是同體更分不得理一之中自具分殊心性圖正寓此意昔吾嘗有示學詩云萬物宇宙間渾淪同一氣充塞與流行其體實無二就中有榮然卽一爲萬理外一以索萬舍身別求臂故伊尹告君於此互言之只是一本言不可專師於理一之德而必求師於分殊之善又不可專主於萬分之善而必協于理一之體博約並用便爲聖學之全功吾契所謂廣大精微之學非有始終之序者是矣

井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九

問夢帝資子良弼全在恭默思道上來不然恐涉於誕天地之間人已物我都是一箇命脉故至誠如神恐亦是精神純粹自有明覺處未知是否吾契云夢資良弼全在恭默思道上來甚好天下古今只是感應而已矣何以感之卽應疾於影響宇宙內只是同一氣同一理如人一身呼吸相通痛癢相關刺一處則遍身皆不安又如一池水池中之魚皆同在此水擊一方則各方之水皆動群魚皆驚躍此與孔子夢周公同以其氣一理一也否則何以能感應此可以知道問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不以時猶爲非善善則無不時矣近來學者因此便起理亦有障之說恐終有弊惟口起羞以下先儒以爲天聰明之條目自今觀來天聰明卽是明覺之中正處卽是率性之道謂之爲憲天聰明之事亦可其功夫全在誠明上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就不艱則知行合一矣是否此段亦看得好道全在時字上時卽道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是時上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爲聖之大成亦時而已矣明覺自然處正是天之聰明卽所謂天之理也數條皆言此事憲天聰明卽是所謂體認天理知行並進卽是功夫到熟處便合一

井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十

矣故曰王忱不艱須自造詣到此田地乃真見得

問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物卽是成已全體故曰惟教學半必推以教人而后自學之功方無欠缺方爲實事故以半言之非眞謂有二物相半然也終始與于學是遜志時敏之功終始不息處監于先王成憲皆遜志時敏爲學之事也若以始爲自學終爲教人又云言德雖造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恐或未然

已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成則皆成有一物不成未爲成已其成物皆已於成已分上成了中庸言盡其性則

耳泉文集

卷十四 音問

士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物之性皆於盡已之性上盡了自時敏至于德脩罔覺至監于

王皆是一本吾契調始終不息得之

后又聞之先生云教教也受教於人

也如學于古訓及聽受人言皆是然人言古訓豈可全靠須念終始與于學自求自得故曰德罔覺所以申言遜志時敏之功也

問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且其出處進退與孔子汲汲皇皇進禮退義之義相似而猶以爲任何耶近時同志亦或以今日之出處爲疑者蓋未知孔子之義也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又曰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是何等氣象觀此可以知仁體矣然在孔子則曰時中在伊尹則曰任豈伊尹於勿忘勿助之間尚有所未徹耶

孔子伊尹皆見得與物同體痛癢相關道理但夫子止久速當其時而已無與焉處到不得伊尹只見得天之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將以斯道覺斯民故治亦進亂亦進五就湯五就桀一向要幹天下事心便死殺了便有以已與之之意不如夫子之活是故聖人天理便活潑潑地伊尹天理便硬了若硬執定用與硬定不用一般是以已與之之心果哉末之難矣惟有聖人用行舍藏隨時卷舒之心惟顏子知之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耳泉文集

卷十四 音問

士

問先儒曰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分明言事勢不容任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云云夫以數黎爲武王之事揆之事理恐爲得之若謂二聖征伐出於事勢所迫似非天理之正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或亦是言桀之見惡於人湯之得人心處故曰矧

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德之人於人也只如此說然否我不誅他則他必圖我文武未必有此意以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心推之則其戡黎亦以黎助紂之惡彼時得專征伐故戡黎以剪其羽翼而恐動之欲其改過未可知若遂改過則人心歸而天命尚未絕如何住不得文武亦何心哉視人心之去留天命之改與未改耳順乎天應乎人而不與焉此聖人之心也若武成泰誓等書孟子已不盡信然則於湯誓亦當如此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于湯有光則二聖人同心未可以書詞而定湯武之優劣也書詞多有偽者

侍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三

蘇氏曰武王非聖人也以其伐紂也予嘗曰此武王之所以聖人非聖人無我做此事不得必純乎天理內省不疚乃能行之故使文王之時伐紂亦非文王使武王之時而不伐紂亦非武王

問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之去是矣箕子比干皆諸父也微子詢問之時何獨曰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言耶朱子曰仁者至誠惻怛之謂若有至誠惻怛之心而不真見夫當死當生之正又安得以爲仁乎故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是其心真各有以自見夫當生當死當

留之實純乎天理之自然而非規格形體之可擬議者故曰自靖自獻延平曰比干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矣王子不出我乃顛隤紂之必亡二子知之謂非先有死之之心何也

三仁皆同道皆欲存殷若云執定死格子各擇一件去做是皆出於有意之私有所爲而爲矣且又何補於殷之存亡後儒只是看這天理不活了延平之說爲近之蓋三子皆紂之父兄貴戚當時必皆諫諍微子爲兄見諫而不聽則去位逃出猶以去諫冀紂悔悟故箕子曰王子不出我乃顛隤分明欲其以去諫而救殷之危亡也其謂抱祭器歸周以存宗祀卽此去者非也此乃克商之後而縛紂壁武王釋之之時耳箕子見其如此猶諫而不已紂怒而囚之是時紂怒猶未甚故未至死因狂狴爲奴以冀紂之悔悟而改故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忍居臣位而坐視其亡而安於囚奴也若以爲不事二君之意乃三子之優爲何必先言之或以爲道在箕子故不死則是箕子自知有道卽非箕子矣若比干其諫如初益切故紂怒甚而殺之比干則安於死亦以死諫以冀紂之改而存宗社事各有前後所遭各

侍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十四

有不同耳死者非人臣之幸若以爲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不言則是有意於死而非天理之正何得爲自靖爲仁乎三仁同一存殷之心無所爲而爲天理之正者也故三子易地則皆然

問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疑其書之晚出非盡當時本文自今觀紂天命已絕人心已去卽是獨夫不妨於迫然要之恐是武王之學未至於至精至熟之處在文王處此當另有說矣

湯武之心同一順天應人而已不與焉又同一非富天下之心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冊而已如此方善讀書讀書要識得聖人之心孟子以至仁

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連此亦不信如此何用數其罪以誓師誓師不過臨事而懼之意必不用數紂之罪又何用交兵觀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可見又何至懸紂之頭於藁街此書多有僞作者不可信也

問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此天命流行日用不息之處厥居者心之所止之本體也彝倫攸叙恐就脩身盡倫而言故曰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數與叙自繇與禹之身言之

也若以道之通塞治亂而言似尚有未合者

此篇不必如此執泥文義看吾嘗讀此有疑元來只可淺淺看不可太深了反見窒礙不通武王設問上天默定下民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相合以居中間相接又有秉彝人倫秩然有叙不知何故箕子殷人所繼者夏故以夏事荅之非謂前古唐虞時事便無可言者也只以洪範言者蓋以彝倫之叙寓於九疇九疇之錫蓋天以禹治水成功地平天成故以龜疇錫之以明天道也以繇對言者言繇之無道故前此亦嘗治水上天不以此龜錫之而此道不明也堯舜在上繇非能便數

耳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去

天下彝倫禹亦非能便叙天下彝倫此道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繇禹安能使之數叙蓋有此洪範九疇則此道明無此洪範九疇則此道晦所以見洪範九疇原於天爲天下後世發其重如此將爲陳洪範張本也

舊說武

王訪箕子以天道蓋武王亦知夏有洪範九疇之學矣故曰惟天陰騭曰彝倫攸叙其曰不知者謂未自演之者耳故箕子爲演而陳之以發其義其言不界也曰汨陳五行其言界也亦始於五行下八者皆五行實理實用天道也三代以上之

問欽時五福章曰康曰攸好德曰富本五福中事故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然注解錫汝保極曰民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是猶君

之有物而民與之保之非極與人同之意於而康而色則曰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是又以言貌取人而亦不見人君以德爲錫福之本既富方穀則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是以常人待之而非正人爲善之心也且於錫字而字福字俱未有安

錫汝保極者共保人君所陳之極也保者自保也已之極卽天之所以與我君之所以教我者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言與貌皆由中出者也故可以觀人既富方穀亦聖人恕以待物必養然後可教之意

井泉文集

卷十四 書問

七

問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體來似或未然無偏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是示之以作極之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又因皇極之功而推其本體以示之也故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以博而歸之約以復其本體而已其實一極也歸卽所爲會者也未知然否

此段看得是前三句說功夫後三句說道體然此皆聖人之心學也無偏陂好惡只是一心義道路只是一理後三句歷贊其王之義道路之中正者皆是自然分心

與事說固不是分會極與歸極亦不是自會而歸只是熟耳

問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董氏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光明故行之不疑以辟爲致辟之辟與孔氏之說合然以當時事理觀之似難如此處措且謂周公東征罪人既得之後成王之疑未釋周公未敢遽歸故作鳴梟諸詩以貽之其間舉動輕危似又有非聖人之所爲者仍以辟爲避是也朱子謂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然

井泉文集

卷之十四 書問

八

周公之託孤之寄攝政之權夫既避居東都矣當此之時萬一成王不悟武庚速反天下因而震動周公將何以處之乎或以爲有二公存焉夫金縢之啓乃二公慎重因事悟主之微意似無可疑然當時若無風雷之變不知二公又將何以處之乎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二公又不聞啓王罪之以明周公之心何也成王之資不甚庸下管蔡流言之時成王未必遽信不聞周公以一言語之而卽委之以去何也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云云豈

流言之時武庚聚武王之喪而叛形已見耶

古人云讀書難字過可見古人善讀書處又云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觀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則避之以釋人之疑乃安社稷以安宗廟也成王亦是中材之主否則以周公大聖誠意豈不能素字而使之逃避以自明乃又因風雷之變啓金縢乃悟乎來問謂當時若無風雷之變不知二公何以處之但吾以爲以周公之聖德人不知而天必知之感應之理自有風雷之變也又有二公之啓發是天人協應志之動氣其機自不能已若在他入無周公之至德二公之

井泉文集

卷之十四

九

啓發雖偶有風雷之變亦無補於事矣故學者觀於天人相與之際慎所感而已矣其他未足較也

問康誥一篇觀朕弟文考寡兄之言必非成王周公之辭然則惟三月哉生魄至大誥治當爲脫誤而小序決非孔子之言乎然或者又謂周公述武王原封康叔之誥以申之亦一說也今觀其大者曰克明德慎罰曰不敢曰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曰宅心知訓曰弘于天曰惇彙乃身曰敬明乃罰曰若有疾曰若保赤子曰未有遜事曰惟又王之敬忌曰我惟有及曰敬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知行並進

博約兼盡而中不外乎一敬雖曰我唯有及而汲汲不及之意可見此聖賢明德親民心學之要也蔡氏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與明德謹罰以德用罰不用罰而用德諸處破碎分貼恐有未合康誥決是武王作篇首一簡決是洛誥之文所脫簡者蔡氏已明言之不必更疑周公述武王之誥告康叔也吾契以爲不外乎一敬以爲明德親民心學之要能於言外求得要約處而蔡傳三言以德與罰對說似是二事便支離了元來只是一本別無二本三本更善體認

井泉文集

卷之十四

十

涵養

問梓材今王惟曰以下王義謂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總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告之舉庶邦丕享之事欲康叔之法之也蔡氏則以爲上有脫誤未知是否此乃完全一篇要人善看耳篇中所謂明德所謂肆王惟德用者卽康誥曰明德慎罰曰若德裕乃身曰朕心朕德曰殷先哲王德及酒誥德將無醉曰天若元德曰經德秉哲曰作稽中德之德同正義三篇終總結之言近之云今王惟曰者史臣記武王命康叔之辭篇終又

稱王更端以起其聽也曰先王曰肆王者稱前人以申戒之也已若茲監者猶言若此封于衛以為監守者欲康叔萬年為王之子孫永保民也如此看則為全篇而非斷簡矣

問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正義以為諸侯享上之事亦多鄭氏以為享則朝覲會同之事豈諸侯享上之事於朝覲會同之間見之乎御諸侯之道於周官則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諸侯者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今獨以儀物言之豈非欲成王端好

非泉文集

卷之十四 書問

主

尚之本乎蓋人君利欲一生好尚失正則將以誠為慢以偽為敬以有功為迂以浮名為效而天下日趨於偽矣故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又曰后式典集庶邦不享其功夫總只一事更無大小識享與識不享非但知識之誠必敬則本原澄徹而利欲虛偽自不得以入之也

云敬識者上察識之也此人君臨御諸侯之道於朝覲會同之時識之也蓋享禮以物所以將誠敬也若無誠敬則徒物耳然敬人王立誠敬於上乃能識之故曰敬識若無誠敬以照之以物之多為敬則是教入下諸侯

以偽也

問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與成湯坐以待旦恐只是聖人乾乾不息之心與天偕行之意所謂微柔懿恭者是也若少有一毫欲速之心則便是助便不是無逸無逸與乃逸知小人之依原是一體未知然否

千古聖人只是終日乾乾與法天行不息之心不論有事無事時皆然看書不可執泥文義云文王不遑暇食其言不以食息而間耳若言文王連食亦不遑則文王之心為有所累非助則忘矣夫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非泉文集

卷之十四 書問

主

者何謂乎問君爽篇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舊說有以為殷禮能升配天有以為殷之先王終以德配天云云今只以配祭之禮言之文意體突恐只是言殷之先王得賢臣之輔故其德上配於天而多歷年所也如此則禮字當作德禮之禮未知然否大段蔡氏說書亦或有欠直截處如曰汝當勉勵其字耕偶王在豈乘茲大命釋之曰汝當明勉勵其字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偶字象字見意義然覺牽於對待而本文生生之意又不了然意

者親書更當通篇誦讀玩味將當時君臣誠敬之心忠愛之實戰兢惕勵去處體認而有之於身則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功此庶為有益且以周公之告君與言之曰有殷嗣天滅威令汝永念則有固命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曰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友否肆念我天威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等語顧誤明命之心宛然可見今之學者事君處友之間果有此命脈否乎

以禮字作德字似覺牽強德配天與祭禮配天皆同蓋

年泉文集

卷之五

三

有配天之德乃可以享配天之禮祭也如此看則於字始有着落穩當也偶字乘字所疑良是又云觀書更當誦讀至庶有益又云顧誤明命之心宛然可見今之學者事君處友之間果有此命脈否乎數語皆親切命脈二字尤覺有味汝明勗偶王在賈乘茲大命者言明勉以偶助王之治在於相信君臣一心一德而已如是始可以共載天命乘者載也

問蔡仲之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惟忠惟孝邁迹自身恐卽是敬哉中功夫自身者自求其在我者也率自中

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自中吾所自有之中乃本體也正夫子所謂不着纖毫人力者作聰明則出於人力而非自中矣不可以達天德故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與精一之功正為昭合非知行合進不可

謂忠孝邁迹卽敬哉功夫則不可忠孝克勤邁迹垂憲都從敬中出來自身者言忠孝克勤垂憲其肇迹自我而始以見前之不然也自中者天然自有之中更不用絲毫人力卽是天理所謂天之視聽天之聰明與作聰明以側言改度正相反一以天一以人天人判矣

年泉文集

卷之五

三

問天地一氣而已更無二命多方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乃胥播天命我惟祇告爾命不知總只此命否天地雖是一氣其中有萬殊所謂理一而分殊也故命有在天有在人有一物一人一物之命亦謂之命隨在而觀可也

問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立政一篇雖不言修身之事而修身之道實存乎其中曰知恤曰克用三宅三俊曰克知三有宅心曰文王惟克厥宅心曰我其克灼知厥若曰則克宅之克由繹之曰其克詰爾戎兵曰繼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

人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曰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曰繼自今后王立政其勿以儉人曰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曰克曰罔曰勿必有所以克之罔之勿之者非知人知天而純乎天理者不能也有一語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非純乎天理而無一息之間者乎罔敢知于茲非真不敢有所知也不敢以已意知之是謂真知是謂天理呂氏曰不曰罔知而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深為得之未知然否

千古聖賢皆是同條共貫體認得透在已在人色色皆是
非泉文集 卷之十四 書問 三

是這個吾契此說得之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凡禮樂刑政民物之本於心而順乎時者皆陰陽也皆化也皆天地之變動者也今曰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亦以公孤之體言之耳若以道為體化為用陰陽為氣天地為質則所以論道與格君心者將何事乎

公孤之職蓋互言之耳云二公則是同道公孤但二而助之元非二事豈謂公便只論道而不寅亮公孤便只寅亮而不論道乎論道字與寅字是大頭腦處蓋能論道能寅則下以經邦弘化上以變理陰陽亮天地皆在此矣

格君之事盛德大業豈復舍此而外有求乎

問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后艱曰志曰勤曰果斷恐卽是一時並進功夫上文學古入官而曰當疑敗謀怠忽荒政皆志勤果斷之不足也若曰雖有二三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云云恐或未然夫當幾而後果斷則所以立志者為無本而動靜始終此心已有間隔之時矣意者果斷乃乾健不息之體所以立志而用勤者也未知然否

從古聖人之學只是一貫一貫之言自夫子始發之耳
非泉文集 卷之十四 書問 三

觀堯舜禹之精一可見何嘗有二本三本吾契謂志勤果斷是一時並進功夫甚是如知仁勇亦是如此看若有其一而無其二便是一偏之知仁勇矣何足以入道問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葛氏以成王為失言然以義言之嘉謀嘉猷入告于后出歸于君人臣之體亦當如是成王之與君陳上下一體舉而敘之如父子師弟然恐亦未為非也

吾嘗觀此書恐皆未然蓋欲君陳率羣臣以入告謀猷也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言謀猷乃君德

之所係故不可不入告也故下文曰人臣咸若是惟良顯哉分明有欲相率入告之意成王急於求言如此此其德業爲周之令主而萬世人君所當法也

問康王之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蘇氏以爲失禮矣然當時禮制已備君喪諸臣皆稽古元老豈有以非禮而事其君者使前無之當以義起者也何也君天下者以天下爲公有天之命有祖之尊受冊者受之天與祖也爲尊不可以卑服見也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

甘泉文集

卷之四書問

七

固不可用函服矣漢唐新王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垣以爲此論得之

古者行冠昏喪祭大禮皆在廟堂薨于正寢爲正終於喪所卽位朝羣臣畢事羣臣皆出釋冕反喪服公私皆得登爲失禮餘說皆是

問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先儒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

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

云云今觀篇中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衆衆曰敬忘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曰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曰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告語諄切似非知德者不能豈穆王耄荒之時壯心息而善念復萌乎不然夫子何有取也五刑之賾雖與舜典流宥五刑之意不同然亦以其可疑者賾之耳賾與流常時或亦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並行不廢未可徒以爲斂財之計也其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曰爰始淫爲勦則桀黷豈當時肉刑已漸有不當於人情者而况其可疑者耶古注云度時世所宜訓作賾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恐爲得之

甘泉文集

卷之四書問

七

穆王且本論其知德與否但其時去先王之道未遠故呂刑一篇始終以德爲用刑之本視後世法吏但以刑繩人而不知本者遠矣至於賾之一節如鈞金束矢之類雖非古刑亦因流宥推類至義之盡也

問朱子曰學者須是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樂五禮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

疇須一一理會令透今人只做得兩漢以下功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垣意堯舜三代制度名物恐只是天德充拓流行出來至簡至易易知易從無後世許多智術瑣碎處今欲理會亦只於本體廣大精微處求之當無不得然古之物理如璿璣玉衡律呂之屬却亦有難理會者豈吾人本體功夫尚未至於淨盡無瑕抑亦古聖人之爲另有簡易之道非如後人之所論也

以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樂山川九疇上理會爲業次何等煩難非易簡之學所以文公後來詩云

耳泉文集

卷之十四 書問

无

伊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又云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乃悟易簡功夫也若理會堯舜三代原頭處只是精一執中建中建極括了多少禮樂制度且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據何者而理會之到得致中和時萬務萬化皆成吾契所謂堯舜三代制度名物只是天德充拓流行出來至簡至易易知易從者爲得之矣見得此須是一味體認天理涵養本原培植根莖自見花實

問朱子曰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則又却須要盡解云云尚書

出於孔壁又多伏生口授中間安得全無差誤然爲後儒解釋成義便覺容易但於艱澁強解去處恐終闕之爲是或者又曰伏氏書雖不盡通辭義古與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上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平緩卑弱不類先漢文字深爲可疑然自今讀之梅賾所上二十五篇者理意渾然又非聖人不能作也吾但信其可信疑其可疑本體莫非自然如鏡不動而物自明自晦何等灑落荆公平生只是強只是執拗使事事皆如此說則荆公何可當也梅賾所上書亦宜隨所疑所信處讀之待鏡子大明後自當有見也可惜荆

耳泉文集

卷之十四 書問

无

公遇周元公有所感發可信從而不信從也豈非千古之遺憾歟

問鄭衛諸詩多淫奔之詞夫子曰鄭聲淫佞人殆陽明先生因欲盡爲刪去以爲淫奔之錄決非夫子之舊誠爲獨見然觀丰四章曰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分伯兮駕予與行子思取其辭於中庸曰惡其文之著也將仲子篇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後世君子亦有取焉以爲畏心生而善念存矣如此之類俱於經典有關謂非盡出夫子所定恐亦不可

但桑中褰裳溱洧云云則又實為淫奔之為者不知何以言之作詩者豈或別有深意存耶劉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謂之不淫者何也

子思取丰衣錦尚絅乃斷章取義耳丰四章悔其不與偕行而歸其與桑中褰裳溱洧皆淫奔詩但中間詩語稱士稱女稱伯稱叔稱子未必為本人作或當時詩人作詩譏刺形容其情狀如此以為戒耳惟有將仲子於我里園牆且不許其踰杞桑檀樹且不許其折而畏父母諸兄及人之多言可謂絕之至矣是即大序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是為教蓋詩人之詞微婉溫柔敦厚而其意極類如此非若後人作詩便直說到底也餘皆宜以此意觀之嗟夫學詩之難也

問垣昔侍坐因誦詩論所疑先生曰詩亦甚難看比如女懷春吉士誘之得而悅悅兮無感我悅兮無使麗也賦諸處亦便似不是貞女不知何以又作如此解自今看來誠然

今觀此亦猶前章之意悅與犬且不使之動而賦况可汚乎文公以為凜然不可犯之意自見是矣蓋詩人之詞微婉言不迫切而意已徧至如此觀首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則此詩亦是詩人作以狀女之不可犯者如此

蓋美之也

吾近極欲無言一切文字盡欲廢之念吾峻之之好學強勉逐條具答未知然否戊戌二月十九日甘泉翁水在錫龜亭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甘泉文集

卷之十四

五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書問

黃門平川子郭子遊于天關之上問曰尚書尚古之書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然則書有疑乎師尊甘泉子曰有之也平川疑可問乎曰可請問焉安國疑之以舜典合堯典可乎師尊曰否也焉有異代而同紀者何居曰二典皆有曰若稽古各史臣各將敘二代之事各先述其意如此也烏得而同諸堯典舜典合將焉從紀乎曰有錯亂乎甘泉子曰有之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至帝曰我其試哉乃舜典篇首在乃命以位之下

甘泉文集

卷之十五 書問

一

曰然也平川聖人之心雖變而不迷憂樂並行而不悖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曰安國謂錯亂磨滅弗可弗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何也甘泉子曰然也然則古人固有虛心缺疑以待知者於千百年之後矣曰安國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常道大道有異乎師尊甘泉子曰一也平川大道者渾淪而無跡常道者顯設而有實曰然則其謂孔子贊易道而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則大道常道猶有可議者乎師尊甘泉子曰否也平川何黜何除何贊何存世遠言湮磨滅無

甘泉文集

卷之十五 書問

二

心大則道心隱於人心也擇而去之去之又從而
去之則人去而道存而一矣一者無二之謂也道在我
則中在我矣故曰允執厥中平川子曰禹之戒舜也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
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然乎師尊其泉子曰否也平川
豈有以大禹之聖智而不知舜之不爲丹朱而爲此過
情之戒乎况此無亦過情之毀乎何君夫胤子朱啓明
放齊揚舉于朝豈有如此之大惡而可欺君乎知子者
莫如父堯止曰嚚訟而已堯之時天下大治內有岳牧
外有諸侯連帥未設有如舊云大惡則岳牧能庇之乎

其泉文集

卷之十五

書問

三

皋陶爲士瞽瞍殺人舜不能庇其父以廢天下之公法
也孰能容之此必後世好事之儒爲之也考其文予創
若時創敷同日奏罔功也平川子曰記云致中和天地
位萬物育堯舜中和之極矣而猶患九年之水湯湯洪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者何也師
尊其泉子曰然也平川時則有四克之戾致中和而木
至者也故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故堯舜兢兢業
業過一生焉豈易也哉平川曰然也曰夔云擊擊鳴球
作樂而鳥獸跄跄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擊石
拍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曰方言作樂而遽言

其功化之極如此虞廷百官濟濟相讓未必有此誇大
之風也曰何物化而人不化蠢茲有苗侮慢弗率何耶
其泉子曰心之靈馬物亦人也心之弗靈焉人亦物也
曰舜禹之德化行久矣何待益贊禹帝修德舞于羽七
旬而後格乎其泉子曰史失其傳也若非史失其傳則
舜禹之德淺矣何居有意感人而修德者德之淺也曰
益稷篇之合於皋陶謨也可乎師尊其泉子曰可也似
也大禹皋陶謨皆有曰若稽古而益稷謨則帝曰來禹
汝亦昌言以承上君臣答問之後斷可知矣侍御元山
子曾子曰佩也惑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仲虺作誥以釋

其泉文集

卷之十五

書問

四

之佩也惑先生然乎其泉子曰非然也慙則不放放則
不慙易曰湯武征伐順乎天應乎人何慙之有益成湯
放桀南巢桀亦鳴放使不得虐萬姓耳不殺之也仲虺
作誥以諭民心非釋湯之慙也成湯若仰不愧天俯不
忤人光明正大之心也云釋慙者商俗野人之語也曰
說命三篇也何其泉子曰純乎其純也典祀豐于貳致
有雉雉之異祖已正王也何曰高宗之過而不過也雖
雉之異天所以警戒責備賢者也厚祀過而不過也曰
事雖小而所關則大曷爲大曰微福之心誥也爲大故
正王焉古謂盤庚三篇宜合一篇可乎曰非也元山告

臣焉告民焉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焉曰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通文王之九年爲二十二年矣乃伐紂焉民受紂之虐不亦慘乎曰聖人之心則然也文王之九年以服事殷待其改也時也又十一年而不改焉然後八百諸侯大會孟津以伐之天人之心至是決矣其曰春者何也其泉子曰武王改元周之春子丑寅也何也周建子也商之春丑寅卯也夏之春寅卯辰也或曰夜之子不可爲明日乎吾於春秋正朔論已詳之矣曰或謂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詞裕武之詞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焉何謂也曰湯武之恭傲不同則其泉文集 卷之十五 書問 五

將不得同爲聖乎皆好事之儒爲之也曰然也師尊其泉子曰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矣千萬億人皆知紂之惡何待數之傲吾故疑焉有偽恭誓者得無僞於其間乎元山子曰佩也惑記云懸首臺街與數罪之傲類也豈其然乎其泉子曰非然也湯武之心一也一伐罪救民之心也湯放桀武王獨無放之之心也乎紂不受放率其旅若林自速其辜也前徒倒戈之人殺之也不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乎民固亡之矣否則武王亦放之而已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曰武成猶待於考定寧無僞者乎曰然則師尊之

考正典謨何而不可元山子曰佩也惑九疇者何也其泉子曰言天道也武王甫定武功卽訪箕子以天道故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天之道也道之大原於天故首之以五行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故次之以五事人之所出者政故次之以三八政政者明王奉天道不可不徵之於天故次之以四五紀五紀徵矣然後發之政教以爲天下之極故次之以五皇極皇極立矣民之氣質不齊風俗亦異非剛柔正直之德其何以納之於皇極故次之以六三德國之大事豈無疑者故次之以七稽疑人事傳矣天人一氣必有以徵驗於天故次之以八庶徵庶徵不徒然也天之所降五福六極不能逃矣終焉南崖子光祿陳子曰順也惑敢問師尊西旅貢獒召公作訓豈以武王聖德猶憂微物之累乎其泉子曰防微杜漸九仞之一簣也南崖子陳子曰順也惑呂刑何謂也曰穆王耄荒之書也曰可廢乎曰雖然古之流傳猶有格言不可廢也何居曰其言敬也公也中也明清也烏得而廢諸然其言五過之疵惟貨矣而乃有五刑之贖焉其言獄貨非寶矣而五刑皆赦焉以方彛典金作贖刑施於鞭朴之下者而呂刑則五刑皆金贖非聖人之正刑矣此蓋穆王耄荒之言宜刪去之

不可以垂於六經也曰師尊之言是也有稽乎曰有張
敞入穀贖罪望之非之開利傷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
是贖法哉曰順也惑然則夫子曷爲而錄之曰示以戒
也又曰然取其一篇哀矜惻怛有唐虞三代忠厚遺意
順也惑惟師尊申之耳泉子曰其格言夫子所取者也
可傳也其贖五刑皆金壞先王法也非可傳也宜削之
以爲全書元山子問堯何以知鯀之方命圯族也曰聖
人之明哲也曰猶從四岳之強而試用之也何曰聖人
不以已之聰明而以天下之聰明爲聰明也曰何以四
岳昧而舉之而堯從之也曰鯀之倖直足以欺四岳四
耳泉文集 卷之十五 書問 七

曰其一念之幾微矣哉曰佩也惑說命知行猶若分二
事也何師尊耳泉子曰王悅不艱知通乎行行合乎知
元山子問費誓秦誓侯國事也而以繫於帝王之書之
末也何也耳泉子曰書以明道也費誓乃帝王仁義之
師秦誓乃帝王悔過取善之仁也道也故曰夷狄而中
國則中國之況秦費乎夫子所以存之之意也耳泉子
於時耄矣而猶以我觀書作書問

湛耳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耳泉文集

卷之十五 書問

人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

或問曰子之補著古樂經何以謂之經也曰經也者經也所由以入道之徑也或曰常也天下古今之常典也曰然則子之以律呂爲樂經何歟曰律呂者所由以入樂之徑也而天下古今之常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故規矩非方員也所由以至方員之徑也六律非五音也所由以至五音之徑也猶仁政非天下平也所由以至天下平之徑也此古今天下之常典也曰然則子之補樂經之意可得聞歟曰自樂經之亡樂道絕矣將以存什

耳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上

一於千百以繼樂道之絕如縷也故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是故規矩準繩之作以繼此目之明也六律之作以繼此耳之聰也仁政之作以繼此心之仁也故不必視聽心思遍於天下而聰明精神達於天下者之具也規矩準繩六律仁政之謂也是故律呂之作將以繼心思之和以遍於天下

而天下泰和與吾心之和一也是故能感應矣如喘息呼吸氣通乎天通乎天之下非有二氣也知此則知作樂之道矣予故以律呂補樂經者假律呂以繼心志聲音之和猶假節文以制禮繼心之敬爲禮經假卦畫以作易繼心之時爲易經假典謨訓誥以作書繼心之中爲書經假美刺諷詠以作詩繼心之性情爲詩經假魯史作春秋繼心之是非爲春秋經今律呂以正聲音以繼心之和爲樂經非此之類也乎夫何疑曰必以律呂也何曰禮以節文樂以度數律呂者度數之謂也非度數無以成樂猶非節文無以成禮也故節文者禮之經

耳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二

也如度數者樂之經也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曰禮經主節文樂經主度數則吾既得聞命矣補經云合天地人而徵之者何歟曰候氣於天而非天也粟實於地而非地也管吹於人而非人也天地人一也知天地人之一則知聲氣之一矣知聲氣之一則知樂之本矣知樂之本則知神人之所以和知神人之所以和則知天神之所以降地祇之所以起人鬼之所以格矣其用也大矣哉曰吾黨三山邵生公儲之有作也乃非候氣之說而不信且云重室緹縵之內大不過丈餘而置十二管焉候氣何以別十二律歟曰邵生之惑亦王浚川之說啓

之同於不知而作者也浚川之言曰天地之氣流行無微不入卽不可禦矣豈拘拘於九寸之間耶此蓋浚川不知天地之氣以漸而然以空而先鍾且浚川豈以天地之氣爲驟然而至耶蓋不知天氣迭運各主于一設使置十二律於盈尺之內則其氣候各以一應豈云十二律齊應乎惑之甚矣合候氣則律呂不定樂之本亡矣樂之本亡則樂之道幾乎息矣是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律呂毀則無以見和矣和不可見卽樂之道或幾乎息矣曰邵生之作區區乎圖與器者何也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有司者之事也故聖經不著焉曰近

耳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三

以黃鍾爲極大不得應冬至一陽之始非也或有問於鍾叔輝景星曰樂經之散亡也久矣昔程明道欲爲之而未就今泉翁述古樂經傳必定律呂以爲之經又述先正格言以爲之傳者何也鍾子曰樂者樂也樂由心生也古先王之治天下也政善民安天下之心和故作樂以宣暢其和心然律呂者作樂之矩度也作樂必先正其律呂以和其五聲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以成文所以合和是故律呂正然後音和音和然後聲平聲平然後達于天地通乎萬物格神祇馴鳥獸者無非律呂爲之本也何者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雖有聖人復起而作樂不易斯言矣又曰往子曰先王作樂必先律以考其聲是則律也者樂之經也若彼考室此其基也曰傳者何也曰傳也者傳也所以傳經之義也所以發揮經義旁通情也故以義理言之曰如候氣實粟之說所以語其造律之本也長短分積之說所以明其制律之法也參天兩地之說所以數其黃鍾之實也渾厚舒遲之說所以表其黃鍾之聲之非大也氣之元也皆所以發明其經也君子由傳以考其經由經以體其妙則雖千百世之上聖人之德可得而見也何也天下之心一也天下之理一也天下之氣一

耳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四

也聖人妙至一之理極制作之善備聲容之盛洋洋乎千載一日也曰何居曰一而已矣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知此一也又曰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是可以分內外之言歟曰非也內外一致也體用一原也故曰合內外之道也曰律呂新書蔡氏已爲之矣而翁復有是述焉何也曰新書考據古今諸家之說而未有至當歸一精義無貳之典故先生采諸家之精義而酌之以補樂經之缺也曰近有爲樂書者以夫子告太師之語分堂上堂下之樂何也曰蓋不知而作者也支離之甚也然則堂上之樂有翁如而無純如堂下

井泉文集

卷之六 古樂經傳或問五

之樂有敝如純如而無翁如也可乎先生爲此懼補述古樂經恐先王之道日益泯滅無傳也其亦良工心苦不得已而然矣先生聞之喟曰嘻鍾子其繼吾志哉或有問於蕭師孔時中曰禮以道中樂以道和中和者禮樂之本也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特其文焉爾今泉翁古樂經之擬補但以十二律爲經而於其本則未之及焉何居中曰自古聖人作樂必因律以求中聲律法不得則中聲無由而見先生之以十二律爲經者正孟子所謂無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之意也後有作者不能易之矣若論其本之和則在聖人之心發之有

可以宣八風之氣平天下之情耳又何疑焉或又曰候氣之說載在漢律志至蔡氏律呂新書論候氣以定黃鍾其說始備但近世儒者多議以爲鄉衍京房穿鑿之說非聖人之法而三山邵公儲亦云然焉何也中曰予亦嘗疑之而質之先生矣曰公儲之惑王浚川啓之也公儲拘拘於末節而遺作樂之本焉何謂本律呂是也何以定律候氣是也實粟是也人無所不至而氣與粟不容僞粟亦氣也今不信候氣於何稽考於何定律於何作樂乎由是言觀之則候氣之說斷不可廢矣或問曰季杞淮南周程張朱之言先生采之爲傳可矣樂記

井泉文集

卷之六 古樂經傳或問六

之言五經之一也而先生亦以之爲傳何與曰經也者言乎其矩度者也傳也者言乎其義理者也樂經之散亡久矣樂記之言蓋孔門諸子以後秦漢之間之儒所記以發揮古樂之義流傳於世者也亦多精妙之言耳然每每以禮樂對言之非專傳樂也此先生之所以別之而爲傳也先生舊有二禮經傳之定今又有古樂傳之擬其所以紹述先聖以傳於後世之心至矣幸有聖君賢相者在上帝制禮以約天下之中作樂以達天下之和合是無所取衷矣然則是書也其萬世致治之筌蹄者乎或問曰歷代定樂記爲經而學宮試士矣而

子以樂記爲樂傳何也曰古謂傳爲記如儀禮中多有記字亦其傳也曰何居曰其文每以禮樂對言之非純樂傳也然而對言之知禮樂之一道矣必孔孟之後秦漢之間儒者得流傳格言爲之也曰其亦有可取者歟曰多格言也曰請聞焉曰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等語皆格言也曰有可疑者歟曰有其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分禮樂而爲內外非聖人之指也凡言禮樂云者必禮爲先樂爲後禮樂皆出於心何分內外又以樂爲先禮爲後無乃少有舛錯顛倒之繆乎夫禮者心之序也樂者心之和也心不序順又安能和周子曰萬物各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七

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不易之論也又心不序則不中不中則中氣不生律呂何從而正故曰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曰記云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何如曰天地一也序則天地皆序和則天地皆和故曰致禮之道而天地塞焉豈有天地不和而地不序地序而天不和者哉此皆漢儒不知道者附會之說也樂記中雖以禮樂並說而實多二之者矣曰子貢見師乙而問如賜者宜何歌師乙爲一一陳之也何如曰夫樂歌者所以涵養其性情薰陶其氣質變化其偏滯者也無所不宜歌也故曰詩可以興今云各有所宜歌則是有方所偏弊矣

而可乎此非聖人中正之指也曰師乙謂明乎商之音臨事而憂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能讓何如曰此非聖人之指也其謂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是商音有勇而無義齊音有義而無勇而不知君子學以成德義勇兼全有勇而無義者不可謂之勇有義而無勇者不可謂之義德氣陶成豈分義勇乎故義勇皆得謂之有德曰由子之補樂經斯可以作禮樂乎曰可也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也必矣曰何以必百年積德而後興也曰夫制管候氣者中氣也百年而中氣生焉然後可候氣正聲而作樂也曰先王謂孔明不灰禮樂其有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八

興何也然歟曰孔明學須靜才須學非定靜無以致遠是以靜爲學固度越漢儒矣但不知求聖人動靜合一之學何如又與劉先王自謂魚水之歡不知於咸有一德之學君臣曾深究否耳至於取劉璋於殺一不辜而不爲何如及不能止先王之伐吳而况其他不知有和德可作禮樂否耳曰霍文敏公不信積德百年後興之說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時無之何待百年何如曰有一身之禮樂有天下之禮樂一身之禮樂可以一人爲之文敏之說是也天下之禮樂須天下之人齊爲之非百年何以浹洽何以卒生中和之氣乎如參天大樹

一朝夕所能生也必氣至久而後可也或問曰古
論樂也孰爲正曰其孟子乎其濂溪周子乎孟子以
六律正五音其至矣至於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惡
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舞蹈者樂之事所以
盡神也原於樂生而惡可已焉由中生者也故曰樂觀
其深矣周子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本
末情文兼備矣曰季札請觀周樂何以知歷代列國之
得失也曰聞其聲而知之也非聞其辭而知之也聞詞
而知者衆人也其天資之至高顏子之足儔乎向使得
聖人而師之其不下亞聖矣問程子樂隨風氣至韶極
其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九

亦相關不相關何以能感應神速如是耶問文公言律
有大陰陽小陰陽之說何如曰大陰陽自黃鍾至中呂
自蕤賓至應鍾乃其大陰陽之截然者也小陰陽者黃
鍾與大呂太簇與夾鍾一陰間一陽又小陰陽之流通
者也截然之中有流通焉分殊而理一也問真西山禮
屬陰樂屬陽之說何如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猶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道之神也不可分也其惑於記樂由陽
來禮由陰作之說而不知陰陽禮樂一而已矣又何分
乎或問曰律呂本原何如曰莫切於理黃鍾黃鍾正則
餘律可推而定矣蔡氏之說何如曰蔡氏原天地之數
其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十

備亮之洪水方割四凶方去和未至然歟曰樂隨風氣
則有之謂其大分也若一一而較之則洪水四凶堯舜
皆然而舜閭門之內父母頑嚚弟傲殺已安得爲至和
而四方風動繼於變時雍之後則大分天下已和矣和
者樂之本也問程子謂律者自然之數然歟抑人爲之
也曰人爲則非自然矣造律雖假於人爲自然實原於
天作吹聲候氣聲氣者天之所爲也人烏得而與焉曰
張子舉蠶吐絲而商絃絕果有之乎曰可畏也已木盛
則金衰氣之自然也問朱子曰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
氣故相關何如曰然也不但人氣相關天地人鬼之氣

灰乘氣而飛也曰邵公儲何以不信候氣曰不信候氣是不信天地也難矣哉問班固前志謂黃鍾之宮不可以生之是爲律本矣又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者何謂也曰以言至治之世之中氣故天地合風氣正而律可定也若其至治之世則無中氣何從而候乎氣不足候律可從而正乎甚矣作樂之難也曰劉昭後志謂截管爲律吹以攻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何謂道本曰道本者樂本也故不攻聲不候氣樂本廢矣何足與論樂也曰五代以尺而生律也何如曰非也尺者人爲者也氣者本於天者耳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十二

也栗者出於地者也吹者出於人者也自然之聲也孟嘉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曰漸近自然何謂也曰自然者樂之本也問程氏謂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黍入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大小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而胡安定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何如曰皆未足言也後世中氣不存黍皆不中就取其中者未必中也或問何謂元聲曰劉昭之言是也元聲者聲之元也伏羲紀陽氣之始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變徵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蓋聲

氣之初卽爲元聲應冬至于之半自茲而上未之或知也曰近年李兩山起元聲之論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管以極清爲極濁以極濁爲極清乃引劉恕過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爲據而不知清濁反易冬夏四時乖戾而聲氣之道遂大亂矣不亦異乎何也蓋律之長者重濁而短者輕清而剽疾凡律以清濁而不以大小長短爲差也今夫人物之初生也其聲渾濁其既長也其聲清越黃鍾聲之初生之管也兩山反以管之極短聲之極清者爲黃鍾是但知數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差而失其清濁之源委也何小觀聲之重濁者渾然氣象耳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十二

自可見矣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何如曰此禮運之言也漢儒鄭氏言之詳不必贅爲之說矣其云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是也曰淮南子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三

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數而云律曆之數天之道者何也天者自然也是故知律曆自然之數矣曰後齊參軍曹芳之望氣也爲輪扇也而能皆與管灰相應也何曰其氣同也曰牛弘謂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不能出爲衰氣也何如曰過則猛不及則衰和氣之發中焉而亡矣或問曰蔡氏舉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

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之說何如曰是也長短者清濁之門也律長律短則氣有先後極長極短則氣有不應不長不短依律而應天之道也是故制律求成聲而止耳或問曰王浚川荅范以載論李兩山律呂元聲謂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本者官本喉商本舌牙用本舌徵本舌齒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官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終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爲者今日黃鍾官爲清越之音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五

不知其音出喉乎出唇乎意者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其言何如曰浚川之說足以破兩山之謬矣浚川亦先儒鍾氏過本平上去入之音之意也曰浚川加十二子聲之說如何曰彼以清之分數少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故濟之云爾而不知十二律之長短自有清濁也無庸加四清聲也又以編鐘編磬一架二十四枚言之者言以作樂之時用之也非造律之本也律呂之法止以十二律旋相爲宮商角徵

羽及變宮變徵也變宮變徵亦濟清濁之聲也邵公儲五聲形象何如曰可得聞歟曰古人謂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則謂宮出於脾張口而吐之則謂商出於肝張齒湧脰則謂角出於心合齒張脰則謂徵出於腎開齒聚脰則謂羽又謂發聲首尾原於喉之分者宮也原於舌齶之相接者商也原於舌齶之中分者角也原於舌齒之相接者徵也原於唇脰之相接者羽也又曰如并併二字唇聲清也靈歷二字舌聲清也陰珍二字齒聲濁也加佉二字牙聲濁也綱各二字喉聲濁也何如曰是也此亦本於鍾氏浚川之說也其引管子曰宮如牛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六 古樂經傳或問五

之鳴窅商如羊之離羣角如鷄之鳴木徵如豕之負駭羽如馬之鳴野何如曰其幾之矣其近古之流傳者乎牛鳴窅其濁而深沉者也又曰此亦古人聲爲律之意也或問曰夫周禮人皆以爲經大司樂人皆以爲經而子以爲傳何居曰周禮言用樂而不言制樂制樂者律呂之度數也故度數者樂之經也用樂者樂之傳也或曰以爲傳則吾旣得聞命矣以爲別傳者何居曰以其多謬矣多訛僞故止可爲別傳不可以爲正傳也其謬矣者何也曰語有之衆言淆亂折諸聖聖也者經也書經言蕭韶九成而神人以和周禮則言六變八變致天

地神祇是謬于經也又言喪則厭樂器者屢矣而不倫是以知其託偽也口予之述樂經也十二律之末亦重矣奚擇焉口十二律之末同者樂之律異制樂之用同歸夫奚重其餘可疑者多矣吾已註於各條之下矣吾嘗謂周禮者周公治天下之書多後儒雜之故曰非純書取而刪之可也今我聖祖之制已裁定之同其法不同其名惟人存政斯舉耳矣何必同或曰如邵公儲之流作樂書者皆有圖數十以著綴兆旄籥鐘鼓于羽之形而予不及焉何姑曰此樂之末節也此有司之事也孔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夫禮樂之道正其本而已耳東坡文集卷之十六古樂經傳五十四

焉作或問

有司之職付之有司衆言發揮旁達情也故不能無取焉作或問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修復古易經傳訓測序

夫易聖人所以順陰陽之道明變化之理而立天地人之極者也其爲文也蓋取諸日月日月者陰陽變易之大端也變易卽道也其爲書也立象以明理理得而象亡矣故夫易之象廣矣博矣奚啻爲日月爲天地爲乾坤爲剛柔爲君臣爲男女爲父母其在物也爲牝牡爲動植其於幽也爲鬼神而易之道行乎其間矣然則易其果可見矣乎曰非也在天爲天之易在地爲地之易在人爲人之易在身爲身之易在心爲心之易謂天地人物身心爲易不可也易之道未易見也易其果不可見矣乎曰非也在伏羲爲伏羲之易在文王周公爲文王周公之易在孔子爲孔子之易外伏羲周文孔子之文而求以見易不可也易之道因象而見也夫可見者易之文不可見者易之道故易爲不可見者而立也非爲可見者而立也非爲可見者而立故易不在乎多詞明也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象爻而後可行也義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

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義文之上其說簡由孔子之下其說長其說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川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義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末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與也直數焉而已哉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故韋編三絕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後之儒者乃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予頗竊見此意以末學而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者數年乃江都葛生澗深知篤信懇請為學者俛焉正之乃為出義文周公之易復為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為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為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義文周公之經曉然矣其舊本多有錯簡如重出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逸於繫辭者今亦因與釐正復歸文言之後則庶乎在上下繫不雜為全篇在文辭辭氣為相類又於十傳之篇次或為後人所訛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為全書也

於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為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文第今為生等采測義作旁釋而不為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

釐正詩經誦序

詩何為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與釐正夫小序之淆雜者也曰其釐正大淫詩何也曰非釐刺淫詩也夫子去淫奔詩也淫奔之詞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者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夫子曰吾自衛反魯而樂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故雅頌之詞與刺不正者刺淫奔者皆正也故曰去鄭聲鄭聲淫淫奔之聲不使留於聰明然後可以畜其德也若夫淫奔之詩所謂導欲增悲者何德之畜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周子曰樂詞善則歌者慕淫奔之詞果善乎可慕乎果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是化人以淫也其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爾也一日詩三百二日誦詩三百逮其孫安國亦曰三百今乃三百一十篇其一十篇者殆非夫子所刪去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為三百一十者乎共云懲創逸志刺淫則可淫奔

之詞則不可是化人逸志以淫也曰吾子之去之有據乎曰有之詩書不可盡信者多矣書有偽泰誓有汲冢周書或今文有而古文無或古文有而今文無武成猶待乎考定孟氏正取其二三詩有逸詩有有其聲無詞者斷可知矣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者必先有序子前爲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門弟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序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憶說乎千百年之前者不亦異乎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爲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然亦寡矣

東坡文集

卷之七

四

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則詩正矣然而必曰誦詩者何也曰不聞孔曾思孟之指乎不聞程氏之指乎孔子曰誦詩三百未聞讀詩也孟子曰誦其詩未聞讀詩也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則止曰於止知其止所以人而不如鳥乎耳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則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耳矣此孔子之誦詩也詩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父母

云爾此曾子之誦詩也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則止曰言其上下察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子思之誦詩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則曰言飽乎仁義也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反歡樂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則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孟子之誦詩也程明道於詩不用訓說惟加一二吟哦上下以養其性情故於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則曰思之切矣於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則曰歸乎正也此明道之誦詩也吾取以爲法焉誦也者吟哦吞嗟之謂也吟哦之不足則吞嗟之吞嗟之不足則長言之樂發於中形於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者樂之事也此詩之教所以爲樂之章而德之所以成也愚聞之師曰有疏微言寒今之讀詩者滯其心於訓詁之間玩物喪志果可以成德乎果可以達於政使之四方而能專對乎果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以事父遠之以事君乎諸皆誦詩畜德德之成而詩之大用也愚生千載之下悵斯文之不明於每章之下作誦語數字

東坡文集

卷之七

五

以備學詩者吟哦咨嗟而得之以成盛德而達諸大川也其朱子之訓詁則旁註於逐句逐字之中可以釋訓足矣蓋以省學者誦習之勞玩物之病也而凡朱子賦比興之指及其傳說則存之于後不敢易焉何居朱子詩傳於諸書爲尤善也故不敢易焉若夫所刪十篇之什則以淫奔之詩既去不能什也或曰然則子之取各篇題小序置於每篇之首何居曰倣文公以國風周南之說于篇端使誦詩者一開卷閱篇卽知作詩之義也

釐正詩小序

敘曰或有問於甘泉子曰夫詩何爲者也經曰詩言志

其泉文集

卷之七

七

也何居曰詩其承也志其之也人之有心其寂也不能不感於物感於物不能無所之有所之不能不發而爲聲聲有高下不能不成文不能不承而爲詩詩也者承其心之所之以成文而爲言者也故變理乎性情之間以爲教者莫深乎詩然則何以學夫詩曰大序明其本矣小序明其述矣大序者其子夏之徒推夫子之志而爲之者乎小序者其史臣之良述作者之指而爲之者乎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得失之迹夫有所受之矣是故大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本小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迹迹且不知而况其本乎是故沿流而求

其源誦言而得其意會意以畜其德小序之謂矣曰然則小序之爲純也固如是乎曰今夫珠玉非不純也泥沙混之可以爲美乎故去其漢儒之雜之者全其國史之本純者因迹以諷其言因言而得其意義其性情合乎道義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樂也者樂此者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詩之教也是詩之教必於小序乎權輿爾也然則子朱子之辯之也多矣子之尊之也至矣有說乎曰有子朱子之辯之者據詩而疑序愚之尊之者則因序而知詩因序而知詩是故明序不可無也據詩而駁序則又何貴乎序矣是故愛禮而存羊領惡而全好使千古幾墜僅存之典不至於磨滅以一而廢百也奈何欲字駁而章棄之乎而附之以千古之下之臆說乎是故愛寶者必洗其汨矣愛言者必理其淆矣書曰服念五六日至十旬時言爲日求生道也吾之於斯文也反覆而思惟之心潛而神會之致曲以求其通釐正以全其義蓋爲序求是道也良工心苦誰則知之覺山洪侍御聞之屢贊其成焉吾病不欲多言也又多言乎哉

春秋正傳序

甘泉子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刑禮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後知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則聖人之心則固不可見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夫經識其大者也夫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而列國之報也乃謂聖人拘拘焉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然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非歟曰筆以言乎其書也削以言乎其所以去也昔夫子沒而微言湮其道在子思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得天之道而契聖人之心者莫如孟子故後之知春秋者亦莫如孟子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然而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若是聖人之心亦淺矣曰然則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於春秋果不作乎

曰非是之謂也夫所謂作者筆而書之之謂也其謂知我罪我者以言乎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然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知我罪我之謂也若如後儒之說則孟子自與其文則史之言前後相矛盾矣不亦異乎或曰經爲斷案然歟曰亦非也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譬之今之理獄者其事其斷一一存乎案矣聖人之經特如其案之標題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爾其或問有本文見是非者如案標題云某是非勝負云爾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詳自見於案也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紫陽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沿襲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階也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已見臆說而謂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故象山陸氏曰後世

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指也又曰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蓋有以見此矣水也從事於斯有年矣求春秋之指聖人之心若有神明通之粗有契焉而未敢自信嘆其傳之不全獨遺憾於千載之下取諸家之說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芟其繁蕪以不汨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証諸傳之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幸與天下後世學者共商之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

二禮經傳測序

上果文集

卷之七 序

十

史若水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故夫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精人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於讀禮之後因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

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上制等二十三篇雜記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致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乃爲之測藏之家舉以遺子孫及與一二同志者共訂之名曰二禮經傳測若夫竊取之意見乎議

補樂經序

上果文集

卷之七 序

十一

序曰補樂經何爲者也復聖遠言湮樂經之缺而擬補之也樂記其傳也經亡而傳存猶幸告朔之餼羊也然而論其義理而遺其度數則樂之本廢矣夫禮樂一道也二禮之缺吾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吾四十而致意焉夫禮由心生者也樂由禮生者也禮正序樂主和序以致中和以致和序生於心和暢於外則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足蹈樂所以盡神也以格神人以感上下以侓天地以育萬物夫育物感格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故古之明王之治天下必興禮樂三代而上以至黃帝堯舜之治皆由此道也漢唐而下治不如古非其人物之異也以禮樂之道廢焉耳夫禮之起在節文矣節文者禮

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矣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
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子年堯堯矣
幸天數之未盡撫素志而未酬乃在西樵隱居無事閒
取諸家律呂之說而竊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爲古樂經
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于後以爲之傳焉經
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有聖君賢
相欲興禮樂者必於是乎有取焉雖然此其大畧也若
夫潤澤之則在君與相矣或曰王通續經至今爲請而
吾子又有是作焉不亦取譏於天下後世矣乎曰述之
也非作之也擬之也非續之也夫何請後聖有作者斯
知之矣

耳泉文集

卷之七

七

修復四書古本測序

耳泉子曰夫四書測何爲者也測也者測也不敢知之
謂也是故其詞謙其指嚴其憂患深其析義也微夫聖
賢之弘訓與義其普矣贖矣如天之無不覆矣如地之
無不載矣如天地陰陽之變化而不可以典要索矣知
在此乎在彼乎而生乎百世之下神會乎百世之上以
意逆志研精覃思鈎深致遠猶徐徐焉以待其自來而
不敢強探力索焉以自得夫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曰
測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夫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且然而况於人乎而况
於聖人乎何則其理一其心同然者也然則四書有要
乎曰有夫論語渾然示人以求仁矣孟子燦然示人以
擴充四端反求本心矣大學的然示人以格物矣中庸
淵然示人以慎獨矣曰請聞焉曰求仁也者二十篇一
貫之指也四端本心也者七篇之約也格物也者意心
身家國天下之貫也慎獨也者三千三百之原也物其
耳泉文集

卷之七

七

理也獨其所獨知者亦理也是故仁也四端也本心也
物也獨也皆天之理也格之也慎之也求之也擴充之
也皆以體夫天之理而已也其功則其誠其敬則勿忘
勿助之間盡之矣吾於測蓋嘗三致意焉矣夫天之理
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天地陰陽之變化而
不可測不可測斯矧可言斯矧不可言而吾測之以心
測心言之不得已也不得已而測之言之不已亦天之
理也或曰夫四書者子朱子已傳之矣而子復有測焉
何居是亦不可以已乎曰傳解其詞測明其義以翼乎
傳以發揮夫聖人之訓是亦不得已也已將使藏諸家

塾凡我子弟學之者由言以自得其心而會諸理之同然者也

古大學測序

其泉子讀書西樵山於十三經得大學古本焉喟然歎曰大學之道其燦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燦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燦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大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夫易謂燦然其體用周以弘其分成已而成物是故以言乎大體也易謂渾然其理要其學易簡而久大是故以言乎實功也曰請聞其要

其泉文集

卷之七

古

焉曰至善至善也者以言乎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物理之純粹精焉者也純粹精焉者非他也天理也天理者非他也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與也其體用一原者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曰易止之曰自知止而能定靜安慮知行並進乎此者也知所先後知此者也自天下而之格物自格物而之天下平始終交說要歸乎此者也格物也者即止至善也言屢而意致矣故止至善則無事矣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古本以修身申格致其教人也力身之也非口耳之也學者審其詞焉其於道斯過半矣是

故其書完其序嚴其文理其反覆也屢其義盡大哉博矣約矣其道也其至矣乎予懼斯文之晦求之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誠不自揣謹離章集訓而測焉以俟君子

中庸測序

史若水曰夫中庸何爲者也夫作者之志其有憂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矣異端將起而大義乖矣是故子思憂之憂夫道學之不明也憂語用者之離夫本也憂語本者之離夫用而本非其本於天者也本於天者性也故中庸者本諸性而道其焉本諸體而用其焉本諸中而和生焉是故君子慎獨養其中而已也中立而和生焉修道教致中和而位育成焉是故一體也夫中庸者自天而推之人者也自人而復乎天者也期理也其執中建中之傳博約之教一貫之旨也子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其有以默識此矣故中庸者一輪而四支者也輪也者言其篇之首也四支也者言其自一而二而三而之其卒焉者也夫天下之支未有不原於輪者矣天下之輪未有不因支焉以發明者矣是故以明乎慎獨之功者莫大乎一支以言乎體道而致之中和位育者莫大乎二支以言乎體道之極功而放之中和位育

其泉文集

卷之七

五

之極致者莫大乎三支以言乎及本而約之其功密其
爲發達其體用一者莫大乎四支是故一幹本根純粹
精矣四支發揮旁通情矣大哉道也斯其至矣予憂夫
世遠言湮作者之精殆不可見而道或幾乎晦也爲之
作測

古小學序

王者之風息而教弛教弛而後二學亡小學亡而王宮
黨遂之教無傳焉大學亡而辟雍泮宮之教無傳焉辟
雍泮宮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終王宮黨遂之教不傳
而聖學無所始學無終始則人道不立人道不立則天

井泉文集

卷之七

去

地不和天地不和則萬物不遂萬物不遂則天理或幾
乎息矣夫二學未嘗亡也自二教弛而皆逸於戴記也
大學之逸也其篇全而程氏表之小學之逸也其篇散
未有會而聚之以復古者夫能始而不能終者有之矣
未有不能於始而能終者也若彼考室弗惟其堂曷其
能構構則地若農力穡弗惟其畷曷其能播播則不實
吾懼焉乃因讀禮采而集之復爲蒙養酒掃應對進退
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其文則古
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躐也不
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古鼎彝也嗚呼斯文也自夫王

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上下達之者也嗚呼元子
苟能習其文行其實立其誠誠立而聖學可基矣是用
成書行之家塾傳之子孫云爾

敘遵道錄

夫遵道何爲者也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
脈也合內外徹上下而一之者也今夫爲朱陸之辨者
牘矢或失則外或失則內或失則上或失則下吾弗敢
遵焉爾是故復天下之大道而決天下之至牘者莫大
乎中正中正者救偏之極致也述遵道正德己卯春三
月望在大科書院

井泉文集

卷之七

七

非老子畧

辨道德篇非
老聃所作

叙曰非老子何爲者也非老子之言也非老子之作也
道其道德其德非吾聖人之所謂道德也是以知其非
老子聃之作也聃稱年踰幾百夫歷年彌久宜道德彌
邵古之稱耆老成人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曰其有能
稽謀自天今觀老子道德上下篇無一言槩乎天理者
其能稽謀自天乎無一言發明乎六經之指者其能稽
古人之德矣乎無老成敦厚之氣而有少年馳騁縱橫
之風非惟誕不經之語則權謀術數之指予故知非老
聃之所爲作也記聃爲周柱下史多聞博古必貫穿三

墳五典六經之與者而謂肅為此書乎如肅為此書則
肅之志荒矣異言流播僞以傳僞而不知此書猶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
信之薄是薄禮而不為者也乃稱孔子問禮焉何居又
稱猶龍焉何居夫問禮之言是則薄禮之言非也薄禮
之言是則問禮之言非也故知上下篇決非肅之作也
又稱關尹喜請作道德經五千餘言今觀五千言可一
言而盡之曰無之一字足矣奚以五千之游言謀諛
呶乎為哉其必喜之徒僞為之也其僞泰誓之類也乎
其汲塚之周書之為也乎未可知也世之倍聖離道之
其泉文集

卷之七

九

君子曲為憶說又從而重解句釋之以聖經賢傳之言
附會其說並稱二聖或援孔以入老或推老以附孔皆
聖風捉影之為語云河豚可食命亦難捨其言可悲也
是無怪乎前此問禮猶龍之說之附會矣今且不暇鳴
鼓而攻之於廟庭也特為此懼問先聖之道又恐誤淫
邪道之言或蔽陷離離乎我也夫孟子之學必先於知
言學者常知言焉則邪說不能入之矣故予忘其年之
差毫詞而非之非之所以明先聖之道也實不得已也
予豈好辯哉八十三翁其泉子書于西樵炳霞洞

楊子折衷序

序曰或曰象山禪也辭而擯之宜也其泉子曰象山非
禪也然而高矣西樵公曰如是如是其泉子曰象山非
禪也然而高矣其流必至於禪矣伯夷之清柳下惠之
和非隘不恭也率其清和而流焉則必至於隘不恭矣
是故君子之學貴中正也或曰楊慈湖象山弟子也而
高過於象山於是衆皆趨焉其泉子曰象山高矣然而
未禪今日慈湖高過於象山是何言歟是何學歟其得
為中正歟其得不為禪歟昔者箬溪顧子自江右寓新
刻於南都焉曰此象山入室弟子也其泉子開卷閱之
則復之曰信斯言也是累象山者也然而吾得其肯綮
其泉文集

卷之七

九

矣吾得其肯綮矣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以為孔子之言
也一編之宗指不外是焉然而非孔子之言也外家者
之流也夫心之精神人皆有之然必得其精神之中正
乃可以語道而遠以精神為聖則牛馬之奔奔昆蟲之
欣欣凡知覺運動者皆可謂曰聖矣如蠢動含靈皆可
謂曰佛性矣而可乎故知非孔子之言也箬溪子報書
曰子之言是矣又曰慈湖於聖則用其言而不用其意
於禪則用其意而不用其言此何心也曰子之言是矣
數年之間其說盛行如箬吾為此懼問先聖之道不得
已而為之辯也吾懼此說行而天下皆以氣為性也吾

懼此說行而天下皆不知道也皆不知學也皆援古先聖王之指以入於夷狄也爲作楊子折衷或謂孔子予欲無言子何言焉則應之者曰孟子之學先知言故曰設淫邪遁之辭恐其蔽陷離窮乎我心也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說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何言焉是故學者能知不好辯之心不得已之心與欲無言之心則於道心其幾矣於聖學其幾矣增城湛若水撰

讀崔後渠敘楊子折衷

或曰以心之精神謂聖此楊子立命處也以非聖之言

甘泉文集

卷之七

五

而誤後學者也後渠公之敘美矣高矣而不辯其非則如攻賊者不破其巢穴也何居曰崔公急於辨其有知無行尚明照而遺推究也故不暇他辨爲也猶孟子急於辨舜憂喜之真偽而不暇乎謨蓋入官之辨之非實也於文益亦有之矣然則何以知非孔子之言曰以精神而不以中正則予既理辨之詳矣請益焉曰孔子之訓見於論語二十篇者未嘗有此義也鯉之歎也早及於夫子之在也云六歲後從學於曾子曾子之父曾及孔門參則後進及又後參傳言子思之作中庸也甚少必往祖及之於乎祖孫未有同時作述者焉知子思

之幼能此問乎夫子必驟語此乎今觀中庸無此語之義之類也又可以知孔叢子載夫子語子思之僞也况又考其時而知之也嘉靖庚子正月廿三日甘泉若水書

聖學格物通大序

臣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行並

甘泉文集

卷之七

五

進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格物順推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格物者其本始之謂乎彭龜年曰其節雖繁而歸其要格致而已張南軒曰自誠正以致平治罔無非格致事也伏觀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而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古者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括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欲其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欲其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欲其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欲其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欲其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欲其於天下焉格之也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懣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修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

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事則感其身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以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地萬物者何也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地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高遠之求或疑曰真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千餘年而思欲效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同

升務求典要竊念臣舊忝詞臣講官故不揣疎愚遠自
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迤至我祖宗列聖之
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
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業合一之要領且
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體認
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
末遠近兼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灤州刻白沙先生全集序

侍御柯子遷之從甘泉子遊尚論于白沙先生之學有
全集足徵焉言於劉灤州體元曰白沙之道教未徧行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五

于北北士之憾也若以全集刻之俾北方學者誦其詩
讀其書而知先生之道之學非政務之先急者乎劉子
遂以侍御之意致書于甘泉子求全集而釐正之去其
疑者益其遺者且請序其所以作者之意俾讀者不徒
以詩文觀也庶於道教有裨焉甘泉子曰善哉子之志
也夫先生聖人之徒也先生詩文其中古之制作乎其
詩歌如風雅頌其文詞如謨訓誥或聞之愕然曰何哉
若是其大也今觀其詩歌之體裁猶夫今之詩也何取
乎風雅頌觀其文詞之幾度猶夫今之文也何取乎謨
訓誥甘泉子曰非是之謂也孟軻有焉今之樂猶古之

樂也何謂乎聖賢之言發乎人心之同然故與古訓異
體而同道夫惟求於牝牡驪黃之外者然後得馬之真
相忘於言語形似之外者而後得聖賢之蘊是故以其
中和之性情發而爲和平之咏嘆優游而敦厚焉是亦
風雅頌而已矣以其自得之精意以發其未發之蘊載
道而典則焉是亦謨訓誥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異乎曰
言詞古今之不同猶之東西南北之方言聲氣之異耳
矣而因以爲人性有異可乎今以詞之古今而疑聖賢
之異者則亦猶求人性於東西南北之音之類也求馬
於牝牡驪黃之類也曰然則果若是同乎曰以詩觀之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五

風殊於頌頌殊於雅矣遂謂詩果不同可乎以書觀之
誥殊於訓訓殊於謨矣遂謂書果不同可乎則又何以
疑乎後世之詩之文也哉故求先生之詩文者當求先
生之道於言外之意以合乎古訓而不當求先生於語
言之間則惑也夫然後知先生之詩文不可以後之詩
人文士之詩文觀之矣此作者之精與夫觀者之法畧
爲學者道之俾聞卷可得而不惑於迷方焉柯子聞之
喟然嘆曰不圖先生之爲教之至於斯也遂俾刻焉以
與同志者共之

重刻白沙先生詩集序

夫詩文何爲者也曰人之言爾也言者心之聲也是故人不能以無心有不能以無言有言不能以無音有音不能以無章言之有章章而暢者文也言之有音音而律者詩也皆心之聲也是故其心正者其言淳其心和者其言順淳和生於心而達於言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忠信之人其言確如也皆心之爲之也白沙先生之詩文其自然之發乎自然之蘊其淳和之心仁義忠信之心乎夫忠信仁義淳和之心是謂自然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於天然故曰自然也在勿忘勿助之間胸中流出而沛乎絲毫人力不存故其詩曰從井泉文集

觀之天地乎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妍蚩無所不容故其詩文或借用佛老之言而不自以爲嫌入遂以爲佛老然則孟子舉陽虎之言亦謂爲陽虎可乎語曰癡人前不得說夢卽以爲真矣觀先生之詩曰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是又曰託僊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江門月聞歌碧玉樓其先生之真乎大巡蕭友山先生於百官萬物叢冗之餘而能追慕白沙先生之風旣修廣城書院將撥田以供祀又求真像刻全集以表揚之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是尚友也

湛子知言自序

井泉子旣作非老子折衷楊子矣而名曰知言何居曰吾知言吾之事也吾庸暇闢老子楊子乎哉吾之爲學入門第一義也孟軻氏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知所有而後養所有夫知言而後養氣有所措後之

云集義有事者此也夫知言學者之事也知人成德之事也今始言爲學而遽及知人之事不亦躐矣乎孟氏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通辭知其所竄以言乎詖淫邪遁之所能蔽陷離竄乎我也故詖辭能使人心蔽淫辭能使人心陷邪辭能使人心離遁辭能使人心竄說者乃以謂於詖淫邪遁之辭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竄是知人之事也夫論學之初不暇自知而遽能知人乎哉夫不爲詖淫邪遁之所蔽陷離竄則吾心義理昭然呈露養氣以有之於已焉而聖學之功用畢矣嗟夫老子道德經流傳至今上下數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天

馬爾瞻

精選古體詩自序

甘泉子三十遊江門傳習之餘端默無作先師石翁謂之曰子何不學夫詩以應世則對曰水也見唐宋以降人作近體律詩非惟虛費精神工作對偶又去三百篇

愈遠矣水其作古選體乎猶爲近之翁曰可也然愈難矣竊惟難者難於古淡乎詩者心之聲也古淡之聲由心之古淡爲之也古則凡近之心釋讀之者亦釋淡則躁妄之心平讀之者亦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夫心也氣也聲也一也是故作詩者氣如其心聲如其氣誦詩者因聲以感氣因氣以得心千萬世之遠誦其詩者可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三

成均觀善錄序

成均觀善錄錄觀善也曷爲乎錄觀善也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夫物不獨成成不獨善二物相摩然後至精至善者出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况於人乎而况於

爲君子者乎井泉子曰以吾觀於成均堂班之制以相習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昔者帝王之世比屋可封人人有君子之行非其性成之也其習則然也比閭族黨之相習習而成之於變化也故變化之道自士習之風始矣夫成均之制有堂焉有班焉堂相觀於堂也班相觀於班也班相觀於堂堂相觀於師也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教成矣是故錄之觀有八善焉出入觀其善相友也德業觀其善相師也作事觀其善相法也容止觀其善相觀也進退觀其善相度也過失觀其善相規也氣質觀其善相薰陶也德性觀其善相涵養也予故曰錄之井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三

節定燕射禮儀

井泉湛子曰射禮廢而天下無男子矣射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有生而懸桑弧蓬矢六以射上下四方明有事也故男子生而已志於六合矣六合內事卽性分內事也射也者所以射爲德也射爲德也者所以成其賢也惟我 聖祖洪武二十三年命國子監闢射圃給諸生弓矢載在會典至哉聖祖成賢之心乎故射禮不講而天下無成賢矣燕禮缺徑情而行天下之射禮壞矣故燕也者將以致夫射者也射也者所以相射於禮樂成其德者也禮樂皆得謂之成德成德則賢矣故燕有井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三

迎賓獻賓以及衆賓所以致射賓也燕有迎遵獻遵所以致射遵也燕有獻士所以致遵耦也燕有獻酬交酢所以合賓主二射之歡也射也者離道也爭道也不合則離離則爭矣非所以成德而致賢也是故有燕酬以合其歡有揖讓以致其敬有樂賓以宣其和有司正以節其流有拾取矢以崇其讓有鼓樂以盡其神有釋獲以紀其賢有升飲以明其不則有徹俎坐燕以弛其張漸近自然卒歸之中正賓出不顧矣主猶拜送以引無窮之敬焉故始以燕終以燕而射行乎其間夫然後禮樂兼備矣禮樂兼備而人雖欲爲不賢不可得矣雖有

庶頑讒說並生之念油然而興矣故燕射其深矣甘泉子曰吾觀於儀禮然後知聖王之射揚解戒勿入者之爲偽非聖人並生之心也今之行射者賓主接則曰射適至則曰射無始燕終燕以合之是武道也是教爭之端也非所以相射於禮樂而成德也惡乎賢

朱氏增修文公事蹟敘

文公晦菴先生三十代孫翰林博士舉原厚嘗取提學宋君所集文公事蹟而增之以其弟上舍陞原階至京師謁若水序之若水拜讀而興嘆曰夫伏羲而上天下渾渾不假文字而道自明伏羲而下天下謬謬文辭愈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三

多而道或窒孔子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堯舜之書精一執中之外語道之言寡矣其餘則當時稱贊之言焉爾載事之言焉爾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深切而著明也予觀周孔而降未有文公先生精神之大者也而用之過於周孔雖其體認天理師傳宗旨反若未遑而六籍百家外道小說以至道德性命莫不詳說備載畧無遺力學者窮年莫能殫其緒忽若忘羊於多岐涉汗漫而無津而先生詩謂伊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煩感悟獨得之妙誰其信之今原厚追述祖德獨能刊落語道之微言而僅存行事

之大槩其知道乎是故觀其狀譜祭文之錄則載事之意也觀其贊述記議之錄則稱贊之意也學者於此苟能因蹟以求其心卽用以達其體則其所謂道者可得於文字辭說之外矣

伊川唐錄序

夫伊川唐錄何爲者也表伊川之學也伊川之言多矣而此其表伊川何也表唐棣彥思也彥思述伊川之緒言也其表彥思者何也彥思宜興產也表彥思以風宜興之士因以風天下也甘泉子曰甚哉道之不明也夫聖賢之學天下之至易簡者也或忽以齊諸佛何以爲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三

易簡也曰體天理而已內外合一者也夫佛老之學天下之至煩難者也或混以齊諸聖何以爲煩難也曰若銀鑿而已是內非外者也無惑乎道之不明也大哉二程夫子之有功於聖門排佛老而衛先聖之道雖以配孟可也吾師白沙夫子手授遺書於水曰孔孟正脈也水受而讀之三十餘年矣水之讀之也於明道之言渾然如和氣至矣其坤道之圓以知也於伊川之言確然如肅氣至矣其坤道之方以能也伊川曰吾之學與兄同果若是班乎明道曰勿忘勿助無絲毫人力伊川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夫子之學果若是異乎易曰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夫易以知名其聖人之學乎簡以能者其賢人之學乎久矣予夢伊川揖予于山之麓曰明道其後至矣二程子之學其條貫之一而進爲之次兆之矣吾獨懼夫後之學者樂超逸而厭平易好徑捷而惡中道宗象山而忽二程子之爲至學以達諸孔孟也既采明道語爲遵道錄今唐府紀善周生衡從予遊又采伊川語之在宜興者而表章之其亦繼吾志而作者耶其聖人之徒也遂爲之序宜興承周君弼捐俸刻之荆溪書院俾四方之學者將與遵道錄並觀以進而後聖賢易簡之學可不惑于旁求也已

甘泉文集

卷之七

三

送楊少默序

楊少默遊煙霞一載將歸潮詣于甘泉子甘泉子曰嗚呼楊子一爾心毋支離爾學矣曷謂支離曰或偏則外或偏則內二之皆支離也人知偏外者之支離矣而未知偏內者之爲支離矣偏外故忘本忘本則跡偏內故惡物惡物則寂二者皆支離之疾也離也者離也離而貳之也是故致一則一矣君子之學內外合一動靜合幾體用合原物我合體內外合一者德動靜合幾者神體用合原者道物我合體者性堯曰執中舜禹曰精一禹傳之湯湯以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曰一貫

孔子傳之顏氏曰博約是故內外動靜一矣體用物我一矣孔顏之後離而二之者漸矣千有餘年而後有周程故程子曰一原曰無間周程之後離而二之者甚矣嗚呼一之者其誰乎是故內外分而動靜判動靜判而體用離體用離而物我間夫天之生物一本也夫道一本者也知不二本又何有於內外故一之而後可以入道道無二也或曰楊子於子之言契矣聞內外體用物我之合一矣執事斯散矣駸駸乎而之道矣吾子猶諄諄乎支離之戒何居甘泉子曰傲慢遊淫之戒猶諄諄乎大聖也何居龜山之於程子也晦翁之於延平也猶甘泉文集

卷之七

三

敘別高陵子

高陵呂子將告歸甘泉子憮然曰子行遠矣我弗或居居慚焉亡以別子也呂子曰請問焉甘泉子曰崇四教辨四惑者可以別矣古之文也以明道今之文也以蔽道古之行也以積誼今之行也以襲誼古之忠信也以進德今之忠信也以泥德明道者精蔽道者眩積誼者克襲誼者竊進德者宏泥德者孤崇四教去四惑其幾

矣乎是故君子博而擇之存乎文舉而錯之存乎行誠而體之存乎忠循而用之存乎信神而化之存乎德夫四教一德之門也嗟夫呂子昔吾於禮闈得而文矣曰博而雅然未見其行也於同官是而行矣曰罔失已而昵焉然未知其忠信也及其久也又知而忠信矣曰內仁妄心外亡逸口然猶未究其德也而德之弗成而心術之弗明則昔之文謂之藝行謂之跡忠信謂之狷呂子然吾言乎吾當復有以別子者三日而後發之

贈別應元忠吉士敘

斯道喪而友義之廢也久矣自予抱此志以求於天下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三

天下非無愛予者而獨寡予助者也正德丙寅始得吾陽明王子者于京師因以得曰仁徐子者辛未因陽明得吾仙居應子者又得吾武城王子者日夕相與論議于京邸王子於吾言無所不悅應子者忠信而篤學其於吾與陽明也始而疑中而信以固非苟信也夫觀道者如觀星矣一人指之不若十人指之之明也濟道者如濟舟矣一人操之不若十人操之之易也壬申春予奉使南行而應子歸奔乃與俱焉過畏途歷艱險憂悲愉佚而予莫應子違予登金山泛太湖臨虎丘訪天下而應子莫予棄應子者實以自信而虛以相受予問與

論充塞流行之理感通往來之機乃畧去支離而一歸統會而又見予之於應子應子於予兩相得而莫相逆也幾矣夫觀穹天者以一隙可謂之明而不可謂之天觀滄海者以一勺可謂之水而不可謂之海世固有獨立物表渾天地以爲徒包滄海以爲量以遊于無窮者此又何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非明于道者其孰能識之中庸曰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賢知過用其心者也愚不肖小用其心者也夫過用與小用其心之不足與於道故必有用而不用之機暗天地自然之體勿忘勿助然後可以得斯道之大全應子曰然遂再拜而別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三

太史張秀卿歸省贈別

槎湖張子與甘泉子同守太史相善張子將歸省求贈言湛子謂司封陽明王子曰夫贈言者莫大乎講學矣張子曰學孰爲大對曰辨爲大曰辨孰爲大對曰儒釋爲大曰孰爲儒曰知釋之所以爲釋則知儒矣曰孰爲釋曰知儒之所以爲儒則知釋矣曰請問所以曰儒有動靜釋亦有動靜夫儒之靜也體天其動也以天是故寂感一矣夫釋之靜也滅天其動也違天是故體用二矣故聖人體天地萬物而無我釋者外四體六根而曰

私是故公私大小判矣張子曰然湛子曰然則可以別矣遂拜而別之

重刻山屋許先生先天集序

斗泉子曰言語之道其誠之不可掩乎誦其詩讀其書而知其人者善言也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者非善言也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也者出乎其心本乎其性情發乎其言言而成文焉是以山詩書而知其人亦若是而已矣斯不亦善言矣乎若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也者言不由乎中不出乎心不本乎性情而擬效乎他人如優人抵掌爲離合悲歡之態粧飭乎雲煙

甘泉文集

卷之七序

壬

月露風花之形如巧鳥之聲又鳥足以知其人之面目若何哉是故善言者如老人出老人之聲聞其聲可知其爲老人矣不善言者如小兒效老人之聲聞其聲者莫不知其不爲老人矣故曰言語之道誠之不可掩也余得南朱山屋許先生之詩文曰先天集者於其裔孫亮而觀之嘆曰嘻其所謂善言者乎其山中心出者乎其發於其性情者乎可以知其人矣故誦其詩讀其書其人逝矣遠矣於其沛然者可以見其自得焉於其慨然者可以見其節義焉於其惓惓然者可以見其忠愛焉於其言屢而見擯擯而復言國之危亡服喪閉門至

疾不變者可以見其大節不可奪之志焉然則先生之爲人盡在心目中矣先生名月卿蓋嘗受心學于魏鶴山先生而有所自得者故其言至今凜凜猶若有生氣恍恍乎若有以見先生之警欬儀形然則亮也懇予序諸首簡梓而傳之其亦孝思善繼者歟

重刻定山先生詩文集序

合定山先生之詩文凡十卷戶曹陳子常道之所編輯周子滿之所校正縣尹劉子縉之所刻置于定山書院者君子觀詩二卷曰宛宛乎漢魏之遺響矣觀近體五七言詩三卷曰迥迥乎唐宋之別調矣其爲文序記表

甘泉文集

卷之七序

壬

銘說傳題跋詞文書贊奏之類凡五卷曰駸駸乎追先秦兩漢瞠乎韓柳歐蘇之後而從之矣得其富且美矣哉或曰定山之詩文究根乎理道非太極則鳶魚非鳶魚則乾坤絕去乎風雲月露之態靡麗駢驪之想其文而載道者耶周子劉子告於甘泉子曰子於白沙先生詩教詩指則既有述矣於定山先生之詩文其獨能無言乎二公蓋同道者也故定山題白沙詩有曰才力凡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橫渠者筆瀉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蓋以周子謂白沙而以橫渠自謂也斯言也非徒定山先生自知之公而天下後世亦以爲公論也

甘泉子曰知言之道在合觀交證之而已故知周斯知張矣知張斯知周矣於乎濂溪之言雲行水流橫渠之言深思力索二公皆大儒其所見皆同乎否耶其所造者皆同乎否耶白沙先生之詩有曰千鍊不如莊定山蓋尊莊公也又曰不及陳無已能無賞自然蓋自道也故世之君子欲知定山先生之詩者觀諸白沙先生之詩可也欲知白沙先生之詩者觀諸定山先生之詩可也金輝玉映並妙楷佳由其言以觀其蘊誦其詩讀其書以知其人尚論其世同乎不同在覽者自得之

五清劉先生大全集序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五清劉先生大全集幼學稿二卷潛心稿三卷敷納稿三卷禁垣稿七卷澧蘭稿三卷外臺稿六卷金陵稿七卷奏草二卷講習錄一卷凡爲卷三十有四其表弟今宮保南京大司馬梧山李公爲題之其門人上海尹徐子昭刻之而以委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甚哉文之難也甚哉論文者之不易也昔有問於予者曰予欲作文何如應之曰子欲作文其觀諸樹木乎深其根其生也達諸枝幹花實翕然成矣曰假使枯其根採他花而懸諸剪綵而綴諸不亦可觀乎曰識者觀其生意焉則別矣他日又有問曰吾欲作文何如曰子欲作文其學諸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導水乎濬其源其達也滔滔其流派自爾成海矣或疑曰昔者問文而告之以樹木今也問文而告之以導水也何居曰爾知其本矣未知其自然也夫木也猶得而僞焉夫水也孰得而僞諸耳泉生讀周子篤實藝書之言而好之久則曰何其異於孔氏也夫猶二之也其疑諸樹木之類與孔氏曰有德者必有辭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夫達也者達自內也夫出也者出自內也是故一致也其譬諸導水之類與文豈易焉乎哉曰然則何以論文之不易也曰今有十夫各肆其寶於市人各自以爲至寶矣買者擇焉而反覆之去取焉旌陽之丹丸至神也雜其一於九十九僞之中僞者售而眞者弗售無識眞者也論文豈易焉乎哉昔在乙丑之歲予至京師舉進士入翰林問西涯之外文孰爲最崔子曰有檢討劉子德符者能文也卽介崔子往求一二而讀之誠能文者也學韓者也及聞之於人人則曰之道學道學云予益嘆曰劉子何以得此懿哉吾固已知其文之有本也崔子曰甚哉子之慙也今之訾人之行義者曰道學爾而子以爲眞美稱乎今二十有二年矣劉子以瑾賊臣詔落職居澧十餘年起而督學于浙入爲南京光祿太常遷禮部侍郎以卒而吾乃

今得序其大全之集俯仰今昔存沒嘆劉子之不及于中壽然而可壽以不朽者其不在於斯集乎其不在於斯集乎

劉氏家藏集序

其泉子喟然而嘆揚眉而語門弟子曰吾今日病矣吾今日病矣吾觀於劉氏毅齋子家藏之帙目亢而心怵矣或問曰子何病而怵焉其泉子曰吾病而怵焉凡爲文之事百八十有七凡詩之事七百七十豁然如開羣玉之府灼灼乎璀璨奪目也如倒萬珠之橐纍纍乎締視不暇而神若爲之移也或曰然則劉子胡然其致多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也曰劉子江陰之右靖江之豪破天之荒者也始于筮仕而郎地官而屬司馬而卿符臺而大鴻臚垂三十載而未艾自高祖而曾祖而祖而禰內外之屬凡五世之事自大朝之縉紳以及兩畿十三省之彥文藝德行之賢盡之矣曰然而劉子之能致多何也曰夫是益可以觀劉子矣語有之物聚於好也今夫王在於萬仞之山苟有好者人有能致之者矣今夫珠在於千尋之淵苟有好者人有能致之者矣故苟好直則直言至矣苟好諒則諒言至矣好文華則詞彩至矣劉子博聞而樂善游藝而尚文是宜其所致文獻之富如此足以昭先德

而貽孫謀矣或曰使劉子進乎其好焉好仁則仁至矣好義則義至矣好禮則禮至矣好德行道藝則德行道藝至矣豈非昭先裕後之太者乎其泉子曰夫劉子固有之也學以聚之而已矣合其兩而一之故能化是故文以治外德以治內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劉氏其世爲君子矣乎

贈掌教錢君之姑蘇序

壬辰之秋錢子洪甫以進士告教職以便迎養得蘇州教授問教學之道於其泉子於是魏子金子沈子柯子爲之先焉其泉子曰嘻吾嘗職斯矣教學之道信乎斯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斯已矣夫學覺斯者也夫教效斯者也是故明乎斯斯之謂覺達乎斯斯之謂效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夫斯也者斯道也斯道也者天之理也天之理也者人之心也正人之心體天之理信乎斯斯已矣故以之成已則模範立焉以之成物則士習淳焉模範立則師道尊士習淳則人道興師道立人道興則風俗厚賢才昌治化理而天下平矣故厚風俗昌賢才理治化平天下在師儒教學之道始矣或曰錢君學於陽明子蓋舉進士六年而不仕以潛養於墓廬得陽明子之道深矣陽明子之

道良知也足以教矣而又求言於其泉子者何哉且其泉子之道天理之學也而又何取焉應之者曰子謂知有二乎哉子謂天有二乎哉子謂子之天理有二乎哉天有二則理有二理有二則知亦有二矣無所安排之謂良不由於人之謂天故知之良者天理也孟氏所謂愛敬之心也知良知之爲天理則焉往而不體故天體物而不遺理體天而不二故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不相用不足以爲知夫良知必用天理則無空知天理莫非良知則無外求不空知而外求故曰人之心也天之理也先覺覺後覺之斯道也盡之矣今錢子之往也則將召庠士而問之曰子今之天與堯舜孔孟之天同乎彼將曰同天之所生同此人乎彼將曰同人之生同此心乎彼將曰同心之生同此知乎彼將曰同所知同此天理乎彼將曰同則將求之乎曰然然則學問思辨篤行則將何求矣曰焉求哉求自得斯而已矣求斯心而已矣求其知而已矣求體乎天之理而已矣求復乎天者而已矣則將應之曰子旣不能外天又烏能外乎天之理又烏能外心又烏能外心之知則將豁然大悟吾心與天一吾知與天一而吾之理與天一其爲物不貳故曰配天於是蘇之士人人知爲師者之所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七

星

以教爲弟子者之所以學

送督學林君汝雨之浙江序

癸巳之春天曹以浙江提學之任茲惟大藩實首文獻慎惟其人亦曰艱哉惟時祠祭林君雲同汝雨特應是選旣拜命于廷或曰以其魁于春試良于吉士也乎曰然然而未也或曰以其究于道藝飭于行義也乎曰然然而未也以林君之學進進而不已也夫惟好學不已者斯可以教人矣於是其諸僚咸爲造請于堂願有贈文如故事予喟曰久矣予不託於文矣予旣已謝之矣諸君固請旣而申請旣而林君造庭以請曰願有勗焉予曰予何言之勗哉勗爾受命于君者斯可矣請益曰予何言之益哉勗爾受命于天者斯可矣夫子之受命于君者不曰端爾模範矣乎曰然然則模爾模範爾範焉斯可矣不曰知而行之乎曰然然則知爾知以教師徒之知行爾行以教師徒之行焉斯可矣不曰立師道察德行考文學已乎曰然然則倡厥德行正厥文學焉師道斯立矣不曰舉業以窮理已乎曰然然則教之德業以精諸舉德業行道藝之合一焉斯可矣不曰收放心主敬矣乎曰然然則主乃敬以存乃心敦乃敦學之本焉斯可矣林君曰夫勗受于君者則吾旣得聞命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七

星

矣若夫勅受命于天者則吾不知也曰天與君一也君之命天之命也是故主敬以收放心則天之心斯在而天之理斯存矣由是而知知斯焉者也由是而行行斯焉者也知斯行斯存斯爲德行發斯爲文學德業一於斯舉業一於斯師道立於斯模範端於斯合天之德於斯成天之化於斯斯不亦勅爾受命于天矣乎林君之往也卽其所受命于天者以成已而成物焉卽其所受命於君者以律已而律人焉吾見其學政之成可以爲督學者師矣學政師師天下化齊師道斯立善人斯多斯之謂太平林君往矣吾將望子於是行矣

耳泉文集

卷之十七

聖

送福建提學憲副潘君赴任序

惟九年六月聖明勵精欲新教化銓選文行之士爲江西提學副使以精嗜郎中潘君潢薦叔任之尋改福建於是四司之屬咸造于堂曰屬凡出補者堂尊率有教言矧茲惟學惟教之宗幸俯賜之俾不忝于屬中堂敘公以目于右泉叟曰次當在公泉叟曰夫斯學斯教吾嘗試之矣矧茲潘君之賢其可以無言言可不以其求乎夫提學之職董諸郡州縣之學之官之教而已矣教之者將以養其才以致之用而已矣且夫養才者之與養木者有異乎曰無以異也用人者之與用木者有異

乎曰無以異也今夫場師之養木也梧櫟榲桲木之美者也由拱把養至於合抱將以爲棟樑榱桷器械之用也故是所養必所用所用必所養故先王之於士也立六德六行六藝之制以教之爲鄉舉里選俊士造士之法以用之故養之用之者一也今之教者必舉業文字程式矩度而已乎今之舉者必糊名易書字校而句量之而已乎養非所養是愛人不如愛木也曰然則居斯世也行斯法也不失今之制而可寓古之道則有之乎曰有三場之文惟有彙式載在聖書檢身之訓惟有彙憲具在聖書然而離而二之者則非也夫惟二業合則教斯在而用斯在是故教之者不外乎文字程式之中而六德六行之蘊已寓矣用之者不外乎糊易校量之中而選舉俊造之法已寓矣曰何居曰傳有之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故藝書之而實寓焉而况實藝並修者乎是故觀者可以因藝而知實矣昔者先王之治也是以有德行道藝之教焉二業合一之謂也二業一則三物之教選舉之法兼盡之矣曰夫二業合則兼古今養用之法是則然矣然則二業烏乎一泉叟曰游藝而心存執事而敬在廣大高明之體恒昭昭於誦讀臨文之時斯二業一矣二業一則無事矣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

耳泉文集

卷之十七

聖

下成而上者謂之德成而下者謂之藝是故德藝一貫也上下一本也心事一致也體用一原也是之謂至教是之謂至養以達於至用由是而成於事業焉則王道行而天下化淳矣是謂至治潘君其不以吾言爲迂乎尚往試之

贈維揚掌教鶴阿高君遷刑部主政序

劉胡兩生自維揚來問於北泉子曰語有之鳥肉爾而能飛天者衆羽之積也然乎曰然車木爾而能走地者衆駒之曳也然乎曰然師道人爾能行乎天地之間者其徒衆之力也然乎是故孔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

北泉文集

卷之十七

哭

益親自吾得季路而惡聲不及於耳豈謂是歟曰然若今左鶴鶴阿高子者以名進士辭尹休寧而來掌揚教也敷先生體認天理之訓勿忘勿助之指三年矣目左士以屬左僚某子某子曰諸皆同此天也同此理也烏乎而忘諸助諸目右士以屬右僚某子某子曰諸或忘之非本體也或助之非自然也烏乎而不自求乃理自合乃天於是四僚司教各悉乃心以信高子之言以從先生之學蓋踰年而諸生之樞衣以從先生者十之二三矣二年而諸生之負笈以從先生者十之四五矣三年執經以從先生者蓋如雲之集矣其諸或者之語孔

子之言然歟曰然然而非敢謂然也亦非吾之至也吾將獨立乎無徒默乎乎無言與二三子者游乎自然廓之以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見諸行事之實也請聞焉曰始乎一念中乎四端終乎萬事萬變以體天之理法地之紀立人之軌而又何有於區區睢睢盱盱門戶之私者哉四僚以兩生言曰今高子政學之休聲聞于天子天子詔遷之爲郎秋官矣其亦可以庸於此乎惟先生終教之曰師乃初擴乃中成乃終吾有二言乎哉吾且貴言乎哉明刑以弼教教刑之道一而已矣體認之道一而已矣是之謂合德嗟乎高子其往尚易之哉道無

北泉文集

卷之十七

哭

終窮學無止息乙未十一月二十七日

贈鍾君一元之任恭城序

增城西洲之涯有鍾君一元者其從叔母甘泉湛子之從姑母也兄弟也鍾君選於天官得尹廣西平樂之恭城人曰鍾君若有不憚然者或疑之曰夫郎官應列宿宰羣姓喜則一邑之人樂怒則一邑之人懼何不憚之有或曰彼鍾君巨族也學於增庠十餘年而舉於鄉又遊大學十餘年氣正而才充然後選於部今恭斗邑也其爲里者一其爲糧者僅三千而盜賊多於里之民其東西掠者多於里之數此鍾君之所以不憚乎或以告

於其泉子其泉子曰吾請見而釋之揖鍾君曰子以爲任職者與任擔者何以異曰無以異也曰今之謂官曰任者得非取諸任負之義乎曰然曰任負者惟其力今有人於此力能勝百鈞者付之以十鈞則彼將怒之乎曰否曰力能任十鈞者付之以一鈞則彼將怒之乎曰否曰否則雖以子之力任恭也民之少也易以治糧之少也易以徵而吾子之不懌也惑矣又曰今有人於此任一鈞者與十鈞者同其直則將喜之乎曰然任十鈞者與百鈞者同其直則將喜之乎曰然曰然則恭城一里之祿入其視諸數百里者之祿入均耳夫輕若負重若直而若不懌者焉吾不知矣鍾君乃欣然而喜莞爾而笑曰願聞子之所以教清者其泉子曰吾與之矣吾與之矣夫民寡而心衆是故一之以簡糧少而國多是故恤之以寬盜繁而心同是故化之以不欲夫簡以臨下寬以御衆不欲則不竊聖人豈欺我哉子其行矣夫力優而治有餘又行此三者則朝廷將有大任付子矣

送王天宇尹嘉定序

驗封黃子閒與余商較人物余曰吾友有寧波王生天宇者內朴而外茂然而近沉默矣黃子曰然吾友有二

衢方生思道者內茂而外朴然而近秀發矣余曰然然而天宇必取思道思道必取天宇其其和以相濟乎其鹽梅之交成乎未幾天宇出尹嘉定而思道亦尹崑山其疆界相接其習俗相同其聲實相亞其美惡相形嘉定之政朝發焉崑山夕聞之矣崑山之政朝發焉嘉定夕聞之矣其爲之臧也曰某君得無先我乎則必力其謀之匪臧也曰某君將無少余乎則必不力民曰彼邑之政猛猛則殘是故濟之以寬民曰彼邑之政寬寬則縱是故濟之以猛夫二邑之政交相師師而治化成矣天宇拜曰然吾將以諗思道也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七

五

送鄭君叔章尹慶元序

往年何子魚尹慶元問言於其泉子告之曰夫牧人者如牧羊矣子魚政成召起今鄭叔章往繼之問言於其泉子告之曰夫保民者如保子矣夫牧也者牧也吾無功矣保也者保也吾加惠矣然則又奚擇焉曰時時吾無與也吾變而通之也道有升降政由俗異古之治殷者周公慎厥始君陳和厥中畢公成厥終是故三皇而上尚無爲三皇而下貴有功時也昔子魚之往瑾惡方熾而毒未延也猶厝火于薪而未及燎原也民猶有衣不必吾爲之被也民猶有食不必吾爲之飼也吾故曰

牧焉而已夫子之號也曰寒也思以衣之子之號也曰
饑也思以食之保子者也今時則然矣瑾禍毒痛四表
具焚猶火之原熄而延蕘者方殷也慶元之民日蹙于
饑寒非復子魚之時矣衣之食之保之若子在叔章而
已矣民固望父母之來也母曰吾牧之吾無爲也曰吾
牧之吾無爲也是徒守子魚之說而不能變而通之協
心以底于道也進士梁日字者叔章之門人聞吾說請
書以送之

送南京戶曹余君轉吏部考功序

七年冬南京戶曹余君思孝承部檄轉銓曹考功主事

甘泉文集

卷之七

序

思孝造新泉精舍問於甘泉子曰胤緒也自南雍承教
於子且四年矣與聞聖賢之心學行且有事于考功不
識此心之所以合於政事者何居胤緒也惴惴乎惟知
人是憂惟殿最之難是懼惟子詔之甘泉子曰何事而
非心也故有是實心則有是實事有其心而無其事者
吾未之聞也無其心而有其事者亦未之聞也前子爲
戶曹監復成應天衛諸倉其嘗究心於糧務矣乎推是
心以往無不可也且子學於孔子者亦聞孔子之仕乎
昔者孔子之聖備一貫之道而心事一故爲委吏則曰
會計當科量平其卽一貫之心也爲中都宰爲魯司寇

攝相事誅少正卯斬侏儒其卽會計科量之心也子前
監諸倉諸倉之官攢咸曰公矣諸衛之軍士咸曰平矣
戶曹之僚佐司徒之卿貳亦曰公且平矣推是心以往
乎何有曰不識此心之所以合於公平者之形何以似
耳泉子曰吾子於戶曹之所職以出納者有量乎曰有
曰有槩乎曰有曰然則所謂公平者可知矣惟量也有
衡有合有升有斗有斛衡十爲合合十爲升升十爲斗
斗十爲斛衡不可以受斛如三德宜大夫六德宜諸侯非至公
之道乎惟槩也以槩之於斛斗升合衡焉粟之有餘者
不能枉之使不足不足者不能枉之使有餘如大夫優
有六德可升之諸侯諸侯僅有三德可降之爲大夫非
至平之道乎故心之公者如量焉至矣心之平者如槩
焉至矣子旣以公平之心行公平之事於戶曹矣推是
心也於知人殿最乎何有惟公則明明則智智則能量
人而才之大小不忒矣惟平則正正義則能樂人
而官之升黜不僭矣何憂乎知人何懼乎毀最夫天官
之職在統百官均四海均也者公平之謂也子往爲僚
佐其敬勉之哉爰是戶曹十三司同僚之彥張君淮唐
君翺等凡三十有一人請書以爲贈

甘泉文集

卷之七

序

贈少司成東郭先生三載考績之京序

甘泉子既拜司成，颺言于朝，惟暨僚屬相勵于道，以率多士及見少司成郭子揆事，裁文若燭之照矣。若刃之解矣，金玉之輝矣。甘泉子嘆曰：才乎才乎？杏東子有某公之有也，及乎講學名義，甘泉子曰：體認天理。郭子曰：唯唯。甘泉子曰：知行並進。郭子曰：唯唯。甘泉子曰：內外合一。郭子曰：唯唯。甘泉子嘆曰：德乎德乎？杏東之有某公，或是之無也。郭子曰：嘻，久矣哉！吾之惑乎人言矣。乃今而後知子也。甘泉子曰：嘻，久矣哉！吾無容於人矣。乃今而後有合也。是故有德者斯有容，有容者不失人，不失人則人人之長至矣。有才有濟者，斯有濟者，不失事，不失事則已之長至矣。故郭子之於甘泉子，三日而乎三旬而浹三月，而相忘於道藝之歸。季春既望，郭子以秩滿考績京師。甘泉子謂然曰：嘻，吾與子之爲教也，相待而成者也。吾其可以舍子乎哉？故一修之業，以畜德一進之德，以成業。德業並進，以造士也。譬之輿輪兩具，以致遠也。吾其可以暫舍子哉？一或主寬以揚之一，或主嚴以抑之，抑揚進退以宜中也。譬諸寒暑來往以成物也。吾其可以暫舍子哉？一曰可，一曰否則不必可，一曰然，一曰不然，則不必然，可否交修以濟美也。譬之鹹

甘泉文集

卷之七

序

酸甘苦以成味也。吾其可以暫舍子哉？是故一剛一柔之謂德，一陽一陰之謂道，一闢一闢之謂變，一動一靜之謂神。夫道中而已矣，夫教使人自領其偏，自致其中而已矣。然則吾其可別子哉？於是二廳六堂之屬，樂吾二人能以義相遇而合，以教相待而成，以道相期而進，咸將觀法相率而歸于大同也。請書以爲贈。

贈學士崦西徐先生主考南畿還朝序

惟我國家稽古圖治，罔弗在人，乃審師儒尸于鄉學國學，匪德行道藝弗以教，遂進其賢者能者於選，乃命名儒文學之彥尸厥鄉舉，會舉匪德行道藝弗以取，遂進其賢者能者於春官於朝。天子乃親策之而屬之宰輔，匪德行道藝弗以用，夫德藝之成其致一也，是故德之所修，藝斯書矣。故師不貳其教而弟子不二其學，藝之所書，德斯見矣。故主試者不二其擇爲士者不二其業，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賢能著矣。故用人者不二其職而見用者不二其志，是故養士者如場師之養木矣，不講於大人之學而小人之儒焉，是務其猶舍梧櫟而養其棘棘也，擇士者如工師之擇木矣，不先夫道藝之賢而詞藻之工焉，是取猶之舍合抱而求拱把也，用人者如大匠之用木矣，大小枉其材，休采易其服，是猶斲梁

甘泉文集

卷之七

序

棟以椳題而使椳椅爲柱也 聖天子臨御之四年應天府以鄉試之期請乃命侍讀學士徐君子容乃夙昭于學識乃克哲于知人遂偕左春坊左諭德張君崇象輟講事以來既至三試羣士拔其尤者而錄之彼所謂德行道藝之士非耶事竣還朝京兆王唐諸君謂水也於徐君有同年之雅宜爲贈文夫水也忝司教養天下之賤場師也故敢以教成選用之義爲二君告夫二君者天下之良工師也行將進而爲大匠矣今其歸也於進講之餘宜以是聞于 聖天子而以白之冢宰庶所用必其所擇所擇必其所養三者有相成而無異致將見賢才衆著而天下治中興之業可成矣此固大匠之績工師之能也賤場師烏得而議焉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五

贈龍游子祝憲僉序

司寇林公所禮其曹有三人焉一曰龍游祝子公敘一曰仙居應子邦升二曰歸安陸子元靜三子者日與大行薛子諸子論辯於長安皆慨然有志聖人之徒也而或折衷於甘泉子甘泉子則默默惟歲癸未之夏祝子拜僉廣東之憲而訪于政甘泉子曰莫學非政矣薛子請以學告則又曰莫學非政矣故君子之道成諸性達諸事業小人之道局于器滯于影響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故道則通通則神神則人化之故則執執則物物則人畏之故君子渾渾爾小人徑徑爾嗟哉祝子其必爲君子之學而成仁者之政矣吾有所試之矣或曰曷謂君子渾渾之道甘泉子曰君子之學及其初而已曰曷謂初曰初者與萬物一也萬物與天地一也能知與天地萬物一則可與幾矣是故人之大初也與天地萬物一者無物也無物故能與道一今夫騏驥千里之足也物有累之則不能以十里也大鵬搏扶搖而九萬一繩繫之則不能上咫尺負蝨之虫以物自累而不能致遠夫物則固有然者矣而况於人手是故君子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五

贈光祿少卿周君用賓赴京序

周子用賓舉進士謝病而歸居於寂寞之濱南窺嶺海北越洞庭衡湘武當以覽終南大行之勝飄然若駕孤鶴以遊於雲天之上於是乎溷濁世界泥塗軒冕若將獨立物外而與灝氣逍遙乎無垠甘泉子寓招之曰歸

來乎子其仕乎夫世界者子之爐鎚也軒冕者子之銜勒也今夫金天地之美也弗爐弗鎚則弗精今夫驥天下之良也弗銜弗勒則弗馴夫卑者抗之高者遜之遇者抑之不及者揚之以協道也旣十年甘泉子出自西樵於時用賓已累遷爲南京吏部稽勳司郎中通乎世故精于治理七年冬陞爲光祿少卿四司之僚請有贈言甘泉子曰夫道中而已矣精乃爐鎚鍛鍊之術以致純正之德一乃銜勒疾徐之樞以行乎事物之間惟精惟一以執厥中而已於乎用賓之往用濟傳說和羹無徒有酒步兵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五

賀侍御譚君考績序

甘泉子曰朝廷天下如一身也是故大君如腹心大臣如股肱庶官如百骸言官如喉舌故喉舌塞則血氣不通而百骸病百骸病則痿痺不知痛癢而股肱廢股肱廢則天君不宰而心志荒然則喉舌於人身之疾生言官於人國之治亂豈小小哉古有至仁之君曰帝堯其性濬哲其德好生仁其心矣命禹作股肱耳目汝翼爲明聽汝母面從仁其股肱矣命四岳九官十二牧百僚師師仁其百骸矣命龍作納言夙夜惟允仁其喉舌矣于斯之時雍熙太和四方無虞如人一身血氣充周而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五

康強勿恙是之謂仁壽之世侍御君有石子李子王子端子者踵門而告甘泉子曰聞先生有喉舌之論吾黨二十有四人者皆司喉舌者也而蓬溪譚子又適以六年考績于天官先生蓋因是而詔焉俾得以盡喉舌之道可乎甘泉子喟然曰夫喉咽者之於人之身其至要至要者也而凡百骸四肢心腹賴以通焉可不慎與可不慎與敢問慎之道曰毋亟而病諸毋緩而廢諸不亟不緩呼吸以時節宣以理而應八風之和斯其善矣斯其善矣曰惟子廣焉以盡其義曰子不見太極之宰四時以行百物以生二氣以橐以籥其亦天地之喉舌也已吾嘗有雅於蓬溪子蓬溪子正人也每出正氣每發正論老成持重勿亟勿緩以正庶事共成聖明中興之治今六載秩滿由是而超百官位股肱可立而待矣雖然虞廷之道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譚子之功業尚未涯也誠使庶績咸熙分背三苗如血氣貫通乎四肢百骸達乎腹心而天下太平稱堯舜至仁之化上下與天地四時百物同流夫然後謂之功績之大成也則蓬溪子之事業豈有涯哉子因以是爲諸君願之

贈黃門林君舜卿考滿入京序

嘉靖戊子六月二日南京戶科給事中林子舜卿三載

考績于京厥僚越于方子丘子柯子謂子曰盍有言以壯其行或曰林子之考績也事歟言歟道歟應者曰林子者以道爲體以事爲用以言爲職者也其泉子曰太貴道而忘言其次貴事而幾言其次貴言而極言極言非世之福也太道之世義農軒轅渾渾爾沌沌爾其君臣相忘於道如魚相忘於水故不言而信不辯而理至德之世唐虞蕩蕩爾夏商周穆爾其君臣相順於事若决河若轉環言出而都俞不應而後志道德之衰叔季之世諛諛爾蹇蹇爾其君臣相疑於言能逢碎首比干剖心紂生血衣朱雲折檻相外相敗於極言是故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七

卒

大易納牖遇巷禮不顯諫事君務幾諫而薄犯顏孔子從諷諫左師回太后孟子不言於齊王而攻邪心魏徵願良臣程伯淳不用文字而感以誠意諸聖賢者果貴極言耶幾言耶明諍顯諫耶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期致斯世於大道而相與忘言耶然則林子之爲績蓋有在矣林子產于瓊海岸孤絕厥質淑異不剛不柔亦德正直亦德忠厚非其道歟銷乃糧芻鹽魚給乃布花襖袴揭查乃軍民黃冊點乃操軍估乃金箔硃絲漆鈔存恤乃軍士審乃陳言非其事歟人皆誹謗子獨默默人皆謗謗子獨確確默不失其言不失多至於桃李踐成

豚魚孚及言若不出而人從不動聲色而事集故其在市氓市氓感之曰賢其在多士多士感之曰賢其在大夫公卿大夫公卿感之曰賢其果貴極言耶否耶使其日在帝之左右則以其幾言之感遇聖明進德修道之會畧人政適間之煩致至誠格心之力則不言而治理震駭乎大道之世可望矣於其行也蓋欲與之忘言

侍御一溪簡君三年考績序

夫天有三道以化萬物人有三能以乘天工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是故上功以意其次以言其次以事王者立公相主感格在燮理是

其泉文集

卷之七

卒

故以意爲功以應乾之知立九卿羣府百司庶尹主教育阜兆民是故以事爲功以應坤之作立科道主論劾在擊搏是故以言爲功以應雷霆之鼓動侍御熊先生稱其僚友簡君騰芳初以進士尹石首大賑水患流民安堵移劇于黃岡災盜胥仍以賑以弭民用有哺築堤以防民永有賴制諸權兇以遺民惠是故以事爲功拜遷御史乃曰御史以言爲功其可不盡於是病蜀邊將監之侵漁也是以有劾姦之疏患 武廟國本之未定也是以有建儲之疏聖政維新患守臣多爲民殃也是以有查處之疏患版圖之不均而小民受困也是以有

攢造便民之疏慮荒遠德威之弗振也是以有靖邊之疏患紀綱之廢弛也是以有正法之疏患賢路未通也是以有開科之疏今夫人言宣則意違意違則事成是故言者上承乎意下達乎事者也故意之功遠矣事之若簡君者豈非功之大者乎乃今三載考績十有三道功專矣言之功其利博矣是以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諸僚請用書于太史水曰官盡其守言盡其責而已耳是故其忠至者其言多其言多者其功偉吾聞簡君論列惟其事舉刺惟其人則其功不寧惟是而已也然而昔之尹也事功專而不普今之侍御也其言普而未化

耳泉文集

卷之十七

奎

由是累爲卿相將致格君之學施變理之用以成意化之功乎必自今日乎始也其書以慶以族

司寇林見素先生致仕序

史若水曰有天地斯有二氣有二氣斯有通塞有通塞斯有否泰有否泰斯有從違有從違斯有去就是故二氣存乎機通塞存乎感否泰存乎遇從違存乎數去就存乎時時之義大矣哉見素先生得天地剛大以直之氣能遂其志是以於憲廟時則以郎官獨効梁方不屈以引繼曉下獄懷恩壯之斯非所謂其剛者耶然而落職判官尊感星隕復官南都於武廟時則巡撫川

江卒遇麻賊單輿入諭羅跪請降斯非所謂其大者耶然而中沮於總制乞休而歸今上龍飛時則首起司寇因事納忠據法執奏抗奪獄之旨以沮權幸之氣斯非所謂其直者耶然而初則上爲薄譴中則求去勉留終則優詔隆禮廩夫是畀官保是嘉夫公之正氣能感上天星隕之變而不能感憲廟於初以不譴能致懷恩之壯而不能免梁方之害能論麻賊之悍而不能消總制之妬以全功能感上之隆禮而不能開權幸之惑使其言之見從而身安於朝廷之上豈非所謂氣機之通塞乎是故通塞形而否泰見否泰見而從違生從違生而公之去就決矣於吾人何心哉憶昔嘉靖初詔堯舜天開公以累召而來峩峩其冠喬喬其衣蹀躞其趨拜舞班行如鳳鳥具五彩聞九韶以來儀於兩階及今之待命而去也颯乎山中飄乎野服意氣江湖激昂雲霄如野鶴挿六翮乘長風將翱翔乎千仞雖欲留之而不可得蓋公之進也以時而退也以時時也者道也大臣之道不可則止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嗚呼時乎公其歸矣

送南京戶部尚書蔣先生致仕歸全州序

耳泉文集

卷之十七

奎

古之一門並顯者固不少獨稱二疏爲賢稱二疏之賢者無他見惟以其決去爲高而二疏之去也無他及惟以並受尊顯爲嫌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故周公留召公曰襄我二人聖賢之存心於國家者如此故大臣之進退去留視道之行否何如爾不係乎他之故嫌之避也是故或去或處或進或退歸於道焉爾矣苟合於道雖周召之留吾信之矣苟未合於道雖稱二疏之高吾惑焉使非惟道之同而相引去以爲高此新進之士不得於君相者之所爲而謂二疏以保傳之責爲之乎廣右之全州有二蔣者同氣而出同榜而賓興同時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而爲公孤其德性同溫充器識同深沉其學同博雅故其施於吏業也同爲有聲其伯曰梅軒先生者今爲留都戶部尚書吾受知於南海再見於古虔吾信之表裏若一其也清戎荆楚也守汝寧也有聲其藩閩浙撫南贛也有聲爲尚書也有聲其仲曰敬所先生者今爲少傅吾館屬於閣吾信之表裏若一其爲史局爲講官也有聲爲輔相弘濟于難鎮靖于家邦也有聲其視二疏同顯一門其賢也何如耶梅軒先生今以年至累疏乞骸飄然而去天子爲優禮許之粟月三役歲四表殊數焉然則公之去也豈二疏之意乎其必有

慰留敬所公以輔理非若二疏同去爲高也其亦召公之意也乎其必有不可而去也公之意其有未可知者耶惜乎未見有如周公者留之以襄明天子之治理也然則公之去蓋有與二疏異其德業亦異其委重於其弟與二疏一朝偕去以爲高者尤異夫以六同而兼乎三異將俾後之傳勝事者以爲美談而二疏不得專於前矣昔人所謂邦家之光非特閭里之榮也於是楊太常與鄉人賢之皆稱歎而咨嗟之咨嗟之不足俾史氏若水書之

送少保劉先生歸東山詩序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大臣與新進異義而同禮同禮也故其進必以正異義也故其退必以時一言不從一朝而去此新進之士以其身爲安危者也若夫大臣之道則不然招不可來麾不可去惟社稷之安危而身焉以之少保華容劉先生其人乎先生始者宦遊齊越闡嶺之閒所在惠人不立奇節及以都御史理黃河召爲戶部侍郎既而求歸高臥東山若將終焉人皆曰清矣然此殆爲易及起爲大司馬考廟倚重邊患方殷言路齟齬中人側目人曰未可以去乎曰未也超然自信正色立朝今上幼冲公以顧命邊事益急懷心

未乎齟齬者起為騰口側目者轉而裂眚內方洵洵欲中殊禍人又曰未可以去乎公曰未也自信如初益篤邊寇既平明主親政公乃從容拂衣而起累章決去若駕孤鶴御長風飄然而莫之能留人乃知公之不去也任其去也時蓋至此然後為難也若公者古所謂社稷之臣非耶然吾又聞昔召公去周公留之曰公無去哉我不以後人迷不知公之去亦有留之如周公否又不知公去時獨能悠然無召公之意否在翰林館者凡二十四人同作詩辭贈之皆所以洩願留之情也以予知公為最故為序

甘泉文集

卷之七 序

宅

贈進士殷近夫養病還鄉詩序

壽張殷近夫既舉進士謝病而歸采藥於太山之麓買書數千卷曰吾獨身病哉乃心亦病而未之治也吾歸將於經史而求砭劑焉訂之曰羣聖心法夫心非關經史也經史其法耳時維濟道之舟乎故舟能濟物亦能溺物于時同館者各舉其經以贈之元天和深如金鑾銑卿高八人者為之賦詩采薇之三章曰吾子孔疚其曰歸乎賦抑之首章曰庶人維疾而子德之隅乎文迪艾邦九敘中道寓生六人者誦書說命之上篇曰瞽眚厥疾斯其瘳矣潮為引春秋於州鳩鑄無射而知中心疾

之義曰子其究之矣窳擻之弊感召之理慎哉章宗正足舒語天祐縉孔暉鐸邦奇十人者講大易無妄曰無妄之疾又何藥乎故無妄則無事法得而心在矣於是若水進曰諸君盡之矣吾又何加焉吾將與子登泰山坐雲亭凌日觀望東海獨立乎物表逍遙乎無何覺宇宙之無窮歎高深之有形觀鄒魯之遺蹤想舞雩之風咏其必有不言而得之者羣經諸史束之高閣三年而後發之近夫曰聞子之言冷然如濯清風不知其病之去體也

送大理司廳姜君實夫致仕歸蘭溪序

甘泉文集

卷之七 序

宅

大理寺司務蘭溪姜子實夫游楓山章先生之門與湛子後先而未嘗相識一日偶傾蓋於黃司封所對語莫逆矣今年秋姜子年未六十即上疏致仕而歸時在大理溫潘諸彥凡十二人皆榮其歸而以劉程二子來請贈言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夫君子之去也三其處也三明義合道而去上也輕世遠道而去次也年至知止而去又其次也修道而處上也恬退而處次也慕逸而處又其次也今實夫之去而處其必有所在矣或曰實夫昔在大理所閱者案牘所聞者訟聲所觀者囚繯之狀所接者聲利之事今將謝繁曠而事吟弄之權遠圖訟

而聞澗泉山鳥之聲舍因縲而觀鹿豕之遊辭聲利而接雲山之伍其去而處也將在是耶其泉子曰是求於實夫者淺矣吾將使實夫由吟弄而閱天地渾淪之體由泉鳥鹿豕而觀萬物自得之象由雲山而得夫靜止淡泊之理則實夫斯可以去而處不知老之將至矣

贈廣州府學掌教信菴高君致政歸維揚序

嘉靖十有九年婺源洪覺山侍御來按吾廣以興起斯文爲先務時甘泉叟適歸羅浮覺山侍御爲開天關諸堂于穗城躬步入山以請又曰總諸生以聽教于公非老於文學者莫克居之乃簡俾府庠教授高君寶館諸

甘泉文集

卷之七序

充

生于貢院旬日考較五日十日一會講于天關一明天理之學遵侍御以從甘泉叟之教罔倦于勤罔溝瀆其身以顧其私罔愆其期日惟品題其進止汲汲孜孜善誘以忘其疲上下是宜今年三月有以年老解官之報告之者信菴聞之不耳驚不色愜猶總率諸生以赴天關五日之會曰善哉老子子則實老矣甘泉子曰何哉所謂老者夫老於文學者乃反得老去耶老者必志氣之衰也內外之宦不老而衰而無聞者何算而爲之不厭不倦不哀者乃反以年衰之以去耶何哉若信菴者殆將爲武公九十好學之規而罔子棄者也何哉所謂

老者信菴子曰吾久欲歸未得歸今歸志也且吾鄉有甘泉山館先生遺教存焉吾歸將率諸同志遵先生之教于彼者猶其在此也一也奚去留之擇甘泉子曰喟然嘆曰壯哉信菴子之去位也然則去留奚擇焉今夫世之人苟得進則欣欣然喜若不自勝退則戚戚然若不可生者其於信菴子之去留又何如也信菴子歸矣爲我告山館諸生曰吾之今昔留斯去斯無所於去留而吾之所以爲吾者固自若也爲我告甘泉山之神曰吾今爲羅浮之雲所留矣然吾之留而不留無所於與而吾之所以爲吾者固自若也

甘泉文集

卷之七序

充

送沈生希周還泉州詩序

閩之晉江覺齋子沈子希周大易甕牖繩樞之子也薄生人之產而不治陋決科之學而不爲貧窶有甘獨其志追古聖賢人而從之居晉江之郭晉江之郭之內外之士人化其德而從之旁郡省之士人聞其風而就焉沈子曰未也戊申七月浩然策杖手攜一壘不從一僕不遠數千里北遊於江浙在紹興則學于紹興南歷吉安則學于吉安踰大庾嶺則學于穗城諸賢之館晚造天關拜執弟子禮居學于精舍久之乃一日大悟勿忘勿助之間之指體認天理之學自然之妙乃盡棄其學

而學喟然嘆曰至哉聖人天地之道之大也不可以一曲觀矣乃今吾得此生矣或難之曰子之於素學者不亦失所守矣乎希周笑而不答或解之者曰非然也昔者子貢謂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可以見聖人之心胸如天地之廣大矣天地之廣大萬物洪纖具焉必兼該無遺夫然後天地聖人之道備是以夫子無弗學無常師三人行必有我師所以盡道體之大全也漢儒則師專門名家如人入重屋之下安能見天地四方日月星辰之廣博哉希周遊學江浙之間晚乃於甘泉翁有悟焉其視一拜于師終身不易雖平生辦香敬

甘泉文集

卷之七

序

為南豐者亦不免如漢儒之專門入蔀屋以自蔽而不見天地四方也然則希周其賢矣哉希周初期居學三年因家書促歸畢葬事期明年復來卒業別於甘泉甘泉子曰子別矣致一則不別萬里如同席一者何也心也心一則天地同氣萬物同體宇宙同家羹牆見堯自見自堯也何別之有黃山谷詩云春糧出求仁足跡彌宇宙歸來坐空室萬事不改舊希周之歸也其以自警自力自得之哉毋為山谷所誚也天閣諸友為之歌詠餞送于野甘泉子為敘別識而不忘相與云

獨岡贈言引

獨岡書院有三生同時而來者其黃仲通越人也自東北而來問學焉曰學何學矣甘泉子曰心夫聖人之學心學焉而已爾謂心何如矣曰至虛至靈曰然其易吉夫蒼梧人也自西南而來問學焉曰學何學矣甘泉子曰心夫學心學也爾謂心何如矣曰心至應而至變曰然其吳宗傳金陵人也自中土來問學焉曰敢問學何學矣甘泉子曰心聖人之學心學也夫學學心而已矣謂心何如矣曰夫心也者至虛靈應變而已者也曰然三子焉同此心也天地之南北中央苟有人焉同此心也向也吾然其然而未語之所以然曰何居曰虛靈而

甘泉文集

卷之七

序

止于虛靈焉則空應變而流于應變焉則迹知虛靈應變而滯于虛靈應變焉則昧昧與空迹皆不足以見道非聖人之學也必也虛靈以察道之體應變以幾道之用兼虛靈應變而神之天理得矣天理得夫是之謂天人道之體用備矣吾未之語者非有愛也待三子者之自得焉以入于無言之妙耳記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於是同門臨江餞別者詠之歌之鼓之舞之以盡神矣

送劉中山還永豐小序

中山子劉子攜其姪濬來訪予觀光之館將歸永豐求贈言甘泉子曰予何言然吾嘗聞矣學以入道為至人

以至聖爲成心以中正爲要心不中正邪也故曰思無邪故忘助皆邪思也人不至聖非成人也故子路問成人學不入道猶不學也故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也者人道也故欲求至聖者必求入道欲求入道者必求中心中心則斯道可見矣入道則賢聖可幾矣是故至聖至矣中心要焉昔者七十子三千之徒皆學於孔子才藝行義者至不少也患難流離不違其師固心悅而誠服之彼豈皆不自以爲得道者哉子貢乃曰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然則入道至聖其必有門矣乎不得其門皆外望宮牆者也故得其門而不至聖者有之矣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圭

畫也不得其門而能至聖者未之有也畫而畫也今夫世之行一孝則曰此道也行一弟則亦曰此道也守一節義則亦曰此道也其果可以至於聖乎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山子平日得於趨庭遊於白沙其必亦聞此也乎於其歸也申以贈之庶各自力毋自畫焉中山子何以處我

三仲圖詩序

三仲圖表席氏之連芳也三仲詩美席氏之連芳夢兆以傳奇事於將來也夫席氏之兆夢則何夢矣夫席氏

者族望於全蜀鍾秀於峨眉而並流芳聲於中朝者也故蜀諺云前有三蘇後有三席夫三席者何長曰文襄亞曰虛山季曰梅山是之謂三仲方其伯氏未顯兩仲尚雅文襄夢涪江漲落見沙礫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寤而以語父老父老曰吉其三子者自茲連達矣乃神明夢告其兆之矣既而元山公登庚戌進士出戶曹累方伯遷中丞亞卿位宗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直武英殿大學士虛山公登丁丑進士改翰林吉士授御史遷檢討累學士今爲少宗伯進進而未艾也梅山登甲戌進士任給事中以直忤權勢貶死贈光祿少卿或曰夫三仲齊名蘭玉交映其斯之謂連芳矣乎曰然而猶夫夫人之芳之謂也非席氏之芳之謂也席氏之芳豈寧惟是已哉夫季氏秀而早世吾聞其賢矣未見其人也若伯氏者雅予同志予同聞予知之矣於遺經得聖賢之學於行已謹敬義之修若叔氏者史子同館官予同部予又知之矣篤實而華知變而正克嗣家學爰濟世美然則席氏三仲之芳其在茲乎其在茲乎疑之者曰若然夢兆之於人事果若是協一矣乎甘泉子曰其幾矣其幾矣余嘗讀周官至夢人獻吉之說疑其謬若非周公之爲者及孔子夢周公高宗夢傳說彼皆得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圭

之於形骸之外古今之懸夫然後嘆周官之不誣而席氏之奇兆爲足徵矣曰何居曰人之於宇宙一氣也其與天地一心也感而通之真而化真夢而化夢夢卽是真真卽是夢眞夢一致彼此無間則有不知夫形骸之相分古今之爲遠幽明之懸隔是故知此者可與知道矣虛山公必不以予言爲妄於乎安得作文襄於九原而與之究竟此論哉聊敘其說以爲諸作引

采芹南壁之什序

采芹贈公子也何以贈之曰褒何褒爾總戎歐公功德在三廣而公子義也能用儒術貢于天子遊于南雍

耳泉文集

卷之七

七

以不墜其聲焉然則何以曰采芹曰采義也文義不博則無以言君子采文義以通訓辭故其首章曰采采者芹子璧之濱旣見君子式暢厥文行義不檢則無以立君子采行義以施典禮以揆百物故其二章曰有芹采采子璧之背旣見君子其行孔配道義不覺則無以成君子采道義以神明其德以配諸天地故其卒章曰芹斯縮矣我心沃矣既沃既心聖根其深旣見君子泳道之海曰君子者何司成爾漢章公也爲天下文行道德之宗公子遊南壁采文義於經訓則耳得之矣采行義於動靜則目得之矣采道德於淵微則心得之矣

送歐原道襲職歸五羊序

皇帝初卽位以文治之久詰爾戎兵維二年六月日命五府元帥命大司馬暨黃門一人監比試于四方武臣子弟之應襲者有的旣張弓矢在轅馬旣登場有偉一人赤面而長身矢中的馬中馳進退中律三馳之而三捷焉有奇之者問其姓歐其名儒曰是爲三廣總我公之子功成身退委胤其慶者也於是聞于朝廷襲指揮使如例元帥毛公以其事語大行人唐仁夫仁夫謀諸鄉大夫俾載筆於湛子湛子曰中的矢卽斃賊矢躍墮馬卽追北馬以弓馬之良承鳳將之威一隊之兵卽

耳泉文集

卷之十七

七

新安洪氏通譜表敘

耳泉子言之曰治族莫善於譜譜莫善於表表也者表也表其愛敬之心也夫表縱觀之自吾身而吾父而吾祖而吾曾祖而吾高祖皆一人之身也能勿愛乎橫而觀之自吾身而吾同父兄弟而吾同祖兄弟而吾同曾祖兄弟而吾同高祖兄弟皆一體之遺也能勿敬乎敬斯愛之矣是故觀於譜表愛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家家有譜表人人愛其親敬其長而天下治矣侍御覺山子子曰垣也自溫而歸念諸族散漫與叔父禧議修新

安洪氏通譜蓋念新安同出一祖者也則何如曰然然則族族皆孝友矣曰其中多有異姓承繼名分往來已定衆以爲非族宜削之削之是矣然經今年遠別無所歸一旦遠絕此心未安則何如曰心未安卽非理也矧民胞物與四海兄弟又何外乎夫久則難變衆則不易變變之違祖也又曰舊譜多有子孫爲祖宗立傳述稱先美此固足以垂教然不無子孫分別祖宗善惡之嫌則何如曰譜傳古有之歐陽六一之例也不可無傳則倩文人爲之夫何嫌曰且隱逸之士所存行實猶或相稱至於曾已出仕無大可稱者每每過爲誇揚是非紊淆反增僞妄則何如曰無是美而稱是誣祖也其近有是美則善善之長也夫何傷曰意者止於始祖經綸公及菊坡杏庭諸公有詩文事狀可證與尚書恭靖公官爵尊崇無過者仍舊存其傳其餘雖小善微官止於世系名下註之如何曰未可也賢不賢皆祖也是祖皆有譜傳一款之下註之惟其詳於賢而畧於非賢隱惡而揚善可也又曰或世系是矣而富盛之族乃以其貧賤外之則何如曰外之是外祖也曰至於門庭未立家教未善者則又以其富庶收之則何如曰收之是也以其富庶收之不可也曰築舍道傍衆言淆亂請折諸聖焉

耳泉子曰孰折哉折諸理而已矣折諸心而已矣因爲本諸其心之孝友之同然者必然者不得不然者敝而歸之以爲通族告以定衆志以篤恩義云

慕陶胡先生漫稿詩序

耳泉子曰詩之作何爲者也詩其承也言承其志而發也發由中出也感於物而中發故沉吟焉沉吟之不足故慨嘆之慨嘆之不足故咨嗟之咨嗟之不足故長言之此詩歌之所由作也書曰詩言志是故其志剛者其詞燥其志柔者其詞濕其志正者其詞平好人之詞險幽人之詞淡仁義之人其詞藹如也百世之下誦其詩者可以知其人不足以知其人者非詩也剽竊模擬他人之陳言也故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不足以興觀羣怨者非詩也無用之虛車也甚哉詩之難言也故有詩可以顯人者焉有人可以顯詩者焉有大序可以顯詩人者焉三百篇之詩多里巷嗇夫婦人之作人非顯者也而其詩列爲六經垂訓萬世謂詩之顯人非耶宋之大儒人則顯者也其詩之音律未必協唐唐人未必取之然而後世好之如膾炙人誦而家錄之謂人之顯詩非耶吾郡節府胡君鏡水之尊甫慕陶先生有詩八卷題曰漫稿予嘗得而讀之予順文從如敲金

擊玉聲韻鏗然其詩足以顯人矣夫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此非淵明誦道之詩乎夷考之行幽人之貞不事進取陋彼折腰固也率其自然任真不先乃慕陶而陶者也其人足以顯詩矣觀者當自知之節府君因鄉之岑子石臺梁子蘭汀屬序於水凡三四至焉期於必得水非子夏之倫大序之作而以詩人顯者也顧以伏生之年九十之朽言語支離之際尚可言文乎哉三辭不獲乃勉強破戒徒以俛從二賢之懇副節府顯親之意僭書卷端歸胡氏寓慕陶公以爲何如耳知不足以顯詩人然人與詩亦固不賴之以顯揚者也謹序

耳泉文集

卷之七

序

文巖讀禮詩序

廬墓古不經見然而君子稱至孝焉其亦生養送死必誠信之意哉故凡所謂孝者蓋出於人之情非苟爲觀也今夫赤子之於其親一不見則徬徨而悲求故親將死則升屋而號復既死則憑屍與棺號之三月倚廬而號之既葬則就葬所而號之又不已因廬而居焉此廬墓之所由起也雖若過於中道凡出於人子之信誠如赤子之哀慕又何他論哉亦雖然分耳而謂能動天地感萬物神異而史氏從誇之又何也後世有行之者則人或見以謂爲名於是一不自信則又將有託而逃焉

曰吾將云云後之爲君子者又何如耶此予所以觀世也雲南陳君時思中者數爲余道其兄明之孝行曰明喪其先君致毀旣葬廬於墓傍三年而後歸御中有欲上其行者明告止之曰吾無乃讀禮於此云爾思中乃爲文巖讀禮卷京師士大夫又從而歌詠之謁予言其意予曰人之哭其親於葬所者情也以爲能感神異從而誇之者過也或將以爲僞者薄也託而逃焉者非自信也雖然以一人愧一家以一鄉愧一國以已之厚愧人之薄所以振頹風扶世教吾又安敢取中於斯世焉矣思中方持卷歸觀其兄駐行李以懇予言遂爲書之

耳泉文集

卷之七

序

知之矣

雲侶詩序

穗城之西有李君德寬者自號雲侶或曰夫隴畝之氓漁樵之倫出入雲浦性氣雲山漠視乎富貴恬息乎利途曰侶可也今予也生穗城而巷居宦興化而經歷處富貴聲利之途而曰雲之侶譬猶蜀人之慕日越人之儼雪不相爲謀曾不如隴畝漁樵之人耳矣李君曰噫嘻異哉予之謂侶也必若斯言則隴畝漁樵人人得之矣宜侶之衆何乃若是其寥闕耶曰吾過矣吾過矣願

聞先生之所謂侶者曰侶也者侶也侶其德也是故有
法象之義焉有師友之道焉昔者伏羲氏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仰尼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蓋學於天地文物也今吾之侶雲亦若是而已矣古
之君子弗獲師友於世則將取於雲山故不諱不瀆而
上下與之同遊取其益而已矣彼隴畝漁樵之人其奚
取於雲而雲亦奚屑於隴畝漁樵者耶故雲之爲德也
倏乎出岫暮而知歸吾以學其出處之時也勃焉從龍
蒸乎作雨吾以學其功用也或爲白衣或爲蒼狗吾以
學其變化也澹乎其閒泊乎其無心雖有富貴聲利之
徒與之暫處而能使之化終日而不數久之而愈敬則
大雲者誠若師友茲吾所謂侶也其諸異乎人之侶歟
與李君侶者穗城之北有白雲以侶白雲爲未足又進
而取諸東北有羅浮之飛雲以侶飛雲爲未足乃北慕
泰山之雲而侶焉孟氏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其斯之謂乎其子文充爲建德縣博益嘗望
雲而思集諸聲詩以效雲門之雅謁且泉子爲之敘其
語

贈洪方二子歸福山序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全

覺山子洪子峻之與方子時素謝子惟仁皆福山六縣
道會之望也蓋領袖焉洪侍御舊巡廣東而遷去與甘
泉翁少汾子期曰垣也行必謝官謝官必復來卒學於
羅浮西樵之間旣守溫三年興學致治有聞時宰衙其
昔効疏之病已也乃謬謂弭亂爲酷罷官而歸途寓
書於兩山之主曰卽如約來卒業矣明年夏乃裹糧束
峽山而來問甘泉子於西樵之墟訪烟霞之洞入朱明
之天憇青霞之館跨黃龍步明月與敘履歷之途叩進
修之次二子曰垣也確也別先生數年惟遵天理之訓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全

隨處體認之功耳矣而猶自懼以爲外也甘泉子曰然
則體認之者誰乎外乎隨靜隨動隨寂隨感隨造次顛
沛隨家隨國隨天下隨患難隨夷狄隨跬步之內隨千
萬里之外無非此心中正之規天理自然之體不離乎
勿忘勿助之間握其機者誰乎心也雖然吾聞之師心
有所往情隨景遷天理亡矣夫惟不遷故無不通通天
而天通地而地通萬物而萬物通神明而神明通四海
而四海且二子之來也於星源心遷於星源乎見斯乎
曰或見之見之則不離斯於星源矣於洪都心遷於洪
都乎見斯乎曰或見之見之則不離斯於洪都矣於十

入難之險心遷於十八灘乎見斯乎曰或見之見之則不離斯於十八灘矣於梅關心遷於梅關乎見斯乎曰或見之見之則不離斯於梅關矣於峽山心遷於峽山乎見斯乎曰或見之見之則不離斯於峽山矣夫無入而不自得於心不離斯斯之謂體認果在內非由外也又曰然則登樵山遊羅浮心遷於西樵羅浮乎而見斯乎曰吾心不遷矣吾亦不見矣吾見夫子之真而相忘矣凡三閱月相與逍遙乎九十六峯之巔四百三十二峯之上豁然內外之兩忘也而凡息存之覺道義之門天地宇宙變化之通口可言者不靳於言至於不可口

北泉文集

卷之十七

全

授而可心授者默然以神相通而已思曰睿睿其通也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二子之歸其有思乎思羅浮即羅浮矣思西樵即西樵矣思予即見予矣思真予即見真予矣惟中思也故能無遷而無不通語曰見堯於美見堯於牆言神受也是故其可言者口授也其不可言者神授也耳得之者口授心得之者神授口授者人之道也神授者天之道也人之道可賢天之道可聖二子行矣尚其思之歸以告諸六縣四方道會之同志者

送謝子振卿遊南岳序

子好遊乎吾語子遊曰遊有同乎曰遊有神遊有天遊曰何謂形遊曰形遊者步趨之間如子之楚若千程過清遠若干程過連州取捷徑若干程至茶陵訪羅子鍾乃同子鍾一泉若千程入衡岳精舍登兵憲潘石泉若干程抵衡山又若干程入衡岳精舍登祝融峯以息焉此之謂形遊也曰何謂神遊曰神遊者心思之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子之思一泉卽是到茶陵仰企石泉白石卽是到衡州懷精舍上封卽是登祝融此之謂神遊也曰請問天遊之蘊曰天遊者與道

北泉文集

卷之十七

全

同流天地萬物同體勿忘勿助之語無在無不在之妙不疾不徐渾與道俱所過若化所存若神化故不滯神故不測無入而不自得吳天曰明父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此之謂天遊也天神之遊惟振卿自得之若夫形遊則有可容說者吾以病戚不能詩姑書疇昔岳遊紀行之舊數閱于間而振卿歌而往詠而歸焉庶幾自得之云

西樵留行序

元崖霍子居西樵將赴部非泉子乃率諸山神留行爰肇告于烟霞洞之神曰惟爾宅茲樵中凡耕之事爾罔

弗知凡樵之神爾罔弗督惟茲兀崖子將去茲土爾盡
謀之乃召大科之神告之曰唯爾乃七十二峯之長職
思雨雲爾盡謀之乃召紫雲雲端之神告之曰唯爾職
思晴雲爾盡謀之乃召九龍之神告之曰唯爾職思沛
澤雲亦乃從宜司左道爾盡謀之乃召虎巖之神而告
之曰唯爾司于右道惟風爾從爾盡謀之乃召垂虹錦
巖之神而告之曰唯爾職思北川爾度不爾度爾咸知
之乃召龍泉雙泉雙魚三神告之曰唯爾職思東川二
川唯爾度與否爾盡謀之乃召紫姑烏利之神而告之
曰唯爾僊靈善化人意爾盡謀之乃召百鍊之神而告
之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金

之曰唯爾多修于德業爾盡謀之乃召翳門之神而
告之曰唯爾閭闔惟時出納惟允爾盡謀之乃召霍子
笠之神而告之曰兀崖子將免爾矣爾盡自謀唯茲十
有六神各以其職遮留於兀崖子大科之神乃曰能忘
雲披雨遊之樂乎吾以雲師行雲以泥爾行紫雲雲端
之神進曰能忘雲臥之樂乎吾將白雲以遮爾道九龍
之神進曰能忘晴昔爭我乎拋寘我乎吾不恭爾左且
佐興雲虎巖之神進曰役我之尾能不噬乎吾能生風
以逆爾舟吾不恭爾右垂虹錦巖之神進曰子嘗割衣
我錦氣噓我虹易爲去予予不利爾北川三泉之神進

曰爾嘗濯我纓漱我齒行則吾不利爾東川紫姑烏利
之神進曰吾能化人聖不能化人凡吾不知子所如百
鍊之神進曰弗磨弗礪子孰去予翳門之神進曰一闔
一闢繫于一息乃出乃入間不可及霍子笠之神進曰
子昔弗獲九龍占名在予子乃予去盡返我笠兀崖子
乃默而不荅脫笠而去諸神復命於烟霞之神烟霞之
神白于甘泉子且咸曰昔甘生去樵霍子命諸神逐之
今霍子去而子乃率衆留之也何居甘泉子曰吾與其
進不與其退與進者謂之仁與退者謂之義與其義也
寧仁乃爲之歌烟霞曰烟霞之墟今與子廣居今烟霞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金

之極今與子安宅今歸來歸來今與子棲遲樵之雲今
可以與雨優哉悠哉樂以子處

送方直養歸齊雲詩序

甘泉子五十年學聖人之道於支離之餘而得合一之
要以告而寡予受有爲黃老之言者方子直養持其混
合之說來訪于西樵甘泉子不習聞其說獨愛其似吾
合一之音而儒學之支離者反若出其下乃樂與之遊
而猶好與之辯是故樂遊則有親好辯則有從有親則
可信有從則可化信而化之謂之善變或曰辯何辯矣
曰合一有三要混合有三要曰心曰事曰理所謂合一

也曰精曰氣曰神所謂混合也合一之道主乎理矣混
合之說主乎氣矣主乎理者形而上主乎氣者形而下
知混一之說而不失其中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子乃出
矢言從甘泉子於聖人之歸夫方子者逃商而僂一變
也逃僂而僂二變也不可謂不智且勇矣使方子果能
由其混合之意而為甘泉所謂合一之道是為天下之
勇智而聖域可入矣於其歸齊雲且道訪陽明子也言
以申之令諸友生合言以饒之于小瀛洞天以為他日
陽明質問之資焉

平寇錄序

甘泉文集

卷之七序

全

都憲陽明王公莅贛越明年丁丑命部轄咸造于庭曰
惟茲橫水桶岡竝寇稱竊名號毒痛三省惟予守仁恭
承天威夾攻之命實責在予予敢弗虔惟茲橫水桶
岡實惟羽翼勢在腹背先剪橫水乃可即戎遂會諸撫
按備守咸謂曰然乃命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
都知縣王天與曰爾其各以兵千餘分道入會于橫水
命守備指揮鄭文汀州知府唐淳南安知府李敬贛州
指揮余思南康縣丞舒富曰爾其各以兵千餘分道入
會于左溪命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戢曰爾其
各以兵千餘分道入遇奔衝十月十二日予其親率推

官危壽指揮謝超兵如諸道之數直搗橫水為諸軍先
乃緣崖而上舉炮火如迅雷焱至賊愕潰遂奪其險入
破橫水諸巢二十有三王公曰爾其少息以養厥銳因
得餘賊遁穴又以湖廣夾攻之期且逼督捕益嚴守備
副使楊君分守叅議黃君且餉且擊各攻益力連破早
坑諸巢二十有三橫水左溪平王公誓于眾曰惟爾多
士爾毋驕惟茲桶岡天險蓄積可守徂茲夾攻坐困而
罷爾慎之哉乃諭之降乘其狐疑珣文定淳戢兵冒雨
登鎖匙龍賊遁據絕壁以拒珣兵渡水前擊戢兵衝其
右文定兵自戢右邊出賊旁諸兵乘之賊奔十八磊淳
兵迎擊敗之翌日諸兵復合擊大敗之遂破桶岡十八
磊諸巢十有五王公曰爾其各以部兵亟合湖兵悉追之
爾毋有逸賊國則有常刑於是諸兵益奮速破新地諸
巢一十有一猶出其餘力急趨雞湖諸路之險截魚王
之奔以應湖兵之衝突賊乃盡平斬俘魁從謝志山藍
天鳳等凡五千初王公始至令于眾曰軍毋譁勿或不
用予命爾其毋竊人盜人其有竊人盜人譁不用命其
執以來其真于殺於是得竊者杖殺之軍之不用命而
譁者斬之交通于賊者斬之軍乃肅人曰可以用矣公
曰未也乃親教習衣食其飢寒士皆樂从公曰可以用

甘泉文集

卷之七序

全

矣至是遂以成功或曰陽明子於兵也其學而然與甘泉子曰非然也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文武之道一而已矣故有苗之師本乎精一升陞之師本乎一德夫陽明子之兵亦若是矣否則爲貪功爲黷武爲殺降爲用智豈仁義之兵哉旣凱還王君天與曰不可不傳也遂來請序甘泉子曰雖然不可不傳也而陽明子勿欲也陽明子精一之學也雖然予將俾天下之誦夫腐儒者知聖學之無二而文武一道也烏能勿言

表章忠義錄序

嘉靖辛卯之冬甘泉子登眺于金臺帳易水而歛歛客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有送表章忠義錄者閱之不能以半則爲置書擊節而嘆曰予念之久矣予念之久矣是編也胡爲而來哉倫內翰口是芝田彭子之遺惟先生文言之請以弁諸其首者也幸有不腆之幣份者展幣焉甘泉子曰止胡爲乎幣哉予念之久矣昔者予於劉子長安之居不能以一鷄飛嘗講於斯事也屢矣劉子進賢之功雖不有紀焉胡可得而泯諸昔宸濠之禍之起也如厲階之橫空洪水之洶洶而滔天也於斯之時懷二心而隴斷望者比比也然而宸濠卒起一旦徒以新附之衆而烏合之徒內無豪傑之士外無蟻蚋之援惟有姜氏之兵以爲

應而已僞檄之傳道經進賢而中阻於劉子斬其僞使毀其僞檄閉妻子杜門戶以歟誓戰示不利則將焚妻子自殺以報國宸濠竟以不得援而孤兵以敗當是時劉子之功如斬橫空之階崇萬仞之坊以止滔天之水其功與新建同而報則異焉識者憾之譬之逸鹿新建蹄之不有劉子角之新建逐之不有劉子維之事固未可知也而不得與新建同報者此有志之士所以不能不感憤嘆息而有遺憾此書之所以作也劉子今爲都憲鎮宣府然則萬仞之坊又在于北門矣

溟嶠塵清詩序

甘泉文集

卷之十七

序

溟嶠塵清褒憲大夫汪公也何褒爾兀崖子曰汪大夫前以招安盜珠之衆乘長波破巨浪滅金章之寇降獲者千餘而海波不揚不謂之塵清乎曰請聞其再兀崖子曰汪大夫後以土漢之兵當從化之賊破堅下險俘斬者千餘而野燧不生不謂之塵清乎甘泉子曰嗚呼偉哉予遁于荒予罔知吾原其始乎予偃乎遐予罔聞吾微其終乎曰曷謂始曰始者汪大夫兩分嶺南之巡人曰獄清而刑理夫刑也者小兵也吾以其小信其大焉爾曰曷謂終曰汪大夫後以寧賊之變倡義氣要衆兵以應陽明勤王之舉乃號乃號弗寢弗食時爲汪公

夫勤王也者大兵也吾以其大信其小焉爾夫小大始終之道其致一也是故三龍門知其始矣予退問聞吾聞其終矣兀崖子乃倡長歌歌其事焉風人繼而和之

東征武成序

惟十有四年民興胥咨曰惟天降割于廣氓羣盜斥斤聚嘯山谷擄我妻孥掠我財資糜我骨肉徂茲太保郭公將征復沮遂迄于茲天乎奈何毛侍御以聞 皇帝曰俞哉惟爾撫鎮鎮巡爾其徂征奮乃果毅克厥成功以耀予武遂以從事都憲楊公適至曰予職惟罔弗督耳

耳泉文集 卷之七 序 李

弗餉弗調予惟弗武總兵撫寧侯朱公繼至則曰予惟兵戎之事其罔弗統予若弗率惟予弗武總鎮太監王公又後至則又曰予惟罔弗鎮予不飲厥成予惟弗武於是各奮乃志厲乃戎兵奏乃膚功馘於都府曰允總府亦曰允兵府亦曰允俘于都府曰宜其殺總府兵府亦曰殺都府曰罰二府亦曰罰三公協心以底于成廣西蒼梧道宋君楊君以命于汪同府同府以介下羅司訓因何縣尹告吏若水于西樵曰願有慶慶以文若水曰如其成如其大成可慶也夫捕盜者如捕鹿然有發縱者有追逐者有蹄之者有角之者有獲之者有烹之

者有始之者有終之者有傷膚者有完軀者有勞事者有安享者其心其力雖不同其有功於鹿一也則吾於諸公平寇之功又奚敢擇焉耳然而廣氓之德之亦已多矣水不佞用述廣氓之德推同府諸公之義以爲慶

播德成焉

賀督府大司馬中丞半洲蔡公平安南序

夫華夷尊卑者天下之大防也冠履之大分也是故聖人重之而春秋謹焉在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在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尤夷狄而夷狄者乎弑父與君夷狄之禍中國聖人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往年安南陪臣莫登庸弑其國王黎氏有司以聞皇赫斯怒下詔誅之其諸春秋之義乎時則有言不宜征遠以病中國者似仁矣而非義也有言宜征伐以正大罪者似義矣而非仁也非仁曷恩非義曷威恩威並行仁義兼舉春生秋殺天之道也十九年秋予歸休羅浮總督大司馬中丞蔡公半洲公寓書有曰躬赴邕管提兵壓境而不輕動仰承高論討而不伐之意密懸賞格激彼忠義且疑莫氏之心庶其中有他亦如明教所及者也及其寓書於覺山洪大巡亦復云云蓋前二年予聞安南之事憤之憫之昌言於朝曰天子討而不伐夫討詞之下使以夷

耳泉文集

卷之七 序

李

狄伐夷狄也不伐之伐勿以夷狄病中國也其亦竊聞春秋之義人人得誅亂賊之法乎討之者義也不伐之者仁也天子嘉納下之兵部兵部議可之各大將大將動諸省之兵先聲以威之冀其悔禍之萌以得遂吾並育之心噫不圖半洲公能用迂朽之見而不自用其兼人之敏也其能集大事可預卜矣先是登庸上表乞降人曰詐也僞也至今年十有一月三日登庸果出國境詣幕庭組繫稽首輸欵投降願歸欽州舊侵故地悉革稱號紀元故習且曰求免一死尚恐不得信若言也恐不得免死而已似誠矣而非詐以僞矣夫求免一死此

耳泉文集

卷之七 序

全

劉盆子所以望於光武光武所以待盆子者如斯而已矣此外莫知其他夫待以不奴聖人之深仁也莫知其他聖人之大義也仁至義盡聖人天道之極致也明天子在上必有以處之者朝廷重矣中國尊矣於是老臣舉手加額懽賀於家軍士相與懽賀於營士庶相與懽賀於學耕農相與懽賀於野大夫相與懽賀於公府于時廣東三司以劉司訓希賢走幣於羅浮之墟曰銓也席也岳也延也大受也希元也願有請也幸得公文之重以輝華夷之光洩羣情之懽而天下之大防大分亦因以嚴耳泉叟曰此吾之所樂道者也吾之所佇望乎

聖斷者也因效史臣書有苗之格以賀以俟

廬陵黃氏總譜序

廬陵黃氏總譜何爲者也琴岡侍御之所爲作也以致愛敬於其三族者也琴岡子嘉靖戊申奉命代巡于廣之東廣之東之士之軍之民戴焉明年暮春八月期已及自端州以書來徵文曰如桂故婆人也嘗肅宗時祖曰顯升者以事來廬陵遂家于北鄉菰塘是爲始遷之祖三子曰梗曰杞曰梓梗又曰嵩徙義城最蕃衍後登正德甲戌進士爲御史爲督學貴州者曰國用又領鄉薦者曰涇曰國周曰國奎曰時康則皆義城之族也杞居館前則自爲館前之族也梓仍舊居菰塘九世孫曰百三贅居官塘由人才入選曰應瑞爲郡同知曰文貴爲南京光祿丞至如桂登戊戌進士爲今官乃菰塘之族也夫四居共爲三族三族出於一祖故譜之作蓋欲萃其離而合之一其道何居幸惠文于譜首以光焉耳泉子曰以吾觀於譜而知大道之易易也夫萃聚人心莫善於譜其興人心致化理亦莫善於譜而文詞不與焉夫四居之族出於三祖一體之傳也四肢之分也三祖出於初祖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心也知一體則知尊祖矣知四肢則知敬宗矣今夫一人之身刺之而心知痛

耳泉文集

卷之七 序

全

四肢之癢而心知爬可以一人之心而不知愛敬其一
身四肢之所自出與同出乎是故達者觀其譜圖焉思
過半矣夫譜有縱觀焉有橫觀焉縱觀之則自吾身而
吾考而吾祖而吾曾高始祖一人之身也而尊祖之念
油然而生矣橫而觀之自吾身之肢而吾兄弟之肢而
吾從兄弟之肢而吾再從兄弟之肢而吾三從兄弟之
肢以至於始祖一人共體同胞之肢而敬宗之心油然而
生矣善哉歐陽氏之譜乎後世善歐陽之譜而效法
之者不知其幾百千萬億家未聞其人皆永叔也而永
叔獨以文章功業勝則夫譜之勝果在人也不在譜也
其泉文集 卷之十七

九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ZW 21101000574612